

中國文學百科全書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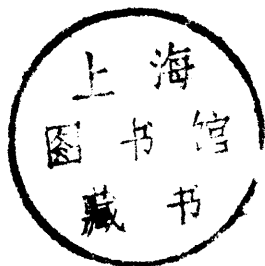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百科全書

341840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1903B





—1000.

【一齋詩集】十三卷。明陳第撰。第韻書妙有神解。遂為言古音者之開山。詩則信筆而成。非所擅長。然第亦不必以此擅長也。

【一齋集】十六卷。明朱善撰。善以文章為明太祖所知。然核其品第。究不能與宋濂諸人雁行。

【一夜闌】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一意格絕句】李羣玉古詞。一合相思淚。臨江灑

素秋。碧波如會意。却與向西流。長孫翱宮詞。一道甘泉接玉溝。上皇行處不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前首言淚。後首言水。一意到底。謂之一意格。

意格。

【一文錢】一本。明徐復祚撰。雜劇。復祚字陽初。里居未詳。有盛明雜劇本。

【一文錢】一本。明徐復祚撰。傳奇。

【一詠軒詩草】二卷。清山陽吳進撰。有乾隆碧潤

堂刊本。

【一諾媒】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三五不論。律詩俗有「一三五不論，二四六

分明」之語。此語深中人心。淺陋之士。教人習詩時。必以此首先傳授。以為這是金針妙度。然而王士禛

在然燈紀聞中使說：「律句只要辨一三五俗云一

三五不論。怪誕之極。決其終身必無通理。」便是力

反俗論。平情論之一首詩。尤其是協律的律詩。總應

當有其統調。所謂統調。在音節方面講。即求音節配

置之適當。倘是如俗說「一三五不論」那便各偏其

所嗜。任情放置。其結果必失卻統調。失却統調的詩

又安能稱為律詩。世俗所說。僅是誘導初學增加習

作興趣之釣餌。自不足引為定論。惟王氏云云。也有

不當。其不當之點。與「一三五不論」同。既說「律詩

只要辨一三五」。然則二四六便可不辨嗎。我們因

有損統調。不贊同「一三五不論」之說。同時也反

對「只要辨一三五」之說。因為此說也極偏頗。等

於提倡「二四六不論」。

【一至十倒翻】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一盃酒】北平流行俗曲。又一種。有木刻本。

【一天不見】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一更裏】¹⁰⁵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一更裏天】¹北平流行俗曲。(邊關調)霓裳續譜

木刻本。

【一更裏盼郎】⁶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一更鼓兒天】⁴北平流行俗曲。

【一百二十行販揚州】¹⁰⁶⁰⁰一本。元鄭廷玉撰。雜劇。

【一百忍】¹⁷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一百花燈名】⁴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一百黑】⁶⁰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一百單八州】⁶⁶一名江湖段。北平流行俗曲。木刻

本。

【一百單八州縣】⁶濟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一面琵琶在牆上掛】¹⁰⁶⁰⁰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

木刻本。

【一粟廬詩一稿】¹⁰⁹四卷。清秀水于源撰。有道光刊

本。

【一琴一鶴軒詩草】¹¹二卷。清仁和高鳳閣撰。有道

光刊本。

【一飛詩鈔】¹²⁴清道光間文冲撰。

【一瓢詩話】¹²⁹一卷。清河津薛雪撰。有道光世楷堂

刊本。在昭代叢書內。排印本。在清詩話內。

【一羣鷹】¹⁷⁵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

鉛印本。

【一疋網】¹⁷⁸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木刻本。

【一疋布】⁴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一疋布】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一疋布】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

本。

【一雙雞夫婦】²⁰廣東流行俗曲。片香閣鉛印本。

【一序居集】²¹²八卷。附一卷。清長洲彭紹升撰。有道

光刊本。

【一經堂詩錄】²¹⁹二卷。清南通楊廷撰。有咸豐刊本。

【二片石】²²⁰一卷。清鉛山蔣士銓撰。雜劇。有通行本。

紅雪樓刊本。巾箱本。通行本。均在清容外集內。

【一峯集】²²⁵十卷。明羅倫撰。按倫孤高堅忍。故其文

具有剛勁之氣，詩亦磊砢不凡。末載夢稿二卷，隱約幻渺，莫測其用意所在。有明刊本，清乾隆戊寅羅氏活字本，道光中劉繹刊本，明刊十四卷本，正德原刊本。

²²⁷

【一山文集】九卷。元李繼本撰。其詩文俊偉疏達，歌行縱橫磊落，尤為擅長，惟稍傷粗野。有明景泰中李伸刊本。

【一山文存】十二卷。清章棫撰。有民國七年嘉業堂刻本。

【一山存集】清施一山撰。

²²⁹

【一種情】一本。明沈璟撰。傳奇。璟字伯瑛，號甯庵，世稱詞隱先生。吳江人。明萬曆間進士，官光祿寺口。曲品，吾友方諸生曰：松陵具詞法而讓詞致，臨川妙詞情而越詞檢，善夫可謂定品矣。光祿嘗曰：甯律協而詞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叶。奉常聞之，笑曰：彼惡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此可以觀兩賢之志趣矣。予謂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間應有兩項人物，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矱，而運以

清遠，道人之才情，豈非合之兩美者乎。案奉常清遠道人，皆謂湯若士也。

²⁴²⁰

【一斛珠】傳為梅妃所作詩。梅妃，姓江，名采蘋，被選入宮，頗得明皇之歡，與楊貴妃不相容，見曹鄴的梅妃傳。妃嘗作樓東賦，頗多怨詞。一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為我進御前也。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

惟考史乘實無梅妃其人，梅妃傳全係虛構。

【一斛珠】一本。清程枚撰。傳奇。枚字時齋，海州人。

²⁴²⁰

【一借一與】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一生不懶】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²⁴²⁰

【一個月】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

鉛印本。

【一個月到有三十日】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一得吟】²⁶²⁴一卷。清秀水潘亮撰。有石印本，在濮川詩鈔內。

【一夕緣】²⁷²參看探河源條。

【一句可分兩截之詩】²⁷⁶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截，

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以下多此體。

張衡四愁詩，句句如此。杜甫詩有兩字作截者，如雪

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是也。有三字作截

者，如漁人網集澄潭下，估客舟隨返照來，是也。有五

字作截者，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寒影動搖，是

也。有全句一滾不能截者，如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

將崩未崩石，是也。有六字作截者，如陸游詩：客從謝

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是也。五言詩亦有三字

二字作兩截者，杜甫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即

其例也。而肯別定留人，五字特妙，肯別耶？定留人耶？

黃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

【一宵泰】³⁰²一本。清薛旦撰。傳奇。旦字既揚，號訴然。

子，無錫人，本籍長洲。新傳奇品：薛既揚之詞，如鮫人泣淚，點滴成珠。

【一進房來】³⁰³蘇州流行俗曲。恆志書社木刻本。

【一進書房】⁵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一進門來】⁷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一宵秋影庵詞】³⁰⁶清陳行撰。梁晉竹云：小魯詞出

入蘇辛，小令酷肖板橋。

【一溉亭詩鈔】³¹¹⁴一卷。清陽曲田銳撰。附怡園詩鈔

一卷。田銘撰。有同治太原田氏刊本。

【一溉堂詩集】一卷。清余光耿撰。父懋衡與鄒元

標馮從吾等講學，同罹黨禍。光耿承其父教，淡泊自

守，故詩格亦樸實平近，不高藻采。

【一漚集詩鈔】³¹¹⁶清同治間董威撰。

【一福壓百禍】³¹²⁶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一福壓百禍】³¹²⁸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一顧傾城】³³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一遍生活】³³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一對鳥兒樹上睡】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一對對鴛鴦】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一對對鴛鴦】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一對對鴛鴦戲】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譜木刻本。

【一祝壽】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一鴻吟】一卷。清仁和湯涵撰。有原刊本。

【一左】詩品所稱三張二陸兩潘，大概都以辭華

相尚，而陸機潘岳更是七人中的魁傑。但跟他們並

稱的一左，卻是別標異幟，而不跟他們同調的。左氏

名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曾爲秘書郎，齊王同召爲

記室，辭疾不就。他底詩現存的不多，但以挺拔見長，

不同潘陸，已經可見一斑。所以鍾嶸詩品說他：「文典

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

岳。所謂怨，所謂諷諭之致，可於詠史八首、招隱二首

中看出。至所謂「野於陸機」，正足見他底不尚辭

華了。他有妹子左芬，也是擅長詩文的。司馬炎愛重

她的文才，納爲貴嬪，所以左思是一個當時貴戚。但她雖爲貴戚，而不曾得到高官顯爵，所以作品不免有怨辭流露了。」

【一寸光陰】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一女九夫】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一板子】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一樓詩稿】清馮祝撰。

【一樓居詩稿】二卷。清婁縣馮祝撰。有乾隆刊本，

在藝海珠塵內。

【一著先】一本。清朱素臣撰。傳奇。

【一樹秋聲】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

刻本。

【一葉草堂詩鈔】二卷。清于湖濮嵩慶撰。有光緒

刊本。

【一桂軒詩鈔】清女子王李氏撰。

【一枝花梢書】一名王會川跑關東。北平流行俗

曲。木刻本。

【一枝花梢書】濟南流行俗曲。文福堂木刻本。

【一枝花稍書】見佳人寫書段條。

【一枝花兒】⁷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一枝樓吟草】⁴⁵清乾隆間程芳銘撰。

【一枝梅】⁴⁸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一枝梅】北平流行俗曲。(剪靛花)白雪遺音續

選鉛印本。

【一枝堂詩集】清魏體仁撰。

【一樓集】⁴⁵二十卷。清華亭黃達撰。有原刊本。

【一塊雲箋】⁴⁶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一聲槍】⁴⁷廣東流行俗曲。新劇編曲社鉛印本。

【一松齋集】⁴⁸清乾隆間孫擴圖撰。

【一丈青鬧元宵】⁵⁰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一井金卦鋪兒】⁵⁰⁰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一抹雪】⁵⁰⁵一本。清李玉撰。傳奇。

【一抹雪】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一抹花】⁴一本。清朱佐朝撰。傳奇。佐朝字良卿，吳

縣人。新傳奇品。朱良卿之詞，如八音縱鳴，時見節奏。

【一規八棱硯齋詩鈔】⁵⁶清道光間徐廷華撰。

【一輪明月】⁵⁸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一輪明月】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一輪明月】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一輪明月紗窗外】²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一輪明月當空掛】⁹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一口一口】⁶⁰⁰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一口女唇槍】⁴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

本。

【一日一箇】⁶⁰¹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一日兩日】¹⁰²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一見多才】⁶⁰²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一見多嬌我的魂魄兒】⁴²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譜木刻本。

【一見多情暗滾下淚痕】⁹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譜木刻本。

【一見尊容】⁸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續選鉛印本。

【一見情人】⁹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選鉛印本。

【一見情人】⁴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續選鉛印本。

【一見情人心樂】³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刻本。

【一見情人心忙亂】⁹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刻本。

【一見情人朝後退】⁴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刻本。

【一品爵】⁶⁰⁶一本。清李玉撰。傳奇。玉宇玄玉，吳縣人。

新傳奇。李玉之詞，如康衢走馬，操縱自如。

【一品集】²⁰⁹二卷。清吳興費錫章撰。有嘉慶原刊本。

【一品當朝】⁹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一品當朝】⁶²四川流行俗曲。喜樂堂木刻本。

【一瞬錄】⁶²一卷。附來西錄一卷。清貴筑周際華撰。

有道光刊本。

【一匹布】⁷¹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一陣淒涼】⁷⁵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續選鉛印本。

【一陣陣和風】⁷⁷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一間幽齋】⁷⁷⁶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一門五福】⁷⁷⁷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一門歡慶】⁴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一貫質庫兒】⁷⁷⁸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一朶紅雲】⁷⁷⁹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一朶山房詩集】³²清嘉慶間傅漢撰。

【一朶浮雲】³²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一朶祥雲】³⁸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一覽編詩文稿】十三卷。清仁和屠紹理撰。有嘉慶有泉堂刊本。

8000

【一人永占】李玉是比較重要的一位作家，字玄玉，吳縣人。傳奇品評他的詞：「如康衢走馬，操縱自如。」所作傳奇共三十三種，名笠菴傳奇。傳奇品著錄的三十二種：一、捧雪人獸關，占花魁，永團圓，麒麟閣，風雲會，牛頭山，太平錢，連城壁，眉山秀，昊天塔，三生果，千忠會，五高風，兩鬚眉，長生像，風雲翹，禪真會，雙龍佩，千里舟，洛陽橋，武當山，清忠譜，挂玉帶，意中緣，萬里圓，萬民安，麒麟種，羅天醮，秦樓舟。其中風雲會，太平錢，清忠譜，萬里緣，麒麟閣，五種，只存零齣；全本存在的，是眉山秀和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所謂一人永占過四種。論者把一人永占，媲美於湯氏四夢。一捧雪，凡三十齣。敘莫懷古為着一支玉，孟叫做「一捧雪」的，嚴世蕃幾乎把他殺掉。幸而義僕莫誠代死，又有良友緩頰，方才脫身。其子莫昊改姓更名，復為大吏，「一捧雪」又歸還原主，父母重聚。到現在此劇的情節，復演於皮黃戲中者，還常常

在梨園中出。演人獸，開凡三十三齣。敘施濟好周濟窮苦，過桂薪欠官債，欲鬻妻女以償，施濟為他代付，薪感激知遇，要將女兒獻他為妾，不料薪獲金暴富，就負心失約了。後來夢到冥中，歷經因果報應，才悟悔過來。此故事是有說教之意的。永團圓，凡三十二齣，敘蔡文英與江蘭芳幼年訂婚，因江父厭貧悔婚，生了許多波折，蔡訴之府尹高誼，府尹是主張以江女自己的意見為意見，但她已奔走出外了。府尹遂判以江之次女嫁蔡。至於蘭芳因父悔嫁不當，投江圖自盡，被人救起了，又被強盜劫去，遭幽禁。後來府尹陞任山東巡撫，捕盜時搜出她來，剛剛蔡文英以進士及第，任山東甯陽縣尹，來謁高誼，誼又把蘭芳嫁了她。於是兩團圓了。占花魁，是說金人侵宋，各處大亂的時候，秦鍾是一個統判官的兒子，因逃難遠避異鄉。又一個宦家的女兒莘瑤琴，因亂中被人掠賣到勾欄裏。二人相遇，非常相好。後來秦鍾父升了樞密副使，二人完婚，各得封贈。相傳弘光帝即位南京時，曾演此劇，因劇中泥馬渡康王一節，與南明時

事相同所以極加讚賞。而此故事感傳民間。提起今古奇觀中賣油郎獨占花魁女來。誰不知道呢？眉山秀敘秦少遊和蘇小妹也是嘖嘖人口的一段故事。李玄玉除了劇作他的北詞廣正譜。至今譜北詞者奉爲圭臬。也是曲上的一大貢獻。

【一人有慶】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一入榮府】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一合相】一本。清邱園撰。傳奇。

【一鋪土炕】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一鋪土炕】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一笑】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有光緒重訂本。在曲園叢書內。

【一笑集】一卷。續笑集一卷。清武林周至撰。有道光刊本。

光刊本。

【一笑散】一卷。明李開先撰。周亮工賴古堂集。章邱追懷亭中麓前輩詩。自注公所著雜劇如園林午

夢類。總名曰一笑散。然園林午夢不似雜劇題目。又是園書目不列之雜劇中。而列之詞林摘豔盛世

新聲之前。此二書皆選錄小令套數。則一笑散疑亦中麓自集。錄其小令套數之作也。

【一半句留集】清朱樟撰。

【一燈精舍甲部稿】五卷。清光澤何秋濤撰。有淮南書局刊本。

南書局刊本。

【二亭詩鈔】六卷。清江都朱箕撰。有嘉慶刊本。

【二度林英】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二度梅】四卷。漢口流行俗曲（楚曲）會文堂木刻本。

刻本。

【二度梅】四川流行俗曲。線記木刻本。

【二度梅有意栽花】廣州流行俗曲。璧經堂鉛印本。

本。

【二度梅鼓詞】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錦章書局石印本。

印本。

【二度梅全傳】六卷。四十回。有益秀堂刊本。題「惜陰堂主人編輯」。

【續虎堂主人評閱】封面又題「天花主人編」。

【二龍山】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二龍山】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二刻醒世恆言】¹⁰²上函十二回，下函十二回。有雍正間原刊本。圖六葉，半葉八行，行十字。馬隅卿藏。清

無名氏撰。帶齋主人評。題「心遠主人編次」。首雍正丙午（四年）溟螺帶齋主人序。每回演一故事。

【二刻拍案驚奇】⁵三十九卷，三十九篇，附宋公明開元宵雜劇一卷。有明尚友堂原刊本。圖存三十葉。

記繪工曰「劉峯」，刻工曰「劉君裕」。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凌蒙初撰。首崇

禎壬申睡鄉居士序。又同時凌氏自撰小引。

【二玉論心】¹⁰¹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二酉委談】¹⁰⁶一卷。明王世懋撰。此編乃隨筆雜記，多說神怪之事，亦間作放達語。蓋其時山人習氣漸染及於士大夫也。

【二酉園詩集】⁶十二卷，文集十四卷，續集二十三卷。明陳文燭撰。其詩分八集，曰漢陰詩，曰廷中詩，曰

淮上詩，曰嵩和詩，曰西蜀詩，曰東岱詩，曰金焦詩，曰

黃蓬詩。

【二瓦硯齋詩鈔】¹⁰⁷¹青成豐間金玉麟撰。

【二雲詞】¹⁰⁷³一卷。清臨桂況周儀撰。有民國刊本，在蕙風叢書內。

【二韭室詩餘別集】¹¹¹清陳壽祺撰。

【二張集二種】¹¹²十六卷。有崇禎刊本。

【二研齋遺稿】¹¹⁶四卷。清餘姚諸重光撰。有乾隆刊本。

【二水樓詩集】¹²十六卷，文集十卷。清李茹旻撰。茹

旻嘗預修廣西通志撫州府志，所作凡例及諸傳序皆載集中。又一共本三十八卷，有乾隆原刊本。

【二須堂集】²¹²二卷。清丁詠淇撰。文雖不甚入古格，而頗以扶持名教為主。

【二熊君詩賸二種】²¹³二卷。清長洲諸福坤撰。有光緒刊本。

【二崖文集】²²²¹二卷。清零都宋光國撰。有道光刊本，在立崖先生文集內。

【二仙採藥】²²²⁷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二仙採藥】²²⁵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二峯集】²²⁵不分卷。清仁和邵錫蔭撰。有康熙刊本。

【二續天門陣】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鼓詞）鑄記書局石印本。

【二皇甫集】七卷。明劉潤之編，是編爲皇甫冉皇甫曾兄弟合集，曾詩僅一卷，餘六卷則爲冉詩也。有明正德戊寅刊本。

【二程文集】十三卷，附錄二卷。宋胡安國編。是編爲宋程明道程伊川合集，安國於原文字句間有改削，元至治中譚善心重刊是集，與虞槃商確考訂根據朱子論胡本諸書，加以改正。有二程全書本，明正統中間禹錫輯段堅校刊本，許氏有影鈔元至治本，明成化刊本，河南祠堂本，寶誥堂本，元至治壬戌臨川譚善心元之刊本。

1010。——1010。
【二程文學觀】二程論文，本濂溪之說以推行，遂益趨極端。於是有所謂「倒學」之說。「退之晚來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二程遺書卷十八）二程以前，吳孝宗早有一「古人好道而及文，韓退之學文而及道」之語（吳开優古堂詩話引）劉敞亦言：「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難」（公是先生弟子記）似均爲程說所本。於是，進一步且以文章與異端同科。二程遺書卷十八云：「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又卷六云：「今之學者歧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卷十八云：「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此雖不與異端並論，但已屏文章於道學之外，欲趨於道者，便不必求其能文了。於是，更進一步有作文害道之說。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謂：「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伊川文集四）其答朱長文書（或云此明道之文）又謂：「向之云無多

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伊川文集五）至其語錄中說得更透澈，程頤云：「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教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濫，亦自爲害。」程頤云：「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翫物喪志』，爲文亦翫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據發胸中

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常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二程遺書卷十八）「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二程遺書卷二十五）以爲文爲翫物喪志，這纔是道學家的偏見。濂溪論文，猶不廢飾，二程論文，始以爲有德者必有言，無事於文。一方面歧文與道爲二，而以爲學文則害道；一方面又合文與道爲一，而以爲明道則能文。於是纔主張文不可學，亦不必學。但是對於張載的西銘，未嘗不見到此意，而却無其筆力以達之，則知學文固未嘗不有裨於道，而明道的結果亦未必一定能文了。【二程及其門人之詩論】道學家之論詩，至二程可謂偏於極端了。他們是主張不欲作詩的。程頤云：「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

以不常作詩」(二程遺書十八)至其所以不欲作詩之故，亦與其不欲用力於文章一樣。他說：「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則知其對於作詩作文，均以玩物喪志視之。邵雍是爲詩而不守詩人的格，二程是因爲要守詩人的格而不爲詩。不過，他們雖不作詩而頗能認識詩的性質。正因他們對於詩的性質認識清楚，所以纔能善於用詩。伊川經說卷三有云：「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咏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這雖即是詩大序中的老話，但對於詩的性質和功，卻說得正著。蓋道學家儘管不作詩，而於詩卻體會得有得。程氏外書引上蔡語錄云：「伯醜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

上下，便使人有得處。」以這種玩味的讀法，當然能別有會心了。昔人只是泥於詞句，故其讀詩與用詩，至多亦不過是斷章取義。但在道學家則是用「興於詩」的方法以讀詩者，所以能取欣賞的態度，體會有了。不過道學家之讀詩與一般人之純取欣賞的態度者，猶有一些分別。這個關係即因道學家的態度始終不離尚用的觀念之故。近思錄載程頤語云：「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書。」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他處處要得到「興」的結果，而且要得到「興」的良好結果，故其論詩亦始終離不開一個「善」字。程頤云：「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興廢。」(二程遺書十一)程頤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游酢論語雜解之解「興於詩」章云：

「興於詩，言學詩者可以感發於善心也。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褒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講。琴瑟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而以攷其言之，文爲興於詩，則所求於詩者外矣；非所謂可以興也。然則『不學詩無以言』，何也？蓋詩之情出於溫柔敦厚，而其言如之。言者心聲也，不得其心，斯不得於言矣。仲尼之教伯魚，固將使之興於詩，而得詩人之志也。得其心，斯得其所，以言而出，言有章矣。豈徒考其文而已哉！」均是着眼在「善」的方面，所以最後歸宿是要人的詩化。程頤云：「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氣象。」（程氏外書三）程顥云：「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近思錄三）這纔盡「興」的能事。這纔到善於用詩的最高點。□道學家之詩論，所以常爲後人——尤其在近世——所詬病者，大概是在這一點。然而道學家所取的玩味欣賞

的態度，儘管偏於用，主於善，畢竟也有相當的成功。其一在解義。伊川經說詩解云：「古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乎？世之能誦三百篇者多矣！果能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詩義不明，則不能使人興起，於是纔感到解義之必要。而一方面體會有得也，自覺別有新義，不得不舉以示人。於是一般道學家遂紛紛別撰詩說，而宋儒說詩遂與漢儒異趣了。此後至朱子之詩集傳，而集其大成，成爲解詩之別一派，不可謂不是這種主張有以促成之。其又一在合樂。近思錄錄二程語云：「明道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伊川曰：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穉，皆習

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教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他們都有詩樂離析之憾。本來由於音樂的變遷，在後世實在没法使古詩復有歌唱的可能。但因注意到這一點，自然能使（1）詩之通俗化——對於古詩則解其義，對於當時的詩則使成淺近易曉的歌曲。（2）詩之歌化——採用古詩應用的方法，使之歌詠以養成其性情。這均是用詩的極妙方法。後來明朝人的論戲，看作有關教化的事務，即是從這種見解來的。

了hc

【二鄉亭詞】二卷。清宋琬撰。董蒼水云：玉叔慢詞，多商羽之音，如秋飄拂林，哀泉動壑，小令如新筆乍調，雛鶯初轉，尖佻新豔。

【二家詩選】二卷。清王士禛編。是編爲明徐禎卿高叔嗣之詩，禎卿叔嗣在七子中自爲別調，而士禛

所選於禎卿惟取迪功集不錄其少作，於叔嗣但取五言，不錄其七言，頗能舉其所長。有漁洋全集本。

【二家詩鈔】二十二卷。清邵長蘅編。此其所選新城王士禛商邱宋萃之詩也。

【二家宮詞】二卷。明毛晉編。是編凡宋徽宗皇帝宮詞三百首，甯宗楊皇后宮詞五十首，皆後人掇拾而成，故真偽相雜。有汲古閣本，四家宮詞本，綠君亭本，石印本。

【二進宮】河南流行俗曲。聚文堂木刻本。

【二宋駢文】王銍四六話曰：國朝名輩，猶雜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異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樂政典文物，發爲朝廷氣象，其規模闊達深遠矣。讀大宋元憲集，賜范雍等賀南郊禮畢詔曰：「長景消辰，高禋指事，獲膺純嘏，還霽茂息，三靈交歡，咸與欣會，卿屬司留鑰，靈戒乃僚，便道奉章，旅辭致慶，情文參允，將順並昭，申閱於茲，歎矚何已。」又讀傳法院乞降御集編入經藏表：「臣聞帝藻垂鴻，本春山之秘蘊，金言輯教，極龍

藏之寶嚴，迹夫翰墨之傳，均乎天壤之永，矧當盛際，抑有豐規，敢露震衷，仰資外護。」又讀乞罷相表曰：

「臣聞名本戒乎多，取過實則凶，力所貴乎自量，弗能當止，矧萬幾密勿，任切於論思，一介婆娑，力窮於

報稱，所宜自劾，以警空餐，仰賴玉仁，罄敷危訴。」云云，典麗雅切，文至情生，無間於盛唐矩矱。至祁賦規

模風騷，氣象較為宏大，其所作圓丘一賦，雖雜散制，仍屬雅裁，其言曰：「敢問圓丘之狀也，其何如矣，廣

矣大矣，略可詳矣，上崔嵬以鬱律兮，外博廠而神麗，邇朱鳥以高蟠兮，概瑰魁而邪峙，休氣四復乎其椒

兮，縈泉滋滲乎其址，魑魅不若泯伏於其遠兮，神明肅然離衛乎其邇，於是攘之辟之，其蓄其翳，脩之平

之，其炊其燬，上三陔以積高，外四門而疏陸，列道糊頽，重營界紫。」云云，摹擬之風，篇章甚夥，至其內容

頗與唐賦有別，蓋唐代試題，止於流連光景，雅作甚多，宋則典禮性道，竄入篇什，雖沿舊制，已乖唐音，雖

所作無關於情性，亦風會所趨，使之然哉。³¹
【二馮評點才調集】十卷。清馮舒馮班所評點。此

書去取大旨，具見馮武所作凡例中，凡所持論，具有

淵源，非明代公安竟陵諸家所可比擬。

【二馮詩集二種】九卷。清新昌胡思敬編。有光緒三十四年排印本。

【二波軒詞選】二卷。清王嘉福撰。黃韻甫云：二波詞如落花戀樹，飛燕依人，語不求深，使閱者自醉，情勝故也。張石樵云：二波詞哀感頑豔，悅魄盪心。

【二洪遺稿】清乾隆間洪榜洪樸撰。

【二遠堂詩文集】十九卷。清濠梁鄧廷羅撰。有原刊本。

【二溫詩集】四卷。太谷詩集二卷，明溫新撰。中谷詩集二卷，新弟秀撰。詩多冗厲之音，新詩刻意學杜，而僅得浮聲，蓋亦宗北地之學者也。

【二祝壽】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二次會郎面】一名女相思。蘇州流行俗曲。木刻本。

【二郎神醉射鎖魔鏡】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有續古名家雜劇本。

【二郎神變二郎神】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二郎神曲名。見唐崔令欽教坊記。

【二郎神鎖齊天大聖】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二郎照州】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二郎爺劈山救母】一名開山救母。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二十六家唐詩】二十六家者李嶠，蘇頲，虞世南，許敬宗，李頎，王昌齡，崔顥，崔曙，祖詠，常建，嚴武，皇甫冉，皇甫曾，權德輿，李益，司空曙，嚴維，顧況，韓翃，武元衡，李嘉祐，耿湋，秦系，郎士元，包何，包佶也。

【二十一都懷古詩】一卷。清朝鮮柳得恭撰。有巾箱本。在鶴齋叢書內。

【二十五更】一名美女傷情。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二十五更】濟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二十臺詩】一卷。清吳縣潘世恩撰。有道光刊本。

【二十七松堂集】十五卷。清西安廖燕撰。有康熙刊本。

【二十想郎】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二十四詩品】唐末最善論詩的人，沒有好過司空圖的。他的二十四詩品，把詩的境界，分作二十四種，各種都拿韻語十二句來形容他，說得十分精微。他這書也差不多是人人所誦習的了。我們看他所分的是「雄渾沖淡，纖穠沈著，高古典雅，洗鍊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縝密，疎野清奇，委曲實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曠達流動。」這些名目，似乎兼備衆體，不主一格。但自來都認為他是主張味外之味，好像也是專講神韻的。蘇東坡說，司空表聖論自己的詩，以為得味外味。看他所作的，誠然很工，但有寒氣（東坡志林）清朝王士禛更拿表聖詩品所說「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故他的詩學皈依之點（師友詩傳錄）清四庫全書總目在表聖詩品底下，又不以王士禛所認為然，說表聖「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王士禛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以為詩家之極則，其實非圖意也。但我看表聖論詩，似乎

確和王士禛是一路。詩品平列各體，所說的很渾括，誠然不容易指明他的究竟主張；但表聖有與人論詩書兩通，說得很清楚。他與李山論詩書說：「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而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醃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爲齏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醅美有所乏耳……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滄蓄澗雅，皆在其中矣。然直署所得，以格自奇，前輩編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賈閭仙（島）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與下與王駕評詩書見表聖文集，唐文粹亦有。）底下又接著舉出他自己的許多詩句，好像自以爲對於各種不同的情景，都能寫得出來。大體上看來，似乎他主張兼信衆美，但其實他是愛好風神。舉出王右丞韋蘇州之澄澹精緻，正和

王士禛是有同樣的欣賞。他又有與王駕評詩書說：「國初……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曠，若清沅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勅而氣孱，乃都市之豪估耳。劉夢得揚巨源，亦各有勝會。閩仙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宜繼起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沈漬日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這也是儼然以王韋爲宗。以「思與境偕」爲最勝。蔡寬夫詩話（漁隱叢話卷十九引）說：「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力勅氣孱，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澀，無所置才，皆切中其病。」這樣看來，司空圖確是以感唐爲宗，不數中晚唐的了。他認爲感唐詩人能兼備衆美，所謂酸鹹之外者，正是因爲酸止於酸，而沒有其他的味道。鹹止於鹹，此外也一無所有，皆是偏於一格，所以不好。這和他列舉二十四種詩品，正是一貫的主張。我們看他詩品第一首論「雄渾」說：「大用外腴，真體內充。反虛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橫絕

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非強，來之無窮。」這大概是他人心中所奉爲至高無上之極品，所以列爲二十四品之冠。這十二句實在可以包括後來嚴滄浪的「羚羊掛角」和王士禛的「神韻」。士禛不拿這十二句做他的宗旨，而拿後邊的「采采流水」「不著一字」那四句來講，大概因爲這十二句說得渾融闊大，學者難於捉摸，容易流爲明七子之膚殼偽體，而後邊那四句較爲警醒，便於指點的緣故。p15

【二十四個多情】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²⁶²⁰

【二十四個爲多情】見多情人條。

【二十四個月痠迷】見痠迷條。⁷

【二十四泉草堂集】清王萃撰。²⁶²³

【二十四孝】一本。無名氏撰。傳奇。⁴⁴⁴

【二十四孝】雲南流行俗曲。榮煥堂木刻本。

【二十四孝】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二十四孝】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二十四孝】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二十四枝花】蘇州流行俗曲（下河調）聚盛堂木刻本。⁴⁴⁵

【二十四想想】雲南流行俗曲。木刻本。⁴⁶

【二十四史通俗演義】二十六卷。四十四回。有清

雍正間原刊本。正氣堂活字本。上海廣百宋齋石印

本。清呂撫撰。首雍正五年李之果桂巖序。雍正十年

撫自序。撫字安世。浙江紹興府新昌人。

【二十四拉哈】北平流行俗曲（靠山調）松月山

莊木刻本。⁵⁰⁰¹

【二十四明白】雲南流行俗曲。木刻本。⁶

【二十四月痠迷】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又一種，

有鉛印本。

【二十四節氣古人名】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⁸

【二十四節氣曲牌名】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⁵

【二十四糊突】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⁹

【二十四糊塗】雲南流行俗曲。木刻本。³⁸

【二十四糊塗】北平流行俗曲。

【二十四糊塗】一名媽媽二十四胡突。北平流行

俗曲鉛印本。

【二十八宿】⁸⁰⁰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二十年目親之怪現狀】⁸⁰⁵八卷。一百零八回。有宣

統二年上海廣智書局排印本。清吳沃堯撰。原題「我佛山人」。是吳趸人一生所寫的小說中最有價值的。一種。他的。小說是專為諷刺當時人情風俗寫的，所以含有極顯明的時間性。如恨海、九命奇冤等，都能得到當時社會的同情心。二十年目親之怪現狀，每回是附登在梁啟超主辦的新小說雜誌中。他是當時所謂時事長篇小說的一種。拿社會上隨時發生的新聞，隨時拉進去做他的材料。所以「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絕沒有章法佈局等文學上的藝術。全書寫到一百零八回，便停止。說他未完也可以說他已完也。以書中有一個別號「九死一生」的做主人。把他二十年來所見所聞的奇事，不論官民士商，各社會的惡劣醜事，都寫在裏面。但因他嫉世太深，一切描寫惡劣現狀，不免有過分的地方。因此感人的力量，反而減少，祇供人當作「話柄」。一

般的談話罷了。134

【二希堂文集】⁴⁰²²⁷十二卷。清蔡世遠撰。按世遠究心

理學，雅不以文藝為專門，然所作理語詞正，吐屬淵雅，可謂質有其文。有清乾隆乙丑刊本。

【二南】⁴⁰²²⁷「南」是否為詩之一體，可與風雅頌並列？

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小雅鼓鍾說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此處拿「南」與雅並列，本來是二南獨立的鐵證，然而前人因六義六詩中無「南」，總要百般曲解。毛傳以為南夷之樂，鄭箋以為舞名。至蘇轍始指為二南，但在北宋時似尚無人注意。南渡後紹興中兩位進士——王質與程大昌——始正式承認。王質在詩總聞裏把三百篇分成「南」「風」「雅」頌」四部分。他的聞南說，南樂歌名也。見詩「以雅以南」見禮「胥鼓南」。(鄭氏以為西南夷之樂，又以為南夷之樂)見春秋傳「舞象箭南籥」。(杜氏以為文王之樂，其說不倫)大要樂歌名也。程大昌在考古編裏也說：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禮觀樂有舞象箭南籥者，南籥，二南之

簫也；籥，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不勝傳習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又說：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之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他的意思以爲二南是古代樂名，與雅頌並列。風是不入樂的，當附於南之後，不能兼括二南。故他主張以南雅頌代風雅頌。關於國風是徒詩或是樂章的問題，我們在後文另有詳細的討論。在這裏我們只要知道他是主張二南獨立的一員健將就是了。自從他們創議以後，注意的人似乎很少。到清代方有幾個駁詰的人。陳啓源在毛詩稽古編裏斥責蘇轍解釋「以雅以南」句之誤。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舛誤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

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言也。當時所采詩，或得於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尚不得與二雅並列於六義，况樂名乎？魏源在詩古微（中編之一）裏也說：周禮大師教國子以六詩，有風雅頌而無南。左傳「風有采繫采蘋」，其詩實在召南。則二南同爲國風，明矣。他們的主要理由不外於這三點：（1）六詩六義中無「南」；（2）「南」爲地名，非樂名；（3）左傳稱召南詩爲「風」。其中第一第三兩條理由最爲荒謬。我們何能據漢儒偽託的周官毛序來否「認」南的獨立？這一點，我們在上文已經詳細說過。第三條理由與第一條相似。「風有采繫采蘋」一句見於隱公三年的「君子曰」以後。左傳已是周末之書（據珂羅倭倫所考），而「君子曰」一段又是漢儒攙入的，更不可靠。這只能證明漢初已把風與南的界限混淆了，並不能證明古代無南。其中只有第二條理由稍有討論的價值，但牠的錯誤也是很明顯的。果如陳說，則何不援「邶風」「鄘

風」之例而稱爲「南風」「周風」「召風」？這樣豈不直截明白，爲何一定任意糅合而稱爲「周南」「召南」？此外反對二南獨立的，還有胡承珙、方玉潤等人，但他們的理由也不外陳魏所說的，故不再一一徵引。其實我們若肯平心靜氣，拋開了傳說和成見，便知「南」「風」「雅」「頌」四體並列，是很明顯的事實。譬如頌分爲三，故有「周頌」等名；雅分爲二，故有「小雅」等名；風分爲十一，故有「衛風」等名；南分爲二，故有「周南」等名。因爲每一體內不止一種，故於詩體上加一區別字。我們若以「周南」之名與「衛風」「小雅」「周頌」等名對看，豈不顯然是相類似的大約因爲二南篇數很少，又與國風毗連，故年代久遠了，便誤認爲風，而「國風」二字，便移於「周南」之前了。我們現在當還牠本來面目，承認二南的獨立。

【二南詩鈔】清道光間周樂撰。

【二南至九歌間之作】見存楚民族詩歌之最早者爲詩經中的二南。這一點，我們在另條已經詳

細說過。二南以後，便要數到九歌。在二南與九歌的中間，各種古籍裏還零零星星的記載着幾篇詩歌。我們除却速異記、吳越春秋等書所載爲不可信外，剩下可靠的尚有七篇。說苑載三篇，新序論語、孟子及左傳各載一篇。說苑所載三篇的時代最早，一爲子文歌，見至公篇；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一爲楚人歌，見正諫篇；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達楚百里而耕；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

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這兩篇一在前七世紀中葉，一在末年，與二南差不多同時，所以形式方面完全與詩經一樣。子之歌是一篇很呆板的四言詩，技術很拙劣。楚人歌分二章，只換韻，不換意，其形式與二南，十一國風等極相近。雖有些詠歎的意思，然終非佳構。在牠們略後些，便有一篇極佳的越人歌出世，也是說苑所載，見善說篇：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蒲苳，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舂草濫，予昌核澤，予昌州，饒州焉乎。秦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提隨，河朔一案。此三十一字，不可句讀。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寒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鄂君子皙是楚康王之弟，故知這篇歌是前六世紀中葉的作品。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譯詩，與漢唐蘇若都夷歌及北朝高歡教

勒歌一樣。就技術上看來，進步的多了。牠的詞句異常秀美，表情異常婉轉。全篇體裁與屈宋之作相同，且篇末的「山有木」二句爲九歌少司命「沅有芷」二句的範本，故更可注意。與越人歌同爲前六世紀中葉的作品，是新序所載的徐人歌，見節士篇。延陵季子將西聘于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已許之矣。致使于晉，故返，則徐君死於楚。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此歌僅兩句，是中國古代小詩之一。然命意淺顯，乏婉轉之致。但我們由此可知前六世紀中葉以後，楚民族的詩歌已完全脫離詩經的體裁，而另覓新的路徑了。故屈平宋玉的成功，是徐人歌越人歌兩篇引出來的。到前五世紀的初年，又有三篇詩歌流傳下來，其中有兩篇是孔丘在楚時所聽見的。一篇接與歌，見論語微子：楚狂接與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

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一爲
 孺子歌，見孟子離婁：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
 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前一首
 表現兩種思想的衝突，故莊子人間世也載牠，字句
 略有不同。後一首與漁父所記的歌詞一樣，我們尤
 當注意。還有一篇是庚癸歌，見左傳哀公十三年。吳
 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繫兮，余無所繫
 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
 麇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這
 是一首諷刺詩，譏夫差不能與士卒同甘苦，形式方
 面與孺子歌一樣，共四句，一三句末有兮字，二四句
 末用韻。離騷九辯大都四句一節，即是從兩首詩歌
 學來的。以上略述從詩經變到楚辭的歷程——前
 七世紀時候的二篇完全是詩經的體裁，前六世紀
 中葉的二篇始用新的形式，前五世紀初年的三篇
 則與屈宋的作品更接近——也可藉以窺見楚民族
 文學初起時的情狀。我們要知道，文學是漸漸進化

而成的，不是一二天才所能憑空創造的。⁸³⁴

【二南之內容與技術】我們懂得了二南的時代
 與地點，然後能夠懂得牠的內容與技術。就內容而
 論，二南二十五篇可以分成五類：一、戀歌；二、別詩；三、
 寫女性生活的詩；四、祝頌詩；五、關於政治的詩。以下
 便依次敘述。戀歌凡五篇，關雎、漢廣、標有梅、江有
 汜及野有死麕。其中標有梅最別緻，是描寫一個待
 嫁女子的心理。她很迫切的要求戀人來取她，越早
 越好。首章說：「求我庶士，迨其吉兮。」這尚有擇日之意。
 次章說：「求我庶士，迨其今兮。」這便不用擇日，而未章
 說：「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她簡直想親身去催促了。關
 雎與野有死麕都是男子的求婚詩。關雎以音樂歌
 動女子，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野有死麕，以禮物獻媚女子，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
 女懷春，吉士誘之。漢廣似乎描寫單相思的，但並
 沒有成功，故說：「漢廣似乎不可求思，他只希望當她
 出嫁時，能夠替她服務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這種情
 意是如何的誠懇呢？江有汜大約是三角戀愛失敗

者的詩。他日見戀人與別人結婚，（詩中「之子歸」即桃夭鶉巢之「之子于歸」指子女出嫁而言，一失望之餘，只得自己安慰自己，說不我，以其後也悔。這真可算得怨而不怒了。別詩凡四篇卷耳，汝墳，草虫，及殷其雷。其中卷耳與殷其雷都是閨中念遠之作，其丈夫都行役在外，不過殷其雷是直陳自己希望丈夫歸家之意，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而卷耳却是假託丈夫在外思家的情景，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這便更深刻，更能動人了。汝墳與草虫是預想相見後的愉，以陪襯別離中的痛苦。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汝墳）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草虫）這裏「君子」二字顯然都指丈夫，但前人常有以汝墳之「君子」為指當時執政的，實屬錯誤。我們知道，汝墳是亂離時的詩，一家骨肉分散了，自然盼望團聚，與他人何涉？描寫女性生活的詩凡六篇，采芣，采芣，采蘋，行露，及小星。葛覃，敝婦人歸甯，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

澣我衣，害澣害否，歸甯父母。采芣，敝婦人采芣，于以采芣，于以沼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采蘋，敝婦人祭祖，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行露，敝女子拒婚，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小星，敝賤女自嘆薄命，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這都很明顯的不用細說。我們最要注意的，是采芣，采芣，薄言采之。采采芣芣，薄言有之。方玉潤說，讀者試平心靜氣涵泳其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羣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唐人竹枝柳枝，擢歌等詞類，多以方言入韻語，自覺其愈俗愈雅，愈無故實而愈可以詠歌。即漢樂府江南曲一首「魚戲蓮葉」數語，初讀之亦毫無意義，然不害其為千古絕唱，情真景真，故也。知乎此，則可與論是詩之旨矣。（詩經原始）此說為戴溪（續呂氏讀詩記）所創，經他發揮盡致，不用我們再引伸了。祝頌詩凡六篇，桃夭，摺木，螽斯，麟之趾，鶉巢，何彼穠矣。

桃夭與鵲巢都是頌新娘的詩。但鵲巢僅描寫匿贈之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而桃夭則并致勤勉之詞。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故後者意義較前者爲更深遠。摻木一篇，方玉潤說是「祝所天」樂只君子，福履綏之。但我們不能斷定是女子的口吻，若與小雅中的鴛鴦對看，則這篇也許是頌新郎的。螽斯祝子女之多，宜爾子孫繩繩。今麟之趾，祝子女之秀。麟之子，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就文學的技術上看來，這兩篇都不高明，何彼穠矣，是贊頌女性美的。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這是以「華」喻王姬之色。因全文無言情分子，故不能列入戀歌。關於政治的詩，凡四：免置甘棠，羔羊及騶虞。甘棠是紀念召穆公的。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這一點已詳上文。免置是贊武官的。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羔羊是贊文官的。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這兩篇很易了解。但騶虞則誤解頗多。舊說以騶虞爲義獸，來比文王，真是不倫不類。詩云：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這顯然是寫畋獵的，與文王何涉？以上略述二南的

內容，最後我們要估計她在詩史上的位置。我們都知道孔丘曾經再三稱道二南。例如在泰伯裏說：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這裏是拿關雎來代表二南的。又在八佾裏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我們的情感不外哀樂兩種，詩歌表現這兩種情感，能夠不至過度，能夠恰如其分，便是上品。他又在陽貨裏向伯魚說：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孔丘這樣恭維二南，實在是獨具隻眼。我們以爲古代哲學家，只有三個人是真能懂得文學的：一是孔丘，一是朱熹，一是王夫之。他們說話不多，而句句中肯。不過孔丘的恭維，却生出惡影響來。一般腐儒以爲如此佳作，非文王時不能有，於是二南的真意義與真價值反被埋沒了。這且不去管牠，我們只問：爲何二南在三百篇中佔有特殊地位，而常爲人所稱道？我們以爲這是因牠所憑藉的音樂與風雅頌不同之故。現在分幾點去說明。第一，我們應該知道「南音」是一種特別的音樂。呂氏春秋音初篇說：禹巡省南土，塗山氏

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這種傳說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至少可證明東周時已承認南音的位置。左傳中也說到「南音」與「南風」：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與之琴操南音。（成公九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襄公九年）這可證明南音與北音是絕不相同的。□第二，我們應該知道南音遠勝於北音。說苑修文篇引孔丘向冉有說的話：夫先王之制音也，秦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戾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化之風，安樂樂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

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釋。紂爲北鄙之音，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這自然未必真是孔丘的話，但他說南音象生育是很對的。□我們若再三誦誦漢廣采芣等篇，有訓練的耳朵總能聽出音節之舒徐和緩，似含有無限樂觀分子在內。章潢說的好詩之在二者南，渾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融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感化育於其中也。這一段描寫二南的音節，真能深入顯出。我們因而聯想到御覽八十一引孔丘贊蕭韶的話：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這裏接連用七個比喻來描寫動人之深，很可移贊二南。

二南

【二南之時代與地點】二南一向附入國風內，合稱「十五」。我們已經證明這是錯誤的，所以二南當獨立研究。這一點在認識二南的真相上關係很

大。但還有關係更大的，那便是二南的時與地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我們的答案是：二南是東遷後的楚詩。這一點與舊說相差太遠，不能不略加說明。我們先說明二南是什麼地方的產品，其次再說明二南是什麼時候的產品。為讀者便利計，我們把二南二十五篇說及地名的字句錄後：(1) 在河之洲。(關雎)。(2) 南有樛木。(樛木)。(3) 南有喬木。(漢廣)。(4) 漢有游女。(同上)。(5) 江之永矣。(同上)。(6) 遵彼汝墳。(汝墳)。(7) 南澗之濱。(采蘋)。(8) 陟彼南山。(草虫)。(9) 在南山之陽。(殷其雷)。(10) 江有汜。(江有汜) 這裏所舉地名，最北是河，最南是江，其餘便是河與江之間的汝水漢水。詩中屢及「南」，即韓詩所謂南郡，亦在河與江之間。由此可知二南產生於現在的河南北部及湖北北部，完全是在楚民族的範圍以內。現在我們可以來討論二南的時代。因為二南常為孔丘所稱道，又位於三百篇之首，於是便加上「后妃之德」「文王之化」一派

謬話，而一般讀者便認牠們為文王時詩，偽禮書也。說牠們是最古的樂章。但我們仔細研究一下，知道這二十五篇中沒有一篇可以證明是文王時詩，並且沒有一篇可以證明是西周時詩。同時，可以證明是東遷後作的却有許多篇：(1) 汝墳。《崔述云：「此乃東遷後詩。『王室如燬』即指驪山亂亡之事。『父母孔邇』即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東都畿內。」(讀風偶識)。(2) 甘棠。此篇說及召伯。左傳史記均謂指武王成王時之召公奭，後人都承其誤而不知。我們知道解釋古書的方法，最好是拿本書中的文句來互相發明。詩三百篇中，召伯之名凡三見。一見於召南之甘棠，再見於小雅之黍苗，悠悠南行，召伯勞之。三見於大雅之崧高，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這裏都是指江漢征淮夷之召穆公虎，是宣王時人。又有召公之名，凡二見。一見於大雅之江漢，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再見於大雅之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這個召公，方是武王成王時之召公奭。我們看了這幾個例證，便知甘

棠之召伯，當然是召虎了，那能妄指爲召公？召伯立大功於南方，遺愛在人，故有甘棠之詩。召伯卒於何時，不可考；我們可假定與宣王崩時相近，約在西歷前七八零年頃。此詩必作於他死後，假定其距離爲十年，則是作於西歷前七七零年頃，恰當東遷之始。(3) 何彼穠矣——篇中有平王之謚，當作於桓王之時。舊說以「平王」指文王。章潢說：「若必指爲文王時，非特不當作正義，而太公尚未封齊，則齊將誰指乎？」所以，我們大胆把二南的時代從西周初年移後至東周初年。而且，我們拿文學史的眼光來觀察二南，也覺得牠非到東周不能產生。我們知道二南是楚詩，楚是個與周異源的新興民族（另詳）牠的文化程度遠在周民族之下。現存的楚詩最早者大約在紀元前五、六、七世紀（均另詳）那麼二南的時代怎麼會在東遷以前呢？

【二南密旨】一卷。舊本題唐賈島撰，議論荒謬，詞意拙俚，殆不可以名狀，島爲唐代名人，何至於此，此殆又僞本之重僞矣。

【二南遺音】四卷。清劉紹攸編。是編所錄皆清關中人詩。

【二南中之婦女文學】周南之詩十一篇，召南十四篇，共二十五篇。其中關於婦女問題者，周南有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蟋蟀、桃夭、采芣、漢廣、汝墳九篇，召南有鵲巢、采芣、采蘋、草蟲、行露、殷其雷、標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禮矣十一篇，共二十篇。今周南中舉芣苢一詩，召南中舉行露一詩。周南芣苢三章，列女傳以爲蔡人妻作。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死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采芣苢之詩。細味全詩，更凝神冥想，恍如一寬厚和平之女神，坐於曠大碧綠之宇宙中，輕移玉腕，緩緩而采採芣苢也。詩經中寫實文學之妙，往往如此。至若劉向列女傳所解，及韓詩「芣苢

傷夫有惡疾也。」（文選劉峻辨命論注引韓詩）以來，附會穿鑿，致後世數千年無復知其本來面目，詩經之不幸，亦詩人之不幸也。■召南行露三章，劉向以爲申人女作，列女傳之解此詩曰：「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鄭，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輕禮違法，不可以行。』夫家訟之於理，致之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以見志。」此亦附會之說。然讀其詩，可以知申女乃具有反抗性之一女子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其強項乃如此。爲男子者，無所施其技矣。」

【二奇緣】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二婚嫁使】福建流行俗曲（曲本調）鉛印本。

【二載小簡】二卷。所載一曰贅言錄，明戴豪撰，一曰筠溪集，戴顯撰。此本以兩人書簡各一卷，合爲一編，蓋摘錄於全集之中，而仍以原集標目，非其完本也。

【二范合集二種】四十二卷。有清歲寒堂刊本。

【二麓正議】三卷。明湯光烈及其子護所著也，其郡人艾璞合刊之。而以詩歌雜著及同時贈答之作各附載於後。

【二荷發誓】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二薇亭詩】一卷。宋徐璣撰。按璣字靈淵，爲永嘉四靈之二，其才分與徐照相近，故詩與照如出一手。有羣賢小集本，潘氏刊本四卷。

【二姑娘倒貼】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二姑娘倒貼】見倒貼條。

【二姑娘倒貼】蘇州流行俗曲。木刻本。

【二姑娘僱驢】一名王小赶脚。北平流行俗曲。十不閑。鉛印本。

【二姑娘害相思】一名紗窗外。蘇州流行俗曲。哈哈調。崇本堂木刻本。

【二姑娘治病】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

【二姑娘十二個月】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二姑娘回家】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

【二老堂詩話】一卷。宋周必大撰。是書論詩之語，

凡四十六條，所論多主於考證，頗為精審。有津逮本，歷代詩話本，益公全集本。

【二黃】⁴⁴⁸初盛行於湖北黃陂，漸傳至湖南廣東等處，遂被稱為湖廣調。在最初的湖廣調，不過只是一種極自由的牧歌式的曲調，並無所謂二黃西皮之說，後來湖廣調受了安徽調的影響，遂變成現在的二黃，由安徽流傳到北京，便變成了京二黃。因徽調中的「高撥子」腔，只有二黃絃，故名。又有一部分湖廣調受了秦腔——又名梆子腔——的影響，秦腔只有西皮絃，便變成西皮。京戲的樂曲，即以皮黃為主，因皮黃所用的腔調是兼容並收，不限一種，他能容納各種的腔調，所以能取崑曲而代之。□清代自乾隆以後，舊有的傳奇，日漸消沈，而新興的皮黃則大見發達。因崑曲的死板不靈，詞句的幽深難懂，不為一般民眾所歡迎；新興的皮黃，文詞俚俗最易了解。作者大都不是咬文嚼字的文人，所以寫來多近自然，如打魚殺家，捉放曹，馬前潑水，武家坡，玉堂春，花田錯等，都是極雋妙的作品，自有其藝術上的價值，不

可以其俚俗，而抹殺的。近年又有新的歌舞劇和話劇由西洋輸入中國，將來二黃的地位是否和從前崑曲一樣的被人取而代之，就要看二黃自身的掙扎力如何了。⁴⁴⁸

【二黃先生詩草】一卷。清瑞安黃紹箕等撰，楊嘉輯。有石印本，在墨香籙叢編內。

【二樹山人寫梅歌】一卷。清會稽童鈺撰。有原刊本。⁴⁴⁹

【二林居堂集】二十四卷。清彭紹升撰。有光緒七年刻本。⁴⁴⁹

【二如居贈答詩】二卷。附詞一卷。清錢塘汪鈺撰。有光緒振綺堂刊本。⁴⁶⁴

【二如居贈答詞】一卷。清杭州汪鈺撰。有光緒振綺堂刊本。附二如居贈答詩後。⁰⁷

【二娛小廬詩鈔】五卷。附詞鈔二卷。清長洲尤維熊撰。有嘉慶刊本。⁴⁶³

【二娛小廬詞鈔】二卷。清長洲尤維熊撰。有嘉慶刊本。附二娛詩鈔內。⁰⁷

【二槐草存】清王翊撰。天崇之間，詩歸盛行，人沿竟陵流派，翊毅然獨尚唐音。

【二楊遺集四種】四卷。清德清蔡震撰。有光緒二十一年排印本。

十一年排印本。

【二姐做夢】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

【二格媽媽】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二妙集】十二卷。明萬士和編。初唐順之選。漢魏

至明之詩爲二妙集，蓋取陳獻章論詩法與理俱妙之語，士和受業於順之，因敵其中七言律詩七言絕句二體，又益以順之七言律詩一卷，共爲十二卷。順之長於古文，至詩道則全然不解，持論以談理爲宗，尤不可與口舌爭。

【二妙集】八卷。金段克己段成己自編。是編爲段成己克己兄弟詩集，趙秉文愛其文章，嘗稱曰二妙，因以爲名。元泰定四年殿輔刊行，有後跋，明成化辛丑賈定補刊本，詩詞雜俎本，元刊本。

【二東詩草】清王術鑑撰。

【二曲集】二十二集。清李容撰。皆其講學教授之

語，或出自著，或門弟子所輯，其第十六至二十二卷則容所著雜文也。

【二思齋詩鈔】六卷。清香山何文明撰。有光緒重刊本。

【二雅】詩經大小雅合計約一百零五篇，始於成康之世，至東周初年而絕，以西周末年的詩爲最多。每篇時代很難考，茲將可考知的幾篇列後：（1）常棣——周語引篇中「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二句，說是「周文公之詩」，故知作於成王時。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又以爲召穆公所作，不知孰是。崔述以爲穆公之說較勝（參看豐鎬考信錄），故定爲宣王時詩。（約當西歷紀元前八零零年左右）（2）采芣——說見下（3）出車——此篇及采芣均征玁狁之詩，字句又相似，大約是同時作的。史記匈奴列傳引篇中「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爲襄王時詩。但詩中說及南仲，漢書人名表列入厲王朝，二說不知孰是。然就常武「南仲大祖」一句看來，似以厲王之說較勝。

（約當前八五零年左右）（4）六月——史記匈奴列

傳引篇中「薄伐獫狁，至於太原」二句爲襄王時詩。但詩中說吉甫與張仲，漢書人名表均列入宣王朝。然就蒸民、崧高看來，吉甫與仲山甫及申伯同時。史記周本紀說仲山甫是宣王時人，申伯又是宣王之舅，故宣王之說較勝。（約當前八零零年左右）（5）采芑——此篇敘方叔南征，後漢書南蠻傳說「宣王中興，乃命方叔伐蠻方」，故知是宣王時詩。（約當前八零零年左右）（6）車攻——篇中說及甫與敖兩地名，鄭箋說是「鄭地」，就「徂東」及「東有」的方向看來，此時似尚在豐鎬。舊說認爲宣王時詩，尚無大謬。（約當前八零零年左右）（7）吉日——詩中說及漆沮之水，可見亦在東遷以前所作，故不妨依舊說假定爲宣王時詩。（約當前八零零年左右）（8）節南山——詩中說及大師尹氏，尹氏卒於魯隱公三年，即平王五十一年，就「亂靡有定」等句看來，此詩大約作於平王初年（約當前七七零年左右）（9）正月——詩中有「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之句，可知與節南山同時。（約當前七七零年左右）（10）十

月之交——從篇中所紀日食推之，可證此詩作於幽王六年（前七七六年）（11）雨無正——篇中有「周宗既滅」及「謂爾遷於王都」之句，可知與正月同時（約當前七七零年左右）（12）巷伯——此詩爲寺人孟子所作，漢書人名表列孟子於厲王朝，故知是厲王時詩。（約當前八五零年左右）（3）魚藻——篇中有「王在鎬」句，可見是西周之詩。（前十九世紀）（14）都人士——方玉潤云「曰彼都，曰歸周，明是東都人指西都矣」（詩經原始）大約作於東遷之初（約當前七七零年左右）（15）黍苗——此詩敘召伯營謝之事，據崧高知在宣王時。（約當前八零零年左右）（16）文王——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姬旦所作，在成王時，不知確否。（約當前一一零零年左右）（17）大明——此詩有武王之謚，故知作於成王時或成王以後（前十一世紀）（18）下武——此詩言「三后」且有成王之謚，約作於康王時。（約當前一零七零年左右）（19）文王有聲——此詩有武王之謚，故知作於成王時或成王以後。（前十一十

世紀)(20)抑。楚語云：「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執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此可證此詩作於宣王時(約當前八零零年左右)。

(21)桑柔。左傳文公元年秦穆公引此詩為芮良夫作。漢書人名表列於厲王朝，故知是厲王時詩(約當前八五零年左右)。(22)崧高。此詩敍召伯定申伯之宅之事，為尹吉甫所作，故知係宣王時詩(約當前八零零年左右)。(23)烝民。此係尹吉甫贊仲山甫詩，故知作於宣王時(約當前八零零年左右)。(24)韓奕。韓媾為汾王甥(汾王即厲王)，漢書人名表又列蹶父於宣王朝，故知係宣王時詩(約當前八零零年左右)。(25)江漢。此詩敍召虎征淮夷之事，故知作於宣王時(約當前八零零年

左右)。(26)常武。詩中說及程伯休父，漢書人名表列入宣王朝，又有皇父，即十月之交中的皇父，漢書人名表列於幽王朝。崔述說宣王時亦有皇父，則以宣王時作為妥(約當前八零零年左右)。(27)瞻印。詩中有「哲婦傾城」句，大約指褒姒與正月同時(約當前七七零年左右)。以上各篇的時代是可以考知的，約占全體十分之三弱，其餘便無從知道。二雅中既有過半數的時代不可考，我們便不得不分類來研究。二雅包含大雅與小雅兩部分，這便是最妥當的分類。近來常常有人鄙棄詩經中原有的類別，以為雜亂無章，其實牠們本不以內容作標準，牠們是拿音樂來分的。樂記引師乙的話：「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左傳記季札觀樂，對於小雅說：『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對於大雅却說：『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這都可證明大小雅音節之互異。崔述說：『過西周盛時，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這又可見大小雅在時代上還有前後的不同。因此，我們應用原有

的大小之分，并且先速大雅，次速小雅。

【二劉】宋曾王同時，又有二劉者。劉敞、劉放兄弟，同登慶曆年進士，於歐陽修亦爲門下士。敞之文湛深經術，具有本源，朱熹稱其「氣平文緩，乃自經書中來比之蘇公，有高古之趣」。敞與兄齊名，司馬光修資治通鑑，自辟所屬，極天下之選，而任史記前後漢書者敞也。朱熹嘗稱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禮，亦復稱之」。歐陽修爲劉敞作墓誌，稱其「立馬御坐，一揮九制，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劉敞亦以文辭敏贍稱於時云。

1010。——1010。
【二陸】詩品所稱二陸指吳郡陸機、陸雲兄弟，兩人齊名，而其實弟不及兄。陸機字士衡，曾爲晉平原相；陸雲字士龍，曾爲晉清河守，都是吳大司馬陸抗底兒子。吳亡以後，兄弟同往洛陽，去見張華，張華早聞二陸底聲名，見面以後，跟舊相識一樣，曾說「克吳之利，不如獲二俊」。足見名重當時了。後來兩人都被成都王穎所殺。陸機作品很多，詩賦以外，更有演連珠五十篇。詩品把他底詩列入上品，說他其源

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嚙英華，厭飲膏澤，文章之淵泉也。然而他底作品，不但不及陳思，而且跟鄴下七子和稽阮二人又有不同。所謂「才高辭贍，舉體華美」，長處在此，短處也。就在此了。大約兩漢文人，詩不多作，而作詩注重內容，建安正始，文人篇什漸多，辭華漸富，但仍以內容爲重，還有兩漢遺風。入晉以後，風會所趨，便成偏重辭華的傾向，而陸機和潘岳，就是那個時代的代表。所以陸機所擬的漢代樂府和古詩，都不像原詩底質樸。其中如日出東南隅行一篇，多用聯排，更絕非漢人面目了。陸雲所作，存者以四言爲多，雖然才不及兄，而偏重辭華，也跟乃兄相似。論理，二陸是吳名將後裔，家邦顛覆，身爲降虜，應該有麥秀黍離一類的憂傷哀怨之音，但集中除與弟清何雲和答兄平原兩篇以外，說起破國亡家之痛的絕少，比起作詠懷詩的阮籍來，真是相去太遠了。

1013
【二陸集】三卷，長白山人集二卷，明陸之箕撰。南

門續集一卷，其弟之表撰。其合二集而刻之，則蕭奇動也。

【二月子二來三月柳兒三】北平流行俗曲。寬裳續譜木刻本。

續譜木刻本。

【二月春光】北平流行俗曲。智壽齋抄本。

【二月春光】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二月春光】北平流行俗曲（剪靛花）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音選鉛印本。

【二月春光實可誇】北平流行俗曲。寬裳續譜木刻本。

【二周集三種】四卷。清江陰金武祥編。有光緒刊本。

本。

【二閣記】一本。明王廷訥撰。傳奇。

【二八佳人】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二八榮府】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二翁詩集二種】二卷。清人所編。有排印本。

【二鐵先生】廣州流行俗曲。石印本。

【二知軒詩鈔】十四卷。續鈔一卷。清定遠方濬頤撰。有同治廣州刊本。

【二鄭駢文】宋代賦體，大致以理為勝，而其科場取士，亦以經術為主。至於劉攽之擬騷，湯侃、周邦彥之擬漢世不多見，甚至所用四六，亦成為游揚功德，頌述廟堂之具。皇祐五年，帝御崇政殿，試圍丘象天地賦，安陸鄭獬進士第一，第一不過頌揚得體，而求所謂唐賦之盛者，美辭以合律，酌雅韻以成篇，殆成絕響矣。然毅夫固俊邁不羣，絕非舊軌之所能拘者，觀其初舉國子監第五人，其謝啟云：「李廣才氣，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自負固不凡矣。然應制之作，能博帝君之一粲者，亦屬難得。先是天聖初試雲瑞紀官賦，宋郊一、李靖臣二、鄭戩三、高若訥四、曾公亮五。戩知長安表云：「聽嚴城之鐘鼓，未卜何辰，植勁節於雪霜，更觀晚歲。」上稱誦者數四，曰戩氣識並毫，朕將用之為相，以文字受知如此，其尤異者。宋史藝文志，盧肇進海潮賦，敕曰：「窮測海潮，出於獨見，徵引有據，圖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

之惑，其賦宜宣史館。」夫賦而宣史館也，此亦歷史中絕無僅有者矣。⁸⁸²

【二竹齋詩鈔】六卷。清虜施張井撰。有道光刊本。⁸⁸⁷

【二餘詩草】二卷。清中江李心耕撰。有原刊本。

【二堂審子】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三度林英】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木刻本。¹⁰¹⁰¹

【三度林英】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

【三度林英】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⁰⁰⁴

【三文兩撲】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⁰⁰⁶⁰¹

【三言】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及醒世恆言

的總稱。現存的京本通俗小說全部八種及清平山

堂等所刻單本話本的一部分皆被編入。編者馮夢

龍（？——一六四六）字猶龍，一字子猶，長洲人。崇禎

時官壽甯縣知縣，明亡殉難。所居曰墨憨齋，嘗刪訂

明人傳奇若干種，且更易名目，總名曰墨憨齋定本

傳奇。又著有七樂齋稿，編有智囊補、譯概；等。他除

增補平妖傳外，他人託名的有海烈婦百煉真傳十

二回，鼓康熙初年徐州海烈婦事，編有古今列女傳

演義六卷，凡一百十則，除採列女傳外，明代名婦故事及海烈婦事都被採入。上列三書，都是平話體。他又曾勸沈德符以金瓶梅錄付書坊刻板發行，卒未如願。喻世明言凡二十四篇，她的前身實為古今小說。古今小說凡四十篇，和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無一篇重複，且篇數同樣為四十。喻世明言則取古今小說的二十二篇，警世通言的一篇，醒世恆言的二篇編成，實不能獨立為一書。又有覺世雅言，有緣天館主人序，說隴西茂苑野史家藏小說甚富，有意矯正風化。故授之賈人，則似完全翻印舊本，惜不知茂苑野史為誰。全書共八篇，其中一、五、七、八四篇，醒世恆言中亦有之；二、四兩篇，喻世明言亦有之；第三篇則為初刻拍案驚奇所有，第六篇不詳所本。此書或即古今小說的前身，或係坊賈雜集他書而成。現在還沒有有人考定。三言中除前述宋元人所作外，所收明人話本確有不少。在古今小說中，比較顯明的有卷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文中有明代地名湖廣；卷二陳御史巧勘金釵鈿，所述官制皆為明制。卷十

滕大尹鬼斷家私，有「話說國朝永樂年間」字樣；卷十二衆名姬春風吊柳七，敘柳耆卿與妓女謝玉英事，其故事與清平山堂所刻說江樓記不同；卷十三張道陵七試趙昇，以唐寅一詩起；卷十四陳希夷四辭朝命，其風格絕類明末人的擬話本；卷十六范巨卿雞黍死生交，風格亦爲明末人的擬話本；卷十八楊八老越國奇逢，敘元代事，但形容倭患甚詳；卷二十二木綿巷鄭虎臣報冤，觀其引張志遠詩及議論，當作于明代；卷二十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引鄭元和唱蓮花落事；卷三十一閻陰司司馬貌斷獄，所敘較元刊三國志平話爲詳；卷三十二遊鄴都胡母迪吟詩，當作在雜劇東甯事犯之后；卷三十七梁武帝累修歸極樂，其風格似明人；卷四十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其主人翁即爲明人；尚有卷五窮馬周遭際賣鍾媪，卷六葛令公生遺弄珠兒，卷七羊角哀捨命全交，卷八吳保安棄家贖友，卷九裴晉公義還原配，卷十一趙伯昇茶肆遇仁宗，卷十七單符郎全州佳偶，卷二十臨安里錢婆留發跡，卷二十三張舜美

元宵得麗女，卷二十五晏平仲二桃殺三士，卷二十八李秀卿義結黃貞女，卷二十九月明和高度柳翠，卷三十明悟禪師趕五戒，卷三十四李公子救蛇獲稱心等十四篇，其時代雖不可考知，但不是宋人所作，却大略可以確定；或元或明，不可臆測。惟其中大部分，若斷爲明作，似較爲近理，像卷七羊角哀，卷八吳保安，卷九裴晉公等，都是具有很濃厚的近代的擬作的氣息的。警世通言中的明人作品，有卷十一蘇知縣羅衫再合，卷十七鈍秀才一朝交泰，卷十八老門生三世報恩，卷二十二宋小官團圓破氈笠，卷二十四玉春堂落難逢夫，卷二十六唐解元一笑姻緣，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卷三十四王嬌鸞百年長恨，卷三十五況太守斷死孩兒，以上皆敘明世事；卷二十一趙太祖千里送京娘，文中有「因遭胡元之亂」語；卷三十一趙春兒重旺曹家莊，官制地名皆屬明代。此外除去宋元所作，所餘十三篇，亦大都爲明代作品，如卷五呂大郎還金完骨肉，文中用「江南」一地名，卷六俞仲舉題詩遇上皇，引

風月瑞仙亭作入話；卷二十五桂員外途窮懺悔，開端有「話說元朝大順年間」語，似爲明人口氣。卷二十八白娘子永鎮雷峯塔，較宋話本西湖三塔加詳；卷四十旌陽宮鐵樹鎮妖，即單行本題「鄧志謨撰」的鐵樹記，文字幾全同。這五篇也灼然可知爲明人之作。餘如卷一俞伯牙捧琴謝知音，卷二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卷三王安石三難蘇學士，卷九李謫仙醉草嚇蠻書，卷十五金令史美婢酬秀童，卷二十三樂小舍拚生覓偶等六篇，就其風格而論，也可知大約皆爲明人所作。惟卷二十九宿香亭張浩遇鶯鶯，除了開頭數語外，全篇皆爲文言，實是一篇傳奇文，其著作時代很難定；但像這類的傳奇文，明代也產生得不少。醒世恆言最爲後出，故所收以明人之作爲最多。其中如卷十劉小官雌雄兄弟，卷十五赫大卿遺恨鴛鴦繡，卷十六陸五漢硬留合色鞋，卷十八施潤澤灘闌遇文友，卷二十張廷秀逃生救父，卷二十一張淑兒巧智脫楊生，卷二十七李玉英監中訟冤，卷二十九盧大學詩酒傲公侯，卷三十五徐

老僕義憤成家，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報仇，所敘皆明代事，當然爲明人所作。餘如卷三賣油郎獨占花魁，鼓及掛枝兒小曲；卷九陳多壽生死夫妻，說起「國朝曾榮狀元，應制詩做得甚好」；卷十九白玉娘忍苦成夫，有「淮東地方已盡數屬了胡元」語。這三篇也是明代作品。此外，像卷一兩縣令競義婚孤女，卷二三孝廉讓產立高名，卷五大樹坡義虎送親，卷七錢秀才錯占鳳凰俦，卷十二佛印師四調琴娘，卷二十二呂純陽飛劍斬黃龍，卷二十五獨孤生歸途鬧夢，卷三十李沂公窮邸遇俠客，卷三十二黃秀才繳靈玉馬墜，卷三十七杜子春三入長安，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燒寶蓮寺，卷四十馬當神風送滕王閣等十二篇，也都一望可知爲後來的擬作。惟卷四灌園叟晚逢仙女，卷八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卷十一蘇小妹三難新郎，卷二十六薛錄事魚服證仙，卷二十八吳衙內鄰舟赴約，卷三十四一文錢小陳造奇冤，卷三十八李道人獨步雲門等七篇，時代頗不易斷定。

【三言詩繼起者】三言詩的繼起者，除郊祀歌外，簡直沒有不得已，勉強以蘇伯玉妻（失其名）盤中詩當之，然亦有五句七言雜在末段，並非純體。玉台新詠以此詩爲晉人之作，故於列傳玄之後，然而各本則皆認牠是漢詩，故徐氏說亦不可靠。至如陳玉父刻玉台新詠和王千秋八代詩選之皆以爲傳玄所作，真是大錯特錯了。盤中詩辭如下：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雀，常苦飢，吏人婦，會夫稀。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嘆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中帶，長相思，君忘妾，未之知。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蘇，字伯玉，人才多，智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觔酒百斟，令君馬肥麥與粟。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何以謂之盤中詩呢？故事云：一伯玉出使蜀，久不歸，其妻思念之，因作詩寫之盤中，屈曲成文，故曰盤中詩。觀其詞意迴環之妙，似機警而帶談

諧，亦是難能而可貴者矣。前人稱其詩爲絕作，固亦不是過譽之辭。¹¹⁰⁰⁹

【三言一偈】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⁰⁰⁶⁰¹

【三京下書】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⁰⁰⁹

【三試項福】二本。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龍圖公案之十二。

圖公案之十二。

【三詩合編】三卷。清黃光岳編。是編合刻其鄉吳學詩黃鑑李堅三人之詩。⁰⁴

學詩黃鑑李堅三人之詩。

【三至彭門詩草】清乾隆間鰲圖撰。¹⁰¹⁰⁴

【三五七言格詩】李白以三五七言命題，其詩則三五七言俱備，亦詩中之一格也。其詩云：秋風清。秋

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

時此夜難爲情。

時此夜難爲情。

【三元記】明沈受先撰。受先字壽卿，里居事蹟無

所考，年代亦不詳。此劇編在六十種曲本中，今尚存

一在江夏地方，住着一個很有錢的人，名叫馮商。馮

商做人很慈悲，好施陰德，逢着落雪日，想起窮人的

苦楚，因此凡有來借錢的，無不快諾。其中有一個名

叫王以德的，妻有美色。豪民某欲圖之，陷以德於獄。以德的妻打算賣身救夫，商之馮商，馮商與以金使救夫出獄，並給旅費，令夫婦往河南營生。又一日風水先生來，和馮氏同去，堪輿馮親自己祖墳上有人，在砍樹，故意遠遠地驚走其人，深恐在近處認識他的臉孔，反覺不好。其對人的仁心，大抵都是這樣。馮商無子，適欲經商赴京師，妻金氏叫他，在京師買一個年青的妾回來。馮商允諾。至京，有一個曾做過運使名叫張祖的，以補償官金，銀子不足，不得已出賣自己的女兒買的人，即是馮商。合昏之夜，馮商查知她的家世，不忍叫她居妾的地位，遂叫她歸去。並且不要她還自己的身價。後來馮由京師歸家，路過河南，歇在一旅舍裏。旅舍的老板，即是他以前所救的，王以德夫婦。夫婦感舊恩，待他非常好。他經過祥符縣，在旅舍的枕下，發見一注大金，原來這即是前夜歇在這店裏的客人遺下的，馮因此故意停留此地，等那一個失金的客人來，果然過了一天，有一個賣藥的商人，匆匆地跑來，原來這藥客從京歸家，遺金

在此地，馮將金返還之，並不受他的謝，那人感激不盡。他過襄陽縣，逢着一個馬夫失了自己的馬，看見馮商所騎的這匹馬，很像自己的，因而問他。他不和那馬夫爭辯，即將自己的馬給予馬夫。自己徒步到家中，到家後，他把沿途的情形，告訴自己的妻子。妻子認爲這是積的陰德，以後必有好報。果然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取名馮京（這中間還有各處的土地神，奏請玉皇大帝，說馮商行善，所以玉皇賜他一個文曲星等等的荒唐話，荒渺無稽）。後來馮京長成，連中三元，娶承相當彌的女兒爲妻。富弼的夫人，即是張運使之女。馮京的傳載在宋史，連中三元，俱係事實。惟他的父親，是不是做過許多陰德，誰也不知道。雖鶴林玉露及不可錄中也寫着同樣的故事，但這都不見得十分可靠。所謂善惡報應之說，在這以前的中國人，確是非常相信的。其實，不過是些無稽之談罷了。科學發達的現在，這種思想，早應該完全消滅。

【三元記】雲南流行俗曲。榮煥堂木刻本。

【三元記】河南流行俗曲。(鼓兒詞)木刻本。

【三元記】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三元傳】六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泰山堂木刻本。

堂木刻本。

【三元傳鼓詞】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錦章書局石印本。

印本。

【三元報】一本。清唐英撰。傳奇。

【三元四子】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更月照】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三更月照】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三更月照湘簾外】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三百六十骨節】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百篇】即詩經。

【三晉記】一本。明胡文煥撰。傳奇。文煥號全庵，錢

塘人著述甚富，刊有格致叢書。

【三晉遊草】一卷，劍溪文略四卷。清寶應喬億撰。有乾隆原刊本。

【三不可】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

【三巧傳】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三巧全傳】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三張】太康年間著名的文學家，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梁代鍾嶸詩品曾指為文章之中興，三張或以為指張載、張協、張亢兄弟三人，但詩品中不列張亢，而張華列於中品，可知三張之一實指張華而言。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曾為侍中，被趙王倫所殺。詩品說他其體浮豔，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所以他雖負盛名，比張載略高，而

兩人都不及張協。張載字孟陽，曾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張協字景陽，曾為河間內史，微為黃門侍郎，不就。

兄弟齊名，都是安平人。詩品說「孟陽詩遠慚厥弟」而稱張協為「曠代高手」，所以張協實為三張中的冠冕。

【三頂戴】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 【三登樂院公狗兒】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¹²¹
- 【三孤慘】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¹³⁴
- 【三恥齋初稿】六卷。清新建吳坤修撰。有同治半畝園刊本。¹³³
- 【三聘孔明】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¹⁵
- 【三硯齋詩勝】一卷。附瘦鶴軒詞二卷。清丹徒趙彥修撰。有光緒八年刊本。¹⁶
- 【三羣頭】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¹⁷
- 【三秀齋詩鈔】二卷。清丹徒鮑之芬撰。有刊本。在京江鮑氏課選樓合稿內。²⁰
- 【三秀齋詞】一卷。清丹徒鮑之芬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⁰⁷
- 【三上轎】河南流行俗曲。木刻本。²¹¹
- 【三徑草堂詩鈔】清光緒間蔣師軾撰。²¹²
- 【三鼎爵】一本。無名氏撰。傳奇。²²²
- 【三鼎爵】一本。無名氏撰。傳奇。⁶
- 【三鼎甲】一本。無名氏撰。傳奇。²²⁷
- 【三出舍】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²²⁷
- 【三出舍】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宋官本雜

- 劇亦有此名，當是一本。²³²³⁴
- 【三伏未盡】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²³²³⁴
- 【三伏未盡秋來到】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²
- 【三獻身】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²³²³⁴
- 【三代文學】見夏文學商文學周文學等條。²³²⁴
- 【三戲五更】北平流行俗曲。清雲書坊木刻本。²³²⁵
- 【三台文獻錄】二十三卷。明李時漸編。是編採訪台州一郡往哲遺文，分類選錄，自唐迄明嘉靖。²³⁶
- 【三台詩詞錄】三十四卷。清太平咸學標編。有嘉慶元年刊本。⁰⁴
- 【三俠五義】清光緒五年時，便有三俠五義小說流行在社會上。著者名石玉崑，或是假名。凡是寫這一類書，都有一定不移的章法。書中總要一個清官忠臣，做他的骨幹，便有許多俠客豪士，替他在街市村落中私行察訪，除暴安良，建功立業。三俠五義一書，便拿包拯為骨幹。他官做到龍圖閣學士，

所以一般人都稱他爲包龍圖。——宋史包拯傳說：「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訴訟不得徑進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因這一段文字，便使後人敷衍成數百萬字的俠義小說，後來民間的傳說，愈出愈奇，竟說包拯一人兼管陰陽兩界的訟事，「日斷陽事，夜斷陰事」。幾乎在下等社會中，是衆口一詞的。在下乘的佛教中，又說包拯死去，做了陰世裏第五殿的閻羅種種神話，不言可知。是附會出來的了。包公案的傳說，在北宋時已有，到元朝時，便採納敷衍成雜劇。——內中最有名的，是「斷立太后」及「審烏盆鬼」兩案。到了明朝，便有龍圖公案一書出現。——又名包公案。——書中記包拯斷奇案六十三事，文字雖是粗俗，但種種都是寫三俠五義極好的小說材料。——三俠五義第一卷，便寫宋真宗有劉姓李姓二妃同時得胎，真宗便約定生子的，便立爲皇后。劉妃便與太監郭

槐秘密設計，待李妃果生子，便把一隻剝去皮的死貓去換得嬰兒，又將嬰兒交與宮人寇珠，命他將嬰兒縊死，拋在水裏。寇珠心中不忍，便暗地抱着嬰兒去交給陳林寄養在八大王家裏，假說是八大王的第三子。那劉妃又在真宗前進讒言，逐去李妃。後真宗死，未有太子，八大王的第三子，便即皇帝位，便是仁宗皇帝。後包拯以龍圖閣學士兼任開封知府，在窮苦人家，尋得前姓李的妃子。——便是仁宗皇帝的生母。——包拯便斷令太后還宮，仁宗母子重得相見。所謂「狸貓換子」故事，現在無論男女老小，都是知道的。至於烏盆鬼的事，依三俠五義中說，有蘇州人劉世昌做緞匹買賣的，賣得銀錢回家，路過造盆罐的趙大家中去投宿。誰知趙大家害了劉世昌的性命，劫了劉世昌的銀錢，又將劉世昌的屍骨燒化成灰，拿骨灰和泥燒成烏盆。後來這個盆兒落在張別古手中，鬼便在盆兒裏說起話來了，把自己被趙大謀死的情形完全說出來，要趙大替他去看狀。告在包拯案下，包拯審問明白盆鬼的冤屈，便去捉了趙大

來抵罪——這便是現在平劇中的烏盆計——書中寫張別古告狀一段道：「老頭兒爲人心熱，一夜不曾合眼，不等天明爬起來，挾了烏盆，拄起竹杖，鎖了屋門，竟奔定遠縣而來。出得門時，冷風透體，寒氣逼人，又在天亮之時，若非張三好心之人，誰肯冲寒冒冷，替人鳴冤。及至到了定遠縣，天氣過早，尚未開門，只凍的他哆哆嗦嗦，找了個避風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氣多時，身上覺得和暖。老頭子又高興起來了。將盆子扣在地下，用竹杖敲着盆底兒，唱起什不閑來了。剛唱到『八月中秋月照台』句，只聽得一聲響，門分兩扇，大爺升堂：「這種用筆，正如俞曲園先生所贊嘆的話，「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甕甕有聲，聞中着色，精神百倍。」——見俞曲園序文——但俞曲園又嫌他第一卷書中「狸貓換子」太不近史實，便又根據史書另撰。第一回三俠五義的定名，原因書中有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蘭丁兆

蕙，稱爲三俠，又有鑽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等，稱爲五義。——又因這五人的綽號，都有一個鼠字，所以又稱五鼠。——這一羣，原是縱橫江湖的大盜，便是皇宮中的財物，他們也常常要去盜劫。後因包拯的人格感化了他們，便先後投誠，願爲賢長官出力，除暴安良。後有襄陽王趙珣造反，把他同黨的名冊去藏在冲霄樓中。五義士協助巡按使顏查散，在四處探訪，白玉堂才身入冲霄樓去盜取名冊，便陷落在銅網陣中死去。但俞曲園認爲三俠的名稱，與事實不符，雙俠明明是兩人，又稱小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仲元，三人成了七俠，便把書名改成七俠五義。三俠五義全書的結構，以及他所分配的事實，不免幼稚而太近於理想。雖他前半部書是全在包公案中採得材料，後半部書却努力去描寫一班江湖好漢的俠義行爲。他們的理想，雖是簡單，行爲雖是粗暴，但寫來也恰到好處。尤其是描寫白玉堂蔣平智化艾虎四人，最肯出力，四人中更以寫白玉堂爲最好。他寫

白玉堂，全用倒敘法，在三十二回裏，寫一個「頭戴一頂開花儒巾，身上穿一件零碎藍衫，足下穿一雙無根底破皂靴，頭兒滿臉塵土。」到三十七回上，方才說出這個便是白玉堂。寫白玉堂的個性，處處表示出他是一個驕傲狠毒好勝輕舉妄動；等壞脾氣。雖然凡是稱爲江湖上好漢的，都有這個壞脾氣。因這個壞脾氣，所以所謂好漢的，往往都沒有好結果。白玉堂也不能例外。書中說白玉堂死在銅網陣裏的慘狀，被亂刀砍死，被亂箭射的一猶如刺蝟一般：血噴淋漓，漫說面目連四肢俱各不分了。但寫智化又是不同了，他是一個有智謀的人，二百十二回中，智化說道：「賢弟不知凡事別了，身臨其境，就得搜索枯腸，費些心思，稍一疎神，馬脚畢露。假如平日原是你爲我爲我，若到今日你我之外，又有王二李四，他二人原不是你，我既不是你，我必須將你之爲你，我之爲我，俱各撇開，應是他之爲他，既是他之爲他，他之中決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能夠如此設身處地的做去，斷無不像之理。」這是何等膽

大細心的人。——蔣平與智化是一樣的人物。——至於艾虎雖是一個小孩子，胡適說他描寫得「粗疎中帶着機警爛漫的天真裏又帶着活潑的聰明。」這話是不错的。¹⁰³⁴

【三俠劍】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三借廬贅談】清金匱鄒弼撰。有排印本。

【三借窩貨兒】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借一貨驢】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借一卜】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借慕道六么】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告辭】（金石耀函之三）明善堂木刻本。

【三生傳】一本。明妓馬守真撰。傳奇。守真小字玄兒，又字月嬌，又字湘蘭，金陵人。

【三生果】一本。清李玉撰。傳奇。

【三生錯】一本。清西湖放人去村撰。傳奇。

【三多記】一本。一名慶豐年。無名氏撰。傳奇。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一卷。清陸隴其撰。是集爲其門人侯銓所編，凡雜著四卷，書一

卷，尺牘一卷，序二卷，記一卷，墓表志銘壙記傳共一卷，外集六卷，則哀其奏議條陳表策申請公移，而終之以詩，隴其行狀之類，亦并附焉。有清康熙辛巳刊本，乾隆中刊本，同治中刊本。

【三般尿】²⁷⁴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翻十二郎】²⁷⁶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三僧詩】²⁸三卷。三僧明人均不著其名。一曰二楞詩稿，一曰高松詩稿，一曰中峯詩稿。

【三宣牙牌令】³⁰¹⁰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三注香】³⁰¹¹雲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三家詩】³⁰²漢書藝文志云：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于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據班氏所言，三家之詩，咸非詩之本義，魯雖爲近，亦不得已之言。藝文志載詩四百一十六卷，除毛詩五十九卷外，三家

詩三百五十七卷，惟韓詩外傳六卷存（隋志十卷）則是亡者三百五十一卷矣！取韓詩外傳讀之，誠如班志所云：或取春秋采雜說，其他三百五十一卷之詩，攷其遺說，未必同于韓詩外傳。雖齊詩有雜記十卷，王先謙云：此蓋采雜說者，亦係推揣之辭。而于班志所謂或取春秋雜說者，終無明確之佐證。蓋班氏所云，係舉三家詩之全體言之，並非指三家詩中之一二種也。抑又有疑者，班志言三家詩，咸非本義，則是班氏必知詩之本義所在也。又云與不得已，魯最爲近，則是班氏必知魯爲最近之所在也。班氏既知詩之本義，而不明言本義之所在，即謂班志出于七略，而劉氏亦未明言。或謂毛公之學，班志未置評論，且云自謂出于子夏，以明授受之有淵源，則所謂三家，咸非本義，即據毛詩爲標準，因毛詩未立學官，博士悉習三家詩，未能明舉毛詩以違博士之所習，而其意旨則固已可見也。此言頗有理由，果否確論，尚未能定。惟有一語，可斷言者，三家詩之必非合于詩之本義是也。三家詩既不合于詩之本義，則後人

本三家詩之遺說，以駁毛傳者，可謂失所依據矣。□
 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齊魯
 詩之亡，其來已久。韓詩之亡略後，今則惟韓詩外傳
 存。所謂韓故，韓內傳，韓說，亦並佚矣。是三家之詩，齊
 最先亡，魯次之，韓又次之。顧其書雖亡，而其遺說時
 見於羣書之所徵引，宋王氏應麟據羣書所徵引者，
 輯爲詩考一卷，以存三家佚文。顧搜采未周，頗多漏
 略。至清范氏家相有三家詩拾遺，丁氏晏有三家詩
 補注，馮氏登府有三家詩異文疏證，阮氏元有三家詩
 詩補遺，陳氏喬樞有三家詩遺說考，數家之中，陳氏
 之書最爲豐富。喬樞本其父壽祺之學，壽祺爲阮氏
 元之弟子，既淵源之有自，復用力之頗勤，故其書極
 爲可觀也。□惟是搜采三家詩，有一事須先辨之極
 明者，即兩漢學之家法是也。三家詩既亡，今從羣書
 中錄而出之，使不明兩漢之家法，則本魯詩也，或入
 之于齊，本齊詩也，或入之于韓，惟深明兩漢之家法，
 知某氏之學授之于某，某氏之學爲某氏之所自出，
 匡衡習齊詩者也，師丹治詩師事匡衡，則凡匡衡等

之說詩者，皆可認爲齊詩之遺。孔安國習魯詩者也，
 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則凡史記之說詩者，皆可認
 爲魯詩之遺。王吉習韓詩者也，以詩論語授子駿，則
 凡王吉父子之說詩者，皆可認爲韓詩之遺。鄭康成
 治毛詩，而兼治三家詩者也，則凡鄭康成之說詩，與
 毛義相違者，皆可認爲三家詩之遺。家法既明，搜采
 始無誤入之處。陳氏之書，雖未免稍有誤入，然其大
 致，則固明于兩漢之家法者也。觀其三家詩敘錄，可
 知，而其三家詩遺說考，亦頗能明三家詩之源流，
 茲節錄于下。□魯詩遺說考序：漢書楚元王傳，元王
 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邱伯。文帝
 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
 詩。史記儒林傳，言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
 業者千餘人。是三家之學，魯最先出，其傳亦最廣。終
 漢之世，三家並立，學官而魯學爲極盛焉。魏晉改代，
 屢經兵燹，學官失業，齊詩既亡，而魯詩不過江東，其
 學遂以寢微。然而馬班三范史所載，漢百家著述所
 稱，亦未嘗無緒論之存，足以資攷證佚文，而采摭異

義，失在學者不能實事求是耳！宋王厚甫詩考，據鄭君儀禮士昏禮注引魯詩說，何休公羊傳注引魯詩說，及漢書文三王傳杜欽谷永傳注，續漢書與服志注，後漢書班固傳注，所引魯訓魯傳，採爲魯詩，疏漏尚多。其餘石經魯詩殘碑，惟取與毛氏異者，餘皆棄而不錄。顧魯詩今不傳，祇此殘碑，所有其文，當備載之，不宜取此棄彼也。按魯詩授受源流，漢書章章可攷，申公受詩于浮邱伯，伯者荀卿門人也，凡荀子書中說詩者，大都爲魯訓所本。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爲博士，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業，所習當爲魯詩。劉向父子世習魯詩，著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其所稱述，必出於魯詩無疑矣！白虎通引詩皆爲魯說，以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專掌問難，又出于魏應也。爾雅亦魯詩之學，漢儒謂爾雅爲叔孫通所傳，叔孫通魯人也，臧鏞堂拜經日記，以爾雅所釋詩字訓義，皆爲魯詩，允而有徵。熹平石經，以魯詩爲主，間有齊韓字，蓋敍二家異同之說，此蔡邕揚賜所奉詔同定者也，互證而參觀之，夫固可以攷見

家法矣。□齊詩遺說考敍：漢置五經博士，詩魯齊韓三家，並立學官。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已亡，是三家之失傳，齊爲最早。魏晉以來，學者匙有肄業習之者矣。宋王厚甫所撰詩攷，其于齊詩，僅據漢書地理志及匡衡蕭望之傳，與後漢書伏湛傳中語，錄入數事，寥寥寡證。間摭晁說之董彥遠說，往往持論不根，難以徵信。近世余蕭客范家相盧文弨王崧馮登府諸君，皆續有採輯，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于齊詩專家之學，究未能尋其端緒也！竊考漢時經師之學，以齊魯爲兩大宗。文景之際，言詩者，魯有申培公，齊有轅固生。漢儒治經，最重家法，學官所立，經生遞傳，專門命氏，咸自名家。詩分爲四，文字或異，訓義固殊，要皆各守師法，持之弗失。夫轅生以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而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始昌通五經，后倉事始昌，亦通詩禮爲博士，訖孝宣世。禮學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詩禮既同出自后氏，則儀禮及二戴禮中所引佚詩，皆當爲齊詩之文矣。鄭君本治小戴禮，注禮

在箋詩之前，未得毛詩，禮家師說，均用齊詩，知其所述，多齊詩之本義。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班固之從祖伯，少受詩于師丹，故叔皮父子，世傳家學，漢書地理志，並據齊詩之文。荀悅叔父爽師事陳實，實子紀傳齊詩，後漢書言荀爽嘗著詩傳，爽之詩學，太邱所授，其爲齊學明矣。公羊氏本齊學，治公羊春秋者，其于詩皆稱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治穀梁春秋者，其于詩亦稱魯也。董仲舒通五經，治公羊春秋，與齊人胡毋生同業，則習齊詩可知。易有京孟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尚書有夏侯洪範之說，春秋有公羊裁異之條，皆明于象數，善推禍福，以著天人之應，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喜即東海孟卿子，焦延壽所以問易者，是亦齊學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齊詩說。若夫桓寬鹽鐵論，以周南之免置爲刺義，與魯韓毛迥異，以邶風之鳴雁爲雅，文與魯韓毛並殊，又其顯然易見者耳。韓詩遺說考序：詩之有魯齊韓毛，猶春秋之有公穀鄒夾也，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其傳

不顯于世。詩則魯齊韓三家並立學官，家誦戶習，終兩漢之世，經師稱感極矣。自魏晉改代，毛鄭詩行，而三家之學始微。韓詩雖最後亡，持其業者蓋寡，惟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見于蜀志。張紘從濮陽閔受韓詩，見于吳書。崔季珪少讀韓詩，就鄭氏學，見於魏志。晉太原中，何遜治韓詩，研精文緯，見于華陽國志。此外恆不數觀焉。漢書藝文志，韓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詩說四十一卷，而隋書經籍志，祇載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書藝文志，則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然觀唐人經義及類書所引韓詩，要皆薛氏章句爲多。據後漢書儒林傳，言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又言杜樵少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疑唐書藝文志所載即此，故卷數與漢志不同。蓋韓故韓說二書，其亡佚固已久矣。他如趙長君詩細，世雖不傳，然韓詩譜二卷，詩歷神淵一卷，侯巴韓詩翼要十卷，具列隋志。是其書猶未盡佚。宋元以後，毛鄭詩亦復罕有專門，而韓詩之傳遂絕，其僅有存者，外

傳十篇而已。今觀外傳之文，記夫子之緒論，與春秋雜說，或引詩以證事，或引事以明詩，使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雖非專于解經之作，要其觸類引伸，斷章取義，皆有合于聖門商賜言詩之志也。況夫微言大義，往往而有，上推天人，性理明，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下究萬物情狀，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考風雅之正變，知王道之興衰，夫固天命性道之蘊，而古今得失之林耶。按陳氏三序于三家詩之源流，可謂言之明白矣。惟其中有當分別觀者，鄭康成未箋毛以前，本學三家詩，注禮所用者，米爲何家，無從分別，陳氏斷爲用齊，未免稍過。又班志明言三家，咸非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陳氏尊崇外傳，至謂天命性道之蘊，古今得失之林，亦語欠斟酌。要之三家已亡，陳氏搜采之豐富，足供吾人之參攷，而讀此三序，亦足略明三家源流之大概也。1171

【三家詩話】一卷。清南昌尚鎔編。有道光刊本，在持雅堂全集內。

【三家詞五種】⁰⁷六卷。清人編，有道光刊本。

【三家宮詞】³三卷。明毛晉編。三家者一唐王建，一蜀花蕊夫費氏，一宋王珪也。建爲宮詞之祖，花蕊夫人身列宮闈，王珪官居禁祕，故述所親見，有異於影響傳聞。有汲古閣本，原名三百宮詞，明新都黃氏重刊。宋本於蘭雪山居，四家宮詞本，錄君亭本，石印本。

【三字經五更】³⁰⁴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三字經五更】（與前種略異）濟南流行俗曲。義和堂木刻本。

【三字經告狀】²蘇州流行俗曲。崇本堂木刻本。

【三審郭槐】³⁰⁶三本。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一龍圖公案之十七。

【三審玉堂春】¹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木刻本。

【三官霸王】³⁰⁷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官霸王】³⁰⁸⁰⁶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寶柱】³⁰⁸⁰⁶字廷珪。色目人。以才學著名。嘗官浙省郎中。寫詩四句於門屏上云：「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技論，尤比于人易。」他的意思是在杜絕人家的請求，剛直可取。詩雖不佳，然是色目人本來面目。1028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二十卷，一百回。有明萬曆間精刊本，大型，插圖，步月樓本別題「映旭齋藏板」，係覆萬曆本，咸豐己未（一九年）廈門文德堂覆明本，中型，書二十卷，一百二十回，題三寶開港西洋記，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寫刻，馬隅卿藏，中報館排印本，不精。明羅懋登撰，題「二南里人著」。「閒閒道人編輯」懋登字登之，萬曆時人，里居未詳。這部小說的根據，是明史中一段：「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寶太監者也。永樂三年，命和及其儕王景宏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齋金帛，造大船，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攝之。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資。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蕃。故俗傳『三寶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云。」這固然是一種談史的作品，但他全書又不免假託神怪。一百回書中，第一回到第七回，寫的是碧峯長老

下生出家降魔的事。第八回到第十四回，寫的是碧峯長老與張天師鬥法的事。第十五回以下，雖寫鄭和掛印招兵西征，但也是得張天師與碧峯長老保護的一路，遇到災難，遇到妖怪，又靠神權解救。最後是鄭和收服了三十九國，都派使臣入貢。全書情節支離，文筆又低劣，祇因他敘說神怪的事甚多，所以得到一般社會的歡迎。——與封神傳有同樣的作用。——至於他所以寫成此書的動因，有他的序文說明：「今者東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鄭二公見也？」明朝自從嘉靖以後，常常受日本的侵略，但中國兵力薄弱，無法抵禦，民間怨恨國力的墮落，便寫成這部小說，借他吐吐氣。可惜他的文筆又壞，迷信又深，要吐氣却更使人悶氣了！

1034

311

【三潭印月】北平流行俗曲。（岔曲——西湖十景

之八）

312

【三顧茅廬】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32

【三洲】樂府辭曲西曲辭歌篇名。舊唐書二十九

三洲，商人歌也。古今樂錄三洲歌者，商客數遊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其舊辭云：「帝將別共來。」梁天監十一年，武帝於樂壽殿道義竟留，十大德法師設樂，教人人有問，引經奉答。次問法雲：「聞法師善解音律，此歌如何？」法雲奉答：「天樂絕妙，非庸淺所聞，愚謂古辭過質，未審可改與不？」敕云：「如法師語。」法雲曰：「應歡會而有別離，『帝將別』可改爲『歡將樂』。」故歌歌和云：三洲斷江口，水從宛窈河傍流。歡將樂共來，長相思舊舞十六人，梁舞八人。

【三洲詩贈】八卷。明沈淮撰。淮詩體格尚未成就，累句亦多。

【三洪傳】見玉石寶連傳條。

【三社爭賽】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祝記】一本。明王廷訥撰。傳奇。

【三祝壽】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三祖】中代的詩人們，大都是依附貴族的。建安時的七子或七子以外的作家，顯然是曹家所奏養

的門客。而曹氏一門，也是人才輩出；即就詩歌而論，實足以領袖當時而無愧。其中最著者，要推所謂「三祖陳王」。沈約在謝靈運傳論裏說：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注說：三祖——魏武帝、文帝、明帝也。「三祖」二字乃是文學史上的習語，王僧虔也說過「魏氏三祖風流可懷」（樂府詩集引）。

（陳王即曹植，另有專條。）
 曹操（西歷一五五——二二零年）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人。今安徽亳縣附近。本姓夏侯，其父夏侯嵩（曹嵩）爲漢費亭侯曹騰嗣子，送姓曹。他從二十歲舉孝廉到五十四歲爲丞相的三十餘年中，一切志願和事業都詳見建安十五年（二二零年）十二月的一篇「自傳式」的令。今據裴松之魏志注引魏武故事所載，節錄於後：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

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佈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臬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

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一段記事告訴我們這位詩人怎樣漸漸的平定羣雄而造成他一人專政的局面，比他人的敘述有趣的多了。後來，二一三年，進位魏公；二一六年，進爵魏王，立下他兒子丕篡漢位的基礎。二二零年正月，卒於洛陽，年六十六。他的著作有孫子略解一卷，兵書接要三卷，兵書要略九卷，兵法一卷，集三十卷，逸集十卷。詩之存者計二十三首，其中塘上行一首，究爲誰作尚不可定。他的詩全是樂府。裴松之魏志注引曹瞞傳說：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晉書樂志也說：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絕，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胡適說此時「主要事業在於制作樂府歌辭」，說他們「從做樂府歌辭裏得着文學的訓練」。（白話文學史第五章）而曹操實

爲其中健將。曹操的樂府大約可分爲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模擬古樂府的，第二時期是藉樂府以說自己的話的。我們所曉得，兩漢是樂府的時代；因爲就詩論詩，只有樂府能代表兩漢。不過當時的文人所努力的却在辭賦而不在樂府。曹操是第一個人能夠認識樂府的真價值的人。他能接受樂府時代的遺產而蔚成第三世紀文學之盛。最初，自然不免從模擬入手。這第一期的樂府形式是雜言的，內容是遊仙的。我們要注意的有二點：第一，這些遊仙的擬樂府大都是無韻詩。例如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玉闕下，引見得入，赤松相對，四面顧望視，正焜煌開，王心正興，一氣出唱。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何爲懷此憂？（精列）中國的無韻詩起的很早。詩經中的周頌樂府中的饒歌，便多無韻的。韻的作用不過在同樣的音調重複之以悅耳，是增加詩的美的許多方法之一，而並不是唯一的方法。周頌饒歌既可協律，則韻的有無自無關係。不過後代文勝日甚，無韻詩幾

絕迹。除譯佛典者偶一用之外，（如佛本行經與佛所行讚經）曹操是唯一的無韻詩人了。第二，這些詩的字句常有定數。例如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爲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秋胡行）這是第一解，每解各十句，首四句互疊，次六句次「歌以言志」一句，末句疊首句。這是各解均同的。後來嵇康所擬秋胡行亦然，不過每句字數比較整飭些。這不是偶然的，因爲當時樂府音節還可以識別。其他如繆襲韋昭所擬饒歌亦同此例，可作旁證。到了後來，技術上漸漸進步了，不再僅僅的做古樂府的奴隸了，於是便進入第二期。這時雖還用古樂府的舊調子，其實是作自己的新詩的。這些詩可分兩類：一是政治的詩，一是抒情的詩。漢末政治是一個極洶亂的局面，而曹操是其中的主角。他做的政治的詩應該有小雅般的排側，楚騷般的沉痛。然而不然。不知是因爲如孩提初離保姆，故未能行動自如，抑還有別的原因，

他的政治的詩竟可算全集中最壞之作。固然各首中也有差強人意者，如「鎧甲生蟻，蟲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蒿里行。一然而究竟拙劣者居多。曹操喜歡直用經文，恐怕也是拙劣的原因之一。例如「賜與廟胙，命無下拜。」「小白不敢爾，天威在顏咫尺。」（短歌行）
 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斑白不負戴。（對酒）
 這裏用左傳和孟子的成文，毫無詩的意味。他最成功的是那些抒情的詩。曹操若無那幾首，則他不能不在詩史上佔篇幅尚不可知。抒情詩中好詩極多，試抄幾段爲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步出東門行）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苦寒行）更不用提那膾炙人口的「對酒當歌」篇了。詩品所謂「甚有悲涼之句」者，當即指此等處而言。有時抒情中也雜些白描的部分，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步出東門行）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苦寒行）這樣描寫滄海，描寫寒景，在建安詩中當屬第一流。總之，曹操在當時是個很重要的詩人。他富於創造力。漢代四言不脫三百篇舊套，獨他的四言不如此，一短歌行雖直用鹿鳴句，而全篇風格自殊。他的五言也能漸脫漢樂府的束縛，而自鑄偉辭。當曹操正在打算「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的時候，他的長子曹丕（西歷一八七—二二六年）誕生了。丕字子桓，母卞夫人，本倡家女，亦擅文墨，有一封給楊彪夫人的信傳世。所以丕生性穎悟，一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裴松之魏志注引魏書）他的性格詳典論自敘，摘錄於後：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少爲之賦。建安中舉茂才，不行。西歷二一一年，爲五官中將郎，副丞相。二

一六年，曹操自進爲魏王，次年立丕爲魏太子。二
 零年，操卒，丕嗣位爲丞相。魏王冬受漢禪，卽帝位，改
 元黃初。七年夏，卒於嘉福殿。丕一好文學，以著述
 爲務。〔魏志〕一「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
 魏志注引魏書〕又有列女傳頌一卷。今存詩四十
 四首，半爲樂府，半爲徒詩。我們先研究他的樂府。其
 中有些是模擬詩經的，如短歌行，善哉行等，又有些
 是模擬漢樂府的，如臨高台，豔歌何嘗行等，我們可
 以不管。現在所要講的有兩首傑作：一是人人都知
 道的燕歌行，一是人人所不注意的大牆上蒿行。燕
 歌行是七言的。共兩首，今抄一首爲例。秋風蕭瑟，天
 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一解。一羣燕辭歸，鵲南翔。
 念君客遊多思腸。二解。一慊慊思歸，戀故鄉。若何
 淹留寄他方。三解。一賤妾堯堯守空房，憂來思君
 不敢忘。四解。一不覺下淚，露衣裳。援瑟鳴弦發清
 商。五解。一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一
 六解。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
 辜限河梁。一七解。一中國的七言詩始於荀況，成相

詞，後來漢郊祀歌也有七言的部分；此外如東漢的
 四愁詩及建安的飲馬長城窟行，也都雜有七言。然
 而純粹的七言詩却始於曹丕，這是詩史上應該大
 書特書的。至於詩的音調的和諧，表情的沉摯，又其
 餘事了。大牆上蒿行約八十句，近四五百字。全詩可分
 七段：（1）第一段自「陽春無不長成」至「我
 今隱約欲何爲」句，大意是說：人生居天壤間，忽如
 飛鳥棲枯枝。（2）第二段自「適君身體所服」
 至「何不恣意遨遊，從君所喜」句，大意說：我們應
 該及時行樂的話。（3）第三段自「帶我寶劍」
 至「雖不如君劍良」句，大意是說寶劍的，因爲作
 者是擅長擊劍的，故這段詳寫吳越楚韓及苗山羊
 頭的劍，認爲人生第一樂事。（4）第四段自「綺
 難忘」至「蓋何足觀」句，大意是說衣冠的。（5）
 第五段自「排金鋪」至「蕩氣回腸」句，大意是
 說趙倡女娥的歌舞是怎樣的，聲協宮商，感心動耳。
 （6）第六段自「酌桂酒」至「爲我行觴」句，大意是
 說宴飲之樂的。（7）第七段自「今日樂不可忘」

至末句「使我心悲」與第一段同意。王夫之說，「長句長篇，斯爲開山第一祖。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爲樂府獅象。」然而除王夫之外，似乎沒有第二個批評家注意牠。所以我們詳述牠的內容，使讀者們知道曹丕詩集中有這樣一篇傑作。其次，我們研究他的徒詩。雖然偶有些四言的如黎陽作，六言的如今詩，騷體的如寡婦，然究以五言爲主。他的詩誠如詩品所說，「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瞻可翫，始見其工矣。」西北有浮雲全文如後：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這首借浮雲寓飄零之感，另有一首漫漫秋夜長，是寫遊子的歸思的。二首同題「雜詩」。魏晉人多作雜詩，蓋卽「詠懷」或「無題」之流，而這些詩又常常是詩人的傑作。如曹植的高台多悲風，王讚的朔風動秋草等便是。曹丕的兩首雜詩也是他五言詩中的傑作。此外就要算到挽船士新婚與妻別與清河作兩首較佳。結

句都說：願爲雙黃鵠，比翼戲清池。（挽船士新婚與妻別）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清河作）曹氏兄弟都喜歡用這種句調，植詩如「願爲西南風」，「願爲比翼鳥」，「願爲南流景」等句是其例。此蓋起於張衡的「願爲羅衾幃」，到後來則很通行，故無名氏古詩亦有模擬之者。就二曹的幾句而論，則不如植明甚。至於其餘幾首如於謀作，夏詩等等的確「鄙質」得很，可以不必提起了。西歷二零三年四月，曹操進軍入鄴時，袁紹已前卒，城破，丕納紹子熙妻甄夫人。丕年才十七，甄夫人長於丕五年。翌年生曹叡（西曆二零四—二二九年）。叡字元仲，幼時卽「有岐嶷之姿」。曹操很喜歡他，常令在左右。（西歷二一九年，封武德侯。翌年，曹操卒，曹丕篡漢位。二二一年，爲齊公。二二二年，爲平原王。是年，曹丕賜甄夫人死，葬於鄴。二二六年，丕病篤，立叡爲皇太子。丕卒，卽帝位。他是一個提倡文學的人，文心雕龍說：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編章之士，置崇文之館，何劉羣才，迭相照耀。（時序）曹植卒於西歷二

三二年，不久曹叡也死了（後植七年）。**叡**有集七卷，今存詩十一首，全是樂府，其中半爲四言，半爲五言。詩品說「叡不如丕」，其實不盡然。他的四言詩似勝於丕。例如「善哉行」寫出征時的景色，輕舟竟川，初鴻依蒲，又如斥孫權劉備爲假氣遊魂，魚鳥爲伍，又如步出夏門行說「丹霞蔽日，彩虹帶天，弱水潺湲，落葉翩翩，孤禽失羣，悲鳴其間」。這些表示出一種特殊的風格，頗能脫離三百篇的束縛。作四言詩而不能不模擬詩經，在曹植時代不過三數人而已。他的五言詩則的確不大高明，如「苦寒行」悼曹操，「擢歌行」敘征吳，都是很笨拙的詩。種瓜篇是擬漢雜曲，再冉孤生竹行的也無深意。只有「長歌行」較佳。牠先說中夜聽到鳥獸的悲鳴，不寐而起，看見星月，又看見孤燕，更加感傷。末段說「余情偏易感，懷往增墳盈，吐吟音不徹，泣涕沾羅纓」。這幾句很可藉以窺見曹叡的性。他雖身爲天子，然而也是個多愁善感的詩人，所以還能勉強與操丕並稱。三祖。

【三遂平妖傳】四卷，二十回。有明錢塘王慎修精

刊本。圖嵌正文中，左右半葉合爲一幅，圖記刊工姓名曰「金陵劉希賢刻」。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書刻在萬曆二十幾年，封面右方題「馮猶龍先生增定」。係後來所加。馮隅卿藏。題「東原羅貫中編次」。首武勝童昌祚益開甫序，不記年月。此爲羅貫中原本，張無咎序新平妖傳，所謂武林舊刻止二十回者也。

【三十六碼頭】上海流行俗曲（山歌）石印本。

【三十六碼頭】蘇州流行俗曲。恆志書社木刻本。

【三十六灣草廬稿】十卷。清甯鄉黃本驥撰。有道

光刊本，在三長物齋叢書內。

【三十六婆】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

【三十六芙蓉仙館詩存】六卷。清太倉張曾望撰。

有光緒繆氏刊本，在東倉書庫叢刻內。

【三十六枝花】蘇州流行俗曲。木刻本。

【三十六蟲名】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三十六春聲】二卷。清錢塘楊振鐸撰。有光緒刊

【三十六拍爨】⁵⁶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十六叫】⁷⁴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

【三十六陂漁唱】⁷⁴一卷。清高郵王敬之撰。有江陰

繆氏刊本，在雲自在龕叢書四集內。又一本，三卷。有刊本，在王寬甫叢書內。

【三十六體】⁷⁵自張說並題，並稱燕許，而楊炎常袞，同掌絲綸，皆流譽當時，縉紳嚮慕，於是制誥奏章，蔚成別體。作者競標新巧，以副筆札之能。元和以來，此風彌甚。又程試律賦，聲調日趣卑下，故由唐末至於五季，為文多尚四六，自三十六體倡之矣。【舊唐書李商隱傳】初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為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為誄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按商隱、庭筠、成式，三人並行十六，是以有三十六體之名。成式字柯古，文昌之子，尤有逸才，而商隱章奏，又受之令狐楚云。【令狐楚，字愨士，德茶之裔，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爭傳誦。舊書

曰：先是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皆辟為從事，自掌書記，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其楚所為，頗稱之。【全唐詩話】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又手而八韻成，時號溫八。又多為鄰鋪假手，日救數人，而士行玷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為對，他皆類此。

【三十六風】⁷⁷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十二蘭亭室詩存】¹清同治間劉淮年撰。

【三十二芙蓉詞】⁴⁴⁵一卷。清龔鼎孳撰。尤展成云：先生詞如花間美人，自覺嫵媚，當與宋子京紅杏枝頭

晏同叔桃花扇底並豔千古。王漁洋云：龔尚書蕩山溪詞，重來門巷，晝日飛紅雨，不知其何以佳，但覺神馳心醉。

【三十家詩鈔】³六卷。清湘鄉曾國藩撰。有同治傳

忠書局刊本。

【三十拍爨】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大家詩鈔】三卷。清天都吳藹編。有學古堂刊本。

本。

【三友圖】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三塘漁唱】三卷。清錢塘丁丙撰。有光緒原刊本。

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三李】詞家三李是李白，李煜，李清照。李白據說

是能作詞的，且推為詞家之祖。藝苑卮言稱菩薩蠻，

憶秦娥兩闕為李白作，即以此為詞之濫觴。但又有

人說這兩首詞是溫庭筠作的。似以後說為是。因為

就詞的發展徑路看來，到晚唐方纔有意作詞。不然，

何以自李白作詞後絕不聞感唐，中唐有其他詞人

呢？又有人推張志和的漁歌子為詞之濫觴。從此看

來，我們知道詞是起源於晚唐的。□李煜（九三六

—九七七）是五代時南唐的後主，同時代的馮延

巳，韋莊詞都不及他。他的詞之所以被人稱讚者，便

因為是他自己生命的表白。他未亡國時的詞，只是

些「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的艷詞，充滿了富貴淫佚。但自亡國以後，詞便可貴了。因為如今的李後主，是終日以淚洗面的李後主了。南唐為宋太祖所滅，後主納降。身雖在宋，心實思念故國，因此他唱出許多「淒涼怨慕」的詞來。□為了「故國不堪回首」一句詞，引起宋太祖的恨怨；又為了七夕生日，李煜燕飲聲伎，微於禁中，引起宋太祖的愠怒；於是宋太祖命楚王元佐等賜酒，李煜便中了牽機藥的毒，死去了。他的軀殼雖已死去，他的靈魂永遠不死，永遠寄託在他血和淚的詞裏。□李清照（一零八二—）一個宋代的女文學家，建她的名在她所作的「漱玉詞」上。她的詩，四六雜文都不見得好。如果說在她的詞外還應該有好的文學作品，那便是她的自敘傳金石錄後序。這篇是極真率的敘述，令人讀時為她生出許多悵惘的同情。更給人以方便的，便是她這篇文章可以幫助人對於她的詞有更深的了解。我從她的詞上看出她的藝術特點，又從她的詞和金石錄後序上看出她的性格。□這裏

且先說她的性格。我覺得她是能從痛苦中體會到快樂的，她是有積極性的。雖然在她的詞裏一大半說的是哀傷的話，但我却從哀傷的話中看出她對於她的愛人的戀慕，只要她的愛人遠別歸來，這哀傷便立刻可以化為喜悅，可見她的哀傷並非質地如此，只於是偶然的現象。再明白地說，她的詞中找不出一句消極的話，只於是祈求的戀愛，而沒有拒絕人間快樂的表現。況且像她這樣性情豪爽的人，更那會有愁悶？像她這樣幸福，能得着趙明誠，文學上的同志，做她終身的伴侶，更那會有深灰的色彩。表現在她的詞裏呢？我所見到的她的性格是如此，今且將她的作品來證明。她和她的愛人可以說是患難的伴侶，他們都是愛讀書的，起先家貧時連當衣服都要買書來看。後來她丈夫做官，書便買得愈多。他們倆便終日坐在歸來堂裏看書，共同校勘，一直要弄到夜深方罷。像他們這樣的結合，真是令人妒忌而且羨慕，他們愛情的熱度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了！在她的詞中，大半是戀詩。因了她丈夫遠出，連

頭都懶得梳了，真如詩經上所說，「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呵！我們看她的詞中有好幾處說到她懶得梳頭，例如閨情云：「起來慵自梳頭」。春暮云：「鬢子傷春慵更梳」。春晚云：「日晚倦梳頭」。至於她性情的豪爽，我們從她的自敘傳裏也可以看到。以一個身體孱弱的女子，竟能隻身奔波，到處爲家，真可佩服！她有丈夫死後，到處避難，時而到剡，時而到杭，以及台睦，溫越，黃巖，章安，都不以爲苦。從她的詞又可以知道她愛飲酒。春情云：「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酒興云：「沈醉不知歸路」。酒興之二云：「濃睡不消殘酒」。九日云：「東籬把酒黃昏後」。春暮云：「愁濃酒惱」。離情云：「酒意詩情誰與共」。鷓鴣天云：「酒闌更喜園茶苦」。漁家傲云：「莫辭醉」。玉樓春云：「耍來小酌便來休」。慶清朝慢云：「金尊倒」。她曾作過詞論，對於蘇、黃等詞人，都加了譏評，可見伊的自負不凡。從她的記夢裏也可以看到：「彷彿夢魂歸帝所。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漫有驚人句。九萬里風篷正

舉，風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總之**，她是個富於情感的人，豪爽起來，便帶着男性，愁悶起來，又帶着女性，胸懷灑脫，放蕩不拘，纔能將她的人格真誠的表現出來，而她的詞之所以有價值，亦即在此。**現**在再說她的藝術特點。岑嘉州善寫沙場，陶淵明善寫菊花，我們的詞人却善用「誰」字。好的詞總是婉委曲折的，而誰字正是一個轉折的字，所以她極愛用這個字，她的詞也更加柔婉了。她用這字的地位也不大變，大都是放在半闕倒數第二、三句上。**如**酒興之二：「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在這樣短的一首詞裏，能寫出一件故事，真是難得之作。秋情的十四疊字，有八字「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都是「雙聲」，宛如雨聲，我也極喜愛春暮之三極嫵媚，也是她真率的表现，又如夢令簡直是白話：「誰伴明窗獨坐，我共影兒兩個。燈盡欲眠時，影也把人拋躲。無那，無那，好個淒涼的我！」其他修辭一方面，也有許多好句，我且隨便舉一些

出來。人似黃花瘦（九日）——裊裊娉娉何樣似一縷輕雲（閨情——以上顯比）被翻紅浪（閨情）柳眼梅腮（離情）寵柳嬌花（春情——以上隱比）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閨情）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春晚）此情此恨此際擬託行雲問東君（春暮——以上擬人）我所見到的是如此。現在再總說兩句：她的人生觀是積極的，她的藝術表現是真摯的，而修辭也是極不苟且的。她的學問、環境、性情使她造成一個光輝的詞家。1033

【三李詩鈔】清乾隆間李憲喬編。

【三李堂集】九卷，附詞一卷。清吳縣金學蓮撰。有

嘉慶刊本。

【三奇緣】⁴⁰⁶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三索債】⁴⁰⁹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索梁州】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橋會】⁴²廈門流行俗曲。文德堂鉛印本。

【三娘賣卦】⁴³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三娘教子】⁴⁴河南流行俗曲。經元堂木刻本。

【三落水鬼泛采蓮船】⁴⁴¹一本。元郭光祖撰。雜劇。

【三茅庵】⁴⁴²²²一本。清萬樹撰。雜劇。

⁴⁴²²⁷

【三蕭】就是梁武帝和他的兒子簡文帝網，元帝。他們都愛作樂府，又都作得極其美麗，所以他們與曹氏父子是不同的。他們只有一種曼妙的風格，別無其他。蕭衍（四六四—五四九）子夜四時歌中頗多佳句，大約近世的通行小調四季相思一類的東西就是從此濫觴的吧？人都稱讚河中之水歌，我却覺得此詩富貴氣太重，莫愁所重，果真是「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麼？以莫愁那樣的想像人物，那樣一個採桑女，大約不會不知道除了富貴以外還有無價的「愛情」罷？他的有所思子夜歌却很好。蕭綱（五零三—五五一）詩甚清麗，時稱豔體。惟臨高台尚有周詩之風，折楊柳中的「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是他的名句，此外茱萸女，採蓮曲也還好。蕭繹（五零八—五五四）則佳作甚多，如隴頭水，關山月，折楊柳都是自然真切的詩，採蓮賦與蕩婦秋思賦亦有情致。⁴⁴³

【三藏法師取經記】⁴⁴²⁵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亦名三藏法師取經記。此書內容分上中下三卷，凡十七回，但缺第一回與第八回的一部，以其中雜以詩句，故名詩話。且每回有題目，如行程遇猴行者處第二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一之類。內容敘的是唐三藏法師玄奘與弟子五人，共往天竺求經，中途加入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猴行者，排除各種危險而至天竺，獲得經書，遂以現身成佛。明吳承恩的西遊記，便有許多是從這書蛻化而來的。⁴⁴³

【三蘇】⁴⁴³三蘇者，蘇洵及子軾轍也。洵字明允，蜀眉山，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雖應試進士，不幸落第。爰焚平生所作文，益閉戶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一下筆，即數千言立就，攜二子軾轍入都，文名藉甚。周旋於名公鉅卿之間，遂任秘書省校書郎，曾與編纂太常因革禮書成，未及奏進，天子而死。年五十八。老泉本生長於蜀之山中，其性樸直，其才橫矯，流輩莫能與之抗手。沈酣古籍，為文獨出新意，不蹈時習，誨二子作古文，使蘇氏一家文脈，千古不絕者，真一

代之英豪也。蓋蜀者與山東之齊正同，集南北兩方之奇僻者，高士或策略家之人物所自出也。蘇氏一家仍受地理之感化，其家學不偏於儒教，而帶有老莊出世間之臭味，又且加以古代縱橫之術焉。故老泉之眼光餘極犀利，能以幾分預言者之態度，而妙論天下之大勢，此有事實足證其先見之明，於辨姦論，早看破王安石之肝膽，又如卜其愛子二人之前途，皆其最著者也。老泉之本領，盡於權書、衡論，皆以明自家之本領，且如李太白之以古樂府、諷詠時事，託諸古代之歷史事實，而論當世之時勢者，西漢賈晁二氏之後，所稀見經世之文章，不朽之論策也。權書篇目曰：心術、法制、強弱、攻守、明間、孫武子貢、六國、項籍、高祖、衡論篇目曰：遠慮、御將、任相、重遠、廣士、養才、申法、議法、兵制、田制。二書合二十篇，自信能審天下重輕之勢，故以權衡二字分冠其書者甚明也。至於審勢、審敵二篇，言宋朝患北虜之禍，後果際靖康之變，其驗愈顯也。老泉之文，內容大抵如此，顧其文章上之技工何如，則概從先秦古文而來，中亦有尊

崇孟子者。曾有一趣談，東坡穎濱二子尚少，並牀而寢於父枕中，取出以爲奇書，視之則舊本孟子也。謝枋得亦嘗評老泉春秋論曰：「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蕩者也，精熟孟子，方有此文章。」故老泉學孟子，於譬喻之妙，尤甚肖也。然老泉所學者，必不止此，乃集諸家之長而同化之，其文古勁簡至，就中鍊句鍛字之手段，非二子所及。嘗上韓魏公書曰：「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之形勢也，至自比於賈誼。」又上田樞密書曰：「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醞，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哉！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此皆即說明自己之本領及地位也。曾子固曰：「明允之文，侈能約之，盡遠能近之見，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如決江河而下，引星辰而上。」亦適切之評也。彼文如是，詩才亦非

無之，但傳者極少耳。蓋既晚學，復較早死，故不遑兩道兼擅，僅能盡心於文而已乎。蘇東坡者，古今東西所稀見之大才子，此殆莫有持異論者。名軾，字子瞻，曰東坡者，中年以後，居黃州時所定之別號也。彼之文才，出自遺傳，然因自修而得者亦不少。幼穎悟，十歲時，父洵遊學四方，恆不在家，故東坡專受其母程氏之教，自好讀書，才識日進。二十歲時，博通經史，屬文日數百言，好讀莊子、賈誼、陸贄之書。此三書，即東坡學問文章之根柢也。嘉祐二年，與弟轍同試禮部，主司歐陽修得東坡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置第一，猶疑其客曾鞏之作，但置第二。當時場屋舉子文章，猶存駢儷之餘習，皆過於拗戾，奇澀怪險，或全不成語。故歐陽修決心古文之復興，必欲改革此弊，凡涉於彫琢之文章，盡黜之。故當時有名之劉幾不得及第。當榜發時，其弟轍亦在選中，仁宗皇帝讀其兄弟對策，曰：「吾爲子孫得二宰相矣。」以來自蜀山中之布衣書生，而得天子知遇如此，洵乎未有之榮譽事也。他日以書見歐陽修，歐陽

修謂梅聖俞曰：「老夫當放此人出一頭地。」公言其非所及，則屬望後來之成功者甚深也。尋除大理評事，僉書鳳翔府判官，入判登聞鼓院，俄直史館。神宗之世，王安石專權，創行新法，東坡力持反對之態度，不願立於小人之朝，請以西湖之勝，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移徐州、湖州。然坐烏臺詩案，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此極有名且重要之事件，惜無餘白，姑從省略。此時以詩案遭貶黜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之多，似此文字之大疑獄，在他國歷史，殆不見其例也。東坡赴黃州之後，築室曰東坡，因以爲別號，其間躬耕賦詩，藉除窮苦之感。遊於赤壁，亦此時也。又徙常州，未幾，哲宗即位，召還，擢起居舍人，任中書舍人，敍翰林學士，兼侍讀，召對便殿，於是宣仁太后曰：「卿之官遽至此，原出先帝之意，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實無可用之機會耳。』」東坡聞之，不覺感極而哭，不知所對。哲宗太后及左右侍臣，無不涕零。因命坐賜茶，入夜，命撤金殿燭，送歸院，以區區儒臣，而辱天子恩遇如此，誠異數也。此時東

坡之聲望可知也。然東坡嘗與道學先生程伊川一輩人不容，忽引起蜀黨洛黨之爭，故四年後，請外出，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其後出入數回，徽宗即位，初，提舉玉局觀，除朝舉，未幾死於常州，時年六十有六。東坡宦途之略，歷如是，顧其爲人，有節概，強毅不屈，數遭貶謫之苦，而終如百鍊之剛，無稍挫折。然一片至情，常滿其間，藹然可親，有使人難忘者。以其對弟轍觀之，則見友悌之情誼，以對於愛妾朝雲觀之，則見閨中之恩愛，且尤篤於交遊之道。六君子之徒，皆從之遊，各傳詞名於後世。其他在官而景慕之餘，同行止出處者，無慮數十人。至林下交遊，頗多，且有從患苦至死不悔者，抑不但當代慕之如此，至於銘葉借笠之瑣事，百世後猶豔稱之，無非起因於其人格之高尚故也。東坡學問極該博，儒釋道之書，靡不涉獵通曉，且承家學之餘風，夾有幾分鬼谷子之術數，故其胸中深自微悟，綽有餘裕。處荆天棘地，任何患難，亦談笑而出之，泰然自若也。是以毫無恐懼，其炬眼洞察當時政界之事情，不憚對之，公言

其大經綸也。要之，彼自身之本領，在爲摯實熱誠之政論家，亦未可知。顧見重於百代者，乃在爲飄逸灑落之文士詩人也。是故彼有全異之二方面並存，而不因以發生矛盾，能自巧於統治。惟其識力高古，熟於古今事，故所發言，不但一一奇拔，且根柢極牢固也。東坡詩文一篇中，必有特異之驚策處者，主起因於此也。彼之人物，偉大若是，有學問，有文才，有詩想，有機智，而其趣味，乃極爲多面。詩文專門不待言，通於音律，且兼工書畫，而各造其極，所以爲大才子之大才子，全由天賦也。故斯人者，古今東西史中，亦驟求而不可得也。夫然而既有乎內之基礎，發之於筆端，首安文章之技工，即手腕何如者，仍不愧學於乃父，而更得出藍之譽，終不能真似也。然竊謂「寓新意於法度之中，出妙理於豪放之外」二語，足以包括其文之全體也。蓋彼之文，萃古人之衆長，而集大成者歟。前言其少時好莊周，賈誼，陸贄之文，故其飄忽變化似莊子，其俊逸雄健似賈誼，其圓轉周到似陸贄。不僅唯是，其他古代名家之長處，不期而可

於其所作中之適切處，發見類似者焉。抑且單謂曰似，則全如鸚鵡，無甚可崇拜，而東坡乃一身兼擅諸家之妙，與之同化。自然巧妙使用，即此一端，在文學史上，占特絕之地位，不妨謂中國之散文，至東坡而已極盡其變也。更就其文而不必數諸家評語，偉人固善自知。其自評之語，尤最中肯綮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遇山石曲折，隨物赴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東坡集六十三自評文）東坡之文，不但曲盡姿致，并於題目亦論策敘記以下，徧諸方面，長者一萬言，短者數十字，無一不備，王安石爲學生之政敵，猶嘗劇賞其文，時或奉爲一字師焉。顧其文集中最可觀者，所謂海外文字，有老氣橫秋之概也。東坡於文既秀，同時於詩亦爲特勝。蓋中國文士必兼染指詩文兩道，然熊魚欲得兼，而文人之詩，詩人之文，殆非合格。柳柳州、歐陽公固已。韓文公亦其詩比文，大見拙劣，然惟東坡別論，

兩者殆占同等之地步，其才之大，愈益顯矣。此於其父及弟，亦所不可見也。沈德潛曰：「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躍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說詩晬語）趙翼曰：「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哀如爽犁，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爲一大家也。」（甌北詩話）其詩之特色，嬉笑怒罵，自然成韻，境地高廣，兼之長於譬喻而恣諧謔也。然有幾分散文化之傾向者，時勢之影響，而無可奈何者歟。攻擊東坡之詩者，大抵注目此處也。東坡又長於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闕，與柳耆卿之「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並稱於後世是也。次論其弟蘇轍，字子由，晚年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彼與東坡異，而深沈恬澹。東坡亦曰：「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然彼一腔熱血，蘊鬱胸中，至以名節立朝，誇誇謹言而不諱，決

不讓於乃兄。如乞誅呂惠卿狀，何等痛切，筆鋒千古。如爲兄軾下獄上書，何等悲愴，情誼真摯。彼亦一極感激熱誠之人，但比東坡有幾分韜匿焉耳。彼之文，與兄異，才氣不及，而轉以法度制勝。至如策論，得諸家學，甚足追步父兄之後塵也。〔27〕

【三蘇文】四卷。清儀封張伯行編。有正誼堂刊本。【三蘇文學觀】三蘇論文便與歐曾迥異。其所由不同之故，即在其對文學之態度。蘇洵上歐陽內翰書自述其學文經歷，謂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晝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

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嘉祐集十一）此便與道學家及柳穆歐曾諸人所持之態度不同。蓋道學家及柳穆歐曾諸人，其所以學古人之文者，乃所以求其道，即使於道無所得，表面上總不敢像蘇洵這樣大膽地宣言爲文而學文。蓋自韓愈說過「愈之所志於文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所以後來古文家之自言有志於文者，總不敢直捷明白地說只是好其辭。但在蘇洵則所取於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者，不過重其文而已，不過好其辭而已。他只是學其文而不是學其道，所以孔孟荀揚韓諸人在道學家以之建立道統者，在他却以之建立文統。又此文中更有評論昔人和時人的文章之處，謂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

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此亦就文論文，與道學家及歐曾諸人不同。他只是論文的風格，不復論及文的內容。他從作風品格衡量文的價值，而不復拖泥帶水牽及道的問題。這便是三蘇文論重要的地方。□明此，纔可知三蘇論文，本不重在道。即偶有言及道者，其所謂道，也是道其所道，非惟不是道學家之所謂道，抑且不是柳穆歐曾諸人之所謂道。同一道的觀念，在道學家說來，覺得朽腐者，在古文家說來，便化爲神奇。□朱子語類中雖有一節攻擊蘇氏所論又與道的關係，謂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

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論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根本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實則此語絲毫不曾道着蘇氏癢處。蓋這一節的爭論，仍是關於貫道說與載道說的一重公案。朱子所謂「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仍即是朱子語：「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的意思。這些話語，正是「文所以載道也」「一語之絕妙注脚。至於東坡所謂「文必與道俱」云者，則又是「文者貫道之器也」「一語的轉變。朱子處處在載道一方面說話，東坡處處在貫道一方面說話。所以東坡之所謂道，與道學家之所謂道，本不是指同一的對象。東坡之所謂「道」其性質蓋通於藝，較之道學家之所謂道，實更爲通脫透達而微妙。其日喻贈吳彥律云：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

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没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没者也。（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五十七）東坡之所謂道者如此，所以可以因文以求道，所以可以「文必與道俱」。彼之於道，實是「莫之求而自至」的，實是由於「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這正與老泉所謂「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是同樣意思。彼亦何嘗臨文時，變去封箇道來入放裏面呢？彼不過與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者，其方法不同而已。其即其所見而名之者，論道每泥於迹象，其莫之見而意之者，論道又入於虛玄。這纔與捫燭扣槃無異。所以他主張學。學文可以得

文中之道，學文又可以得行文之道。得文中之道，猶是昔人的糟粕，不可以言求道；得行文之道，纔可以達其所明之道，這纔是所謂致道。但此豈生不識水的北方勇者所能明其故哉！固宜朱子之譏爲大本都差矣。我們且再看東坡答謝民師書。他謂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四十六）東坡屢言爲文主於辭達，其答王庠書亦謂：「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四十六）但是他的所謂辭達，決不是道學家政治家之所謂辭達。蓋他是欲使了然於心者，再能得了然於口與手，所以他之所謂辭達，也是「莫之求而自至」的辭達。道學家因主辭達而無須於文，政治家因主辭達，而所須於文者，只求其適於功利的用。故其所謂達，均不

過是質言之的達，而不是文言之的達。質言之的達，只能達其表面，達其糟粕而不能達其精微。至古文学家則異於此者，必須先能體物之妙，了然於心，攫住其要點，捉到其靈魂，然後隨筆抒寫，自然姿態橫生，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而道也亦自然莫之求而自至的，以寓於其間。這纔盡文家之能事，這纔是文言之的達。是又豈泥於格物致知者所能達其鬚鬣哉！要能得這樣達了以後，纔能使得然於一己者更以之了然於人人。這纔是所謂明道，這纔盡文辭之用。所以說：「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的用，而不是功利的用，有目的的用。」這種意思，當時釋德洪庶幾知之矣！石門題跋中有跋東坡悅池錄云：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脫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

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亦見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這種意思後來李贄亦庶幾知之矣。程洵尊德性齋小集鍾山先生行狀中述李氏語云：嘗曰：文者所以載道，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而世儒或以文為不足學，非也。顧其言於道何如耳！每為學者誦眉山之言曰：物固有是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辭者達是理而已矣。以為此最論文之妙。辭所以達是理，何嘗「文自文而道自道」！不過古文家之文說理而不為理障，道學家之文說理而墮於理窟。高下精粗，區別顯然。此所以道學家只知求道而不明致道，而於論文，只知推崇歐曾而不能了解三蘇也。張未答李推官書云：「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也，而理益明。」（張右史文集五十八）玩味此語，則蘇門論文之旨昭然矣。說理而墮於理窟，所以道學家以為有德者必有言，而歐陽修亦以為「道勝則文自至」。（答吳秀

才書一以爲一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說理而不爲理障所以必須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始出而書之一見蘇洵上歐陽內翰書)此雖同樣謂充於中以發於外但其意義亦微有不同觀蘇軾江行唱和集敘即可知其異點所在蘇氏謂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五十六)則知其所謂充滿勃鬱云者已指一種興會淋漓不可遏制的狀態此種興會淋漓不可遏制的狀態未嘗不由於道也時臨文之頃仍不得有待於興到而神來此意入微便非道學家之所能窺見了而其意亦仍出於蘇洵蘇洵仲兄字文甫說云且兄常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滄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

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行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澗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網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鼓跳者如鷲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一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風之文也非水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其功不得已而功成天下以爲

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者，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嘉祐集十四）平常所了然於心者，是水。一時所動盪激發，不得不使之了然於口與手者，是風。「是水也，而風實起之。」「是風也，而水實行之。」這樣風水相遭，以備風水之極觀者，這纔成爲天下之至文。而此天下之至文，却正是所謂不能自己而作者。這種意思，其二子軾轍本之以作文，本之以論文，各有所得，亦各有所成。東坡題跋中書子由超然臺賦後云：「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此言說得頗有分寸。詞理精確與體氣高妙，云云，確能道着各人長處，並未溢美也，並非標榜。蓋子瞻長於理，故論文妙處，近於神子由長於氣，故論文精處重在氣。子瞻之文詞理精確，而能不墜理窟，實以得於莊與釋者爲多。錢謙益讀蘇長公文云：吾讀子瞻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之類，平鋪直序如萬斛水銀，隨地涌出，以爲古今未有此體，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讀華

嚴經，稱性而談，浩如煙海，無有不有，無所不盡。乃喟然而歎曰：子瞻之文，其有得於此乎？文而有得於華嚴，則事理法界，開遮涌現，無門庭，無牆壁，無差擇，無擬議，世諦文字，因已蕩無纖塵，又何自而窺其淺深，議其工拙乎？蘇黃門言少年習制舉，與先兄相後先，自黃州已後，乃步步趕不上。其爲子瞻行狀曰：公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然則子瞻之文，黃州已前得之於莊，黃州已後得之於釋，吾所謂有得於華嚴者，信也。（初學集八十三）此言亦是，惟其所得於莊與釋者，並非如一般耽心禪悅者流，說得迷離恍惚，不可捉摸。他所得於莊與釋者，不過能於道的觀念，不局於儒家之見，看作萬物自然之理而已。莊子言道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甕，在屎溺，而佛家亦言佛法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喫飯處，屙屎撒溺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這般說法，即東坡所謂「物固有是理，患不能知之者」。道學家所言格物，本也是在格萬物之理，但是

後來只局於儒家的經籍中間，於是所謂道者便不是「萬物之所然」了。物固有是理而能知之，即所謂體物之妙，而使之了然於心。「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則所謂行文之妙，而復使之了然於口，與手了。然於心，所謂「深悟實相」了。然於口與手，又所謂「博辯無礙」也。能如是，橫說豎說，雖是文的功夫，而莫非道也，而莫非理也。此之謂辭達，能得這樣辭達，即所謂神化的境界。子瞻有文說一篇，即自評其文，謂「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五十七）此即狀神化妙境，所謂隨物賦形云者也。即是風與水相遭而成爲天下之至文。子瞻琴詩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蘇文忠公詩集二十一）妙語解頤。若以理言，則陳繼儒所謂一卷楞嚴經也。（見其所著偃曝談餘）若就

論文見解言，則又即風水相遭之說也。子由不能如子瞻之妙悟，所以只能在氣字上致力。老泉論孟子之文，謂其語約意盡而鋒不可犯，論韓子之文，謂渾浩流轉而掩抑蔽掩。歐陽子之文，紆餘委備而條達疏暢，並自爲一家之文。於是子由本之，遂以拈出氣字。論氣亦未嘗不關於理。張耒答李推官書云：「理解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八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這即是理直氣壯之說。理直氣壯，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所以下文云：「江淮河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此文雖不言「氣」，但頗能說明理與氣的關係。子由既不能像子瞻這樣天生妙悟，所以不能得之於理，只能求之於氣。求之於理，重在體物，而更須有了然於口與手的本領；求之於氣，重在

修養，而比較的易使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所以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云：「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樂城集二十二）一般人只曉得文可以學而能，至於氣則「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語）者，而他却偏說：「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則又何也？蓋子瞻子由並用力於文字，而同時又均不敢有作文之意。其用力於文字，即老泉所謂「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之意；其不敢有作文之意，又即老泉所謂「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之意。蓋此本蘇門家學，並得之於父教者。子瞻才高，能由文以致道，更能因道以成文。用力於文字，則所了然於心者得；以了然於口與手矣；不敢有作文之意，則所了然於口與手者又莫非了然於心之流露矣。由理言，則不是語言文字而都是理；由文言，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隨物賦形而不可知。這是妙悟神化的境界，子由所不能到者。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

之意，不欲求工於言語句讀以爲奇，此所以謂「文不可以學而能」也。但神化妙境雖不可學，言語句讀雖不屑學，而「生好爲文」癖性所嗜，未能忘情，於是不得不求之於氣。蓋理直則氣壯，氣盛則言宜，氣是理與言中間的關鍵，於是想由氣以進乎言宜之域。言宜，則庶幾亦可以合乎理而近乎神。此又所以謂文是氣之所形，而養氣則文自工也。（轍孫籀所記樂城遺言謂：「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五百年無此作矣。」可知他著眼所在。）
 養氣之法，他更舉二例云：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上樞密韓太尉書）在此二例中，差不多有兩個意思。孟子一例指修養言；太史公一例，指閱歷言。指修養言者，其功夫從內證入，不易爲着手之地；從閱歷

言者，其工夫從外做起，便有所依據之途。所以他於此二者中間，畢竟還重在後一方面。他又說：輟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述，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上樞密韓太尉書）原來他的所謂養氣功夫，是有待於外方之激發者。所以必須高山大野，纔可登覽以自廣。所以必須求天下之奇聞壯觀，纔足以激發其志氣。蓋道學家之論氣，重在修養，古文家之養氣，重在閱歷。所謂文章得江山之助，即是古文家的養氣方法。

【三蘇文範】十八卷。舊本題明楊慎編。所取皆近於科舉之文，不類慎之所為，殆依託也。

【三蘇文粹】七十卷。所錄皆議論之文，蓋備場屋策論之用者也。

【三蘇談】十卷。清高阜撰。錄三蘇文，於每篇為之反覆詳論，故名曰談。其言淵翻不竭，亦足以自暢其

說。

【三蘇策論】十二卷。清善化張紹齡編。有光緒錄石書局石印本。

【三孝記】即安安送米。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三姑娘上壽】一名小上壽。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三華集】十八卷。明錢公善編。是編凡錢子錄苔集六卷，錢子義種菑菴集四卷，錢仲益錦樹集八卷，其曰三華者，以三集皆錢氏之英華也。有明正統中刊本。

【三華集】四卷。清梁機撰。是集分四子部，一曰入

洛志勝，一曰燕雲詩鈔，一曰徵草，一曰還草。

【三世修】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三世聞見記】不分卷。清仁和曹籀撰。有自刊本。

【三共談情】廣州流行俗曲。（八股佬洋煙客札

脚婦）石印本。

【三桂記】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三揚】明太祖之世，運當開國，多峭健雄博之文。

【三揚】明太祖之世，運當開國，多峭健雄博之文。

【三揚】明太祖之世，運當開國，多峭健雄博之文。

【三揚】明太祖之世，運當開國，多峭健雄博之文。

【三揚】明太祖之世，運當開國，多峭健雄博之文。

成祖而後，太平日久，爲臺閣雍容之作。作者遞興，皆沖融演迤，不矜才氣，而泰和楊士奇名寓（以字行）建安楊榮字勉仁，石首楊溥字弘濟，並世當國，歷相仁宗、宣宗、英宗三朝，黼黻承平，中外翕然稱三楊。推士奇文章特優，一時制誥碑版，出其手者爲多。仁宗雅好歐陽修文，士奇文平正紆餘，時論稱其鬚髮後來館閣著作，沿爲流派，所謂臺閣體是也。傳有東里全集九十卷，別集四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中有藏有明天順刊本）。其沈學士墓碑一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然，遽以擬歐陽修，亦似少過。歐陽氣逸韻流，意態無窮，士奇言盡而意止，趣味不長。只是紆徐委備，無艱難勞苦之態，所以得歐陽之鬚髮，然亦以啓冗弱之病。歐陽意有餘於詞，故耐咀味，士奇詞或饒於意，不免蕪弱也。楊榮與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而傳有楊文敏集二十五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正統刻本）。其文章雍容平易，體格與士奇略同。雖無深湛幽渺之思，縱橫馳驟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醅實不炫。其佗永嘉黃淮字宗豫

有省愆集二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正統刊本）。新淦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有金文靖集十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弘治間刻本）。春容雅步，頗亦肩隨。蓋其時天下康樂，故廊廟廣颺，具有氣象，操觚者亦不知也。獨楊溥以弘識雅操，駘駕三楊，而刻意道古，力摹昌黎，而不以文名，其集亦不傳。規所爲承恩堂記，取材結體，摹誥範頌，有意矜線，又是一格，而與士奇、榮之汗漫演迤者不同。雖出以平實雅淡，而矜持少變化，光談不長，然何李之前軌也。

【三聲韻】一卷。無名氏撰。

【三姐醉還醒】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姐黃鶯兒】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朝野史】一卷。記理度端三朝之事，率他說部所有，似雜摭成編之偽本。

【三婦評牡丹亭雜記】一卷。清錢塘吳人錄。有道

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三報恩】一本。清畢萬侯撰。傳奇。

左思

【三都賦序】左思與皇甫謐的兩三都序都對賦有所論說，左思的三都序說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屋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滋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義各拊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自有辭賦，以至左思，批評者的觀念，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抒情與唯美；第二，風諭之義；第三，徵實之用。第一階段的代表爲西漢兩司馬，他們這種觀念，是直接得之於辭賦與辭賦作家。第二階段的代表爲班固、王逸，由第一階段到第二階

段的過渡人物爲揚雄。第三階段的代表爲左思。轉變者也便是左思。但這種轉變也並不是絕無前驅的。摯虞反對「假象過大」「逸辭過壯」「辨言過理」「麗靡過美」業已略俱此種傾向了。皇甫謐的三都賦序也同意於左思之說。謂若夫士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但他對於這種「虛張異類，託有於無」却給以文學的解釋與原宥。說：「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其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在皇甫謐看來，固然不應「虛張異類，託有於無」，但辭賦原爲美文，因求美的緣故，自然容易流於「虛張異類，託有於無」。他說：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宏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

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黑格兒的辯證法，其公式為一正 (These) 一反 (anti- these) 一合 (Synthese) 假使我們說過去的賦的觀念是正，則左思是反，皇甫謐是合了。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左思別傳說：「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與並早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姓名也。」這大概是出於忌嫉者有意的毀謗，假使真是如此，皇甫謐、摯仲治諸人，能不加以申辯嗎？

- 【三教】^{4, 8, 4}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 【三教化】²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 【三教安公子】³一本安公子曲名。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教鬧著棋】^{7, 7, 2}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教鬧迷】^{7, 7, 4}在園雜誌三。「禪真後史二書一為三教覺世，一為薛舉託生瞿家，皆大部文字，各有各趣。此三覺鬧迷或即另一種之禪真後史，其書曾有

此題，亦未可知。」參看韓魏小史條。

【三松堂集】^{4, 3, 3}十六卷。清吳縣潘奕雋撰。有嘉慶七年刊本。又一本三十卷。有嘉慶七年刊本。

【三妙傳】^{4, 3}疑即演白景雲事之三妙傳。參看探河源條。

【三忠文選】^{5, 0, 3}三卷。明吳遠可編。是編錄嘉靖朝三諫臣之文，一周怡、一楊爵、一劉魁，皆摘梗概，所存甚略。蓋意在存其人，不在備其文也。

【三忠文選】十六卷。明胡接輝編。選錄宋胡銓、周必大、文天祥之文。

【三忠集】²十四卷。明郭惟賢撰。自序謂屈原、婁歸人、孔明、南陽人、岳忠武，雖起家湯陰，而封鄂王、苗裔迄今在武黃間，均以楚稱，故合為一編。

【三春景】^{5, 0, 6}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三打天門陣】^{5, 1}四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

江東書局石印本。

【三打步】²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揲酸】^{5, 4}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農外集詩草】清乾隆間三農撰。

【三擊節】一本清葉雅斐撰。傳奇。

【三拖旦】一本余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星賜福】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三星照】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三國文】兩漢文學，至建安而大變，蓋前乎此者，醜厚溫雅，後乎此者，澆薄麗靡。儀徵劉氏論曰：「建安文學，革易前型，遷蛇之由，可得而說，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開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尚通悅，悅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二也。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騁詞之風，肇專於此，三也。又漢之靈帝，頗好俳辭，下習其風，益尚華靡，雖迄魏初，其風未革，四也。」總之文學衍至三國，首重音韻之調和，字句之鍛鍊，格調之振厲，詞藻之粉飾，兩晉之玄風，六朝之靡艷，悉於此濬其源焉。今分論之。□一魏之文學——三國文學，魏為最盛，故一時文章，咸歸鄴下，劉氏謂「魏武以相王之尊，雅

愛詞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詞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循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於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多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其誠然乎！唯當時文學，首推建安七子（孔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情思敏捷，辭采麗都，駸駸然總兩漢之菁英，迨六朝之先路，其中尤以仲宣為最，文多兼善，辭少瑕累，雅為七子冠冕。今節引文帝典論（此為後世評文之始）以資品題焉。「王粲（仲宣）長於詞賦，徐幹（偉長）時有奇氣，然祭之匹也。如祭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危，圓扇橘賦，雖張（衡）蔡（邕）不過；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孔璋）瑀（元瑜）之章表書記，今之儔也。應瑒（德璉）和不壯，劉楨（公幹）壯而不密，孔融（文舉）體氣高妙，有過人

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一上所陳述，唯關文事。至崇經學，則推王肅，凡所陳述，齟齬鄭玄，聖證論一書，尤其卓卓者。然專務勝前，不諳別分，徒託假偽，以快詆嫉，至爲後世所詬病，此井硯廖氏所以慨然不能已也。第後世研經者，蹈守故常，承訛襲偽，亦非盛風，得王氏出而振之，使得以稍復於正，庶乎斯文之功，不可湮沒。至若王沈之魏書，雖不能上媲馬班，究亦於史傳之功，有可稱者在焉。□二蜀之文學——蜀境偏幽，人木難集，文雅風流，自非魏比。然武鄉侯以王佐之宏才，本淡泊以明志，文章雅潔，氣度深醇，卓乎上儕周秦，非曹魏諸人以俳優成文者所可幾及。隆中對出師表，一有謂後出師表非武侯自作，余意既無明證，且格調非凡，何必妄生疑說。一尤爲簡質，至今千載，下人讀之，覺其識光之敏銳，忠誠之篤摯，躍然紙上，而不覺爲之唏噓不能已也。以此一才，足敵魏百，縱遜衆威，庸何傷乎？况秦宓，郤正，陳述，楊熙，楊顛，楊戲，譙周諸人，悉皆心裁超衆，文采爛然，而李謨著經於康成

外，獨成一家，尤爲蜀學之明耀也。□三吳之文學——吳據江表，文學稱盛，虞翻（易）陸璣（毛詩草木疏，在漢魏叢書中）諸人，究心經術，皆能闡發大道，詳述粹義，其以史才稱者，則有薛瑩之後漢記，袁曄之獻帝春秋，韋昭之吳志，餘如華覈，薛綜，謝承，朱應，康泰諸人，亦均文采擅奇，詞賦典麗，而馳騁於江左，抗衡於中州也。○

【三國文類】六十卷。是編凡分二十三門，所採上及漢末，下逮晉初，并裴松之註採之，不僅陳壽書也。有明正德丁丑刊本。

【三國詩】三國的詩以曹植爲中心，首先我們要講到曹植以前的三國詩人。西漢的五言詩大都爲後人的偽作，漢樂府的重要影響爲五言詩的產生，這些已在另條提過了。我們應該知道東漢的應亨、班固等是最早的五言詩人，他如蔡邕、秦嘉等也都有五言詩流傳下來。但是五言詩的正式成立，却有待於魏氏三祖及建安七子。□魏氏三祖即曹操、曹丕及曹叡三人。曹操（155—200）字孟德，沛國譙

人。他雖是漢末政治上的怪傑，同時也是個有數的作家。他的詩大都是樂府。一部分純粹模擬漢辭，（如氣出唱之類，）自然無甚價值。但還有一部分抒情的或寫景的（如短歌行，步出東門行等，）却是第一流的作品。曹丕（187—226）字子桓，是曹操的兒子。他的作品半為樂府，半為徒詩。樂府中最值得注意是七言的燕歌行，和長篇的大牆上蒿行。徒詩中除西北有浮雲等篇膾炙人口外，餘均不能稱是。曹叡（204—239）字元沖，曹丕子。他的作品全是樂府，但都不大好，只有善哉行與長歌行還差強人意。總之，三祖中曹操地位最高，曹丕次之，曹叡最低。但三祖既兼為政治上與文學上的領袖，於是有不少的作家做他們的門客，最顯著的便是所謂建安七子。孔融（153—208）字文舉，魯國人。乃是七子中最早的一個，與曹氏的關係也最淺。他的詩存者不多，亦不佳，但兩首五言的雜詩，却可證明他確是個詩人。此外六人可分三組。劉楨（2—211）字公幹，東平人。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陽高

平人。這兩人的詩在七子中為最佳。劉楨曾與曹植並稱「曹劉」，他的贈五官中郎將公瑾，贈徐幹等詩，或慷慨磊落，或輕妙秀麗，確是第一流的作品。王粲的從軍詩，七哀詩等，寫亂世的情景，都極沉痛。這是第一組。徐幹（171—217）字偉長，北海人。陳琳（2—217）字孔璋，廣陵人。這是第二組。他們作品雖與孔融同樣的，不多亦不佳，然各有一二篇膾炙人口的傑作，如徐幹的室思及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之類，所以在七子中算是中等。阮瑀（2—212）字元瑜，陳留人。應瑒（2—212）字德璉，汝南人。他們在七子中要算最低的作家了。他們的詩如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應瑒的建章台集詩，算是差強人意的，然還不如其餘五人。這是第三組。三祖七子而外，還有幾位小詩人，如繁欽，繆襲，左延年等，都不必細講。其次，我們講到曹植本人。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之子，曹丕之弟。他的生平，可分成四個時期。二一一年以前為第一期。那時他正當少年，日誦詩論辭賦，善屬文，以敏捷見稱。但曹操是個政治

家，所以也盼望他有幹才。二一年他正二十歲，曹丕被任爲副丞相。他也被封爲平原侯。自此至二二零年爲第二期。他雖在文學上得曹操的歡心，然在政治上則很使曹操失望；同時他的文學的聲譽也引起曹丕的忌妒，而在政治上陷害他。從此他便漸入晦運了。二二零年曹丕篡位稱帝，自此至二二七年爲第三期。這幾年，在曹丕治下，是他一生最不幸的時候了。他的同黨被誅了，也有人監視。直至二二七年曹丕死了，方漸好些。自此以後爲第四期。此時他在姪兒曹叡治下，他頗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不甘以文人終老。但曹叡雖不甚壓迫他，可也不肯重用他，終於鬱鬱不得志而死了。他的作品，與他的生平是並行的。除樂府外，他的詩的年代大都可考。第一期內無詩流傳，見存者可分配於其餘三期內。自二一年至二二零年中，他的作品以與應徐丁王諸文士酬應者爲最佳。牠們形式是五言的，內容則或歎時事，或敘別情，或述交誼，或寫宴飲，或致訓勉（如送應氏，贈徐幹，贈丁儀，王粲等）五言詩

至此方算正式成立。二二零年至二二七年中，產品不多，但贈白馬王彪詩却是傑作。曹丕的壓迫，監國的專橫，積於中者既深且久，發之於詩，遂使千百年後的讀者還受感動。二二七年以後的作品，以雜詩爲代表。雜詩內容雖以自抒抱負爲主，然也寫離別，寫思歸，寫兵士，方面很多，使五言詩體擴張到無所不包的地位。曹植是五言詩第一個偉大作家，是無庸疑議的。以上就是徒詩說，現在我們要論他的樂府。樂府的年代很難考知，就內容方面看來，可分五類。有的是抒情的（如箜篌引等），有的是說理的（如當事君行等），有的是遊仙的（如升天行等），有的是描寫的（如苦熱行等），有的是祝頌的（如聖皇篇等）。其中以抒情的與描寫的爲最佳。抒情的樂府大都發洩身世之感，有時變爲思婦少辭（如怨歌行等），都是極能動人的。描寫的樂府中，以寫英雄與美人的三篇「齊瑟」爲代表作，前人評「異采陸離」者是。此外，只有一篇野田黃雀行是說理好詩，其餘便不必注意了。其次，我們

講曹植以後的三國詩人當三世紀的中年，有所謂中朝名士竹林名士者，養成一種清淡的風氣。在詩歌方面，他們繼曹氏一羣之後，作風不同，地位却一樣的重要。其中最大的作家當推阮籍。阮籍(210—263)字嗣宗，阮瑀之子。他志氣宏放，任性不羈，喜喝酒，彈琴，又喜讀老莊，初爲尚書郎，不久以病免，後爲從事郎中，遷散騎常侍，封關內侯。他聽說步兵廚營人善釀酒，求步兵校尉，年五十五卒於家。他是以八十二首詠懷詩著稱的，牠們都是五言的抒情詩，或嘆友誼的無常（如第二及第三十首等）或嘆生命的無常（如第三及第五十九首等）或嘆富貴的無常（如第五及第六首等）或嘆名譽的無常（如第十五及第四十一首等）——總之在阮籍看來，宇宙間一切都是無常的。詠懷詩向稱難懂，但若我們知道「無常」是這八十二首的中心思想，則一切困難自然迎刃而解了。這中心思想的來源有二：一是當時擾亂的歷史，一是老莊一派的哲學。阮籍綜合這兩種影響，在詩中很委婉地，又很動人地表

現出來了。但嚴格說來，詠懷詩有三種小疵：一是教訓氣味太重，一是使事太隱晦，一是詞句重複太多。不過這是無關宏旨的。與阮籍同時的詩人還不少，我們在此略敘一敘。嵇康(223—262)字叔夜，譙人。他的詩以四言者爲最重要。一般四言詩大都不能脫離詩經的束縛，他的四言詩卻是楚辭的影響更顯著（如贈秀才入軍等）。思想方面也推重老莊，而「歸之自然」的主張，則更導陶潛「返自然」的先路。劉伶(210?—270?)字伯倫，沛國人。他的詩只存一首五言的北芒客舍詩，風格却迫近阮籍。這兩人是比較重要的，餘如何宴、嵇喜、阮侃、郭遐周等，便不必一一細述。曹魏之時的中國是分作三塊的，誰也知道。以地域言，吳蜀雖然比較的狹小，但也足夠與曹魏抗衡的了；而文學方面的作者——尤其是詩的作者，則雖欲比之于附庸而不得。我於這裏也祇好從略了。109.1032

【三國五更】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三國子弟書詞】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三國南北朝隋唐詩經學】毛詩之學，自鄭康成作箋後，其學大行。惟是鄭氏之箋，與毛亦有出入。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以鄭氏自言而觀之，毛詩之學，雖昌明於鄭，而鄭氏作箋，則不必盡同於毛也。唐陸德明云：鄭氏申明毛義，以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今以鄭箋考之，三家之說，亦頗有所采。是鄭雖申毛，而亦不廢三家之長，所以毛傳鄭箋行，而三家微。東漢之末，說詩者咸宗毛鄭矣。鄭學盛行，魏太常王肅獨反對之，鄭箋與毛傳稍有異同，王乃述毛而攻鄭。其攻鄭之著作，有毛詩注（隋志二卷）毛詩義駁（隋志三卷）毛詩奏事（隋志一卷）毛詩問難（七錄二卷）其書今皆佚失，是非得失，無由判斷。宋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謂鄭不如王（歐陽修云：擊鼓五章，自爰居而下三章，王肅以爲衛人從軍者與室家決別之辭，而鄭氏以爲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夫衛人暫出從軍，其卒伍豈宜相約偕老於軍中，此非人情也，當以王肅說爲是。）而當時魏荊州刺

史王基，反對王肅著毛詩駁（隋志一卷七錄五卷）以駁王而申鄭，其書今亦佚失，是非得失，亦無由判斷。宋王應麟引其菜菔，謂王不及鄭。（王應麟云：王肅引周書，菜菔如葶，出於西戎，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婦人所采。）僅此二條，未能據爲定論，要之王肅難鄭，王基難王，大概門戶之見，未必能得學術之真。三國之時，二家之外，有魏祕書郎劉璠著毛詩義（七錄四卷）毛詩箋傳是非（七錄二卷）吳太常卿徐整著毛詩譜（隋志三卷）吳侍中韋昭著有毛詩答雜問，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著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今諸書皆亡，惟陸疏尚存。韋昭朱育等之答問，今見於羣書所引者，以甫田之莠爲今之狗尾艸，謂早魃眼在頂上，奇聞異說，無關宏旨。又謂野有蔓草之詩，國多行役，男女怨曠，于是女感傷而思男，故出游於浦之外，託采芳香之艸，而爲淫佚之行，時艸始生，而云蔓者，女情亟欲促時也。雖是敷衍毛旨，然於不期而會之意相違，亦無深義也。陸疏去古未遠，所言不甚失真，詳於名物，有考古之功。

焉，此三國之詩經學也。晉永嘉之亂，齊詩淪亡，韓魯之說尚在地分南北，魯詩不過江東，晉之詩經學，其初尚沿鄭王是非之習。豫州刺史孫毓著毛詩異同評，以申王說，徐州從事陳統著難孫氏毛詩評，以明鄭義。袒分左右，悉無是處，互相掎擊，垂數百年，要其大概，咸宗毛傳，此南學也。河北通毛詩者，始於劉獻之，獻之以傳劉叔和，其後說詩者，多出二君之門，此北學也。隋書儒林傳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乎鄭氏，南人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支蕪，窮其枝葉。此雖總論五經，詩經亦可推測而得，此晉及南北朝之詩經學也。唐孔穎達奉敕作詩義疏，尊崇毛鄭，引兩家之說，守疏不破注之例，不以己意為進退，然亦頗采隋朝二劉之說，觀其白序云：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執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聘絕纒于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

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為本，削其所煩，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孔氏之疏，專明毛鄭之義，據其自序，多據二劉之說，則是二劉最能明毛鄭之學者也。此隋唐之詩經學也。此外如唐成伯璵之毛詩指說，分興述解說，傳受文體四篇，頗似文心雕龍之體，可謂別創一格，但其傳不甚感耳。總而論之，三國南北隋唐之詩經學，皆為推演毛鄭之義，王肅雖與鄭異，所傳不感。劉焯、劉炫之書，今雖不存，而見於孔氏正義者，必多。二劉之遺說，毛鄭古義，因是而存。孔氏作疏，遂為定論。毛鄭之詩經學，自東漢以來，傳之不絕，不似鄭之周易，服之春秋而遂亡也。〔一〕

〔三國志〕⁴⁰³一百七十二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書）永和齋等抄本。

〔三國志〕²上並雄將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三國志注駢文〕³⁰唐顏師古之注漢書，章懷太子賢之，注後漢書，皆明原書之詰訓而已，未嘗於原書

有所增益也。劉宋時裴松之注陳壽三國志，迺博考羣編，掇拾逸事，裁定會通，竊爲偶體，自成一家，其上三國志注表曰：「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迺純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雖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所徵引，如獻帝起居注、竝雄記、曹瞞傳之類，今無存焉。讀其文，并可考其事，且可伸其慧焉。如杜伯乘火流精上蒼，管輅論雨，下刺吏井，吳有人言之鳥，魏記鬼目之菜，中土城制，既爲女牆，高麗民居，別爲墻屋，木弓竹箭，彰其利，羶羊端牛，助其饒，韓人入禽，東韓五十國之殊俗，架空走海，大秦二百里之橋梁，穴底之徑，深及九梯，果下之馬，高止三尺，交龍用之飾錦，六畜竟以名官，材料之宏富，其有裨於資採者大也。簡明目錄曰：「裴松之注引據博洽，至今爲考證之資。」然哉然哉。王鳴盛商榷，譏其繁蕪，陔餘叢考評其脫漏，亦以見二人品識之相懸，而於裴注初無損也。³⁷

【三國志通俗演義】撰者施耐菴爲何人在昔却[?]

沒有人去追究。自白話文運動勝利，通俗小說也被列入文學作品之林。於是就有人起而作研考。其結果有「考據癖」的胡適，竟說他是子虛烏有之流，不免令人失望。吳梅說他就是施君美，也少確證。大約在距今一二年以前，有一位胡瑞亭先生，他到江北去調查戶口，「至東台屬之白駒鎮，有施家橋者，見其宗祠中所供十五世祖諱耐菴，心竊疑焉。詢其族裔，乃悉即著水滸之施耐菴。更索觀族譜，得耐菴小史，暨殘零之墓誌。」於是始知施耐菴確有其人。就胡氏所述，可知耐菴（約一二九零—一三六五間）在世一名子安，元末淮安人。曾官錢塘，不得志而去。張士誠徵之不起。士誠敗時，他已死了，年七十五歲。他的著述，除水滸外，尚有志餘三國志演義、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等。羅貫中確爲其門人，曾做過他著述的幫手。（以上據于時夏水滸傳的作者一文）澄江舊話也說耐菴爲東台人，曾在江陰徐姓當過塾師，水滸即作於徐府上。至羅貫中（約一三六七—一四一八）的生平，則知者較少，他的名字，里籍也

不一其辭，或說他名本，字貫中，東原人，或作武林人，廬陵人，其名或有作牧，也有作木的。但明初人賈仲名的續錄鬼簿（這也是部新發現的書）裏却說「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爲清新。與余爲忘年交，遭時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一三六四）復會，別後又六十餘年，竟不知所終。」這段話自較諸說可靠。周亮工本來說他是洪武時人（一書影），由此可以證實他既是位不得志的人，所以與施耐菴爲同道，而也沒有做過官。他曾做過許多雜劇，所以他的名字知者較多。他和耐菴既皆有其人，且有師生關係，那麼三國志和水滸在二人中是誰所作，這個問題可以不必提出。況且我們本來僅當認是一種傳說觀的。三國故事在唐宋時已爲說話人取爲題材，已見前述。及三國志平話出世，乃始有了文字的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係平話的擴大，自不必說，但也經過後人的增潤修改。今本稱爲第一才子書的，乃清人毛宗崗所改，但與原文相差還不遠。牠和平話的最大不同，乃在將平

話開首司馬仲相斷獄一事刪除，聞除果報之談，而使成爲純粹的歷史小說。其他不同者尚有數點：一，削去了平話中許多荒誕不經的事實，如曹操勸獻帝讓位於其子曹丕，劉備到太行山中落草爲寇等。二，增加了平話上所沒有的許多歷史上的真實材料，如何進誅宦官，禰衡罵曹操，曹子建七步成詩等。三，增加了平話上所沒有的許多詩詞，表札，四，改寫了平話上許多不經的記載，如平話敘張飛拒曹操於長板橋，大喊一聲，橋竟爲之斷，此實萬無此理之事，故此書改作驚破了夏侯傑的胆。五，保存了平話的敘述，加以潤飾，改作，往往放大到五六倍，將枯瘠的記載，成爲豐腴華腴的描寫。現在所知的三國志演義版本很多，最不同的有三種：第一種就是明弘治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明末李卓吾的評本亦即此本。全書分二十四卷，每卷分十大段，每段有一題目，共二百四十目；題目語句亦參差不齊，和當時其他講史相同，這當是最古的一本。第二種是清康熙時毛聲山的刪改評定本，也就是現代最通行的

一本。他不僅加上許多金聖嘆式的批評，且把回目整理過，成爲很工整的對偶句子而併爲一百二十回，把內容也整理過，去其背謬的而加入不少新的材料。在當時，因毛氏改動原本過甚了，於是復有不滿意於他的改正本者出來，略將舊本改動一下來付印。這便是第三種本子笠翁評閱第一才子書。此本的式樣，完全同卓吾批評本，回目也是參差不齊的，每回也是分爲二段的；不過文字略有改動，改去了許多不通的句子；他是力求少改動原文，所以非至萬不得已不肯輕易更改。可惜第一種今尚有影印本，而第三種則在國內或已成絕本了！明人曾把卓吾評的水滸和三國志合刻在一起，每頁上半頁爲水滸，而下半頁爲三國志，改名爲英雄譜。清初亦刻英雄譜，却用毛本三國志以代了卓吾的評本。茲舉書中最有精采的「關雲長義釋曹操」一段於後：「華容道上，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過了險峻，路稍平安，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又行不到

數里，操在馬上加鞭大笑。衆將問丞相笑者何故。操曰：『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吾笑其無能爲也。今此一敗，是吾欺敵之過；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言未畢，一聲砲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當中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操軍見了，亡魂喪胆，面面相覷，皆不能言。操在人叢中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怕，馬力乏矣，戰則必死。』程昱曰：『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人有患難，必須急之，仁義播於天下，丞相舊日有恩在彼處，何不親自告之，必脫此難矣。』操從其說，即時縱馬向前，欠身與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言爲重。』雲長答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曾解白馬之危以報之矣。今日奉命，豈敢爲私乎？』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古之大丈夫處世必以信義爲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者

乎？雲長聞知，低首不語。當時曹操引這件事來說，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雲長想起五關斬將放他之恩，如何不動其心。於是把馬頭勒回，與眾軍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見雲長回馬，便和眾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前面眾將已自護送曹操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眾皆下馬，哭拜於地。雲長不忍殺之，正猶豫中，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歎一聲，並皆放之。後人史官有詩讚曰：微胆常存義，終身思報恩。威風齊日月，名譽震乾坤。忠勇高三國，神謀陷七屯。至今千古下，軍旅拜英魂。〔第五十回下〕

□種為三國志演義續書有三種：一名三國志後傳，凡十卷一百三十九回，明失名撰；一名三國志演義續編，真名實為石珠傳，清梅溪遇安氏著，共三十回，敘仙女石珠事，而時代適續前書，故以為名。一名後三國志，實即東西晉演義，明失名撰，體例似平話三國志，敘西晉全代，而東晉僅敘至建國即止。我平常很懷疑牠的內容的有二書，一即此書，一為

三

東西漢演義。東西漢的原本也只分段而不稱「回」，西漢只敘至全國統一，而東漢却由立國敘至東漢亡國，中間無故缺去西漢立國後全代的史實，實在太無理由。

【三國志唱春】一名三國古人名。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三國古人名】見三國志唱春條。

【三國人名】北平流行俗曲。〔岔曲〕鉛印本。

【三國錦】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三園子】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畏齋集】四卷。明朱吉撰。元末明初作者林立，

吉之所著，殊未能伯仲其間。

【三異緣】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三跳澗巖】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影閣箏語】三卷。清錢塘張雲璈撰。有嘉慶刊

本，道光刊本，在簡松草堂詩內。

【三戰黃忠】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三戰黃忠】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三孝文字兒】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孝一樁脚】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孝上小樓】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孝卦鋪兒】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孝好女兒】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孝揭榜】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跨鳳】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三昧集】清康熙間王士禎撰。

【三雁紀遊】清同治間戴啓文撰。

【三長物齋文略】六卷。清甯鄉黃本驥撰。有道光

刊本。在三長物齋叢書內。

【三長物齋詩略】五卷。清甯鄉黃本驥撰。有道光

刊本。在三長物齋叢書內。

【三劉家集】一卷。宋劉元高編。按劉渙劉恕劉義

仲祖孫父子，并以學問稱。遺文散逸，咸淳中其裔孫

元高輯為此編，掇拾殘賸，十不得一。有清道光中刊

本。

【三體唐詩】六卷。宋周緞編，元釋圓至註，清高士

奇補註。是編所錄者為七言絕句，七言律詩，五言律詩，故稱曰三體。首載選例，次及格律，大抵為當日江湖派中遞相授受之規程。明刊本二十卷，稱箋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又磧砂唐詩三卷，即周敬原本。清康熙中高江村刊本六卷，附高氏續選八卷，日本本有裴度注。

【三陽開泰和風至】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三鳳緣】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三月裏清明節】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

本。

【三月裏桃花兒放】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三月三】北平流行俗曲（劈破玉）

【三月桃花】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三巴集】清吳歷撰。

【三賢集】三卷。明楊名編。為周敦頤王十朋宋濂

三人之遺文。

【三賢婦】⁸⁰⁰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三入舍】⁸⁰⁰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入舍】一本。雜劇院本。宋官本雜劇亦有此名，

當是一本。

【三全傳鼓詞】⁸⁰¹⁰⁴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錦章書局石

印本。

【三益齋集】⁸⁰¹⁰⁷清吳棠望撰。

【三爺老大明樂】⁸⁰¹²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分夢全傳】⁸⁰²十六回。有清道光十五年新鐫本；

光緒乙未上海石印本。改題醒夢錄。清張士登撰。題

「瀟湘仙史張士登著」。「羅浮僑客何芳苴評」。首

嘉慶戊寅（二十三年）自序，及二十四年己卯繆良

序，南海黎成華題詞。

【三分食饜】⁸⁰⁶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合明珠】⁸⁰⁸四卷。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木刻本。

【三合笑】⁸⁰⁹一本。清陳子玉撰。傳奇。

【三氣過其祖】⁸¹⁴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三短鞭】⁸¹⁴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頌】⁸¹⁷周頌魯頌商頌也。

【三鈞魚泛清波】⁸⁸⁷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笑姻緣】⁸⁸⁴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三笑姻緣】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三笑圖】⁸⁸⁶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笑月中行】⁸⁸⁷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三節詩合編三種】⁸⁸⁷²三卷。清元和韓崇編。有咸豐

五年韓氏寶鐵齋刊本。

【三餘集】⁸⁸⁷⁹四卷。宋黃彥平撰。是集別本作黃次岑，

黃次山，黃秀岑，或傳寫謄異，或偶以字行，其名三餘

者，蓋取三國董遇三餘讀書之意，宋史作玉餘，亦字

形相似而誤也。

【三餘堂存稿】⁹⁰¹清嘉慶間胡長齡撰。

【三堂會審】⁹⁰⁶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三省莊三集】⁹⁰⁶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錦章書局石

印本。

【三省莊正集】¹⁰¹⁰¹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鼓詞）錦章

書局石印本。

【三省莊續集】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鼓詞）錦章書局石印本。

【三惜齋詩集】清王元烜撰。

【三怕】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本。

【正雜劇】按都城紀勝上說是大抵全以故事世

務爲滑稽，本是鑑戒隱諷，所以正雜劇是搬演故

事而加以滑稽的。至於它們裏邊的插科打諢也大

概同打參軍相似，我們就宋人所記雜劇的情形便

可以看出。續墨客揮犀紀熙寧五年太皇生辰教坊

例有「獻香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

假爲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

見道士云：「近曾出神至大羅天，見玉皇殿有一人

披紫金，執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傍

立者曰：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

曰：「近入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

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

云：爲奈何水淺戲圖所別開河道耳。」張瑞義貴耳

集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曰：第

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次問第二秀才仙鄉何處？曰：澤州人。次問第三秀才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仙鄉出何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秀才：汝鄉出何生藥？曰：某鄉出甘草。次問湖州出甚生藥？曰：出黃檗。如何？湖州出黃檗，最是黃檗苦人。當時皇

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語。按此兩則特別標出「御前雜劇」，當然不是打參軍即滑稽劇的了。

【正誼書院小課】四卷。清涇縣朱琦撰。有道光刊本。

【正誼堂文集】十二卷，續集八卷。清張伯行撰。同治五年福州重刊本。

【正統傳】此書未見。明無名氏撰。演英宗復辟事。以于忠肅爲元兇，見嘯亭雜錄及小說小話。

【正變】正變之說，出於詩序。序說：「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興政家殊俗，有變風變雅作矣。」

後來學者雖然亦有懷疑此說的，但以序爲古賢所作，終於不敢公然反對。於是詩有正變之論，不過一般所謂正變，祇限於風雅。至宋王柏獨以頌亦有正

變，所謂正變，祇限於風雅。至宋王柏獨以頌亦有正

變，所謂正變，祇限於風雅。至宋王柏獨以頌亦有正

變，所謂正變，祇限於風雅。至宋王柏獨以頌亦有正

變，以商頌、魯頌爲變頌，其說本之唐成伯瑜毛詩指說，但和之者寡，在詩史上沒有什麼地位。其實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孔子亦沒有說過。不過是作者者的胡言亂道，絕無道理，原可以不必去管牠。但在詩史上頗有勢力，今姑錄舊說，以資參考。大抵正變的一般分界，以二南爲正，十三國風爲變，鹿鳴以下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然亦頗有不同的解釋，如惠周惕即是反對這樣的分界的。條錄於下：一甲，以世之治亂分正變，詩大序孔穎達主之。一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有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一詩序：「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成王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之後，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然則變

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復之，故執彼舊章，覲望更遵王道，所以變詩作也。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一孔穎達：「乙，以時代分正變，歐陽修、鄭康成主之。一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幽，厲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歐陽修）「文武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之事，謂之變風變雅。」（鄭康成）「丙，以入樂與否分正變，顧炎武主之。一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幽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幽，而亦謂之幽，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

「一日知錄」丁、以美刺喻正變——惠周揚。「正變之說出於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說幽風，其後諸儒皆從之。漁仲始倡風雅無正變之論，而葉氏、章氏因之，二者反覆，莫能相一。以余觀之，正變猶美刺也。詩有美不能無刺，故有正不能無變。以其略言之，如美衛武、美鄭武、美周公、美宣王、刺鄭莊、刺時、刺亂、刺宣王、刺幽厲，此顯言美刺者也。如莊姜傷己、閔無臣、思周道、大夫閔周、衛女思歸、思君子、南征復古，此隱言美刺者也。美者可以爲勸，刺者可以爲懲，故正變俱錄之。編詩先後，因乎時代，故正變錯陳之。若謂詩無正變，則作詩無美刺之分，不可也。謂周召爲正，十三國風爲變，鹿鳴以下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則序所謂美與刺者，俱無以處之，亦不可也。」（詩說）

戊、以樂之應用場合分正變——朱子主之。「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觀省，而垂鑒戒耳。」「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

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詩經傳說彙纂）

「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一日知錄）

以上各說中，以康成之說最佔勢力，普通詩經正變的分類，大多根據於此。茲列表於後，以清眉目。

正風——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變風——邶下十三國百三十五篇。正小雅——鹿鳴至蓼莪二十二篇。變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正大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變大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

正變的解釋，大體如右所述。學者囿於成見，但從世傳訓故，次第相受，雖有卓識，亦莫敢出眾擬議。頂可笑的是朱子，他明知「正變之說，經無明文，一然而終於「姑從」序說，不敢出頭反對。我們不能不佩服鄭樵、崔述的勇於疑古，他們力闢舊說，卓然自立，而

東璧之說，尤爲澈底。鄭樵說：「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它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駒鈇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春秋書築王姬之館於外，書秋盟於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時，畏之而不敢氓之，詩反之而自悔，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己之乖，倘反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鄭樵疑古而不澈底，仍舊爲正變之說，幹旋。崔述便更進一步，根本推翻。他在讀風偶識中說：「說毛詩者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余按七月一篇，乃周王業之所自基，東山、破斧，敵王所愾，勞而不怨，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固不得謂之變也。淇澳以睿聖得民，緇衣以好賢開國，鷄鳴之勤昧

爽，蟋蟀之戒逸游，皆足以見君德民風之美，何所見其當爲變風也？蓋春秋之世，距成康時漸遠，故其詩佚者漸多，且當周初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雅音漸衰，而風始著。是以衰世詩多，盛世詩少，初未嘗以正變分也。惟二南中間雖鷄、巢之三，與麟趾、騶虞，以燕射時所歌，故不至於逸耳。安得因此數篇，遂斷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也哉？且即衰世，亦未嘗無頌美之詩。定之方中，紀衛文之新政，鷓鴣美淑人之正國，以及干旄之下賢，羔裘之直節，無衣之勤王，較之行露、死麇之詩，果孰優而孰劣？即君子行役之「苟無飢渴」，亦何異於卷耳之「寘彼周行」；出其東門之「匪我思存」，豈不勝於漢廣之「言秣其馬」；何所見而此當爲正，彼當爲變乎？鄭漁仲曰：「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緇衣之美武公，駒鈇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其說是矣。然又爲變正之說，幹旋之，則猶未免依違於兩可也。朱子言「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然亦姑從序說，吾不知其爲何故

也。一、歸結上面所說，我們可以說詩無所謂正變。其理由是一、孔子不言他書無載。二、詩序是後人所作，謬誤百出，根本不見可靠。大概前人所以不敢推翻正變說的緣故，亦許因為認序是孔子、子夏所作，故雖疑而不敢抗言。三、如果照一般分界，認二南爲正，十三國爲變，則與序所謂美刺之義衝突。四、若以美刺爲正變，那麼小戎、美襄、緇衣、美武不當爲變。五、若以入樂與否爲標準，則三百篇皆爲樂歌。六、七月乃周王業之所自基，非治世不能有此，那麼以治衰分正變，亦是不合。1039

【正樂府】皮日休所作也。其意以樂府者，蓋古聖

王採天下之詩，欲以觀民風之美惡，而被之管弦，以爲訓誡，非特以魏晉之侈麗，梁陳之浮豔，而謂之樂府也。故取其可悲可懼者著於歌詠，凡十篇，名之曰正樂府。一曰卒妻悲，二曰橡媪歎，三曰貪官怨，四曰農婦謠，五曰路臣恨，六曰賤貢士，七曰頌夷臣，八曰惜義鳥，九曰誚虛器，十曰哀隴民。按此十篇中，亦不外乎以諷諭爲體，欲以播於樂章歌曲焉。1041

【正德下江南】²⁴²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正贊劍】²⁴³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正續五龍傳】²⁴⁹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鼓詞）錦章書局石印本

章書局石印本

【正續小五義全傳】十五卷，五十四回。此書未見。

首光緒壬辰（十八年）繡谷居士序。就小五義及

續書要刪爲一書，見小說史略。

【正紐】²⁷所謂正紐者，如漢起總三字爲一紐，上句

有漢字，下句再用總字。如庾闡詩：朝濟清溪岸，夕憩

五龍泉，是正紐也。在七律如杜甫詩：遠開山嶽散江

湖，山散是正紐也。301

【正愁煩】²⁹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正愁煩】北平流行俗曲。（起字呀呀啲）白雪

遺音選鉛印本

【正始文學】⁴正始是魏廢帝年號。這時玄風甚盛，

兼雜以佛家思想，雖不能說每個文人都是如此，但

總難於脫離時代思想的影響。所以當時文士，關於

探討一件事物，都深悉名理之應用。尚質而輕文，誠

如詩品所說「理過其詞，淡乎寡味。」談到當時人的想像，仍是非常豐富，這是因為道家的思想較儒家的思想對於文學更有裨助。這時與建安最大的區分，是建安七子做的是文學的文學，正始文人做的是玄學的文學。前者重形式而忽內容，後者重內容而不大講求形式。當時的講文學界的威權，握在竹林七賢的手中。他們的^{思想}，真浪漫極了。試看劉伶之酒德頌，阮籍之大人先生傳，嵇康之養生論及與山巨源絕交書等，都無處不充分地表現他們極端的個人主義。至於他們的詩風，當時有「稽志清峻，阮旨遙深」的評語。嵇康詩存留於今的，有四言與五言二種。後者詞旨淺露，反不若其四言之好。近人王闓運亦曾說過，中國四言詩做到嵇康為止，以後便無足觀。阮籍有詠懷詩八十餘首，這位先生想來定有隱痛，而又不便明言，乃託之於詩。顏延年已覺得很難解釋，但影響及於後代很大。陶潛為學阮詩之第一人，後來唐代也有詩人模仿他的這種體裁。若論理致高超的地方，遠非建安時人所及。若說

五

到一般的色澤，他們總不免較淡。1021

【正始堂詩鈔】一卷。清閩縣翁時農撰。有光緒三十三年排印本。

印本。【正忠傳】即胡迪罵閻羅全本。北平流行俗曲。石

【正思春】北平流行俗曲。（剪錠花）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正賦琴】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正盼佳期】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正盼佳期】北平流行俗曲。（劈破玉）又一種，

有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正月裏花花香】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正月正】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玉亭餘集】清乾隆間楊廷璋撰。

【玉亭小稿】一卷。清范珍撰。有原刊本。

【玉塵山房詩集】四卷。清蔡燮昌撰。有排印本。

【玉麒麟】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玉麟記】⁰一本明葉憲祖撰。傳奇。

【玉麟記】¹一本清張世漳撰。傳奇。

【玉麟初降】³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玉麟符】⁸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玉盃記】¹⁰一名張廷秀起考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本。

【玉盃記鼓詞】⁴二本北平流行俗曲。廣益書局石印本。

印本。

【玉雨詞】¹⁰²²⁷不分卷。清新建曹慎儀撰。有嘉慶原刊本。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玉宵仙明珠集】¹⁰²²⁷二卷明吳子孝撰。此乃所作詞集。頗具悽惋之致。而造詣未深。不能入宋人閩奧也。

【玉天仙癡夢】¹⁰⁴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玉天仙癡夢】¹與前種略異。上海流行俗曲。

槐蔭山房石印本。

【玉天仙梵】⁴三卷清錢塘陳文述撰。有道光刊本。

【玉石琵琶】¹⁰⁶⁰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音續選鉛印本。

【玉石寶璣傳】³一名三洪傳。河南流行俗曲（鼓兒詞）木刻本。

【玉石堂集】清釋古翁撰。

【玉可盒詞存】¹⁰⁶²不分卷。清仁和徐琪撰。有光緒刊本。

本。

【玉函山房文集】¹⁰⁷五卷。續集五卷。清馮國翰撰。有光緒十五年刻本。

光緒十五年刻本。

【玉函山房詩集】⁰⁴清馮國翰撰。

【玉玦記】¹⁵一本明鄭若庸撰。傳奇。有六十種曲本。

【玉環】¹⁶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玉環記】⁰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有六十種曲本。

【玉環扣】⁵六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玉珮記】¹⁷¹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玉砌銀鋪】¹⁷⁶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玉玲瓏曲存】¹⁸一卷。清仁和魏熙元撰。有排印本。

在飲虹簃校刻清人散曲內。

【玉玲瓏館詞存】⁸一卷。附曲存一卷。清元和魏熙元撰。有光緒刊本。

元撰。有光緒刊本。

【玉玲瓏館曲存】一卷。清元和魏熙元撰。有光緒刊本。附玉玲瓏館詞存後。

【玉香齋詩草】清同治間陶銳撰。

【玉香記】一本。明程文修撰。傳奇。文修字叔子，仁和人。

【玉香花語】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玉虛齋集】一卷。清長沙易瑩撰。有刊本，在哭庵叢書內。

叢書內。

【玉川詩稿】一卷。清武昌潘適撰。有五芝堂刊本。

【玉川子詩集註】五卷。清孫之驤編。全詩故爲粗獷，非風雅之正聲之本嗜奇，故特註之。

【玉峯樓紀事詩】一卷。清錢塘許承基撰。有原刊本。

本。

【玉巖詩集】七卷。清林麟煇撰。是編凡前集二卷，

皆初年所作。又星槎草一卷。中山竹枝詞五十首爲

一卷。皆出使時所作。郊居集一卷。則官提學後家居

時作也。

【玉巖集】九卷。附錄一卷。明周廣撰。廣在正德中

疏攻錢寧，直聲動海內，而文名不甚著，故歸有光序止著其生平大節，而不論其詩文之工拙云。

【玉峯詩纂】六卷。明周復俊編。所纂諸詩自西晉迄於明代，蓋邑乘之餘也。

【玉峯散人集】金趙可撰。按獻之少時，赴舉，及御

箴試，王業難雜賦，程文畢於席屋上，戲書小詞云：趙

可，可，肚裏文章可，可，三場捱了兩場過，只有這番解

火，恰如合眼跳黃河，知他是過也不過，試官道王業

艱難，好交你知我。時海陵御文明殿，望見之，使左右

趣錄以來，有旨論考官，此人中否，當奏之，已而中選，

不然，亦有異恩矣。後任世宗朝，爲翰林修撰，因夜覽

太宗神射碑，反覆數四，明日，會世宗親饗廟，立碑下，

召學士院官讀之，適有可在，音吐鴻暢，如宿習然，世

宗異之，數日遷待制，及冊章宗爲皇太孫，適可當筆，

有云：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歟，而世嫡皇孫所謂

無以易者，人皆稱之。後章宗即位，偶問向者冊文誰

爲之，左右以可對，即擢直學士，可少輕俊，尤工樂章，

有玉峯集行世。晚年奉使高麗，故事，上國使至館中，

有玉峯集行世。晚年奉使高麗，故事，上國使至館中，

例有侍伎，獻之作望海潮以贈，為世所傳誦，與蔡伯堅後先輝映。惟蔡之宮腰纖弱，與趙之離觴草草，皆不免為人所疵議也。²⁷⁸

【玉山詩文鈔】八卷，附錄一卷。清阜甯項樟撰。有乾隆原刊本。

【玉山詩集】清光緒間周馥撰。

【玉山詞】清陸次雲撰。高士奇稱其自處甚高，今觀所作乃往往多似元曲，不能如書中所稱周秦蘇辛體也。有康熙刊本，在陸雲士全集內。

【玉山璞稿】一卷。元顧瑛撰。瑛多財，好結客，與之游者多詞壇間人，其詩雖未能拔於流俗，而清麗芊絲，出入於溫岐李賀間，亦復自饒高韻。有讀書齋叢書本二卷，逸稿一卷，較四庫本多。許氏有毛斧季鈔本二卷，吳焯跋，汲古閣刊二卷，元人十集本。

【玉山名勝集】八卷，外集一卷。元顧瑛編。按瑛在元季，園池賓客之盛，甲於江左，因哀其題詠為此集，各以亭館之名為綱，而以詩文分繫於後。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間者，十之八九。昭文張氏有兩舊鈔本，均

二卷，明刊本二卷，明張萱刊原本不分卷，較張本多詩數首。

【玉山紀游】一卷。明袁華編。是編所錄皆顧瑛及楊維禎等紀遊之作，其遊跡所至非限於一地，而來往聚會，均以玉山堂為歸宿，故總題曰玉山。四庫依鈔本，孝慈堂目三卷，明刊本。

【玉山宴】一本。清萬樹撰。雜劇。樹字花農，一字紅友，宜興人。宜興縣志本傳吳大司馬興祚總督兩廣，愛其才，延至幕，一切奏議皆出其手，暇則製曲為新聲，甫脫稿，大司馬即令家伶捧笙璫，按拍高歌，以侑觴，所填樂府，凡二十餘種，又以詩餘譜舊圖多禁亂，成詞律二十卷，士林珍之。所著有堆絮園集。

【玉山逸稿】四卷，附錄一卷。清歙縣鮑廷博撰。有中箱本，在讀書齋叢書辛集內。

【玉山草堂集】元顧阿瑛撰。阿瑛世居界溪之上，輕財結客，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購古書名畫，三代以來彝鼎秘玩，集錄鑒賞，殆無虛日。築玉山草堂，園池亭館，聲伎之盛，甲於天下。四方名人，如張仲舉、楊廉

夫柯九思、倪元鎮、方外張伯雨輩，常主其家。日夜置酒賦詩，風流文雅，著稱東南焉。淮張據吳，逃隱嘉興之合溪，母喪歸，綽溪張氏再辟之，斷髮廬墓，緡閱釋典，自稱金粟道人云。其詞不多作，竹垞詞綜僅錄三首，為清玉案、蝶戀花、清平樂三支。詞境雖不高，而風趣特勝。遭世亂離，壯懷消歇，嘗自題其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苦說當時豪俠興，五陵鞍馬洛陽街，其晚境亦可悲焉！

【玉山草堂集】三十卷。清仁和錢林撰。有道光刊本。

【玉山草堂續集】六卷。清仁和錢林撰。有中箱本。在粵雅堂叢書內。

【玉山閣詩選】一八卷。清金匱徐鏞慶撰。附荔子丹房詩選一卷。徐濤撰。梅墅詩選一卷。徐潢撰。有揚州阮氏瑯環仙館刊本。

【玉山閣古文詩選】十二卷。清金匱徐鏞慶撰。附荔子丹房詩選一卷。徐濤撰。梅墅詩選一卷。徐潢撰。有道光重刊本。

【玉山堂詩課】二卷。附金粟影庵詞二卷。清錢塘顧澍撰。有中箱本。

【玉山堂詞】一卷。清上元汪度撰。有隨園刊本。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八年排印本。均在隨園三十種內。

【玉種堂五種】清陳娘，底戲曲集。即仙緣記、海虬記、蜀錦袍、燕子樓、梅喜緣五種。其中燕子樓、敍唐底、張建封與愛妓關盼盼底事，有十六齣，為五種中的佳作。在元曲中有侯克中所謂關盼盼春風燕子樓一篇，其書現已亡逸，但與陳娘所作自然有別。

【玉佛緣】八回。署名「嘿生」。初載繡像小說。曾見單行本。

【玉泉子】一卷。所記皆唐代雜事，亦多採他小說為之。有明刊本，稗海本，子書百種本。

【玉泉垂虹】北平流行俗曲。（岔曲——燕臺八景之三）

【玉兔詞】二卷。清華亭董俞撰。有雜刊本，在十種詞合訂本內。鈔本，在十六家詞內。

【玉鴛鴦】一本。清周坦綸撰。傳奇。²⁷³²

【玉鴛鴦】十本。北平流行俗曲。

【玉魚記】一本。明湯賓陽撰。傳奇。²⁷³³

【玉魚記】一本。明湯賓陽撰。傳奇。²⁷³⁶

【玉甸草堂詩集】四卷。清儀徵鄭澐撰。有原刊本。³⁰⁴

木刻本。

【玉窗詩餘】一卷。清海甯葛宜撰。有光緒徐氏刊本。³⁰⁶

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玉窗遺稿】一卷。清東海葛宜撰。乾隆有五十九年刊本。在海昌麗則內。嘉慶八年刊本。在海昌閨媛詩內。³¹⁴

詩內。

刊本。

【玉潭詩選】二卷。清甯鄉何煥撰。有嘉慶太乙堂刊本。³¹⁷

刊本。

【玉涵堂剩稿】一卷。清上海秦夢鶴撰。有民國十年排印本。在友于集內。³²²

七年排印本。在友于集內。

【玉溪生詩話】一卷。清桐鄉馮浩編。有乾隆重刊本。在玉谿生詩箋注內。³²²

本在玉谿生詩箋注內。

【玉溪館】一本。元秦簡夫撰。雜劇。

【玉斗山人集】三卷。元王英撰。此集本名東行斐稿。明嘉靖壬寅陳中州為刊版。佚其詩四首而別附以讀文二篇。始改題今名。其詩稍失之粗。然磊落有氣。勝宋季江湖一派。有明嘉靖壬寅陳中州刊本。³⁴⁰

【玉池生稿】五卷。附雲笥詩一卷。織字軒詩一卷。清長白岳端撰。有康熙刊本。³⁴¹

【玉津園智斬韓太師】一本。元金仁傑撰。雜劇。³⁵¹⁰

【玉津園文略】九卷。清胡薇元撰。有光緒十四年刻本。³⁵¹²

【玉清庵錯送鴛鴦被】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有元曲選本。續古名家雜劇本。³⁵³

【玉連環】一本。無名氏撰。傳奇。³⁵³

【玉連環驚兩斷】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譚木刻本。⁴

【玉連環驚兩斷】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譚木刻本。⁴

續譚木刻本。

【玉連哭五更】後娘打孩子下本。濟南流行俗曲。⁶

義和堂木刻本。

【玉漏催人】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³⁷¹

音續選鉛印本。

音續選鉛印本。

【玉漏催人】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³⁷¹

音續選鉛印本。

音續選鉛印本。

音續選鉛印本。

【玉通詩選】清同治間劉心瑤撰。

【玉詮詞】一卷。清吳縣潘曾瑋撰。有道光刊本。在同聲集內。

【玉丸記】一本。明朱期撰。傳奇。期號萬山，上虞人。

【玉臺文苑】八卷。續玉臺文苑四卷。玉臺文苑，明

江元禧編，續集江元祚編，其書錄女子之文，自周訖明中間多採小說傳奇，至爲猥雜。

【玉臺新詠】陳徐陵所編，凡十卷。陵有孝穆集。已

著錄於「別集」。這是他所選梁以前的詩。按劉肅

大唐新語稱「梁簡文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爲玉臺集，以大其

體」。據此，則是書作於梁時，而題稱陳者，殆後人所追題的。其書前八卷爲自漢至梁的「五言詩」，第九

卷爲「歌行」，第十卷爲「五言」，二韻之詩，雖其中皆取綺羅脂粉之詞，而去古未遠，猶有講於溫柔

敦厚之遺，未可概以淫豔斥之的。今四庫所收的至臺新詠爲趙宦光家所傳的「宋刻本」，有永嘉陳玉父重刻「跋」，最爲完善。間有後人附入之作，

玉

如武陵王閏妾寄征人詩，沈約八詠之六諸篇，皆一一註明，尤爲精密。此書，大唐新語中稱玉臺集，元和姓纂中，亦稱梁有閩人蒨，詩載玉臺集，然隋書經籍志，已稱玉臺新詠，則玉臺集之稱，也許是相沿的省文罷？清人紀容舒有玉臺新詠考異十卷，因是書自明代以來，刊本不一，非惟字句異同，即所載諸詩，亦復參差不一，故考辨頗見詳悉。雖未必一一能復徐陵之舊，而較諸明人任臆竄亂之本，則爲有據了！有明正德甲戌蘭雪堂活字本，佳，嘉靖徐學謨海曙樓本，五雲溪館活字本，趙均得南宋陳玉父本，翻雕佳，萬歷中張嗣修本，茅國俊本，均劣，許洪生有徐星伯所藏宋刊本，有翁覃溪跋，清洪舒校刊本，入存目，吳兆宜注本，乾隆三十九年刊，存目有袁大道心遠樓刊本，明正德翻宋陳伯玉本，明天啓中翻宋本，最佳，汲古閣本，萬歷中華亭楊鑰本。

【玉臺新詠之古絕】這裏所謂古絕，是專指五言四句體而說。蓋以漢代的五言都是八句，九句，十二句，的不等，所以徐陵特以四句的五言爲古絕。如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此詩是漢末的一個婦人所作，而且嘉實地的人也非常之多，但是，牠的妙處究竟在那裏呢？嚴羽謂其「僻辭隱語」，所以令人難懂。宋許凱彥周詩話云：「藁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古詩話統論云：「大刀頭，上環也。」這解釋就更明白了。玉台所錄其餘三首，這裏不能贅及了。外此如「採葵莫傷根」，「甘瓜抱苦蒂」，「高田種小麥」：一類的古詩與古歌，大都五言四句者居多，今且舉其最能膾炙人口者一首，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這是譏諷時人好以金錢勢利而交結朋友的詩，真是說得深中人心之大病，爽快已極。在無名氏的作品之中，除前舉四言，五言之外，又有三言，七言，而六言則獨付闕如。今且將三言詩和七言詩各舉一首，以示例。五雜組，岡頭草，往復還，車馬道，不獲已，人將老。（三言詩）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精，膈膈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

曙星。（七言詩）1009

【玉臺新詠考異】十卷。清紀容舒撰。按玉臺新詠，南宋已有兩本，明人重刻，竄亂彌多，此本仿韓文考異之例，詳列諸本，一一證其是非，引據頗為博洽。

【玉臺新詠箋註】卷十。清吳兆宜撰。是書引證頗博，然繁而無當，又多以後代之書註前代之事，尤為未允，惟每卷以明人濫增之作，退之卷末，註曰：以下宋本所無，較諸本為善。有光緒五年宏達堂刊本。

【玉臺山館詩鈔】八卷。清蘄水徐儒榮撰。有道光刊本。

【玉臺體】以玉臺新詠多選纖艷之作，因有玉臺體之名。

【玉壺詩話】一卷。舊本題宋釋文瑩撰。以玉壺清話校之，蓋書賈摘錄，其有涉於詩者，哀為一卷，詭立此名。

【玉壺山房詞選】二卷。清改琦撰。曹種水云：七癖詞，清空處如冰壺映雪，飛動處如野鶴依雲，讀之神爽，有道光沈氏來鶴樓刊本。

【玉壺買春軒樂府】不分卷。清長洲高願撰。有道光刊本。

【玉壺野史】十卷。宋釋文瑩撰。是書自序云：收國初至熙甯間文集數千卷，其間神道墓誌行狀實錄奏議之類，輯其事成一家。玉壺者，其隱居之地也。有學海類編本，知不足齋作玉壺清話本，墨海金壺本，守山閣本。

【玉女琵琶怨】一本。元庚天錫撰。雜劇。

【玉女行觴】樂府清商曲。吳聲歌篇名。

【玉支璣小傳】四卷，二十回。有原本，題「新鐫秘本玉支璣小傳」，半葉八行，行二十字，寫刻馬隅卿藏。醉花樓刊本，題「煙水散人編次」。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咸豐戊午廈門多文齋刊本，題「西山散人評」，不精。華文堂刊本，題「步月主人訂」。胡適之藏。

清無名氏撰。各本皆題「天花藏主人述」。蓋即撰書人。其評訂編次人，則因刊本非一而不一。鄭西歸氏據文中有在國初已生一個劉伯溫先生之語，定為明人。日本寶曆甲戌船載目著錄。

【玉獅墜】二卷。清江甯張堅撰。傳奇。有原刊本，在玉燕堂四種曲內。

【玉獅堂傳奇三種】六卷。清陽湖陳煥撰。有光緒武林刊本。

【玉嬌梨小傳】二十四回。後來刊本有改題雙美奇緣者。有日本內閣文庫藏本，題「重訂批評續像玉嬌梨小傳」。疑是清康熙刊本。聚錦堂刊天花藏七才子書本，馬隅卿藏。雍正庚戌退思堂刊七才子書本，馬隅卿藏。清無名氏撰。題「萸荻山人編次」。一作萸荻散人。又作荻岸散人。七才子書本有天花藏主人序。在園雜誌卷二引。

【玉嬌李】這小說是假託金瓶梅的原作者王元美的名而發表的。全書二十回，敘述明朝白玄的女紅玉，才貌雙全。因代他父親寫蒞花詩，流傳在外面，引起人的羨慕。有御史楊廷詔來求婚，配他的兒子楊芳白。玄嫌楊芳才學淺薄，不許。後白玄到金人營中去迎接太上皇，紅玉由吳翰林保護回金陵去。見了蘇友白的題壁詩，便欲將紅玉嫁給友白。友白錯

認了別的醜貌女子，以爲是紅玉，便拒絕了這椿婚
 事。後蘇在路上，遇到了許多少年，寫和紅玉的新柳
 詩；誰的詩和得好，便嫁給誰。友白也寫了兩首和詩，
 被張軌如偷去，獻給白玄，玄讀詩十分贊嘆，便留張
 軌如在家。後來又有蘇有德，冒着友白的名來求婚，
 見了張軌如，兩人衝突起來，祕密一齊揭穿。同時真
 的友白，因愛慕紅玉的詩才，也渡江來求婚；在路上
 遇了盜，在李家暫住。又遇到一個少年，名盧夢梨，因
 佩服友白的文才，便把妹子許嫁了友白。友白進京
 去考中第二名，變姓柳氏，在山陰禹跡寺中游玩，遇
 到白玄，白玄愛他的才，便將自己女兒和甥女一齊
 許配給他。原來白玄的甥女便是盧夢梨，常改換男
 裝，在外面游玩。前在李家遇蘇友白，心中早已愛上
 了友白；今日聽她舅父說，將他表姊妹二人，一齊許
 給姓柳的做妻子，心中十分不快活。後友白到白玄
 家中來說明，自己便是蘇友白；那盧夢梨也說明，前
 許嫁的妹，便是爲自己留後步的。¹⁰³⁴

【玉嬌春】一本。元郝經撰雜劇。經字仲誼，仁和人，

元進士。有玩齋集，見輟耕錄。列朝詩集，明詩綜，但北
 詞廣正譜于上一本皆注朱仲誼，而仲誼于青樓集
 跋及錄鬼簿題詞，亦自稱朱經仲義，則郝朱固通用
 也。

【玉城紀圍詩鈔】一卷。清貴陽張師亮撰。有咸豐
 刊本。

【玉蘭山館詩草】清嘉慶間祝悅霖撰。

【玉芝堂詩集】三卷。清昭文邵齊燾撰。有原刊本。

【玉芝堂集】九卷。清邵齊燾撰。詩文皆不分體，大
 抵駢偶之作爲多，所作以氣格排采色澤班駁爲宗，
 以自拔於蹊徑，而斧痕則尚未渾化也。

【玉燕釵】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玉燕堂四種曲四種】十卷。清江甯張堅撰。有原

刊本。即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四種，又稱爲

「夢梅懷玉」，其中夢中緣、鍾心、與文媚、蘭陰麗

媚、遇合的事，梅花簪、徐苞、幼與一少女以梅花簪

訂婚，後苞遊學遠方，杜氏受盡辛苦，終得團圓的事；

懷沙記、敘屈原底沉江，玉獅墜、敘黃損與裴玉娥底

遇合 1247

【玉華詩鈔】一卷。清欽縣江振鷺撰。有嘉慶九年刊本，在新安二江先生集內。

【玉茗堂集】二十九卷。明湯顯祖撰。王世貞李攀龍持上追秦漢之說，奔走天下，歸有光獨詆爲庸妄，顯祖亦毅然不附。然有光才不逮世貞，而學問深密，過之。顯祖則才與學皆不逮，而議論識見則較世貞爲篤實，故排王李者亦稱焉。

【玉茗堂四夢】明湯顯祖底戲曲名作底總稱。即牡丹亭還魂記，紫釵記，南柯夢，邯鄲夢四種。詳見各條。1247

【玉樹後庭花】隋書音樂志云：「（陳）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遠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既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闈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後主不特是工于

曲辭，而且也熟暢樂器，故其所制曲多與前代不同。可惜如此悽豔而風行的無愁曲辭，現在居然一腔一字都不能得了。無愁曲在當時雖享盛名，然不久亦即亡失。今所存者，惟有杜牧所嘆賞的玉樹後庭花而已。隋書音樂志云：「後主嗣位，耽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箫鼓，謂之一代北。一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等製。其歌綺艷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金釵兩臂垂及黃鸝留兩詞已亡）玉樹後庭花是自來贊美的新曲，其辭如下：麗宇芳林對高閣，新妝艷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隋書五行志說：「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夫麗辭豔曲，本非卜辭筮語，後主在文學上的創作精神，何能因此削減呢？」1009

【玉樹山房遺稿】一卷。清江都何亮采撰。有光緒

刊本。

【玉樹軒詩草】清魏勳撰。

【玉楮集】八卷宋岳珂撰是集題曰玉楮者蓋取

列子刻玉爲楮葉三年而成之意其詩少蘊藉而磊

落軒爽出不失氣格四庫依安邱張氏鈔本明岳元

聲刊本明刊本振綺堂有石倉吳氏鈔本於刊本外

採他書增補

【玉樓春】一本清謝宗錫撰傳奇宗錫未詳其字

紹興人。

【玉樓春】有煥文堂刊四卷二十回本大連滿鐵

圖書館藏嘯花軒刊十二回本封面題「覺世姻緣

玉樓春」半頁十行行二十六字似是原本馬隅卿

藏坊間重刊嘯花軒本清無名氏撰題「龍印白雲

道人編輯」穎水無緣居士點評在園雜誌卷二

金石錄序均引。

【玉樓春怨】廣東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玉姐要婆家】北平流行俗曲致文堂木刻本。

【玉妃仙】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玉妃媚史】參看探河源條。

【玉磬山房詩集】清劉大觀撰。

【玉杵記】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玉杵記】一本明楊之炯撰傳奇之炯字星水餘

姚人。

【玉梅詞】一卷清臨桂況周儀撰有民國刊本在

蕙風叢書內。

【玉梅窩詩鈔】清咸豐間陳良撰。

【玉梅花】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玉蟾蛭】福建流行俗曲聚星堂鉛印本。

【玉井山房詩餘】清許宗衡撰譚復堂云海秋先

生傷心人別有懷抱胸襟醞釀非尋常文士度越少

鶴通政(即王拯)爲近詞一大宗又云玉井山房詩

餘幽窈綺密名家之詞有成豐刊本同治刊本在玉

井山館集內。

【玉井山館詩】清咸豐間許宗衡撰。

【玉井山館集】二十四卷清上元許宗衡撰有同

治刊本。

【玉井寒蓮集】一卷，金闕攀松集一卷，清江甯履長明撰，有乾隆刊本，民國九年陳氏刊本，在房山山房叢書內。

【玉井樵唱】三卷，元尹廷高撰，是集首有廷高自記，載其父竹坡詩一聯，蓋即戴古石屏集以其父遺詩冠首之意，其詩氣格不高，而神思清雋，尚不染俗氣，四庫依知不足齋刊本。

【玉蜻蜓】⁵⁵¹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玉蜻蜓】⁵⁵⁶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玉扣記】⁵⁷⁰見巧連珠條。

【玉搔頭】⁵⁷⁰清李漁笠翁十種曲之一，全二十九齣，大意明底正，德帝微行出宮中，改姓名爲萬遂，與妓

女劉倩倩相契，倩倩爲紀念以玉搔頭相贈，但旋爲萬遂所失，而落於范欽將軍之女淑芳之手，後淑芳被冊立爲貴妃，以奇緣而爲了范欽底養女的倩倩也，進了宮中同受恩寵。

【玉蝴蝶影詞】⁵⁷¹²四本，北平流行俗曲，上海書局石印本。

玉

【玉蟾記】⁵⁷¹⁶五十三回，有清道光七年綠玉山房刊本，光緒己亥立本堂石印本，題十二美女玉蟾緣，題「通元子黃石著」，鈞鑿子校閱，「餐霞外史參訂」，謂余少保托生爲張昆，當時陷害少保之人皆爲張

姬妾，本玉蟾蛤彈詞。

【玉數珠】⁵⁸³一本，清朱佐朝撰，傳奇。

【玉圃堂詩鈔】⁶⁰²二卷，清吳縣曹基撰，有原刊本。

【玉恩堂集】⁶⁰³九卷，附錄一卷，明林景暘撰，是集凡

奏議二卷，參詞二卷，詩二卷，文三卷，附碑誌行狀一卷。

【玉田詞】⁶⁰⁴三卷，南宋張炎撰，玉田詞皆雅正，故集中無俚鄙語，且別具忠愛之致，玉田詞皆空靈，故集中無拙滯語，且又多婉麗之態，自學之者多效其空靈，而立意不深，即流於空滑之弊，豈知玉田用筆，各極其致，而琢句之工，尤能使意筆俱顯，人僅賞其精警，而作者詣力之深，曾未知其甘苦也，如憶舊遊，大都長春宮，云古臺半壓琪樹，引袖拂寒星，結云鶴衣散彩，都是雲壺中天，夜渡古黃河，云扣舷歌斷，海蟾

飛上孤白。渡江雲。山陰久客寄王菊存云。山空天入海，倚樓望極。風急暮潮初。湘月山陰道中云。疏風迎面，濕衣原是空翠。清平樂云。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甘州。寄沈堯道云。短夢依然江表，老淚灑西州。一字無題處。落葉都愁。又云。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身秋。又。錢草窗西歸云。料瘦筇歸後，閒鎖北山雲。臺城路。送周方山云。暗草埋沙，明波洗月，誰念天涯羈旅。又寄太白山人陳又新云。虛沙動月，嘆千里悲歌，唾壺敲缺。又云。回潮似咽，送一點愁心，故人天末。江影沉沉，夜涼鷗夢闌。長亭怨。錢菊泉云。記橫笛玉關高處，萬疊沙寒，雪深無路。西子妝。江上云。楊花點點是春心，替風前萬花吹淚。憶舊遊。登蓬萊閣云。海日生殘夜，看臥龍和夢，飛入秋冥。還聽水聲東去，山冷不生雲。此類皆精警無匹，可與堯章頡頏。又如邁陂塘結處云。深更靜，待散髮吹簫，鶴背天風冷。憑高露飲，正碧落塵空，光搖半壁，月在萬松頂。沈鬱以清超出之，飄飄有凌雲氣概，自在草窗西麓之上。至如長亭怨，錢菊泉結云。且莫把孤愁，說與當時歌舞。三

媚送舒亦山云。賀監猶存。還散跡，千山風露。又云。布襪青鞋，休誤入桃源深處。蓋是時菊泉亦山，各有北游語帶箴規，又復自明不仕之志。君國之感，離別之情，言外自見，此亦足見玉田生平矣。玉田用韻至雜，往往真文、青庚、侵尋同用，亦有寒刪問雜覃監者。此等處實不足法。惟在入聲韻，則又謹嚴，屋沃不混，覺藥質陌不混，月屑亦不雜他韻，學者當從其謹嚴處，勿藉口玉田為文過之地也。三〇

【玉暉堂稿】清趙湛撰。

【玉照亭集】清黃岡陳大章撰。有乾隆刊本。

【玉照新志】六卷。宋王名清撰。是編多談神怪瑣事，亦間及朝野舊聞及前人逸作，其曰玉照新志者，蓋嘗得一玉照，因以名其所居，併名其書云。有明刊本，秘笈本，唐宋叢書本，學津討原本。

【玉照集】二卷。清銅陵胡承祝撰。有乾隆巾箱本。

【玉馬佩】二卷。清汶上路衍淳撰。有展謔齋刊本。

【玉馬緣】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玉兒送花】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77227
【玉屑齋百家論鈔】十二卷。明張文炎編。其書取

明一代之文。泛論經史疑義者總萃成編。

77227
【玉骨冰肌】北平流行俗曲。一小岔。

77227
【玉屏山莊詩存】清馬鵬飛撰。

77227
【玉屏山館詩草】四卷。清長洲彭祖潤撰。有光緒

刊本。

【玉屏山館詩草續】一卷。清長洲彭祖潤撰。有光

緒十八年刊本。

77247
【玉屏草堂詩集】清道光間陳瑞球撰。

77247
【玉殿元】一本。清陳子玉撰。傳奇。

7777
【玉門詩鈔】清乾隆間鐵保撰。

778
【玉尺樓】一本。清盧見曾撰。傳奇。見曾字抱孫，號

雅雨山人。德州人。官兩淮鹽運使。

800
【玉人兒兒乘燭】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

續譜木刻本。

808
【玉人兒今何在】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

續譜木刻本。

8010
【玉盒記】一本。明楊文奎撰。雜劇。太和正音譜曰：

玉

楊文奎之詞。如匡廬盤翠。

8011
【玉鏡臺】一本。明朱鼎撰。傳奇。鼎字永懷。崑山人。

有六十種曲本。

8011
【玉鏡銀鈎】北平流行俗曲。

8014
【玉鏡銀鈎】北平流行俗曲。起板。

8014
【玉美郎】蘇州流行俗曲。崇本堂木刻本。

8014
【玉美人】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木刻本。

【玉美人】雲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玉美人】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玉美人】北平流行俗曲。湖廣調。

【玉美人】北平流行俗曲。劈破玉。

【玉美人】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玉美人】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40
【玉美人在繡房】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

本。

4
【玉美人在繡樓】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

本。

【玉美人帶兵】⁴⁴²²⁷上海流行俗曲。沈鶴記書局石印

本。

【玉美人勸郎】⁴⁴²²⁷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玉美人長恨】⁷¹⁷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玉美人兒】⁷¹⁷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玉美人兒】⁴⁰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

音續選鉛印本。

【玉美人兒梳妝罷】⁴⁰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玉美人兒嬌模樣】⁴²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玉美情人】⁹雲南流行俗曲。昆山堂木刻本。

【玉美情人命歸陰】⁸⁰⁶濟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玉合記】⁸⁰⁶一本。明梅鼎祚撰。傳奇。字禹金。宣城人。

有六十種曲本。

【玉劍緣】⁸²¹四十八本。北平流行俗曲。善成堂木刻

本。

【玉劍緣】⁸²⁸一本。清李本宣撰。傳奇。本宣字蘧門，江都人有原刊本。

【玉劍尊聞】⁸十卷。清梁維樞撰。取有明一代軼聞瑣事，依劉義慶世說新語門目分三十四類，而自爲之註，文格亦全仿之，然隨意鈔撮，頗乏持擇。有順治刊本。

【玉釵記】⁸⁴一本。明陸江樓撰。傳奇。名字無考，杭州人。

【玉釵怨】²一本。清周若霖撰。傳奇。

【玉鐲記】⁸³一本。明李玉田撰。傳奇。撰田佚其名，汀州人。

【玉笙樓詩錄】⁸⁸¹⁰清道光間沈壽榕撰。

【玉鑑堂詩存】⁸⁸¹¹一卷。清烏程汪曰楨撰。有光緒刊本。

【玉簫詞】⁸⁸²²一卷。清常熟殷秉璣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閨秀詞內。

【玉簫女兩世姻緣】⁴一本。元喬吉撰。雜劇。有元曲選本。古名家雜劇本。

選本。古名家雜劇本。

【玉簫女兩世姻緣】在元曲選辛集上敘章皋與名妓韓玉簫相約白頭之好。及章上京應舉得狀元時吐番亂境，章率兵征之，十有八年。先是玉簫因思章過切，遂病以沒，轉投生於駙馬張延賞府時已至十八歲。適章皋凱旋歸朝，延賞設宴招之，間席得見玉簫，章認以為前妻，奏於上，勅賜二人重結兩世姻緣。○○○

【玉簫女兩世姻緣】見寶文堂目著錄。石點頭卷九玉簫女再世王環緣篇，疑從此本出。

【玉符記】一本清吉衣道人撰傳奇。

【玉符記】一本清袁于令撰傳奇。楊恩壽詞餘叢話謂韞玉譜瑞玉記，或即此本。

【玉簫記】一本明高濂撰傳奇。有六十種曲本。梗概如下：宋之潘必正，河南人。其父在官之日，曾和陳某之女嬌蓮指腹為婚，互以玉簫和鴛鴦扇墜相交，作為聘禮。自此兩方消息隔絕，匆匆經過十六年。必正以舉人資格進京會試。一方陳嬌蓮的父親早死，嬌蓮和母親寂寞度日。忽金兵南下，嬌蓮和母親

共避難，途中兩人分散。嬌蓮受人救助，入金陵城外的女貞觀為女道士，易名妙常。其母往河南訪潘家，暫寓潘氏家中。妙常在觀中一夕偶感無聊，彈琴自娛。適舉人張于湖寄寓在這裏，聽之嘆賞不置。訪妙常，兩人共弈圍棋，並談情話。（第十一「手談」）一日觀中舉行佛會，有耿氏來燒香，王公子亦來。王見耿氏美貌，弄得神魂顛倒。（第十一「鬧會」）俗名「佛會」。一面潘必正在京中受試，以生病落第，恥歸故鄉。因金陵的女真觀主係其叔母，所以寄寓此處讀書。潘偶然望着美貌的妙常，不禁心動。妙常對潘亦是若有意，若無意。一日請潘生至其室，親自進茶相交語。（第十四「幽情」）今名「茶敘」。某夜乘着明月，妙常彈琴自慰，潘生聞之，私叩其房。妙常請潘生彈一曲，潘生即彈「雉朝飛」。係思妻之曲。喻己意。妙常因報以「廣寒遊」。示自己的寂寞，因此潘生更以戲語挑之，妙常口雖責其輕薄，心實受着非常刺激。（第十六「寄弄」）今名「琴挑」。潘生自此得相思病，妙常心中亦鬱鬱不快。一日妙

常在房中孤悶無聊，神思恍惚。突然潘生至，翻閱桌上的經典，看見裏面夾着情詞一首，大喜，藏之懷中。

妙常醒來尋詞不得，詢潘生。潘生從袖中掏出詞來，同妙常說：「這可以看出你的情意，多謝多謝。」妙常見潘生發見自己的秘密，無話可說。兩人因此共盟白首。

第十九「詞媾」今名「偷詩」。一夕潘生照例赴妙常約，不料途中遇着親主叔母潘生叔叔母所責。

第二十一「姑阻」今名「阻約」。自此叔母知道個中秘密，催促潘生早日赴試，並置酒饒行。

第二十二「促試」今名「催試」。潘生臨行，叔母親自送潘生至江畔的船上。妙常在人叢中不能和潘生話別，送一人雇小舟送潘生之船，以玉簪贈潘生。潘生亦報以鴛鴦扇墜，兩人飲淚分別。

第二十三「道別」今名「秋江」。潘生至京應試，及第授官。致書與金陵的叔母和河南的雙親，以妙常之事告旋。至金陵和妙常結婚，相攜歸河南之家。

【玉簪記】北平流行歌曲。一子弟書。

【玉筍詩談】四卷。明朱孟震撰。皆載明代之事，而

涉於江西者尤多，蓋據其見聞所及也。其論詩大旨，則惟以王世貞為宗。

【玉筍集】十卷。張玄撰。憲學詩於楊維禎，維禎詩其獨能古樂府。今集中樂府琴操凡五卷，頗得楊維禎之體。其他感時懷古詩作，亦磊落骯髒，豪氣空

滿。有吳雅堂書本。

【玉筍集】九卷。元鄧雅撰。雅推從梁寅游，此集即寅所勘定，其文大致淵雅，而詩味冲澹，頗有自然之致。有洪武二十二年黎季敏刊本。

【玉筍山房要集】五卷。清曾稽顧廷綸撰。有光緒刊本。排印本，在顧氏家集內。

【玉筍外篇文鈔】一卷。清武進莊士敏撰。有光緒十年刊本，在大亭山館叢書內。

【玉籥尺牘附編】八卷。清武進莊士敏撰。有大亭山館刊本。

【玉堂詩話】一卷。所採皆唐宋人小說，隨意雜錄，不拘時代先後，又多取鄙俚之作，以資笑噱。此諧史之流，非詩品之體。

【玉筍詩談】四卷。明朱孟震撰。皆載明代之事，而

【玉堂叢語】八卷。明焦竑撰。是編仿世說之體，採摭明初以來翰林諸臣瑣言，往往行分條彙載。

【玉堂遺稿】³⁵明蕭良有撰。長於當詩制誥之文，規模宏敞，有承平臺閣之體。

【玉堂漫筆】³⁴三卷。明陸深撰。是書乃在翰林時記其每日所得，而於考核典故為尤詳。

【玉堂才調集】⁴⁰三十一卷。清于朋舉編。有康熙刊本。

【玉堂蒼記】⁴⁴⁶一卷。清楊士聰撰。是書成於崇禎癸未之十二月，距明之亡僅百餘日。凡十餘年來世局

朝政，物態人情，約略粗說於此，而戲笑不經之事，亦往往而在。有道光陳氏刊本，在澤古齋鈔內。石印本，在借月山房彙鈔內。

【玉堂舊課】⁴¹⁷一卷。清徐清愈撰。示光緒重定本，在曲園叢書內。

【玉堂春】⁵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玉堂春】⁰北平流行俗曲（劈破玉）

重

【玉堂春後詞】⁴二本。北平流行俗曲。共和書局石印本。

【玉堂日鈔】⁶三卷。明黃洪憲編。是編鈔撮宋陳騭文則，序者卿文章精義，明何良俊論文，王世貞藝苑

卮言，吳訥文章辨體五家之言，共為一書。

【玉堂公草】⁸十卷。明高拱撰。皆已見全集，此蓋初刻之本。

【璽書】¹⁰¹⁰³「璽」是用玉做成的一種貴重「印信」。在古代的時候，無論尊卑上下，都可以取用的。按左

傳稱：「魯襄公在郊，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這是諸侯大夫之印信，也可稱「璽」的

明證。而「璽書」的名稱，即以此見於這個時候。衛宏說：「秦以前，民庶以金玉為印。」這又可反證天子

之印信，用玉做成，而獨稱「璽」。

「璽書」一切大臣莫敢取用的禮制，是秦朝開始的。漢朝的初年有三種璽，而天子的書用「璽書」。把已封起來，所以稱為一璽書，一又稱曰「一賜書」。漢以後，却別稱為「書」。其實亦是一璽書之類，不過名稱上稍微

有些不同罷了。至於它的作用，有些用作「告諭」的，有些用作「答報」的，有些用作「獎勞」的，有些用作「責讓」的，各隨事實的不同，而異其用。又「璽書」是一種「王者之言」，所以它的體例，應當用「委曲懇到」的言辭，能夠盡「褒勸懲飭」的意義，為最合式。又考古時候，圭璧的用處不止一途，周禮中典瑞，玉人兩篇所說的，最是詳細。馬端臨氏說：「圭璧蓋即符節，璽印之類。三代以奉天子所佩為璽，臣下所佩曰印。唐時改稱璽曰寶，而圭璧之制無聞，蓋亦不經見矣。」清朝的制度，陳設御寶於交泰殿，最初立一個為寶，司的官掌管其事，其後用內監典守。當用的時候，由內閣請示皇上，然後用牠。所有一切「璽印」的文字，都預先制定的。凡遇到「崇上慈甯徽號」，則有「冊寶」「中宮正位」「妃嬪受封」，則寶印之分別牠的制度分寸，備有一種規定的方式，這些職務，都是由禮官執掌的。至於百官的印信，用來「昭法守」而「防詐偽」的，另外有什麼「印」「關防」「條記」「圖記」

等：許多名目。這些印信的鑄造，都由禮部鑄印局專司其事。如印信文字有模糊不清的，那末鑄印局可以請命於朝廷而改鑄。

〔王立道〕懋中明一五二零至一五四七無錫人。卒年三十八。一五三五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立道詩沖容淡宕，不為奇險之語。著有具茨集五卷。補遺一卷。文集八卷。補遺一卷。遺稿一卷。

〔王充〕仲任漢一三七至一零零左右會稽上虞人。年在七八十歲之間，少孤，鄉里稱孝。然因祖父為賈故，反對他的人以此輕他。後來遊京師，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家貧無書，常遊洛陽書肆，閱所賣書，一見即能記誦。歸鄉後為教授。又做過本縣本郡的小官。元和三年（一八六年）為揚州治中。章和二年（一八八年）罷官家居。從此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一意著書。至晚年猶然。他的著作很多，所論列多前人所不敢發，不能發之言，今僅存論衡八十四篇，一原八十五篇，佚一篇。凡二十餘萬言。其他尚有說俗節義十二篇，政務書及養性書十

六篇。一作於晚年。皆不傳。

〔王充文學觀〕王充一生的學問本領，不出二途：其一是受班彪的影響；其又一，是受桓譚的影響。由於受桓譚的影響，所以論文主於真。王充自評其論衡謂「可以一言蔽之曰疾虛妄」。（自紀篇）疾虛妄者，即是桓譚「辨然否」的態度。（論衡超奇篇云：「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不於這種態度以論文，當然偏主於質而無補於純文學之發展。其定賢篇云：「以敏於賦頌爲弘麗，文爲賢乎？」夫司馬長卿揚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定是非，辨然否之實。」至對作篇則說得「明暢」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脛莫能。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銜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爲詞文飾辭爲奇偉之也……冀悟迷惑之心，使虛實之分，虛實之分定，而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尊矣。」因於疾虛妄的緣故，甚至欲息

王

滅華僞之文，則其論文宗旨之趨於極端可想而知了。由於受班彪的影響，所以論文又主於善。其佚文篇云：「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載一人之行，傳人之名，這便是史家的態度了。班固漢書敘傳云：「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史家之對於文的觀念本是如此。所以佚文篇又續言之云：「善人願哉，思勉爲善，邪人惡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又云：「誣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如一字之溢，人猶勸懲惡。」案此句當有脫誤，非「勸」字下脫「善」字，卽衍「惡」字。知之者莫不自免。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流傳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此節亦可見其論文宗旨蓋他一方面欲立真偽之平，一方面又欲定善惡之實。所謂王充思想所以有價值之處，即在反抗時代的潮流。西漢學術主於解經，而他却不囿於經生的見解，不聞烏煙瘴氣的陰陽五行之說。西漢

文學又重在辭賦，而他又能不染賦家的習氣，不玩雕蟲篆刻的把戲，這種風氣的轉移，固不出於王充。自劉歆開東漢古文的先路，而經學之風氣一變；自揚雄自悔其少作，而文學之風氣又一變。則王充之思想見解，在東漢初似乎覺得其罕特起者，實則亦非無因而至的。他能看出西漢經學文學之弱點，和劉歆揚雄一樣，而他又能深受桓譚班彪的影響，而融和二家之思想，故其成就，乃獨異於劉揚二氏。他不致如劉歆之偽造古籍，竄亂古籍；他也不致如揚雄之以艱深文淺陋，疲精勞神於被人覆誦的事業。明白這些，乃可以論王充的文學觀。他論文既主於「真」與「善」，故其所論係指學術文言，於是對於「文學」諸名之含義，獨與當時不同。在當時已有「文」與「學」之分，「文章」與「文學」之分，而在論衡中「文」及「文章」諸稱，大都須作最廣義解。佚之篇云：「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以此五種爲文，便不免混於學術了。又謂「天憎秦

滅其文章。」此處所謂「文章」亦不能以狹義的詞章之義解之。蓋學術用語之含義，有的隨時代而變異的。有的因各家而相殊的。論衡中所謂「文」及「文章」之義，固亦不妨與當時不同。劉天惠文筆考借舉漢人之言「文」者，獨未舉此例，似亦疏漏。一必明乎此，然後知王充論文，根本就不討到純文學的方面。他並不是不重在文，不過他所謂「文」猶是孔門廣義的文，不是漢人所稱詞章之文。書解篇云：「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踰，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鹿麋，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佚文篇云：「踳踏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其意亦同。此節顯有重文輕質之意，倘使不明論衡所謂「文」的含義，不將疑此數節所云與其論文見解互相矛盾嗎？超奇篇云：「孔

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文在長生，一周一之徒與？（佚文篇亦云：「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為漢文，文傳在漢也。）這種關於後世文統道統的見解，亦即由於以孔子之所謂「文」為其論文的標準而已。關於是，王充論「文」的標準亦可得而言。自紀篇云：「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此即荀子非相篇所謂「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之意。蓋他所謂「文」既指廣義的文，則當然足以立真偽之平，或者定善惡之實。其論是立真偽之平或是定善惡之實，要之能做到這一步，便是「為世用者」。「為世用者百篇無害」所以謂文不足奇者，便成為「子成之徒」了。哲人之文足以立真偽之平，史家之文又足以定善惡之實，所以他所謂文的標準即不外此二端。一種是重在抒發思想，一種是重在記載事實。佚文篇云：「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

王

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奇，非徒觀古，且讀古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復尋，人所不能也。此說文論，足以能論著說者為高。超奇篇云：「能說一經者為儒，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摭傳言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遠給篇章者為鴻儒。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踰文人。」也。就人言，則又以鴻儒為超。何以故？「通說者世間比者，著文者歷世希然。」一見超奇篇。鴻儒能得於思著文，連結篇章，所以也。比一切的人為超奇了。超奇篇又謂「說論之徒於山為罕」，其所取於桓譚者以此，其所得於桓譚者也在其「須誦篇云：『古之帝王玩鴻儒者，須鴻儒之人，褒頌紀載，鴻儒乃彰。世乃問，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世所喜也。』」曰：「篇家也，為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儒之人也。」一書再篇又云：「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世儒者時雖尊，不遺文儒之書，其迹不傳；世傳詩家魯山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遺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

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厯能顯其名！此又以能褒頌紀載以業自顯者爲高。蓋他視史家的紀載也，同造論著說一樣。超奇篇云：「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問史記者，眇思自出胸中也。」此正是孔子所謂「我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之意。或戒空言以造論著說，或紀實事以勸善懲惡，其爲世用固其爲眇思自出於胸中亦同。所以太史公亦謂「捨遺言藝成一家之言」。其佚文篇稱班叔皮不爲恩撓，我鄉里人以爲惡戒。其所取於班彪者以此，其所得於班彪者亦在此。他所重者是這種「論發胸臆」的文，是這種「褒頌紀載」的文，故其論文重在內容而不重在形式，重在真與美而不重在美。他蓋以爲論發胸臆的文，只須能立真偽之平足矣；他蓋以爲褒頌紀載的文，只須能定善惡之實，斯亦可矣。他亦並不是全不重在形式，全不重在美，蓋他以爲至多只須能得如何連結篇章，如何立義創意，以達其胸中之眇思，則行文之能事已盡，初不必更求華飾也。超奇篇

云：「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這似乎猶是文實並茂的見解。但是他又云：「察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華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則所謂「文」也者，是實充於內的當然結果，並非徒事藻飾，以使五色之禽，毛妄生矣。故自紀篇云：「夫養實者不畜華，調行者不飾辭。一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他以爲行文不妨有譴毀，則不求純美之意固已顯然可見也。然則超奇篇所云華實俱成者，又何說也？曰：王充以學爲文，故以實賅華。才高知深，則學充於中而文辭自美。所謂有根株於下，則自然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則自然有皮殼於外。此便是「意奮而筆縱」，「意奮則筆自縱也」。由其文之將成時言，則是所謂「意奮而筆縱」，由其文之既成後言，則

又所謂「文見而實露。」文只求所以露其實而已！此所以謂「爲文欲顯白其意，」固不必「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也。因此，他即以「真」「善」爲美。他蓋以爲「真」的方面，能做到切理屢心的地步，自然也就美了；善的方面，能做到入情入理的地步，自然也就美了。只要能把其種心情圓滿表現出來，自然會使讀者傾心滿意，此則所謂以實賅華也。觀其佚文篇云：「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真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惟氣發於內也。」這一些例，都不是舉的純文學的文辭。純文學的文辭，其動人在於情，在於辭，而此則超於情與辭之外了。金周德卿語王若虛云：「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見濟南遺老集及金史文藝傳）韓非陸賈之書，其所由動人之點，即在於可以適獨坐而得首肯者。此

所以真與善亦未嘗不是美也。■明王充之文學觀，總能衡量估定王充文論的價值，總能指出其文論之優點與缺點。蓋他受桓譚的影響，於是以辨照然不爲宗旨，對於一切文辭均取疾虛妄的態度，而所論或不免於過偏。他又受班彪的影響，於是很能利用歷史的觀念以論文，而所言遂轉多精義。■其受桓譚影響而對於文學作品也取疾虛妄的態度者，莫偏於攻擊文人之好奇。藝增篇云：「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割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揚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他復舉其例云：「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早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藝增篇）「儒書言楚養由基善射，

射一揚葉，能百發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揚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揚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從射葉，揚葉繁茂，自中之矣。」（儒增篇）類此之例，全書甚多。他不知虛妄有二種，一種是思想上的虛妄，一種是文辭上的虛妄。文辭上的虛妄，實在不過是一種夸飾，所以思想上的虛妄，不妨取辨照然否的態度，而文辭上的夸飾，正不能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他不明這種分別，由於重實而不主純美之故，竟把修辭學上的揚厲一格，也以爲不合於理，謂爲言過其實，斯則不免過甚了。至受史家影響而用歷史的觀念以論文者，則頗與近人所謂文學革命的主張相合。蓋他這種主張本是反對當時雕蟲篆刻的賦家者，本是專論文藝者，所以能較多精義了。當時王充與揚雄均有反對辭賦的論調，但其所由反對之立脚點不同，故其主張各異，而其成就亦相殊。這一點的不同，即因王充是用歷史的觀念而揚雄則否。王充以爲文

不僅是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見佚文篇）不徒是雕文飾辭，苟爲奇葉之言，（見超奇篇）這似乎與揚雄所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之意相合。但是揚雄於壯夫不爲之後，却做人家難知之太玄，王充則作「形露易觀」的論衡，此便大不相同了。揚雄再作解難一文，說明太玄所以艱深的緣故。他以爲「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輯照。」他以為「聲之吵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日，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所以他要用古文奇字，所以他要「以艱深文淺陋。」（蘇賦譏揚雄語）。這樣，雖破除了辭賦的淫靡，却造成「艱深」的文詞。這正如後世樊守師一流的古文家，弄無駢文之雕琢，反不免於晦澀的弊病。王充則不然，他以為「深覆典雅，指意難規，唯賦頌耳。」（自紀篇）現在既不欲爲辭賦之難曉，則當然主張「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自紀篇）而「欲故作艱深了，揚雄不明斯義，於是所識的古文奇字，適足以爲其行文艱

深的工具。此在歷史派的王充看來，正是反時代的笨伯。他說：「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隱閉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自紀篇）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語言文字，即一時代有一時代表現思想情緒的工具。不明乎此，而強用古人的文字，強學古人的文法，又如何而不為文學上的骸骨。於是積極方面，更復主張以口語為文詞，遂與近人所倡文學革命之說頗相接近了。自紀篇云：「夫文由話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辨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趣，何為猶當隱閉指意？」又云：「秦始皇讀韓非之書，歎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歎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紛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他本於這種主張，所以雖和揚雄一樣反對辭賦之藻飾，而揚雄成為復古，王充都變為革新。又揚雄所作辭賦，大抵摹擬司馬相

如其後雖報不復為，而這種摹擬的習慣，却依然未改。於是做易而草太玄，象論語而作法言，亦步亦趨，以成層鼎，所以學得必思深詞苦，然後相肖了。王充則以為：「飾貌以彊顏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味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辨偽以審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言，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文當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自紀篇）蓋他知道各人自有其個性，不用摹古，更不用相襲。其對作篇又云：「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揚墨之學不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園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眾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聖賢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不妄作，

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蓋他又知道各人自有其環境，賢聖興文，亦各有其背景，所以更不能摹擬。這種主張，全本於歷史的觀念，所以王充文論，尤以受史家影響為獨多，而其受史家影響者為更有精彩也。

【王競】⁰⁰²¹⁶無競，宋至金——一零一至一一六四彰德人。卒年六十四。警敏好學。年十七，以廕補官。一一二二年左右，太學兩試合格，調屯留主簿。入金，除大甯令，轉河內令，治縣皆有幹能。累官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預修國史。競博學能文，畫墨竹極古怪，善草隸書，尤工大字，字或廣長丈餘，而結密如小楷。京都宮殿榜題，皆其手筆。士林推為第一。趙秉文以之與黨（懷英）篆並稱。

【王彥章夜看兵書】⁰⁰²²²河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王彥泓】³明末詩人。善言風懷者，無過王彥泓。彥泓字次回，金壇人。以歲貢為華亭訓導，有疑雨集。他博學好古，詩多豔體。朱彝尊說：「風懷之作，段柯古紅樓集不可得見矣。存者王漢生最擅長，韓冬郎次

之；由此絨情不露，用事豔逸，造語新柔，所以擅絕也。後之為此體者，言之惟恐不盡，詩焉得工？故必琴瑟鐘鼓之樂少，而寤寐反側之情多，然後可以追韓軼李。金沙王次回結撰深得唐人遺意，誦之感心，燭日迴腸蕩氣。」他的疑雨集，傳誦到今，喜豔體詩者沒有不曾讀過的。他的詩如對花雜慟云：瓊香一片委輕埃，猶憶春時傍砌開。腸斷江南陳叔寶，麗華身後卻歸來。

【王庸】⁰⁰²²⁷元——一三三一頃人。歷蘆花場司令。工曲，所作清雅不俗，為知音者所服。

【王應麟】⁰⁰²³伯厚，宋至元——一二二三至一二九六

慶元府人。卒年七十四。九歲通六經，學問廣博。一四一一年舉進士。歷浙西安撫使幹辦公事。帝於集英殿策士，召他覆試。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應麟讀之，頓首道：「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置首選。及唱名，乃是文天祥。累擢秘書郎，應詔極論時事。度宗時，累遷禮部尚書。上疏不報，遂東歸。後二十年卒。應麟著述頗多，有深甯集一百卷。

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詩考五卷，詩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及小學諷詠四卷。（均宋史本傳）

【王應遶】雲來明——一六一九頃紹興山陰人。官禮部員外郎。應遶工作曲，有道遙遊雜劇一本。（曲錄）

【王庭】言遠，一字邁人，明至清——一六零七至一六九三浙江嘉興人。卒年八十七。家貧，杜門自守。日事詩古文。與從兄翹時相唱和。一六四九年第進士。時兩廣初定，以三甲除廣州府知府。累官至山西右布政使，所至以清惠稱。不久致仕歸。布衣芒屨，足跡不入城市。優游幾三十年，但以著書明道為事。庭工詩，其五言清古，有陶韋之風，與石湖邢昉相伯仲。著

王

有秋開三仕，二西漫餘諸草。（清史列傳）

【王庭諤】敬卿，明——約一五五二至一六零零間華州人。卒年近四十一。一五八零年進士。官至翰林院修撰。庭諤著有松門稿八卷。其詩有沈鷺邁往之氣，而文以質掩。

【王庭珪】民瞻，宋——一零七九至一一七一廬陵人。卒年九十三。性伉厲，為詩雄渾。一一一八年登進士第。調茶陵丞，與上官不合，棄官隱居廬溪。紹興中，胡銓請斬秦檜，謫新州，獨庭珪以詩送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須為天下奇」句。坐訕謗，流夜郎。（一作嶺南）孝宗時，召對內殿，賜國子監主簿。乾道六年，復除直敷文閣。庭珪著述頗富，有廬溪集五十卷。今尚存。其他尚有六經論語講義，易解，語錄及滄海遺珠等，皆已散佚。

【王庭筠】子端，金——一一五一至一二零二河東（一作熊岳）人。卒年五十二。（金史本傳亦作卒於泰和二年，年僅四十有七。中州集同。此從三續疑年錄據遺山集黃華墓碑）生未期，識十七字，七

文——一——一二七

歲學詩；十一歲能賦全題。一一七六年舉進士，調恩州軍事判官，臨府即有聲。章宗時，試館職罷歸，乃卜居彰德，讀書黃華山，因以自號。復召爲應奉翰林文字，遷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明年卒。庭筠工書畫，尤善山水墨竹。著有文集四十卷及繁辨十卷。均金史本傳。

【王庭筠文】庭筠，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稍長，添郡王僖一見，期以國士。登大定十六年進士官至翰林修撰。詩文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畫學米元章，其得意處頗能似之。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已下不論也。平生愛天，平黃華山水，居相下十年，自號黃華山主，其歿也，章宗悼之。曰：王堂東觀中，無復斯人矣！又李純甫屏山故人，外傳云：子端世家子，風流醞藉，冠冕一時，爲人眉目如畫，美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衡宇間。又王折節下士，如恐不及，苟有可取，極口稱道之，故人人均恨相見之晚也。江

【王庭筠詩】其詩圓活脫灑，筆端有舌，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

【王度】一舊唐書作王凝，隋至唐——？至六四四前不久，絳州龍門人，王通之弟，隋大業中爲御史，復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出爲芮城令，持節河北道度的著作，以傳奇文古鏡記爲最著。原文今見太平廣記，注云：出異聞集。

【王慶麟】時稱號希仲，一號滄淵，清——一八零八頃江蘇華亭人，嘉慶間舉人，官宣城教諭。慶麟工古文詞，桐城名士姚椿欲築滄甯精舍居之。著有洞庭詩文集。

【王象】世將，晉——二七六至三二二琅琊臨沂人，卒年四十七。一歷代名人年譜作生於泰始十年，卒於永昌元年，年四十九歲。此依三續疑年錄，并依晉書之傳。元帝即位時年四十三歲，推算一少能屬文，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諸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累遷漢中太守。元帝左鎮江左，鎮爲帝姨弟，往從。及帝即位，進小興賦。王敦構難，問奉命往喻，爲敦所留。

受任助亂。及敦得志，官至荊州刺史。尋病卒。帝以親故深痛閔之。喪還京，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諡曰康。感著有文集十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王文靖集】十四卷。明王家屏撰。此其不完之本。

【王文靖集】二十四卷。附錄一卷。清王熙撰。凡奏疏二卷，頌賦一卷，詩六卷，文十五卷，以自作年譜及行狀誌銘碑傳附錄於末。有康熙原刊本。

【王文正筆錄】宋王曾撰。是書所記朝廷舊聞，凡三十餘條，皆太祖太宗真宗時事，其下及仁宗初者僅一二條而已。有百川學海本。歷代小史本。學津討原本。說郭本。

【王文秀涓塘奇遇】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王文貞文集】十卷。別集四卷。附制藝一卷。清鎮

洋王祖畬撰。有民國十年刊本。

【王文治】³³³禹卿，號夢樓，清——一七三零至一八零

二江蘇丹徒人。卒年七十三。一七六零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充會試同考官。大考一等第一名。擢侍讀。旋出為雲南臨安知府。以事免歸。精於

王

音律。歸後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自隨。但客去樂散，默然禪定。日食惟蔬果，趺坐室中而卒。文治天才豪縱，有國士之稱。為文尚瑰麗，至老歸於平淡。詩雄傑宏亮，不愧唐音。一時煥華，與袁枚相上下。有夢樓詩集。書法尤秀逸，得董其昌神髓。（清史列傳）高宗南巡，大吏以重幣聘造新劇九折，皆即地即景為之。曰：三農得澍，龍井茶歌，祥徵冰蘭，海宇歌恩，燈燃法界，葛嶺丹爐，山醞延齡，瑞獻天台，瀛波清宴，在西湖行宮供奉。又有傳奇蝶歸樓，曲諧以為相傳謂文治所作。

【王文清】³⁵廷鑑，一字九谿，清——一六八八至一七七九湖南甯鄉人。卒年九十二。少工文學。一七二四年進士。官岳州府教授。乾隆初，以荐為三禮、律、呂各館纂修官。補內閣中書。考授御史。告養歸，主講嶽麓書院，多所成就。文清於經學外，兼工詩，著有鋤經餘草十六卷，及儀禮分節句讀，周禮會要，考古源流等。【王文直公遺集】六卷。清滕縣王東槐撰。有光緒刊本。

【王文肅集】五十二卷，附錄二卷。明王錫爵撰。凡雜支十二卷，書十八卷，奏疏二十二卷，附載榮哀錄一卷，誌狀碑傳一卷。

【王文肅集】十二卷。明王儷撰。此集亦名思軒稿。【王文肅公遺文】一卷。清高郵王安國撰。有道光刊本。民國十四年刊本，在高郵王氏遺書內。

【王文忠集】六卷。元王結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結詩春容和平，文亦明白暢達，問答一卷，乃與吳澄往復之語，於此可略見其學問之根柢。

【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明王守仁撰。是編凡語錄三卷，文集五卷，別錄十卷，外集七卷，續編六卷，附以年譜五卷，世德記二卷。守仁之學以知行合一為主。其文博大昌明，詩亦秀逸有致。有明嘉靖中刊本。隆慶二年新建謝傑刊本，又明刊本。清康熙癸丑俞氏刊本二十二卷，入存目。葉紹容編陽明要書八卷，附錄五卷，入存目。康熙初王貽樂刊十六卷本，入存目。康熙己巳張問達編陽明文鈔二十卷，入存目。

【王文簡公文集】四卷，附錄一卷。清高郵王引之

撰。有民國十四年刊本，在高郵王氏遺書內。

【王文敏公文集】八卷。清福山王懿榮撰。有南林劉氏刊本，在求恕齋叢書內。

【王奕】伯敬，號斗山，宋——二七九頃玉山人。入元，特補玉山教諭。自號至元逸民。奕著有斗山文集十二卷，梅嶠雜詠七卷，並不傳。今存東行斐稿三卷。

【王褒】子淵，漢——前——至前一六一人。通音律，善歌詩。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襄荐他有逸才，應詔作聖主得賢臣頌，稱旨，與張子儵並為待詔。帝所幸宮館，常作歌頌，後擢為諫議大夫。皇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至太子宮與之娛樂。他乃朝夕誦讀奇文及自己所作，至疾愈始歸。太子很喜他的甘泉頌及洞簫賦，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後方士

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以祭祀而得。宣帝乃命他往祭，病死道中。帝大為傷悼。漢書藝文志載王褒賦十六篇，今存聖主得賢臣頌一篇，一見漢書本傳及文選。洞簫賦一篇，一見文選。一見九懷九篇，一見楚辭。一見十一篇。又有甘泉宮頌，碧鷄頌，一見全上

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一均殘缺。

【王褒文】他的作品如洞簫賦，移金馬碧雞文和九懷，都是模仿楚辭的，責竊奴文是一篇遊戲文章，也有人說不是他所作，而是黃香作的。除模仿楚辭的作品以外，多用排偶句子，已經開後來駢儷文學之端了。當時太子（即元帝）有病，宣帝使他和其他的辭賦家，都到太子宮裏去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和他們自己底作品，後來太子底病果然好了。太子很喜歡褒所作的甘泉宮頌和洞簫賦，使後宮貴人左右都誦讀它。從這件事看來，他真是跟倡優相去無幾了；雖然他底聖主得賢臣頌後面，因為宣帝頗好神仙，有排斥彭祖、喬松的話，借以諷諫，跟相如底子虛賦、上林賦用意相似。總之上面所舉的他底作品，都是貴族文學；但是他卻有一篇平民文學的作品，叫做僮約，大約是用當時的白話做的韻文。這篇文章，可以算是二千多年來第一篇白話文。我們看了其中「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等句，覺得它跟「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

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寒，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微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嗚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聖主得賢臣頌）的排偶調子，完全是兩副筆墨了，所以儷約不但在王褒集中是一篇特異的文字，就是兩漢諸家辭賦中也找不出第二篇來。〇〇〇

【王褒】子淵，梁至北周——至五七一左右琅琊臨沂人，王規之子。卒年六十四。識量淵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起家祕書郎，轉太子舍人。蒙爵南昌縣侯。梁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褒既名家，文學優贍。位望隆重，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尋八周，授車騎大將軍。明帝好文學，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官終宣州刺史。褒著有文集三十卷。隋書志作二十一卷。此從兩唐書志。

【王褒詩】衰弱冠舉秀才，善草隸，與其姑大蕭子雲名相埒。文學優贍，頗爲時人推挹。及元帝降魏，王

褒與王克、劉毅、宗慄、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及明帝踐位，篤好文學，時王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必令王褒賦詩談論，恆在左右。武帝作象經，令王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王褒名由是大噪。（北史本傳）

王褒所作的詩，以擬「樂府體」爲最，能有翻新創作的精神，最能不爲前人的格調所拘，而獨創一體。所以我們談到王褒的詩，第一步即須賞識他的樂府。「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傾盃覆盃灌灌，垂手奮袖婆娑。不惜黃金散盡，只畏白日蹉跎。」（高句麗）「初春麗景驚欲嬌，桃花流水沒河橋。薔薇花開百重葉，楊柳拂地散千條。隴西將軍號都護，樓蘭校尉稱嫖姚。自從昔別春燕分，經年一去不相聞。無復漢地關山月，惟有漠北薊城雲。淮南桂中明月影，流黃機上織成文。充國行軍屢築營，楊史討虜陷平城。城下風多能却陣，沙中雪淺詎停兵。屬國小婦猶年少，羽林輕騎數征行。遙聞陌頭採桑曲，猶勝邊地胡笳聲。胡

笳何暮使人泣，長望閨中空佇立。桃花落地杏花舒，桐生井底寒葉疎。試爲來看上林雁，應有遙寄隴頭書。」（燕歌行）把那五言的樂府體詩看厭了，驟然來讀王褒的六言和七言，在音節上非常新穎，在情緒上非常愉快，這便是文學家給予我們底新生命！文學的功用就在能感動人或變化人們的生活！兩詩在歷史上比較的價值，要以燕歌行爲最有名。北史文苑傳說：「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悽切之辭，至此方驗馬。」（按所謂驗者，卽褒傳所謂「魏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柵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之事而言之耳）這「妙盡塞北寒苦」便是他生命受着壓迫的流露，所以能成爲一種活躍的文學。

王褒的五言雖然不能夠在形式上別開生面，然而內容却是充滿了他底生命力。忠實地說也，還不在樂府之下，而其濃厚清淡之處，猶能更使人們可以慰藉的呢。你看「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心悲異方樂，腸斷隴

頭歌：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河。」（渡河北）「月色當秋夜，斜暉映薄帷。上弦如半璧，初魄似蛾眉。渡雲光忽駛，中天影更遲。高陽懷許椽，對此益相思。」（詠月贈許椽）他這兩首詩的形式也是絕好的。五律，其藝術之精到，是妙在能紀意境，實境打成一片。無端的苦樂，都從這種境界中悠然表現出來。

【王褒】中，美明一四零一頃侯官人。林鴻的姪。洪武中，領應天鄉試，為長沙學官，遷永豐知縣。永樂中，召入預修大典，擢漢府紀善。褒好汲引士類，工詩文，與林鴻等稱閩中十才子。著有養靜齋集十卷。

（明史藝文志）

【王襄敏集】二卷，續集一卷。明王越撰。越本魁傑之才，其詩文有河朔激壯之音，而往往傷於粗率。

【王諲】唐人官右補闕。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王端毅文集】九卷。明王恕撰。前六卷為文集，平

實淺顯，無所雕飾，如其為人。第七卷即玩易意見，八卷曰石渠意見，九卷曰意見拾遺，皆說經之語。

【王訓】懷範，梁一五一至五三六琅琊臨沂人。

王暕之子。卒年二十六（梁書本傳不著卒於何年。此據傳中「年十三，暕亡」語推算）。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為後進領袖。年十六，梁武帝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補國子生，射策高第。除秘書郎，遷太子舍人，秘書丞，俄遷侍中。在春宮，特被恩禮，以疾終于位。諡溫子。

【王誕】茂世，晉一三七五至四一三琅琊臨沂人。卒年三十九，少有才藻，襲爵堆鄉侯。為劉裕太尉長史，盡心歸奉，裕頗仗之。後為吳國內史，以母憂去職。劉裕伐劉毅，起為輔國將軍，毅既平，誕先還，卒，追封唐縣五等侯。誕著有文集二卷（隋書經籍志）。

【王斌病犯說】王斌蓋即作五格四聲論的洛陽王斌，劉善經四聲指歸曾引其說。當在劉善經前。但究為何時人不可知。隋書經籍志也僅著其五格四聲論，未敘其人。南史卷二十二載有王彬，不知是否一人。傳言「王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王）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彬）真六（志）草，為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

王

文—————三三

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任齊歷大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祕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祕府論引王斌共二則：（一）說蜂腰病及鶴膝病——「王斌五字制『鶴膝』十五字制『蜂腰』，並隨執用。」案『蜂腰』詩者，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鶴膝』詩者，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王斌之意蓋即同此。（二）說大紐（傍紐）病及小紐（正紐）病——王斌云：「若能迴轉，即應言『奇琴』。」『精酒』『風表』『月外』，此即可得免紐之病也。」案祕府論於引王斌說前，舉詩曰：「魚遊見風月，歌走畏傷蹄。」說：「『魚』『月』是雙聲，『歌』『傷』並雙聲，此即犯『大紐』，所以即是『元』『阮』『願』『月』為一紐。今就十字中論『小紐』，五字中論『大紐』，所以即是『元』『阮』『願』『月』為一紐。」王斌之意，蓋謂『奇琴』『精酒』『風表』『月外』雖是雙聲，但以二字連為一詞，所以得免紐病。正如祕府論所謂：「凡安雙聲，唯不得隔字，若『踟躕』『躑躅』『蕭瑟』

『流連』之輩，兩字一處，於理即通，不在病限。」（引見前沈氏說正紐病）但沈氏以「風」與「表」，「月」與「外」，「奇」與「琴」，「精」與「酒」，因係雙聲而犯傍紐所舉字與此全同，前有「所謂」二字（見前沈氏說傍紐病），似係引王斌之說，而其意與此完全相左，未悉何故？或者沈氏誤解王斌之說，亦未可知。書關有間，祇就此僅存之片語隻字，難以考知究竟了。王⁰⁴⁶⁰【王謫】雅遠，晉——三六零至四零七琅琊臨沂人。王導之孫，卒年四十八。少有美譽，與桓胤、王綏、齊名。拜祕書郎，襲父爵，遷祕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累至司徒。桓玄將奪安帝位，謚奉璽冊詣玄，玄為楚王，一四零三年一封武昌縣開國公。初，劉裕為布衣，眾未之識，謚獨奇貴之。及裕破玄，以謚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卒，謚文恭。謚著有文集十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素卿妹。⁰⁴⁶⁰【王謝】絮卿，清女子，有瘦紅閣稿，見正始續集，係

【王詵】⁰⁴⁶¹晉卿，宋——一零九零頃太原人。徙居開封。

尚英宗女魏國大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利州防禦使。與蘇軾等爲友，以黨籍貶均州。詵能工詩善書畫，又工弈棋，作堂曰寶繪，藏古今書畫。風流蘊藉，有王謝家風。亦擅作詞，有人月圓、燭影搖紅、花發沁園春諸調。

【王詵詞】晉卿當周美成時，頗長樂府。「清麗幽遠，工在江南諸賢李孟之間。」（黃山谷語）嘗有憶故人詞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情嬾，尊前誰爲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沉雨散，凭闌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徽宗喜其詞，猶以不豐容宛轉爲憾，遂令大晟府別選腔。周美成增益其詞，而以首句爲名，謂之燭影搖紅。評者比之斷鶴續鳧，畫蛇添足，固有弄巧反拙之誚也。晉卿嘗因得罪外謫，其後房歌姬名嚳春鶯者，爲密縣馬氏所得，及晉卿還朝，行至汝陰道中，脩聞歌聲，曰：「此嚳春鶯也。」因往探訪，爲賦一聯曰：「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曾無古押衙。」有客爲足成之云：「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嚳杏園花。」晉卿悽然爲

賦蝶戀花詞云：「鐘送黃昏雞報曉，昏晚相催，世事何時了？萬恨千愁人自老，春來依舊生芳草。忙處人多閑處少，閑處光陰，幾個人知道？獨上高樓雲杳杳，天涯一點青山小。」後來這已失的姬人，亦復物歸原主了。1010

【王謨】仁圃，一字汝麋，清一七九零頃江西金谿人。一七七八年進士，授知縣，乞就教職，選建昌府教授，告歸。卒。謨著有汝麋詩鈔八卷，文鈔十二卷，汝麋玉屑二十卷，江右考古錄一卷，豫章十代文獻略五十二卷，逸詩詮三卷，等二十餘種。又輯漢魏遺書鈔五百餘種，刊行者有經部一百另八種。（均清史列傳）

【王謨】正長，晉一二九零頃襄陽人。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謨作有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注。唐書志作三卷）文選中錄載他的雜詩一首。

【王韻香】清錫山人，號清微道人。明裝薄媚，皓齒修眉，善畫蘭解琴理，頗嫻吟句。慕瓊仙之淨業，希瑤寺之皈依，曾傳其紙寫詩，有「未了青天一線緣」之

句，識者知其尚虛淨業。然詞意實奇妙也。¹⁰⁰

【王韻梅】素卿清常熟女子。有閨月樓詞，見名媛詩話。玉瓊，席道華高第。王菊裳三人，曾序其集。

【王韶之】休泰，晉至宋——三八零至四三五。琅琊臨沂人。卒年九十六。家貧，父爲烏程令，困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謝琰行參軍，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侍續後事。辭論可觀。入宋，遷黃門侍郎。少帝時（四二三年）出爲吳郡太守。文帝永嘉十二年，又出爲吳興太守。是年卒。宋七廟歌辭，皆韶之所作。有文集二十四卷。（隋書志注及兩唐書志）

【王敦】處仲，晉——二六六至三二四。琅琊臨沂人。王導之從兄。卒年五十九。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時王愷、石崇競尚豪侈。愷常置酒，敦導在坐，一女伎因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則殺之，導爲強飲，敦故不肯。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後出爲揚州太守。元帝鎮江東，敦與導同心翼戴。杜弢

亂，討平之。進征南大將軍，拜侍中，江州牧。敦既得志，謀欲專制朝政。帝畏而惡之，以劉隗等爲心腹，遂構嫌隙。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入石頭，殺周顛、戴淵。還屯武昌。帝以憂卒。明帝起兵討之，敦病死，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跪而刑之。敦著有文集十卷。（唐書經籍志作五卷。此從隋書志）

【王謙】正甫，宋——一一零頃。長安人。嘗效世說體，分別記唐世名言，作唐語林八卷。所紀典章故實，多與正史相發明。所采諸書，存者甚少。頗爲後世所珍視。

【王二姐】¹¹¹⁰⁰一名王翠娥做夢。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王二姐得病害想思】²⁰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王二姐做夢】²⁰一名王二姐做夢思夫。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俗曲。鉛印本。

【王二姐做夢思夫】⁶見王二姐做夢條。

【王二姐擗鏡架】⁵一名王二姐思夫。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王二姐擗鏡架】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王二姐思夫】一名擗鏡架。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木刻本。

【王二姐思夫】北平流行俗曲。致文堂木刻本。

【王二姐思夫】北平流行俗曲。(蹦蹦戲)鉛印本。

【王三公子上京】見公子數十聲條。

【王三公子歎十聲】北平流行俗曲。(歎十聲)

【王三公子歎十聲】一名公子歎十聲。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俗曲。木刻本。

【王正德】宋——一八二頃人。嘗輯前代論文之語。自北齊迄宋。為餘師錄四卷。

【王玉峯】明——一五七三頃松江人。善宮曲。著有焚香記傳奇。一曲錄一譜。王魁負桂英故事。

【王玉峯傳奇】著焚香記。全劇凡四十齣。敘王魁與桂英的故事。這故事在宋及宋以後頗見流行。故雜劇家每寫負心人常常要提起王魁。宋雜劇及金院本也。已演過此事。此故事本出張邦幾侍兒小名錄拾遺。敘王魁下第。與桂英誓為夫妻。後魁中狀元。

乃負桂英之約。桂英自殺。其鬼魂竟報仇。迫魁入冥。此劇則以為王魁並不負約。乃為奸人金壘從中構陷所致。後冥司對案。桂英還陽。復與王魁偕老。10103

【王玉芬】華芸。清婺源女子。有江聲帆影閣詩稿。見杭郡詩三輯。

【王璋】季瑛。清錢塘女子。有菴柳齋集。見眾香詞。

【王元】文元。清桂林人。隱居不仕。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王元珠】雅如。清上海女子。有悅春遺稿。見蘇紹栢亡婦傳略。

【王元鼎】元——一三零二頃人。時都中有名妓郭氏。順時秀。姿態閑雅。善雜劇。旦本。與元鼎相昵。偶有疾。思得馬版腸充饌。元鼎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鄰人傳為佳話。元鼎好作散曲。今散見各家選本中。

【王元啓】宋賢。號惺齋。清——一七一四至一七八六浙江嘉興(一作錢塘)人。卒年七十三。一七五四。年進士。官福建將樂知縣。頗多善政。在任三月而罷。

歷主講席，多有成就。晚歲專於易，病革時，猶補注周易下經。尋卒。元啓文法韓、歐諸大家，著有祇平居士文集、怪齋論文、怪齋雜著及讀韓記疑等。（清史列傳）尤精於曆算，亦有著述多種。

【王元規】正範，梁至陳——五一六至五八九太原晉陽人。卒年七十四。（陳書本傳云）「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梁中大通元年詔策春秋舉高第。」依此推算則中大通元年元規至少當為十八歲。但依生於天監十五年推算則為十四歲。此中恐有謬誤，特誌所疑，以俟考證。幼而孤，有至行。年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舉春秋高第。簡文帝在東宮，甚見優禮。入陳，累官尚書祠部郎。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元規常參與。陳亡入隋，官終秦王府東閣祭禮。元規著有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陳書本傳）

【王元節】（歸潛志作元朗）子元，（一作子充）金——約一一二至一一八九間弘州人。卒年五十。

餘幼穎悟，家世雖貴顯，而從學甚謹。劉摛愛其才俊，以女妻之，遂得傳其賦學。登一一五一年詞賦進士，雅尚氣節，不能隨時俯仰，故仕不顯。遷密州觀察判官，即罷官，逍遙鄉里，以詩酒自娛，號曰遜齋。元節工詩，有遜齋詩集。（補遼金元藝文志）

【王元粹】子正，初名元亮，後改名粹，金至元——二零零左右至一二四三平州人。卒年四十餘。年十八九作詩，便有高趣。正大末，以陰敘為南陽酒官，遭亂流寓襄陽，襄陽破，隻身北歸，寄食燕中，遂為道士。後主太極道院，以病卒。

【王雱】元澤，宋——二零四四至二零七六撫州臨川人。王安石之子。卒年三十三。幼聰慧，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戲問雱：「何者為獐？何者為鹿？」雱實不識，良久對道：「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未冠，已著書甚多，舉進士官龍圖閣學士。安石行新法，多所參助，相傳雱不作小詞，有人因此笑他，他遂作倦尋芳一首，人服其工，自后亦不多作。

【王霞卿】唐藍田女子，會稽宰韓嵩之妾。嵩死，卿

流落會稽。嘗題詩唐安寺。進士鄭殷彝和詩求謁。霞卿答詩拒之。

【王震】¹⁰⁴⁰定叟，宋——二二四頃東陽人。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改就武舉。一一一一年中絕倫異等科。

累官沿江制置副使。理宗即位，出知濠州。光州戰守有功，再知高郵軍。撰沿江籌邊誌一編，上之。尋知壽

昌，改贛州。卒。震著有玉溪集。

【王天寶】¹⁰⁴³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王天寶】¹⁰⁴³北平流行俗曲。（太平年）

【王天寶討飯】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石印本。

【王天寶討飯】（與前種略異）北平流行俗曲。

（子弟書）石印本。

【王天游集】十卷。明王達撰。是集乃其門人王孚所編，翟厚所重訂。

【王天春】⁵魯源清——一六六零頃山東濟甯人。一六四六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致仕。天春晚年，專以吟咏自娛，著有夢吟集一卷，續集一卷，頗多率句。

【王石和文集】清王瑋撰。是集中多議論之文，筆意亦頗縱橫。有原刊本。

【王石臞先生遺文】四卷。丁亥詩鈔一卷。清高郵王念孫撰。有民國十四年刊本。在高郵王氏遺書內。

【王晉徵】¹⁰⁶⁰¹涵齋，清——一六九四頃休甯人。一六七九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晉徵工詩，著有雙溪草堂詩集一卷，附遊西山詩一卷。

【王晉之先生集】清光緒間王晉之撰。

【王琢】¹¹¹³器之，金——約一一七零至一二二三間平陽人。卒年四十五。與毛麾友善。天性孝友，為鄉里所稱。酷喜讀書，往往手自抄寫。家素貧乏，能以剛介自持，未曾有所丐貸。時命不偶，士論惜之。琢詩好押強韻，務以馳騁為工。著有姑汾漫士集（中州集）。

【王琢】¹¹¹⁸金進士，著汾漫集。

【王瑣齡】¹¹¹⁸顯士，號瑠湖，晚號松喬老人。明至清——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五江南華亭人。卒年八十四。一六七六年進士，授太常博士。十八年吏部尚書郝惟訥以「詩詞風雅，品誼端醇」薦，應博學鴻儒，召試

文——一——一三九

一等，授編修，纂修明史。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諳練典故，恪誠純一，以風度稱。卒，諡文恭。項齡著有世恩堂集三十五卷，凡詩集三十卷，經進集三卷，及詩餘二卷。

【王登雲休妻】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王瑞蘭】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王瑞蘭】北平流行俗曲（山歌）。

【王瑞蘭移步進花園】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木刻本。

【王烈】¹²³唐大曆時人。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王烈】¹²⁴⁰¹正邦號尋樂明。一四九七頃樂安人。諸生。著有尋樂堂集十一卷。

【王廷章】¹²⁴⁰¹朝炳清。一八零八頃江蘇常熟人。嘗依北宋傳揚令公父子事，作昭代蕭韶戲本十本，共二百四十齣。曲諧。于嘉慶時進呈。

【王廷秀】²元。一六零頃山東益郡人。官淘金。

千戶。廷秀善爲曲，太和正音譜評爲「如月印寒潭」。所作劇細柳營、焚典坑儒、監家雙告狀、石頭和尚草

卷歌四種。（均錄鬼簿）

【王廷相】⁴子衡明。一四七四至一五四四。儀封人。卒年七十一。一五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

給事中。忤中官劉瑾、廖堂，屢躓屢起。嘉靖中，以右副

都御史巡撫四川，討平芒部賊沙保。累官至左都御

史。卒諡肅敏。廷相博學好議論，尤精經術。著有王氏

家藏集六十八卷，內臺集七卷，又有雅述、慎言。

【王廷相詩】廷相起李何之後，而凌厲馳騁，欲與

並駕齊驅。他對於李夢陽推崇備至，稱其「掩蔽前

賢，命令當世秦漢以來罕見其儔」。但後來夢陽既

已浪得大名，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裏，他對於夢

陽也就頗有微辭。然而軌轍相循，他的詩亦不出李

何一派的門戶。

【王廷陳】⁷釋欽明。一五三一頃黃岡人。幼好弄

穎慧絕人。一五一七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改吏部

給事中。武宗下詔南巡，他與同館舒芬等將疏諫，館

師石珪力止之。廷陳乃賦鳥母謠以刺之。及疏上，黜

知裕州。失職放廢，削秩歸。屏居二十年，嗜酒縱倡樂。

時衣紅紵窄衫，騎牛跨馬，嘯歌田野間。廷陳詩文，名重當時。著有夢澤集二十三卷。

【王延壽】文考，一字子山，漢——二四左右至一四八左右南郡宜城人。卒年僅二十餘，少有俊才。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擬作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作，遂爲之輟筆。曾得其夢，以爲不祥，乃作夢賦以自勵。後渡湘水溺死。

【王延壽駢文】博物志云：延壽隨其父逸至泰山，從鮑子貞學算。至魯賦靈光殿，則觀藝者小言之，迺學算數也。靈光殿甚壯麗，自中興以來，未有賦者。文考特補作之。賦出而盛傳於代。是賦首敘作殿之由，初是瞻望，繼而登造，繼而詳觀。自前殿至後殿，層次歷歷，復就其中之所見者詳寫之。先結構，次雕鏤，次圖畫，末後說到瑞應。正見神明扶持之力。亂曰：「形靈宮，巋巋穹崇，紛厖鴻兮，崩芳嶷嶷，岑峯嶙峩，駢龍嵒兮，連拳偃蹇，嶮嶮踳嶮，傍欹傾兮，歌歎幽藹，雲覆靈竇，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礪礪瓌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

王

不朽兮，一寫盡巋然獨存意，此即彥和所謂含飛動之勢者。孫月峯云：是篇在六朝時，甚有名，雄動蒼古，猶有西京遺意。文考後得異夢，心惡之，迺作賦以自厲。其言曰：「爾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斯游光，斫猛豬，批鸞殺，（鸞一作拂）斫魃，虛捐魃，（魃虛耗鬼也，國語木石之怪，夔蚘蚘）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顛，撲茗莖，（一作魃，魃玉篇，魃剽輕爲害之鬼）扶夔魃，（東京賦作夔魃）搏覘眈，蹴睨眦，剖列蹙，掣羯擊，刺尖鼻，踏赤舌，拏僇（呼）（耗）（猶）揮髯鬚，羅列鬼物，有同圖譜。其言擊打也，則曰：「躡杼撻軋，其言叱逐也，則曰：「咿啞批撻噴，其言鬼驚鬼怖也，則曰：「鼉鼉磕磕，訃訃譽譽，」（一作譽譽）窮形盡相，自是寫生妙手。至於王孫之賦，則以況小人之輕點便捷者。漢賦爲文，造情摯，虞曾病其事，形彥和亦識其淫麗，而聯邊疊見，美辭所病，其狀王孫醜儀，語目則「職睫映瞳，」語鼻則「鞋躡躡躡，」語口則「咿啞聒啾，」語齒則「齧齧齧齧，」摹播疾之形，「或羣（一作屏）跳而電透，」寫縹（一作虛）縛之

文————一四一

態，「遂纏絡而羈縻。」徐堅初學記載此文，有音無釋，蓋兩漢文士多通小學，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也。馬融賦圍棋，隱寓兵法，雖無半字同文，亦竭形容之妙，其言：「布子相屬，如馬首屬行，棋多無箭，如聚羣羊，窮其中蹊，如鼠入囊，擦勝負於言，如髮別白，黑於約，如葛蔓延，連閣如火，不滅，扶疏布散，左右流溢。」含章振藻，務為形似之辭，亦可見東京之體也。張惠言曰：「及王延壽馬融為之，傑格拮据，鈎子敲括，而傲詭可觀。其於宗也，無蛻也，觀於此則知與張衡並出於楊馬矣。」

【王延彬】五代梁——九二零頃光州固始人。他是閩王審知弟審邦之子。唐末中原文士如韓偓、鄭夬、楊承休等避亂入閩，依審邦。審邦命延彬作招賢館，以納諸文士。累官檢校太尉，再任泉州刺史。前後歷二十六年。後密遣使貢於梁，求泉州節鎮。事覺，黜歸私第。延彬多才藝，通禪理，尤工詩，今僅存二首。

【王延年】介眉，清——一七一一項浙江錢塘人。年在八十歲以外。一七二六年舉人。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

後官至國子監學正。一七五二年會試，以年逾耄耄，擢司業，加翰林院侍講銜。晚年進呈所撰書，又屢荷恩遇。延年潛心經籍，精於史學，嘗應總督李衛聘，修浙江通志沿革雜合表，分晰特詳。又搃成補通鑑紀事本末——清史列傳——

【王孫賦】王延壽作。本草猴一名王孫，——以喻小人之輕黠便捷者，卒以愆心發動，受制於人，則小人亦自枉為小人矣。文考作王孫賦，有慨乎其言之，開首虛敘一段，渾括大意。「形陋觀而醜儀」句為全篇眼目，其言曰：「眼睚瞞以眦卬（一作眦）視職，睫以映瞳，突高匡而曲頰，眼（一作儼）映歷而隳離，鼻鞋鈎以艱歎，耳聿役以滴知（滴一作適）口噤咄以驗齧，唇皺嚼以破珉，齒崖崖以齟齬（崖本作齟）嚼唯呼而囁呢，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蹠兔蹠而狗踞，聲歷鹿而嗷咿，或福福而教教，又滴雙（一作噢）其若唬，姿僂僂而抵（一作摠）鬚，豁肝閱以瑣醜，貽晚腹而賤賜，眈眈瞞而踞蹠。」以上狀王孫之眼，鼻，口，耳，唇，齒，頰，脾，聲，態，姿，性，與夫諸形體之

乖劣者，又曰「生深山之茂林，處巖巖之嶽崎，性徠
 積以猶疾，態峯出而橫施，緣百仞之高木，攀窮裏之
 長枝，皆宇落之峻鑿，臨不測之幽溪，尋柯條以宛轉，
 或捉腐而登危，若將頽而復著，紛紜紕（一作紕）
 以陸離，或牽（一作犀）跳而電透了，倒了字丁
 了切懸物貌）瓜懸而瓠垂，上觸手而拏，攫下值（
 一作對）足而登跬，一跬即跬字）互攀攬以狂接，
 隻儻睥而奄赴，」以上狀王孫之攀枝緣木，背鑿臨
 溪，其手足之輕便靈捷。又曰：「時遼落以蕭索，乍睥
 睨以容與，或躡（一作蹂）一跌以跳逸，又咨陬而攢
 聚，扶嶽峯以櫛極，（一作陳椽）躡危臬而騰舞，忽
 踊逸而輕迅，羌難得而覩縷，」以上狀王孫登高疾
 躍，任邇者圍山馳逐，多方捕之而卒莫能獲。又曰：「
 同甘苦於人類，好舖糟以歡醪，乃置酒於其側，競爭
 飲而踴馳，顛陋酌以迷醉，朦眠睡而無知，髮拏鬢以
 縶（一作盧）縛，送纓絡而羈磨，蹄鏢繫於庭廡，觀者
 吸呷（一作啤）而忘疲，」謂王孫之嗜酒無厭，為
 酒所誘，卒喪厥軀，孫供奉之被困於天祿大夫也，自

王

取之咎，夫復誰懟，文考作此，蓋憫之也。徐堅初學紀
 載此文，有音而無釋，古文苑略補之，其聯邊之字，六
 字中有四接五接者，字林之譏，殆所不免，以至兩字
 窮形，如歷鹿嗥啞，標債滴跌之類，觸目皆是，要非文
 家之所病，故論者謂伯階畫赤臬之侯，方之平子寫
 神駭之獸，張惠言曰：及王延壽張融為之，傑格拮鋟，
 鈞子敢悟而假詭，可觀，其於宗也，無蛻也，其亦平子
 之流亞歟。①

【王孫公子】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王武子】¹³¹（一作王子武）宋——一八二項人。

工詞，有詞一卷。（文獻通考）

【王武陵】晦伯。唐太原人。官尚書郎。全唐詩錄存

詩二首。

【王弘】¹³²休元。晉至宋。三七九至四三二琅琊臨

沂人。卒年五十四。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謝混友。善

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元

嘉中，進位太保，領中書監。卒，謚文昭。弘博練政體，為

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

後人皆依放之，謂之王太保家法。弘著有文集二十卷。《隋書志》作一卷。此從《隋志》注及兩唐書志。

【王弘撰】無異，一字文修，號山史，清——？至約一六七九後陝西華陰人。少與二兄互相師友，博雅能文，尤深於易。隱居華山下，築讀易廬居之。與李因篤邂逅，長安茶肆，遂定交。顧炎武徧觀四方，至華陰，主其家。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徵至京師，以老病不能試，罷歸。卒。弘撰工古文，簡潔有法，汪琬稱其得史遷遺意。又工書法，著有砥齋集及周易筮述八卷，正學偶見述一卷，山志六卷。（均清史列傳）

【王戩】¹³⁶孟毅，清——一六九二頃湖北漢陽人。一七零八年副貢生，嗜學好古，於書無所不窺。與同邑李以篤、彭心錦、文師鴻、江穎齊名，時稱「漢陽五家」。又與前湘潭王岱稱「楚中二王」。居京師時，湯右曾、吳士燾皆推重之，相與文酒唱和，無虛日。戩善飲，微夕不辭，座客出僻典難之，則對某書某卷，不誤。後辟舉山林隱逸，不赴。性篤孝，父士乾為教授，被誣，戩徒步三千里往訴，事得白。戩博學工詩古文辭，下

筆千言立就。嘗受業於王士禎，士禎謂其「銜華佩實，自名一家」。著有突星閣詩集。（清史列傳）

【王珪】¹⁴¹禹玉，宋——一零一九至一零八五華陽人。徙居舒州，王琪之弟。卒年六十七。弱歲奇警，出語驚人。舉進士甲科，通判揚州，召直集賢院，為鹽鐵判官，修起居注。神宗時，累官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朝廷大典冊多出其手。神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哲宗立，進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卒。諡文。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閎侈瓌麗，自成一家。有華陽集一百卷，宮詞一卷。（文獻通考）

【王珪詩】珪文章多富貴氣，蓋其少擢高科，以文章致位通顯，詞人榮譏罕有其比，故所作多博瞻瓌麗，另成一家。其詩亦以富麗為主，王直方詩話載時人有「至寶丹」之目，以好用金玉錦繡字也。有華陽集。詩如「六朝遺跡此空存，城壓滄波到海門。萬里江山來醉眼，九秋天地入吟魂。於今玉樹悲風起，當日黃旗王氣昏。人事不同風物在，悵然猶得對芳

樽」(再登賞心亭)其作風於此可見一斑。

【王琦】¹⁴¹² 琢崖清——一七二三頃浙江錢塘人。與齊召南、杭世駿友善。早鰥，杜門著述，有林處士風。琦精熟釋典，常助趙殿成注王右丞集。自注有李太白詩集注三十六卷，李長吉歌詩彙解五卷。均清史列傳。

【王瑛】¹⁴¹³ 汝玉明——一五四五頃無錫人。一五三二年進士官至監察御史。瑛所為詩，有王侍御集七卷。

【王拱】¹⁴¹⁸¹ 廷珪明——一三六八頃常熟人。著有竹居集一卷。

【王琪】¹⁴¹⁸¹ 君玉宋——一零五六頃華陽人。徙居舒州，卒年七十二。童時已能為歌詩。晏殊守南都，以為府僉判，賓主相得，佳時勝日，詩酒未嘗輒廢。嘗遇中秋陰晦，殊無聊而眠，琪亟為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弦管一齊開。」殊枕上得詩，大喜，索衣起，逕召客治宴。至夜半月果出，遂樂飲達旦。後舉進士，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性孤介，數臨東宮諸州，政尚簡淨，以禮部

王

侍郎致仕。卒琪有望江南詞十首，自謂謫仙。王安石酷愛其「紅綃香潤入梅花」句。歐陽修亦稱道之。

【王琪詞】曾入詞人晏殊的幕府，歐陽修、王安石均賞其詞。陳輔之云：「王君玉有望江南詞十首，自謂謫仙。王荆公酷愛其『紅綃香潤入梅花』之句。」歐陽修則喜其詠燕詞「煙徑掠花飛遠，曉窗驚夢語，忽忽」一聯。能改齋漫錄。

【王琳】¹⁴¹⁹ 子珩，梁至後梁——五二六至五七三會稽山陰人。卒年四十八。本兵家，能為詩。仕梁為將帥。梁亡，立永嘉王莊於荊州，挺身歸齊，欲存梁緒。累封巴陵郡王。終特進侍中。陳將吳明徹來寇，軍敗被殺。百姓皆哭。琳無學業，而強記內敏，刑罰不濫，輕財愛士，為時稱許。諡忠武。

【王融】¹⁵² 元長，宋至齊——四六七至四九三琅琊臨沂人。王僧達之孫。年二十七歲。中國文學者生卒考以為生於宋明帝泰始四年，卒於齊鬱林王隆昌元年，年亦二十七歲。按鬱林王為帝，在永明十一年八月，明年始改元。參之史，當以卒於明十一年。

文——一四五

爲是。少而神明警惠，受母教，博涉有文才，舉秀才，爲太子舍人。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武帝求自試，遷秘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上詩及書，儉甚忌憚之。永明九年（四九一年）武帝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後加寧朔將軍，與竟陵王特相友好，情好殊常。武帝疾篤，融謀立竟陵王，深爲鬱林王所嫉。鬱林王即位十餘日，收融付廷尉，旋賜死獄中。融倉卒屬綴，皆工世以爲賈誼終軍之流。有文集十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

【王融詩】他與謝朓、沈約等皆以氣類相推轂。他也是有創造天才的人，而說者或頗譏其琢飾，未免太不當了。試看他的三婦艷詩，有所思及古意三作，是何等的自然諧適，從何處見得他有琢飾之處呢？詩品謂：「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其言雖頗示原諒之意，其實又何常如此。五言正是王元長的長處呢。1006

【王建】¹⁵⁴仲初，唐——約七五一至八三五間，潁川人。卒年在八十以外。七七五年舉進士及第，授渭南尉，調昭應縣丞。諸司歷荐，遷大府寺丞，祕書丞，侍御史，常遊韓吏部（愈）之門，爲忘年之友。與張籍契厚，唱答尤多。二人均工爲樂府歌行，格幽思遠。同變時流，建性耽酒，放浪不拘，與樞密使王守澄有宗人之分，藉知禁掖諸事，因作宮詞百首。後因燕詭銜恨，守澄欲以之奏上。建作詩謝，末有「不是姓同親說向，九重爭得外人知」句。守澄恐累已，事乃寢。太和，中一八三一年左右，一出爲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弓劍不離身者數年。後歸，卜居咸陽原上。建著有詩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王建詞】以作宮詞著名的王建，寫有三臺六首，調笑令四首。六首的三臺中二首爲宮中三臺四首，爲江南三臺。宮中三臺詠的是宮中事；江南三臺詠的卻不盡是江南風物。調笑令四首，一作宮中調笑，但也不盡是詠宮中事。1008

【王聖微】清——一六九二頃江蘇太倉人。工曲，著

有藍關度傳奇一本（曲錄）

1010₄ — 1010₄

【王孟】古今詩話云：「孟浩然遊京師，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因邀入內省。」北夢瑣言亦云：「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爲王右丞所知，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之句，右丞擊節賞之，維侍金鑾殿，詔之商較古今風雅。」維於浩然，可謂委曲引薦，卒以「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一聯，爲明皇所不喜，因之放歸，孟之不遇，命也。惟集異記載：「王維未冠，文章得名。」商璠亦云：「維詩辭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爲珠，著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至于「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又「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又「天寒遠山靜，日暮長河悲。」又「日暮沙漠陞，戰聲煙塵裏。」詎肯慚於古人哉？若謂其詠終南詩係譏時之作，似近附會。即謂其好取人詩，如華英集中之「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二語，李嘉祐之「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二語，維皆用之，要不過閤合耳，非故意襲取也。孟詩介李翰林杜工部之間，皮日休孟亭記曾稱之，且云：

王

「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今齟齬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千霄之典，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但觀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及「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足與古人爭勝於毫釐間矣。至建德江宿云：「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尤爲絕唱。襄陽雖不得官，而境遇恬適，較之右丞凝碧池一絕，幾罹安黨之禍，相距甚遠。詩品曰：「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右丞有馬，又曰：「海風碧雲夜，渚月明。」襄陽有馬，王孟固殊途而同歸者也。

【王珣】元琳，小字法護，晉——三五零至四零一琅琊臨沂人。王洽之子，王導之孫，卒年五十二，弱冠，與謝玄俱爲桓溫掾，溫甚敬重之。嘗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轉主簿，後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以才學文章見昵於武帝。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諡議，皆爲所草。封東亭侯，累官散騎常侍，卒，諡獻穆。珣著有文集十卷。（隋

文——一——一四七

書唐書經籍志)

【王珉】¹⁷¹⁴季琰小字僧彌，晉——三五一至三八八琅瑯臨沂人。王珣之弟。卒年三十八。少有才藝，善行書，多出珣右。與嫂婢謝芳姿有情，嫂捷婢甚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因命作團扇歌以解之。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後代獻之為中書令。二人素齊名，時稱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珉著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有王岷集十卷，疑岷為珉之誤。他的團扇歌被後人列為樂府之一體，仿作者很多。

【王瓊】¹⁷¹⁴德華，明——至一五三二太原人。一四八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正德初，歷戶部侍郎。進兵部尚書。荐王守仁以平宸濠，嘉靖間，督陝西三邊軍務，功最多。與彭澤互相攻訐，因迭為進退。卒，諡恭襄。瓊著述頗多，有雙溪雜記，晉溪奏議，漕河圖志，北邊事蹟，西番事蹟等。

【王琚】¹⁷¹⁶唐懷州河內人。神龍初，為駙馬王同皎所器。預謀刺武三思。進戶部尚書，卷委特異，參預大政，

時號內宰相。後以讒見疎，卒為李林甫所構，貶死。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王璐卿】¹⁷¹⁶王漁洋少遊歷下，集諸女士於大明湖，賦秋柳詩，和者數百人。廣陵李秀嫺，王璐卿均有和作。璐卿字繡君，通州人。陳迦陵婦人集載其詠舟前落花絕句云：「青草湖頭荷正妍，綠莎汀畔水浮天；輕舟載得春多少，無數飛紅到槳邊。」又一絕句云：「春寒日日雨如絲，草滿離亭水滿陂；寄語東君須著意，惜花人去未多時。」二詩風韻殊絕，堪入漁洋之室。

【王瑤芬】¹⁷¹⁷雲藍，清婺源女子。有寫韻樓詩鈔，見桐鄉縣志。

【王琛】¹⁷¹⁹士瑋，魏至晉——二六五頃琅瑯臨沂人。官至國子祭酒，冀州刺史。琛著有文集五卷。《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作王琛集四卷。此從隋書經籍志注及晉書王覽傳。

【王弼】¹⁷²²輔嗣，魏——二二六至二四九山陽人。卒年二十四。他是王粲底姪孫，幼時性和理，而又察惠，十

歲時即能通老子能言父業又好儒學爲尚書即時尚未弱冠二十四歲遇癘疾而亡他善解音律愛游宴又善投壺對於學問喜談老子玄理與何晏傅嘏鍾會最相友好何晏亦是個愛談玄理底人於是互相提倡老莊之學風尚一時這時正是止始（明帝）年間因此就成了一種「正始玄風」底稱號又因他們都有文采辭令皆美麗可愛故又有一「正始文學」之稱當時因競慕這種風尚又有四聰八達之目。他著有老子注周易注易略例皆是關於玄理方面的何晏著有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共數十篇鍾會著有道論二十篇他們三人底辭采尤以王弼那種高玄華麗底言辭最爲出色他底易略例明象篇文義精采奪目今錄一段如下「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存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者也然則言者象

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意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這種文體可說是韻文底變體又有說是散韻不分的合體後世祖魏晉文體的多以爲標的說是文體中最美滿的但這種文體實在¹⁷²³³²是道源於孔子底易繫辭而來的【王承衍】希甫後周至宋一九五二至一零零三其先遼西人後徙家洛陽卒年五十二幼而端謹善騎射曉音律頗涉學藝又好吟咏父審琦鎮兗海壽春皆署以牙職開寶初（九六八年）補內殿供奉官都知三年尚太祖女昭慶公主校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雍熙中一九八六年左右出知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時契丹入寇候騎至冀州去魏二百里鄰境戒嚴城中震恐適逢上元節承衍策契丹不至下令張燈設樂與賓佐宴遊達旦衆賴以安明年召還端拱

初，(九八八年)改永清軍節度，再知天雄軍。吏民千餘詣監軍請為本道節帥，詔褒之。真宗立，改護國軍節度，加檢校太尉，卒，諡恭忠肅。

【王承術】希悅，宋一九六一至一零零九其先遼西人，後徙家洛陽，王承衍之弟，卒年四十九。開寶五年(九七二年)授閑廐使，年才十二。太宗、真宗朝，歷官潭、昭、檀、延、代、井、涇、永、泰諸州刺史，改左武衛大將軍，知壽州，卒。承術頗涉學，曉音律，喜為詩，所至為一集，故傳世頗多。

【王豫】應和，號柳村，清一七八五頃江蘇江都人，卒年五十九。諸生，性酷嗜詩。家焦山北岸之翠屏洲，楊柳桃花數萬樹，隔江京口諸山，皆在几案間。豫吟詠其中，不求聞達。一八二一年舉應「孝廉方正」，力辭不就。豫論詩以王孟、韋柳為宗，高澹、醇雅，不為風氣所轉移。著有種竹軒詩文集、王氏清茶錄、王氏法言、儒行錄、明世說新語及江蘇詩徵一百八十三卷。(均清史列傳)

【王子高六么】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王子端捲簾記】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王子一】明一三六八頃人。善樂府，著有誤入桃源、海棠風、楚陽台、鶯燕蜂蝶雜劇各一本。(曲錄)太和正音譜頗稱道之，稱為「如長鯨飲海」。

【王子雲】梁一五一零頃太原人。為閭里才子，嘗為自弔文，甚美。

【王子喬】樂府相和歌吟，嘆曲篇名。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為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之首也。按王子喬有三人：一為王子晉，周人；一為葉令王喬，一為柏人令王喬，均漢人。吳旦生曰：「皆神仙也。」又按吟歎古辭惟此曲尚存。870

【王子俊】材臣，宋一一九零頃吉水人。安丙帥蜀，嘗辟為制置使屬官，揚萬里，謂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古文有韓柳之則，詩有蘇黃之味，四六踵歐蘇之

步武，超然絕塵。所著史論、師友緒言、三松類稿諸書，均已不傳。今存格齋四六一卷，典雅流麗，足與汪藻、孫覲並駕。

1010₄ — 1010₄

【王子安集】唐王勃撰。凡十六卷。勃，絳州龍門人，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齊名，號爲「初唐四傑」。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註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年未及冠，投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後屢坐罪廢斥。父福時，繇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阯。今勃往省，渡海溺水，悸而卒。年二十九。初，勃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偏請客莫敢當。至勃，抗然不辭，郝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而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稱勃爲「腹稿」。云。

按唐書文苑傳，稱其「文集」三十卷，而「楊炯集序」則謂分爲二十卷，具諸篇目。洪邁容齋隨筆，亦稱今存者二十卷，這還是當時的舊本。明朝以來，其

「集」已佚，原本遂不可考。世所傳的初唐十二家集，僅載勃詩賦二卷，闕略殊甚。故皇甫汈作「楊炯集序」，稱王詩賦之餘，未睹他製。今四庫中所收之本，乃是明末崇禎時，閩人張燮搜輯文苑英華諸書，編爲一十六卷，雖不是唐宋的舊本，然以視別本，則較爲完善得多了。勃文爲「四傑」之冠，儒者頗病其浮豔，而洪邁容齋隨筆，則說：「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其言極爲平恕。至杜甫詩中，又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曰「身名俱滅」，即責「輕薄子」曰「江河萬古」，乃指「四子」而言，是亦極力推崇「四傑」者。至韓退之滕王閣記，有云：「得『三王』所爲『序』、『賦』、『記』，壯其文詞。」註曰：「勃作『序』。」又說：「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氏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有明崇禎中，張燮校刊本，清乾隆辛丑項氏刊本，合稱初唐四傑集，平津館有影鈔。北宋

刊本，唐四傑詩集四卷，明嘉靖永嘉張遜業校本二卷。1174

【王翠娥做夢】見王二姐條。

【王翠英觀花】一名十三月偉人名。北平流行俗

曲。【蹦蹦戲】寶文堂鉛印本。

【王鞏】定國，自號清虛先生，宋——零七三頃莘

縣人，王旦之孫。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遊。軾守滁州，

鞏往訪，與客游泗水，登魁山，吹笛飲酒，乘月一歸。軾

待之於黃樓上，對他道：「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

年矣！」軾得罪，鞏亦謫賓州。赦還，豪氣不少挫。歷官

宗正丞，終不顯。鞏著有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

卷，隨手雜錄一卷。

【王司馬集】八卷。唐王建撰。按通考載建集十卷，

此本為清胡介社所校刊。凡古體二卷，近體六卷。建

與元稹白居易張籍均以樂府名於時，元白以曲折

盡情勝，建與籍則以抑揚含蓄勝也。有席刊本十卷，

汲古閣刊本八卷，清康熙中胡介社校刊本。

不就科舉。天性孝友，家貧，然不取非義。明昌中，一
一九三三年左右，一馬吉甫通判開封，舉礪及王彥功、
游宗之三人之才德，礪得為鹿邑主簿，就乞致仕，彥
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宗之讓不受。三人雖出處不
齊，然時人皆以高士目之。礪工詩，趙秉文嘗集懷
英、趙風、路鐸、劉昂及礪等七人所作，付之刻木，以傳
——中州集——謂為明昌詞人的雅作。

【王礪詩】乘文嘗集懷英、趙風、路鐸、劉昂、尹
無忌、周昂與風七人詩，刻木以傳，目為明昌辭人雅
製。其詩有暮春郭南七古，後人許之，謂語不迫切，婉
轉纏綿，有無限風神者也。下

【王已山文集】十卷，別集四卷。清王步香撰。金壇
王氏，以八比稱於世者，凡六人，所謂王氏六子是也。
六子之中，汝驥及步青名尤著，汝驥文神思滄遠，取
徑單微，步青則法律嚴謹，不失尺寸，在近時號為正
宗，於古文則餘力及之，非所專門也。

【王遜】汝玉明——至一四一五長洲人。洪武中，
舉浙江鄉試，以薦攝府學教授，改應天訓導。永樂初，

(一四零三年)擢翰林五經博士。官至左春坊左贊善。後坐解縉累下獄。瘦死。洪熙初(一四二五年)贈太子賓客。諡文靖。遂少從楊維禎學。其文采爲當世所重。常應制撰神龜賦。遂第一。解縉次。著有青城山人集八卷。

【王璠】石和，又字韞輝，清——一七二零頃孟縣人。一七零六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璠工古文，著有石和文集。

【王琰】宋——四七零頃太原人。幼在交趾，受五戒於宋大明(四五七——四六四年)及齊建元(四七九——四八二年)一年兩感金像之異，因作冥祥記。撰集像事，繼以經塔，自序其事甚悉。冥祥記原本十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今已佚。在法苑珠林及太平廣記二書中所存最多。

【王喬】²⁰²²唐安定太守。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王依孺人節孝詩】²⁰²³二卷。清滿洲觀成撰。有道光

刊本。

【王愛山】²⁰²⁴敬甫，元——一三一七頃長安人。能作曲，

散曲有水仙子十闕等。見太平樂府中。

【王信】²⁰²⁶誠之，宋——至一一一四。處州麗水人。入

太學。一一六零年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進所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嘉歎不已。歷權考功郎官。銓曹。以清。累官太常少卿。兼中書舍人。假禮部尚書使金。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帝首肯之。撰集英殿修撰。出知紹興府。境有獐獐湖。苦潦。信創啓斗門。導停滯注之海。化。匪浸爲上腴。民繪像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加煥章閣待制。以通議大夫致仕。卒。信著有是齋集。

【王千秋】²⁰⁴⁰錫老，號審齋，宋——一一六二頃東平人。孝宗時流寓金陵。千秋著有審齋詞一卷(文獻通考)風格秀拔，卓然爲南宋后一大作家。

【王千秋詞】審齋詞，慷慨磊落，絕少綺豔之態。衡山梁文恭名次張詩云：「審齋樂府似花間」在說未免妄誕矣！賀新郎石城吊古詞，直可與放翁抗席矣。遑論花間哉！「審齋先生世稀，曾是金陵一耆舊，萬卷書中星斗，又百篇筆下龍蛇走。」(

梁文榮讀審齋樂府詩一千秋這等吐嚼，雖則緣於時命，但實由其生世之遭際中來。彼嘗自作啓聯云：「少日羈孤，百口星分于異縣；長年憂患，一身蓬轉于四方。」梁文榮贈之詩云：「倚馬常摧麈戰場，脫腕難供掃愁帚。」則其顛危困厄，可想見已！(20)

【王隼】²⁰⁴⁰¹蒲衣清——一六八零頃廣東番禺人，王邦畿之子。卒年五十七。七歲能詩。早年志棲遁，常棄家入丹霞爲僧，旋遊匡廬，居太乙峯六七年，始歸。性好琵琶，家稍裕，即理書卷，手膩口沫，無休時。窘，即彈琵琶，琵琶聲益急，則其窘益甚。娶潘梅元之女孟齊，能詩。通史漢諸書，倡隨相得，樂貧偕隱。有女璵湘，亦能詩。卒後，私諡清逸先生。隼著有大樗堂集十二卷，與詩經正訛，嶺南詩紀，梳山七書（均清史列傳）等。

【王季文】²⁰⁴⁰⁷宗素，唐池陽人。登進士第，授祕書郎。歸隱九華山以終。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王季友】⁴唐——七六六頃河南人。家貧，賣屐爲生。博極羣書，善爲詩。妻柳氏，疾其貧醜，乃遣之去。客居鄆城，洪州刺史李勉一見傾敬，即引佐幕府。杜甫爲

作可歎行。錢起、岑參、郎士元等均與之有舊，每相酬答。仕至御史中丞。季友著有詩集。

【王禹偁】²⁰⁴²元之，後周至宋——九五四至一零零一。濟州鉅野人。年四十八。九歲能文，詞學敏贍，舉士安見而器之。九八三年擢進士，歷遷大理評事。與同年羅處約日相賦詠，人多傳誦。太宗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嘗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表請同校三史書，多所釐正。太宗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頃刻而就。帝大悅，即拜左司諫，知制誥。咸平初（九九八年）預修太宗實錄。因與宰相張齊賢、李沆意見不協，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於身而不屈於道，今雖百折而何虧。」後徙贛州，未踰月而卒。禹偁著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均宋史本傳）及五代史闕文。

【王禹偁文學觀】柳開與趙湘，在文的運動之外，兼有道的運動；石介與孫復在文與道的運動之外，兼有教的運動。都不是純粹文的運動。其比較純粹屬於文的運動者，在北宋之初當推王禹偁。穆修與

宋祁三人。王宋並宗韓愈，而王得其易，宋得其奇，穆修則兼宗韓柳。就文論文，惟此三家有足述者。王禹偁送孫何序云：「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穀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捨是而稱文者，吾未知其可也。」咸通以來，斯文不競，革弊復古，宜其有聞。國家乘五代之末，接千歲之統，創業守文，垂三十載，聖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興矣。然而服勤古道，鑽仰經旨，造次顛沛，不違仁義，拳拳然以立言爲己任，蓋亦鮮矣。」（小畜集十九）又其五哀詩之一，哀高錫詩有云：「文自咸通後，流散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豔冶。高公在紫微，濫觴誘學者。自此送彬彬，不蕩亦不野。」（小畜集四）則是他對於當時詩文亦頗致不滿，亦頗有意於復古。但是他的復古，並不如宋祁這樣偏於尚奇。他與宋祁同樣的推尊韓愈，他亦說過：「近世爲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答張扶書）但是他所取於吏部者，並不在其難，並不尚其奇險。所以他又說：「吾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樊宗師之文，必出于己，

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稱薛逢爲文，以不同俗爲主。然樊薛之文不行於世，吏部之文與六籍共盡。此蓋吏部誨人不倦，進二子以勸學者。故吏部曰：「吾不師今，不師古，不師難，不師易，不師多，不師少，惟師是爾。」（答張扶書）大抵當時自有一輩人對於所謂「古文」不免有些誤解，不是以爲必須「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便是以爲必須「磔裂章句，廢聲韻，破偶，而用奇，遠在他的意思，認爲都不必如此。所以他再說：「夫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爲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則無咎，事君則有立，及其無位也，懼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後，于是乎有言焉，又懼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爲之也。既不得已而爲之，又欲乎句之難道邪？又欲乎義之難曉邪？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無出于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

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云云。若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彰。』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爲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案此與易文次序不同）夫豈句之難道邪？夫豈義之難曉邪？今爲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若弟取其書之所謂『吊由靈』，易之所謂『朋合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答張扶書）由道的方面言，不需要辭澀言苦的古文；由文的方面言，並不以屬辭比事爲可恥，無須乎章句之磔裂。至其再答張扶書，則言之更明。『僕之前書，欲生之文句易道，義易曉，遂引六經韓文以爲證。生繼爲書啓，謂揚雄以文比天地而下云云者，甚乎哉！子之篤于道而好于古者也。僕爲子條辨之，庶知僕之用心也。』子之所謂揚雄以文比天地，不當使人易度易測者，僕以爲雄自大之辭也，非格言也，不可取而爲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天者知剛

健不息而行四時；測地者，知含弘光大而生萬物。天地畢矣，何難測度哉？若較其尋尺廣袤而后謂之盡，則天地一器也，安得言其廣大乎？且雄之太玄，準易也。易之道，聖人演之，賢人注之，列于六經，懸爲學科，其義甚明而可曉也。雄之太玄，既不用於當時，又不行於後代，謂雄死已來世無文王、周、孔，則信然。所謂雄之文，出于伏羲，吾不信也。僕謂雄之太玄，乃空文爾。今子欲舉進士，而以文比太玄，僕未之聞也。子又謂六經之文，語艱而義奧者，十二、三易道而易曉者，十七、八，其艱奧者非故爲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凡三十篇，語皆透而艱也，義皆昧而奧也，豈子之文也，過于六籍邪？若猶未也，子其擇焉。』子謂韓吏部曰：僕之爲文，意中以爲好者，人必以爲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即以爲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風，有四子體格，至貞元元和間，吏部首唱古道，人未之從，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慙而人是之者，十有八九。故吏部有是歎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于集矣。

自慙者棄之無遺矣。僕獨意祭裴少卿文在焉。其略云：儋石之儲不供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賓筵。此必吏部自慙而當時人好之者也。今之世亦然也。子著書立言，師吏部之集可矣。應事作俗，取祭裴文可矣。夫何惑焉！」又謂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爲之最。是謂功用深，其文名遠者。數子之文，班固取之，列于漢書。若相如上林賦、喻蜀、封禪文、劉向諫山陵、揚雄議邊事，皆子之所見也。曷嘗語艱而義奧乎？謂功用深者，取其理之當爾，非語迂義暗而謂之功用也。生其志之！此篇文字至爲重要，他把一般人對於韓愈文論的誤解，均能站在平易的立場，而細爲說明。韓愈說過：「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又說：「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均見答劉正夫書）這便是韓門尚奇一派的根據。他並不反對韓愈這種主張，而他却能闡說此意，以成爲自己的主張，這便是他的成功。

【王禹偁詩】他在宋詩裏面的地位，吳之振的宋

王

詩鈔有一段很中肯的話：「元之獨開有宋風氣，於是歐陽文忠得以承流接響。文忠之詩，雄深過於元之，然元之固其濫觴矣。」我們要明白王禹偁詩在宋詩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價值，必須知道一種文體的革新，決不是三兩個人振臂一呼便可以成功的。在革新的實現以前，早已有許多遠近因堆積在前頭，作先驅了。當西崑風靡一時之際，盡人皆墮其藩籬，獨王禹偁能夠別開生面，自創一格。雖不必說做後來革新的模範，却可以做革新的參考。讓後來的詩人很容易想到除了西崑也還有別的路徑可尋的上面去。讓後來的詩人也做效他去追求新的詩體。這是王禹偁對於宋詩革新最低限度的功績。雖然他沒有直接參加這種革新底運動。在小畜集裏面，我們很能夠看出王詩的成功，如新秋卽事這種律詩和西崑詩便顯然兩樣的寫法了。然而這還不能說是王禹偁的代表作。我們要在他的絕句裏面，才能夠完全欣賞作者的詩的藝術：「暖映垂楊

文——一——一五七

曲檻邊，一堆紅雪罩輕煙。春來自得風流伴，榆莢休拋買笑錢。」（杏花）「兩枝桃杏夾籬斜，糕點商山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春日雜興）「北山種了種南山，相助力耕豈有編。願得人間皆似我，也應四海少荒田。」（畝田詞）最值得注意的是末了一首語調平易，實開後來宋詩的先聲。□禹偁詩的嗜好很深，宦途的偃蹇倒不在意。嘗吟「平生詩句多山水，適宦誰知是勝遊」之句。他做詩也很用氣力，曾做一百六十韻的長詩。他的詩有人說是學白居易，有人說是學杜甫。看來他受白居易的影響似乎大些。不僅他自己對於白詩的愛好，情見乎辭；詩的風格也較近白體。不過，這只是就詩的來源說，實際上王禹偁的詩並不會被白詩完全拘曲着。²⁰⁶

【王香齋】清——一六六一頃人。工作曲，新傳奇品評爲「空谷幽蘭，清芬自遠」。著有非非想及黃金台二傳奇（曲錄）

【王采】²⁰⁹⁰輔道（一云字道輔）宋德安人。官校書郎，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宣和中，以左道爲林靈素所陷，棄市。其詞如玉樓春一作頗名於世。

【王采薇】⁴⁴²⁴玉瑛，一字薇玉，清——一七五三至一七七六江蘇武進人。孫星衍之妻，卒年二十四。能詩詞，好讀漢書，工書，論古有識。年十九，贅星衍于家，生女阿靈，又善弈，星衍往往以不能對爲慚。每春餘夜靜，輒取李後主簾外雨潺潺詞，按篋吹之，至「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句，聞者欷歔。著有長離閣詩詞，附刻平津館叢書中。袁簡齋稱其「哀感頑豔，了當淒楚」。或其身世使然耶。北江詩話稱其詩如「斷綠零紅，淒艷欲絕」。若「一院露光團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則又風韻獨絕矣。¹⁰⁶

【王采蘋】⁴⁴²⁸潤香清——至一八九三江蘇太倉人。張紈英之女。王原祁六世孫女，少依其舅仲遠武昌官舍，與其妹采靈采藻，同受書於孟緹。婉緹二姨母。時孟緹詩既名家，婉緹書尤雄出，湖南曾文正胡文

忠，二公頗推美之，欽爲卓絕，采蘋上承姆教，雅擅藝能，屹然爲同光閨媛中一大手筆，所著有棣華館詩課，讀選樓詩十卷。采蘋工古近體詩，兼精篆隸楷書，逼近北魏，畫翎毛花卉尤長。年七十餘，河督許振禱聘爲女師，爲刻其詩草行世。女弟采繁采藻采芹，亦能詩，家庭唱和，棣華館詩課，蓋作於是時也。采蘋爲無錫程培元室，然脂餘韻云：「采蘋結褵未久，即喪所天，先後仰藥死未遂，於是以青裙白髮之身，爲東諸侯課女弟子，謀食贍家，其遇愈窮，而其詩益工。」

工] 1049

【王維】²⁰⁹¹⁴一本清無名氏撰。雜劇。

【王維】摩詰，唐——七零一至七六一太原祁人。（今祁縣附近）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於蒲，遂爲河東人。（今山西蒲縣附近）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年十五以後，作詩存者甚多，如題友人雲母障子詩，過秦王墓詩，洛陽女兒行，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哭祖六自虛詩等。開元七年（七一九年）他十九歲，赴京兆府，試解舉頭。李陵詠，桃源行，清如玉

壺冰詩等，即作於是年。關於這次「解頭」，集異記有一段傳說：「維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爲伶人，進主前。維進新曲，號鬱輪袍，并出所爲文，主大奇之，令宮婢傳教，召試官至第，諭之作解頭登第。」（唐詩記事卷十六引）此事新舊唐書均未載，但未必盡誣，因爲當時風氣是這樣的，一看李頎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便知。不久，他便以進士擢第一。開元九年，一說十九年，**□**於是他開始做官了。初爲大樂丞，後坐累，謫濟州司倉參軍。妻亡，不再娶，孤居三十年。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年）張九齡爲中書令，擢維爲右拾遺。二十五年，爲監察御史，在河西節度使幕中。天寶元年（七四二年）爲左補闕，遷庫部郎中。會遭母喪，柴毀骨立，幾不勝喪。十一年，服除，拜文部郎中。遷給事中。時弟縉任侍御史，武部員外。舊唐書本傳說：「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昆仲官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甯王薛王待之如師友。」本傳又載一件故事：「人有得奏樂圖，不知

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這可證明他精於音樂和繪畫。維一身兼詩畫音樂三長，所以舉望日隆，到處「拂席」了。□正在這優遊兩都的時候，安祿山反了。（西歷七五五年）玄宗出幸，他扈從不及，為賊所獲。他服藥取痢，偽稱瘡病。祿山憐之，拘於洛城普施寺，迫為給事中。一天，祿山大宴凝碧宮，（一作池）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他知道了，作詩寄慨。賊平，維以此詩減罪，責授太子中允。尋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後拜給事中。時乾元元年（七五八年）翌年，轉尚書右丞。他年已五十九歲了。性本好佛，晚年尤甚。得宋之問、藍田別墅，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泚、辛夷塢諸勝。常與裴迪書說：「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疏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蔓發，輕儻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青雉朝雊，倘能從我遊乎？」可見其晚景頗極閒適。上元二年七月卒，年六十一。（舊唐書記其卒年為乾元二年七月，新唐書為上元初。然集中尚有作於上元二年的詩文，故現在假定為上元二年七月。）

【王維詩】我們讀王維的詩，讀到這幾句：寂寥天地暮，心與廣川閑。登河北城樓，我心素已閑。清川澹如此，青溪便好似。找到了開發王維的詩的鑰匙了。這鑰匙便是個「靜」字。我們細翻全集，知道我們的詩人最愛用「靜」字。試舉二十條為例：（1）靜觀素鮪。（酬諸公見過都）（2）野曠寒山靜。（奉和聖製登降聖觀與宰臣等同望應制）（3）寒山靜秋塞。（奉和聖製送不蒙獲兼鴻臚卿歸安西應制）（4）守靜解天刑。（贈房盧氏瑄）（5）夜靜羣動息。（春夜竹亭贈錢少府歸藍田）（6）閑門畫方靜。（林園卽事寄舍弟統）（7）夜靜羣動息。（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8）靜言深谿裏。（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盤曲四五十里至黃牛嶺見黃花川）（9）月明松下房櫺靜。（桃源行）（10）灑空深巷靜。（冬晚對雪憶胡居士

家。(11)晚年唯好靜。(酬張少府)。(12)靜者亦何事。(淇上田園即事)。(13)谷靜泉逾響。(奉和聖製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韻之作應制)。(14)山靜泉逾響。(贈東嶽焦鍊師)。(15)谷靜惟松響。(遊感化寺)。(16)谷靜秋泉響。(東谿玩月)。(17)閑居日清靜。(沈十四拾遺新竹生讀經處同諸公之作)。(18)山中習靜觀朝槿。(積雨輞川莊)。(19)夜靜春山空。(鳥鳴磧)。(20)綠豔閑且靜。(紅牡丹)唯其他能靜，故他能領略到一切的自然的美，而成爲陶潛以後唯一的偉大的自然詩人。蘇軾說：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這是批評王維的詩的一句名言。怎樣叫做「詩中有畫」？那就是說，他長於描寫自然的美。我們試看王維的全集，他的傑作都是這一方面的。他贈裴迪詩說：風景日夕佳，與君賦新詩，澹然望遠空，如意方支頤。這四句是王維的自畫像——一個閒靜的詩人，在鑑賞自然的美。我們看他賦的「新詩」：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

王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歸嵩山作。——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鄰叟，談笑無還期。(終南別業)這大概與他的繪畫有關係。他本是詩人兼畫家，嘗自己說：「前身應畫師」，所以使他的詩更趨於成功。在「詩中有畫」的作品中，我們特別要提出輞川集來講。一講輞川集是他與他的朋友題咏輞川別業景物的詩，共計五絕二十首。自序說：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泝宮槐，陌臨湖亭，南坨，欽湖，柳浪，樂家澗，金屑泉，白石灘，北坨，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閑暇各賦絕句云。我們抄膾炙人口者兩首於後：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反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竹里館)五絕的體裁最適宜於寫一刹那的影像。王維以五言著，而尤長於短詩。我們再附帶舉兩首輞川集以外的五絕：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送別)君自故鄉來，應知故

鄉事來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雜詩）這些不是寫景，而是抒情。但是他所表的情是如此飄渺而恬澹，其風格與所取的景是一致的。□他這種淡遠閒靜的風格，或許有點佛教的影響。他名「維」字「摩詰」便表示他的偏嗜，而且唐書本傳及國史補也說他好釋氏。不過他的幾首談禪的說理詩，却不高明得很，尤其是與胡居士酬應的幾首了。觀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計苟不生，是身孰休咎？（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這種詩前不如王梵志，後不如寒山拾得，實在是王維詩的下乘。□最後，我們要談一談他的樂府詩。他早年所作，大都是七言的樂府。如桃源行，洛陽女兒行等，也都膾炙人口。不過牠們只是平妥而已，並不是很重要的作品。而且樂府到魏晉以後，文人所作大都不能入樂，與徒詩無異。唐人所歌的，律詩或絕句爲多。最著名的自然是送元二使安西一首：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詩入樂後，改稱渭成曲，或陽關曲。向居易說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

關第四聲。對酒。劉禹錫說：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慙慙唱渭城。（與歌者）其爲人推重如此。其餘如紅豆生南國，秋風明月苦相思等篇，據袁表全唐詩話（卷一）的記載，李龜年曾在湘中採仿使筵上唱過，也都是「王維所製」的絕句。□從王維的詩題上我們知道他的朋友有：（1）李頎（贈李頎）（2）祖詠（贈祖三詠）（3）裴迪（贈裴十迪）（4）范咸（范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戲爲之贈）（5）高適（送高適弟耽歸臨淮作）（6）綦母潛（送綦母潛落第還鄉）（7）丘爲（送丘爲落第歸江東）（8）儲光羲（待儲光羲不至）（9）錢起（留別錢起）（10）孟浩然（哭孟浩然）（11）房琯（贈房盧氏瑄）（12）殷蓬（哭殷蓬）（13）盧象（與盧象集朱家）（14）崔興宗（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等等。這些都是當時知名的詩人，並且都有作品流傳至今。

【王維詩宗派】宋蔡條的西清詩話云：「王摩詰詩渾厚閒雅，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

淡也。」按摩詰清旨，自著特色。全唐詩人，無論在摩詰前後，也多有摩詰宗派可尋的，今試列舉如下。[甲]王維淵源：(一)王績！陶淵明開了隱逸詩人一派，六代迄隋，配稱有歸附資格的却還無人。到了唐初才有一位太原王績出來繼續淵明的田園詩派。績自銘爲「有唐逸人」，嘗耕于東臯，號東臯子，時與舟人漁子分潭並釣，多種黍稷，春秋釀酒，歌飲爲樂。我們看了這位「五斗先生」的生活，和從前「五柳先生」真是無獨有偶！所以二位先生的詩辭式子，雖然隨着時代變遷，而詩情逸興，確可遙接到盛唐王摩詰出，格外爲歌唱自然的詩人生色了！前人說摩詰詩極自在，不知摩詰實是祖彭澤而宗東臯，即以王績的野望詩爲例，這種清幽的吟興，真可說是上追彭澤之情，而下開韜川之派。至于句體的工穩，尤其爲摩詰宗法。(二)沈佺期宋之問——詩藪內編卷四云：「右丞五言工麗派，『建禮高秋夜』、『楚塞三江接』、『風勁角弓鳴』、『楊子談經處』等篇，綺麗精工，沈宋合調者也。」按沈宋承齊梁餘習，

元遺山所謂「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是也。摩詰五言既學此種，即七言亦不甚遠。峴傭說詩云：「摩詰七律，有高華一體。」(三)張九齡！詩藪外編卷四云：「曲江清而澹。」陳沆詩比興箋云：「曲江淵源彭澤，啓王韋之雅操。」又詩藪內編卷二云：「唐初承襲梁隋，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又內編卷四云：「右丞五言閒澹一派，『寒山轉蒼翠』，一從歸白社，『寂寞掩柴扉』，『晚年惟好靜』等篇，幽閒古澹，儲孟同聲者也。」按摩詰不但五言極擅此種，七言亦稱是。峴傭說詩云：「摩詰七律，有清遠一體。」(四)王維影響：(一)孟浩然——王孟詩向來是聯稱的，詩藪外編卷四云：「浩然清而曠。」方東樹續昭味詹言卷八云：「陶詩祖述者孟山人有其閒遠。」案山人清曠閒遠，自足與高人爲鄰。峴傭說詩云：「孟浩然五言風格與摩詰相近。」抑且句法亦相似，升庵詩話卷三舉摩詰句如「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與浩然

句如「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柷歌」可較。(2)常建詩數外編卷四云：「常建清而僻。」又內編卷二云：「常建語極幽玄，讀之使人冷然如出塵表。」這真也不愧為高人之鄰。《備說詩》云：「常建五言風格與摩詰相近。」(3)儲光義——儲王也可說是同調。詩數外編卷四云：「儲光義清而適。」又內編卷二云：「儲光義閒婉真，至農家者流，往往出王孟上。」《備說詩》亦云：「儲光義田家諸作，真樸處勝于摩詰。」皆推儲在王上，而儲亦源出于陶。續昭味詹言卷八云：「陶詩祖述者，儲太祝有其樸實。」(4)王昌齡——詩數內編卷二云：「曲江鹿門王丞、常尉、昌齡、光義、宗元、應物、陶也。」《備說詩》云：「王昌齡五言清逸，風格與摩詰相近。」又云：「王昌齡樓閣花滿院，苔蘚入閑房，彼此名言絕，空中聞異香，句中有禪理，句外有神韻。」這和摩詰最似。(5)韋應物——王韋也是向來聯稱的。詩數外編卷四云：「王維清而秀，韋應物清而潤。」又內編卷二說韋潤之義云：「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為流麗者得之。」《備

備說詩》云：「韋公亦能作秀語，如喬木生夜涼，流雲吐華月，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脈動，綠陰生畫靜，孤花表春餘，日落羣山陰，天秋百泉響，亦足敵王孟也。」又云：「三韻五言古，摩詰蘇州皆有之。蘇州幽澹，摩詰清遠，春夜竹亭一首送別，一首可見。」按王韋雖微殊，而韋亦同源于陶。續昭味詹言卷八云：「陶詩祖述者，韋左司有其沖和。」(6)柳宗元——詩數外編卷四云：「柳子厚清而峭。」又內編卷二云：「儀曹清峭有餘，閒婉全乏，自是唐人古體。」按此則柳州不能比摩詰，然清趣同源於陶。續昭味詹言卷八云：「陶詩祖述者，柳儀曹有其峻潔。」(7)劉長卿——《備說詩》云：「劉長卿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較王韋稍淺，其清妙自不可廢。」按此種詩境，讀摩詰詩感覺尤多，而庵說唐詩所謂以理趣勝者，即此。(8)裴迪、邱丹——漁隱前集卷十五錄蔡寬夫詩話云：「王摩詰、韋蘇州集，裴迪、邱丹唱和詩，其語皆清麗高勝，常恨不多見。如迪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

鳥飛爭向夕，蟬噪意先秋。煩暑自茲退，清涼何處求。如丹賣藥有時至，自知往來疎。遽辭池上酌，新得山中書。步出芙蓉府，歸乘穀餼車。猥蒙招隱作，豈愧班生廬。其氣格殆不減二人。」按集中所附詩，自是同調。迪丹附麗王韋，亦猶高適嚴武韋迢郭受之附杜集，並有雲龍相隨之觀。(9) 錢起——全唐詩話載高仲武云：「錢起詩格清奇，理致清淡，右丞許以高格。」又峴傭說詩云：「大歷劉錢古詩，亦近摩詰，然清氣中時露工秀。」按錢齋法王，王漁洋論詩絕句云：「中興高步屬錢郎，拈得維摩一瓣香。」(10) 白居易——白有閒適詩，可與摩詰爲類。白此類亦學陶。白所作「效陶潛體詩十六首」自序云：「因詠陶淵明詩，適與意會，遂倣其體，成十六篇。」觀白詩清旨，真彭澤之異代賞音，與摩詰閒趣，派原相同。

【王維絕句】王維的絕句以「渭城朝雨」爲最膾炙人口。其實他的絕句在唐代佔有獨特的地位，還是他輞川集中的五絕。劉大勳問王士禛：「右丞鹿柴、木蘭、芭蕉諸絕，自極淡遠，不知移向他題亦可

用否？」王士禛答：「摩詰詩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須參活句，然鈍根人學渠不得。」(師友詩傳續錄)原來維精於禪，舊唐書上說：「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又說維「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譚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立，以禪誦爲事。」(卷一百九十六下王維傳)又精於畫，舊唐書上又說維畫「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卷數同上)他之寫絕句，便是用作南宗畫的方法，特重渲染而少鈎勒，因之妙思入神，極淡遠之致。同時又因深於禪理，所以他作絕句，更能「不犯正位，須參活句」，使讀者於其言外，得到一種妙悟。就如鹿柴兩首、木蘭柴兩首、劉辰翁評鹿柴第一首，謂「無言而有畫意」，評木蘭柴第一首，謂「猶是鹿柴之餘」(見須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卷四)我們讀去，就像幾幅淡墨山水開展在眼前，令人覺得「澗玄其深」，真是「入神二字，未足形容其妙」。又如孟城坳、竹里館、辛夷塢等作，都

有禪意，都有下顧塵寰，遺世獨立之境地。徐增而庵詩話上說：「摩詰精大雄氏之學，篇章字句，皆合聖教。」正是指此。□這一類的絕句，在王維的詩集中觸目皆是。大概都是他飽世變之後作的。他在少年實在也是個熱中的人。薛用弱的集異記上載王維「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因為應選的原故，由岐王畫策，「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賁琵琶同至公主之第。」隨着「諸伶夜進」奏鬱輪袍，因而得公主賞識。「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這段記載，很有人以為不可靠，但王維確實能妙解歌舞。如舊唐書上說：「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卷數同前）王儻唐語林上說：「王維為大樂丞，被人嗾令舞黃獅子，坐是出官。黃獅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卷五）均可為證。王維既如此，「博學多藝」（王維傳中語）偶以鬱輪袍弋取功名，似非不可能之事，更談不到這便污辱了王維因

為他富有音樂的天才，所以他的絕句播於樂章的很多。「渭城朝雨」一絕，不過是最著名的罷了。「代宗時，緡為宰相。代宗好文，常謂緡曰：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於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舊唐書，王維傳中語。緡乃維之弟也。）可為證明。□又王維的絕句中，又有不少悲壯的豪俠的絕句，如少年行四首，贈裴旻將軍，送韋評事都是這些絕句和其他許多古詩裏，很足表現出王維想立功以垂不朽的雄心。但是結果是使他失望，所以他只有「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玩世不恭，只有「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枝樹。」（好閑早成性，果此諧宿諾。今日漆園遊，還同莊叟樂。）（漆園兩首）以漆園吏蒙莊自況，聊以解嘲；只有「山中多法侶，禪誦自為羣。城郭遙相望，唯應見白雲。」（山中寄諸弟妹）於無可奈何之中，惟一的方法是逃禪了。他之逃禪，是受了重大的刺激。這便因為「祿

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偽稱瘡病。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於普施寺，迫以偽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宮，其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箏絃。』賊平，陷賊官三等論罪。維以凝碧詩聞於行在，肅宗嘉之，會緝請削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舊唐書王維傳）經過這種變故，才冷却他進取之心。他在拘禁時，除凝碧詩外，還有口號又示裴迪一首：「安得捨塵網，拂衣辭世喧；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可見他之逃禪，愛好山水，是受了重大的打擊而生。他在終南別業五言古詩裏說：「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飯覆釜山僧五言古詩裏說：「晚知清淨理，日與人羣疎。」這都足證明上面的論斷了。因此王維的絕句可分三部分：一是音樂的，如「渭城朝雨」等，多是情致纏綿；二是豪放的，如少年行等，多是激昂悲壯；三是幽閑的，如輞川集中各絕句，多是悠閑淡遠。世人

王

一提到王維的絕句，以爲都是悠閑淡遠，都是詩中有畫，字字精微，這實在是在偏而不全之論。不過在中國詩歌演變的歷史上，王維的悠閑淡遠的絕句影響後人卻最大，屢屢爲人所稱道，大家便都以爲王維只是悠閑淡遠的絕句之作家了。

【王維新】清——一六九二頃平江人。工曲，著有夜光珠傳奇一本。（曲錄）

【王維楨】允寧，號槐野，明——一五零七至一五五五華州人。卒年四十九。登一五三五年進士，累官南京國子監祭酒。家居，地震壓死。維楨自負經世才，職文墨，使酒謾罵。其文法司馬遷，詩法漢魏，近體尤宗杜氏。今存詩文集王氏在荀稿二十卷，爲其友孫陞所編。

【王纏酸】²⁰⁹¹⁴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王步青】²¹²⁰罕皆（一作漢階）號己山，清——一六七二至一七五一江蘇金壇人。卒年八十。性沖澹，長身五立，以文名。一七二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以告歸。步青工文，然覃心正學。著有己山文

集十卷。別集四卷。及朱子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五卷。
(均清史列傳)

【王仁裕】²¹²²¹德輦，唐至後周——八八零至九五六年。卒年七十七。少孤，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二十五始就學。為人俊秀，以文辭知名。唐末為秦川節度判官。後仕蜀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復以為秦川節度判官。廢帝時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時為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為翰林學士。承旨，遷戶部尚書。罷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仁裕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生平所作詩萬餘首，號西江集，凡百卷（五代史本傳）。宋史藝文志有乘輅集五卷，紫閣集五卷，紫泥集十二卷，紫泥後集四十卷，詩集十卷，及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王行】²¹²²¹止仲，元至明——一三三一至一三九五。吳縣人。卒年六十五。幼隨父依賣藥徐翁家，徐媪好聽稗官小說，行日記數本為媪誦之。媪言于翁，命盡讀藏書，遂淹貫經史百家。尤善潑墨山水。富人沈萬三

聘為塾師，每成一文，酬以白金。洪武初（一三六八年）有司延為學校師。不久謝去，隱於石湖。自稱淡如居士，又號半軒，亦號楮園。二子役於京，行因往視。涼國公藍玉館於家，數薦之，玉誅，行父子亦坐死。行詩格清剛肅爽，為「北郭十友」之一。著有半軒集十四卷。

【王行】²¹²²¹初名宗衍，字化源，後唐——？至九二六許州舞陽人（舊五代史作陳州項城人。此從新五代史）。父建文國蜀中，唐之遺臣多避亂依建居，故蜀中文士稱盛。如韋莊、毛文錫等，均為富於辭藻之詞家。行亦甚有文才，勤學問，能為浮豔之詞。既嗣位，年少荒淫，委政官者，日夜酣飲。嘗與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行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行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嘉王宗壽流涕勸諫，行不能用。後李存勗與師伐蜀，行面縛與觀出降。行至秦川驛，行及其全族俱被殺。天順中，追封順正公。

【王行詞】前蜀主王衍所作的詞不多，然頗高，如

醉妝詞雖爲遊戲之語，卻流利而富於享樂的直捷意味。「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獻金杯酒。」他又有宮詞道：「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也是在這個情調之下寫出的。而他的甘州曲「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也感爲人作稱許。○○○

【王衍梅】⁴律芳，號笠舫，清——一七七六至一八三零，浙江會稽人。卒年五十五。幼有異稟，童時背誦十三經，不遺一字。初貢成均，出阮元門下，名噪一時。一八一一年進士官廣西武宣縣知縣。未十日，即以吏議失官，遂依阮元於廣東。性高曠嗜酒，暇則手一編默坐，覽畢即棄去。尤豪於詩，嘗於友人坐中用饒字韻賦江瑤柱，時歎爲絕唱。晚著紅杏邨人傳，以靖節、青蓮自況。衍梅天才茁發，爲文信手揮寫，頃刻而成。所著有綠雪堂遺稿（清史列傳）。

【王衡】²¹²²¹辰玉，號綠山，明——一五六四至一六零七。太倉人。王錫爵之子。卒年四十四。一五八八年舉順天鄉試第一。時錫爵爲高桂饒仲所劾，遂不復會試。

錫爵罷相后，始登一六零一年進士第二，入翰林爲編修。旋即歸養。衡詩文近俗，有綠山集二十七卷。紀遊稿一卷。又善曲，有雜劇鬱輪袍、真傀儡。長安街及沒奈何各一本（曲錄）。

【王衡雜劇】王衡所作的雜劇有鬱輪袍、真傀儡（以上盛明雜劇一集本）。長安街、沒奈何（以上見曲海目）。裴湛和合（見香祖筆記卷十二）。五種顧曲雜言批評王所作的雜劇，有金元人的遺風。香祖筆記中也認王有詞家的本色。現在敘述鬱輪袍的梗概於下：唐王維應科舉，和親友裴迪寓長安。時岐王愛文學，聞王維的才名，數次召見，卒不至。岐王借自己伯母九公主的威勢，強欲羅致之。致書給王維說，公主生誕和我共彈琵琶伺候，公主可使你狀元及第。王維語岐王的使者說，現在科期已迫，和貴人接近，恐招世人的誤會，俟成績發表後再來伺候。他這樣打發使者走了。有一位秀才名王推的，途遇岐王的使者，聽到這件事，以有狀元可得，忽起妄想，代王維赴岐王家，和岐王共至公主宅，妄彈琵琶。

稱爲新曲鬱輪袍。適逢着琵琶的名手曹岷崙在座，嘲其妄，互相爭論。公主等不察，一時糊塗了事。一面公主依岐王的請托，將「令王維狀元及第」之旨傳與監試趙履溫，復給王推一扎作爲證據。因此考試之日，趙履溫薦王推爲第一，使王維落第。但主考官宋璟剛直無私，自己檢查試卷，認王維應列第一，王推應落第。榜發，王維竟膺狀元之榮，受瓊林宴。王推起嫉妬心，揚言王維乃受岐王庇護，方中着狀元。禮官相信這句話，剝去王維的衣冠。適岐王至，使王維和王推對試，方纔真相畢露。禮官再使王維衣官帶，王維不願。辭官去。歸輞川的山中，與裴迪優游高臥，以終一生。鬱輪袍的故事，見於唐薛用弱的集異記，說王維少時爲岐王所愛，嘗伴入公主宅，以彈琵琶「新曲鬱輪袍」，極博得公主稱贊，本劇逆用這故事，別開生面。全劇七折，僅二折用科白，其餘皆用唱。

□現在將真傀儡的梗概敘述於下——宋杜衍官拜平章政事，封祁國公。年七十，告老歸鄉，隱於市井。有一次，身着道服，騎驢游鄉下。偶遇桃花村村祭，演傀

儡戲。杜維在人叢間觀望，人不知杜係顯貴，輕視之。座有略識「之無」名，叫趙太爺的，意高自得，輕辱杜衍。杜衍並不和他爭論。轉瞬傀儡登場，實非木偶，而是人扮作木偶的新花樣戲。牌上寫着演漢丞相痛飲中書堂，曹丞相銅雀臺，趙太祖雪夜訪趙普等故事。衆人以劇情問趙太爺，趙太爺信口胡說，時時錯誤。杜衍從旁糾正之，兩人幾至爭論。恰在這個時候，勅使尋杜衍至，口傳勅語。杜衍以未攜朝衣，暫借傀儡的衣冠，衣之謝恩。轉眼又有勅使來，賜杜以白玉靈壽杖，赤金九霞杯。衆人方知杜係顯貴，驚謝剛纔的無禮。杜衍毫不介意，並約以半年後再來看傀儡戲而歸。據曲海提要考證，宋杜衍不事冠帶，嘗爲少年貴子弟所輕視之事，誠有之。但看傀儡戲的實非杜衍，是唐之杜佑。本劇合兩事爲一，形成一部雜劇。作者的名氏，在盛明雜劇本裏題爲「綠野堂無名氏編」。曲海提要說姓名無可考，或云係王衡撰。惟顧曲雜言確定爲王衡之作，所以這裏假定這就是王衡的作品。1691

【王虞鳳】²¹²³儀卿明——一五九六頃閩縣人。工詩，有罷繡吟一卷（明史藝文志）

【王僂】²¹²⁴孟揚（一作孟馭）明——一三七零至一四一五永福人。王翰之子。卒年四十六。（明史本傳不載卒年及卒時年歲，此據傳中「父翰仕元，抗節死，僂方九歲」一語推算，但四庫總目提要以為翰死時「僂生甫六齡」，則當生於洪武六年，卒時年四十三歲）九齡而孤，其母教之讀書。一三九零年領鄉薦，乞歸養母。成祖即位，徵授國史院檢討，充求樂大典副總裁。學博才雄，最為解縉所重。後連坐解縉事，下獄死。僂為閩中十才子之一。著有虛舟集五卷。

【王僭】²¹²⁶叔與，元——一三六七頃瑯琊人。官崑山學教授，善繪事。元亡不仕，寓居菽溪之西，以菽溪翁自號。偕著有菽溪集，今存之二卷本，係書賈偽托，故多明末人唱和之作。

【王貞】²¹⁸孝逸，隋——六一頃梁郡陳留人。少聰敏，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好屬文，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

樊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謝病居家。隋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召貞至，待以客禮，朝夕遣使問安。又索文集，貞上之。齊王覽而稱善，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於家。貞所上文集，共三十三卷。（隋書本傳）

【王貞慶】²⁶善甫，明——一四三六頃人。父甯為駙馬都尉，折節好士，時稱金粟公子。貞慶有詩名，與劉溥、湯允勳等常唱和，稱景泰十才子。

【王貞白】²⁶有道，唐——八九零頃信州永豐人。工詩，與羅隱、方干唱和，嘗寄御溝詩與僧貫休，有「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句。他日面晤，語及此，貫休道「當改一字」。貞白拂袂而去。貫休乃書一字於掌心，以待貞白果還曰：「『此中涵帝澤』如何？」貫休出掌示之，不異所改。二人遂訂深契。八九五年登進士第，榜下物議紛紛，詔翰林學士陸扆于內殿覆試，仍中選。七年後，授校書郎，後退隱以終。貞白常手編所作詩三百編及賦文等，為靈溪集七卷。（新唐

書志祇錄詩集一卷。此從唐才子傳。

【王貞儀】²⁸小檀樂室閨秀小傳曰：貞儀字德卿，江甯人。記誦淹貫，最嗜梅氏天算之學。著有衍算簡存五卷，星象圖釋二卷，籌算易知重訂策算證訛西洋籌算堪刪女蒙拾誦沈疴嚙語各一卷，象數窺餘四卷，文選詩賦參詳十卷，續快餘箋十卷，德風亭初集十四卷，二集六卷。以一弱女子而著述之夥若此，在清代婦女中當首屈一指矣。

【王貞卿】⁷善甫，唐定遠人。有茗芋集。

【王紫濤】²¹⁹⁰明一六三六頃人。工於曲，著有傳奇兩蝶詩及華山緣各一本。（曲錄）

【王縉】²¹⁶⁶夏卿，唐一七零零至七八一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王維之弟。卒年八十二。少好學，與兄維早以文翰著稱。連應「草澤」及「文辭清麗」科。累授侍御史，武部員外。祿山亂，選為太原少尹，與李光弼同守太原，有謀略。加憲部侍郎。廣德二年（七六四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尋持節行營，歷諸鎮。大歷中，召還，拜門下侍郎，復知政事。以附元載，連貶。

刺史。後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

【王彪之】²²²¹叔武，晉一三零五至三七七琅琊臨沂人。王導之姪。卒年七十三。年二十時，鬚鬢皓白。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武陵王晞以為司馬。累遷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桓溫下武昌，殷浩欲告退，彪之止之。溫果不進。簡文帝時為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即帝弟）彪之知溫不臣之跡已著，理不可喻，乃命定儀制，神采毅然。簡文帝卒，羣臣疑惶，謂當須溫處分。彪之正色道：「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孝武帝即位，遷尚書令。卒。贈光祿大夫。諡曰簡。彪之著有文集二十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王鼎】²²²¹虛中，遼一？至一一零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甯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某日，與同志被襖水濱，酌酒賦詩，鼎偶造席。唐俊見他樸野，置下座，欲以詩困之，先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清甯五年（一零五九年）擢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

手上書言治道十事。壽隆初，陞觀書殿學士。因事奪官，流鎮州。後召還復職。鼎著有焚椒錄，記皇后蕭觀音被誣陷事。

【王鼎】和卿，元一二四六頃大名人。（少室山房筆叢疑即王實甫，王國維以爲非是，因爲實甫乃大都人）生性滑稽，佻達，四方聞名。中統初（一二六零年）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鼎爲賦，醉中天由是其名益著。與關漢卿友善，常加譏謔。漢卿極意還答，終不能勝。後來鼎先漢卿坐逝，鼻垂雙涕尺餘，漢卿來弔，譏之爲「噪」。人以爲漢卿被他輕侮半世，死後方才還得一籌。鼎工散曲，所作存於今者甚多，散見各家散曲選中。

1010₄ — 1010₄

【王鼎散曲】鼎與關漢卿相識。他滑稽佻達，是一位慣愛開玩笑的諷刺作家。他雖與漢卿善，但常以譏謔加之。漢卿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後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漢卿來弔，詰其由，或曰：「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曰：「此玉筋也。」漢卿曰：「不是玉筋是噪。」咸

王

發一笑。或戲漢卿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得還他一籌。」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濃水，謂之噪。又愛訐人之過者，亦謂之噪。故云爾。錄鬼簿參輟耕錄，鬼董跋堯山堂外紀。他的散曲傳下來的雖然不多，但他在當時的諸曲家中很明顯的表現出其不同的色彩來。如「我嘴搵着他的鬚髻，他背靠着我的胸皮。早難道香腮左右偎，只索項窩裏長吁氣。一夜何曾見他面皮，只是看一宿牙梳背。」醉扶歸。這種描寫法真是極滑稽佻達之至了。他的散曲的題目都是些「大魚」「綠毛龜」「長毛小狗」「王大姐浴房內吃打」「胖夫妻」（皆撥不斷）「詠禿」（天淨紗）之類。他的叨叨令詠瘡云：「冷來時冷的在冰凌上臥，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坐。」此種嘲弄之詞，已開明陳全的先路。陳全有叨叨令瘡疾。盧冀野詩所謂「從此俳優風氣盛，時寒時暖到陳郎。」至若「別來寬褪縷金衣，粉悴烟憔悴，玉肌淚點兒，只除衫袖知，盼佳期，一半兒纔乾，一半濕。」（一半兒離情）這也還是以嬉笑的態度

文————一七三

出之的。但像：「柳梢淡淡鵝黃染，波面澄澄鴨綠添，及時膏雨細廉纖，門半掩，春歸帶人甜。」（陽春曲春思）「春風料峭透香閨，柳眼開還閉，南陌萋針不全翠，恨芳菲，上林花瘦鶯聲未。雲兜香冷，烏衣何處寒，勒海棠遲。」（小桃紅春寒）這些卻比較是態度莊重多了。王和卿以詠蝴蝶出名，相傳中統初，燕市有一大蝴蝶，其大異常，王和卿賦醉中大小令云：「彈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座名園，一採一個空。誰道風流種，誑殺尋芳的蜜蜂。輕輕飛動，把賣花人扇過橋東。」王伯良謂：「詠物要開口便見是何物，以後如燈鏡傳影，令人彷彿了目中，卻捉摸不得，方是妙手。」此曲只起一句便知是大蝴蝶。下文勢如破竹，卻無一句不是俊語。尤妙者是在結語「把賣花人扇過橋東」，極飄渺之致。宋謝無逸蝴蝶詩云：「江天春暖晚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王和卿詞雖佳，或襲謝詩意耶。□「俳優體」的創製者王和卿，或疑他就是西廂記雜劇的作者王實甫。（明胡元瑞筆叢）這實在是一種很錯誤而且粗莽的判斷。

我們看王和卿的曲是那麽樣的滑稽梯突，其散曲的取材又是那麽樣的「下流」像「大魚」「長毛小狗」……一類的題目，決不類寫風流而旖旎文字的西廂記的著者王實甫。

【王嵩】²²²²⁷穎山清太倉人。諸生。有別花人語一卷。

【王巖】²²²²⁴築夫清——一六六一頃江蘇寶應人。諸生。爲人端嚴，事母以孝聞。明亡後，絕意仕進，與陸廷掄倡爲古文。巖工於古文，執經問字者踵相接，如李念慈、汪懋麟、汪耀麟等，皆從之學。文有遺文盈尺，名曰異香集。白田布衣集（清史列傳）爲當時所稱。

【王畿】²²²⁶汝中，號龍溪，明——一四九八至一五八三浙江山陰人。卒年八十六。受業王守仁之門。舉一五三二年進士。歷官兵部武選司郎中。夏言斥爲偽學，謝病歸，益務講學。學者稱龍溪先生。畿著有龍溪全集二十卷，龍溪語錄八卷，與樗全集。

【王畿】²²²⁶翼邑，號慕蓼，明——一六一二頃晉江人。一五九八年進士。官至浙江布政使。立身居官，矯矯自勵。視學浙江時，拔施邦曜爲第一。邦曜曾不能婚，畿

爲備聘拜雁于官署。邦曜卽於是秋登第，後殉國難，故人稱畿有識鑒。畿詩文質朴如其爲人，著有樗全集七卷。

【王嶠】²²⁷²開山，晉——？至三二七左右琅琊臨沂人。王佑之子。少有風尚。永嘉末（三一二年）攜二弟避難過江。時元帝鎮建業，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皆以道險不赴。元帝作相，累遷太子舍人，亦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數忤敦，出爲領軍長史。咸和初，拜廬陵太守。家貧無以上道，詔賜布千匹，錢十萬。尋卒於官，諡曰穆。嶠作有文集八卷（隋書經籍志）。

【王山遺響】²²⁷⁷清張貞生撰。

1010₄ — 1001₄
【王崇簡】²²⁶⁹敬哉，明至清——一六零二至一六七五。宛平人。卒年七十四。一六四三年進士。入清，授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累官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諳練典故，多所建白，爲時議所歸。卒，諡文貞。崇簡著有青箱堂文集三十三卷，詩集三十三卷，及冬夜箋記一卷。

王

【王允進花園】²³²¹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王獻之】²³²³子敬，晉——三四四至三八八會稽人。王羲之子。卒年四十五（歷代名人年譜作卒於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歲，此依疑年錄）。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榜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他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他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他徐言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他父親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以州主簿起家，爲祕書郎，選尚新安公主。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俄而遇疾，卒於官。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諡曰憲。他的詩辭清透峻厲，風骨稜稜。有父風。草隸，江左中朝，莫有

文——一七五

及者。惟骨力不及乃父，而頗有媚趣。小楷洛神賦，是他底筆蹟中的名高之作。其畫遜於書，其風流談詠，與父相等。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他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訂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他揣知其意，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他答：「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嘗書壁爲方丈大字，他父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誤落，因畫作烏駁犍牛，甚妙。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表，置左右以旣之。¹²⁴⁷

【王峻】²³⁷⁴次山，號良齋，清一六九四至一七五一。江蘇常熟人。卒年五十八。少敏慧，與同里宋顧樂皆受業於陳祖范，時稱「王宋」。一七二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雲南鄉試正考官，補江西道監察御史，拜官方三日，即劾左都御史彭維

新，著直聲。遭母憂去官，遂不出。主講安定、雲龍、紫陽書院，皆以古學提倡。後進峻善書法，尤工詩。著有良齋詩文集十六卷，漢書正誤四卷（均清史列傳）。

【王岱】²³⁷⁷山，長，號了菴，清一六五四頃湘潭人。一六三九年舉人。清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官隨州學正。一六七九年嘗荐舉博學鴻詞。岱工詩文，能書畫，山水奇變，尤善人物花卉，著有且園近集四卷，且園近詩五卷，了菴文集九卷。

【王紘】²³⁹³（北史作王紘，此從北齊書）師羅，北齊一？至五七七五左右太安狄那人。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對應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我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興和中，除奉朝請。高澄暴時，紘冒刀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官終侍中。紘好著述，作鑒誠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王紘】²³⁹⁴孟端，別號友石生，又號九龍山人。元至明

一三六二至一四一六無錫人卒年五十五博學
工歌詩能書畫山水竹石妙絕一時隱居九龍山中
自號九龍山人洪武中徵至京師尋坐累戍朔州永
樂初一四零三年薦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
中書舍人卒於官。皀撰有王舍人詩集（又名友石
山房稿）五卷。

【王壯武公稟牘】七卷。清湘鄉王鑫撰。有光緒湘
鄉王氏刊本，在王壯武公遺集內。

【王壯武公著】一卷。清湘鄉王鑫撰。有光緒湘
鄉王氏刊本，在王壯武公遺集內。

【王壯武公家書】二卷。清湘鄉王鑫撰。有光緒湘
鄉王氏刊本，在王壯武公遺集內。

【王壯武公書札】九卷。清湘鄉王鑫撰。有光緒湘
鄉王氏刊本，在王壯武公遺集內。

【王魁】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明葉子奇草
木子云：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

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
相。其後元朝南戲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

絕。

【王魁】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王魁三鄉題】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王魁元逃學】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王魁不負心】一本。明楊文奎撰。雜劇。

【王佐】彥舉明——一三六八頃先為河東人，後隨

父占籍南海。與孫資結詩社。構辭敏捷，佐不如資，句

意沉著，資不如佐。何真開府嶺南，使佐掌書記，參謀

議。與趙介、李德等特被寵遇，稱為「五先生」。真降明

佐亦歸里。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年）被荐，徵為給事

中。太祖賜宋濂黃馬，復為歌命侍臣屬和，佐立成。性

不樂樞要，將告歸。時告者多獲重誥，或勸少止，佐乃

遲徊二年，終乞骸歸。佐著有聽雨軒瀛州二集。

【王德璉】（一作王璉）字國器，元——一三三零

頃吳興人。趙孟頫之壻。學識為時所推，尤長於長短

句。曾為踏莎行寄揚維楨，維楨大稱賞，命侍兒歌之，

並梓以行世。

【王侍御集】七卷。明王瑛撰。是編為其子鴻臚寺

主簿同毅所刊。

【王偉】²⁴²⁵士英明！？至一四六七后不久攸縣人。年十四，隨父戍宣府。宣宗巡邊，獻安邊頌，得補安州學生。一四三六年進士。歷遷戶部主事。英宗北狩，命行監察御史事。累擢兵部右侍郎。偉喜任智術，既爲于謙所引，又恐自己爲朋附，乃密奏謙短。英宗復辟，坐謙黨罷歸。成化中復職，引疾去。偉著有桐山詩集十卷。

【王佑】²⁴²⁶晉——二八零頃太原晉陽人。王濟之仲兄。以才智稱，爲揚駿腹心。官散騎常侍，出爲河南尹，至北軍中候。佑著有文集三卷。（隋書經籍志）

【王特起】²⁴⁵正之，金——二二零一頃代州崞縣人。學識精博，好學多思。音樂技藝，無所不能。在張大節門下，與李純甫爲忘年友。年四十餘，始中一二零三年進士。調真定府錄事參軍，有惠政，民立碑頌其遺愛。改令沁源，又遷司竹監使。朝議欲以館職召試，會卒。特起長於辭賦，出入經史，摘其精華，以爲句讀，如天造神設。趙秉文嘗稱賞其詩。

【王結】²⁴⁹（一作詰）字儀伯，元——一二七五至一三三六易州定興人。卒年六十二。生而聰穎，讀書數行俱下，從太史董朴受經。歷事武宗、仁宗。惠宗初，累官翰林學士中書左丞。卒，諡文忠。結著有詩文集十五卷，及易說等。（元史本傳）

【王仲】²⁵²⁰與善，宋元祐間人。傳燭影搖紅詞甚佳。

【王仲文】⁰⁰元——一二六零頃大都人。善作曲，太和正音譜評爲「如劍氣騰空」。所作雜劇有救孝子、五丈原、錦香亭、石守信、王孫賈、諸葛祭風、董宣強項、張良辭朝、韓信乞食、王祥臥冰十種（均錄鬼簿）今僅存首一種于元曲選中。

【王仲誠】⁰³元——一三二二頃人。工作曲，見太平樂府中。

【王仲元】¹元——一三三一頃杭州人。著有雜劇三種（于公高門、袁盜却坐、私下三關）他的散曲率玉載有江兒水十首，普天樂春日多雨一首，太平樂府選套曲四套。涵虛正音譜將他放入「近下一百五人」並注云「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

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雄也。」可看出他在當時也有一位著名的作者。他的散曲都清逸可喜。如「誰待理他閑是閑，非緊把紅塵避。庵前綠水圍門外青山對，尋一箇穩便處閑坐地。」（江兒水）世一又如「竹冠草鞋麤布衣，晦迹韜光計。灰殘風月心，參得烟霞味。」（江兒水）「茅齋倚山門傍溪，鎮日常關閉。安閑養此心，去住從吾意……」（江兒水）這些這些，都可以看出仲元恬淡閑逸的生活來。

1010₄ — 1010₄

【王仲舒】弘中，唐一七六二至八二三井州祁人。（舊唐書作太原人。此從新唐書）卒年六十二。少孤貧，嗜學工文，不就鄉舉。客江南，與楊憑、梁肅交遊。貞元中，舉賢良方正，高第。超拜右拾遺。元和初，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蘇州刺史。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最宜爲誥，有古風。」召爲中書舍人。視同列皆新進少年，常不樂。除江西觀察使。歷官皆有惠政，尚義概。所居急民廢置，自爲科條，初若煩密，久皆稱便。卒，諡曰成。

王

2522

【王倩】清陳竹士繼室王梅卿名倩，浙江山陰人。工詩詞，兼善繪事。竹士前室金織，織瘦吟樓稿，爲前輩名流所賞識，未刊。於是梅卿賣畫數十幀，并自著問花樓集，悉以付梓，世共稱之。梅卿舟行雜詠，描寫自然景物，歷歷如畫，頗類陸放翁范石湖田園村居諸作，令人讀之，頓生「長爲農夫」之想。梅卿其田園派詩人歟！梅卿詩才，與織織相伯仲，倘使同時角韻，正不知誰作盟主也。陸祁孫亦嘗稱其鄧尉雜詩「夜深老鶴來尋夢，踏遍梅花一寸深」之句。梅卿喜繪事，畫梅尤多，其後欲繪士女百幅，未就。病於雲間白苧城，自知死期，囑勿寫遺照，賦絕命詞六章而歿。陳雲伯挽以詩云：「便非絮果亦蘭因，散雪團香當寫真。一角雅宜山下路，年年寒食弔詩人。」其推挹可謂至矣。

【王倩】琬紅，清錢唐女子。有小婢嬛吟稿，見杭郡詩續輯，非前人也。

【王紳】仲縉，元至明一三六零至一四零零義烏人。王禕之子。卒年四十一年十三而孤，事母兄盡

文——一七九

孝友。長博學，受業於宋濂，頗重之。往雲南求父遺骸，不獲，逕滇南慟哭，記以歸。建文時，用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章。後卒於官。紳撰有繼志齋集十二卷。

【王績】無功，隋至唐——至六四四絳州龍門人。王度之弟。少與李播、呂才爲莫逆交。年十五遊長安，謁揚素，一坐服其英敏，目爲神仙童子。性簡放，隋大業中舉孝廉高第，除秘書正字，不樂在朝，辭疾。復授揚州六合縣丞，以嗜酒不任事。世亂，遂還鄉，種黍釀酒，時藥草自供，著書東臯，自號東臯子。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酒，績求爲丞。革死，棄官去。豫知終期，命薄葬，自誌其墓。績飲酒能盡五斗，自著五斗先生傳，又作醉鄉記，無心子傳，及他作合爲東臯子集五卷（兩唐書志）並撰酒經一卷，酒譜一卷，李淳風因稱爲「酒家南董」。

（唐才子傳）又撰隋書未就而卒。

【王績詩】他是唐代最早的詩人，隋大業四年舉孝悌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他不願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劾去。時在隋唐之際，天下大亂，歎曰：「羅網在天，吾且安之！」他家有田十六頃，又有隱者仲衣，子光爲隣，便決意還鄉。里子光疾瘖，兩人未嘗交語，而對酌甚歡。他有時率奴婢種黍釀酒，養鳧蒔花，有時乘牛經酒肆，留數日不反，有時讀讀老莊周易，有時住在北山東臯，著書。他的壯年，便在這樣的生涯中度過。雖在亂世，總算享盡了清福。唐武德初（六二零）年左右，他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或問待詔何樂，他說：「良醞可戀耳。」照例日給酒三升，侍中陳叔達特給他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酒，他求爲丞，吏部不許，他因請革死後，其妻尚送酒不絕，歲餘又死，他說：「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於是棄官去。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立杜康祠，以革配。享他能飲至五斗，不亂。著五斗先生傳，又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必往。刺史崔喜

請相見，他不睬。老友杜之松爲刺史，請講禮，他也不去。暮年想結成其兄凝所撰隋書，但没有完成。貞觀十八年卒，遺命薄葬。□我們讀了王績的傳，便知道他是一個酒徒。詩集中「酒」字凡十九見。(1)酒勸後園春。(田家之二)。(2)平生唯酒樂。(田家之三)。(3)月照芳春酒。(山中敘志)。(4)散誕時須酒。(薛記室收過莊見尋)。(5)桂樹凌雲濁酒杯。(北山)。(6)滿甕營春酒。(春日)。(7)家豐松葉酒。(採藥)。(8)無人送酒來。(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善爲)。(9)問君梅酒外。(獨坐)。(10)祇爲酒家笑。(過酒家之一)。(11)對酒但知飲。(過酒家之四)。(12)慚愧酒家胡。(過酒家之五)。(13)山中春酒熟。(山中別李處士)。(14)偏宜酒甕香。(初春)。(15)還向酒家來。(題酒店壁)。(16)山酒灑陶巾。(嘗春酒)。(17)鶯啼酒甕春。(被召謝病)。(18)不如多釀酒。(獨酌)。(19)從來作春酒。(看釀酒)此外暗示飲酒者尚多，如云「相逢一醉飽」(田家之

一)「時取醉消愁」(贈程處士)「春釀煎松葉」(贈學仙者)「此日長昏飲」(過酒家之二)「竹葉連糟翠」(過酒家之三)等等，不及徧舉。總之，王績的詩的唯一題材是「酒」。□因此，我們詩人所想慕的，便是阮籍陶潛一般人了。試舉他的詩爲例：阮籍生涯懶，嵇康意氣疏。草生元亮徑，花暗子雲居。(田家之一)嘗愛陶淵明，酌醴焚枯魚。(薛記室收過莊見尋)庚桑逢處跪，陶潛見人羞。(晚年敘志示翟處士)誰知彭澤意，更覓步兵那。(贈學仙者)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醉後)且逐劉伶去，宵隨畢卓眠。(戲題卜鋪壁)野觴浮鄭酌，山酒漉陶巾。(嘗春酒)而且王績之留連酒家，乃爲酒而求太樂署丞，與阮籍求爲步兵及醉臥墟邊何異。至於他不喜拜揖，不樂在朝，自號五斗先生，更顯然是仿着五柳先生的。□以上似閒話而實重要。王績因嗜酒而崇拜阮陶，更因崇拜阮陶而使他的作风超脫齊梁而復於魏晉。例如古意六首，我們很容易知道是受阮籍詠懷的影響。第一首說幽人在何

所紫嚴有仙躅，月下橫寶琴，此外將安欲：百金買一聲，千金傳一曲。世無鍾子期，誰知心所屬？以下五首分詠竹、龜、松、桂、鳳五物爲喻。其用意與阮籍詠東陵瓜、木槿花等完全相同。都是發揮「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的意思的。至於陶潛的影響，更是不消說得。我們隨便舉一些例子：憶我少年時，攜手遊東渠，梅李夾兩岸，花木何扶疏。（薛記室收過莊見尋。晚歲聊長想，生涯太若浮。歸來南陌上，更坐北溪頭。古岸多磐石，春泉足細流。一晚年敘志示翟處士。）此外如寫菊花（贈李徵君大壽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善爲及黃頰山等）寫耕種（田家採藥及秋夜喜遇王處士等）都是受陶的影響的明證。陶潛是中世紀的唯一大詩人，在當時却未爲人所注意，他的地位是到唐以後才顯著的。而在唐代詩人中，王績是第一個承受他的影響的。總之，隋末的紛亂把王績迫上了酒徒的路，酒徒的生活又引他的詩回到魏晉以上。如果我們承認齊梁是詩的厄運，那麼他對於唐詩的貢獻也可明白了。

【王皇后】²⁶¹漢元帝王皇后，王莽姑，成帝母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時莽秉政，尊爲太皇太后。有褒中山孝王衛后詔，當非出己手。

【王伯稠】²⁶²⁰世周明——一五七三頃崑山人。工詩，爲王世貞兄弟所稱，有王世周集二卷。

【王伯成】⁵元——一二七九頃涿州人。有天寶遺事諸宮調行于世。太和正音譜評他所作之曲，「如紅鴛戲波」作雜劇三種，貶夜郎尚存。張憲淨槎已佚。（均錄鬼簿）興劉滅項則僅存彭關於九宮大成譜中。

【王得臣】²⁶²⁴彥輔，自號鳳亭子，宋——二零三六至一一一五后安陸人。卒年在八十以外。受學於胡瑗，鄭一零五九年第進士官至司農少卿，乞病歸。得臣所著塵史三卷，於當時制度及考究古蹟極爲精核。

【王魏公集】²⁶⁶⁴八卷，宋王安禮撰。按安禮封魏公，故題魏公集。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集中內外制草，頗典重可觀。敘事之文，亦有法度。

【王嶠】²⁶⁶⁷季夷，號貴英，宋——一一八九頃北海人。寓

居吳興，陸遊與之厚善。工詩詞，有北海集二卷。（文獻通考）

1010₄ — 1010₄

【王和卿死後爲關漢卿所戲】輟耕錄所記關漢卿一事云：和卿滑稽佻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大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詭殺尋芳密，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搦過橋東。」由是其名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諷加之。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一日，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筋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鼻。」咸發一笑。或戲關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才還得一籌。」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鼻病。又愛計人之短者，亦謂之鼻。故云爾。800

【王修】敬仁，小字荀子，晉——三三四至三五七太原晉陽人，王濛之子。卒年二十四。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起家著作郎，琅琊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

王

修年十二歲時，作賢全論，父濛以示劉悛道：「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有文集二卷。（唐書經籍志）

【王脩】叔治，漢——？至二一八北海營陵人。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亡母，哀甚，鄰里爲之罷社。年二十遊學南陽，舍張奉家。奉舉家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孔融召爲主簿，遷高密令，移膠東。後爲袁譚別駕，勸譚兄弟和睦，譚不從。曹操禮辟脩爲司空掾，徙奉常，卒。脩篤於行義，雖危難無恤，又以知人稱。脩著有文集三卷。（唐書經籍志）

【王脩然】斷殺狗勸夫。一本。元蕭德祥撰雜劇。有元曲選本。

【王象】義伯，漢至魏——？至二二一河內人。少孤貧，爲人牧羊，而讀書不輟。楊俊嘉其才，贖之，累官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京師稱爲儒宗。及俊坐罪自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象著有文集一卷。（隋書經籍志注）

【王象晉】蓋臣，明——一六一九頃山東新城人。一

文——一——一八三

六零四年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優游林下者凡二十年。衆譽著有蕭桐莪琴一卷。羣芳譜三十卷。清寤齋欣賞編一卷。

【王象祖】²⁷²³⁴ 德甫，宋台州臨海人。學於葉水心。

【王侯秉德】²⁷²³⁴ 樂府郊廟歌房中祠樂章名。吳仁傑：「安世房中歌：未有用奇數者，獨王侯秉德一章七句。仁傑按，既醉詩及下文安其所章皆用疊句，此章當云：『王侯秉德，其鄰翼翼，其鄰翼翼，顯明昭式。』」

書本脫誤，今改定作八句。】¹⁸⁷⁰

【王儷】²⁷²⁸ 廷貴，明一四二四至一四九五武進人。卒年七十二。一四五一年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尚書。上疏陳事，多見採納。卒，諡文肅。儷著有王文肅集十二卷，與毗陵志並傳。

【王奐曾】²⁷⁴³ 元亮，別字思顯，號誠軒，清一六九一頃山西太平人。一六七六年進士。官至湖廣道監察御史。奐曾著有旭華堂文集十四卷，補遺一卷，續編一卷。

【王彝】²⁷⁴⁴ 常宗，元至明——至一三七四其先蜀人，

本姓陳氏，后徙嘉定。少孤貧，讀書天台山中。師事王貞文，得金履祥傳。洪武初（一三六八年）以布衣召修元史。尋選入翰林，以母老乞歸養。後因魏觀上築文事，與高啓同時被殺。彝著有王常宗集四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嘗詔修元史。自元季以來，揚鐵崖以才傾動東南，文人紛紛仿效。號爲「鐵體」。常宗獨作文妖一篇，痛罵鐵崖。】^{103x}

【王船山遺書】²⁷⁴⁶ 清順治間王夫之撰。

【王磐】²⁷⁶⁰¹ 文炳，號鹿菴，金至元——二零二至一二九三廣平永年人。卒年九十二。世業農，歲得麥萬石，號萬石王家。一二二七年進士。金亡北歸。元中統元年（一二六零年）被召，拜益都等路宣慰副使，以疾免。李壇素重磐，延致之。及壇謀不軌，磐脫身入京，因侍臣以聞。壇平，拜翰林學士。遷太常少卿。時方伐宋，帷幄謀議，多所參贊。卒，諡文忠。磐著有鹿菴集（元詩選）。

【王磐】在崑腔未流行之前而能承繼元張可久一派的當推王磐。他字鴻漸，號西樓，高郵人。他的生

卒年代雖然不能確定，但據蔣一葵堯堂山外紀說他與成化進士儲柴墟莊定山友善，又正德間闍寺當權，往來河下無虛日，他作朝天子咏喇叭一首以嘲之。可知他是十四世紀後半，及十五世紀前半間的作家了。又據康熙揚州府志云：「嘉靖初李夢陽就醫京口，故自矜重，元夕飲楊文襄一清宅，磐短衣下坐，夢陽傲不為禮，磐分賦得老人燈，口占云：『形骸憔悴不堪描，還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鬧元宵。』夢陽心知其嘲，嘿然而罷。」

按李夢陽生於成化八年（一四七二），弘治六年（一四九三）舉進士，嘉靖八年（一五二八）卒。共活五十七歲，嘉靖初年，夢陽不過五十歲，這時王磐已自稱為老人，譏夢陽為「兒女」，那末他這時大約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了。關於王磐的事蹟，及他的生活，堯堂山外紀揚州府志，張守中的王西樓樂府序，均有較詳的記載。□「往時外翁西樓先生，所著樂府：翁生富室，獨厭綺麗之習，雅好古文詞，家於城西，有樓三楹，日與名流譚詠其間，風生泉湧，聽者

心醉。：既而藝日精，家益窘，翁怡然不以為意，逍遙乎宇宙，徜徉乎山水，出其金石之聲，寄興於煙雲水月之外，洋洋焉不知老之將至。此其襟度有過人者，故所作冲融曠達，類其人也。」（嘉靖辛亥重陽日不肖甥張守中頓首拜書。萬曆揚州府志也記着他的生活道：「王磐字鴻漸，高郵人，有雋才，好讀書，灑落不凡，惡諸生之拘攣，棄之，縱情山水詩畫間，尤善音律，度曲清灑，每風月佳勝，則竹絲觴詠，徹夜忘倦。性好樓居，構樓於城西僻地，坐臥其中，幅巾藜杖，飄然若神仙，一時名重海內，多願與納交。」）他有西樓樂府一卷，還有存小令六十五首，套數九首。他的曲以清麗勝，頗能融會元人喬張二家之長，寫懷詠物，諷刺俳諧，俱稱能手。他在弘治正德間，是被推為詞人之冠的。茲先看他的「寫懷」例子如：「畫船兒滿載詩豪，問先生何處遊，遶水晶宮中，聞品簫，廣寒鄉盡回頭掉，分付魚龍穩睡着，等閑間休放波濤。老夫今夜放風騷，搜詩料，翻動水雲巢。一天星斗都顛倒，愛銀蟾水底光搖。我這里用手撈，不覺的翻

身落，也是俺形神俱妙，飛上紫金鰲。」（正宮脫布衫過小梁州秋夜同陸秋水湖上泛舟）昔涵虛評元人費唐臣詞說「放則驚濤拍天，斂則山河倒影，謂其兼雄健清麗之長，像西樓此曲，雖未爲「山河倒影」得毋「驚濤拍天」耶。至西樓詠物的如「莊子夢輕輕按醒謝公詩句句敲成，窟斷的燕舞嬌，供親的鶯歌應，俏知音千栽韓憑，獨占了梨園板色名，難怪那滕王閣圖形畫影。」（沉醉東風蝶拍）又如「溫泉起來權護體，帶濕雲拖地，翻嫌月色明，偷向花陰立，俏東風有心輕揭起。」（清江引浴裙）這都是詠物的例。王驥德曲律論詠物云「小令北調，西樓最佳，如詠浴裙睡鞋等曲，首首尖新」可以看見西樓詠物之工了。至他諷刺的，如堯山堂外紀所記，正德間閻寺當權，往來河下無虛日，每到輒吹號頭，齊丁夫民不堪命，西樓乃作詠喇叭以嘲之。「喇叭鎖哪，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你擡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里去辨甚麼真共假。眼見的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只吹的

水盡鴉飛罷。」（朝天子）至他俳諧的，例如「平生淡薄，難兒不見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閒鍋灶，任意烹炮，袁湯的貼他三枝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滿庭芳失雞）王驥德甚稱西樓此曲，與瓶中杏花爲鼠所嚙，倒朝天子以爲妙絕。「斜插杏花，當一幅橫披畫，毛詩中誰道鼠無牙，卻怎生咬倒了金瓶架，水流向牀頭，春拖在牆下，這情理甯甘罷，那里去告他，何處去訴他，也只索細數着貓兒罵。」（朝天子瓶杏爲鼠所嚙）江盈科雪濤詩話評他所作，謂「材料取諸眼前，句調得諸口頭，朗誦一過，殊足解頤。其視匠心學古，艱難苦澀者，真不啻啖袁家梨也。」西樓的長處，便在於此，他若不經意出之，卻是那麼樣的警鍊。

27603
 【王魯公詩鈔】一卷。元王士熙撰。疑即書賈從元詩選鈔出，僞爲舊本射利耳。

2762
 【王旬】子宣。有宮詞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房三十六，不知何處明月多。」

仁和俞友仁見此詩，稱爲唐人得意句，便以妹嫁他。按此事或誤作王叔明事。1023

【王叡】²⁷⁶⁴自號炙穀子，唐——八三一頃人。著有文集五卷。—全唐詩—

【王祭】²⁷⁹⁰仲宣，漢——一七七至二一七山陽高平人。他是建安七子中最著的一人。卒年四十一。少時才思敏捷。初到長安，蔡邕見而奇之，且說道：「此王公孫也，有奇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時年十七。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與蔡睦同往荆州。依劉表。表以他貌寢體弱通悅而不甚重。祭居客中，時作鄉思，登樓賦即作於此時，成爲後代戲劇家哀感的題材。表卒，祭勸表子琮歸曹操，操辟他爲丞相掾。後遷軍謀祭酒，拜侍中。建安末，從征吳，卒於道中。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善爲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記憶力很強，常同人共行，讀道旁碑，一過即能背誦，不失一字。他的著作，有詩、賦、論、議之屬，近六十篇。尤擅長於辭賦，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等賦，又是他賦中的最好的。詩如七哀，亦爲哀感離亂之作。評家以

爲他的詩在七子中不及劉楨。

【王祭詩】王祭和鄆下諸子俱是建安時代樂府運動的中心人物，不用說，他的文學是受樂府的影響了。他的詩歌傳至於今的雖沒甚麼多，但也有相當的好成績表現出來。□從前人對於王祭的文學的批評都有種誤解，這種誤解的根源就在不明瞭文學的趨勢，以及文學上的種種問題，所以他們對於王祭除一致稱贊他的辭賦外，就異口同聲的稱贊他的四言詩了。□固然，以古來的傳統眼光去評量一切文學，雖自有其立場。但對於文學的本身先已不忠實了。曹丕、摯虞、劉勰一班人之對於王氏的辭賦，四言詩，稱美不置者，基於他們的立場，此種見解，我們也不能去菲薄它。但是基於文學史的立場，我們要批評一切文學，同時對於文學本身和作者都要負起責任，所以我們要有自己的立場，不能隨便和他人作雷同之響了。□基於上述的理由，以及建安時代的文學趨勢，我們對於王祭的批評也就

不去說他們所崇奉的四言詩及辭賦了。然而論到

他的詩歌，——四言詩除外——雖然它的成績不壞，却有一大缺點給我們以不滿意。我們覺得建安文壇的有生氣，就在於熱烈的樂府運動。而這個運動的新生命與新傾向，就是在於由樂律的束縛中掙扎出自由的風氣來，即所謂「依前曲作新歌」的時代。王粲在當時爲樂府運動的中心人物，自己又擔當着制禮作樂的重任，對於這個由樂府影響來的文學應該是另有一番面目；或者由自己的努力而創告出新的文學傾向，這才不背乎這個運動的意味。□我們記得他的「改矛盾歌曲等爲俞兒舞歌」，那是因爲「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有此機會，應該是要另創新歌了。可是他所努力的却是仍舊要回復到雅頌的地步，依然造出那古色古香，詰屈聱牙的怪文章來。看他的「俞兒舞歌中的安臺新福歌」，「武功既定，庶士咸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昭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撫民黎，荷天寵，延壽尸，千載莫我違。」又如「太廟頌的第二首」，「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彝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佾奏，八音舉，昭大

孝，衍妣祖，念武功，收純祐。」也是同樣的拙劣。□實在，以王粲那樣天才，趁這個運動的機會，對於所謂樂府文學的建樹，我們雖然不敢望他大膽地脫離傳統的文學範圍，像曹植那樣的自由表現而被稱做「乖調」，最少的限度也應該像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有點文學的價值。而他在這方面所有的成績，雖不過太廟頌和俞兒舞歌這幾篇，可是他的目的却全在復古上着想，即他的作品裏也還有雅頌的遺響。其實，他的最終目的也以摹仿雅頌爲能事，在他們的意思，似乎以形似一分即文學上多成功一分。但我們以爲文學的價值在於有自己的生命，一出於摹仿，就忘却本性的文學——在樂府方面，有這一點的不滿意。□以下就專論他的五言詩。王粲的詩歌，照前人的論定，就其地位而言，則在陳思魏文之間，就其作風而言，又和別人有些不同，即所謂「在曹劉間，別構一體」的。其實，我們苟仔細研究其詩歌的內容，把它們重

新估價，又覺得前人的話有時候也靠不住哩。第一就他的詩歌的地位來說，實也難以決定他的詩歌的地位，究在何人之間？因各個人有各個人的長處，尤其在文學中所表現的更各有各的特殊色彩。王粲的詩歌，若專從樂府方面的建樹來和二曹比較，實有天淵之別。因為二曹受樂府的影響，在文學上大放異彩，如以曹丕而論，他的詩歌底白話化與民俗化，實為同時諸作家所不能企及，即曹操曹植也不敢望其項背。而曹植則又衝決樂府的束縛，自由創作，致被目為「乖調」的樂府作家。這二點，都是王氏所不能及的，我們也已在上文討論過了。故他在這一方面的文學地位，實無地位可言。然則他在文學上真沒有地位嗎？那又不然。我們覺得他在文學中能夠獲得地位的，實在那些詩歌的富有時代的精神，篇篇都捉着社會做中心。如他的七哀詩，即那從軍詩，雖是一味替曹操宣傳，說他是仁義之師，然也可以從這裏面看出種種的苦狀來。他雖然說「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鷄鳴達四境，黍稷

王

盈原疇。館宅充廊里，士女滿莊廬。」而在別方面，又豈不是有「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烟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的慘痛之言嗎？這實是不朽之作，可與曹植的送應氏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同稱為富有時代精神的文學了！即他的詩歌的有價值，有生命，也在這一點上。第二論他的作風，與劉楨的詩歌全然不侔，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但與曹植的比較起來，似乎有點相像，再不能說「在曹劉間，別構一體」了。我們且以古人的話來證明一下：古來說曹王二人文體相同的，始於沈約。他在宋書謝靈運傳論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陳鍾凡也說：「仲宣遭亂流寓，自傷情多，則體近陳思。」他們的語縱不可盡信，然以曹植的吁嗟篇：「等詩歌和王氏的作品比較，又覺得「發愀愴之詞」的王粲詩歌與曹氏那些「憂生之嗟」的文詞實同為中情的抑鬱而發出此令人同感的

文——一——一八九

悲鳴。我們讀了他們的詩歌，除一洒同情淚而外，還覺得他們實同處在無可奈何的境地呢！除此以外，他的詩歌也有不全是愀愴的作品的。像雜詩所表的是多麼快樂，多麼逍遙的生活呀！總他的全部詩歌來論，除去曹植劉楨不計外，若從各方面去比較批評，照平心論斷，我們終要把鍾嶸「比魏文有餘」這句話取消，方覺得公允。

【王約】²⁷⁹²彥博，元一一五二至一三三三，真定人。

卒年八十二，性穎悟，風格不凡。嘗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翰林學士王磐薦爲從事，累拜監察御史。成宗即位，奏二十二事，皆見從。遷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請發米續賑，前後活數十萬人。仁宗在東宮，頗知約名，思用以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多所匡正。英宗時，以集賢大學士致仕。約嘗奉詔與中書省丞條定國初以來律令，名大元通制。著作有潛丘稿三十卷，史論三十卷，及高麗志四卷（元史本傳）。

【王叔承】²⁷⁹⁴初名光允，以字行，更字承夫，晚更字子

幻，又自號崑崙山人，明吳江人。所著有壯游篇，吳越游等。他早棄舉子業，縱游齊魯，燕趙，閩楚間，足跡半天下，然多不遇。他和王世貞交好，然論詩卻不甚傾心。李他始終不和，世貞等詩，就因爲持論不同的緣故。其論詩大旨說：事與景者，天地所自有之物，偶遇而收之情與意者，吾所本有之物，偶觸而發之。彼吾役也，吾不彼役也。是很反對復古派的摹倣古人的。只可惜他自己的作品，牽率者十居八九。

【王穉登】²⁷⁹⁵百穀，明一一五三五至一六一二，武進人，移居吳縣。卒年七十八。四歲能屬對，六歲善擊毬，大字十歲能詩。長益駿發，有盛名。嘉靖末，遊京師，客大學士袁煒家。煒試諸吉士紫牡丹詩，不稱意，命穉登爲之，有警句。將荐之朝，不果。隆慶初，再遊京師，時徐階當國，與煒不洽，或勸穉登勿名袁公客，不從。刻燕市客越二集，備書其事。吳中自文徵明後，風雅無定屬，穉登嘗及徵明門，遂接其風。主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同時山人布衣，以詩名者十數，而穉登爲最。嘗傾身救王世貞，仲子士驢于獄，風義尤著。名妓馬

守真欲委身事之，不果。萬曆中，徵修國史，未上而史局罷。釋登著有吳社編、奕史、吳郡丹青志各一卷，及詩文集。

【王以旂】²⁸¹士招明——一五二二頃江甯人。一五一

一年進士。嘉靖時，命以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理河漕，踰年而水通。歷遷兵部尚書，代曾銑總制三邊，屢破邊寇，修築城堡邊垣。及卒，軍民為罷市，諡襄敏。以旂著有襄敏集四卷，漕河奏議四卷。

【王以凝】³（一作以甯）周士，宋——一—二六頃湘潭（一作長沙）人。由太學生仕鼎澧帥幕。靖康初，

（一一二六年）徵天下兵，以凝走鼎州乞師，解太原圍。建炎中（一一二九年左右）以宣撫司參謀兼襄鄧制置使，以凝能詞，文獻通攷著錄王周士詞一卷。

【王以懋】⁸夢湘，號古傷，清——一八九二頃湖南武陵人。一八九零年進士。官江西知府。以懋工詩詞，著有槩塢詩存初續集及槩塢詞。

【王微】²⁸²⁴⁰修微，明——一六四四頃廣陵人。七歲傷父，飄落無依，乃為妓。初歸茅元儀，晚歸許譽卿，皆不終。

王

常輕舟載書，往來五湖間。晚年，皈心禪悅，自號草衣道人。微工詩，頗娟秀，著有期山草樾館詩集，遠遊稿，聞艸等（名媛詩歸）。

【王微】²⁸²⁴⁰景玄，晉至宋——四一五至四四三琅琊臨沂人。卒年二十九。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官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琊，義興太守，並固辭。江湛舉為吏部郎，微不可，與何偃書，甚言塵外之適。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終日端坐，席皆生塵埃。惟坐處獨淨，弟僧謙遇疾，微躬自處治，以服藥失度卒。微深自咎，發病不復自治，哀痛不已，四旬后亦卒。微著有文集十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

【王微之】²⁸²⁴⁰子猷，晉——？至三八八會稽人。王羲之之子。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便夜泛小舟詣剡溪，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他答道：「我本乘興而來，」

文————一九一

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性愛竹，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云：「何可一日無此君！」仕至黃門侍郎，棄官東歸，未幾，弟獻之卒，繼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道：「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卒。徽之著有文集八卷。（隋書經籍志注）

【王僧謙】²⁸²⁶晉至宋——四一五年后至四四三琅琊臨沂人，王徽從弟。卒年二十餘。有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兄微躬自處治，以服藥失度而卒。四旬后，微因自咎，哀痛逾甚，亦卒。僧謙著有文集二卷。（隋書經籍志注）

【王僧孺】¹僧孺，宋至梁——四六五至五二二東海郟人。卒年五十八。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遽曰：「論忠孝二事。」他說：「若爾，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為太常博士。竟陵王開西邸，招文學，他亦遊於其中。文惠太子聞其名，招入東宮。後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為唐令。初與任昉過於西

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以詩，極相推重。入梁，為南海太守，還為中書郎，領著作，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左丞。俄遷御史中丞。幼貧，其母賣紗布以自業。嘗攜他赴市，至道過中丞，為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日引鶻清道，悲感不自勝。武帝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武帝以他詩為工，遷少卿，除尚書吏部郎，尋免官。久之不調，乃致書於友人盧江何炯，以見其意。中有「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之言。久之，起為安西安成王參軍，比中郎，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尋卒，年五十八。□所著文集三十卷，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內，為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他底文辭，俊逸雅麗，家藏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兩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為文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宏富。1241

【王僧綽】²宋——四二三至四五三琅琊臨沂人。卒年三十一。幼有大成之度，眾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

想，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下拜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東陽獻公主。累遷侍中，參掌大選，充識流品，任舉皆盡其分。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文帝將廢立，僧綽謂宜速斷。及太子劼弑，父自立，僧綽亦被殺。孝武帝立，追諡愍。僧綽著有文集一卷（隋書經籍志注）。

【王僧祐】³⁴²肩宗，齊——至四九三左右琅琊臨沂人。幼聰悟，年未弱冠，頻居親喪，服闋，髮落殆盡。為從兄儉所重。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巖然獨立，不交當世。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終黃門侍郎。僧祐著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注）。

【王僧達】³⁴³宋——四二三至四五八琅琊臨沂人。卒年三十六。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為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尋遷太子洗馬，以母憂去職。服終，為宣城太守。好遊獵，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復為吳郡太守，累遷中書令。自負才器，以不得為宰相，恨。屢經犯忤，卒以高閹謀亂事陷之，賜

王

死獄中。僧達著有文集十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
【王從善】²⁸²⁸承士，號鳳林，明——一五三八頃襄陽人。中一五二三年進士官吏部考功司主事。從善著有王鳳林文集四卷，詩集三卷。

【王儉】²⁸²⁸仲寶，宋至齊——四五二至四八九琅琊臨沂人。王僧綽之子。卒年三十八。生而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幼有神采，專心為學，手不釋卷。尚宋明帝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祕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入齊，遷右僕射，領吏部，封南昌縣公。時朝制草創，皆為儉所議定。帝曲宴羣臣，各使効技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後開博士館，盡以四庫書充儉家。賓客滿室，應接自如。常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這是儉的自喻。卒諡文憲。儉著有文集六十卷（隋書志作五十一卷，此從隋志注及兩唐書志）與古今喪服雜記。

文——一——一九三

【王宣】³⁰¹⁰⁶楓亭號漁樵主人。清——一七三五頃錢塘人。乾隆初，居金陵，著濟公傳十二卷。（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王宜】³⁰¹⁰⁷人旌節詩一卷。清錢塘朱學泗撰。有嘉慶刊本。

【王淮】³⁰¹¹¹柏源，明——一四三六頃慈谿人。為景泰十才子之一，嘗與湯允勳以博辨相夸，對語移日，允勳歎服。淮工詩，好作長歌，造語奇麗，有大塊稿。

【王濟】³⁰¹²³雨舟，明——一四七五頃浙江烏鎮（一作烏程）人。家富，好客，圖書鼎彝充棟，以捐貲得橫州判官。濟能作曲，著有連環記傳奇一本。（曲錄）演三國時呂布貂蟬故事。

【王濟】³⁰¹²³武子，晉——？至二九零左右太原晉陽人。王渾之子。卒年四十六。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武帝女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為驍騎將軍，累遷侍中。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政治得失。濟善

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為朝臣所不及。出為河南尹，坐法免官。尋使白衣領太僕。先渾而卒。及將葬，時賢畢至，孫楚哭之尤悲。濟作有文集二卷。（唐書經籍志）

【王沛恂】³⁰¹²⁷書岩，清——一六九二頃諸城人。官兵部主事。沛恂詩文皆伉直有氣，著有匡山集六卷。

【王寵】³⁰²¹¹履仁，後字履吉，自號雅宜山人。明——一五二二頃長洲人。卒年四十。以諸生貢太學，八舉不第。寵才力富贍，工書畫，文徵明後推為第一。著有雅宜集十卷。

【王寬甫集】³⁰²¹³清道光間王敬之撰。

【王永積】³⁰²³²釋實，（一作崇巖）號蠡湖野史。清——一六四九頃無錫人。一六三四年進士。官至兵部職

方司員外郎。太監王之心欲用其弟之仁為浙江總兵官，永積不肯從。遂以推舉遲延事獲譴。永積著有心遠堂集二十卷，為文十四卷，詩六卷，末附詩餘。

【王家洲】³⁰²³²俗曲，有石印本。

【王家屏】⁷仲伯，（一作忠伯）明——一五三八至

一六零三山西山陰人。卒年六十六。(明史本傳作卒年六十八歲。此從三續疑年錄據明文海)一五六八年進士。累官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遭憂歸。服終復起。至爲首輔。以請立太子忤帝。引疾去。卒。諡文端。家屏著有復宿山房集四十卷。

【王適】³⁰³⁰²唐——六九零頃幽州人。工詩文。初見陳子昂。感遇詩。驚其必爲天下文宗。武后臨朝。敕吏部糊名考選人判。所求才俊。適與劉憲。司馬鏗。梁載言。相次入第二等官。至雍州司功參軍。適著有文集二十卷。(舊唐書經籍志)

【王之望】³⁰³⁰⁷瞻叔宋——至一一七零襄陽穀城人。後寓台州。一一三八年登進士。教授處州。入爲太學錄。遷博士。孝宗時。累官參知政事。尋罷爲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因功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温州。旋又罷去。之望有文藝幹略。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後力主和議。以割地啖敵爲得計。敵勢益張。迄以此廢。之望著有漢濱集六十卷。(國史經籍志)

王

【王之渙】³⁷唐——七四二頃井州人。(唐才子傳云：薊門人。此從唐詩紀事)少有俠氣。所從遊皆五陵少年。擊劍悲歌。從禽縱酒。中年折節工文。與兄之咸。之貴。齊名。恥困場屋。遂交謁名公。天寶間。與王昌齡。崔國輔。鄭昉。聯唱。迭和。名動一時。每有所作。樂工輒以被聲律。集異記曰：「開元中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齊名。其時風塵未偶。而游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繼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能自定。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詞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芙蓉樓送辛漸)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露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

文————一九五

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長信秋詞。昌齡別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詩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尚敢近哉？」因指諸妓中之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第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涼州詞。之渙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論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累日。在這樣的一件故事中，大概可以估定他的詩譽了。之渙存詩只有六首。其涼州詞的次首也是抒寫北方邊塞的，真不亞于昌齡與高適辭云：「單于北望拂雲堆，殺馬登壇祭幾迴。漢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親遞去來。」我且再舉兩首罷：「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登鶴鶴樓）「長隄春水綠悠悠，映入漳河一道流；莫聽聲聲催去櫂，桃溪淺處不勝舟！」（宴詞）1009

【王之道】彥猷，宋——一零九三至一一六九廬州濡須人。卒年七十七。善文，明白曉暢，詩亦真朴有致。爲人慷慨有氣節。一一二四年與兄之義、弟之深同登進士第。對策極言燕雲用兵之非，以切直抑制下列。調歷陽丞。紹興和議初成，之道方通判滁州，力陳辱國非便。大忤秦檜意，謫監南雄鹽稅。坐是淪廢者二十年。後累官湖鹵轉運判官，以朝奉大夫致仕。之道著有相山集三十卷，相山詞一卷。（文獻通考）

【王之道詩】之道雖不以詩歌見長，而其抒寫性情，具有真朴之致。

【王守誠】君實，元——一二九六至一三四九太原陽曲人。卒年五十四。氣宇和粹，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遊。文辭日進。一三二四年試禮部第一，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秘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以進。轉藝林庫使，與修經世大典。屢遷禮部尚書，預修

遼金宋三史。出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風采聳動天下。論功居諸道最，進資政大夫，河南行省左丞。未上，奔母喪，遘疾卒。諡文昭。守誠有文集若干卷。（元史本傳）

【王守仁】伯安，號陽明，明——一四七二至一五二八。餘姚人。卒年五十七。（歷代名人年譜作生于成化九年，卒嘉靖八年，年亦五十七歲。此從疑年錄）一四九九年中進士第。正德初，（一五零六年）以論救言官戴銑等忤劉瑾，杖闕下，謫龍場驛丞。瑾誅，移廬陵知縣。累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平大帽山諸賊，定宸濠之亂。世宗時，封新建伯，總督兩廣，又破斷藤峽賊。卒。諡文成。嘗築室陽明洞，中學者稱陽明先生。守仁文博大昌達，詩秀逸有致，世稱爲「姚江派」。著有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與陽明鄉約法等。

【王守仁文】何李復古之聲既高，天下從風而靡，以艱深鈞棘，相與剽剗，古人求附壇坫，而於時有大儒出焉。曰餘姚王守仁，特以致良知，紹述宋儒象山陸氏之學，而發爲文章，緣筆起趣，明白透快，原本蘇

軾，上同揚士奇李東陽之容易，而力裁其冗濫；下開唐順之歸有光之寬衍，而不強立間架。初與李何諸人倡和，後大有所悟，斷然棄去，社中人皆深惜之。曰：「學如韓柳，不過文人，辭如李杜，不過詩人，惟志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者，乃人間第一等德業也。」身繫風氣之中，而文在風氣以外，直抒胸臆，沛然有餘，不斤斤於格律法度之間，而不支不蔓，稱心出之，儻亦致良知之形諸文章者耶！傳有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四部叢刊影印明隆慶間謝廷傑刻本，清光緒間浙江書局刻本）其中文錄五卷，別錄十卷。守仁未講學時，先與同輩學作詩文，故講學之後，其往來論學書及奏疏，皆紆徐委備，如曉事人語，洞澈中邊，雖識見之高，學力之到，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少年時一番簡練揣摩也。寄楊遠菴老書集中題下注，癸未按年譜爲嘉靖二年，守仁五十二歲作，條達疏暢，如水到渠成，自然洄瀾，所謂「文章老更成」也。而其早年之作，亦有摹擬爲古，未臻於渾化者。如黃樓夜濤賦文尾，署弘治甲子，爲弘治十七年，時守仁

三十三歲。而臥馬塚記、賓陽堂記、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玩易窩記諸篇，題下注戊辰，則正德三年，守仁三十七歲。是時學道未成，而刻意爲文，吐詞命意，力求道古，想與何李爲聲氣之求耶？然氣疏以達，不如夢陽之矜重，而亦無其僻澀聾牙之病。簡鍊醜雅，波瀾氣焰，未極傲奇偉麗之觀，而春容爾雅，無艱難勞苦之態。條達疏暢，故天性也。至濬河記題下注乙酉，爲嘉靖四年，守仁五十四歲時作，亦簡練以爲古者。然抑遏蔽掩，斂氣爲勁，亦與夢陽之叫囂恣肆者不同。然故集中之別出機杼者矣！余故特表而出之。

【王守仁散曲】他在明代確是位特出的人。他的古文和詩都佔着第一流的位置。他頗不欲以文人自居，他嘗說「學如韓柳，不過文人，辭如李杜，不過詩人，惟志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者，乃人間第一等德業也。」然而他的詩文是可以自成一家的。他的散曲的作風是豪放的。像南宮詞紀所載的一篇歸隱（雙調步步嬌套）卻是那樣不平常的，赤裸裸的謾罵。亂紛紛鴉鳴鵲噪，惡狠狠豺狼當道。冗費竭

民膏，怎忍見人離散！舉疾首感額相告。簪笏滿朝，干戈載道，等閒間把山河動搖。（歸隱的沉醉東風）他爲了憤懣而退隱，卻即退隱了，也還是滿懷的不忍人之心。這覺不是康（海）王（九思）一流的貌爲恬退而實則是熱中的。如脫下了圍花戰袍，解下了龍泉寶刀，卸下了朝簪烏帽，布袍上繫麻縲，把漁鼓簡兒敲。（歸隱的園林好）他歸隱之後，看他過的怎樣一種生活：深山坳，悄沒個閒人來聒噪。跨青溪獨木橋，小小的茅庵蓋着種青松與碧桃，採山花與藥苗。（歸隱的川撥棹）賞春時花籬小橋，納涼時紅蓮短棹，稻登場鷄豚蟹螯，雪霜寒純綿布袍。四時佳景恣歡笑，也強如玉扇番營，玉珮趨朝。溪堪釣，山可樵，人間自有蓬萊島。何須用，何須用，樓船綵轎。山林下，山林下，儘可逍遙。（歸隱的漿水令）這都可以看出陽明先生清高的人格來。

【王守仁八股文】以理學爲一代大儒，他的「心即理說」和朱熹的理氣二元論截然不同，然他所做詩云：鸞飛戾天一節文起講云：「今夫天地間惟

理氣而已矣。理御乎氣，而氣載乎理……謹遵朱注，不敢稍有逾越。³⁰⁴⁰

【王安石】³⁰⁴⁰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王安石】介甫，號半山，小字獯郎，宋——二零二一
至一零八六撫州臨川人。卒年六十六。宋史本傳作
卒年六十八。此從疑年錄據能改齋漫錄及郡齋讀
書志等書少好讀書，又工書畫。每屬文，動筆如飛，初
若不經意，既成，皆服其精妙。友人曾鞏攜以示歐陽
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嘉祐中，
（二零六零年左右）歷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果
於自用，能以辨博濟其說。上萬言書，以變法為言。俄
直集賢院，知制誥。神宗時為相，帝深倚之。謀改革政
事，興青苗、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
物議騰沸。時名臣皆被斥，而新法卒無效。罷為鎮南
軍節度使。元豐中（二零八一年左右）復拜左僕
射，封荊國公。哲宗立，加司空。卒，諡文。安石為文簡練
雄潔，拗折峭深，有臨川集一百三十卷（文獻通考）
及周官新義、唐百家詩選等。

王

【王安石文】⁰⁰宋史王安石傳稱友生曾鞏攜其文
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考其實殊不然，
曾鞏之稱道王安石於歐陽修，在慶曆四五年間，安
石已先於二年登第矣。慶曆六年，鞏再與歐陽修書
略曰：「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曰，
『鞏之友有王安石，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
然在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
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
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
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至慶曆七年，鞏與安
石書，始有「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誦歎寫不勝其
勤」及「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許否」等
語，而是時安石尚未能與歐陽修一見也。至嘉祐
初，安石始與歐陽修相往還，修既論薦安石，而推重
其「學問文章，知名當世，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
復贈安石以詩，而有「後來誰與子爭先」「常恨
聞名不相識」之句，是安石之成進士，必非歐陽推
挽之力也。歐陽嘗規其不必學孟韓文，見曾鞏致安

文——一九九

石書內，而安石訓詩則曰：「欲傳道義，心雖壯，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扼腕最出諸生後，倒屣嘗傾廣座中，祇恐虛名因此得，嘉篇厚貺豈宜蒙。」觀此一詩，則安石出於歐陽修門下之由來，可見其梗概矣。曾鞏嘗稱安石文學不減揚雄，而安石詠揚雄亦云：「千古雄文造聖真，眇然幽思入無倫。」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則必效之惟恐不及矣。安石極推韓愈之爲文，尤有得於韓之陳言務去，然又譏其「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蓋病其不識道而無補於世也。今錄論文書一首，以見其對於文學之見解。「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

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歎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安石**又有答孫長倩書云：「古之道廢路久矣，大賢間起廢路之中，率常位卑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官學者不謀道，主利祿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尚不肯學，而爲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耶。」此其抗心希古，迥出流俗之表，爲何如耶。

謝枋得稱安石之文曰：「筆力簡而健。」魏禧云：「介甫文如斷岸千尺，又如高士豁刻，不近人情。」呂璜云：「古來博洽而不爲積學所累者，莫如王介甫。渠作文直不屑用前人一字，此其所以高。」劉熙載云：「荆公文是能以品格勝者，看其人取我棄自處，地位儘高。」又曰：「半山文瘦硬通神，善用揭過法，只下一二語，便可掃却他人數大段，是何簡貴。」觀此諸說，可知安石之文，當有不同於歐曾三蘇者矣。

【王安石詩】宋代的人物思想，無論政治家、軍人、學者、文學家，一個個都是很平常的，雖沒有什麼缺點，也就毫無特長。只出了一個怪傑王安石，把當代的沉悶的空氣很有力的掀動了一下。這一掀動可了不得，頓時引起了宋人的大驚小怪，引起意外的贊許與攻擊。終竟是因爲攻擊的力量大些，經過了長期的鬥爭，便把這風潮壓了下去，回復到波平浪靜的景象上來。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功罪，我們且不去計較他；若說到文學上來，我們可不能否認王安

石的地位了，可不能因爲反對王氏的政治主張而否認他在文學上的成績了。自然，王安石的文學造詣，成功最大的是詩歌。王安石的詩，很多人說他是學杜甫的。唐子西語錄云：「荆公詩得子美句法。」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又苕溪漁隱詩話云：「半山老人題雙忠祠詩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窗涼。』細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蓋廵遠守睢陽，當是時安慶緒遣突厥勁騎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窗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題蜀相廟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亦自別有託意在其中矣。」如其沒有別的根據，僅由上面那種牽強的說法，決不能決定安石就是出於杜甫。雖然在他作的老杜詩後集序很贊揚杜甫，雖然在他的杜甫畫像詩曾說「吾觀少陵詩，爲與元氣侔」，惟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這也不能作爲模擬杜甫的證據。同時，我們知道安石的

詩，也有效張籍體的，也有效白香山體的，也有頌揚歐陽修的，也有頌揚梅聖俞的，我們當然不能因此偶然的戲效某體與頌揚某人便硬說王安石便是學他們。我們又知道執拗而矜驕的王安石，連韓愈李白也不屑爲的人，決不會低首下心去俯就杜甫的繩墨，雖然杜甫也是安石所心折的詩人。原來王安石少年時代的詩是很放縱，很恣肆的。石林詩話也說：「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以安石的抱負，本不僅僅是一詩人，他具有獨立的思想，高敏的想像。他的議論，他的主張，往往很肆放地在詩歌裏面表現出來。例如省兵詩：「有客語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將不擇，獨以兵乘邊。兵少敗孰繼？胡來欲秦川。萬一雖不爾，省兵當何緣？驕情習已久，去歸豈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猶兵然。省兵豈無時，施置有後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

月篇。百篇勤儉慈勞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歲熟不在天。擇將付以職，省兵果有年。」這簡直是一篇裁兵意見書，作者卻把牠寫成一首詩。在安石的古詩裏面，發議論詩的分量實在很多，甚至於講佛理，猜啞謎，形形色色的詩都有。「寒時暖處坐，熱時涼處行。衆生不異佛，佛即是衆生。」（題半山寺壁）「人人有這個，這個沒量大。坐也坐不定，走也跳不過。鋸也解不斷，鈍也打不破。作馬便搭鞍，作牛便推磨。若問無眼人，這個是什麼？便遭伊纏繞，鬼窟裏忍餓。」（擬寒山拾得二十首）也許這是王安石的人生哲學，但叫做詩，便有些難看了。在詩裏面發些這樣玄而又玄的議論，實在罕見。自難怪最推許安石詩的宋詩鈔的編者也要說：「獨是議論過多，亦是一病耳。」王安石詩還有第二個毛病，就是喜歡竄改古人的詞句，以爲己詩。像這種做法，在宋朝以前本來就有了的，而且有些成績都很好。如庾信的「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工部改爲「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意味便深長了。又如李嘉佑的

「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王摩詰加爲「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詩的境界便美化了。到了王安石卻特別愛做這種工作，而以己意竄改古人詩。如南朝蘇子卿的梅詩「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本是很好的，而王安石則改爲「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便點金成鐵了。（誠齋詩話）又如李白的「白髮三千丈」則改爲「纒成白髮三千丈」（韻語陽秋）古詩的「鳥鳴山更幽」則改爲「一鳥不鳴山更幽」王維的書事詩，洪覺範稱其含不盡之意，蘇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安石乃改竄其前句「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改爲「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這都是改得很壞而極無意義的工作。其實，即使有時改得好，如將陸龜蒙的「殷勤與解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香」改爲「殷勤爲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香」也不是值得怎樣稱述的。而王安石卻樂爲之，也是他自信大高，愛弄聰明的地方。他又喜爲集句，集中很多集古句的詩，黃山谷譏爲「正堪一笑」實在是不錯的。□以

王

上所說，都是指明王安石不正經地做詩，拿詩歌來寫文章當頑意所發生的壞處，並不是指摘王安石的作品的。現在我們要進而介紹王安石詩的藝術。□安石最負盛譽的詩，是他那篇桃源行：「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時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因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甯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論者有謂這是安石唯一的好傑作，自是武斷。在安石的古風裏面，長篇的好詩還多着呢。如明妃曲便是王昭君和番文學裏面的白眉。「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若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一）

在這兒安石不僅不用古人語，議論也不發了，完全用情感和想像在篇中迴環，如「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這些句子是全用想像結構成的。在不知經過多少文人描寫過的明妃曲中，王安石此作不能不算很好的一篇。其次，我們要研究安石的律詩。「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魚吹塘水動，鴈拂塞垣飛。宿雨驚沙晝，晴雲畫漏稀。卻愁春夢短，燈火著征衣。」（宿雨）「宜秋西望碧參差，憶看鄉人楔飲時。斜倚水開花有思，緩隨風轉柳如癡。青天白日春常好，綠髮朱顏老自悲。跋馬未堪塵滿眼，夕陽偷理釣魚絲。」（金明池）安石的律詩有幾種特色的地方。第一是，字眼用得工穩。安石作詩，一句一字都是不輕易寫下來的。例如「紫萸臨風」，「怯」，「青苔雨挾『驕』」，「草長『流』翠碧，花遠『沒』黃鸝」這些細微的片語隻字，也是幾經思索纔寫定的。又如「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安石做成後驚喜欲狂，自以為「不減杜詩」，其實只有二句詩耳。安石之所以竄改古人詩，也是為求一句之完

美，一字之妥貼的緣故。安石用語最愛用疊字，用得最勤的是在他的五律方面。例如「冉冉春行暮，非非物競華」（春日）「剌剌風生晚，娟娟月上初」（晚興和沖卿學士）「渺渺林間路，蕭蕭物外僧」（遊棲霞庵）「擾擾今非昔，漫漫夜復晨」（冬日）「忽忽余年往，茫茫不自知」（中書偶成）「蕭蕭新犢臥，冉冉暮鴉翻」（光宅）「默默不自得，紛紛何所爲」（招丁元瑜）這種疊字的用法，安石慣例用在五律的首句，在七律裏面便不常用了。安石律詩的第二種特色，是在對偶用典的貼切。石林詩話云：「荆公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圍綠去，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顛宅在阿蘭若，婁約身隨宰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意。嘗有人向公稱『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為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千數之也。」不錯，安石的用典對仗，

實在很能精巧貼切。但這樣的巧處是沒多大意義的。有時過於雕刻，便不免令人厭了。如「移柳當門何啻五，穿松作徑適成三」，把「五柳」「三徑」折散以顛倒成對，詩的意義全失了。怪不得張戒要說「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

（歲寒堂詩話）**古詩和律詩還不足以表現王安石詩的特長，五絕和七絕纔是王安石的拿手戲。**寒廳詩話云：「王半山（王安石）備衆體，精絕句。」滄浪詩話云：「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艇齋詩話載東湖詩云：「荆公絕句妙天下。」可見安石的絕句在當代已經負盛譽了。如「淮口西風急，君行定幾時。故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送王補之行）「江水漾西風，江花脫晚紅。離情被橫笛，吹過亂山東。」（江上）「相看不可忍，發慘澹暮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離昇州作）「欲望淮北更白頭，杖藜蕭颯倚滄洲。可憐新月爲誰好，無數晚山相對愁。」（北堂）「荒煙涼雨助人悲，淚染衣襟不自知。除卻春風沙際綠，一如看汝過江時。」（送

王

和甫至龍安微雨因寄吳氏女子）「落帆江口月的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側出岸沙楓半死，繫船應有去年痕。」（江寧夾口）真是舉不勝舉。**在少年時期的王安石詩，不免浮露淺薄，已在前面說過了。到了老年時期的王安石詩，便迥然另是一種風格了。因爲政治上的失意，志氣的衰頹，人情世故看得越多，性情也含蓄了，自然去掉了少年浮薄之氣，同時感慨的懷抱變爲冷淡，而藝術和修養卻更進步了。所以王安石晚年的詩風格閑澹，造語工緻，而律法精嚴。**石林云：「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鸚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遠，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若經概括，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反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日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賸壺

頭。」(石林詩話) 後山詩話載黃魯直云：「荆公之詩，暮年方妙。」又云：「荆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便沆瀣牙頰間。」石林詩話又載：「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 漫叟詩話亦云：「荆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作歲晚詩云：『月映林塘靜，風涵笑語涼。俯窺林淨綠，小立佇幽涼。攜幼尋新的，扶衰上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自以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爲然。』」 寒應詩話亦稱安石的五言可擬二謝。黃魯直則云：「然學二謝，失之巧爾。」 與安石同時的文學家，如曾鞏、蘇轍，則僅以文章著名（曾鞏不能詩，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歐陽修、蘇軾，則詩不及其詞（藝苑卮言）只有王安石特以詩著，後來的詩人如黃山谷、陳師道、楊萬里輩都受他的影響不少。⁸⁷

【王安石詞】王安石是一個政治家，是一個社會

學者；就其成就論，他在「事功」方面，如「社會」「政治」之改革等，的是不可磨滅的。所以他絕不是一個詞人。不過，他雖然不是詞人，但在詞的方面貢獻很大；尤其是對於北派的詞貢獻更大。 安石的詞，很近東坡。就壽數論，他和東坡適同，他先於東坡十五年生，早於東坡十五年死，共活六十五歲。在此早晚十五年的差別上，我不能意度東坡詞是曾受過他之影響的；因爲安石不是詞人，早年未必即有如許成就。至於安石詞自身所受的影響，在前自然是范仲淹他們；同時的詞人，當必也受着蘇軾的感染。 安石爲詞，全不胎息花間，而實同於范蘇。他有超脫的風格，有桀傲的氣韻。這種表暴，不特於詞爲然。即如他的「思想」與「人格」，幾無一處不是在打破那傳統和因襲的。安石運用他在政治上的主張和社會上的改革的態度來作詞，自然是必排盡舊日的束縛，而一任其「大膽無忌」。「自由自在」的抒寫了。他的詞在情調方面，有同於范仲淹的別銀燈者，如「伊呂兩衰翁，歷徧窮通；一爲釣叟

一耕傭。若使當年身不遇，老了英雄。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祇在笑談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浪淘沙令）在風格方面類似蘇東坡的更多如「登臨縱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瀟灑澄江似練，翠峯如簇。征帆去掉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艸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念往昔豪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桂枝香，金陵懷古）像這種意趣的筆力，豈不宛然與東坡相類麼？趙師峯聖求詞序云：「荆公桂枝香詞，子瞻稱之，此老真野狐精也。」是以見詞之於性，有同嗜焉。梁任公云：「李易安謂介甫文章似西漢，然以作歌詞，則人必絕倒；但此作却頗頗清真，稼軒未可漫詆也。」他如千秋歲引，南鄉子諸詞，都不失此風調的。■「俞澹，字清老，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闕，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石林詩話）今舉漁家傲詞如下：「平岸小橋千嶂抱，揉藍一水，紫花草

茅屋數間，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午枕覺來聞語鳥，欹眠似聽朝鷄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茫忘了邯鄲道。」蘇東坡的詞是屏絕花間的氣息，打破傳統的律例的，安石亦然，故他在詞中注入了新的內容，抒寫了新的情調。故蘇詞之所以能夠自成派別者，安石之功為不可沒也。■安石在政治的變化和社會的改制方面曾經有過三句的口號：「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信，祖宗不足法！」這三句口號，曾經轟壞了當時的守舊黨！他在詞壇方面也還這樣地「勇於創作」。「大膽革變」者，實即采取這三句口號以為其精神的結果故也！1009

【王安石絕句】王安石的絕句，在宋代就有人極推崇他的。楊萬里說：「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誠齋詩話）曾季狸說：「絕句之妙，唐則杜牧之，本朝則荆公，此二人而已。」（艇齋詩話）張邦基說：「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荆公多喜為之，極為清婉，無以加焉。」（墨莊漫錄卷

六）王安石的詩，自然是絕句最好，然而「清婉」兩字，實不足以論定之。安石的絕句，不但清婉，而且格律精嚴。葉少蘊說：「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詩為七絕。『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題為南浦。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詩亦為七絕。『北山輸綠漲橫陂，直整回塘澹澹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題為北山。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若經櫟枿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反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日，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至今集中兩本並存。（石林詩話卷上）在這一段話中，可見安石的格律精嚴，是從千錘百鍊得來。葉

少蘊又說：「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詩為七絕。『山腰石有千年潤，海眼泉無一日乾。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題為龍泉寺石井。』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為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始年盡深婉不迫之趣。」（石林詩話卷中）在這一段話中，又可見安石詩的格律精嚴，固是從千錘百鍊得來，而且又能從「不復更為涵蓄」達到「盡深婉不迫之趣」的，乃是得力於唐詩。這點是值得令我們注意的。安石的絕句，其值得令人稱賞的地方，不外兩點：第一就是辭義清婉，第二就是格律精嚴。安石六十餘首的五絕，四百八十餘首的七絕中，最好的作品，都是合於這兩點的。但是王安石的個性很強的，他的個性強，我以為宋史上所載的一段故事，可做個例子。宋史上載：「有少年得鬪鶻，其儻求之不與，特與之呢，輒

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閤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這樣倔強的個性，誠如宋史所論定：「安石性強伎，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而在絕句中是不易表現的。於是無法之中，他另行想出足以滿足其個性的方法。第一，在辭句上鬪句，葉少蘊說：「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性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石林詩話卷上。按此詩爲五古，全詩藏古人名，不僅「柳渾青」，「李太白」詩爲「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繞屋褚先生，蕭蕭何所直，每嫌柳渾青，追恨李太白，多謝安石榴，向人紅藥拆。」題爲老景。是尚有「蕭何」「謝安石」「褚先生」藏之句中也。）又說：「荆公詩用法，善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

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圍綠去，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今本臨川先生文集卷二十九「圍綠去」作「將綠繞」）全詩爲「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逸，兩山排闥送青來。」題爲書湖陰先生壁。此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顛宅在阿蘭若，妻約身隨窳堵坡」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意。（全詩爲「周顛宅作阿蘭若，妻約身歸窳堵坡。今日隱侯孫亦老，偶尋陳迹到烟蘿。」題爲與道原過西莊遂遊寶乘）嘗有人向公稱「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爲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千數之也。（石林詩話卷中）以及前面所引的「谷口」對「壺頭」，都是辭句上的門巧。此外我們還可找到別的例子。如「李白今何在，桃紅已索然；君看赤松子，猶自不長年。」（移松皆死）這首五絕詩中把「李白」「赤松子」兩個人名藏之句中和「莫嫌柳渾青」一樣的以文爲戲。又如「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

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謝公墩）全首只在「安」字上翻來覆去，「終日看山不厭山，買山終待老山間，山花落盡山長在，山水空流山自閑。」全首只在「山」字上翻來覆去。「移柳當門何啻五，穿松作徑適成三，臨流過興還能賦，自比淵明或未慚。」（移柳）把陶淵明的「五柳」，「三徑」拆散來安到詩裏去，這都是在字句上來鬪巧。因為要在字句上鬪巧，以他倔強自信的個性，便把別人的詩句常認為不巧，於是常點竄古人的詩句。如把蘇子卿的梅詩「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改為「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全詩為「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題為梅花）。王維的書事詩，改竄其前兩句「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門」為「新春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全詩為「新春十日雨，雨晴門始開，靜看蒼苔紋，莫上人衣來」題為春晴）後兩句則全用原詩。王籍的詩「鳥鳴山更幽」改為「一鳥不鳴山更幽」（全詩為「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

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題為鍾山即事。）李白的詩「白髮三千丈」改為「縷成白髮三千丈」（全詩為「不見故人天際舟，小亭殘日更回頭，縷成白髮三千丈，細草孤雲一片愁」題為示兪秀老）。陸龜蒙詩「殷勤解卻丁香結，縱放繁枝散誕香」改為「殷勤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全詩為「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塵垢夢中身，殷勤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題為出定力院作）這許多改竄之處，都未必好，且有改得極壞的，但他卻好之不倦，以為勝過原作。正如「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兩句詩，自以為不減杜詩一樣。第二，在意思上鬪巧。意思上鬪巧，安石是用了兩種方法：一種在把每一個意思都加以深刻化。尤其是在寫景方面，都想使他寫得十分刻劃。如「一水護田將綠遠，兩山排闥送青來」，「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鶉黃裊裊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這一類辭句，在安石的絕句中，真是觸目即是，都寫得極深刻。另

外一種方法，便是發議論。詩中發議論，不能給讀者一點具體的印象，好像聽他講演一樣，本不能算詩。然而以寫「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的王安石，卻也喜歡此道。古詩中發議論，已是不妥，絕句中發議論，則更不妥，而安石不之顧也。「宋詩鈔」上說安石詩「獨是議論過多，亦是一病爾」。此持平之論。在他五七言絕句中，全首發議論的很多。簡直一首絕句是一篇史論。在安石無非出於好奇。安石才高，而個性又很倔強，無處不想出奇致勝，以滿足其內心，他的絕句有許多很像史論的，從這一方面看，實在也是勢所必然。李東陽麓堂詩話上說：「王安石「詠史絕句，極有筆力，當別用一具眼觀之。」「別用一具眼觀之」，這不過是為安石解嘲之語而已。然安石的絕句，瑕不掩瑜，在宋代詩人中終不能不算是一大家。至於曾季狸艇齋詩話上說：「東萊不喜荆公詩，云汪信民言荆公詩失之軟弱。每一詩中，必有依依嫋嫋等字。予以東萊之言考之，荆公詩，每篇必用連絲字，信民之言不謬。然其精切

王

藻麗，亦不可掩也。」謂安石詩失之軟弱，這是錯誤，謂安石詩精切藻麗，這是很正確，尤其是絕句方面，以「精切藻麗」評之，真乃一言破的了。

【王安石女】為吳安持妻。有寄父詩曰：西風吹入小窗紗，秋色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荆公得詩，以新釋榜嚴經與之。且和其詩曰：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誦楞嚴莫憶家。了得諸緣如夢幻，世間惟有妙蓮花。

【王安石禮】和甫，宋——一零三四至一零九五撫州臨川人。王安石之弟。卒年六十二。早登第。歷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蘇軾下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為神宗言之，軾得輕減。後因星變上言，甚切至。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斷滯訟。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遠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歷揚、青、蔡三州。官終知太原府。安禮著有文集二十卷（宋史藝文志）。

【王安石】履道，宋——一零七五左右至一一三三左右，中山陽曲人。卒年五十九。進士及第，調瀛州司

理參軍。歷秘書省著作郎。政和中（一一一四年左右）擢御史中丞。以疏劾蔡京，遷翰林學士。金人來歸燕，授燕山府路宣撫使，與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但曲意奉之。為言者所論，連貶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徙道州。紹興初（一一三一年）復左中大夫。未幾卒。安中為文豐潤敏捷，尤工四六之製。徽宗嘗宴睿謨殿，命安中賦詩百韻，以紀其事。詩成，賞歎不已。著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宋史本傳）

【王安中⁰⁰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謂安中依附名流，反覆炎涼，頗干清議。其詩文典雅凝重，絕不類其為人。

【王安中⁰⁴詩】安中文章富贍，詩亦豐潤可愛。惟論者每因惡其為人而並貶其詩，那是不合理的。實在說，安中詩也很有可稱頌的地方。³⁰⁴

【王安中⁰⁷詞】他的詞，周益公序說：「黃、張、秦、晁既歿，系文統接墮緒，莫出公右。」這雖不能算誠實的批評，安中總算北宋末年一個有為的作者。³⁰³

【王安國⁶】平甫，宋一一零二八至一一零七四臨川人。王安石之弟。卒年四十七。工詩文及長短句。熙寧初，以材行召試，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任滿召對，神宗問安石秉政外論若何，他直說道：「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祕閣校理。屢因新法力諫，尤惡呂惠卿，卒為所陷，坐鄭俠事奪官。不久朝命復官，已卒。安國著有文集六十卷。（文獻通考）

【王宏³⁰⁴³】唐濟南人。與太宗同學。及帝即位，訪之，竟隱去。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王宏³⁰⁷³²誨】紹傳，明一一五八零頃瓊州安定人。一五六五年進士，初釋褐，值海瑞廷杖下詔獄，力調護之。張居正當國，又作火樹篇，春雪歌以諷，為居正所銜。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為會試副總裁。官終南京禮部尚書。宏誨著有天池艸二十六卷。

【王良臣³⁰⁷³²】大用，金——至一一一八潞州人。作詩以敏捷稱，尤長于律，尖新工對屬。亦選內典。一二零零年進士，入翰林，與李欽叔善，從軍南征，欽叔亦預

其行道中唱和甚多，與定中爲潞州元帥府參議官。元兵入潞，卒於軍。（歸潛志云：從李天英軍北征，遇害）贈孟州防禦使。

【王寘洽】³⁰⁷³²仁子明——至一六二四前后亳州人。

年十五，餓于庠。九試不第。一六二一年以恩貢赴吏部試，擬授知縣，未補官而卒。寘洽著有嫺園漫稿五卷，爲詩二卷，文三卷，多應酬之作。

【王定保】³⁰⁸⁰¹唐至後周——八七零至九五四後時人。吳融之壻。卒年在八十五以上。九零零年舉進士及第。喪亂后入湖南，爲邕管巡官，棄其妻，勿顧。士論不齒。劉隱辟置幕府，至劉龔稱號之時尚在其所，終不詳。定保著有唐摭言十五卷。（南唐何晦亦有唐摭言十五卷，與此同名）

【王定保借當】²一名繡鞋記。北平流行俗曲。致文堂木刻本。

【王定安】³號鼎丞，清——一八七五頃湖北東湖人。一八六二年舉人。官安徽鳳、潁、六、泗道。定安工古文，著有空舫文鈔（續古文辭類纂）。

【王寅】³⁰⁸⁰⁶仲房，一字亮卿，自號十岳山人。明——一五三一頃歙縣人。嘗問詩於李夢陽。中年習禪事於古峯和尚。寅工詩，音節宏亮，有十岳山人詩集四卷。

【王賓】³⁰⁸⁰⁶德卿，金——至一二三三亳州人。爲人談諧輕脫，嗜酒無威儀。一二一四年第進士。有才略，由虹縣令入爲尚書省令史，坐事罷歸。哀宗時，以復亳州功，詔行六部尚書事。後數日，爲亂軍崔復哥等所害。賓工於詩，所作甚多人，頗稱之。

【王賓】³⁰⁸⁰⁶仲光明——一三七五頃長洲人。博聞強記，尤精醫學。隱居奉母，以孝行稱。少與姚廣孝相善，廣孝既貴，歸訪賓，賓方盥洗，掩面而走。母卒，呼母而絕。賓文務爲奇崛之語，著有光菴集二卷，與所編虎丘詩集。

【王實甫】³⁰⁸⁰⁶名德信，以字行。（少室山房筆叢疑即王和卿，不確）金——一二三四頃大都人。工作曲，太和正音譜評爲「和花間美人」所作雜劇。芙蓉亭、破蜜記、拜月亭、販茶船、明達賣子、陸績懷橘、七步成章、麗春園、于公高門、進梅諫、雙題怨十一種，已不傳。僅

存麗春堂及西廂記二種。(均錄鬼簿)西廂記共五本(第五本相傳爲關漢卿續)譜元稹會真記事亦取材於董解元的西廂搗彈詞爲中國家傳戶誦之傑作，尤爲少男少女所愛讀，今人郭沫若評他是有生命之人性，戰勝了無生命的禮教的凱旋歌，紀念塔，有永恆而且普遍之生命。

【王實甫西廂記】錄鬼簿載其所作曲十四種，今僅存麗春堂西廂記二種。但僅西廂記一種便可以使實甫不朽了。北曲素尚本色，而西廂記則詞藻紛披，風光綺妮，其妍麗豔冶處，頗類南曲，在北曲中可謂異軍。其所以如此，則我以為爲關漢卿馬致遠等皆爲通俗文人，而王實甫則爲智識階級之文人。但觀西廂記規模之宏大(合五本雜劇之量爲之，共二十折)命意之高超，結構之嚴密，點綴之有趣，描寫人物之富於個性，均非關馬白喬等所能望其項背。明人對於西廂崇拜極其熱狂，評點之者有徐文長，汪然明，李卓吾，李日華，湯若士，陳眉公，孫月峯，徐士範，王伯良，邱瓊山，唐伯虎，蕭孟昉，董華亭，金庭衡，梁

伯龍，焦猗園，何元朗，黃嘉會，劉麗華，金聖嘆，清則尤展成，毛西河，錢西山，沈君微等。其中以金聖嘆之評點，尤著盛譽。聖嘆嘗欲取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合西廂記爲才子書六部，批點而刻行之。中國人素視詞曲爲小道，而聖嘆竟躋之於莊史之列，可謂特識。讀者欲知西廂之妙，必須取原文讀之，始知聖嘆稱譽之非溢美。在原始戲曲中有此偉大成功之作品，實令人驚奇不已。但我斷定西廂記乃是一個「複合體」，係經過許多明人修改增減而成，而改動最多則爲金聖嘆。錢玄同云：「近人劉世珩校刊關王原本西廂，我拿來和金批本一對，竟變成了兩部書。」小說之三國志，水滸傳，西遊記均明人改作，且不止一手。又王實甫之麗春堂曲本便不如西廂，皆可證西廂記結構太大，曲度節奏亦多失調(或是遭後人點竄而然)如其謂爲舞臺表演之戲曲，不如謂爲案頭之讀曲。(Rese-Drama)is

【王實甫散曲】他所著西廂記爲北曲第一。他的作風綿密婉麗，涵虛子正音評他如「花間美人」，這

雖然是空泛的讚語，但其俊美可知了。他大概和關漢卿一樣也是由金入元的。我們看他的四丞相高麗春堂一劇譜金章宗時事，而最後一詞云：「先聲把烟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八荒萬邦，仰賀當今皇上。」以頌禱金章宗作結，可知寶甫在金朝已作雜劇了。他的雜劇凡十四種，存於今者祇麗春堂及西廂記二種。他的散曲雖不多，但都是一粒粒晶瑩的珠玉。例如怕黃昏不覺又黃昏，不消魂怎地不消魂，新啼痕壓舊啼痕，斷腸人憶斷腸人。今春香肌瘦幾分，樓帶寬三分。（堯民歌別情）那末樣的嬌媚，那末樣的清麗，這還不是西廂記的「聽得道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長亭送別滾繡球）同調嗎！又如雲鬆螺髻，香溫鴛被，掩春閨一覺傷春睡，柳花飛，小瓊姬，一片聲雪下呈祥瑞，把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呸，卻是！（山坡羊春睡）這也是西廂記的同調。決不是作「一個胖雙郎，就了個胖蘇娘，兩口兒都是熊模樣，成就了風流喘豫章。繡幃中一對鴛鴦象，交肚皮

王

擄撞」。（撥不斷胖夫妻）一類嘲弄體的慣好開玩笑的王和卿所可「同日而語」了。³⁰⁹⁰¹

【王宗沐】³⁰⁹⁰¹新甫明——一五二三至一五九一臨海人。卒年六十九。一五四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擢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洞書院，引諸生講習其中。累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請復海運。進刑部左侍郎，以京察拾遺罷歸。卒諡襄裕。宗沐著有敬所文集三十卷，與海運詳考並傳。

院本。【王宗道休妻】³⁰⁹⁰²一本宗一作崇。宋無名氏撰。雜劇

【王宗炎】³⁰⁹⁰³以除，號穀塍，清——一七五五至一八二六浙江蕭山人。卒年七十二。一七八零年進士，截取知縣。學問淹博，性尤淡退，既通籍，杜門不出，築十萬卷樓，以文史自娛。性醇篤，尤好誘掖後進，湯金釧從之游，積四十年，指引不倦。宗炎工古文詞，著有晚閒居士遺集九卷（清史列傳）

【王宋】³⁰⁹⁰⁴魏平虜將軍劉勳之棄婦也。宋嫁勳二十餘年，後動悅山陽司馬女，以宋無子出之，宋賦詩自

傷。其詩淡淡說來，自然入情。次首懇摯而委婉，怨在言外，不覺其妬，轉益可傷。

【王宋¹二家詩鈔】二十卷。清常州邵長蘅編。有康熙原刊本。

熙原刊本。

【王宋³⁰⁹⁰⁴道輔⁴】（一作輔道）自號南陔居士。宋——至一一二二左右。江州德安人。少好學，工詞章。登第，官至校書郎。忽感心疾，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徽宗召之，約某日即內殿致天神，為林靈素所陷，銜不驗，下大理獄棄市。宋著有岷山百境詩二卷。（文獻通考）

【王寂³⁰⁹⁴】子玄齊——？至四九五左右。琅琊臨沂人。卒年二十一。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達，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任祕書郎。卒。寂著有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注）

【王寂】元老。金——一二七左右至一一九三左右。薊州玉田人。卒年六十七。一一五一年進士。累官

太原祁縣令，真定少尹，河北西路副都總管，通州刺史，由戶部侍郎出守蔡州。明昌初（一一九零年）召還，終于中都路轉運使。卒，諡文肅。寂著有拙軒集（四庫全書輯為六卷）及北遷錄（均中州集）

【王寂⁰⁰文⁰⁰】其拙軒集，清修四庫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釐為六卷以行世。其文博大疏暢，在大定明昌間，卓然不愧為作者。足與趙秉文滄水集，王若虛滄南遺老集，相為抗行。

【王寂⁰⁴詩⁰⁴】寂詩有專長。其經梁利器墓下云：毀譽

繞繞息蓋棺，百年春夢大槐安，功名例挽九牛尾，富貴真成一鼠肝，故園鶯花人事改，空山風雨夜臺寒，平生老我心如鐵，醉眼西州淚不乾。又沁水山寺云：

兩峽山高月半輪，五更人起馬嘶頻，無端又上長安道，輸與僧窗飽睡人。皆佳。其父礎字鎮之，金初進士官至歸德府判官，亦善詩。

【王寂⁰⁷詞⁰⁷】寂詩文固卓然可稱。其詞亦具花間之

豐神。

【王涯³¹¹】廣津，唐——七六四左右至八三五太原人。

右薊州玉田人。卒年六十七。一一五一年進士。累官

【王寂】元老。金——一二七左右至一一九三左右。薊州玉田人。卒年六十七。一一五一年進士。累官

卒年約七十餘。博學工文。梁肅其異才，荐於陸贄。七
九二年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左拾
遺為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時，累官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
文宗時，以吏部尚書代王播總鹽鐵，為政刻急，始變
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民生益困。後與李訓、鄭注等
謀誅宦官，事洩被族誅，僅存一女。涯好古代書畫，家
破人得其卷軸，皆剔取奩盒金玉牙錦，餘棄于道，悉
遭踐踏。涯著有文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王福娘詩】解梁人（屬山西），字宜之，北里前曲
妓女。與孫榮交好頗深，所遺詩三首，皆為與孫榮酬
詠者。題孫榮詩後，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個言語
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值黃金一二斤。問榮詩日日
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
問仙郎有意無。謝榮詩久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
再三陳。泥蓮既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
【王光雲】元楨，明一六零一頃麻城人。嘗記有
明一代文人，由洪武迄萬曆，生者不錄，凡四百六

王

十七人，為詞林人物考十二卷；又著湖海搜奇二卷，
揮塵新談二卷，白醉瓊言二卷，說圖識餘二卷，漱石
閒談二卷，烏衣佳話四卷，總名王氏雜記，凡十四卷，
均為志怪之書。

【王沂】子與元，一三四一頃泰和人。博通經史，
至正間，嘗試于有司，不得志，遂不復出。明洪武初，徵
為諸說書，授福建鹽運司副使，以老辭歸，不赴。學者
稱為竹亭先生。沂有徵士詩集八卷。

【王沂】思魯，元一三三零頃先世雲中人，徙於
真定。與傅若金、許有壬、周伯琦、陳旅等俱相唱和。
三一四年登進士第。為臨淮縣尹，嵩州同知。至順三
年（一三三二年）為國史院編修官。又嘗為國子博
士，翰林待制。累官禮部尚書，與修宋、遼、金三史。沂著
有伊濱集二十四卷，所作詩文，春容和雅。

【王沂孫】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宋一？至一二
九零左右會稽人。入元，曾為慶元路學正。工詞，常與
張炎、周密唱和。沂孫著有花外集（一名碧山樂府）
又名玉筍山人詞集（詞選）。

【王沂孫詞】古今詞話說，晚宋的詞，有酸餽味，有教督氣，不錯，這種風氣，至吳文英而大盛，到王沂孫而集中。他們說吳文英，周公謹，王沂孫：等人的詞，都是關懷君國，志在恢復，宋室江山的其實作者評者，都是在那裏「瞎打啞謎」，大家不負責任的亂說，又何嘗有「故宮禾黍」之感哩？張皋文說：「碧山詠物諸篇，并有君國之憂」，其眉嫵詠新月詞，「蓋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也」，其於高陽台詠梅花，則曰：「此傷君臣晏安，不思國恥，天下將亡也」，周止庵於碧山之南浦詠春水詞亦說：「碧山故國之思甚深，托意高，故能自尊其體。」麥孺博於其高陽台曰：「此言半壁江山，猶可整頓也；嗟懷君國，盼望中興，何減少陵吳廕庵承之，以爲碧山之詞，皆發於忠愛之忱；其詠物諸篇，固是君國之憂。他那一小熱腸，無窮哀感；小雅怨誹不亂之旨，碧山有焉。其詠物諸詞，以視白石之暗香疏影，亦有過之無不及；詞至此，蔑以加矣！」若謂別人愛國忠君，猶可說也！碧山入元，方且爲官不暇，又何關懷故國之有所以

胡適之評斥他們說：世人好用漢儒說三百篇的方去，去看宋人的詠物詞，刻意要求微言大義，這真是信口開河，白日見鬼！王沂孫又不是什麼遺民遺老，更從那裏去找「君國之憂」，「黍離之感」？更從那裏去求什麼微言大義哩？大家都說他的詠物之詞作得很好，我且舉出一闕來作個例罷。「古嬋娟，蒼鬢素靨，盈盈瞰流水，斷魂十里，歎紺縷飄零，難繫離思。故山歲晚，誰堪寄琅玕，聊自倚。漫記我，綠簑衝雪，孤舟寒浪裏。三花兩蕊，破蒙茸，依依似有恨，明珠輕委，雲臥穩，藍衣正護春憔悴。羅浮夢，半蟾挂曉，么鳳冷，山中人乍起。又喚取，玉奴歸去，餘香空翠被。」（花犯，苔梅）周介存說：「碧山屢心切理，言近指遠，風容調度，一一可尋。」至其賦物諸詞，能將人景情思，一齊融入，最是碧山長處。由其心細筆虛，取徑曲，布勢遠故也。「浙新痕懸柳，淡彩穿花，依約破初暝，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徑。畫眉未穩，料素娥，猶帶離恨。最堪愛，一曲銀鈎小，寶奩掛秋冷。千古盈虧休問，歎謾磨玉斧，難補金鏡。太液池猶在，淒涼

處，何人重賦清景？故山夜永，試待他，窺戶端正。看雲外山河，還老盡，挂花影。」（眉嫵，新月）周濟嘗謂：

「碧山胸次恬淡，故黍離麥秀之感，只以唱歎出之，無劍拔弩張習氣。」惟其無劍拔弩張習氣，故惟以婉約出之耳。律以詩派，大歷諸家，去開寶未遠，玉田正是勁敵，但論士氣，則碧山勝矣。（諱復堂語）吳儂

庵云：碧山時時寄託，字字貼切，卻無一筆犯複，無刻意爭奇之意，而人自莫及。論詞品之高，南宋諸公，當以花外為巨擘焉。其推服之私，正無有加于此者矣！

周濟論詞，嘗言詠物最爭托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勝場也。實則碧山的詞，除開「用典」

「堆砌」「隱晦」「射覆」……諸種積弊的長處而外，那裏還能「托意」嘍！若將他比諸白石，則於峭拔之中顯粗略，此其所以獨為碧山之清剛也。至如白石詞的好處，則便全無半點粗氣矣！

【王漸逵】用儀號青蘿子，明一五三一頃番禺人。一五一七年進士，官刑部主事。告歸，家居十餘年。以薦起，言事不報，復乞歸。漸逵著有青蘿文集二十

卷。

【王灣】唐一七二二頃洛陽人。登先天進士，（據

唐才子傳云：開元十一年常無名榜進士，此從全唐詩）與碁母潛友善。開元初，為滎陽主簿。馬懷素請校正羣籍，召博學之士，分部譔次。灣亦在選中。校罷，又與陸紹伯等同校麗正院書。灣詩名早著，往來吳楚間，多有著述。其「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句，最流誦人口。張說手題於政事堂，每示能文之士，今為楷式。官終洛陽尉。灣詩以奉使登終南山一首為最著。

卷。

【王灣詩】商璠云：「灣詞翰早著，為天下所稱，最者不過一二。遊吳中江南意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以來，無聞此句。張公（張說）居相府，手題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今為楷式。又擣衣篇云：『月華照杵空悲妾，風響傳砧不見君。』（按此詩已佚。）所有眾製，類咸若斯，非張蔡輩之未見覺顏謝之彌遠乎？」

【王灣詩】晉惠帝時底道士。有淺妄之稱，其改西域

謝之彌遠乎？

【王灣詩】晉惠帝時底道士。有淺妄之稱，其改西域

謝之彌遠乎？

謝之彌遠乎？

謝之彌遠乎？

謝之彌遠乎？

謝之彌遠乎？

傳作老子明威化胡經的就是他神異記也是他所作。¹²¹

【王業】蔚上，號冠九明——一六四四頃人。明末嘗為諸生，尋棄去。業所著有文集八卷，及五經釋義、性理約言、今存之冠九文集，僅有雜文數十首。

【王心敬】³³⁰爾緝號澧川清——一六五六至一七三八陝西鄠縣人。卒年八十三。為諸生，督學待以非禮，棄去。從李容遊，講明正之學。總督額倫特年羹堯先後以隱逸薦，不就。一七三六年舉孝廉方正，又以老病不赴。陳誦撫鄂，聘主講江漢書院。心敬學問淹通，有康濟之志。著有豐川全集二十八卷，續集三十四卷，詩說二十卷，尚書質疑八卷，禮記彙編八卷，春秋原經二卷，關學編五卷，及豐川易說十卷。均清史列傳。

【王溥】³³¹齊物，五代梁至宋——九二二至九八二并州祁人。卒年六十一。九四九年舉進士甲科，為秘書郎。後周太祖辟為從事，累官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宋初進位司空，罷參知樞密院。太祖嘗謂左右曰：「溥

十年作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見其比。」太平興國初（九七六年）封為祁國公，卒，諡文獻。溥好學，手不釋卷，藏書頗富。著有文集二十卷，唐會要一百卷，五代會要三十卷。（均宋史本傳）

【王逵之】³³⁰⁴宣約，齊——至四九五琅琊臨沂人。好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行參軍。後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王儉初撰古今喪服集記，逵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建元間，上表立學，撰永明起居注。累官光祿大夫，加侍中，卒。

【王述】³³³⁰懷祖，晉——三零三至三六八太原晉陽人。王湛之孫，王承之子。卒年六十六。早孤，事親孝謹，簞食陋巷，晏安永日。性沉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嘗代殷浩為荊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述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也。」後屢典州郡，精潔絕倫。卒，諡曰簡。述著有文集八卷。（唐書經籍志作五卷，此從隋書志）

【王澍】³⁴¹⁰籍林，一作若林，號虛舟，自著二泉寓客，清——一六六八至一七三九江蘇金壇人。卒年七

十二（疑年錄作卒於乾隆八年，年七十六歲。此從五續疑年錄並參清史列傳）一七一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三朝國史，治河方略，御纂春秋三館纂修官。六十年考選戶科給事中，又以善書，充五經篆文館總裁官。累遷吏部員外郎，因葬親乞假歸。乾隆元年，被命起官，以疾不赴。澍精鑑古，尤工書法，著有竹雲題跋四卷，禹貢譜二卷。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文一卷，中庸本文一卷，虛舟題跋十卷，補原三卷，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集程朱格物法一卷，集朱子讀書法一卷，及白鹿洞規條目二十卷（均清史列傳）。

〔王湛〕³⁴¹¹處沖，魏至晉——二四九至二九五，晉陽人。王昶之次子。卒年四十七。少有識度，少言語，沖素簡淡，器量曠然。時人不識，多以為癡。族人亦不齒。他其姪王濟去見他，見牀頭置周易，他取以剖析玄微。濟因歎道：「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後為太子中庶中，出為汝南內史。

〔王濛〕³⁴¹³仲祖，小字阿奴，晉——約三零九至三四七

王

間太原晉陽人。卒年三十九。少時放縱不羈，晚節始克己勵行事，諸母甚謹。俸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怒不形於色，以清約見稱。善書畫，美姿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此兒邪！」家貧，帽壞，自入市買之，有嫗悅其貌，遺以新帽，與沛國劉惔齊名。司徒王導辟為掾，出補長山令，復徙中書郎。及簡文帝輔政（三四五年），轉司徒左長史。後求為東陽太守，不許。及濛病，帝頗悔之。濛作有文集五卷。（唐書經籍志）

〔王汝驥〕³⁴¹⁴⁰雲衡，亦字云敏，亦稱耘渠，清——一六九二項江蘇金壇人。由貢生官通江縣知縣。汝驥著有牆東雜著一卷。

〔王濤〕³⁴¹⁴¹茂略，晉——約二七七至三二二，間堂邑人。王鑿之弟。歷著作郎，無錫令，與弟戲（字庭堅，亦為著作）並早卒。濤著有文集五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王洪〕³⁴¹⁸希範，明——一三八零至一四二零，錢塘人。卒年四十一。閩中十才子之一。一三九七年時年十

八中進士第。授行人，擢吏科給事中。以薦入翰林。歷官修撰侍講，為永樂大典副總裁。成祖頒佛曲於塞外，命為文。洪逵巡不應詔，為同列所排，不復進用。洪詩文樸雅，亦工駢體。著有毅齋詩文集八卷。

【王禕】³⁴²（一作禕）子充，元至明——三二一至一三七二義烏人。卒年五十二。幼敏慧，及長，師柳貫、黃潛，遂以文章著名。太祖召授江南儒學提舉。後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洪武初，詔與宋濂為總裁，與修明史書成，擢翰林待制。以招諭雲南死於節，諡忠文。律著有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及大事記續編，又曾重修革象新書。

【王禕文】他少師事柳貫、黃潛，與宋濂為同門；又同修元史。太祖嘗對他說：「江南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宋濂敘他的集，說他的文章凡三變：「初年所作，幅程廣而運化宏壯，年出遊之後，氣象益以沈雄，暨四十以後，乃渾然天成，條理不爽。」大概他的文章，其長處在平易切實，脫去元人冗沓之病。後人因他抗節死

義，文以人重，對於他的文章遂多溢譽。至有說他「製體明潔，當在宋濂之右」者，實非篤論。鄭瑗并觀瑣言說他的文章「精密而氣弱」庶乎近之。

【王邁】³⁴³⁰²實之，號曜庵，宋——一八四至一二四八興化軍仙遊人。卒年六十五。少負才名。二一七年進士，以殿試第四人出佐長沙幕。劉克莊作詩送之，有「策好人爭誦，名高士責全」之句。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邁就因楮幣以及時事，累知邵武軍。鄭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辭不就。改侍右郎官，焦被炳炎論罷，奉祠卒。邁著有臞軒集二十卷（續文獻通考）

【王邁詞】實之嘗與劉後村友善，環境既同，生性亦合，故其詞調風格亦頗類似。如念奴嬌之熙春台宴同官詞云：「層臺雲外，閱古今多少興衰成敗。老木千章，若個是南國甘棠遺愛。羣籟號風，繁陰蔽日，有此清涼界。賓朋在座，朗然心目，明快更向會景亭前。登高吊古，此景何人會。歲歲春來春又去，獨有靈臺春在。早稻炊香，晚禾搖穗，管取三登泰。釀成春酒，把杯行樂，須再。」實之文詞人品均為劉後村所賞

實之嘗與劉後村友善，環境既同，生性亦合，故其詞調風格亦頗類似。如念奴嬌之熙春台宴同官詞云：「層臺雲外，閱古今多少興衰成敗。老木千章，若個是南國甘棠遺愛。羣籟號風，繁陰蔽日，有此清涼界。賓朋在座，朗然心目，明快更向會景亭前。登高吊古，此景何人會。歲歲春來春又去，獨有靈臺春在。早稻炊香，晚禾搖穗，管取三登泰。釀成春酒，把杯行樂，須再。」實之文詞人品均為劉後村所賞

識。及第之後，「後村嘗贈以詞云：『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裏，風霆驚座，雲煙生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人策。』其重之如此。」按以上說文詞，此下論人品。又嘗見翰苑新書載後村與實之四六啓云：『聲名早著，不數黃香之無雙；科目小低，猶歷牧之之第五。元化孕此五百年之閒氣，同輩立於九萬里之下風。』又云：『朱雲折檻，諸公慚請劍之言；陽子哭廷，千載壯裂麻之語。一葉身輕，何去之勇；六丁力盡，而挽不回。有謫仙人駿馬名姬之風，無杜少陵冷炙殘杯之態。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曲，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擁通德而著書，命便了以沽酒。』觀此，知實之蓋進則忠鯁，退則豪俠。元龍太白一流人也。」（詞品）1009

【王達】³⁴³⁵達善號耐軒居士明——三八三頃無錫人。洪武初，舉明經，為本縣訓導。薦陞國子助教。永樂初，（一四零三年）累官侍讀學士。達性簡澹，博通經史，與解縉、王僊、王璉等號「東南五才子」。著有天游集十卷，及筆疇、景仰撮書、耐軒集等。

王

【王婆勸架】見閩五更條。

【王婆罵鷄】濟南流行俗曲。義興堂木刻。

【王婆罵鷄】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又一種，有寶文堂木刻本。

【王清惠】³⁵¹²宋恭帝德祐二年（西曆一二六七年）正月十八日，元兵入杭，宋謝全兩后皆赴北。有王昭儀，名清惠者，題滿江紅於驛壁云：太液芙蓉，渾不是舊時顏色！曾記得，承恩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湖蓮臉。君王側，忽一朝，聲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不料后宮妃妾，乃有七尺鬚眉氣度，志存宗社，關切家國，設令假之以黃鉞白旄，使其得專征伐，則趙宋之天下，將未見其即歸淪亡也。文天祥讀詞至句末，作而歎曰：「惜哉夫人，於此少商量矣！」遂更為她增作二首，藉申其志。感人之切，有如是者。回憶當夫宋室垂亡之時，雖然有更多的人，在不絕的喊着救國，然而其勢已盡，也就莫可如何。那

文————二二三

種呼號的結果，也不過僅是「徒然」而止。1000

【王清明】合同記四本。北本流行俗曲。石印本。

【王洙】元叔，一作原叔。宋——九九七至一零

五七應天宋城。卒年六十一。少聰悟，沉覽博記，至

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詁訓、篆隸之學，無所

不通。舉進士為府學教授。擢史館檢討。為天章閣侍

講。又專讀寶訓要言於通英閣。累遷翰林學士。卒。洙

嘗預修集韻、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及鄉兵制度

又著有易傳十卷及雜文千餘篇。均宋史本傳。

【王禮】子尚，後更字子讓，元至明——一三一四至

一三八九廬陵人。卒年七十六。元末為廣東元帥府

照磨。入明不仕。聘為考官，亦不就。禮工於文章，著述

頗富。嘗輯時人詩為天地間集，著作有麟原文集二

十四卷。

【王湘綺】先生詩集。清光緒間王闈運撰。

【王湘娥】月田清錢塘女子。有繡餘吟，見杭郡詩

續輯。

【王澤宏】涓來，清——一六七零頃黃岡人。一六五

五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疏請移湖口關運設九江，商民便之。澤宏喜與名士遊，王士禛、姜宸英、洪昇等皆嘗點定其詩，所作皆和平安雅，有鶴嶺山人詩集十六卷。

【王澤】身甫，號瓦全，初名津，字子知，宋——一一六六至？四明。文獻通考作甯海人。官至太常博士。方岳曾向之請業，且為岳父撰墓誌。澤能詩詞，有瓦全居士詩詞二卷。文獻通考。

【王昶】文舒，魏——？至二五九太原晉陽人。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文帝在東宮，昶為太子文學，遷中庶子。帝即位，徙散騎侍郎。明帝時，賜爵關內侯。正始中，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表請徙治新野，習水軍，大破吳軍。毋丘儉諸葛誕反，昶引兵力拒。以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卒。謚穆侯。昶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著治論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

【王昶】德甫，號蘭泉，又號述庵，清——一七二五至一八零七江蘇青浦人。卒年八十三。有詩名，與王鳴

盛。吳泰來，錢大昕，趙文哲，曹仁虎，黃文蓮，稱吳中七子。一七五四年進士。高宗南巡，召試一等，欽賜內閣中書。累充試官，至江西司郎中，坐案革職。從阿桂至雲南軍營效力，以功任吏部員外郎。累官刑部右侍郎，以年老休致。回籍卒。昶精經學，達政事，少從沈德潛授詩，有「清露滴苔徑，暮寒生竹樓」句，為時傳誦。詩宗杜韓蘇，陸詞擬姜張，古文字宗韓蘇，時稱通儒。著有春龍堂詩文集、金石萃編、湖海詩傳、湖海文傳、明詞綜、清詞綜、青浦詩傳、紅葉江村詞等。

【王沉】³⁷¹¹²彥伯，晉——二九一頃高平人。少有俊才，出身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為時豪所抑，仕郡為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見晉書文苑傳）以諷世。遂終於里閭。

【王沉】處道，晉——至二六六太原晉陽人。少孤，養於從叔昶，事之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為掾。景元中（二六二年）左右，典著作，與阮籍等共撰魏書。時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頗引致文士，號沉為「文籍先生」。後以佐晉

王

武帝建國之功，封安平侯。沉既不忠於魏，頗為衆論所非。尋遷尚書令，散騎常侍，封博陵郡公。卒，帝為素服舉哀，賻賜厚重。諡曰元。隋書、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均錄王沉集五卷。晉有二王沉（一字彥伯，見前）不知其書究為誰作。（隋書經籍志所錄別集，於人名上均加官銜，獨王沉集無之，則似以字彥伯者為是。一時無相當之旁證，姑附於此，以待稽考。）

【王渥】³⁷¹¹⁴仲澤，後名仲澤，金——一八六至一二三二太原人。卒年四十七。家世貴顯，少遊太學，有詞賦聲。一二一八年進士，調管州司候，不赴。時帥愛其才，連辟三府經歷官，居軍中凡十年。後辟甯陵令，有治績。入為尚書省掾。正大七年（一二三零年）使宋，應對敏給，宋人重之。有「中州豪士」之目。回為太學助教，充樞密院經歷。俄遷右司都事。天興改元，從赤蓋合喜提兵出援武仙於鄭州，西遇北兵，大戰沒於陣。渥性明俊，博學善談論，工書法，妙於琴，以詩賦為其專門之學。

文————二二五

【王渥詩】渥性明俊不羈，博學無所不通，長於談論，工尺牘，字畫造美，有晉人風。詩多佳句，其過潁亭云：九山西絡煙霞去，一水南吞澗壑流。賓主唱酬空翠球，干戈橫絕自滄洲。又贈李道人云：簿領沈迷嫌我俗，雲山放浪覺君賢。又潁州西湖云：破除北客三年恨，漸愧西湖五月春。世人多稱道之。

【王鴻儒】懋學明——至一五一九南陽人。少工書家貧，為府佐書。知府段堅重之，遣入學為諸生。遂舉鄉試第一。一四八七年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累擢山西僉事，進副使。武宗時，歷官南京戶部尚書。甫履任，宸濠反，命督軍餉。疽發於背，遂卒。諡文莊。鴻儒著有凝齋集及凝齋筆語等。

【王鴻緒】初名度心，字季友（一作秀友），號儼齋。又號橫雲山人。清——一六四五至一七二三江蘇華亭人。卒年七十九。一六七三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累官左都御史，丁父憂歸。服滿，為郭琇所劾，解任。復起，官至戶部尚書，卒於京。鴻緒深于史學，嘗為明史總裁官，有明史稿，張廷玉等修明史，即據此書以

增損之。又長于醫，有王鴻緒外科。詩文有賜金園集及橫雲山人詩稿。

【王渙】羣吉，唐至五代梁——八二一年前至九一零後，唯陽人。卒年在九十以外。工詩，情極婉麗。八九年舉進士及第，年已七十餘歲。俄自左史拜考功員外郎。年九十，以禮部侍郎致仕。煥以作惆悵詩顯名，皆詠古代才子佳人哀怨事，如崔鶯鶯、李夫人、樂昌公主、綠珠、張麗華、王明君及蘇武、劉阮輩。凡十二首，媚嫵不羣，為晚唐詩人中之鶴。

【王漁洋詩鈔】十二卷。清新城王士禎撰。有康熙原刊本，在王宋二家詩鈔內。

【王渾】玄冲，魏至晉——二二三至二九七太原晉陽人。王昶之子。卒年七十五。沈雅有器量，與王濟同領兵伐吳，以功擢大將軍。錄尚書事。惠帝立，加侍中所歷之職。前后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卒。諡元渾。著有文集五卷（唐書經籍志）。

【王沿】聖源，宋——一零一九頃大名館陶人。少治春秋。中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歷知彭城、新昌二

縣。累遷殿中侍御史，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知邢州。嘗上春秋集傳十六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昭文館。歷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沿好建明當世事，初興河北水利，論者以為無益，已而邢州有爭渠水至殺人者，方知沿所建之利。沿著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均宋史本傳）。

〔王澹³⁷¹⁶¹〕澹翁，自號澹居士，明——一六一九頃會稽人。與王驥德友善，工曲，著有雜劇櫻桃園（一作櫻桃夢）一本（曲錄）。又有雙合金梳、紫袍、蘭佩諸傳奇，及散曲集欵乃編。

〔王祖師³⁷²¹〕三度馬丹陽，一本。元馬致遠撰雜劇。

〔王初³⁷²²〕唐——八三五頃并州太原人，王仲舒之長子。工詩，八二零年登進士第。初所作詩，今存十九首。（見全唐詩）

〔王逸³⁷³⁰¹〕叔師，漢——約八九至一五八間南郡宜城人。元初中（一一一七年左右）為校書郎，著楚辭章句，大約即在此時。順帝時進侍中，又著有賦、誄、書、論雜文，凡二十一篇。漢詩百二十三篇。逸以著楚辭章

句之故，後世知其名者甚多。但他的生平事迹很湮沒，可以考見者已盡於此了。他曾結集楚辭，編為楚辭章句，而把自己所作的模仿九章的九思附在後面。其餘機賦、荔支賦，現在都不全了，而所作漢詩百二十三篇，也不曾傳下來。他底兒子延壽，字文考，曾作魯靈光殿賦，為蔡邕所奇。又有夢賦，王孫賦兩篇，但王孫賦是不全的。〔王通³⁷³⁰²〕仲淹，陳至隋——五八四至六一八絳州龍

門人。卒年三十五（歷代名人年譜作生於陳至德元年，卒於隋大業十三年；舊唐書王勃傳作卒於義甯元年，即大業十三年；文中子世家亦作卒於大業十三年。但世家前既云生於開皇四年，即至德二年，後復云「江都難作，子疾卒」，江都難作為大業十四年，前云十三年，實為筆誤。此據續疑年錄，並參文中子世家及司馬光補文中子傳）幼篤學，仁壽間西游長安，上太平十二策，知謀不用，退居河汾，教授自遠而至，受業千數，如薛收、房玄齡、李靖、魏徵等皆北面受王佐之道。大業中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

不至，卒時，門人諡之曰文中子。通常仿春秋作玄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其書不顯。

【王通文學觀】著有中說，以擬論語；作元經以仿春秋。讀詩書，正禮樂，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就。其書都不爲諸儒稱道，惟中說十篇獨傳。文詞奧衍，思想高深。其爲書多論王霸之道，儼以五百年間而生底名士自居。後世稱爲中國古之大儒。其思想言論，有獨往獨來之慨。中說中有論文一文，其言曰：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冷，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均、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房元齡、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心云。

【王通刪詩】梁陳輕薄側艷的文風，到隋朝已經有改革的動機。大概六朝的末葉，一班文人所鑽研揣摩的，不外那些流行的詩賦藻績的文章。對於經典子史高文大冊，很少注意。好像以爲文家做工夫，用不著這樣深求的意思。本來六朝的初葉，大家早已置儒家經典於度外。文心雕龍明詩篇已經告訴我們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儼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到了梁朝，梁簡文帝和梁元帝在上提倡緣情閨閣的文章。簡文並且有「立身須謹慎，文章須放蕩」的主張。（誠當陽公大心書張溥輯本）從此以後，側豔之風，日漸其盛了。我們看隋書李諤傳裏，有李諤上隋高祖的書說：「江左齊梁，其弊彌盛。貴賤賢愚，惟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於義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做誕

爲清虛，以緣情爲動業，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這樣看來，齊梁以後文學中美的特質，可算得登峯造極了。但是美雖美，總不切於實用。這種情形，和政治風俗有關。我國自古把文學當有用的東西，又認文學與政治相通。禮記樂記說：「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就是建立這個觀念。照歷史上看來，凡是美的文學，獨立出風頭的時候，多半是亂世。譬如荀卿屈原這些「賢人失志之賦」，六朝輕豔的詩賦，五代的小詞，乃至於宋詞元曲，都不是盛世之音。所以往往一逢盛世開國的時候，都有釐正文體的舉動。例如隋開皇四年令，「公私文翰，並宜實錄」的詔。唐宋的復古運動，清初清真雅正的標準，都是一種對於文學風氣，大有影響的舉動。這些舉動的意義，也是根據古代的經義，不把文學當作隨便玩悅的東西；以爲一個人應當在大處用心，不應當做精力於美豔的小文藝；以爲正當的文學，是表現道德事功的工具，要求真切，用不著專求美豔。美豔奇巧的文詞，不免使人的心術陷於輕

薄局促的境界，或者甚至於使人蕩檢踰閑，有影響於政治風俗，所以要革除。這也是亂極思治一種動機。他們的意思，大致是這樣了。□隋朝雖有改革文體的詔，但事實上他的國祚甚短，沒有多大影響。但是隋朝的王通，講學龍門，收了不少的河汾弟子；他自己固然是追蹤洙泗，自負是承先啓後的人，他的門人和弟子，多做了唐朝的開國元勳，蓋代的文士，因此對於學風和文體上，發生了不少的影響。房杜諸巨公姑且不論，像王績是他的弟弟，王勃是他的孫子，都是文壇的健將，都有振起頹風的本領。我們看楊炯的王勃集序說：勃祖父通，「聞風規與，起予道惟，揣摩三古，開闢八風，始擯落於鄒韓，終激揚於荀孟。」這種態度的人，居然出現於陳隋之末，可謂奇事。王通論文的話，見於他的中說。中說事君篇說：「：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

古之夸人也，其文誕。……他比較還賞識陸機。又說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中約以則」。又說「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他的標準很嚴，主張典約有則之文章，而反對「怪」「誕」「冶」「碎」。這種意思，可以說和揚雄是一鼻孔出氣。他並且學孔子刪詩，把漢魏以下的詩，定成一部續詩，上繼三百篇。（王通事迹，不見於隋書。但唐人文集裏有許多說到他的。楊炯的王勃集序，李翱的讀文中子，劉禹錫的王華卿墓誌，皮日休司空圖二人，都有文中子碑，皆言通此事。）他這部書雖然失傳，但中說裏有論續詩的話，什麼「四名」「五志」（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二曰政，藩臣所以移其俗。三曰頌，以成功告神明。四曰歎，以陳誨立家誠。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那些選例，自然都是做效詩經的「四始六義」。我們現在不必管人家所罵他的僭經之罪，我們只可惜這部代表一種批評眼光的「六朝詩選」之失傳了。王船山的詩經說得好：「仲淹續經，見廢於

儒先舊矣。……衛宣陳靈，下逮乎漆洧之士女，葛屨之公子，亦奚必賢於曹劉沈謝乎？仲淹之刪，非聖人之刪也，而何損於采風之旨乎？」沈德潛的古詩源序也說：「後世攻王氏曰僭。夫王氏之僭，以其擬聖人之經，非謂其錄刪後世詩也。使誤用其說，謂漢魏以下學者不當搜輯，是懲蕪蕪而吹蠶，見人噎而廢食，其亦翦翦拘拘之見爾矣。」都是說王通選詩之事不可厚非。僭經不僭經，又另是一個問題。但他的選詩，是根據孔門的詩教。這又是回顧古義的批評，和我前邊所說騷賦代興的時候的批評家那種回光返照的眼光是一樣。我們要知道這種回光返照的勢力，在我國文學潮流中是不斷的表演出來，差不多可以說是我國文學批評史的幹線。本來六朝之末，徐陵選玉臺新詠，已略有這種動機。大唐新語裏說：「梁簡文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爲玉臺集，以大其體。」我們看徐陵那篇玉臺新詠的序，確有化宮闈之燕，驅爲文翰之怡情的意思，並且有「曾無參於雅頌，亦靡

溢於風人」這摩兩句作他的宗旨。足見梁陳側豔之風也是當時有識者所欲改革。到了唐朝，這個運動，就成熟了。唐書虞世南傳裏說：虞世南勸太宗不要作宮體詩，就更是旗幟鮮明了。王通的續詩既然喪失，他究竟怎樣選法，無從知道；但是我們承認他的學說，在唐初是有影響的。

【王逢】³⁷³⁰⁵會之宋——一零三三頃太平州當塗人。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第，教授蘇州。學者常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州軍事判官。駙馬李璿嘗從學，為逢求遷官，逢不受。逢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累官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著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及復書七卷。（均宋史本傳）

【王逢】原吉，自稱席帽山人。元至明——一三一九至一三八八江陰人。卒年七十。至正中，作河清頌。臺臣薦之，稱疾辭。洪武中，以文學徵，堅臥不起。隱於上海之烏涇，歌咏自適。逢少時學詩於陳漢卿，得虞集之傳，才氣宏敞，而不失嚴謹。著作有梧溪集七卷。

【王逢詩】逢少學詩於陳漢卿，得虞集之傳，才氣

宏敞，而不失謹嚴。集中載宋元之際忠孝節義之事甚備，每作小序，以標其崖略，足補史傳所未及。蓋其微意所寓也。

【王明】³⁷⁷本名嚴，字景興，漢至魏——至二二八東海郡人。高才博雅，性嚴正，慷慨多威儀。以通經拜郎中，官至會稽太守。入魏，累官司司空，封樂平鄉侯。卒。世。成朗著有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及奏議論記，咸傳於世。

【王冷然】³⁸¹³唐——七二七頃山東人。七一七年舉進士第。王丘典吏部，深為獎拔。官校書郎，急於仕進，嘗上書張說自荐。工文賦，詩氣質豪爽，當言無忌，故位不甚顯而終冷然。著有文集（唐才子傳）

【王洋】³⁸¹⁵元渤，宋——一一三八頃山陽人。以省試第二名中，一一二四年甲科。紹興初，累官起居舍人，知制誥，直徽猷閣，歷典三郡。晚守鄱陽，洪皓以使金歸，人莫敢過其居。洋獨往候，坐免。寓居信州，所居有荷花水木之趣，因號王南池。開宴坐一室，號半僧寮。家清貧，衣食糞甚。甚好為詩，常與曾幾相唱和。洋為詩

極意鏤刻，往往兀冪自喜，文亦溫雅有典則，有東年集三十卷，今存十四卷。

【王洋詩】其詩極意鏤刻，例如「塞外風煙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只欠江州司馬詩。」（琵琶洲）

【王洽】³⁸¹⁶敬和晉——三。三至三五八琅琊臨沂人。王導第三子。卒年三十六。（歷代名人年譜作生於建興四年，卒於升平三年，年四十四歲。此依補疑年錄，并參晉書本傳）於兄弟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洽十次上書固讓，穆帝下詔懇留不從。卒於官。洽作有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

【王祥臥冰】蘇州流行俗曲。崇本堂木刻本。

【王道】³⁸³⁰直夫清——一七二九頃漳浦人。官金山縣知縣。罷官后，寓居朱涇。道工詩，著有江湖間吟八卷，及鹿泉文集、京華稿。

【王道行】²明南明——一五六六頃陽曲人。一五五

零年進士。常官常鎮兵備副使，終左布政使。道行與石星、黎民表、朱多燧、趙用賢並名，稱續五子。著有奕世增光錄八卷。

【王道士捉妖】二本。北平流行俗曲（鼓詞）隋霽軒著。

【王道挨打】⁵³³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王道擺卦】⁵³⁶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王導】³⁸³⁴茂弘，晉——二六七至三三零琅琊臨沂人。卒年六十四。少有風鑿，識量清遠。元帝為琅琊王時，

導知天下已亂，勸王收賢俊與共事，深見委仗。朝野

號曰仲父。及即位，以為丞相。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

弱，憂懼不樂。往見導，還曰：「向見管夷吾，吾無憂矣！」

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至新亭宴飲。周顛中坐而

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皆相視流涕。

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

作楚囚相對泣耶！」後受遺詔輔明帝，又受明帝遺

詔輔成帝，歷事三朝，出將入相，導功為多。位至太傅。

卒，諡文憲。導作有文集十一卷。（唐書經籍志作十

卷）

卷。此依隋書志。

【王榮³⁸⁹】輔之唐——八七三頃福清人。八六二年登

進士第。官至水部郎中。黃巢亂后，不知所終。榮著有

麟角集一卷，凡律賦四十五篇。

【王十朋⁴⁰⁰】詭齡，號梅溪，宋——一一二至一一七

一温州樂清人。卒年六十。天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

長，有文行，衆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秦檜死，帝親政

策士，嘉十朋經學淹通，擢爲第一。授紹興府簽判。累

遷著作郎。孝宗時，歷知饒、夔、湖、泉諸州。布上恩，恤民

隱，所至人繪而祠之。累官太子詹事。累章告老，以龍

圖閣學士致仕。卒，諡文忠。十朋著有梅溪集三十二

卷，續集五卷（文獻通考）及春秋尚書論語解、會稽

三賦、東坡詩集注。

【王十朋詩】其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

例如「偕老相期未及期，回頭人事已成非。逢春尚

擬風光轉過眼，忽驚花片飛。」（悼亡）³⁹⁴

【王九齡⁴⁰¹】子武清——至一七零九江南華亭人，

王頊齡之弟。恬靜有雅量。一六八二年進士。累官至

都察院左都御史。九齡之詩，才思富豔，著有艾納山房集五卷，與松溪詞。

【王九思⁴⁰²】敬夫，號漢陂，明——一四六八至一五五

一鄆縣人。卒年八十二。一四九六年進士。由庶吉士

授檢討，尋調吏部郎中。正德中，劉瑾伏誅，九思以瑾

黨謫壽州。同知繼復被勒致仕。嘉靖初，纂修實錄，議

起九思爲人所讒而止。被廢后，與康海談讌，徵歌度

曲，相從于鄆杜間。九思詩文頗有名，與李夢陽、何景

明、康海等稱七才子。有漢陂集十六卷，續集三卷。

又善曲，相傳他將作曲，以厚資募園工，杜門學按琵琶

三絃，習諸曲，盡其伎而后動筆。所作有杜子美沽

酒遊春雜劇一本，碧山樂府一卷，續一卷，沂東樂府

二卷，和李中麓詞一卷（均曲錄）。

【王九思詩文】他的詩文初學茶陵一派，其後李

夢陽等倡言復古，他舍所學而從之。其自序漢陂集

說「始爲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德涵獻

吉，導予易其習，獻吉改正子詩稿，今尚在，而文由德

涵改正者尤多。」然他長於樂府，詩則雄健不如夢

陽文尤粗率甚於康海。

【王九思散曲】他與康海同里同官，同以瑾黨廢，每相聚沂東鄆杜間，挾聲伎酣飲，製樂造歌曲，自比俳優，以寄其怫鬱。他的雜劇有杜子美沽酒遊春，據說敬夫作此劇是譏當時宰相李西涯的。蝸亭雜錄曾敘此事道長沙（李西涯）當國時，王九思以少年屏斥，永錮不用，無所發怒，作杜甫遊春雜劇，力詆西涯，流傳關隴，羣相附和。嘉靖初纂修實錄，議起用九思，有言於朝曰：「遊春記李林甫固指李西涯，揚國忠得非石齋曾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於是敬夫遂從此不復登政治舞臺，便與康對山談讌，徵歌度曲，以終其身了。他在當時亦有詩名，與李夢陽、何景明、康海、徐禎卿、邊貢、王廷相稱七才子。他又能詞，有漢陂集續集十九卷。他的蝶戀花夏日一闕，可以看出他清閒的生活來：門外長槐窗外竹，槐竹陰森，遠屋重重綠。人在綠陰深處，宿午風枕簟涼如沐。樹底輕轆聲斷續，短夢驚回，石鼎茶方熟。笑對碧山歌一曲，紅塵不到人間屋。他的散曲有碧

山樂府一卷，碧山拾遺一卷，碧山續稿一卷，約存小令百數十首，套數十餘首，四庫全書總目曾評碧山樂府道九思酷好音律，嘗傾貲購樂工學琵琶，得其神解，是編所選，大半依弦索越調而代犯之，合拍頗善。又明人小令多，以豔麗擅長，九思獨敘事抒情，完轉妥協，不失元人遺意。其於填曲之四聲，雜以帶字，不失尺寸，可謂聲音文字兼擅其勝。王世貞也甚重九思曲，他說：「其秀麗雄爽，康大不如也。評者以爲敬夫聲價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藝苑卮言）實則九思之曲，鬆懈者多，精整者少，粗豪者多，清逸者少。既無漢卿的清麗，復慚東籬的豪逸。但充其量亦不過馬九皋、張養浩之流，元美之評，勿乃過情之論。試看他的一拳打脫風風籠，兩脚蹬開虎豹叢。單身撞出麒麟洞，望東華人亂擁，紫羅欄老盡英雄。參詳破邯鄲一夢，歎息殺商山四翁，思量起華嶽三峯。（水仙子帶折桂令）像敬夫此類詞，驟看之未嘗不氣勢浩蕩，虎虎有生氣，但立刻便顯出他是一「有意做作」了。一起三語，王世貞雖然說是敬夫的「

雄爽」處，但元人的豪放，並不是「一拳打脫，兩脚蹬開」一類粗獷之語所能盡。研究元明散曲者，更應當於此等處加之意。至他的套數中的暗想東華，五夜清霜寒駐馬，尋思別駕，一天風雪曉排衙，路危常與虎狼狎，命乖卻被兒曹罵。到如今誰管咱，葫蘆一任閒玩耍。（新水令歸興的駐馬聽）又如露赤脚山巔水涯，科白頭柳堰桃峽，戴甚麼折角巾，結甚麼狂生襪，得清閒不說榮華，提起封侯幾萬家，把一個薄福的先生笑煞。（歸興的沉醉東風）這首散套王世貞曾許為「軒爽」之作，但也不過是「貌為豪放，自誇恬退」而已。這並不是他的上乘文字。到是像紫泥封不要淡文章，白糯米酒偏要小肚腸，碧山翁有甚高名望也？只是樂昇平不妄想，聽濯纓一曲滄浪，瞻北闕心還壯，對南山興轉狂，地久天長。（水仙子）這曲恬靜閒雅，如張可久的「淡文章不到紫微郎」一首，堪稱碧山集最高的曲子。「自有高名垂後世，碧山豈是淡文章」（盧冀野論曲絕句）這到是他的代表了。

王

40030

【王大受】仲可（一作宗可）宋——一七四頃，鄱陽（一作饒州）人。葉適弟子，工詩詞。為人豪邁，頗以經濟自負。孝宗時，開府吳玕奏為紹興鹽官，珞有調劑二宮之功，大受實與密謀。後為史彌遠所忌，編置邵武，遂放浪詩詞以終。大受著有近情集一卷。（文獻通考）

【王大儒供狀】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王大經】²¹⁹倫表，號石袍，一號待菴居士。清——一六五三頃，江蘇東台人。卒年七十二。家貧，年二十，始肆力於學，通六經，子史百家言，為古文有奇氣。明末，以布衣說天下事，多奇中。明亡後，授徒養親。康熙間，御史魏雙鳳見其文，道：「當世軼才也！」薦之，不起。又詔舉「博學鴻儒」，亦不就。晚歲，築獨善堂于淘水之東，自號廬阜逸史。卒，門人私諡文介先生。大經著有字書正謫，柳城塾課等書，又輯有泰州中十場志十卷，重修靖江縣志十八卷，多不傳。今僅存獨善堂文集八卷（以上均清史列傳）。

【王大娘補缸】蘇州流行俗曲。文魁堂木刻本。

文——二三五

【王大娘探病】濟南流行俗曲。瑞林齋木刻本。

【王大娘探病】見紗窗外條。

【王大娘鬥病】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木刻。

【王大娘釘缸】河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王大娘鋸缸】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王大孺人遺稿】二卷。清河間王叔昭撰。有嘉慶

刊本。

【王太后集】二卷。明王越撰。是集分體編輯，附錄

雜文。

【王太后碎印哭孺子】一本。元郭光祖撰。雜劇。

【王太岳】⁷²⁷基平，號芥子清。一七二二至一七八

五直隸定興人。卒年六十四。一七四二年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擅文名。歷充會試同考官。補甘肅平慶

道，調西安督糧道，皆有惠政。遷雲南按察使，於銅政

厥功甚偉。旋擢布政使，以審擬逃兵寬縱落職。四十

二年，命在四庫全書館為總纂官。數遷至國子監司

業，卒於官。太岳性好朋友，與邵齊燾、鄭虎文、顧汝修

諸人尤善，以文章道義相切劘。其詩純古淡泊，時稱

高格。初好為駢體文，及見齊燾所作，歎為天授，遂輟不為，而規史、漢與韓、柳，氣格高簡，卓然名家。著有清虛山房集、芥子先生集，凡二十四卷。又有涇渠志三卷（均清史列傳）。

【王友亮】⁴⁰³⁰景南，號葑亭。清——一七四二至一七九

七安徽婺源人。卒年五十六。十歲能詩。少以孝弟稱。

一七七六年舉人。官內閣中書、軍機章京。一七九一

年成進士。改授刑部主事，決獄多平反。累遷通政司

參議，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卒。友亮工文章，尤以

詩名。京師士大夫多奉寺僧為師，作正師篇以非之。

少在金陵日，有金陵雜詠，及巡視南漕，有視漕小草。

又著有雙佩齋集六卷（清史列傳）。

【王士元】⁴⁰¹⁰拙菴，自號具川道人。元——一三三零頃

臨汾人。延祐進士官至崇文少監。士元著有拙軒集。

（元詩選）

【王士禎】³¹本名士禎，又避諱作士正，字貽上，號阮

亭，自號漁洋山人。明至清——一六三四至一七一

山東新城人。王士禎之弟。卒年七十八。一六五八年

進士。明年，授揚州府推官。總督郎廷佐，巡撫張尚賢等疏薦其「品端才敏，奉職最勤。」內陞禮部主事。歷充經筵講官，國史副總裁。官至刑部尚書。卒。諡文簡。士禎詩為一代宗匠，與朱彝尊並稱「朱王」。善古文，兼工詞，其幹濟風節，多有可傳，皆為詩名所掩。著述豐富，有古惟錄、南來志、北歸志、居易錄、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古夫于亭雜錄、分甘餘話、隴蜀餘聞、皇華紀聞、漁洋詩集、漁洋文略、蠶尾集、南海集、雍益集、載書圖詩、古詩選、十種唐詩選、二家詩選、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選、漁洋詩話、五代詩話：等。

【王士禎詩】清初詩人，皆厭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談詩者頗尚宋元。而宋詩之質直，流而為有韻之語錄，元詩之縛豔，化而為對句之小詞。王士禎崛起其間，以清新俊逸之才，成興會神到之作。其持論略本嚴羽，曰：「詩畫一指，曰：詩禪一致，曰：捨筏登岸，禪家以為悟境，詩家以為化境，苟刻舟求劍，緣木求魚，是亡天機，神化之妙者也。特為學人拈出神韻二字，選古詩選唐賢三昧集，以示學者準的。」漁洋唐賢

三昧集序云：「嚴滄浪論詩云：感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聖論詩亦云：味在酸醜之外，康熙戊辰春，抄自京師歸居於宸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之篇什讀之，於二家所言，別有會心。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以下四十二人。」又曰：「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為近之。」又曰：「予嘗聞荆浩之論山水，而得詩家三昧。其言曰：遠人無目，遠水無波，遠山無皴。又王懋野客叢書有云：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意在筆墨之外。詩文之道，大抵皆然。」又謂：「茂京論畫，始貴深入，既貴透出，又須沈著痛快，此義與詩文相通。」嘗指李太白夜泊牛渚懷古，孟浩然晚泊潯陽望香爐峯詩，為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以調詩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畫家之所謂逸品是也。自謂少時在揚州，亦有數作，皆一時佇興之言，知味外味者，當自得之。李白牛渚懷古云：「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

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孟浩然晚泊潯陽云：「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坐聞鐘。」王漁洋青山云：「微雨過青山，漠漠寒烟織。不見秣陵城，坐愛秋江色。」江上云：「蕭條秋雨夕，蒼茫楚江晦。時見一舟行，濛濛水雲外。」惠山下鄒流溪過訪云：「雨後明月來，照見山下路。人語隔溪烟，借問停舟處。」焦山曉起送岷崙還京口云：「山堂振法鼓，江月挂寒樹。遙送江南人，雞鳴峭帆去。」此皆專摹王維者也。漁洋以神韻之說，爲海內倡，主詩壇之盟者，五十餘年。而其名位聲望，又足以傾動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仰之如泰山北斗。翕然奉以爲宗。於是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神秘說，遂傳爲詩家之真諦。漁洋少受詩於其兄西樵，長復奉教牧齋梅村，又承鄉先正邊華泉、李滄溟輩聲華震爍之後，風流掩映，在當時猶未衰。故能斟酌發育，歸然爲一大家。漁洋詩旖旎風華，函情絲逸，入蜀以後，

詩骨愈蒼，詩境愈熟，濡染大筆，積健爲雄。錢牧齋曰：「胎上之詩，文繁理富，佩實銜華，感時之作，愴惻於杜陵，緣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徐乾學曰：「先生於詩，擇字一馬必精，出一詞馬必潔。」施愚山曰：「先生詩舉體遙偉，興寄超遠，殆得三唐之秀，而上溯乎晉魏，旁采於齊梁。」然神韻之說，足以矯明代模擬之風，而其敝也，餒莽蒼之氣，縛道折之力，偏於修辭，有類禱祭，未免近於空廓，此所以爲世訾謗也。故美之者多，短之者亦多。當漁洋聲望奔走天下士時，而吳喬目之爲清秀，李于鱗、汪琬亦戒人云：勿效其喜用僻事新字，而趙執信特作談龍錄，詆爲縹緲無着。袁子才後起，亦曰：阮亭主修飾而略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此可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一。其論詩絕句云：不相菲薄不相師，公道持論我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惟紀曉嵐評之曰：「漁洋古體，惟宗王孟，上及謝朓而止，以較十九首之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則有天工人巧之分，近體多近錢郎，上及李頎而止，律以杜甫之忠厚纏綿，

沈鬱頓挫，則有浮聲切響之異。」此論甚爲平允。凡神韻之妙，在一片天機興會，篇幅大者，尚非所宜。而漁洋之才，又未足以幹旋之，故絕句最所擅場。太白以後，殆少儔匹。總之漁洋之長，在秀韻澹遠，遠者取格於王李長卿義山之倫，近者參變於李何孟陽牧齋之說。（孟陽程嘉燧字牧齋於列朝詩選力揚之）冶液生新，獨有風調。雖排擊不少，而傾服者卒未嘗易也。1017

【王士禛與婦女文學】清初詩人，頗喜獎挹婦女文學，其最著者，梅村西河漁洋三人。蓮坡詩話稱：「毛西河嘗選定浙江閩秀詩，山陰王端淑寄西河詩云：『王媵未必無顏色，怎奈毛君下筆何。』蓋西河選詩，而遺端淑，故端淑有此寄詩也。」即此以觀，可窺知當時婦女之風尚矣。漁洋詩標神韻，籠蓋百家，盡古今之奇變，其聲望披靡天下。當時士大夫識與不識，皆仰之如泰斗。且喜獎挹後進，士女得其一言，聲價十倍者，所在多有。蓋漁洋之影響於婦女文學者，實不在袁簡齋陳雲伯下也。1049

王

【王士禛³⁴】子側（一作子測）一字叔子，號東亭，又號古鉢山人，明至清——一六三二至一六八一——山東新城人。王士禛之弟，卒年五十，幼穎異，性友愛。嘗與諸兄弟夜集東堂，擬和輞川絕句，士禛先成，士禛爲擊節。既貢成均，與兄士禛弟士禛同在都門，時號「三王」。吳江計東嘗道：「三王並負才名，子側之才，詎肯作蜂腰哉！」其爲時所重如此。一六七零年，成進士，未仕而卒。士禛嘗歷遊大江南北，篇什遂多。士禛輯爲古鉢山人遺集（清史列傳）其詩長於情韻。在吳興與宋琬等遊白雀寺，賦五言詩頗清絕，人比之孟浩然。「微雲河漢」

【王士禛³⁷】子底，號西樵，明至清——一六二六至一六七三——山東新城人。卒年四十八。清介有守，篤於友愛。自少能文章，工吟咏。以詩法授諸弟，皆有成就，而士禛尤以風雅爲海內所敬仰。一六五二年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充河南鄉試正考官，因事免官。嘗遊杭州，歷覽湖山之勝，母歿，以毀卒。鄉人私謚節孝先生。士禛工詩，於唐詩人中，獨愛孟浩然。與弟士禛、士

積齊名，稱為「三王」。著有讀史蒙拾、然脂集、表餘堂詩存及十笏山房辛甲上淨諸集。（均清史列傳）

【王士熙】⁷繼學元——一三一二頃東平人。王構之子。嘗師事蜀郡鄧文原、博學工文，盛名日大。官浙東廉使，入中書省。與虞集、袁桷時相唱和。泰定四年（一三二七年）參知政事。因事被貶。天歷二年（一三二九年）赦歸田里。士熙為詩，長於樂府歌行，有江亭集（四庫總目作王魯公詩抄。此從元詩選）其贈虞伯生代祀還蜀一詩，最傳人口。亦能曲，曾作塞鴻秋四闕，贈名妓李芝儀（堯山堂外紀）現已佚失。

【王圭】⁴⁰¹⁰⁴敬仲元——一二九四頃宛陵人。與戴表元有交誼。弟璋，字敬叔，並有詩名。圭詩有敬仲集（元詩選）

【王直】⁴⁰¹⁰⁷行儉（一作行檢）明——一三七九至一四六二泰和人。卒年八十四。一四零四年進士，授修撰。累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記注之事，多出其手。與王英齊名，時有「西

王、東王」之目。英宗時，累拜吏部尚書，兼銓十四年，奉職公允。卒，諡文端。直著有抑菴集十三卷，後集三十七卷。詩文典雅純正，有宋元遺風。

【王直詩文】⁴當時與王英齊名，有「東王」「西王」之目，而他尤為老壽，巍然負一代重望。四庫提要說他的文章「貌似平易，而溫厚和平，實非後來所及」。其詩亦冲融雅飭，可以肩隨三楊。

【王直方】⁴⁰²¹立之，自號歸叟，宋——約一零五五至一一零五間南州（書錄解題作開封）人。卒年四十九。家有園池，元祐中，蘇黃及其門下士嘗集會其中，以是聞名。娶宗室女，補承奉郎。直方工詩，山谷稱其以韻勝。有歸叟集一卷，歸叟詩話六卷。（均文獻通攷）

【王直方詩】⁴⁰²¹山谷稱其詩以韻勝，例如「紛紛紅紫雖無韻，映帶園林正要渠。誰遣一枝香最勝，故應有客問何如」（臘梅）

【王克敬】⁴⁰²¹叔能元——一二七四至一三三四大甯人。卒年六十一。幼奇穎，丞相完澤見之，曰「是兒資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歷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都

事，監察御史，出為兩浙鹽運使，所在務崇寬厚。累遷南臺治書侍御史，以正綱紀自任，不縱貪墨，不阿宗戚，聲譽益著。元統中，以江浙參政請老。卒諡文肅。克敬喜讀書，有詩、文、奏議。（元史本傳）

【王巾】⁴⁰²²⁷（或曰巾當作少）字簡栖，齊至梁——

至五零五琅瑯臨沂人。有學業。仕齊為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後為護國錄事參軍。巾著有頭陀寺碑。（見文選）文詞巧麗，為世所稱。有文集十一卷。（隋書經籍志）

【王希廉】⁴⁰²²⁷雪香號護花主人，清——一八二一頃江蘇吳縣人。嘗為紅樓夢作題詞、總評、音釋及每回后的分評。（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王希廉評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有原刊本。圖像六十四葉，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光緒丁丑翰苑樓本，有圖行款同。光緒丙子（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行款同。圖覆王本每卷題「東洞庭護花主人評」。首道光壬辰（十二年）王希廉序，「大觀園圖說」。

【紅樓夢論贊】（讀花人戲編）「紅樓夢問答」一題

詞，「總評」，「音釋」，每回後有評，總評分評有別行本。

【王希伊】⁴⁰³清——一七五五頃江蘇寶應人。王懋站之孫。卒年七十六。一七四一年舉人，授陝西白水知縣。實心愛民，為學士朱筠所稱。以病改江蘇青浦教諭，尋乞歸。希伊著有清白堂存稿十二卷，彭銜存稿十卷，由拳存稿四卷，詩集十卷（均清史列傳）

【王志堅】⁴⁰³弱生，一字間修，號淑士明——一五七六至一六三三崑山人。卒年五十八。舉一六一零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暇日邀同舍郎為讀史社，撰讀史商語。遷貴州提學僉事，不赴，乞侍養歸。天啓二年（一六二二年）起督浙江驛傳，奔母喪歸。崇禎四年復以僉事督湖廣學政，卒於官。志堅少與李流芳同學，卜居吳門古南園，與流芳、歸昌世並稱三才子。肆志為學，兼通內典、詩、文、法、唐、宋、生平作詩甚富，自選止七十餘首（明史本傳）又有四六法海，古文讀編。

【王嘉】⁴⁰⁴子年，晉——？至三九零左右隴西安陽人。

爲人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遊。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居。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於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以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能言未來之事，人鮮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問之，他曰：「金剛火彊。」堅未悟，復問之曰：「吾世祚何如？」他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果敗。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後姚萇入長安，甚嘉禮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他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著有拾遺記十卷，及牽三歌讖，並行於世。文詞清密，拾遺記多紀怪誕奇詭之事。歌讖，事過皆驗。□先是釋道安謂他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答曰：

「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他被殺。苻登聞他死，設壇哭之，贈以太師，謚曰文。其死之日，人有在隴上見之云。

【王嘉福】³¹ 穀之，號二波，清——一八三六頃江蘇長洲人。諸生。官江西文英營都司。終儀徵守備。嘉福工詩詞，著有二波軒詩稿及二波軒詞選二卷。

【王嘉祿】³⁷ 綏之一字井叔，清——一七九七至一八二四江蘇長洲人。卒年二十八。諸生。工詩，與朱綬齊名，號爲「朱王」。嘉祿之詩，才調宏富，亦善填詞。所著有嗣雅堂集（清史列傳）及桐月修蕭譜。

【王韋】⁴⁰⁵ 欽佩，明——一五二零頃上元人。與顧璘、朱應登、陳沂相友善，有「朱、顧、陳、王」之目。登一五零五年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韋詩婉麗多致，有南原集七卷。

【王右丞集箋註】⁴⁰⁶⁰⁰ 二十八卷，附錄二卷。唐王維撰，清趙殿成註。按殿成以顧起經類箋，王右丞集支離破碎，又註詩而不註文，乃詳爲考訂，以成此編，頗於顧註多所訂正。明正德仿宋本十卷，無注，東壁圖書

府刊詩集二卷本，弘治甲子呂夔刊六卷本，嘉靖二十四年顧仰子刊本，又套板本七卷與孟集合刊，汪立名刊王孟韋柳本二卷，項氏玉淵仿宋刊本六卷，佳，與韋集合刊，清乾隆元年趙氏刊本，有翻刻，黃丕烈有宋麻沙刊十卷本，昭文張氏有何義門校本，汪氏有宋刻十卷本，徐季有鈐記，天祿書目有影宋刻本十卷。

【王右曾】⁸（一作又曾）受銘，號穀原，清——一七零六至一七六二浙江秀水人。卒年五十七。一七五一年高宗南巡，召試，授內閣中書。一七五四年成進士，改禮部主事，遷刑部，乞告歸。飄泊江湖間，大吏爭相延攬，性豪放，談笑風生，賦詩飲酒無虛日。右曾工詩，與錢載齊名，時號「錢王」。其詩專務沈靜，畢沅稱其「削膚廓而見性情，能自成一家」。在京時極為陳世瑄、汪由敦推許。著有丁辛老屋集。（清史列傳）

【王吉武】⁴⁰⁶⁰¹憲尹，號冰菴，清——一六四五至一七二五江蘇太倉人。卒年八十一。幼好誦詩。年十五，隨父

王

官武林，坐一小亭，翛然吟諷，不涉他事。一六七六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左遷國子博士。稍遷民部郎，出守紹興，為忌者所排，去職。時年已五十，退居鄉里，日匡坐，手一編，雜誦不輟。如是者三十年，終不復出。吉武著有冰菴詩抄。

【王奇賣豆腐】⁴⁰⁶²四本。北平流行俗曲。茂記書局石印本。

【王木齋遺文】⁴⁰⁹⁰一卷。清王述曾撰。有嘉慶武林刊本，附東里生燼餘集後。

【王樵】⁴⁰⁹³明逸，（一作明遠）號方麓，明——一五二一至一五九九金壇人。卒年七十九。第一五四七年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著讀律詩箋，頗精核。遷山東僉事，移疾歸。萬曆初，一五七三年，張居正當國，起補浙江僉事，擢尚寶卿。劉臺劾居正，居正乞歸，諸曹奏留，樵獨請全諫，臣以安大臣。居正大恚，出為鴻臚卿。後官至右都御史，卒。諡恭簡。樵達於經學，易、書、春秋等皆有纂述。著方麓集十六卷，及周易私錄，尚書日記，書帷別記及春秋輯傳。

【王媽媽開言】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王頰】景文梁至隋——五五一至六零四太原祁人。卒年五十四。少好游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

顯所責。遂感激誦習。通五經。好讀諸子。徧記異書。當

世稱為博物。又曉兵法。隋文帝時。為國子博士。坐事

配嶺南。為漢王諒府諮議參軍。帝卒。諒舉兵反。頰數

進奇策。諒不能用。兵敗。自殺。頰撰有五經大義三十

卷。又著文集十卷。（隋書本傳）均因兵亂不存。

【王樞】子慎。良鄉人。仕金直史館。

【王楨】伯善。元——一三三三頃東平人。嘗官豐鈔

縣尹。楨所著有農務集三卷。皆從彼所著農書中城

出。別立成集。

【王圻】元翰。明——一五八零頃上海人。一五六五

年進士。除清江知縣。擢御史。忤時相。出為福建按察

僉事。歷官陝西布政參議。乞養歸。築室淞江之濱。種

梅萬株。名曰梅花源。以著書為事。年踰耄耄。猶篝燈

帳中。丙夜不輟。圻著述宏富。惟詩文僅有洪洲類稿

四卷。其他如續文獻通考。三才圖會。稗史類編諸書。

皆篇帙浩繁。動至一二百卷。用力之勤。一時無二。

【王荆公詩註】五十卷。宋李壁撰。是編所錄安石

詩。較本集多七十二首。壁去安石稍遠。軼事稱述不

多。然徵引故實。頗為詳洽。有清乾隆辛酉張宗松刊

本。天祿後日有元大德辛丑刊本。前有詹太和所撰

王荆公年譜及劉歸孫序。王常題識。皆張氏重刻所

無。有宋刊大字本。江西局刊本。

【王荆公集點勘記】清桐城吳汝綸撰。有民國排

印本。在桐城。吳先生羣書點勘記內。

【王嬌容遊春】北平流行俗曲。（山歌）

【王韜】仲弢。一字紫銓。號天南遊叟。清——一八二

八至一八九七江蘇長洲人。卒年七十。（生年據衛

華館詩錄序。卒年據上海三十年見聞錄）才大學

博。個儻有奇氣。道光末年。英人麥都同設墨海書館

于滬北。延主筆政。所交多海內名士。與李善蘭。蔣敦

復。以詩酒徜徉海上。時人目為三異民。胡遠為繪海

天三友圖。太平軍之變。與敦復等在滬謀響應。事敗。遁跡廣東。受英人延聘。譯五經。至英國。因得遍歷各

園所至受歡迎。既而至日本，與彼邦人士相唱和。海天遊倦，仍息影嶺南。光緒九年，以養疾返滬。館于蕭氏。主格致書院。築園城西，名攷園。藉以娛老。暇則與二三友朋，至萬家春、番菜館小飲。專事著述，以終韜著述甚多，尤好作傳奇文，亦研經學。所作有攷園詩文集、蘅華館詩錄、尺牘、瀛壖雜誌、遜窟謔言、松濱瑣話、襄脯餘談、海陬冶遊錄、普法戰紀、左氏傳集釋、春秋朔閏考、春秋日食辨正、皇清經解札記：等。

【王博文】^{4,30}仲明，宋一九七五左右至一零三八曹州濟陰人。卒年約六十四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以回文詩百篇為公卷。人謂之王回文。九九二年太宗親試進士，以年少罷歸。後廬州守劉蒙叟奏之，召試舍人院。為安豐主簿。歷南豐尉。有能名。仁宗時，累官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月而卒。

【王氏丹】^{4,31}方若，（一作方石）號樓村，清——一六四五至一七一八江蘇寶應人。卒年七十四。精學嗜古，有盛名。巡撫宋荦極賞之。一七零三年舉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凡大撰作，同館皆推承其事。

王

居官十年，吟誦自娛，不以蕭乏為意。歸里後，僑居郡城，與鄉士大夫論文為樂。士多從之遊。式丹工詩，田雯、王士禛皆推許之。宋荦選刻江左十五子詩選，以式丹為首著。有樓邨集二十五卷（清史列傳）。

【王氏丹詩選】一卷。清寶應王氏丹撰。商丘宋荦選。有康熙原刊本，在江左十五子詩選內。

【王婉佺】^{4,34}照圓，清邨懿行蘭皋之室。山東福山人。蘭皋嘉慶己未（一七九九）進士，有才名。婉佺書法歐柳，工古文，得六朝人筆意。尤精漢學，握鉛懷槧，日與蘭皋考訂經史疑義，疏爾雅、箋、山海經、名噪都下。所著有列女傳補註八卷、敘錄一卷、列女傳校正一卷、叔贊一卷、夢書一卷、婉佺詩草。馬瑞辰列女傳補注序云：其立論則意本禮經，其詁義則讀應爾雅。考偽正謬，必廣證乎羣書；訂異參聞，亦兼綜夫衆說。博而不蕪，精而不鑿，洵足傳子政之家法。紹惠姬之懿範，已臧庸列女傳補註序云：詮釋名理，詞簡義洽。校正文字，精確不磨。貫串經傳，尤多心得。列女傳補註一書，蓋久為當時人所推重。其詩說二卷，詩問七

卷。及列女傳補註八卷，女錄一卷，女校一卷，前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順天府尹畢道遠等進呈御覽。奉上諭有「博涉經史，疏解精嚴」等語。嗚呼！稽古之榮，於此爲盛，二百餘年中一人而已。齊河郝秋巖嘗贈以詩云：文星夜朗銀河北，賢媛聲華溢京國，續史無慚世叔妻，生花肯讓江郎筆。憐爾文章播到清，蛾眉不愧號先生，遙遙願識瓊枝色，春夢無因上鳳城。然脂餘韻云：「蘭皋以著述馳聲翰苑，婉佺亦文章博洽，名與夫偶，學者稱婉佺先生。」此即郝秋巖所謂「蛾眉不愧號先生」也。1049

【王越】⁴³⁸世昌，明——一四二三至一四九八濱縣人。景泰辛未（一四五）進士。天順中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進兵部尚書。論出塞功封威甯伯，尋加少保，贈太傅，謚襄敏。他有雲山老嫻集四卷（詞附）他在當時是一位政治家而兼文學家。他的性情明史曾有這樣一段故事：「性故豪縱，嘗西行謁秦王，王開筵奏妓，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甯無以相酌者。』因盡乞其妓女以歸。一夕大雪，方圍爐飲，諸

妓擁琵琶侍，一小校詞敲還，陳敵情未竟，越大喜，酌金卮飲之，命彈琵琶侑酒，即以金卮賜之。語畢益喜，指妓絕麗者目之曰：『若得此何如？』校惶恐謝，越大笑，立予之。』他是那末樣的豪縱，所以他的詩詞也是豪放的。詩如「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極感慨悲涼之至。他的詞也然。像「遠水接天浮，渺渺扁舟。去時花雨送春愁，今日歸來黃葉鬧，又是深秋。聚散兩悠悠，白了人頭。片帆飛影下中流，載得古今多少恨，都付沙鷗。」浪淘沙——他的散曲雖流傳不多，但就這少數的作品看，可知他的作風，也是康王的同調。——「粗豪震蕩如其人。」像「萬古千秋，一場閒話，說英雄都是假。你就笑我刺麻，你休說我哈查，我做箇沒用的神仙吧。」（朝天子）⁴³⁹

【王朴】⁴³⁹文伯，後周東平人。少舉進士，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世宗銳意征伐，朴言用兵之策，及諸國興滅次第，世宗信用之。爲人明敏多材智，通陰陽律曆之法，嘗奉旨校定大曆，削去符天流俗不

經之學，爲欽天曆。又詔考正雅樂，朴依京房爲律，樂成而和，爲後世言律曆者所稱重，官終樞密使。

【王朴之駢文】周世宗時，楊溥據吳，孟知祥據蜀，幽州割於契丹，并州入於北漢，天下紛紛，未能混一。世宗以柴氏子嗣太祖而立，設科目，文教亦彬彬矣。其時負異懷奇之士，如朴之獻平邊策，其爲世宗籌畫攻取先後利害形勢，瞭如指掌，亦駢文中之最有用者。其言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去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其餘大指，言宜先取吳，次取蜀，則幽州自可恢復。唯并州爲必死之寇，實從後取。」駢文，絡乎駢之文間，所言皆洞中機要，視北魏蘇綽之文，詁則遠過之。

王

矣。世宗以有爲之主，果欣然而嘉納，惜乎志業未成而殂。其後宋太祖開國，先定江南，晚定河東，次第悉如朴言，朴之識誠卓矣哉。讀李宏舉溪州銅柱記，許中孚勅留啓，毋少媿廟祀，專以文論駢詞麗句，亦自斐然而求其華實相扶者，五代只文伯一人而已。

【王樛】清——一七二九頃震澤人，工文，著有月湖騰稿一卷，及月湖讀畫錄一卷。

【王堃】（一作堃，亦作或）子文，號潛齋，宋！？至一二五四后不久，婺州金華人，以父蔭補官。一九九年舉進士第，真德秀一見就器重他，延至幕下。淳祐間，歷官兩浙轉運判官，以訪察使出視江防，從嘉興至京口，修葺官民兵船，並預備守險之需。江上晏然，前後上疏言攻守等十八事，皆明正剴切。拜端明殿學士，因與宰相不洽，爲言者所攻，主管洞霄宮，卒。堃工于詩，善書法，尤長於詞。

【王堃詞】他是當時的一個有心人，曾和曹幽同賦西河，悲憤之情如見。曹幽的詞，說道：「戰和何者是良策，扶危但看天意。」這種定命論的國事觀，是

最要不得的！楚的詞卻並不是如此：「天下事，問天怎忍如此！陵園誰把獻君王，結愁未已，少豪氣概。總成塵，空餘白骨黃茅，千古恨，吾老矣，東游曾弔淮水。繡春臺上一回登，一回搵淚。醉歸撫劍倚西風，江濤猶壯人意。只今袖手野色裏，望長淮猶二千里。縱有英心誰寄，近新來又報烽煙起，絕域張騫歸來未？」

「醉歸撫劍倚西風，江濤猶壯意。」他是並未曾絕望的！他是還具有未滅的「雄心」的！

【王基】伯與，魏——？至二六一東萊曲城人。少孤，叔父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為郡小吏，非其所好，遂至琅琊遊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極諫，遷安平太守，以公事去官。曹爽請為從事中郎，出為安豐太守。地接吳境，為政清而有威，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母丘儉文欽作，基平討之。轉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封東武侯。卒。諡景基著有新書五卷。（隋書經籍志注）

【王夢吉】長齡，號香嬰居士，清——一六六一頃浙

江杭州人。著有麴頭陀新本濟公全傳三十六則。（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王夢蘭】⁴⁴ 晚芬，清女子。有三十六鴛鴦吟舫存稿附詩餘，見李經義外姑趙夫人詩集序。

【王夢樓詩集】⁴⁵ 二十四卷。清丹徒王文治撰。有乾隆食舊堂刊本。

【王夢樓尺牘】⁴⁴²¹ 不分卷。清丹徒王文治撰。

【王梵志】⁴⁴²¹ 是一位與王績差不多同時的白話說理詩人。唐宋時人，都知道他，然自十三世紀以來，沉晦者六七百年。最近胡適作白話文學史，表章了一下方漸為人知。關於王梵志及其詩的參考資料，胡適搜集得下列八種：（1）無住語錄（敦煌本歷代法寶記）（2）馮翊桂苑從談（唐代叢書初集）

（3）太平廣記卷八十二（4）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六（5）費昶梁溪漫志卷十（6）陳善捫虱新話五（7）慧洪林間錄下（8）曉瑩雲臥紀譚上。此外，我們還可補加一種（9）釋皎然詩式「駭俗」。今抄錄時代最早，記述最詳的一條於後：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瘰大如斗。經三年，其瘰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我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人，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桂苑叢談）胡適說：「此雖是神話，然可以考見三事：一爲梵志生於衛州黎陽，即今河南濬縣。一爲他生當隋文帝時，約六世紀之末。三可以使我們知道唐朝已有關於梵志的神話，因此又可以想見王梵志的詩在唐朝很風行，民間才有這種神話起來。」（白話文學史第十一章）關於他的生年，太平廣記引史遺作「隋文帝時」，故此處說是六世紀末年，若依馮翊泛說「隋時」，則也許是七世紀初年。他的詩集，胡適搜得四種本子：（一）漢乾祐二年己酉（九四九）樊文昇寫本。（二）己酉年（大概也是乾祐己酉）高文口寫本。（三）宋開寶三年壬申（按開寶五年爲壬申，西歷九七二三年爲庚

王

午）閩海真寫本。（四）漢天福三年庚戌（漢天福只有一年，庚戌爲乾祐三年，九五零）金光明寺僧寫本。詩集共三卷：前三種本子均係第一卷，而閩寫本爲最完全；後一種爲第三卷，其第二卷闕。他的作品大都是說理的小詩，如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又如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又如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大抵都可發人深省，然而謂之格言則可，謂之詩則不可。我們拿末首「世無百年人」與樂府西門行及古詩「一生年不滿百」來對照，便知格言與詩的分別了。如果梵志在詩史上佔得一個位置，原因決不是他的說理詩，而是下列幾首描寫他的「貧而樂」的生活的詩：吾有十畝田，種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樹，綠豆兩三窠。熱即池中浴，涼便岸上歌。遨遊自取足，誰能奈我何！又如草屋足風塵，牀無破氈臥。客來且喚入地鋪，稿薦坐家裏。元無炭，柳麻且吹火。白酒瓦鉢藏，鐺子兩脚破。鹿脯三四條，石鹽五六課。看客只甯馨，從你

文——一——二四九

痛哭我！拿樸素的白描詩句，來寫自由而快樂的生
涯。在詩史上是很難得的作品。梵志固未揭藥宗尚
魏晉，而他的詩顯然與齊梁以來的詩異趣的。

【王芳與】芬從清仁和女子。有玉樹樓詞。餘集，
見紅蕉集。

【王蘭佩】德卿，清錢唐女子。有茂萱閣靜好樓詩
草，見杭郡詩續輯。

【王蘭修】仲蘭，清嘉定女子，王鳴盛之孫女也。有
曇紅閣集筆記。工詩能文章，卓然名家。尤善畫，曾有
白描王母燕瑤池圖，工細生動，突過李龍眠。又嘗與
太原辛瑟嫺選國朝人詩二十餘家，各為題詞，并加
論斷。附錄於後，可以規其詩之造詣矣。國朝詩品
蘭修幼承家學，雅好詞章。曩與太原辛瑟嫺女史，選
國朝詩宜登上品者，以年代相次，得二十餘家，各為
題詞，并加論斷。奄有諸家之長，集其大成者，惟吾師
頤道先生。蘭修體弱多病，未能造門請業。高山景仰，
心向往焉。謹錄所作，介瑟嫺代呈函丈。他日琅嬛閣
啓，來窺玉局修書，絳帳花開，或許金釵問字，謹以是

為羔雁。詩十八篇，未論定者勿錄焉。私淑弟子王蘭
修、仲蘭氏，書於吳門曇紅閣中。羅浮道士超妙似太
白，沈鬱似少陵，離騷哀怨，靈均之遺則也。顧亭林人
品如層霄丹鳳，太虛白雲，詩境亦似之。沈鬱處在國
風變雅之間。虞山蒙叟古詩多不入格，近體亦少完
篇。惟律句典麗悲涼，一空作者，自成作家。吳梅村感
懷身世，憑弔滄桑，長慶體紀事之作，不減香山。長恨
歌琵琶行也。集中名作，自以永和宮詞為第一。施愚
山人品高潔，詩境亦如秋水寒潭，故非漁洋竹垞所
及。陳迦陵才筆超妙，詩多疎逸之致。吳漢槎辦香梅
村，能自立幟，浚稽山辭，非梅村所能籠罩也。秋笳一
集，亦能寫邊塞之音。潘稼堂才力甚大，格亦老成，隨
園毀之，非定論也。查初白得雅人之深致，厲樊榭鐫
刻林壑，渲染烟霞，深於山水之趣，浙派遂成大宗。趙
璞函才力奇肆，體格雅正，娶隅一集，最絕唱。錢籜石
思沈筆銳，不失雅正之音。黃仲則跳盪之作，頗開風
氣。洪稚存得力於古，兼多奇氣。錢松壺無意為詩，自
然超妙。邵夢餘清妙得之愚山，修整過之。舒鐵雲五

古似甌北，七古似仲瞿，雖有名作，終屬別派，七律佳篇，足與夢餘并稱絕調。陳頤道有漢魏六朝有三唐兩宋元明，有國朝諸名家，唐人中有李杜韓白高岑王孟溫李，如建章宮闕千門萬戶，就其一體皆可名家。壇坫雖衆，故當首屈一座。1010₉

【王蘭卿服信明真傳】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王蒙】⁴⁴²³叔明，明——一三六八頃湖州人。趙孟頫之甥。敏于文，少時賦宮詞，仁和俞友仁見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妻以妹。元末官理問，遇亂隱居，仁和之黃鶴山，自號黃鶴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事，嘗謁胡惟庸于私第，與會稽郭傳僧知聰觀畫，惟庸被誅，蒙坐事被逮，瘦死獄中。蒙詩學王維，工畫山水人物，與倪瓚齊名當世。

【王蘋】⁴⁴²⁸信伯，宋——一零八二至一一五三，福清人。卒年七十二。程門高第，資稟清粹，紹興初，平江守孫祐以德行荐于朝，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累官左朝奉郎，著作佐郎，秦檜惡其清正，會其族子坐法，因牽連文致奪官。蘋著有著作集八卷。

王

【王恭】⁴⁴³³安中，明——一三三八三頃長樂人。隱居七巖山，自稱皆山樵者。永樂初，以儒士荐，待詔翰林，年六十餘，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院典籍，恭善詩，為閩中十才子之一，著有白雲樵唱集四卷，草澤狂歌五卷。《明史藝文志》僅著詩集七卷，此從四庫總目。

【王恭】⁴⁴³³孝伯，晉——？至三九八，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與王忱齊名，慕劉悛之為人，謝安嘗稱譽之。起家著作郎，累遷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孝武帝時，為前將軍，克青二州刺史，會稽王道子執政，恭每正色直言，為道子所忌，後以討王愉兵敗被殺。恭性伉直，闇於機會，雖以簡惠為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無懼容，追諡忠簡。恭著有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注。

【王懋竑】⁴⁴³⁹子中，（一作與中），號白田，清——一六六八至一七四一，江蘇寶應人。王氏丹之姪。卒年七十。少從叔父式丹學，刻厲篤志，恥為標榜聲譽，精研朱子之學，嘗謂友人道：「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足矣！」一七一八年進士，年已五十一歲，乞就

文——一——二五一

教職，授安慶府教授。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與蔡世遠同被召引見，授翰林院編修，命在三阿哥書房行走。二年，以母憂去官，論即來京供職。素善病，居喪毀瘠。明年入都謝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杜門著書，不聞外事。懋竑著有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及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注、讀經記疑、讀史記疑等。

【王懋德】仁父，元一三三零頃高唐人。工詩。至正初，官至中書左丞。懋德著有仁父集（元詩選）。

【王蘇蘇】唐南中曲妓，存和李標詩一首。

【王莘民雜著】一卷。清山陽王廷佐撰。有嘉慶聰

訓堂刊本。

【王孝詠】慧音，清一七二九頃江蘇吳縣人。諸

生博洽多聞，有幹濟才。屢試不售，棄舉業遊幕。陳鵬

年，張大有等皆器重之。孝詠著有後海書堂遺文二

卷，及嶺西雜錄、袁石山房集等。

【王莘】秋史，清一六六一至一七二零山東歷

城人。卒年六十。性孝，好讀書。鄉里目為狂士。一七零

六年第進士。授知縣，因母老改就成山衛教授。成山

近海僻陋，莘載書往集諸生，講論不休，人始知學。年餘，以養母乞歸。居處近望水泉（一作聖水泉）為元于欽所品七十二泉之第二十四泉。自稱七十二泉主人。莘嗜古好學，尤致力於詩，閉門苦吟，絕交遊。王士禎賞其詩，並奇其人。田雯過歷下見其詩，稱於廵撫張鵬，延見講布衣之好。既友蒲州吳雯，為詩益清拔絕俗，有「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

「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有人行」之句，時人稱為王黃葉。著有二十四泉草堂集及蓼村文集四卷。

（均清史列傳）

【王勃】子安，唐一六四七至六七五絳州龍門人。

卒年二十九（新唐書本傳作二十八歲。此從舊唐

書本傳及唐才子傳）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

英邁，與兄勳、劇、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

此王氏三珠樹也。」勃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作宸

遊東嶽頌及乾元殿頌。沛王賢聞其名，召為王府修

撰，因作檄英王雞文。高宗聞之，怒斥出府。勃既廢，客

劍南，登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之功，賦詩見情。又嘗匿

死罪官奴，恐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坐是左遷交趾令。勃往省覲，途過南昌，時都督閻公新修滕王閣成，九月九日大會賓客，將令其增作記，以誇盛事。勃至入謁，帥知其才，因請為之。勃欣然對客操觚，頃刻而就，文不加點。滿坐大驚。酒酣辭別，帥贈百縑，舉帆去。至南方，舟入洋海，溺死。勃屬文綺麗，不甚精思。先磨墨數升，即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謂之腹藁。撰周易發揮五卷，及次論等書數部。勃亡後並多遺失。又有文集三十卷，及舟中纂序五卷（兩唐書志及唐才子傳）。

【王勃詩文】勃早負俊聲，六歲即善文辭，九歲讀顏師古漢書注，作指瑕以正其失。年未冠時，即應舉登第，授為朝散郎。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其時諸王門難，勃戲為文檄英王，因遭高宗的貶斥。勃既廢，客劍南，補虢州參軍，坐事復除。故記說其父福時官洪都時，勃自郟省覲，舟次馬當，阻風濤不得進。因泊廟下，登岸縱觀，忽見一叟坐石機上，鬢眉皓白，顧盼異常，遙謂勃曰：「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

王

有高會，若往會之，作為文詞，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距洪都，為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屆耶？」叟曰：「茲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決行，吾當助汝。」勃方拱謝，忽失叟所在。依其言發舟，清風送帆，倏抵南昌，次旦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閻公有婿吳子章與筵，公令宿構序文，欲以誇客及宴。先授簡四座，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受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于席末。閻公意不平，乃命吏候于勃傍，俟下筆即報。勃說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即領頭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矍然曰：「真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慚而退……其後福時坐勃罪左遷交趾令，勃往交趾省父，渡海溺水而死。（時高宗上元二年，即西歷六十五年）時年二十九歲。勃詩率多五律，如對酒春園作，觀內懷仙，長柳深灣夜宿，郊園即事，聖泉宴之類，不勝指數。七律雖然

文————二五三

在那時沒有發揚光大，正式成立，但他也有彷彿那樣的篇什，如詠滕王閣詩便是。¹⁰⁰⁰

【王萬】處一宋——二三九頃人家世婺州，隨父生長濠州。忠伉有大志，言行一致。一二二三年登進士第，調和州教授。歷授樞密院編修官。差知台州，到郡後，日惟蔬飯，斷事明決。郡中大治。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乞休致，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諡忠惠。萬遺文有時習編及其他奏劄等凡十卷。
（宋史本傳）

【王萬鍾】元卿，金——一九零至一二一六秀容人。卒年二十七。貧居陋巷，破屋蕭然，而弦誦之聲不絕。少有逸才，讀書有後先，不欲速成。詩文閑適，似其為人。與同郡田德秀齊名，號「王田」。貞祐中，兄萬石為元兵所害，萬鍾不辭艱險，往尋屍骨，因亦被禍。

【王莽】⁴⁴⁴⁴（南調）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王姑娘算命】⁴⁴⁴⁶即繡花繡。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王姑娘算命】（與前種略異）廣州流行俗曲。以

文堂木刻本。

【王嬙】⁴⁴⁴¹昭君，漢——前三二頃齊國人。年十七，儀容雅麗。國中長者求之，皆不許，獻於元帝。時元帝後宮甚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嬙獨不肯，遂不得見。竟甯元年（前三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求美人為閼氏。嬙自請去。迨臨行，召見，帝見嬙貌為後宮冠，然不能悔約，窮治其事。畫工皆棄市。嬙戎服乘馬，提琵琶出塞，號寧胡閼氏。生一子。後呼邪韓死，前妻子雕陶莫皋立，復妻嬙。（樂府詩集說她飲藥而死，不確）生二女，卒葬於匈奴塞外，皆沙漠。嬙墓草獨青，世稱青冢。她同劉細君一樣，初到塞外，過不慣，那食肉飲酪的生活，亦作詩以寄哀怨。又作書寄元帝，求他厚待久兄。一詩一書，今俱遺存。

【王若虛】⁴⁴⁶⁰⁴從之，金至元——一七四至一二四三。黨城人。卒年七十。幼穎悟，擢一一九七年經義進士。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因薦入為國史院編修官。著作佐郎。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

判官。金亡，北歸鎮陽。與劉郁東遊泰山，憩於黃峴峯之萃美亭，垂足坐大石上，談笑而卒。若虛博學強記，讀古詩至萬餘首。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凡若干卷，又有濟南遺老集四十五卷。（金史本傳）

【王若虛文】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稱其學：「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為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為誇，而史學以探賾幽隱為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啾啾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又云：「文以歐蘇為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自趙楊死後，王若虛為金文壇最高威權，故元氏說：「惟公名德雅望，為天下大老板蕩之後，大夫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為重。至於鄙樸固陋，挾免園策而授童子學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

王

之為快。」這可見王氏在北渡後地位之高名望之大了。⁴⁴⁶⁰⁴

【王著作集】八集。宋王蘋撰。是集原本四卷，久佚。此本明宏治時王觀所編，一卷為傳道支派圖，二卷為荀子雜文十餘篇，三卷以下皆附錄，所謂指大於臂者也。有宋寶祐中曾孫思文刊本，明弘治中十一世孫觀編刊本。⁴⁴⁶⁶⁶

【王誥生】醇叔，一字素巖，清——一六九七頃江蘇崑山人。卒年八十一。初師朱用純，後遊長洲彭定求之門。讀書敦行，一六八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後充會試同考官。尋乞養歸，兩任邑中清田事，為巡撫趙士麟、宋犖所重。誥生著有素巖文稿二十六卷，懿言日錄四卷，及七規一卷。（均清史列傳）⁴⁴⁷¹⁷

【王世睿】道存，清——一七二九頃章邱人。一七一五年進士，授庶吉士。散館，外補上海縣知縣。世睿工詩，質勝于文。著有龍溪卅堂集十卷。

【王世貞】²¹⁸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明——一五二六至一五九零太倉人。卒年六十五。（明史稿云

萬歷二十一年卒。此從疑年錄據王錫爵撰墓志。登一五四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楊繼盛下獄時進湯藥，又代其妻草疏。既死，復棺殮之。嚴嵩因此大恨。會父忬濬河失事，爲嵩構罪繫獄。世貞與弟世懋伏嵩門乞貸，卒論死。隆慶初（一五六七年）伏闕訟父寃，復忬官。後累官刑部尚書，移疾歸。世貞才學富贍，好爲詩古文，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而藻飾太甚，晚年始漸造平淡。與謝榛、吳維岳、梁有譽、李攀龍稱「五子」。又與吳國倫、徐中行號「後七子」。著有余州山人四部藁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零七卷，又有讀書後八卷，與觚不觚錄，世說新語補，風洲筆記，余州稿選，全唐詩說，余山堂別集，嘉靖以來首輔傳，畫苑，書苑，余州山水題跋，異物彙苑，彙苑詳註，史乘考誤，及尺牘清裁等。又有傳奇鳴鳳記（曲錄）相傳亦爲世貞作。

【王世貞文】明代文章，自前後七子而大變。前七子以李夢陽爲冠，何景明附翼之。後七子以李攀龍爲倡，王世貞應和之。後攀龍先逝，而世貞名位日昌。

聲氣日廣，著述日富，壇坫遂躋攀龍上。然尊李夢陽，排李東陽，重振前七子之旂鼓者，攀龍實先登之。其持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於本朝獨推李夢陽，而世貞與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俞允和之，非是則誠爲宋學。諸人少年，才高氣銳，視當世無人，互相標榜，號七才子。攀龍才思勁，名最高，獨心重世貞，天下亦并稱王、李。又與何景明、李夢陽並稱何、李、王、李。第世貞聲華意氣，駕出何景明，而攀龍才思識力，遠遜李夢陽。何者？才不如夢陽之大，斯氣不能以自運，學不如夢陽之深，故句不能以自造，而割剝秦漢，生砌硬填，徒見詰屈其詞，塗飾其字，傳有滄溟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隆慶刻本，又有清道光重刻本）其中文十六卷，聲牙棘口，讀者至不能終篇。而世貞則亟稱之曰：「李于鱗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議！」然其辭愈古，其章彌碎，其氣愈矜，其意彌隱。世貞始與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才最大，地望最顯。

令聞廣譽，籠蓋海內。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後，書勿讀」一本攀龍而讀其文，奇桀自喜，出之沛然；記事文尤蔚跂，反復低昂，不似滄溟集兀臬也。嘉靖以來，首輔傳，詞氣鏗勁，鬚髯史漢，使人精神振發，第字句剽襲，往往不能帖妥，斯則攀龍之同調，而何李之嗣響也已！傳有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七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世經堂刻本）又有弇山堂別集一百卷（廣州局刻本）自來文集之富，未有過於世貞者。蓋世貞之學由秦漢而臻於渾化者，節節頓挫，不矜奇辭，與句而字字若履危崖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得古人道峻之致，而不襲與僻之詞，學秦漢者當以此爲法。而明史以「藻飾太甚」爲世貞病，此或論其詩耳。若就文論文，則摹秦仿漢之中，自有灑氣行乎其間，抑揚爽朗，如書應生事一篇，遙逸橫生於詰屈之中，發揮奇趣，何可以摹擬二字一筆抹殺耶！所以世貞之與攀龍，摹擬秦漢同，而所爲摹擬則異。攀龍祇剽

王

字句。世貞時得其胎息也。」

【王世貞詩】嘉靖七子，王世貞才氣十倍李攀龍；惟病在愛博，自珊瑚木難以及牛溲馬勃，無所不有。樂府變化，奇奇正正，推陳出新，遠非攀龍生吞活剝者可比。律體高華，絕亦典麗，雖鍛煉未純，不免華瞻之餘，時露淺率，亦未遽出攀龍下也。當日名雖七子，實則一雄，其自述曰：「野夫興就不復刪，大海迴風吹紫瀾。」言雖大而非夸。世貞詩唱盛唐，然其詩亦有清透似宋人者。余愛其短歌數句云：「不必名山藏，不必千金懸。歸去來一壺美酒抽一編，罷一枕牀頭眠。天公未喚債未滿，自吟自寫終殘年。」又棄官云：「人生求官不可得，我今得官何棄之。六月繡襦黃金垂，行人拍手好威儀。與君說苦君不信，請君自衣當自知。」明史本傳稱世貞論詩，呵叱宋人，晚年臨終猶手握蘇子瞻集。此二詩果似子瞻。【王世貞傳奇】其父忬以濼河失事，嚴嵩搆之，論死繫獄。世貞解官，與弟日訇、訥、嵩門求貸，又囚服跽

道遮諸貴人乞救，人皆畏嵩勢不敢言，忤竟死西市。世貞恨嵩甚，因作鳴鳳記傳奇，以寫嵩及趙文華奸狀，皆實錄也。記初成時，命優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其寫本齣中解三醒云：『嘆孤臣溝渠誓喪，祇為那元惡猖狂。怪當朝誰肯攀庭檻，又誰個敢牽裳。我這是一心要展擎天手，管不得十指淋漓血染裳。還思想，只須這淚痕血跡，感動君王。』」

【王世貞駢文】自夢陽倡言復古，而駢儷之文，亦漸振起，世風所播，浸至百夫之子，不必相似，各有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於是鏤形刻法，漸相趨為探鈞詭奇，奇生怪，怪生妄，妄生庸鄙，識者病之。又復相嘘東陽之酸，以為角，李攀龍出，與世貞極力排斥。世貞主盟文壇久，聲譽為最盛，弇州山人四部稿，尤為風行一世，俗子竊其篇章，裁割成語，亦覺絢爛奪目。所著詞賦，直可追縱騷選，略舉金魚賦一段，即可見其風裁，辭曰：「何水族之微蝨，承金儀

之熠艷，形表端乎帝符，色微緣於灼日，冠威浪之瓊丙，抱含書之丹乙，鱗弈弈而垂錦，沫霏霏而布瑟，縱橫兮微颺之蕩朝霞，浮湛兮鈎月之澹烟蘿，橫穿兮綽約曳簪而渡銀河，順流兮芙蓉折苞而委素波，其抒辭酌句，何等典麗，而謂庸妄者能為之乎。崑山歸有光，純為明白曉暢之文，日與其門下徒輩談文，講學，力詆世貞為庸妄巨子，而世貞題有光像贊曰：「千載唯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又如此。之二人者，道不同不相為謀，有光猶斷斷然為門戶之爭，而世貞之氣度遠矣。總之有明駢文，疏落落皆無關於取法，其文集存於今者，不下千餘種，所謂名篇鉅製，毋論漢唐，且西宋之不若最陋者，屬對雖工，措詞近佻，甚至以卦名對卦名，以千支配千支，立定間架，幾同刻板，至官場尺牘，齋醮青麈，膚廓陳濫，千手一律，其佳者亦僅資諛頌已耳，復何奇哉。」

【王世懋】敬美，時稱少美，明——一五三六至一五

八八大倉人，王世貞之弟。卒年五十三。好學善詩文，名亞其兄。世貞以爲勝己，力推引之。一五五九年成進士，即遭父喪。服滿，始選禮部主事。歷陝西福建提學副使。再遷太常少卿。先世貞三年卒。世懋著作宏富，詩文有泰常集六十九卷，關洛記游稿二卷，及卻金傳、望崖錄、遠壬文、二酉委談、藝圃擷餘、名山遊記等，共有十餘種。

【王世懋詩】世懋詩雖不及世貞，持論卻頗精確，和七子的夸誕，不能並觀。他不但世貞的諍弟，也可算是一個復古派的反對者。他的藝圃擷餘，是關於文學批評的。如說：李于鱗七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穀之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鵠，愈使人厭。余謂學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構自爲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各如意象聲響得之，正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成爲韓爲柳，吾卻又從韓柳學，便又落一塵矣。輕薄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兩家者，皆非也。這是爲復古派的末流說法，教他們取法乎上和

王

李王之主張詩必盛唐者不同。至如說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薄棄晚唐，自詡初盛，有稱大歷而下，色便報報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余謂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這真是對於當時復古派之但辨格調，不講情性的當頭棒喝！

【王世周集】二十卷。明王伯稠撰。王世貞兄弟頗相推許，然考其所作，似過於標榜。

【王世賞】彥功，金一一九三頃汴人。與尹無忌、王逸賓、趙文孺相周旋。明昌中，保舉才能德行，賜出身，除鞏州教授。終于鹿邑簿。世賞著有浚水老人集。

（中州集）

【王芑孫】⁴⁷¹⁷念豐，號惕甫，一號鐵夫，又號楞伽山人。清一一七五至一八一七江蘇長洲人。卒年六十三。清史列傳作卒于嘉慶二年，年歲同。此從補疑年錄。幼有異稟，年十二三，能操觚爲文。一七八八

年召試舉人，官華亭教諭。與館閣之士遊，時或代為削草，身短而瘠，負氣甚高，不屑從諛，人以爲狂。久困場屋，益肆力於詩古文，間與伍堯法式善、何道生、張問陶、楊芳燦等琴歌酒賦，爲時望所推。芭孫詩最工，五言古體尤以書法有名。嘗選宋元八家以廣唐宋八家，自著有淵雅堂集及碑版廣例十卷。均清史列傳。

【王鬱】⁴⁴⁷²一名青雄，字飛伯，金一一零四至一一二六，大興人。卒年三十三。歸潛志作卒於丙申年三十；金史本傳作年三十餘。但歸潛志附小傳又云：正大五年，年二十五，與卒于丙申年三十之說不相合。茲爲之重推。正大間，舉進士不第，西遊洛陽，放懷詩酒，窮山水之樂。平日好議論，尚氣，自以爲儒中之俠。從李汾，元好問游最久。天興元年（一二三二年）汴京被圍，上書言事，不報。圍稍解，挺身突出，爲兵士所得。其將遇之甚厚，但因他徑行無機防，卒被殺。鬱爲文法柳宗元，閎肆奇古，動筆輒數千言。詩歌俊逸，嘗傲李白作王子小傳以自敘。臨終時懷中出

書道：「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曰：『王鬱死矣！』」

【王楚】⁴⁴⁸南宋晚年的國事不振，到底祇有空叫底武器來關懷國家的文人呼號而已。王楚字子文，號潛齋。他的西河詞說：天下事問天怎忍如此？陵圖誰把？虧君王結愁未已。少豪氣，概總成塵，空餘白骨黃華。千古恨，吾老矣，東遊曾吊淮水。綉春台上一迴登，一迴搵淚。醉歸撫劍倚西風，江濤猶壯人意。只今袖手野色裏，望長淮，猶二千里。縱有雄心誰寄。近新來，又報胡塵起。絕域張騫歸來未。1009

【王杜】⁴⁴⁹¹⁰歐陽永叔歸田錄云：「王建宮詞，多言唐宮中事，羣書闕紀者，往往見其詩。」內中數日無宣喚，傳得滕王蛺蝶圖，及「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之類是也。」然建既以宮詞得名，所傳者凡百有四篇，又逸詞九篇，而其中亦雜以他人之詩，如「閒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並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綵猶封繫臂紗。」又「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

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皆杜牧之詩。「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重籠坐到明。」是白樂天詩。「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王昌齡詩。此外亦有元微之詩，最爲定論。余最愛其一律云：「先朝行坐鎮相隨，今日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寧遣外人知。」其對守澄解釋，可云委婉。而此體既創，傳播者遂有數家。晚唐杜荀鶴則又稱善作宮詞，幕府燕閒錄至推爲唐代第一。而賡炙人口者，亦僅春宮怨一首云：「早被嬋娟誤，欲捱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則所傳之作，祇此二語，較之建詩百首，相去遠矣。至張司業，雖與建齊名，但於樂府異曲同工，而宮詞則建所別開。

王

生面者也。44917

【王植】懷三（一作槐三）清一七二九頃直隸深澤人。一七二一年進士，授廣東和平縣知縣。歷調郟城，以老病乞休。植著有崇雅堂集八卷，韻學五卷，讀史綱要一卷，及權衡一書四十卷；等（均清史列傳）

【王楙】勉夫，宋一一五一至一二一三家本福清，其先徙平江，遂爲長洲人。卒年六十三。少孤，事母以孝聞，有志功名而不遂。及母歿，乃悉棄舉業，杜門著述。榜所居曰分定齋，時人稱爲「講書君」。嘗以文謁范成大，一見，爲之擊節。楙著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稿林五十卷（詞林紀事）偶亦爲小詞，清澹可誦。

【王構】肯堂，元一一二四五至一三一零東平人。卒年六十六（元史本傳作年六十三歲。此從三續疑年錄據清容集）弱冠，以詞賦中選。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年）爲翰林國史院編修，草伐宋詔書。練熟台閣故事，凡祖宗諡議冊文，皆所撰定。構爲濟南

總管時著修辭衡鑑二卷。上卷論詩，下卷論文，皆採宋人詩話及雜記而成。

【王旭⁴⁶⁰】景初，元一二六四頃東平人。與王構、王磐俱以文章有名，世稱「三王」。家貧力學，教授四方。爲碭山令，所賓禮常寓安陽、鄆城、鯨川，又至泰山、長沙，遊迹幾半天下。旭著有蘭軒集十六卷，隨意抒寫，氣體超邁。

【王坦之⁴⁶¹】文度，晉——三三零至三七五太原晉陽人，王述之子。卒年四十六。弱冠有重名，與郗超並爲桓溫長史。累官中書令，兼徐、兗都督，封藍田侯。與謝安同輔朝政，安頗好聲律，坦之苦諫之。臨終，與謝安、桓沖書，惟以國家爲憂，不及私事。卒，諡曰獻。坦之著有文集七卷（隋書經籍志注唐書志作五卷）。

【王觀⁴⁶²】（文獻通考作王冠）字通叟，（四庫總目作達叟）宋——零七零頃如皋（一作高郵）人。恃才放誕，與陸子履善。一零五七年進士。熙寧中，（一零七三年前后）嘗以將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揚州、江都縣事。在任爲揚州賦上之，大蒙褒賞，賜緋衣銀

章。又著揚州芍藥譜。後應制作清平樂詞，以媒漬罷職。世因稱爲王逐客。觀詞格不高，自題其集名爲冠柳（文獻通考著錄冠柳集一卷）可見他疎狂的一斑。

【王觀詞】「王通叟少年遊宦長安，負不羈之才，頗饒逸韻，輦下欣慕者衆。後數年復至，舊遊多有存者，仍寓意焉，遂作感恩皇恩一曲。有『長安重到，人面依然似花好』之句。」（古今詞話）又嘗作夏詞，不用浮瓜沈李等事，而天然塵外涼思，其造語非觸熱者知所之也。（漫叟詩話）至如冬景一詞，則一處所，一物色，無一不是嚴冬蕭索之境，仔細詳味之，却又略無半點酸寒憔悴之意，蓋亦善於造語者矣！（本黃魯直語。古今詞話說：「冠柳集一春詞，一冬詞，雖柳七爲之，不能及也。」）又有卜算子詞，或入東坡集中，然復齋漫錄與花庵詞選均以爲是王逐客送鮑浩然到湘東之作也！詞云：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是送春歸，又送君去歸；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別意）按黃山

谷清平樂詞云：「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者來同住。」逐客之詞。蓋從山谷語意變化得來耳。「冠柳」詞價黃叔暘以為者卿不及名正相行。他讀「通叟詞自名冠柳至踏青一詞，風流楚楚，又不獨冠柳詞之上也。」其詞云：調雨為酥，催冰做水，東風分付春還。何人便將輕暖，點破殘寒。結伴踏青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鸞。煙柳外，望中秀色，如有無聞。晴明微陰則，何處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撩花撥柳，爭先看，不道吳綾繡襪，香泥斜沁幾行斑。東風巧，盡收翠綠，吹上眉山（慶聖朝慢，踏青）陳質齋曰：「逐客詞，風格不高，以冠柳自名，則可見矣！」因為質齋不同情於柳永，所以使連通叟也就抹殺了！予以為通叟詞雖然受有柳永的感染，但因多事輕佻而少沉厚之致，相去柳永實覺遠甚，惟其纖細清麗，似差近之耳。（三）

【王觀國】宋——一四零頃長沙人。紹興中，以左承務郎知汀州甯化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觀國著有學林十卷，引據詳洽，辨析精核，可謂卓然

王

特出之著。

【王駕】⁴⁶³²大用，自號素守先生，唐——八九四頃蒲中人。（唐詩紀事作河中人。此從唐才子傳）與鄭谷、司空圖為詩友，才名藉甚。中和初（八八一年）下第還蒲中，鄭谷有詩相送。八九零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仕至禮部員外郎兼官適居別業。駕著有文集六卷（新唐書藝文志）

【王恕】¹⁴³³宗貫，明——一四一——至一五零八三原人。卒年九十三。第三正統進士。宗時累官吏部尚書。數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不變。朝廷所以多名臣，皆為恕引薦之力。卒諡端毅。恕著有王端毅文集九卷，又有玩易意見、石渠意見、王端毅公奏議、王介菴奏稿及石鐘山志。

【王韞秀】⁴⁴⁵⁵唐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女，宰相元載妻。能詩，今所傳者惟偕上遊秦，夫入相寄姨妹喻夫阻客三首及載被誅，上令秀入宮，秀曰：「三十年太原節度女十六年宰相妻，豈復為長信昭陽給事使乎？死亦幸矣！」其所傳三詩因時間不同，境遇不同，故

所表現之情緒亦各不同。

【王韞縈】濟音清婁縣女子。有環青閣詩稿，見兩般秋雨盃等。合肥學舍扎記。父冶山乾隆乙未傳臚以詩名。

【王柏】字壽清，宋——一九七至一二七四婺州金華人。卒年七十八。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後更號魯齋。從何基遊，質實堅苦。卒諡文憲。柏工詩，善畫，著述甚富。著有魯齋集二十卷，又有讀易記、書疑詩疑、研幾圖等。

【王柏心】字壽清，一七九九至一八七三湖北監利人。卒年七十五。少以孝聞鄉里。及長，博涉經史，肆力詩古文辭。一八四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旋乞養歸，以啓誘後進。自任文章道德，獨步江漢間。五十餘年柏心學務篤實，詩文純正。著有子壽詩鈔六卷，螺洲近稿詩六卷，又稿二十卷，導江議一卷，及樞言上下卷，又纂有黃岡縣志、東湖縣志、宜昌府志、當陽縣志（均清史列傳）。

【王相】字懋卿，號介塘，明——至一五二四鄞縣人。

一五二一年進士。官翰林編修。嘉靖初，爭大禮廷杖，創重而卒。相著有介塘文略一卷。

【王翹】字雄飛，唐——九零一頃人。八九一年左右登進士第。翹著有賦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王翹】字介人，明——一六四四頃浙江嘉興人。家本業染，自少失學。年弱冠時，偶覽琵琶記，欣然會意道：「此無難，吾亦能之。」遂據案學填詞，竟合調。自後學不稍懈，因工詞曲，又進而攻詩。但貧日甚，至抱膝苦吟，不問家人生產。嘗訪從弟庭於嶺南，次贛州被盜，詩集雜著全沒於水。及抵廣州，終夜擁被記憶，十不存一。復撫拾記聞，作詩二百餘首比歸，又爲鼠啣。途次京口卒。其詩獨尚唐音，陳子龍亟稱之。有二槐詩存（清史列傳）。

【王翹詩】他初擅詞曲，後研聲詩，啓積之間，大雅不作，毅然以起衰自命。汪端說：「介人詩敏才就範，因意遣詞，沖淡處似襄陽，深婉處似龍標，沈摯處亦似少陵，未中詩人，自清江、巽隱以後，竹垞以前，此其卓然成家者也。」他的金陵懷古詩掩抑流麗，可匹

元好問過故宮諸作。

【王猛】景略晉——三二五至三七五北海劇人。卒年五十一。家於魏郡。少貧賤。以責畚爲業。博學好兵書。謹重履殺。戴度弘深。隱居華山。桓溫入關。猛被褐詣見。談當世之務。捫蝨而言。旁若無人。後事苻堅。爲丞相。秦日強盛。削平諸國。封清河郡侯。卒。諡武。臨終告堅勿圖晉。堅不聽。因有肥水之敗。猛著有文集九卷。《隋書經籍志》。

【王好問】裕卿號西塘。明——一五六六頃樂亭人。嘉靖進士。累官南京戶部尚書。好問著有春熙齋集。其詞尤著名。佳者可入宋人之室。

【王穀】虛中。自號臨沂子。唐——九零一頃宜春人。以歌詩擅名。長於樂府。有玉樹曲。大播人口。有氣節。輕財重義。爲鄉里所譽。有同人爲無賴輩所毆。穀前救之道。『莫無禮。我便是道。』君臣猶在酒鄉中。』

（玉樹曲中句）者。無賴聞之。慚謝而退。八九八年登進士第。歷國子博士。後以尚書郎致仕。穀著有詩集三卷。《新唐書藝文志》。又感於當時士節不修。

多賣降恐後之徒。因著前代忠臣臨老不變圖一卷。及觀光集一卷。《均唐才子傳》。

【王胡之】修齡。晉——。至約三四九琅琊臨沂人。王廙次子。弱冠有聲譽。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遺米一船。胡之却不肯取。直答道：『王修齡若飢。當就謝仁祖（尚）索食。不須陶胡奴米。』後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雖常發動而神明不損。石虎死。朝廷欲綏靖河洛。以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胡之著有文集十卷。《唐書經籍志》作五卷。此從隋書志。

【王邦中】元俞。自號本齋。元——。至一三四一福之福甯州人。年十七爲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僚吏以其年少。輕之。郡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乃服。累拜參知政事。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政譽最著。卒。諡清憲。都中有本齋詩集三卷。《元史本傳》。

【王起】舉之。唐——。七六零至八四七。其先爲太原人。後家揚州。王播之弟。卒年八十八。性孝友。嗜學。讀書過目不忘。初爲校書郎。補藍田尉。李吉甫辟掌淮。

南書記。太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書諫穆宗遊畋。歷戶部尚書判度支。武宗時，四典貢舉，所舉皆知名。士終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諡曰文獻。起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五緯圖十卷，寫宣十篇。(新唐書志及兩唐書本傳)

【王格】⁴⁷⁹汝化，明——一五四。頃京山人。一五二六年進士。大禮議起，因持正忤張孚敬，出知永興縣。累遷河南僉事，分巡河北。世宗南巡，格不賂中官，因坐行宮火，被逮杖謫。穆宗時，授太僕寺少卿，致仕。居家五十餘年卒。格所為詩文，有少泉集三十三卷。

【王翰】⁴⁸⁴（舊唐書本傳及新唐書志均作潞。此從新唐書本傳及唐才子傳等書）子羽，唐——七一三年。頃井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七一零年登進士第。然喜捕酒，張嘉貞偉其人，厚遇之。累官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口使頤令，自視王侯，人皆惡之。出為汝州長史，後徙仙州別駕，日與才人豪俠，真樂游畋。坐貶道州司馬。卒。翰著有文集十卷。(新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

【王翰】用文，元至明——一三三三至一三七八。其先西夏人，徙廬州。卒年四十六。少時襲爵，有能名。累遷江西、福建行省郎中。陳友定留居幕府，表授湖州路總管，兼督循、梅、惠三州。元亡，屏居永福觀獵山。著黃冠野服，號友石山人。明太祖聞其賢，強起之，自刎死。翰著有友石山人遺稿一卷。其慷慨激烈之氣，溢於言表。

【王翰】時舉，明——一三六八。頃禹州人。元末，隱居中條山。明初，出為周王朱橚長史。王有異志，翰屢諫不納，乃斷指佯狂去。後起為翰林編修，尋謫廉州教授。值羌亂，城陷，死于難。翰著有梁園寓稿九卷。

【王教】⁴⁸⁴庸之，明——一五三八。頃祥符人。一五二三年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教所著述，有中川遺稿三十三卷。

【王妙妙死哭秦少游】⁴⁹一本。元鮑天祐撰。雜劇。

【王搞】⁵⁰²齊——四八八。頃東海郟人。以博學見知王儉。儉嘗使賓客隸事，惟廬江何憲為勝。賞以五花簾，白團扇。憲坐簾執扇，容氣甚自得。搞後至，操筆便成。

文章既奧，辭亦華美，舉坐擊賞。乃抽篋擊扇而去。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搞問無不對。爲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永明八年（四九零年）天忽黃色，照地，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搞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爲永陽郡。後卒於尚書左丞。

【王夫之⁵¹⁰³⁰】而農，號薑齋，明至清——一六一九至一六九二湖南衡陽人。卒年七十四。明亡，隱居於湘西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幼穎慧，明崇禎十五年舉人。次年，張獻忠陷衡州，他走避南嶽，雙鬢峯下。賊執其父以爲質，他勢面刺腕，傳以毒藥，爲重創狀。賊見免之。明年，李自成陷北京，明思宗殉社稷，乃作悲憤詩。順治四年，清師下湖南，他與友人管嗣襄舉兵於衡山，戰敗，走肇慶，瞿式耜薦之桂王。後知勢不可爲，遂決計老牖下。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觀生居。晨夕杜門，專力著述。康熙十七年，吳三桂稱號於衡州，其黨屬爲勸進表，答曰：「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被襖賦。以老卒生著，平作甚富，共有五十二種，多未刊。

行。至清末，陸續印成者三百二十四卷，即今所傳之船山遺書。散佚之書尚不在此例。他底作風，闊肆曠逸。至於論學，以漢儒爲門戶，宋五子爲堂奧，尤神契張載、正蒙之說。對於程朱，亦頗推重。惟深惡王陽明之說，自以爲先世爲明世臣，存亡與共。始則崎嶇嶺表，備嘗險艱；繼則竄身猿峒，遠迹人世。故國之戚，無間死生。本不自以文名，而餘事之見於文詞者，隨地湧出，不假修飾，自成一種至文。其志潔而芳，其言哀以思。若前後所詠落花詩，及鼓柅詞，要皆騷怨之遺音。方之阮籍詠懷，陶潛述酒，亦無多讓。〔五十一〕

【王夫之之文學觀】明末諸遺老，像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這些人，都有極重要的論文之言。黃宗羲的明文海，收錄有明一代之文，宏博無比，評論當然也很公允，大致都是反對明七子之摹倣，而專以「情至」爲主，但微嫌所收稍濫，不免蕪雜。清四庫總目說：「恐是晚年未定之本，其子主一所編。」我們看宗義所著的書，像明儒學案，那些大著作，都不是及身的定本。明文海或者也是如此。顧炎武日知錄中

所有論文之言，更是切實平正，無可非議。像他那裏面論「文須有益於天下」論「近世摹倣之弊」論「文章繁簡以辭達爲主，而不在于字句之多少」論「文人求古之病」各條，平允通達，眼光遠大，能救一切文人的毛病。數百年來學者，無不推服的了。但顧黃王諸老之中，最鞭辟近裏，而議論最精刻的，還要推王夫之。夫之的船山遺書中有夕堂永日緒論和詩經兩種，即是他的詩話。詩經是紬繹詩三百篇的辭理，又有詩廣傳一種，是做韓詩外傳的體裁，推論三百篇的詩人言外之意。這幾種，都是很精闢的書。自來我國的文學，大家都認爲源於詩三百篇，推詩三百篇爲極則。但究竟三百篇所以爲萬萬不可及的道理，批評家都不過言其大概，而且不曾有切實的指示。王船山的書，就是專爲切實指示此點而作。他論詩，一切拿「興觀羣怨」那四個字爲主眼，以爲無論什麼作品，如果不能使人看了有所興感，那種作品，就不足置論。他的話當然一切皆是從孔門的「詩教」中開發出來的。詩經裏面說：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盡矣。辨漢魏唐宋的雅俗得失，以此。」這是他所立的標準。他又加以解釋：「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羣者而怨，怨愈不亡，以其怨者而羣，羣乃益摯，出於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於四情之中，情無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開雖興也，康王晏朝而卽爲冰鑑，許謨定命，遠猷辰告，觀也。謝安欣賞而增其遜心，人情之游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於有詩，是故延年不知康樂，而宋唐之所由升降也。」這一段話，從來沒有人說得到他這樣精微了。他在夕堂永日緒論裏說：「經生家析鹿鳴嘉魚爲羣，柏舟小弁爲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意義更明顯。他又隨舉三百篇中的詩句，詳爲校論，例如詩經裏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又說「庭燎有輝，鄉晨之景，莫妙於此，晨色漸明，赤光雜煙而黶黶，但以有輝二字寫之。唐人除夕詩，殿庭銀

燭上熏天之句，寫除夜之景，與此彷彿，而簡至不逮遠矣。」又說：「蘇子瞻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體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言桑，固也；然得物態，未得物理。桃之夭夭，其葉蓁蓁，灼灼其華，有資其實，乃窮物理。夭夭者，桃之穉者也。桃至拱把以上，則液流蠱結，花不榮，葉不盛，實不蕃，小樹弱枝，婀娜妍茂，爲有加耳。」又夕堂永日緒論說：「不能作景語，又怎能作情語，耶？古人絕唱，句多景語，如高臺多悲風，蝴蝶飛南園，池塘生春草，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以寫景之心理言情，則心中獨喻之微，輕安拈出。謝太傅於毛詩取訐謨定命，遠猷辰告，以此八字如一串珠，將大臣經營國事之心曲，寫出次第，故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句，同一達情之妙。」像這些解釋，都很切當，不爲穿鑿。至於說到詩的理趣，他有些地方，不免過於深刻，但實在並不是誤會。例如詩經裏說：「始而欲得其歡，已而稱頌之，終乃有所求焉，細人必出於此，鹿鳴之一章曰：示我周行，二章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三章曰：以燕樂嘉賓之心，異於彼

矣。杜子美之於韋左丞，亦嘗知此乎？」這個話和他詩廣傳裏所譏杜甫的「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近於游乞之音，如何能夠自比稷契，是一樣的深刻。這種議論，但就他發揮詩三百篇的辭理一方面看，是很對的。他總是認爲詩這件東西，一定要有可興可觀可羣可怨的地方，一方面固不可浮光掠影而不得理趣，一方面也不可拘泥板滯而失了詩的原意。他詩經裏說：「王敬美（王世貞之弟）謂詩有妙悟，非關理也；非理抑將何悟？」這是把嚴滄浪以來「妙悟」之說，下了一個註解。他又說：「杜甫得詩史之譽，夫詩之不可以史爲，若口與目之不相爲代也久矣。」這又是罵那班拘泥事實的人了。詩史之說，本不容易解釋。詩和史可以相通，即是因詩而可以知人論世的意思，毛詩大序所發明的，都是這個道理。但我們不可說詩即是史，史即是詩。唐朝當時的人，稱杜甫爲詩史，原見於孟棻詩本事。詩本事說：「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這種話本是當時流俗，隨便稱贊

的話，不足爲典要。宋朝人多歡喜詩史之說，王世貞藝苑卮言裏曾經加以排斥，說「杜詩含蓄蘊藉，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訐訕，又撰出詩史二字（實非宋人始撰）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這個話和王船山的抨擊，也是同樣一針見血的話。錢謙益解杜詩，正是染了詩史之毒，所以不免累贅。不過杜甫固不能比三百篇，但也似乎不能拿後人的詩史觀念來責備他的本身。杜詩號稱大家，他的方面太多，兼有風雅頌之體，雖有近於平鋪述事，像北征那些詩，但那些詩也未嘗無情致，而且也近於三百篇之「雅」。船山是專拿三百篇裏「風」的意思來衡量他了。但船山並非反對整個的杜詩的。船山對於明七子之摹倣皮殼和鍾譚之僻陋，當然都反對，但他對於一切建立門戶的人，通通反對。例如說「建立門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鋪排整飭，立階級，賺人升堂，用此致趨赴之客，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韻，以絕人攀躋，故人樂從。」船山的性情，實在有點厭薄文人，凡是徒

以文人自命，或是僅能以工文見長，而沒有特別懷抱特別志事的人，都是他所不取。但他的議論，確是可以開拓心胸，我們看他對於歷代詩人的評判，可以知道。他說：「如郭景純、阮嗣宗、謝安、陶公，皆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視子建蔑如也。降而蕭梁宮體，降而王楊盧駱，降而大歷十才子，降而溫李楊劉，降而江西宗派，降而北地、信陽、琅邪，歷下，降而竟陵，所翕然從之者，皆一時和哄漢耳。宮體盛時，即有庾子山之歌行，健筆縱橫，不屑煙花簇湊。唐初比偶，即有陳子昂、張子壽、扈揚大雅，繼以李杜代興，杯酒論文，雅稱同調，而李不襲杜，杜不謀李。沿及宋人，始爭疆壘，胡元浮豔，又以矯宋爲工，鑿觸之爭，要於興觀羣怨，絲毫未有當也。伯溫季迪，以和緩受之，不與元人競勝，而自問風雅之津。故洪武中興，洗四百年三變之陋。」他所取的，都是特別超健不落門戶的人，一落門戶，或者容易被旁人借作門戶的人，他都厭惡。明代七子和竟陵之流，當然是他所萬分不屑，對於宋詩、西崑和蘇黃也，詆譏甚力，他根本就不歡喜宋詩。

他說：「人譏西崑體爲獺祭魚，蘇子瞻黃魯直亦獺祭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鱸。薰也，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¹⁰⁹ 船山身丁亡國之痛，著書立說，上下千古，在諸遺老中，尤有極沈痛的情懷，所以論起文學來，也說到十分澈底之處，但大致都是很正當，並不穿鑿，和各大家的見解都是一樣的宏偉，而尤多似元好問。心中所賞的，多半是慷慨有天機的作風，深厭餽餽綺靡之習，我們看他對於明人，甚讚劉基、高啓、李東陽、湯養仍、徐文長，正是不取那些圈牢裏討生活的人，和好問論詩的宗旨，有些相合。□但船山最精卓的地方，仍在於推求三百篇的辭理，我前邊說高棟、李東陽，主張先玩味詩的本身，以求詩人的意志，頗合於古時看詩的方法；關於這種方法，船山所推求的辭理，是極好的參證。但是我們也不可把他所已經推求出來的話，死守太過，總要能夠舉一而反十。我們看別人的批評，無論如何，都不可把自己的靈機錮閉不用。¹¹⁰

【王夫之雜劇】他有雜劇曰：龍舟會。其敘謝小娥

王

殺賊報冤後，祭禱之詞。罵玉郎云：「雖則是根苗剗盡，沒牽挂，劣腦袋與分花，不辜負孤魂千里傷心話。只我那爹爹段郎呵，骨已冷寒潭下，怎能勾蝶飛春冢，挂一陌紙錢花。」言外之意，抑可哀也。¹¹¹

【王揖】¹¹² 憚民，一空鶴尹清——一六六一頃江蘇太倉人，王撰之弟。天姿英邁，工詩，善樂府，與黃與堅及兄揆、撰弟摠等號「婁東十子」。所著有健菴集（清史列傳）及籌邊樓浩氣吟二傳奇（曲錄）

【王泰】¹¹³ 仲通，小字養宋，至梁——四七一左右至五一九間，琅琊臨沂人，王僧虔之孫，卒年四十五。幼敏悟，好學，年數歲時，祖母散棗牀上，諸孫姪皆競取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外表異之。既長，通和溫雅，人不見其喜愠之色，起家爲著作郎，不拜，改除祕書郎。天監中，掌吏部郎事，不以貴賤請屬易意。後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改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諡夷子。

【王青翰】¹¹⁴ 香印，錢唐人，盲女也，人稱王三姑，工三絃子，間爲小詩亦工整，王夢樓、杭堇浦、袁簡齋諸人，

均有詩贈之。而簡齋詩：「月好雲常掩，花嬌睡更紅。暗中休摸索，我是白頭翁。」尤為風趣。香印有與金夫人夜話詩云：「波紋吹皺竹簾兒，淩茗紅閨睡較遲。花暝柳昏春似水，小闌干外立多時。香印身罹廢疾，而能以才藝顯，亦婦女史上一異人也。香印居慶春橋橋側，王夢樓為書「青翰舟」三字榜之。見然脂餘韻。1049

50227

【王胄】承基，陳至隋。五五八至六一三琅琊臨沂人。卒年五十六。少有逸才。起家陳鄱陽王法曹參軍。隋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與虞綽齊名。從征遼東，進位朝散大夫。性疎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諸葛穎諍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及玄感敗，胄亡匿，后潛還江左，被捕坐誅。胄著有文集十卷。（隋書志、兩唐書志及隋書本傳）

【王胄詩】王胄年少有逸才，以文詞為煬帝所重。一帝嘗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為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種期市，崑函實奧區。周營曲阜

作，漢建春春謨。大君包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迺西驅。展軫齊玉軌，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畢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扮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答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闊，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度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卓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然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大，每鬱鬱於薄宦。負氣傲物，忽略時人，故終卒以此喪其身。□胄詩頗有佳篇，亦能于同時作家之外另備風格，如奉和悲秋應令詩云：「秋天擬文學，秋水擅莊蒙。草濕兼葭葭，露波卷洞庭風。」的是雅淡灑落，餘人不易做到者。即如棗下何纂纂二首，亦是好詩，其辭云：「柳黃知節變，草綠識春歸。複道含雲影，而簷照日輝。」御柳長條翠，宮槐細葉開。還得聞春曲，便逐鳥聲來。」又如為寒牀婦贈夫云：「月淨閨偏冷，更深夜轉長。霜紈猶掩扇，露縠未飄香。解帶慚連理，引被愧鴛鴦。」

誰能未相識。還爲守空牀。等類的詩，皆是自成一種境界，非步人家後塵者可比。王應麟獨賞其雨晴

詩「風度」：「二句雖屬佳妙，但惜不全耳。詩辭如下：「初晴物候涼，夕景照山莊。殘虹低飲澗，新溜上

侵塘。風度蟬聲遠，雲開雁路長……」（見初學記）唐劉鼎卿隋唐嘉話曰：「場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

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可惜此詩今已不存，不然，恐怕那倒是一篇絕妙之辭呢。□胄雖然與他的朋友虞綽齊名，但綽但實以

文勝，不以詩見長。大抵如「桃蹊日影亂，柳動秋風起，動植皆順性，嗟余獨淪恥……」（於婺州被囚）之類，便是他造詣極高的辭句了。1000

【王肅】子雍，漢至魏——一九五至二五六東海郡人。卒年六十二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後拜侍中，遷太常。沒諡景侯。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喜鄭玄，故采會同異，成尚書

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又集聖證論以譏短鄭玄。其所

王

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又注孔子家語，今尚盛行。

【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明王禕撰。是書本爲華川前後集各十卷，正統中劉傑劉同合編，禕與宋濂

同游黃潛之門，授受具有端緒，故其文醇朴宏肆，有北宋遺風。濂序稱其體凡三變，可謂深知禕者矣。有

明刊本，正統本，嘉靖本，劉師魯刊本，萬曆刊本，清康熙中刊有附錄本，金華叢書本。

【王奉常集】六十九卷。明王世懋撰。世懋名亞於其兄世貞，而澹於聲氣，持論較世貞爲謹嚴，但天姿

學力皆不及世貞，故所作未能相抗耳。朱彝尊云：敬美才雖不逮哲昆，習氣猶未陷溺。斯持平之論也。

【王表】唐人。登大曆進士第。官至秘書少監。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王素】休業。晉至宋——四一八至四七一琅瑯臨沂人。卒年五十四。少有志行。家貧，母老，爲廬陵國侍

郎。母亡，隱居不仕，營田園以自給。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孝文帝即位（四五四年）徵爲太子舍人。

文——一——二七三

大明中，江夏王義恭辟爲倉曹屬。泰始六年（四七零年）明帝召爲太子中舍人，皆不就。素既屢被微辟，聲譽日高。山中有蛭虫，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作蛭賦以自況。素著有文集十六卷。

（隋書經籍志注）

【王素音】衆香詞載素音長沙人，題良鄉琉璃河館壁詩三首，詞一首，并序云：妾生長江南，摧頹冀北，豺狼當道，強從彘帳偷生，鳥鼠同居，何啻將軍負腹。悲雖自遣，事已如斯。因夜夢之迷離，寄朝吟之哀怨。嗟乎！高樓墜紅粉，固自慚石崇院內之姝；匕首耀青霜，當誓作兀朮帳下之婦。天下好事君子，其有憐而予乎？許虞侯可作沙叱利，終須斷頭陷胸；崑崙奴重生，紅銷妓不難，街垣奮壁，是所願也。敢薄世上少奇男，竊望圖之。應有俠心，憐弱質。詩云：愁中得夢失長途，女伴相攜聽鷓鴣，卻是數聲吹去角，醒來依舊酒家胡。朝來馬上淚沾襟，薄命輕如一縷塵，青塚莫生殊域恨，明妃猶是爲和親。多慧多魔欲問天，此身已併入黃泉，可憐魂魄無歸處，應向枝頭化杜鵑。

【王素雯】雲仙，清孝感女子。有綠吟草，見湖北詩微。

【王素娥】山陰女子，號藥屏。歸胡節，節死守志，以吟詠自遣。

【王攄】虹友，清——一六六三頃江蘇太倉人。王杼之弟，善屬文，尤工於詩，與黃與堅及兄揆、撰、拊等號「婁東十子」。沈德潛謂「太原王氏昆季多才，不啻過江王、謝」。所著有蘆中集（清史列傳）。

【王揆】端士，一字芝塵，清——一六五七頃江蘇太倉人。王時敏之子，幼承家學，與弟撰、拊、攄、杼等號「博學鴻儒」。科力辭去，揆工詩，與黃與堅等號「婁東十子」。其所著芝塵集（清史列傳）田雯甚稱許之。

【王播】明歎，唐——七五九至八三零，其先爲太原人，后家揚州。卒年七十二。家貧，寄居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飯。僧厭之，飯後擊鐘，及播至，飯已畢。播憤恨，題詩而去。貞元進士，歷官諸道鹽鐵轉運使，有美政。穆宗時，累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播賴其

力至宰相。出為淮南節度使，專事拊斂。嘗復遊木蘭院，見前所題詩，己以碧紗籠護，不勝感慨。因作詩有「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之句。太和初，復輔政，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卒，諡敬。

【王虬】⁵²¹希龍，唐一頃，泉州南安人。八九零年舉進士及第。虬著有文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王輔】⁵³⁰宋——二一六頃人。嘉定十一年（一一一八年）為瀧水令，聞峽山非常可駭之事，作峽山神異記一卷。

【王感化】⁵³²宋——九六零頃，建州人。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善為詞，滑稽無窮。後入金陵教坊。南唐李景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景悟，覆杯歎道：「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杯之辱也！」

【王戎】⁵³⁴濬沖，魏至晉——二三四至三零五琅瑯臨沂人。為竹林七賢之一。卒年七十二。幼時穎悟，神彩

王

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我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時，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眾皆奔走，他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於帝閣上見而奇之。十五歲時，與阮籍論交。後為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事免官。復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後為吏部尚書。卒後，諡曰元。他底著作，少傳於世。然王濟常云：「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又善品題人物。嘗過黃公酒壚，下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稽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稽阮云亡，吾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他性好財，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足。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嫁裴頠，貸錢數萬，久未還。後歸甯，他不悅。女即還錢，他然後惟。從子完婚，他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取還。家有好李，常以出

文——一——二七五

售。恐人得種，恆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1217

【王拱辰】原名拱壽，字君貺，宋——一零一二至一零八五開封咸平人。卒年七十四。年十九舉進士第一。通判懷州。入集賢院，歷鹽鐵判官，修起居注。一零四一年為翰林學士，累拜御史中丞，勤論事，頗彊直，嘗論夏竦不宜官樞密，帝未省，遽起拱辰至前，引帝裾，竦遂罷。因逐王益柔，蘇舜欽以傾范仲淹為公議，所薄。元豐初（一零七八年）累官武汝軍節度使，抗疏論新法之害。官終彰德軍節度使。卒，諡懿恪。

【王慧】蘭韞，太倉女子。有雋才，所著有凝翠樓詩一卷。漁洋山人劇賞之，嘗宿田家，偶見粘窗破紙，乃韓偓香奩詩也。為惋惜賦絕句云：「麗情佳句有誰知，瞥見窗前半欲為；惜風流埋沒甚，自攜紅燭拂蛛絲。」竹嘯軒詩傳稱其詩「清疎朗潔，其品最上」。蓋指其閨詞有感絕句諸篇而言。然如「楊柳溪橋初過雨，杏花樓閣半藏煙」，「幾處溪山留薜荔，一秋風雨在芭蕉」諸句，則又風韻婉約，宜漁洋之激賞。

也。1040

【王規】咸明，齊至梁——四八八至五三六琅瑯沂人。王儉之孫。卒年四十九。八歲時居母喪，有至性。稱孝童，既長，好學，有口辨。舉秀才，襲封南昌縣侯。天監中，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除中書黃門侍郎，與殷鈞、王錫等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帝以門宗貴盛，恆思減退，大通中，累官左民尚書。遷太子中庶子，辭疾不拜。於鍾山築室居焉。卒，諡章。《南史》作諡文。此從《梁書規集》。後漢眾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又作文集二十卷（《梁書本傳》）。

【王揖】梁——五四六頃琅瑯臨沂人。王筠之子。官至東陽太守。揖著有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

【王拯】原名錫振，服膺包拯，故更今名。字定甫，號少鶴，清——一八一五至一八七六廣西馬平人。卒年六十二。少孤家貧，母姊勤女紅以養。一八四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充軍機章京。咸豐中，隨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赴天津防剿，又隨王大臣辦理巡防事宜。

與同鄉朱琦、龍啓瑞常相友處，齊名京師。官至通政司通政使，拯工古文，無桐城末流之弊。著有滄齋文鈔十二卷，龍壁山房詩集十六卷，茂陵秋雨詞四卷。（均清史列傳）

【王邦畿】清——一六五三頃廣東番禺人。明末副貢生，以詩名。隱居羅浮。邦畿所著，有耳鳴集。（清史列傳）

【王邦俊】²³虞卿，明——一五八九頃鄆州人。一五七四年進士官至貴川兵備參政。時苗民不靖，起邦俊理兵事。后以母老致仕。邦俊著有征南草一卷。

【王撰】⁵⁷⁰⁸吳公清——一六五九頃江蘇太倉人。王撰之弟。工詩，善隸書，畫山水，得父時敏家法。與王與堅及兄揆弟抃，摠等稱「婁東十子」。著有三餘集。（清史列傳）

【王鏊】⁵⁸濟之，又字守溪，明——一四五零至一五二四吳縣人。卒年七十五。成化間，鄉試會試皆第一。授編修。弘治中，歷侍講學士，充講官。正德初，（一五零六年）累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詩劉瑾銜韓文。

王

劉大夏欲殺之；又欲以他事中劉健、謝遷皆力救免。未幾，以志不得行，極力求去。爲人有識鑒，議論明暢。卒，諡文恪。鏊博於學問，文章爾雅。著有震澤集三十卷，又有姑蘇志、震澤編、震澤長話、春秋詞命、史餘等。

【王鏊八股文】他是明代最有名的八股文作家。俞長城說：「制義之有王守溪，猶史之有龍門，詩之有少陵，書法之有右軍，更百世而莫並者也。前此風會未開，守溪無所不有；後此時流屢變，守溪無所不有。理至守溪而實，氣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備。」今錄其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文如下：民既富於下，君自富於上。蓋君之富藏於民者也。民既富矣，君豈有獨貧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告哀公。蓋謂公之加賦，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誠能百畝而徵，恆存節用愛人之心；什一而征，不爲厲民自養之計則——民力所出，不困於征求；民財所有，不盡於聚斂。

閭閻之內，乃積乃倉，而所謂仰事俯畜者無憂矣。

田野之間，如茨如梁，而所謂養生送死者無憾矣。

百姓既足，君何爲而獨貧乎？

吾知藏之閭閻者，君皆得之有之，不必歸之府庫，而後爲吾財也。

蓄之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積之倉廩而後爲吾有之也。

取之無窮，何憂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無備？

犧牲粢盛，足以爲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資朝聘之費。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給之也，其孰與不足乎？

饗飧牢醴，足以供賓客之需；車馬器械，足以備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應之也，其孰與不足乎？

吁！微法之立，本以爲民，而國用之足，乃由於此，何

必加賦以求富哉！

清方苞批評這篇文章說：「層次洗發，由淺入深，題義既畢，篇法亦完，此先輩真實本領，後人雖開闡照應，備極巧變，莫能繼武也。」

【王曠】晉——三一八頃會稽人。官濟陽內史，淮南太守。元帝過江曠首創其議，與衛氏世爲中表，故得蔡邕書法於衛夫人，以授子義。曠作有文集五卷。

（唐書經籍志）

【王曰高】登孺，一字北山，號槐軒。清——一六七三頃荏平人。一六五八年進士，授庶吉士，改給事中，歷十有七年，多所建白。曰高工詩，與新城王士禎兄弟相唱和，著有槐軒集十卷，凡詩文各五卷。

【王旦】子明，後周至宋——九五七至一零一七大名華人。卒年六十一。幼沈默好學，九八零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復入爲著作佐郎，預修文苑英華詩類，遷殿中丞，累官至兵部郎中。真宗時，拜中書舍人，累擢知樞密院，進太保。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軍國重事，皆預參決，薦引朝士，不令

其人自知卒，封魏國公，諡文正。旦著有文集二十卷。
〔宋史本傳〕

〔王星誠〕⁶⁰¹⁰⁴本名章，字平子，一字孟調，清——一八三一
至一八五九浙江山陰人。卒年二十九。以家貧遊
河南，北為書記。咸豐九年，應京兆試，中副車。越一日，
卒。星誠工詩，幽咽多哀怨，有西鬼殘草。

〔王國綱〕⁶⁰¹¹⁵正之，金——一八九至一二三二弘州
人。王元節之孫。卒年四十四。業儒術，尤長吏事，為人
端重樂易。一二年試補尚書吏部掾。宣宗聞其
材幹，特召為近侍，甚見寵遇。累擢監察御史。哀宗時，
遣至河中府，還至中途，為元兵所殺。

〔王易簡〕⁶⁰²理得，號可竹，宋——一二七九頃山陰人。
生而穎悟，幼孤。宋末登進士。除瑞安主簿，不赴。隱居
城南，工詞，與周密相酬答，篤于倫義，事伯姊甚謹，尤
矜恤其族，撫兄之諸孤如己子。易簡著有山中觀史
吟〔詞林紀事〕

〔王思廉〕⁶⁰³仲常，元——一二三八至一三二零真定
獲鹿人。卒年八十三。幼年，師元好問。至元十年，一

王

二七三年，世祖召見，頗見優待。累遷典瑞、太監。嘗
建議東宮：「殿下府中宜建學宮，俾左右近侍常親
正學，必能裨輔明德。」太子深以為是。官終正奉大
夫。卒，諡文恭。思廉能詩，頗為當時文人所重。
〔王思順〕⁶⁰⁴元——一三零二頃人。工曲，著有題包巾
及鏡兒縷帶等套數。〔錄鬼簿〕

〔王田〕⁶⁰⁴⁰舜耕，號西樓明，一五二一頃濟南人。明
人如王世貞之曲藻，陳所聞之北宮詞紀，方悟之青
樓韻語廣集，已常把二人混為一談。獨王驥德曲律
始辨明兩西樓之誤。按王田事蹟，傳者不多。據濟南
府志云：王田：以縣佐請老歸田，才敏喜為樂府詞，
膾炙人口。遠近傳播，山水學高房山，不失尺度。〔卷
四十九人物五〕我們所知道王田的事蹟，只此而
已。他的散曲，王驥德稱其「多近人情，兼善諧謔」。如
身子兒生來的偏瘦，玳筵前逞盡風流，子弟每抱着
喜優優，一隻手膊兒上樓，一隻手在肚兒上樞，樞的
他百般兒聲氣有。〔紅繡鞋詠琵琶〕這種「滑稽佻
達」之言，蓋元人王和卿之一流。曲藻所誠為淺於

史——一——二七九

風人之旨者，大概就是指舜耕此類曲子而言罷。

【王冕】⁶⁰⁴¹元章（一作元肅）號煮石山農，元一一二

八七至一三五九諸暨人。卒年七十三。（續疑年錄

作生于惠宗至元元年，卒於明永樂五年，年亦七十

三歲。此依歷代名人年譜並參明史文苑傳）幼貧，

父使牧牛，竊入學舍聽諸生讀書，暮乃返，忘其牛。父

怒撻之，已而復然。得母勸，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

長明燈讀書。韓性奇之，錄為弟子，遂稱通儒。屢應舉

不中，棄去。泰不花擬以館職薦，力辭不就。尋隱於九

里山，植梅千株，自號梅花屋主。善畫梅，求者踵至。明

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病

卒。冕嘗做周官著書一卷（元史本傳）及竹齋集三

卷，續集一卷。

【王冕】⁶⁰⁴³維夏，明至清——一六二七至一六七九江

蘇太倉州人。卒年五十三。束髮授書，一過能記誦。稍

長，涉獵書史，縱筆為詩，古文辭。嘗作鴻門行，吳偉業

歎為絕才。於「婁東十子」中尤錚錚有聲。性傲岸，

不肯就省試。時吳下文社盛起，爭相延致。別築當恕

軒，寢處其中，研經釋史，授徒自給。一六七九年召試

「博學鴻儒」，授正字，聖祖因其文學素著，且念其年

邁，加任內閣中書。命下而吳已卒。吳所著當恕軒隨

筆時稱博洽，又有碩園集（清史列傳）

【王回】⁶⁰⁶⁰深文，宋——一零二四至一零六五福州侯

官人。卒年四十二。（文獻通考作四十三歲，卒年同

此。從三續疑年錄據臨川集）敦行孝友，質直平恕，

行動必仿古人，不小廉曲。謹以邀名譽，舉進士第，為

衛真簿，稱病自免。退居潁州，治平中薦為忠武軍節

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王回著有文集二十卷。

（文獻通考）

【王昌齡】⁶⁰⁶⁰少伯，唐——至七五六左右江蘇江寧

人。（唐才子傳云：太原人，舊唐書作京兆人。此從新

唐書）工詩，鎮密而思清。時稱「詩家天子，王江甯」。

與王之渙，辛漸交友至深。七二七年登進士，授汜水

尉。二十二年，中宏辭，遷校書郎。後以不護細行，貶龍

標尉。人因稱為王龍標。時天下大亂，于刀火中歸鄉

里。刺史閻丘曉忌而殺之。後張鎬按軍河南，曉坐愆

朝不救張巡，將戮之。曉以親老乞恕。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乎！」曉不得對，卒處罪。昌齡著有詩集五卷（全唐詩作六卷，此從新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又述作詩格律、境思、體例共十四篇，爲詩格一卷，又詩中密旨一卷及古樂府解題一卷（均唐才子傳）。

1010₄ — 1010₄

【王昌齡絕句】沈德潛評王昌齡絕句，謂「龍標絕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謂之唐人騷語可」（唐詩別裁卷十九）沈時雍評王昌齡絕句，謂「王龍標七言絕句，自是唐人騷語，深情苦恨，鬱積重重，使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惜後人不善讀耳。」又謂「王昌齡絕句，難中之難，」王昌齡多意而多用之：昌齡得之椎練」（詩境總論）此外王世貞則謂「七言絕句，王江甯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藝苑卮言卷四）王夫之則謂「七言絕句，惟王江甯能無疵類。」（薑齋詩話卷下）宋肇則謂「三唐七絕，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羣，龍標更有『詩天子』之號。揚升庵云，龍標絕句，

無一篇不佳，良然。」（漫堂說詩）王士禛則謂：「七言初唐風調未諧，開元天寶諸名家，無美不備，李白王昌齡尤爲擅場。」（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論到唐人絕句，幾乎沒有人不贊成王昌齡的。尤其是七絕方面，則更是異口同聲的贊美。究竟王昌齡的絕句好在什麼地方呢？「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從軍行）這是李攀龍推爲唐人七絕壓卷之作。「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長信秋詞）這是王士禛推爲唐人七絕壓卷之作，沈德潛因爲他們品評歧異，便說滄溟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見說詩晬語卷上）實際上，王昌齡絕句的成功，便在「奉帚平明金殿開」這一類絕句。寫幽怨，寫深情，這是昌齡所特別擅長的。邊塞之作，還在其次。長信秋詞三首，西宮春怨，西宮秋怨，春宮曲，青樓怨，閨怨，這都是幽怨之作。別李浦之京，芙蓉樓送辛漸兩首，重別李評事，送狄宗亨，送魏二，盧溪別人，都是深情之作。王昌齡的長

處在此，其成功亦在此。沈德潛評「奉帚平明」一首，以爲「昭陽宮，趙昭儀所居。宮在東方，寒鴉帶東方日影而來，見己之不如鴉也。優柔婉麗，含蓄無窮，使人一唱而三嘆。」又評「昨夜風開」一首，以爲「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已之失寵，悠然可會，此國風之體也。」（並見唐詩別裁卷十九）而沈在說詩時語上也說：「昨夜風開露井桃，一章，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已之失寵，悠然可思，此求響於絃指外也。」王顏不及寒鴉色」兩言，亦復優柔婉約」（卷下）其實昌齡的絕句，都是以「優柔婉麗，含蓄無窮」見長，都是「一唱而三歎」，使人「求響於絃指外」，不僅是「奉帚平明」及「昨夜風開」兩首。昌齡的絕句之所以在這一方面得到偉大的成功，我想與他的行動是有關係。舊唐書上說：「王昌齡者，進士登第，補秘書省校書郎。又以博學宏詞登科。再遷汜水縣尉。不護細行，屢見貶斥。卒。昌齡爲文，緒微而思清。有集五卷。」（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王昌齡傳）新唐書上說：「昌齡字少伯，江甯人，第進士，補秘書

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閻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甯云」（新唐書卷二百三孟浩然傳）於此可見昌齡的行動是很不謹飭的，很浪漫的。絕句原是由民歌演變而來，愈是接近民間的詩人，愈是能寫出絕妙的絕句。並且在當時絕句便是樂府，所謂「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謂絕句。」（集異記上）所載旗亭畫壁的故事，便有昌齡在內。歌妓曾唱昌齡的「寒雨連江」和「奉帚平明」兩絕句。未了，昌齡等便和諸伶痛飲一場。雖是此段故事，未必可靠，但是唐人的絕句可以入樂是無可疑的。王昌齡的行動既是「不護細行」，在當時恐也不免有人叱爲「小兒無禮」。如李邕之罵崔顥一樣，因之屢見貶斥，位皆不顯。但是在政治上昌齡是失敗了，而在文學上他卻成功了。絕句爲求入樂，爲求播之宮掖梨園，歌樓舞榭，「優

柔婉麗，含蓄無窮，使人一唱而三歎。」此為第一義。我們在現在各書所見到曾經入樂的絕句，也無不合乎這個條件。昌齡在當時位卑而名大，有王江甯之稱，所以使他位卑的，是因「不護細行」，所以使他名大的，便因他的作品傳播很廣。而他的作品所以能傳播很廣，也就因為「不護細行」，能接近民間，感受了民歌的薰陶。民歌中短的作品，蓋無不是寫男女之情的，於是王昌齡也就長於寫纏綿悱惻的絕句了。

【王圖炳詩選】一卷。清華亭王圖炳撰。商丘宋萃選。有康熙原刊本。在江左十五子詩選內。

【王曇】仲瞿，清——一七六零至一八一七。浙江秀水人。卒年五十八。一七九四年舉人。好游俠，兼通兵法。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慨悲歌，不可一世。嘗館和坤家。時和坤怙勢方盛，曇三上書座主吳省欽，請劾和坤。曇有名於時，嘗因吳省欽薦其五雷法可制叛匪，遂為人所輕。以是屢躡南宮，潦倒以死。曇博於學，問才工駢體文，與舒位、孫原湘齊名。伍堯法式善為

作三君詠。所作西楚霸王廟碑，寶光齋歎以為二千年來無此手筆。未歿時，自為虎邱山窈窕誌，敘所著述有三百餘卷，但多已散佚，今僅存煙霞萬古樓文集六卷，詩選二卷，及仲瞿詩錄一卷（均清史列傳）又譜遼后事為回心院曲本。

【王曇影】文娟，清蘭谿女子。有綺窗逸韻，見衆香詞，文娟殤後龔半千有詩弔之。

【王曇首】晉至宋！三九四至四二零。琅琊臨沂人。卒年三十七。幼有素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惟取圖書。文帝為徐州刺史，以為府功曹。文帝鎮江陵，自功曹為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疑之，曇首勸帝行，帝未許，復力諫。及帝即位，以為侍中，遷太子詹事。卒，帝為之大慟。諡曰文曇。首著有文集二卷（隋書志注及兩唐書志）。

【王曇】後周——九五三。頃蜀人。曾避地荆南。曇著有詩集一卷（文獻通考）。

【王異】（一作王權）字無功，明——一五九六。頃邠陽人。工曲，著傳奇弄珠樓、靈犀珮、百花亭各一本。

(曲錄)

【王員外休妻】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王員外休妻】河南流行俗曲。萬興堂木刻本。

【王員外休妻】濟南流行俗曲。義和堂木刻本。

【王景】⁶⁰⁰仲通，漢——？至八五左右樂浪誦邯人。少

學易，廣窺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沉深多伎藝。時

有荐景能治水者，明帝詔與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

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爲害。永平十二年（六九年）

議修黃河，乃引見景，應答稱制，賜山海經、河渠書、禹

貢圖及衣帛錢物。是年夏，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

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凡千餘里。明年夏，

堤成，從此無復潰漏之患。景由是知名。三遷爲侍御

史，時加賞賜。後爲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乃率吏

民共理，蕪廢，用犁耕田。由是境內豐給。卒於官。景作

有金人論，頌洛邑之美，以阻遷都，又集各書所載卜

筮，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作大衍玄基。

【王景】初名懷芬，字蘭生，清——一八九零頃福建侯官人。一八九一年舉人。嘗從蜀學使者校文，遍遊

蜀中山水。景著有秋影庵遺詩。

【王暉】⁶¹初名棐，號木庵，一號丹麓，自號松溪子，明

——一六三六至？浙江仁和人。諸生，好學博覽，聚所

藏經史子集數萬卷於霞舉堂，縱觀之。每讀一書，必

貫澈乃止。又喜賓客，客至，典衣命酒。士大夫多與之

交。當時名士讌集，必在座，然束身自下，悃悃如山中

人。性孝友，事父嚴謹。父命與幼弟析產，不肯多取。晚

歲，辟牆東草堂，吟嘯其中。堂內設量書尺，每歲積所

投贈詩文，於除夕量之，準在六尺上下。家既貧，猶喜

刻書，嘗刻檀几叢書五十卷，暉所著述，始終條貫，斐

然成家。著有遂生集十二卷，今世說八卷，霞舉堂集

三十五卷，雜書十種十卷，及牆東草堂詞。一均清史

列傳。惟今世說一書，係仿劉義慶書而成，頗爲人

所詆。

【王昕】⁶²元景，北齊——？至五五九北海劇人。少篤

學讀書，汝南王悅辟爲騎兵參軍。遷常侍，武帝嚴憚

之體素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爲

人之師表。後爲人所讒，文宣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病

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詩，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昕著有文集二十卷。

【王暕子調情】蘇州流行俗曲。鴻文堂木刻本。

【王暕子算命】蘇州流行俗曲。花鼓太平燈

調。木刻本。

【王暕子算命】揚州流行俗曲。太平花鼓燈調。

鴻文堂木刻本。

【王貽上與林吉人札】一卷，與董子鼎札一卷。清

新城王士禎撰。有江陰繆氏刊本，在煙畫東堂小品

內。【王晞】⁶⁴⁰²叔朗，小名沙彌，後魏至隋。一一至五

八一北海劇人。王昕之弟。卒年七十一。幼而孝謹，淹

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以則。魏末隨母兄東

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稱他「意識深遠，曠達

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絕。」母

終后，遷鄴，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盧元明、魏季景結

侶，往天陵山，有終焉之志。北齊孝昭帝時，歷拜太子

太傅。武平初，（五七零年）遷太鴻臚，待詔文林館。

王

性閒淡，少欲，不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嘗詣晉祠，賦詩云：「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入周，為太子諫議大夫，卒於洛陽。

【王時憲】⁶⁴⁰⁴若千，號楔亭，清。一一七二三頃江蘇太

倉人。一七零九年進士，由宜興教諭改授翰林院庶

吉士。時憲工詩，著有性影集，凡分八集，集各一卷，為

水邊林下稿、桐溪稿、無隱林稿、靜寄軒稿、莊濤稿、荆

溪稿、楚遊稿及粵遊稿。

【王時槐】⁴子直，一作子植，號塘南，明。一一五

二二至一六零五年安福人。卒年八十四。一五四七年

進士，歷授太僕寺少卿。隆慶末，（一五七二年）出

為陝西參政，以京察罷歸。萬曆中，起貴州參政，鴻臚

太常，皆不赴。講學以終。時槐著有友慶堂合稿七卷，

與廣仁類編。

【王時翔】⁸⁷皋謨，又字抱翼，號小山，清。一一六七五

至一七四四江蘇鎮洋人。卒年七十。為諸生，博學能

文。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薦授福建晉江縣知

文——二八五

縣。乾隆時，官至成都知府。為政持大體，屢析疑獄，有神明之稱。時翔著有《小山全稿》二十卷。

【王時翔詞】《小山工為綺語，才不高而情勝，措語亦自婉雅，無綺羅惡態。如病容扶起淡黃時，又云燕子尋人巷口，斜陽記不真，又云一雙紅豆寄相思，遠帆點點春江路，又云燈微屏背影，淚暗枕留痕，皆情詞淒惋，晏歐之流亞也。」

【王時敏】遜之，號烟客，又號西廬老人，明至清一五九二至一六八零江蘇太倉州人。卒年八十九。明崇禎初（一六二八年）以廕歷官太常寺卿。入清，隱於歸村。時敏工詩文，兼精隸書，其畫尤為當時領袖。著有《西田集》（清史列傳）。

【王暉】日華，號南齋，元一三三一頃杭州人。體豐肥而善滑稽。每臨風對月，好為詞章樂府。嘗與朱凱題雙漸小青問答（即樂府羣玉中的風月所舉問汝陽記一套）人多稱賞。所著雜劇臥龍岡、雙賣華、桃花女三種（錄鬼簿）今僅存桃花女于元曲選中。又嘗輯列代的優辭，自楚國優孟而下，至金人

玳瑁頭，凡若干條，名曰優戲錄，楊維禎替他做序。

【王暉曲】暉能詞章樂府。臨風對月之際，所製工巧，有與朱凱題雙漸小青問答人多稱賞（錄鬼簿）。他所作雜劇凡三種：臥龍岡、雙賣花、桃花女。茲錄他的慶東原題雙漸小青問答。俏排場慣見曾經，自古怪，愛惜惺惺。燕友鶯朋，花陰柳影，海誓山盟。那一箇堅心志誠，那一箇薄倖離情。只問蘇卿，是愛馮魁？是愛雙生？（天香引問蘇卿）蘇卿答道：平生恨落風塵，虛度年華，減盡精神。月枕雲窗，錦衣繡褥，柳戶花門。一箇將百十引江茶問肯，一箇將數十聯詩句求親。心事紛紜，待嫁了茶商，怕誤了詩人。（天香引答）蘇卿所答仍是一己的「兩頭難」，未曾有著實話，所以下文鳳引雛再問「小蘇卿言詞道不誠實」：「接着蘇卿答道：滿懷冤被馮魁撲掩了麗春園。江茶萬引誰情願，聽妾明言多情小解元，休埋怨俺違不過親娘面，一時問誤走上茶船。（鳳引雛答）以下天香引問馮魁，凌波仙馮魁答：一味銅臭，當前者更為薰倒了。再下又天香引問雙漸，凌波仙答：小

蘇卿是接了馮魁定，俏書生便喋聲：非千是咱薄倖：（凌波仙雙漸答）以下天香引問黃肇，凌波仙答。最後天香引問蘇媽媽，只爲貪錢，將箇婢媼，賣上茶缸。蘇媽媽答道：有錢的問甚紙糊銀，沒鈔由他古定刀是誰俊，俏誰村物，俺老人家不信索。馮員外將響鈔遞著，雙生號咷休乾鬧，黃肇啖且莫焦，價高的俺便成交。（凌波仙蘇媽媽答）看此曲度，婆狡猾，盡在字裏行間，而所答亦虎虎有生氣。通觀全局，除馮魁所答外，當以此闕爲最豪辣。全案角色甚多，獨於男女兩丑脚，所言特爲精工，這與元雜劇通例之注重生旦者當爲別致了。自元曲以來，曲中播詠最盛者有三大情史：一爲西廂故事，一爲馬嵬坡故事，一即爲雙漸小青事。西廂極於王關，馬嵬盛於白洪，人所共知。雙青事，在諸宮調則有五牛張，商正叔雙漸小青，北曲則有庾天錫，蘇小青麗春園，王實甫蘇小青月夜販茶船，紀天信信安王斷復販茶船，（將蘇小青歸雙漸）南雜劇則有蘇小卿月下販茶船，汝陽記傳奇則有明王玉峯三生記，萬曆間人所作的

王

千里舟，趕蘇卿。散套則有周文質門鶴鷄，小令則王日華此種實爲體格之最新者。一般人以散曲劇曲之分，每以演故事與不演故事爲別。我們讀王日華此曲，及西廂摘翠百詠，以小桃紅演全部故事。知劇曲散曲之分別，並不在搬演故事與否爲衡，而散曲在文學上的地位，乃益爲重要。

【王暉⁶⁵】思晦，宋至梁——四七七至五二三琅琊臨沂人。卒年四十七。年數歲，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員外散騎侍郎。天監中，歷位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家世顯貴，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衆謂爲刻薄。以左僕射致仕，暴疾卒。諡靖。暉著有文集二十卷。（隋書志作二十一卷，此從兩唐書志）

【王曙⁶⁶】晦叔，宋——至一零三四河南人。第進士，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一零零一年左右，策賢良方正科，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嘗集古今馬政爲羣牧故事六卷上之。遷太常丞，仁宗朝，累官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曙居官深自抑損，方嚴簡重，但性好佛

文——一——二八七

教。卒，諡文康。曙著有文集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裁斗奉使錄二卷，集兩漢詔議四十卷，及莊子旨歸三篇，列子旨歸一篇。（均宋史本傳）

【王暉昇】⁶⁷⁰¹次谷清——一六六八頃江蘇太倉人，王

吳之弟。諸生與兄吳皆有文名。以奏銷罪謫，悒悒出游，入都客死。暉昇工詩，與黃與堅等稱「婁東十子」。

著有東臯集。（清史列傳）

【王明翊】⁶⁷⁰²⁰介人明——一六二八頃嘉興人。工作曲，

著有紅情言、榴巾怨、詞苑春秋、博浪沙四傳奇。（曲錄）詩文有秋懷堂集。

【王明君】¹樂府相和歌吟嘆曲篇名。樂府詩集二

十九：一曰王昭君。舊唐書二十九：明君漢曲也。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以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

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悔焉。漢人憐其遠嫁，為作此歌。古今樂錄：王明君本名昭君，以觸（晉）文

帝諱，故晉人謂之明君。技錄：明君有閒弦及契注聲，又有送聲。按古辭亡晉樂奏石崇辭。⁶⁷⁰¹⁰

【王明清】仲言，宋——一二七至一二一四后汝

陰人，王鉅之子。卒年在八十八以外。慶元間，寓居嘉禾，當官泰州倅。明清著有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玉照新志六卷，投轄錄一卷，又有清林詩話。

【王鳴韶】⁶⁷⁰²⁷鶚起，原名廷鶚，字夔律，自號鶴溪子，清

——一七三二至一七八八江蘇嘉定人，王鳴盛之弟。卒年五十七。諸生，橋梁家學，善詩工書畫，治古文，以

清簡為上。兄鳴盛奇其才，責以制舉業，鳴韶道：「兄愛我良厚，然人情各有所好，不可強也。」獨侍二親，

顏其堂曰逸野。旁闢一室，懸簑笠以見志。與錢大昕姻婭相善，大昕視學廣東，邀與俱往，遨遊名勝。又走

趙魏，梁宋，遍覽瀟湘洞庭諸勝，所至輒紀，以詩鳴韶詩宗眉山，劍南為「江左卜二子」之一。著有逸野

堂文集十卷，及春秋三傳考，十三經異義，祖德述聞，竹窗瑣碎（均清史列傳）等。

【王鳴九】⁴鶴泉，明——一六二八頃吳縣人。工於曲，著有浮邱傲傳奇一本。（曲錄）

【王鳴盛】⁵鳳喈，號禮堂，又號西莊，晚號西泚，清——

一七二二至一七九七江蘇嘉定人。卒年七十六。幼從沈德潛受詩，又從惠棟問經義，遂通漢學。一七五四年進士，授編修。累官內閣中書，兼禮部侍郎。左遷光祿寺卿，丁內艱，遂不復出。居蘇州三十年，閉戶讀書，不與當事交接。鳴盛詩古文、經術、史學均有名著。有詩文集四十卷，蛾術編一百卷，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尚書後案三十卷，周禮軍賦說四卷。（均清史列傳）

【王昭君和番】⁶⁷⁰⁶福建流行俗曲。（戲考）集新堂鉛印本。

【王昭君和番歌】¹廈門流行俗曲。鉛印本。

【王昭君冷宮歌】³廈門流行俗曲。鉛印本。

【王昭君在中國文學史上之位值】⁴⁰²漢代之有王

昭君亦猶唐代之有楊貴妃。兩人者其身世之所遭遇雖不同，而影響於中國文學界均甚鉅也。1011

【王昭君去和番】⁴⁰⁷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王賢】⁶⁷¹時口清——一七六六頃安徽蕪湖人。工曲，

王

著有拜針樓傳奇一本（曲錄）

【王嗣宗】⁶⁷²²⁰希阮，後晉至宋——九四四至一零二一汾州人。卒年七十八。少力學自奮。九七五年登進士第一，補秦州司寇參軍侍御史。歷事三朝。真宗時，拜御史中丞，頗輕險好進，所至以嚴明，御下尤傲狠，好以醜言凌挫羣類。累官至靜難軍節度。以左屯衛上將軍檢校太尉致仕。卒，諡景莊。嗣宗著有中陵子三十卷。（宋史本傳）

【王嗣槐】⁴仲昭，號桂山，清——一六五三頃浙江仁和人。諸生。性慷慨，善談論，書無不窺。一六七九年舉「博學鴻儒」。以老不與試，授內閣中書。性簡脫，與俗忤，日偕友人散髮袒裸，嬉笑怒罵，不復知人間事。馮溥延致邸第，與吳農祥、吳任臣、毛奇齡、陳維崧、徐林鴻稱為「佳山堂六子」。嗣槐少工駢體，晚乃專為大家文，尤善作賦，詩與陸繁詔並推。薦鴻博時，撰虞盛詩一百韻，又為長白瀛臺二賦，文詞瑰麗。著有桂山堂偶存、嘯石齋詞及太極圖說論十四卷（均清史列傳）

文——一——二八九

67227

【王鶚】⁶⁷²²⁷百一金至元一一九零至一二七三曹州東明人。卒年八十四。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一二二四年中進士一甲第一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歷官左右司郎中。世祖在藩邸，訪求遺逸，遣使往聘。既至，進講孝經、書、易、治道，每夜分方罷。及即位，首授翰林學士承旨，制詔典章皆所裁定。阿合馬欲取相位，大臣復助之，眾莫敢言。鶚獨不附，奸計因得中止。致仕卒。諡文康。鶚文章不事雕飾，著有應物集四十卷，汝南遺事二卷，論語集議一卷。（元史本傳）

【王贈芳】⁶⁸曾貽，號霞九清。一七八二至一八四九江西廬陵人。卒年六十八。一八一一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充湖北鄉試副考官，福建、河南、陝西、山東、江南、貴州各道御史，所至以敏幹稱。累官至雲南鹽法道，以疾歸。遂杜門不出，以著述自娛。贈芳好學博覽，購書至五萬餘卷，工詩古文詞，不拘一體。所著有慎其餘齋文集四十四卷，詩集十卷，皇華日記四卷，及湖北表微錄、書學彙編、毛詩綱領、春秋綱領、綱鑑要錄等。（均清史列傳）

【王襍】⁷⁰宗順，（一作順宗）自號天南逸叟，明一一五一一至一五八七泰州安豐場人。王艮之子。卒年七十七。少從父艮，至會稽，傳王守仁之學。艮開講淮南，襍亦隨側相之。艮沒，繼父講席，往來各郡。學者稱東厓先生。襍之著作有東厓遺稿二卷。

【王阮】⁷¹²¹南卿，宋一一一七八頃德安人。好學尚氣節。少謁朱熹於考亭。熹知南康，又從之遊。嘗學詩於張孝祥。登一一六三年進士，對策極言宜遷都建康，以圖進取。紹熙中，知濠州，修戰守具，金人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阮不答。陞見畢，拂衣出關。侂胄大怒，使奉祠。于是歸廬山，棄人間事。從容觴詠以終。阮詩出入蘇、黃，有義豐集一卷。

【王原采】⁷¹²⁰叔英，（明史本傳作王叔英，字原采。此從四庫總目提要）明——至一四零二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佑並徵至原采。固辭還鄉，以薦官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建文時，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燕兵至，淮奉詔

募兵，行至廣德，知事不可爲，乃書絕命書，自經於元妙觀。邏捕其家，妻與二女并殉。原采著有靜學文集一卷。

【王驥德⁷¹³】伯良，號方諸生，又號玉陽仙史，亦稱秦樓外史，明¹至一六二三會稽人。（明文授讀云：王守仁侄）家藏元劇數百種。自幼性嗜歌樂，遂精研詞曲。與呂天成、顧大典、史槃、葉憲祖、湯顯祖友善。師事同鄉徐渭；又出入孫月峯、孫如法、沈璟之門。然所作自成一家言。沈璟極稱贊他的曲學造詣之深，每作一劇，往來商榷不絕。驥德所作曲律四卷，專論曲法，與呂天成的曲品，向來被稱爲「論曲的雙璧」。又著南詞正韻若干卷。散曲有方諸館樂府二卷。戲曲有傳奇義陵記及題紅記；雜劇男后記、離魂記、救友記、雙鬟記及招魂記。（均中國近代戲曲史）又校註西廂記、琵琶記二種。又補沈璟所著墜釵記傳奇內又二十七折一折。新製南詞過曲三十三章及聲韻分合之圖一種。（曲諧）

【王驥德戲曲】所作戲曲有題紅記、男后記、離魂

記、救友記、雙鬟記、招魂記六種。而其最得意的，却推方諸館樂府二卷的散曲集。以上幾種曲現在大都已不傳。僅男后記存於盛明雜劇中。（按：盛明雜劇中的男后記，寫着「秦樓外史編」）惟此劇在王驥德自撰的曲律中，已再三言及，應爲王氏所撰無疑。茲述其梗概如下：陳子高，字瓊花，江南人，年十六，漂亮如女子。梁末，避侯景之亂，與父共作草鞋過活。適臨川王陳隋半亂，凱旋部下小校，於路上捉得子高，欲斬之，覩其美貌，轉獻於王。王愛其色，帶歸吳興的宮中，使扮成女子，權充後宮。未幾，立爲王后，專斷袖之寵。王有妹名玉華公主，從侍女處知王后係男子，因以情挑之，乘間和子高私通。有一侍女到王處告密，王怒，欲斬二人，旋思自己正欲代妹找一駙馬，不如將錯就錯，因此使兩人結婚。本劇情節奇異，必係王驥德憑空捏造。不過藉此也可以知道一班道學先生所歌功頌德的帝王之家中，這種污穢齷齪的情形，使人不堪設想。

【王驥德散曲】他著有曲律南詞正韻諸書，對於

戲曲的探討的，確有獨到之處。沈璟論曲，於人頗少許可，獨於伯良，極稱贊他的造詣之深。他的戲曲有題紅記，男后記，離魂記，救友記，雙鬟記，招魂記六種。又曾校注西廂記。相傳他客京都日，同好曾集於米氏湛園，邀他講習西廂記。他本會稽望族，一明文授讀說他爲王守仁姪。他的祖父王燼峯是一位曲家，藏元劇至數百種，所以他的成就較沈璟又爲偉大。他在當時又與魏良輔齊名。曲諧論道，嘗謂明代曲家最不可少者，爲魏良輔與王氏兩人。無良輔則今日無崑曲，即謂今日無雅樂可也。無驥德則諧律之精微，品藻之宏達，皆無一見，即謂今日無曲學可也。他在當時確爲有權威的曲家。他的散曲，有方諸館樂府二卷，但現已不傳，其名僅見毛允遂曲律跋。近有新輯本王伯良散曲一卷，約存小令五十餘首，套數三十餘首。在這些作品中，他和沈璟一樣的過視音律而輕忽辭意。他喜寫豔情，喜集曲與翻譜，但他的成就卻高出於沈璟之上。袁于令說「至于秀麗，不得不推王伯良」。誠然，他的曲是那樣的秀麗。

可喜。如：蕭蕭郎馬，怎教人不提他念他。俏龐兒怕吹破春風，瘦身軀愁觸損桃花。不知今夜宿誰家，燈火章臺處處紗。（玉抱肚）這曲是很工緻的，而風神又是那末樣的灑落，情韻更是那末樣的自然。沈伯英曲中能有此氣韻嗎？俏龐兒一聯的倒裝句法，更是以前曲家所未曾嘗試的技巧。他有更比此豔冶的：酒闌人靜，漏深香細，更催人移燈先睡。口脂一縷俏相偎，翻鶯豆蕊新摧。（贈田姬的瑣窗寒）他有婉約的：燈花綻，嬉子飛，心心盼他郎馬歸，早起畫娥眉。紅樓鎮空依，紗窗暝，日又夕，多管是今宵尚欠幾行淚。（鎖南枝待歸）任中敏評此曲道：「所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者，非耶？結語照格是兩句，而讀者均恨不得作一句讀，在多管是三字微頓，下面作一氣，愈得纏綿之致也。」（曲諧卷一）這是很切當的評語。伯良長於寫情，而「本色」尤佳。如：月華偏管人孤另，後會茫茫無定信，難憑兩處思量，今夜私相訂。「天邊見月生，低低叫小名，我低低叫也，你索頻頻應。」（一江風見月）又如：才郎至，喜倒顛，匆匆出迎，羞不前，含

笑拜媽然。秋波謾偷轉，你把歸期誤，辦取摺打先。誰道見郎時，都作一團軟。（鎖南枝）在以上所舉伯良的曲裏，無論是秀麗的、婉約的、豔冶的，却都真切生動，足可繼響青門而無愧。他不但是沈派的健者，就是嘉靖以後的散曲壇上，也是值得恭維的作家。他也喜歡集曲翻譜，例如長安遠，望迢迢，蔽浮雲不見，過眼流光一翦。記年時選勝，六街長，驟金韉，酒侶詩朋多繾綣。問甚麼花深柳淺，狹斜到處成留戀，從拋綵筆如椽。（二郎試畫眉：集二郎神畫眉序二調）這是他集曲的例。又如紗窗外鳥啼，惜芳菲紅作堆，雕闌畔蝶飛，恨惹龍綠漸肥。宿雨慳慳初睡起，不覺庭前花影移。憶歸期，數歸期，夢見雖多相見稀。（一封書譜詩餘長相思）這便是他翻譜的例。「活文字則死之，新意境則腐之」正是他中肯的判語。總之伯良在明散曲壇上，自有他崇高的地位，他的集曲翻譜諸作，固不免「點金成鐵」之譏，但他寫情一類的小曲，是值得我們低迴吟味的。

【王丘】⁷²¹仲山，唐相州安陽人。舉制科中第。開元初，

王

累官吏部侍郎。終禮部尚書。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王剛中】⁷²²⁰（一作綱中）時亨，宋——一零三至一

一六五饒州樂平人。卒年六十三。博覽強記。一一四五年舉進士第。歷左宣義郎。召試，秦檜怒其不附己，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祕書省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嘗言禦敵先務，帝聽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檢身以法，馭吏恩威並行。孝宗時，累除端明殿學士，進同知樞密院事，卒於官。謚恭簡。剛中每以讀書著文爲樂，著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均宋史本傳）

7223

【王隱】⁷²²³處叔，晉——三一七頃陳郡陳人。卒年七十餘。以儒素自守，博學多聞，受父遺業，留心晉代史事。太興初，召隱及郭璞爲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故，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竊寫之。後預因妒隱才勝已，隱竟以訛諉免歸。往依庾亮，亮供其紙筆，書始得成。詣闕上之，隱拙於文辭，相傳他所撰晉書，其中凡次第可觀。

文——二九三

者，皆其父所為；隱作多文體混漫，義不可解。又有文集十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王氏】⁷²⁷梁—五三二頃霸陵人。王整之妹。或作姊。嫁為衛敬瑜妻。（或云敬瑜妻為姚王京，或云王京為王氏之乳名，姚乃從母姓，未知然否？）年十六，敬瑜溺水亡，父母舅姑欲再嫁之，她截耳置盤中示絕。亡夫墓前所種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復分散。

因感而作詩，所居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至秋，集王氏臂如向告別，她以紅絲繫其足，云「新春復來為吾侶。」明年果復至，因贈以詩。如是秋返春來，凡六七年。后王氏病卒，燕復至，遂自投於南郭墳所而死。雍州刺史西昌侯藻聞其事，乃起樓於門，題曰「精義衛婦之閣。」

【王氏】唐太原人。永福潘令之妻。王氏隨夫宰永福，任滿祖餞，留連累日。王先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題詩石壁，末署太原族望，歲久詩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邑人因以名灘。詩曰：「何事潘郎戀別筵，歡情未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

援叫山山月滿船。」1040

【王氏雜記】十四卷。明王兆雲撰。是編凡湖海搜奇二卷，揮塵新談二卷，白醉環言二卷，圓識餘二卷，漱石閒談二卷，烏衣佳話四卷，皆雜記新異之事，本各自為書，後人裒為一帙。

【王氏家刻十種】十八卷。清秀水王相編。有道光刊本。又一本六種，十二卷。有道光刊本。

【王氏家藏集】六十八卷。一曰浚川集，明王廷相撰。其詩文列名七子之中，然軌轍相循，亦不出北地信陽門戶。

【王氏存笥稿】二十卷。明王維楨撰。靜志居詩話謂七律滯鈍，五言有句無篇，今觀其集，彝尊之論為允。

【王氏女】⁴⁰⁴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王氏女恨夫】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王質】⁷²⁸景文宋—？至一一八九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宋史本傳作卒於淳熙十五年。此從三續

疑年錄據雪山集序）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

王阮齊名。從張孝祥父子游，甚見器重。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名爲朴論，一一六零年舉進士第，爲太學正。孝宗屢易相，質上疏極論爲忌者所讒，遂罷去。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今草檄契丹文，援筆立就，辭氣激壯。允文執其手曰：「景文真天才也！」允文當國，薦質可右正言。時中貴用事，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以卒。質著有雪山集四十卷（宋史藝文志）及詩總聞、紹陶錄、林泉結契等。

【王助】⁷⁴子功，唐——六八九頃絳州龍門人。王勃之弟。七歲喪母，哀號鄰里，爲泣舉進士。居父憂，哀毀骨立。服除，爲監察御史裏行。助著有雕虫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王陽明集】⁷⁶十六卷。明王守仁撰。其五世孫貽樂重編。案守仁全集，刻於明嘉靖中，久而版佚。康熙初貽樂爲膝縣知縣，乃重爲掇拾，定爲此本。然視原集已闕其半。

【王閏香夜月四春園】⁷⁷¹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王風】⁷⁷²¹⁰王風之「王」是「王畿」二字的省文，表示詩歌產生的地點的。周自厲幽以後，在陝西站不住，便遷到河南。亂離之餘，人民受了刺激，便發爲歌詠。故「王」是指東都而言，「王風」即始於東遷以後。其時代較秦風略遲，而與衛唐相同。王風中

亂離之詩很多。例如黍離說：行邁靡靡，中心搖搖。這是寫遷都時心中的難受。又說：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此即桑柔「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之意。崔述以爲「未亂而預憂之」；在東遷之前，「實在是在是錯的。因爲從全篇看來，確是「已亂而傷之」之詩。又如兔爰說：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代，逢此百罹。尚寐無吪。崔述說：「其人當生於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騷，是以謂之『無爲』。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遷，家室飄蕩，是以謂之『逢此百罹』。這是不錯的。宣王卒於西曆前七八二年，平王遷都在前七七零年。此人若生於前八世紀之初年，到此時約三十歲左右，俯仰身世，不禁感慨系之，故甯願「無覺」「無聽」與檜風之隰有萋楚及小雅之苕之華相同。但

最深刻的却要算葛藟：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謂他人昆，亦莫我聞。這顯然是乞巧的詩。即在現代的都會中，我們若在街上走過，便可聽見「老爺太太」的慘叫聲。這位「詩巧」也是亂世的犧牲品之一，我們可藉以窺見當時社會的情狀。此外有幾首言情的詩也值得我們注意。君子于役與采葛是描寫離別的。丈夫行役在外，其妻在家裏看見「雞棲于埘，一日之夕矣——牛羊下來」萬物都歸宿了，獨有丈夫還不回來，「如之何勿思？」此詩即景生情，「羌無故實，亦自可傳」。采葛是說別離之中，度日如年，一天不看見，便如「三月」——「三秋」——「三歲」。凡嘗過別離滋味的人，當能懂得這首詩的意義。這兩首別詩以外，如大車是寫要愛而不敢愛的，故只得「以『皦日』自誓，而希望將來的『同穴』」。中谷有雜是一大悲劇。我們讀了，似乎聽得一片女子的哭聲，有女仇離，條其猷矣。條其猷矣，遇人之不淑矣。遇人不淑，古今同慨。此詩音調至為悽愴。全篇用「矣」字助詞，頗有深意「矣」字

表示完成，表示過去，意思是：「這事到了生米煮成熟飯的時候了，無可挽回了。因為時世的關係，這些情詩都帶着悲音。」

【王風中之婦女文學】王風錄詩十篇。其中君子于役、君子陽陽、中谷有雜、采葛、大車、五篇，皆與婦女問題有關。茲舉大車一詩。大車詩，劉向列女傳以爲息夫人作。其言曰：「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耳，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此亦附會之詞。至毛詩序所云：『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凌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更離詩義遠矣。姑且不論，但觀其詩：大車檻檻，毳衣如芟。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噉噉，毳衣如璫。豈不

爾思畏子不奔殺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繳日！
1011

【王鳳靈】應時，號筆峯，明——一五三一頃莆田人。一五一七年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司參政。爲刑曹時曾疏論宦官張銳、都督錢安及給事中陳光顯罪言甚切，直朝議，莫能奪。守淮時，救災疏六十上，後竟以直言激論見忌，罷歸。死於倭寇之難。鳳靈生平所著有淮陽急稿、漫稿、彙稿、淨稿各二十卷，然多散佚。今存筆峯存稿五卷。

【王鳳九】而軒清——一六六二頃莆田（一作仙游）人。順治舉人。知涉縣，捐築水堤，忤上官，劾歸家。居著書三十年，晚年尤多發明。鳳九著有彙書六卷，乃霞菴文集。

【王鳳林文集】四卷，詩集三卷。明王從善撰。多牽率應酬之作。

【王鳳嫻】瑞卿，號文如子，明——一五三一頃雲間人。進士張本端妻。瑞卿明慧，善屬文。垂髫時，大父試以駢句云：「秀眉新月小。」即應曰：「鬢髮片雲濃。」著

有貫珠集焚餘草。二女曰引元、引慶，皆能詩。范濂嘗評鳳嫻詩以爲「高華絕響，錢劉清新，迥出溫許」。今觀其效秋夜長、美人換馬、筆力亦挺健。山吐月五首，用東坡殘夜水明樓韻，體例亦新。七律中如塞上曲、歸家哭孟端、寄喬夫人秋夜寄元慶、二女和來韻、憶亡夫、雪霽野望均集中上乘也。憶亡夫云：冰輪初墜，漏將殘，萬籟無聲，青女寒。鳳去碧梧秋瑟瑟，香消繡戶夜漫漫。三山蓬島魂何返，虛室淒涼淚暗彈。追憶當年歡笑處，等閒誰識會君難。詩有言之甚淺，而不可堪回想者，此等是也。蓋情至之語，不求工而自工，雕紅刻綠，失其真矣。鳳嫻晚年遭際坎坷，夫亡女殤，故集中憂怨之詞亦多。如空閨閒鉞、剝粉、廢紙四首，以悲傷二女遺物之作，蓋不勝物是人非之感也。鳳嫻長女引元，字文姝，又字蕙如，楊安世妻也。年二十七卒。范濂序曰：「爾雅俊拔，類劉長卿風骨，非但無宋人煙火氣，即長慶西崑諸體，皆不逮也。」范序言之太過。引元之才，要不逮其母氏也。集中古體不多，律詩對仗有迂腐處。如荷亭避暑云：「閑寂頓消司馬

渴，清虛堪解杜陵愁。」是也。集中詩題有「癸卯禁煙日，老母以先君遺稿付觀，覽之不勝悲感。雨窗燈下，賦此以示伯元弟，少釋滯沌之恨。蓋弟詰朝云有掃松之役耳。」讀此詩，可想見其家門身世之感也。

□引慶，字媚珠，引元妹。其塞上曲甚工。鳳嫺亦工詞，集中如春光好，立春減字木蘭花，納涼，臨江仙，秋興，浣溪紗，同喬夫人郊行，憶秦娥，月夜憶亡女，引慶兩闕，念奴嬌，別情，皆清新可誦。〇十一

【王屋山莊詩鈔】清陳廷弼撰。

【王陸】文山，漢——二五頃馮翊雲陽人。王莽時，以文任爲郎，後避難河西，爲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爲新汲令。陸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在元曲選辛集上。錄鬼簿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作才子佳人誤元宵。

【王月英罵燈孝燈記】一名孝燈記。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王同祖】與之，號花洲，宋——一二五六頃金華人。

淳祐中，建康府通判，次添差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景定中，爲奉議郎。同祖能詩，有學詩初集一卷（絕妙好詞箋）詞亦雅靜。

【王同軌】行父，明——一六二零頃黃岡人。由貢生官江甯縣知縣。同軌嘗纂集異聞，著耳談十五卷，每條皆記所說之人，以示徵信。

【王周】質齋，自號雁湖釣叟，明——一五二二頃嘉興人。屢試不售。周詩率意直書，不拘格律，有雁湖釣叟自在吟九卷。

【王周】宋——九六零頃人。登進士第。曾官巴蜀。周著有詩集一卷（文獻通考）

【王鵬運】幼退，號半塘老人，晚號鷺翁，清——一八四九至一九零四廣西臨桂人。卒年五十六。天性和易，多憂戚。同治舉人。官于京，久乃得爲御史。在諫院十年，疏數十上，大都關係政要。官至禮科給事中。鵬運工於詞，好爲清談，一言雋永，往往令人三日思。著有半塘定稿二卷，半塘賸稿一卷，鷺翁集一卷，春蟄吟一卷，味梨集一卷，庚子秋詞二卷等。又輯有四印

齋所刻詞，共收南唐以來詞十家，二十九卷，附錄七卷，其自爲詞甚受蘇、辛影響，又值晚清秕政，感慨愈多，故悲壯蒼涼，頗有才子不平，壯夫扼腕之意。

【王鵬運詩詞集】清光緒間王鵬運撰。

【王居安】⁷⁷²⁶資道，始名居敬，字簡卿，宋——二零零頃黃巖人。兒時，有劉孝建於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其與他兒不同，因使賦八夕詩。居安援筆立成，且有思致，入太學。一一八七年舉進士，授徽州推官。歷擢右司諫，首論韓侂胄竊弄威柄，宜肆諸市朝，以謝天下。又疏言古今治本亂階，遷起居郎，出知温州，郡政大舉。理宗時，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太中大夫，致仕卒。居安著有方巖集。

【王熙】⁷⁷³³子撰（一作子雍）一字胥廷（一作胥庭）

號慕齋，明至清——一六二八至一七零三順天宛平人。王崇簡之子。卒年七十六。一六四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康熙間，吳三桂反，其子應熊仍居京師，請誅之。奉命專管密本，爲漢臣與聞兵機之始。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卒，諡文靖。熙嫻於文詞，精滿書。所著

有文靖集二十四卷。

【王熙鳳】⁷⁷⁴⁰（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王又樸】⁷⁷⁴⁰⁰號介山，清——一六八一至一七六零直隸天津人。卒年八十一。七二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未散館，授吏部主事，出爲河南分司。累官池州、徽州知府，有惠政，致仕歸，卒于家。又樸精經，工古文，受知于桐城方苞，許以力追秦漢。著有詩禮堂文集五卷，詩集七卷，易翼述信十二卷（均清史列傳）。

【王學質疑】⁷⁷⁴⁰⁷一卷，附錄一卷。清張烈撰。是書攻擊姚江之學。

姚江之學。

【王丹林】⁷⁷⁴⁴赤抒，清——一六九二頃浙錢塘人。官中書舍人。丹林工詩，著有野航詩集。

中書舍人。丹林工詩，著有野航詩集。

【王母祝壽】⁷⁷⁵⁰⁵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王母祝壽】⁷⁷⁵⁰⁸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王舉正】⁷⁷⁵⁰⁸伯仲，宋——一零零八頃鎮定人。以蔭補祕書省校書郎。第進士，爲集賢校理。真宗實錄院檢討，國史編修官。三遷尚書度支員外郎。累擢知制誥。仁宗以其恬於進取，超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後

罷為資政殿學士，知許州。皇祐初（一零四九年）拜御史中丞。遷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諷諭。後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舉正文章雅厚，如其為人。著有平山集，中書制集，內制集五十卷（宋史本傳）。

【王舉之】元——三三一頃人。工作曲，今不見。

【王闢之】（宋史藝文志作王闢之，東觀集文獻通考作王闢）字聖塗，宋——一零八二頃青州人。志尚博雅。治平四年（一零六七年）進士，從仕四方。紹聖間，（一零九六年左右）退居澠水，日與賢士大夫宴游。闢之平日游宴，每有所聞，必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成澠水燕談錄，凡十卷（文獻通考）。

【王良】⁷⁷⁷止善元——一二七八至一三四八紹興諸暨人。卒年七十一。尚氣節，不苟事言說，讀書專務明理，以致用。累辟為吏，所至以廉能稱。官至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卒。良能詩，著有止齋集（元詩選）。

【王良】本名焯，字無悶，號不卷，清——一六六五頃歙縣人。與顧炎武等遊。良為文頗有法度，謹守古格。

有鴻逸堂稿。

【王良齋集】十四卷。清王峻撰。是編凡詩十卷，文四卷。

【王與端】⁷⁷⁸方函，明——一六一九頃山東新城人。嗜學工詩，尤以詞曲名家。有相齋集詞曲十餘曲。

【王與允】²（一作與胤）字百斯，明——至一六四四左右山東新城人。王象晉之子。一六二八年進士。官湖廣道監察御史。以劾總兵官鄧玘忤閣臣意，降補光祿寺署正。流寇陷京師，與允泣涕不食，自剄。墮志訖，再拜訣其父，與妻子氏，子士和自經死。與允著有隴首集一卷，為其姪士禎所編。

【王金川得狀元】一名狐仙段。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王金川趕考】⁴見狐仙段條。

【王羲之】⁸⁰²逸少。晉——三二一至三七九會稽人。卒年五十九。（東觀餘論以為生於晉惠帝太安二年，卒於穆帝升平五年。此依晉書本傳）幼訥於言，及長辯贖，以骨鯁稱。都鑒使人求壻於王導，導令遍觀

子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式。惟一人東床坦腹，臥食胡麻餅，獨若不聞。」鑒道：「此佳婿也。」訪之，乃是羲之，遂妻以女。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艸隸爲古今冠，所書以樂毅論、蘭亭序、黃庭經爲最。性愛鶴，嘗爲山陰道士寫道德經畢，籠鶴以歸。庾亮以爲參軍。後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因稱爲王右軍。羲之嘗與同志宴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自爲之序，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有集十卷。（隋書志作九卷，唐書志作五卷）

【王令⁸⁰³⁰】仲錫，清一七六六頃渭南人。由拔貢生官至廣東按察使。今工詩文，著有念西堂詩集八卷，古雪堂文集十九卷。

【王令】初字欽美，後改逢原，宋一零三二至一零五九本元城人。後徙廣陵。卒年二十八。（三續疑年錄僅誌二十八歲，而無生卒年。此據歷代名人年譜生於明道元年併合推算。）少不檢，既而折節力學，識度高遠。王安石奇其才，妻以夫人吳氏之妹。早卒，遺腹生一女，適吳師禮。今才思奇軼，詩學韓、孟同。

王

時名流如劉敞等均推服之。著有廣陵集三十卷。

【王令詩】他要算是宋代詩人中最短命的一個，年僅二十八，便被摧殘了。其詩卷帙雖不甚富，然好詩也不少，例如春遊：「春城兒女縱春遊，醉倚層臺笑上樓。滿眼落花多少意，若何無個解春愁。」江上：「暮暮荒城沒遠煙，暮雲歸簇忽相連。春江流水出天外，晚渡歸舟下日邊。杏萼春深翻淺纈，柳花風遠聚晴綿。無錢買得江頭樹，輸與漁人繫釣船。」這位作家「少年的風味」很重——宋人詩大都正經莊嚴，老氣橫秋，很缺乏少年風味——但天不假以長年，未能完成他的偉大，這自是很可惜的。☹️

【王無競⁸⁰³³】仲烈，唐一六五二至七零五。其先琅琊人，因官徙居東萊。卒年五十四，爲人意氣豪縱，下筆成章。初應下筆成章舉，及第，授趙州樂城縣尉。歷祕書省正字，遷監察御史。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嘗離班偶語，無競面斥之。因轉爲太子舍人。神龍初（七零五年）坐訶詆權倖，出爲蘇州司馬。及張易之等敗，以嘗與交往，再貶嶺外，爲仇家矯制榜殺之。（舊唐

書單作「卒於廣州」不著死因。此從新唐書及唐詩紀事。

【王無咎】補之，宋——二零二七左右至二零七二

左右建昌南城人。曾鞏之妹夫。卒年四十六。二零五七年第進士。為天台令。後棄官從王安石游。久之復為南康主簿。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學者歸之。常數百人。後詔為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無咎著有直講集十五卷。（文獻通考）

鉛印本。
【王美容觀花】一名楊二社化緣。北平流行俗曲。

【王義山】元高，宋至元——一二一四至一二八七豐城人。卒年七十四。一二六二年左右登進士。知新喻縣。歷永州戶曹。入元。官提舉江西學事。後退老東湖。書室名為稼村。義山所著詩文，有稼村類藁三十卷。為其子惟肖所編。

【王舍人詩集】五卷。明王紱撰。其詩結體稍弱。然神思清曠。蕭散自如。氣韻亦天然拔俗。明弘治六年與虛舟集同刊。名友石山人集。

【王會川還家】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王會川跑關東】一名一枝花梢書。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王曾】孝先，宋——九七八至二零三八青州益都人。卒年六十一。微時嘗詠梅花曰：「未須料理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又曰：「生平志不在溫飽。」二零零一年左右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揚億見其賦。歎曰：「王佐器也。」以將作監丞。通判濟州。仁宗立。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沂國公。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為重。太后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出知青州。以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卒。諡文正。曾著有王文正筆錄一卷。

【王曾祥】慶徵，清——一七二三頃浙江仁和人。康熙末諸生。與厲鶚、金農諸人相唱和。著有靜便齋集十卷。前五卷為詩。后五卷皆雜文。

【王命岳】恥古，明至清——一六一零左右至一六六八左右福建晉安人。卒年五十九。家貧。有志尚。一六五五年進士。累官至刑科都給事中。凡所陳奏，多

軍國大計。時比之汲黯。田錫。康熙初，以聖祖沖齡，宜披覽古今，以為法戒，乃錄夏商至元明故實，名為千秋實鑑，書成，未上而卒。命岳著有恥躬堂文集十八卷，讀易雜卦牖中天一卷，及讀詩牖中天一卷。（均清史列傳）

【王公子奮志記】⁸⁰⁷³⁰此書未見。兼善堂本通言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難逢夫題下注云：「與舊刻王公子奮志記不同。」

【王養端】⁸⁰⁷³²茂成，明——一五七零頃遂昌人。一五五五年舉人。養端好擬古樂府，有震堂集六卷。

【王銓】⁸¹性之，宋——一二六頃汝陰人，故自稱汝陰老民。記問賅洽，長於宋代故事，嘗撰七朝國史。紹興初，（一一三一年）詔給札奏御，為樞密院編修官。會秦檜執政，中止書竟不傳。銓著有雪溪集八卷。（宋史藝文志）續清夜錄一卷，四六話一卷。（均文獻通考）默記三卷，補侍兒小名錄一卷。

【王矮虎大鬧東平府】⁸²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王鉞】⁸³¹仲威，號任菴，明至清——一六二三至一七

王

零三山東諸城（一作琅琊）人。卒年八十一。一六五九年進士，以母老留養不赴官。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母歿，選廣東西甯縣令。在任八年，境無訟事，尋引疾歸，杜門講學。晚歲學益進。後舉「博學鴻儒」。辭不赴。鉞工於詩文，著有世德堂集四卷，水西紀略，粵遊日記一卷，星餘筆記一卷，朱子語類纂十三卷，讀書叢殘三卷，及暑窗臆說二卷。（均清史列傳）

【王猷定】⁸³⁶于一，號軫石，明至清——一五九八至一六六二江西南昌人。卒年六十五。明拔貢生。為人個儻自愛，與侯方域齊名。少時，好馳騁聲伎狗馬，家產為盡。史可法聞其賢，徵為記室。袁繼咸奉命江楚，亦疏薦之，堅辭不就。入清，遂絕意人世，日以詩文自娛。晚寓浙中西湖僧舍，與宋琬尤相投契。猷定工詩古文，鬱勃多奇氣。其行書楷法，亦名重一時。著有四照堂集。（清史列傳）

【王猷定文】汪琬稱軫石文：「沈雄閎肆，激鬱纏綿，類司馬子長，雖韓柳不能過。」云云。可想見其為

當時人所推重。軫石作文不輕落筆，意之所至，滔滔汨汨，意所不至，不復強為，往往經歲不成一字，故能與有所為而作者不同。1028

【王錡⁸⁴】元禹，別號夢蘇道人，明——一四五三頃長洲人。著有寓園雜記十卷，載明洪武至正統間事蹟，于吳中故實尤詳。

【王鈿⁸⁵】士魯，明——至一四零四左右太康人。一三六六年進士，知猗氏縣。洪武中，徵授禮部主事。歷遷福建參政，以廉慎聞。遺諭麓川蠻，卻其贈，又恐不受為遠人疑貳，乃受之，還至雲南，輸之官庫。建文初，（一三九九）拜戶部尚書，燕師入，越城走，為邏者所執。成祖詔復故官，尋敕以布政使致仕。既歸，鬱鬱而死。鈿著有野莊集六卷。

【王錫⁸⁶¹】公掇，齊至梁——四九九至五三四琅瑯臨沂人。卒年三十六。年十四，除祕書郎。普通初，魏始連和，劉善明來聘，宴於南苑。善明偏論經史，錫與張纘隨方酬答，無所稽疑。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稱疾不拜。便謝遺胥徒，拒絕賓客，掩門覃思，室宇蕭然。

卒，諡貞子。錫著有文集七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王錫²爵】元馭，號荆石，明——一五三四至一六一零太倉人。卒年七十七。一五六二年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累遷至祭酒。萬曆五年（一五七七年）以詹事掌翰林院。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等，錫爵獨造居正喪次切言之，不從。明年，進禮部左侍郎。居正甫歸治喪，九卿亟請召還，錫爵獨不署名。累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冊立久不行，錫爵切諫，不報。及為首輔，以擬三王並封旨，為言官所攻，自劾乞罷，不許。改吏部尚書。卒，諡文肅。錫爵所著有文肅集五十二卷，及奏草等。

【王智深⁸⁶⁶】雪才，齊——四八八頃琅瑯臨沂人。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為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辟為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武帝時，為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遷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家貧，嘗五日不食，掘菟根食之。卒於家。智深曾奉敕撰宋記三十卷。【王翔⁷千】起鳳，明——一六二八頃太倉人。工於曲，

著有龍華會傳奇一本（曲錄）敍龍瑞及華貞香救母出幽冥，見佛解脫事。

【王鑑⁸⁸¹²】明卿元——一三三一頃，真定人。幼侍父官居吳中，長從虞集學，遂工詩。遊燕都，以茂才舉試侍儀司舍人，鑑宵遁。家貧無擔石之儲，杜門二十餘年。卒。鑑詩有明卿集（元詩選）。

【王鑑⁸⁸¹²】茂高，晉——約二七七至三二二間堂邑人。卒年四十一。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琊國侍郎。杜弼叛，勸帝親征。中興建（三一七年）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鑑著有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有王覽集九卷，疑即王鑑集之誤。此從唐書志。

1010₄——1010₄
【王筠⁸⁸¹²】元禮，一字德柔，小字養，齊至梁——四八一至五四九琅琊臨沂人，王僧虔之孫。卒年六十九。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作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擅才名。沈約嘗啓武帝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昭明太子統愛文學士，筠以方雅見稱。累官太子詹事。居宅爲盜所攻，驚懼墜井死。筠自撰其

王

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卷數略有不同。此依南史及梁史本傳。凡一百卷。（總數實爲九十卷，此從南史及梁書疑有誤）

【王筠詩】筠作詩好用韻律，辭必妍美。最近于沈約一流，同時沈約亦頗看得起他，常謂武帝曰：「晚來名家，惟王筠獨步。」實則並不是王筠真有獨步之能，不過是對於「宮體」派的詩人立說罷了。筠詩如：「月出宵將半，星流曉未央。空閨未成響，虛室自生光。嬌羞悅人夢，猶言君在傍。」（閨情）在集中總算是有境界的詩意了，然而也不過平平較之吳筠却又相差得太遠了。1009

【王鑑⁸⁸¹³】介翁，宋——一二七九頃，括蒼人。嘗官縣尉。宋亡，棄官隱湖山，名所居曰月洞。鑑工詩，有月洞吟一卷。

【王竹舫先生集】清光緒間王竹舫撰。

【王簡公文集】四卷。清王引之撰。在高郵王氏遺書內。

【王符】⁸⁸²⁴節信，漢——約七六至一五七間安定臨涇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風俗鄙視庶出之子，符無外家，故爲鄉人所輕。和安二帝之後，世重仕宦，在政者更相援引，符獨耿介不同流俗，以此不得上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後度遠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符往謁。規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握手而還。時以爲榮。然符竟不仕終于家。符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但不欲章顯己名，故曰潛夫論。今本潛夫論凡十卷，三十六篇，清人汪繼培爲之作箋。

【王符文學觀】就著作界的情形而論，東漢是較西漢尚文的，所以史記漢書都祇有儒林傳，後漢書則於儒林傳外，又有文苑傳。但批評者仍走着西漢尚用的故道。王符潛夫論務本篇說：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辨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汪繼培云：「品人猶言衆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通惑）矇夫之大者。

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辨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恃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釋難篇也。說夫譬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質也。交際篇也。說情實薄而辭厚，念實忽而文想愛。（汪繼培謂想愛當作相愛）……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與其不忠，剛毅木納（論語作訥），尚近於仁。釋難篇與交際篇所言，自非對現於文字的文章而言，但反對巧言，當然亦反對巧文。謂『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質也』，重質輕文，其意甚顯。至務本篇所言，更是彰明較著的反『雕麗之文』，倡道義之教了。【王餘祐】⁸⁸²⁷（一作餘佑）本姓宓，字申之，一字介祺，明至清——一六一五至一六八四直隸新城人。卒年七十。明末諸生，受知桐城左光斗，故喜談氣節。其學出自孫奇逢、杜越，以砥礪品行，講求經濟爲主。立身

孤介刻苦。恆以談兵說劍爲事。又精于技擊。喜任俠。不甚守儒者規矩。嘗從奇逢起兵討流賊。明末避亂。易州五公山人。因號五公山人。后流寓獻縣。以教授爲生。從遊至數百人。卒。學者私諡文節先生。餘祐著有五公山人集十四卷。及居諸編八陣圖。萬勝車圖說。兵民經略圖及湧幢艸等。

【王策】⁸⁸⁹⁰漢舒清。一七二二頃江蘇太倉人。諸生。工詞。與王時翔並稱「太倉二王」。著有香雪詞鈔二卷。

【王籍】⁸⁸⁹⁰文海。梁一五零二頃琅琊臨沂人。王僧祐之子。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甚爲約賞。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梁天監中。除安成王主簿。歷餘姚錢塘令。並以放免。久之。除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有「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句當時以爲文外獨絕。歷安西府諮議參軍。帶作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卒。子

王

碧。亦有文才。先卒。籍著有文集。

【王小趕脚】⁹⁰⁰⁰一名二姑娘僱驢。北平流行俗曲。十不閑。木刻本。

【王小兒趕脚】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

【王惟儉】⁹⁰⁰¹(一作維儉)字損仲。明一六一零

頃祥符人。一五九五年進士。授維縣知縣。遷兵部職方主事。坐事削籍。光宗立。起光祿丞。天啓中。累官工部右侍郎。魏忠賢黨劾之。落職閒住。惟儉資敏嗜學。肆力經史百家。好書畫古玩。天啓間。與董其昌並稱博物君子。

【王光庭】⁹⁰²¹唐人。與張說善。說贈詩云：「同居洛陽

陌。」蓋亦洛陽人也。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王光允】²³叔承。更字承父。晚更字子幻。自號崑崙山人。明一。至一五九六前后吳江人。少孤。早棄舉子業。貧聲婦家。爲婦翁所逐。不予一錢。乃攜婦歸奉母。日益貧。縱遊燕趙。又入閩入楚。在鄴下。鄭若庸荐之。趙康王光允以王無下士意。辭去。入都。客大學士李春芳。素性嗜酒。有所譏述。覓之。往往臥酒樓。欠仲

文——一——三〇七

弗肯應。久之，乃謝歸。與太倉王錫爵爲布衣，錫爵再召時，適有三王並封之議，光允遺書數千言，謂當引大義，以去就力爭，不得依違兩端。最後，從顧養謙于塞上，無所成就而歸，乃不復出。光允詩頗爲王世貞兄弟所稱。嘗縱觀西苑南內之勝，作漢宮曲數十闕，流傳禁中。又有壯遊編三卷，吳越遊八卷。

【王光魯】²⁷漢恭清——一六六二頃邗江人。周亮工之門人。盧柟所作想當然雜劇，相傳出于光魯之手，而托柟名以行。

【王尚文】⁰⁰²²⁷寶江明——一五四五頃真定人。一五三二年武進士。累官福建總兵官，挂征蠻將軍印，都督同知。萬曆六年（一五七八年）桂林、柳州、馬平諸苗獷煽亂，尚文剿平之。尚文著有蓋心堂集二卷。

【王尚恭】安之，宋——一四九至一一六八簡池人。卒年二十一。詩人以比之謝希孟未嫁而死。尚恭有詩集一卷（書錄解題）任公鼎爲之作序。

【王常宗集】⁰⁰²⁵⁷四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明王彝撰。案常宗文尚淳謹，詩亦不失風格，惟作文狀以誠。

揚，維楨實爲已甚。故王士禛亦誠其詩爲墮入惡道，非平心之論也。四庫依何義門手鈔本，此本後歸袁漱，清康熙中陸廷祭刊本，明刊本。

【王炎】⁰⁰⁸晦叔，宋——一一三八至一二一八婺源人。卒年八十一。一一六九進士，爲漳州教授，以荐知湖州。官終軍器少監。與朱熹交誼頗篤。熹爲待制，侍經筵，甯宗方諱闇，熹擇日開講，炎貽書論其非禮，著易解未竟而病篤。祝天曰：「願須臾毋死，以成此書。」果少愈。書成，遂卒。炎著作甚富，總題曰雙溪類稿，均佚亡。今僅存詩文雙溪集二十七卷，爲賦樂府一卷，詩詞九卷，文十七卷，博雅精深，具有根柢。

【王炎詞】雙溪詩餘。炎自序其詞曰：「今之爲長短句者，字字言閨閤事，故語懦而意卑。或者欲爲豪壯語以矯之，夫古律詩且不以豪壯語爲貴，長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盡人情，惟婉轉嫵媚爲善。豪壯語何貴焉！不溺於情慾，不蕩而無法，可以言曲矣。此炎所未能也。」這些話頗可以看出他對於當時詞人的批評及他自己作詞的態度來。他雖不欲豪壯語，

然「婉轉嫵媚」之趣，卻也未必有，惟在詞中處處以青春的愉快，烘托出老境頹放來，這卻是他的特色。1008

【王炎午】⁸（一作炎平）初名應梅，字鼎翁，宋一二七九頃安成（一作廬陵，亦作安福）人。咸淳間，為太學生。文天祥募兵勤王，炎午往謁，毀家助餉，留置幕府。已而以母老辭歸。未幾，天祥被執北上，炎午作文生祭之，以勵其死。入元后，閉門不出。所居為汶源里，因以吾汶名其稿，而更名為炎午。炎午所著吾汶稿，凡十卷，及梅邊稿。

【王愷】⁹¹貞伯，明一五七三頃杭州（一作甯波）人。工為曲，著有合璧記傳奇一本（曲錄）記解縉事。【王愷】⁹²茂仁，晉一？至三九八太原晉陽人。王坦之之子。少襲父職，與弟愉及國寶並貴。當時莫比。太元末（三九六年）為侍中，領右衛將軍。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並請解職。國寶死，出愷為吳郡內史。未幾，徵為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甯，愷領兵守石城。

俄而玄等走，復為吳郡內史。病卒，追贈太常。愷著有文集十五卷。（隋書經籍志注）

【王忱】⁹⁴⁰¹元達，晉一三七六頃太原晉陽人。王愷之弟。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歷位驃騎長史。太元中，出為荊州刺史，都督荆、益、甯三州軍事。晚年尤嗜酒，一飲連日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翁家有喪事，忱乘醉往弔，婦翁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卒於官，諡曰穆。忱著有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注）

【王慎中】⁹⁴⁰⁸道思，初號遵巖居士，後號南江明。一五零九至一五五九晉江人。卒年五十一。一五二六年進士，授禮部主事。與諸名士講習學問，大進會詔。簡部郎為翰林，首擢慎中。大學士張璁欲一見，辭不赴，乃稍移吏部郎中。官至河南布政使參政，忤夏言落職歸。慎中壯年廢棄，益肆力於古文，卓然成家。與唐順之齊名，並稱「王、唐」。著有遵巖集二十五卷。

【王慎中文】他當時和唐順之、陳束、李開先、熊過、任瀚、趙時春、呂高稱八才子相與切劘爲詩文。初亦高談秦漢，以爲漢以下著作無足取，後來取宋人書讀之，覺其味長，而曾鞏、王安石、歐陽修之文尤可喜，像蘇洵兄弟，猶以爲過於豪而失之放，以此自信，遂取舊所爲文如秦、漢者焚之。唐順之見了，以爲他頭巾氣太重，他說：「此大難事！君試舉筆自知之。」沒有多少時候，唐順之也即變向來的主張，和他一樣學做曾、歐一流的文章了。他壯年廢棄以後，益肆力於文，演迤詳贍，卓然成家，嘗說：「吾之詩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其自負亦不淺。朱彝尊明詩綜說他的五言詩「文理精密，詞響顏謝，而論者輒言文勝於詩，未爲知音。」今考他集中五言，如游西山、普光寺、睡起、登金山、遊大明湖諸篇，固皆遼穆簡遠，然綜其全集之詩與文相較，則深淺高下，自不能掩，他終究是一個散文作家。朱彝尊的話，未足憑信。他的散文一意師仿曾、歐，而得力於曾者較多。

【王煒】⁹⁴⁸功史，清太倉女子。有翠微樓集，見江蘇詩徵構李詩繫⁹⁷⁰⁵

【王惲】⁹⁷⁰⁵仲謀，號秋澗，金至元——一二二七至一三零四，衛州汲縣人。卒年七十八。中統元年，姚樞宣撫東平，辟爲詳議官。上書論時政，累擢中書省都事。至元中，拜監察御史，論列凡一百五十餘章。裕宗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成宗即位，獻守成事鑑十五篇。官至通議大夫，知制誥。卒，諡文定。惲曾師元好問，爲詩筆力堅渾，詞凝麗典重，均能嗣響。其師爲文波瀾意度，亦不失前人矩矱。有秋澗集一百卷，計分詩文集七十七卷，承華事略二卷，中堂事紀三卷，烏臺筆補十卷，玉堂嘉話八卷，又秋澗樂府四卷，有別本。

【王惲詩文】⁰⁴惲文章源出元好問，故其波瀾意度皆不失前人矩矱。詩篇筆力堅渾，亦能嗣響。其師論事諸作，有關時政者，尤爲疏暢詳明，瞭如指掌。史稱惲有才幹，殆非虛語，不止詞藻之工也。

【王惲詞】惲有秋澗詞四卷。其點絳唇送董秀才西上云：楊柳青青，玉門關外三千里。秦山渭水，未是消魂地。坦臥東床，恐減風雲氣。功名際，願君著意，莫搵春閨淚。後庭花破子，晚眺臨武堂云：綠樹遠連州，青山壓樹頭。落日高城望，煙靄翠滿樓。木蘭舟，彼汾一曲，春風佳可遊。已有黃河遠上之概，而春從天上來見，故宮人感賦云：回頭五雲雙闕，恍天上繁華，玉殿珠櫺，白髮歸來，昆明友冷，十年一夢無踪，寫杜娘哀怨，和淚點彈與孤鴻等句，尤有無限興亡之感。樂府紀聞稱其效吳彥高作此詞，不引用故實，而澹宕可喜，不誣也。

【王恪】晉——三四五項太原晉陽人。王述之從弟。官領軍將軍。恪著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注）。

【王灼】^{978²}明甫，一字賓麓，清——一七五二至一八一九安徽桐城人。卒年六十八。一七八六年舉人。官東流縣教諭，講學明析，灼少從劉大櫟游，為所稱賞。古文步趨大櫟，雅潔可誦，記傳尤有精采。詩沈雄雅健，絕句得古樂府遺意。同時如鮑桂星、張惠言等皆折

至

行輩與交。所著有悔生詩文鈔。（清史列傳）

【王灼】晦叔，號頤堂，宋——一一六二項遂甯人。紹興中嘗為幕官，灼能詞，有頤堂詞一卷（彊村叢書）。又作碧鷄漫志一卷，對於詞的製作，頗有可存之見。其他尚有糖霜譜。

【王灼詞】他作碧鷄漫志，對於詞的製作，頗有些可存的意見，但他自己所作，卻不能如他所理想的。不過「平穩」而已。如「來匆匆，去匆匆，短夢無憑，春又空，難隨郎馬踪」（長相思）之句，已是他最好的例子了。

【王煥】^{978³}一本宋黃可道撰。雜劇院本。劉一清錢塘遺事云：湖山歌舞，沈酣百年，賈似道少時，佻尤甚，自入相後，猶微服間，或飲於伎家，至戊辰己巳間，王煥戲文盛行於都下，始自大學有黃可道者為之一，僉官諸妾見之，至於羣奔，遂以言去云云。

【王煥記】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至正集】^{1010⁴}八十一卷，元許有壬撰。原本一百卷，今佚去九十卷，文章雄渾闊肆，厭切事理，不為空言，稱

文——一——三一

元代館閣鉅手中洲名賢文表刊三卷。

【至正⁴直記】四卷。一曰靜齋類稿，元孔齊撰。是書亦陶宗儀輯耕錄之類，所記頗多猥瑣。

【至仁²行中別號熙怡叟，元一三三三頃人。博綜經傳，尤工詩文。主蘇州萬壽寺。至仁詩有澹居稿。（元詩選）

【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上中下三卷。有元刊本，藏日本內閣文庫；日本大正丙寅鹽谷溫博士影印本；商務印書館景印本；古佚小說叢刊本。此與武王伐紂書，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秦併六國前漢書續集，並元建安虞氏刊上圖下文，記刻工有一樵川吳俊甫黃叔安「字樣。書存五種，實不祇此數。¹⁰¹⁰⁷

【五高風】一本。清李玉撰傳奇。

【五言詩】

五言詩起源於樂府，所以是樂府的旁

支。牠們的分別：樂府是樂歌，五言詩是徒歌；樂府通首字句可以長短無定，五言詩則必爲五言；樂府大都爲民歌，而五言詩皆出文人之手。所以五言詩之於樂府，全似漢賦之於楚辭，在文學史上爲進步爲

退步，明眼人是不言而喻。但從前人多以爲五言詩發生於西漢，如鍾嶸詩品，蕭統文選序，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都有是說。因爲他們離西漢時代尚近，所以到現在還有相信的人。第一個不信西漢有五言詩的人是劉勰，他和他們三人適爲同時，他以爲西漢末劉歆校中祕書而著七略，其詩賦略中所收詩歌凡三百十四篇，沒有五言詩，可見西漢並沒有五言詩產生；否則七略何故不收呢？如果五言詩確產生於西漢，那麼牠就不會起源於樂府，反之，如果起源於樂府，那西漢就不會產生五言詩了。在先產生的樂府郊廟歌裏，還找不到五言的蹤跡；較后出的鼓吹曲，如上陵，有所思，君馬黃，戰城南等，就頗雜有不少的五言詩句；最后出的相和歌中，則五言的成分愈多。相和歌大都是東漢作品，所以五言詩的產生最早亦當在東漢。否則憑空而來不成爲一椿神祕的事情嗎？但前人所說五言詩產生於西漢，也非空穴來風，却是誤信偽作的結果。關於這一點請參看五古辨謠一條。

【五言詩】平仄舉隅一卷。清大興翁方綱撰。有排印本，在清詩話內。

【五言詩之極感】自建安而後，宋齊以還，爲五言之極盛時期。綜厥源流，約有四變。當魏晉易代之際，阮籍自放於酒，猖狂憂憤，一發於五言詩。作詠懷八十餘篇，或悼宗國將亡，權奸得志，或直抒己志，慷慨自傷。一說詳陳沆詩比興箋。特以「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事在刺讖，而文多隱避。」（顏延年詠懷詩注）然其悲壯熱烈之抱負，固自充溢於字裏行間。例如「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湍瀾。鸞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爲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棄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風骨高騫，曠世無匹！元好問稱其「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碑壘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論詩絕句）可想其權奇磊落之韻度，又不僅「阮旨遙深」（文心雕龍）而已。□魏代玄學盛行，影響及於文學。劉勰所謂「正始（魏志）齊王芳改元

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文心雕龍明詩）流波所被，兩晉猶扇玄風，競爲說理之詩，絕少抒情之作。所謂「太康（晉武帝年號）文學」之代表作者，「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爲時所稱，然視阮籍詠懷，皆望塵莫及。東晉惟劉琨仗清剛之氣，郭璞用儔上之才，一掃虛談，卓然有所建樹。然總論晉代詩壇，終以「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詩品）者，爲占最多數矣。□晉宋之間，得一陶潛，爲詩家開田園一派。鍾嶸詩品推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然陶詩亦分沖淡悲憤二種，如讀山海經之類，大抵寄慨無端，所謂「定哀微詞，莊辛隱語」（詩比興箋）與嗣宗詠懷，同其旨趣。特影響後來最大者，厥惟田園寄興之作耳。後來如唐之韋應物，儲光羲，宋之蘇軾輩，皆心摹手追而不能幾及。信乎其高曠之懷，渺不可攀矣。□降逮宋氏，顏（延之）謝（靈運）騰聲。鍾嶸詩品稱「元嘉（宋武帝年號）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

蹤固已舍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曹植）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陽（張協）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近人論詩，有元祐、元和、元嘉三關之說，（沈曾植與金蓉鏡書見東方雜誌所載王遽常著沈寐叟先生年譜）而元嘉之代表作者爲顏謝。湯惠休嘗評二家詩云：「謝詩如出水芙蓉，顏詩似鑠金錯采。」沈約亦稱「靈運之興會颯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宋書謝靈運傳論）然二家皆工於纂組，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者，靈運猶不足以當之。惟詩至元嘉，玄風漸歌，鍾嶸所謂「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詩品）靈運實開詩界樸山範水之宗，雖有時兼談玄理，而刻畫自然景象者，實佔多數，此五言詩之一大變也。後來寫景之作，皆不能出其範圍。繼靈運而起者，有鮑照（字明遠，謝惠連（靈運族弟）而照嘗擬古樂府，甚道麗，亦「善製形容寫物之詞。」（詩品）杜甫所稱「俊逸鮑參軍」也。南齊謝朓，善爲寫景

之詩，與靈運同稱「二謝」。自漢末至此，五言詩之進展，舉凡抒情、說理、田園、山水之作，無不燦然大備。迨齊、梁新體詩出，而古意蕩然。沈約、王融倡聲病之說，遂啓律詩之漸。所謂五言古體詩，乃暫消歇於宋齊之間矣。

【五言詩起源】講起五言詩的起源，我們應該遠遡之於樂府。漢樂府本來可以分成三組。第一組是貴族特製的樂府，如郊廟歌、燕射歌與舞曲等。這一組時代較早，其中五言的成分幾乎沒有。第二組是外國輸入的樂府，如鼓吹曲與橫吹曲等。這一組時代較後，頗雜有不少的五言詩句。我們舉上陵爲例。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竿。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再舉有所思爲例：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絲之。問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此外如戰城南、君馬黃等亦然。第三組是民間採來的樂府，如相和歌、清商曲與雜曲等。這一組時代最晚（大都是東漢的作品）而五言的成分也最多。例

如相和歌中的雞鳴；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又如清商曲中的飲馬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加餐食」下有「長相思」；又如雜曲中的冉冉孤生竹，行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蘭蕙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其他類此者尚多。我們縱觀漢樂府，則五言詩起源的歷程便瞭如指掌。最早是沒有五言的（如第一組），其次在雜言詩中夾些五言的詩句（如第二組），最後方有純粹的作品（如第三組）。□以上是五言詩在樂府範圍以內的演進。在樂府範圍以外的，也是如此。西漢流行的歌辭，如戚夫人所唱的與李延年所唱的，都是雜言中夾些五言。到東漢方漸漸有作純粹五言詩的詩人。現在可考者計八人：（1）應亨（西歷六零年左右）（2）班固（三二—九二年）（3）蔡邕（一三三—一九二年）（4）秦嘉（一六零年左右）（5）鄭炎（一五零—一七七

年）（6）趙壹（一八零年左右）（7）高彪（一八零年左右）（8）蔡琰（二零零年左右）此外如傅毅、張衡、辛延年、宋子侯等，係屬雜曲歌辭的作家；孔融等建安七子，則應歸於極盛期。只有這八位，我們可以拿來代表五言詩的起源時期，故在此分別研究。□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言，應亨是第一個作五言詩的詩人。他的生平事蹟不可考，作品存者也僅贈四王冠詩一首，并有自序說：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故貽之詩。這年是最早的了。全詩共八句，詩時代之確鑿可考者，這是最早的了。全詩共八句，致祝頌之意。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人咸飾其容，鮮能離塵垢。雖無兕觥爵，杯醪傳旨酒。這樣質樸直率的詩，距離五言詩成功的時期當然很遠。□其次是班固。他是史學家，班彪之子，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今陝西咸陽附近）。他九歲即能屬文，九流百家之言無所不窺。其父以史記未載太初以後事，便另作一史，未成而卒。他潛精研思，欲就其業，竟以私作國史被收下獄，其弟超詣闕

上書，具言著述之意。明帝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作成一部漢書，凡百篇。漢書以外，他還有幾篇賦，以兩都爲最著。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征匈奴，請他做中護軍，憲以諸子多不遵法而敗，他也免官，捕繫獄中，遂死，年六十一歲。他的五言詩留下來的只一篇詠史詩。品說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嘆之詞，其實這首詩的技術甚爲拙劣。大意述文帝時，變榮爲父，請廢肉刑之事。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不過這是詩人所作五言詩中之較早者，故我們也不當忽視。□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今河南杞縣附近）。他師事太師胡廣，好文辭，善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官知道了，便命陳留太守督促遣發，他不得已，走到偃師，稱疾而歸。靈帝建甯中，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請他做尚書侍中，及卓被誅，他在王允坐中言之而歎，允收付廷尉治罪，遂死獄中，年六十歲。他長於碑銘，集中最多。他的詩除飲馬行疑不能明外，存者有三篇，其中只

有翠鳥是五言的。翠鳥的性質頗近荀況的賦篇，名爲詠物，實則說理。例如他詠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形容，回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這是描寫翠鳥的，但下文又說：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就技術方面看來，並不比班固高明。□與蔡邕同時的是秦嘉。後漢書無傳，所以他的事蹟很難考知。他們夫婦間贈答的詩有一短序：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上計。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引他的與婦書，注道：桓帝時任郡，舉上計掾入洛，除黃門郎，病卒於津鄉亭。不知所據何書。關於他們夫婦的事蹟，還有數處。如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一引杜預女記：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又引她給兄弟的誓書，中有云：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通典卷六十九引晉賀嶠妻于氏上表：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可見秦嘉卒時年歲很輕，子女或非親生。他的詩存者六篇，只有留郡贈婦詩三篇，是五

言的。其妻也長於詩，故詩品說：夫婦事既可傷，文亦悽怨。我們試看他怎樣的「悽怨」：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夜長不能眠，伏枕獨輾轉（其一）；顧看空房中，鬢髮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甯（其三）。在東漢五言詩人中，他的作品不但是最多，而且最佳。□ 酈炎乃文苑傳中人物，是酈食其的後裔，字文勝，范陽人（今河北定興附近）。他既有文才，又解音律。靈帝時州郡解命，皆不就。性至孝，而病荒忽，遭母憂，病甚發劇，時妻始產，受驚死。妻家和他打官司，收繫獄。他病不能理對，遂死獄中。年才二十八歲，他的作品存者兩篇，原來並無標題，但詩紀却加以「見志」的題目。而藝文類聚則稱第二篇爲「蘭詩」。其實兩篇意義是相似的，第二篇以芝與蘭並舉，不能題作蘭詩；而且後漢書曾說「有志氣，作詩二篇」，所以詩紀之題較妥。我們要注意的是對偶的地方，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舒吾凌霄羽，奮此千里足。這種偶句大概是二世紀的風尚，如秦嘉詩中的「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蔡邕詩中的「回顧生碧

色，動搖揚縹青」之類，不過酈炎用得更多些。□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今甘肅伏羗附近）。體貌魁梧，美鬚豪眉，而恃才傲物，爲鄉黨所擯。後屢抵罪至死，友人救得免，作刺世疾邪賦。末附秦客之詩與魯生之歌。光和元年舉郡上計，至京師，見司徒袁逢，長揖不拜，逢延置上坐。河南尹羊陟尤極傾慕，與逢共薦之，名動京師。州郡爭致禮命，十解公府不就，終於家。上文所說秦客與魯生的兩篇詩，都是五言的。詩品說：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若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我們懂得他的境遇，懂得他的性格，方能了解他的作品。例如秦客的詩：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這種憤激的話，顯然是有所感而發。魯生的歌似較和婉：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這兩首的文學技術並不高明，但在漢末五言詩中却也自成一派。□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今江蘇無錫附近）。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一回他到馬融門下，「欲訪大義」，融稱

疾不見。他生起氣來，寫信給融，奚落了幾句。融不好意思，想要見他，他却不能融了。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靈帝很看重他。時第五永督幽州百官祖錢，蔡邕等皆賦詩，他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後遷內黃令，帝詔東觀畫他的像以勸學者。尋病卒於官，有集二卷。文章多亡佚，詩歌存者爲藝文類聚卷三十二所引的清誠一篇，共五言二十八句。也有認清誠是文不是詩的，故嚴可均收入全後漢文。而丁福保全漢詩則拒而不載。然馮惟訥詩紀及王闓運八代詩選都認他是詩不是文。這是一首說理的詩，如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烟；退修清以淨，吾存玄中玄。此詩雖不佳，然說理實漢末詩壇的風氣（如上文所說趙壹的作品及仲長統的四言詩述志之類）。**■**這些詩人中最後一個是蔡琰。他是蔡邕之女，字文姬。一作昭姬（見列女後傳）。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初適衛仲道，夫亡無子，歸甯於家。興平中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

遣使者以金璧贖之，重嫁於董祀。祀爲屯田都尉，法當死，她遂首徒行，叩頭請曹操赦免。操因請她傳鈔家中藏書，她便把能記憶的四百餘篇寫下來。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第一章是五百幾十字的長篇五言詩，從董卓之亂敍起，繼寫她自己被擄的情狀。後來贖回了，但是——登高遠望眺，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勵。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她的身世本極可憐，故能有這樣的傑作產生。在這八位最早的五言詩人中，只有她與秦嘉兩人的作品是有不朽的價值的。（第二章是騷體，故不備論）。**■**以上我們略述東漢八位五言詩人的作品。五言詩一方面靠樂府來滋長，一方面靠詩人去試作，歷二三百年之久，到東漢的末年便成立了。自此以後，五言詩統一詩壇者垂五百年，而古代的「自由詩」便絕跡了。詩史上的古代與中代，以五言詩的成立來畫分者，以此。**【五言三句格詩】**王無功春桂問答二首問春桂

桃李正芳華，年光隨處滿，何事獨無花。春桂答，春花詎能久，風霜搖落時，獨秀君知否，此以五言三句成文者。盧玉川問答諸什祖此。831

【五言抒情詩】五言詩至東漢之末進步得多了，古詩十九首便可以承認爲這時期進步的作品。這都是抒情詩。這十九首中，作者未必是一人，時代也未必是同時，內容也不一致。然而都是失了作者的主名而被稱爲「古詩」的。十九首中，有的是民間的戀歌，有的是遊子思歸之曲，有的是少年懷人之作，有的是厭世的曠達的高歌，或曾經過文人的不止一次的潤飾，或竟有許多是擬作。鍾嶸詩品以爲「舊疑以爲曹王之作」或者這些詩，竟到曹王才潤飾到如此完備之境的吧。這十九首中，類多情意懇摯，措詞真率，不求工而自工，今舉二首于下：「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

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十九首外，更有好些抒情的「古詩」。這些古詩，其性質也甚爲複雜，但大都可信其是民間的坦樸的作品。今舉一首于下：「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我欲渡河水，河水深無梁。願爲雙黃鵠，高飛還故鄉。」這種古詩，雖或經過了好幾次文人的改作，或竟是文人的擬作，却終于撲滅不了民歌的那種村樸的特色。民歌天真自然的美是保存着。這真是可以說是抒情詩的大成了。

【五言敘事詩】說到中國古代敘事的長歌，大家都知道有兩首名著，就是孔雀東南飛及木蘭詩。前一首是五言，後一首是七言。前一首是漢末（？）時人做的，後一首是南北朝時候人做的。做這兩詩的原因，都是因爲當時的社會上發生了一件奇事，人家就把他編做一首歌，這歌編成之後，就流傳在平民口上，大家傳唱著。至於編者的姓名，也就沒有人知道了。□一般的人，都以爲孔雀東南飛是最早，其實在孔雀東南飛之前，敘事的五言詩已經有了。

如辛延年的羽林郎，如宋子侯的董嬌娘，如漢詩裏的上山采蘼蕪，如漢樂府裏的陌上桑，都是漢朝人的作品。然皆在孔雀東南飛之前。不過篇幅較短，不及孔雀東南飛那樣長。除陌上桑有二百五十字以上，羽林郎有一百六十字以上而外，其他兩首就更短了。

欲了解孔雀東南飛，須先說一說他的本事。就是在東漢末年，建安時候，廬江地方，有個小吏名叫焦仲卿，他和他的妻子蘭芝，是很好的。無奈他的母親，很不喜歡蘭芝，將蘭芝趕回母家。他的哥哥又逼她改嫁，逼得蘭芝無路走，只得投水而死。仲卿聽到這個消息，也就在樹上吊死了。這時候社會上出了這件新聞，人家就把他編成一首歌，拿來唱。本來只叫古詩，後人因為他第一句是「孔雀東南飛」，所以又稱爲孔雀東南飛。孔雀東南飛，是中國著名的一首長詩。就藝術上說，自然不及後人所做的敘事詩好，然而這正是民歌的本色。

【五雜俎】中國古樂府名，無作者名氏。其詞曰：「五雜俎，岡頭草，往復還，車馬道不獲已，人將老。」以

首句爲篇名。後人有仿其體的，因與橐砧兩頭織織等，爲詩體之一種。1247

【五龍祚】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五畝園題詠】一卷。清吳縣謝家福撰。有蘇州文學山房刊本，在望炊樓叢書內。

【五畝園懷古】一卷。清吳縣謝家福撰。有蘇州文學山房刊本，在望炊樓叢書內。

【五五】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有光緒重定本，在曲園叢書內。

【五雪坡詞】一卷。清長洲樓綺撰。有乾隆原刊本，附于湘遺稿後。

【五更裏】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五更裏新俚俚調】一名俚俚調。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五更裏新人鬧新房】上海流行俗曲。沈鶴記書局石印本。

【五更裏男相思】蘇州流行俗曲。聚盛堂木刻本。
【五更裏小尼僧】蘇州流行俗曲。崇本堂木刻本。

【五更詞】(金石耀函之五)明善堂木刻本。⁰⁷⁶²⁰

【五更調】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⁰⁷⁶²⁰

【五更五點】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¹

【五更五點】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²

【五更佳期】北平流行俗曲。(南詞)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五更送情郎】蘇州流行俗曲。崇本堂木刻本。³

【五更十送】一名十送郎。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⁴⁰

【五更十送】蘇州流行俗曲。(鳳陽調)恆志書

社木刻本。

【五更十送郎】見十送郎條。³

【五更勒情人】上海流行俗曲。鶴記書莊石印本。⁴⁴

【五更相思】蘇州流行俗曲。木刻本。⁴⁶

【五更戒洋煙】一名洋煙歎五更。蘇州流行俗曲。⁵

(俚俚調)振文齋木刻本。

【五更思想】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⁶⁰

【五更跳粉牆】見張生跳粉牆條。⁶²

【五更嘆嗒】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⁶⁴

【五更兒】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⁷

【五石瓠】一卷。清貴池劉鑾撰。有道光世楷堂刊

本，在昭代叢書內。¹⁰⁶⁰⁰

【五石瓠齋遺稿】二卷。清涇縣胡世敦撰。有丹溪

胡氏刊本。¹⁰⁶⁰⁰

【五百出戲名】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¹⁰⁶⁰⁰

【五百家註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外集二

卷，新編外集一卷，龍城錄二卷，附錄八卷。宋魏仲舉

編，此編與五百家昌黎集並出，前有評論詰訓諸儒

姓氏，檢核亦不足五百家，書中所引，僅有集註補註

音釋解義及孫氏童氏張氏韓氏諸解，不及韓集之

博。四庫依宋槧本，稱與五百家注韓集板式如一。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宋魏仲

舉編。此本首列評論詰訓音釋諸儒名氏一篇，自唐

燕山劉氏迄穎人王氏共一百四十八家，又附以新

添集句五十家，補註五十家，廣註五十家，釋事二十

家，補音二十家，協音十家，正誤二十家，考異十家，統

計三百六十家，不足五百之數。按韓文之有考證音

訓者，洪興祖以下凡三十一家，原書世多失傳，猶賴此以獲見。一、二有清乾隆中江西刊本，所據四十卷之本，後在陳杏江處，無外集別集，亦無年譜，宋槧本附外集別集，今佚。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宋魏齊賢葉芬同編。是編所錄皆宋代之文，駢偶十之六七，惟卷帙太多，冗濫難免，而墜簡遺文，亦多賴以傳。許氏有影宋鈔本，昭文張氏有舊鈔本，繡谷亭書錄云：此書向來卷帙混淆，間有缺文，自竹垞從花谿徐氏宋刊本錄出，有稽古堂明齋校訂者，方為善本。第竹垞題二百卷，此編僅百十卷，目錄七卷，每卷內間有分上中下者，合之亦只百二十四卷。

【五百四峯堂續集】二卷。清順德黎簡撰。有刊本。

【五雷陣】¹⁰⁶⁰³一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西

唐之三十三）

【五雷陣】北平流行俗曲。（椰子腔）致文堂木

刻本。

【五雲傳】¹⁰⁷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五瑞齋詩鈔】¹²清姚濬昌撰。

【五聖朝天】¹⁶¹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五聖朝天】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五硯齋文鈔】¹⁶⁶十一卷。清仁和沈赤然撰。有嘉慶

刊本。

【五香毬】²⁰一本。無名氏撰。傳奇。揚州畫舫錄云：蘇

州顧以恭與教師張仲芳同譜，蓋譜工尺，非其所作

也。

【五虎平西】²¹²十五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五虎平西前傳】⁸十四卷，一百十二回。有同文堂

刊本。馬隅卿藏。嘉慶辛酉（六年）坊刊本，題作「新

異說五虎平西珍珠旗演義狄青前傳」。光緒乙

未（二十一年）上海書局石印本，六卷。清無名氏

撰。首嘉慶六年序。

【五虎平南二集】⁴四本。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木

刻本。

【五虎平南三集】¹⁰¹⁰¹四本。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木

刻本。

【五虎平南後傳】²六卷，四十二回。有同文堂刊本。馬隅卿藏。清無名氏撰。卷首序同平西前傳。

刻本。【五虎平南初集】³四本。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木

刻本。【五虎平南四集】⁶四本。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木

【五虎寨】³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五虎鬧南京】⁷疑為武勇小說。有坊刊本未見。

【五經堂文集】²¹⁹五卷。語錄一卷。清范鄩鼎撰。是集

皆各體雜文。

【五鼎記】²²²²一本。明顧希雍撰。傳奇。希雍字懋仁，崑山人。

【五嶽集】²²²³二十卷。清錢塘桑調元撰。有乾隆二十

一年修汲堂刊本。

【五嶽山人集】²²²三十八卷。明黃省曾撰。藝苑卮言

云，勉之詩如假山，雖爾華登，大費人力。靜志居詩話亦謂其詩品太庸沙礫盈前，無金可採。

【五嶽約】²²⁷清韓則愈撰。有康熙刊本，在檀几叢書

內。

【五變妝】²²²⁴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五峯集】²²²⁵六卷。元李孝光撰。孝光詩風骨道上，樂

府古體皆刻意奮厲之作，近體五言，疎秀有唐調，七

言頗出於江西派中，俊偉之氣，自不可遏。有明弘治

甲子刊本，孫仲容有鈔本不分卷，丁氏有舊鈔五卷本。

【五峯集】²²²⁶五卷。宋胡宏撰。是集凡詩一卷，書一卷，

雜文一卷，皇天大記論一卷，易外傳論語指南釋疑

孟為一卷。其易外傳皆以史證經，論語指南乃取黃

祖舜沈大廉二家之說折衷之，釋疑孟，則辨司馬光

疑孟之誤。

【五山志林】²²²⁷八卷。清順德羅天尺撰。有文字歡娛

室刊本，在嶺南遺書內。

【五彩蓮鼓詞】²²²⁹四本。北平流行俗曲。茂記書局石

印本。

【五代文學】²²³唐自黃巢亂後，藩鎮益發恣肆，互相

吞併，中央早已無權過問。其時政府大權，俱入朱全

忠一人之手，於是九零七年，遂有代唐稱帝之事，而開五代紛亂之局。五代可以說是最紛亂的一個時代，故史有「亂五代」之稱。原來朱全忠既篡位，諸藩鎮當然不服，於是各逞其強，據地稱帝。故歷史上除正統的梁、唐、晉、漢、周五代以外，當時尚有十國（即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閩、荆、南北漢）。前後稱雄於中國，然而五代也不過佔據中原的一部分，其他東南與西南均為十國所割據。直至九七九年，纔為宋所統一。五代紛亂的局面，至此纔告了閉幕。

□五代既是這樣紛亂的時代，在五十餘年中，連易了五次的朝代，國祚最長者，不過十七年（後梁）而短者只有四年（後漢）。諸帝原皆恣橫的武夫，殺伐篡奪之不暇，還有什麼餘暇來談文學呢？文學之衰落，原是其意中的事實。可是五代之外的十國，却也有年祚較長而地處較靜的，如西蜀、如江南、如浙、如閩，儘有一般文士來避地於此，仍可歌着他們愛好的文學，那倒也是意中的事實。所以就五代而言，五代（指梁、唐、晉、漢、周）那是沒有什麼文學可以

說的，就五代而旁及十國，五代仍不愧為有文學的一個時代，而且在文學史上還可稱為一個燦爛的時期。□這燦爛便是「詞」，是一種新體的詩，可以歌唱的，或稱為長短句者是。詞原起於中唐，至五代而方盛。後至於宋，始更發揮光大。所以五代可以說是詞的草創時代，若不經過這一個時代，詞的發展是不會有這樣迅速的。所以五代在文學史上，使永遠成為一個可紀念的時代。□詞本來起於民間，流傳於娼女歌伶之口，後來纔漸漸被文人學士採用，於是體裁漸多，內容漸富。五代詞的特色，那便是還富於平民色彩，還儘可上得娼女歌伶之口。因為他們的詞，大多不外是離情閨思。這與後來什麼都談，是不同的。因為只寫些離情閨思，所以用不着標題，不像後來於詞調之下，必須再標一個題目。同時他們所寫，都是綺麗香豔，慣作小兒女的情態。正如趙崇祚所稱為花間。確是讀了他們的詞，如人在百花叢裏，一樣覺得倚紅偎綠，十分陶醉。雖然如李後主的也寫他亡國的悲哀，但這種在五代詞中却是很

少很少的。大多數的詞人，總是高唱着「夜夜相思更漏殘」(韋莊)「寄語薄情郎，粉香和淚泣」(牛峯)「綺羅織縷見肌膚」(歐陽炯)「紅腮隱出枕函花」(張泌)這種動人心肺搖人魂魄的情調的。正如歐陽炯所謂「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逸葉繁之花，賤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見花間集序)詞原是要取其「麗錦」按之於「香檀」而一方面無非欲「助嬌嬈之態」使美人豔歌，相得益彰。否則滿篇辛酸語，豈非大煞風景了嗎？五代除了詞足以燦爛於一時外，詩壇亦頗呈活躍的氣象，當時寫舊體詩的人，依然很多。惟詩格不高，已不能與詞爭雄強了。陸游所謂「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見花間集跋)這話是很對的。

【五代文學餘波】五代文體衰陋，及風氣將變，而宋室受命，故宋興文學，多承五代餘烈。當時小學則有林罕，句中正，郭忠恕之流，文士則有徐鉉、扈蒙、張

昭、竇儼、陶穀、宋白等，今惟徐鉉騎省集尚傳，然諸人在當時皆負重名，或掌制誥，或典試科，其勢被士流者甚鉅。先是鉉與弟鍇，並治說文解字，鍇早卒於南唐，別有說文通釋，鉉入宋，又受詔與句中正校定說文，今承用其本。鉉文采要是諸人之冠，嘗為故主李煜墓志，立言有體，當世稱之。

【五代詩話】⁴五七言的舊體詩，在此時殊為衰落；並不是說沒有作者，五七言的古律詩，在此時作者仍是很多的，然而作者雖不少，卻很少有偉大的詩人。陳陶、司空圖、伍喬、羅隱、韓偓、貫休、齊己，他們都不能算是很偉大的作者。當時的大詩人，都用力於新體詩——詞——一方面去了；即偶有作詩者，其所作亦往往不如其詞遠甚。如和凝、李煜諸人，其詩都是大不如其詞。

【五代詩話】十卷。清鄭方坤撰。是編乃方坤就王士禎五代詩話原稿六百四十二條中，刪去二百十六條，補七百八十九條，定為此編。於五代軼聞瑣事，至為賅備。有養素堂刊本，粵雅堂刊本，耕禮堂刊本。

【五代詩話】十二卷。清王士禎撰，是書士禎原稿。本草創未竟之本，後鄭方坤重爲補正，乃斐然可觀。是編精華已盡爲方坤所採，方坤所不採者皆糟粕矣。

【五代詞】⁰⁷唐詩到了溫李，已至登峯造極的地步，不得已三羅杜甫鶴李山甫胡曾輩，便離開溫李禮郁縛麗的作風而走向通俗的風格。但五七言詩的熱潮已經成了過去，無論他們是如何的努力，亦挽回不已逝去的波濤。於是大詩人們便都掉轉頭來努力於新體詩的創造，即所謂詞者，便成了晚唐和五代文學的中心，顯出極燦爛的光彩來了。□在五代之極短促的時期中，五十四年之間，更換了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同時還有十國的前後崛起，以及強梁外寇的侵伐。在這一割據的紛亂時代，這在政治史上自然是黯淡無光，但在文學史上却是一個光明燦爛的時期。在五代開始的時期，中原因爲干戈擾攘之故，便有幾個晚唐的老詩人，如韋莊、牛嶠等，因避亂而居於蜀中，却開了蜀詩壇隆聲的先

聲。這時留居中原的詩人，止剩着和凝是個偉大的作家。他們這些人的所作，却都努力於新體詩的創造，而不肯再作那五七言的律絕。因之造成了詩學就衰，詞學代興的一種現象。後來兩宋的詞學大盛，不能不歸功於五代的幾個作家努力地提倡的效。果□這時期的君主們有許多是天才的詞人。如蜀主王衍，後主孟昶，南唐二主李璟、李煜都能作詞而又熱烈的提倡。因之當時一班文士，不是渡江往依南唐，便西至蜀中歸於王氏，及其後繼的孟氏。至於南唐後主，更抱有特殊的天才，如紅日的高掛天空，綺靡燦煌，金碧炫人，而爲當時任何一詞家之所不及。其他韋莊、牛嶠、毛文錫和凝、牛希濟、顧夔、薛昭蘊、歐陽炯、魏承班、李昣、閻選、孫光憲、張泌、馮延巳等，都是當時詞壇閃爍的明星了。□五代的詞人，多數是受着溫庭筠之濃麗作風的影響的。溫氏的作風，幾如太陽似的高掛在天空，無處不受到他的照射。趙崇祚所編的花間集所錄詞五百首，所選凡十八人，即以溫氏爲首，而錄他的詞至六十六首之多。他

們的作風，多步趨溫氏，類皆濃豔隱秀之詞，構成了所謂花間詞派，而爲詞史上最爲影響的一種詞的作風。五代時向爲詩人集中地的中原，因爲戰亂頻仍，而其詩壇頓現冷落之狀。老詩人如羅隱、韓偓、陳陶、杜荀鶴等，亦皆避地四散於兵戈未及之區。大作家韋莊和牛嶠，亦西行歸蜀。北方在這五六十年的詞家，被選入花間集的，只有一個和凝，遠不及南方的蜀與南唐的興盛。我們先看和凝的江城子詞：「竹裏風生月上門，理秦箏，對雲屏，輕撥朱絃，恐亂馬嘶聲。含恨含嬌獨自語，今夜約，太遲生。斗轉星移玉漏頻，已三更，對棲鶯，歷歷花間，似有馬蹄聲。含笑整衣開繡戶，斜斂手，下階迎。」和凝（八九八—九五五）字成績，郟州須昌人。他是一位和馮道相似的謹慎小心的詞人。十九歲舉進士，仕後唐。晉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歸漢後，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所作詩文甚富，有《紅橋集》、《香奩集》。他的詞甚豔麗，如前邊所舉的江城子和「卻愛藍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河滿子）可見一斑。

了。他又有春光好云：「蘋葉軟，杏花明，畫船輕。雙浴鴛鴦出綠汀，棹歌聲。春水無風無浪，春天半雨半晴。紅粉相隨南浦晚，幾含情。」情致楚楚，爲花間集中最好的篇什之一。和凝在當時有「曲子相公」之稱，但他做後晉宰相時，很裝出點宰相架子，叫人把他少年時代做的小詞收起毀滅了。所以歷史上稱他「厚重有德」。大概在這「厚重有德」的大臣庇護之下，小詞就不容易發達了。所以北方的文學，便遠不及南方之感。花間集所錄詞人，自溫庭筠、皇甫松外，幾全爲蜀人。這可見蜀文壇的感極一時了。西蜀詞人，爲蜀主王衍和後主孟昶，但他們自作之詞不多，最可稱者爲韋莊和牛嶠。他們兩人，是蜀中詩壇隆盛的開山祖師。韋莊（八五—八九一零）字端己，杜陵人。唐昭宗乾甯元年進士，入蜀，王建辟掌書記，後建立立國，以他爲平章事，有浣花集。他的詞以古樸淺淡見長，而善於抒情。溫庭筠纖麗的一派，到他始門庭昌大，所以胡適之說：「韋莊詞一掃溫庭筠一派纖文的習氣。」（詞選）他因離鄉久

遠，故詞中多思鄉之音。像菩薩蠻云：「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卷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琵琶金翠羽，弦上黃鶯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

這是何等情調自然的詞呢？張皋文說：「此詞蓋留蜀後寄意之作。」又有詞云：「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鑪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張皋文說：「此章述蜀人勸留之辭，江南即指蜀中原，沸亂故曰：『還鄉須斷腸。』」韋莊避難於蜀，雖爲王建寮屬，但他對故鄉洛陽的情緒，却時時在他的心中徘徊着。故云：「如今却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翠羽金屏曲，醉入花叢宿。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江南雖好非吾鄉，故第四首純是思鄉之音了。洛陽城裏春光好，洛陽才子他鄉老。柳暗魏王堤，此時心轉迷。桃花春水漾，水上鴛鴦浴。凝眼對斜暉，憶君君不知。端己的好詞甚多，不勝錄了。我們再抄他一首荷葉杯吧。古今詞話：「韋莊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據，遂羈留之。莊有寵人，姿質

豔麗，善詞翰，建聞之強莊奔去，莊追念悵悵，作荷葉杯，小重山詞，盛行于時。姬聞之不食而卒。」這話殊無根據，觀其「如今俱是異鄉人」語，似非指姬。但這首却是絕妙好辭。詞云：「記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識謝娘時。水堂西面畫簾垂，攜手暗相期。惆悵曉鶯殘月，相別從此隔音塵。如今俱是異鄉人，相見更無因。」韋莊亦能詩，如「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隄。」（臺城）韋莊又有一首長一千六百六十六字的秦婦吟，描寫黃巢之亂的情形，此詩實爲五代的絕唱，而爲中國古來第二長詩。牛嶠（八五零—八九二）字松卿，一字延峯，隴西人。唐乾符五年（八七八）第進士。王建鎮蜀，以他爲判官。及建立國，嶠爲給事中。著有詩詞若干傳世。他的詞作風緊鍊，但非溫韋的同羣。江城子云：「鷓鴣飛起郡城東，碧江空。半灘風。越王宮殿，蘋葉藕花中。簾捲水樓漁浪起，千片雪，雨濛濛。」嶠兄子希濟，仕蜀官翰林學士，爲當時一大詞人。生查子云：「新月曲如眉，未有團圓意。

紅豆不堪看，滿眼相思淚。終日劈桃穰，人在心兒裏。兩朵隔牆花，早晚成連理。」蜀的詞人，除上述三人之外，尚有毛文錫、薛昭蘊、顧夔、鹿虔扈、魏承班、尹鶚、毛熙震、李珣、歐陽炯、閻選等，他們的詞亦都選入花間集。花間集中除以上前後蜀的詞人外，當時荆南大臣中有孫光憲（九零零—九六八）者，字孟文，貴平人。游荆南，高從誨辟為從事，任南平，官至御史大夫。嘗勸高繼沖獻三州之地，宋太祖授以黃州刺史。著有荆臺筆傭諸集。他的好詞很多，在花間派詞人裏是和溫韋在一條水平線上的。我們可舉他的思帝鄉一首為代表：「如何遣情情更多，永日水堂簾下斂雙蛾。六幅羅裙窄地，微行曳碧波。看盡滿地疏雨打圓荷。」評者說他的詞有三種特點：一疏朗，如「蓼岸風多橘柚香」（浣溪沙）；二婉約，如「江上草芊芊」（河瀆神）；三沉鬱，如「留不得，留得亦應無盡」（謁金門）。他著書很多，今惟北夢瑣言二十卷流傳於世。五代文學的中心，西蜀外便要數到南唐了。像一代大詞家南唐二主和他的臣屬馮

五

延己的作品，都是千秋不磨的巨著。中主李璟（九六一—九六一）字伯玉，廟號元宗，在位十九年。他的詞傳於今而較可靠者僅三首：「浣溪沙，攤破浣溪沙二首」而「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諸句，頗為後人所稱。王荊公甚愛此二句，欲學之而未成也。（見雪浪齋日記）詞云：「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顛顛，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寄闌干。」「手捲真珠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淒波三峽暮，接天流。」右二闕攤破浣溪沙。委婉哀怨，允稱絕唱。論者謂其「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王國維人間詞話）其實中主的詞，那一首不是「惆悵自憐」的呢！南唐後主李煜（九三六—九七八）字重光，他是大詞家李璟的第六個兒子。初封鄭王，宋建隆三年，嗣位建康。開寶七年，宋師直取金陵，次年十一月城陷為宋所虜。明年正月，徙至京師，封違命侯。開始度過俘虜

的生活，旋遇害。他的天才較乃父爲尤高。他善屬文，妙於音律，小詞側豔婉麗，冠絕當時；同時代的馮延巳、韋莊諸人的詞，都不及他遠甚了。他生於後晉高祖天福元年，卒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有集十卷，今皆不傳。傳於今者僅有詩詞五十餘首。後人又合他和中主所作爲南唐二主詞集一卷。我們研究後主的詞，可以按照他的詞人的生活，分爲兩部分（亦有分爲三期的）。第一部分是他未亡國時的詞，這時他過的是歡樂繁華的生活。他有那工詞能詩的父兄，又有那色藝雙絕的美妻，所以他的作品只是些「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吐」（一斛珠）一類的豔詞。第二部分是他亡國以後的詞，這時他所過的是悲苦寂寞終日以淚洗面的生活，因此他唱出許多淒涼怨慕的詞來，像「春花秋月何時了」（虞美人）、「故國夢重歸，覺來變淚垂」（子夜歌）。這還不是悲憤的號咷痛哭嗎？我們先看後主第一部分的「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盞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惹艷。別

殿遙聞簫鼓奏。」（浣溪沙）、「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菩薩蠻）這兩首詞，可算他前期作品的代表。他的清麗的作風，雖然像恬靜的春水，微微地拂着綠波一樣的那末動人，但這並不是他的成功好詞。他的最可寶貴的作品，是在他的第二時期；這時他以久處繁華安樂的少年皇帝，一旦陷在這悲慘的俘虜境地，這在常人猶恐不堪，況他一個多感的詩人，怎能禁得住他故國之思，繁華之夢的回憶呢！所以他這時的詞中往往用淒涼之語，寫他這悲慘的身世，便不由得完成了他詞的偉大，成功了曠古無匹的詞人。所以他這時候的作品，是他已成熟的作品，是詞的最高領域。他的完美的風格，如曜於秋光中的草萊林，靜躺於夕陽中的黃金色的熟稻一般。垂頭迎風，黍實豐滿，無人不驚，歎其美麗與其豐富的内容。我們看他這時的憶江南「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多少

淚，露袖復橫頤。心事莫將和淚滴，鳳笙休向月明吹。腸斷更無疑。「偉大的作品之所以被人稱讚，歷千古而不磨滅者，便因為這是作者自己生命的表白；像後主這樣的詞，是永遠留在讀者心靈的深處，久久不能忘記掉的。他的詞還有和他生活最有關係的浪淘沙虞美人兩篇。樂府紀聞：「後主歸宋後，與故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每懷故國，詞調愈工，其賦浪淘沙虞美人云云，舊臣聞之，有泣下者。」這可見他的詞是如何的感人之深呢。「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這一首是他的浪淘沙，其情致之深摯，意境之高遠，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再看他最有名的虞美人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爲了這句詞，竟引起宋太宗的怨恨，致招殺身

之禍。唐餘紀傳，燿以七夕日生，是日燕飲，聲伎徹於禁中，太宗銜其有一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詞。至是又愠其酣暢，乃命楚王元佑攜觴，就其第而助之歡，酒闌，煜中牽機藥毒而死。「雖然他的軀殼已死，但他的靈魂，却永遠的寄託在他的血和淚的詞裏了。□南唐文章之盛，在當時可比肩西蜀。但就其作家的成就觀之，則南唐雖寥寥幾人，實較西蜀尤爲偉大。二主辭華照耀，如旭日之麗天，當時無與倫匹。後主的兄弟，從善從謙，及其臣下若張泌、馮延巳、成彥雄、韓熙載、徐鉉、徐鉉、徐遊輩，風流淹博，亦都一時之選，而延巳尤爲當時的大詞家。□馮延巳（九零三—九六零）字正中，廣陵人，與弟延魯，皆極得南唐的信任。事南唐中主，累官中書侍郎，左僕射，同平章事，後改太子太傅。建隆元年卒。有陽春集一卷。他的詞大都不尚藻飾，慣以淺近之語，寫深厚之情。這較之五色斑斕，徒工塗飾而少真趣者，當時要高幾倍了。□「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閑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蕊。門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

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這是他最爲人所稱的謁金門。南唐書載有一段他和中主相蕩的故事。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延巳對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於此可以想見南唐君臣提倡文藝的盛況。他的好詞很多，我可以再舉數首：「南園春半踏青時，風和馬鳴嘶。青梅如豆柳如絲。日長蝴蝶飛。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幕垂。鞦韆慵困解羅衣。畫樑雙燕棲。」（阮郎歸）「幾日行雲何處去？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蝶蠻花詞，共有三首，裏無尋處）「這一首是延巳的蝶蠻花詞，共有三首，或作歐陽修詞。清周濟宋四家詞，斷定這詞是歐陽修的。他說馮延巳是個小人，如何能作這種忠厚愛君的詞。這當然是以道學家的眼光來批評文學了。延巳的詞，大概包含兩種不同的風格，一種是纏綿委婉的，一種是沉摯決絕的。前者的作品，像采桑子，清平樂，酒泉子，和上面所錄的謁金門，阮郎歸都是。

這一類的詞在延巳的作品中，約占十之八九。至他後一種詞的風格，在他的詞中，是佔着極小的部分。像蝶戀花便是這一類的代表。延巳的詞，雖未列入花間集，但他對於後代的影響却很大。宋初諸家，像晏殊、歐陽修，都是學他的纏綿委婉的風格的。宋人學他後一種而能得其神似者極少。

【五代詞之歷史背景】謂五代是一個極紛擾的時代。在這半個世紀內，共換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個朝代，而且除去這五個據有中原，爲史家所承認爲「正統」者外，其他割據一方的，先後有吳、南唐、閩、前蜀、後蜀、南漢、北漢、吳越、楚、荆南等，習慣上稱爲十國。朱全忠是五代開幕後的第一位演員。他於九零七年廢唐帝自立，是爲梁太祖。傳至子友貞，九二三年，爲後唐所滅。李存勳乃晉王李克用子，滅梁後，即帝位，是爲唐莊宗。傳至潞王從珂，九三六年，爲晉所滅。石敬瑭以契丹兵滅後唐，是爲晉高祖。傳至出帝重貴，九四六年，爲契丹所滅。契丹滅晉後，未久即北去。劉知遠乘機攫取帝位，是爲漢高

祖，傳至隱帝承祐爲郭威部下所殺，九五一年，郭威即帝位，漢亡。郭威爲周太祖，傳至恭帝柴宗訓，爲趙匡胤所篡，周亡。五代的更迭大略如是。□九零八年，王建稱帝於蜀，是爲前蜀高祖。九二五年，蜀後主王衍降後唐，前蜀亡。九三四年，孟知祥據蜀稱帝，是爲後蜀高祖。九六五年，蜀後主孟昶降宋，後蜀亡。吳自楊行密稱王後，四傳至楊溥亦稱帝。時李昇專政，九三七年，吳自立，由是吳亡而南唐興。九七五年，後主李煜降宋，南唐亡。高季興建荆南於後唐莊宗時。九六三年，高繼冲降宋，荆南亡。唐季劉隱據嶺南，九一七年，隱弟巖稱帝，是爲南漢高祖。九七一年，後主劉鋹降宋，南漢亡。吳越創始於錢鏐，九七八年，錢俶獻兩浙諸州，吳越亡。後漢亡後，劉知遠弟劉崇據并汾等州稱帝，九七九年，劉鈞甥何繼元降宋，北漢亡。閩創始於王審知，九四五年（或作九四年），王延政降南唐，閩亡。楚創於馬殷，九五一年，馬希崇，希萼等降南唐，楚亡。十國的興亡大略如此。□十世紀前期的紛擾雖如上所述，但此時却有兩塊適宜於文

五

藝的滋生與繁殖的園地——蜀與南唐。□巴蜀本是中國西南的天府，人民既富庶，地勢又險要，險要則可阻止外面勢力的侵入，富庶則各安生理，難於作亂。因此，唐末大亂，中原人士多至蜀避難。巴蜀在文化上的地位也突然增進了。又兩蜀帝王，如王衍、孟昶，並通音律，能製詞（北夢瑣言說王衍製醉妝詞，自執板歌後庭花及思越人十國春秋說孟昶工聲曲，有相見歡詞，一雖然他們都是荒縱奢侈的亡國君主。王建雖是無賴出身，不解文章，但極優禮文士。他稱帝後，一時所用的臣僚如韋莊、鄭騫等大都是「唐名世族」，韋莊更是位持出的作家。兩蜀帝王既如此，重文士、愛文藝，無怪乎五代十國的詞人多聚於蜀了。□次論南唐。江南人物的秀美富庶，南唐君主的重文士、愛文藝，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用不着我們再贅敘，故現在只就政治方面談談。南唐在李璟的晚年和李煜時候，國勢固然很衰弱，但當李昇在日和李璟初即位時，南唐確很富強。宋史說初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原多故，盧文進、李金全、皇甫暉

之徒皆奔於景。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這段記載便可爲證。在這種富強的國內，士庶自可安居樂業，貴顯或富有的人也可過那「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的生活。陳世修的陽春集敘道：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讌集，多運藻思爲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歌之。這段敘述固然只爲馮延己一人而發，但未嘗不可以應用於並世的其他作者。在這種情形之下，雖難產生深刻而嚴肅的文藝，但他却能孕育浪漫華美，使人陶醉的作品（如馮延己的拋球樂等詞）。九五五年後，周宋南侵，南唐衰亡，李璟既憂悔而卒，李煜更以國主之尊淪爲俘虜，許多哀婉淒絕的作品（如李煜的浪淘沙等詞）便產生了。³⁶⁴

滑稽戲——	言語爲主。
歌舞戲——	歌舞爲主。
——	諷時事。
——	演故事。
——	隨意動作。
——	應節舞蹈。
——	隨時扮演。
——	永久扮演。

【五代宋遼婦女文學之中衰】婦女之詩至唐代，蓋已多人工而少天籟矣。後世尤甚。五代花蕊夫人雖號稱大家，然其詩乃唐以後音，搔首弄姿，非復子夜舊觀矣。宋興，文學大盛，然婦女作者，除漱玉，斷腸兩家外，亦無赫赫名者。遼世僻處北隅，其文學鮮通中國，故除宮庭中道宗、天祚兩后外，平民作品，竟無一傳者。總上觀之，此期文學似處於衰落地位，唐猶不逮，遑論魏晉。然此期亦有宜大書特書者，即婦女詞學之發達也。³⁷（一〇）

【五代滑稽戲】滑稽戲始於開元，到晚唐的時候，已經極盛了。實際同歌舞戲比較起來，很有分別，略如下表：

其中轉變的關係，在參軍戲上。關於五代滑稽戲的遺留，散見於各筆記中，現在附舉四條於此。一北夢瑣言：「劉仁恭之軍，爲汴帥敗於內黃，爾後汴帥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二錢易南部新書：「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日大設，爲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洲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三鄭文寶江南餘載：「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旁一人問誰？對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人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四江南餘載又一條：「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來矣。崇聞之，計口微渠伊錢。明年又入覲，人不敢交語，唯道路相目，持鬚爲慶而已。崇歸，又微持鬚錢。其在建康，伶人戲爲死而獲諶者，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獺。」可見五代時的俳優，依然和唐代一樣，可以由詭弄諷刺當路。」

五

【五代女詞人】女性的詞在這時候也常見得着了，如閻王鱗后陳金鳳的樂游曲，西湖南湖門綵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游。又如南唐韓續歌姬的楊柳枝，風柳搖搖無定枝，陽台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絕，留取尊前舊舞衣。最有名的還有一首花蕊夫人的采桑子，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夫入姓費，爲後蜀孟昶寵姬，後歸宋，宋太祖亦嬖之。【五代婦女文學】五代婦人文學，當以蜀花蕊夫人，最爲大家。其餘如後唐莊宗母貞簡曹后，明宗后武顯曹后，晉高祖后李皇后，漢高祖昭聖李后，並有制詔或遺令之屬，著於史籍，然皆當時文臣所爲，非必自作也。惟前後蜀后妃，多有文采，王蜀則太后徐氏，太妃徐氏，及宮人李舜絃，李玉簫，孟蜀則花蕊夫人是已。□成都徐耕生二女，皆有國色，能爲詩，蜀王建納之，姊爲賢妃，妹爲淑妃。王衍即位，冊賢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妃。咸康元年，衍奉太后太妃同禱青城山，凡游歷之處，各賦詩刻於石。□李弦舜

梓州人，蓋李珣之妹，珣雅有文才，尤工詩詞，王衍納舜弦爲昭儀，有隨駕游青城詩，李玉簫亦王衍宮人。有宮詞。蜀時有女子黃崇嘏者，臨邛人，幼嘗僞爲男子，以詩謁蜀相周庠，庠薦攝府掾事，甚明敏，庠愛其才，崇嘏賦詩辭，乃知爲黃使君女也。未適人，歸與老嫗同居，終其身，亦奇女子也。而詩甚平平，世多豔稱其事，故附著於此。■花蕊夫人，姓費氏，幼能爲文，尤工詩，以才貌事孟昶，號花蕊夫人，嘗製宮詞百首，才藻風流，不減王建。宋平蜀，太祖憐其才而重之，嘗論蜀之所以亡，夫人口占答曰：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後輸織室，悲憂抑鬱，不忘故君，以罪賜死，所作宮詞，清新俊雅，傳者多與王建諸人所作相亂，乃多至百五十餘首。(一七)

【五代散文】五代的散文作家，絕少可述者。江南的徐鉉，曾作稽神錄六卷，歷二十年始成，所載凡一百五十事。然所記皆瑣屑怪異之事，沒有什麼結構完備或情趣雋永的短故事在內。西蜀道士杜光庭

所著的虬髯客傳，流傳極廣，明人乃誤以爲張說作。光庭此作，結構殊佳，在傳奇派的小說中，確是一篇很好的作品，成爲後代好幾個戲曲家的作品的資料（如凌初成的虬髯翁，盛明雜劇二集本，張鳳翼的紅拂記（六十種曲本）皆是）。光庭又有廣成集一百卷，今傳者凡十一卷，僅表及齋醮文二類，故虬髯客傳不在此集中。又有譚峭，作化書亦殊有名，化書今尚存。史虛白作釣磯立談，記南唐瑣事，爲雜記之屬的著作，今亦尚存。在石晉的時候，有劉昫者，奉詔撰舊唐書二百卷，這是一部很偉大的史籍，能在混亂的五代告成，卻是一件奇事。但這部書原有憑藉，不過經昫筆削排比之而已。宋嘉祐後，宋祁、歐陽修重撰唐書，別名之爲新唐書，而劉昫的舊唐書幾廢。然其長處終不可泯滅。後人每多表章昫書而攻新書者，到了清代刊行二十四史時，遂並收新舊二唐書，而研究唐事者，也無不並及新舊二唐書者。(一八)

【五代史平話】新編五代史平話，全書十卷，計梁

唐晉漢周各分上下兩卷，但今所傳梁、晉、漢都有殘缺。其體裁各卷先以詩起，後入正文，再以一詩作結。以平易的語句於形容事物處，常雜以儷語詩詞，或間以滑稽敘述。時且故爲驚訝疑問之辭。這種體裁，爲後來演義小說的先驅。像梁史平話之首，先敘開關，次敘歷代興亡之事。後來的講史演義，都是模仿這種體裁的。一詩曰：龍爭虎戰幾春秋，五代梁、唐、晉、漢、周，興廢風燈明滅裏，易君變國若傳郵。粵自鴻荒既判，風氣始開，伏羲畫卦而文籍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以下敘黃帝帥諸侯殺炎帝，捉蚩尤，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以後由漢高祖滅秦，統一到三國，更自晉及唐，以至黃巢變亂，朱氏立國。「全書敘述繁簡不同，大抵史上大事，即無發揮，一涉細故，便多增飾，狀以駢儷，證以詩歌，又雜諷詞，以博笑噱。」（魯迅語）現在引黃巢下第與朱溫等爲盜，將劫侯家莊，馬評事途中情景，以見其作風之一斑。『黃巢道』必去劫他時，不消賢弟下手，咱有桑門劍一口，是天賜黃巢的。咱將

劍一指看他，甚人也，抵敵不住道：「罷，便去行過一個高嶺，名做懸刀峯，自行了半個日頭，方得下嶺，好座高嶺，是根盤地角，頂接天涯，蒼蒼老檜拂長空，挺挺孤松侵碧漢，山雞共日雞齊鬪，天河與澗水接流，飛泉飄雨脚廉纖，怪石與雲頭相軋，怎見得高？」「幾年擲下一樵夫，至今未曾擲到底。」黃巢兄弟四人過了這座高嶺，望見那侯家莊好座莊舍，但見石惹開雲，山連溪水，堤邊垂柳，弄風裊裊，拂溪橋路畔，閑花映日，叢叢遮野渡，那四個兄弟望見莊舍，還不出五里田地，天色正晡，同入個樹林中，驛了。待晚西却行到那馬家門首去。』我們看上邊一段的文字，他寫得是如何地活躍，而又有趣動人呢！至寫到漢劉知遠微時的逸聞傳說，也更是很着力的渲染。明初劉知遠（白兔記）一劇，大約即是依據於此的，祇是添了一隻白兔出來罷了。

【五代史平話】梁唐晉漢周各分上下二卷，有曹元忠藏宋刊本，董氏誦芬室景印本，商務印書館排印標點本。

·【五代末年三詞人】五代本是大混亂的時代，而文學却是享樂的文學。由五代末年至宋，本是時代的一個大轉變；可是在詞文學裏面，竟看不出有一點象徵時代的痕跡。是因為五代的國家太多了，興亡太快了。一般士大夫都已見慣，不再講什麼「氣節忠義」了。所以我們只看見五代末年的詞人，一個個跟着五代之亡而入宋做官，全不把治亂興亡當一回事看。除了李後主的「亡國之音」我們簡直聽不着詞人的一點感慨，看着不着時代的半點映影。如歐陽炯、張泌、孫光憲，他們都是五代末年有名氣的詞人，他們都是做了五代的官，再去做宋代的官；而他們的詞却並無絲毫的哀感，只寫相思，只寫閨情。其風格之綺麗，更非前此五代詞人所能企及。

【五代民間詞曲】詞起於民間，流傳於娼女歌伶之口，後來才漸漸被文人學士所採用，而變成典雅的文學。所以在當時，除典雅的文學外，必儘有淺俗的民間文學，這在詞一方面，是無可諱言的。自從燉煌石室所發現漢文卷子裏，有雲謠集雜曲子一種，

我們更可證明在當時確有這一種素樸的文學了。這集裏有雜曲子三十餘首，惜有十二首是闕了的。牠們都沒有作者的姓名，牠們的詞也是無題。如風歸雲，如天仙子，如破陣子，如長相思，都是調即是題，所以我們可以深信，這些曲子是五代的民間文學無疑。最早不過在唐季而已。這三十餘首的雜曲子，所寫也不外乎閨情與離思。有的也寫得十分典雅，這也許已經文人潤飾了的。但大多數總不失卻牠們淺俗一種土樸之氣的。如破陣子：「年少征夫軍帖，書名年復年。爲覓封侯酬壯志，攜劍彎弓沙磧邊。拋人如斷絃。迢遞可知。閨閣，吞聲忍淚孤眠。春去春來庭樹老，早晚王師歸卻還，免教心怨天。」又如雀踏枝：「巨耐靈鷲多滿語，送喜何曾有憑據！幾度飛來活捉取，鎖上金籠休共語。比擬好心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裏！欲他征夫早歸來，騰身卻放我向青雲裏。」這些都寫少婦遠思征夫，其語淺，其情真。蓋當時國內混亂，征夫久久不歸，無怪閨中少婦，怨天恨地，把自己比擬像鎖在金籠裏一般，此種風趣，

真非文人學士所能模擬得到的。D¹

1010₇ — 1010₇

【五代駢文】司馬炎滅蜀漢，而匈奴劉淵，昌言復讎，朱溫篡唐，而沙陀李存勗，昌言嗣統。中原有亂，它族乘之，漢族因之衰微，漢文亦因而萎荏。六朝時中原雖亂，江左正統猶存，其駢文頗能自立。五代時中原既非正統，而江左且裂爲數國，人才亦甚寥落矣。唯江東羅隱，超然特出，文筆瑰奇，著有江南甲乙集等著，洵足爲晚唐之後勁。吳越文人所最景仰也。錢鏐爲吳越王時，辟爲從事節度判官副使，鏐亦善屬文者。南唐主李昇舉用儒吏，戒廷臣勿言用兵，其詔辭雖淵然可誦，適以肖東晉偏安之計耳。其臣張義方、江文蔚、歐陽廣、潘右諸人，頗能以文墨見長。第文雖散體，詞沿駢意，拙樸無章，未足動人。蜀之杜光庭、閩之黃滔等，文學斐然，亦不讓梁陳文士也。唯中原經沙陀契丹之蹂躪，文物蕩盡，李繼岌、李嚴之文，曾不如北魏邢溫之什一。五代武人，多以彥名，而名士之少，幾等晨星。較之南北六朝，尤爲減色，蓋無非世變使然也。數往察來，可不懼乎。南唐其能保國粹

五

者乎。D²

【五代禁】一本清朱佐朝撰傳奇。

【五律】²⁵唐杜審言傳贊云：「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此唐律之所自始也。而律詩又始於五言。蓋律者樂律也，律有六，始於黃鍾，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而五音始備，纖悉不差，故曰律。凡刑律詩律皆借用其字。少陵詩云：「老去漸於詩律細。」審是則必有不客漫然者矣。惟律無傳譜，難以臆就。五言八句，大約一起一結，中四爲腹，至分上下。平作格者亦多，要不出起承轉合之義。唐初五言詩，即沈宋之徒，其聲調黏合，猶有未純者，入後則磨礱漸熟，體多放逸，老子所謂「始乎難，卒乎易」也。五言近體範圍尤窄，四十字中，必文筆簡貴，而氣局宏遠，此五律之所以尤難歟。S¹³

【五律詩式】

(1) 正格 | 仄起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韻) | 起聯

文 | 一 | 三三九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韻) | 領聯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韻) | 頸聯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韻) | 尾聯

(2) 偏格 | 平起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韻) | 起聯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韻) | 領聯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韻) | 頸聯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韻) | 尾聯

於第一句的第二字用仄聲，稱做仄起；用平聲，稱平起。五律以仄起爲正格，七律反是。詩以四句爲一週期，八句則兩週期。試案上列二式，其後四句與前四句悉同，此週期之證也。若以平起與仄起相較，知平起之一二兩句同仄起之三四兩句，其三四兩句又同仄起之一二兩句，適顛倒之以成一週期。領聯與頸聯，須兩句各自爲對，起聯尾聯不必對，七律同。

【五律之盛中唐作家】開元天寶間的浪漫文學，有兩派不同的風格。一王維爲代表的靜遠派，二岑參爲代表的壯美派。前者以歌頌自然爲主，而後者

以抒寫戰爭爲主。至於執詩壇牛耳的作家，當然是兼擅兩派之長的李白了。這一羣詩人的作品，表現於樂府古體，絕句，都有鮮明的界線，而表現於律詩的，也是同一風格。王維最工五言，絕句尤勝，五律如山居秋暝，歸嵩山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終南山等，統爲有名的傑作。與王維齊稱的孟浩然，也長於五言，他全部作品的批評，歷來以「澹」字概之，懷麓堂詩話：「孟御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皮日休孟亭記：「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鉤奇抉異，令齟齬東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清代詩人施閏章也說：「襄陽五言律絕，清空自然，澹然有餘。」他如儲光羲，常建，祖詠，綦毋潛，丘爲等的五律，皆無不膾炙人口。但常建除歌唱自然外，對於壯烈的戰爭描寫，也有名篇遺存，殷璠河嶽英靈集錄詩二十四家，以常建冠首。岑參及其同派的詩，不特風格與王派各殊，而且皆以七言見勝，也和王派立於對立地位。但五律中岑詩還偶有佳篇，高適則拙劣居多。至於李頎，似乎亦無足取。

大概格調雄放的作品，宜於長句，反之，便以短句適當了。李白詩氣魄既大神韻又足，竇凌駕王孟岑高而上之，因此小句短篇，往往不夠容納。王世貞評論「盛唐」五律，獨許杜甫而不及李白，似屬公允（參看藝苑卮言）實則其原因即在於此。並且他對聲律也有所排議，曾說：「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見唐孟啓本事詩）雖然沒有露骨表示反對律體，而所謂「將復古道」自然可以窺見其作詩的度態了。他還有一首譏誚老杜的小詩，末句云「總爲從前作詩苦」在戲言之中，更可印證不喜律詩的意向。在浪漫熱潮高漲的時候，安祿山的漁陽鼙鼓，驚醒了詩人的迷夢，結果，無論壯美派也好，澹遠派也好，都靜悄悄地走下詩壇，躲入山林裏去了。原來他們過慣了太平盛世，祇有安樂的夢境，值得流戀，對於眼前的現實問題，自然無關痛癢，所以這一羣詩人的作品裏頭，一些嗅不出喪亂的氣味。然而話雖如此說，畢竟還有負荷時代使命的杜甫，爲沒落的詩壇開

拓一條出路，從新開展起來。因此，他的作品，不論歌行律絕，就內容而言，實在是劃時代的。杜甫的五律，遺存極多，而形式的整齊，也可稱獨步。這是因爲他作詩的態度，比較他人格外認真。但性真的自然流露，卻並不因此減少。五言律如遺愛、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贈韋贊善別、不見、月夜憶舍弟等數十篇，無不凄婉動人。大曆以下，詩壇仍顯然形成兩個不同的派別：一派是繼承自然主義的田園派，一派是推演寫實主義的人生派；前者如韋應物、劉長卿等，後者如韓愈、白居易、張籍等。但兩派之中，風格又各有特長；韓愈以奇險獨樹異幟，儼然自領封邑，而白居易則以平易著稱，爲下層社會所樂道。韋劉皆工五言，上文已經說及；但二人還有不同之點，即韋以五古擅長，而劉則近體最佳。在「中唐」詩壇上，都不失爲漂亮的一流。至於風格，韋受王維的影響極大，工力也可稱匹敵；歲寒堂詩話說：「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雖稱五言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體韻觀之，右丞詩格老

而味遠，不逮蘇州。至於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韋蘇州亦不可及也。劉詩也源出王維，因過於修飾，沒有王維那麼渾厚；全唐詩話說：「新體雖不新奇，甚能練飾。」這是不錯的。他的五言詩共有二百餘首，權德輿稱之為五言「長城」，確非過譽。韓愈雖與孟郊並稱，然而「韓豪」「郊寒」詩格截然不同；至於好用奇險的句子，二人卻如出一轍。歷來批評家對於韓詩的評語，有人說是「押韻之文」，又有人稱為「孟詩韓筆」（參看冷齋夜話因話錄）我們試將韓集加以檢討，似乎極為確當。孟詩的所以「寒」原因在於他境遇太壞，所以一股寒酸氣味，便直透紙背了。賈島、樊宗師、盧仝等，統是屬於韓派的詩人，而賈島和孟郊，尤為時人稱仰，有「郊寒島瘦」之說；他們的作品，都沒有什麼特殊的長處，可以不必深論，可是作詩的認真，實在夠得上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一語，近人曾舉孟郊詩「詩人苦為詩，以詩為活計」及賈島詩「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等句，作為這班詩人苦吟的供狀。

白居易及其同派的詩，專重諷諭的抒寫，如元稹的連昌宮詞，張籍的促促詞，以及李紳的憫農詩，都值得使人稱道。至於五律，雖各有佳什，而題材有異，如果要窺察白派的長處，也就不在五言律詩了。

【五鬼聽琴】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五侯封】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五句格詩】第四句不入韻，用第五句協之，五七言詩俱有是格。七言如杜甫曲江詩：曲江蕭條秋氣高，芟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白日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是也。

【五色石】一本。清徐述夔撰。傳奇。

【五色石】八卷。附偏地金四卷。有原刊本，插圖，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明治十八年刊服部誠一評點本；大連滿鐵圖書館又藏刊本。偏地金四卷，實即五色石之前四卷。改題書名，著名仍依原書，首哈道士序。清無名氏撰。題「筆鍊閣編述」。首作者自序。後署「筆鍊閣主人題於白雲深處」。每卷演一故事。日本天明間秋水園主人

小說字彙所附引書目曾著錄此書。

【五色線】二卷。是書雜引諸小說新誕之語。

【五色祥雲繞碧天】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刻本。

【五色奇文】參看韓魏小史條。

【五色蓮】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五色賜福】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五絕】²⁷⁹五言絕句。始於漢魏樂府，而唐特為一格。

蓋三百篇以後四言之變也。第限以二十字，字約而
言簡，更非七言絕句之比。要必語若天成，含情渾厚，
商彝周鼎，古意撲人，玄酒太羹，味之彌旨。惟初盛諸
公獨至，中唐作者，有意求新，而氣體漸薄，晚唐多平
易，又未免失之弱矣。⁵³⁵

【五絕詩式】

(1) 平起順黏格

平平仄仄平(韻)

仄仄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韻)

平平仄仄平(韻)

(2) 仄起順黏格

仄仄仄平平(韻)

平平仄仄平(韻)

(3) 平起偏格

平平平仄仄

仄仄平仄仄

(4) 仄起偏格

仄仄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韻)

【五絕失黏格】如陳子昂贈喬侍御云：可憐驄馬，使白首為誰雄。是因第二句雲閣薄邊功用平仄起，下聯不當用仄平起也。⁵³⁶

【五絕時代】詩體演進到齊梁之間，已經顯然呈示了突變的傾向，而撥動時代機杼的，當然是永明詩人代表這一時期的作家，如謝朓沈約等，於詩的內容，都競趨綺麗，於詩的音節，也力求諧媚，而五言絕句，為永明詩人躬親奠基典禮，更屬無可否認。同時，他們還標出「四聲」「八病」主張，雖然沒有說到便做，但聲律的講求，也越發趨入實行的境域。所以

就詩的演進過程而論，永明乃爲新舊轉換的重要時代，不許我們忽視的。然而一般詩學家對於五絕的託始，歷來主張不一；如王夫之古詩評選所收小詩，便遠溯至漢晉兩代，如果依此推論，則絕句的創始，就要提早二百餘年，似乎離事實太遠了。□不錯，在漢魏詩人的集子裏面，自然可以找出幾首小詩來，如漢樂府中的上留田行及枯魚過河泣行，即和五絕相似；曹植的七步詩及孫皓的爾汝歌，工練與否，那是另一問題，但形式也與五絕沒有兩樣。假如據此便謂漢魏已有絕句，寧非笑話！因此，我們以詩的演進實蹟來觀察，不如把絕句的託始，歸之永明詩人，也許比較切合些。□而且，文學是時代的反映，一個時代當然有一個時代的文學，詩歌既爲文學的一系，無論如何，總不能逃避時代的關係。在永明時期詩歌的形質，因時代趨勢而更換了以前的面目，尤其明顯的，便是所謂「吳語文學」的流行，例如樂府一節中所錄的幾篇短歌——子夜，歡聞企喻，孟珠等，都不是漢魏樂府裏頭所找得出的。這種

民間文學的成功，給予詩壇的刺激極大，士大夫階級，也相率摹擬起來，小詩便應運而生了。這種小詩，從廣泛一點說，即可作爲五言絕句。永明詩人抓住了時代趨勢，於長篇鉅製而外，都喜歡玩玩小詩，並不是偶然的。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五言絕句的託始，是在永明時期。□在沒有說到作品以前，我們應該把當時的作家先檢查一下：從四七九至五八八年止，這百年之間，實在產生了不少詩人，據王閔運的統計，共有八十餘家（見八代詩選）——如果把隋朝包括在內，還不止此數。這一羣作家所遺留下來的作品，祇就小詩而論，數量也還可觀。□謝朓爲南方詩人的代表，他的五言古詩，雖則也有名篇可舉，如雙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便不失爲上乘佳構，但除了起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外，下面總嫌神氣不夠。所以鍾嶸說：「齊吏部謝朓，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道，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見詩品）何義門說：「元暉雋句爲

多，然求一篇盡善，蓋不易得。」（見文選注）兩人的評語的確不錯的。然而他的小詩，卻清麗可誦。現舉數例：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玉階怨。渠碗送佳人，玉杯邀上客。車馬一東西，別後思今夕。金谷聚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王孫游）落日高城上，餘光入總帷。寂寂深松晚，寤知琴瑟悲。銅雀悲。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同王主簿有所思）雪崖似留月，蘿徑若披雲。潺湲石溜瀉，綿蠻山雨聞。（移席琴室應司徒教）就上面所舉的幾篇研究，形式的齊整不必說，便是聲韻，也和諧極了。我們主張五絕成立於永明時期，就可以作為憑證了。此外南方作家如沈約、江淹、吳均、何遜、庾肩吾、陶宏景、蕭綱等他們的小詩，下啓唐人五七言絕句門徑，同有相當的勞績。但這一羣詩人的作風，都流於輕豔，尤其是抒情一類，因此當時就有「宮體」的名謂。梁書簡文帝本紀：「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文

學家以女性為描寫的對象，自楚辭以還，便有這種的風尚。不過是六朝以前的作品，無論辭賦詩歌，其描寫的手段，比較深刻，沒有像六朝那麼輕佻。我們隨便鈔引幾首，以供研討：「影逐斜月來，香隨遠風入。言是定知非，欲笑翻成泣。」（沈約為鄰人有懷不至）泣聽離夕歌，悲銜別時酒。自從今日去，當復相思否？（吳均雜絕句）委翠似知節，含芳如有情。全由履跡少，併上玉階生。（庾肩吾詠長信宮中草）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陶宏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以答）燕子戲蓮檐，花飛落枕前。寸心君不知，拭淚坐調絃。（何遜為人妻思）上車畏不妍，顧眄更斜轉。太恨畫眉長，猶言顏色淺。（江洪詠美人治妝）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四曲。笛聲下復高，猿啼斷還續。（蕭綱蜀道難）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陸凱贈范曄詩）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張融別詩）洛陽城東西，長作經時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如雪。（范雲別詩）北方

作家以庾信爲領袖，丹鉛總錄：「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他如王褒，盧思道，虞世基，以及歷仕三朝——北齊周隋的薛道衡，皆有膾炙人口的小詩流傳下來，舉例如後：「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庾信重別周尚書）
 隴雲低不散，黃河咽復流。關山多道里，相接幾重愁。（虞世基入關）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薛道衡人日思歸）
 唐初詩壇雖則是四傑的天下，但那時卻產生了兩位白話詩人——王績王梵。關於王績的歷史，現在不必深論，讓文學史家去理會，他的五絕作品，以描寫田園爲最佳，顯然受着陶潛的深刻印象，在靡麗之風正盛的時代，卻一些沒有滲入脂粉氣，也非常難得，有如下列：北場芸薹罷，東臬剝麥歸。相逢秋月滿，更值夜螢飛。（秋夜喜遇王處士）石苔應可踐，竹林幸易攀。青溪歸路直，乘月夜歌還。（夜還東溪）浮生知幾日，無狀逐空名。不如多釀酒，時向竹林傾。（獨酌）
 王梵的事蹟，見於桂苑叢談及太平廣志，似乎近於

神話，直到胡適著白話文學史，表彰了一下，方始加上詩人的王冠。他的作品，完全用白話寫成，和王績絕對不同，並且都包含着佛家的哲理，陸侃如稱之爲格言，也許有點相像，今鈔引兩首：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其一）世無百年人，強作千秋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其二）
 五絕到浪漫時期，也特放異彩，而以王維的作品最爲神雋，彷彿在靜穆的夜晚，忽而一聲梵磬，從遠寺送來，使人清徹肺腑，和李白的長嘯高歌，大開大合，迥然各殊。原來他本是一個畫家，性格又極恬澹，所以表現的手段，既雋秀，又生動。他能夠把繪畫的筆尖來攝取自然界的真相，用簡明的線條，傳達幽靜的情感，所以蘇軾曾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總之，他作詩的長處，在於能夠捉住一剎間的印象，用最藝術的方法表現，故適宜於小詩的體格。並且王維受佛學的影響很深，因此後人說他詩通禪理，王士禛說過：「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爲近之，如王裴輞川絕

句，字字入禪。（見漁洋詩話）所謂「輞川絕句」，就是他與裴迪在輞川別業唱和的詩，共有五絕二十首，其自序云：「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游祇有孟城坳：等與裴迪各賦絕句云。」現在選錄四首。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林深，復照青苔上。（鹿柴）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林深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竹裏館）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樂家瀨）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還有輞川集外的絕句，也全是五言傑構，今引他三首於下：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送別）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相思）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雜詩）與王維同時的孟浩然，也長於小詩，世稱王孟。劉大勤說：「王孟詩假天籟爲宮商，寄至味於平淡，格律諧暢，意興自然，真有無跡可尋之妙。」（見師友傳習錄）沈德潛說：「襄陽詩從靜悟得之，故語淡而味終不薄。」（見說詩晬語）

五

他如施閏章王士禛等，皆有批評。真的，孟詩的長處即在於淡，正如畫家著墨無多，而烟雲自見。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孟浩然宿建德江）他如裴迪，儲光羲，常建，丘爲，祖詠，岑參，王維等，都有小詩流傳下來，風格雖然不盡一致，但總屬名貴之作，今選錄幾首於後：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晞。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裴迪華文岡）點蹕金霞白，波上日初麗。烟虹落鏡中，樹木生天際。（常建湖中晚霽）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祖詠終南望餘雪）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鶴登雀樓）楊柳東風樹，青青隔御河。近來攀折苦，應爲別離多。（王之渙送別）唐代的絕句，本可協律，如李白的清平調三首，明皇即以之播入樂章。並且這回故事，至今還流傳人口。他五絕存詩不多，卻全屬上乘，畢竟才氣甚大，所以無往不利。今錄兩首，以現一斑：衆鳥高飛盡，孤雲去獨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敬亭獨坐）牀前明月光，疑是地

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夜思）老杜的絕句，似乎總不能洗淨律體格調，所以從來不爲人家重視，然而五絕中也有成功的作品，如絕句：「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未始不是名作。現在我們爲便利敘述計，以七世紀中至八世紀中所遺存的小詩，綜合討論。可是這一百年間的詩人，有屬於杜甫寫實派的，有屬於王維自然派的，有屬於韓愈險怪派的，更有專研字句以雋秀見長，而獨立成爲絕句作家的。關於第一派如顧況、白居易等是；第二派如韋應物、劉長卿、錢起等是；第三派如孟郊、賈島、盧仝等是；最後則皇甫冉、盧綸、李益、李端等，統是有名作家。先說第一派。顧況的作詩態度，實在不如杜甫那麼謹嚴，尤其善用滑稽口吻，作嘲笑的譏諷。他的小詩，以六七言爲最佳，幽雋清遠，獨具一格。白居易除了新樂府和古體外，所存五絕，讀之令人胸衿爽朗。今各錄一首。板橋人渡泉聲，茅檐日午鷄鳴。莫嘆焙茶烟暗，卻喜曬穀天晴。（顧況過山農家）綠螿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

雪，能飲一杯無？（白居易問劉十九）劉長卿以五言著名，有「五言長城」之稱。他平生自負不凡，曾謂「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余齊稱？」（見范攄雲溪友議引）風格雖直接老杜，但因性喜與方外交游，所以也很受王維一派影響。韋應物也長於五言，葛立夫說：「韋應物：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徑之外，如游溪詩：『野水烟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齊詩：『春水不生烟，荒岡雲翳石。』故樂天云：『韋蘇州五言高雅閑淡，自成一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卻遜韋郎五字詩。』」（見韻語陽秋）現備說詩：「韋公古澹勝於右丞，故與陶爲獨近，如：『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如出五柳先生口也。」可見其詩閒靜澹遠，與王維一派相似，在「中唐」小詩中，自是雋品。錢起爲大曆十才子之一，他的藍田雜詠，似乎不減韋、錢。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劉長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孤雲歸野鶴，豈向人間住。莫買沃州山，時人已知處。（劉長卿送方外上人）懷君屬秋夜，散

步詠涼天。空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韋應物秋夜寄邱員外）淨與溪色連，幽宜松雨滴。誰知古石上，不染世人跡。（錢起石上苔）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柳宗元江雪）韓愈的作品，就全部而論，自然不失爲繼李杜而起的大家，然而他的風格，卻顯然和別人不同，如南山詩，苦寒利劍，送靈師，及陸渾炭和皇甫湜用其韻等古體，章法的奇怪，字句的拗險，有如身臨懸崖絕壁，驚心駭目。至於和他同派的孟郊、賈島、盧仝、馬異，雖不與韓完全相類，但孟、賈刻削，盧、馬怪誕，在那時的詩國裏面，可謂異軍突起了。錄賈島尋隱者不遇一絕，其餘一概從略。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最後，把皇甫冉：等的五絕，各引一首，以爲本節煞尾。山館長窳窳，閒雲朝夕來。空庭復何有，落日照青苔。（皇甫冉山館）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盧綸塞下曲）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李端聽箏）春園芳已遍，綠蔓雜紅英。獨

五

有深山客，時來辨藥名。（司空曙藥園）

【五倫詩】五卷。明沈易編。此集本爲課蒙而作，故所錄皆淺近通俗。

【五倫全備】邱濬撰。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弘治八年卒。他本來是一個道學先生，所以他寫的作品，都充滿了道學氣味。除這部五倫全備外，還有傳奇三種：投筆記、舉鼎記、羅囊記。這幾部書，現在大抵散佚不存。其中以五倫全備最著名。據說邱在少年時，曾經寫過一部關於戀愛的小說，名叫鍾情麗集。當時一班舊社會的人，都誹謗他。所以他後來寫這部五倫全備，來遮去自己的惡名。（？）全備的情節，是說有一個叫伍典禮的，前妻生子一人，名倫全。繼室范氏，生子一人，名倫備。又同僚有一個遺兒，給自己爲義子，名克。後典禮死，范氏養育三子，一同待遇。三子長成，事母孝順。所娶的媳婦，都守貞節。事情便這樣結束。這書索然無味，近於迂腐。從來的人，都是這樣批評。

【五倫鏡】一本。清雪龕道人撰。傳奇。

【五宋】³⁰貝州宋廷芬者，之問裔孫也，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華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觀妝，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卿凡裔為姻對聽其學。若華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傳申釋之。貞元中，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皆預，凡進御未嘗不蒙賞。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憲宗元和末，若華卒，自貞元七年，祕禁圖籍，詔若華總領，穆宗以若昭尤通練，拜尚宮，嗣若華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見，寶歷初卒。若憲代司祕書，文宗尚學，以若憲善屬辭，粹議論，尤禮之。【五宋詩】文惟若華若昭若憲所作，猶有存者。倫荀先卒，故遺文不傳。若華惟存七絕一首，雲安公主下嫁，吳人陸暢為儷，相暢才思敏捷，應對如流，六宮大異之，暢吳音，若華以詩嘲之曰：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

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歛入漢宮。若昭存奉和御製麟德殿宴百僚應制詩一首，及牛應貞傳此外尚傳有若昭女論語序，然其文不類。牛應貞遺芳集不傳，惟見於若昭此文，傳中略於事蹟，而存其一賦，深得史法也。樂府有宋氏宛轉歌，長相思，採桑三曲，即若憲所作，或但題大家宋氏。若憲樂府以外，又存催粧詩奉和御製麟德殿宴百僚二詩。【五福記】³¹一本。明鄭若庸撰。傳奇，若庸字中伯，號虛舟，崑山人。列朝詩集中伯早歲以詩名，吳下趙康王聞其名，走幣聘入鄴，容王父子問，王父子親逢迎，接席與交賓主之禮，於是海內游士爭擔簪而之。趙以中伯與謝榛故也。中伯在鄴，王為庀供，張予宮女，及女樂數輩，中伯乃為著書，採掇古文奇字，累千卷，名曰類雋，康王薨，去趙居清源，年八十餘始卒。詩名蝓蜨集，又善度曲，有玉玦傳奇行世，或曰滎陽生其自寓也。曲品玉玦，典雅工麗，可詠可歌，開後人駢綺之派，每折一調，每調一韻，尤為先獲我心。【五福記】一本。明徐時勉撰。傳奇。

【五福記】一本記徐勉之事。明無名氏撰。傳奇。
 【五福記】一本記韓忠獻事。明無名氏撰。傳奇。
 【五福傳】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五神】樂府郊廟歌郊祀歌篇名。漢書二十五天
 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常。按「五神」蓋指泰一
 之佐。此篇就是祭他們的歌。

【五湖漁莊圖題詞】四卷。清吳縣葉承桂編。有咸
 豐石林園刊本。

【五湖游】一本即范蠡歸泛五湖記。明汪道昆撰。
 雜劇。道昆字伯玉。號南溟。歙縣人。官至兵部左侍郎。
 有盛明雜劇本。古名家雜劇本。

【五郎救弟】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五十絃錦瑟塵詞】不分卷。清江都郭寶珩撰。有
 光緒排印本。

【五十家唐詩】自唐太宗至儲光義凡五十家。

【五臺會兄】河南流行俗曲。文義堂木刻本。

【五塘詩草】清道光間許印芳撰。

【五女放風箏】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五

【五古】⁴⁰⁶從來研究詩學的，必先列出一個時期；如
 「建安」、「正始」、「太康」、「永嘉」、「義熙」作爲時
 代上的劃分。由晉而至南北朝，則又有所謂「元嘉」

「永明」及「竟陵」等名稱。我們爲便利敘述計，仍沿
 用這種文學史上的習慣。但五言古詩在兩漢已漸
 次醞釀成熟，所以未能發達的原因，實不止一端。一
 辭賦盛行，如枚乘、司馬相如、王粲、班固、楊雄等，都是
 名重一時的作家。鍾嶸說：「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
 競爽，而吟咏靡聞。」（見詩品）二、經學的研究，秦始
 皇焚書坑儒，六經也同遭一炬。漢興以還，學者皆殫
 其精力於經學的整理，及武帝置五經博士之官，文
 人的歲月，便完全銷磨在治經一道。詩壇自然越發
 寂寞。此外，樂府的勃興，也足以阻礙徒詩的發展。然
 而這四百餘年之間，並非絕對沒有五言產生。如班
 固詠史詩，秦嘉贈婦詩，以及蔡琰的悲憤詩等，雖不
 能與建安抗衡，卻也自有存傳的價值。而蔡琰悲憤
 詩全篇長五百四十字，描寫她所遭受的喪亂離別，
 尤其悽惋，可以當得傑作二字的定評。（蔡琰悲憤

詩共有兩篇，一爲五言古體，一爲七言楚辭。到了建安時期，我們總不會忘記七子三祖，劉勰說：「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材，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擊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見文心雕龍明詩篇）雖則寥寥十數語，這一時期的詩壇，已可窺見其輪廓了。而「五言騰踊」一句，更可以證明五古的發達，當以建安爲矯矢。至於七子三祖的名稱，也由於來已久。曹丕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騁馳於千里，仰齊足而比馳……」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於此，我們知道建安時期有這一羣開名的詩人，在文學史上開拓新境，奠定了五古的基石。七子之中，以徐幹、劉楨、王粲的作品爲最藝術；孔融、陳琳、居亞、阮瑀、應瑒，祇可作爲殿軍了。徐幹的詩，共存

九首，以室思六首爲傑作，近人黃公渚說：「徐幹室思，雍容閒雅，首尾一氣呵成……其造句新穎處，已開六朝人門徑不少。」（見玉臺新詠緒言）劉楨在七子之中，是以詩見稱的。曹丕與吳盾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倫。」鍾嶸詩品：「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誇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思王以下，便覺得抒情寫景，都有獨到的工夫，而贈五官中郎將詩與公讌詩，更爲特色。其次就要說到王粲了。詩品評他的作品說：「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贏。」就詩論詩，那是不錯的。他存詩共二十六首，以七哀詩爲著名的傑作。七哀詩共有兩篇，不特詞意沈鬱悲慘，並且具有寫實技術，何義門說：「杜詩宗祖」（見文選評）確非虛語。孔融、阮瑀、陳琳、及應瑒四人的作品中，祇有陳琳一首飲馬長城窟行，差強人意，其餘都沒有可采了。三祖的作品，大概曹操以樂府勝，如短歌行，苦寒行，都是膾炙人口的。曹丕的樂府

與徒詩，也非常工練，尤其是五言漫漫秋夜長，西北有浮雲，雜詩及於清河見輓船士新婚與妻別，以及七言燕歌行等，統是名貴的篇什。曹叡以四言見長，就詩的工力而論，似乎不及曹丕，所以詩品說「叡不如丕」。那是極公允的。曹植是建安詩人中健將，同時也是建安詩壇的重鎮。五言詩至此始正式宣告成立，這是值得我們深切注意的。後人對他作品的評論，幾乎一致崇揚。和陶潛、李白、杜甫同為古代的詩聖。鍾嶸說：「陳思王植詩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怨雅，體被文質，舉溢今古，卓爾不羣。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見詩品）此說未免誇張，但比較七子三祖的作品，自然更加深刻了。曹植不但長於徒詩，他的樂府如美女篇、白馬篇，名都篇等，也無不別饒風致。曹植的五言詩，除了贈徐幹等之外，即以贈白馬王彪一首為最偉大。全詩分為七段，悲憤抑鬱的氣息，直從字句裏面噴發出來。文選何義門評謂：「五言可與此篇匹敵者，其昭姬悲

憤乎？」雜詩也是曹植五言中的成功作品。此外建安時期的詩人，還有繁欽、繆襲、應璩，及左延年等。繁欽的定情詩源出詩騷，在當時的詩壇上，別樹一幟。□正始時期的作品，以嵇康、阮籍為代表，所謂「竹林七賢」也。以兩人為翹楚，所以劉勰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宴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見文心雕龍明詩篇）但我們還當注意的，嵇阮二人的思想，都經過老莊學說的鍛鑄，因此他們的作品裏面，便有贊揚自然的鮮明表示。為後來陶潛詩派的前驅。而嵇康的表現，尤其澈底，如幽憤、酒會、游仙等詩，將「老莊」「莊周」及「黃老」等字眼，盡量采用，即是明證。但七賢之中，除劉伶有一首北芒客舍詩存在外，如山濤、向秀、阮咸、王戎，皆沒有作品流傳。七賢以外，如何宴、嵇喜、阮侃諸人，雖然都有詩篇可攷，因無關重要，我們不必深論。嵇康詩四言如幽憤，和贈秀才入軍，都可以作為他的代表作。鍾嶸說：「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志。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其高流

矣。」（見詩品）其實那時的時代環境，卻不允許他雍容歌詠。所謂「過爲峻切」正是他受了極度壓迫發出的迴響。並且我們知道正始詩人的好談黃老，正始詩人的舉動狂放，以及正始詩人的沈湎於酒，凡此種種，全是遠禍避災的消極抵抗。那麼，在這樣冷酷的氛圍之中，感覺敏銳的詩人，自然會產生如他的作品了。其次即以阮籍的作品，他的五言詠懷，黃公渚以爲「做詭雄奇，豔逸奔放，如天馬行空，不受羈勒。」（見玉臺新詠緒言）也許並不溢美。但陸侃如說：「阮籍所以是個偉大的詩人，便是因爲他能將一般人感到的『無常』更深刻的更靈敏的寫下來，使人們讀了，不但覺得如出諸己，所以詠懷詩歷千數百年而仍爲人們所愛讀。」（見中國詩史）這就批評得更切實而透澈了。詩人的好酒，似乎也是正始開其端；我們雖則不能說正始以前的詩人都「不呷酒」，但總沒有像阮籍的大醉六十日，母親死時，飲酒二斗，及葬，又飲酒二斗。劉伶更是狂放，除呷酒外，還著了一篇酒德頌。（參看世說新

語）這些故事遺傳下來，便造成詩人的好酒風氣；陶潛就有飲酒，述酒，止酒等詩，至少也受到正始的一點影響吧。□太原時期的詩人，據詩品說：「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按三張載字孟陽，協字景陽，允字季陽，二陸機字士衡，雲字士龍，兩潘岳字安仁，尼字正叔，一左思字太沖，文心雕龍明詩篇說：「晉世羣材，稍入輟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衡，采緝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但我們細攷這一期的作家，祇有左思一人當得起大家的稱謂，所以沈德潛說：「太沖胸次高曠，而筆力尤復雄邁，陶冶漢魏，自製偉詞，故是一代作手，豈潘陸輩所能比埒。」這並不是沈氏的偏見，就作品批評，我們也認爲公允的。□太康以後，在文學史的習語上，即是永嘉時期代表本期的作家，自然要推到劉琨郭璞二人。劉琨的存詩雖然不多，但如答盧諶及扶風歌等篇，都是第一流的作品。沈德潛說：「越石英雄失路，萬緒悲涼，故其詩隨

筆傾吐哀音無次讀者烏得於語句間求之。」郭璞的游仙詩也是一時傑作。鍾嶸說：「游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椿梗』，乃是坎廝詠懷，非列仙之趣也。」研究詩學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印象，即是駢偶之盛，盛於六朝，而元嘉時期的大詩人謝靈運，便是愛用駢偶的一人，如登池上樓，廬陵王墓下作，初發入城南等篇中的駢句，都爲後人批評的目標，胡適也說過：「謝靈運……用駢偶的句子來描寫山水，故他的成績並不算好。」（見白話文學史）但我們在詩的演化歷程中，細細地留心，就發現駢句的肇端，在太康永嘉兩期，已經逐漸爲詩人所愛用。舉例來說，劉琨扶風歌，郭璞遊仙詩，就有不少駢句出現，不過運用自然，人家都不覺得可厭。如：「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朝發廣莫門，暮登丹水山。」「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都是十足道地的駢句，即在三人以外的作品裏面，也有例可證。如張華門有車馬客行中「語昔有故

五

悲，論今無新喜。」又情詩中「清風動簾帷，晨月照幽房。」潘岳金谷集中「綠池汎淡淡，青柳何依依。」張載七哀詩中「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陸機贈顧交址公詩中「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等等，可謂俯拾即是。□這時，我們應當把義熙元嘉兩期的作品檢討一下了。在這兩期之中，五古已發展到最高的頂點，蔚成第三四世紀詩壇的黃金時代，而代表這兩期的大作家，當然要說到陶潛。他如謝靈運、鮑照，也可稱爲中心人物。然而各人的作風，卻不盡相同。陶詩以沖和恬澹勝，儼然爲吟壇祭酒，並且有田園詩人的榮稱。謝靈運則「才高詞盛，富豔難蹤。」（見詩品）鮑照以樂府著稱，徒詩似亞於謝。王夫之說：「看明遠樂府……吟咏往來，覺蓬勃如春煙，瀰漫如秋水，溢目盈心，斯得之矣。」（見古詩評選）如今先說陶潛。陶潛的生年問題，爲歷來文學史家爭論最烈的，如張綰、古直、梁啓超及陸侃如等，皆有推攷。劉聖旦陶淵明攷（見文藝月刊）則根據陶詩攷定爲晉帝堯太和四年（三六九）

生卒時年五十九歲。他遺留的作品，除了辭賦、傳贊外，共存詩一百五十餘首，但歸園田居的末一篇，洪邁說：「歸園田居末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見容齋隨筆）問來使一首，湯漢說：「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爲之。」（陶靖節集注）嚴羽說：「此篇體製氣象，與陶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漫取入陶集耳。」（見滄浪詩話）四時一首，湯漢說：「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許彥周詩話說：「此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除了這三首偽作，其餘都沒有異詞了。然則陶詩的內容又何如呢？關於這點，我們當分兩部份來說。四言部分，大概拙劣的居多，並且都脫不淨詩經式的面目，如榮木、答龐參軍、命子等篇，便是例證。五言部分，不特藝術臻於化境，意識也特別高超了。在字裏行間，我們大詩人農村生活的恬澹、醉心自然的懷抱，以及誠謹懇摯的態度，都不覺盡情地流露出來。現在把諸家的評語，節錄幾段於後：鍾嶸說：「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

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婉，愜愜。豈直爲田家語邪？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見詩品）二、朱熹說：「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見朱文公集）三、楊龜山說：「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所能成也。」（見語錄）四、蘇軾說：「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曾、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見東坡詩話）五、黃庭堅說：「淵明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宕蓋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千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見跋淵明詩卷引）六、蔡寬夫說：「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見西清詩話）七、教陶孫說：「陶彭澤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見詩評）
 謝靈運的作品，在當時也傳誦一時的，而且在詩壇上，又和陶潛並舉，便儼然爲元嘉時期的名家。但我

們把他全部作品試加評估，似乎功罪各半；何以故？謝性喜遊覽山水，所以他作詩的題材，很多取給於此。這是和陶潛愛好農村生活，樂於抒寫自然同樣。也就是說陶爲田園詩家開山大師，而謝即爲山水詩家的先驅詩人了。這是他的功。至於罪呢，又可分兩方面來說：一駢句太多，反而泯滅了詩的性靈；二用典太繁，寢成後來的惡習。關於第一點，上文已經指出，可以不必贅述。第二點鍾嶸也曾痛斥其非，說「至於吟咏情性，亦何貴於用事？」一見詩品。可謂不留餘地了。然而他雖則有這兩種缺點，到底好的作品，也值得我們欣賞，而不失爲元嘉詩人的領袖。鮑照的詩名，似乎是在謝靈運之下；但他的五言佳詩，也極爲凝練，即七言樂府，也不是平凡的作品。此外，元嘉時期的詩壇，對七言已漸次成熟；除了鮑照，如謝惠連及謝莊等，都有側重七言的傾向。這是在詩的演進中，我們應當注意到的。同時，小詩也日見發展，爲後來絕句的先導。

【五古辨偽】相傳有許多西漢的五言古詩，若不

五

先證明其偽託，則五言詩起源的真相一定要被混淆了。這些「古詩」有的有主名，有的無主名，有名的是：(1) 西北有高樓。(2) 東城高且長。(3) 行行重行行。(4) 涉江采芙蓉。(5) 青青河畔草。(6) 蘭若生春陽。(7) 庭前有奇樹。(8) 迢迢牽牛星。(9) 明月何皎皎。「以上玉台新詠所載枚乘詩」。(10) 良時不再至。(11) 嘉會難再遇。(2) 攜手上河梁。「以上文選所載李陵詩」。(13) 有鳥西南飛。(14) 燦燦三星列。(15) 寂寂君子坐。(16) 晨風鳴北林。(17) 陟彼南山隅。(18) 鍾子歌南音。(19) 鳳皇鳴高崗。(20) 紅塵蔽天地。「以上古文苑所載李陵詩」。(21) 骨肉緣枝葉。(2) 黃鵠一遠別。(23) 結髮爲夫妻。(24) 燭燭晨明月。「以上文選所載蘇武詩」。(25) 童童孤生柳。(26) 雙鳧俱北飛。「以上古文苑所載蘇武詩」。(27) 皚如山上雪。「文選所載卓文君詩」。(28) 新裂齊紈素。「文選所載班姬詩」無主名的是：(29) 行行重行行。(30) 青青河畔草。(31) 青青陵上柏。(32) 今日良宴會。(33) 西北有高樓。(34) 涉江

采芙蓉。(35)明月皎夜光。(36)冉冉孤生竹。(37)庭中有奇樹。(8)迢迢牽牛星。(39)回車駕言邁。(0)東城高且長。(41)驅車上東門。(42)去者日以疏。(43)生年不滿百。(44)溘溘歲云暮。(45)孟冬寒氣至。(46)客從遠方來。(47)明月何皎皎。「以上文選所載古詩十九首」(48)上山採蘼蕪。(4)懷懷歲云暮。(5)冉冉孤生竹。(1)孟冬寒氣至。(52)客從遠方來。(53)四座且莫喧。(54)悲與親友別。(55)穆穆清風至。「以上玉台新詠所載古詩八首」以上五十五首中，重出者十二首，實僅四十三首。這四十三首中，有三首已列入樂府各條內討論。「皚如山上雪，冉冉孤生竹，及驅車上東門」又有十首的偽託是無容討論的。「古文苑所載蘇李詩十首，其不可靠久經論定」所以現在只就其餘三十首加以考證。(近來徐中舒、張爲騏發表幾篇考證五言古詩的論文，都很精闢，下文多採其說。)□我們先論有主名的枚李蘇班的詩。枚乘詩九首中，除蘭若生春陽外，餘均在古詩十九首內。我們懷疑的理由

是(1)漢書枚乘傳及詩賦略只稱他的賦，未及他的詩。詩品也說他「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2)文選以枚詩雜入古詩十九首中，李善注說「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又說「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徐陵爲蕭統晚輩，何所據而定爲枚作(3)而且玉台新詠載陸機等人的擬作，均題曰「擬古」而不說擬枚乘。詩品亦稱陸機所擬的幾首古詩，「人代冥滅」更可助證。以上證明古無枚乘作詩之說。即就各首本文而論，亦可知其非西漢詩。(4)洛陽伽藍記卷四說，清河王懌捨宅立仲覺寺，「西北有樓，出凌雲台，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雖未必即北朝詩，然必非西漢詩。(5)日知錄說「枚乘：詩『盈盈一水間』：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爲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6)西漢有「代馬」「飛鳥」對舉的成語，(如韓詩外傳及鹽鐵論未通篇)然不工切。東漢則有以「胡馬」「越燕」對舉者，(吳越春秋)有以「代馬」「越鳥」

對舉者（曹植朔風詩）均較工穩。枚詩亦有「胡馬」「越鳥」之對，其非西漢人手筆可知。文心雕龍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蓋時人推測之辭，其實是没有根據的。至於李陵蘇武的詩，那是千餘年來久爭不決的問題。李詩的可疑處如下：（一）漢書李陵傳及詩賦略均未提及他的五言詩。（二）文心雕龍說：「李陵見疑於後代。」可見很早就有懷疑的人。（三）容齋隨筆卷四說：「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網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四）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說：「觀漢書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初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於後人依託。」（五）文選旁證引翁方綱論：「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二句的話，「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相別則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僅云三載嘉會乎？」蘇詩的可疑處如下：（六）漢書蘇武傳及詩賦略均未提及他的五言詩。（七）詩品列論西漢五言詩，已雜了不少的偽作，尚無蘇武之名。（八）

五

蘇軾答劉沔書說：「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而統不悟。」所以我們不相信這七首是西漢時詩。最後論班姬的詩，我們懷疑的理由是：（一）文心雕龍說她的詩與李陵的詩同樣的「見疑於後代。」可見前人並不信託這首詩。（二）崔述在考信錄提要裏很俏皮的挖苦蕭統道：「班婕妤有團扇詩：『班固不知也，而梁蕭統知之！故漢書不載其一字，而其詩載於昭明文選中也！』所以我們不能相信這首詩爲真品。其次論無主名的詩，古詩十九首與蘇李詩同爲千餘年來久爭不決的問題。其中冉冉孤生竹與驅車上東門二首歸入樂府中研究，又西北有高樓等八首已在枚乘詩中討論，故現在只辨其餘九首。（一）文選李善注說：「詩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菽苑叢談說：「宛洛爲故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兩宮』雙闕亦似東京語。」（二）北堂書鈔卷一百十引「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二句，以爲曹植詩，雖未必植作，然時代當在漢末，方

致與植詩互潤。如馮延巳詞與歐陽修詞互潤，相距僅數十年。(3)「促織鳴東壁」之促織，其名不見於爾雅方言等書，時稱之爲蜻蛚或蟋蟀。如方言「鹽鐵論，蔡邕月令章句，呂氏春秋高誘注等」，至漢末緯書始見促織之名。春秋考異郵及詩緯「泥歷樞」，故此詩必作於漢末。還有一點，我們當附帶說一說：此詩敘秋景而有「玉衡指孟冬」之句，李善注說：「漢書曰：『高祖十月至壩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然高祖之制至武帝又改，故信古的人便得意道：「此其太初以前之詩乎？」(何焯讀書記)「疑古的人也只能武斷道：「冬字當作秋。」(費錫璜漢詩說)其實當依張庚的解釋。「史記天官書：『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堯時仲秋，夕杓指酉，衡指仲冬。』此言衡指孟冬，則是杓指由爲孟秋七月也。」(古詩十九首解) (4)詩品說：「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舊疑建安中曹王所製。』此與今日良宴會之『彈箏奮逸響』二句同例。」(5)朱彝尊書玉台新詠後說：「就文選

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則西門行古辭也。剪裁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6)錦衾遺洛浦，與「遊戲宛與洛」同例。(7)詩云：「四五蟾兔缺，一月中有兔始於楚辭天問，月中有蟾始於淮南子精神訓，而蟾兔並居月中則始見張衡靈憲。漢末緯書(春秋元命苞)及石闕(少室神道石闕銘及開母廟石闕銘)中亦多以二物象月。此詩當亦漢末時作。其餘如迴車駕言邁及客從遠方來兩首，亦可從這七首作於漢末而推定爲非西漢時詩。(有以客從遠方來爲擬孟冬寒氣至下半首者，其說亦通。)玉台新詠所載古詩八首，四首與文選同。其餘四首並未確指爲西漢詩，不過一般人的意識中總覺得「古」字彷彿是指西漢似的。這實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例如偽列子說堯大夫稱康衢謠爲「古詩」，史記說孔丘刪「古者詩三千餘篇」，班固說：「賦者古詩之流也。」世說新語王恭問：「古詩中何句最佳？」詩品說：「古詩眇邈，人世難詳。」——這些「古詩」之名，

都是泛指時代略早而作者失考的詩，也可以說漢以前，也可以說漢以後。所以這四首之非西漢詩，是不必深辨的。004

【五古起源】文心雕龍論五言之起源曰：「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五言久矣。」（明詩篇）詩品則曰：「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按兩家所舉，或屬偽古文尚書，或屬謳謠，格言，或爲楚調，即有一二句雜在篇中，如小戴記郊特牲載伊著氏蜡辭「草木歸其澤」之句，尤在前世；然此僅五言之句，非全體五言詩也。鍾嶸謂：「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後之論者，遂謂蘇李贈答詩實五言之別祖。劉勰則曰：「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典，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厥後蘇軾答劉沔書，章樵古文苑注，朱彝尊書玉臺新詠後，並有駁論，以蘇李贈別長安詩有「俯觀江漢流」及「山海隔中州」等句，兩人離別

何由到此？至陵詩於當日情事，尤多不切，如云：「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按蘇李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別則在始元五年，兩人同居匈奴凡十餘年，何得僅言三載？其語意乖章，灼然易見。况蘇四詩之全不與李相涉者乎？（梁章鉅文選旁證引翁氏說）今觀漢書李陵傳，載陵贈蘇武詩，「徑萬里兮渡沙漠」一首五句，猶是楚聲，而非五言，則蘇李詩出於後人擬作，五言詩不起於蘇李明矣。文心雕龍又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辭。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徐陵玉臺新詠亦著枚乘詩八首，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行行重行行」等篇，皆在十九首中。又有「蘭若生春陽」一首，亦云乘作。李善文選注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趨車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按十九首涵義繁複，自非一人之辭，一時之作。（沈德潛說）劉勰據或說，歸之枚乘，疑

不能明。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誠慎之也。至徐氏撰詩，直斷十九首中之九首出於乘手，說無根據，將焉取徵？或驗其時序，明月皎夜光詩云：「玉衡指孟冬。」李注：「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則此首必武帝未改用夏時前，漢初之作矣。然吾觀其第十七首又云：「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此詩孟冬，明合夏時，與前迥別。故于光華評注引方氏集成說，疑玉衡指孟冬句，冬是秋字之誤。若是，則前後時序一致，其非西京之作，可以斷言。故前漢篇什，不見五言。世所傳之蘇李及班婕妤而外，若虞美人答項王歌，卓文君白頭吟，並不足信。益不待論矣。一古詩紀詳辨之一。蓋五言古詩，肇始於東都民間之風謠（十九首）騰踊於建安初文人之倡和，其起原因在炎漢之叔季，非盛世諸辭人所能製作者矣。○

【五古與樂府】我們研究樂府，有好幾層的阻礙：

（其一）本來音樂的文學，以後都給註釋家把他說理化了。如晉崔豹的古今注卷中「音樂」一節，應該把音樂分別樂府了，但他卻把他反弄成非音樂的解釋。樂府詩集卷三十說得好：「崔豹古今注曰：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按古詩云：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長。晉傅玄豔歌行云：咄來長歌復短歌，然則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舉這一例，可見古今注「以義說名」的靠不住了。唐史臣吳兢的樂府古題要解（學津討原本）雖是一部很重要的參考書，但他也不能從音調上分類，只能從作品的內容去解釋牠。宋鄭樵通志卷四十九樂略，雖然很攻擊這種方法，但他也何嘗能夠真個從音樂上來講樂府呢？陳澧聲律通考卷十自注云：「鄭樵通志樂略云：臣謹攷撫古今偏繫節奏，正聲不墜於地，然其所載諸曲，皆無節奏，不知何以云然？」因為樂府音調已亡，所以在對於某一詩，屬某一調都成問題了。（其二）本來可歌唱的樂府，現在都把他作不可歌的「古詩」看。

了。如古詩十九首中第八首「冉冉孤生竹」是「雜曲歌辭」我們都已知道了；但那剩下的十八首，也全是樂府。朱桓堂樂府正義曰：「古詩十九首，古樂府也。」這話就很少人能夠懂得。其實樂府本有長相思一調（見樂府詩集卷六十九）如十九首之第十七首云：「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又如十九首之第十八首云：「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可見古詩十九首中竟有兩首或者就是長相思的古調了。以後模擬長相思的有十餘家，而古詩十九首中的長相思，竟被人忽略過去了，也算不得古辭了。復次，如曹子建最好的一篇詩，即文選所載的七哀詩一（名明月照高樓）其實即是樂府，而文選玉臺新詠曹子建集把他認作雜詩了。其實據古今樂錄說：「怨詩行歌東阿王明月照高樓一篇」（樂府詩集卷四十一引）宋書樂志楚調怨詩也有明月東阿王詞七解，就是這一篇。可見這篇七哀詩不但是樂府，而且還有一首

音樂所奏的樂辭，然而後人竟誤以爲「詩」，不可以歌唱的「雜詩」了。舉這兩個例，可見現在所認爲詩的，有許多都是樂府，樂府和詩的界限是以後分化了纔有的，我們不必相信元微之樂府古題序要分別什麼是詩？什麼是樂府？說什麼「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我們要知道木蘭仲卿四愁七哀，沒有一篇不是不可以歌唱的啊！**□**本來五言詩發生和樂府同時，自漢武帝促新聲，多五言連用，於是古詩十九首同蘇李贈答，相繼成篇，成爲一種「五言體」。但有人不認此說，如元微之樂府古題序，就可算一篇最有力的反面文字，他說：「詩迄于周，離騷迄于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詩，行，詠，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言。」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詞以節唱，句度長短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卮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

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雖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就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有編爲「樂錄」、「樂府」等題，除鏡歌、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于管絃明矣。」固然在音樂文學上有「由聲定詞」或「選詞配樂」兩種方法，然終竟是以「聲」爲主，並且微之的話也太呆板，所以唐荆川在稗編卷四十二樂七按語，就駁他道：「今詳其意，由樂以定詞，謂依樂律之平仄高下以操其詞，有一定之制，不可增損移易也。選詞以配樂，謂撰詞既成，隨其平仄高下度爲歌曲，亦可協于樂律，非有一定之制也。其說亦不然，蓋古人度曲視其詞章首一字隨意以何律譜之，初非謂此詞必屬某均某律，而不可以他律易之也。如鹿鳴用黃鍾起調，畢曲謂之正宮，則四牡至南山有臺皆可用正宮，其間迤邐曲折，不必盡同，非謂句度之長短，音聲之高下，悉欲比

鹿鳴也。王荆公樂論曰：「先有聲而後以律度爲曲，是聲依詠，若先定律而後以詞填實之，則是詠依聲也。張橫渠亦曰：「大樂決非先定腔，非深知樂者，焉能與于此。今之黃鐘、醉花陰、中呂粉蝶兒之類，其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仄，悉按舊作，不敢毫釐移易，此正微之所謂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者，失古人度曲之義遠矣。」王灼碧雞漫志卷一裏面更駁得痛快：「微之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固不知事始，又不知後世俗變，凡十七名皆詩，詩即可歌，可被之箏弦也。」知道詩即可歌，那末反過來看五言體的源流，自枚乘雜詩九首、蘇武、李陵贈答詩，現在所見於玉臺新詠者，通是可歌，女作家如卓文君、蘇武妻、羅敷、徐淑，她們作品都是樂府，其可歌唱更明白了。長篇如孔雀東南飛，從音樂方面觀察是「雜曲歌辭」，從文辭方面觀察，卻是五言體。五言體到了曹家三祖（操、丕、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纔算完全成立，然三祖的古詩，都是可歌唱的。鍾嶸詩品說：「古者詩頌，皆被之金

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聲韻之說也。與世之言宮商者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韻耶？由此可見五言詩現在雖不可歌，而在當時卻是和管絃合奏的，就自曹子建以至陶淵明中間的許多詩人，也都是以「清濁通流，口吻調利」者爲合格，所以詩品說——「今謂文製本須諷詠，不可寒礙，但今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食，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昭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這裏所舉許多的五言作品，大概都載於徐陵的《玉臺新詠》裏。原來《玉臺新詠》和《昭明文選》所錄不同，我可以大膽說一句，文選很多是文人無聊的作品，不關性情，所以不可歌唱，所以這部書無價值。但

是《玉臺新詠》卻反一面來，以聲音爲主，故此錄多是詩品認爲「清濁通流，口吻調利」的作品。文選沒有孔雀東南飛，而《玉臺新詠》有之。文選錄許多謝靈運的詩，《玉臺新詠》只錄下兩首。文選首列許多京都郊祀，耕籍，畋獵和許多海賦江賦，所以是貴族文學。《玉臺新詠》只列男女吟咏性情的五言詩，所以成爲平民文學。文選剪裁長短句作五言，把他前後雜糅，以致十九首中沒有枚乘姓名，反之，《玉臺新詠》作者本昭明太子後進，不敢明言其非，所以別著此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最重要的就是《玉臺新詠》和音樂相關，所以自序中有許多是和音樂相關的話，如「弟兄協律，生小學歌；小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什引，非關曹植；傳鼓瑟於揚家，得吹簫于秦女。」如「陪遊駁，娉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如「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如「流詠止於洞簫。」可見《玉臺新詠》本意在度曲，其自述「撰錄豔歌，凡爲一卷，曾無忝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意思尤甚。

顯豁，我們不要以為建安以後的五言是貴族文學，通是汨沒性情，須知建安以後詩，可歌者正多哩！「陳思潘岳吹簫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這話見文心雕龍聲律篇，分明就是拿音樂作評詩的標準的。不但如此，當時有名的歌者，還有許多可考的，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五樂五云：「齊有朱願仙善聲讀曲，齊武朱子尚又善歌，二人遂俱蒙厚賚。梁有吳安泰善歌，後為樂令，精解聲律，初改四曲別江南上雲樂，內人王金珠善歌，吳聲四曲，又製江南歌，當時妙絕，今斯宣達，選樂府少年好手進內習學。吳弟安泰之子，又善歌，次有韓法秀，又能妙歌，吳聲讀曲等，古今獨唱。」我們讀鮑照代堂上歌行「箏笛更彈唱，高唱好相承」，梁元帝詠歌「傳聲入鍾磬，餘轉雜篳篥」，已經稍稍知道那時唱詩的情形。再讀杜甫夜聽許十一誦詩一章，更越發知道那時五言詩的唱法了。「誦詩渾游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垂鈎，清心聽鳴鏑。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駉誰翦剔。廣意

人莫知，人間夜寥闕。」由這首詩可見陶謝的詩，在唐代尚有人能歌唱他的。現在許十一的精微飛動的聲音，既已風流歌絕，無怪許多人要看輕了兩晉和六朝的詩歌，以為不是「音樂文學」。其實我們要知道兩晉之嵇康、陸機、傅玄、石崇、陶潛、宋之謝靈運、謝惠連、顏延之、鮑照、湯惠休、齊之王融、謝朓、沈約、梁之武帝、元帝、簡文帝、吳均、王金珠、陳之陳後主、江總、張正見等，他們的作品，現在載於郭茂倩樂府詩集有多至六十首的（如陳後主）可歌唱的正多咧！我們不信，只要把陳沙門知匠作的古今樂錄細心研究一下（這書失傳，現有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本，可惜不全，我很望有人出來重輯，因為這是一部研究兩晉六朝樂府，頂重要的參考書）便知道了。如陸機的作品中有鞠歌行，順東西門行，上留田行，泰山行，梁甫吟等。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平調有鞠歌行，今無歌者。」又順東西門行，今不歌，「上留田行，今不歌。」泰山行，今不歌，「梁甫吟行，今不歌。」雖然兩晉的樂府，或由漢魏傳到晉

代的樂府，到了陳朝，已很多不可歌了；然反一面說，在晉代卻實在是可以歌得無疑。並且陸士衡的文賦，末文歸結到「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可見他決不是一個不懂「音樂的文學」的人。他的樂府按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二引古今樂錄云：「晉宋以後歌曲有百年歌，晉王道沖陸機並作。」可見就在陳朝還有未曾失傳的曲子在呢？復次如石崇，他的樂府有楚妃歎等，案古今樂錄曰：「張永元嘉技錄有吟嘆四曲，一曰大雅吟，二曰王明君，三曰楚妃歎，四曰王子喬，大雅吟王明君楚妃歎並石崇辭。王子喬古辭，王明君一曲今有歌，大雅吟楚妃歎二曲，今無能歌者。」可見石崇的作品，到了陳朝，還有王明君一曲是可歌的，其餘雖不可歌，而在石崇當時，卻都是可歌無疑了。舉此類推，可見宋齊梁陳的歌辭，在當時可歌的必然很多。鮑明遠的採菱歌，謝元暉的鼓吹曲，梁武帝的江南弄，簡文帝的鳥棲曲，我們都很容易看出牠是可歌唱的，至於王

金珠的清商曲，其可歌更容易明白。陳後主的玉樹後庭花，臨春樂二曲，據隋書樂志五行志和陳書卷七所載是「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這種哀豔的曲子，實在替我們樂府詩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我們已苦沒有充分材料去重新發現樂府歌唱的歷史了！我現在只能把已知的事實指出來，使朋友們有一個研究樂府存亡的目標。不過我們要注意的，就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音樂文學」，時代過去了，便能歌唱前一代的曲子，都算很希罕的事。你看齊書蕭惠基傳云：「自宋大明以來，聲伎之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知者，惠基解音律，尤好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已。」可見魏晉樂所奏曲，到了齊梁，已不很有人唱牠了。今按：

(一) 魏樂所奏的——折楊柳行二曲（一古辭一曹丕辭）度關山一曲（曹操辭）薤露一曲（同上）蒿里一曲（同上）對酒一曲（同上）卻東西

門行一曲(同上)步出夏門外二曲(一操一曹
叡辭)短歌行(丕)

(二)魏晉樂所奏的——江南一曲(古辭)東光一
曲(古辭)鷄鳴一曲(古辭)烏生一曲(古辭)平
陵東一曲(古辭)陌上桑一曲(古辭)王子喬一
曲(古辭)善哉行八曲(古辭)一曲操三曲(丕二
曲)叡二曲(氣)出唱三曲(操)精列一曲(同上)
秋胡行一曲(同上)十五一曲(丕)

(三)晉樂所奏的——白頭吟一曲(古辭)西門行
一曲(古辭)東門行一曲(古辭)豫章歌一曲
(古辭)雁門太守行一曲(古辭)滿歌行一曲
(古辭)豔歌何嘗行二曲(一古辭一丕)陌上桑
三曲(一楚辭鈔一操一丕)短歌行二曲(操)塘
上行一曲(同上)燕歌行二曲(丕)苦寒行二曲
(一丕一叡)煌煌京洛行一曲(丕)權歌行一曲
(叡)野田黃雀行一曲(曹植辭)怨詩行一曲
(同上)怨歌行一曲(同上)大雅吟一曲(石崇)

王明君一曲(同上)楚妃歎一曲(同上)

就是那「長句長篇斯爲開山第一祖」(王船山語)的大牆上蒿行，據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大牆上蒿行今不歌」可見當時也是可歌的了。既發明了歌唱長篇的「頽廢文學」的方法，就自然而然到了六朝，也會知道怎樣去歌唱那長篇的敘事抒情詩，像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辭了。孔雀東南飛實在是音樂文學史上的傑作，但並不是古辭(請參看陸侃如孔雀東南飛考證見國學月報第三號)樂府中只有他和木蘭辭作敘事體，有始有卒並且同受的是印度詩人的影響，同可代表六朝時北方民族的「音樂文學」，不過他的歌唱方法，已經失傳罷了。當時南朝文學，除了知名的詩人尚有許許多多的無名作者，他們在音樂文學上的貢獻，實在大極了。現在我們打開樂府詩集(卷四十四至五十一)的「清商歌辭」來看，所謂「吳聲歌曲」與「西曲歌」兩種，一種代表江浙一帶的新調，一種代

表現在湖北一帶的新調。如子夜歌子夜四時歌華山畿讀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烏夜啼莫愁樂三州歌，也有極悲哀的，也有很濃艷的，但都不能不說是由於真情流露我們不要忘記了這種真情流露的兒女文學，實在是「可歌可舞的」音樂文學。」如吳聲曲辭中的前溪歌七首，據郗昂樂府解題曰：「前溪歌舞曲也。」又曲歌裏的舞曲更多了。古今樂錄云：「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青驄，白馬云：『舊舞十六人。』襄陽樂，三洲歌，採桑度，江陵樂，共戲樂，安東平，那呵灘，孟珠，壽陽樂云：『舊舞十六人，梁八人。』」這自然都是舞曲了。此外還有一種，叫做「倚歌」。古今樂錄云：「凡倚歌悉用鈴鼓，無弦有吹。」如青陽度，女兒子，來羅夜黃，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纏，黃督，平西樂，攀楊枝，尋陽樂，拔蒲，作蠶絲等，據說都是倚歌。也有在同一曲調之內，或爲舞曲，或爲倚歌的，如孟珠翳樂等是。此外還有如江南弄，採蓮曲，鳳笙曲，游女曲，朝雲曲，都有和辭，其可歌唱，也不待詳證而自明了。我們還要注意齊梁以來文人做樂府的

五

雖然很多，但決不和漢魏相同，並且往往失掉了命題的本意，如烏將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鷄鳴高樹巔，但詠雞，諸如此類的很多，甚至有連本題都弄錯的，如相府蓮，誤爲想夫憐，楊婆兒，誤爲楊叛兒（參考蔡寬夫詩話），可見漢魏樂府到了六朝已全成了不可解了。因爲漢魏有漢魏的樂府，六朝有六朝的樂府，那些文人們不是沒有樂府，但凡是模倣舊題的，便沒有什麼價值；那有價值的，反在於無名詩人，謳唱出來的「清商歌辭」。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然南朝的「清商歌辭」到了隋唐，也漸漸成了不可解了。所以隋平陳後，文帝獲之，喜他的節奏，說道：「此華夏正聲也。」（吳萊曰：世所謂華夏正聲，蓋俗樂也。）爲立清商署，叫做「清樂」。隋亡以後，失傳的自然不少，然在武后時還有六十三曲，到後又只剩得四十四曲，連有聲無辭的都包括在內了。樂府詩集卷四十四，記載清商歌辭的末運道：「長安已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寢缺，能合于管絃者，唯明君、楊伴、饒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

八曲。自是樂章訛失，與吳音轉遠。開元中劉昺以爲宜取吳人使之傳習，以問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學于江都人俞才生，時聲調已失，唯雅歌曲辭，辭典而音雅。郎子亡後，清樂之歌遂闕。清商歌辭之自然歸於消滅，正是唐代詩歌代興的時代。吳萊論樂府正聲說得好：「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欲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女聽之，以爲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中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伎漸缺，且能合于管絃，去吳音浸遠。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可見樂府到了唐代，已經成爲遺形物。所以又說：「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再看唐代的批評家如元結篋中集序那樣排斥「會諧絲竹」的音樂文學，便知樂府真正衰亡的原因了。

【五七言詩】五七言詩出於漢代之歌謠，久乃脫離音樂，而爲文人發抒情感之重要體製。其起源不可詳考，以意測之，其詩經與楚辭合流後之自然產

物乎？鍾嶸謂：「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詩品）而世傳蘇李贈答之詩，劉勰已疑之。（說詳文心雕龍明詩）至古詩十九首，徐陵玉臺新詠著錄其中八首爲枚乘作，李善注文選亦謂：「疑不能明。」近人辯證甚多，「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殆已成定讞矣。漢樂府如清商曲中之飲馬行，雜曲中之冉冉孤生竹行，多用五言，而不詳其年代。惟漢書五行志所載成帝時童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足爲五言詩產生於西漢時之證。比采而推，則漢樂府中之清商曲辭，未必悉爲東漢作品。又漢書載永始元延間（成帝時）尹賞歌：「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復何葬？」後漢書載光武時涼州歌：「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甯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奇。」並爲不知名之作者所爲，而適足證明西漢末年，爲五言詩之草創時代。（參看鄭振鐸中國文學史第一冊）其時雖未爲文人所採用，而其體已大行於民間。至東漢

則有班固之詠史，蔡邕之翠鳥，秦嘉之贈婦，鄒炎之見志，並以五言爲詩；而蔡琰沒於匈奴，備遭喪亂，流離之慘，還國之後，作悲憤以寫經歷情形，爲長五百餘字之敘事詩，語多沈痛。五言詩之進展，得此女作家，以下開建安之盛，亦至堪誇耀之事已。□七言詩之起源，舊說謂始於漢武帝時之柏梁聯句，顧炎武已駁斥之。（說詳日知錄二一）漢初好楚聲，楚歌多七字爲句，如項羽之垓下歌，高祖之大風歌，苟去其「兮」字，或易「兮」字爲他字，即成七言詩體，而其演變之跡，可於張衡（字平子，南陽人）之四愁覘之。『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淚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至魏文帝之燕歌行，則脫盡楚調，而七言詩之體格，乃純粹獨立。五七言詩之發展，蓋以建安之際，爲最大的樞紐矣。□建安（漢獻帝年號）之世，曹氏父子並好文學，而又有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號稱「建安七子」，爲之輔翼，追隨談讌，飲酒賦詩，相互觀摩，而專家以

五

出。武帝英雄本色，氣韻沈雄；文帝婉約風流，稍欠魄力。三曹之傑，端推陳王。（曹植字子建）七子之中，文帝獨稱劉楨，謂「其五言詩妙絕當時」。（魏志注引丕與吳質書）後世遂以楨與陳王並稱，有「曹劉」之目。實則差堪與陳王比肩者，惟一王粲。粲之七哀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實開杜甫一派傷亂詩之先路。次則陳琳之飲馬長城窟行：「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羈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當當格鬥死，何能拂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激昂沈痛，亦爲唐人新樂府導其先河。至陳王以貴公子見忌於兄，（丕）遠徙他鄉，鬱鬱以死。其天才超絕，而處境不堪

發爲詩歌，纏綿悱惻，其代表作如贈白馬王彪一首，尤極千回百折，抑掩悲涼之致。五言詩至此，已漸造極登峯。鍾嶸評爲「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詩品）不爲溢美矣。

【五七言之比較】劉熙載藝概曰：「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當四言兩句；如『終日不成章』之於『終日七裏，不成報章』是也。七言上四字，下三字，足當五言兩句；如『明月皎皎照我牀』之於『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是也。是則五言乃四言之約，七言乃五言之約矣。太白嘗有『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說，此特意在尊古耳。豈可不達其意，而忘增開字以爲五七哉？」按五言雍容較四言之渾朴爲優，七言委宛，又較五言之平澹者爲進，故四言終於晉代之嵇康（王閔運說）七言盛於三唐以後。惟五言一體，鍾嶸謂爲居文詞之要，故至今仍與七言並存而不廢也。蓋以言情境，則平澹天真，宜於五言；豪蕩感激，宜於七言；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揮霍。以言難易，則五言無開字易，有餘味難。

七言有餘味易，無開字難。（並劉氏藝概說）既各有難易，又各有所宜，故當相提並論，無庸妄分優劣，強作解人也。

【五七言格詩】侯夫人看梅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擗庭花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五七言格也。

【五七古詩式】王漁洋爲詩律最有研究的人，其律詩定體，漁洋詩話，然燈紀聞，師友詩傳，錄繪錄，古詩平仄論，中論格律之處頗多，惟不著圖，多錄舉古人成作，即於其旁注（即平仄之標識）以爲式。其甥趙秋谷以古詩聲調請教於漁洋，不得，乃憤而作聲調譜，厥體與漁洋古詩平仄論相若，亦無圖表。其後翟儀仲、翁覃溪諸氏，雖有著作，然皆祖述王、趙，或稍有駁正。逮董研樵聲調四譜圖說出，而後於古體有圖表可憑。惟古體詩變化萬千，圖表所示，亦僅一大概之原則，若以之與古人成作逐一相較，恐千百篇中難得一完全符合者，近體尚然，況古體乎。

五言古詩

平韻平起式（原用黑白圈圖）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韻）

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韻）

平韻仄起式

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韻）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韻）

仄韻平起式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韻）

仄仄平平平 平平仄仄仄（韻）

又一式

平平平仄平 仄仄仄平平（韻）

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韻）

仄韻仄起式

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韻）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韻）

又一式

仄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韻）

平平平仄平 仄仄仄平平（韻）

五

平韻拗體式

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平（韻）

仄仄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韻）

仄韻拗體式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韻）

仄仄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韻）

平仄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韻）

仄仄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韻）

七言古詩

平韻平起式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韻）

仄仄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韻）

平韻仄起式

仄仄仄仄仄 平仄仄平仄（韻）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韻）

平韻平起拗體式

平平仄仄仄 仄仄仄平仄（韻）

仄仄仄仄仄 平仄仄平仄（韻）

平韻仄起拗體式

仄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韻)

平平仄仄仄仄

仄仄仄仄平平(韻)

仄韻平起式

平平仄仄仄仄

仄仄平平仄仄(韻)

仄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平(韻)

仄韻仄起式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韻)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韻)

仄韻平起拗體式

平平仄仄仄仄

仄仄仄仄平平(韻)

仄仄平平平平

平平仄仄仄仄(韻)

仄韻仄起拗體式

仄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仄(韻)

平平仄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平(韻)

平韻拗黏式(第三句之第二第四字與第二句

之第二第四字成二平二仄者為黏,一平一仄者

為拗黏)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仄仄平平(韻)

平平仄仄仄仄

仄仄仄仄平平(韻)

仄韻拗黏式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韻)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仄仄平平(韻)

句句用韻式

平平仄仄平平(韻)仄仄平平仄仄(韻)

仄仄仄仄平平(韻)平平仄仄仄仄(韻)

平平仄仄仄仄(韻)仄仄仄仄平平(韻)

仄仄仄仄仄仄(韻)平平仄仄仄仄(韻)

董氏圖譜中有譜無圖者尚多,以不重要,均不備錄。然以近體詩式較之,已不啻倍蓰矣。因古體變化多,不若近體之簡單也。

【五七古平仄論】古詩之格式,自來罕有定之者,

蓋句中若干字之平仄,雖有一定之法度可尋,然難

能著為成法,以周內千古詩家也。尤其是七古,其句

法章法千變萬化,往往莫測端倪。即以唐代而論,初

唐古體,猶是六朝風格,盛唐自少陵崛起,創為蒼勁

之句調，由是古詩之聲律一變；然其時王、孟、高、岑諸家，猶未盡脫初唐聲響。中唐之昌黎，最爲拗強，其橫絕一世之生硬句調，直是前無古人，全平全仄之句，比比然也。與之同調者，有柳州、東野、長江、昌谷諸家。其同時之元、白，則務爲圓熟流轉之調，又別成一派者也。晚唐風調，又變，每以律句作古體，此其詩格之卑也。然竊有疑焉：何以律句之格調，如此之嚴整，而古體之變化無定，又若是其甚歟？曰：是亦有故。律句之篇章有限制，通常爲四韻，多則六韻，八韻之排律——排律有多至一二百韻者，乃多加週期，與篇章之長短無關，惟將週期一再重疊而已。猶巧墁者，築三尺之雞埽，與千仞之宮牆，其材料同此，瓶甑一物，少埽則低僅三尺，多砌則高及千仞。古體則不然，少則二韻，多則數十百韻；有時似有週期，有時全無週期。在七古中更雜有三、四、五、六言及九言以上之長句，其句數或奇或偶，隨音變化，不可捉摸，以此著譜不其難哉？唐代以詩賦取士——詩用律詩，律詩既成爲科試中物，其格律之嚴整而不容稍有軼出，

自不待言。五言六韻或八韻，遂爲後世科場中之定式。古體未經此種桎梏，故縱橫馳驟，不可羈勒。欲定一普遍而有規律之法式，以準繩之，殊不易得也。然則古體果絕無格律乎？曰：是又未也。翁覃溪云：「古詩平仄無一定，而實有至定者。」至定者何？王漁洋自有平仄。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其要在第五字必平，第五字既平，第四字又必仄；第四第五字平仄既合，第二字可平可仄，然不如平之諧也。古人多用平。」——至其出句，一出句即奇句，偶句稱落句。上段所云，皆落句之平仄。——第五字多用仄，如間有用平者，則第六字多仄；至出句之第二字，又多用平。」——總之，出句第二字平，第五字仄，其餘四仄五仄亦諧。」落句第五字平，第四字仄，上有三仄四仄，亦皆古句正式。」古大家亦有別律句者，然出句終以二五爲憑，落句終以三平爲式。間有雜律句者，行乎不得不行，究亦小疵也。」若仄韻到底，間似律句無妨；以用仄韻，半非近體，其平仄抑揚，多以第二字第

五字爲關捩。若換韻者，已非近體。用律句無妨。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句稱爲正。今將漁洋所論平仄各節演爲一圖如下：

七言古體平韻到底，主要平仄圖

出句 又○又又●●又

落句 又○又●●○○○

(○平●仄)可平可仄又未言平仄

翁覃溪謂：漁洋所云落句第二字古人多用平之語，失實，故圖中采漁洋可平可仄說表之。趙秋谷聲調譜云：

前譜 五言古詩

間以律句，即以古句救之。(案趙譜無此二語，翁氏著錄之譜有之)總之兩句一聯，斷不得與律詩相亂也。

後譜 五言古詩

無一聯是律者，平韻古體，以此爲式。(案此指岑參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塔詩)

平平仄平仄，爲拗律句，乃仄韻古詩下句正調也。

七言古詩

此篇各種句法俱備。(案此指韓愈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詩)然中有數句，雖是古體，止可用於柏梁，至於尋常古詩，斷不可用。轉韻尤不可用，用之則失調，當細辨之。如仄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亦當酌用之，轉韻中不宜，以其乖於音節耳。

聲調譜中關於古體詩聲調之原則方面者，略盡於此矣。其他多句中夾注，乃瑣碎之評論，不甚與原則相關，故不錄。亦不勝錄也。今將趙譜所云平韻古體(五古)以此爲式之岑詩單錄其平仄，與律句之平仄比較研究之，以明古近體之分。

岑參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塔詩平仄圖

出句

落句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漁洋云：「出句第二字平，第五字必仄。」七古之第五字，相當於五古之第三字（秋谷云：「七言不過於五言上加平平仄仄耳，拗處總在五六字上，七言之五六字，即五言之三四字。」）七古之第二字，五古無，今以岑詩觀之，出句中第三字用仄者，凡十一分之二，與王說合。漁洋又云：「落句第五字必平，第四字必仄。」又云：「落句終以三平爲式。」覃溪亦云：「漁洋先生論五七言詩，大約以對句（即落句）末三字疊峙三平，以見蒼勁，是固然已。」案岑詩十一句中，末三字用三平者凡七句，第三字（即七古

之第五字）用平者凡八，與王說亦合。惟第二字用仄者僅五句，似與王說不符，但王氏指七古而言，其平仄論中所舉歐陽永叔啼鳥一詩，合者固十之八九也。若以王說之平仄與律詩比較之（見本章第三第四兩節），乃知五言律出句之第三字，不論平起仄起，盡用平聲；七律之第五字，則三平一仄（七律起句因押韻故，其末一字與第五字對調本亦平也。說見第四節），王氏所論古詩平仄，與律詩完全相反。再閱五七律詩式中所列出句之平仄，除末一字當然用仄，及七律起句因押韻而將五七兩字對調不計外，其他各字，莫不一平一仄（各句橫列看去）獨五律之第三字與七律之第五字，全用平聲。此乃律詩聲調之重要處，而古體詩於此偏用仄聲，以拗強爲和諧，此古體之所以爲古體而不同於律句者一也。又五律落句之第三字與七律落句之第五字，全用仄聲，此亦律詩聲調之重要處，而古體詩於此偏用平聲，其上一字又必用仄，以再拗強之。案五律詩式中落句之平仄，名爲八句，實祇仄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平二式，若將仄仄仄平平句之第三字易以平，即成末三平之式，已合古體之句法，可勿論。若將平平仄仄平句之第三字易以平，則成平平平仄平，並不拗強，故此必將其前一字再易爲仄以拗救之，如此成爲平仄平仄平，乃拗強矣。再閱七律之落句，亦祇平平仄仄仄平，仄仄平仄平二式，（即五律之前加平平，仄仄）若將第三字易爲平，一成平平仄仄平平之三平調，一成仄仄平平平仄平之句，再易第四字爲仄，乃成仄仄平仄平仄平之拗句，合乎古體之聲調矣。以拗強爲和諧，此古體之所以爲古體而不同於律體者二也。又趙秋谷云：「若平仄平仄仄，則古詩句矣。」案此指首句）又云：「平平仄仄仄，爲拗律句，乃仄韻古詩下句之正調也。」細繹此二句及前段中所指爲拗句者，其拗何在？曰：在第二字與第四字上。蓋五律之二四兩字與七律之四六兩字，須一平一仄，如此方和諧，若兩平兩仄乃拗。（參閱五七古詩式條每一式四句中，必有兩平兩仄之句一句或兩句；而五古拗體式中

凡八句畫作此式，在五七律詩式中一句也無。）上列各句之所以拗者在此。試將其中二四或四六兩字中之任何一字易之，使成一平一仄，則必和諧如律句矣。此又古律體之判也。他若全平全仄以及四平四仄之句，與夫王氏所云「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因一雜律句，更近於排律聲調也。他體何以可雜律句？曰：仄韻到底與換韻體之詩，已非近體，故間用律句無妨。亦王氏說見前。又聲調譜中所稱拗律句，別律句，間有律句，即以古句救之。云云，無一不使與律句異，以成其拗強之聲調。以拗強爲和諧，此古體之所以爲古體而不同於律句者三也。然則古體固拗強而不和諧乎？曰：否！古體自有其和諧之音節。聚若干拗強不一之句，間以不拗者而善爲搭配之，使之縱橫取協，奇正交錯，以成古詩之特有聲調，其不和谐者，正成其和諧也。譬如詞中瑞龍吟，憶舊遊，淒涼犯諸調，頗入拗句，初讀之，每格格不上口，讀之稍久，轉覺非此不諧。以曲喻之，律句似南曲，主柔媚；古體似北曲，主剛勁。北曲中多用乙

凡二半音及其繁急之音節，聽之何嘗不諧？苟采一二句雜南曲中，未有不掄耳却走者。個中消息，有未易爲口舌筆墨所可宣達者也。總括上述各點，得一拗句之法則如下：

1 全平全仄者拗。

2 疊用六平六仄者拗。

3 疊用五平五仄者拗。

4 疊用四平四仄者拗。

5 句末疊用三平者拗。

6 七言末疊用三仄，上又疊用三平者拗。

7 五言末疊用三仄，上不用二平者拗。（趙譜論

五律云：下有三仄，上必有二平。）

8 五言之二四兩字與七言之四六兩字成二平

二仄者拗。

9 七言之二四兩字成二平二仄者拗。

10 七言之二六兩字成一平一仄者拗。

【五娘行路】（子弟書）北平流行俗曲。

【五娘賣髮】上海流行俗曲（新唱春）第一書局

石印本。

【五娘剪髮】四川流行俗曲。大文堂木刻本。

【五坡嶺】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五花鬻弄】宋代雜劇底一種。宋徽宗時見鬻國

人來朝，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因其以五人般演故

謂之「五花鬻弄」（見輟耕錄）1247

【五桂緣】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五朝詩七律英華】不分卷。清吳江顧有孝編。有

康熙全閣寶翰樓刊本。

【五好勸戒五更調】蘇州流行俗曲。上海兩宜社

石印本。

【五胡十六國文學】東晉時代，中國北部，被五胡

十六國所蹂躪，中原舊文化，自然被他們摧殘了不

少。但是他們同時受了漢族文化底征服，也不是絕

無文學底表現的；並且漢族遺民，留在北方的，還是

大多數；其中優秀的，當然也有。不過作品流傳下來

的很少罷了。所以如張駿、苻朗、王嘉、馬岌、趙整之流，

也頗有詩篇；而著名的蘇蕙迴文詩，卻產生於前秦

持堅的時候。1013

【五胡與文學】漢代文學，辭賦所占的領域最大，而五言詩底領域，不過是一個附庸。到了三國至隋，卻是五七言詩和駢體文底領域，差不多是並大了。但是一般人多注重於詩。東漢末年，中國就分裂了。這一次的分裂，從漢末到隋初，足足有四百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長期的分裂。中間雖然經晉代統一了三十年，但不過是一個極短期的統一；而且東晉時代五胡十六國的大分裂，就伏線於這短期的統一中。所以這三十年的統一，實在是西晉末年和東晉時代一百多年的大分裂底源泉；而統一底效力，不但等於零，而且難免是一個負數。在這長期的分裂中，政治底紊亂，戰爭底劇烈，社會底黑暗，人民底死亡窮餓，顛沛流離，非常困苦，自然可想而知。然而於中國文化底提高和普及的事業上，卻也不能說沒有發揚光大的好處。所以這時期中跟文學有關係的特徵，至少有下列兩點。□兩漢四百年間，雖然如匈奴、西域、朝鮮、東夷、烏桓、鮮卑、西羌、西南夷、南

蠻、南粵、閩粵、交趾等異族的國土，或開爲郡縣，或收爲附庸，聲威所播，遠達四裔，然而不是戰鬥的征服，就是和親的羈縻，不曾做那用中國文化去同化他們的工作。就是揚子江上游和錢塘江流域，閩江流域，粵江流域，除蜀郡經太守文翁倡教布化，後來頗出了幾個有名的文學家如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等以外，其餘還不能有文化提高和普及的現象。這大約因爲兩漢都城，偏於北部，所以不能由政治中心把文化推行到西南、東南兩部。到了三國，便不同了。蜀以成都爲政治中心，把文化向西南方面推行；吳以建業爲政治中心，把文化向東南方面推行。這兩部分的工作，都能使這兩方面的若干異族，漸染了中國文化而漸趨於同化。其中吳底工作，尤其重要。因爲它在東南方面，立了一個文化的基礎。使後來的東晉和宋、齊、梁、陳，可以把中原文化全部遷移過來；在東南半壁保存著，成一個文化偏安的局面，而不致被五胡異族蹂躪得罄盡。至於五胡十六國，雖然擾亂了中國底西北，跟宋、齊、梁、陳四朝對抗而

稱爲北朝的拓跋魏，雖然占據了中國底中原，然而畢竟都禁不住中國文化底漸染涵濡，後來一齊受了同化，而被融解於漢族中了。所以拓跋魏和北齊北周的二百年間，在政治上是異族征服漢族的時代，而在文化上却是漢族征服異族的時代。北朝文化，雖然畢竟不及南朝融解入異族底民族性的文化，雖然畢竟跟純粹漢族性的文化略有不同，而且因爲地域底不同，所承襲的中國古代文化底遺產，也有南北底不同，然而南北兩方，總同歸於漢族的文化。所以隋代併陳以後，不過三十年間，文化也跟着政治而統一了。這些新民族，既被吸收，而把他們異族底民族性，滲入於漢族底文化裏面，於是中國底北方文學，就受了影響，而帶有異族的色彩。同時，中原一部分的漢族，從北方遷移到南方來，一方面固然把東南半壁的文化提高，而且普及了，一方面也受了東南民族舊文化底感染，而於文學上表現了一種新的色彩。(10)

【五鶴別集】二卷。明盧寧撰。皆溱泊成篇，不能入

五

格。

【五柳菊花新】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⁴⁷⁹²

【五穀豐】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⁴⁷⁹⁴

【五松園文稿】一卷。嘉穀堂集一卷。清陽湖孫星

行撰。有原刊本。

【五本卓二娘】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石印本。⁵⁰

【五打天門陣】四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

江東書局石印本。

【五戒禪師私紅蓮】有清平山堂本。亦見古今小

說卷三十。繡谷春容和集收。題作「東坡佛印二世

相會」。又余公仁燕居筆記九有東坡佛印二世相

會傳。又警世奇觀第十八帙未見。寶文堂目著錄。按

田汝成西遊遊覽志餘卷二十引平話有紅蓮云近

世擬作。

【五里塘】四川流行俗曲。大文堂木刻本。⁶⁰¹

【五員過關】廣州流行俗曲。丹桂堂木刻本。⁶⁰⁸

【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四卷。一名南遊華

光傳。有明本未見。道光十年四遊全傳本十七則小

蓬萊仙館四遊合傳本十八回。明余象斗撰。字里見卷三題「三台館山人仰止余象斗編」。

【五長】詩有五長，曰以神運者一，以氣運者二，以巧運者三，以詞運者四，以事運者五。曰神與氣互相爲用，曷以離而二之也？曰詩品云：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夫神妙物于不知，氣入物于無間，固各有當也。詩之宗，莫若李杜，杜生氣遠出，而總以神行其間，李神彩飛動，而皆以浩氣舉之，是兩人得之於天，各擅其長矣。惟夫杜之妙，神行而氣亦行，李之妙，氣到而神亦到，此其所以未易優劣爾。若歷代名家，或凝神以發英，或振氣以舒秀，尤了然可指者，詩之尤貴神也。惟其意在言外也，若氣則凡爲文無不貴之，豈獨詩然乎哉！我之微分其等者此也。曰孔子謂詩可以言，是能言，莫若詩，巧何列于三也？孔子所謂能言，盡乎論詩之道矣。凡詩無拙言之者也。吾所謂巧爲好奇，立異言之，非古人所謂巧也。好奇而不詭于正，立異而不入于邪，是亦用意以自樹者。若東野長吉，義山是也。今或尚巧而流于誕，則失之矣。此六義所不入

也。曰絕妙好詞，古人尚焉。詞何以居四？曰詞之妙，神氣備而詞從之也。若神氣索而剪詞求工，特貌似而實非其真，故古人命意以遠詞，非因詞以造意也。吾不謂詞工者，願失之，恐人徒取乎詞焉爾。曰沈博絕麗，揚雄所善，況律體非隸事無以措詞，事果居末與？曰詩三百篇，其故實或未盡知之，然即元公吉甫所作，與博雅馴，或取材典墳，邱索有之耳。後世駢體興而律作焉，不隸事無以供駢偶之資，揆諸六義中，歸於比焉，斯得矣，而比固不止隸事也。況詩道興，居多而賦兼之，何居其專以隸事比也。倘隸事無當於此，毋乃并其義失之邪！凡多讀書爲詩家最要事，而胸有萬卷，徒欲助我神與氣耳。其隸事不隸事，詩人不自知，讀詩者亦不知，夫乃謂之真詩。若有心自眩其多，安得不居末乘哉？曰詩以風骨爲要，何以不論曰風合於神，骨備於氣，知神氣即風骨在其中，古人言之數數矣。867

【五岳草堂詞稿】一卷。清當湖張湘任撰。有光緒刊本，在嬰山小園詩稿內。

【五鳳樓潘安擲果】一本。元高文秀撰。雜劇。

【五鳳吟】四卷，二十四回。有刊本書題「草間堂新編續像五鳳吟」。步月主人訂。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刊本題新刻續六才子書馬隅卿藏稼史齋本，十行行二十六字，鄭西諦藏。日本寶歷甲戌船載目載二十四回本，未見。日本內閣文庫藏刊本，亦二十四回。清無名氏撰。題「雲間（亦作雲陽）啞啞道人編著」。

【古越蘇潭道人評定】亦題「步月主人訂」。日本寶歷甲戌船載書目著錄。

【五月方半夏】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五月裏端陽炎熱天】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五學士明講春秋】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五美緣】八十回。有坊刻本。不題撰人。有序，尾署「壬午穀雨前寄生氏題於塔影樓之西榭」。

【五羊皮】一本。清史集之撰。傳奇。集之字友益，溧陽人。一作吳縣人。新傳奇品。史集之之詞，個個不羈。

笑傲一世。

【五公山人集】十四卷。清王餘祐撰。其詩文皆不入格。考證尤疎。

【五鋒會影詞】六本。北平流行俗曲。江東書局石印本。

【五恨領家】北平流行俗曲。松月山房木刻本。

【孟蘭夢】一本。清嚴保庸撰。傳奇。保庸字問樵，丹徒人。官山東知縣。

【孟蘭會】北平流行俗曲。會友山房木刻本。

【孟蘭會】北平流行俗曲（靠山調）。

【亞仙刺目】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巫山高】樂府鼓吹曲。饒歌篇名。樂府解題：古辭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按此蓋與雜曲「欲歸河無船」同意。陳沆以為「巫山為楚淮水謂吳」，似憂吳楚七國事，全屬傳會。至於莊述祖認為「頃襄王圖周室」，則更荒謬了。

【巫山艷史】六卷，十六回。一名意中情。有嘯花軒刊本，馬隅卿藏。不題撰人。丁日昌禁書目著錄。

【巫山十二峯】⁴⁰⁰疑即心遠主人十二峯。參看探河源條。

【巫山女】⁴⁰⁴北平流行俗曲（山歌）。

【巫娥女醉赴陽臺夢】⁴⁴³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巫夢緣】⁴⁴⁴參看探河源條。

【豆香齋吟草】¹⁰¹⁰⁸清光緒間王玉麒撰。

【豆棚閒話】⁴一本。清無名氏撰。雜劇。

【豆棚閒話】十二卷，十二則。有原刊大本，插圖，正文半禁九行，行二十二字；清乾隆四十六年書業堂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尚精。嘉慶乙丑坊刊小本。清無名氏撰。題「聖水艾袖居士編」，「鴛湖紫髯狂客評」。序署「天空嘯鶴漫題」。

【靈】¹⁰¹⁰⁸本姓吳氏，人稱一公。唐一七六四頃廣陵人。（唐才子傳作剡中人。此從全唐詩）童子出家，初隱麻源第三谷中，結茆讀書。後居若耶溪雲門寺。從學者四方而至。又曾居餘杭宜豐寺。禪誦之餘，輒賦詩歌。與朱放、張繼、皇甫冉兄弟、靈澈為詩友。酬倡不絕。後終於岑山。靈一著有詩集一卷。（文獻通考）

【靈石山房詩草】¹⁰⁶一卷，續草一卷。清蒙古貴成撰。有同治刊本。

【靈石山房稿】²二卷。清錢塘施紹武撰。有稿本，又一本，三卷，附錄一卷。有嘉慶刊本。

【靈石樵歌】⁴北平流行俗曲（岔曲——錢塘八景之三）。

【靈石樵歌】三卷。清山陰高宗元撰。有乾隆原刊本。

【靈石軒存稿】⁵一卷。清宿遷卓洽撰。有咸豐十年王氏刊本，在友聲集內。

【靈巖集】²²²十卷。宋唐士恥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集中表檄箴銘贊頌諸體，盡為擬作，大抵典麗溫雅，具有體裁。有明刊本。

【靈巖山人詩集】²²四十卷，附年譜一卷。清鎮洋畢沅撰。有嘉慶原刊本。

【靈巖山人集】²清畢沅撰。

【靈峯存稿】²²⁵一卷。清富陽夏震武撰。有排印本。

【靈峯草堂集】⁴⁴清光緒間陳矩撰。

【靈山十萬載】北平流行俗曲。(小盆)^{2,27}
【靈龜墳】四川流行俗曲。(雷開金井)長清堂木刻本。

【靈官廟】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3,07}

【靈官廟】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靈官廟】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靈官廟】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靈寶刀】一本。明商漫卿撰。雜劇。^{3,08}

【靈洲山人詩錄】六卷。清番禺徐灝撰。有同治刊本，在學壽堂叢書內。^{3,2}

【靈洞山房集】二卷。明趙象志編。靈洞山在蘭谿

東南，萬曆初志象自嶺南謫所歸，買得其地，建樓標

景，一時賓客競相題詠，乃哀而刻之。

【靈澈】^{3,81}本姓湯氏，字源澄，唐——七四六至八一六

越州會稽人。卒年七十一。雲門寺律僧。少從嚴維學

為詩，後至吳興與皎然游。貞元中，皎然薦之，包佶又

薦之，李紆名振輦下，縉流疾之，造蜚語激中貴人，貶

徙汀州。後赦歸，卒於宣州。澈著有詩集十卷，酬唱集

(大曆至元和中人)十卷。(均新唐書藝文志)

【靈裕】^{3,32}俗姓趙氏，梁至隋——五一八至六零五定

州鉅鹿曲陽人。卒年八十八。出家於趙郡應覺寺。博

學多通人。號為裕菩薩。一時多從受戒。隋文帝召為

國統，辭不就。後住演空寺。靈裕著作宏富，有十地疏、

地持疏、維摩疏、般若疏、華嚴疏、涅槃疏、大集疏、四分

律疏、大乘義章、聖迹記、佛法東行記、安民論、陶神論、

齊世三寶記、滅法論、光師弟子十德記、寺破報應記、

孝經義記及詩評、雜集等。(隋書經籍志僅錄文集

四卷。此從續高僧傳)

【靈樵仙館詩草】清光緒間何乃瑩撰。^{4,0}

【靈狐三束草】見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九。按二

拍題作「贈芝蔴識破假形擷草藥巧諧真偶」結

云：這一回書乃京師老郎傳留原名，靈狐三束草

則亦舊本也。

【靈越虞春集】一卷。附錄一卷。清黃巖王茶撰。有

光緒葉氏蔭玉閣活字本。^{4,3}

【靈芬館詩初二集】清嘉慶間郭磨撰。^{4,42}

【靈芬館詞四種】⁰⁷七卷。清吳江郭麐撰。有娛園重刊本。

【靈芝仙館詩鈔】⁴⁴³十二卷。附詞鈔二卷。清建德胡念修撰。有刻鵝齋刊本。

【靈芝唱答集】⁶四卷。清丹徒戴肇辰撰。有同治刊本。

【靈護閣集】⁴⁴⁶八卷。明湯兆京撰。其制行甚高，詩文非所屬意，亦皆不入格。

【靈茶館詩話】⁴⁴⁰十二卷，續六卷。清吳江郭麐撰。有嘉慶原刊本，在靈茶館全集內。

【靈茶館全集】⁸九十卷。清吳江郭麐撰。有嘉慶原刊本。

【靈犀珮】⁷一本。明許自昌撰。傳奇。

【靈犀珮】⁵一本。明王异撰。傳奇。异字無功，邵陽人。

【靈犀鏡】⁵一本。清朱雲從撰。傳奇。

【琉璃塔】¹⁰¹³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琉球詩課】¹³二卷。清邵武徐幹撰。有同治刊本。

【疏蘭仙館詩集】¹⁰¹³清同治間朱錫綬撰。

【疏村集】⁴⁴⁹五卷。清海甯陸攀堯撰。有乾隆刊本。

【疏軒遺草】⁶⁰清女子何玉瑛撰。

【疏影樓詞】⁶²五卷。附孫家毅種玉詞一卷。清鎮海姚燮撰。有道光上湖草堂刊本，大梅山館刊本，在復莊全集內。

【疏野堂集】⁶⁷十卷。清常熟歸令瑜撰。有咸豐刊本。

【需亭偶錄】¹⁰¹²不分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舊鈔本。

【聶碧窗】¹⁰¹⁴江西人。京口天慶觀道士。有哀被擄婦詩，是悲漢女被胡人擄去者。詩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間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是買胭脂。」¹⁰²⁸

【聶豹】²文蔚，號雙江，明——一四八七至一五六三。吉安永豐人。卒年七十七。登一五一七年進士。為平陽知府。嘉靖間，俺答頻寇山西，豹修關練卒，先事以待。後禮部尚書徐階薦其才可大用，召拜右僉都御史。累官太子太保，因故罷歸。未幾，卒。後追諡貞襄。豹著有雙江文集十四卷，與困辨錄。

【聶冠卿】長孺，宋——約九八四至一零四五間，歿州新安人。卒年五十五。嗜學好古，手不釋卷。尤工詩。咸平進士。授連州軍事推官。楊億愛其文，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籍。遷大理寺丞。預修景祐廣樂記。特遷刑部郎中。奉使契丹，契丹主慕其文詞，禮遇甚厚。累官昭文館兼侍讀學士。告歸。卒。冠卿著有蕪春集十卷（宋史本傳）以長調多麗一詞爲世人所稱。黃昇評此詞說：「冠卿詞不多見，如此篇，亦可謂才情富麗矣。」

【聶大年】⁴⁰⁰壽卿，明——一四零二至一四五五臨川人。卒年五十四。父死五月而生，爲生母胡氏所養。博學工詩古文。葉盛稱其詩，謂爲三十年來絕唱。書得歐陽率更法。宣德末，荐授仁和訓導。母卒，歸葬，哀感行路。里人列其母子賢行上之，詔旌其門。服闋，分教常州。遷仁和教諭。景泰六年，荐入翰林修史。未幾得疾卒。尚書王直爲誌其墓。大年著有東軒集，嘗爲卜算子詞以自況，馬洪有和作。

【聶古柏】⁴⁰⁶元——一三零二頃人。官吏部侍郎。嘗奉

聶

使安南。宣仁宗即位詔。古柏工詩，著有侍郎集。（元詩選）

【聶夷中】⁵坦之，唐——八八一頃河南人。（全唐詩作河東人。此從唐才子傳）八七一年與許崇、公乘、億同榜中進士。時兵革多事，不暇銓注。夷中留長安久，始得調華陰縣尉。性儉，出身草澤，備嘗辛苦，故在官多傷俗憫時之舉。他的詠田家詩，有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糴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可見他真是一個知道人民痛苦的好官。這首詩到現在還流誦人口。夷中著有詩集二卷。（唐才子傳作一卷，此從新唐書志）

【聶田】⁷²宋——一零三零頃人。一零一九年左右舉進士不第。作祖異志十卷。（郡齋讀書志云：元祐初，因記近時聽聞異見一百餘事。元祐初爲一零八六年，但書序作于康定元年，爲一零四零年，反較作書前四十餘年，不合事理。元祐疑爲寶元之誤）

【聶隱娘】⁷²唐段成式底小說。是他底劍俠傳中的名篇。聶隱娘是唐貞元中博魏大將聶鋒底女。伊十

歲時被尼誘入山中，授以劍術、隱術等祕法。經五年歸家，伊父親本不甚愛伊，一任其所為。隱娘乃求父與磨鏡的少年成了夫婦。未幾父亡，至元和間，魏帥田氏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和，魏帥使隱娘取劉昌裔之首。隱娘與少年共騎黑白衛出發。然劉有神算，預知隱娘之來，途中厚禮迎之。隱娘夫妻知昌裔底人格優於魏帥，遂留於許。忽驢子不見，劉大驚，尋之見布囊中只一黑一白的兩紙衛而已。後月餘，魏帥知隱娘不回，更使精精兒來殺隱娘及許帥。其夜劉無畏色，平居無事，忽見紅白二幡飄飄然相擊床之四隅，久之有音鏘然，一人從空中落身首異處。隱娘亦露形，說精精兒已斃，拽出堂下，施以藥，遂化為水。接着魏帥又遣妙手空空兒來。空空兒底神術，鬼都不能躡其蹤，但終不是隱娘之敵。隱娘使劉頸圍于闐之玉，擁衾而臥，已則化為蟻蜂，躲在劉底腸中。至三更時分，劉瞑目尚未睡熟，聞頸上鏗然有聲。於是隱娘從劉口中躍出，賀其無事，並說空空兒如俊鷗，一搏不中，翩然遠逝，且恥其不中，決不會再來。

所以只管安心。劉仔細看那玉，果然歷歷有七首痕。從此厚禮隱娘，隱娘不願留，辭去。後劉赴京師而死，隱娘乘驢來，撫棺痛哭而去。其後昌裔之子縱在蜀之棧道，遇到隱娘。隱娘知縱有大災，給以藥免難。自是而後無見隱娘者。這是全篇底梗概。這篇文字簡古，描寫隱娘極其生動。清尤西堂底黑白衛傳奇就是以此為藍本的。(17)

【聶勝瓊】長安妓，後歸宋之問。有寄別宋生的鷓鴣天一詞，最為淒清。青泥蓮花記載：「宋之問儀曹解長安幕，詣京師，改秩都下。聶勝瓊名倡也，質性慧黠，公見而喜之。宋將行，勝瓊送別，餞飲於蓮花樓，唱一詞，末句曰：無計留春住，奈何無計隨君去。宋復留經月，為細君督歸甚切，遂飲別。不旬日，聶作一詞以寄宋，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個人人第幾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蓋寓寄鷓鴣天，鵲也。之問在中路得之，藏於篋間。抵家，為其妻所得，因問之，具以實告。妻喜其語句清健，遂出奩奩。

資夫取歸。瓊至，即棄冠櫛，損其粧飾，委曲以事主母。終身和悅，無少間隙焉。」

【露水珠】¹⁰¹⁶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露珍詞】一卷。清江陰繆珠蓀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露香書屋遺集】十卷。清錢塘張映辰撰。有嘉慶刊本。

【露香閣詩集】五卷。清震澤吳樹珠撰。有乾隆刊本。

【露綴記】²²一本。明單本撰。傳奇。

【露滴香塔】³⁰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繪譜木刻本。

【露淚緣】³³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木刻本。

【露淚緣】見紅樓夢條。

【露淚緣】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露泮園稿】四卷。古文小品三卷。附詩餘四卷。清合肥龔鼎孳撰。有光緒龔氏重刊本。

【露布】¹「露布」軍用文書的一種。它的起源，有些

1014, — 1016,

露

人說是起於漢朝的；有些人說是起於魏晉時代的；依我看來，還是以後說的為近。王應麟辭學指南說：「露布之名，本於光武時重封露布。」這不過說是有「露布」之名罷了。任昉文章緣起說：「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這纔是作「露布」的起源。我現在便引了他兩人的理論於下。王應麟辭學指南說：「『露布』之名，始於漢。按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今印重封露布州郡。』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有司奏孝順，號露布，奏可。』又鮑昱詣尚書封胡降檄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李雲『露布』上書注：『謂不封也。』魏改元景初，詔曰：『司徒露布，咸使聞知。』蜀漢建興五年，春伐魏，詔曰：『丞相其露布天下。』此皆非將帥獻捷所用。通典云：『後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自此始也。』王肅獲賊二三，皆為『露布』。韓顯宗有『高曳長縑，虛張功捷』之譏。孝文稱傅修期下馬作露布。齊神武破芒山軍，為『露布』。杜弼即書絹不起草。唐

制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三曰『露布』。兵部侍郎，奉以奏聞，集羣官於東朝堂，中書令宣布。張昌齡爲崑丘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任昉文章緣起說：『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其注曰：『露布者，露而不封，布諸視聽者也。』魏志注：『虞松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又破賊，作『露布』。』隋書藝文志有：『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世說云：『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手不輟筆，俄成七紙。』是則『露布』之文，魏晉已有之矣。以上是關於『露布』的起源，流別，已引古書說明了，現在再將封演聞見記中所說『露布』一段，照錄於下，以作本節的補充。封演聞見記說：『露布，捷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共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版』。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宗怪而問之，答

曰：『頃聞諸將獲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練，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布』、『露版』，古今之通名也。近代諸『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踰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矣。此外關於『露布』的起源，還有一說，可供參考。按杜佑通典說：『露布』是起於元魏，那是錯的。徐炬事物原始，和任昉文章緣起所載的兩人一樣，說是起於賈洪，這也就是我所主張的。王應麟辭學指南則以爲『露布』的名稱，本於光武時『重封露布』，這不過是有『露布』之名，而沒有『露布』之文罷。徐堅初學記：『春秋佐助期說：『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云：『甘露見於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沈重。』豈『露布』之名，當始於此歟。』這一段話，太覺玄幻，採地來姑備一說罷了。

【露蟬吟詞鈔】不分卷。清長沙唐仲冕撰。有嘉慶崇川酌民言堂刊本。又一本一卷，續詞鈔一卷。有酌民言堂刊本，在陶山詩錄內。

1017
【雪】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雪庵詩存】二卷。清丁嗣徽撰。其詩格在宋元之間，亦時時有清逸之致。

【雪庵和尚】俗姓李，字玄暉。大同人。能書，能詩。嘗代酒店寫招牌，為趙松雪所見，驚道：「當代書法沒有能及我的，何此字乃過於我？」後來問明是雪庵和尚寫，乃勸他還俗，薦於文宗，復姓李，官至昭文館大學士。雪庵有題買田券云：「賣與買人誰是主，一犁春雨鵝鳩啼。」

00117
【雪庵吟稿】二卷。清海門龔照撰。有同治慥慥堂刊本。

007
【雪裏報冤】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48
【雪裏梅】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04
【雪詩打樊噲】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101
【雪盃圓】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106
【雪石堂詩草】清劉爾懌撰。其詩刻意摹杜，然大

抵在形似之間。

12
【雪磯叢稿】五卷。宋樂雷發撰。其詩風骨頗道，調

雪

亦瀏亮，實勝於江湖一派。有羣賢小集本。

13
【雪恥新開篇】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6
【雪恥四季歌】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204
【雪舫詩鈔】八卷。清周宣猷撰。其詩分年編次。

206
【雪香緣】一本。明程子偉撰。傳奇。子偉字正，夫江

都人。

6
【雪香吟館詩】清女子成瑛撰。

7
【雪香閣漫鈔】不分卷。清丹徒何榮甲撰。有石印本。

21
【雪虛聲堂詩鈔】三卷。清聞喜楊深秀撰。有商務

2220
印書館排印本。在戊戌六君子遺集內。

2223
【雪岑殘稿】光緒間俞耀撰。

2227
【雪嶽樓詩存】清道光間孔繼勳撰。

2227
【雪山集】十六卷。宋王質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

大典錄出。王阮作是集序，稱聽其論古如讀鄴道元

水經。注名山支川，貫串周市，無有間斷，蓋學博而才

贍也。有聚珍板本，閩刊本。

303
【雪窓集】清曹鈺撰。

303

【雪窖冰天錄】³⁰⁶⁰¹此書未見據小說話引，云即阿計替南渡錄，改編為章回小說。並取宋人稗史增益之。

【雪窗詩】³⁰⁶⁰²六卷。明吳爰撰。淺弱殊甚。

【雪窗集】²二卷。附錄一卷。宋孫夢觀撰。共集上卷為奏議，下卷為故事，即徵引古書於前，附議論於後，更番進御，因事納規，蓋為當時一種體制也。有明嘉靖中裔孫應奎刊本。

【雪竇倡和詩】³³⁰⁸四卷。清慈溪鄭風等撰。有嘉慶刊本。在二老閣叢書內。

【雪洲文集】³²¹⁰十四卷。明黃瓚撰。詩多伉儷之響，文亦意境未深。

【雪溪集】³³¹³五卷。宋王銍撰。是集原本八卷，今佚三卷。其詩格大致近溫李，在南宋初年為別調。

【雪浦詩存】³³¹²清仁和龔澡身撰。有原刊本。

【雪浪集】³³¹³二卷。明釋洪恩撰。上卷為詩，下卷為偈

語雜著。

【雪鴻詞】³⁷二卷。清遵義黎庶蕃撰。有光緒黎氏刊本。在黎氏家集內。

【雪鴻初草】³六卷。清金谿唐薦馨撰。有道光聽香閣刊本。

【雪鴻吟館詩存】⁶三卷。補編一卷。清江浦韓聞南撰。有光緒刊本。在韓門家集內。

【雪鴻吟館詞】⁰⁷不分卷。清江浦韓聞南撰。有同治刊本。又一本一卷。有光緒刊本。在韓門家集內。

【雪鴻小記】⁹⁰⁰一卷。清吳興吳珠泉撰。有巾箱本。附續板橋雜記後。

【雪鴻小草】⁴清道光間王之棠撰。

【雪鴻堂文集】⁹⁰¹二卷。清李鍾峨撰。多館課及應酬之作。

【雪鴻堂文集】¹⁸十八卷。清李蕃撰。有文皆樸直不支。

【雪鴻堂文集】⁴四卷。清李鍾璧撰。其詩皆信筆揮灑，於聲律多未能諧，自序謂隨手塗抹，長短得失在所不計，諒矣。其文亦惟意所如。

【雪鴻堂集】²十八卷。清通江李蕃撰。有康熙刊本。在雪鴻堂全集內。

【雪鴻堂全集三種】二十四卷。清通江李氏撰。有康熙刊本。

【雪帷韻竹詞】不分卷。清仁和孫錫撰。有乾隆原刊本。

【雪坡文集】五十卷。宋姚勉撰。是集凡奏對牋策七卷，講義二卷，賦一卷，詩十一卷，雜文二十九卷。其文淹雅可觀，其詩法得之樂雷發，少變而抗厲。

【雪坡詩稿】清王企堂撰。

【雪花堆】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雪花兒】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

選鉛印本。

【雪花兒飄飄】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雪花兒山】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雪莊西湖唱】清許承祖撰。

【雪蕉齋詩鈔】清道光間王德馨撰。

【雪蕉詩稿】不分卷。清仁和衛梓材撰。南京圖書館有紅格鈔本。

館有紅格鈔本。

【雪芸草】一卷。清秀水周映康撰。有石印本，在濮

川詩鈔內。

【雪村詩草】六卷。集杜詩一卷，附集杜詞一卷。清

流陽耿澧撰。有乾隆志成堂刊本。

【雪村集杜詞】一卷。清流陽耿澧撰。有乾隆志成

堂刊本，在雪村詩集內。

【雪村編年詩勝】十二卷。清上元戴瀚撰。有蔣氏

慎修書屋排印本，在金陵叢書內。

【雪杖山人詩集】清鄭炎撰。附鄭典友陶居士詩，

鄭挺秦濤居士詩。

【雪樓集】三十卷。元程鉅夫撰。鉅夫文章春容大

雅，有北宋館閣餘風，詩亦落落俊偉，且有氣格，不減

元祐諸人。有明洪武刊本。

【雪聲軒詩集】十二卷。清高密高綱撰。有雍正刊

本。

【雪梅弔孝】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雪梅女吊孝】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雪梅教子】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

印本。

【雪中送炭】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⁵⁰⁰

【雪中賢】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⁷

【雪中人】一卷。清鉛山蔣士銓撰。傳奇。有紅雪樓

刊本。巾箱本。通行本。均在清容外集內。

【雪青閣詩集】清同治間謝維藩撰。⁵⁰²

【雪軒集】清袁佑撰。⁵¹

【雪園詩集】六卷。清梁珪撰。其詩凡分六集。⁶⁰²

【雪景】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

印本。⁶⁰⁹

【雪映廬遺稿】三卷。附唱和稿存一卷。清海昌孫

清撰。有光緒芳潤閣刊巾箱本。

【雪映廬唱和稿存】一卷。清海昌孫清撰。有光緒

芳潤閣刊本。附雪映廬遺稿後。

【雪壓茅屋】北平流行俗曲（小盆）⁷¹

【雪壓軒詩詞】清賀雙卿撰。黃韻甫云：雙卿詞如

小兒女嘵嘵絮絮。訴說家常。見見聞聞。思思想想。曲

寫來。頭頭是道。作者不自以為詞。閱者亦忘其為

詞。而情真語質。直接三百篇之旨。豈非天籟。豈非奇

才。乃其所遇之窮。為古才媛所未有。每誦一過。不知涕之何從也。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雪月雙珠】七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⁷⁷²²

【雪月梅】十卷。五十四。有聚錦堂本。德華堂本。光

緒辛丑上海石印本。改題第一奇書。又名兒女濃情

傳。清陳朗撰。題「鏡湖逸叟唳朗曉山編輯」。「介山

居士孟汾月巖評釋」。「頰上散人邵松年鶴巢校

定」。首乾隆乙未（四十年）自序。

【雪屏詩存】一卷。清嘉興方霖撰。有乾隆刊本。⁷⁷²⁴

【雪門詩草】十四卷。清善化許瑤光撰。有同治刊

本。⁷⁷⁷

【雪門偶然草】一卷。清如皋徐斡撰。有嘉慶刊本。²

【雪竹樓詩文稿】清黃道讓撰。⁸

【雪堂燕山集】清康熙間傅作楫撰。⁹⁰

【雪恨閣陰司】一本。明谷子敬撰。雜劇。太和正音

譜。曰：谷子敬之詞。如崑山片玉。⁹⁷

【丁立祺妻】姜氏。新建人。有寄文學士山居詩曰：¹⁰²⁰⁰

何必入山深，居然似漢陰，雨殘雲在竹，野曠日平林。負郭多幽事，為農長道心。芸窗開卷罷，多是聽鳴琴。

1010
【丁亥詩鈔】一卷。清高郵王念孫撰。有排印本，在雪堂叢刻內。

【丁廩】敬禮，漢至魏——至約二二零沛郡人，丁儀弟。少有才姿，博學洽問。初辟公府。建安中，（二零七年左右）為黃門侍郎，與臨菑侯曹植善，嘗助太祖立為太子。太祖雖深善其言，卒未納用。及曹丕篡漢，即王位，乃假故殺之，并滅其男口。廩亦有文集二卷。（補續漢書藝文志）

【丁辛老屋詞】三卷。清秀水王又曾撰。有乾隆刊本，在丁辛老屋集內。

【丁辛老屋集】二十卷。清秀水王又曾撰。有乾隆刊本，原刊本。

【丁六娘】丁六娘十索，纏綿悱惻，悽惋動人。為性愛風光，偏憎長夜促；曼眼腕中嬌，相看無厭足。惟情不耐眠，從即索花燭。——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

近；寄語落花風，莫吹花落盡；欲作勝花妝，從即索紅粉。——二八好容顏，非意得相關。逢桑欲採折，尋枝倒懶攀。欲呈纖纖手，從即索指環。——十索本是六首，據選詩拾遺所載，則皆以為丁六娘詞。惟樂府詩集以含嬌蘭房二首屬「無名氏」。因此指為丁六娘所作者，只有四首。（餘一首未錄）1009

【丁說淇】瞻武，號萊濱居士，清——一七二九頃浙江錢塘人。工文，著有二須堂集二卷。

【丁謂】謂之後更字公言，宋——一九六二至一零三三蘇州長洲人。卒年七十二。機敏有智謀，檢校過人。嘉談笑，尤喜為詩，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與孫何齊名，時稱「孫丁」。九九二年登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饒州。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封晉國公。真宗朝，營造宮觀，奏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寇準為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相。仁宗立，知謂前後欺罔，累貶崖州司戶參軍，徙道州。明道中，投祕書監致仕，居光州。卒，謂為西崑體詩人之一。有詩文數萬言，為集四卷。（文獻通考）

【丁至和】¹⁰¹保庵，清人。有萍綠詞。

【丁元薦】¹⁰²¹長孺，明——一五六三至一六二八，長興人。卒年六十六。一五八六年進士。為中書舍人。甫期

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坐調外。起歷禮部主事，會

尚書孫丕揚掌察典，為邪黨所攻，元薦上疏力爭，黨

人惡之，移疾去。天啓初（一六二一年）起為尚寶司

少卿，復罷歸。元薦初學于許孚遠，已從顧憲成遊，慨

慷負氣節，遇事奮前，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

載，所著有西山日記二卷，雜錄自洪武迄萬曆（一

三六八——一六一九年）朝野事迹，分英斷、相業、延

攬、才略、深心、名將、循良、法吏、節烈、忠義、清修、真節、德

量、器識、神識、正學十六類為上卷，古道、友誼、義俠、格

言、正論、清議、文學、師模、庭訓、母範、孝友、篤行、方術、高

隱、恬退、持正、賢媛、耆壽、家訓、目錄二十類為下卷。又

有尊拙堂文集十二卷，文章質率，不出講學家窠臼。

【丁丙】¹⁰²²嘉魚，別字松生，晚號松存，清——一八三二

至一八九九錢塘人。卒年六十八。與兄申同為諸生，

事親以孝聞，親沒為風木奩圖，以誌哀思。居鄉好為

義舉。咸豐間，杭城再陷，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全部

散佚，丙、申兄弟極力搜訪，十得八九。東南文獻，賴以

不墮。同治間，浙撫左宗棠委辦善後，薦授江蘇知縣，

不赴。丙家有嘉惠堂富藏書，曾輯刊武林掌故叢編，

武林往哲遺著，杭郡詩三輯及西湖集覽。他自著的

書，有庚申泣杭錄十六卷，北隅綴錄二卷，續錄二卷，

續東河權歌一卷，三塘漁唱三卷，北郭詩帳二卷，及

善本書室藏書志等。

【丁晉公談錄】¹⁰⁶一卷。皆述丁謂所談當代故事。

【丁香割肉】²⁰⁶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丁香割肉】北平流行俗曲（樂亭調大鼓）鉛印

本。

【丁香回回鬼風月】⁶一本。元于伯淵撰。平陽人。太

和正音譜曰：于伯淵之詞，如翠柳黃鸝。

【丁采芝】²⁰⁹⁰⁴芝潤，清無錫女子。有芝潤山房詩詞稿，

見正始續集。

【丁秉仁】²⁰⁹⁰⁷香城，清——一七九六頃蘇州人。工為通俗小說，著有瑤華傳十一卷四十二回（中國通俗

小說書目）演明福王常洵女瑤華事，謂瑤華乃狐轉生，多言妖異猥褻事。同時人尤鳳真爲作評及序。武林馮瀚亦爲作序。

【丁仙芝】²²²唐曲阿人。登開元進士第，爲餘杭尉。全唐詩錄存詩十四首。

【丁山射雁】²²⁷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丁白】²⁶⁰素絲，清西安女子。有月來吟，見衆香詞。

【丁得財巧得妻】²⁶²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丁督護歌】²⁷樂府清商曲。吳聲歌篇名。宋書十九督護哥者，彭城內史徐達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

府內直督護丁旼收斂殞埋之。達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旼至閣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

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新唐書二十

二丁督護，晉宋間曲也。舊唐書二十九。今歌是宋武

帝所制云。按古辭已亡，今存宋武擬作。²⁷⁰

【丁復】²⁸²⁴仲容。元一三一二頃天台人。延祐初年，

（一三三四）游京師，與楊載、范梈同時被薦，辭不就。放情詩酒，浪迹江淮間，徙居三次，晚乃僑寓於金陵。

之城北。戶南有雙桂樹，每醉輒倚樹而吟。復平生所作，不下數千篇，脫稿即棄去，故多散佚。今尚存檜亭集九卷，不事雕琢，而自然超逸。

【丁復詩】²⁸²⁵復詩不事雕琢，然意趣超忽，自然俊逸，其才氣橫溢，魏文帝所謂筆墨之性，殆不可勝者，幾乎近之。

【丁儀】²⁸²⁵正禮，漢至魏——？至約二二零沛郡人。父冲宿與太祖親善，太祖聞儀有文名，欲妻以愛女，以儀有目疾，爲五官將所阻。後辟儀爲掾，與之論議，嘉其才，頗悔之，曰：「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

眇？是吾兒誤吾！」儀亦以不得尚公王爲恨，與臨苗侯植親善，太祖曾有意欲立植，儀又加以贊助。及文帝即王位，乃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并滅其男口。儀有文集二卷（補續漢書藝文志）。

【丁澎】³²飛濤，號蘊園，清——一六六一頃浙江仁和人。少有雋才，名播江左。與仲弟景鴻、季弟澱皆以詩名，時稱「三丁」。又爲「西冷十子」之一。有白燕詩傳流吳下，士女多書之衫袖。目短視，世奉回教，戒飲

丁

酒而澎獨嗜酒，飲至一石。登一六五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暇日與宋琬、施閔、章張、譙明、周茂原、嚴沆、趙錦帆、唱酬日下，因又稱「燕臺七子」。十四年，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沔陞郎中，因事謫塞上。卜築靖安之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一日，爨無煙，取蘆粟小米和雪齧之。日晡，忽聞扣門聲，童子喜從隙窺之，見虎方以尾擊戶，澎則吟誦自若。居五年，乃得歸。澎著有扶荔堂集及信美堂詩選（均清史列傳）。

【丁郎尋父】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丁郎尋父】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丁郎仲狀元】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丁鶴年】⁴⁷永茂，元至明——三三五至一四二四

色目（一作回回）人。卒年九十元末，父官武昌，遂

為武昌人。元亡，避四明。方國珍據浙東，最忌色目人，

他轉徙逃匿。明初，還武昌，生母已前死，不知殞處，慟

哭行求，得骨以葬。晚學浮屠，結廬居父墓。鶴年好學

洽聞，精詩律，自以家世仕元，賦詩情詞悱惻。有丁鶴

年集一卷。

【丁鶴年詩】鶴年。覃思吟詠，所得頗深。尤長於五七言近體，往往沈鬱頓挫，逼近古人，無元季纖靡之習。至順帝北狩以後，興亡之感，一託於詩，悱惻纏綿，眷眷然不忘故國。瞿宗吉歸田詩話所稱行蹤不異巢東徒，心事惟隨雁北飛句，及逃禪室與蘇生話舊一篇，可以知其素志矣。

【丁鶴年集】²一集。元丁鶴年撰。鶴年絕意世緣，覃思吟詠，故所得頗深，尤長於五七言近體。沈鬱頓挫，逼近古人，有藝海珠塵本三卷，昭文張氏有元刊本四卷，分為四集。明正統刊本三卷，盡改元刊之舊，許氏有鈔本三卷，附其兄吉雅謨受里沙之作，琳瑯祕室刊本四卷。

【丁敬】⁴⁸敬身，號龍泓山人，清——一六九五至一七六五浙江錢塘人。卒年七十一。與金農、吳昌、常相唱和。一七三六年同舉「博學鴻詞」。敬詩造語奇崛，最工長篇，又好金石，工篆刻，為時所稱。著有龍泓山館詩鈔。

【丁吏部文選】⁵⁰⁰八卷。明丁奉撰。詩文皆未成家。

【丁惠康】叔雅，清——一八六八至一九零九廣東豐順人。卒年四十二。（石遺室詩話云：卒年未四十。此從五續疑年錄）邑諸生。官分部主事。與嚴復友善。惠康工詩文，絕無塵俗氣。陳衍近代詩鈔中錄存不少。

【丁奉】⁵¹⁵獻之明——一五二一頃常熟人。一五零八進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奉著有南湖留稿及南湖逸稿。宣城梅守箕選輯為丁吏部文選八卷。

【丁野鶴詩鈔】⁶⁷¹十卷。清丁耀亢撰。耀亢少負雋才，中更變亂，栖遲羈旅，時多激楚之音，自入都以後，交遊漸廣，聲氣日盛，而性情之故亦日薄。

【丁野夫】⁵明——一三六八頃西域人。元西監生。羨錢塘山水之勝，遂家其地。為人動作文雅，衣冠濟楚。善取詩意為丹青小景。又善作曲，套數小令極多，但今極少見。

【丁嗣徵】⁶⁷²集虛，號雪菴，清——一六八一頃浙江嘉善人。性嗜古，喜藏書，又頗耽心禪悅。工詩，風格在宋元之間，時有清逸之致。嘗自編其集為十卷，與巨硯

同扁笥中，為盜者誤持去，購之不獲，乃掇拾殘剩，重輯為雪菴詩存二卷。

【丁頤生詩文】⁷¹一卷，經文一卷。清錢塘丁午撰。有光緒原刊本，在田園雜著內。

【丁月鄰】⁷⁷²²素娟，清女子。適許氏，早寡，著有頌琴樓草。其境遇之窮，亦姚棲霞一流也。讀其攜婿女至先塋一首，可以窺其身世矣。詩云：颯颯寒風吹紙錢，松揪漸長墓門煙。黔婁地下終同穴，蕭史樓頭恰比肩。下拜雙雙憐此日，孤生一一話當年。衰門香火憑誰繼，麥飯還須百六天。寄女用寄到秋日，雜咏韻云：離懷默默鎖雙蛾，歎息流光掣電過。小立苔階看秋色，一宵黃葉似愁多。歎聲過雁唳長空，開徧芙蓉落盡楓。恰憶小時嚴夜課，碧紗窗下一燈紅。丁

【丁履恆】⁷⁷²⁴若士，一字道久，號東心，清——一七七零至一八三二江蘇武進人。卒年六十三。詩文負重名，尤深經學，不持漢宋門戶。嘉慶拔貢，官肥城知縣，有惠政。履恆著有思賢閣集、寫韻齋集、望雲聽雨山房札記、宛芳閣雜著、春秋公羊例、左氏通義、毛詩名物

志：等。

【丁巳年打仗】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丁卯集】二卷，續集二卷，續補一卷，集外遺詩一卷。唐許渾撰。按渾別墅在丁卯橋，故題為丁卯集。凡詩五百篇，與晁氏讀書志合，惟卷數倍之，似非宋人刊本。惟較毛晉汲古閣刊本詩僅三百餘篇者，較為完備。有席氏刊本，汲古閣本一卷。錢遵王云：丁卯集元板較宋板多詩幾大半，宋本藏吳門黃氏，明弘治刊本，八唐人集本。

【丁善儀】芝仙，清無錫女子。有雙清閣詩詞，見聽秋聲館詞話。

【丁養浩】師孟，別號西軒，明——一五零零頃仁和。人第一四八七年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養浩所作詩文，有西軒效唐錄十二卷。

【丁鈺】清——一六九二頃長洲人。工曲，著有一封書傳奇，又名劍雙飛。一曲海總目提要。

【丁煒】瞻汝，一字雁水，清——一六七一頃福建晉江人。一六五五年有詔致閩士試幕下，煒試列第一。

授漳州教諭。累官至湖廣按察使，屢施善政。得目疾，乞假歸，煒善為詩，力追唐宋諸家。宋琬、王士禛、朱彝尊皆推重之，以為「麗而則清而腴」。所著有岡山詩集十卷，文集八卷，及紫雲詞一卷。

【丁耀亢】西生，號野鶴，自稱紫陽道人，六十歲後，又稱木難道人。明至清——約一六零七至約一六七八山東諸城人。卒年七十二。（中國小說史略以為約一六二零——一六九一。如以此推算，則弱冠時當為一六三九年，其時董其昌已死三年，耀亢南遊，已不及見之。此據乾隆諸城志「六旬后病目」；更著聽山草及四庫總目提要「聽山亭草一卷，起丁未止己酉」推算）少孤，負奇才，倜儻不羈，弱冠為諸生，走江南，遊董其昌之門，與諸名士聯文社。既歸，鬱鬱不得志，作天史十卷。明末鄉國盜起，他曾幫助所善王遵坦募兵數千人，解安邱之圍。順治四年入京師，由順天籍拔貢，充鑲白旗教習。於華嚴寺築室，名曰陸舫，日與當時名公卿——如王鐸、傅掌雷、張坦公、劉正宗、龔鼎孳等——賦詩，其中名大噪。後為容城教

劉正宗、龔鼎孳等——賦詩，其中名大噪。後為容城教

劉正宗、龔鼎孳等——賦詩，其中名大噪。後為容城教

劉正宗、龔鼎孳等——賦詩，其中名大噪。後為容城教

劉正宗、龔鼎孳等——賦詩，其中名大噪。後為容城教

劉正宗、龔鼎孳等——賦詩，其中名大噪。後為容城教

劉正宗、龔鼎孳等——賦詩，其中名大噪。後為容城教

劉正宗、龔鼎孳等——賦詩，其中名大噪。後為容城教

劉正宗、龔鼎孳等——賦詩，其中名大噪。後為容城教

劉正宗、龔鼎孳等——賦詩，其中名大噪。後為容城教

論遷惠安知縣，以母老不赴。六十後病目，年七十二卒。耀充著有小說續金瓶梅前後集，共六十四回。中敘金瓶梅中諸人各復投身人世，以了前世之因果報應。全書以感應篇爲說，每回都有引子，敘勸善戒淫惡之說。卻又如金瓶梅一般，亦雜以淫穢之描寫，故後來亦爲禁書。文筆頗放恣，其中敘金人南下的行動，與漢人受苦之狀，頗似作者正在描寫他自己親身的經歷，很是動人。後來有人改易此書中人名及回目，並刪去絮語因果之語，成隔簾花影四十八回，又名三世報書，末尚未完，亦以淫穢被禁。戲劇有傳奇四種，爲西湖扇、仙人遊、蚺蛇膽、赤松遊，每種一卷，曾於順治時進呈。四庫全書存目收存丁野鶴詩鈔十卷，凡五種，爲椒邱集二卷，陸舫詩鈔五卷，江干草一卷，歸山草一卷。（小說舊聞鈔引乾隆諸城志作二卷）聽山亭草一卷。諸城志又載逍遙遊一卷，爲詩爲文，今已不可考。天史十卷，係纂歷代吉凶諸事而成，被焚於南都，其實未詳，其書當然亦不存了。

¹⁰²⁰⁷【夕闔娘子勸丈夫】一本。元李直夫撰雜劇。

夕元

¹⁰²¹¹【元康詩人】當西歷三世紀末期至四世紀初期的數十年中，頗有幾位轟動一時的詩人。習慣上我們稱之爲「太康詩人」或稱之爲「三張二陸兩潘一左」。這是因爲詩品裏有這一段：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然而三張二陸兩潘的作品實在沒有很高的價值，只有左思還比較值得我們研究。左思以外，還有那「雋上之才」的郭璞，及「清剛之氣」的劉琨，也可與左思鼎足而立。蔚爲西晉詩壇的重鎮。然劉郭二人時代較晚，到太康末年還不滿二十歲。若以「永嘉」爲號，恐難包括左思。因此我們想及謝靈運傳論裏的話：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緝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探南皮之高韻。「元康」可指潘陸，當然包括左思；時思年約四十餘，劉郭則正在壯年。所以我們把這三位西晉的大詩人，合稱「元康詩人」。⁸⁶⁴

¹⁰⁰⁴【元文】昔歐陽元功嘗謂中統至元之文龐而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

文——一——四〇一

天歷之文騰而雄，百餘年間，魁儒碩彥，相繼挺生，匠心所運，發爲詞華，蔚然自成一代文章之體，規矩淵源，歷歷可溯。自王元美創爲元無文章之說，耳食者遂信爲實然，於是視元人著作若敝屣，可勝歎哉。予惟有元之文，分南北二宗，北宗以元裕之爲主，臬輔之者爲郝伯常、楊煥然，其接武而興者，則有劉夢吉、王仲謀、姚端甫、馬伯庸、盧處道，許可用、南宗又分兩派，在江右者倡於吳幼清，而後虞伯生、揭曼碩、歐陽元功卓然爲大家。浙東之在鄞者，戴帥初、任叔實、袁伯常，在婺者則有許益之、吳立夫、黃晉卿、柳道傳、吳正傳。洎夫末造，北學久衰，江右之人才亦不振，惟浙東一派，英賢輩出，鬱爲後勁。有若李季和、陳子昂、戴叔能、楊廉夫、陳敬初若而人，亦云盛矣！其文或蒼茫渾灑，或渟泓演迤，或崛強可喜，或瀟灑不羣，上足以嗣響唐宋，下亦無慚於有明，羅而列之，元美誣詞不攻自破矣。

【元文苑】（一作元文苑）元——三零二項人。工散曲，今存陽春白雪中。

【元文學】元氏本造家於胡漢，以殺戮爲耕作，逐水草而居處，初無文學之可言。迨至太祖成吉思汗，聚會幹難河之上，方尊位號，始定教條。既近取乃蠻，復遠攻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滅金源，於是金之文士悉爲元有矣。世祖承之，而訖宋錄，於是宋之又士悉爲元有矣。當其未入塞時，沿用元昊所造之畏吾字，謂之衛兀。中統時，八思巴作蒙古字千餘，其母四十有一，今所傳之元祕史，及金石書中所載琳宮梵宇中之聖旨碑，原本皆此等文字，譯爲漢文，俚俗堪嗤。然草昧之際，則然洎乎大業告成，並不以此取士。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褒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趙郡蘇天爵曰：國家平定中原，士踵金宋餘習，率皆羸縻衰荏，涿郡盧摯始以清新飄逸爲之倡，延祐以來，有蜀郡虞公凌儀馬公以雅正之音鳴於時，士皆轉相慕效，而文章

之習，今獨爲盛焉。虞文靖公序傳與礪詩曰：國初中州襲趙禮部元裕之遺風，宗尚眉山之體，至涿州盧公處道稍變其法，始以詩名東南，宋季衰陋之氣，亦已銷盡。大德中文章輩出，赫然鳴其法平者，則浦城楊仲弘，江右范德機，其人也。其後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遠，亦自成一家。進士薩天錫者，最長於情，流麗清婉，作者皆愛之，而德機里人傅君與礪詩，其風韻足以追前所道諸君，二公皆一代名家，其言足爲定評。惟文章一道，不出駢散二途，歷代風會雖殊，而體格不甚相遠。至於有韻之作，則體格每隨聲律而轉變，樂府古詩變而爲唐之五七言律詩，自五代至宋，詩又變而爲詞，自宋至元，詞又變而爲曲，文人學士往往以是擅長。如關漢卿馬致遠鄭德輝宮大用之類，皆藉以知名於世。其抒情寫景，時能得樂府之遺，而於雜劇尤可考見當時社會之情狀，至足耐人研討，是又奇渥溫氏一朝之特色已。

【元文類】七十卷，又「目錄」三卷。元蘇天爵所編。是書所錄諸作，自元初迄於延祐，正元文極盛的時

元

候。內容凡分四十有三類，而「理序」則仿史記「自序」與漢書「敘傳」之例，區爲十五類。蓋「目錄」是標其詳，而「序」則撮其綱的。天爵三居史職，預修武宗文宗「實錄」，其所著作，自名臣事略外，尚有松廳章奏及春風亭筆記諸書，於當代掌故，最爲嫻習，而所作滋溪文集，詞章典雅，亦足追蹟前賢。故此編元文類中，去取精嚴，具有體要，自元興以至中葉，英華採擷，略備於斯了。論者或謂蘇天爵的元文類，可與姚鉉的唐文粹，呂祖謙的宋文鑑，鼎立而三。然鉉選「唐文」，因襲宋白的文苑英華，祖謙選「北宋文」，因襲江鈿的宋文海，不過又稍稍以諸集附益其中罷了。至於天爵是編，無所憑藉，而蔚然媲美二書，其用力可云勤摯了！陳旅「序」其篇末，稱「天爵此書，所以纂輯之意，庶幾同志之士，相與博採而嗣錄之。」然而終元朝一代，卻沒有人續纂其書的，這也可以見其難能了。有元至元辛巳孟秋翠岩精舍刊本，錢警石有元西湖書院及翠岩精舍刊本，於此書校讎數次，精善無憾，明南監板至元二年

刻本，嘉靖丁酉晉藩刊本，明修德堂刊本，萬曆中刊本，蘇局本。

【元音】十二卷。明孫原理編。是編所錄自劉因至龍雲從凡一百七十六人，大抵詳於元末，略於元初，而去取之間，頗具持擇。有明洪武辛巳刊本，建文時刊本，續谷亭書錄稱元定海丞張中遠選，其子再隆校刊。

【元音遺響】十卷。是編前八卷爲胡布詩，後二卷一爲張達詩，一爲劉紹詩，其詩格調皆高古，不類元未體裁。四庫依鈔本有刊本。

【元雜劇】雜劇的發生，當然不始於元代。其悠遠而複雜的淵源，直接是金人院本的變相，間接是受宋人大曲、鼓子詞、諸宮調、賺詞、雜劇詞的影響。尤其在唱辭的結構方面，受諸宮調的影響，更爲顯明。此外尚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的，即在宋時「影戲」頗爲流行，「舞隊」也極發達，元雜劇之形成，至少與牠們有些淵源。元劇的組織，最重要的部分，名「科」「白」「曲」。科是動作，白是對話，曲是唱

辭。牠的結構特點有五：（一）每劇四折，是爲常例。惟趙氏孤兒一劇有五折，是爲例外。又有張時起賽花日秋千記，今雖不存，但據錄鬼簿所記，則有六折，六折以上，便未見聞了。（二）每折一調一韻。（三）有楔子，一本四折不足的時候，就用楔子。多在折首的，但亦有在折間的，更有在一本中於折首折中兩回用楔子的（如羅李郎、東窗事犯、馬陵道、抱妝盒）。（四）每折一人獨唱，不是「正末」，就是「正旦」。其他雜色雖入場，但只說白而不唱曲。惟丑角所唱是例外，如望江亭本係正旦譚記兒唱的，第三折楊衙內及公差李稍張千也可以唱來玩玩（馬鞍兒）。（五）每劇的終結必繫以「題目」「正名」，以隱括全劇的大意。登場的優人自己，不唱，却於優人下場之後，由伶人代念的，還有連廂詞司唱的坐間代唱的遺風。元雜劇作家，據鍾嗣成錄鬼簿所載，凡一百七十七人，所著雜劇爲四百五十八種。明富獻王朱權太和正音譜上所評「古今羣英樂府格勢」，共有一百八十七人，所編雜劇共五百三十五。但元

曲的佚亡甚多，今有作品傳世者，只有四十餘家，而現在所流傳的作品，僅百餘種了。近人王國維著宋元戲曲史將元曲分爲三個時期：

第一期 蒙古時代（約一二六零—一二八零年）

關漢卿 楊顯之 張國寶（一作國賓）

石子章 王實甫 高文秀 鄭廷玉 白樸

馬致遠 李文蔚 李直夫 吳昌齡 武漢臣

王仲文 李壽卿 尚仲賢 石君寶 紀君祥

戴善甫 李好古 孟漢卿 李行道 孫仲章

岳伯川 康進之 孔文卿 張壽卿

第二期 一統時代（約一二八零—一三四零年）

楊梓 宮天挺 鄭光祖 范康 金仁傑

曾瑞 喬吉

第三期 至正時代（約一三四零—一三六零年）

秦簡夫 蕭德祥 朱凱 王擘

第一個時期是元曲的草創時代，然作家之盛及現存作品之多，卻遠非後兩期所比，故可謂爲元曲的

元

黃金時代。第二個時期的作家，大多居住南方，漸失其「天高風緊」的氣象；除宮天挺、鄭光祖、喬吉三家外，餘均難以和第一期作家對手。第三個時期已是元曲的「尾聲」了。總觀這三個時期的作家，就中最著名的，當推關、王、馬、白。第一期，鄭喬、第二期，後世合稱爲元曲六大家。關漢卿（一二六零—一二八零）號己齋叟，大都人。他是雜劇的創始者。金末以解元貢於鄉，後爲太醫院尹，金亡不仕。好談妖鬼，著有鬼董。他的戲曲作品，有目可稽者，有六十三種，但大多散失。留至今日的，只有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夢、感天動地竇娥冤、溫太真玉鏡臺、趙盼兒風月救風塵、望江亭中秋切、鱸、杜蕊娘智賣金線池、錢大尹智寵謝天香。以上見元曲選。關張雙赴西蜀夢、閻怨佳人拜月亭、關大王單刀赴會、許妮子調風月。以上見元刊雜劇三十種。緋衣夢、顧曲齋雜劇選、及續西廂等十四種，爲元人作曲最多之作家。他的劇曲以雄

奇排異見長。汪洋恣肆，感慨蒼涼，實爲金末元初的大家。楊維禎元宮詞云：「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絃，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可知他在金代已負盛名了。入元後他與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稱爲元曲四大家。■他的著作中，以竇娥冤，拜月亭，續西廂爲最著名，而竇娥冤尤其是極大的悲劇。此劇不獨文字的淒愴動人，且含着豐滿的反抗精神，其沉痛激越的情調，令人興奮無已。這劇全四折，楔子另一折，劇中主要的人物是蔡婆婆，竇天章，及他的女兒端雲。更穿插着賽盧醫，張驢兒，父子。劇情是這樣的展開：「貧窮的竇秀才（天章）借了蔡婆婆四十兩銀子不能償還，便把女兒端雲賣給蔡婆婆作媳婦。蔡婆婆並另贈竇秀才銀十兩作盤費，上京應試去了。（以上楔子）端雲在蔡家作媳婦，十七歲時與蔡兒成親，改名竇娥。但不幸兩年後蔡兒夭亡，竇娥便成了青年寡婦。一日蔡婆婆至賽盧醫處索所欠的幾兩銀子，被盧醫誘至郊外，要

用繩勒死她，不想遇着張驢兒和他的父親上場救了她的性命，盧醫逃去了。那張驢兒知道她家有個青年寡婦，和他的父親依仗着救命的恩惠，便逼着蔡婆婆回家，欲父娶了蔡婆婆，張驢兒自己娶了竇娥，蔡婆婆原感激他們救命之恩，不得已「含糊許了」——以上第一折——但竇娥執意不肯嫁他，一日蔡婆婆臥病，想吃「羊肚兒湯」，張驢兒從盧醫索得些毒藥，想乘機毒殺蔡氏，以便強逼竇娥成親，不料那藥誤爲老張吃了！便「嗚呼哀哉」張驢兒更誣竇娥毒死他的老子，告了官，將伊吊棒，問成竇娥毒公公的大逆不道的死罪。（以上第二折）竇娥臨刑時說如她是冤枉的，頸血便都飛起，濺在大二白練上，那時雖是六月也要下雪，並楚州三年不雨，竇娥死後，果然一切都應了她的話。（以上第三折）竇天章做了廉訪使，到了楚州閱案卷，竇娥的鬼魂向他訴冤，便捉了張驢兒，賽盧醫，各處以相當的罪名，竇娥之冤乃大白。（以上第四折）元劇

中多喜劇和悲喜劇的作品，像漢卿這樣「十足」的悲劇是極少見的。我們如果讀到第三折竇娥臨刑時的情景，沉痛的文字，緊張而迫切的情調，打動着讀者的心弦，無論什麼人讀了都要驚心動魄，禁不住要拍案大叫起來。第四折敘竇娥的冤魂向他父親訴冤，那文字的淒楚，意境的奇突，更使人歎為驚歎，久久不能自己。末後雖然驢兒凌遲處死，盧醫永遠充軍，竇娥之罪改正明白，但是由竇娥的冤死而引起的悲憤的心情，卻永遠地不能安甯下去，久久地憧憬於讀者之前。這個題材後來京劇六月雪的情節與角色，全和此劇相同，但改為臨刑時天降大雪，而竇娥得救，這完全失去悲劇的重要情調了。漢卿的作品，我們歸納起來，可分為五類：（一）喜劇——如拜月亭，謝天香，玉鏡臺，金線池，調風月等；（二）悲劇——如竇娥冤；（三）英雄劇——如西蜀夢，單刀會等；（四）公案劇——如魯齋郎，蝴蝶夢，緋衣夢等。其中以蝴蝶夢，寫慈母的理智與感情的衝突，却得到很大

的成功。（五）義俠劇——如救風塵，望江亭，像譚記兒這智勇兼全的婦人，能從容不迫，脫了丈夫的危厄，寫得格外動人。至論到關劇的作風，則下列諸點是應該注意的：（一）元劇尚本色，而漢卿則「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王國維語）（二）關劇中所創造出來的主人翁，除了極少數的英雄傳奇外，大多數是通達世故的女子，如金線池之寫老鴛的狠毒，救風塵之寫妓女的義俠。（三）關劇中的人物個性的描寫，皆甚顯露，如貞烈的竇娥，老練的趙盼兒，聰明的謝天香，善妒的杜蕊娘。（四）關劇中多反抗的精神，如竇娥冤之端正好滾繡球，二煞一煞煞尾總之，他所寫的是多方面的題材，與多方面的人物與情緒。而觀察世故又那末深刻透徹，鑄詞又是那末雄厚蒼涼，真可以當得起「元人第一」的稱號而無愧色了。他的續西廂是續王實甫的西廂四本的，王的西廂止於「草橋店夢鶯鶯」一關，漢卿所續則為張君瑞慶團圓樂之一幕的劇情。王本原依據董解元西廂諸宮調，本有關續

一段，王未及作而關爲補足之。清金聖歎曾詆關續爲「狗尾續貂」。但如續西廂中的掛金索：「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線脫珍珠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這些俊句，又何減於王本。聖歎那種貶辭，未免過分了。王實甫（一二零零——）名德信，大都人。工樂府，所著西廂記，世推爲北曲第一。他的作風綿密婉麗，正音譜評他「如花間美人，鋪敘婉麗，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如玉環之出浴華池，綠珠之采蓮洛浦。」這雖然是空泛的讚語，但其俊美可知了。他大概和關漢卿一樣，亦由金入元者。觀他的四丞相高麗春堂一劇，譜余章宗時事，而最後一詞云：「早先聲把烟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八荒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以頌禱金皇作結，來斷定他的時代，非完全元人了。

■他所作劇本凡十三種。（見正音譜）存於今者僅四丞相高麗春堂（見元曲選己集上）及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二種。麗春堂敘金丞相完顏樂善，在賜宴時與將軍李圭角鬥，後復和好。事蹟既簡單，

結構與文字都有貶辭。遠不及偉大的西廂記，使他得了不朽的榮名。世傳他作西廂記，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構思甚苦，思竭仆地遂死。（焦循劇說）這種類乎神話的傳說，正如高明的琵琶記夜填吃糠一齣時「荼燭光交」是一樣的不可信。但一般人對於西廂的讚頌的程度可想而知了。全劇共分五本二十折。第一本爲張君瑞鬧道場，第二本爲崔鶯鶯夜聽琴，第三本爲張君瑞害相思，第四本爲草橋店夢鶯鶯，以上四本爲王實甫作的。第五本爲張君瑞慶團圓，這是關漢卿續的。劇情是這樣的：唐德宗的宰相崔公的未亡人鄭氏，一女鶯鶯，婢紅娘，童歡郎，護相國的喪柩欲安葬於博陵故鄉。行至河中府，不能通行，暫借住普救寺的西廂。時鶯鶯芳齡十九歲，是一才色兼備的小姐。當暮春天氣，頗覺鬱悶，夫人乃命紅娘伴小姐散步於佛殿旁邊。這是本劇的發端。（楔子）洛陽秀才張琪，字君瑞，是一年約二十三歲的青年。貞元十七年二月，正欲上京應試，途經蒲關，想去訪盟友征西大將軍杜

確，而投宿河中府。適來普救寺閒遊，不意瞥見了鶯鶯的豔姿，鶯鶯也報之以秋波，君瑞就陷入於「五百年風流冤業」的戀愛了。（第一折）張生請托住持法本和尚借普救寺一室以爲寄寓之所。恰巧侍婢紅娘以夫人之命向住持問先相國的法事日期，張生待之於廊下，欲使向鶯鶯通慫，然而被紅娘婉辭拒絕了。（第二折）張生知道鶯鶯每夜要到花園燒香，私自先藏於後園，以窺鶯鶯之出，且隔牆而吟詩。鶯鶯亦依韻和了一首，於是張生的戀潮，達於絕頂。（第三折）到了二月十五法事之日，張生也藉着搭了一份齋之名，復得飽看鶯鶯的嬌容。（第四折以上第一本）鶯鶯的美麗，爲賊將孫飛虎所知，遂發五千人馬包圍普救寺，要娶鶯鶯爲妻。法本以告老夫人，夫人狼狽，使紅娘去告鶯鶯，鶯鶯想出一計，說是無論何人，只要能退了賊兵的，就以己身與之。夫人不得已地贊成了，遂使法本傳達此旨於兩廊僧俗。這時張生鼓掌而出，自陳有退兵之策，於是先定重賞之約，然後使法本以三日間的緩兵

元

計請於孫飛虎，又使猛僧惠明潰圍致書於白馬將軍杜確告急。杜確見張生書，不移時，率兵而至，很容易地捕捉了孫飛虎，把事情平息了。（第一折和楔子）不料賊平後，夫人竟食前言，設宴招張生以謝一家再造之恩，使與鶯鶯成兄妹之禮。（第二三折）張生失望憤怒之餘，曾欲自盡，但因同情的紅娘諫言而止，紅娘並勸其在月下彈琴以第衷情，鶯鶯聽了張生鳳求凰之操，遂深深地爲之感動了。（第四折以上第二本）張生思慕鶯鶯之情益切，遂致臥病。幸紅娘承鶯鶯之命來看病，得託書於鶯鶯以表寸心。（第一折）鶯鶯見書，假意叱責紅娘，封答書而使再致張生，而於其夫題「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四句。張生見詩大喜，一天的愁悶，都拋在九霄雲外了。（第二折）夜間張生越牆走至鶯鶯庭前，然而鶯鶯却用了極嚴峻的態度，責以大義，張生負氣而返，又臥病了。（第三折）鶯鶯聞張生病重，又使紅娘去持簡探問，張生一見，頓時連病亦忘了。（第四折以上第三本）

熱戀達到了百度的才子佳人，因了紅娘的大胆，一夕得遂「大願」。以後仍是繼續地歡會（第一折）但不久，忽爲老夫人所知，她拷問了紅娘，紅娘直訴其事。夫人不得已只好呼鶯鶯與張生來說明，履前約許結婚的事，且說崔家三代，不曾招白衣女婿，着張生須趕快上京去應試。（第二折）到離別的時候。（第三折）張生雖不忍分別，又不能不分別。低徊留戀，終於夕陽古道，在馬上加了一鞭，走了三十里，至草橋驛投宿於旅店。「單枕孤眠，秋風寒，沁身睡着難。」在暫時朦朧微睡之間，見鶯鶯追了來，重敘舊歡，但卒子忽然起來，把鶯鶯搶了去。張生大驚，叫着「小姐小姐」地追上前去，抱住了小姐，不料將臥在旁邊的琴童把他搖醒，方知是一場好夢。（第四折，以上第四本）實甫的西廂記至此便止，以下就是關漢卿續的。張生在明春考試及第，急以書報鶯鶯（楔子）鶯鶯自別張生以來，重疊着新愁舊恨，在無聊中過了半載，得張生書大喜，即修答書，並寄贈汗衫裹肚等物。（第一折）張生等待回音，又遭了

病，然得了鶯鶯手書並贈物，就全愈了。（第二折）鄭恆因夫人之招，來至河中府，聽說鶯鶯已妻張生，醋海生波，便對夫人讒誣張生已做了衛尚書的女婿。夫人大怒，便欲將鶯鶯再妻鄭恆。（第三折）然張生新授河中府尹，攜了鶯鶯的禮服和其他贈物，揚揚而歸了，但夫人因前事全不理會。張生於紅娘處得到究竟，乃更見鶯鶯訴述衷情，這時紅娘既同情於張生，而以與鄭恆決絕，勸夫人，法本也爲張生辯護。杜將軍也特意來參與慶賀，結果夫人無可如何。鄭恆因無顏自存，觸庭樹而死，於是在衆人歡呼之中，一對有情人，張生與鶯鶯行了結婚大禮。（第四折）

西廂記是中國戲曲中最偉大的描寫兩性戀愛史的一本好書。他的作風，是雅麗婉媚，無論是寫人寫景寫情，如第三本二折的普天樂，與第二本一折的混江龍，都是很妥切的代表。至在劇中人物個性的十分清楚的描寫，癡情的張生，嬌澀的鶯鶯，乖覺的紅娘，渾厚的老夫人，却寫得相相欲活，躍然紙上。尤其他能婉曲的細膩的寫出張生與鶯鶯戀愛時

的心境地變動，這更是他的成功處。至於全劇中充滿了詩意的描寫，以及許多很好的抒情詩，尤其是本劇的特色。□馬致遠號東籬，大都人。他是元代重要的散曲家。所作雜劇共有十四種，今所傳的有破幽夢、孤雁漢宮秋、半夜雷轟薦福碑、呂洞賓三醉岳陽樓、邯鄲道省悟黃梁夢、江州司馬青衫淚、太華山陳搏高臥、馬丹陽三度任風子，俱見於元曲選中。他的作風，放逸宏麗，正音譜評他如「朝陽鳴鳳」。又說：「其詞清雅曲麗，可與靈光景福相頡頏，右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又若神鳳飛鳴于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堯山堂外記錄他的秋思雙調夜行船一曲，稱為元人第一；而天淨沙小令「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尤為古今傳唱的佳作。□他的作品以漢宮秋為代表，劇情係敘漢王昭君遠嫁的故事。這個故事，曾感動了不少的詩人和戲曲家，而馬致遠更把描寫的中心移向漢元帝，所以寫相別時的情形，備極淒涼悲惋。事情是這樣的：漢元帝愁後宮的寂

寞，選佞臣毛延壽為使，遍行天下，採訪美人，使畫圖獻上，這是昭君入宮的由來。（楔子）王昭君生得光彩照人，十分艷麗，因為不賄毛延壽，遂把她的容貌故意畫得醜陋，因此昭君遂被幽置於永巷。悲長久無見天之日期。一夜彈琵琶，以遣孤悶的時候，適元帝散步後宮，聞琵琶之聲，遂至昭君處，一見而驚為國色，怒毛延壽之妄，命斬其首而封昭君為明妃，由是昭君得蒙元帝的寵愛。（第一折）毛延壽畏罪逃番，以昭君的真容獻於單于。單于大喜，直寫書求昭君，如果不與，就欲訴之於干戈。尚書令五鹿充宗，內常侍石顯等，都以為為了社稷割恩愛而以昭君交付番使之言進諫，但元帝不聽。然昭君慨然願以身代國難，帝不得已只好同意。（第二折）元帝率文武內官幸於灑橋，親舉盃酒贈琵琶馬上的昭君，慟哭惜別，昭君北行至黑龍江，聞道這是漢與番接界之境，昭君請於單于下馬，澆盃酒，遙望南方以謝漢家之恩。遂乘間投身江中，單于大驚，就厚葬遺骸於江邊。胡地之草皆白，惟昭君之塚獨與內地同樣的生

長青草。故謂之青塚。單于追原禍始，這完全是毛延壽做的。單于乃縛送於漢。（第三折）元帝從別昭君以來，鬱鬱不樂。秋夜孤燈，歎枕席蕭索，乃掛美人之圖。正燒香供養之際，困睡而入了夢。昭君從胡地私自逃回，但爲番兵追來，又把昭君捉去了。正在傷感的時候，帝就驚醒，對壁間的丹青，在神思恍惚之時，又聽着天空哀雁兩三聲，悽愴悲切，輾轉徹夜，明早番使送毛延壽來，並告昭君之喪。帝便斬毛延壽之首以祭昭君之靈。（第四折）漢宮秋的词句最佳，尤以第四折佈置得異常的悽傷。所以臧晉叔的元曲選列爲百種曲之首。我們先看第三折元帝與明妃別後，番使護着明妃去了，元帝悄然回宮的一段，寫得極爲淒涼。「呀！俺向着這迴野，悲涼草已添黃，色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捫起纓鎗，馬負着行裝。車運着餓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他，他從入窮荒，我，我，我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螢，泣寒螢，綠紗窗。

綠紗窗，不思量。」（梅花酒）一句一斷，極鳴咽掩抑之曲致。下文緊接着收江南的前半云：「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真是放聲一哭，詞采曲調，可算都到絕頂了。至第四折鼓元帝夢中見了明妃，醒來時，正聽見孤雁一聲聲地在雲間鳴叫着，一發感得情緒悽楚不堪。這個情境，真足使任何人都爲之感動。「呀呀的飛過蓼花汀，孤雁兒不離了鳳凰城，畫簷間鐵馬響丁丁，寶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蕭蕭落葉聲，燭暗長門靜。」（堯民歌）像這樣的絕妙好辭，誠然可說是馬致遠的傑作，但她却不足以代表馬劇的精神和作風。我們如果就他的作品所表現的推論，可以發現馬劇的兩種特點：（一）他所取的題材多是「手把芙蓉」的仙人和「弄花醉月」的詩人。（二）他的作風極清俊。東籬的爲人，從他的作品看來，似乎是風度疏朗，很瀟灑的人物，他少年時雖也曾迷戀過功名，但後來因爲所遇不合，便退居林下，過那山林隱士的生活。他看破了世上的紛擾，看破了人間的

名利，因此他便憧憬於仙境的幻美，變成一位悲觀的厭世人了。像岳陽樓、黃梁夢、任風子、陳搏、高臥諸劇，皆是演神仙變幻的奇蹟。而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第二折中的「智新郎」一曲，尤可看出他悲觀玩世的思想。□白樸（一二二六—一二八五？）字仁甫，一字太素，號蘭谷先生，真定人。父華，字文舉，金樞密院判。（金史有傳）與詩人元好問爲通家。仁甫七歲時正遭壬辰之難（紹定五年，公元一二三二）因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遺山遂攜以北渡。自是不茹葷血，人問其故，曰：「俟見吾親，則如初。」嘗罹疾，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於臂上得汗而愈。數年華北歸，以詩謝遺山云：「願我真成喪家狗，賴君曾護落巢兒。」後父子卜居於潯陽，以律賦爲專門之學，有文譽，爲後進翹楚。著有天籟集。元王博文，明孫大雅爲之序。遺山嘗贈以詩云：「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後官禮儀院太卿，贈嘉儀大夫。所作劇本共十七種，存於今者有梧桐雨及牆頭馬上。（見元曲選）韓采蘋御水流紅葉，李克用箭射雙雕二劇，尚

元

各存一折，見於雍熙樂府。正音譜評其曲如「鵬搏九霄。」又云：「風骨磊砢，詞源滂沛。若大鵬之起北溟，奮翼凌乎九霄，有一舉萬里之志。」可想見其才情之盛了。□他的作風華美婉妍，在關馬王三家中最近王實甫。他的劇本以梧桐雨最負盛名。其曲本白居易長恨歌「秋雨梧桐夜落時」之句，寫安祿山反，唐明皇幸蜀，楊貴妃死馬嵬坡的事情。全劇在明皇於貴妃死後的悲歎聲中作收局，打破中國從來戲劇圓滿收場的習慣，創立了前此未有的悲劇的意境。□他的牆頭馬上，係敘裴少俊與李千金的戀史的。裴少俊，文才華茂，因奉命上洛陽採花，過總管李世傑之門，適見其女千金偕婢正倚於牆頭觀望，見少俊騎馬上，風致飄然，心戀之，二人眉目傳情，互以詩相約，於是夕幽會，事爲家人得知，二人遂私奔。至少俊家，潛住於後花園，後經許多波折始成正式夫婦。這是一篇極有趣的喜劇，描寫的亦很大膽。像第一折的那吒令，鶻踏枝，寄生草，么篇都是很婉妍的。我們且引第二折中幽會前李千金吩咐梅香

文——一——四一三

的感皇恩後段看看：「教你輕分翠竹，款步蒼苔，休驚起庭鴉喧，鄰犬吠，怕院公來。」和採茶歌：「把紛紛兒挨，角門兒開，等夫人燒罷夜香來，月色朦朧天色晚，鼓聲纔動角聲哀。」**■**鄭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他與喬吉同爲第二期最負盛名的作家。鍾嗣成謂他：「名聞天下，聲振閭閻，伶倫輩稱鄭老先生，皆知其爲德輝也。」他爲人秉性正直，不妄與人交，病卒，火葬於西湖之靈芝寺。他所作劇本共十九種。傳於今者凡四種：傷梅香翰林風月，迷青瑣倩女離魂，醉思鄉，王粲登樓。（見元曲選）周公輔成王攝政。（見雜劇三十種）正音譜評他如「九天珠玉」又云「其詞出語不凡，若咳唾落乎九天，臨風而生珠玉，誠傑作也。」四種中以傷梅香，倩女離魂，劇爲最佳，傷梅香人比之西廂，不過張生在劇中是白敏中，鶯鶯改爲小蠻，紅娘是樊素而已。此劇敘白敏中幼與裴度之女小蠻訂婚，後裴夫人不提婚事，二人却熱烈的相戀，終于仗着乖覺的樊素的撮合，成了姻眷。劇中的樊素，便是西

廂的紅娘。第二折寫樊素婢極爲活潑，頑皮，而且可愛。**■**到了第三折寫白敏中和小蠻幽會，撞着裴老夫人時，憑着樊素的一片乖覺而伶俐的巧嘴：「親生女非比他行家醜不可外揚。」說得老夫人無言可答：「罷罷罷！這妮子倒連我也指下來，想起來，則是我養兒女不氣長，都是我的不是了也。」**■**倩女離魂是取材唐陳玄祐的離魂記。敘張倩女與王文舉相戀，文舉赴京應舉，倩女的魂靈離了軀體，偕他同去，後日歸來，魂復合而爲一的故事。此劇采辭豐麗，描寫亦甚動人，爲元曲最精采傑作之一。尤以迎仙客（第三折）之抒情，古水仙子（第四折）之疊字，爲人所歎賞。**■**喬吉（一二八零？——一三四五）一名吉甫，字孟符，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太原人。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儀自持，人敬畏之。旅居杭州太乙宮前。有題西湖落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往來江湖四十年。元順帝至正五年，病卒於家。他所作曲十一種，及惺惺道人樂府，文湖州集詞，撫遺。今惟李太白匹配金錢記，杜牧之詩酒揚州夢，玉簫女兩

世姻緣三劇見於元曲選。他的作風雅豔婉媚。正音譜評他如「神螯鼓浪」。他嘗謂「作樂府亦有法，鳳頭，豬肚，豹尾是也。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串，意思清新，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見輟耕錄）**揚州夢**是喬吉的代表作。按全劇題目爲「張好好花月洞房春」，正名爲「杜牧之詩酒揚州夢」。事實是這樣的：唐杜牧入翰林後，公幹至豫章，太守張尚之與牧有舊，設宴餞別，出歌妓張好好勸酒，牧於席間出瑞文錦，犀角梳相贈。後三年牧至揚州，太守牛僧孺亦設宴相招，時好好已爲僧孺義女，亦令出勸酒，牧見好好，不能忘情，後數往謁僧孺，僧孺知其意，不與相見。牧鬱悶無聊，會有揚州富室白文禮宴牧，席間述及牛氏歌女，始知即好好，白因力勸僧孺，卒以好好配牧爲夫婦。這劇事既豔冶，辭也婉麗。喬吉爲元雜劇六大家，與同時的鄭光祖和第一期的關王馬白齊名。他的作品除揚州夢外，金錢記係敘韓飛卿與柳眉兒的戀愛故事。飛卿於三月三日在九龍池畔見了王府尹的

元

女兒柳眉兒，兩人就互相愛戀起來，柳眉兒臨行時便拋下金錢五十枚給他，飛卿即追趕眉兒直入王府，爲王府尹所見，將他吊起，虧得其友賀之章前來救了，王府尹留他作家館先生，一日金錢爲府尹所見，知爲己物，又將他吊起追究，恰好又爲賀之章所救了，並宣他入朝，飛卿中了狀元，經李太白爲之撮合，遂與柳眉兒完婚。這劇的故事，雖然不十分的動人，但因爲作者的新雋而美妙的辭藻，便把這平凡的題材寫得很光艷動人了。**次**於上述的作者，還有三十餘人，在這些人的作品中，有一部分却不下於六大家最好的作品。屬於第一期的有：楊顯之的臨江驛，酷寒亭，張國賓的合汗衫，薛仁貴，羅李郎，石子章的竹塢聽琴，高文秀的雙獻功，薛范叔，遇上皇，鄭廷玉的楚昭公，後家花，忍字記，看錢奴，冤家債主，李文蔚的燕青博魚，李直夫的虎頭牌，吳昌齡的張天師，東坡夢，武漢臣的老生兒，玉壺春，生金閣，王仲文的救孝子，李壽卿的伍員吹簫，度柳翠，尚仲賢的柳毅傳書，三奪槩，氣英布，單鞭奪槩，石君寶的秋

文——一——四一五

胡戲妻，曲江池，紫雲庭，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康進之的李逵負荊，李好古的張生煮海，戴善甫的風光好，孟漢卿的魔合羅，李行道的友蘭記，孫仲章的勘頭巾，岳伯川的鐵拐李，孔文卿的東窗事犯，張壽卿的紅梨花，屬於第二期的有楊梓的霍光鬼諫，宮天挺的范張雞黍，范康的竹葉舟，金仁傑的蕭何追韓信，曾瑞的留鞋記，屬於第三期的有秦簡夫的東堂老，趙禮讓肥，蕭德祥的殺狗勸夫，朱凱的昊天塔，王暉的桃花女，李致遠的還牢末，楊景賢的劉行首等。此外無名氏的作品，還有二十七種之多，在其中亦有很好的篇什。¹²³

【元雜劇之盛行與傳奇之消沉】元代的初葉，跟着北曲雜劇的興行，南曲不得不逐漸低落。在那將近一百年中間，北曲的勢力遮蔽了中原，復繼續侵入南方。南方固有的戲曲——南曲——一時幾乎被他消滅下去。關於元雜劇之所以興行的原因，大概不外乎下列幾端：A、元代的首都，建在北方，北方成了政治中心區域，自然一般熱中者，鑽營者——即當

時的知識階級——都要大批的集在那裏，以求得自己的一官半職。可是不幸的是元代並不以科舉取士。一班士大夫中熟讀四書五經的連一點用處都沒有。換句話說，當時的統治者——皇帝——他簡直不知道四書五經是什麼，他沒有把四書五經瞧在眼裏，他也不想把這種東西來統治中國。結士大夫要靠四書五經爲進身之階，直是夢想。娛樂是無論那一代的統治者——自有史以來的統治者，都是需要的。元代的皇帝，雖然不知道中國那傳國的寶典（？）——四書五經——可是却歡喜我們這堂堂華夏民族的俳優娛樂（正如現在美國的資產階級，歡喜中國發明的麻雀，及贊賞中國梅蘭芳的京戲一樣）。這樣那一班靠四書五經不能吃飯的人，就不得不轉換方向，以編俳優的戲文，而取媚於統治者了。B、編詞已多，自然有「新聲」出現，作曲者加多，總有幾個所謂天才——如關漢卿之流——在內，作劇的技巧一進步，舊的形式自然就限制他不住。至於宋代的雜劇，在當時一班士大夫並不靠此以爲進

身之階，表面上還是輕視這種東西的，文人要靠文章做官——宋代以文章取士——並不要靠作曲做官。作曲只是當時一班無聊文人糊口的代價——有聊的都做官去了——是文人中之低等的。無論什麼東西，只要不受支配階級的重視，自然就沒有充分發展的餘地。（這在中國古代確是如此）所以，宋代的雜劇，庸庸無足錄，到了現在已全失傳。可是元代的雜劇就不然，在元代既不重視四書五經，一班文人，不期然的從四書五經裏解脫出來，思想不免有一時的轉換。思想轉換的結果，才學都向新的方面發展。戲劇的娛樂，既為當時的統治者所重視，士大夫階級就也非靠「競尚新聲」以取媚於統治者不行了。結果，元代的雜劇竟佔了文學史上很重要的位置。□C、因為元代的統治者不能通中國的古典文學，為一時權宜之計，不得不用語體文來代替，所以元雜劇中的說白完全是口語體，曲辭裏面，亦加上許多蒙古語的音釋和中國地方的俗語。這是開後來興行白話小說的張本。□D、一種東西的流

元

行，當然不是很偶然的，裏面總有它時代的背景。元曲之所以興盛，一面固然由於政治上的關係；他方也有它歷史的因果。在宋金時代，雜劇院本已相當發達了，加上宋代競尚詞調，詞調在宋朝已是很流行的玩意兒，而當時寫這種東西，又泰半是給妓女歌唱的。曲和詞本來是同一個系統。這樣，從零碎的詞調，到了用諸宮調集成的董西廂——當然還有很多和這同樣的著作，祇是後來不傳罷了——大概是開了元曲的先聲。□E、作者一多，自然有傑作出現，鑒賞的人，自然也會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表演者的俳優，既得着支配階級的眷顧，不必說必更加有精采，於是雜劇便成了很普遍的娛樂品，這正是它所以能遮蔽中原並且侵入南方的原因。反之，南曲在當時——元初——因得不着支配階級眷顧，竟至一落千丈，在那將近一百年中間，承襲南宋雜劇的南曲，僅能不絕如縷，保得一線命脈。現在要根據錄鬼簿所載自元初至元中葉的雜劇作家一百十一人——當然這裏面總還有多少作家不被收在裏面！

文——一——四一七

元

部 南		部 中		部					
蘇 江		北 安徽	南 河	東 山				西	
		亳州	洛陽 汴梁 開封 今之	棣州 今之 惠民	益都	濟南	東平	平陽	太原
		一 人	一 人	二 人	一 人	一 人	二 人	四 人	東平
	松江 今之 建康 南京							六 人	二 人
	松江 今之							二 人	一 人
	松江 今之							三 人	
揚州	平江 蘇州 今之								
二 人	二 人								
	松江								
	二 人								

合計	南部	中部	北部	未明	(是時所當認爲南部)		
					江西	江	浙
五十六人		四人	五十人	二人			
三十人	十六人		七人	七人		湖州	杭州
二十五人	十五人		一人	九人	饒州 鄱陽	慶元	嘉興 杭州
						一人	五人

右表所列，可以看出元雜劇最初(第一期)的作家，完全是北方人，間或有幾個中部人。到了第二期，南方人便一躍而占重要的位置，這是因爲初期的北方作家如戴善甫(真人)馬致遠(大都人)尚中賢(真人)姚守中(洛陽人)趙天錫(汴梁

人)等，類皆跟着元代的統一江南而宦游江浙，結果所謂江南的文人，也跟着他們學起北曲來——當然這裏面不完全是人的關係，不過人的關係占大部分——江南本來自隋唐以來，文化最盛的地方，一旦薰染北曲，自然易學易會。加之元代既不以科舉

取士，一班文人無須乎讀四書五經以銷磨他的歲月，於是作曲就成爲他們無聊時的消遣品。一面亦是取媚於支配階級的工具。——所以在中期以後，江南的劇作家反多過北方，末期——即第三期的北曲，幾乎完全成爲江南人的東西。□假使我們想曉得當時演劇的狀況怎樣？那實在找不出很好的適當資料，以作我們的參考——中國的正史，是不屑記這種東西的——祇能在青樓集裏載着的女伶名妓（自元初至將近末葉）八十八人中，就她們各人所善的技藝來看，可以反映出當時各方面的演劇情形，現在列舉在下面：

善雜劇者三十三人

院本二人

南戲三人

善諸宮調，小唱，慢詞及不記特技者若干人

就這數字裏，可以看出雜劇在當時是最流行的。換言之，即是當時社會人士所最歡迎的。同書中關於雜劇，並另外指出某某人的特技，茲摘錄數人如下。

元

汪憐憐（湖州角妓……善雜劇）

翠荷秀（雜劇爲當時所推，自維揚來雲間……

……石萬戶置之別館）

顧山山（……今老於松江，而花旦雜劇猶少

年時體態）

簾前秀（雜劇甚妙。武昌，湖南等處多敬愛之）

101

【元龍太子全傳】雲南流行俗曲。榮煥堂木刻本。

【元詩】在元代初期的詩人，大都爲金宋的遺民；元好問趙孟頫兩人，可說是當代文壇的日月。繼他們而起來的詩人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四人，並號四大家，薩都拉張翥二人，視四家雖稍後出，但兩人在當時享名之盛，卻也不下於四家。到了晚季，楊維禎出來，倡「比興風諭」之旨於樂府古詩，清歌豔曲，流播人間，隱然爲一代詩壇的霸主。□元好問（一九零——一二五七）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人，他是文學家德明之子，七歲能詩，十四歲從陵川郝晉卿學，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於是下太行，

渡大河。嘗作箕山琴台二詩。趙秉文見而奇之，謂少陵以後無此作也。因而名震京師。號元才子。金興定五年成進士，正大中爲南陽令。仕至行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以著作自任。著有元遺山集。他以宏衍博大之才，獨步天下者三十年。所編中州集，爲金源一代詩人總集，而爲現代研究金代文學者惟一的參考書。他的詩沈鬱悲涼，自成聲調。如西樓曲云：「游絲落絮春漫漫，西樓曉晴花作團。樓中少婦弄瑤瑟，一曲未終長坐嘆。」去年與郎西入關，春風浩蕩隨金鞍。今年匹馬妾東還，零落芙蓉秋水寒。」井刀不剪東流水，湘竹年年露痕紫。海枯石爛兩鴛鴦，只合雙飛便雙死。」重城車馬紅塵起，乾鶴無端爲誰喜。鏡中獨語人不知，欲插花枝淚如洗。」

□趙孟頫（一二五三—一三二二）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湖州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幼聰敏，讀書過目成誦。宋亡家居，自力於學。至元間，程鉅夫薦入朝，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元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仁宗朝，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有松雪齋集十二

卷。其妻管道昇，子雍，都以書畫知名。他的詩流轉圓潤，而頗多哀音。如「誰向夜深吹玉笛，傷心莫聽後庭花。」又岳鄂王墓云：「鄂王墓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思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虞集（一二七二—一三四八）字伯生，先世蜀人，而家於江西崇仁。他三歲即知讀書，從父汲於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外祖楊仲文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又從吳澄游，後官至翰林直學士。著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他的詩文清健流麗，法律謹嚴。自謂如漢廷老吏，蓋繼元遺山而爲文壇祭酒者，誠非集莫能當之。像「狂容醉時花作陣，美人歌罷月如鉤。」（寄南海故將軍）都是情景兼茂之作。又如送朱仁卿南歸云：「喜子南歸，水上經過爲我問臨川。幾家橘柚霜垂屋，何處蒹葭月滿船。」應有交遊憐遠道，試從父老說豐年。寒機早晚成春服，一一平安報日邊。」揚載（一二七一—一三二三）字仲宏，其先蒲城人，

後徙杭。少孤，博識羣書，年四十不仕，以布衣召爲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延祐初登進士第。官全寧國路推官。有楊仲宏詩集八卷。他的詩雅贍，有法度。趙孟頫極推重之。「大地河山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

（宗陽宮望月）是被人所稱的名句。又春晚喜晴云：「積雨俄經月，新晴始見春。蒼苔侵碧甃，綠水過比鄰。性僻居宜遠，身閑景易親。無詩排世累，有酒縱天真。循圃花黏履，憑欄柳拂巾。歌呼從稚子，談笑或嘉賓。漸喜漁樵狎，仍欣鳥雀馴。幽情延薄暮，浩思集清晨。養拙元非病，爲文敢自珍。杜門緣底事，作計懶隨人。」

范梈（一二七一—一三三零）字亨甫，一字德機，清江人。他少時家貧，年三十六始遊京師，朝臣薦爲翰林院編修。吳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獨稱梈爲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有范德機詩集七卷。他的詩宏逸而多遠情，如王氏能遠樓云：「游莫羨天池，鵬歸莫問遠東鶴。人生萬事須有爲，跬步江山即寥廓。請君得酒勿少留，爲我痛酌王家能遠之高樓。醉捧勾吳匣中劍，斫斷千秋萬古

愁。滄溟朝旭射燕甸，桑枝正搭虛窗面。崑崙池上碧桃花，舞盡東風千萬片。落誰家，願傾海水溢流霞。寄謝尊前望鄉客，底須惆悵惜天涯。」

揭傒斯（一二七四—一三四四）字曼碩，龍興富川人。他幼貧，讀書自刻苦，父來成宋進士，父子自爲師友，由是貫通百氏。大德初出游湘漢間，趙淇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盧摯尤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薦於朝，授翰林國史編修。元統初累升侍講學士，與修經世大典及遼金宋三史，卒諡文安，有文安集十四卷。他的詩清麗婉轉，最能代表元人色彩，如李宮人琵琶引、漁父、楊柳青謠等都是。虞集稱之若「美女簪花」，可見其詩的美麗了。楊柳青謠云：「楊柳青青河水黃，河流兩岸葦籬長。河東女嫁河西郎，河西燒燭河東光。日日相迎葦橋下，朝朝相送葦籬旁。河邊病叟長回首，送兒北去還南走。昨日臨清賣葦回，今日販魚桃花口。連年水旱更無蠶，丁力夫徭百未堪。惟有河邊守墳墓，數株高樹曉相參。」

四家以後的詩人，如黃潛、柳貫、吳萊並學詩於宋遺民

方風。黃柳與虞揭又稱「儒林四傑」。吳萊字立夫，年最少，然享名獨盛。他的詩長於歌行，聲調奇亢，有淵穎集。此外如倪瓚（字元鎮，有清閔閣集）張雨（號貞居子，有句曲外史集）薩都拉張翥也都以詩名。楊維禎（一二九六一—一三七零）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人。父宏築樓鐵崖山，聚書數萬卷，去梯俾讀書其中五年，因自號鐵崖。泰定進士，會修遼金宋三史。作正統辨，總裁官歐陽玄功，歎為百年後公論。元末天下大亂，張士誠招之不赴，徙居松江。明初朱元璋命近臣逼他入京，他作詩有「商山肯為秦嬰出」語，元璋道「老蠻子欲吾殺之以成名耳」。遂放還，留百十日，抵家卒。一說他作此詩後即自縊而死。他善吹鐵笛，號鐵笛道人，又號抱遺老人，著有鐵崖古樂府十卷，復古詩集六卷。他的詩波瀾壯闊，變化奇突，而長篇歌行，尤能恣其磨盪迴環之趣。張伯雨序鐵崖樂府云：「隱然有曠世金石聲，又時出龍鬼神，以眩一時之耳目，斯亦奇矣。」王漁洋也說：「鐵崖樂府氣淋漓，」蓋皆譽之之詞。惟鐵崖作

詩，喜逞才氣，務新奇，矯枉過正，往往失於怪誕，墜入魔障。所以宋濂便很憤慨地歎息道：「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闚視前古為無物，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知有純和冲粹之意，可勝歎哉！」（荅章秀才論詩書）

【元詩經學】元儒說詩，除馬端臨外，（馬氏力主存序，然無著作），其餘大都本於集傳，即略有異說，亦不出廢小序之一派。如許謙之詩集傳名物鈔，雖頗考訂名物音訓，然篤信其師王柏之說，移甘棠何彼穠矣，於王風，去野有死麕，使召南亦為十一篇，其譜作詩時世，例雖本之康成，說則改從集傳。劉瑾之詩傳通釋，大旨皆發明集傳，與輔廣詩童子問相同。梁益之詩傳旁通，凡集傳所引故實，一一引據出處，辨析原委，朱公遷之詩經疎義，則據朱子集傳而作，疏墨守集傳，不踰尺寸。至劉玉汝之詩續緒，梁演之詩演義，皆不過續朱子之緒，演朱子之義耳。此元代之詩經學也！

【元詩選】一百十一卷。清顧嗣立編。是編凡三集，

每集百家，體例略如吳之振宋詩鈔，而間有辨訂，多資考證，較之振爲稍詳。右清康熙中刊本，癸集嘉慶中席氏補刊。

【元詩別裁集】八卷，補遺一卷。清華亭張景星姚培謙王永祺同編。有務本堂巾箱本。

【元詩體要】十四卷。明宋緒編。是編凡分三十六類，每類各有小序，雖門目繁碎，然去取頗有鑒裁。有明正德刊本，己卯遼藩重刊本，宣德癸丑初刊本。

【元詞】元詞承兩宋之流風，亦有可觀。大抵曲之見於戲劇者，爲社會羣衆所共賞，曲之見於小令套數者，亦文人學士抒寫懷抱之具，與詞同功，而但變其體格耳。故元之詞未衰，而漸即於衰者，以作者之心力無形而分其大半於曲也。而所以不終歸於衰者，詞之本體特精，而用各有宜也。且詞曲之稱，其始未嘗有劃然之界也。樂府歌辭統稱曰曲，唐宋以來，詞體日繁，而樂府雜錄、教坊記、碧鷄漫志、詞源等書，猶沿曲之稱，而實包乎詞。及金元曲體既成，則曲之稱爲所獨佔。然元周德清中原音韻論作詞十法，及

元

定格四十首之所謂詞。趙子昂所謂倡夫之詞名緣中詞，皆曲也。明涵虛子詞品評諸家詞，王世貞評明代諸詞家，亦皆曲也。是元人已呼曲爲詞矣。至燕南芝庵論曲，舉近世所謂大曲，曰蘇小小蝶戀花，鄧子江望海潮，蘇東坡念奴嬌，辛稼軒摸魚子，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霖鈴，吳彥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天仙子，皆爲宋金之詞。一原詞見陽春白雪第一卷。又論唱曲有地所，曰東平唱木蘭花慢，大名唱摸魚子，南京唱生查子等，亦皆詞也。是元人又呼詞爲曲矣。雖然，詞曲之稱混，而詞曲之途未嘗混也。詞之作家，亦多詞響宋人者。茲述其最。元初詞人多與宋金末造諸子同時。如仇遠與碧山、草窗等，同於餘聞書院賦蟬，見樂府補題，則本爲宋人。楊果、李冶與遺山同賦雁丘，則本爲金人，特以諸人皆出仕於元，歸之元人耳。仇遠，字仁近，號山村，錢塘人，居白龜池上，入元仕溧陽州學正，未幾歸隱，卒葬棲霞嶺下，有無絃琴譜二卷。清微要渺，與玉田草窗爲近，詞苑稱其八犯玉交枝縱橫之妙，直

是東坡，又謂其詠蟬齊天樂極。可誦遊其門者張翥，張雨，俱以能詞名。翥字仲舉，晉寧人。至正初以薦爲國子助教，累官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翰林學士；有蛇巖樂府三卷，提要謂其「風流婉麗，有姜吳之遺，又一身閱元之盛衰，故閔亂憂時，頗多楚調」。卓人月稱其六州歌頭尋梅詞云：「有飛鴻戲海舞鶴遊天之妙。」張雨，字伯雨，杭州人，早遊方外，居茅山，自號句曲外叟，有貞居詞，體近白石，楊果，工詩文，尤長於樂府，有西庵集；姚燧，謂其「美風姿，善諧謔，文采風流，照映一世」。李冶，字仁卿，樂城人，金進士，辟知鈞州事，城潰，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元世祖聞其賢，召之，不仕，晚家封龍山下，至元初再以學士召，就職期月，以老病辭去，有敬齋集，樂府紀聞謂其賦大名。並蒂荷撲魚兒，事奇而詞亦工，堪與雁丘作並傳云。

宋金人之入元者，尚有趙孟頫，姚雲文，王恽，白樸，劉壘，皆著名。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裔，四世祖伯圭，賜第湖州，遂爲湖州人。宋末爲真州司戶參軍，至元中以程鉅夫薦，授兵部郎中，累官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卒，追封魏國公，諡文敏；有松雪詞一卷，邵亨貞謂其以承平王孫而嬰世變，黍離之悲，有不能忘情者，故長短句深得騷人意度。姚雲文，字聖瑞，高安人，宋咸淳進士，入元授承直郎，撫建兩路儒學提舉，有江村遺稿，其紫萸香慢，玲瓏玉，皆自度曲。王恽，字仲謀，汲縣人，官至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累進中奉大夫，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卒，諡文定，有秋澗樂府四卷，凝麗典重，頗似遺山，其水調歌頭，水龍吟，木蘭花慢等多首，皆盡琢句使事，行氣鍊響之能事，春從大上來，爲韓承御賦一詞，尤摠寫哀怨感慨萬端，其中小序亦多清妙不苟，白樸，曲爲大家，然亦工詞，幼鞠於遺山家，學有端緒，其詞清婉秀逸，可比玉田，有天籟集三卷。劉壘，字起潛，南豐人，有水雲邨詩餘，身經喪亂，故多悽愴之音。

元詞人見於元周南瑞所編天下同文集者，有盧摯，姚雲，王夢應，顏奎，羅志可，詹玉，李琳，凡七人。盧摯，亦工曲，有疎齋集，姚雲，即姚雲文，王夢應，亦字聖與，號靜得，長沙人。顏奎，字子俞，號吟竹，禾川人。羅

志可，一作志仁，號壺秋，涂川人。詹玉，亦作詹正，字可大，號天游，郢人。李琳，號梅溪，長沙人。詞皆清麗可誦。又見於鳳林書院草堂詩餘者，有劉秉忠，許衡以下六十三人。其中文、天祥、鄧剡、劉辰翁皆宋人。詹玉、羅志仁、姚雲文、李琳、顏奎、王夢應皆見天下同文。又姓名全備者，有滕賓、司馬昂夫、彭元遜、趙文、宋遠、周景、劉將孫、蕭烈、王學文、曾秉、趙功可、王從叔、吳元可、劉鉉、黃子行、蕭允之、蕭漢傑、段宏章、劉貴翁、王鼎翁、劉天迪、劉景翔、周伯陽、尹公遠、李天驥、劉應幾、周孚先、尹濟翁、彭泰翁、曾允元等三十人，餘則僅存姓字。大率皆元初至元大德間人，南宋之遺民也。鳳林書院蓋在吉州廬陵，故所收以江西人爲多。此外如姚燧，有牧庵詞二卷，並工曲。薩都刺，字天錫，雁門人。登泰定進士官京口錄事，終河北廉訪司經歷，有雁門集。黎廷瑞，字祥仲，番陽人。有芳洲詩餘。虞集，字伯生，號邵庵，蜀人。家崇仁，累官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天曆中，除奎章閣侍書學士，卒贈仁壽郡公，謚文靖。有道園樂府，並工曲。王旭，字景初，東平人，與王磐、王

構，俱以文章名，時稱三王。有蘭軒詞。諸家詞多爽健，似蘇辛。宋紫，字顯夫，宛平人。泰定進士官翰林直學士，贈國子祭酒。范陽郡侯，謚文清。有燕石近體樂府一卷，情韻綿麗。近玉田，曹伯啓，字士開，陽山人，被薦拜西臺御史，歷集賢學士，告歸。天曆中微不起，卒。謚文貞。追封魯郡公。有漢泉樂府一卷。許有壬，字可用，湯陰人。延祐進士官集賢文學士，改樞密副使，拜中書左丞，卒。謚文忠。有圭塘樂府四卷。兩家詞皆雄肆近辛。劉，凡皆元中葉詞人之著者也。元末詞人尚有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居士，無錫人。高隱自放，以丹青擅名。有清閨閣遺稿詞一卷，清標絕俗。顧德輝，字仲瑛，崑山人，舉茂材，畧會稽教諭，力辭不就。自稱金粟道人。至正末，以子思封武略將軍，錢塘縣男。有玉山草堂集。邵亨貞，字復孺，號清溪，華亭人。有蛾術詞選四卷，情韻渾融。陶宗儀，字九成，台州人，流寓松江。有南村集，輯耕錄，聞見賅博，足備考證。詞亦清逸。道流之詞，多非正軌。元人張雨，滕賓而外，如丘處機，字通密，棲霞人，世稱長春真人，有磻溪詞一卷。

雖多談性道，然情景之作亦不少。至若李道純之清庵先生詞，則全無情致矣。道純字元素，都梁人，其詞直同道書歌訣，失卻詞味。又道園樂府後附鳴鶴餘音，有全真馮尊師作蘇武慢二十首，道園和十二首，又無俗念一首。提要謂「多方外之言，不以文字工拙論，而寄託幽曠，亦時有可觀。」勝清庵多矣。緇流則有天目中峯禪師，師名明本，與趙子昂爲方外交，嘗即席立和馮海粟詠梅七律一百首，詞有行香子數首，若不經意，然天真瀟灑，明妙無塵，其胸境高曠也。□女子中能詞者，有賈似道女雲華，崔英妻王氏，俱見詞苑叢談；趙子昂妻管道昇，見太平清話；又妓女劉燕哥，陳鳳儀，俱見古今詞話。然求如漱玉斷腸二集之精妙，不可得也。□元人詞專集見於彙刻者，侯刻計三家：趙孟頫松雪齋詞，薩都刺天錫詞，張楚古山樂府。王刻計九家：劉秉忠藏春樂府，張弘範淮陽樂府，劉因樵庵詞，陸文圭牆東詩餘，詹玉天游詞，吳澄草廬詞，白樸天籟集，李孝光五峯詞，邵亨貞蛾術詞選。江刻計五家，除趙孟頫松雪詞，薩都刺雁門

詞，張楚古山樂府已見侯刻外，凡二家。程文海雪樓樂府，倪瓚雲林詞。吳刻計八家，除程文海雪樓樂府，趙孟頫松雪齋詞，劉因靜修先生樂府已見侯、王、江諸刻外，凡五家：王惲秋澗先生樂府，丘處機磻溪詞，周權此山先生樂府，虞集道園樂府，姬翼知常先生雲山集。朱刻計四十八家，除丘處機磻溪詞，劉因樵庵詞，王惲秋澗樂府，虞集道園樂府，周權此山先生樂府，張楚古山樂府已見王、吳諸刻外，凡四十二家：許衡魯齋詞，陳深甯極齋樂府，王義山稼村樂府，朱晞顏瓢泉詞，蕭欽勤齋詞，姚燧牧庵詞，趙文青山詩餘，劉壘水雲村詩餘，張伯淳養蒙先生詞，劉敏中中庵詩餘，胡炳文雲峯詩餘，陳櫟定宇詩餘，曹伯啓漢泉樂府，劉將孫養吾齋詩餘，吳存樂庵詩餘，黎廷瑞芳洲詩餘，蒲道園順齋樂府，仇遠無絃琴譜，王奕玉斗山人詞，劉詵桂隱詩餘，安熙默庵樂府，朱思本貞一齋詞，張雨貞居詞，玉旭蘭軒詞，李道純清庵先生詞，吳鎮梅花道人詞，王結王文忠詞，洪希文去華山人詞，歐陽玄圭齋詞，許有壬圭塘樂府，張翥蛻巖詞。

趙雍趙待制詞，吳景奎藥房詞，宋裴燕石近體樂府，耶律鑄雙溪醉隱詞，李庭寓庵詞，袁士元書林詞，舒頌貞素齋詩餘，舒遜可庵詩餘，沈禧竹窗詞，韓弈韓山人詞，李濟賢益齋長短句。□元人詞選本，有周南瑞之天下同文前甲集之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三卷，計錄盧摯以下七人，已見上述，朱祖謀刊入彊村叢書中。無名氏之鳳林書院草堂詩餘三卷，計錄劉秉忠以下六十三人，厲鶚稱其「採擷精妙，無一語凡近，弁陽老人絕妙好詞而外，渺焉寡匹」。蓋佳選也。

871

【元霄編金盞】參看遏惡傳條。

【元霄車燈】雲南流行俗曲。本立堂木刻本。

【元璟】借山清——一六六零頃浙江天童寺僧。工

于詩，居杭州時，曾結西溪吟社，所與酬倡者，皆一代勝流。元璟詩以清雅為宗，時有秀句，王士禛曾摘入居易錄中。所著完玉堂詩集十卷，凡分十集，曰東湖集，名山集，紅椒集，紫柏集，太白集，綠瓊集，京師百詠，晚香集，黃琮集，鵲南集，每集一卷。

元

【元尹¹⁷文錄】一卷。清海門徐孚吉撰，有排印本。海門徐氏遺著內。

【元尹詩錄⁰⁴】一卷。清海門徐孚吉撰，有排印本。海門徐氏遺著內。

【元季川²⁰】元結弟。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元豐類稿²²】宋曾鞏撰，凡五十卷。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鞏為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的，鮮能過之。少時，與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鞏曰：「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其人的生平行事如此。□按宋史「本傳」稱鞏所作元豐類稿，本五十卷。韓維撰鞏神道碑，又載有「續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南渡而後，「續稿」「外集」已佚散不傳。閱

禧中，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本於鞏之族孫濉。元季兵燹，其本又亡。今所存的，祇此四庫所收的五十卷而已。然若懷友一首，厄臺記一首，與世所傳的書，魏鄭公傳後，以及諸佚文之見於宋文鑑，宋文選者，當即「外集」「續稿」中之文，故悉不見「集」中。又考四庫所收之本，係紀曉嵐氏用長洲顧崧齡所刊者著錄，而以何義門讀書記所點勘的，補正其謬脫，較諸明刻，差爲完善。朱子語類稱：「南豐文字，確實。」又說：「南豐文卻通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卻因爲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又說：「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又說：「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考朱子之說，是真深知曾南豐之文字者。有明正統中趙琬刊本，成化六年楊參刊本，隆慶辛未邵廉刊本，多附錄一卷。清康熙中長洲顧氏刊本校補，佳。康熙二十一年南豐彭期

重編曾文定集二十卷，劣。朱修伯云，嘉靖本一百卷，尚佳。許慎生有元刊本，天祿後目爲有刊巾箱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三十四卷，云與元大德丁思敬所刻元豐類稿，序次多寡迥異。又宋刊南豐先生文粹十卷，不著編者名姓，又元大德刊本五十卷，明萬曆中裔孫敏行敏才重刊本，嘉靖刊本。1174

【元代四大家】元代詩人有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並稱爲四大家。虞集，字伯生，號道園，蜀郡人。徙臨川之崇仁，累遷祕書少監，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拜奎章閣侍書進侍講學士，卒諡文靖。他稱自己的詩如漢廷老吏，著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楊載，字仲弘，浦城人。當時詩名很大，頗有影響於當時寫詩的人，相傳起初虞伯生是不會做詩的，後來到京遇着載，授以詩法，伯生超悟詩理，成一名家。范梈，字亨甫，一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教之。後官至福建閩海道知事，卒年五十二歲。他的詩虞集說如「唐人臨晉帖」，詩格尚高，如「……醉捧勾吳匣中劍，斫斷千秋萬古愁……崑崙池上碧桃花，

舞盡東風千萬片；千萬片，落誰家？願傾海水溢流霞，寄謝尊前望鄉客，底須惆悵惜天涯。頗有謫仙天才。揭侯斯字曼碩，富州人。卒諡文安。其詩如一步出城南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雨中，故人從此去。可爲例三。

【元德秀】紫芝，唐——六九六至七五四河南人。卒年五十九。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家貧，求爲魯山令，歲滿去職，愛陸渾佳山水，乃居之，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見，歎息道：「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卒，門人諡曰文行先生。學者高其行，稱曰元魯山。德秀所著季子聽樂論及寒士賦等（舊唐書文苑傳）爲高人所稱道。

【元德明】金——一五六至一二零三太原秀容人。卒年四十八。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布衣蔬食，處之自若。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德明著有東壘集三卷。（金史本傳）

【元德明詩】累舉不第，遂放浪山水間，未嘗不一

元

日飲酒賦詩所爲詩不事雕飾清美圓熟無山林枯槁之氣。²⁴⁹⁶

【元結】次山，唐——七二三至七七二河南人。卒年五十。少不羈，年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舉進士。蘇元明稱於肅宗。時史思明攻河陽，結上時議三篇。帝悅，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又進水部員外郎，佐荆南節度使呂誼拒賊。代宗時，以親老歸樊上，著書自娛。始號琦子，繼稱浪士，亦稱漫郎。既客樊上，更稱贅叟。晚拜道州刺史，免徭役，收流亡。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諸州，民樂其教，立碑頌德。罷還京師，卒。結著有元子十卷，文編十卷（新唐書藝文志）琦子一卷（文獻通考）。

【元結文】唐初王楊盧駱之藻儷，燕許之手筆，皆駢體文也。自陳子昂自奮於陳隋之後，力追古作，其論事書疏，樸質近古，而表序尚沿駢偶，論者謂起衰之功，宜推元結。然讀其唐頌銘中云：「異木夾床（即戶字）疎竹旁簷。」又云：「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

文——一——四三一

厥者，水聲松欒，霜朝厥者寒日，方暑厥者清風，「猶未脫駢偶之習」。

【元結詩】次山是以議論文章考得的官兒，所以他也是一個古文学家，並不是一個詩人。但詩是當時最普遍的東西，他也不能不去充個數。他用古文的家法去作詩，所以頗多「風雅」的產物。如二風詩（治風亂風）各五篇，補樂歌十首，系樂府十二首等，都是裝裝古董，扳着面孔的。□可以稱爲他的代表作者，有閔荒詩，忝官引，春陵行……等數篇，而賊退示官吏一篇尤爲有名。楊升菴評他道：「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好奇之過，反不奇矣！」元次山集凡十一卷，大唐中興頌一篇，足名世矣。詩如欸乃一絕已入選。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雖爲杜公所稱，取其志，非取其詩也。（按杜甫有『同元使君春陵行一詩』其序云：『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示官吏二首，志之曰云云。』）其餘如洄溪詩『松膏乳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粒長，麋色如玳玉液酒，酒熟猶聞松節香』又『修竹多夾路，扁舟皆別門』東坡

常書之，然此外亦無留良矣。□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詞學相友，幾二十年。「……於戲！材業次山不如雲卿，詞賦次山不如雲卿，通和次山不如雲卿……」（送孟校書往南海詩的序語）似這樣的一個缺乏材力的古文詩人，還是祇好去做他的「民之父母」的官罷。1009

【元稹】²⁴⁹⁸微之，唐——七七九至八三一，河南河內人。卒年五十三。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補校書郎，遷左拾遺。因被當事者所惡，出爲河南尉。後除監察御史，因事出爲通州司馬。元和末，召爲膳部員外郎，與監軍崔潭峻善於江陵貶所。詩名與白居易相埒，號曰元白。天下傳誦，號其體爲元和體，恆播於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稱爲元才子。長慶初（八二一年）潭峻親幸，以稹歌詞數百篇奏上。穆宗大悅，問稹安在，曰：「南宮散郎。」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所薄。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又擢爲工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事出爲同

州刺史，徙浙東觀察使。召爲尚書左丞。俄拜武昌節度使以卒。稹所著詩、賦、詔、冊、銘、誄、論、議等雜文，凡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有小集十卷。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舊唐書本傳及新唐書志）。又著有傳奇文會真記，即後來名曲西廂記之藍本。主人翁張生、鶯鶯藉以名聞千古。相傳張生即是他自己，同他的續會真詩三十韻，同樣在寫自己，所以寫來特別豔麗蕩人。此一詩一文，均不載於長慶集中，尤足證實傳說之不是無稽。

【元稹詩】元稹的詩，是從當時的社會環境之下，滾滾出來的。他看不慣當時藩鎮的跋扈，豪將的橫殺，捐稅的苛雜，佛老的猖披……於是「心體悖震，若不可活」，所以遂便發之爲詩，譏諷時政，冀可極百姓於萬一，使政治上軌道。但這心事尚猶未能實現。「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詠激烈，即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以上所引兩段

元

見他與白居易書）他有了陳子昂做幫助，有了杜工部可師法，遂便大胆地在詩裏談其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起來。同時他又看穿了詩雖然是依伴樂曲而流演的東西，但却也可以離開音樂而獨立。除鑣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弦管明矣！（據樂府古題序中的話）於是他便大胆地借用古題或另擬新題來創作他之所謂新體詩歌，專門要諷刺執政，代民伸冤。如樂府古題及新題樂府所屬諸篇，完全是從此中產生出來的。歸田詩話說：「元微之當元和長慶間，以詩著名，傳入禁中，宮人咸能歌詠，呼爲元才子……」其賦陳時事，規諷動人者，則以連昌宮詞爲最。容齋隨筆說：「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性情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

文———四三三

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崇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痍。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謀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年所作，殊得風人之旨，並非長恨比云。」
 連昌宮詞，望雲堆歌，雖則也是規諷時政的詩歌，但都不在他所謂新樂府和樂府古題的數內。元稹照東府古題所作的詩歌，共計十九首，內中說得最慷慨的有將進酒，織婦詞，田家詞，人道短，捉捕歌等，他這種作品，完全是受了杜工部的影響而創作的，故他在樂府古題序裏說：「……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又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其序云：「余友李公垂，貺余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爲文，余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昔三代之感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則詞直，世忌

則詞隱，』余遭世理而君感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爲不忌之時焉。」——故元稹的新題樂府，乃是受了李公垂的影響的，乃是李公垂的創造，而稹不過祇是因襲他，並且又在原題之下，引據李公垂的話來說明道：如立部伎云：「李傳云，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樂可知矣！李君作歌以諷焉。」又如縛戎人云：「近制西邊，每擒蕃囚，側皆傳置南方，不加剿戮，故李君作歌以諷焉。」此外如陰山道，蠻子朝，胡旋女，驃國樂，馴犀，華原磬諸篇，無不皆引據李語來說明的。故在這一點的新意義上，元稹至多也不過是因事寄諷而已。其不屬於樂府古題和新題樂府，而亦諷刺時政者，如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行宮）「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還田詩話）1009

【元稹詞】詞傳有櫻桃花，櫻桃花，一枝兩枝千萬

采花磚曾立采花人，窈窕羅裙紅似火。

【元稹與婦女文學】婦女文學自中唐以後，詩體乃益趨豔整矣。茲言其故。元和間元稹與白居易齊名，天下稱曰元白。而元尤有聲於婦女界，其所作樂府，傳播禁中宮中，呼爲「元才子」。又所至提倡風雅，如薛濤劉采春崔鶯鶯等，皆與稹有關。而崔鶯鶯「待月西廂」之作，又常爲後世才子佳人一派小說發達之中心也。1041

【元稹小說】元稹嘗作小說會真記，敘張生與崔鶯鶯事，爲「元曲」西廂所本。或謂會真記爲元稹自述，雖有此說，然不能確信。1038

【元傳奇】雜劇，又名北曲，南曲又名傳奇。現在略說南曲與北曲之異點，以藝苑卮言爲根據。

(北曲)

勁切雄麗

字多而調促

辭情多而聲情少

吹樂

(南曲)

清峭柔遠

字少而調緩

辭情少而聲情多

彈奏

元

宜和歌

易粗

無入聲

宜獨奏

易弱

有入聲

但是傳奇與雜劇之分，還不止此。尚有組織上的異點：(一)雜劇每種四折，傳奇有多至六十餘折者，每折有二字的標題。(二)雜劇用一宮調，一韻到底，傳奇則不拘，而且可以換韻。(三)北劇一人獨唱，傳奇則多人共唱。(四)雜劇的楔子，到傳奇裏面沒有了，往往銷納在第一折「開場」中，或家門中。(五)傳奇沒有題目正名，而代以下場詩。前者由司唱者唱，後者由演者唱。□元之南戲，以荆劉拜殺並稱，得琵琶而五。此五本，尤以拜月琵琶爲眉目，此明以來之定論也。元南戲之佳處，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則亦不過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故元代南北二戲，佳處略同，唯北劇悲壯沈雄，南戲清柔曲折，此外殆無區別。此由地方之風氣，及曲之體製使然，而元曲之能事，則固未有間也。□元人南戲，推拜月琵琶，元郎臧晉叔、沈德符輩，皆謂拜月

出琵琶之上。然拜月佳處，大都蹈襲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但變其體製耳。明人罕規關劇，又尚南曲，故感稱之。如拜月南戲中第三十二齣，實爲全書中之傑作；然大抵本於關劇第三折，而情事更明白曲盡，細較南北二戲，則漢卿雜劇固酣暢淋漓，而南戲中二人對唱，亦宛轉詳盡，情與詞偕，非元人不辦。然則拜月縱不出於施君美，亦必元代高手也。□
拜月亭南戲，前有所因，至琵琶則獨鑄偉詞，其佳處殆兼南北之勝。其喫糠一節，尤稱警策。竹垞靜志居詩話，謂聞則誠填詞，夜索燒雙燭，填至喫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爲一。吳舒鳧長生殿傳奇序，亦謂則誠居樸社沈氏樓，清夜索歌，几上蠟炬二枚，光交爲一，因名其樓曰瑞光。此事固屬附會，可知自昔皆以此齣爲神來之作。然記中筆意近此者，亦尚不乏。此種筆墨，明以後人全無能爲役，故雖謂北劇南戲，限於元代可也。○○○○○○○○○○
【元白】²⁶⁰九世紀的初期——元和長慶的時代——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很光榮燦爛的時代。這時代

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變動向來都是自然演變出來的，向來沒有有意的，自覺的改革。只有這一個時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覺的文學革新時代。這個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白居易與元稹，他們的同志有張籍、劉禹錫、李紳、李餘、劉猛等。他們不但在韻文方面做革新的運動，在散文的方面，白居易與元稹也曾做一番有意的改革，與同時的韓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元稹字微之，河內人，本是北魏拓跋氏帝室之後。他九歲便能作文，少年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他爲第一，除右拾遺，因他鋒芒太露，爲執政所忌，屢次受挫折，後來被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量移通州司馬。他的好友白居易那時也被貶爲江州司馬。他們往來贈答的詩歌最多，流傳於世，故他們雖遭貶逐，而文學的名譽更大。元和十四年（八一九）他被召回京，穆宗爲太子時，已很賞識元稹的文學，穆宗即位後，升他爲祠部郎中，知制誥。知制誥是文人最大的榮譽，

而元稹得此事全出於皇帝的簡任，不由於宰相的推荐，故他很受相府的排擠。但元稹用散體古文來做制誥，對於向來的駢體制誥詔策是一種有意的革新。（看他的元氏長慶集，四部叢刊本）新唐書說他「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舊唐書說他的辭誥「夙然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穆宗特別賞識他，兩年之中，遂拜他爲宰相。（八二二）當時裴度與他同做宰相，不很瞧得起這位驟貴的詩人，中間又有人挑撥，故他們不能相容，終于兩人同時罷相。元稹出爲同州刺史，轉爲越州刺史，他喜歡越中山水，在越八年，做詩很多。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他回京爲尚書左丞，次年（八三零）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八三一）七月，死于武昌，年五十三。（生于七七九）□白居易，字樂天，下邳人，生於大歷七年（七二一）在杜甫死後的第三年。他自己敘他早年的歷史如下：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

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與元九書）貞元十四年（七九八）他以進士就試，擢甲科，授祕書省校書郎，憲宗元和二年（八零七）召入翰林爲學士，明年，拜左拾遺，他既任諫官，很能直言。元稹被謫，他屢上疏切諫，沒有效果。五年（八一零）因母老家貧自請改官，除爲京兆府戶曹參軍。明年，丁母憂。九年（八一四）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當時很多人忌他，說他浮華無行，說他的母親因看花墮井而死，而他作賞花詩，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他遂被貶爲江州司馬。他自己說這回被貶逐，其實是因爲他的詩歌諷刺時事，得罪了不少人。他說：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

面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元。和十三年冬（八一八—八一九）他量移忠州刺史。他自潯陽浮江上峽，帶他的兄弟行簡同行。明年三月，與元稹會於峽口。在夷陵停船三日，他們三人在黃牛峽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別。元。和十四年冬（八一九—一二零）他被召還京師。明年（一二零）升主客郎中，知制誥。那時元稹也召回了，與他同知制誥。長慶元年（一二一）轉中書舍人。舊唐書說：「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二年）（一二二）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問旬浹，嘗會于境上，數日而別。他在杭州秩滿後，

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一二五—一二六）復出爲蘇州刺史。文宗即位（一二七）徵拜祕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和三年（一二九）他稱病東歸，求爲分司官，遂除太子賓客，分司舊唐書說：居易初……蒙英主特別顧遇，頗欲奮厲效報。苟致身於訐謗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爲事。太和以後，李宗閔、李德裕用事，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太和五年（一三一）他做河南尹。七年（一三三）復授太子賓客分司。洛陽爲東都，故各官署皆有東都「分司」，如明朝的南京，清朝的盛京，其官位與京師相同，但沒有事做。他曾在洛陽買宅，有竹木池館，有家妓樊素、蠻子，能歌舞，有琴、有書。

有大湖之石，有華亭之鶴。他自己說：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楊貞一所贈）舉陳酒（陳孝仙所授法子釀的）援崔琴（崔晦叔所贈）彈姜秋思（姜發傳授的）舊唐書脫「姜」字。今據長慶集補，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池上篇自序）開成元年（八三六）除同州刺史，他稱病不就，不久又授他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會昌中以刑部尚書致仕。他自己說他能「栖心釋梵，浪跡老莊」，晚年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白衣鳩杖，往來香山，自稱香山居士。他死在會昌六年（八四六）年七十五。（舊唐書作死于大中元年（八四七）年七十六。此從新唐書及李商隱撰的墓誌。）

□白居易與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學，改新運動的人。他們的根本主張，翻成現代的術語，可說是爲人生而作文學。文學是救濟社會，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補察時政」，至少也須能「洩

導人情」，凡不能這樣的，都「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在江州時，作長書與元稹論詩（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參看舊唐書本傳所引）元稹在通州也有「敘詩」長書寄白居易（元氏長慶書卷三十）。這兩篇文章在文學史上要算兩篇最重要的宣言。我們先引白居易書中論詩的重要道：「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賤，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這是詩的重要使命。詩要以情爲根，以言爲苗，以聲爲華，以義爲實。託根於人情而結果在正義，語言聲韻不過是苗葉花朵而已。「洩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時

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剝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這就是說楚辭與漢詩已偏向寫主觀的怨思，已不能做客觀地表現人生的工作了。「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謝靈運）之奧博，多溺于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于時六義寔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矣。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皆興發于此，而義歸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他在這裏固然露出他受了漢朝迂腐詩說的惡影響，把三百篇都看作「興發于此而義歸于彼」的美刺詩，因此遂抹

然一切無所爲而作的文學。但是評論六朝的文人作品，確然大有見地。六朝文學的絕大部分真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由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舊唐書作『三四十』）誤。今據長慶集。）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以上是白居易對於中國詩的歷史的見解。在這一點上，他的見解完全與元稹相同。元稹作杜甫的墓誌銘，前面附了一篇長序，泛論中國詩的演變，上起三百篇，下迄李杜，其中的見解多和上引各節相同。此序作於元和癸巳（八一三）在白居易寄此長書之前不多年。（看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元白都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老杜的社會問題詩在當時確是別開生面，爲中

國詩史開一個新時代。他那種寫實的藝術和大胆諷刺朝廷社會的精神，都能夠鼓舞後來的詩人，引他們向這種問題詩的路上走。元稹受老杜的影響，似比白居易更早。元稹的敍詩寄樂天書（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中自述他早年作詩的政治社會的背景，最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一班詩人作「諷諭」詩的動機。他說：「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七九四）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間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邑？）將某能過亂，亂衆窺附，願爲帥，名爲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倖，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几閤，甚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

元

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爲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墮。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恆。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于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詠激烈，即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復僻，嬾人事，常有閑暇，間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又不辛年三十二時，有罪謫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嬾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八世紀末年，九世紀初年

文——一——四四一

唐朝的政治到了很可悲觀的田地，少年有志的人都感覺這種狀態的危機。元稹自己說他那時候竟是「心體悸震，若不可活」。他們覺得這不是「嘲風雪，弄花草」的時候了，他們都感覺文學的態度應該變嚴肅了。所以元稹與白居易都能欣賞陳子昂感遇詩的嚴肅態度。但感遇詩終不過是發點牢騷而已。「彷徨抑鬱，不暇及他」，還不能滿足這時代的要求。後來元稹發見了杜甫，方才感覺大滿意。杜甫的新體詩便不單是發牢騷而已，還能描寫實際的人生苦痛，社會利弊，政府得失。這種體裁最合於當時的需要，故元白諸人對於杜甫真是十分崇拜，公然宣言李杜雖然齊名，但杜甫遠非李白所能比肩。元稹說：「……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杜甫墓誌銘序）這還是大體從詩的形式上立論，雖然崇拜到極點，却未曾指出杜甫的真正偉

大之處，白居易說的話便更明白了。他指出李白的詩，「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而杜甫的詩之中，有十之三四，是實寫人生或諷刺時政的，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話，李白便不能說，這才是李杜優劣的真正區別。當時的文人韓愈曾作詩道：「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有人說，這詩是譏刺元稹的李杜優劣論的。這話大概沒有根據。韓愈的詩只是借李杜來替自己發牢騷，與元白的文學批評沒有關係。元白發憤要作一種有意的文學革命新運動，其原因不出於上述的兩點：一面是他們不滿意於當時的政治狀況，一面是他們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老杜只是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沒有什麼文學主張。元白不但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要提出他們所以要說老實話的理由，這便成了他們的文學主張了。白居易說：「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長慶集作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此依長慶集）不量才力，欲扶起之。」這便是有意要

作文學改革。他又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書諱「治」字，故改爲「理」字，此處之「理道」即「治道」；上文元氏敘詩書的「理務因人」，「理亂萌漸」皆與此同。）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與元九書）最末十四個字便是元白的文學主張。這就是說，文學是爲人生作的，不是無所爲的，是爲救人救世作的。白居易自己又說：「是時皇帝（憲宗）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便是他們認爲文學的宗旨。白居易在別處也屢屢說起這個宗旨。如讀張籍古樂府云：「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又如他寄唐生詩中

自敘一段云：「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唐生即是唐衢，是當時的一個狂士，他最富於感情，常常爲了時事痛哭。故白居易詩中說：「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段秀實以笏擊朱泚），尚書叱盜時（顏真卿叱李希烈），大夫死兇寇（陸長源爲亂兵所害），諫議謫蠻夷（陽城謫道州），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這個人的行爲也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嚴肅認真的態度。他最賞識白居易的詩，白氏與元九書中有云：「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唐衢死時，白居易有傷唐衢二首，其一有云：「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貴人皆怪怒，閑人亦非訾。天高未及聞，荆棘生滿地。惟有唐衢見，知我平生志。一讀興嘆嗟，再吟垂涕泗。因和三十韻，手題遠絨寄，致吾

陳（子昂）杜（甫）間，實愛非常意……」**□總之**，元白的文學主張是「篇篇無空文……惟歌生民病，這就是「文章合爲事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的註脚。他們一班朋友，元白和李紳等，努力作諷刺時事的新樂府，即是實行這個文學主義。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篇，有自序云：「……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總而言之，文學要爲人生而作，不爲文學而作。這種文學主張的裏面，其實含有一種政治理想。他們的政治理想是要使政府建立在民意之上，造成一種順從民意的政府。白居易說：「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疑當作「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

不能知也，而況四海之大，萬樞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啓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策林七十長慶集卷四十八**）這是很明白的民意政治的主張。（**策林七十五篇**，是元白二人合作的，故代表他們二人的共同主張）他們又主張設立採詩之官，作爲採訪民意的一個重要方法。故**策林六十九云**：「問：聖人之致理（理即治，下同）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爲政，順爲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爲如何？」這個是假設的問，答案云：「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採於下，歲獻於上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他的理由是：「大凡人之感

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華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稅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這一個主張，又見於元和三年（八零八）白居易作府試官時所擬進士策問的第三問，意思與文字都與策林相同（長慶集卷三十，頁二一——二二）可見他們深信這個採詩的制度。白居易在元和四年（八零九）作新樂府五十篇，其第五十篇為采詩官，仍

元

是發揮這個主張的，我且引此篇的全文如下：「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誠。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豔詞，悅君意。若求興論，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則漸及朝廷，絕諷議。詩臣杜口為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一人負康常端默，百辟入門兩自媚。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閤。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羣臣有利君無利。君今君今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這種政治理想並不是迂腐不能實行的。他們不期望君主個個都是聖人，那是拍拉圖的妄想。他們也不期望一班文人的一字褒貶都能使「亂臣賊子懼」，那是孔丘孟軻的迷夢。他們只希望兩種「民意機關」：一是許多肯說老實話的諷刺詩人，一是採訪詩歌的專官。那時候沒有報館，詩人詩便是報館記者與訪員，實寫人生苦痛與時政利弊。

文——一——四四五

的詩便是報紙，便是輿論。那時沒有議會，諫官御史便是議會，采詩官也是議會的一部分。民間有了什麼可歌可泣的事，或朝廷官府有了苛稅虐政，一班平民詩人便都趕去採訪詩料。林步青便編他的灘簧，劉寶全便編他的大鼓書，徐志摩便唱他的破石調，小熱昏便唱他的小熱昏。幾天之內，街頭巷口都是這種時事新詩歌了。於是采詩御史便東採一隻小調，西抄一隻小熱昏，編集起來，進給政府。不多時，苛稅也豁免了，虐政也革除了。於是感恩戴德的小百姓，飲水思源，發起募捐大會，銅板夾銀毫並到，鷹洋與元寶齊來，一會兒，徐志摩的生祠遍於村鎮，而小熱昏的銅像也矗立街頭。狗歟！休哉！文學家的共和國，萬歲！**□**文學既是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故文學當側重寫實。「刪淫辭，削麗藻」，「黜華於枝葉，反實於根源」。白居易說：「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詠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

……」且古之爲文者，上以紐王教，繫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際，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論「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爲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策林六十八**）「尚質抑淫，著誠去偽」，這是元白的寫實主義。**□**根據於他們的文學主張，元白二人各有一種詩的分類法。白居易分他的詩爲四類：（1）諷諭詩：「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2）閒適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3）感傷詩：「事物牽

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4) 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他自己只承認第一和第二兩類是值得保存流傳的，其餘的都不重要，都可刪棄。他說：「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義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略之可也。」(與元九書) 元稹分他的詩爲八類：(1) 古諷，「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2) 樂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3) 古體，「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4) 新題樂府，「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5) 律詩，(6) 律諷，「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7) 悼亡，(8) 豔詩。(見敍詩寄樂天書) 元氏的分類，體例不一致，其實他也只有兩大類：

- (一) 諷詩
 (一) 古諷
 (二) 樂諷
 (三) 律諷

元

(二) 非諷詩——古體、律體等。

元稹在元和丁酉(八一七)作樂府古題序，討論詩的分類，頗有精義，也可算是一篇有歷史價值的文字。他說：「詩託於周，離騷託於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言。」(長慶集作「旨」) 全唐詩同。今依張元濟先生用舊校本校改本。「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采民吐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錄』、『樂府』等題。除鏡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後

文——一——四四七

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各本無『南』字，依張校）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在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余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且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音（似當作『旨』焉）。他的見解以爲漢以下的詩有兩種大區別：一是原有樂曲，而後來依曲調而度詞；一是原來是詩，後人采取其詞，製爲歌曲。但他指

出詩的起源雖然關係樂曲，然而詩却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發展。歷史上顯然有這樣的趨勢。最初或採集民間現行歌曲，或樂人製調，而文人造詞，或文人作詩，而樂工製調。稍後乃有文人仿作樂府，仿作之法也有兩種：嚴格地依舊調，作新詞，如曹操曹丕作短歌行，字數相同，顯然是同一樂調，這是一種仿作之法。又有些人同作一題，如羅敷故事，或秋胡故事，或秦女休故事，題同而句子的長短，篇章的長短，皆不相同，可見這一類的樂府並不依據舊調，只是借題練習作詩，或借題寄寓作者的感想見解而已。這樣擬作樂府，已是離開音樂很遠了。到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諸篇，諷詠當時之事，「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便開「新樂府」的門徑，完全脫離向來受音樂拘束，或沿襲古題的樂府了。□當時的新詩人之中，孟郊、張籍、劉猛、李餘與元稹都還作舊式的古樂府，但都「有新意」，「有時竟」雖用古題，全無古義。——劉猛、李餘的詩都不傳了。這已近於作新樂府了。元稹與白居易、李紳（公垂）三個人做了

不少的新樂府（李紳的新樂府今不傳了）此外如元氏的連昌宮詞諸篇，白氏的秦中吟諸篇，都可說是新樂府，都是一即事名篇，無復倚傍」的新樂府。故我們可以說，他們認定新樂府為實現他們的文學主張的最適宜的體裁。元稹自序他的新體樂府道：「……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治）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余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白居易的新樂府的自序，已引在上文了，其中有云：「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要做到這幾個目的，只有用白話做詩了。元白的最著名的詩歌大都是白話的。這不是偶然的事，似是有意的主張。據舊時的傳說，「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墨客揮犀）這個故事不見得可靠，大概是出於後人的附會。英國詩人華次華斯（Wordsworth）主張

元

用平常說話做詩，後人也造成一種傳說，說他每做詩都念給一個老嫗聽，她若不懂，他便重行修改。這種故事雖未必實有其事，却很可暗示大家公認這幾個詩人當時確是有意用平常白話做詩。近年敦煌石室發見了無數唐人寫本的俗文學，其中有明妃曲，孝子董永，季布歌，維摩變文……等等（另有專章討論）我們看了這些俗文學的作品，才知道元白的著名詩歌，尤其是七言的歌行，都是有意做效民間風行的俗文學的。白居易的長恨歌，元稹的連昌宮詞，與後來韋莊的秦婦吟，都很接近民間的故事故事詩。白居易自序說他的新樂府不但要「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還要「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這種「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的詩體，向那裏去尋呢？最自然的來源，便是當時民間風行的民歌與佛曲。試引明妃傳一段，略表示當時民間流行的「順而肆」的詩體：「昭軍（君）昨夜子時亡，突厥今朝發使忙。三邊走馬傳胡令，萬里非（飛）書奏漢王。解劍脫除天子服，披頭還着庶人裳。

文——一——四四九

衙官坐位刀離面（離面即杜詩所謂「花門虜面」）
九姓行哀截耳墻。□□□□□□□□。柳上羅衣不重
香。可惜未央宮裏女，嫁來胡地碎紅粧……：寒風
入帳聲猶苦，曉日臨行哭未殃。（央）昔日同眠夜
即短，如今獨寢覺天長。何期遠遠離京兆，不憶（意）
冥冥臥朔方。早知死若埋沙裏，悔不教君還帝鄉！
（明妃傳殘卷，見羽田亨編的敦煌遺書活字本第
一集，上海東亞研究會發行。）我們拿這種俗文學
來比較元白的歌行，便可以知道他們當日所採用
「順而肆」的歌行體是從那裏來的了。□因為元白
用白話做詩歌，故他們的詩流傳最廣。白居易自己
說：「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
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
增價……：」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
賓。諸妓見僕來，拈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
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
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媼婦、處女
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與元稹書）元稹也

說他們的詩，「廿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
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
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勒）
是雕刻。此處有原注云：『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
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此為刻書之最早記
載。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是（日本本白氏
長慶集作「白」）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於平
水市中（原注：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
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
知予之為微之也……：」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
之廣者……」（白氏長慶集序）不但他們自己如此
說，反對他們的也如此說。杜牧作李戡的墓誌，述戡
的話道：「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者，纖艷不逞……：流於
民間，疏於屏壁，子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寒
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元白用平常的說話
做詩，他們流傳如此之廣，「入人肌骨，不可除去。」這
是意料中的事。但他們主張詩歌須要能救病濟世，
却不知道後人竟詆毀他們的「淫言媒語，纖艷不

逞！這也是很自然的。白居易自己也曾說：「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與元九書）他又批評他和元稹的詩道：「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語，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和荅詩十首序）他自己的批評，真說得精闢中肯。他們的諷諭詩太偏重急切收效，往往一氣說完，不留一點餘韻，往往有史料的價值，而沒有文學的意味。然其中確有絕好的詩，未可一筆抹煞。如元稹的連昌宮詞，織婦詞，田家詞，聽彈烏夜啼引等，都可以算是很好的詩的作品。白居易的詩，可傳的更多了。如宿紫閣山北村，如上陽白髮人，如新豐折臂翁，如道州民，如杜陵叟，如賣炭翁，都是不朽的詩。白居易最佩服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兩句，故他早年作秦中吟時，還時時模倣老杜這種境界。如秦中吟

元

第二首云：「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如雲屯。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如第三首云：「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飢寒？」如第七首云：「尊壘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如第九首云：「歡酣促密坐，醉煖脫重裘。秋官爲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爲一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閹鄉獄，中有凍死囚！」如第十首云：「一叢深花色，十戶中人賦。」這都是模倣老杜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兩句，引申他的意思而已。白氏在這時候的詩，還不算能獨立。他作新樂府時，雖然還時時顯出杜甫的影響，却已是很有自信力，能獨立了，能創造了。如新豐折臂翁云：「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這樣樸素而有力的敘述，最是白氏獨到的長處。如道州民云：「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這樣輕輕

的十四個字，寫出一個人道主義的主張，老杜集中也沒有這樣大力氣的句子。在這種地方，白居易的理解與天才融合爲一，故成功最大，最不可及。但那是個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又是一個朋黨暗鬪最厲害的時代。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都是那時代的犧牲者。元白貶謫之後，諷諭詩都不敢作了，都走上了閤適的路，救世主義的旗子捲起了，且做個獨善其身的醉吟先生罷。1019

【元白與小說】中國的小說起源本來很早，但從來未被人重視，因爲一般文人並不把做小說當作一件正經事幹。到了唐代，始有專門作小說的文人出現，而且小說起源於神話，上古的神話與小說每難分別，如山海經中與天問篇中之種種神話與傳說，到漢魏遺留至今的小說，多半是稍後的文人偽造，不定據爲史料。截至唐代以前，一切號稱或真的是漢魏六朝之小說，總不脫靈奇與鬼怪兩個特點。到唐代始有人注重於人事之描寫，照流傳到今日的唐代小說看來，和從前不同的略有數點：一、短篇

——如宋時章回小說宣和遺事之類，此時絕無。二、文言——詞采穠麗，不以白描見長。如宋代之諷詞小說，此時亦無有三內容——第一是虛構，創造若干非世間的人物。如中唐李朝威之柳毅傳，第二是緣飾，故意張大其詞，如杜光庭之虬髯客傳，但此中有一公同的特點，即是以人物爲中心。我們今日尚能得見此等小說，全靠有北宋人所修的太平廣記五百卷。以下所引的，即根據太平廣記的卷數。在講元白時與小說相提並論，却有兩個緣故。一是中唐的幾個有名的小說家，不是元白之兄弟，即爲二人之至友。如白行簡爲居易之弟，元稹、陳鴻均爲居易之友。其次是元白一派所作紀事詩，頗有與當時作小說的同用一題材。如白居易有長恨歌，陳鴻即有長恨歌傳，元稹有會真記，（太平廣記作崔鶯鶯傳）而楊巨源有崔娘詩，李紳有鶯鶯曲。現在且把唐初至元和的小說，列一簡目，並注明見於太平廣記之卷數，以便翻閱。也可以窺見唐代小說是到中唐纔盛行的。

隋唐間 王度古鏡記(見第二百三十卷)

唐初 江總補白猿傳(見第四百四十四卷)

武周 張鷟游仙窟(今從日本抄回)

大歷貞元 沈既濟枕中記(見第八十二卷)任氏

傳(見第四百五十二卷)

元和 沈亞之湘中怨異夢錄秦夢記(見第

二百八十三至二百九十六卷)

陳鴻長恨歌傳(見第四百八十六卷)

東城老父傳(見第四百八十五卷)

白行簡李娃傳(見第四百八十四卷)

三夢記(見說郭第四卷)

元稹鶯鶯傳(見第四百八十八卷)

李公佐南柯太守記(見第四百七十

五卷)謝小娥傳(見四百九十卷)廬

江馮嫗(見三百四十三卷)李湯(見

第四百六十七卷) 1021

【元白駢文】⁷⁸唐代詩人，善言兒女情者，至元白而

元

盛，二人齊名，號元和體。元白皆能古文，元稹滄海清絕，白居易灑灑敷詞，皆可傳誦。有元氏長慶集百卷，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其駢文亦壇場，而詞每多浮麗。求其典重者，如元稹追封宋若華河南郡君制曰：「司徒之妻有禮，齊加石窳，延鄉之母有德，漢置封邱。」授牛元翼深冀等州節度制曰：「鷹隼擊則妖鳥除，弧弓張而天狼滅。」幾於字字矜練矣。故元與白貢舉卓異，最有高名，觀其敝詩寄樂天書云：「僕亦竊不自得，由勇於爲文，則知其致力於爲文者深也。樂天太湖石記曰：「有盤物秀出如靈卬，鮮雲者，有端嚴挺立如尊官，神人者，有綉潤削成如珪瓊者，有廉稜銳劍如劍戟者。」則駢語之近於古者矣。至讀其動靜交相養賦，首言「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次即承以「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此即所謂破題也。復接以「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莊生曰知養恬，易曰蒙養

正者也。」蓋律也而近於古矣。惜乎元微之與白樂天並稱，初年直節文章，焜耀一代，末路困於外郡法曹，思得高官以展經濟，迺爲相僅三月，經濟未見，而失身宦官，難免正人之議，余讀其傳，未嘗不惋惜其人，以致與蔡中郎同論也。然則士人出處，固可苟乎哉！

【元和王樸臣先生手鈔文】不分卷，附救命書一卷。清元和王炳撰。有鈔本。

【元和長慶間詩風之重振】前此初唐、盛唐的文學，基於貞觀開元的盛治，是文學和政治互相消息的明徵。李亨至德以後，安史底叛亂，雖經削平，然而寵任宦官，縱容藩鎮，李豫、李适兩朝的禍亂，早已伏源於此。大曆以後，雖有賢將相，不能任用；內則宦官竊權，藩鎮抗命；外則吐蕃回紇屢次入寇，朝野上下，只圖苟安，不能振作；政治上的衰頹，幾成一蹶不振之勢。大曆詩風底不振也，並非無故而然。然而李純（憲宗）繼統，剛明果斷，討滅強藩，一時藩鎮懾服，

元和的政治，號稱中興。所以元和、長慶間的詩風，又重振起來了。這詩風重振的中堅，不能不推韓愈、白居易兩人。韓、白兩人在當時既然各樹一幟，於是他們底朋友和們徒也隱然分爲兩派。韓氏底朋友有柳宗元、孟郊、賈島、李賀、盧仝，門弟子有張籍、王建、白氏底朋友有元稹、劉禹錫。其中柳宗元雖然合韓氏爲友，而且在文章底復古傾向上是齊名的同志，但是他底詩派，卻是超然的。他既不同於韓，也不同於白，而是遠宗陶、謝，近同王、孟、儲、韋的。至於韓、白兩派，雖然傾向不同，而他們都是同時的朋友，常常互相唱和，互相投贈，互相推許，在當時並不標榜門戶，互相詆排，所以能共成中唐詩國中興的局面。

【元和體】唐元稹善爲詩，與白居易齊名。天下傳誦，遂號爲元和體。又自元和體以後，爲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微之，俱名爲元和體。

【元釋集】一卷。明釋克新撰。蓋後人於雪廬集中

摘錄鈔存，非其全稿也。

【元凱集】³²⁷¹五卷。明陳動撰。動爲鄭善夫外曾孫，其

辨香有自，故雖無傑構，而尚有典型。

【元絳】³²⁷⁹厚之，宋——零零八至一零八三錢塘人。

卒年七十六。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以廷試誤賦韻，

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江甯推官。遷江西轉運判

官，知台州。儂智高反嶺南，宿軍邕州。絳供軍餉有功。

累遷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後罷知潁州，以太子太

保致仕。卒。諡章簡。

【元淮】³⁰¹¹國泉，號水鏡，元——一三三五頃臨川人。至

元初，以軍功顯於閩。官至溧陽路總管。淮著有水鏡

集一卷。

【元淳】³⁰¹⁴唐洛中女冠。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元宵鬧】³⁰²²一本。明李素甫撰。傳奇。素甫字位行，吳

江人。

【元宵鬧花燈】蘇州流行俗曲。（十五酒詞）一脩

元

【元永】³⁰²³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元之建國與文學】元本蒙古一蠻族耳，崛起沙

朔之間，並吞四鄰，牧馬南下，亡金滅宋，西與歐羅巴

民族相接，南服印度土耳，其波斯諸國，餘威遠及於

南洋羣島。其版圖之廣大，經略之雄偉，曠古尠有其

倫。而國祚綿延，乃不及百年者，何哉？元與遼金同出

遊牧，馬蹄所過，廬舍爲墟。文物典章，闐然無睹。及一

旦撫有中土，因其生來部落之習，稍範中國立國之

規，不能取精用宏，徒於其繁然者，慕之追之。去龜幕，

入黼帳，離羶酪，登糟邱，脫韋鞵，曳綺紈。棄長槩，昵陽

阿，謝蠻俗，恣慾海，情氣中乘，雄心軟化，天賦曠悍之

質，奄然以盡。武威乍弛，宗社之柱石以傾，襲浮薄之

文，忘根本之計，幾何而不自戕也。元之詩多纖麗，蓋

有所從來矣。元自塞外入主中華，夙非自有文化，

足以易中土也。其所設施，金宋之臣僕已耳。依漢族

從來之文物，保持之已耳。於學於文，步趨前軌，未嘗

有所發明。惟詩歌則以時俗變易之故，不襲宋人之

文——一——四五

尤可大書特書者，於文學上乃闢出通俗之一境界也。1017

【元宏】³⁰⁴本姓拓跋。後魏——四六七至四九九後魏獻文帝拓跋弘之長子。至宏始改姓元。卒年三十三。性至孝，善射，有膂力，好爲文，即位之后，大興文治，均民田，制戶籍，修明堂，辟雍，靈台，行郊廟之禮，舉養老，籍田之制，又憎國俗之陋，遷都洛陽，冀變舊風，禁胡服胡語。在位二十九年，卒，諡孝文帝。宏著有文集三十卷。隋書志作二十九卷。此從兩唐書志。

【元宮詞】³⁰⁶一卷。明朱櫛撰。語意重複，歷代可以通用，不必定屬於元，頗爲冗泛，其他切元事者，皆無註釋，後人亦不盡解，不及楊允孚滌京雜詠多矣。

【元宮人詩】元宮人之能文學者，以程一窳凝香兒爲最。武宗駱妃雖號能詩，然僅有舞月歌一首，而文采未極也。此外元代文學，有一特殊之點，即以胡語雜入漢文也。周憲王元宮詩云：「獨木涼亭謁宴時，年年巡幸孟秋歸。紅妝小妓頻催酌，醉倒花前阿刺吉。」按「阿刺吉」蒙古語燒酒也。（見方以智

物理小識。）又張光弼塞上謠云：「妖姬二八貌如花，留宿不問東西家。醉來拍手趁人舞，口中合唱阿刺刺。」所云「阿刺刺」不知何解，想亦蒙古語也。至於婦人之作如阿禮主之愁憤詩云：「……吐嚕吐嚕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波鱗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則詩中更多胡語也。1011

【元寶湯】³⁰⁸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元寶媒】³⁰⁴一本。清可笑人撰。傳奇。

【元寶公案】³⁰⁴一卷。清壽春謝開寵撰。有康熙刊本，在檀几叢書內。

【元漢人詩歌散文之衰落】在元代有許多外國人作中國詩，都作得很好；中國人自己是怎樣？卻只好說只有衰落而没有發展。當然不至於不如外國人，但是和唐宋一比，實在是比不上。著名的文人金有趙秉文、宇文虛中、王若虛、元好問等人，一諸人都仕於金——在元有虞集、趙孟頫、楊載、倪瓚、楊維禎等人，他們的作品只是繼續原有的做下去，而不能在中國文學史上別開一個新局面。其中只有虞集的

鳴鶴餘音揚維楨的西湖竹枝詞比較的爲有特色。原來漢族文學的衰落也不是無故，實因唐宋以後詩歌、散文已臻絕境，不能再向前走，乃改變方向，轉到戲劇和「散曲」方面去，於是「元曲」乃被推爲一個時代的文學代表。¹⁰²⁸

【元祐體與江西宗派】宋詩至熙寧（神宗）元祐（哲宗）間而臻極盛。嚴羽滄浪詩話始標「元祐體」之目，而以蘇（軾）黃（庭堅）陳（師道）諸公當之。然此期詩家成就之最大者，前則蘇軾，王安石，後則陳師道，黃庭堅，而嚴氏獨遺王安石，殆以政治關係歟？³⁴² 軾與安石同受知於歐陽修，軾尤爲修所愛，修固崇尚韓愈者，軾承其後，益以雄邁超絕之天才，闢視橫行，更從而恢張擴大之。劉克莊云：「坡詩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嚴者，有麗縟者，有簡淡者，翕張開闔，千變萬態，蓋自以其氣魄力量爲之。」（後村詩話）清人趙翼亦稱：「以文爲詩，始自昌黎，至東坡益大放厥辭，別開生面。天生了一枝健筆，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甌北詩話）軾誠宋

元

代詩壇之柱石也。軾詩以七言古體最擅勝場。例如泗州僧伽塔：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勸禱靈塔，香火未收旗脚轉。回頭頃刻失長橋，卻到龜山未朝飯。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我今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雲山遠淮甸。□安石「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含蓄，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乃盡深婉不迫之趣。」（石林詩話）其長篇古體，立意翻新，如明妃曲之「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又云：「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多發議論，則亦受韓歐之影響，而與軾風格略同者也。葉夢得稱其「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石林詩話）其最大成就，乃在七言絕詩。嚴羽云：「公絕句最高，

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滄浪詩話）茲舉南浦一首爲例：南浦東江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鶉黃裊裊垂。庭堅與秦觀、張耒、晁補之、號「蘇門四學士」，而庭堅詩最爲傑出。庭堅得詩法於其父庶，庶詩學杜、學韓，一參考後山詩話及四庫總目伐檀集提要。庭堅更從而加以發揮，以自創一種特殊音節，而特注意於句法之鍛鍊。例如登快閣：癡兒了卻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絃已爲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來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氣象闊大，聲韻鏗鏘，自出於杜律中之物體，而加以變化者也。庭堅五七言古體，亦以生新瘦硬擅場，足醫浮滑庸濫之病。惟好奇過甚，末流不免險怪枯槁，面目可憎耳。師道初學於曾鞏，後見魯直詩，格律一變，魯直謂其詩深得老杜之法。（宋詩鈔）曾客蘇門，爲蘇軾所稱，其人品極高，尤以苦吟著，其詩「雄健清勁，幽遠雅淡，有一塵不染之氣」。（后山集跋）最工五律，七律亦氣象崢嶸，與庭堅爲近。

例如九日寄秦觀，疾風回雨水明霞，沙步叢祠欲暮鴉。九日清尊欺白髮，十年爲客負黃花。登高懷遠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淮海少年天下士，可能無地落烏紗。自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由黃庭堅以下，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朋、洪芻、饒節、徐俯、韓駒、晁冲之等。至本中二十五人，其人不盡籍江西，其詩亦不專一體。呂氏作圖，徒以黃爲江西人，特借以爲重耳。元好問嘗有「論詩甯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之語，則宗派之說，爲人詬病，蓋已久矣。宋末方回撰瀛奎律髓，主江西派，又倡爲「一祖三宗」之說；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此自成一系統，影響後來者甚深。「江西詩派」之名，所以能垂諸久遠者，皆黃陳之力也。

【元遺山詩集點勘記】清桐城吳汝綸撰。有民國排印本，在桐城吳先生羣書點勘記內。

【元澹】³⁷¹⁶行冲，唐一六五三至七二九河南人。卒年七十七。少孤，養於外祖韋機家。及長，博學，尤通故訓。

舉進士，累遷太常少卿。以系出拓跋，撰魏典三十卷，爲後魏編年之史，事詳文簡，學者稱之。開元中，爲弘文館學士，封常山郡公。玄宗自注孝經，詔澹爲疏，立於學宮。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今書七志，褚無量校寫四部書，俱未就而卒。澹總代其職，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卒諡獻。

【元次山集】³⁷¹⁸唐元結撰。凡一十有二卷。結，字次山，河南人。少時放浪不羈，年十七，乃折節向學。後擢天寶十二載進士第，國子司業蘇源明薦之。先是源明與杜甫鄭虔相友善，而尤稱元結及梁肅。至是，結上時議三篇。後官至道州刺史，進管經略使。卒。結與蕭穎士李華並世而生，然其詩文與時相異。蓋蕭李之文，於具古文的規模，導韓柳的先路，但尚不及元結的夏夏自異，有造於韓柳者更大咧。按新唐書「本傳」謂結所著有元子十卷，李商隱爲之作序。「文編」十卷，李紆爲作序。又猗玗子一卷。以上諸作，後世皆不傳。今所傳的，祇有「四庫本」次山集，而其「書名」與「卷數」都不相合，大概是後人摭

拾散帙而編之，已非當時的舊本了。試看洪邁譏他所記二十國事，如方國、圓國、言國、相乳國、無手國、無足國、惡國、忍國、無鼻國、觸國之類，其見於容齋隨筆的，此本中都沒有，則其所佚的篇數，實在不少了！元結的爲人性不諧俗，亦往往涉詭激。初居商餘山，自稱曰季。及逃難猗玗洞，則稱猗玗子。又或稱浪士，或稱聾叟，或稱漫叟爲官，或稱漫郎。頗近於古之「狂」者。然其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文章更夏夏自異，一變排偶綺麗的舊習。杜甫嘗和他的春陵行稱其「可爲天地萬物吐氣」。晁公武則謂其「文如古鐘磬，不諧俗耳」。高似孫又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大概唐代之文，在韓愈以前，其能毅然自爲，不拾前人唾餘的，當自元結始。這也可說有「耿介拔俗」之姿了！皇甫湜曾題其浯溪中興頌，有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次指敍，約結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他的品題也很近實。【元海】³⁸休則，唐一七二七頃人。官臨河尉。海著有

文集十集。（新唐書藝文志）

【元友直】⁴⁰⁰元結之子，唐大曆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一首。

【元希聲】⁴⁰²唐——？至七零七河南洛陽人。三歲便

善草隸，動有楷則；七歲善屬文，當時目爲神童。舉進士，累官司禮博士，預修三教珠英。景龍初，進吏部侍郎，卒。希聲著有文集三十卷。（兩唐書志作十卷。此從全唐詩）

【元嘉文學】文至劉宋，而又一變，氣變而韶，色變而麗，體變而整，句變而琢，詩則於律漸闕，文則於排益甚，而質直之貌衰焉。原其所自，厥有數因！一因於國勢者——自五胡雲擾，典午中興，舉江東以號召，而名士播遷，渡江而至者，皆經大亂之後，元氣耗喪，求能立國，斯爲遂心。既而君臣拮据，幸完疆圉，中原規復，志早無存。淝水之捷，謝安以之自盈，姚泓之俘，劉裕藉以爲篡，朝野上下，率已放於晏安，薰於遊佚，蓋無復有擊楫之概，新亭之泣矣。故聲色之美盛，而淫侈之辭多。二因於地利者——吳楚古多辭人，蓋由於

物質之豐厚，得以樂其所生。顧其地自春秋以來，多以蠻夷外之。漢興爲立郡國，戶口稍稍孳息焉，而其繁劇，尚未得比於腹地。東漢之末，孫氏憑以爲雄，地利乃益開發。五馬南渡，北土流移者無算。由是而人煙之稠密，富源之擴興，更倍往昔。以江南佳麗之地，重金陵帝王之州，歷朝踵事增華，而玩愒之風，乃以益暢。聽鸞載酒，漱流枕石之徒，後先師放，蓋無復有苦寒之思，飲馬之意矣。故治蕩之情盛，而荒樂之詠興。三因於學風者——儒術既絀，士大夫相習於清談，賤禮節，貴玄虛，而佛教又乘之以興，披猖南北。拓跋氏崛起朔漠，隳突決蕩，及孝文浮慕南人，盛崇佛法，遂致銷其桀黠獷悍之俗。梁武始亦豪健，舍身佞佛，卒死臺城。時則宮體盛行，爭爲淫豔，既已放弛成習，蓋無復以國家之事爲心。視市朝之變遷，有若傳舍之移徙。在當時文人，歷仕數朝，而不辨其何代者，不可枚舉。彼靈運所謂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湖人，忠義感君子，豈真知忠義者哉。故六朝文士，除一淵明外，無非輕佻蕩行之人。質既不存，文於何

貴。有宋一代作者，實推謝靈運、顏延之、鮑照三人。爲元嘉文學之代表。湯惠休謂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采鑱金。故較其工拙，延之雕鏤不及康樂之清新，亦遜明遠之廉儔。而沈約著論，不數明遠，豈所謂才秀人微，取淹當代者耶。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歌詠之興，自生民始。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迭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風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飄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緝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

左。右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下柱，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連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間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譽後昆。」讀此文，可以總攬漢以來文學之遷變。靈運爲性褊激，多愆禮度，而文章之美，冠於江左。朝廷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被知，常懷憤憤。時或非毀執政，構扇異同，黜爲永嘉太守。因放遊山水，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焉。後徵爲祕書監，使撰晉書，而靈運以缺望之故，但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出郭游行，或經旬不歸，公務晷廢，免官東還。與族弟惠連，何長瑜，荀雍，羊璠之，以文章賞會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故其集中多游覽行旅之作，感時傷己之篇。又流連法業，時時讚佛辨宗，遠有深致。故能刻畫山水，獨具會心。世以陶謝並稱，惟陶之對於自然也，以主觀而縱往自得，

所長在真在厚。謝之對於自然也，以客觀，而用意追琢，所長在新在俊，未易定其優劣也。後以謀亂，伏誅。延之性亦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過隱，在朝觸犯權要，出爲永嘉太守，意懷怨憤，作五君詠，以見其志。文章冠絕當世，於諸體皆擅長，素與靈運齊名，性行亦略相類，而位望則較爲通顯。謝性豪奢，車服器物，皆極鮮麗。顏居身清約，布衣蔬食，常獨酌郊野，旁若無人。比謝爲得善終，謝亦琢句，而顏尤甚。鮑照嘗謂延年曰：「謝詩自然可愛，君詩彫繪滿眼。」延之終身病之。杜甫有言：俊逸鮑參軍。鮑子遠明，元嘉中嘗爲河清頌，其敍甚工。以詩見知，義慶事文帝爲中書舍人，帝好文，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所作皆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胸魂魄。古樂府尤奇，調獨創。史稱其文甚道麗，信然。其所短，亦喜巧琢，與延之相同，而筆力之矯健，則遠過之。與謝並稱，兄符二妙。顏鮑謝三家，均大啓後代之津塗。自漢以來，模山範水之文，篇不數語，而康樂重章累什，陶寫流峙

之形。後之言山水者，此其祖矣。陸士衡對偶已繁，而用事之密，雕鏤之巧，始於延年。齊梁聲病之體，後此對偶之習，是其源矣。周風好色而不淫，楚辭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至明遠，傾側宮體，作俑於前。永明天監之際，延年康樂皆微，惟鮑體盛行，事極徐庾，紅紫之文，遂以不反。並時文苑之才，雖有若傅亮、謝晦、謝瞻、謝莊、謝惠連、袁淑、范曄、何承天之倫，藻彩紛披，各標所長，而比於三子之關係，爲輕矣。」

【元嘉體】宋代文學的特點，正如劉勰《文心雕龍》所說：「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字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牠的代表者爲顏延年，謝靈運與鮑照，他們都是身丁元嘉之世，所以都稱他們的詩爲「元嘉體」。

【元載】公輔唐——至七七鳳翔岐山人，幼孤，嗜學，好屬文，性敏惠，博覽子史，尤精道書。家貧，屢試不第。天寶初，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入高第，補新平尉。後附李輔國，代宗時，累官中書侍郎，判天下元帥。

行軍司馬輔國被殺，載陰與其謀。復結中人使刺取密旨，縱諸子關通貨賄，擠遣忠良，進貪猥。帝盡得其狀，嘗因其有獨見，深戒之。載不肯悛，遂賜自盡。著有文集十卷。

【元蓋副草】二十卷。明吳稼燈撰。近體頗合西崑，然摹古終太有痕也。

【元萬頃】唐一？至約六八九洛陽人。善屬文，放達不檢。起家拜通事舍人。乾封中（六六七年）從李勣征高麗，為遼東總管記室。嘗奉令作文檄高麗，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語。高麗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遇赦還，拜著作郎。時武后諷高宗召諸文士論撰禁中，萬頃與選。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時號「北門學士」。武后臨朝，遷鳳閣舍人，尋擢鳳閣侍郎。萬頃素與徐敬業兄弟友善，因為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元英集】八卷。唐方干撰。按元英為干私諡，干集流傳既久，伏闕頗多，此本為嘉靖方廷璽所重刊，其詩氣格清迥，意度閒遠，無晚唐纖靡俚俗之病。有明

嘉靖中方廷璽刊本，席氏刊本十卷，汲古閣刊本。張志有叢書堂舊鈔十卷。

【元藝圃集】四卷。明李菴編。是編為續宋藝圃集而作，所錄凡一百九人，詩六百二十五首，雖不能盡括一代之所長，而鑒別頗為不爽。有明萬曆刊本。

【元朝野詩集】一名元風雅，所錄大抵仁宗以後順帝以前之詩，頗嗣立元詩選序列載有蔣易元風雅一書，或即其殘本歟。

【元婦女文學】元代詩人，好縛綺之音，故婦人吟詠，亦以婉麗為則。就中鄭允端合稱大家，如孫蕙蘭、鄭奎妻薛氏、二女等作，皆饒有唐音。殆一時風氣使然也。若駱妃凝香兒，則又宮人之有文才者矣。駱妃者，武帝妃也。有舞月歌、凝香兒、順帝時宮人，本官妓，以才藝選入宮。善鼓琴，曉音律，能為翻冠飛履之舞。舞間冠履皆翻覆飛空，尋如故。因是得寵，遂充才人。存弄月採菱二曲。趙孟頫妻管夫人，名道昇，字仲姬，能詩畫，曾奉中宮命題所畫梅，又有漁父詞。元遺山妹為女冠，高雅不猶人，善吟詠，張平章欲娶之，往

探其所居，見其手補天花板，問近有新詩否，即口占答之，張悚然而退。其詩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鄭允端，吳中施伯仁妻，穎敏工詩詞，其夫村俗不諧，以詩自遣，所著有肅雅集，且多爲古體。雖筆力未遒，而音節自高，律詩亦工整，不易得也。孫蕙蘭，其先汧人也。年六歲，母卒，父教以詩書，事繼母盡孝。作詩皆清雅可誦，女悉毀其稿，家人勸之，則曰：聊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紵組紃，以致其孝敬，詞翰非所事也。年二十三，歸新喻傅汝礪爲妻，不數年病卒。遺詩僅十餘章，餘多未成章者，曰綠窗遺稿。鄭奎妻有四時詞，及他詩數章，通體清麗而無累病，閨閣中罕見此才。茲錄四時詞：「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蹴罷鬢髮粉，汗凝香沁綠紗，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麥新茶。」（春詞）「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草花含金鳳嘴，一雙乳燕出雕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

兒」（夏詞）「鐵馬聲喧風力緊，雪窗夢破鴛鴦枕，玉鑪燒麝有餘香，羅扇撲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盤夜揭風仙花。」（秋詞）「山茶半開梅半吐，風動簾旌雪花舞，金盤冒冷望猿猱，繡幙圍春護鸚鵡。倩人呵筆畫雙眉，脂水凝寒上臉遲，妝罷扶頭重照鏡，風釵斜壓瑞香枝。」（冬詞）余季女臨海儒家女，有容德，善屬文，贊永宗道，月餘，宗道媿己不若，輒辭歸，閉門讀書，久不返。余裁詩招之，宗道不聽。余遂病卒，宗道亦悲死。其招外五篇曰：「妾誰怨兮薄命，一氣孔神兮化生若甌，春山媚兮秋水淨，秉貞潔兮妾之性，聊復歌兮遺興。」夜夢兮食梨命，靈氣兮貞余占之，曰行道兮遲遲，斂角枕兮擊如，風動帷兮心悲，「雲黯黯兮雪飛棘，夫子介兮如石，苦復留兮不得，望平原兮太息，涕泗橫兮沾臆。」送子去兮春樹青，望子來兮秋樹零，樹有枝兮枝有英，我胡爲兮莞莞，子在此兮山城，織女兮牛郎，豈謂化兮爲參商，欲遲渡兮河無梁，霜露侵襲兮病偃在牀，嗟嗟夫子兮誰與縫裳。」元

末姑蘇有薛氏二女者，一名蘭英，一名蕙英，皆敏秀能詩。父遂於宅後建樓居之，名曰蘭蕙聯芳樓。二女日夕吟咏其間，有詩數百首，號聯芳集。時會稽楊鐵崖製西湖竹枝詞，和者百餘家，二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體，作蘇門竹枝詞十章，時人傳之，十章蓋二女同作也。同時有曹妙清，張妙淨，亦和廉夫竹枝詞，妙清字比玉，號雪齋，錢塘人，有詩集，楊廉夫為之序，妙淨字惠蓮，亦錢塘人，居姑蘇。又有梅花尼，未詳姓氏，有詠梅花絕句，人因呼為梅花尼。其詩曰：「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元好古】敏之，金——一八六至一二一四太原

秀容人，元德明之子。卒年二十九。《中州集》作三十歲。此從《元遺山集》。性識穎悟，讀書能強記。年二十，就科舉，及再上，不中，意殊不自聊。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狷介得疾。南渡時，沒於兵禍。好古工詩，嘗作望月詩，有「莫怪更深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人言不祥。未幾，果下世。

元

【元好問】裕之，號遺山，金至元——一九零至一二五七太原秀容人，元德明之子。卒年六十八。七歲能詩。從陵川郝天挺（非曲家郝天挺）學，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台等詩。趙秉文以為近代無此作。由是名震京師。一二一九年登進士第。仕至左司都事員外郎，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一二三四年）不仕，築亭於家，著述其上。好問生長北方，天稟多豪俠之氣，又懷亡國隱痛，故歌詩多慷慨悲涼。所作有遺山詩集二十卷，樂府五卷，續夷堅志四卷，壬辰雜編若干卷。所纂《中州集》、《後附中州樂府》都是金人的詩詞。所作曲殊少見。太和正音譜評為「如孤松絕壑」。

【元好問文】為文有繩尺，備眾體，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詩文曰遺山集，實足涵蓋金源一代文學焉。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時金國寶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

文——四六五

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凡金源君臣遺言，往往行採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名曰壬辰雜編。元時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好問著作甚富，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壬辰雜編，皆佚。其存者爲中州集中州樂府遺山詩文集新樂府及續夷堅志。

【元好問詩】其詩文樂府，實爲金源一代之冠。大生斯人，俾以集北方人文之大成者也。郝經遺山先生墓誌銘曰：先生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於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曠，遠婉高古，沈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縛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發，雜弄金璧，糝飾丹素，奇秀異，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沈德潛說詩碎語曰：裕之七言古詩，氣王神行，平蕪一望，常得峯巒高插，瀾動地之概，又東坡後一能手也。趙翼甌北詩話曰：蘇陸古體詩，行墨間尚多排偶，一則以肆其辨博，一

則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則專以單行，絕無偶語，搢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亦不及也。七言律則更沈摯悲涼，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如車駕遁入歸德詩云：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龍豈是池中物，蟻蝨空悲地上臣。出京詩云：只知灞上真兒戲，誰謂神州竟陸沉。送徐威卿詩云：蕩蕩青天非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鎮州詩云：只知終老歸黃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還冠氏詩云：千里關河高骨馬，四更風雪短檠燈。座主閑閑公諱日詩云：贈官不暇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此等感時觸事，聲淚俱下，千載後又使讀者低徊不置，蓋事關家國，尤易感人耳。據此而言，則遺山詩各體皆佳，實足以上繼李杜，平揖蘇黃，下開虞（集）高（啓）而無愧矣。

【元好問詞】張炎評其詞，謂深於用事，精於鍊句，其風流蘊藉處，不減周秦，其可謂一往情深，含有無

限悲感者也。⁴

【元好問散曲】他的散曲現存的很少。太平樂府載有陽春曲四首。如梅擎殘雪芳心奈，柳倚東風望眼開，溫柔樽俎小樓臺。紅袖繞，低唱喜春來。（陽春曲春宴）攜將玉友尋花寨，看褪梅粧等杏腮，休隨劉阮到天台。仙洞窄，且唱喜春來。（陽春曲春宴）他的驟雨打新荷兩首，卻是很有名的。如綠葉陰濃，遍池塘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妖豔噴香羅。老燕攜雛弄語，有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珍珠亂糝，打遍新荷。又如人生有幾，念良辰美景，一夢初過，窮通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翫賞，對芳樽淺酌低歌。且酌酹，任它兩輪日月，來往如梭。這簡直是一粒粒晶瑩的珠璣了。即此二曲，我們可以知道遺山曲的造詣，也不在關白之下。房祺編河汾諸老集，所載金遺老麻革，張宇，陳賡，陳颺，房俾，段成己，段克己，曹之謙，八人都從遺山遊的，而元初的散曲家更與遺山有關係，白樸與遺山尤爲密切。

【元好問駢文】金之開國，即訪求文學之士，故典

元

章誥命，彬彬足觀，重以熙宗、世宗、章宗，並精詞藻，故一時儒風丕振，著述滋繁，獨元好問以宏行博大之才，淹貫經傳百家，下太行，渡大河，唾棄簪纓，專致力於詞章，讀中州集，壬辰雜編，得想見金源一代之君臣遺言軼事焉。金史太祖紀，國有金水源，產金，故國號大金，後世詞章家多稱金源義，蓋出此一史稱。全都既陷，文獻淪亡，好問巍然爲一代宗工，以著作及身自任，其氣節不在柴市下也。即以駢文論，亦不愧爲文苑大宗者，蓋其時文詠不振也久矣。或好爲性理之辭，或矯爲山林之語，篇章雖富，迥異前修，至於賦篇，變成絕響，讀好問新齋一賦，猶見宋賢矩矱焉。其言曰：「新之爲說也，在金曰從革，在木曰從斤，丘陵爲山，而惡乎盡，履霜踐冰而致於馴，猶之於人，則齊魯有一再之漸，狂聖由念否之分，唯夫寄一而不變者，不足以語化之神。蓋嘗論之，生而知困而學，固等級之不躐，憤則啓，排則發，亦愚智之不均。齋戒沐浴，惡人可以祀上帝，潔己以進，童子可以遊聖門。人安知溫故知新，與夫去故之新，他日不爲日新。

文——四六七

又新日日新之新乎。」云云，此與歐公以文體爲四
 六者無異也。蓋嘗論之，六朝文無非駢文，但縱橫開
 闔，與散文同。此類文無非散文，但縱橫開闔，與駢文
 同，其能避平實之弊一也。¹²⁵

【元都觀】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元散曲之豪放派】散曲之於元代，亦猶兩宋之
 詞，作者既多，傳唱尤盛。茲略依近人任訥說，分「豪
 放」「清麗」兩派述之。元曲以豪放爲主，一方
 固由音樂關係，一方則受蘇辛詞派之影響。金元皆
 起自北方，而蘇辛詞派大行於北。後雖詞變爲曲，而
 遞行之際，塗轍可猶。元虞集嘗云：「辛幼安自北而
 南，元裕之在金末國初，雖詞多慷慨，而音節則爲中
 州之正，學者取之。我朝混一以來，胡南暨聲教，士大
 夫歌詠，必求正聲，凡所製作，皆足以鳴國家氣化之
 感。自是北樂府出一洗東南習俗之陋。」（中原音
 韻序）北曲通協平仄韻，聲情慷慨，變而爲朴實，以
 本色語爲多。貫雲石爲揚朝英序陽春白雪云：「蓋
 士嘗云『東坡之後，便到稼軒』，茲評甚矣。然而北

來徐子芳滑雅，楊西庵平熟，已有知者。近代疎齋媚
 嫵如仙女尋春，自然笑傲。馮海粟豪辣灑爛，不斷古
 今心事，又與疎翁不可同舌共談。關漢卿、庾吉甫造
 語妖嬌，適如少美臨杯，使人不忍對。鄧「窺貫氏之
 意，固以「豪辣灑爛」一派爲正宗，而「媚嫵妖嬌」
 於元曲中又別爲清麗一派。此元人散曲派別之約
 略可言者也。楊西庵與元好問友善，爲金末元初
 時人。陽春白雪載其賞花時十套，其小令則與好問
 所作同。見太平樂府中。疑散曲即起於金源，入元而
 後，其流始暢耳。錄西庵賞花時一套：「春夜深沈庭
 院幽，偷訪吹簫鸞鳳友。良月過南樓，昨宵許俺今夜
 結綢繆。」（么）兩處相思一樣愁，及至相逢卻害羞。只
 是性兒柔，百般哀告，覩腆不擡頭。（煞尾）你溫柔
 响清秀，本是一對兒風流配偶，咫尺相逢說上手，緊
 推辭不肯承頭，又不敢久遲留，只怕妳母追求，料想
 伊家不自由。空耽著悶憂，虛陪了消息，不承望剛做
 了個口兒休。」如此柔媚本色語，而雲石以「平熟」
 譏之，則元人之散曲，必尚豪辣可知矣。元人豪放

一派，感稱馮子振，滕玉霄二人。貫雲石與徐再思齊名，合稱酸甜樂府，而酸齋散曲，如天馬脫羈，以豪放勝。他如白樸、馬致遠、劉致、汪元亨、馬九皋，皆屬於豪放一派，而馬致遠其尤著者也。□馬致遠兼工雜劇，與關漢卿、鄭光祖、白樸，合稱爲四大家。所作散曲至多，除專家喬吉、張可久外，流傳篇什，無出其右者。其中，以秋思一套爲尤著，周德清評爲一代散曲之冠，謂「萬中無一」。(中原音韻) 逸錄如下：「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清鏡添白雪，上牀和鞋履相別。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粧采。〔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竹籬

元

茅舍。〔離亭宴煞〕蚤吟一覺統宵貼，雞鳴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付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白樸生金末，依元好問以長擅長雜劇，兼工詞曲。其散曲流傳較致遠不及三分之一。涵虛子（即竊王權）稱其「風骨磊砢，詞源滂沛，若大鵬之起北溟，奮翼凌乎九霄，有一舉萬里之志。」(太和正音譜) 錄慶東原一段：「忘憂草，含笑花，勸君聞早冠宜掛。那里也能言陸賈？那里也良謀子牙？那里也豪氣張華？千古是非心，一夕漁樵話。」□馮子振和白無咎鸚鵡曲（俗名黑漆弩）至三十六段之多，於聲韻束縛中，別出奇險，想見筆力不媿「豪辣灑爛」之評。現錄感事一段：「江湖難比山林住，種果父勝刺船父。看春花，又看秋花，不管顛風狂雨。〔么〕盡人間白浪滔天，我自醉歌眠去。到中流手脚忙時，則靠着柴扉深處。」□滕玉霄有普

天樂十四段見樂府新聲。涵虛子稱其詞如「碧漢閣雲」亦多豪壯之筆。錄歸去來令一段：「朔風寒形雲密。雪花飛處。落盡江梅。快意杯蒙頭被。一枕無何安然睡。嘆邛山壞墓折碑。狐狼滿眼。英雄袖手。歸去來令」。

貫雲石序陽春白雪有「西山朝來有爽氣」一語。其論曲固主豪爽一路。作風亦近馬東籬。涵虛子所以有「天馬脫羈」之評也。錄殿前歡一段：「暢幽哉。春風無處不樓臺。一時懷抱俱無奈。總對天開。就淵明歸去來。怕鶴怨山禽怪。問甚功名在。酸齋笑我。我笑酸齋」。

劉致小令見樂府羣玉及太平樂府。陽春白雪錄其代馬訴冤一套。多激昂悲憤之音。遂錄如下：「雙調新水令」世無伯樂怨他誰。乾送了挽鹽車。騏驎空懷伏櫪心。徒負化龍威索甚。傷悲用之行。捨之棄。〔駐馬聽〕玉鬣銀蹄。再誰想三月裏。陽綠草齊。彫鞍金轡。再誰敢一鞭行色。夕陽低。花間不聽紫駟嘶。恨前空嘆鳥駝逝。命乖我自知。眼見的千金駿骨無人貴。〔雁兒落〕誰知我汗血功。誰想我垂韉義。誰憐我千里才。誰識我千

鈞力。〔得勝令〕誰念我當日跳檀溪。救先主出重圍。誰念我單刀會。隨着關羽。誰念我美良川。扶持敬德。若論着今日。索輪與這驢羣隊。果必有征敵。這驢每怎用的。〔甜水令〕爲這等乍富兒。曹無知小輩。一概他把人欺。驀地裏快躡輕蹄。亂走胡奔。緊先行不識尊卑。〔折桂令〕致令得官府聞知。驗數目存留。分官品高低。準備着竹杖芒鞋。免不得奔走驅馳。再不敢鞭駮騎向街頭鬧起。只索扭蠻腰。將足下殃及。爲此輩無知。將我連累。把我埋沒在蓬蒿。失陷汗泥。〔尾〕有一等逞雄心。屠戶貪微利。嚙饒涎豪客。思佳味。一地把性命虧圖。百般地將刑法陵持。唱道任意欺公。全無道理。從今後誰買誰騎。眼見得無客販無人喂。便休說站驛難爲。只怕你東征西討。那時節悔。〔汪元亨〕馬九臬俱工小令。散套傳作甚稀。二人風格俱近。豪放一派。馮九臬尤勝。錄九臬塞鴻秋「凌敲臺懷古」一段：「凌敲臺畔黃山鋪。是三千歌舞無家處。望夫山下烏江渡。教八千子弟思鄉去。江東日暮雲。渭北春天樹。青山太白墳如故。」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爲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多恬退之言。艾俊序所謂「和而不流」者。然其山坡羊懷古諸篇，亦殊豪壯，與九皋風格相仿。錄潼關懷古一段：「峯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元人豪放一派**，作家略如上述。其所以豪放之故，蓋其所依之曲本「遼金北部殺伐之音，壯偉很戾，武夫馬上之歌，流入中原」——徐渭南詞鼓錄——者，文學恆隨音樂爲轉移，其關係殊不可忽也。

【元散曲之清麗派】自貫雲石、標舉盧疏齋之媚嫵，與關漢卿、庾吉甫之妖嬌，然而散曲別有清麗一派。後人乃推喬吉、張可久爲此派代表。明李開先云：「樂府之有喬、張，猶詩家之有李、杜。」（千頃堂書目引）清朱彝尊、厲鶚、劉熙載輩，皆無異辭。熙載稱：「張小山在夢符爲曲家翹楚，小山極長於小令，夢符雖頗作雜劇，散套亦以小令爲最長。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脩然獨遠耳。」（藝概）喬、張

皆久居杭州，疑頗受南宋姜、張詞派之影響。清許光治云：「至元曲幾謂俚言俳語矣，然張小山、喬夢符散曲，猶有前人規矩在。儷辭迫樂府之工，散句擬宋唐之秀，惟套曲則似涪翁俳詞，不足鼓吹風雅。」（江山風月譜散曲自序）俚言俳語，原爲元曲之本色；至喬、張而風氣一變，遂以「騷雅」爲歸。與盧、關諸家之「嫵媚妖嬌」者，又自歧爲二派。以盧、關爲奇麗，喬、張爲雅麗，庶幾近之耳。關漢卿以雜劇擅勝場，其散套亦常有奇麗之作，而以不伏老一套爲尤著。錄其煞尾一段：「我卻是蒸不爛、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子弟每誰教你鑽入他鋤不斷、斫不下、解不開、頓不脫、慢騰騰千層錦套頭？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板的是章臺柳。我也會吟詩，會篆籀，會彈絲，會品竹。我也會唱鶻鴿，舞垂手，會打圍，會蹴鞠，會圍棋，會雙陸。你便是落了牙，歪了我口，癩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與我這幾般兒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只除是閻王親令喚，神鬼自來鉤，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那其

間纔不向這烟花路兒上走。」**盧摯**專工小令，風格有騷雅近喬，張者酸齋所謂「仙女尋春自然笑傲」之作，則仍以用本色語者爲多。錄李陽曲「別珠簾秀」一段：「纔歡悅，早尙別，痛煞煞好難割捨！畫船兒我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庾天錫**亦工雜劇，散曲見楊氏二選本中。貫氏所稱「適如少美臨杯，使人不能對帶」之作，殊不可見，則元曲之散佚者多矣。**徐再思**與貫雲石之酸甜樂府，恰成兩派。近人任訥云：「酸則近於豪放，甜則近於清麗；而二人言情之作，尖透圓渾處，則莫辨酸甜，俱臻妙味。」（新輯酸甜樂府提要）再思僅有小令流傳錄水仙子一段：「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棋未收，歎新豐孤館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到心頭。」**喬吉**兼作雜劇，特工小令，傳世有怪怪道人樂府、文湖州集詞二種。其套數散見各選本，作品不多。明李開先曾序其集云：「評其詞者，以爲若天吳跨神螯，噴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有截斷衆流之勢。」（藝概引）清厲

鶚亦稱其「出奇而不失之於怪，用俗而不失之爲文。」（散曲概論引）吉能以俗爲雅，以自成其清麗，其境或有爲可久所不及者。吉北人，而久居錢塘山水之窟，於作品風格不無相當影響。錄小令二段：水仙子「詠雪」：「冷無香，柳絮撲將來，凍成片梨花拂不開。大灰泥漫不了三千界，銀椽了東大海，探梅的心禁難捱。麪糝兒裏袁安舍，鹽罐兒裏黨尉宅，粉缸兒裏舞榭歌臺。」殿前歡「登江山第一樓」：「拍闌干，霧花吹鬢，海風寒，浩歌驚得浮雲散。細數青山，指蓬萊一望間。紗巾鶴背騎來慣，舉頭長嘯，直上天壇。」**張可久**傳作之多，冠於元代。舊有小山北曲聯樂府，內分今樂府、蘇隄漁唱、吳鹽、新樂府四種。涵虛子稱可久爲「詞林宗匠」，謂「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豔，有不喫煙火食氣，真可謂不羈之材，若被太華之仙風，招蓬萊之海月。」（太和正音譜）李開先又稱：「小山詞瘦至骨，立血肉銷化俱盡，乃鍊成萬轉金鐵軀。」（藝概引）可久爲散曲專家，不傳雜劇。其小令雅麗超逸，邁絕輩流，而散套「長天落

彩霞」一曲沈德符以與馬東籬「百歲光陰」相並列謂「爲一時絕唱，其餘皆不及也。」（顧曲雜言）題爲湖上晚歸，見太平樂府未入本集內。逐錄如下：「〔南呂一枝花〕長天落綠霞，秋水涵秋鏡。花如人面紅，山似佛頭青。生色圍屏翠冷松雲徑，嫣然眉黛橫。但攜將熈旆，旆濃香，何必賦橫斜瘦影。」（梁州）「挽玉手留連錦袖，據胡牀指點銀瓶，素娥不嫁傷孤另。想當年小小，問何處卿卿。東坡才調，西子娉婷，總相宜千古留名。吾二人此地私行，六一泉亭上詩成，三五夜花前月明，十四絃指下風生。可憎多情，捧紅牙合和伊州令。萬籟寂，四山靜，幽泉流水下聲，鶴怨猿驚。」〔尾〕「岩阿禪窟鳴金磬，波底龍宮漾水精。夜氣清，酒力醒，寶篆銷，玉漏鳴。笑歸來，鬢髮二更，煞強似踏雪尋梅灞橋冷。」小山小令，因以雅麗見長，在全集中約占十之七八。豪放之作，亦時有之。讀之如入寶山，殆有無處不工之感。其雅麗之作，可以下列二段爲例。清江引「春思」：「黃鶯亂啼門外柳，雨細清明後。幾消幾日春，又是相思瘦。梨花小窗人病

元

酒。」一半兒「秋日宮詞」：「花邊嬌月靜妝樓，葉底滄波冷翠溝，池上好風閒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二段皆言簡而趣味無窮，太似唐人絕句。至其豪放之作，亦激壯蒼涼，不亞他家。例如下列二段：紅繡鞋「天台瀑布寺」：「絕頂峯攢雪，劍懸崖水掛冰簾，倚樹哀猿弄雲尖。血華啼杜宇，陰洞吼飛廉。比人心山未險，滿庭芳。」客中九日：「乾坤俯仰，賢愚醉醒，今古興亡！劍花寒夜坐歸心壯。又是他鄉，九日明朝酒香，一年好景橙黃龍山上。西風樹響，吹老鬢毛霜。」張可久開元人雅麗一派之宗。同時作者，除徐再思外，尚有任昱。字則明，四明人。曹明善，李致遠之流，皆其同派。曹李履貫無攷，作品並見元人諸選本，而任昱爲最富，致遠風調最佳。錄致遠天淨沙「春閨」一段：「畫樓徙倚闌干，粉雲吹做修鬟，壁月低懸玉灣。落花懶慢，羅衣特地春寒。」

【元散曲其他作家】明甯王權列樂府十五體，有「丹丘」、「宗匠」、「黃冠」、「承安」、「盛元」

「江東」「西江」「東吳」「淮南」「玉堂」「草堂」「楚江」「香奩」「騷人」「俳優」之目。又列元代作家一百八十七人，多加題品（詳太和正音譜）可想見一代人才之盛。大抵詩人墨客多致力於小令，雜劇家則兼長套數，亦由其體格各有所近故也。除上述二大派之外，小令作家，有劉秉忠、元好問、王鼎、盍西村、胡祇通、姚燾、周文質、趙善慶、高克禮、鍾嗣成、劉庭信、周德清、鄧玉賓、李德卿、吳西逸、孫周卿、王元鼎、阿魯威、趙顯宏、景元啓、趙祐諸人，作品皆散見各選本，而鍾嗣成著錄鬼簿，詳紀一代曲家，足爲研究元曲者之重要資料。周德清著中原音韻，分韻爲十九部，派入聲入平上去三聲，足爲後來倚曲填詞者之準則。此又於元代曲學最爲有功者也。楊氏二選所收散套，多至六七十家，其人或擅長雜劇，或兼工小令，如關馬、鄭白四大家，及喬吉、貫雲石、李致遠、周文質，皆可久鍾嗣成、周德清、庚天錫之流，其尤著者也。餘若朱庭玉、曾瑞、睢景臣三人，多傳散套。嗣成錄鬼簿於曾、睢二氏，紀載尤詳，合

當構述。瑞卿自北來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羨錢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錄鬼簿）所爲套數，見太平樂府者至十二套，冠於各家。景臣自維揚至杭州，嗜音律，以漢祖還鄉一套負重名，亦滑稽，亦本色，洵傑作也。遂錄如下：「（哨遍）社長排門告示，但有的差使無推故，這差使不尋俗。一壁廂納草也根，一邊又要差夫索應付。又言是車駕，却說是鑾輿，今日還鄉故。王鄉老執定瓦臺盤，趙忙郎抱着酒葫蘆。新刷來的頭巾，恰纔來的綉衫，暢好是妝么大戶。（耍孩兒）瞎王留引定火喬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見一颯人馬到莊門，匹頭裏幾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關套住箇迎霜兔，一面旗紅曲連打着箇畢月烏，一面旗學舞，一面旗狗生雙翅，一面旗蛇纏葫蘆。（五煞）紅漆了叉，銀錚了斧，甜瓜苦瓜黃金鍍。明晃晃馬鞭鎗尖上挑，白雪雪鵝毛上扇鋪。這幾個喬人物，拿着些不曾見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衣服。（四）轅轡上都是馬，套頂上不見驢，黃羅傘柄天生曲，車前八箇天曹判，車後若干遞送夫，更幾個多嬌女，一

般穿着，一樣妝梳。(三)那大漢下的車，眾人施禮數。那大漢觀得人如無物。眾鄉老屈脚舒腰拜，那大漢擲身着手扶。猛可里擡頭觀，觀多時認得熟，氣破我胸脯。(二)你須身姓劉，你妻須姓呂，把你兩家兒根脚從頭數。你本身做亭長，孰幾盞酒，你丈人教村學，讀幾卷書。曾在俺莊東住，也曾與我喂牛切草，拽填扶鋤。(一)春採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麥無重數。換田契強秤了麻三秤，還酒債偷量了豆幾斛。有甚胡突處，明標着册歷，見放着文書。(尾)少我的錢，差發內旋撥還；欠我的粟，稅糧中私准除。只道劉三誰肯把你揪摔住，白甚麼改了姓，更了名，喚做漢高祖？元人散曲，略具於上述諸家。以其曲本「北鄙」之音，故當行之作，多用俚言俗語；而描摹物態，口吻漸近自然。視宋詞又爲一大進步。王世貞云：「自金元而後，半皆涼州豪嘈之習，詞不能按，乃爲新聲以媚之。」(雨村曲話引)後雖豪麗兩派分流，而同擅一代之勝。此亦與異民族結合之特點已見。

元

【元妙觀五更】一名火燒彌羅寶閣。蘇州流行俗曲。華錦堂木刻本。

【元春】(南詞)馬如飛開爲木刻本。

【元曲】元之文學，見重於世者，曲也。曲之爲藝，雖曰小道，其難實倍於詩詞。何以言之？詩之近體，求其格律聲調，古體求其氣韻風骨而已。欲與漢魏唐宋作家，馳騁文壇，固非易事。若論初步，則平仄妥適，格調工穩，已斐然可觀。至詞雖有短調，中調，長調之別，苟能清詞麗句，悉中律調，則步武花間，繼蹤兩宋，非難事也。曲則不然，由小令而散套而雜劇，而傳奇，遞推遞進，歷一境自有一境之程。作曲者於平仄四聲，而外，又須顧及字之清濁，高下，宜陰者不可填以陽聲，宜陽者不可填以陰聲，此種束縛，一似重繭。加以曲牌名目，千百類聚，宮調配屬，南北異宜，一有乖違，千夫指摘。苟非洞明竅要，不足以言曲也。顧作曲如是之難，幾令人望塵卻步。然明於箇中三昧，亦有樂事可尋。譬如帝王神仙，非凡人所能爲也。而作曲者，不妨以一身兼之。時而帝王，則萬國衣冠，綸綍立施。

文——四七五

時而神，仙則九天珠玉，咳吐生風，推而至於萬彙品類，莫不出之以維妙維肖之言論，所謂以生花燦舌之筆，寄其怡情悅性之趣者是也。且其定律，亦有較他種文字爲寬者。例如作賦，通篇不得有重韻，曲則不拘也，往往前曲所押之韻，於後曲中重押，不足爲病。又詩文作法，須一意到底，曲則以韻之關目爲變化，故曲文前後不連屬，不相害也。是曲律雖嚴，未嘗不有通融之處。凡此準則，皆是元人倡之，元人之曲，上自士大夫，下至倡夫，無不爲也。爲之未嘗不工，風飄雲舉，遂擅一代之長，後之談文學史者，乃與楚騷漢賦唐詩宋詞，連類而並稱，有以哉。元之曲，皆有其所本，宋之詞及大曲，爲其胚胎，金之院本，搦彈詞，爲其雛形。試分別言之：小令則作曲一支，與詞無甚區別，僅詞句間加以襯字而已。聯散曲而成一套，謂之散套，散套所用曲牌，在一宮調中，審其緩急，定其先後，或用尾聲，或不用尾聲，其連絡次序，與宋之大曲相彷彿焉。雜劇則一本四折爲通例，五折爲變例，在一折中，必一調一韻，與散套無異，扮演劇文，與院本

無異，有白有唱，與搦彈詞無異，所異者，其體爲代人立言也。至於聯數十套之曲，匯成一本，是曰傳奇。傳奇之作，南曲爲多，體製自由，（一）韻目之多少不拘，（二）每齣無一定之宮調，視排場爲轉移，（三）破一人獨唱之例，（四）楔子易以家門，（五）篇末必有下場詩，此體盛行，已在元末。要而言之，小令散套，則爲自抒胸襟之作，雜劇傳奇，則全是代人立言之作，此其大別也。其間作者，據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云：元初名臣中，有作小令套數者，唯雜劇之作者，大抵布衣，否則爲省掾。今史之屬，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數者，而作雜劇者，則唯漢人。蓋自金末重吏自掾史出身者，其任用反優於科目。至蒙古滅金，而科目之廢，垂八十年，爲自有科目來未有之事。故文章之士，非刀筆吏無以進身，則雜劇家之多爲掾史，固自不足怪也。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及臧懋循元曲選序，均謂蒙古時代，曾以詞曲取士，其說固誕妄不足道。余則謂元初於廢科目，卻允雜劇發達之用，蓋自唐宋以來，士之競於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

一旦廢之，彼其才力無所用，而一於詞曲發之，且金時科目之學，最爲淺陋，此種人士，一旦失一業，固不能爲學術上之事，而高文典冊，又非其所素習也。適雜劇之新體出，遂多從事於此，而又有二天才出於其間，充其才力，而元劇之作，遂爲千古獨絕之文字。据是言之，則元劇之發達，轉因科舉之廢，遂使蒙古異族，入主中夏，亦得文學之光榮，此事之不可逆料者也。余嘗讀元鍾嗣成錄鬼簿，知其盛衰，可分三時期也：(一)蒙古時代，自太宗取中原，至世祖至元一統之初，此四十餘年，作者最盛，著作之存留亦多。即鍾書所謂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二)一統時代，自世祖至元十六年，至順帝後至元時，此五十餘年，除二三名家外，不多覩焉。即鍾書所謂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三)爲順帝至正二十七年間，作者更罕。作品亦如強弩之末，卑卑不足道矣。即鍾書所謂方今才人相知者，及聞名而不相知者也。綜是三時，較而論之，亦一代文學得失之林也。

元

【元曲發達由來】元曲自有宋一代變化而來，固非自蒙古契丹輸入者也。宋教坊之十八調，即唐二十八調之遺物；北曲之十二宮調，與南曲之十三宮調，又宋教坊十八調之遺物也。則南北曲之聲，猶是南北朝龜茲八十四調之緒餘。除北曲雙調中之風流體等，爲女真曲；又黃鍾宮之者，刺古，雙調之阿納忽，古都白，唐兀歹，阿忽令，越調之拙魯連，商調之浪來裏，當爲女真或蒙古曲，此等數闕外，其餘皆非遼金元之產物也。至於戲劇，則除鑼頭一戲，自西域入中國外，別無所聞。遼金之雜劇院本，與唐宋之雜劇，結構全同。吾輩甯謂遼金之劇，自宋往，宋之雜劇，不自遼金來，較可信也。至元代雜劇之結構，誠爲創見；然創之者，實爲漢人。一元雜劇創自何人，不見於記載；鍾嗣成錄鬼簿所著錄，以關漢卿爲首，一而亦大用古劇之材料，與古曲之形式。不可謂爲金元所輸入者也。(詳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然曲何爲至元而發達者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及臧晉叔元曲選，均謂蒙古時代，曾以詞曲取士，核以元史選舉

文——一——四七七

志，絕無影響；其說固誕妄不足信也。元代雜劇發達之原因，可約舉以下三端：（一）音樂之變更也——王元美藝苑卮言：「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又「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蓋詞之音律，一字一音，初無繁聲介乎其中；紆緩單調，不爲北人所喜；於是乃作節調繁促，縱橫馳驟之音，以迎合之。而一時如馬東籬、貫酸齋、王實甫、關漢卿、張小山、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音律，遂擅一代之長。此元曲之所以發達者一。□（二）文士才力所集中也——蒙之滅金，廢除科目，垂八十年，爲自有科目來未有之事。而士之競於科目者，才力無所用，一於詞曲發之。且金時科目之業，最爲譚陋（觀劉祈歸潛志）。此種人士，一旦失所業，固不能爲學術上之事，而高文典冊，又非其所素習也。適雜劇之新體發生，遂多從事於此。又有一二個天才出於其間，充其才力，元劇之作，遂爲千古獨絕之文學。是以元曲創作之人，

如關、馬、王、白輩，大都在蒙古滅金之頃也。此其所以發達者二。□（三）得蒙古之歡心也——是時漢人或不屑在異族統治之下，故作新奇之雜劇，借古人之喜笑怒罵，以發其牢騷不平之思。二三天才出乎其間，以巧詞妙曲，聳動人之耳目，遂使天下靡然趨之。乘百戰百勝餘威之蒙古人，亦漸向於娛樂方面；不獨歡迎小說與雜劇，且實際以之爲窺探中國歷史風俗人情之捷徑。於是輕薄者流，爭雷同附和之。中原絃索，遂拔靡天下。此元曲之所以發達者三。□由上三因，故元代戲曲，雖經宋金之醞釀，而於最短期間，能產生如此偉大之文藝，實足與希臘之雅典、英國之依利沙白時代，相媲美者也。惟論元曲者，每以四折之雜劇爲主，雜劇雖爲元代之特色，而南戲之興盛，則亦在元末。雜劇以迎合元人爲主，故多糅合蒙古方言，嘈雜之音，自不爲南人所喜。於是永嘉人，因乎南宋之戲文，造出南戲，琵琶拜月，後先登場，盡洗胡元古魯兀刺之風，別名爲南曲。迨明隆慶萬曆間，崑山梁伯龍、魏良輔，始造水磨腔格，學者靡然

從之，於是有崑曲。輔良改易南詞舊格，字字悠颺，出之伯龍，作吳越春秋浣紗記傳奇，使之訂譜，天下始有清音。於是北部絃索，漸歸淘汰矣。此由北曲而南曲，而崑曲之沿革大略也。¹⁰²³

【元曲種類與結構】元曲分爲三種，即（一）散曲——散曲又名曰「散套」，又曰「套數」。乃是一種介乎詩詞與戲曲之間的一種東西。說牠是詩詞，則合一宮調中諸曲爲一套，是一種複合體；說牠是戲曲，則曲以代言爲事，有人物登場，而散曲則作家自敘，或詠一事毫無動作。說者謂若離開戲劇的關係，專述詩歌之進化，則散曲實居詞以後詩歌正宗的地位。然前人對此不知注意，故作品散佚甚多，作家平生亦不可考，良爲可惜。散曲以北曲爲之者爲北曲套數，以南曲爲之者爲南曲套數。亦有合北南曲相間之者，名南北合套。其例自元沈和創之。所作漢湘八景，歡喜冤家皆南北合套。元代雜劇作家皆擅長散曲。關漢卿之散曲，散見各種曲選中，近人輯得一本，得小令四十一首，套數十一套。白樸天籟閣

集後附摭遺，卽爲其散曲，共小令三十六套，數四套。喬夢符張小山亦皆有之。而馬致遠秋思一套，尤負盛名。周德清評之以爲萬中無一。明王元美等亦推爲套數中第一。又有小令，性質與套數相類。不過是單純體，只用一曲。【（二）雜劇——王國維曰：「雜劇院本，傳奇之名，自古迄今，其義頗不一。宋時所謂雜劇，其初殆專指滑稽戲言之。其後乃以故事爲主。元雜劇又與宋官本雜劇截然不同。至明中葉以後，則以戲劇之一折至六七折者爲雜劇，又舍北曲而用南曲，又非元人之所謂雜劇矣。」今卽就王氏之言論之。宋之第一種雜劇，乃係插科打諢之謂。黃魯直云：「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時須打諢。」呂平童蒙訓亦云：「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却打猛諢出。」宋有名之雜劇，如擲擗李義山，如三十六髻，如甲子丙子生，如折百錢，如併庫，如二聖還，如張郡王在錢眼內坐，如鑽彌遠……參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第二章。然皆極短，上場表演五分鐘可了，疑係正劇中間插幕，如西洋戲劇中之 Interlude。其第

二種雜劇乃是偏重音樂歌舞劇，其中有時夾雜以種種化妝游藝（如三教，則裝婦女鬼神，逐致隊，則裝男女僧道雜色）其性質似乎等於法國古代之 Le Vaudeville。至金之院本，據暖姝隨筆說：「有白有唱者名雜劇，扮演戲文跳而不唱者名院本」。

然據王國維考證則亦與宋之第二種雜劇大略相似，不過內容更較複雜而已。周密武林舊事載宋官本雜劇名目共二百八十餘本，陶宗儀輟耕錄載金院本名目共六百九十種，皆為元雜劇之淵源。元雜劇之所以異於宋金者，宋大曲皆為敘事體（參看董穎薄媚西子詞，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五三一五六頁）金之諸宮調雖有代言之處，而大體亦可謂為敘事；獨元雜劇則科（動作）敘事，曲文及說白全為代言。又以一定之體裁，一定之曲調，表演一個古事故，中國純粹之戲劇（Drama）至元代而始有。

（三）傳奇——傳奇之名，實始於唐。唐裴鉞作傳奇六卷，本為小說家言。至宋則以樂曲之諸宮調為傳奇。武林舊事所載諸色伎藝人諸宮調傳奇有高

節婦，黃淑卿等。夢梁錄亦云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至元人則以雜劇為傳奇。楊維禎元宮詞云：「尸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齋與中書省，諸路都教唱此詞。」按「尸諫靈公」為元人鮑天祐所撰雜劇，則元人以雜劇為傳奇，可知。而至明人則以戲曲之長者為傳奇，如西廂記傳奇，琵琶記傳奇，桃花扇燕子箋傳奇是也。清乾隆黃文暘編曲海目分戲劇為雜劇、傳奇二種，其別始定。大略雜劇皆為北曲（以作家多北人）傳奇則大都為南曲。

【元曲家同姓名錄】元代曲家，與同時人同姓名者不少。就見聞所及，則有三白賁，三劉時中，三趙天錫，二馬致遠，二趙良弼，二秦簡夫，二張鳴善。中州集有白賁，汗人，自上世以來至其孫淵，俱以經術著名。此一白賁也。元遺山善人白公墓表，次子賁，即仁甫仲父。則隰州人。此又一白賁也。曲家之白賁，亦名賁，姚際恆好古堂書畫記：「白賁字无咎，大德間錢唐人」是也。元史世祖紀：「以劉時中為宣慰

使，安輯大理。」此一劉時中也。遂昌雜錄，又有劉時中名致，曲家之劉時中，則號通齋，洪都人，官學士，陽春白雪所謂古洪劉時中者是也。（此與遂昌雜錄之劉時中時代略同，或係一人。）世祖武臣有趙天錫，冠氏人，元史有傳。遂昌雜錄謂今河南行省參事宛邱趙公名頤，字子期，其先府君宛邱公諱祐，字天錫，爲江浙行省照磨，此又一趙天錫也。曲家之趙天錫，則汴梁人，官鎮江府判者也。馬致遠，其一製曲者，爲大都人；一爲金陵人，即馬文璧（琬）之父，見張以富翠屏集。趙良弼，一爲世祖大臣，元史有傳；一爲東平人，即見於錄鬼簿者也。秦簡夫一名略，陵川人，與元遺山同時；一爲製曲者，即錄鬼簿所謂見在都下擅名近歲來杭者也。張鳴善一名擇，平陽人，（或云湖南人）爲江浙提學，謝病隱居吳江，見王逢梧溪集；一爲揚州人，宣慰司令史，則製曲者也。元代曲家名位既微，傳記更闕，恐世或疑爲一人，故附著焉。

883

3210

【元曲淵源及與蒙古語之關係】根據王國維先

元

生的統計武林舊事及輟耕錄中所載宋金雜劇院本的存目中三分之二都是大曲。大曲之名始於南北朝，唐代九部樂中均有大曲。這些大曲後來大多佚失了，祇餘胡樂大曲，如今教坊記中還有存目共四十種。宋代的大曲存於今者以樂府雅詞（卷上）所載董穎西子詞簿媚，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曾布水調歌頭，鄭峯真隱漫錄（卷四十五）史浩採蓮三曲爲較長，但其中遍數都不完全。王灼碧鷄漫志（卷三）說：「凡大曲有散序、報、排遍、擷、正擷、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拍、殺袞始成一曲，謂之大遍。」董穎簿媚祇從排遍起，散序和報都沒有了。元曲形式方面的淵源，可說是從這種大曲演化而來的。樂府雅詞中除西子詞簿媚而外，還有水調歌、道遙樂諸曲。這種大曲遍數既多，所以便於敘事。原來宋代的歌曲就是人人都知道的「詞」——又叫做近體樂府或長短句。這詞起於中唐，經過晚唐五代，作者漸多，及宋而大盛。宋人每有燕會，都要歌「詞」，以侑觴的，不過這種詞祇是歌而不舞，有時或祇一闕，

文——一——四八一

有時或重疊詠，稍後才有這種大曲出現，多至二十遍，最便於敘事，但還是歌舞戲的一種。陳暘樂書說：大曲前後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鼙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勾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催拍歇拍，姿致俯仰，百態橫出。我們可以想見當時這種歌舞戲的狀態了。毛奇齡西河詞話中有一段說由宋代而至元雜劇，中間歌舞情狀的演變，使我們更明白元曲的形式確是從大曲而來。毛氏說：古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即舞曲中詞亦不必與舞者搬演照應。自唐人作柘枝詞、蓮花鏞歌，則舞者所執與歌者所措稍稍相應，然無事實也。宋末有安定郡王趙令時者，始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則純以事實譜詞曲間，然猶無演白也。至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實作西廂謠彈詞，則有白有曲，專以一人搗彈并念唱之。嗣後，金作清樂仿遼時大樂之製，有所謂連廂詞者，則帶唱帶演，以司演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詞而復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兒者，并雜色人等入勾欄扮演，隨唱詞作舉止，如

「……參了菩薩……」則末泥祇揮。「……只將花笑撚」則旦兒撚花類。北人至今謂之連廂，曰打連廂，唱連廂。又曰連廂搬演，大抵連四廂舞人而演其曲故云。然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舞與古人舞法無以異也。至元人造曲，則歌舞合作，一人使勾欄舞者自司歌唱，而另設笙歌琵琶以和其曲，每入場以四折爲度，謂之雜劇。宋時這種敘事歌舞戲的發達，與宋人「平話」的興起是很有關係的。平話即今所謂「白話小說」，大概多市井間以俚語來敘述故事的民間文藝。宋代大曲在形式上雖然有聲韻可歌，與詞有密切的關係，但他的內容實是受了這些平話的影響，所以才得逐漸攙以故事的成分。在歌詞裏邊，今所存僅五代平話及京本通俗小說殘本。據這兩種書看來，都先以詩起，次入正文，又以詩終。吳自牧夢梁錄（卷二十一）所紀當時執此業者謂之「說話人」，凡有四科：（一）說小說者，小說名「銀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扞棒、發跡變態之事……談論古今，如水之流。（二）談經者，謂演

說佛書說參禪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又有說誦經者（三）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文傳興廢戰爭之事（四）合生，與起今隨今相似，各占一事也。其餘如武林舊事（卷六）東京夢華錄（卷五）都城紀勝諸書皆有大同小異之記載。可見宋南渡以後，此風猶未有改變。所以我的淺見以為宋大曲所以趨向於敘事的歌舞戲的原因，大概是那時平話很盛行。後來敘事的題材漸加繁雜，大曲的形式便覺得不夠應用了，便不能不將從前那些歌詞的調名——又叫做曲牌，結合起來，以便敘述一個較長的故事，是於才有合諸曲而成的諸宮調。（諸宮調以董解元西廂記為始創，故董西廂亦稱諸宮調。）諸宮調大多是從前的小說故事（比如「韋秀才」一調，大約便是形容那個秀才的懦弱柔軟）每一宮調的組織，多或十餘曲，少或一二曲。（宋人所用大曲和轉踏不過一曲）如今陶宗儀輟耕錄及甯獻王太和正音譜中還完全載着，不過這些宮調中所用的調名，雖多與唐宋詞調相同，但它們的

元

韻律和譜法却已大有區別了。元曲中小令如青玉案、搗練子，長調如瑞鶴仙、賀新郎、滿庭芳、念奴嬌或稍易字句，或只用其名而盡變其調，這樣一來，調與曲便分而為二，各為一個時代文藝的階段了。關於宮調的解釋，我們不妨在這裏略說一下。我國古代論聲律之學，真是「汗牛充棟」，然而他們著書的人，說來說去，大多連自己也莫名其妙，所以我們講元曲的音韻，可以不必顧慮到古來的呂律問題，以免陷入古人的迷徑。古代律呂中有所謂十二律者，謂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以上陽律）太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以上陰律）。又有所謂七聲者，謂之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這十二律與七聲相乘便成為八十四調。古代的樂工根據這八十四調譜成各種樂曲。但到宋時因為歌詞的聲韻逐漸演化，樂工們便感到煩難了，於是便將徵聲及變宮變徵省去，只餘宮商角羽四聲，以乘十二律得四十八調，凡以宮聲乘律的都叫做宮，以商角羽乘律的都叫做調，宮調之名即原於此。宮

調的作用，吳梅顧此塵談說：宮調者所以限定樂器管色之高低也。如今這四十八調已有亡佚，據周德清中原音韻所載，僅六宮十一調，故總名之十七宮調——

仙呂調（出於夷則）——清新綿邈

南呂宮（出於林鍾）——感嘆傷悲

中呂宮（出於夾鍾）——高下閃賺

黃鍾宮（出於無射）——富貴纏綿

正宮（出於黃鍾）——惆悵雄壯

道宮（出於仲呂）——飄逸清幽（以上六宮）

大石（出於太簇）——風流蘊藉

小石（出於仲呂）——旖旎嫵媚

高平（出於林鍾）——條物澆漾（拗舊誤拘）

般涉（出於黃鍾）——拾掇抗整

歇指（出於林鍾）——急併虛歌

商角（出於夷則）——悲傷宛轉

雙調（出於夾鍾）——健棲激哀

商調（出於夷則）——悽愴怨慕

角調（出於無射）——嗚咽悠揚

宮調（出於黃鍾）——典雅沉重

越調（出於無射）——陶寫冷笑

以上十七宮調，到元時歇指、角調、宮調已亡佚，僅存十四宮調了。元曲中一套宮調須得一定的曲牌配合，其所用曲牌大多出於金院本之大曲，及唐宋詞，及隋唐以來雅樂諸宮調中的各曲，茲分列於下：

（一）出於大曲者十一——

黃鍾 降黃龍袞。

正宮 小梁州，六么遍。

大石 催拍子

小石 伊州遍

仙呂 八聲甘洲，六么序，六么令。

中呂 普天樂，齊天樂。

南呂 梁州第七

（二）出於唐宋詞者七十五——

黃鍾宮 醉花陰，女冠子，人月圓等八章。

正宮 滾繡球，菩薩環二章。

大石 歸北塞，念奴嬌，百字令等六章。

中呂 粉蝶兒，滿庭芳等八章。

南呂 烏夜啼，感恩，賀新郎等三章。

雙調 駐馬聽，青玉案，減字木蘭花等十九章。

越調 梅花引，南鄉子，唐多令等八章。

商調 道遙樂，秦樓月等五章。

商角調 黃鶯兒，踏莎行等四章。

(三) 出於諸宮調中各曲者二十八——

黃鍾 出隊子，刮地風等七章。

正宮 脫布衫一章。

大石 荼蘼香，玉翼，蟬然二章。

仲呂 勝葫蘆等三章。

中呂 迎仙客等四章。

南呂 一枝花，牧羊關二章。

雙調 慶宣和，攪琵琶二章。

越調 青山口，凭欄人等四章。

般涉調 耍孩兒，牆頭花等四章。

此外還有快活三，四邊靜等十章，名雖不見於古調

元

曲，但有蹤跡可尋，知決非創造。至其聲調配置之法，當詳另條。元曲在形式方面的淵源和嬗變，上文所論，我們大概已明白了。以下才來討論元曲與蒙古語的關係。語言這個東西，本是富有流動性的，人類各個大團結間，除非是「老死不相往來」的人，都不免要發生語言的相互的影響。這個原因決非有意的作為，乃是人類社會活動中自然留下的痕跡。我們看漢代與西域的關係最密，所以一部分的外國語言，如今猶見於古籍中，史記匈奴傳的冒頓，慕容等，便是其例。又如唐代佛教盛行，故佛乘的翻譯中，更多外國語言，後世習見不驚，久之便成為常語了。如內典中「如是我聞」(Evain Maya Srutam)一類的語法，可不勝枚舉。遼金元三朝是中國北部的民族與外來民族「血肉相搏」的時代，中國語言所受的影響，當然更為顯著。那時這三個民族雖然都比中國的文化低下，但因為他們握着了中國的政治全權，中國北部的風俗習慣，方言俚語，都不能不起些變化。而當時蒙古人之受中

文——一——四八五

國文化薰陶，因而在中國文學上美術上有聲名的，也是不在少數。徐勣元人十種詩序說：「天錫易之，崛起窮髮不毛之域，流商刻羽，含英咀華，駸駸闕作者之室，豈非奇渥溫氏帝天下，而風會極一時之盛歟？」天錫是薩都刺的字，著有鴈門集，有人說他不是蒙古人，是「華入所謂濟善一語」。曲解薩都刺爲蒙古語的（見四庫全書提要引千文傳鴈門集序）。但我們如果仔細一考究他的身世，確知是一個異族人。易之是迺賢的字，著有金臺集。可見元時中國文學對於異族所生的反響是很絢爛的。元人既入主中國文化既低，又無文字，在行政方面確感到許多困難，於是第一步功夫，元朝便不能不制作他們本族的文字了。元史（卷二百二釋老傳）「世祖中統元年，命製新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韻語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爲宗，字成，頒行天下。又於州縣各設蒙古字學教授，以教習之，故當時頗有知其義者。」顧氏日知錄之餘

（卷四）亦載：「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按四庫提要據永樂大典本作二十二年）命編類華夷譯語。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以高昌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下語，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源潔（按錢曾讀書敏求記作史源潔，當係訛謄）與編脩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參攷，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者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蒙古人既制作文字，便有翻譯成漢文的，如今元朝秘史（葉氏觀古堂影抄本）的譯文，正可見得當時華語受蒙古語的影響，其譯文語法與元劇賓白甚多相同之處，亦是很顯明的例證。輟耕錄中載有蒙古人的大曲十六首，小曲十二首，窺其形式，頗與院本名目相髣髴，可惜陶氏未錄其詞，我們這里不敢妄測。蒙古語言既在中國北部社會中發生了關係，在文字上也當然要遺留不少的痕跡，所以那時中國北部的音韻便微微地起了變化，中國文學也隨着掀起一層壯美的波浪，爲中國三千年來文

學史上可特書的民間文學。元曲在音韻方面的變化與宋詞有顯然的區別，是我們無容疑義的，而蒙古語的攙入，實是其間重要的原因。王元美藝苑卮言說：「金元入主中原，舊詞之格，往往於嘈雜緩急之間，不能盡按，乃別創一格以媚之。」所謂「別創一格以媚之」其實便是宋詞的樂調已經不能供給樂人的應用了。元曲所用的宮調曲牌雖從宋詞假借而來，但它的歌法卻與宋詞已有差異，前面已經說及，宋詞的歌譜流傳至今的僅白石詞集的旁譜十七支，其間所有「么」「リ」「フ」「人」等字與後世譜字已不相合，而且詞中的節拍、緩急、強弱的歌法究竟是如何，我們現在雖不敢臆測，但可斷言宋詞決不如北曲那樣的馳驟，南曲那樣的柔峭。這是宋詞和元曲在音律上不同的一點。至今詞與曲的結構作法等，亦都各不相同，我們於是再從別的方面去尋線索吧。□從來論曲的人都以為元曲是淵源於金章宗時董解元的西廂搗彈詞，這說初見於陶九成輟耕錄「金章宗時有董解元始造西

廂記，今世傳習已寡。」（按武林舊事院本存目中有鶯鶯六么，則在董解元之前已有人將這故事譜曲了。）這部西廂搗彈詞與後來元代王著西廂記詞句和作法多不相同，前者歌時口裏須念着詞句，手裏要彈着三弦，所以稱為搗彈詞，又稱弦索西廂，又稱諸宮調曲。如果以元劇題材的歷史而論，這部書要算是元代戲曲的開山創作。（雖然它的本事是根據趙德麟的蝶戀花，而蝶戀花又是從唐元稹的會真記而來的。）但以音韻的關係而論，董西廂仍是未可與元曲相提並論。施國祁禮耕堂叢說說：舊見傳是樓書目有古本西廂記為董解元作，既閱輟耕錄知其為金章宗時人，此本明隆萬前與關漢卿本并稱，而周憲王羣英雜劇裁闕氏六十本中無此目，惟王寶甫二十二本內乃有西廂記五本。自關王各立，董氏遂掩，緣此曲是搗彈家詞，以金人本音歌之最合。元人音韻漸變，故多改古本，別創新詞。可知董西廂雖為元曲形式的淵源。（日本藝文雜誌二年三號有狩野直喜元曲由來與白仁甫的梧桐

雨一文，據金元詩選王傳文序，因自唐以來元白係世交，而在文學界有「元輕白俗」的批評，從而推論白仁甫受元好問之影響，梧桐雨一劇，以時代而論，當爲元曲始創之作。但我以爲他的說法，無論如何，不能推翻董西廂與王關西廂記演變的鐵證。所以我上邊的話，並無什麼創見，仍舊本前人的舊說而已。而元曲的音韻則是後來蒙古人入主中原而後纔漸漸改變了的。明人衡曲塵談（晨風閣叢書本）說「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製新詞以媚之。作家如貫酸齋馬東籬輩咸富於學兼擅音律，擅一代之長。大江以北，漸染胡語。」貫酸齋是元初的蒙古人，有酸甜樂府，擅長中國戲曲。那時蒙古人對於中國文學都十分愛好，很出了幾個著名的戲曲家，徐渭南詞殺錄（晨風閣本）亦云：「聽北曲使人神氣鷹揚，毛髮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於鼓怒也。所謂其聲噍殺以立怨是已。」北方胡馬之地，天高風緊，他們的音樂自然也脫不了那種氣概。一與漢人相接，

中原的音韻便呈一劇變，我們現在試將元曲選中漢宮秋一劇的音釋與元以前的韻書略一比較，便可明白蒙古語與元時中國戲曲的關係了。

漢宮秋第一折——

〔仙品點絳脣〕車碾殘花，玉人月下吹簫罷。未過宮娃，是幾度添白髮！（元音釋碾爲奴曲切，廣韻韻會正韻並作女箭切。元音釋髮爲方雅切，廣韻集韻正韻并作方伐切。）

〔油葫蘆〕……休怪我不曾來往，乍行踏，我特來填還你這淚搵濕鮫鮓帕，溫和你露冷透凌波襪。（元音釋踏爲當加切，唐韻他合切，集韻託合切。元音釋襪爲忘罵切，唐韻望發切，集韻勿發切。）

〔天下樂〕和他也弄着精神射絳紗，卿家你覷咱，則他那瘦岩岩影兒可喜殺。（元音釋爲雙鮓切，唐韻所八切，集韻韻會正韻并作山夏切。）

〔醉中天〕……若是越勾踐姑蘇臺上見他，那西施半籌也不納，更敢早十年敗國亡家。（元音釋納爲囊亞切，廣韻奴答切，集韻諾答切。）

〔金盞兒〕我看你眉掃黛，鬢堆鴉，腰弄柳，臉舒霞，那昭陽到處難安插。（元音釋爲插爲抽，鮮切，唐韻楚洽切，集韻韻會正韻測洽切）

第二折——

〔南呂隔尾〕悠的般長門前抱怨的宮娥舊，怎知我西宮下偏心兒夢境熟！（元音釋熟爲裳，由切，玉篇市六切，廣韻殊六切）

〔鬪蝦蟆〕吾當僂僂，他也——他也紅粧年幼，無人搭救，昭君共你們有甚麼殺父母冤讎。（元音釋僂爲鋤山切，廣韻昨閑切，集韻子克切）

元曲內的音韻既與舊譜有了差異，而益臻於細密。（如王實甫西廂記麻郎兒，勿聽一聲猛驚，「太平令」自古相女配夫，「傷梅香雜劇中」不妨，莫妨我當」等句，韻律是何等的細緻）一般作家遂失其所守，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說每病今之樂府有連音調作者，有增襯字作者，有板行逢雙不對，襯字尤多，文律具謬，而指時賢作者，有韻脚用平上去不，二云也。又說自關鄭白馬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

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周氏中原音韻之作，即是爲了這個原故。中原音韻是元代作家所持以譜曲的標準韻書，以平聲分爲陰陽，以入聲配隸三聲，分爲十九部。他之所以把入聲配隸三聲，是因爲「北音舒長遲重，不能作收藏短促之音，凡入聲皆讀入三聲（平上去）」近來有人以爲元曲入聲派入三聲是因爲詞曲演進的關係，但何以明時南曲又有入聲呢？就是現在崑劇中每遇入聲的字，必須唱出。可見元曲入聲派入三聲，無論如何與蒙古語是有關係的。至於現存元曲選中所有的蒙古語言單詞隻字，我們還可舉出若干以爲例證。（我想如果臧氏把劉廷伯所藏元劇二百餘種盡行刊布，那必然更可保存着許多由蒙古語轉變而來的方言俚語，爲我們現在的參考資料。）如關漢卿竇娥冤之「哈喇」，馬致遠薦福碑之「曳刺」，與虎頭牌劇中旦扮茶茶，全元人呼女爲「茶茶」，王實甫西廂記中之「哩也波，哩也囉」及元曲中常見之「你每」每字即華語「們」字，當從元朝秘

史中轉譯而來；又如鄭所南心史中嘗謂如今「歹」字，亦為蒙古語，諸如此類，若細檢出來，更可作一番研究，這里不過略舉數例而已。³²¹³ 889

【元曲派別】自來談戲曲派別者，約可歸為三類：一、以戲曲中之情節為分者；二、以戲曲之性質為分者；三、以戲曲文辭之風格為分者。試就此三端，以論元曲：(一)以戲曲之情節為分——朱權太和正音譜載元人雜劇科目，凡十二種，一切劇中情節，皆可歸納在內，為劇者認定一科，細細研究，故能登峯造極，無微不至；元曲之「神入化」極其自然真實者，即此之由。十二科者：

- 一曰、神仙道化
- 二曰、林泉邱壑 又曰隱居樂道
- 三曰、被袍乘笏 即君臣雜劇
- 四曰、忠臣烈士
- 五曰、孝義廉節
- 六曰、叱奸罵讒
- 七曰、逐臣孤子

八曰、鐵刀趕棒 即脫膊雜劇

九曰、風花雪月

十曰、悲歡離合

十一曰、烟花粉黛 即花旦雜劇

十二曰、神頭鬼面 即神佛雜劇

此十二科，即所以限定雜劇題目者。例如為神仙之語者，即歸神仙道化；為山林隱逸之語者，即歸林泉邱壑；其他各科，可以類推。更就現存一百十六種，分配之，亦能各各脗合。如漢宮秋歸悲歡離合科；黃粱夢歸神仙道化科；殺狗勸夫歸逐臣孤子科；單鞭奪槊歸鐵刀趕棒科；紅池歸烟花粉黛科。但將百十六種，逐一分析，無不可分類歸科。即彼未傳之五百餘種，按其各種名目分配之，亦能一例合拍。故此十二科，不啻雜劇分類之總目；而實則世間事實，原亦不外此等科條而已。 (二) 以戲曲之性質為分——吾國罕有悲劇，明以後傳奇，大都屬於喜劇；而元雜劇中，則有悲劇。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樹、西蜀夢、火燒介之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後

合始困終享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之意志；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媿色也。趙氏孤兒冤報冤一劇，法國大文豪福祿特爾（Voltaire）嘗轉譯之以爲中國之悲劇。則元曲中固可有喜劇悲劇之分也。□（三）以曲詞風格爲分——元曲文詞風格，以樸素爲主，以本色爲美。然所謂本色樸素者，非流於鄙俗之謂；遂又不辭藻飾，因以別成濃麗一派者。吳梅先生南北戲曲概言論及之矣；節錄其言如左：「董解元作西廂，以方言俗語，雜砌成文，世多誦習；於是作者，大率以諧俗之詞實之。如天寶遺事，王煥樂昌分鏡，王魁等，雖不盡傳，而傳者，皆道路悠謬之語；嬉笑詭浪，取悅於人。故戲曲之始，僅有本色一家；無所謂辭藻紛紜，纂組縝密也。王實甫作西廂，以研鍊濃麗爲能；此是詞中異軍，非曲家出色當行之作。觀麗春堂劇滿庭芳云：『這都是托着大人虎勢，贏的他急難措手，打的他馬不停蹄。』又云：『則你那

元

赤瓦不刺強嘴兀自說兵機。……即如西廂中，四邊靜云：『若能夠湯他一湯，倒與人消災障。』小梁州云：『鶻伶淥老不尋常。』……諸曲文詞，亦非雅人口吻。王元美以挂金索一支爲佳，殊非公允。是故知元人以本色見長，方可追論流別也。……自實甫繼解元之後，創爲研鍊豔冶之詞，而關漢卿以雄肆易其赤幟，所作救風塵，玉鏡臺，謝天香諸劇，類皆奔放淩漾，踈弛以自喜。東籬則清俊開宗，漢宮秋一種，藏晉叔以爲元劇之冠，論其風格，卓爾大家。自是三家鼎盛，矜式羣英。……嘗謂元人之詞，約分三類：喜豪放者，學關卿；工鍛鍊者，宗二甫；尚輕俊者，效東籬。……琵琶拜月，古今咸推聖手也。則誠以本色見長，而未嘗不事藻飾；君美以渾脫著譽，而間亦傷於庸俗。是以學則誠易失之腐，學君美易失之嘖。……元代北曲南詞之風格，大體如是矣。」由上以觀，北劇南戲，皆至元而大成也。王靜安宋元戲曲史謂：「其發達，亦至元代止。詞是以後，明初雜劇，如谷子敬賈仲名輩，矜重典麗，尚似元代中葉之作。至仁宣間，而

文——一——四九一

周憲王有燉，最以雜劇知名；其詞雖諧穩，然元人生氣，至是頓盡。此後唯王九思、康海皆以北曲擅長；而二人所作杜甫游春、中山狼二劇，均鮮動人之處。徐渭之四聲猿雖有佳處，然不逮元人遠甚。至明季如汪道昆、陳與郊、梁伯龍輩所作，蒐於盛明雜劇中者，亦無足觀。南戲亦然，明中葉以前，作者寥寥。至隆慶後始盛，而尤以沈璟、湯顯祖爲巨擘。沈氏之詞，以合律稱；而其文則庸俗不足道。湯氏才思，誠一時之雋；然較之元人，顯有人工與自然之別。故謂北劇南戲，限於元代，非過爲苛論也。[1023]

【元曲對於明清的小說戲劇之影響】由元雜劇（即北曲）一變而爲明傳奇（即南詞），家伶點拍，踵事增華，作家輩出，一洗古魯兀刺之風。據王國維先生宋元戲曲史所考，南詞的起源，大約與北曲同時，或者還比較的稍前。其後，元人入主中國，胡語流行，不能欣賞南方的音樂，南曲便漸漸失去社會的注意。元代遂爲北曲盛行的時代。到朱明以南方平民揭竿起事，把元人逐回漢北，定都金陵，南人的

勢力一旦恢復，於是南曲也跟着南人的嗜好，重露頭角。從此中國文學便分出兩大支幹，一支是戲劇的演變，一支是章回小說的創興。現在我們且分做兩項先論前者。□（一）明清的戲劇——南詞的淵源雖或先於元曲，但它的進步，却是因受了元曲的影響，而後才擴大的。元曲大都限於四折，且每折限一宮調，又限於一人唱，格律至嚴，不容踰越。南曲則一劇無一定之折數，一折（南曲中謂之一齣）無一定之宮調，且不獨以數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數色合唱一曲，而各色亦有白有唱的，這較之元劇自然便利多了。□南曲以傳奇爲盛，傳奇之名，金源時已有。唐人小說，多名傳奇，大都傳演一個故事，如紫釵記以霍小玉傳爲藍本，邯鄲記以枕中記爲藍本等。明人傳奇之名，或亦有倣於此。然其體式，則王實甫西廂記已開其端。西廂記明明是用雜劇的體裁，但是西廂記情節的曲折與細密，斷非四折所能寫完的。於是一本不足，加爲兩本，兩本不足，加爲三本，以至四本，直至關漢卿又加上一本，共爲五本二十

元

折，始竟一劇。這種變例的雜劇，實是雜劇與傳奇中間一種過渡的體裁。明代傳奇之存於今者，以荆劉拜殺與琵琶記五種。荆謂荆釵，劉謂白冤，拜殺是指拜月，殺狗二記。白冤記是演劉智遠與李三娘的事，元劇已有劉唐卿李三娘麻地捧印雜劇，殺狗記元蕭德祥已有王條然斷殺狗勸夫，拜月之先，已有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王實甫才子佳人拜月亭二劇。至於琵琶記的本事，則在宋時已有了。陸游詩云：「滿村聽唱蔡中郎。」金院本名目中亦有蔡伯喈一本。又元岳伯川呂洞賓度鐵拐李岳雜劇第二折煞尾云：「你學那守三貞趙真女，羅裙包土將墳臺建。」這正是琵琶記中趙五娘的行事。今琵琶記第一齣末有四語，末二語云：「有貞有烈趙真女，全忠全孝蔡伯喈。」這四句實與北劇中的題目正名相同。琵琶記的著者高明字則誠，或云高拭字則成，其實非也。高氏永嘉人，作此劇時在明末元初之間，避居於鄞的標社時作的。荆釵記為明竇獻王朱權（道號丹邱）撰，或作柯敬仲撰是錯的。殺狗記據

靜志詩話（卷四）為徐嘔撰，嘔字仲田，淳安人，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辭歸，豈亦是元明之交的人物。白冤記不知撰人。拜月亭（毛晉編刊六十種曲中易名幽閨記）則明王元美何元朗臧晉叔等都以為元末施惠字君美作的。君美杭州人，卒於至順至正間（西元一三三零——一三六零）但錄鬼簿謂君美詩酒之暇，唯以填詞和曲為事，有古今砌話編成一集，而無一語及拜月亭，且此劇是明初四大傳奇之一，斷無不引及的，故拜月是否為君美所作，尚屬疑問。明傳奇的作法與聲韻既與元雜劇不同，因而南北曲的風格也就顯然趨異了。王元美藝苑卮言論南北曲的精神，最為顧曲家所贊許。他說：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辭情少而聲情多，南聲情少而辭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若以意境而論，元曲則在情感真摯，描寫極自然，南劇則漸以典雅凝鍊之詞，施諸曲中，徐文長南詞敘錄說：以時文譜南曲，元末

文——四九三

國初未有也，其弊起於香囊記。香囊記乃宜興老生員邵文明作，習詩經，專學杜詩，遂以二書語句勻入曲中，賓白亦是文語，又好用典故，作對子，最爲害事。夫曲本取於感發人心，歌之使童奴婦女皆喻，乃爲得體，經子之談，以云爲詩且不可，況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糝補成篇。吾意與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爲易曉也。故明初四大傳奇傳之一的荆釵記，猶不失「近時俗而動人」(王元美評語)如時祀一齣的沽美酒，論者謂爲全劇中之最高點，雖未爲過，然較之元曲的融渾自然，却又不可同語了。

沽美酒 紙錢飄，蝴蝶飛，紙錢飄，蝴蝶飛，血啼染，

杜鵑啼，親物傷情越慘悽，靈魂恁自知，靈魂恁自知，俺不是負心的，負心的，隨着燈滅，花謝有芳菲。

時節月缺有團圓之夜，我呵，徒然早起晚寐，想伊念伊，妻要相逢，除非是夢兒裏再成姻契。

尾聲 昏昏默默歸何處，哽哽咽咽思念你，直上

姮娥宮殿裏。

而同劇中之小蓬萊解三醒二調，其寫景之佳妙，亦

難能而可貴，爲全劇增色不淺。

小蓬萊 策馬登程去也，西風裏，瑩落艱辛，淡烟荒草，夕陽古渡，流水孤村，滿目堪圖，堪畫。那野景瀟瀟，冷侵黃昏，樵歌牧唱，牛眠草徑，犬吠柴門。

解三醒 步徐徐水邊林下，路迢迢野田禾稼，景蕭蕭疎林暮靄斜陽掛，聞鼓吹，聞鳴蛙，一徑古道，西風瘦馬，謾回首，想家山淚似麻。

這詞寫情寫景，不可謂不至也；但其骨子實脫胎於元人小令天淨沙一曲。

天淨沙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至於以題材而論，據現存六十種曲看來，明傳奇亦少憑空創作的。如薛近兗的繡襦記，本於元人曲江池，湯顯祖的四夢邯鄲本於黃梁夢，還魂記模倣倩女離魂，南柯出於唐人傳奇，至於續作西廂記如李日華陸采諸人之作，更有十餘種之多。故我的淺見以爲如以藝術價值而論，明傳奇雖感極一時，究其實不及元人雜劇，雖然他們是極力想追蹤元人的。

而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是明人雜劇。以南詞而作雜劇者當以徐文長（渭）爲第一人。他的雜劇四聲猿中女狀元（長州董氏刊盛明雜劇本）一劇出世時，當時名家如湯臨川、史考叔、王伯良無不歎服稱贊。一時有「詞壇飛將之名」繼起者有梁伯龍、陸九疇、鄭思笠、戴梅川輩，都以南詞相唱和，清謳豔曲，盛極一時。其中以梁伯龍（魚辰）最負盛名。伯龍崑山人，當嘉靖隆慶之間（約一五五零—一五七二）與太倉魏良輔以善謳名天下。當時唱家分三派，一是弋陽腔，流行於江西兩京湖南閩廣之間。二是餘姚腔，出於會稽常（州）潤（鎮江）池（州，屬安徽）太（州）楊（揚州）徐（州）。三是海鹽腔（弋陽腔亦出於海鹽，乃譚總制攜海鹽子弟以歸，變其鄉音耳。詳見湯若士文集卷七）通行嘉（興）湖（州）溫（州）台（州）一帶。伯龍與良輔共研討聲韻，良輔坐臥一小樓中幾二十年，考訂琵琶板式，造「水磨調」（即崑曲）伯龍付之流麗悠揚，遠出乎三腔舊調之上。徐渭所謂「此如宋之：唱家，即舊聲而加以『泛』

『豔』者也。」三百餘年來，崑曲的勢力實支配了大江南北，明清兩代戲劇的文學與藝術。直至今日還覺到流風餘韻，裊裊繞梁哩。由明而至於清，戲曲演變漸趨複雜，結構較前更爲進步，曲譜曲韻曲律都達完善之境。吳梅劇曲史說明人作詞，實無佳譜。太和正音，正視未明，甯庵南譜，搜集未遍。清則南詞定律出板式可增矣。莊邸大成譜出，訂譜亦有依据矣。合東南之舊才，備廟堂之雅樂。於是幽險逼仄，夷爲康莊。此較明人爲優者一也。曲均之作，始於挺齋。中原一書所分陰陽，僅及平韻。上去二聲，未遑分配。操觚選聲，輒多齟齬。清則履清輯要，已及去聲。周氏中州又分兩上。凡宮商高下之宜，有隨調選字之妙。染翰填詞，無勞調舌。此較明爲優者一也。論律之書，明代僅王魏魏則注重度聲，王則粗陳條例。其言雖工，未能備也。清則西河樂錄，已啓山林。東塾通考，詳述本末。凌氏之燕樂考源，戴氏之長庚律話，凡所論撰，皆足名家。不獨笠翁偶集，可示法程，理堂劇說足資多識也。此較明代爲優者又一也。况乎記載目錄，

如黃文暘曲海，無名氏彙考，已佚錄鬼曲品之前；訂定歌譜，如葉懷庭之納書楹，馮雲章之吟香堂，又駕臨川，吳江而上。總核名實，可邁前賢。□即以結構排場而論，清代的戲劇，確亦勝過元明。元人的戲曲，大都重歌唱，而不重搬演，講詞章而忽略組織，而且一劇終結，總是個團圓了事，這是多麼呆板幼稚。明劇也大都如此。清代的戲劇，便別開生面了。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寫南朝人物，筆意疎爽，字字繪態，繪聲，而文詞之妙，正如梁廷所說：「豔麗處似臨風桃蕊，哀婉處似着雨梨花。」明末清初，故國新朝，滄桑變幻，而其範圍僅南都一隅。其間君后將相，販夫走卒，不知凡幾，而着眼於侯李二人。侯李之間，自始自終，悲歡離合，千頭萬緒，而關鍵在桃花一扇，結構是何等謹嚴。全劇以餘韻折作結，成爲一種極慘淡的悲劇，所謂「曲終人杳，江上青峯」，留有餘不盡之意，於煙波縹渺間，脫盡元明以來團圓俗套。後顧天石作南桃花扇，使侯李二人畢竟團圓，其實無謂極了。他如阮大鍼燕子箋，洪昇長生殿，李漁十種曲，吳梅

村秣陵春，都各有獨到之處，視之元明戲曲，精鍊多了。□由崑曲創興而至明末清時代，又產生梆子腔，高腔，京腔，亂彈腔，秦腔，西調，吹調（見綴白裘第六集及十一集所載雜曲中）其後又有羅羅腔，二簧調。（見揚州畫舫錄卷五）戲曲的唱法更繁雜了。關於這些腔調的淵源嬗變，這里未遑討論，希望以後能作專篇發表。□（二）明清的小說——戲劇與小說的發達是有密切的關係的。中國小說雖淵源久遠，而章回小說的創興則是明初的事。施耐庵的水滸傳，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都是在這個時代產生的。「水滸故事」發端於宋，及元而大盛，到明中葉施耐庵始集其大成。元曲中演述梁山泊好漢的故事的，也不知有多少種，今據各家著錄，尚得十九種。

高文秀所作八種——

- (1) 黑旋風雙獻功（錄鬼簿作雙獻頭）
- (2) 黑旋風喬教學
- (3) 黑旋風借屍還魂
- (4) 黑旋風鬪雞風

(5) 黑旋風詩酒麗春園

(6) 黑旋風窮風月

(7) 黑旋風大鬧牡丹亭

(8) 黑旋風敷演劉耍和 (4) 至 (8)

五種？正音譜皆無「黑旋風」三字，今據錄鬼簿著錄爲準。

楊顯之一種——

黑旋風喬斷案

康進之二種——

(1) 梁山泊黑旋風負荆

(2) 黑旋風老收心

紅字李二三種——

(1) 板踏兒黑旋風 (正音譜無下三字)

(2) 病揚雄

李文蔚二種——

(1) 同樂院燕青博魚 (錄鬼簿上三字作「報冤臺」，博字作「撲」，今據元曲選)

(2) 燕青射雁

李致遠一種——

都孔目風雨還牢末

無名氏二種——

(1) 爭報恩三虎下山

(2) 張順水裏報怨

不幸這十九種中，只有五種現在還保存在元曲選裏，其餘十九種現在都不傳了。這些存目中也有與水滸傳不甚同的，如黑旋風喬教學，喬斷案，窮風月，詩酒麗春等，都不像水滸傳中的李逵，也許是因爲水滸傳描寫的人物太多（一百零八個梁山好汉），著者不能把這些故事一一收入，而只捉住一二處儘量描寫，因此，元曲中的黑旋風不盡如水滸傳的黑旋風，這也是一個理由。水滸傳而外，便要算三國志演義了，「三國故事」雖自唐宋以來已有許多民間傳說，但到了元朝，更愈積愈多了。到元末明初羅貫中始集其大成。（貫中或說名實，字本中，即瑛七修類稿）或說名本，字貫中，（續文獻通考）如今元劇存目中還有以下十九種。

元

文——一——四九七

王擘 臥龍岡。

朱凱 黃鶴樓。

王實甫 陸績懷橘。曹子建七步成章。

關漢卿 管甯割席。單刀會。

尚仲賢 諸葛論功。

高文秀 周瑜謁魯肅。劉先主襄陽會。

鄭德輝 三戰呂布(二本)

武漢臣 三戰呂布(二本)(按錄鬼簿,武作的

是一部分,餘爲鄭作)

王仲文 諸葛祭風。五大原。

于伯淵 斬呂布。

石君寶 哭周瑜。

趙文寶 燒樊城糜竺收資。

無名氏 連環計。博望燒屯。隔江關智。

這十九種中,現在只有單刀會,博望燒屯(元刊本)

連環計,隔江關智(元曲選本)四種存在,可知宋元

至明初的三國故事大概與現行的三國演義的故

事相差不遠,它們與元曲的關係,也是很明顯的了。

■明人又有龍圖公案(亦名包公案)十卷。清人有三俠五義百二十回(原名忠烈義俠傳出於光緒五年原書首署石玉崑述而序則云問竹主人原藏入迷道人編訂皆不詳爲何如人)都以包拯爲主要人物。拯有傳在宋史(三百十六)循吏傳中,爲官清廉明斷,而民間傳說,則其行事怪異,元人雜劇中關於他的事跡也有十種。

關漢卿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包待制智斬魯齋

郎。

無名氏 叮叮嚕嚕盆兒鬼。

鄭廷玉 包待制智勘後庭花。

武漢臣 包待制智勘生金閣。

無名氏 金水橋陳琳抱粧盒。

李行道 包待制智賺友蘭記。

曾瑞 才子佳人誤元宵。

江澤民 糊突包待制。

蕭德祥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張鳴善 包待制判斷煙花鬼。

這十一種中，除後三種不傳外，其餘六種都在元曲選中。元曲與明清小說的關係，大概止於此了。886。

【元曲選】³⁷一百卷。俗名元人百種曲。明臧懋循編。循字晉叔，吳興人。萬曆庚辰進士，官南京國子監博士。靜志居詩話：晉叔嘗從黃州劉廷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又購得楊廉夫仙游夢游俠游冥游彈詞，悉鏤版以行，此書所錄亦不盡元人之作，中如王子一谷子敬賈仲名楊文奎，據太和正音譜，皆明初人也。卷首所錄亦本太和正音譜。

【元曲藝術】大凡一種偉大的作品，無論是屬個人或時代的。總脫不掉它所產生的那個時代的思潮和背景。不有春秋戰國的混亂，不有楚懷王的昏庸，何能產生出屈平的離騷，司馬遷不遭腐刑之痛，史記亦不能完成；真偉大的文藝作品，能逃出這個例子的，真是絕無僅有了。元代上承遼金異族侵變之後，南宋文物凋零，人才殆盡，忽而從北方朔漠來了一種專尚武力的蒙古民族，亘據中原，經濟上政治上遂陡然起了大變更。那時元世祖因軍費浩

繁，國用不足，趕印了許多交鈔，如「中統元寶交鈔」後改用「至元交鈔」，又設「平準行用庫許多銀」立「回易庫」，許新舊鈔交換。又任用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聚斂之臣，交鈔信用大失，民不聊生，社會秩序異常紊亂。而且元室以異族入主中原，對於中國文化始而反抗，繼而摧殘。元朝分江南人為十等，有「九儒十丐」之目，文人最不見重於當時社會。當時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中州人多不得為之，每沈鬱下僚，志不得伸。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行省務官，宮大用鈞台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尚多有之。於是以前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抒其拂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而鳴，正是一切偉大文藝作品所以產生的張本。我國文學史中元曲佔有高級的位置，也是這個原因。元代的曲家上承宋人作詞之風，下因社會環境之壓迫，再以當時胡元俚語流行中原，英秀之士，借文字以抒發胸中抑鬱之情，羣力所致，遂成此尊嚴美麗之藝堂，我們

居今日而遊騁其中，真有目不暇給之慨！元雜劇的創始者，大致都承認關漢卿是第一個作家。漢卿的時代，大概在金天興元中統（約一二三二—一二六三年）二三十年間。此後風會所趨，作家叢起，元朝百數十年的文壇上，差不多都是戲曲家的跳舞。有人說元代的科舉是以戲曲取士的，但這話實靠不住。故元曲作家人才之盛，千古無兩。如今元劇完全存在的，祇有明人臧晉叔（懋循）的元曲選一百種。此外黃蕘圃（丕烈）清乾隆時的收藏家一所藏元刊古今雜劇乙種三十種（此書曲多白少，錯字亦多，很難卒讀。）內有十三種是與元曲選重複的，總共一百十種。近人又發見元明雜劇二十一種，其中有五種為今世刊本所無，則實存一百二十二種。此外元曲還有小令套數，見於現存北宮詞紀、雍熙樂府、陽春白雪、天籟集、樂府新聲、堯山堂外紀、北詞廣正譜及詞林摘艷諸書中，各若干種。而臧選一百種之中，大抵皆名噪一時，不必盡為元人之絕唱。且古人作曲，多自隱其名氏，而鄙俚不文之

作，又往往詭託於古之詞人及當代名流而出之。或原有姓名，相傳既久，不免失脫者，於是真贋雜陳，故曲本之考證，蓊蓊於古詩文。如今我們研究元曲，這層工作只好暫時不顧了。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討論元曲的藝術。元曲的藝術，元人自己也許不曾知道有這回事的。這都是後人用歷史的眼光，批評的態度，來估價前人的作品，看他們在文學史上佔有何等的地位。古今文學作品的內容，大概都不外兩方面，一是內在的感情的抒發，一是外在的生活的描寫，但二者卻不是絕對可分離的。前者以男女間的愛情，骨肉或友誼的悲歡離合為主，後者以社會現象及生活狀況為主。中國文學因受數千年禮教的束縛，無論是楚辭、漢賦、唐詩、宋詞，雖然都具有豐富的時代精神，而於一個「情」字，卻都未嘗有深刻的描寫，盡情的抒發。元曲才算打破了這重桎梏，把男女相悅心靈的深處，赤裸裸地表現了出來。這點是元曲最大的成功，值得我們大書而特書的。

元曲描寫兩性間感情的藝術，最能深刻而柔情

如繪的，當以董王的西廂記爲絕好的代表。董西廂以真摯勝，王西廂以聲調勝，我們如果在二書中任選錄幾調，便可看出他描寫感情，字字都從心中道出，婉轉纏綿，恰是自己欲說不能說的話，如董解元弦索西廂：

黃鐘宮出隊子 最苦是別離，彼此心頭難棄捨，鶯鶯哭得似癡呆，臉上啼痕都是血，有千種恩情，何處說！夫人道：天晚教郎疾去，怎奈紅娘心似鐵，把鶯鶯扶上七香車，君瑞攀鞍空自擲，道得個冤家富奈些。

尾 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

上西平纏令 ……望去程依舊天涯，且休上馬，苦無多淚與君垂，此際情緒你爭知，更說甚湘妃尾 驢鞭半裏，吟肩似聳，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駝也駝不動。

尾 ……瀟灑閑庭幽戶，除夢裏有時曾去，新來和夢也不曾做！

元

柘枝令 頓不開眉尖上的愁鎖，解不得心頭愁結。是前生夙世負償伊，也須有還微！

尾 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

如王實甫西廂記琴心：

小桃紅 ……想嫦娥西沒東昇有誰共？怨天公！

斐航不作遊仙夢，勞你羅幃數重，愁他心動……

草橋店夢鶯鶯第三折：

快活三 將來的酒共食，常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氣息，泥滋味。

又如鄭德輝倩女離魂楔子中的兩調，正道盡我國數千年來兩性間爲禮教所束縛住的深隱的感情。

仙呂賞花時 ……恰才貌正相當，俺娘向陽臺

路上，高築起一堵雲雨牆！

么篇 ……你佐使着一片黑心腸，你不拘拈我，可倒不想你把我越間阻，越思量！

元曲描寫兩性間的感情，書不勝書，這里因爲篇幅關係，只能舉其一斑。至如寫家人骨肉之情，尤其沉摯

文——一——五〇一

而生動，惻惻動人，如無名氏認父歸朝第四折。

駐馬聽 當日分離，痛煞煞生拋掌上珍；今朝廝認，笑吟吟猜做夢中人。二十年訪不出生和存，幾千迴擺不下愁和恨。心暗付甚福也，見得這團圓分！

無名氏神奴兒第二折：

牧羊關 我則怕你走的身子困，又嫌這鋪臥冷。我與你種着火留着殘燈，怕你害喝時有柿子與梨兒，害饑時有軟肉也，那薄餅。我將你尋到有三千遍，叫道有二千聲，怎這般死沒堆在燈前立，你可怎生悄聲兒在門外聽。

張國賓合汗衫第三折：

上小樓 甚風兒便吹你到來，也有日重還鄉界。則俺這煩惱惱惱哭哭啼啼，想殺我兒也，怨怨哀哀。到如今可也便歡歡喜喜無掛無礙，哎，怎把這雙老爺娘做外人看待！

以上瑣瑣說來，柿子梨兒，恰是父母愛子一片光景。天性之愛，宛宛在目。此外描寫離人思婦的情懷，也

非常真，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三折：

中呂粉蝶兒 自執手臨歧，空留下這場憔悴！想人生最苦別離，說話處少精神，睡臥處每顛倒。茶飯上不知滋味，似這般廢寢忘食，折挫得一日瘦如一日！

迎似客 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歸！我則道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相隔着幾萬里，爲數歸期，那竹院裏刻遍琅玕翠。馬致遠漢宮秋第三折：

駐馬聽 ……尚兀自渭城衰柳助淒涼，共那灞橋流水添惆悵，偏你不斷腸。想娘娘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

步步嬌 ……朕本意待捱些時光，且休問劣了宮商，您則與我半句兒俄延着唱。

白仁甫梧桐雨第三折：

鴛鴦煞 黃埃散漫悲風颯，碧雲黯淡斜陽下，一程程水綠山青，一步步劍嶺巴峽，唱道感歎情長，悽惶淚下，早得升遐，休休，卻是今生罷。這個不得

己的宮家，哭上道遙玉驄馬。

第四折：

芙蓉草 淡氤氳串煙裊，昏慘惻刺銀燈照。玉漏迢迢，才是初更報。暗觀清霄，盼夢裏他來，卻不道只是心苗不住的頻叫。

吳昌齡東坡夢第二折：

月兒高 漫折長亭柳，情濃怕分手，欲跨雕鞍去，扯住羅衫袖。問道歸期端的是甚時候？淚珠兒點點鮫綃透。唱徹陽關，重斟美酒。美酒解消愁，只怕酒醉還醒，這愁懷還依舊！

喬孟符兩世姻緣第二折：

柳葉兒 兀的不寂寞了菱花粧鏡，自覷了自害心疼！將一片志誠心寫入了冰銷鮫，這一篇相思令寄與多情道是人憔悴不似丹青！

鄭德輝王粲登樓第三折：

迎仙客 雕簷外紅日低，畫棟畔彩雲飛。十二欄干在天外倚，我這裏望中原，思故里，不由我感歎酸嘶，越攪得我這一片鄉心碎！

元

馬致遠青衫淚楔子：

仙呂賞花時 有意送君行，無意留君住，怕的君別後有夢無書，一尊酒盡青山暮。我搵袖淚如珠，你帶落日踐長途。情慘切，意躊躇，你則身去心休去！

元曲中瀟灑輕倩的句子，幾乎不勝例舉，蓋元人意境最以自然瀟灑見長。言情如水，寫景如畫。使讀之悠然翛然。隨錄數闕，以見一斑。馬致遠黃梁夢第三折：

怨別離 園林無處不蕭條！春歸也，猶未覺，滿地梨花無人掃。寒料峭，遙望見一點青，兀良卻又早不見了。

煞尾 剛與這高山流水同風韻，抵多少野草閑花作近隣。滿地白雪掃不盡，你與我緊關上洞門，休放過客人。我待靜倚蒲團自在眠。

董解元弦索西廂：

仙呂賞花時 落日平林噪晚鴉，風袖翩翩催瘦馬，一徑入天涯。荒涼古岸，衰草帶霜滑。瞥見個孤

林端入畫，籬落蕭疎帶淺沙。一個老大伯捕魚蝦，
橫橋流水，茅舍映荻花。

康進之李逵負荊第一折：

仙呂點絳脣 飲興難酬，醉魂依舊尋村酒；恰問

罷王留，王留道，兀那裏人家有。

混江龍 可正是清明時候，卻言風雨替花愁。和

風漸起，暮雨初收。俺則見楊柳半藏沽酒市，桃花

深映釣魚舟。更和這碧粼粼春光波紋縐，有往來

社燕，遠近沙鷗。

醉中天 俺這裏霧鎖着青山秀，烟罩定綠楊洲。

：早來到這草橋店垂楊的渡口。

石君寶花酒曲江池第一折：

仙呂點絳脣 朝來細雨過郊原，早蕩出晴光一

片，東風軟，鶯舌爭妍，山色青螺淺。

這一類的句子，在元劇中雖歷歷可舉，但猶不及元

人小令樂府中的更爲雋逸可愛，因爲前者至少有

劇情的束縛，小令樂府則體裁簡短，情意容易集中，

一任作者的操縱了。這一派的作家如張小山，馬東

籬，喬孟符都是傑出。如馬氏最著名的：

寄生草 長醉後何妨礙？不醒時有甚思醅醃兩

個功名字，醜淹千古興亡事，麩埋萬丈長虹志。不

得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

撥不斷 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辭飲！君若

歌時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爭甚？

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二闕：

壽陽曲 漁燈暗，客夢回，一聲聲滴人心碎！孤舟

五更家萬里，是離人情淚。

壽陽曲 寒煙細，古寺清，近黃昏禮佛人靜。順西

風晚鐘三四聲，怎生教老僧禪定？

喬夢符的漁父詞：

活魚旋打，沽些村酒，問那人家？江山萬里天然畫。

落日煙霞，垂袖舞風生鬢髮。扣弦歌聲撼漁槎。初

更罷，波明淺沙，明月浸蘆花。

王寶甫的：

離亭宴煞 閒來膝上橫琴坐，醉時林下和衣臥，

暢好快活。樂天知命隨緣過，爲伴侶，只三個，明月

清風我。再不把名利侵，且須將是非躲。
徐甜齋甘霧懷古。

人月圓 江泉樓觀前朝寺，秋色入秦淮。敗垣芳草，空廊落葉，深砌蒼苔。遠人南去，夕陽西下，江水東來。木蘭花在山僧試問，知爲誰開？

張小山小令

凭欄人，二客同遊過虎溪，一徑無塵穿翠微。寸心流水知，小窗明月歸。燈下愁春愁未醒，枕上吟詩吟未成。杏花殘月明，竹根流水聲。

元曲作家，因爲受了環境的影響，對於時局自然表示不滿，卻因着作者的個性和處境關係，有的就着透一切，蔽履富貴，恬淡散朗，不慕榮利，如馬東籬輩，他們的文，放誕風流，典雅清麗，讀之令人有出塵之想。再錄如下：馬東籬陳搏高臥第一折：

烏夜啼 ……丹砂好煉，養閑身，黃金不鑄封侯印。戴不得幘頭緊，穿不得公裳衾。不如我這拂黃塵的布袍，灑渾酒的綸巾。

金盞兒 報至我石枕上夢魂清，布袍裏白雲生。

元

但睡呵，一年半載沒乾淨，則看你朝臺暮省幹功名。我睡呵，黑甜了倒身如酒醉，忽唳酣睡似雷鳴，誰理會的五更朝馬動，三唱曉雞聲？

又，三醉岳陽樓第二折：

賀新郎 ……爲興亡笑罷還悲歎，不覺的斜陽

又晚，想嚙這百年人在這撚指中間。空聽得樓前茶客鬧，爭似江上野鷗閒。百年人光景皆虛幻，我覩你一株金錢柳，猶兀自閒凭着十二欄干！

三煞 想人能克己身無患，事不欺心睡自安，便百年能得幾時間？去向那石火光中急措手，如何迷辨？你何不早回看？直到落日桑榆暮景殘，方纔道倦鳥知還。

又，黃梁夢第二折：

混江龍 ……雖然是草舍茅卷一道士，伴着這清風明月兩閒人，也不知甚的是秋，甚的是春，甚的是漢，甚的是秦；長則是習疎狂，貪懶散，伴裝鈍。把些個人間富貴，都做了眼底浮雲。

油葫蘆 莫厭追歡笑語頻，但開懷好會賓。尋思

離亂可傷神，俺閒遙遙獨自林泉隱。您虛飄飄半紙功名進。你看這紫塞軍，黃閣臣，幾時得個安閒分？怎如我物外自由身！

醉中天 假饒你手段欺韓信，舌辯賽蘇秦，到底功名由命不由人，也未必能拿准。只不如苦志修行謹慎，早圖個靈丹腹孕，索強似你跨青驢躑躅風塵！

第四折

倘秀才 你早則省浮世風燈石火，再休戀兒女神珠玉顆，咱人百歲光陰有幾何？端的日月去似攏梭，想你那受過的坎珂。

宮天挺 嚴子陵垂釣七里灘，末段：

離亭宴煞 九經三史文書冊，歷自一千場國破山河改。富炎榮華，革介塵埃。難道祿重官高禍害，鳳閣龍樓包着成敗。您那裏是舜殿堯階，嚴光則是出了十萬丈是非海！

王子一 誤入桃源第一折：

寄生草 我情願棄軒冕，離人生，傍泉石。一任他

英雄並起圖王霸，煙塵并起興戈甲，異端并起傷風化。我和你韜光晦迹老山中，強煞如齊家治國平天下。

楊景賢度脫劉行首第四折：

么篇 困來那一眠，閒來那一醉。一任漁樵說是談非，笑煞兒曹走南料北，空歎英雄爭高競低。

范子安悟道竹葉舟：

駐馬聽 我故國神遊，只物換星移幾度秋；將浮生講究，經了些夕陽西下水東流。歎興亡眉鎖廟堂愁，爲功名人比黃花瘦。歸去休看銀山鐵廟層層秀。

梅花酒 ；：休待雨鬢秋，與天子分憂，歎歲月如流呀！早白下人頭。

勝葫蘆 煞強如鐵甲將軍夜過關，它驅猛騎跨雕鞍。有一日戰敗荒郊白骨寒，爭如我茅菴草舍蒲團紙帳，高臥得清閒？

高文秀好酒趙元遇上皇：

甜水令 不戀高官，休將人賺！這煩惱怎生擔？你

道相逢驚了人膽，不如我住草舍茅菴。
馬九皋湘妃怨七段之二：

新酒在槽頭醉，活魚向湖邊賣，算天公自有安排。
閒時高臥醉時歌，好已安貧好快活，杏花村裏隨
緣過，勝堯夫安樂窩，任賢愚後代如何。失名利癡
呆漢，得清閒誰似我。一任他門外風波。

黃金散盡學風流，學得風流兩鬢秋。笑您那看財
奴枉了千生受，我觀那榮華似水上漚，則不如趁
中年散淡優遊。斟綠酒低低的勸，滯紅粧慢慢的
謳，醉時節錦被裏舒頭。

張小山吳山秋夜：

水仙子 蠅頭老子五千言，鶴背揚州十萬錢。白
雲兩袖吟魂健，賦莊生秋水篇。布袍寬，風月無邊，
名不上瓊林殿，夢不到金谷園，海上神仙。

又，道情一首：

齊天樂過紅衫兒 人生底事辛苦，枉被儒冠誤。
讀書圖駟馬高車。但沾着也者之乎。區區字落江
湖，奔走在仕途。半紙虛名十載功。夫人傳梁甫吟，

元

自獻長門賦，誰三顧茅廬白鷺邊住，黃鶴磯頭去。
喚奚奴，鱸魚何必謀諸婦，酒葫蘆，醉模糊，也有
安排我處。

喬夢符自述：

正官綠么遍 不占龍頭選，不入名賢傳，時時酒
聖，處處詩禪。煙霞狀元，江湖醉仙。談笑便是編修
院，留連，批風抹月四十年。

總之，元曲中這類的句子，多不勝收，美不勝收。一種
散淡瀟灑之氣，躍然紙上。但是背後卻把持着失意
和悲觀，言下泫然，亦是「一片傷心畫不成」也。然
而，思想的傾向，決不會如此單純一致，那些不甘絨
默，憤世嫉俗的，便高聲疾呼，他們眼見國家政治的
黑暗，社會上貧富的不均，微言諷刺，側擊旁敲，嬉笑
怒罵，旁若無人而各成文章，因此造成了一時代驚
才絕艷的文學。略分如下：
■ 攻擊朝廷政治的如：

無名氏賺蒯通第一折：
天下樂 現如今百二河山壯帝居，他則望遠也
波除，倒將他劍下誅……端的是誰推翻楚項羽？

文——一——五〇七

那吒令 你起初要他時便推輪捧轂，後來時怕他慌封侯躡足，到今時忌他便待將殺身也。那滅族。他立下五大功，合受萬鍾祿，您將他百樣粧誣。

李壽卿 伍員吹簫第一折：

油葫蘆 ……怎聽他費無忌說不盡瞞天謊，咱

伍子胥救不得全家喪，也枉了俺竭忠貞輔一人，掃烽烟定八方，倒不如他無仁無義無謙讓，白落的父子擅朝綱。

攻擊黑暗法庭，貪官污吏的，如：

無名氏 陳州糶米第一折：

混江龍 做的個上梁不正，更待要損人利己惹人憎。他若是將笞刁蹬，休道我不敢掀騰！呆軟莫過溪澗水，到了不平地也高聲。他也故違了皇宣命，都是些吃倉廩的鼠耗，啞膿血的蒼蠅！

馬致遠 薦福碑第一折：

么篇 這壁欄住賢路，那壁又擋住仕途。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享了癡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

關漢卿 蝴蝶夢第一折：

醉中天 咱每日一瓢飲一簞食，有幾雙箸幾張匙。若到官司使鈔時，則除典當了閒文字！你合死呵，今朝便死，雖道是殺人公事，也落個孝順名兒。譏刺富室守財廩的，如：

倘秀才 有些人道宜掃雪烹茶在讀書舍裏，又道是宜羊羔爛醉在銷金帳底……誰說起寒江上一簞歸，那漁翁的凍餓？

第二折：

滾繡球 有那等富漢每，他道是壓瘴氣，下的是國家祥瑞，怎知俺窮漢們少衣無食！秦簡夫 趙禮讓肥第一折：

那吒令 想他每富家殺羊也，那宰馬，每日裏笑哈哈飛觥也，那走學，俺百姓們痛殺無根椽片瓦，那裏有調和五味全，但得個充飢罷！

又有那用主觀懺悔的口氣，來提醒諷勸的，如無名氏 來生債第一折：

油葫蘆 不思量有限光陰有限身，委實他錢上

緊，如今那等有錢的，追富不追貧……
迎仙客 哎！銀子也！你飢不能與人做飯食，你冷不能與人便做衣服，你這般沉默，冷冰冰，則是一塊兒家福。和他消磨那幾千年，可則更換過了幾萬古，他爲甚不向你跟前停住？哎！這銀子呵！原來分定也是前生注。

又有那描寫世態炎涼，以及市井小人，家奴倡優的醜態，下筆尖酸，形容盡致，如無名氏凍蘇秦第四折：鴛鴦煞。想當初風塵落落，誰憐憫到今日衣冠楚楚，爭親近，暢道威震諸侯，腰懸六印，也索把世態炎涼，心中暗忖。假使一朝馬死黃金盡，可不的依舊蘇秦做陌路看承被人哂。

宮天挺范張雞黍第一折

天下樂 你道是文章好立身，我道今人都爲名利引，怪不着赤緊的翰林院那夥老子，每錢上緊他歪吟的幾句詩，胡謫下一道文，都是些要錢諂佞臣。

鄭廷玉冤家債主第一折

元

六么序 這人沒錢時無些錢，纔有的便說誇。打扮似大戶豪家。你看他聳起肩胛，迸定鼻凹，沒半兒和氣謙洽。每日在長街市上把青驄跨，只待要弄柳拈花。馬兒上紐捏着身子兒詐，做出那般般樣勢，種種村沙。

關漢卿救風塵第四折

慶東原 ……遍花街請到倡家女，那一個不對着明香寶燭，那一個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個不賭着鬼戮神誅，若信這咒盟言，早死的絕門戶！右幾項所引，孤憤長鳴，洩盡一切平民不平之氣，確是最雄豪最痛快的革命文學。元曲從宋詞中解放出來，故在修辭上達到了兩個成功：(一)善用駢律及疊句疊字，(二)不避俗字書語，今請分述如下：(一)善用駢律及疊句疊字——駢偶和重疊字句，在詩文中雖有其美的價值，但一經文人強勉濫用，便成了雕琢呆板的框架，每每令人生厭；而元曲作家卻能善用這種格式，使人讀之，覺得鏗鏘入耳，無重沓煩贅之弊。如馬致遠漢宮秋第三折

雙調新水令 錦貂裘生改盡漢宮裝，我則索看
昭君畫圖模樣，舊恩金勒短，新恨玉鞭長。

李壽卿伍員吹簫第二折：

哭皇天 ……這劍呵似半潭秋水寒，一片月光

浮……

烏夜啼 ……從今後半瓶濁酒有誰沽，拋下這

一江野水無人渡，芳草州，垂楊路，無人攀話，聞殺

樵夫。

王實甫西廂記寺警。

混江龍 落紅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池塘夢曉，

闌檻辭春。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繫

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

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

又，賴簡

新水令 晚風寒峭透窗紗，控金鈎繡簾不挂。門

闌凝暮靄，樓閣斂殘霞。恰對菱花樓上晚妝罷。

駐馬聽 不近喧嘩，嫩綠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

淡黃楊柳帶棲鴉。金蓮蹴損牡丹芽，玉簪抓著茶

馬致遠漢宮秋第三折：
藤架夜涼苔徑滑，露珠兒濕透了凌波襪。

梅花酒 ……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

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鑿與返咸陽。返咸陽過

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

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蛩，泣寒蛩綠紗窗，

綠紗窗不思量。

石君寶花酒曲江池第一折：

寄生草 他將那花陰串，我將這柳徑穿。少年人

乍識春風面，春風面半掩桃花扇，桃花扇輕拂楊

柳線，楊柳線怎繫錦鴛鴦，錦鴛鴦不鎖黃金殿。

(二)不避俗字書語——臧晉叔元曲選序說：元曲妙

在不工而工。其精者採諸樂府，而粗者雜以方言。李

調元兩村曲話說，曲始於元。大略貴當行不貴藻麗，

蓋作曲自有一番材料，其修飾詞章，填塞故實，了無

干涉也。吳梅戲曲史說：金元以來士大夫好以俚語

入詩詞，此即詞變為曲之端。迨董解元作西廂以方

言俚語，雜砌成文。王實甫西廂以研煉濃麗為能，但

爲詞中異軍，非曲中出色當行之作。可見曲中不但
不避俗語，而且儘量的迎合俗語，一洗貴族文學的
積弊。元曲用俗語處極多，簡舉如下：鄭德輝倩女離
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 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則待教祆廟
火刮刮，匪烈火生，將水面鴛鴦忒楞楞分開交
頸，疎刺刺沙鞦韆撒了鎖鞋，廝琅琅湯偷香處
喝號提鈴，支楞楞爭弦斷了不續碧玉箏，吉丁丁
瑤精磚上：破菱花鏡，撲通通冬井底墜銀餅。

王實甫西廂記長亭送別

叨叨令 見安排着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
的氣；有甚麼心情花兒靨兒，打扮的嬌嬌滴滴媚
準備着被兒枕兒，則索昏昏沉沉的睡；從今後衫
兒袖兒，溫濕做重重疊疊，兀的不悶殺人也麼
哥，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今後書兒信兒，索與我
恹恹惶惶的寄。

疊字因爲相同的元素太多，容易使人覺得單調。所
以非能夠穿插得自然，錯綜得如意，是不可輕易嘗

元

試的。元曲中用疊字多新異者，如梁廷楫曲話（藤
花亭十種本，卷二）所舉二百餘條，略備於是。這里
不再多舉。元曲中也有引用書句的，這種句子，如果
整篇整套的使用，自然也極討厭，不過偶一雜在文
中，因着聯想的關係，倒也很實在，很省事的，如馬致
遠陳搏高臥第三折：

倘秀才 陛下道君子周而不比，貧道呵小人窮
斯濫矣。俺須素志於道，依於仁，據於德，本待用賢
退不肖，怎倒做舉枉錯諸直，更是不宜！

關漢卿救風塵第一折：

村裏趑鼓 你也只合三思而行，再思可矣……

王實甫西廂記鬧簡

石榴花 你晚妝樓上杏花殘，猶自怯衣單。那一
夜聽琴時，露重月明間，爲甚向晚不怕春寒，幾乎
險被先生饌……

元曲作家運用形容字和連綿字，亦頗能增加聲情
的美感，以上所引的，都可看出。姑再列如下：董解元
弦索西廂：

尾 覷着剔團團的明月，伽伽地拜。

尾 怎不教夫人珍珠般愛。居中中地行進前來，依次第覷着張生，大人般拜。

雙聲燕韻 燭熒煌夜未央，轉轉添惆悵……

：打兔 怎得個人來，一星星說與教他知道！

喬夢符金錢記第三折：

鬪鶴鶻 ……小生也不敢推辭，我則索勉強勉強的到口，怕不待酒醉春風散客愁，似長江淹淹的不斷流。

鄭德輝倩女離魂第三折：

迎仙客 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猶稀，春歸也

奄然人未歸……

王實甫西廂記驚豔：

金焦葉 忽聽得角門兒呀的一聲，風過去衣香

細生……

以上如「伽伽地」「居中中地」「轉轉」「一星星」「奄然」「淹淹然」「細生」等，仔細分析，都在可

解不可解之間，而又不可移易，達意傳神，自然異常，

真堪歎服。元曲所表現的藝術價值，其神奇暢好，處，真是夏夏獨造。然而，元曲的可譽議的地方，也是我們不能諱言的。（一）造意的幼稚。這自然是指一部分作家而言，因為他們既非高才碩學，不過與之所至，以抒發心中感情，所以願望的卑陋，意境的幼稚，他們是不必顧及的。紅樓夢第五十四回有一段批評戲曲的話說：這些書就是一套子，左不過是才子佳人，最沒趣兒。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便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再者，既說是仕宦書香，大家小姐，自然這樣大家人口多，奶媽，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你們自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不是元劇中一部分思想的卑陋，結構的呆板，實在也是如此。（二）人物的單調。如劇中的神仙，必稱呂洞賓，清官必稱包侍制，無賴必稱胡

子傳柳隆卿，衙役必稱張千等，都是極單調的人物。——（三）眼光的粗淺，也是無可諱言的，比如分明一幕絕好的悲劇題材，作者必以己意強勉弄成一段悲歡離合的結局，如王祭登樓，風雪漁樵記諸劇，都給他們一個大團圓，是何等無謂！又如寫一個流落的青年，每每上了「萬言長策」，便可以得着高官，俗不可耐，把作者的熱中心理，盡情表露。以上三端，我們固不可一概而論，然而都是元曲中所表現的，下乘思想。

【元曲本及其作家】元人所作雜劇，今不知究有若干種。明李開先作張小山樂府序，謂「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千七百本賜之。」然甯獻王太和正音譜，著錄元人雜劇，僅五百三十五本，加以明初人所作，亦僅五百六十六本，則李氏之言或過矣。按鍾氏錄鬼簿序，作於至順元年，其紀事則訖於至正五年，所著錄者亦僅四百五十八本，雖他書或尚有傳於今者，然已鮮矣。則所謂千七百本，殆兼小令套數言之，非盡雜劇也。元曲選百種中，有明初人作

元

六種，實得九十四種，為現存元曲之至多者。清初錢遵王也是園藏曲目錄，元人所作一百四十一種，然書不可見。惟黃丕烈士禮居藏元刻古今雜劇乙編三十種，中有十七種為元曲選所無，合以元曲九十四種，及西廂五劇，共一百十六種。今人所得見之元曲，實僅此耳。至其作者，據錄鬼簿分為三期：一為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即元太宗取中原以後，至至元一統之初，是為蒙古時代。二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相知者，不相知者，即至元後，至至順後至正間，是為一統時代。三為方今才人相知者，及聞名而不相知者，即元末，是為至正時代。此三期中之作家，第一期最盛，其著作存者亦多，第二期稍減，第三期則尤少矣。今就其所舉作者之時期及生地，分列如下：

第一期

大都——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王仲文、楊顯之、紀君祥、張國賓、孫仲章、石子章、王伯成、（涿州）
（以上有作品存者）

庾天錫、費君祥、費唐臣、梁進之、趙明道、李子中、李寬甫、李時中、紅字李二（京兆）（以上作品不存者）

中書省所屬——李好古（保定）、白樸（真定）、李文蔚（同）、尚仲賢（同）、戴善甫（同）、鄭廷玉（彰德）、武漢臣（濟南）、岳伯川（濟南）、康進之（隸州）、高文秀（東平）、張壽卿（同）、吳昌齡（大同）、李壽卿（太原）、石君寶（平陽）、狄君厚（平陽）、孔文卿（同）、李行甫（絳州）、李值夫（女直）（以上有作品存者）

彭伯威（保定）、侯正卿（真定）、史九山人（同）、江澤民（同）、趙文殷（彰德）、李進取（大名）、陳甯甫（同）、王廷秀（益都）、張時起（東平）、顧仲卿（同）、劉唐卿（太原）、于伯開（平陽）、趙公輔（同）（以上作品不存者）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所屬——孟漢卿（亳州）

（有作品存）

趙天錫（汴梁）、陸顯之（汴梁）、姚守中（洛陽）

（以上作品不存者）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所屬——（無）

第二期

大都——曾瑞（有作品存）

中書省所屬——宮天挺（大名）、喬吉（太原）、鄭光祖（平陽）（以上有作品存者）

趙良弼（東平）、陳無妄（同）、李顯卿（同）（以上作品不存者）

河南江北等處——唯景臣（揚州）（作品不存）

江浙等處——金仁傑（杭州）、范康（同）（以上有作品存者）

廖毅（建康）、沈和（杭州）、鮑天祐（同）、陳以仁

（同）、范居中（同）、施惠（同）、黃天澤（同）、沈拱

（同）、吳本世（同）、周文質（同）、胡正臣（同）、俞

仁夫（同）、張以仁（湖州）、顧廷玉（松江）、李

用之（同）（以上作品不存者）

第三期

大都——（無）

中書省所屬——高君瑞(真定)(作品不存)

河南江北等處——孫子羽(揚州)張鳴善(揚州)

(以上作品不存者)

江浙等處——秦簡夫(杭州)蕭德祥(杭州)王曄

(同)(以上有作品存者)

陸登善(杭州)王仲元(同)徐再思(嘉興)吳

朴(平江)黃公望(姑蘇)錢霖(松江)顧德潤

(松江)張可久(慶元)汪勉之(慶元)趙善慶

(饒州)(以上作品不存者)

此外生地未詳者

第一期 趙子祥、李郎

第二期 屈彥英、王思順、蘇彥文、李齊賢、劉宣子

第三期 吳仁卿、高可道、屈子敬、李邦傑、曹明善、高

敬臣、高安道、王守中(以上作品不存者)

朱凱(有作品存)

錄鬼簿未載之作家，尚有楊梓、海鹽人，約在第二期；

李致遠、楊景賢，約在第三期。由此可窺元劇變遷之

大勢矣。第一期作者五十六人，其生地率在北方，且

元

以大都為最多；江浙等處絕無一人，僅馬致遠尚仲

賢、張壽卿諸人作吏於南，殆為傳播北劇之最力者。

第二期作者三十六人，而南方乃有十七，且以杭州

為最多；北方則僅六、七人，亦多流寓於杭。第三期則

大都絕無一人，北方僅高君瑞一人，餘均出於南方。

蓋其風氣已自北而南矣。元初名臣中有作小令

套數者，而作雜劇者大抵布衣，否則為省掾、令吏之

屬、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令套數者，而作雜劇者則

惟漢人。蓋自金末重吏，自掾吏出身者，其任用反優

於科目。至蒙古滅金，僅於太宗九年八月一行科舉，

後遂廢止七十八年，至仁宗延祐元年始復以科目

取士。在此廢止期間，文士非刀筆吏無以進身，故雜

劇家多屬掾吏。蓋既無帖括以束縛其心思，自惟借

詞曲以發洩其才力，故元曲隊獨擅千古。乃臧氏元

曲選自序，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及吳偉業北詞廣正

譜序，皆謂元以詞曲取士，殆荒誕失考矣。第一期

之大作家，當推關、王、馬、白。關漢卿號已齋叟，金末為

太醫院尹，金亡不任，作曲最多，錄鬼簿載其五十八

種，但可見之目有六十三種，然多散佚，今存者僅玉鏡臺，謝天香，金線池，寶娥冤，魯齋郎，救風塵，蝴蝶夢，望江亭，西蜀夢，拜月亭，單刀會，調風月，及續西廂等十三種，尤以寶娥冤爲最著。王實甫與關同時，作曲十四種，今存者僅麗春堂，西廂記二種，西廂尤爲詞林所膾炙。馬致遠，號東籬，曾任江浙行省務官，作曲十四種，今存漢宮秋，薦福碑，岳陽樓，黃梁夢，青衫淚，陳搏高臥，三度任風子七種，又其秋思散套，極負盛名。周德清評爲萬中無一。白樸，字仁甫，後字太素，號蘭谷先生，官禮儀院太卿，作曲十五種，今存梧桐雨，牆頭馬上二種，梧桐雨甚著名。此外則有高文秀作曲三十四種，今存評范叔，黑旋風，及好酒趙元遇，上皇三種。鄭廷玉作曲二十三種，今存楚昭公，後庭花，忍字記，看錢奴，冤家債主五種。尚仲賢作曲十一種，今存單鞭奪槊，柳毅傳書，氣英布三種。武漢臣作曲十一種，今存老生兒，玉壺春，生春閣三種。吳昌齡作曲十一種，今存風花雪月，東坡夢二種。楊顯之與關漢卿友善，作曲八種，今存酷寒亭，瀟湘雨二種。李

壽卿曾除縣丞，作曲十一種，今存伍員吹簫，度柳翠二種。石君寶作曲十種，今存秋胡戲妻，曲江池，風月紫雲亭三種。戴善甫，曾爲江浙行省務官，作曲五種，今存風光好一種。張國賓，本名酷貧，爲喜時營教坊勾管，世稱倡夫，作曲四種，今存合汗衫，羅李郎，薛仁貴三種。餘如王仲文作曲十種，今存救孝子一種。紀君祥作曲六種，今存趙氏孤兒一種。孫仲章作曲三種，今存勘頭巾一種。石子章作曲二種，今存竹塢聽琴一種。王伯成作曲二種，今存貶夜郎一種。李好古作曲三種，今存張生煮海一種。李文蔚曾爲瑞昌縣尹，作曲十二種，今存燕青博魚一種。岳伯川作曲二種，今存鐵拐李一種。康進之作曲二種，今存李逵負荆一種。張壽卿有紅梨花一種。狄君厚有火燒介子推一種。孔文卿有東甯事犯一種。李行甫有友蘭記一種。孟漢卿有魔合羅一種。李直夫作曲十二種，今存虎頭牌一種。第二期之大作家當推鄭喬，鄭光祖，字德輝，以儒補杭州路吏，鍾嗣成謂其名聞天下，聲振閩閩，伶倫輩稱鄭老先生，皆知爲德輝也。作曲

凡十九種，今存王粲登樓，倩女離魂，傷梅香，周公攝政四種。喬吉字夢符，號笙鶴翁，又別號惺惺道人，旅寓杭州，作曲十一種，今存金錢記，揚州夢，玉簫女三種。此二人合之第一期之關，王馬白，號為元六大家。餘如曾瑞，字瑞卿，居杭州，不仕，自號褐夫，有留鞋記一種。宮天挺，字大用，為鈞臺書院山長，卒於常州，作曲六種，今存范張雞黍，嚴子陵垂釣二種。金仁傑，字志甫，曾為建康崇寧務官，作曲七種，今存蕭何追韓信一種。范康，字子安，作曲二種，今存竹葉舟一種。楊梓，作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等劇，今存霍光鬼諫一種。第三期作者殊少，二十五人中，僅有秦簡夫作曲五種，今存東堂老，趙禮讓肥二種。蕭德祥，號復齋，業醫，作曲五種，今存殺狗勸夫一種。王暉，字日華，作曲三種，今存桃花女一種。朱凱，字士凱，作曲二種，今存孟良盜骨一種。李致遠，有還牢末一種。揚景賢，有劉行首一種。此外尚有無名氏之曲二十六種，博望燒屯，張千替殺妻，焚兒救母，陳州糶米，鴛鴦被，風魔崩通，三虎下山，來生債，浮漚記，合同文字，

元

衣錦還鄉，認父歸朝，神奴兒，謝金吾，馬陵道，漁樵記，舉案齊眉，梧桐葉，隔江門，智，盆兒，鬼，百花亭，連環計，抱妝盒，貨郎旦，碧桃花，馮玉蘭等，其中亦不少佳製。雜劇種類，據涵虛子曲論，共分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義廉節；六曰叱奸罵讒；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鏃刀趕棒；九曰風花雪月；十曰悲歡離合；十一曰煙花粉黛；十二曰神頭鬼面。各劇本性質，大抵不外乎此。如漢宮秋為悲歡離合科，黃梁夢為神仙道化科，單鞭奪槊為鏃刀趕棒科，曲江池為煙花粉黛科。餘可類推。元之中葉，南戲衰落，然錄鬼簿謂南合北腔，自沈和甫始。沈為第二期雜劇作家，則當時未嘗無作。及元末而南戲又漸興，惟其存於今者，僅荆劉拜殺及琵琶五種耳。然前四種實出元明之間，其確為元人所作者，惟琵琶耳。按荆釵記共四十八齣，舊誤為柯丹丘作，其實丹丘子即明宦獻王也。白兔記共三十三齣，不知撰人。殺狗記共三十六齣，為徐啞作。啞字仲由，淳安人。洪武初，徵秀才，則明人也。惟拜

文——一——五——一七

月亭一名幽閨記，共四十齣，明人皆以為施惠作，施為第二期雜劇作家，而錄鬼簿不言其作此，則尚屬疑問，但就文觀之，當係元人之作。琵琶記共四十二齣，或以為高拭作，然拭為燕山人，蓋高明之誤。明字則誠溫州瑞安人，中至正乙酉第，避元末之亂，寓居鄭之標社，迄明尚存，著柔克齋集，其琵琶記情文真摯，極負時譽。惟此五種皆有藍本，荆釵記本於史浩，污詆孫汝權所作之傳奇，白兔記本於元劉唐卿之李三娘麻地捺印雜劇，拜月亭本於關漢卿王寶甫二人之拜月亭雜劇，殺狗記本於蕭德祥之王脩然，斷殺狗勸夫雜劇，而琵琶記則全有蔡伯喈院本，陸游有「滿村聽唱蔡中郎」句，則其事皆非創作矣。

□元人小令套數之存於今者，選集則有楊朝英之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十卷，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九卷，無名氏之樂府羣珠，樂府羣玉五卷，樂府新聲三卷，別集多散佚。存者有喬吉之惺惺道人樂府一卷，張可久之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補遺一卷。明甯獻王朱權太和正音譜上卷，列樂府十五體：一丹丘

體，豪放不羈；二宗匠體，詞林老手之詞；三黃冠體，神遊廣漠，寄情太虛，有餐霞服日之想，名曰道情；四承安體，華觀偉麗，過於佚樂；五盛元體，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無忌憚，又曰不諱體；六江東體，端謹嚴密；七江南體，文彩煥然，風流儒雅；八東吳體，清嚴華巧，浮而且豔；九淮南體，氣動趣高；十玉堂體，正大；十一草堂體，志在泉石；十二楚江體，曲抑不伸，摠忠訴志；十三香奩體，裙裾脂粉；十四騷人體，嘲譏戲謔；十五俳優體，詭喻淫詞，即淫虐。雖不免重複浮泛之病，然足備參校也。

□甯獻王有涵虛子詞品，評諸家詞，以馬東籬等十二人為首等：

馬東籬	如朝陽鳴鳳	張小山	如瑤天笙鶴
白仁甫	如鵬搏九霄	李壽卿	如洞天春曉
喬夢符	如神鼇鼓浪	費唐臣	如三峽波濤
宮大用	如西風雕鷄	王寶甫	如花間美人
張明善	如彩鳳刷羽	關漢卿	如瓊筵醉客
鄭德輝	如九天珠玉	白無咎	如太華孤峯
貫酸齋	等七十人	次之	

貫酸齋如天馬脫羈
 滕玉霄如碧漢閒雲
 商政叔如朝霞散彩
 徐甜齋如桂林秋月
 李致遠如玉匣昆吾
 劉廷信如摩雲老鸛
 秦竹村如孤雲野鶴
 石子章如蓬萊瑤草
 朱廷玉如百草爭芳
 楊立齋如風煙花柳
 胡紫山如秋潭孤月
 元遺山如窮崖孤松
 阿魯威如鶴唳青霄
 荆幹臣如珠簾鸚鵡
 薛昂夫如雪窗翠竹
 周德清如玉笛橫秋
 杜善夫如風池春色
 王仲文如劍氣騰空

鄧玉賓如幽谷芳蘭
 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
 范子安如竹裏鳴泉
 楊淡齋如碧海珊瑚
 鄭廷玉如佩玉鳴鑿
 吳西逸如空谷流泉
 馬九皋如松陰鳴鶴
 蓋西村如清風爽籟
 庾吉甫如奇峯散綺
 楊西庵如花柳芳妍
 張雲莊如玉樹臨風
 高文秀如金盤牡丹
 呂止庵如晴霞結綺
 薩天錫如天風環珮
 顧君澤如雪中喬木
 不忽麻如閒雲出岫
 鍾繼先如騰空寶氣
 李文蔚如雪壓蒼松

楊顯之如瑤臺夜月
 趙文寶如藍田美玉
 李予中如清廟朱瑟
 吳昌齡如庭草交翠
 李宜夫如梅邊月影
 梁進之如花裏啼鶯
 于伯淵如翠柳黃鸝
 姚守中如秋月揚輝
 沈和甫如翠屏孔雀
 周仲彬如平原孤隼
 秦簡夫如峭壁孤松
 趙公輔如空山清嘯
 岳伯川如雲林樵響
 李好古如孤松掛月
 鮑吉甫如老蛟泣珠
 張時起如雁陣驚寒
 尚仲賢如山花獻笑
 董解元等百五人不著題評，又其次：

顧仲清如雕鶚冲霄
 趙明遠如太華晴雲
 李叔進如壯士舞劍
 武漢臣如遠山疊翠
 馬昂夫如秋蘭獨茂
 紀君祥如雪裏梅花
 王廷秀如月印寒潭
 金志甫如西山爽氣
 睢景臣如風管秋聲
 吳仁卿如山間明月
 石君寶如羅浮梅雪
 孫仲章如秋風鐵笛
 趙子祥如馬嘶芳草
 陳存甫如湘江雪竹
 戴善甫如荷花映水
 趙天錫如秋水芙蓉

元

文 — 1 — 五一九

董解元、盧疎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李溉之、曾揭夫、班彥功、童童學士

李羅御史、郝新齋、陳敘實、劉時中、徐子方、馬彥章、關志學、孫子羽、曹以齋、王繼學、康進之、張子益、陳子厚、孫叔順

呂元禮、李茂之、亢文苑、曹子真、左山、孟漢卿、徐容齋、嚴忠齋、董君瑞、任則明

呂濟民、查德卿、武林隱、王元鼎、里西瑛、衛立中、李伯瞻、趙顯宏、劉通齋、杲元啓、唐毅夫、孫周卿、高則誠、李愛山

宋方壺、姚牧庵、景元啓、曾瑞卿、李伯瑜、吳克齋、李德載、王和卿、杜遵禮、程景初、趙彥暉、王敬甫、鄧學可、沙正卿、趙明道、王仲誠、夢簡、李邦基、呂天用、睢玄明、王仲元、高安道、張子友、侯正卿、史九敬先、李寬甫、彭伯成、李行道、趙君祥、汪澤民、陸顯之、孔文卿、狄君厚、張壽卿、費君祥、陳定甫、劉唐卿、阿里耀卿

王愛山、奧敦周卿、渚察善長、范冰壺

施君美、黃德潤、沈拱之、劉聰、張九、廖弘道、陳彥實、吳中立、錢子雲、高敬臣

曹明善、張子堅、王日華、王舉之、陳德和

丘士元

（按此百五人頗有重複，如曾揭夫即曾瑞卿，劉通齋即劉時中，徐容齋即徐子方，王愛山即王敬甫，吳克齋即前吳仁卿，趙明道即前趙明遠，又睢景臣與睢玄明，杲元啓與景元啓，亦似複。）諸評各以四字一語，隨意比附，不甚貼切，而所謂又次者之中，如盧疎齋（摯）馮海粟（子振）姚牧庵（燧）等，皆有盛名，且如虞道園（集）張伯雨（雨）楊鐵崖（維楨）俱一時作手，而不得與其評，則亦未足爲定論矣。貫雲石陽春白雪序云：「徐子方滑稽，楊西庵平熟，已有知者；近代疎齋媚始如仙女尋春，自然笑傲；馮海粟豪辣瀾爛，不斷古今心事，又與疎翁不可同舌共談；關漢卿、庾吉甫，造語妖嬈，適如少美臨杯，使人不能對。太平清話云：「元士大夫以樂府名者，奇巧莫

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澹齋，盧疎齋，豪爽則有馮海粟，滕玉霄，蘊藉則有貫酸齋，馬昂夫，皆所以評元散曲家，而要其大致不外豪放，端謹，清麗三派而已。關馬白鄭固雜劇之大作家，而散曲亦極擅。關放蕩冶豔，如詞中之屯田；馬瀟灑雋爽，如詞中之東坡；白高華宛貼，如詞中之玉田；鄭纏綿婉約，如詞中之淮海。元散曲作家見於錄鬼簿者，前輩已死名公則有董解元等三十一人，方今名公則有郝新庵等十人。其中如劉秉忠，楊西庵，盧疎齋，姚牧庵，白無咎，馮海粟，貫酸齋，劉時中諸人，小令皆極著。鍾氏所謂云「風流蘊藉自天性中來」者也。錄鬼簿又錄方今已亡名公才人與之相知者各為作傳而弔以曲，其中皆為雜劇作家大半兼有散曲著於楊氏陽春太平二選者。最著者有曾瑞，喬吉，睢景臣，吳仁卿，張可久，徐再思諸人。此外作家尚有吳西逸，張雲莊，查德卿等亦多佳什。即作中原音韻之周德清作錄鬼簿之鍾嗣成，漢陽春，太平二集之楊朝英，並工小令。

【元曲體例】A 雜劇的體例——元代的雜劇一劇

元

以分為四折為通例。「折」之前往往有所謂「楔子」一段，這可以說是全劇的提綱揭要。間或這「楔子」亦有置於劇的中間的，不過這樣的例非常之少。一劇四折的體例，在元曲中好像是須嚴重遵守的。古今雜劇三十種及元曲選裏均載得很明白，例外的只有張時起的賽花月秋千記，據錄鬼簿所載是六折（此曲早已遺亡，無從查考）。其餘如趙氏孤兒一劇，元曲選裏分為五折，不過那是把後面的四個尾聲成爲一折的，論理還應該只算四折。雜劇各折都具有「唱」「科」「白」的三種要素。「唱」是念詞，「科」是身體動作，「白」是說話。在中國以前的戲劇中「唱」佔最重要的地位。雜劇裏面，往往一劇的主脚——正末或正旦——獨唱到底，接唱或合唱，是不容易看見的。其他的助脚，只用「白」而不用「唱」，是爲常例。有時候遇着正旦和正末對峙時，還是只一方唱，一方不唱，這一種單唱法，可以說是北曲和南曲最明顯的差異點。一劇中正末或正旦併不一定只限於扮演一個人物，有時一個人可以輪流扮演幾

文——一——五二一

個人。例如酷寒亭一劇裏，第一折第二折，正末扮趙用，第三折扮張保，第四折更扮宋彬，這是很明白的一個例；不過一個脚色（正末或正旦）雖可以扮幾個人物，而「唱」却還是一個主要脚色——正末或正旦——獨唱這在現在看起來，自然覺得有相當滑稽，但當時決不會有人認為不對的。關於曲的組織，是每一折雜綴若干小曲而成，名為「一套」，一套曲裏面，只准用同一宮調（即調子），不能和別的宮調混用。曲辭的韻，每一套曲用一韻到底，其韻用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所用的宮調是隋唐的燕樂二十八調的遺風。惟實際上雜劇所用的，只有黃鐘，正宮，仙呂，中呂，南呂等五宮，和大石調，小石調，雙調，越調，商角調，般涉調，商調等七調，合計不過十二宮調。一套曲的末了，必有「尾聲」「煞尾」等作為一折的結束。這是一定的慣例。就「白」講起來，「定場白」即在登場的開始時說的，大概總以幾句詩開頭。然後再繼以口語的獨白或對話。關於「白」的特殊用法，有所謂「背云」「帶云」等把戲。「背云」即在對話之

際，一個人離開坐位，獨自向看客說出關於心中的私事，使看客明瞭劇情。「帶云」即在唱曲中間所附帶的說白。元劇中「說白」並不佔怎樣重要的位置，有時演劇者有伸縮加添的餘地。有時戲文中簡直不寫出說什麼話，但寫着「說關子介」「說關」等字樣（見永樂大典殘本的「小孫屠」及「官門子弟錯立身」二本中）將說話一任演劇者的自由裁量。這一類說關子——或關目，即敘述事情的始末——在作曲者認為是不甚重要的事。因為中國以前的作曲者，只注重曲辭（讀曲者也是一樣的心理）而不在注重「白」。白在他們認為只是補「曲辭」所不及的。換句話說，只是為曲辭——或劇情的一種說明而已。最後說到所謂「唱」和「白」的關係。一折的開始總是先「白」而後「唱」——即先說明而後演的意思——每折的主脚上場之前，往往有別的脚步先上場，弄許多科白，然後主脚再徐徐登場，這大概是以前所說的什麼「先賓而後主」的道理。「科」即是動作，別無說明的必要。「B」戲文的體例——戲文（即

所有南劇的唱法，不外用這五種方式變來變去，無論怎樣，總逃不出這五種方式之外。其次，關於曲的編成，在每齣當中總是用好幾套曲。一套曲裏面，自兩三曲至六七曲不同。因此一齣（即數套曲）中間，常常有變宮調（取其聲調不時常雷同）的花樣，這比之雜劇一折一套，一套只用一個宮調（大約十數曲至二十曲）又是一種不同的點。現在引琵琶記第九齣的宮調及曲牌來做一個例：

仙呂入雙調〔牽地錦襠〕……〔哭歧婆〕……越調過曲〔水底魚兒〕……正宮〔北叨叨令〕……〔牽地錦襠〕……〔哭歧婆〕……仙呂入雙調〔五供養〕……〔前腔〕……中呂〔山花子〕……〔前腔〕……〔前腔〕……〔太和佛〕……〔舞霓裳〕……〔紅繡鞋〕……〔意不盡〕

這種一齣中換幾個宮調，是很平常的事。其所用的宮調，在元代本來有十三個宮調，自元末至明初一減而為九個宮調。所用的音樂，係發展於南方，所以「戲文」又稱為「南曲」。在元代的中葉，有「南北

合腔」的曲調出現，現在舉一個例如下：（小孫屠的戲文中）

北曲：一枝花……鳳春時……迎仙客……綉帶兒……朱哥兒……梁州令……梧桐樹……北曲新水令……南曲：風入松……北曲：折桂令……南曲：風入松……北曲：水仙子……南曲：風入松……北曲：雁兒落……南曲：風入松……北曲：得勝令……南曲：風入松……

曲的種類，有「引子」（古名為「慢詞」）「過曲」（古名為「近詞」）「尾聲」之別。「引子」的拍子散慢，「過曲」慢慢的轉激，「尾聲」又輕輕的收住。這取其由淺入深，引人入勝，又有餘味不盡之意。南曲所用的音韻，和中原的音韻稍異，除平上去三聲外，兼用入聲。其曲辭方面，南曲不像北劇時常用許多俗語，和許多虛字（即助詞，助動詞，接續詞之類）。南曲中俗語比較少，虛字也少，因為這樣，所以語氣總比不上北劇的暢達。就「白」言，定場的獨白先以詩而後繼以口語，這和雜劇略同，又往往有幾個

人登場，分擔念一首詩或詞，再繼以對話的方式，這種例在戲文中很多，例如琵琶記第七齣登場時，生、淨、末四脚色分誦浣溪沙一闕，原文：

〔浣溪沙〕〔生云〕千里鶯啼綠映紅，〔丑云〕水村

山郭酒旗風，〔末云〕行人如在圖畫中。

〔末云〕不煖不寒天氣好，或來或往旅人逢，〔合〕

此時誰不歎西東！

這體例在北劇中是沒有的。而南曲自明萬曆以來，益益的盛行。同時北劇中的說白，係純粹的口語體，比較來得純正；南曲有時便要玩起那四六駢體的把戲，使人看起來，覺得討厭。例如張協狀元裏有一段說：

末白小客肩擔五十秤，背負五十斤。通得諸路鄉談，辨得川廣行貨。街煙披露，不辭千里之迢遙；帶雨冒風，何惜此身之跋涉。

這種文縷縷的文句，從一個做小生意的口裏說出來，多麼肉麻。作曲者不注意劇中人的身分，是一個最大的缺點。關於「白」和「唱」的順序，南曲中先

「唱」而後「白」是為原則。北劇反乎是，總是先「白」而後「唱」。這也是兩者的一種差異點。當然裏面不免各有例外，不過那只能算是例外罷了。南曲中全劇的結構，好像有一定的方式似的，每劇的開始，必先出以劇中的主要人物及隱約地說出將發生的事情，然後再一齣一齣的展示開來，最後無論怎樣的一幕悲劇，總須以「團圓」收場，這千篇一律的「團圓」花樣，就像現在所演的美國電影一樣，實在找不出什麼例外。所以在北劇中還有竇娥冤、盆兒鬼、梧桐雨等幾本悲劇；而南曲中真正能算得悲劇的，可以說一本也沒有。就像桃花扇最後侯方域和李香君悟道出家，這在形式上好像並沒有玩團圓的把戲，而實際兩人都成佛成道去了，還是一種團圓。並且南曲中能夠像這樣收場的，已經不容易多見。劇中所描寫的哀事和樂事，往往用對照的方法寫出，以動觀劇人之情，這可以說也是一種聰明的寫法。如琵琶記裏自第二十一齣起——

第二十一齣「糟糠自厭」〔蔡宅〕

第二十二齣「琴訴荷池」(牛府)

第二十三齣「代嘗湯藥」(蔡宅)

第二十四齣「官邸憂思」(牛府)

第二十五齣「祝髮買葬」(蔡宅)

第二十六齣「拐兒給誤」(牛府)

第二十七齣「感格墳成」(蔡宅)

第二十八齣「中秋賞月」(牛府)

第二十九齣「乞食尋夫」(蔡宅)

第三十齣「瞞問哀情」(牛府)

裏面寫出富貴和貧賤的環境中，各人的哀樂不同，更襯出社會階級的不平等，使人的心中引起無限的感觸。這一種作法，可以說是非常有精采的，假使琵琶記就在三十齣收場，不玩後來那一套「團圓」的把戲，或者比較還要成功一點。□最後就雜劇和戲文的體例，比較說一說。雜劇中最無理的就是每折一人獨唱，而且有時候還要主脚的正末或正旦四折（即一劇）一個人唱完。這一種不特使演劇者為難，即看客也一定感到非常單調。所以後來已

逐漸的加以修改。自明以後的雜劇作者，漸漸採用南曲的複唱法，而且一本四折的定形，也漸漸廢去，如葉憲祖的碧蓮繡符丹桂鈿合等，一劇有七八折，並且都採南曲的複唱法，這種例不勝枚舉。結果，不外乎使雜劇廢止了那無理的單唱法和四折的定形。□戲文（即南曲）一方面，也有許多缺點，最討厭的就是前面指出的那「說白」的不純粹，和說白對劇中人身分的不相稱，這可以說是舊劇的通病。□自元中葉以來，有「南北合套」的戲劇出現，即是以南劇接近北劇為第一步，而取得兩者對立的地位。然後再創出獨立的南曲。南劇和北劇本來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上面已約略說過——歷來南北劇的作者，都是完全不明瞭自己的長短所在，徒然以遵守古法為至善至美，結果不特對於自己的短處，不去改革，反時以變改古法為戒。這一種「死守古法」「相沿成習」的慣例，是中國四千年來沒有進步的原因。也就是中國民族的致命傷。□所謂「南北合套」仍不過在南曲中，取些北曲的腔調（前

面已舉過小孫屠的例。實質方面，還是換湯不換藥的東西。⁽⁸⁾

【元曲與小說之關係】文藝進化之途徑，先有抒情詩，而後有敘事詩。抒情詩之目的，在表現主觀之情感；敘事詩則表現主觀之情感少，而敘述客觀之人物或事實多。至劇詩之發生，乃是融合抒情與敘事二種以成；劇詩亦所以敘述客觀之人物或事實，而所敘述之人物，亦須各各描寫其主觀之表白，故須融合敘事抒情二種，而形成一種最複雜之形式。（本間久雄新文學概論說）此元代戲曲之發生，所以在中古詩歌詞賦發達之後也。劉毓盤中國文學史：「曲譜以氓之蚩蚩一章，謂專述一事而作為曲文之鼻祖。顧此猶男女相勉之詞也；若漢之廬江小吏妻詩，六朝木蘭詩，并附述他人之語言，以自成章法，在樂府為別調，而實為後人大套之開山，是也。」則以吾國敘事詩乃曲文之鼻祖。蓋元代之戲劇，乃由唐宋以來之滑稽戲，小說雜戲進化而來，故戲曲小說與敘事詩三者最有密切關係。歐洲希臘荷馬

詩，英國莎士比亞之戲劇等，後人往往依據之，以為多種敘述之散文。此則證諸吾國文藝界，亦有同然者也。吾國自宋元以來，戲曲與小說已成一種平行線之發展，而常互相助長者也。英陸克氏云：「無小說即無名戲劇，無戲劇即不能表現名小說。」小說賴戲劇而後傳，戲劇亦賴小說而後盛。此種關係，證諸吾國宋元，明實最為顯著者也。元明戲曲淵源於宋代，而小說亦自宋始變，更其發達之趨向。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小說之名，起於漢；至唐而大盛，今太平廣記所載，實集其成。然但為著述上之事，與宋之小說無與焉。宋之小說，則不以著述為事，而以講演為事。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謂說話有四種：一、小說，二、說經，三、說參請，四、說史書。夢梁錄所載略同。」此種說話，以敘事為主，與滑稽劇之但託故事者迥異。其發達之跡，雖略與戲曲平行，而後世戲劇之題目多取諸此，其結構亦多依倣為之，所以資戲劇之發達者，實不少也。吾國宋後，戲曲與小說已成一種相輔而行之趨勢。若宋以前之著述小說，以

唐代爲盛，其影響於元明戲曲者，亦甚大。如明張大和之紅拂記，出於虬髯客傳；元白仁甫之梧桐雨，明屠長卿之綵毫記，吳世美之驚鴻記，清洪昉思之長生殿，皆出於長恨歌傳；明梁伯龍之紅線記，出於紅線傳；陸天池之明珠記，出於劉無雙傳；梁伯龍之紅綃記，出於劍俠傳之紅綃；湯臨川之紫綃記，出於霍小玉傳；元石君寶之曲江池，明金懷玉之繡襦記，皆出於李娃傳；宋趙德麟之商調鼓子詞，金董解元之西廂搗彈詞，元王實甫之西廂記，皆出於會真記；關漢卿之柳毅傳書，李好古之張生煮海，李笠翁之蜃中樓，皆出於柳毅傳；湯臨川之南柯記，邯鄲記，出於南柯記枕中記；元鄭德輝之倩女離魂，出於離魂記；元明戲劇之取材，多本於唐人小說。所當注意者，唐人以一篇敘事之傳記，元明人即分之爲數折，使成爲戲劇上之結構；傳奇或且演爲數十折。以一段故事而演成複雜之情節，宋後章回小說之發達，殆實與此等戲劇並行，而實互相助長者也。□元明小說最著者，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而同時水滸三國等

史劇，故事劇，異常盛行。例如金元曲目中，有赤壁鏖兵，諸葛亮秋風五丈原等，元曲選又有隔江闔智，連環計二種；此與三國演義之發生有關。他如黑旋風，雙獻功等劇之於水滸傳，單鞭奪槊等之於隋唐演義，楚昭公等之於東周列國演義，凡此皆足證元明小說與戲劇，實爲平行線之發展也。□當明末清初之間，更有一種彈詞小說發生，此實介於敘事詩戲曲小說三者之間，而淵源於西廂搗彈詞者也。如明楊升庵廿一史彈詞，歸玄恭萬古愁曲，又如天雨花，再生緣，英雄譜，玉劍緣，珍珠塔，白蛇傳，玉蜻蜓，梁山伯，百花台等，大都爲清代作品，常談男女私情，善惡果報等，而亦間有國家思想者，實具有歷史上之價值。且此等在一一般社會上之潛勢力，亦至鉅。戲曲須備歌舞，敘事詩與小說僅供敘述。此種彈詞則重彈唱。蓋戲曲與小說發達之結果，必有介乎其間者，從中發生，此亦足以明戲曲與小說之關係矣。(213)

602
【元四家詩】二十六卷。明毛晉編。爲虞集等四家，乃晉以意摘鈔，非其完本。

【元思敬】唐——六七五頃人。總章中（六六九年左右）爲協律郎。預修芳林要覽。思敬撰有詩人秀句二卷（舊唐書文苑傳）。

【元明文學批評】元明兩代的詞人，以雜劇、傳奇、小說著稱文苑。其關於詩話、文平之著述，雖持較宋世日發繁富，求其獨闢新解，從論古今者，實難多觀。茲略述兩代文學之趨勢，而後著其衡文之說焉。□

（一）詩平——顧嗣立寒廳詩話述元代詩派曰：「元詩承宋金之際，西北倡自元遺山（好問），而郝陵川（經）、劉靜修（固）繼之；至中統，至元而大盛。然麤豪之習，時所不免。東南倡自趙松雪（孟頫），而袁清容（桷）、鄧喜之（文原）、貢雲林（奎）輩從而和之。時際承平，盡洗宋金餘習，而詩學爲之一變。延祐大歷之間，風氣日開，赫然鳴其治平者，有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一以唐爲宗，而趨於雅，推一代之極盛。時又稱虞、揭、馬（祖常）、宋（本聚）繼而起者，世惟稱陳（旅）、李（孝光）二張（翥、憲），而新喻傅汝礪（若金）、宛陵

元

貢泰甫（師泰）、盧陵張光弼（昱），皆其流派也。若夫揣鍊六朝，以入唐律，化尋常之言爲警策，則有晉隆宋子虛（元）、廣陵成原常（廷珪）、東陽陳居采（樵）、標奇競秀，各自名家。間有奇才天授，開閨變怪，駭人視聽，莫可測度者，則貫酸齋（小雲）、馮海粟（子振）、陳剛中（孚）繼則薩天錫、都刺，而後揚廉夫（惟楨）、廉夫當元代兵戈擾攘，與吾家玉山主人（瑛）領袖，振興風雅，於東南柯敬仲（九思）、倪元鎮（瓚）、郭義仲（翼）、鄭九成（韶）輩更倡迭和，淞、泖之間，流風餘韻，至今未墜。」是元初詩人，南北異軌，元遺山、趙松雪實爲之倡。至虞、楊、范、揭四家出，而風氣丕變。中間宋子虛、成原常輩各樹一幟，而以揚鐵崖爲殿軍。其時文詞頗極纖穠，纏麗之弊，鐵崖尤好奇譎，其險怪仿昌谷，妖麗仿溫李，世人至以文妖誡之。至明初，詩風又更張矣。此元代詩學之趨勢也。明史文苑傳曰：「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吳之後，師友講習，學有本原。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楊（基、張）（羽）、徐

文——一——五二九

(賁)劉基袁凱以詩著。其外勝代遺逸，風流標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已。永宣以還，作者遞興，皆冲融演迤，不事鈞棘，而氣體漸弱。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迨嘉靖時，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倣初唐。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王之詩論，大率與夢陽景明相倡和也。歸有光頗後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之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鍾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於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啓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又一變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見者，其原流大抵如此。據是，則有明一代詩人，前有李何，後有王李，並主復古，而李東陽爲之前驅。此一派也。反對之者，則有公安，竟陵諸家之說，而力不能勝焉。茲徵其著作而論述之。

李東陽詩話——四庫書目懷麓堂詩話提要曰：「李何未出以前，東陽實以臺閣者宿主。」

持文柄。其論詩主於法度音調，而極論剽竊摹擬之非。當時奉以爲宗。至何李既出，始變其體。然贗古之病，適中其所詆訶。故後人多抑彼而伸此。此編所論，多得古人之意。雖詩家三昧，不盡於是，要亦深知甘苦之言矣。今按其詩話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又曰：「法度既定，謚而爲波，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則其主法度之說。又曰：「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意不可涉律。」又曰：「五七言古詩仄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子美多用仄。如玉華宮哀江頭諸作，概亦可見。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爲趨健，似別出一格。回視純用平字者，更覺萎弱無生氣。自後則韓退之蘇子瞻有之，故亦健於諸作。此雖細故末節，蓋舉世歷代而不之覺也。偶一啓鑰，爲知音者道之，若用此太多，過於生硬，則又矯枉之失，不可不戒也。」爲趙執信聲調譜之所本，則其音律之說也。東陽之於李何，雖猶陳涉之啓漢高（王世貞說）然其詩雅純清澈，格律嚴整，視李何區以別矣。

李夢陽論詩：「李氏以復古自命，詩宗盛唐。其論詩曰：『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闕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又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魂魄魄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解釋古詩所見至確。惟刻畫過甚，則爲摹擬剽竊，徒得古人之形近而失真矣。四庫總目空同集提要曰：「夢陽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後書，持論甚高，足以悚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賊，日就窠臼。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詬厲亦最深。考明自洪武以來，運當開國，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陳陳相因，遂至啾緩冗沓，千篇一律。夢陽振起痿痺，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無功。而盛氣矜心，矯枉過直。……同時若何景明、薛蕙、皆夢陽倡和之人，景明論詩諸書，既斷斷往復，蕙亦有「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句，則氣類之中，已有異議，不待後來之排擊矣。平心而論，其詩

才力富健，實足以籠罩一時。而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所謂武庫之兵，利鈍雜陳者也。」蓋其平詩，主摹仿而忽創造，求肖古而不復能自見者也。□：何景明論詩：「何李同憲章少陵，而景明主創造，與夢陽取徑各異。其集中與夢陽論詩諸書，反復詰難，斷斷然兩不相下。一時交游亦分左右袒。大復集提要曰：「平心而論，摹擬蹊徑，二人之所短略同。至夢陽雄邁之氣，與景明諧雅之音，亦各有所長，正不妨離之雙美。景明於七言古體深崇四傑轉韻之格，見所作明月篇序中。王士禛論詩絕句有曰：「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揚盧駱當時體，莫逐圭刀誤後賢。」乃頗不以景明爲然。其實七言肇自漢氏，率乏長篇，魏文帝燕歌行以後，始自爲音節，鮑照行路難始別成雙調，繼而作者實不多逢。至永明以還，蟬聯換韻，宛轉抑揚，規模始就。故初唐以至長慶，多從其格。即杜甫諸歌行，魚龍百變，不可端倪。而洗兵馬，高都護，聽馬行等篇，亦不廢此一體。士禛所論，以防浮豔塗飾之

弊則可；必以景明之論，足誤後人，則不免於懲羹而吹齋矣。其於七古力遵唐法，固未可厚非。其論詩又曰：「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則形質並重。又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則仍貴古賤近之見，與李夢陽同出一途也。李攀龍論文：「何李為前七子之弁冕，嘉靖中行其緒論，復有後七子者，則李攀龍導其先，王世貞應其後也。四庫滄溟集提要曰：「尊北地，排長沙，續前七子之焰者，攀龍實首倡也。殷士儋作攀龍墓誌，稱『文自西漢以來，詩自天寶以下，若為其毫素汚者，輒不忍為。故所作一字一句，摹擬古人，驟然讀之，斑駁陸離，如見秦漢間人，高華偉麗，如見開元天寶間人也。』今觀其集，古樂府割剝字句，誠不免剽竊之譏。諸體詩亦亮節較多，微情差少。然攀龍資地本高，記誦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轢一時，實有不可磨滅者。」其平詩雖無專書，因可由此推知其意見之一般也。王世貞論文：「世貞與攀龍同主騷壇，攀龍前逝，世貞

著述日富，遂獨享盛名，領袖人倫矣。其所著凡兗州山人四部薈百七十四卷，續薈二百七卷，四部者賦部、詩部、文部、說部也。正薈說部凡七種，曰荀記內篇，曰荀記外篇，曰左逸，曰短長，曰藝苑卮言，曰卮言附錄，曰宛委餘篇。續薈但有賦詩文三部，而無說部。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後書勿讀。其摹秦仿漢，與七子門徑相同，而博綜典籍，諳習掌故，則諸家莫之及也。惟其早年自命太高，求名太急，虛憍恃氣，持論不免偏頗。及晚年漸造平易，詩書後裁，東陽樂府跋云：「余作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麟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為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儂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秘。姑隨事改正，勿令誤後人而已。」則其晚年進境，已大異昔時。書景又記：「世貞初不喜蘇文，晚乃嗜之。臨歿之時，牀頭尚有蘇文一部。」足徵其對於文學之見解，亦前後不同也。公安派及竟陵派說：「前後七子崛起，洪正之間，倡復古學，天下學者靡然嚮風。北地信陽之光焰，幾於燭照人寰矣。逮其後轉相

摹擬，流弊漸滌。學者乃稍稍復理唐宋諸家之緒，以相撐柱。則嘉靖中之王，唐其人也。惟二氏專攻散文，容俟下文申論。其於詩壇中別樹一幟，昌言培擊王李者，則有公安。竟陵兩派之說焉。公安體創於袁宗道，及其兄宏道，弟中道，力排王李之說。矯以清新俊逸，而主妙悟之說。然其文幽怪詭異。詩則恢諧卑陋，間雜俚語，徒便空疏而已。朱彝尊曰：「隆萬間，王李之遺派充塞，公安昆弟起而非之，以爲唐自有古詩，不必選作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歐蘇陳黃，各有詩，不必唐人。唐詩色澤鮮妍，如旦晚脫筆硯者。今詩才脫筆硯，已是陳言，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所從來異乎？」一時聞者，渙然神悟，若良藥之解散而沉疴之去體也。乃不善學者，取其集中俳諧調笑之語：「從而擊賞歎絕，是何異棄蘇合之香，取結蜣之轉耶？」（靜志居詩話）竟陵體倡自鍾譚。三袁矯王李之失，導以清真。怪復矯其失，變而爲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平選唐詩及隋以前詩，爲唐詩歸及古詩歸。由是以竟陵體著稱。然流於淺率，一變而爲晦

元

澁幽僻，終致貽譏大雅。朱彝尊曰：「萬歷中，公安矯歷下婁東之弊，倡淺率之調，以爲浮響；造不根之句，以爲奇突；用助語之詞，以爲流轉。著一字，務求之幽晦，構一題，必期於不通。詩歸出而一時紙貴。閩人蔡復一等，既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復聞聲而遙應。無不章一言爲準的，入二豎於膏肓，取名一時，流毒天下。詩亡而國亦隨之矣。」（靜志居詩話）是諸家徒能摧陷前人，終無以自立也。□（二）駢散文平——元人之平駢散文者，有陳繹曾之文荃八卷，是書凡分古文小譜，四六附說，楚賦小譜，漢賦小譜，唐賦附說五類。提要譏其體例繁碎，妄生分別，強立名目，殊無精理者也。陳氏又有文說一卷，則爲科舉程試之式而作。王構修詞鑑衡二卷，其下卷論文，則采宋人文集，說部爲之，要皆毫無新得，不足貴也。至徐師曾之文體明辨，纂集詩文，分體製說，開清代姚曾諸家類纂，雜鈔之先聲。朱荃宰文通三十卷，取古今文章流別及詩文格律，一一爲之條析。兩者均時有善言。至關係一代文學之風會，仍在前後七子及

文——一——五三三

其反動派諸家之說也。茲略述之。□正嘉之際，北地信陽聲華籍甚，教天下無讀唐以後書。然七子之學得於詩者較深，得於文者頗淺。故其詩能自成家，而古文則鈎章棘句，剝襲秦漢之面貌。遂成偽體。（提要巖集下說）故王李之詩，萬曆間公安袁氏兄弟誡之。天啓中，臨川艾南英排之，卒不能相勝。至散文有意詰屈其詞，塗飾其字，至爲優孟衣冠，神非而貌亦未必盡似。故昌言掇擊者益不乏人矣。□1王慎中文平！史稱慎中爲文，初亦高談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已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唐順之初不服其說，久乃變而從之。壯年廢棄，益肆力於文，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順之齊名。天下稱之曰「王唐」。李攀龍、王世貞力排之，卒不能掩也。（提要說）□2唐順之文平！順之文章法度，具見文編一書。所錄上自秦漢以來，而大抵從唐宋門庭，沿溯以入。故於秦漢之文，不似李夢陽之割剝字句，描摹面貌；於唐宋之文，亦不似茅坤之比擬間架，掉弄機鋒。在有明中葉，屹然爲一

大宗。（提要說）順之有答茅書，述其論文之旨曰：「只就文章家論之，雖有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古今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來，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煙火酸餽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章。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顛顛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唐宋以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景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妝做醜態書露，是以精光朽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蓋思想理致者，文之本質，規矩法式者，文之外形。無其質而徒具其形，雖調詞務似，終不免失

情之譏也。又自敘其文編曰：「不能無文，即不能無法。是論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其平日又嘗謂：「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蓋使初學窺古人行文開闔，順逆經緯，錯綜之妙，而神明變化，以蘄至於古，而以爲門徑也。若執是爲批評文學之唯一方式，則非予之所敢知矣。□茅坤文平——坤長於筆，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鈔，每家各爲之引，且以順之及王慎中平語標入也。提要曰：「自李夢陽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漢而秦漢爲窠臼；自坤白華樓稿出，以『機調』摹唐宋而唐宋又爲窠臼。故坤嘗以書與唐順之論文，順之復書，『有尚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之語。又謂：『繩墨布置，奇正轉摺，雖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則非具今古隻眼者，不足與此云。』蓋頗不以能爲古文許之。今觀是集，大抵亦爲

元

舉業而設。其所平語，疏舛尤不可枚舉。黃宗義南雷文定有答張自烈書，謂：「其韓文內孔司勳誌，不曉句讀。貞曜先生誌所云，來弔韓氏，謂不知何人。柳文內與顧十郎書，誤疑十郎爲宗元座主。歐文內薛簡肅舉進士第一讓王巖，疑其何以得讓。又以張谷墓表遷員外郎知武陽縣，爲當時特重職令。又孫之翰誌，學究出身進士及第，爲再舉進士，皆不明宋制而妄爲之說。」又謂：「其圈點批抹，亦多不得要領。」而誠爲小小結果，皆切中其病。蓋散文之內容，如思想、典制、事實等，皆非其所知。惟津津於字句、機調之末，加種種圈點，以爲標識，以爲初學入門之階梯，則眩惑而難明，矜爲文章不傳之秘訣，尤淺陋而可笑。更不足與之言批評矣。□歸有光文平——當太倉王世貞傳北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無不靡然從風。相與剽剗古人，求附壇坫。有光獨抱唐宋諸家遺集，與二三弟子講授於荒江老屋之間，毅然與之抗衡。至誠世貞爲庸妄巨子，不可謂非豪傑之士。然方苞稱：「震川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

文——五三五

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兩面精與？抑所學專主於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與？（《書歸震川文集》）則其雖得力於古人者，僅具皮毛，而中無所有，遂不免於浮滑，實開後人以揣摩之習而已。至其批評文字，仍不外標點之一法也。有光嘗以五色圍點史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采；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數，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祕傳。章學誠斥之曰：「歸震川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祕爾。」文之法度，君子以爲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從，歌哭之有抑揚，必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文史通義文理篇》）蓋標識評點，所以表規矩法式，而規矩方式，必非一人之見所能盡也。歸氏盡恃此以範圍古人，指示來學，如禪宗之傳衣鉢，方士之受符籙焉。則批評

之末流，品藻之下乘，何足與之言文事哉！**□**（三）詞曲平——詞勝於宋，曲勝於元，故有宋詞，元曲之目。而平曲之書，則以明人爲繁富。元陶宗儀《輟耕錄》取諸曲名，分調類編，未嘗平論當時作品。茲取明人之說，略述之。**□**1 朱權平曲家——權明太祖第十六子也，封甯王，自號涵虛子，有太和正音譜，平古今羣英樂府格勢，凡元代一百八十七人。

- 1 馬東籬之詞，如朝陽鳴鳳。
- 2 張小山之詞，如瑤天笙鶴。
- 3 白仁甫之詞，如鵬搏九霄。
- 4 李壽卿之詞，如洞天春曉。
- 5 喬夢符之詞，如神鰲鼓浪。
- 6 費唐臣之詞，如三峽波濤。
- 7 宮大用之詞，如西風鷓鴣。
- 8 王實甫之詞，如花間美人。
- 9 張鳴善之詞，如采鳳刷羽。
- 10 關漢卿之詞，如瓊林醉客。
- 11 鄭德輝之詞，如九天珠玉。

12 白無咎之詞，如太華孤峯。
以上十二人爲首等。

13 古酸齋之詞，如天馬脫羈。

14 鄧玉賓之詞，如幽谷芳蘭。

15 滕玉霄之詞，如碧漢聞雲。

16 鮮于去矜之詞，如奎壁騰輝。

17 高政叔之詞，如朝霞散采。

18 范子安之詞，如竹裏鳴泉。

19 徐甜齋之詞，如桂林秋月。

20 楊澹齋之詞，如碧海珊瑚。

21 李致遠之詞，如玉匣昆吾。

22 鄭廷玉之詞，如佩玉鳴鑿。

23 劉庭信之詞，如摩雲老鶻。

24 吳西逸之詞，如空谷流泉。

25 秦竹邨之詞，如孤雲野鶴。

26 馬泉之詞，如松陰鳴鶴。

27 不子章之詞，如蓬萊瑤草。

28 蓋西邨之詞，如清風爽籟。

元

29 朱廷玉之詞，如百卉爭芳。

30 庾吉甫之詞，如奇峯散綺。

31 楊立齋之詞，如風煙花柳。

32 楊西庵之詞，如花柳芳妍。

33 胡紫山之詞，如秋潭孤月。

34 張雲莊之詞，如玉樹臨風。

35 元遺山之詞，如孤松絕壑。

36 高文秀之詞，如金瓶牡丹。

37 阿魯威之詞，如鶴唳高空。

38 呂止庵之詞，如晴霞結綺。

39 荆幹臣之詞，如珠簾鸚鵡。

40 薩天錫之詞，如天風環佩。

41 薛昂夫之詞，如雪窗翠竹。

42 顧均澤之詞，如雪中喬木。

43 周德清之詞，如玉笛橫秋。

44 不忽麻之詞，如聞雲出岫。

45 杜善夫之詞，如鳳池春色。

46 鍾繼先之詞，如騰空寶氣。

文———五三七

- 47 王仲文之詞，如劍氣騰空。
 48 李文蔚之詞，如雪壓蒼松。
 49 楊顯之之詞，如瑤台夜月。
 50 顧仲清之詞，如鵬鷲冲霄。
 51 趙文寶之詞，如藍田美玉。
 52 趙文遠之詞，如太華晴雲。
 53 李子中之詞，如清廟朱瑟。
 54 李取進之詞，如壯士舞劍。
 55 吳昌齡之詞，如庭草交翠。
 56 武漢臣之詞，如遠山疊翠。
 57 李直夫之詞，如梅邊月景。
 58 馬昂夫之詞，如秋蘭獨茂。
 59 梁進之之詞，如花裏啼鶯。
 60 紀君祥之詞，如雪裏梅花。
 61 于伯淵之詞，如翠柳黃鸝。
 62 王廷秀之詞，如月印寒潭。
 63 姚守中之詞，如秋月揚輝。
 64 金志甫之詞，如西山爽氣。

- 65 沈和甫之詞，如翠屏孔雀。
 66 睢景臣之詞，如鳳管秋聲。
 67 周仲彬之詞，如平原抓隼。
 68 吳仁卿之詞，如碧山明月。
 69 秦簡夫之詞，如峭壁孤松。
 70 石君寶之詞，如羅浮梅雪。
 71 趙公輔之詞，如空巖清嘯。
 72 孫仲章之詞，如秋風鐵笛。
 73 岳百川之詞，如雪林樵響。
 74 趙子祥之詞，如馬嘶芳草。
 75 李好古之詞，如孤松掛月。
 76 陳存甫之詞，如湘江雪竹。
 77 鮑吉甫之詞，如老蛟泣珠。
 78 戴美甫之詞，如荷花映水。
 79 張時起之詞，如雁陣驚寒。
 80 趙天錫之詞，如秋水芙蓉。
 81 尚仲賢之詞，如山花獻笑。
 82 王伯成之詞，如紅鴛戲波。

以上七十人次之。

又有董解元，盧疎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彥功，王元影，董君瑞，查德卿，姚牧庵，高拭，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等：凡百五人，不著題平，又其次也。又著明代一十六人。

- 1 王子一之詞，如長鯨飲海。
- 2 劉東生之詞，如海嶠雲霞。
- 3 王文昌之詞，如滄海明珠。
- 4 谷子敬之詞，如昆山片玉。
- 5 藍楚芳之詞，如秋風桂子。
- 6 陳克明之詞，如九畹芳蘭。
- 7 李唐賓之詞，如孤鶴鳴皋。
- 8 穆仲義之詞，如洛神凌波。
- 9 湯舞民之詞，如錦屏春風。
- 10 賈仲名之詞，如錦帷瓊筵。
- 11 楊景言之詞，如雨中之花。
- 12 蘇復元之詞，如雲林文豹。
- 13 楊彥華之詞，如春風桃花。

元

- 14 楊文全之詞，如匡廬疊翠。
- 15 夏均政之詞，如南山秋色。
- 16 唐以初之詞，如仙女散花。

明人平曲之文，以此爲最先，而又最備。王世貞曲藻以前，未有論及者。今所錄各家的曲詞，雖多遺佚，觀此尚可識其品格之概略焉。沈氏韻曲雜言，此尚可識其品格之概略焉。沈德符韻曲雜言，各家之得失甚詳。其言「北曲以絃索爲主，板有定制，南曲笙笛，不妨長短，其聲以就板。」說至精確。其推原諸劇牌名，自金元至明代，縷晰條分，徵引亦至賅洽。提要謂「其論元人未減南宋以前，以雜劇試士核，以元史選舉志，絕無影響，乃委巷之鄙談。論遼史樂志有大食調曲譜，譌作大石，因有小石調配之。其意以大食爲國名，如龜茲之類，不知自宋已有此名，故王珪詩號『至寶丹』，秦觀詩號『小石調』，不由曲譜之譌。其論五六工尺上四合凡一爲出於宋樂書，亦未免附會。考南曲無凡一上字，有高下之分，宋時樂歌，未必分南北曲也。」此特其一二節之

小疵，要自大體言之，南北曲之產略，猶賴是編而窺見一斑也。王世貞藝苑卮言：王氏論文，平詩泛泛，無多創解；其說曲有可取者。藝苑卮言論詞曲之起原曰：「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又曰：「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但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時時采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間，又稀辨搃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成，送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見音律變更新聲代起，文詞即因以殊科也。其評各家之得失，亦至精

贖。呂天成曲品：自號東海鬱藍生，著曲品三卷，分舊傳奇、新傳奇、散曲三者。舊傳奇分神品、妙品、能品、具品四目，新傳奇分列九等。所平並屬南曲。其自序曰：「凡南劇，第一要事佳，第二要悅目，第三要搬出來好，第四要按宮商協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曉，第六要詞采，第七要善敷衍，淡處做得濃，閒處做得熱鬧，第八要各脚色派得勻妥，第九要脫套，第十要合世情，關風化，持此十要，以衡傳奇，靡不當矣。但今作者輩起，能無集乎大成，十得六者，便爲瓊璧，十得四五者，亦稱翹楚，十得二三，即非砒砒，具隻眼者，試共平之，括其門數，大約有六：一曰忠孝，二曰節義，三曰風情，四曰豪俠，五曰功名，六曰仙佛。元劇門數甚多，南劇止此矣。」按其書搜羅既富，評隲亦公允。知於此道確有心得，非苟爲雌黃褒貶者所能爲也。

徐渭南詞敘錄：徐文長著南詞敘錄一卷。北雜劇有點鬼簿院，本有樂府雜錄，曲選有太平樂府。惟南戲無人選集，亦無表其名目者。是編非僅著錄曲目，於南劇之起源，作法及南北劇之同異，亦略加

以論列，足爲平詞之一助云。□6 王驥德曲律：王氏著曲律四卷。較魏良輔曲律僅十餘則者，疎密迥別，其第一卷論曲源，總論南北曲，及調名。第二卷論宮調，平仄陰陽韻，閉口字，務頭腔調，板眼家數，聲調章法，句法，字法，襯字，對偶等事。三卷論用事，過搭曲，禁散套，小令，詠物，俳諧，險韻，巧體，劇戲，引子，過曲，尾聲，賓白，科譚，落詩，部色，詛字。四卷雜論及曲之亨屯。於南曲之瑕瑜，莫不窮其真寃。究厥指歸，足與詞隱南九宮譜並存。信乎倚聲者之圭臬也。□元明兩代小說作品，綦繁而平小說之文，不可多觀，茲故存而不論。○30

【元明雜劇傳奇與京戲本事之比較】本條所根據以爲比較的，元曲方面，便以臧刻元曲選及元刊雜劇三十種。至如北宮詞紀，雍熙樂府，朝野新聲，太平樂府諸書中的小令套數，因其不成完劇，京戲題材極少與之相同。明代的雜劇傳奇，祇有毛晉編刻的六十種曲，與長州董氏刊行的盛明雜劇三十種，是成爲專集的。清代的作品，尚無結集行世，且爲時

元

較近，京戲的題材亦極少採納。□京戲又稱「亂彈」，所謂「亂彈」，是對崑戲而名，因爲崑曲板眼字音，一絲不苟，京戲與之比較，好像亂彈似的。——是咸豐初年，由安徽而蔓延及於京師各地，它的題材許多都取於宋金元明的院本，雜劇或傳奇，可笑社會上的一般作「戲曲彙考」「戲攷」的人，祇知道它們是從什麼演義，什麼小說來，却不知那些演義中的，也多採集戲曲而來。如明人三國志演義中的故事，與宋金院本及元雜劇相同的不下二三十種。至於那些院本雜劇的題材，則也有模仿正史而演繹的，也有沿襲傳說而鋪張的，極少平空創作的。□現今坊間通行的京戲本，我所見到的一百餘種，（新編的不算）內中與前代戲曲相同的極多，所以我便將它們通盤比較一下，以見得舊劇的小小的淵源和嬗變。我這番比較，當然有不少疏漏的地方，是要請讀者原諒的。□（一）吳天塔與洪羊洞——元曲吳天塔孟良盜骨（鍾嗣成錄鬼簿作元朱凱撰，元曲選作無名氏撰）所紀是楊令公因與北番韓

文——一——五四一

延壽戰，被番兵圍困，救兵糧草都沒有了，他的第七個兒子延嗣來搭救他，也被番兵攢箭射死了。令公見不得脫，便撞李陵碑而死！如今京戲的李陵碑便是演的這齣悲劇——番兵便將他的骨殖掛在幽州昊天寺塔尖上，每日輪着小軍射他！令公靈魂痛苦，便來與他的第六個兒子楊景託夢。那時六郎鎮守瓦橋關，他手下幾個結義兄弟，有個叫做孟良的，爲人魯莽有義氣，楊景便激他去盜昊天塔上父親的遺骨，魯莽的孟良去了，他不放心，便自己也隨了去，番將韓延壽得知，便率兵來追擊，孟良敵不住，追兵，楊景便背着骨殖逃到五台山興國寺裏，恰巧遇着了他的哥哥五郎在此出家——京戲的五台會兄自是本的這段故事——兄弟兩個便一同反攻，將韓延壽殺了。全劇便由此結束。京戲有洪羊洞，情節完全與昊天塔相同，主人翁也是楊六郎。不過幽州的昊天塔，却名做遼東的洪羊洞了；元曲魯莽的孟良，在京戲却變爲溫和的孟良了；楊景不是楊景，而是焦贊盜骨去了。此外關於「楊家將」的戲劇，京戲有

四郎探母，元曲還有無名氏的謝金吾詐折清風亭，情節都大同小異。錢曾也是圍書目有楊六郎調兵破天陣一本。■（二）文昭關（京戲）——係伍子胥過昭關的事，或者是後來從東周列國演義截下來的。遍查曲錄都沒有以此事譜劇的。元曲選但有李壽卿的說專諸伍員吹簫錄鬼簿存目有元鄭廷玉伍子胥棄子走樊城一本。伍子胥的行事，是戲劇中最好的題材，也許古人作過此劇而今亡佚了也未可知。■（三）盆兒鬼與烏盆記——元曲選無名氏叮叮噹噹盆兒鬼，這故事的始末是如此：楊國用在街上遇着一個打卦先生，說他百日内有一血光之災，一只除離家千里之外方可避免。他於是告訴了家人，得了五兩銀子出門去做生意，一走便到了汴梁的附近地方破瓦村。這里有個賣盆罐的姓趙，人都叫他做「盆罐趙」。這盆罐趙是個殺人放火的暴徒，又開着一間黑店，恰巧楊國用那晚到這兒來投宿，盆罐趙見財起意，便夥同他的妻子，把楊國用一刀「哈喇」了！將他的屍首變化，將那骨殖捏

做一個盆兒。恰巧鄰近的老漢張撇古來借瓦盆，趙便將這盆兒與了他；殊不知楊國用的冤魂不散，時時附着這盆兒作怪，把撇古駭着了，他便捧去見包待制，那盆兒見着包待制便叮叮噹噹地訴將起來！後來他的冤讎畢竟報復了。京戲的烏盆記情節完全與此相同，當是從元曲來的。現在將京戲的張撇古唱的「訴板」和元曲的張撇古唱的「鬪鶴鶉」調比較一下，便可見得了。「哽噠，年邁時衰，老來無子實難挨。妻早喪，命應該，只落得奔忙勞碌打草鞋！打草鞋！」（訴板）「俺如今赤手空拳，少柴也那缺米，常則是甘分隨緣，羸衣糲食。俺從來壯歲無兒，更臨老也那喪妻，恰纔行了一直，又早歇了一會，可憐倆白髮頭毛，尪贏的這瘦體。」（越調鬪鶴鶉）

□（四）七星燈（京戲）——此戲敘諸葛亮六出祁山的末次，駐軍五丈原，自知天年不久，乃設七星燈，披髮仗劍，用祈禳之法，以冀乞壽於天。元曲選中無與此有關係的。鍾嗣成錄鬼簿及甯獻王太和正音譜存目中有諸葛亮秋風五丈原一本。□（五）漁

元

樵記與馬前潑水——我們都知道京戲的馬前潑水是朱買臣休妻的事。當買臣在微賤窮急時，他的妻子崔氏不良，不能同他安貧，迫他與己離婚。後來買臣得官了，伊羨慕榮華，仍跑到馬前叩頭，哀求收養。買臣便叫人提水一桶潑在地上，向伊說：「這當前的覆水你能收回麼？」崔氏知不能挽回，忿極悔極，便自縊了。元曲選的朱太守漁樵記（無撰人）適成一個相反的大團圓，說買臣微賤時，日與漁樵麋鹿爲友，無志進取，他的妻子劉氏設計激發他，故意和他「索休索離」。大雪裏趕他出去，一面又託他的好友王安道借盤費與他——其實都是他妻子的錢——買臣憤極，便上京去，一舉竟中了！他回來痛恨他的妻子，「斷然的不認」，也命伊潑水，幸而經王安道說明，他纔覺悟了，夫婦情篤如初。□（六）竇娥冤與六月雪——王靜菴先生在他的宋元戲曲史裏說：關漢卿的竇娥冤「即立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這話是很恰當的。全劇名感天動地竇娥冤，劇情的大意是如此：竇天章因家貧，便將他的女兒

文——一——五四三

寶娥嫁與隣近的蔡婆婆做媳婦，借得四十兩銀子上京應取。不幸兩年後那兒子便死了，寶娥跟着他的婆婆守寡。有個叫做寒驢醫的，本少她們幾兩銀子，蔡婆婆去取討，被他賺到郊外，要將她勒死，不想碰着張驢兒父子兩個救了她的性命。那張驢兒知道她家有個青年守寡的媳婦，便要求與她們同居。蔡婆婆原感激他們救命之恩，不得已「含糊許了」。那知這張驢兒過門，便強認蔡婆婆做他父親的老婆，寶娥配他為妻子，她們當然是拒絕的。一日，蔡婆婆身子不快，想「羊肚兒湯」喫，寶娥便安排了湯。張驢兒見着，便乘間地裏下了毒藥，寶指望藥殺了蔡婆婆，要強逼寶娥成親，不想那老張誤吃，死掉了！張驢兒便誣寶娥藥殺他的老子，告到官去，將伊吊拷綑扒，問成大逆不道的典刑！寶娥含冤莫白，臨刑時，對天發下三椿誓願，那詞調非常沉痛：「要孩兒！不是我寶娥發下這等無頭願，委實的冤情不淺，若沒些兒靈聖與世人傳，也不見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熱血紅塵灑，都只在八尺旗鎗素練懸，

等他四下裏皆瞧見。這是咱衰弘化碧，望帝啼鵲！」伊的第二椿誓願：「二煞——你道着氣暄，不是下雪天，豈不聞飛霜六月因鄒衍？若果有一腔怨氣噴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滾似綿，免着我屍骸現。要什麼素車白馬，斷送出古陌荒阡！」伊的第三椿誓願：「着這楚州城大旱三年！果然，血飛上白練；六月下雪；三年不雨！京戲有六月雪情節與角色全和此劇相同，當是截而一改頭換面的。」（七）李逵負荆與丁甲山——黑旋风李逵的戲劇，元曲中最多；到明以後似乎就絕少了。明初施耐菴著水滸傳，盡情地把李逵寫做一個具有特別個性的莽漢——大概在當時（約一一二零宋徽宗時）實有李逵這個人，而且他的為人定是粗豪魯莽，疎財仗義的。元曲選康進之的梁山泊李逵負荆（一作杏花莊）雜劇，水滸傳中未曾見過。劇情的大意是：梁山泊近處杏花莊，有個賣酒的老漢王林，他有個嫡親的女兒喚做滿堂嬌的。一天，有兩個無賴，假扮做梁山頭領——宋江和魯智深——到這杏花莊來買酒吃，老王

因見他們是「替天行道」的好漢，便慇懃地奉承他們，並且還叫了他的女兒——滿堂嬌出來助興。那知這兩個棍徒見色心喜，強強要借伊去做「壓寨夫人」，硬搶去了。恰巧梁山泊的好漢黑旋風李逵也下山來沽酒，正見着王林在哭，他便告訴給李逵聽了，李逵氣極，便即刻跑到山上去，要殺他的哥哥宋公明！宋江哪里肯認，便同他來杏花莊對質，恰巧那兩個無賴又來了，事情於是才明白。李逵自知魯莽冒失，忙向宋江「負荆請罪」！京戲的丁甲山却與此小異，說那兩個棍徒原來是丁甲山的強盜；劫的不是杏花莊王林的女兒，卻是太平莊陳員外的女兒。李逵不是下山喝酒，是去尋公孫先生的。其餘都是一樣。□（八）關大王單刀會——元刊雜劇三十種中有關大王單刀會一本，錄鬼簿著錄關漢卿撰（宋元戲曲史頁一一六於此劇下注：「錄鬼簿作烟月救風塵」是錯的，錄鬼簿雖載此兩劇皆爲關漢卿撰，但確是迥不相同的兩劇，）這劇無賓白，而且闕略亦多，很難卒讀；但它的大意我們都是知道

元

的，這里可不贅說。京戲有單刀赴會情節，亦與此相同。京戲又有白馬坡挑袍，過五關，古城相會，水淹七軍，都是演的關雲長的故事。也是圖書目有關雲長義勇辭金，關雲長千里獨行，亭亭侯五關斬將，關雲長古城聚義，關雲長刀劈四寇。此外元曲中單是關雲長的戲劇還很多，這兒可不多說了。□（九）抱妝盒與斷太后——現今風行一時的京戲「狸貓換太子」便是演的這個故事的全本。元曲選金水橋陳琳抱妝盒（無撰人，）這劇的始末是如此：宋朝有個皇帝，因爲沒有承統江山的太子，他便下詔在御花園打一金彈，命那些宮娥彩女，「看其所落之處尋覓」，要是誰拾得了，他便去寵幸她。那西宮有個李妃，是個如花似玉，長恨幽居的美人，恰巧這金彈被伊拾得了。米然後來生下一個兒子。不料卻引起正宮娘娘劉后的嫉妬，她便叫宮娥承御將那太子誑了出來，投到宮垣的金水橋下。這寇承御卻有良心，她想闖地將太子救出，恰巧遇着宮人陳琳捧着一個妝盒打從這兒過，他倆便商量把太子安放

文——一——五四五

妝盒裏，救了出宮，投奔楚王那里去——這其間自然經過許多危險的事情——然而，寇承御卻殉難了！後來這太子登了基，便是仁宗皇帝。京戲的斷太后是打龍袍的前本，是這個故事裏的一段，說劉后因嫉生惡，便將李美人逐出宮外，在破瓦窰中度日。伊的雙目已盲了！幸而遇着一個忠正清廉的大臣包拯，伊才出頭了。當初，他們遇着的時候，包拯原不知道，經了百般的審問——所以叫做「斷太后」——才明白的。□（十）桑園寄子——京戲桑園寄子是鄧伯道棄子救侄的事（晉書卷九十良吏傳，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錄鬼簿存目有元李直夫鄧伯道棄子救侄一本。□（十一）趙氏孤兒與八義圖——元曲選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大報讎，也是一齣最大的悲劇。這劇的結構是五折，與元曲通常的格律不同——通常都是四折——後來的顧曲家每每以這劇為口實，依我看來，也許這劇情節過於複雜，所以轉折之間，不能不多補一折，纔能盡意。這劇的題材是本春秋時晉國的事，晉國有個君王——靈公，他的園中最

為他所信任的祇有兩人——一個是文臣趙盾，一個是武將屠岸賈。因為文武不和，這屠岸賈常常害趙盾——他有個兒子喚做趙朔，原是靈公的駙馬——便鬧地命一個勇士鉏麂去刺他，誰想那鉏麂見着趙盾仁厚，不認加害，反而自己觸樹死了！後來他又想出許多詭計，畢竟把趙盾害了，把他滿門誅絕，祇留下公主——趙朔的妻子一人，禁錮在他的府裏。這時公主正當懷孕，產下一個孩子，取名趙氏孤兒。屠岸賈想「削草除根」，將他制死，幸虧趙氏的家人程嬰，暗中救出去了。↓公主隨着也自盡——程嬰出府後，一逕向他的老友孫杵臼處來，二人便商量將程嬰的一個未滿月的兒子交與杵臼，孤兒則給程嬰保藏着，一面又跑去報告屠岸賈，說杵臼窩藏趙氏孤兒——其實就是他自己的兒子——於是杵臼和那小兒都被戮於屠岸賈的刀下！二十年之後，趙氏孤兒已長成——但這時他卻名做屠成了。因為屠岸賈無兒，便將程嬰的兒子——就是趙氏孤兒——收為義子。他這時出落得異常英武，那屠岸賈還想仗

着他篡奪王位。一天，程嬰見時機已至，便叫「屠成」參觀一幅畫圖。原來那上面繪的是趙氏全家被難，直到趙氏孤兒長成後的種種經歷的情形。——是役總共死了八個義士，他們都是爲趙氏抱不平，先後被難的。所以京戲叫做「八義圖」——他又詳細的對他說明了他的來歷。趙氏孤兒這纔大悟，即刻倒戈，將屠岸賈全家誅殺了。全劇由此結束。可見這劇的情節是很複雜的了。此劇在京戲又名搜孤救孤。明劇六十種曲中有徐叔回的八義記，共四十一齣，情節都與此相同。□（十二）黨人碑小說叢考「錢靜方編，商務出版」——中有「黨人碑院本考」一條，全未說明所考的根據和出處，他不知道黨人碑原來就沒有院本！院本是宋金時的行院之本，我們現今祇有存目可考，我在前章已說過了。宋金時代的院本，據現存存目，確無「黨人碑院本」，所以這是大錯的。那書中與此同樣的錯誤很多，如他說：「白兔記院本」、「獅吼記院本」、「彩毫記院本」其實都是明人作的傳奇，見在六十種曲中，怎麼能說是

元

院本咧？考新傳奇品，曲海目有清邱園的黨人碑一本，原是崑劇。綴白裘八集卷二有黨人碑的打碑、酒樓計賺、開城殺廟、賺師拜帥，當是選錄邱園的黨人碑而來。京戲的黨人碑卻又本綴白裘而來，這是很明顯的線索。這劇是寫宋蔡京弄權，那時的正人君子如司馬光、文彥博、蘇軾都被他令人鐫名石上，——共一百餘人，——說他們是「亂黨」，那刻石的工人叫做安民，他見着那上面的人都是些好人，心裏着實過意不去，無奈迫於官府的威勢，不敢辭，只得要求在碑上不鐫他「安民」二字，——恐「得罪後世」的意思。□（十三）精忠記與風波亭——六十種曲有明姚茂良撰精忠記傳奇，共三十五齣，敘秦檜害岳飛父子的事。京戲有風波亭，請宋靈都是精忠記裏的片段的。故事。□（十四）漁陽弄與打鼓罵曹——盛明雜劇有徐渭的四聲猿共四劇，漁陽弄便是其一。演的是彌衡裸袒罵曹操的事，與京戲的打鼓罵曹情節一樣，地點不同。——京戲的地點是在「陽間」，「陰漁陽弄」是曹操已囚在地獄，彌衡已做了陰官，「陰

間」的人都要求彌衡重演陽間打鼓罵曹的那回事。彌衡於是將曹操釋放出來，使他仍如在陽間一樣，有權威，他自己亦裸袒於庭下，一面唱着漁陽弄的樂調，一面打着鼓罵曹操。□(十五)灌園記與黃金臺——六十種曲有灌園記傳奇，明張鳳翼撰，共三十齣。大意是齊湣王荒淫無度，太傅王蠲諍諫，不聽，反把他和世子法章貶謫到莒的地方去。不久，燕將樂毅伐齊，下齊七十餘城，破臨淄，把湣王殺了。王蠲和世子也改了名姓，逃匿在一個太史的家裏，每天爲他灌園工作。太史有個女兒，知道他是有來歷的，便闇地與世子訂了婚。後來田單守即墨，大破燕軍，迎立世子即位，太史的女兒也就是王后了。明人趙武亦有灌園一本。京戲有黃金臺情節與此完全相同。錄鬼簿存目有元喬吉燕樂毅黃金臺一本。元屈子敬田單復齊一本。□(十六)鳴鳳記與打嚴嵩——明王世貞撰鳴鳳記，共四十齣。(見六十種曲)大意是嚴嵩侍寵攬權，忠臣楊繼盛彈劾他，反而被他殺了。後來御史鄒應龍抗疏諍諫，纔把嚴嵩打倒了。

京戲的打嚴嵩便是裏面的一段。六十種曲中又有飛丸記傳奇(無撰人)一係關於他的兒子嚴世蕃的故事。□寫到這里，現存的元明雜劇傳奇與京戲本事相同的，差不多已盡了。存目中還有好幾本與京戲的題材有淵源的關係，現在我亦將它們列在下面，以便參考：

京戲

- (1) 白門樓 元明雜劇傳奇存目 錄鬼簿元于伯淵撰白門樓斬呂布一本。
- (2) 霸王別姬 錄鬼簿元張時起撰霸王垓下別虞姬一本。
- (3) 陽平關 也是園書日有陽平關五馬破曹一本(無撰人)。
- (4) 洛陽橋 黃文暘曲海日有洛陽橋一本(無撰人)。
- (5) 馬嵬坡 曲海日有馬嵬坡一本(無撰人)。
- (6) 目蓮救母 曲海日有目蓮救母一本(無撰人)。

無撰人

(7) 機房教子 傳奇彙考有教子記一本。

明人撰

(8) 貴妃醉酒

太和正音譜及錄鬼簿均著錄。元庾天錫撰楊太真華清宮一本。楊太真霓裳怨一本。

(9) 萬里尋夫

輟耕錄存目有孟姜女一本。錄鬼簿著錄元鄭廷玉撰孟姜女送寒衣一本。

889

【元明佚史】清汪允莊女士撰。小說考證續編卷

五引某氏筆記云：錢塘汪允莊女士名端，聰穎天授。七歲賦春雪詩，讀者謂不減柳絮因風之作，因以『小韞』呼之。及笄，歸陳斐之小雲。嘗取唐宋元明及清人詩閱一過，輒棄去，留高青丘吳梅邨兩家集。既而去吳留高，曰：梅村濃而無骨，不若青丘澹而有品。遂奉高為圭臬。因覓明史本傳閱之，見青丘之以魏觀故被殺也，則大恨。猶冀厄於遭際而不厄於聲名也。及觀七子標榜，相沿成習，牧齋歸愚選本推崇夢

元

陽而抑青丘，又大恨。誓翻詩壇冤案。因有明詩初二集之選。丹黃甲乙，晨書暝寫，竭五六寒暑，始得歲事。有知人論世之識，一代賢奸治亂之跡，亦略具焉。既因青丘感張吳待士之賢，節錄明史，蒐采佚事，以裨官體行之。曰元明佚史，凡十八馬。一疑是卷字。道光十八年某月日卒，所著有自然好學齋詩鈔。按書今未見。所云稗官體，亦不知其為彈詞為小說也。

乾隆刊本

【元明七大家古文】十一卷。清宜黃劉肇虞編。有

44
【元明著作】元修三史，限期甚遽，率爾操觚，是以宋史繁蕪，遼金二史，亦多闕略。元史則複傳錯見，舛漏尤多。官修之史，斯為最下。至明代著作，大率博雜不純，可特淹博的，如王世貞、楊慎、胡應麟、焦竑之流，算是最特出的。王世貞之弇州山人稿、續稿，楊慎之升菴全集，胡應麟之少室山房類稿、少室山房筆叢，焦竑之筆乘、類林等，著作之博，實一時之盛。晚明有方以智著通雅，亦淹博之流，這些人的著作，最好的一點，就是本無成見的眼光。稗官小說，民俗歌謠，下

至一事一物之微，亦在搜集討論與考證之列，開後來學術上一線曙光。

【元明婦女文學之復興】婦女文學，至元明，又呈復興之象。就中若鄭允端之幽秀典麗，孫蕙蘭之清新淹雅，管氏姊妹之飄逸，薛氏二女之清脆，凡此諸人，皆元代作詩之能手也。洎乎朱明，尤多作家。孟淑卿，朱妙端，不愧初期之傑。陸卿子徐小淑，堪稱中葉之雄。至於末世，若吳江三沈——大榮、倩君、曼君——葉氏諸女——昭齊、小紉、小鸞——尤為秀出。而午夢堂一門風雅，諸姑姊妹，汾湖聯吟，上以繼鸚吹姊妹之餘業，下以開清初諸家之先聲，不獨為有明一代婦女文學之後勁已也。

【元明善】復初，元——一、二、六、九、至一、三、二、二、大名清河人。卒年五十四。資穎悟絕，讀書過目輒能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以能文名。浙東使者薦為安豐、建康兩學正。又辟為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如賓友。仁宗時，累擢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每奏一

篇，帝必稱善。仕至翰林學士，卒於官。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晚益精詣。嘗預修仁宗實錄，著作有清河集（元詩選）。

【元明善文】復初早以文章自豪，晚益精詣。吳伯清稱其文脫去時流畦迕，而進古作者之道。虞伯生謂其發揚蹈厲，藐視秦漢。馬伯庸亦謂公文刻而不見其迹，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鏗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代，為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其為名流所推重如此。

【元氏元兢病犯說】祕府論中嘗於引元氏說後，接着又引元兢說，似非一人，但審其旨趣，頗相類似，又似是一人。唐書藝文志著元兢詩格一卷，祕府論及日本見在書目又載有元兢詩髓腦（見在書目謂一卷，祕府論未載卷數），不知是否一書。祕府論論病所引，是否出於詩格或詩髓腦也，無從考證了。□（一）說大韻病——元氏曰：「此病不足累，文如能避者，彌佳。若立字要切，於文調暢，不可移者，不須避之。」（二）說小韻病——元氏曰：「此病輕於『大

韻，「近代咸不以爲累文。」(三)說傍紐病——元氏云：「『傍紐』者，一韻之內，有隔字雙聲也。」元兢曰：「此病更輕於『小韻』，文人無以爲意者。又若不隔字而是雙聲，非病也，如『清切』『從就』之類是也。」(四)說正紐病——元氏曰：「『正紐』者，一韻之內，有一字四聲，分爲兩處是也，如梁簡文帝詩云：『輕霞落暮錦，流火散秋金。』『金』『錦』『禁』『急』是一字之四聲，今分爲兩處，是犯正紐也。」元兢曰：「此病輕重與『傍紐』相類，近代咸不以爲累，但知之而已。」(五)說齟齬病——元兢曰：「平聲不成病，上去入是重病。文人悟之者少，故此病無其名。兢案文賦云：『或齟齬而不安』，因此病名爲『齟齬』之病焉。」案祕府論：「『齟齬病』者，一句之內，除第一字及第五字，其中三字有二字相連，同上去入是。」(六)說叢聚病——元兢曰：「蓋略舉氣象爲例，觸類而長，庶物則同上十字，已有『鸞』對『鳳』，『下十字不宜更有』『鳧』對『鶴』，上十字已有『桂』對『松』，下十字不宜更用『桐』對『柳』，俱是『叢

聚』之病。此又悟之者鮮矣。」案祕府論：「『叢聚病』者，如上句有『雲』，下句有『霞』，抑是常，其次句復有『風』，下句復有『月』，『雲』『霞』『風』『月』俱是氣象，相次叢聚，是爲病也。」(七)說忌諱病——元兢云：「此病或犯，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又如詠雨詩稱『亂聲』，沂水詩云『逆流』，此類者是也。」案祕府論：「『忌諱病』者，其中意義有涉於國家之忌是也。如顧長康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依將何』，『山崩』『海竭』於國非所宜言，此諱病也。」(八)說形迹病——元兢曰：「文中例極多，不可輕下語也。」案祕府論：「『形迹病』者，於其義相形嫌疑而成。如曹子建詩云『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即如近代詩人，唯得云『麗城』，亦云『佳麗城』，若單用『佳城』，即如滕公『佳城』爲『形迹病』也。」(九)說傍突病——元兢曰：「此與忌諱同，執筆者咸宜戒之，不可輒犯也。」案祕府論：「傍突病』者，句中意旨，傍有所突觸。如周充倫詩云『二畝不足情，五冬俄已畢』，二畝涉其親，甯可云不足

情也？」（十）說長擷腰病及長解銜病——元兢曰：「『擷腰』解銜」並非病，文中自宜有之，不問則爲病。然『解銜』須與『擷腰』相間，則屢遷其體，不可得句相間，但時然之。近文人篇中有然相間者，偶然耳。然悟之而爲詩者，不亦盡善者乎？（此病亦名『散』）——紫祕府論：「長擷腰病者，每句第三字擷上下兩字，故曰『擷腰』。若無解銜相間，則是『長擷腰病』也。如上官儀詩曰：『曙色隨行漏，早吹入繁笳。旗文縈桂葉，騎景拂桃華。碧潭寫春照，青山籠雪花。』上句『隨』次句『入』次句『縈』次句『拂』次句『寫』次句『籠』，皆單字擷其腰。於中無有『解銜』者，故曰『長擷腰』也。（此病或名『束』）」又「『長解銜病』者，第一第二字意相連，第三第四字意相連，第五單一字成，其意是『解銜』，不與『擷腰』相間。是長『解銜』病也。如上官儀詩曰：『池牖風月清，閑居遊客情。蘭泛樽中色，松吟絃上聲。』『池』『牖』二字意相連，『風』『月』二字意相連，『清』一字成四字之意，以下三句皆無有『擷腰』相間，故曰

「長解銜」之病也。[10]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補遺六卷。唐元稹撰，白居易稱稹著文一百卷，題曰元氏長慶集，至宋已殘闕。此本不知何人所編，凡詩二十六卷，賦一卷，雜文三十三卷，較原本已佚十之四。有明萬曆中馬元調刊本，嘉靖壬子東吳董氏刊宋本，佳，羣書拾補內有校。正元白集各若干條，皆據宋本精校。宋乾道四年本，明覆宋本。

【元院本】元人雜劇之外，尚有院本。按輟耕錄云：「國朝雜劇院本，分而爲二。」蓋雜劇爲元人所創，而院本則金源之遺，然元人猶有作之者。錄鬼簿（卷下）云：「屈英甫名彥英，編一百二十行及看錢奴院本，是也。」元人院本，今無存者，故其體例如何，全不可考。唯明周憲王呂洞賓花月神仙會雜劇中，有院本一段，此段係憲王自撰，或剪裁金元舊院本充之，雖不可知，然其結構簡易，與北劇南戲，均截然不同。故作元院本觀，可即金人院本，亦即此而可想像矣。今全錄其文如下：

末云：「小生昨日街上閑行，見了四箇樂工，自山東瀛州來到此處打楚覓錢。小生邀他今日在大姐家慶會小生生辰，偌早晚還不見來。」

辨淨同捷譏付末末泥上相見了，做院本長壽仙獻香添壽院本上。捷云：「歌聲纔住。」末泥云：「絲竹暫停。」淨云：「俺四大佳戲向前。」付末云：「道甚清才謝樂。」捷云：「今日雙秀才的生日，您一人要一句添壽的詩。」捷先云：「檜柏青松常四時。」付末云：「仙鶴仙鹿獻靈芝。」末泥云：「瑤池金母蟠桃宴。」付淨云：「都活一千八百歲。」付末打云：「這言語不成文章，再說。」淨云：「都活二千九百歲。」付末云：「也不成文章。」淨云：「有了有了，都活三萬三千三百歲，白了鬚，白了眉。」付末云：「好好到是一箇壽星。」捷云：「我問你一人要一件祝壽底物。」捷云：「我有一幅畫兒，上面三箇人兒，兩箇是松楸星君，一箇是南極老兒。」問付末云：「我有一幅畫兒，上面四棵樹兒，兩棵是青松翠柏，兩棵是紫竹靈芝。」問末

元

泥云：「我有一幅畫兒，上面兩般物兒：一箇是送酒黃鶴，一箇是銜花鹿兒。」淨趨搶云：「我也有，我有一幅圖兒，上面一箇靶兒，我也不識是甚物，人都道是春畫兒。」付末打云：「這箇甚底將來獻壽。」淨云：「我子願歡會長生。」淨趨搶云：「俺一人要兩般樂器，一般是絲，一般是竹，與雙秀才添壽。」捷云：「我有一箇玉笙，有一架銀箏，就有一個小曲兒添壽，名是醉太平。」捷唱：「有一排玉笙，有一架銀箏，將來獻壽鳳鸞鳴，感天仙降庭。玉笙吹出悠然興，銀箏搗得新詞令，都來添壽樂官星，祝千年壽寧。」

末泥云：「我也有一管龍笛，一張錦瑟，就有一箇曲兒添壽。」

末泥唱：「品龍笛鳳聲，彈錦瑟泉鳴，供筵前添壽老人星，慶千春萬齡，瑟呵冰蠶吐出絲明，淨笛呵紫筠調得相應，手將這龍笛錦瑟賀并平，飲香醪玉瓶。」

付末云：「我也有一面琵琶，一管紫蕭，就有箇曲

文——一——五五三

兒添壽。」

付末唱：「撥琵琶韻美，吹簫管聲齊，琵琶簫管慶
構席，向筵前奏。只琵琶彈出長生意，紫簫吹得天
仙會，都來添壽笑嬉嬉，老人星賀喜！」

淨趨搶云：「小千兒也有一條弦兒，一箇孔兒的
絲竹，就有一箇曲兒添壽。」

淨唱：「彈棉花的木弓，吹柴草的火筒，這兩般絲
竹不相同，是俺付淨色的受用。這木弓彈了棉花
呵！一衣溫暖衣衾重，這火筒吹著柴草呵！一生飽
食憑他用。這兩般不受飢不受冷，過三冬比你樂
器的有功。」

付末打云：「付淨的巧語能言。」淨云：「說遍這

絲竹管絃。」付末云：「藍采和手執檀板。」淨云：

「漢鍾離書捧真筌。」付末云：「鐵拐李忙吹玉

管。」淨云：「白玉蟾舞袖翩翩。」付末云：「韓湘

子生花戴葉。」淨云：「張果老擊鼓喧闐。」付末

云：「曹國舅高歌大曲。」淨云：「徐神翁慢撫琴

絃。」付末云：「東方朔學踏鼓鑿。」淨云：「呂洞

賓掌記詞篇。」付末云：「總都是神仙作戲。」淨

云：「慶千秋福壽俱全。」付末云：「問你付淨的

辨箇甚色。」淨云：「哎！哎！哎！我辨箇富樂院裏

樂探官員。」付末收住：「世財紅粉高樓酒，都是

人間喜樂時。」末云：「深謝四位伶官，逢場作戲，

果然是錦心繡口，弄月嘲風。」

此中脚色，末泥，付末，付淨，一即副末，副淨，一三色，與
輟耕錄所載院本中脚色同，唯有捷譏而無引戲。案
上文說唱，皆捷譏在前，則捷機或即引戲。捷譏之名，
亦起於宋。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中，商
謎有捷機和尚」是也。此四色中，以付淨，付末二色
為重。且以付淨色為尤重，較然可見。此猶唐宋遺風。
其中付末，打付淨者三次，亦古代鷓打參軍之遺，而
末一段，付淨付末各道一句。又歐陽公與梅聖俞書，
所謂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副末接續者也。此
一段之為古曲，常無可疑。即非古曲，亦必全做古劇
為之者。以其足窺金元之院本，故茲著之。院本之
體例，有白有唱，與雜劇無異。唯唱者不限一人，如上

例中捷譏末泥付未付淨，各唱醉太平一曲是也。明徐充暖妹由筆（續說郛卷十九）曰：「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絃索者名套數，扮演戲跳而不唱者名院本。」雜劇與套數之別，既見上章，絕非如徐氏之說。至謂院本演而不唱，則不獨金人院本以曲名者甚多，即上例之中，亦有歌曲。而水滸傳載白秀英之演院本，亦有白有唱，可知其說之無根矣。且院本一段之中，各色皆唱，又與南曲戲文相近。但一行於北一行於南，其實院本與南戲之間，其關係較二者之與元雜劇更近。以二者一出於金院本，一出於宋戲文，其根本要有相似之處，而元雜劇，則出於一時之創造故也。⁷⁷²¹¹ 888

【元風雅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前集元傅習輯，選錄劉因以下一百十四家。後集元孫存吾輯，錄鄧文原以下一百六十六家。其中旋得旋錄，故首尾頗無倫序，然元人逸作，多賴以存。天祿後目有皇元風雅十四卷，題蔣易撰，計劉因以下三十五家，錢竹汀補元藝文志於蔣易元風雅三十卷後，又列出元

元

風雅八卷，云無撰人名氏，或云宋裴。又載元詩前集六卷，後集六卷，題傅習孫存吾撰，昭文張氏有元至元刊三十卷，題蔣易編，疑別爲一書。八千卷樓鈔虞集校選十二卷本。

【元居集】⁷⁷²⁶九卷，附哀榮錄一卷。明李春熙撰。是集詩五卷，文四卷，後附哀榮錄一卷。

【元駢文】元興百年，文士輩出，文章著述，燦然可觀，而其間卓然以駢文著稱者，以姚燧虞集袁桷揭傒斯爲最顯，而揚其餘波，亦未有以大過若陵川集，柳待制集中駢文雅秀，亦與遺山相抗行，而自足以超遼軼金者。論者謂元代駢文，猥猥瑣瑣，蓋亦不能以一概論也。⁸⁰⁰⁰⁰ 77

【元人雜劇選】三十卷。明萬曆戊戌息機子編刻。內二十八卷，與元曲選複出，唯羅貫中龍虎風雲會，無名氏符金錠二種，爲元曲選所未刻。

【元八股文】⁸⁰⁰⁰⁰八股文，亦名四書文。四書文者，以命題言之也。八股文者，以體制言之也。或稱帖括，即唐帖經。亦名經義，即唐墨義。顧唐人帖經，猶今默寫經

書，無文詞之發；非八股文比。而明之八股文，排比聲調，裁對整齊，即唐人所試之律試律賦，貌雖殊而其體則一也。亦稱時文，則對古文而言。其初宋仁宗篤意經學，王安石請興建學校，因言：「學者專意經術，庶幾可以復古。」於是改取士之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後改論語孟子義各三道，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王安石奮筆爲之，存文十篇，或謹嚴峭勁，附題詮釋，或震盪排奐，獨抒己見，一則時文之祖也，一則古文之遺也。眉山蘇氏父子，亦出其古文之餘，以與安石抗手，然皆獨據偉論，不沾沾於代古人語氣，其代古人語氣者，自南宋楊萬里始，此則四書文所由昉也。第北宋只論孟命題，不及大學中庸，有之，當在南渡以後。朱子嘗爲私議，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諸經以子午卯酉四科試之，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元仁宗皇慶二年，中書省臣奏科舉事，專立德行明經之科，乃下詔及條目頒行，出題用四子書。明初卽制

國學，每月試經書義各一道。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諸生應試之文，通稱舉業。四書義一道，二百字以上，經義一道，三百字以上，取書旨明哲，不尚華采。其命題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遂爲定制。然英宗天順以前，舉業之文，亦不過敷衍傳註，或對或散，初無定式。而憲宗成化以後，始爲八股，其法，截本題爲兩截，每截作四股，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如之。故謂之八股。而未入口氣以前，先以破題，次以承題，篇末敷衍聖人言畢，自據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可以發揮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銜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大結無可發揮，止三四句而已。明初舉業文多散佚，開國會元，首推黃子澄，而成祖時，登第者，則于謙薛瑄，差有傳作，謙英風飄發，瑄醇白無疵，各肖其人。英宗嗣位，商輅陳獻章岳正王恕蟬聯鵲起，及邱濬教習國子，人材蔚起，乙未主試，冠會榜者王鏊，

魁大廷者謝遷，則濬之有以樂育之也。其時李東陽屢掌文衡，振起之功，亦復不少。羅倫、章懋、林瀚、吳寬諸人，雲蒸霞蔚，濟濟盈門。而林瀚之文，談理真實，而行之以繁重紆曲；吳寬則容大雅，不動聲色，尤文之以養勝者。然稱爲斯文宗主，則首推王鏊。雖謝遷之清剛古樸，不讓於鏊；究不若其神完氣足，理法純備也。至孝宗弘治庚戌，錢福會榜第一，因而王鏊並稱。其後冠會榜者，惟董圻可與二家鼎足而立。大抵王朔長於論議，錢福善於刻畫，而圻則遊行理窟，自成大家，非他人所可及，亦非識者莫能辨。故王錢文易讀，而圻文難誦。王錢體正大，圻格孤高。王錢之後，衍於唐順之，終明之世，號曰元燈。而圻之文，其傳遂絕。三百年間，無問津者。今讀其文，神骨高騫，絕似古文之韓愈，知其用功者深也。唐順之傳王鏊之法，而運以唐宋古文雄肆之氣，以世宗嘉靖己丑得雋會榜，遂冠絕諸家。蓋其於經史子集，靡不貫通，而融裁之以八股文字，渾灑流轉，品獨高絕。而瞿景淳又以精確冲夷，別樹一幟。合之王錢唐三人，因有四家之

元

目。薛應旂貫通六經，發而爲文，如金出冶，如玉離璞，光芒煥發。遂有退錢而進薛，以合王唐瞿爲四家者。而究其以古文爲時文，使天下復見宋人經義之舊者，則惟歸有光之功，獨稱茂焉。王鏊善用偶，有光善用奇。有光宗法在錢，而名理過之。觀其高古，則秦漢也。其疏暢排宕，則唐宋八家也。而其法律精嚴，於題位不溢不漏，則又爲時文之大宗。而跌宕磅薄，看似散行，細玩乃見其股法之變，實有明一代八股文大宗也。其後胡友信相繼而起，則又家數純似王鏊，而出以浩氣，不爲鏊之熟圓。或以友信與有光追配王唐，所謂王唐歸胡者也。茅坤與唐順之講貫善，挾古人之奧，以太史公爲師，以韓柳歐蘇爲友，而施之舉業，亦爲別調獨彈。艾南英論舉業，首推歸有光，繼又以坤爲上，二說相持未定。要之有光文固涵蓋一世，而古雅溫醇，坤亦何遽不相及也。乃至神宗萬曆一變而爲陵駕，再變而爲斲削。降逮熹宗天啓，文章削薄已極。一時轉移風氣，豫章四家之力爲多。陳際泰文最奇橫，如蘇海韓潮。章世純幽深勁鷲，如龍蟠蛟

起。羅萬藻清微澹遠，如疏雨微雲。而艾南英則所謂公輸運斤，指揮如意；師曠辨音，纖微必審者也！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大抵天啓之文，深入而失於太苦。崇禎之文，暢發而又嫌太盡。獨金聲崛起爲雄，幽深矯拔，力追古初。而陳子龍清奇冷雋，取材於韓非八姦五蠹說難，孤憤諸篇，而運以魏晉風藻，故足別開生面者也！自科舉廢而入股成絕響，然亦文章得失之林也！明賢抉發理奧，洞明世故，往往以古人爲時文，借題發揮，三百年之人文繫焉！吳瞿安先生嘗言：「明代文章止有八比之時文，與四十齣之傳奇，爲別創之格。」一語見顧曲塵談，信哉斯言也。」

【元小說】自唐人創爲傳奇之後，短篇小說已立其基礎。宋太宗時修太平御覽文苑精華各一千卷。又以野史傳記小說諸家成書五百卷目錄十卷，爲太平廣記。惟廣記都是晉唐以來的短篇小說，無宋人自己創作，且爲文言，不能算是元小說的真正祖稱。元人小說之祖稱爲唐代通俗文字，如唐太宗

入冥記，孝子董永傳，秋胡小說，不過文白雜糅，而且描寫極其陋朴，想作者本欲以文言寫小說，而文理不通，時時雜以俗語，所以弄成這樣四不像的體裁了。到了宋代則有「說話」，「執此業者名「說話人」，其性質與今日「評話」「大鼓書」相似。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謂說話有合生，小說，說彈話，說三分，說五代史的幾種。吳自牧夢梁錄則謂有四科：一曰小說，又名銀字兒，專講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桿棒，發迹，變態之事。二曰談經，演說佛書，是宣傳佛教的作。三曰講史書，說通鑑漢唐及歷代故事。四曰合生，講自成片斷的故事。這類說話人用的底本叫做「話本」。自繆荃孫先生發現了宋人「京本通俗小說」，是中國文學史一件大事。今已印出八種：(一)碾玉觀音(原第十卷)。(二)菩薩蠻(原第十一卷)。(三)西山一窟鬼(原第十二卷)。(四)志誠張主管(原第十三卷)。(五)拗相公(原第十四卷)。(六)錯斷崔甯(原第十五卷)。(七)馮玉梅團圓(原第十六卷)。(八)金虜海陵王荒淫(原

第二十一卷)看了卷第,我們可以想見當時這種小說的數量之多,但可惜其餘都不可見。也許將來會像敦煌遺書一般從地中出現吧?但我們不能預說。這八種話本據胡適之的考證,確係宋人所作。其產生時代,則約在南宋末年,當十三世紀中期以後。其中也許有稍早的,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一一八七)之前,最晚的也許在蒙古滅金(一二三四)以後。這些話本大半用白話描寫,委曲瑣細,人物與對話都富有生氣,與唐時通俗文字大不相同,白話文學到這時可謂大進步了。宋代還有長篇的章回小說,一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又有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內容與此相同。一流傳入於日本,中國反沒有。民國四年,羅振玉和王國維在日本三浦將軍處借得這書影印行世。書凡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六字。王先生考定中瓦子為宋臨安府的街名,乃倡優劇場的所在,因定為南宋「說話」的一種。書共分十七章,每章各有題目,又有詩有話,故名「詩話」。此書描寫技術甚為幼

稚,但為明代西遊記之祖。二為宣和遺事,這部書魯迅小說史略疑為元人所撰。但胡適則謂書中記宋徽宗欽宗二帝被虜後的事,記載得非常詳細,顯然是種族之痛最深時的產物。書中採用的材料大都是南宋人的筆記和小說,採的詩也沒有劉後村以後的詩,故可斷定為南宋時民間通行的小說。(胡適文存卷三)書分前後二集,始於稱述堯舜而終於高宗之定都臨安,按年演述,體裁甚似講史。其中有數節為文言,餘為白話,可見非出一人之手。此書之第四節則敘梁山濼聚義本末,為元代水滸傳之祖。尚有新編五代史平話,共分五代,每代兩卷。卷前列子目,字句參差,中間多附詩詞。今本已不全,但可以確定為宋人作品。又有最近在日本發現之元刊本平話,自武王伐紂書至三國志平話共五種,則不知是否宋人所作。自唐到宋,白話小說醞釀了三四百年,到了元代,白話文學的運動甚為劇烈,當然要產生長篇的章回體小說了。我們現在要先敘那有名的水滸傳。本書版本最多,又辭結構亦各

異。胡適已做了好幾篇考證來說明他。胡氏最初考證，不信元代能產生水滸傳，故定施耐庵爲明代人。不過宋人京本通俗小說，描寫技術已很高明，胡先生後來意見也許有點改變了，所以他的水滸傳後考把水滸傳原本的著作權給了羅貫中了。羅貫中元末的人，明初尚存，則水滸傳是元人作品。羅貫中名本，元武林人。他也是一個雜劇家，所作有宋太祖龍虎風雲會。□照我的意思，原本的水滸傳一定是羅貫中與施耐庵合作的。第一今所傳一百十五回，一百十回，一百二十四回的忠義水滸傳，都是署名「東京羅貫中編輯」。又有一百回的殘本，亦名忠義水滸傳，署名爲「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又有一百二十回本，名忠義水滸傳全書，亦署「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五本水滸傳不拉關漢卿，不拉馬致遠，單單都拉了兩個雜劇界不甚出名的羅貫中和施耐庵，這不能說是明人附會的了。□施耐庵有人說即是元代雜劇家施君美。君美是杭州人，此署錢塘人，相合之點一。施時代較羅爲前，相合

之點二。宋人已有許多水滸故事流行，元人又有許多關於水滸的雜劇，（據胡適之先生統計現發現者已有十九種）施君美集合許多零碎材料結構而爲整個水滸傳，故曰「的本」。曰「集撰」。草創時文辭不甚完美，羅貫中又從而潤色之，故曰編次也。第二明中葉人如郎瑛、田叔禾、沈德符、李贄都談到水滸，李贄還批過水滸，如這書是本朝人所作，豈有不知？但他們都信爲元人作，甚至疑及宋人。所以說施耐庵是明人，是靠不住的。□次則我們要敘那通俗性最大的三國志演義。三國之成爲通俗故事，來源也很久，李商隱驕兒詩亦云「或詭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張飛鄧艾正是三國人物。東坡志林云：「主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是以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東京夢華錄又有說三分的「說話」，則三國在宋已成爲重要的平話書了。但此類話本今均不傳，日本出的三國志平話，我們又不敢相信。

則不得不推羅貫中本爲集本中之最古者了。三國志演義共一百二十回，回分上下，得二百四十卷。起於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武帝太康元年，首尾共有九十七年（一八四—二八零）事實皆排比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間采稗史及雜以臆說而成。此書是文言的，但也雜以白話，在明代即不甚爲人所重，胡應麟云：「三國演義絕淺陋可嗤！」又說此書與水滸「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謝肇淛亦以爲「太實則近腐」，金聖嘆在水滸傳凡例也說牠像法庭上傳話的差役，不敢增減一字，又罵牠轉折不靈，清章則誠也病其「七實三虛，或亂觀聽」。但歷史小說要顧全事實本不易寫，西洋歷史小說也少有免去這項弊病的。三國志演義寫九十多年⁹⁰²的歷史，幾百個人物，無數變化的事跡，而寫得有條不紊，有色有聲，真不容易。尤其三顧草廬，火燒赤壁，荊州入贅，秋風五大幾段文字更有精采，便是水滸傳也尋不出這樣好文章。□隋唐志傳相傳也是羅貫中做的。清康熙十四年長洲褚人穫有改訂本，易

死

名隋唐演義。序有云：「隋唐志傳肇自羅氏纂輯於林氏，可謂善矣。然始於隋宮剪綵，則前多闕略。」今本共一百回，以隋主伐陳開篇，次爲周禪於隋，亡於唐，武后稱尊，明皇幸蜀，楊妃縊於馬嵬，既而恢復兩京，明皇退居西內，今道士求楊妃魂，得見張果，老知明皇爲煬帝後身，而楊妃則爲朱貴兒，而書於是結束。凡隋唐間英雄如秦瓊、竇建德、單雄信、王伯當等皆於前七十回穿插出之，所採材料一一皆有來歷，不亞三國志演義。在舊小說中這部書倒是值得一看的。後人從這部書裏演出唐傳，更演出掃北征東，征西，那就成了很下流作品了。□總之水滸三國、隋唐的傳說，都有幾百年的歷史。到元末而集合成爲整部的小說，但文字則均甚幼稚，結構亦甚雜亂，其成爲今日狀況，則不知經過明清人幾十次修改了！這是我們應當知道的。⁹⁰²

【元光漫稿】五卷。明李徵撰。詩多出韻，又不合洪武正韻，亦不知何說也。

¹⁰²¹²【死裏逃生】一本。明孟稱舜撰。雜劇。有盛明雜劇

本。

【死生交託妻寄子】一本。元喬吉撰。雜劇。

【死生交范張雞黍】在元曲選己集上。敘范巨卿與張伯元約為兄弟，結為生死之交。無何，二人將各歸里。巨卿約張以二年後某日，必來其家拜探其母，張亦許以是日必殺雞炊黍以待，名曰「雞黍會」。至次年是日，巨卿果至，而張亦果設雞黍以待。評者謂大用此劇，其第四折感歎蒼涼，最為出色，堪匹傑作。

10214
【霍山詩存】清馬帮臣撰。

26
【霍總】唐咸通間為池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4
【霍韜】渭先，始號兀厓，後更號渭厓，明——一四八七至一五四零南海人。卒年五十四。舉正德進士，告歸。讀書西樵山，經史淹洽。世宗即位，除職方主事。及大禮議起，毛澄力持考孝宗，韜測知帝意，為大禮議駁之。累官禮部尚書，多所建白，亦頗涉國家大計。但性情謬戾，多與人爭，帝心頗厭之。卒，諡文敏。韜著有

渭厓文集十卷，與明良集明詔制。

900
【霍小玉傳】唐蔣防底小說。防字子微，義興人。巧於詩，武宗會昌間（八四一年——八四六年）年經翰林學士至中書舍人。這傳奇是描寫中唐詩人李益底事蹟的。大意霍小玉是唐宗室霍王庶子，霍王沒後，以生母鄭氏之賤，分給資財，使與王府斷絕。小玉長後淪為歌妓，卜居勝業坊。李十郎益，大歷中以二十歲及第進士，才名籍甚，自矜風流，思得佳耦，廣物色名妓，厚賂娼婆鮑十一娘。鮑因說鄭氏為小玉迎李十郎。小玉亦慕十郎才名，常愛吟他底「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句。及相見，大喜，遂立婚約，定情之夕，山盟海誓，終身偕老之契。但同棲二年之後，益更及第吏部試驗，做了鄭縣主簿，赴任地。小玉對益說：「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眾矣。况堂有嚴親，室無家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益且

愧且感，誓生死不渝，且約赴任後必遣人來接，送別去後益請假，由鄭縣赴東都尋訪父母，其母已爲他訂婚盧氏女，盧氏名族，益因從之，思斷小玉之緣，久絕音信。小玉這方待益消息，渺然無聞。小玉羸臥空閨，遂成沈疾。因設畫方法，想知道益底所在，詢巫問卜，資用屢空，結果連把伊最心愛的紫玉釵都賣去了。李益到長安與盧氏結婚，一切都守秘密，其間病中的小玉，已知益底消息，總想會益一面，然用畫方法，益終迴避不見。這話漏到長安城中，風流豪俠之士都爲小玉抱不平。三月某日，益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賞牡丹，忽有一着黃衫的豪士同奴僕數人強抱益到小玉之寓，小玉悲怒填胸，責益負心，死後必爲厲鬼，崇若妻妾！左手握益臂，右手擲杯於地，放聲慟哭而絕。益爲之服喪厚葬之。自此以後，益傷情感物，鬱鬱不歡，三次換婦，皆不能偕老。云：明湯顯祖玉茗堂四夢中的紫釵記就是從此篇翻案的。〔七〕

【霍光鬼諫】一本元楊梓撰雜劇。有元刊本。敘漢昭帝時宦族將叛亂，霍光顯魂於帝側，諫他須崇政

霍光

備德，禍亂乃息止。〇〇

〔霍林山人詩集〕五卷。清嘉興吳文溥撰。有研山

堂刊本。

【霓裳羽衣曲】有謂從月宮得來的。如逸史謂：「羅公遠天寶初待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既月曰：『陛下能從月中遊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橋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關。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于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遂回橋，却願隨步而滅，旦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這當然是不可靠的。大概爲中西合參的舞曲。據王灼的碧鷄漫志所載：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關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禹津陽門詩註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予又考唐史突厥傳：「開

元開涼州都督楊敬述爲瞰欲谷所敗，白衣檢校涼州樂天，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李祐霓裳羽衣曲詩曰：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霞衣兢搖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沉着。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劉詩謂明皇望女几山，持志求仙，故退作此曲。當時詩，今無傳，疑是西涼獻曲之後，明皇三鄉眺望，發興求仙，因以名曲。「忽乘白雲去，空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李詩謂明皇厭梨園舊曲，故有此新製。元詩謂明皇作此曲，多新態，霓裳羽衣非人間服，故號天樂。然元指爲法曲，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又知其爲法曲一類也。夫西涼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是知爲西涼創作，明皇潤色者也。王灼所言，當比較確實。至霓裳羽衣曲究竟是

怎樣舞的，實不得而知。碧鷄漫志引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蕭箏笛遞相攙，擊擲吹彈擊遞遞。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台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騷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卻收翅，啖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
 這和沈括的筆談所說「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相差不多。總之，霓裳羽衣曲一定是很美妙的，既舞且歌，不知怎麼的動人。這在韻語陽秋上有一則零碎形容：白樂天答元微之歌：蘇州七縣十萬戶，無人知是霓裳舞。惟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想其千姿萬狀，綴兆音聲，具載于長歌，惜元集不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爾。曰：虹裳霞帔步搖冠，細纓纍纍佩珊珊。言所飾之佩也。又曰：散序六奏未動拍，中

序。擘騷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遍。喚鶴曲終長引聲。言所奏之曲也。又曰：由來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言所用之人也。若曰：玉鈞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則疑用一人。若曰：張態率娟君莫嫌，亦疑隨宜且教取。疑用二人。然明皇每用楊太真舞，故長恨詞云：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當以一人爲正。至此曲的流傳，當以明皇時爲極盛。過此則衰，到了五代的時候，舞曲之譜似已失傳。碧鷄漫志謂：楊太真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爲置七寶避風台事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纓絡，舞此曲，終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又云：朱閣沉沉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滿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飛散後，驪宮無復

霧

聽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南宮，遷于西內，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獻欬。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間，作此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可見此曲到唐末已不傳原譜。故西清詩話謂：「此曲世無譜，好事者每惜之。」然江表志則謂：「周后獨能按譜求之。徐常侍鉉有聽霓裳，送以詩云：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編作別離聲。則江南時猶在也。」不過此所謂譜，確非原譜。如李後主作昭惠后（周后之姊）誄云：「霓裳羽衣曲，絲絃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淫繁，定其缺墜。」則五代之際，此曲雖不爲廣陵散，已覺一人間，那得幾回聞了。」

1022₃
【霧雪方晴】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50
【霧春堂集】清嘉慶間吳樹萱撰。

51
【霧軒詩鈔】五卷。清東明袁佑撰。有原刊本。

【霽陽集】二卷。清秀水張弘範撰。有石印本。在濮川詩鈔內。
10227

【萬俟詠】雅言，自號詞隱，宋——零九零頃人。崇甯中（一一零四年左右）充大晟府制撰，按月用律製詞，與晁端禮齊名，雅言著有大聲集五卷，一花巷詞選。周邦彥爲作序，黃庭堅稱爲一代詞人。

【萬俟詠詞】他的行事多不可考，只有王灼對於他的記載較詳：「萬俟詠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進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政和（劉毓盤謂應作崇甯）初，召試補官，寘大晟樂府製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跡製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碧鷄漫志）他的身世大約同柳永差不遠。萬俟詠的詞約存廿餘首。他的詞集初本勝萱麗藻，內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豔」。入官後，以「側豔」類無賴太甚，遂將牠刪去，編爲大聲集，內分「應制」，「風月脂粉」，「雪月風花」，「脂粉才情」，「雜類」等五體。陳振孫稱大聲集五卷，

大約是一體爲一卷。但此集已佚。他的詞在當時很受人歡迎，王灼說：「每一章出，信宿喧傳都下。」就他現存的詞和傳說推測，他和柳周至少有兩點相同：一他也喜做頌詠的詞；二他也喜做狎媠的詞。關於第一點，我們可節錄三台爲例：「見梨花初帶夜月，海棠半含朝雨。內苑春不禁，過青門，御溝漲，潛通南浦。東風靜，細柳垂金縷。望鳳闕，非烟非霧。好時代朝野多歡，偏九陌太平蕭鼓。」關於第二點，我們雖無例可舉，但他的勝萱麗藻內「側豔」與「雅詞」中「分天下大聲集中也有一「風月脂粉」與「脂粉才情」論者又說他出自柳永，可知他的詞本不少狎媠的作品，不過這些作品現在都不傳罷了。除了這些頌詠詞外，就現在的萬俟詠論，他的作風可以說是以澹婉爲主。例如「山不盡，水無涯，望中賒。送春滋味，念遠情懷，分付楊花。」（訴衷情）此詞與長相思諸闕都是所謂「平而工，和而雅」的作品。
10227

【丙寅稿】一卷。羅振玉撰。有民國十六年鉛印本。
10227

【丙吉教子立宣帝】一本。元關漢卿撰。雜劇。

1022₇
 【而庵詩話】一卷。清長洲徐增撰。有康熙刊本，道光世楷堂刊本，均在昭代叢書內，排印本，在清詩話內。

【而庵說唐詩】二十二卷。清長洲徐增撰。有康熙九誥堂刊本。

1022₇
 【兩度梅】一本。清石恂齋撰。傳奇。

1022₅
 【兩廣山歌】在粵謳以外，廣東地方，本來有一種流傳民間的山歌，源流極遠，不像粵謳是最近出現的，其中也無廣東俗字，也不限定流傳於廣東，大約廣東、廣西兩省都很流行的。這些山歌，王漁洋、李雨村皆曾採入詩話。梁紹壬曾採入筆記。黃公度曾將嘉應地方的山歌採入他的詩集裏。近人孫靜庵曾有一篇小說，題目就叫粵歌，所紀的都是兩廣人唱山歌的風俗。現在就根據這些書，把兩廣的山歌抄錄在這裏。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二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粒淚珍珠。三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四、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筋竹、織筲、箕、筲、箕、載綠豆。

而兩

綠豆喂相思。一鳥名。相思有翼飛開去，只騰空籠掛竹枝。一原註：刺負恩也。按此歌亦雙關兩意。第二句竿字，作冠詞用，如「一竿竹」之「竿」。五、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雞拍胸，三更雞啼郎去廣，雞冠沾得淚花紅。六、歲晚天寒郎未回，廚中煙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七、柚子披皮瓢有心，小時則劇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鴛鴦怎得不相尋。八大頭竹筍作三極，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無晾花。一原註：敢好，言如此好也。一按：以上八首，見梁紹壬所著的兩般秋雨盦隨筆。他只說「粵俗好歌！」云云，下文便接著這些歌，不曾言明是粵東的民歌，或是粵西的民歌。但梁紹壬只到過粵東，大約這都是粵東的民歌。九、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十、兩岸人煙相對出，只隔青龍水一條。十一、已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十二、科舉秀才取紅豆，相思及早辨前程。黃菊花開九月九，枝枝葉葉有孃名。以上四首，見王漁洋的詩話，他是從吳再渠所撰的粵風上轉錄。

文——一——五六七

來的。他開場說：「西粵風俗：」云云，可見這幾首是粵西的民歌。十三、蜘蛛曲——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其一）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其二）以上見兩般秋雨盦隨筆，統名為蜘蛛曲。認他是粵東的民歌。十四、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以上見漁洋詩話，認他是粵西的民歌。按此首與上一首略有異同，大概是流行於兩地，因而略有不同。十五、雨裏蜘蛛還結網，想晴惟有暗中絲。以上見雨村詩話，說明他是廣東歌謠。與十三、十四又略有不同。但開場「雨裏」二字與下文「想晴」貫通一氣，比「天旱」二字好。雨村詩話在這首民歌的下面，又加了一行註解道：「詩有借字寓意之法……以晴寓情，以絲寓思，樂府閨怨體也。」這個註解，非常的好。我們若不知道他是借字寓意，這首歌幾乎沒意義。一知道他是借字寓意，就覺得他非常的有意味了。十六、燈心點着兩頭火，為娘操盡幾多心。十七、竹葉歌——竹葉落，竹葉

飛。無望翻頭再上枝。擔傘出門人叫嫂，無望翻頭做女時。以上二首，見近人孫靜庵所撰的粵歌十八，黃公度山歌九首之三——買梨莫買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為分梨更親切，誰知親切更傷離。（第二句是雙關兩意。第四句「離」字與上文「梨」字，互相為隱語。兩個「親切」一作「親手拿刀切」解，一作「親愛懇切」解，也互相為隱語。）催人出門雞亂啼，送人離別水東西。挽水西流想無法，從今不養五更雞。一家女兒做新娘，十家女兒看鏡光。街頭銅鼓聲聲打，打著中心只說郎。（郎字一方面形容鼓聲一方面也有意義。）**■**上面的兩粵山歌，都是從他人已經記載了的，轉鈔來的。其他沒有記載的，想必尚多。但只看這幾首，已可見一斑。或者此外也沒有再好的了。倘然有的，他們早已記錄下來了。**■**梁紹壬說：「……歌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視之，唱一句或延半刻，受節長聲，自迴自復，詞必極艷，情必極至，使人悲酸喜悅，而不能自己，乃為極善。」黃公度說：「……每一辭畢，輒問以無辭之聲，正

如「妃呼稀」，甚哀厲而長」。(按「妃呼稀」是漢樂府中有聲無義之字。他們兩人的話，能說得出粵歌的聲調，令人想見他悲酸哀厲的聲音。□這種山歌，或以爲源於子夜竹枝，黃公度則以爲「多男女相悅之詞，當係獠、蜒遺俗」。我以爲這兩說就是一說。因爲竹枝的來源，本是巴蜀土人的男女相悅之詞，和獠、蜒遺俗是一樣的。黃公度所謂獠、蜒，是和苗人相類的種族。他們的種族很多，大概都是善於唱歌的，都以唱歌爲男女婚姻惟一的媒介物。王漁洋、梁紹壬等人在記粵歌的時候，也多說到他們的山歌。我現在於另一條中說他。□孫靜庵粵歌所記的，又有採茶歌。略云：「粵俗歲之正月，飾兒童爲採茶女，每隊十二人，人持花籃，籃中燃燈，唱十二月採茶云云。」今觀其所記的採茶歌三首，與別地方的民歌幾乎沒有更改，然我所見的採茶歌，係上海地方的木刻本。究竟這歌是產生於甚麼地方，還不得而知。SOO

【兩意相投】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兩

【兩交婚小傳】四卷十八回。一名新編四才子二集。有舊刊本書題「新編四才子二集兩交婚小傳」。大連滿鐵圖書館藏。素位堂刊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八字，馬隅鄉藏。道咸間枕松堂梓本，題「步月主人著」。首墨莊老人序，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日本寶歷甲戌船載日著錄素位堂十六回本，未見，六字或八字之誤。清無名氏撰。題「步月主人訂」。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本有天花藏主人序。日本寶歷甲戌船載日著錄。

【兩交歡】參看探河源條。

【兩京賦】張衡作。憑虛公子安處先生之詞也。其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平子過擬班氏，兩都作兩京，因以諷諫。十年過成，論者謂平子彩奇詞秀，全祖相如，固是。孟堅以上人，第西都主於眩耀，猶寓懷舊思古之情。西京主於諷諫，直陳心迹，體怵之失，詞雖不同，而其旨則一。秦據雍而強，六句已爲下篇伏案。首敍西京山川，鋪張地勢，猶是縱橫餘習，但重沓殊狀，文法類多堆垛，此獨長短虛實相

應，更句錘字鍊，鑄成蒼翠之色，直欲凌轡班揚。次敘宮殿，因爲高祖所創，首及未央，便備森嚴，敘西殿，兼及諸臺殿，敘內宮，兼及校文之處，嚴更之署，接入後宮，離宮，逶迤敘來，光彩奕奕，動人讀至「唯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據，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鋪敘中忽插議論，文勢便極活極振，以下接敘甘泉，句奇語重，次敘建章，如一往星臺，曉開，月殿宵興，以其制特巨麗，故備言之，端信貞固，云云，動以微詞，其旨自見，以下歷敘居民，郊市，詳雅爲詞，筆含心眼，其「封畿郡國」四字，是界畫接敘上林，分山水二層寫，便爲「獵獸水嬉」提綱，敘田獵，帶敘小說，疏密相間，頓挫即在其中。獵事復分三層寫，以見從獸之無厭，水嬉分二小段寫，角觚曼延，以見縱樂之無度，讀「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句，王元美云：白玉臺金筵而下，不能擬隻字，洵然，讀「陰戒期門微行要屈」數語，只輕帶說，以接入聲色之娛，又從閭閻郊遂，歸至掖庭，法自一貫，「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即後篇所謂「節之以

禮」也，特舉成哀爲微，以寫諷諫之意。末段開口復提高祖，見得統業至重，是危悚語，故「奢泰肆情，而馨烈彌茂」二句，諷刺即在頌揚中，通篇歸宿在此。此兩篇實亦一篇。東京謂洛陽，其賦意與班氏東都同，前篇云：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此却云：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是作家手段，彼「據雍而強」之說，不攻而自破，接入秦政專侈，刑繁賦重，爲民苦苛，法正影，以「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長句一頓，何等筆力。次言營洛之陋，正與前篇「奢泰」相照，次敘高文、武宣之功德，兜轉前段「未暇」之意，落出東京，下即推原周制，以東京之本於周，猶西京之本於秦也，特借此以爲發端，說周制從秦事折出，說光武定都，又從漢初落下，漢初一語，復迴應「作洛未暇」，說得大有關係，又以王莽之亂，推出世祖，落下建都，何等筆力，以下略敘宮室，兼及池苑，與諸物產，與前作繁簡各稱，繁以示奢，簡以備禮，所以爲工收處，特拈「禮」字，點明賦中主意，其言「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

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正對前篇「唯帝王之神麗四句」章法完密，以下備言典制，即所謂以是觀禮者也。撞洪鐘，伐靈鼓，一段，句法參差，最易板重處，言之磊落生動，何等筆力。天子迺以三揖之禮禮之，以下先行燕饗之禮，自此而郊社而宗廟而耕藉而辟離而合射而大閱而大儷，備見朝章國範，與乎大振大儷一段，對前「角觝百戲」言，雖戲亦祖宗之舊儀，先王之典禮也。且西京尚武功，好遠略，故鋪陳角觝，東京宦官執權，故寓旨於侏童，要皆有爲而言，然後行巡狩之禮，純對前「微行」而發，絲絲入扣，復綜論「遷邑易京，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齊德乎義軒，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又曰「狹三王之趨，超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賀遲而不能屬。」是爲渾括全局大意，方其用財取物一段，皆記以諷諫之旨。「臣濟麥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二句，指王侯以下，莫不踰侈，托西京以規切目前也。末段對前「窮泰肆情，馨茂彌茂」作一總束，合觀兩賦，洵體麗詞

兩

豐之作，而開合波瀾，雄深浩闊，文品在東西都間，劉彥和文心雕龍詮賦篇曰：迅發以宏富，體性篇曰：慮周而藻密，洵詞賦之英傑哉。

【兩晉演義】有清宣統元年上海羣學社出版說部叢書本。此書所見只二十三回。清吳沃堯撰。首自序。沃堯字爾人，一亦書作趺人。一自號我佛山人，廣東南海人。

【兩乘龍】²⁰一本。清朱雲從撰。傳奇。

【兩崖集】²²²八卷。明朱廷立撰。是集凡詩四卷，文四卷。

【兩峯草堂詩稿】²²⁵二卷。清仁和陶磐撰。有嘉慶刊本。

【兩般秋雨庵詩選】²⁷⁴一卷。清錢塘梁紹壬撰。有光緒刊本，在懷幽雜俎內。

【兩般秋雨庵隨筆】⁷八卷。清錢塘梁紹壬撰。有汪氏振綺堂刊本。

【兩句斷續另成句法之詩】如杜甫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云：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上七字連

說，下三字另住，即兩句斷續，而另成爲句法之一格也。¹⁰⁷

【兩宰相】³⁰⁴⁰¹上海流行俗曲。上海書局石印本。

【兩宴大觀園】³⁰⁴⁰⁴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兩宋名賢小集】³⁰⁹三百八十卷。舊本題宋陳思編。

是編所錄宋人詩集，始於楊億，終有潘音，凡一百五十七家，宋人遺稿，頗藉是以蒼萃。振綺堂有宋陳思編南宋人小集十六冊鈔本，許氏有南宋羣賢小集

六十六家百三卷鈔本，又一部四十三家五十卷舊鈔本，浙目有北宋人小集鈔本五十八家十冊，南宋

羣賢小集鈔本六十八家二十四冊，云所見秀水朱

氏本，花溪徐氏本，花山馬氏本，各不相同。

【兩浙宦遊紀略】³²¹²一卷。清丹徒戴槃撰。有同治刊本。

【兩浙校官詩錄】⁴十八卷。清上虞許正綬撰。有咸豐元年湖州府學刊本。

【兩浙校士錄】⁴不分卷。清南海潘衍桐撰。有光緒

上海文寶齋石印本。

【兩浙輶軒續錄】⁵五十四卷，補遺六卷。清南海潘衍桐撰。有浙江書局刊本。

【兩浙輶軒錄】⁵四十卷，補遺十卷。清儀徵阮元撰。

有嘉慶陳朱二氏合刊本，光緒十六年浙江書局重刊本。

【兩溪文集】³²¹³二十四卷。明劉球撰。其文和平溫雅，

詞旨光明磊落，無纖微澳澀之態。有明刊本，乾坤正

氣集本，清乾隆刊本。

【兩潘】³²¹⁶兩潘是指安陽的潘岳、潘尼叔姪。潘岳字

安仁，曾爲給事黃門侍郎，被趙王倫所殺。他在詩品

中，跟陸機同列上品。鍾嶸底評語說：「其源出於仲

宣，翰林嘆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

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

潘勝翰林篤論，故嘆陸爲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

如江。』即此可見他底偏重辭華，更過於陸機了。然

而他畢竟是富於情緒的，所以長於抒情，而抒情的

作品中，又以悼亡詩三篇爲最佳，他在這一點上卻

勝似陸機了。潘尼字正叔，曾為太常卿。他少年時就跟從父潘岳同以文章知名，但雖然文彩高麗，而終不及乃叔。1013

【兩漢開國中興傳誌】六卷。繁稱京板全像按鑑音釋兩漢開國中興傳誌。有明萬曆乙巳（三十三年）刊本。四周雙線，上圖下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字，藏日本蓬左文庫。不知撰人。題「撫宜（似是江西撫州府宜黃縣一黃化字校正）」書林詹秀閣繡梓。無序跋。按日本長澤規矩也氏云此本較萬曆十六年刊本為詳。

【兩軍師隔江鬪智】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有元曲選本。

【兩郎山】³⁷⁷五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兩城集】⁴³二十卷。明靳學顏撰。詩格律清整而蹊徑尚存，不脫歷下流派，文則偶然揮灑而已。

【兩老媽對謗】⁴⁴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兩老媽對謗】⁴³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兩姓爭婚】⁴⁵福建流行俗曲。集新堂鉛印本。

兩

【兩相宜萬年芳】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兩相同】⁴⁷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兩都賦】⁴⁷班孟堅作。杜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而因有存不忘亡，安不忘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之言。班氏特作此以明尚非永圖，前賦極其眩耀，主於諷刺，所謂抒下情而適諷諭也。後賦折以法度，主於揄揚，所謂宣上德而盡忠孝也。「忠孝」二字已藏卻一篇大文，兩都鋪張，劈分賓主，堂堂正正之格，昭明選賦，首列簡端，亦以其兼揚馬之長，事實而義正，其體製自足冠代也。問答設詞，全仿子虛上林，而稍恢廓，首敘西都山水，侈陳形勢，仍本縱橫，此即後篇所謂「保界河山」也。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一段，備述其故，「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說得鄭重，見後王所當眷顧，收到「窮泰極侈」四字，為一篇主峯。東上「聞其故」即起下「規其制」，尤為前後過峽，次敘都邑，與東都「浚城隍」相應，兼及街市及四郊，總不外乎眩耀，收到「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尤為

文——一——五七三

有勢有力。次敘都邑物產，兼及其陰其陽，與其下，東郊西郊與其中，俱各出力渲染，有景有態。次敘宮室，與東都「修宮室」相應，亦即後篇所謂「矜夸宮室」也。「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芬棨以布翼，荷棟桴而高矚。」說得何等的典雅，何等的雄偉，又從別殿後宮，抽言昭陽，是眩以孝成之隆也。裝點絢爛，令人眼光閃爍。次敘百僚所居，見君臣治安之久，流漢愷悌，盪秦毒螫，益令人發懷舊思古之情。又有文士處於禁中，武士環於殿下，不專奄寺可知。次復極言宮闕之盛，言臺言樓，言池，繼之，相配著色，又從未央抽言建章，是眩以武宣之隆也。寫得格外奇麗，爲文家作色處。攀井幹而未半一段，極形其高峻，既懲懼於登望一段，極形其幽奧，而終之以苑囿，是加倍寫法。次復極言宮闕之奢侈，而以武事繼之，見得非盤遊，非躡武，以下分寫弓矢鋒刃之利，禽獸逃匿之狀，論功宴飲之樂，錯落有致。末復以吹苑中，游沼上，作餘波，逐步而進，筆尤鏗鏘振響。讀至後段「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

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祭乎隱隱，各得其所。」驟括得妙。此等語非孟堅不能下，通篇純是賦體，故其中句法俱組練錯繡，甚爲精采，尤妙在段落井井，照應楚楚，一氣直貫到底，是文字中極整瞻者也。□後篇主人開口便說「子實秦人，矜夸宮室，保界河山。」其後一篇大文，已包括此三句中。「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爲一篇提綱。以下即申明「折以法度」之旨，首段敘王莽篡祚，民怨神恫，說得驚心駭目，然後轉出建武之治，爲天所啓，格外有力，筆勢極爲緊湊。次敘建武法度修明，德該仁聖，功備帝王，其專主頌揚，顯見與上篇鋪張揚厲有別。次敘永平之政，感雍修服，復躬覽萬國之有無，然後修治京邑，營立宮室，迴應殷宗周成，章法完密。次敘宮室之麗，苑沼之作，並合前制，以下分二段寫，先言蒐狩講武，次言盛禮興樂，鋪張處皆言其法度風雅，文亦奇氣歎湧，異采怒發，真巨觀也。至「於是聖

上親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此爲文章交卸處，用一提振之筆，以通貫前後文勢，便不散漫。孫月峯所謂式金式玉之音，乃申舊章一段，所謂折以法度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一段，所謂監於太清也。「登降飮宴之禮既畢，咸舍和吐氣而頌曰。」云云，結住永平一大段，以見漢治之隆，東都之所以興也。一篇作意所在，騰蹕而出，魄力絕大。「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園，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連分五層折之，彷彿辯士聲口，其文勢亦正如黃河波奔流，千里一折，波濤洶涌，自成奇觀。「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迴應「矜夸宮室」。「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迴應「保界河山」。「獨拈秦字折之，迴應「子實秦人」，亦正爲漢家迴

兩

護，立言有體，未復示以五篇之詩，波瀾富甚，蓋以賦本古詩之流，故以五頌繫之。劉彥和文心雕龍詮賦曰：「明鈞以雅贍，洵定評議。祝氏云：此賦兩篇，亦一篇也。首篇極其眩耀，賦中之賦也。後篇折以法度，賦中之雅也。篇末五詩，則又賦中之頌也。蓋猶有正與則之餘風焉。按是賦假主客之言，寓諷諭之旨，奇耦錯出，不主定形，此體之源，雖本之於揚馬，而體製特堂皇，謂出於雅頌縱橫所衍而成可也。」

【兩蝶詩】一本明王紫濤撰傳奇。

【兩拍】兩拍爲初刻拍案驚奇與二刻拍案驚奇的總稱。編者凌濛初（約一五八四—一六四四），字玄房（一作元方），號初成（一作稚成），亦號即空觀主人，烏程人。父迪，知縣，校刻古書，凌氏書風行天下。濛初壯時，累困場屋，專以刻書者作爲事。崇禎時，官上海縣丞，後擢徐州判，死於流寇之亂。生平著作甚富，除兩拍外，尚有燕筑謳，南音三籟，或溺供；等十八種，或傳或不傳，今已不易考。又善作曲，名目亦不甚可考，僅知其所作至少在五種以上。他編

作兩拍的動機，因為看見馮氏編刻的三言，語多俚近，意存諷勸，有益世道；但宋元舊種，已被搜括殆盡，所以他取古今雜碎之事，可資聽談者，演為若干篇彙刻成書。初拍刻於天啓七年，可知為在凌氏未入宦途時所編。二拍刻于為上海縣丞的次年，自此以後，遂專心仕途，於文學上沒有什麼貢獻了。□三言和兩拍有絕不相同的一點，就是一祇是翻刻舊籍，一却完全為創作。初刻拍案驚奇原本凡四十篇，今本都為三十六篇，或只三十四篇；二刻拍案驚奇原本亦為四十篇，今本或為三十九篇，或只三十四篇。三十九篇本的第二十三篇，和初刻的第二十三篇，不但文字全同，回目亦全同，疑為後來刻書的人誤入，原本當不如是。又有三刻拍案驚奇三十回，一名幻影，又名型世奇觀，題夢覺道人編，此書雖以三刻相標榜，實與前兩拍無關。

【兩口子變臉】北平流行俗曲（赶板）

【兩口子對薄】北平流行俗曲（赶板）

【兩口子打架】北平流行俗曲（赶板）

【兩口子抬杠】北平流行俗曲（赶板）

【兩口子鬧毛包】北平流行俗曲（赶板）

【兩界山】三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兩鬚眉】一本。清李玉撰。傳奇

【兩髯提倡集】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有光緒刊本。

【兩堅心】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兩同心】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兩同心卦鋪兒】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兩朵梅花最可憐】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

鉛印本。

【兩膝集】二卷。清錢塘周嘉猷撰。有乾隆刊本。

【兩當軒詩集】十六卷。清武進黃景仁撰。有道光

原刊本。在別下齋叢書內。

【兩當軒詩餘】三卷。清武進黃景仁撰。有咸豐黃

氏家塾刊本。光緒黃氏家塾刊本，均在兩當軒詩集

內。

【兩當軒詩鈔】十四卷。附梅存詞鈔二卷。清武進黃景仁撰。有嘉慶二十三年書帶草堂刊本。

【雨當軒集】二十二卷，考異二卷，附錄六卷。清武進黃景仁撰。黃志述考異。有咸豐黃氏家塾刊本。又一本二十二卷，考異二卷，附錄四卷。有光緒黃氏家塾刊本。

【兩情合】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兩怕】⁹⁶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本。

【爾爾書屋詩草】清咸豐間史夢蘭撰。

【雨亭尺牘】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中箱本。

【雨瑚詩鈔】一卷。清永嘉陳鳳圖撰。有光緒十一年退補齋刊本。在永嘉十孝廉詩鈔內。

【雨住雲收】²⁰²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雨香書屋詩鈔】清道光間雷以誠撰。

【雨峯詩鈔】清齊琳撰。

【雨窗消息錄】³⁰清牛應之撰。有光緒湖南刊本。在挹秀山房叢書內。

【雨窗吟存】⁶一卷。清高郵周敘撰。有道光刊本。

【雨窗所記】⁷一卷。清甘泉謝莖撰。有道光重刊巾箱本。在春草堂集內。

【雨瀟瀟風細細香閣寂寞】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雨瀟瀟風細細】又早清明近。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雨淋鈴】³⁴¹⁹碧雞漫志載：明星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採其聲為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箏，因吹之，遂傳于世。予考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潼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霖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霖鈴，貴為天子猶魂斷，窮着荷衣好涕零。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深愧先生教聚螢。」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于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悽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云：「行雲不下朝元。」

鬲，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祐詩云：「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即張野狐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絃溼，水泉鳴咽流鸚澀。因茲彈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今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真本曲遺聲。

【雨過天涼】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雨過天涼】北平流行俗曲（起字呀呀啲）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遺音選鉛印本。

【雨樵文稿】不分卷。清錢塘高炳曾撰。有鈔本。

【雨花庵詩餘】清錢斐仲撰。張鹿仙云：餐霞夫人為南樓老人族裔，書畫能世其業，兼善屬文，所為詞，幽抑怨斷，惻惻動人，正如鸞音風吹，縹緲天外，一場閨襜綺豔之習。譚復堂云：洗鍊婉約，得宋人流別。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閨秀詞內。

【雨花詩集】清杜依中撰。

【雨村詩話】二卷。清綿州李調元撰。有乾隆原刊本，光緒重修補本均在函海內。又一本十六卷，補遺

四卷。有道光刊本。

【雨村詩遺稿】清光緒間石宗渠撰。

【雨村詩草】清楊和撰。

【雨村詞話】四卷。清綿州李調元撰。有乾隆原刊本，道光重修補本均在函海內。

【雨村集】四卷。明周東撰。詩文皆不甚留意，後二卷曰正論，多刺時之語，蓋亦發憤而著書，然東之足不朽者終在氣節也。

【雨村曲話】二卷。清綿州李調元撰。有乾隆原刊本，道光重修補本均在函海內。

【雨村賦話】十二卷。清綿州李調元撰。有乾隆原刊本。

【雨春軒詩草】清姚頤撰。

【雨打桃花笑】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高津草堂詩集】清田震撰。震與兄雯需並能詩，所作密咏恬吟，成一邱一壑之趣，至才力富健，究不足以及敵雯也。

【下高麗敬德不伏老】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疑

足以及敵雯也。

【下高麗敬德不伏老】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疑

足以及敵雯也。

足以及敵雯也。

足以及敵雯也。

足以及敵雯也。

足以及敵雯也。

即楊梓撰。

【下兩廣全傳】八本。北平流行俗曲。(鼓詞)錦章書局石印本。

【下了望江樓】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下上盤子棋】一名下盤棋。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下山】^{2 2}蕪湖流行俗曲。湖陰曲初集鉛印本。

【下牀五更】^{2 4}蘇州流行俗曲。恆志書社木刻本。

【下盤棋】^{2 7 1}蘇州流行俗曲。(湖北調)盛堂木刻本。

【下盤棋】北平流行俗曲。(時調)鉛印本。

【下盤棋】上海流行俗曲。(時調)石印本。

【下盤棋】上海流行俗曲。(雅調)石印本。

【下盤棋】北平流行俗曲。(剪龍花)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下盤棋】一名下上盤子棋。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下角瓶大醫談】^{2 7 2}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下河調】³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下河調】一名下河小調。蘇州流行俗曲。蕪湖崇本堂木刻本。

【下河南】⁴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

【下河南】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下河南】(與前種略異)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下河小調】見下河調條。

【下園子讚】⁶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下牌紀談】^{7 6}二卷。明皇甫錄撰。是書乃其守四川順慶府時所作，或載時事或考前聞，大抵皆有關於是地者也。

【下關西】^{7 7}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弦佩齋吟草】^{1 0 2 3 2}清道光間董澐撰。

【震川文集】^{1 0 2 3 2}明歸有光撰。凡三十卷，又「別集」十卷。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少時師事同邑魏校。應嘉靖

十九年進士。不第。退居安亭江上，講學著文。凡二十餘年。學者稱曰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始成進士。

年已六十了。授長興知縣，甚有治績。隆慶五年卒，年六十六。有光爲古文，雖視王慎中、唐順之二人稍晚，而趣尚略同。其文原本六經，醞釀深渾，皆粹然有道之言。當時與王唐並稱爲「嘉靖三大家」。平生尤好太史公書，頗能得「神理」。云：「按歸有光著有易經淵旨，四庫中已將牠著錄於『經部』。此『文集』一書，爲其曾孫歸莊所編訂，首「經解」，終「祭文」，凡二十有四體。至「別集」，則首「論策」，終「古今體詩」。凡十有一體。又按震川文集舊本有二：一爲其族弟道傳所刻，凡二十卷，稱爲「常熟本」；一爲其子子祐子甯所刻，凡三十二卷，稱爲「崑山本」。兩本去取多所不同。歸莊以家藏鈔本互相校勘，又補入未刻之文，始纂爲「全集」。刻於清朝康熙年間。前面有王崇簡徐乾學二「序」。莊又自作「凡例」，極言舊刻本的謬舛，詆斥不遺餘力。然考汪堯峯與歸莊書二篇，又反覆論其改竄之非，則莊輯亦未爲盡善。祇以舊本諸多漏略，故覺此本差爲完備耳。當考王世貞傳此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

無不靡然從風，相與剽剽古人，求附壇坫。有光獨抱唐宋諸家遺集，與二三弟子講授於荒江老屋之間，毅然與之抗衡。至誠世貞爲庸妄巨子。世貞初亦抵牾，迨於晚年，乃始心折。其題有光遺象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蓋其所持者正，雖以世貞的高名盛氣，終無以奪之。自明季以來，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的，有光實有大力。不但以「制藝」稱雄一代，咧有明刊本、萬曆王執禮校三十二卷本、清康熙中歸元恭刊本、嘉慶中刊大全集本五十八卷、玉鑰堂刊本、太僕集三十二卷，又蔣以忠校定二十五卷。^二_三

【震川文集初本】^三三十二卷。明歸有光輯。是編爲其子子祐子甯所輯。

【震澤集】^三三十卷。明王鏊撰。按鏊以制義名一代，古文原本訓典，格律謹嚴，亦有韓歐之遺軌。有明刊本，陳元素寫本，多附錄，明董其昌校刊本，寫刊俱精。題王文恪集，三槐堂刊本。

【震堂集】六卷。明王養端撰。其時王李並馳，海內響應，故養端所作亦沿二家之波，大都一字一句必似古人，而意趣則罕所自得。

1024₇
【夏方慶】唐貞元中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夏文學】夏后。公元前二二零五？——一七八四？。始祖爲禹（公元前二二零五？——二一九八？）在位。據史記所說，名爲文命，是顓頊的孫。這裏便有一個疑問了，說舜是顓頊的七世孫，而禹却是他的孫，相差五世，而禹反居其後，受位於舜，這非神人，多少是要使人驚奇的。據說禹的父親鯀曾在堯舜時治水而無功，被殛於羽山而死。後舜舉禹以續其業，竟得成功，舜遂舉薦禹於天，至崩後而就位。禹崩後，本舉益任政，但天下以禹子啓賢，仍擁護他，即天子位。自此之後，天子之位，遂由禪讓而變爲世襲，開後世天下爲私之局。啓子太康國政不修，於是五弟相責，有五子之歌。自太康十一傳至於孔甲，好事鬼神，夏德日衰。三傳至桀，更不務德，諸侯多畔，而爲商湯所滅。夏后文學，最早的有塗山歌，據說禹

在治水時候，至於南土，有塗山氏之女，令其妾待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候人兮猗」爲南音之始。其說載於呂氏春秋音初篇。後來禹果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啓。此外又有襄陵操，據說是禹治水時所作。其辭載在尚書虞書裏：「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實際上這種算不得詩。又有禹玉牒辭，見於孔子家語，其辭如下：「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困學記聞裏又引夏后的鑄鼎，似類碑銘性質的一種文字：「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又文心雕龍銘感裏，曾說「大禹勒筍簾而招諫」，這筍簾銘見於鬻子「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至於尚書裏所載的禹貢傳說爲禹治水後的一篇貢文，山川地界敘述頗詳，但這樣縝密而有條理的文字，實非常時所應有，且文字上沒有價值，所以不再具談。啓時

有所謂九辨、九歌，屈原離騷裏曾經提起過，但其辭已經不傳。到太康時，有五子之歌，其辭載於尚書夏書裏面說，太康盤遊無度，遠在洛水之南行獵十日，弗反，有窮國的后羿就乘機來攻他的五位弟弟，因此都怨恨極了，這歌就是這樣做成功的。其辭如下：「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甯。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嗚呼曷歸！予心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但尚書原有古今文之分，此歌只載於古文本裏，很不可靠。至孔甲時有破斧之歌，傳說爲東音之始，但已無辭可考。呂氏春秋音初篇裏，只說孔甲獵於東陽黃山，天忽大風，被迷入於民人家裏。主人剛

在產兒，有人說他來是佳兆，也有說是凶兆。孔甲不信，取其子歸，成長後，竟被斧斫斬其足，因作此歌。到了桀的時候，造了瑤臺，又爲脯林酒池，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於是羣臣相持而歌：「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這顯然含有諷刺怨恨之意。其辭載於新序刺奢篇裏，通稱之爲夏人歌。

【夏言】公謹明——一四八二至一五四八貴溪人。卒年六十七。一五一七年進士。世宗時爲給事中，以強直開敏爲帝所知。遇去諫官，未浹歲而拜六卿，遂參機務，居首輔，意殊驕滿，嚴嵩嫉之，及浸用事，日相齟齬。因贊決陝西總督曾銑請復河套事，奪職放歸。後嵩敗，訟其寃，復官，追諡文愍。言詩文宏整，以詞曲擅名。其所著詩文詞賦，有桂洲集十八卷；又有南宮奏稿、桂洲奏議。

【夏言詞曲】他是一位詞家，在明詞壇上是有位置的。王世貞藝苑卮言說：「我朝以詞名家者，伯溫

禮織有致，去宋尚隔一塵；用修好入六朝麗事，似近而遠。公謹最號雄爽，比之稼軒，覺少精思。」王世貞雖說他的詞以「雄爽」見長，但像「小樓臨苑對青山，朱門草色閑。隔花時有佩珊珊，鞦韆楊柳間。」

（阮郎歸）其溫麗何減和凝，不能以「雄爽」概之。至他的散曲，也是清麗的成分，勝過雄豪。例如他的散套白鷗園漫興云：「白鷗園上風好光，煙霞勝三島。苔徑入林深，竹房傍池小。清風可招，明月自照；與客坐長吟，挑燈到天曉。」（四邊靜）「風光好處人難到，溪雲山月有誰招？聞人古來少，福祿怎消？葛巾布袍，田翁野老，朝夕相從，笑談不了。」（白鷗園漫興的劉鉞兒）這到是很恬淡的作品。

【夏⁰⁵疎】子喬，宋——九八四至一零五零江州德安人。卒年六十七。（歷代名人年譜作卒於皇祐三年，無年歲此從延年錄受編）太平興國初（九七六年）——上平晉策，補右侍，隸大名府。後由賢良方正，歷仕太宗至仁宗朝，累官樞密使，封英國公。罷知河南府，遷武甯軍節度使，進鄴國公。疎文章典雅藻麗，

多識古文，學奇字，在郡有治績，治軍尤嚴。以與王欽若、丁謂相朋比，當時並稱為姦邪。卒諡文莊。疎著有文集一百卷（宋史本傳）。

【夏⁰⁴疎詩】東軒筆錄稱其：「自少好讀書，工爲詩。一日攜所業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深愛之。」疎之爲人實無可取，而其作品則詞藻瞻逸，風骨高秀。詩如：「海鴈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題睢陽）又如：「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由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夏疎詩在初宋裏面實在另有風味。

【夏⁰⁷疎詞】所傳詞以宮詞喜鶯遷令最著名。詞品稱此詞「富豔精工，誠爲絕唱。」

【夏¹⁰²¹元鼎】宗禹，宋——一二零一頃永嘉人。少從永嘉諸老遊，好觀陰符，嘗遊祝融峯，自云遇仙人指授，因爲作講義，自號雲峯散人。元鼎能詞，著有蓬萊鼓吹一卷（彊村叢書）又注陰符、藥鏡、悟真三書，真德

秀爲之序。(席上腐談)

【夏雨新晴】北平流行俗曲(念曲)

【夏雲】北平流行俗曲(念曲)

【夏秉衡】谷香華亭人。著雙翠園傳奇，敍王翠翹

遇徐海事。

【夏鸞翔】紫筆，清——？至一八六四浙江錢塘人。

諸生。少聰穎，好學工詩，精繪事篆刻，兼通音韻卜筮

等書，尤精算學，項名達入室弟子。與戴煦爲世交，

又與鄒伯奇、吳嘉善相友善。官詹事府主簿，遷光祿

寺署正。晚年應聘爲同文館教習。鸞翔詩多憂時感

事之作，五言尤佳。著有春暉山房詩集、嶺南集、萬象

一原、洞方術圖解、致曲、術、少廣、鮑鑿等。(均清史列

傳)

【夏峯集】清孫奇逢撰。

【夏山翠如滴】北平流行俗曲(小念)

【夏戲雲】芝岑清——一八五六頃江西新建人。一

八四九年拔貢官至湖南提刑按察使。戲雲工詩，著

有清嘯閣詩集十六卷、嶽遊草一卷(近代詩鈔)

【夏仲子集】六卷。清當塗夏炯撰。有道光刊本。

【夏伯和】(疑即太和正音譜之夏均政)號雪

簃釣叟。明——一三六八頃松江人。文章妍麗，樂府隱

語極多。嘗作青樓集，郝經爲之跋。

【夏倪】均父，宋——一二二頃蕪州人。夏球之諸

孫。宣和中自府曹左官祈陽監酒。過涪台，愛其山水

奇秀，作減字木蘭花詞。倪文辭富贍，有遠遊堂集二

卷。(文獻通考)

【夏倪詩】均父文詞富麗，尤工於詩。劉克莊尤稱

其律詩，謂其言近旨遠，可以諷味。

【夏侯玄】太初，漢至魏——二零九至二五四沛國

譙人。卒年四十六。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曹

爽輔政，因玄爲爽姑子，累遷散騎侍中、護軍。旋爲征

西將軍，都督雍、涼州諸軍事。爽誅，徵爲大鴻臚。時司

馬懿權重，李豐、張輯共謀除懿，以玄輔政。事泄，夷三

族。玄規格局度，負一時重望。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

動自若。玄著有文集三卷。(唐書經籍志作二卷。此

依隋書志)

【夏侯霸】仲權，漢至蜀漢——約一八一至二六零間沛國譙人。夏侯淵之子。父於攻蜀時陣亡。黃初中，霸為偏將軍。子午之役，霸為先鋒，為蜀兵所圍，賴救兵得解。後為右將軍，屯兵隴西，養士和戎，並得歡心。正始中，代夏侯儒為征蜀護軍統。曹爽被誅，霸恐牽及，遂奔蜀，失道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臥巖下。蜀後主聞之，乃使人往迎。霸有從妹，建安中為張飛所得，以為妻，生女為後主皇后。故淵死，飛妻請而葬之。霸入見，後主指其子，謂霸曰：「此夏侯氏之甥也。」且解明淵亡於行間，非蜀人所殺，對霸厚加爵寵。霸遂終於蜀。霸著有文集二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夏侯嶠】峻極，後周至宋——九五三至一零零四。其先幽州人，後家濟州鉅野。卒年五十二。幼好學，弱冠以詞賦稱。又善于鼓琴，淳謹無過。九七六年舉進士甲科。起家大理評事，通判興州，累官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殿。又判吏部選事。素好道，留意養身，少患疾病。景德元年，忽中風眩而卒。嶠著有文集十五卷（宋史本傳）。

夏

【夏侯湛】孝冲，晉——二八零頃。譙國譙人。夏侯湛之弟。有文藻，與兄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湛作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注作二卷，此從唐書志）。

【夏侯審】唐——七七九頃。為大歷十才子之一。七八零年試「軍謀越衆」科及第。校書郎，又為參軍。任終侍御史。初於華山下購買田園為別業，水木幽閑，雲煙浩渺。晚年即退居其中。審吟詩頗多。

【夏侯湛】孝若，魏至晉——二四三至二九一。譙國譙人。卒年四十九。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美容觀，嘗與潘岳同車接茵，京都人謂之「連璧」。晉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惠帝時為散騎常侍，性頗豪侈，及將卒，遺命用小棺薄殮。湛著論三十餘篇，別為一家之言，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及兩唐書志）。

【夏侯嘉正】會之，後周至宋——九五三左右至八九九左右。江陵人。卒年三十七。少有俊才。九八零年，左右舉進士，歷官至著作佐郎。嘗使巴陵，作洞庭賦，人多傳之。端拱初（九八八年）太宗召試詞賦，擢

爲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元夕，帝在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卜韻詩，帝依韻和以賜之。未幾卒。

【夏侯惠】稚權，漢至魏——二二零頃沛國譙人。卒年三十七。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常有辯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惠著有文集二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夏伊蘭】佩仙，清錢塘女子。有吟紅閣詩鈔，見正始續集，道光六年卒，年僅十五。

【夏綸】惺齋，清——一六八零至一七五三，后浙江錢塘人。卒年在七十四以上。十四歲時，應康熙三十二年鄉試，連舉八次不及第。一七三六年入京，應博學鴻詞科，有阻之者，因潔身歸，以著述自娛。其殘年，綸於六十歲后，開始作戲曲。先作五種，合編刊行，名曰惺齋五種。時在乾隆十七年。明年，更刊行一種，連前五種，總名曰新曲六種。六種曲的名目是：無瑕璧、杏花村、瑞筠圖、寒梯、花萼吟、南陽樂。（曲錄）

【夏綸戲曲】他所著的戲曲，是在六十歲以後才開始寫的。（惺齋五種總序）先作五種，合編刊行，名

曰：惺齋五種。時在乾隆十七年，是夏氏七十三歲的時候。翠年，更刊行一種，連前五種，總名曰新曲六種。這六種戲曲，大都都是說教式地，寓勸善規過之意。作者在卷頭，便這樣標明着：無瑕璧（褒忠）、杏花村（闡孝）、瑞筠圖（表節）、廣寒梯（勸義）、花萼吟（式好）、南陽樂（補恨）。這種標題，只要使人一望就覺得有些「冬烘」了。所謂無瑕璧即寫明成祖時鐵鉞畫節，其二女入樂藉，可是不失身等事。這便是表示什麼「臣之忠」。杏花村是寫明王武報父仇之事。這即說什麼「子之孝」。瑞筠圖是夏綸之母守節之事。廣寒梯是王生行善，遂科舉及第之事。花萼吟是姚居仁救弟利仁出獄之事，即示「兄弟之好」。這些在舊禮教的觀點上看，換句話說，即在維持封建制度的觀點上看，確實是「至理名言」了。可惜到了現在，便有些覺得肉麻。六種中以南陽樂最爲古今所稱許，其事即是說諸葛亮不死於五丈原，竟能滅魏與吳，使天下歸蜀，是一部翻案的戲曲。所謂「補恨」，即是補諸葛亮之恨。其梗概如下——

蜀漢炎興皇帝之次子劉禪，被封爲北地王，鎮守白帝城，以備吳之侵入。丞相諸葛孔明當六次出兵祁山征魏時，因成都無人守，召還大將李嚴。然孔明出兵至五大原，因軍務過勞，起吐血症。危篤之報傳到成都，後主親派北地王赴營中慰問。孔明素精星禳之術，因此築壇祈禱，向天借壽，至第七夜，天帝感其忠誠，遂差天醫華陀以仙丹投孔明的煎藥中，孔明之病忽癒。在這以前魏之將軍司馬懿探知孔明病篤，命長子司馬師率兵襲擊蜀軍；一面遣次子司馬懿勸魏主曹丕和吳之孫權同盟，使吳出攻蜀。孔明探知之，請北地王回白帝城，和李嚴協力防吳。一面自己抵當魏兵。司馬懿這時知道孔明之病已癒，戰爭也是徒然，爲釜底抽薪之計，偷命次子赴蜀，賂蜀之佞臣黃皓，使設計令孔明退兵。逢着孔明堅決不從，蜀主也無可奈何。一面黃皓和北地王有隙，欲設計陷害之。適蜀主以孔明病癒和前方戰勝之事，祭告先帝之靈，黃皓乘機差心腹的刺客刺後主，刺客被捕。詐稱自己是北地王所派遣的。後主怒，欲誅北

夏

地王。賢臣蔣琬費禕諫止之，後主乃取決於孔明。因此黃皓之計不得逞。未幾孔明欲大舉入魏，令魏延率一萬精兵從子午谷進出，馬岱率三萬兵從斜谷進出。子午谷之軍擊破司馬昭的陣營，斜谷之軍和司馬懿戰，生擒之。兩軍相合，直逼魏都。魏主曹丕和謀臣華歆共出走，欲奔吳，被蜀兵所獲。華歆被斬，曹丕被監禁。於是孔明命魏延發曹操之墓，辱其屍，魏遂亡。一面吳主孫權和魏提攜，欲攻蜀，命陸遜率大兵沿江而上，逢着北地王和李嚴水陸進兵東下，兩軍迎戰，結果蜀方有關羽陰兵之助，遂將吳軍擊退。長驅入吳都，孫權出降，擒之凱旋。孔明之軍亦凱旋。曹丕和司馬懿論斬孫權以有孫夫人（即劉備的夫人）的關係，監禁了事。至此孔明統一之成功，乞老歸鄉，高臥南陽。後主感慨惜別，轉眼後主讓位與北地王劉禪，北地王迎孫夫人來蜀供養。黃皓被誅，新帝想起諸葛丞相之恩，遙望南陽致謝。南陽樂欲補史實的一種缺憾（？）所以有這一種玩意兒發生，正如倒精忠一樣。古來的批評者自徐夢先起

都認為是一種快樂。清梁廷枏的曲話(卷三)更列舉劇中有十六種快事：「第三折誅司馬師一快，第四折武侯命燈益明二快，第八折孔明病癒三快，第九折將星燦爛四快，十五折子午谷出兵偏獲奇勝五快，十六折殺司馬昭六快，擒司馬懿七快，十七折擒曹丕八快，殺華歆九快，十八折掘曹操的疑塚十快，二十二折誅黃皓十一快，二十五折陸遜自裁十二快，孫權投降十三快，孫夫人歸國十四快，三十折孔明功成歸里十五快，三十二折北地王受禪十六快。」這一段批評，可以說真是鬼話中的鬼話，因為這劇本身就有些兒戲。『爲什麼中國的戲曲總喜歡團圓？爲什麼又有這種「補恨」的戲曲出現？關於這兩個問題，我有一位朋友認為是心理上欲求某種缺憾(因爲人總有一種或幾種缺憾的)的滿足底表現。然而我以爲這明是投支配階級的嗜好。當然這裏而民族性也有極大的(或者可以說是占極大的部份)關係，因爲中國自從古代傳下來一種「中庸」的思想對於「極端」是向來爲儒者(?)

所唾棄的。「中庸」只有使人永遠受支配階級的支配。這些戲曲的團圓把戲，便是使人不要反抗，有意無意之間就做了支配階級的一篇「辯護書」。使支配階級殺人，大家不要反抗的「辯護書」。

【夏完淳³⁰²】存古明一六三一至一六四七華亭人。夏允彝之子。卒年十七。(中國人名大辭典作年十八。此從補疑年錄)一生有異秉，七歲能詩，文年十三。樹庾信作大哀賦，文采宏逸。官中書舍人。允彝殉難后二年，以陳子龍獄辭連及，逮下獄。完淳談笑自如，作樂府數十闕，臨刑神色不變。完淳著有夏內史集、玉樊堂詞一卷，慷慨淋漓，不讓易水悲歌。

【夏完淳詩】他所著有玉樊堂集、內史集、南冠州清嘉慶間郡人莊師洛，何其偉等編輯付刻，凡十卷，補遺二卷。又有代乳集是他九歲時作，及續幸存錄八卷，今多散佚。他天姿特秀，古體詩窺漢魏，初唐堂奧，五七言律高華沉鬱，兼擅其長，而十五從軍十七投命，磨盾艸檄，不異老生宿儒，那麼輕的年紀便具有這樣的天才，其人其文，古今無匹。他赴義時所作

詩，語氣縱橫淋漓，讀之令人悲歌起舞。「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爲鄰。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循陔猶有夢，負米竟誰人？老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拜辭家恭人）「孤臣魂已斷，沉復見長安。歌舞愁雲散，池臺落日寒。重來中貴宅，空掛侍臣冠。一片銀鑄影，還同劍佩看。」（被羈待鞠在皇城故內瑞宅）「城上鍾山色，松杉落翠微。朝光羣鳥散，暝色二龍飛。壁月沈銀海，金風翦玉衣。孤臣瞻拜近，泉路奉恩輝。」（御用監被鞠拜瞻孝陵恭記）

【夏之菴】³⁰³芙蓉，號釀谷，清——一六九八至一七八五江蘇高郵人。卒年八十八。一七二六年舉人，官鹽城教諭。十一年成進士。一七三六年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充福建鄉試正考官。提督廣東及湖南學政，以古文之學校士，錄其尤爲汲古編。又嘗主講鍾山麗正書院。足跡半天下，所至題詠唱酬無虛日。虛懷樂善，尤好甄拔寒畯，盛名爲海內所敬仰之。蓉天才宏放，通經史，善詩文，長於論古，歌行尤跌宕淋漓。著有讀史提要錄，半舫齋偶輯及半舫齋

夏

詩文集（均清史列傳）

【夏良勝】³⁰⁷子中明，一五二一頃南城人。中正德進士。累遷吏部考功員外郎，因諫南巡廷杖歸。嘉靖初（一五二二年）復職。後爲讎家所訐，再下獄論杖。謫戍遼東。卒。良勝撰有東洲初稿十四卷，中庸衍義十七卷。又嘗輯其部中奏稿，名曰銓司彙存。

【夏寶晉】³⁰⁸玉延，清人。有笛椽詞。

【夏淑吉】³³⁷美南，清華亭女子。有龍隱遺草，見正始集。

【夏布衫】⁴⁰²訴功，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夏布衫】⁴⁰⁹爾秋聲賦，北平流行俗曲。（長岔）

【夏樵】⁴⁴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夏恭】⁴⁴敬公，漢——前二零左右至後二九左右梁國蒙人。卒年四十九。習韓詩及孟氏易，爲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縱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爲衆所附，擁兵固守，得獨安全。光武即位，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甚得百姓歡心。卒於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恭所著文，有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

文——五八九

【夏敬渠】⁴⁸二銘，一字懋修，清——一七五零頃江蘇

江陰人。英敏積學，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

天文、算數之學，靡不淹貫，以名諸生，貢於成均。既不

得志，乃應大人先生之聘，祭酒帷幕中，徧歷燕晉、秦

隴，繼而假道黔蜀，自湘浮漢，溯江而歸。所交盡海內

豪士，既歸，屏絕進取，著書以終。敬渠著作甚多，有唐

詩臆解、綱目舉正、醫學發蒙、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

古編及詩文集若干卷。然其平生學問，悉蒼萃於野

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一本作一百五十四回）相

傳，他擬乘高宗南巡時進獻，其女有識，恐觸宸怒，潛

易以白紙，敬渠取視，嘆為天意，乃悵悵而罷。

【夏忠靖集】⁵六卷，附錄一卷。明夏原吉撰。其文疏

通，邕達，猶有淳實之風，可與楊士奇、黃淮諸人肩隨。

明時其孫廷章刊本，末附遺事一卷，又有清康熙乙酉潘宗洛刊本。

【夏日天長】⁶⁰¹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夏日天長】⁶⁰¹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續選鉛印本。

【夏日天長】⁶⁰²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夏昂】⁶⁰²孟暘，明——一四二四頃崑山人，與弟昂並

以書畫名。初為永甯縣丞，謫戍戎伍。永樂時，問昂書

所自，以昂對，召試稱旨，為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

【夏昂】⁶⁰²仲昭，明——一三八八至一四七零，崑山人，

夏昂之弟。卒年八十三。一四一五年進士，入詞垣，改

中書舍人。正統中，仕至太常卿，與上元張益並有文

名，見益石渠閣賦，自謂不如，遂不再作賦。詩詞亦清

麗，書工楷法，畫工竹石。風流文雅，有高人之致。與兄

昂號大小中書。

【夏景】⁶⁰⁹北平流行俗曲（長岔）。

【夏景】⁶¹⁰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夏景讚】⁶¹⁰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夏景天】⁶¹¹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夏景天】⁶¹¹北平流行俗曲（八角鼓）。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夏景兒天】⁷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夏牙】⁷¹²⁴漢——四零頃梁國蒙人，夏恭之子。少習家

業，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牙著有賦、頌、讚、誄凡四十篇。

【夏原吉】⁷¹²⁹維詰，元至明——三六六至一四三零

其先德興人，後家涪陰。卒年六十五。洪武間，以鄉薦遊太學，選授戶部主事。燕王篡位，原吉附降。歷仕五朝，官至戶部尚書。宣宗時，入閣預機務，爲政能得大體，以政事著名。卒，諡忠靖。原吉撰有夏忠靖集六卷，其詩文平實雅淡，不事華靡。

【夏熙臣】⁷⁷無易清——一六九二頃，孝感人。七歲補

諸生，以歲貢官安陸府教授。熙臣工詩，初著有巢雲閣詩十五卷，後增以新作，重編爲瓠曾山人詩集十七卷。

【夏令】⁸⁰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夏鏞】⁸⁷德樹，明——一五零零頃，天台人。一四八七年進士。弘治四年（一四九一年）謁選入都，上章忤

旨，下詔獄。旋得釋，除南京大理評事，疏論賦斂、徭役、馬政、鹽課利弊及宗藩戚里侵漁狀，不報。鏞素無官情，父官四川，曾獻詩勸歸。至是，鏞亦乞歸，居鄉砥礪。

夏

名節。鏞撰有赤城集二十三卷。

【夏小正】⁹⁰⁰竹書紀年「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頒夏時於邦國」太史公謂「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

夏小正云。鄭康成曰：「夏時，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夏小正。」小正原文，今已散佚，僅賴戴德傳記，猶存夏代遺文。（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或謂此乃小正經文，大戴禮所載夏小正乃戴德之傳，高誘注呂覽郭璞注爾雅蔡邕明堂月令論皆引夏小正傳，可證）其書上紀星文之昏旦，雨澤之寒暑；下陳草木稊秀之候，蟲羽飛伏之時；旁建冠昏祭薦耕耨蠶桑之節，文句簡古，寓意婉深。且俊風寒日，農夫用以均田；晞燕剝繅，學子資以爲鼓；大旱，小旱，爲筆耕之奧區；虞人，麓人，亦漁獵之淵藪。偶馬披閱，如泛珠船，如游玉海，義包衆有，美不勝收。至若用暢采識，秀幽黍禪，隸而輯之，亦駢文家之行廚也。而況秉義和敬，授民時之則，開明堂月令之規，尤足以盡探本之功乎！

【夏尚樸】⁹⁰²（一作良朴）敦夫（一作敬夫）號東巖，

明——一四六六至一五三八江西永豐人。卒年七十。三少師婁諒。正德初，赴京會試，見劉瑾亂政，不試而歸。一五一一年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嘉靖間，歷南京太僕寺少卿。尚樸著有東巖集六卷，和東巖詩集等。

10247
【憂形難畫】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6
【憂畏軒遺稿】一卷，附還雲堂詩一卷。清會稽姚啓聖撰。有原刊本。

10247
【覆詆詩草】清同治間陳本直撰。

20
【覆詆集】清馬孝思撰。

【覆詆集】六卷。宋趙必瑑撰。是集凡詩二卷，詞一卷，雜文二卷。附錄一卷，諸體之內，當以詩為專門，雖風格不高，而頗饒韻調。四庫依鈔本，振綺堂有鈔本。五卷，又名曉秋集，粵十三家集四卷本。

【覆詆集】七卷，附集一卷。明朱同撰。是集凡詩三卷，多元末之作，爽朗有格。文四卷，亦吐詞雅潔，惟編者舛陋，故顛倒殊甚焉。有明刊本，又有與其父朱升

楓林集合刊本十卷，清初刊本。

【覆詆集】口卷，犁眉公集口卷。明劉基撰。基詩為開國第一詞，則與季迪並稱，其佳處雖不逮宋人，固足為朱明冠冕也。小令頗有思致，如臨江仙、小重山、少年遊諸作，清逸可誦，惟氣骨稍薄耳。蓋明初諸家，尚不失正宗所可議者，氣度之間，終不如兩宋。降至升庵輩，句琢字鍊，枝枝葉葉為之，益難語於大雅。自馬浩瀾、施閏仙輩，淫詞穢語，無足置喙，詞至於此，風雅掃地矣。迨季世陳臥子出，能以穢麗之筆，傳淒婉之神，始可當一代高手，此明詞大略也。基詞於長調不擅勝場，小令如謁金門云：風嫋嫋，吹綠一庭春草。轉應曲云：秋雨秋雨，窗外白楊自語。青門引云：相憐自有明月，照人肺腑，清如水。漁家傲云：亂鴉啼破樓頭鼓，踏莎行云：愁如溪水，暫時平，雨聲一夜依然滿。渡江雲云：定巢新燕子，睡起雕梁，對立整烏衣。此皆清俊絕倫者也。基在元時，有和王文明詩云：夜涼月白，西湖水，坐看三台上將星。好事者遂傳會之，謂公望西湖雲氣，語坐客云：後十年有帝者起，吾當輔之。

此妄也！當基羈管紹興時，感憤至欲自殺，藉門人密里沙抱持，得不死。明祖既定婺州，猶佐石抹宜孫相守，是豈預計身為佐命者耶？其題太公釣渭圖云：偶應飛熊兆，尊為帝者師。則基自道也。世多以前知目基至凡緯識，堪與動多妄託，豈其然乎？

【覆瓿偶存】六卷。清丹徒張灝撰。有感豐刊本。

【覆瓿叢談】二卷。清太倉吳曾英撰。有光緒刊本，

在東倉書庫叢刻內。

【覆瓿草】六卷。明林煙撰。大抵舊調居多，新意殊

少，仍七子之支派而已。

【覆瓿館詩錄】清王城青撰。

【覆外詩集】十卷。元馬臻撰。臻為宋室遺老。遁跡

黃冠，故其詩神骨秀，騫風力道，上琅琅有金石之音。

有汲古閣刊本，元人十種本。

【覆汀詩餘】一卷。清江都羅煜撰。有白茆草堂刊

本，在北湖三家詞內。

【覆海篇】一卷。明孔天允撰。其詩力摹三謝而未

成。

【霞城集】二十四卷。明程誥撰。誥生平好遊，所至山川都邑，輒紀以詩，卷帙雖多，亦瑕瑜互見。

【霞陰堂文鈔】一卷。清興縣康基淵撰。有原刊本。

【霞園詩集】三卷。文集一卷。清鄭重撰。其詩集第一卷，令靖江時作，第二卷為越使吟，第三卷為秦遊草。

【霞舉堂詞】三卷。清仁和王暉撰。有康熙刊本，在霞舉堂集內。

【霞舉堂集】三十五卷。清仁和王暉撰。有康熙原刊本。

【霞箋記】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有六十種曲本。

【霞箋記】四卷。十二回。一名新編情樓迷史。有醉

月樓刊本。不題撰人。即傳奇改作。

【零珠詞】一卷。碎玉詞。清清孫麟趾撰。錢筱南

云：月坡詞婉約清空，纏綿深至，無紛然雜出之語，有

往復不已之思，是得力於碧山玉田而不屑刻意求

似者。嚴問樵云：月坡詞芬芳悱惻，音豔神清。

【惡鬼驚夢】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龍圖公

案之二十五)

【惡和尚大開相國寺】一名大開相國寺。河南流俗曲。木刻本。

【惡多情】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惡婢投池】(戲考)福建流行俗曲。集新堂鉛印本。

【于文傳】壽道，(一作道壽)宋至元——二六六至一三三三平江人。卒年七十八。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聲譽。一三一五年登進士第。授同知昌國州事。累陞婺源知州。徙吳江。皆有善政。至正三年，預修宋史。書成，擢集賢待制。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於家。文傳氣識偉遠，詩文雅正，有仁里漫稿。(元詩撰)

【于寶】(或作于寶，非是)令昇。晉——三一七頃。新蔡人。吳奮武將軍都亭侯于統之孫。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聞，召爲著作郎。平杜弼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署史官，因王導之荐，遂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寶著有晉紀二十卷，直而能婉，時稱良史。

性好陰陽術數，嘗有感於他的父婢死而再生及兄氣絕復蘇，自言見天神事，乃撰搜神記，以明神道之不誣。書成，以示劉焯。焯曰：「卿可爲鬼之董狐。」又嘗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有文集四卷。(隋書、唐書經籍志)今僅存搜神記二十卷，餘均不見。

【于立】彥成，號虛白子，元——一三四一頃。南康人。博學通古今，善談笑。以詩酒放浪江湖間。作胡琴謠，贈名妓張猩猩。嘗和楊維禎西湖竹枝詞。立詩有會稽外史集。(元詩選)

【于謙】廷益，明——一三九四至一四五七錢塘人。卒年六十四。(續疑年錄作卒於景泰四年，年六十六。此從歷代名人年譜，並參明史本傳)一四二一年中進士。宣德初，授御史。以才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在任十九年，有惠政。正統末，召爲兵部左侍郎。尋遷本部尚書。又因督戰功，加少保、總督軍務。但秉性忠孝，不避嫌怨，爲徐有貞、石亨等誣陷，遂棄市。弘治初，贈太傅，諡肅愍。萬曆中，改諡忠肅。謙

平生著述甚多，今僅存于忠肅集十三卷。

【于謙詩】生平著述甚富，禍變之餘，僅存什一。他一生大節，炳垂竹帛，本不藉文字以傳。然其詩風格道上，興象深遠，雖志存開濟，未嘗於吟詠求工，而品格乃轉出文士之上。如上太行云：「雨風落日艸斑斑，雲薄秋容鳥獨還。兩鬢霜華千里客，馬蹄又上太行山。」

【于石】¹⁰介翁，號紫巖，晚更號兩谿，宋——二五零至？蘭谿人。貌古氣剛，自負甚高。宋亡，隱居不出。石為詩多哀厲之音，有紫巖詩選三卷。

【于武陵】¹³唐大中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于邵】¹⁷相門，唐——七一至七九三左右其

先自代來，為京兆萬年人。卒年八十一。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文校書郎。繇比部郎中，為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平獠民之亂。後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廷大典冊，必出其手。德宗時，為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出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衢州別駕。徙江州。卒。邵著有文集四十卷（新唐

于

書志及舊唐書本傳

【于季子】²⁰唐——六八五頃人。工詩。六七二年左右登進士第。武后稱制，官司封員外郎。季子所作詩，今僅存七首於全唐詩中。

【于休烈】²⁴唐——六九二至七七二京兆高陵人。（舊唐書作河南人）卒年八十一。機鑒融敏，善文章。與賀朝、萬齊融、包融齊名。開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累官集賢殿學士。肅宗時，為太常少卿，兼修國史。時史籍燔缺，休烈請州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又自獻五代論，帝嘉之。轉工部侍郎，仍修史。代宗時，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性恭儉，仁愛，樂賢下士，推轂甚衆。卒，諡元。休烈著有文集十卷（新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

【于伯淵】²⁶元——二六零頃平陽人。工曲，太和正音譜評為「如翠柳黃鸝」，作劇六種，為小秦王、武三思、珍珠旗、斬呂布、鬼風月、餓劉友（均錄鬼簿）今不傳。北宮詞紀有伯淵的點絳脣一套，李中麓以為妝點飽滿，自是元人豐度，略可見其一斑。

【于役河干稿】清乾隆間符曾撰。

【于役吟草】清乾隆間姚秉哲撰。

【于役黔南草】一卷。清江寧顧鑒撰。有原刊本。

【于鵠】唐——七八零頃人。隱居漢陽，三十猶未成名。大歷中嘗應荐歷諸府從事，出塞入塞，馳逐風沙，故為詩縱橫放逸，且多警策。鵠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于良史】唐——七五六頃人。至德中，仕為侍御史，張建封鎮徐州，辟為從事。良史工詩，篇什傳世甚多。

【于瀆】子漪。唐——八七四頃人。八六一年舉進士及第，仕終泗州判官。瀆患當時詩人拘束聲律而入輕浮，故作古風三十篇，以矯弊俗，自號逸詩。有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于清端政書】八卷。清于成龍撰。是集前七卷，皆其歷官案牘奏疏，平生規畫，可以見其本末，末為詩文一卷，則非其所擅長也。清康熙甲申孫準刊於貴州本不佳，康熙癸亥三韓劉鼎刊本，康熙丁亥準屬蔡方炳重編本最備，即今行八卷本也。

【于湘遺稿】五卷。清長洲樓綺撰。有乾隆原刊本。

【于湖詞】三卷。宋張孝祥撰。有汲古閣刊本。昭文張氏有影宋本五卷，拾遺一卷。其念奴嬌一首絕妙好詞，冠諸簡端，其氣象固是豪雄，惟用韻不甚合耳。

于湖他作，如西江月之「東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滿江紅之「點點不離楊柳外，聲聲只在芭蕉裏」，皆俊妙可喜。陳郡湯衡序于湖詞云：「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于湖紫微張公之詞，同一關鍵。」以于湖並東坡論，亦不謬，惟才氣較薄弱耳。

【于湖集】四十卷。宋張孝祥撰。集中詩文，大抵規摹蘇軾，雖時露竭蹶之狀，然縱橫兀傲，亦自不凡。有明萬曆刊本八卷。

【于湖題襟集】八卷。清桐廬袁昶撰。有原刊本。在浙西村舍叢書內。

【于湖小集】四卷。安般籜詩續鈔壬癸集二卷。清桐廬袁昶撰。有光緒刊本。又一本三卷。有原刊本，在浙西村舍叢書內。

【于湖題襟集】八卷。清桐廬袁昶撰。有原刊本。在浙西村舍叢書內。

【于湖小集】四卷。安般籜詩續鈔壬癸集二卷。清桐廬袁昶撰。有光緒刊本。又一本三卷。有原刊本，在浙西村舍叢書內。

【于湖題襟集】八卷。清桐廬袁昶撰。有原刊本。在浙西村舍叢書內。

【于湖小集】四卷。安般籜詩續鈔壬癸集二卷。清桐廬袁昶撰。有光緒刊本。又一本三卷。有原刊本，在浙西村舍叢書內。

【于湖題襟集】八卷。清桐廬袁昶撰。有原刊本。在浙西村舍叢書內。

【于湖小集】四卷。安般籜詩續鈔壬癸集二卷。清桐廬袁昶撰。有光緒刊本。又一本三卷。有原刊本，在浙西村舍叢書內。

【于湖題襟集】八卷。清桐廬袁昶撰。有原刊本。在浙西村舍叢書內。

【于湖小集】四卷。安般籜詩續鈔壬癸集二卷。清桐廬袁昶撰。有光緒刊本。又一本三卷。有原刊本，在浙西村舍叢書內。

【于湖題襟集】八卷。清桐廬袁昶撰。有原刊本。在浙西村舍叢書內。

【于湖小集】四卷。安般籜詩續鈔壬癸集二卷。清桐廬袁昶撰。有光緒刊本。又一本三卷。有原刊本，在浙西村舍叢書內。

【于湖題襟集】八卷。清桐廬袁昶撰。有原刊本。在浙西村舍叢書內。

【于湖小集】四卷。安般籜詩續鈔壬癸集二卷。清桐廬袁昶撰。有光緒刊本。又一本三卷。有原刊本，在浙西村舍叢書內。

【于鄴】³⁷⁹武陵，（他書均以于鄴，于武陵爲二人，如新唐書藝文志既錄于武陵詩一卷，又有于鄴詩一卷；全唐詩以于武陵爲會昌時人，復以于鄴爲唐末人。此從唐才子傳，唐——八六七頃杜曲人。工五言詩，飄逸多感。大集中舉進士不第，攜琴書往來商洛、巴蜀間。嘗南至瀟湘，愛河洲芳草，欲卜居，未果。後歸嵩陽別墅，終老其地。鄴著有詩集一卷，傳於世。他又著有傳奇文揚州夢，係寫詩人杜牧的浪漫故事，成爲後代悲劇家的上好題材。

【于逖】³⁹唐——七四九頃人。僅知他能詩，李白、獨孤及有詩相贈，亦與元結友善。逖著有傳奇集聞奇錄及靈應錄傳世。太平廣記有靈應傳一篇，唐代叢書亦題于逖作。

【于南詩錄】⁴⁰²清道光間孔繼錄撰。

【于志寧】⁴⁰³仲謚，隋至唐——五八八至六六五京兆

高陵人。卒年七十八。唐初，爲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貞觀中，爲太子右庶子。母喪，起復舊職。時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上疏切諫，太子怒，使刺客二人潛

往殺之。二人見志寧獨處寢苦塊，竟不忍殺。後封燕國公，監修國史。高宗時，拜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以華州刺史致仕。前後以預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及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可勝計。卒，謚定。志寧嘗與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著有文集四十卷。（兩唐書志）

【于忠肅集】⁵⁰十三卷。明于謙撰。是集凡奏議十卷，詩一卷，文一卷，附錄一卷，奏議多明白洞達切中事機，詩風格道健，文則具體而已。有刊本，明嘉靖丁亥刊本八卷，明刊三異人集七卷，與方正學集十一卷，楊椒山集四卷合刻，清康熙祠堂刊十卷本。

【于忠肅公祠墓錄】⁵³清丁丙撰。

【于成龍】⁵³北溪（一作北溪）明——一六一七至一六八四山西永甯人。卒年六十八。一六六一年由副榜貢生授廣西羅城知縣，潔己愛民，任事練達。後遷黃州同知，平土賊何大榮之亂。官至兩江總督。貌如學究，善於用兵，所至以清廉著，時稱天下第一清官。卒，謚清端。成龍著有政書八卷，其七八二卷爲其所

作各體詩，併附文六篇。

【于野集】七卷。清王原編。乃其同郡朱霞等三十人唱和之作。有康熙刊本。

【于公案奇聞】八卷。二百九十二回。有集錦堂刊本。清無名氏撰。首嘉慶庚申（五年）無名氏序。按兒女英雄傳三十九回云：「新出的施公案于公案」則書出當在道咸間。

【于公案鼓詞】二本。北平流行俗曲。廣益書局石印本。

【于公異】唐——七八四頃。蘇州吳人。登進士第，文章精拔，為時所稱。建中末（七八三年）為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為露布，德宗覽之泣下。公異夙與陸贄不協，時贄在翰林，聞帝譽公異，頗不悅。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貞元中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竟坎垆以卒。

【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四十傳。亦名旌功萃忠錄。每卷四傳。有明萬歷刊本，未見。道光十五年十二

世孫士俊重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首于忠肅像，寶翰樓刊本，務本堂本。明係高亮撰。題「後學孫高亮懷石甫纂述」。道光十五年刊本，有萬曆辛巳林從吾序。道光元年十一世孫燦跋。道光十五年十三世外孫朱增惠跋。

【于慎行】可遠，更字無垢，明——一五四五至一六零七。東阿人。卒年六十三。一五六八年進士。萬歷初，歷修撰，充日講官。以忤張居正告疾歸。居正卒，起故官。累遷禮部尚書。累疏請早立東宮，帝怒，遂乞休。家居十餘年，廷推閣臣，詔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至京十三日而卒。諡文定。慎行詩典雅和平，自饒清韻。著有穀城山館詩集二十卷，穀城山館文集四十二卷，讀史漫錄十四卷，又有龐眉生集，筆塵。

【于慎行論詩】他詩文宏麗，一時推大手筆。當時李攀龍一派詩盛行海內，他獨不以為然。其論古樂府說：「唐人不為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辭聲相雜，既無從辨，音節未會，又難於歌，故不為耳。然不效其

體而時假其名以達所欲言，斯慕古而託馬乎近世
 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棄
 矣……」又論五言古詩說：「魏晉之於五言，豈非
 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瑣，塗軌
 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古所謂鸚鵡
 語，不過數聲耳。原本性靈，極至物態，洪纖明滅，畢竟
 精蘊，唐果無五言古詩哉？余既知其解矣，而不能舍
 魏晉者，取其可以藏拙，且適所便，非強能似之也。海
 內賞真之士，有以吾言爲是者，吾詩雖不觀可矣。」
 他的話都是攀龍的對疾針砭，而說話婉轉，又不自
 以爲是其風度，尤爲人所難及。

【于慎思】無妄，號航隱，明——一五八七頃東河人，
 子慎行之弟，亦工詩文，有鹿眉生集十六卷。

10400
 【耳新十志】明鄭仲夔撰，是書雜記瑣事，多及仙
 鬼因果。

09
 【耳談】十五卷，明王同軌撰，其書皆纂集異聞。

2
 【耳郵】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申報館排印本。

5
 【耳書】一卷，清遼陽佟世思撰，有康熙刊本，在與

梅堂遺稿內。

【耳鳴山人騰稿】一卷，清山陽周寅撰，有光緒二

十一年排印本，在小方壺齋叢書內。

【耳食錄初編】十二卷，二編八卷，清臨川樂鈞撰。

有通行本，又一本，二編六卷，有同治十年重刊本，又

一本，二編二卷，有刊本。

【耳鈔祕錄】一卷，所紀皆明代雜事，然無一非委

巷之談。

10400
 【要窗瘦影詞】一卷，清海昌許誦珠撰，有光緒徐

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10404
 【要婆家】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4
 【要嫁粧】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

本。

5
 【要夫郎十八想】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6
 【要賬大戰】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405
 【要賬難】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8
 【要飯嘆】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10407
 【要清閣袖中詩】清光緒間朱福清撰。

10409

【平齋文集】三十二卷。宋洪咨夔撰。是集經筵進講及制誥之文居多，詩歌雜著十之三。又有吳石倉增輯一卷，溼洪氏刊本，晦木齋刊本。

【平齋詞】一卷。宋洪咨夔撰。其詞淋漓激壯，多抑塞磊落之氣。頗近辛棄疾。有汲古閣刊本。

【平康妓】唐女子。失姓名。有贈裴思謙一首。

【平話】平話小說的來源，明郎瑛底七修類稿裏曾說：「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平話大都是民間的土語，對於作家的姓名，自然難以傳流。中國文學史講話：「宋代民間游樂有『說話』一種，業此的人名爲之『說話人』，大約如今之說書。南渡之後，『說話』之業仍不衰，這種說話大抵都有底本，即謂之『話本』。」關於說話的人，據耐得翁底古本夢游錄謂：「說話有四家：一曰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拳提刀，捉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謂參禪。」

說史謂說前代興廢戰爭之事。宋代平話，現在留存的有四書。今略述之於下：(1)五代史平話——是後世演義小說的元祖，是「講史」的一種。梁唐晉漢周，各分上下兩卷。梁漢二史已缺下卷。各以詩起首次入正文，又以詩終止敘述歷代的軍事和政治。(2)通俗小說殘本——是「小說」的一種。現在留存的從第十卷至第六卷，每卷一篇，計有碾玉觀音，菩薩蠻，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拗相公，錯斬崔甯，馮玉梅團圓。(3)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共分三卷十七章，每章必有詩，所以又稱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其體裁與「講史」「小說」不同。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裏稱爲「擬話本」。後來的西遊記就是依這藍本修改而成的。(4)大宋宣和遺事——是後世章回小說的元祖。敘述宋南渡前後的事，後來的水滸傳就是依此修改而成的。

【平調曲】古今樂錄說：「王僧虔技錄：平調有七曲：一曰長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從軍行，七曰鞠歌行。」

【平謎論】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平西樂】樂府清商曲西曲篇名古今樂錄：平西樂倚歌也按古辭一曲存。

【平西冊】九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平頭】詩有謂平頭者前句上二字與後句上二字同聲如古詩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同聲日樂同聲是平頭也又如朝雲晦初景丹池晚飛雲飄披聚還散吹揚凝其威四句上二字皆平聲是平頭也又如周王褒詩高箱照雲母壯馬飾當顛單衣火浣布利劍水精珠四句疊用四物而每物各用一虛一實字面亦平頭也又如杜摯詩伊摯爲媵臣呂望身操竿秀玉困商販寧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聲引古人皆在句首是亦平頭也。

【平頂山】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平君贊歌】廈門流行俗曲鉛印本

【平山文集】八卷詩集八卷明何濤撰詩文比率

其所欲言

【平山詩餘】一卷清蕪湖濮文彬撰有光緒刊本

附黃州宦遊草後

【平山冷燕】這部小說的定名是把書中主人翁平如衡山黛冷絳雪燕白領四人的姓字湊成的原來書中敘述的山黛和丫環冷絳雪都是才女便是皇帝也知道她們的名氣這兩個女子性情十分活潑常常改着男裝和當時的才子平如衡燕白領二人做詩酬答不料遭了惡人的陷害幸得平燕二人在京中考試中了會元會魁救了這兩個女子後來由皇帝的命令將山黛嫁給了燕白領冷絳雪嫁給了平如衡完成了一部才子佳人的小說——用運筆都是十分迂腐凡二十回有舊刊本題「新刻批評平山冷燕」圖六葉有順治戊戌天花藏主人序大連滿鐵圖書館藏靜寄山房刊大字本六卷無圖半頁九行行二十一字封面題「冰玉主人批點」首冰玉主人序「庚申夏小監於肆中購得平山冷燕一書」云云按清怡傳親王弘曉號冰玉道人當是其人孔德圖書館藏聚錦堂刊天花藏七才子書本六卷馬隅卿藏雍正庚戌退思堂刊天花藏七才

子書本馬隅卿藏；日本船載書目載啓盛堂刊本，天花藏四才子書未見，中箱本書名新鐫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四卷，劣清無名氏撰。題「荻岸散人」一作山人一編次。清盛百二袖堂續筆談謂張劭撰，構李詩繫又以爲秀水張勻所作，未知孰是。在園雜誌卷二引。1034

【平吳凱旋錄】四卷。明朱澤編。崇明海寇爲亂，官軍屢屛，湯慶爲合蘇松常鎮四郡民兵以勦平之，吳中士大夫各贈以詩文，澤編次以成此集。

【平叔詩存】二卷。清上元蔣國平撰。右蔣氏慎修書屋排印本，在金陵叢書內。

【平安吉慶】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本。

【平遠堂遺詩】清道光間許廣碑撰。

【平湖秋月】北平流行俗曲（岔曲——西湖十景之六）

【平臺記】此書未見。據小說小話引云亦記朱一貴事與前書略同。唯詞意多鄙倍。藍鼎元平臺紀略

序中所指當即是書。按據鼎元自序「自束窳歸，見有市靖臺寶錄者，其人其時其事多謬誤」云云。則鼎元所見書名靖臺寶錄，不名平臺記，疑非一書也。

【平妖傳】清張潮虞初新志卷十四載王謙平苗神異記一文。略云湖廣城步縣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邑人敬事之，禱求必應。謙康熙癸亥宰是邑時，粵西全州西延峒苗楊應龍作亂，謙率精銳出城，深入其阻。應龍倉猝失措，有左道用符咒演法無一效，皆手戮之。生擒五百餘人，及訊賊曷不奔竄而屈首受擒，僉曰：方將遁，恍惚有赤面長髯大將，乘白馬自天而下，指揮神兵，四面旋繞，不得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所見，無異辭。日既晡，振旅歸，亟登城謁帝，仰見帝面汗浹如雨，如甫釋甲狀，益加悚惕，叩首謝。自惟涼德，何敢辱帝力，或者正可勝邪，誠可回天，今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民者，真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妄據天功哉！爰是新廟貌，肅几筵，遠近奔走者日盛。邑人士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謂百年來所未有云云。支豐宜據此載平妖傳於曲目

表，目爲戲曲。而觀原文「邑人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一語，則平妖傳者似謂小說，其傳奇則不知其名。或此平妖傳有傳奇小說二本，亦未可知。唯書今不傳，其傳平妖小說亦不知以何種文體演之。

【平妖全傳】有馬隅卿藏明本。殘存卷二至卷五四卷。卷五止於六十回。不知全書之卷數回數。明無名氏撰。題「吳興會極清隱居士編次」。「洪都瀛海嬾仙居士參閱」。「彭城雙龍延平處士訂正」。「演天啓間徐鴻儒叛亂事」。

【平橋稿】⁴²⁰十八卷。明鄭文康撰。其詩意主勸懲而多近擊壤集體，其文雖不甚修詞，而篤實不支，自中繩墨。有明刊本，天順刊本，清康熙癸酉重刊本。

【平播記】⁵一本。明張鳳翼撰。傳奇。鳳翼字伯起，長洲人。列朝詩集伯起與其弟獻翼、幼子燕翼、叔貽並有才名。吳人語曰：前有四皇，後有三張。

【平園雜著內編】⁶⁰²十四卷。清分宜林有席撰。有道光刊本。

【平田詩集】⁶⁰⁴二卷。明管楫撰。其詩頗沿七子之派。

蓋楫與薛蕙、何景明、高叔嗣諸人相倡和，漸染而然也。

【平顯】⁶¹仲微，元——三六七頃錢塘人。明洪武初官廣西藤縣令。謫戍雲南。與王紱友善。顯爲詩豪。放自喜，雲南詩人稱「平居、陳、郭」。平居第一。有松雨軒詩集八卷。

【平顯詩】⁷⁴他的詩變怪豪放，在當時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作家。

【平陵東】⁷⁴（相和曲）崔豹古今注曰：「平陵東，漢翟義門人所作也。」樂府古題要解曰：「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中，爲東郡太守。王莽篡漢，起兵誅之，不克而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按詞存宋志三。

【平閣全傳】⁷⁷六卷，五十二回。有光緒十一年坊刊本。清無名氏撰。演楊文廣平閣事，甚荒誕。

【平分秋色】¹⁰⁴³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天瘦閣詩】¹⁰⁴³清咸豐間李士荼撰。

【天齊廟斷后】⁰⁰²²三本。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龍圖公案之十五）

【天廚禁燔】⁰⁰²⁴三卷。宋釋惠洪撰。是編皆標舉詩格，而舉唐宋舊作為式，然所論多強立名目，旁生支節，自生妄見，茫然不知古法。

【天韻堂詩存】清徐維城撰。

【天雨花】¹⁰²²十八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天雨花】¹⁰²³二十本。北平流行俗曲。本刻本。

【天下樂】¹⁰²³一本。仙呂曲調名。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本。

【天下樂】一本。清張大復撰。傳奇。

【天下太平】⁴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天下太平】⁷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天下景致】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天下同文集】⁷四十四卷。元周南瑞編。是編所錄

不足盡元代之文。然亦多蘇天爵所未收，亦足以互相補苴。有刊本係麻沙元板。題天下同文前甲集，大德甲辰廬陵劉將序為劉瑞刊書作。

【天下美景】⁸河南流行俗曲。三元堂木刻本。

【天平山】¹⁰⁴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天雷無妄】¹⁰⁶參看遇惡傳條。

【天雲樓詩】¹⁰⁷清光緒間胡薇元撰。

【天水關】¹²²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天水關】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天水關】¹²⁴河南流行俗曲。聚文堂木刻本。

【天延閣詩前集】¹²⁴十六卷。後集十三卷。附花果會

唱和詩一卷。贈言集四卷。清宣城梅清撰。是編分前

後二集。末附花果會唱和詩。贈言則皆同人燕游酬

答之作也。有原刊本。在天延閣刪後詩內。

【天延閣刪後詩】⁷十五卷。後集十五卷。贈言集四

卷。清宣城梅清撰。有原刊本。

【天香樓詩集】²⁰清道光間王杏村撰。

【天香圖牡丹】⁶一本。明周憲王有燉撰。雜劇。

【天香閣詩集】⁷十卷。清唐之鳳撰。其詩多愁苦之

音。

【天香閣詩鈔】⁸八卷。清丹徒劉文培撰。有嘉慶刊

本。

【天上人間】²¹有吳興周氏藏稿本。半葉九行。行二

十五字，存第一卷。清胡公藩撰。述趙世忠（妻錢氏，女月姑）虞士誠（妻華氏）袁子卿（妻楊氏）數家事。公藩原名紹昌，江蘇華亭人。見小說月報二十二卷六號。周越然書談。云言情小說，疑亦才子佳人一類之書。作者時代俟考。

【天仙癡夢】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天仙送子】²³²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本。

【天山草堂存稿】²²⁷八卷。明何維柏撰。是集文六卷，詩二卷，文集中有講義語錄二種，皆以白沙緒論爲宗。其詩亦多講學語，蓋維柏嘗從陳獻章游也。

【天山贖華集】⁶四卷。清金臺張之浚撰。有乾隆刊本。

【天外談】²³²四卷。清石龐撰。詩文皆纖仄佻巧，墮入魔趣。

【天台詩選】²³⁶五卷。明許鳴遠編。起南宋迄明，凡二百二十四家，搜採不可謂不廣，然元以前僅得二十餘人，餘皆明人也。

天

【天台傳】²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天台前集】⁸三卷。前集別編一卷，續集三卷，續集別編六卷。宋李庚原本，林師葳等增修。別集則林表

民所輯補，是編皆夏輯天台題詠，前集與前集別編，皆唐以前詩，續集爲北宋人詩，續集別編，皆南宋人

詩也。有明初刊本。

【天豹圖】²⁷²²十二卷，四十回。有英秀堂刊小本，鄭西諦藏。清無名氏撰。首道光丙戌（六年）張某序。與天寶圖彈詞所演略同。

【天假良姻】²⁷²⁴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天緣巧合】²⁷⁹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天緣配】¹⁷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天緣夢】⁴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天緣會】⁸⁰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天緣箭】⁸⁸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天繪閣初稿】²⁸²五卷。清會稽陶元藻撰。有嘉慶刊本。

【天繪閣初稿】²⁸⁹清嘉慶間王仲濠撰。

【天空雲靜】³⁰¹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

刻本。

【天寄廬詩鈔】³⁰⁶八卷。清朗陵牧僑撰。有道光餘園

二十四種本。

【天宮賜福】³⁰⁷北平流俗曲。（大鼓書）

【天寶遺事諸宮調】³⁰⁸鍾嗣成錄鬼簿「王伯成，涿州人有天寶遺事諸宮調行於世」在元代，據我們現在知道的，有這麼一部諸宮調。雖然今日已看不

見傳本，明清以來各家目內，都沒有著錄。但是乾隆初年編九宮大成譜的時候，還根據原書，考訂種種。如何到現在不足二百年，便已沒有傳本，真令人可疑。或者總有一天可以發現的。任二北和日本倉石武四郎都有天寶遺事的輯本，倉石武四郎的纂稿，我不知道是什麼情形；二北所輯的材料底來源，一共五部書，其分量如下表：

類別	雍熙樂府	太和正音譜	北詞廣正譜	九宮大成譜	詞林摘豔
套曲	五十六		二	一	一
零調		十一	六十六		
套式			十四		

結果是五十九套全的，七套殘的，一共六十六套。猜謎似的把他排列起來，於是元代的唯一的這一部天寶遺事諸宮調，可以將牠的大概公布於世了。王

氏另有兩種雜劇。（張騫泛浮槎，及李太白貶夜郎。）在當時也是行於世的；但名聲遠不如天寶遺事之

【天寶大亂後唐詩】自天寶大亂後至長慶之際約六十餘年。杜甫，韓愈，孟郊，賈島，白居易，元稹，以及韋應物，劉長卿，張籍，王建，大曆十子等均爲這時的重要人物。這時浪漫文學正當全盛，一經此亂而急轉直下變成寫實。原來唐自開元天寶之極盛，國富民康，物質的享受過於豐裕，上下酣嬉，政治腐敗，及漁陽鼙鼓動地而來，君臣束手，竟無法可以抵禦。卒致兩京陷落，宮闈蒙塵，玄宗倉皇西狩，安祿山，史思明的勢力如火燎原，不久蔓延中國北部。中興名將郭子儀，李光弼等費了無窮氣力兼借外族之助，才將這次大亂戡定。不過中央政府的威權終於不能恢復，釀成宦官擅權藩鎮割據之局，荏苒至於五代而唐社終屋！天寶大亂延長至七八年。這七八年大流血大破壞之中，不但政治秩序紊亂不堪，社會經濟也大崩潰，人民或死於兵燹，或填於溝壑，顛沛流離，莫可告語，極人世不堪之慘。這時候一般人的太平迷夢早已打破。而詩人飽經亂離之苦，對時代更有深刻的認識，文學的態度也就一變而爲嚴肅，認

真，深沈。而寫實文學便於這時代勃然以興。胡適說：「向來論唐詩的人都不曾明白這個重要的區別。他們只會攏統地誇說『盛唐』却不知開元天寶的詩人與天寶以後的詩人有根本上的不同。開元天寶是盛世，是太平世，故這個時代的文學只是歌舞昇平的文學，內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個亂離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是寫實的，意境是逼真的。」（白話文學史三一零頁）這真是千餘年來未有之議論。寫實文學以杜甫開其端，元結，顧況則可算他的同志。大曆後文學頗少時代色彩，但做詩的態度都很認真。也可說受了寫實主義洗禮的結果。韓愈一派雖以險怪見長。而內容亦注重人生問題，可說是三分浪漫七分寫實的特別派。白居易，元稹，直繼杜甫衣鉢，並變本加厲而爲功利派。都有成爲系統的理论爲寫實文學張目。李賀雖爲元和詩人而他取徑宮體自成一家，時代所給他的影響甚少。

【天涯片草】清乾隆間金玉鳴撰。

【天涯聞見錄】清新化魏祝亭撰。有通行本。

【天池草】二十六卷。明王宏誨撰。是集文二十卷，

詩六卷。

【天津開嘮】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天啓宮中詞】一卷。明陳棕撰。其詩仿王建宮詞，

雜詠。天啓軼事。朱彝尊嘗錄入明詩綜。

【天九歌解心】廣東流行俗曲。（龍舟歌）成文堂。

【天九牌名】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天臺奇遇】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天才方法並重說】陸機對文學祇是感覺到創

作方法的重要，到葛洪便反對無方法的天然說了。

抱朴子外篇辭義篇：「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

三辰擣景，非瑩磨之力；春華榮煥，非漸染之采；萑蕙

芬艷，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他的答

辨是：「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

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韻，蔽文物殊而五色均。徒以

闕溢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

定味。」不過葛洪雖然反對無方法的天然說，但也不承認任何人都會運用方法。運用方法仍須天才。所以說：「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又說：「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並屬文，參差萬品，或浩漭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言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並辭義篇）曹丕雖然真定了文學的地位，而論到創作，則採取「天才說」，至創作方法的提出，實是陸機的功績。但創作之需要天才也需要方法。正如車之兩輪，缺一不可，以故在曹丕陸機以後的葛洪，遂懲於曹丕與陸機的偏而不全，而尊重天才也。重視方法。唯其「才有清濁，思有修短」，所以「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骸迴弱也。」重方法大概是受了陸機的影響，重天才且謂「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則大概是受了曹丕的影響。但他調和二者之間，而採一種並重的辦法，亦遂成功自己。

的學說了。

【天才說】⁰⁸嚴羽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以才學爲詩，（案才學謂學識）以是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滄浪詩話）中國昔日，恆以文章學術併爲一談，故劉勰論文，以「聖賢書辭，總稱文章」後世更有「爲文有經術者貴」之言，豈非錯認學識爲文藝乎？嚴氏之劃出書理而言詩，與遠西之談純文者暗合，可不謂卓識乎？惟嚴氏之所謂詩，實可與純文學同其範圍，而唐宋以來，無韻之文，恆落理障，嚴氏生當宋世，滔滔皆是，所以不敢論文與！**文學不以學理爲轉移**，北齊顏之推已前發之。顏之言曰：「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

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家訓文章篇）由顏氏言之，則學士與文人不同，亦即雜文與純文之別也。學士非不能爲純文，但不必佳耳。「博士買驢，書券三紙，不及驢字」，雖極機械的功巧，非性情也。所謂「拙文研思，終歸蚩鄙」歟！劉彥和云：「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辨麗本於情性。」（文心情采篇）楊慎申其說曰：「美人未嘗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奇才未嘗不讀書，讀書未必皆奇才。」（丹鉛總錄）又曰：「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者也。文非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同上案此言本方孝孺）夫物之可以工巧至者，前人所爲，後人可取而代之。而文學作品，所以有永久價值者，惟在不可以工巧至；而近世學術昌明，文學獨無進步者，亦以不可以工巧至與！**總之，文學家非無思想也，而與學理之思想不同，非無技巧也，而與工藝之技巧不同。學理雖精，工藝雖巧，皆有迹象可求，好學者自可循序而得之也。若夫文章之妙，語或無異常人，而神情行乎**

其間，不可捉摸；苟惟執其迹象，則如泥塑美人，無生氣矣。李希聲曰：「古人作詩，止以情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疎，皆爲佳作。」（詩人玉屑引希聲詩話）朱晦庵曰：「昔人賦梅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歎，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便是難說，須要自得他言外之意。」（詩人玉屑引）由上二說觀之，則得其意者，可外其言而不顧也；得其情調者，又可遠其意而無害也。李氏所謂情調，蓋即嚴氏所謂別才別趣，係先天的，而非後天的。故有用後天之力太多，而反以僨事者。蔡寬夫云：「詩語大忌用功太過，蓋鍊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可謂精切，而在其集中，本非佳處，不若「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爲天然自在。其用事若「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雖字字皆本出處，然比「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雖無出處一字，而語意自到……（寬夫詩話）葉夢

得云：「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唐人小說，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爲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著力太過，何但詩也。（石林詩話）此皆過於求工，欲得反失也。更有博洽載籍如李善，僅得書籠之名，強識故事如楊盈川，徒獲點鬼簿之誚，善哉鍾嶸之言曰：「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于吟咏性情，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羗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袖，蠹文已甚。」（詩品序）此又讀書太多，反足爲累，所以嚴氏發爲詩有別才之說，而吳氏林下偶談亦有「文雖奇，不可損正氣，文雖工，不可掩素質」之言也。文章之美，既不可以工力致，故能保其個性而發揮其特

質者，才雖駑下，亦足成家，昔人謂「羅隱杜荀鶴輩至卑弱，至今不能泯沒者，以其自成一家耳。」（見室中語）知古人所以自成一家之由，則作品之不可泯其天才也審矣。夫文藝之能發揮天才，既如上述，更進而欲測驗天才之效率，則有下列之三事焉：萃一人之作，以審其體製之從違，則才之長短見矣；合諸家之作，以較其氣度之柔剛，則才之品類見矣；此皆驗之成文之後者也。至於屬筆之際，文思遲速，古今作者才殊不一，則成文之前，亦頗有足言者。茲以三事臚述如次：（甲）文體之從違！夫人之才性，既各不同，而文之體別繁滋，亦烏能共通哉？陸機云：「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微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文賦）審諸體之區分，蓋因用而異類。古人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文體之異，又似應人心焉！是以涉藝雖衆，才難並美，執御執射，不可得兼。

天

況文章之道，繫乎性情者！與曹丕曰：「文非一體，鮮能備善；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蔡之初征，登樓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團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典論論文案文心才略篇可參看）又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與吳質書）夫曹稱四科，奏議書論同屬散文，謂不押韻，非駢散之散。銘誄詩賦，同屬韻文，體製相近，尚有斯異，後世詩文家之分別途徑，無怪其然矣。曾子固不能作詩，嘗自解云：「古者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同時蘇明允亦不能詩，足知曾說非妄。他如歐陽公不工於賦，黃魯直短於散語，才之不同，竟以相反。（曾

文——一——六一一

蘇歐黃事實見曹安瀾言長語邵氏見聞錄哥氏鶴林玉露諸書世之才士自矜通洽欲兼眾美者多矣但其結果非一無所成即必有所偏鄧繹曰「唐宋以來兼長詩古文辭者其詩每不若文辭之盛韓柳歐蘇皆其人也韓蘇雄直之氣一往無餘而其中之色蘊淺矣柳歐之詩清而不深歐能以文為詩而嗣子長之逸響物莫能兩大其斯之謂也乎李杜王孟之不能於文也其心思亦有所專注耳兼之者其子建淵明乎然亦不能備諸體也文章與賦兼勝者惟班揚班稱良史而上掩於司馬揚號通儒故韓愈儷之以荀卿抑將以自況也然二人為詩不能及蘇李與枚叔兼才之難乃若是乎（藻川堂談藝）夫文人之不能兼擅諸體雖曰習藝之工有疎密顧亦性有所近與否耳曾國藩謂「退之本陸宣公所取士子膽奏議終身效法陸公而公之剖析事理精當則非韓蘇所及」又謂「賈生為陳政事疏年僅三十於三代及秦治術無不貫徹漢家中外政事無不通曉蓋有天授非人所能幾」然則韓蘇之不能以秦

議名者非工力不足性不近耳夫秦陳政事為雜文之一體尚不可以人力至況以「別才別趣」之純文乎文家之擅於是體者雖為他文亦恆以是體之精神行之劉孝綽云「孟堅之頌尚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昭明太子集序）陳善云「以文體為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為四六自歐陽公始」（捫蝨新語）曹安云「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瀾言長語）陳師道云「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后山詩話）此蓋才有所限非文體之不可孳乳也苟富創造之才即以詩文為混合物另闢途徑亦決不至如世人所譏「杜之無韻語不可讀韓之詩為押韻文」矣一人之才未能兼長眾體既如上述矣而於一體之中比興殊途事情異類故以大範圍言則詩文為二體以小範圍言則詩之咏物寫情亦復各為一體是以雖稱詩人抑又未必兼長眾類鍾嶸曰「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咏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

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晏，鮑照戍邊，太冲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詩品序）夫於一體之中，特長一類，必是類與其性情爲尤近者也。故發揮其天才亦較易，而其作品亦遂夙絕於古今焉。□（乙）文氣之柔剛——曹丕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論論文）案晉書文苑傳後論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云云可參。劉勰曰：「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案王書無養氣篇論衡自記篇有「養氣自守」之言，蓋即劉說所本）驗已而作，豈虛誇哉？夫耳目口鼻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通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文心養氣篇）又曰：「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風樞劇柔，甯或改其氣。」（體性篇）由曹劉言之，則文氣不齊，各肖其人，未可矯詐也。文不能無氣，氣不

能無強弱，故文章有剛柔之分焉。文之剛柔，即氣之剛柔也。梁武帝稱裴子野「形弱文壯」，則氣之剛柔，又無關乎形體之剛柔也。後世論文氣，剛柔者，桐城姚鼐最爲詳盡。姚之言曰：「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而陰處剛柔之發也。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雷，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嶺，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于人也，謬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暝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復魯絜非書）又曰：「苟

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爲文章之美。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無其一，剛者至於偵強而拂戾，柔者至于頹廢而闇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海愚詩鈔序）白姚氏倡爲陽剛陰柔之說，評文者翕然從之。曾滌生本之以析各家之文曰：「余嘗數陽剛者，約得四家，曰莊子，曰揚雄，曰韓愈，曰柳宗元。陰柔者約得四家，曰司馬遷，曰劉向，曰歐陽修，曾鞏。柔和淵懿之中，必有堅勁之質，雄直之氣，運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與張廉卿書）又曰：「西漢文章如相如子雲之雄偉，此天地道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墮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納之於薄物細故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於二途，雖百世可知也。」（聖哲畫像記）觀曾氏開發姚氏之言，可謂深切矣，而以史遷之文爲陰柔，則與前人之論史

記者不合。（方以智文章薪火以遷固爲雄剛，管異之與友人論文書以賈誼太史公皆深得乎陽剛之美者。則曾說與桐城派文人意見亦有未合。）豈以史記多譏諷之辭，所謂「柔和中有堅勁之質，雄直之氣」，侯朝宗與任王谷書所謂「斂氣於骨」者歟？此在各人之體認不同，而無妨於文分剛柔之原理也。魏禧曰：「歐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超忽不羈，故其文特雄。彭躬庵敍和公南海西秦詩曰：『字字句句拔起，聳立險秀異常，分明是一幅筆山圖也。山無波瀾，無轉折；卻以峯巒爲波瀾，起頓爲轉折。』嘗論文有得水分者，有得山分者。子瞻水分多，故波瀾動盪；退之山分多，故峯巒峭起。」（日錄論文）魏之所謂山分者，即所以形容陽剛之文，所謂水分者，即所以形容陰柔之文也。此不明言剛柔，而實無外乎剛柔，益知剛柔之分，非偶矣。然文章之華質駢散，皆可以人力左右，惟氣之剛柔則不爾。故歐曾法韓愈之散體，在文派上同爲尚質之領袖，以剛柔判之則

爲二類矣。故前者爲文學上後天之類別，後者則爲先天之類別；前者爲形式之不同，後者爲精神之不同也。□（丙）文思之遲速——往昔作者，成文遲速，相去之量，有可驚者！權而論之，非惟內質之利鈍，蓋亦有外因焉。屬於外者，復可分爲數端：文辭有順濫，文體有難易，此文藝本身之關係，而影響於思想者也；氣候有寒溫，景物有昏明，此因環境之關係於作者精神，而影響於思想者也。前者可藉術藝之修養以爲調劑，後者一時之遲速，非永久如此也，皆不足以表示天才。雖然，內質外因，時相混糅，純出天才，不受外之關係者，殊未易覩；則惟有視其所受外因影響之重輕，以爲才捷與否之斷耳。評文之家，互有所偏，茲分崇內與尚外二派，揚權如次。劉勰云：「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鍊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舉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

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文心神思篇）近人黃侃謂：張衡左思二文之遲，非盡由思力之緩，蓋敘述都邑，理資實事，故太冲嘗從蜀士問其方俗山川，是則其緩，亦半由儲學所致也。（雕龍札記下）綜觀昔人文思遲速，雖不能無外因，要足見其才性，而外因過大者，亦足滑其才性。張左之文是也，而劉氏漫無區別，不無微失。我故以劉說爲崇內派。陸機云：「若下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葳蕤以馭還，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在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曠，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文選文賦）陸機以自己之經驗，定遲速之故，屬於感情。黃侃闡發其說曰：「世固有爲文常速，忽窘於數行，爲文每遲，偶利

於一首。」（雕龍札記下）夫以一人之身，而有遲速之效，陸說是矣。雖然，試以二人相較，則同遇駿利之際，而有利鈍焉；同處底滯之境，而有遲速焉。謂非天才不可也。陸氏忽于內質，亦未爲得。吾故以陸氏爲尚外派。夫陸氏之說，既可以比較，而見其天才，則雖有外因，仍不能謂屬於外也。至張左等之「類書式」的文章，既非性情之事，不能以常例論。然以張左之他文考之，未始不足以定其才之遲速也。即以張與左比之，亦未始不可定其遲速也。故以根本言之，不能不舍外而論內，後之作者，如史稱許敬宗草破賊詔，立於馬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唐太宗深爲歎賞。房玄齡在秦王府十年，常典管記，每軍需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草稿。袁宏從桓溫北征，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柳公權從文宗至未央宮，受詔賦詩，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文宗曰：「子建七步成一詩，子乃三馬。」劉敞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十九人，敞立馬卻待，一揮九制，文明典雅，各得其體。此皆才速之選，非假外助者也。隋薛

道衡每構文，必隱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唐李建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當其任。此又思緩之類，非有事阻者也。古人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見宋長白柳亭詩話三十）尤足見文才之遲速焉。丹鉛總錄引唐人云：「潘緯十年吟苦鏡，何涓一夕賦瀟湘。」是於題易者反難成，題難者反易就，才之相去，豈不遠哉？李白上韓荊州書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使白言而非妄也，則才之敏者，體裁外物，舉不足以爲撓焉。丹鉛錄又引畫家云：「思訓經年之力，道元一日之功。」則藝術之才俱有遲速，不獨文學也。

【天有眼】一本。清張大復撰傳奇。

【天南同人集】三卷。清上海姚文棟編。有排印本，在南棧雜著內。

【天幸十日記】一卷。清桐鄉嚴辰撰。有光緒刊本。

【天喜人歡】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天壽太子邢臺記】一本。元秦簡夫撰雜劇。

【天真閣集】六十卷。清昭文孫原湘撰。附長真閣

詩集七卷常熟席佩蘭撰。有嘉慶刊本。

【天地集】不分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原刊本。

【天花亂落山房詩】六卷。附詞鈔一卷。清河閻戈渡撰。有道光刊本。

渡撰。有道光刊本。

【天花亂落山房詞鈔】一卷。清河閻戈渡撰。有道光刊本。在天花亂落山房詩內。

光刊本。在天花亂落山房詩內。

【天妃廟】不分卷。清閩縣林紓撰。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排印本。

【天根詩鈔】清光緒閻何家琪撰。

【天書記】一本。明王廷訥撰。傳奇。

【天貴圖】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天目山齋歲編】二十四卷。明吳維嶽撰。靜居詩話謂其詩如鉛刀土花。不堪洒削。雖誡之太過。然覆核斯集。其論亦非無因也。

詩話謂其詩如鉛刀土花。不堪洒削。雖誡之太過。然覆核斯集。其論亦非無因也。

覆核斯集。其論亦非無因也。

【天目山堂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明徐中行撰。中行爲後七子之一。王世貞亟稱之。以爲左準右繩。靡所不合。胡應麟則惜其少深沈之致。陳子龍復有摹古太似之譏。是非恩怨。輾轉相爭。要之或褒或貶。各

古太似之譏。是非恩怨。輾轉相爭。要之或褒或貶。各

有所當。雜文亦有意矯揉。頗失渾雅。

【天愚山人詩文集】清謝泰宗撰。

【天時頻催】北平流行俗曲。

【天馬山房詩別錄】一卷。清婁縣汪巽東撰。有原刊本。在滂喜齋叢書內。

刊本。在滂喜齋叢書內。

【天馬山房遺集】八卷。明朱淵撰。按淵以上爭誕節朝賀疏廷杖。放棄終身。其詩文不事鉛華。獨抒懷抱。靜居詩話稱其詩無俗韻。誦之可想見其爲人。有明刊本。

節朝賀疏廷杖。放棄終身。其詩文不事鉛華。獨抒懷抱。靜居詩話稱其詩無俗韻。誦之可想見其爲人。有明刊本。

有明刊本。

有明刊本。

【天馬之一】樂府郊廟歌郊祀歌篇名。漢書二十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之二】樂府郊廟歌郊祀歌篇名。漢書二十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之二】樂府郊廟歌郊祀歌篇名。漢書二十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二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馬媒】一本。清劉晉充撰。傳奇。

【天長地久】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天隱子遺稿】十七卷。明嚴果撰。是集詩七卷。文

卷。

【天隱堂文集】二卷。清歸安凌霞撰。有劉氏嘉業

堂刊本，在吳興叢書內。

【天岳山館文鈔】四十卷。清平江李元度撰。有光緒

緒爽溪精舍刊本。

【天閣詩草】清道光間夏埏信撰。

【天問】屈原作品中，最奇怪的一篇便是天問。離

騷九章等篇在文學史上都有絕大的影響，只有這篇天問，後人竟少有理解他的。摹仿風氣盛行的漢魏，儘管摹仿「楚辭」，儘管摹仿子虛、上林和七發：獨不敢摹仿天問。一直到了千一百年後，纔有一個好奇的柳宗元來作一篇天對，替屈原解答了一百幾十個疑問。然而後來的讀者和注家依然望而生畏，依然怕理解他；所以我謂天問這篇東西，簡直是文學史上的怪物。不料這篇怪物近來竟有人懷疑他是偽託的。三年前胡適之先生在讀楚辭裏曾說：「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我們可斷定此篇為後人雜湊起來的。」此時徐旭生先生作了一篇天問釋疑來替他解釋，同時陸侃如先生在讀楚辭裏也駁過他。一並見努力讀書雜誌第

四期。一他們把胡先生的懷疑解釋了，假設也推翻了，可以說是維護屈原作品的功臣。但我還要補充一點意見。胡先生所以要懷疑天問是後人雜湊的，也許是上了王逸的當。王逸天問序云：「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這話好像說天問是後人所綴輯的，並非屈原自作。其實王逸的話荒謬可笑的地方很多，比如他在天問序裏前面說：「屈原放逐，彷徨山澤。」後面又說：「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前面已經說：「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後面又說：「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這樣含糊而又矛盾的話，已經夠使讀者墮入五里霧中了，我們還能相信他嗎？王船山云：「統一篇而繫之以『曰』，則原所自撰成章可知。」（楚辭通釋）這話真可闢王逸的謬了。按天問的名，最早見於史記，屈賈傳贊云：「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我想司馬遷距屈原時甚近，現在流傳的屈賦雖不免有後人偽託的，然而至少見於史記的這幾篇總可信。胡先生在讀楚

辭裏不是曾經承認離騷是屈原作的嗎？爲何獨把這篇與離騷並舉的天問否認呢？況且文理不通的原因，因不一定是因爲後人雜湊；試想這篇晦澀難懂，幾百年没人理會的天問，能保無文字上的脫誤嗎？古代的神話與傳說，現在書缺有間，我們不知道的多，天問中費解的句子，真是不通的嗎？自清代屈復把他校訂一番，已經很有條理可尋，再經毛西河補注一番，意義更覺明顯。洪興祖說：「天地之間，千變萬化，不可以次序陳。」大概屈原作天問時，牢騷滿腹，想到什麼便說什麼，未必顧到什麼條理不條理；比如杜樊川的杜秋娘詩，篇末說到「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初看起來，不倫不類，很可笑。這也是因爲胸中憤懣極了，隨便發洩出來的，那裏想到文學上的修辭呢？況且其中非毫無次序，王船山在楚辭通釋裏說：「篇內事雖雜舉，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終之以楚先。未嘗無次序存焉。」所以我謂天問一篇，無論如何都不能否認。□天問

天

本是懷疑的產物，屈原如何會作出這篇東西呢？以爲有兩大原因：第一是南北民族思想的差異，第二是他自身經驗的結果。我國北方民族素來相信天神，他們以爲天是有意識的，是能爲人們的禍福的。這種觀念，古書裏記載極多，其在文學中表現的，我單舉詩經來做例。邶風北門云：「已焉哉！天實爲之，爲之何哉！」小雅節南山云：「昊天不愍，降此鞠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小雅雨無正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此饑饉，斬伐四國。」大雅抑云：「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海爾諄諄，聽我藐藐。」此外如秦風的黃鳥，小雅的正月，小弁大雅的皇矣，板蕩桑柔，雲漢，瞻卬，召旻等篇，莫不滿篇的天神皇帝。像十月所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一類的思想，算是僅見。一部詩經，屈原大概讀的爛熟，所以天問的體裁，竟完全與詩經相同；但也許是他有意的摹仿，亦未可知。可是南方民族的思想是革新的，是很解放的，他並不受北方守舊思想的影響，譬如老子便是一個代表，他

文——一——六一九

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又說：「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看他懷疑天神的權力，處處與北方民族思想相抵觸。這種潛移默化的結果，就是一遇着不合常理的事情，便要發生疑問。天問便是那些疑問的結晶。至於屈原生平的遭遇都是逆境，這種逆境在他人或者可以忍受過去，在感情熱烈的屈原便受不了。他以為像我這樣熱心爲國，反被讒人離間，所謂「正道直行，竭忠盡智」的人，竟沒有好結果，可見天道真是無憑的了。但他又轉念一想：天道真是無憑的嗎？所以終於忍不住要問。史記屈傳云：「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這幾句話不啻說明他作天問的動機。

關於天問的時代，向來沒有確切的證明。朱子以爲是屈原初放時所作（見楚辭辨證）。這大概是根據王逸的話。王逸說：「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見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僂僂，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

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澤憤懣，舒寫愁思。」因此他便在「薄暮雷電，歸何憂？」兩句底下注云：「言屈原書壁，所問略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毛西河更把「厥嚴不奉，帝何求？」兩句連着來講，他說：「薄暮雷電，呵而問時之境也……言薄暮雷電，可以歸矣，何以憂不能自己？爲君所放，不得事君，使我不能奉承其威嚴，不知君固何所求於我也。」毛氏這個解釋，把屈原放逐一事附會上去，實在太牽強了。王船山謂：「此數語似言舜事。舜『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勿迷』，其德可以事上帝，而不能得瞽瞍之心。」這說較爲近似。毛氏又以「荆勳作師」一句爲指懷王大興師伐秦，敗於丹淅，復悉發國中兵擊秦，戰於藍田一事。按此事在懷王十七年（前三一）。依毛說，天問必作於懷王十七年以後。但洪興祖謂：「荆勳作師」是指平王事，王船山又謂是指靈王事，所以天問的時代是很難確定的。據我看，天問中絕無放逐的痕跡，至多只能說他帶有憤

懣和失意的清態罷了。所以說他是放逐後的作品，是靠不住的。但他究竟是什麼時候作的呢？據我的推測，大概是屈原頭一回被讒去職以後，放於漢北以前所作。這也許就是上官大夫奪稿未遂，因而讒他的那回事。在他的作品中，這篇要算最早。我的理由是：（一）屈原是一個熱腸人，爲左徒時，懷王很信任他，正是很高興的時候，不料被上官大夫一讒，便去了職；他驟然遇着這個意外的打擊，自然是很懊喪的。由懊喪而懷疑，由懷疑而發問，所以此篇單提及善惡因果的問題，而沒有一句悲傷的話，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二）從屈原作品進步的程序看來，天問也應該在最早。因爲他通篇以四言爲主，與詩經的形式無甚分別，後來他覺得這種形式太束縛，不適用，纔改用「騷體」爲文。所以在天問的時候，沒有確實證明以前，定他爲第一次被讒去職時所作，大概不至於十分離經。天問的文學價值，在「楚辭」中爲最低。但他卻有絕好的一點，爲「楚辭」中各篇所不及，便是錯綜變化，最不單調。關於這

點，又可分作兩方面來說（甲）句法的變換：篇中每節中約有四句，每四句中包含一個或數個問題；其問句的位置及多寡極變化無定。我把他們歸納起來，共得下列十二例：（一）第一句問例——「何聖人之一德，卒異其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何環穿閭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二）第二句問例——「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三）「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三）第三句問例——「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閔妃匹合，厥身是寄；胡爲嗜不同味，而快朝飽？）（四）第四句問例——「出自賜，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五）第一第三兩句問例——「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免在腹？」（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六）第一第四兩句問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七）第二第三兩句問例——「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八)第二第四兩句問例——「明明暗暗，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鷓鴣曳銜，鯨魚聽馬，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九)第三第四兩句問例——「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十)第一第二第四三句問例——「何閨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且，曜靈安藏？」
 「鯨魚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地何以東南傾？」
 (十一)第二第三第四三句問例——「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十二)四句全問例——「幹維焉繫，天柱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乙)句法的參差：一篇中雖以四言爲主，但最短的有三言，最長的有七言，又有五言及六言，他們都是四句一韻的，每韻之中除最普通的全爲四言外，其餘的句子大半參差不齊，錯雜相間。現在歸納起來，共得下列二十例：(一)第一句用五言例——「彼紂王之躬，孰使惑亂，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何環穿閭社，以

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
 (二)第二句用五言例——「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三)第三句用五言例——「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白霓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
 (四)第四句用五言例——「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顛免在腹？」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五)一三兩句用五言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六)一四兩句用五言例——「啓代益作后，卒然離孽，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
 (七)二三兩句用五言例——「皆歸射鞬，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八)三四兩句用五言例——「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嬪？」
 「湯出重泉，夫何罪尤，不勝心帝，伐夫誰使，挑之？」
 (九)二三三四句用五言例——「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十)第一句用六言例——「何聖人之一德，卒異其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十

(一) 第三句用六言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歧社命有殷國」該秉李德厥父是賊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十二)第四句用六言例——「繇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地何以東高傾」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十三) 第二句用五言第四句用六言例——「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十四) 第三句用六言第四句用五言例——「馮桃利玦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帝后不若」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十五) 第三句用五言第四句用七言例——「受賜茲醴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十六) 一四兩句用五言第二句用六言例——「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繇夫何變以化」(十七) 一二兩句用五言三四兩句用六言例——「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十八) 二四兩句用三言例——「簡狄在臺馮何宜玄鳥致疑女何喜」
 「遷藏就歧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

天

譏」(十九) 二四兩句用三言第三句用五言例——「兄有噬犬弟何欲易元以百兩卒無祿」(二十) 第二句用三言第三句用五言例——「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此外篇中所用的疑問代名詞及疑問副詞形容詞等也極複雜有的用「誰」有的用「孰」有的用「何」有的用「焉」「安」有的用「幾」「胡」時時變換至無一定我以為天問唯一的好處便在這一點所以孫鑛評他道：「或長言或短言或錯綜或對偶或一事而累累反覆或數事而鎔成一片其文或隋險或淡宕或佶偈或流利諸法備盡可謂極文章之變態」(評點楚辭)這真能了解他的藝術了所以說他全無文學價值大概不對罷」
 【天問天對解】一卷。宋楊萬里撰。這書取屈原天問及柳宗元天對二篇比附貫綴各爲解釋訓詁頗爲淺易其間有所辨證者如天問「雄虺九首儻忽馬在」引莊子「南方之帝曰儻北方之帝曰忽」證明王逸註作「電光」之語特因天對「儻忽之帝

文——一——六二三

居南北海」而爲之說；又如天問「鮫魚何所魁堆

焉處」謂「堆」當作「雀」，魁雀在北號山如雉虎

爪，食人，駁王注「奇獸」之誤，亦因天對「魁雀在

北號，惟人是食」而爲之說，並無何種新義。二〇八

【天問補注】一卷。清毛奇齡撰。他以朱子集注於

天問一篇多所闕略，故復爲之補注。前爲「總論」

後凡三十四條，皆先列天問原文，次列集注，而以補

注附後，亦間有所疏證。然語本恍惚，事尤奇詭，極難

一一確證，故臆測之詞居多。一一八四

【天問堂課藝】四卷。清烏程楊兆鏊撰。有光緒金

陵同文館刊本。

【天門】樂府郊廟歌，郊祀歌篇名。王先謙郊祀志

「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所謂「光夜燭」也。又云：

「己封泰山，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上欣然

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故末云「專精厲意逝

九關，紛紜六幕遊大海」也。按此篇蓋泰山封禪時

作。八七〇

【天門詩集】六卷，文集六卷。清吳盛藻撰。其詩文

皆惟意所如，盤所欲言而止。

【天門陣】十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天門陣】一名楊六郎看陣書。河南流行俗曲。南

陽府木刻本。

【天門陣演義】十二卷。婦征西。十九回。有坊刊小

本。鄭西諦藏。清無名氏撰。無署題。析楊家府後半爲

之。

【天門陣鼓詞】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鑄記書局石

印本。

【天鑒堂一集】二卷。清錢塘沈近思撰。有嘉慶刊

本。光緒刊本。

【天全詩錄】清道光間王鵠撰。

【天公玉戲】北平流行俗曲。

【天籟集】二卷。元白樸撰。康熙中有六安楊希洛

重刊本，又四印齋本。太素少時，鞠養於元遺山，元白

爲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

還。太素爲寓齋仲子，於遺山爲通家姪，甫七歲，遭壬

辰之難，寓齋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遺山遂挈以

北渡，自是不茹葷血，人問其故，曰：「俟見吾親，即如故嘗罹疫，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於臂上得汗而愈。」蓋視親子弟不啻過之，讀書穎悟異常，兒日親炙，遺山謦欬談笑，悉能默記。數年，寓齋北歸，以詩謝遺山云：「顧我真成喪家狗，賴君曾護落巢兒。」居無何，父子卜居於濟陽，律賦爲專門之學，而太素有能聲，號後進之翹楚者。遺山每過之，必問爲學次第，嘗詩贈之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未幾，生長見聞，學問博覽，然自幼經喪亂，倉皇失母，便有山川滿目之歎。逮亡國，恆鬱鬱不樂，以故放浪形骸，期於適意。中統初，開府史公將以所業力薦之於朝，再三遜謝，棲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其詞出語道上，寄情高遠，音節協和，輕重穩愜。凡當歌對酒，感事興懷，皆自肺腑流出，真如天籟。因以天籟名集，江陰孫大雅云：「先生少有志於天下，已而事乃大謬，顧其先爲金世臣，既不欲高蹈遠引，以抗其節，又不欲使爵祿以干其身，於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徙家金陵，從諸遺老，放情山水間，日以詩酒優游，用示雅志，以忘天下。」

弄再

是仁甫身世亦可惋也！詞中如咸陽懷古，感南唐故宮諸作，頗多故國之感，賦詠金陵名勝，亦有孩童禾黍之意，而沁園春辭謝辟召一詞，竟擬諸哲康山濤絕交故事，是其志尚，非同時諸子所能默契也。今人讀仁甫梧桐雨雜劇，僅目爲詞人，又烏知先生出處之大節哉。878

【天籟集】不分卷。清錢塘鄭旭旦撰。許之鈺校。有同治芝秀軒刊本。

【天籟集】二卷。明釋無相編。所錄皆宋以前不工文者之詩，如易水歌、黃臺瓜詞之類。

【天籟閣詩話】清灤陽張可中撰。有民國十六年北京排印本，在庸庵遺集內。

【天燈記】一本。清石恂齋撰。傳奇。

【弄珠樓】一本。明許自昌撰。傳奇。自昌字元祐，吳縣人。

【弄珠樓】一本。明王異撰。傳奇。

【再三的央給你】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再醮】¹⁰⁶一本。黃方儒撰。雜劇。

【再生緣】²⁵一本。明蘅蕪室撰。雜劇。有盛明雜劇本。

【再生緣】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再生緣】⁴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再生蓮】⁹一本。明李素甫撰。傳奇。

【再生小草】²⁶清道光間吳嵩梁撰。

【再粵謳】³⁴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再造天】⁴⁶六本。木刻本。

【再造天】福建流行俗曲。(戲考)集新堂鉛印本。

【再遊恩地】³⁸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再來人】⁴⁰一本。清楊恩壽撰。傳奇。

【再相逢】⁴⁶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再團圓】⁶五卷。有清泉州尚志堂刊本，黑紙，寫刻。

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日本內閣文庫藏。清無名氏輯。封面署「步月主人」。選古今小說通言及初拍。

乃乾隆間選本。

【更生齋文甲集】¹⁰⁵⁰四卷，乙集四卷。清洪亮吉撰。有

嘉慶七年洋川書院刊本。

【更生齋詩集】⁰⁴清光緒間周祥駿撰。

【更生齋冰天雪窖詞】³二卷。清陽湖洪亮吉撰。有原刊本，在洪稚存詩集內，光緒三年重刊本，在洪北江遺書內，又一本一卷，有光緒重刊本，在洪北江遺集內。

【更生劫餘詩存】⁴不分卷。清苕溪沈錫庸撰。有鈔本。

【更生吟】⁶明高名衡撰。是編雖止七言律詩八首，不成卷帙，而忠義之氣凜然簡外。

【更定文章九命】³⁰一卷。清仁和王暉撰。有康熙刊本，在霞舉堂集內，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更漏子】³⁷一本。詞調名。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霸亭秋】¹⁰⁵²一本。明沈自微撰。雜劇。自徵字君庸，吳江人有盛明雜劇本。

【霸王城下別虞姬】¹一本。元張時起撰。雜劇。時起

字才英，東平府學生，居長蘆太和正音譜曰：張時起

之詞，如雁陣驚寒。

【霸王草】⁴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霸王中和樂】⁵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宋志
教坊部。黃鐘宮。有中和樂曲。

【霸王別姬】⁶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霸王劍器】⁸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石亭文集】¹⁰⁶⁰⁰六卷。清綿州李化楠撰。有乾隆原刊
本。道光重修補本。均在函海內。

【石亭詩集】⁰⁴十卷。清綿州李化楠撰。有乾隆原刊
本。道光重修補本。均在函海內。

【石亭詩草】⁴一卷。清巢縣吳時傑撰。有道光刊本。
道光重修補本。均在函海內。

【石亭紀事】²一卷。續編一卷。清丁晏撰。有道光二
十八年頤志齋刻本。

【石麈】⁰⁰²¹¹天外清——一六九二頃安徽太湖(一作
蕪湖)人工曲。著有因緣夢傳奇(曲錄)演木淫與
田媚媚戀愛故事。別集有天外談四卷。

【石庵詩卷】⁰⁰²¹⁶清同治間劉蕪英撰。

【石文】⁰⁰⁴貞石清——約一六九二至一七二九間上
虞人。徙居杭州。卒年三十二。為諸生。家奇貧。學為詩

石

歌。悽戾幽怨。自成一家言。與里人厲鷄、丁敬等結文
字交。無三日不會面。家有小樓。青山滿簾。翠滴筆硯。
與諸詩人酬唱其間。然無所遇合。侘傺幽憂。以死。文
歿后。遺詩僅存十之一二。有貞石詩鈔。

【石龍菴詩草】⁰¹²四卷。附刻二卷。明徐學詩撰。學詩
不以詩名。而所作音節頗清亮。蓋嘗與李攀龍相贈
答。故流派與之相近。

【石語齋集】⁰¹⁶二十六卷。明鄒迪光撰。江南通志文
苑傳載迪光集凡三百餘卷。而不詳其名。明詩綜載
迪光所著有鬱儀樓集。調象菴稿。始青閣集。不載此
集。明人集刻本叢雜。著錄互異。此亦其一也。

【石麟鏡】⁰⁹一本。清朱佐朝撰。傳奇。

【石玉崑】¹⁰¹⁰³號問竹主人。清——一八五六頃人。他是
北方著名之評話家。善講忠烈俠義傳。原稿有三千
餘篇。其后經人編為小說。成三俠五義一百二十四回。
小五義一百二十四回。續小五義傳一百二十四回。
先后出世。三俠五義又經俞樾之改編。名為七俠五
義。辭句較雅潔。但小五義等多雜方言。不脫評話家

本色，實較改本之七俠五義爲勝。

【石玉崑】¹⁰¹⁰⁷一名評崑論。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石玉集】¹⁰¹⁰⁷十七卷。明汪坦撰。核其所作不出七子之體。

【石西集】¹⁰⁶八卷。附崇禮堂詩一卷。明汪子祐撰。凡

詩六卷。賦一卷。文一卷。後附崇禮堂詩。則宗豫父伯

薦之作。

【石雲山人文集】¹⁰⁷³五卷。清吳榮光撰。有道光二十

一年家刻本。

【石雲山人集】²清吳榮光撰。

【石雲居士集】⁷十五卷。詩七卷。清陳名夏撰。名夏

當時著作多商榷典制。足資考核。

【石函集】¹⁰⁷⁷清俞樾撰。

【石頭記】¹¹¹即紅樓夢。

【石頭記】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石頭山人遺稿】¹²²一卷。清遵義黎愷撰。有光緒黎

氏刊本。在黎氏家集內。

【石頭和尚草庵歌】²⁶一本。元王廷秀撰。雜劇。

【石頭人成親】⁸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石琴詩鈔】¹¹²清咸豐間李暎芬撰。

【石琴室稿】³一卷。易水往還稿。一卷。清石琴道人

撰。有道光原刊本。

【石琴鐵硯軒餘稿】⁸清道光間趙鴻儀撰。

【石研齋集】¹¹⁶十二卷。清江都秦燮撰。有嘉慶原刊

本。

【石延年】¹²曼卿。宋——九九四至一零四。一先世爲

幽州人。後徙家宋城。卒年四十八。氣節自豪。不務世

事。爲文勁健。尤工詩。累舉進士不中。真宗時。以爲三

班奉職。歷大理寺丞。上書章獻太后。請歸政。久之。遷

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進備邊策。不報。已而西

方用兵。始思其言。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遂王氏。酒

樓。對飲。至夕。無醉色。世疑爲酒仙。延年著有詩集一

卷。(文獻通考)

【石球】¹³鳴虞。清——一七六六頃。嘉定人。工詩。其近

體詩頗有風致。著有蘭書屋存稿四卷。

【石璜】¹⁴夏宗。別號匏卷。清——一六八四頃。江蘇如

舉人。工詩文，著有**匏菴遺集**三卷，據目錄當為五卷，已佚其二。

【**石子章**】元——二七九頃大都人。工作曲，太和正音譜評為「如蓬萊瑤艸」。所作雜劇二種（錄**鬼簿**）竹窗雨已佚，竹塢聽琴尚存。

【**石子斐**】成章清——一六九二頃荅江（一作紹興）人。工作曲，著有**鎮靈山**（一作**鎮仙靈**）傳奇一名**楞伽塔**（**曲海總目提要**）演蘇州巡撫毀上方山五聖祠事及正昭陽龍鳳山（**曲錄**）

【**石君寶**】（一作**君寶**）元——一二六零頃平陽人。工曲，太和正音譜評為「如羅浮梅雪」。所作雜劇哭周瑜、雪香亭、歲寒三友、柳眉兒、金錢記、士女秋香、怨呂太后、醜彭越、窮解子、紅銷驛、曲江池、秋胡戲妻及紫雲亭等十種（均錄**鬼簿**）今僅存最末三種。

【**石珪**】邦彥明——至一五二八藁城人。石珪之弟，從李東陽受業為東陽所特許。一四八七年與兄珪同登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正德間累官禮部左侍郎。廷臣諫南巡，將被禍，珪疏救之。世宗立，遷吏部

石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數有諫爭。帝大愠，珪遂致仕，歸裝於襍車一輛而已。人都嘆異。卒諡文隱。隆慶初改諡文介。珪詩文平正通達，具有茶陵之體。撰有**熊峯集**十卷。

【**石礪草**】一卷。清秀水陳光裕撰。有石印本，在濮川詩鈔內。

【**石秀齋集**】十卷。明莫是龍撰。是龍書畫皆有名，而為詩不屑深思。

【**石舫園詞鈔**】一卷。清海甯梁齡增撰。有道光刊本，在晚晴軒詩鈔內。

【**石香存稿**】一卷。清燕南于文濬撰。有咸豐十年王氏刊本，在友聲集內。

【**石上七星梅**】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石比部集**】八卷。明石英中撰。英中在西曹，以受誣被囚，其七宣紀夢及古樂府等篇，皆獄中所作，頗磊落有氣。嘗自評其文如赤手捕龍蛇，蓋才情俊逸而未能效才就法者也。

【**石經閣文集**】八卷。清嘉興馮登府撰。有道光刊

本。

【石經閣詩略】⁰⁴五卷。清嘉興馮登府撰。有光緒刊

本。

【石川詩鈔】²²³⁰⁰三卷。清方觀撰。是集乃其少子柱山

所編。

【石川集】²四卷。附集一卷。明殷雲霄撰。大抵才情

富贍，而骨格未堅。

【石例簡鈔】²²³²四卷。清南海黃任恆撰。有民國十七

年刊本。

【石嶺集】²²³³清善化唐煥撰。有原刊本。

【石崇】²²³⁰¹季倫，小名齊奴，魏至晉——二四九至三零

零渤海海南皮人。卒年五十二。少敏慧。為散騎郎。元康

初（二九二年左右）累遷荊州刺史。嘗劫遠使商客，

致富不貲，於洛陽置金谷別墅，富麗甲一時。復拜衛

尉。與潘岳共事賈謚。又與貴戚王愷等以奢靡相尚。

及賈謚被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有妓

曰綠珠，美豔異常。孫秀使人求之，不與。秀乃勸倫矯

詔殺之。綠珠亦墮樓死，一門皆被害。崇長於詩，以王

明君辭（見文選）為最著，有文集五卷。（兩唐書志）

【石巢四種】²²³⁰⁴元大鍼諸作，自以燕子箋最為曲折，

牟尼合最為藻麗，自葉懷庭識其尖刻，世遂屏不與

作者之林，實則圓海固深得玉茗之神也。四種中，雙

金榜古豔，牟尼合穠艷，燕子箋新艷，春燈謎為悔過

之書，所謂十錯認，亦圓海平旦清明時，為此由衷之

言也。自來大奸慝必有文才，嚴介溪之詩，阮圓海之

曲，不以人廢言，可謂三百年一作手矣。

【石伯成詩稿】²²⁶²⁰四卷。明石九奏撰。其詩多學才調

集，而風格未成。

【石鬼仔出世】²²⁶²¹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石泉山房集】²²⁶²³十卷。明郭汝霖撰。汝霖從鄒守益

歐陽德諸人講學，故其議論與羅汝芳一派相近。古

詩頗規模陳子昂李白諸人，得其形似，近體則又次

焉。

【石泉書屋詩鈔】⁵清道光間李佐賢撰。

【石泉書屋類稿】⁹八卷。清李佐賢撰。有同治十年刻本。

【石船居賸稿】清光緒間李超瓊撰。

【石室秘鈔】五卷。明魏文掖撰。凡雜著二卷，皆讀書論古之作。第三卷為詩，五卷六卷為雜文。

【石流】樂府鼓吹曲。饒歌篇名。陳沆石流一篇聲辭久清，不可復詒。按一作石留。

【石沔詩鈔】清道光間楊澤闈撰。

【石窗詩草】一卷。清武康胡焯撰。有鈔本。

【石潭存稿】三卷。明劉髦撰。是編上卷為詩，中卷即易傳撮要，下卷為義方錄。

【石州】三本。單打石州和尚那石州，超厥石州是也。參看宋官本。雜劇段數條。

【石洲詩話】八卷。清大興翁方綱撰。有中箱本，在粵雅堂叢書內。

【石溪文集】七卷，附錄一卷。明周敘撰。今觀所作，雖有春容宏敞之氣，而不免失之膚廓，蓋臺閣一派，至是漸成矣。

【石溪舫詩話】二卷。清金溪吳嵩梁撰。有原刊本，在香港蘇山館全集內。

【石淙稿】十九卷。明楊一清撰。此本有詩無文，首風池稿，次省墓稿，次禫後稿，次西巡稿，次北行稿，次容臺稿，次行臺稿，次歸田前稿，次自訟稿，次制府稿，次吏部稿，次玉堂稿，次歸田後稿，次督府稿，次玉堂後稿。

【石遺室文集】十二卷。清陳衍撰。有民國二年刊本。

【石洞集】十八卷。明葉春及撰。按春及在當時稱為循吏，集中政書，井井有條。詩亦得杜甫之一體，文章差近平直，而亦明暢。有清康熙卅三年葉氏刊本。

【石洞遺芳】二卷。明郭鈇編。石洞山及在東陽邑治之南，宋淳熙中邑人郭欽止築書院於洞旁，延師以訓子弟，一時名儒如呂祖謙、魏了翁、葉適輩皆主講其中，其山水名勝、陸游、陳傅良等亦多題咏。鈇為欽止之裔孫，正德中取當時諸人碑刻題咏及誌銘狀序哀輓諸作，彙成此編。

【石湖詩集】三十四卷。宋范成大撰。是集不分體，亦不分立名目，惟編年為次，其詩才不及楊萬里，而

石

無萬里之粗豪，氣象廣博，不及陸游，而亦無游之窠臼，大抵取蘇黃變以婉峭，自爲一家。有清康熙戊辰顧氏秀野草堂刊本三十卷，乾隆中刊本。

【石湖草堂詩】清康熙間鍾元鉉撰。

【石湖體】宋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官至四川制置使，進大學士。他的詩，稱石湖體。是以田園爲背景，由「江西派」而上追陶詩，晚唐及五代詩。他的詩，以七絕爲最好。四庫全書提要說：「才調之健，不及萬里，而亦無萬里之粗豪，氣象之闊，不及游，而亦無游之窠臼。」

【石初集】十卷，附錄一卷。元周霆震撰。霆震自號

石田子初，省其名則曰石初，因以名集。其一身閱歷元代治亂興亡，憂時傷世之詩爲多，可作爲元末之詩史。有明成化九年六世孫正方刊本。

【石九奏】伯成明——一六零七頃冀州人。一五九

二年，進士官至兵備副使，進石參政。九奏詩多學才調，集有石伯成詩稿四卷。

【石幢居士吟稿】二卷。清錢塘梁肯堂撰。有嘉慶

刊本。

【石獅流淚】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石城樂】五首。石城在竟陵，宋臧質常作竟陵的郡官，每於城上眺望，感于羣美少年的歌謠，適諧暢，因更創此曲。（據唐書樂志）最初只是供簡單的樂器演唱的，後來因其辭句聲調最能使人愛好，所以送被選入樂府中去演奏了。其舞是曲者，據古今樂錄所說，計十六人。其辭如下：陽春百花生，摘插環髻前，惋惜躑躅忘愁相，與及盛年。1109。

【石城寺詩鈔】一卷。清釋達慧撰。有咸豐九年刊本。

【石城女子莫愁樂】莫愁古女子名，有二：一洛陽人（莫愁洛陽人始見於梁武帝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樂府解題曰：「古歌：「河中之水歌」亦有莫愁，與此（指莫愁樂）不同。」一則吾此處所云石城女子之莫愁也。舊唐書云：「莫愁樂出於石城樂。」石城樂是清商曲中之西曲歌。此類之歌，如

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三洲歌，江陵樂，折楊柳，採桑度：皆荆郢楚鄧間之歌曲。其特色處，乃描寫商人之生活也。唐書樂志曰：「石城樂，宋臧質所作。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故歌云云。（唐書音樂志）宋周邦彥詞西河一闕，專詠金陵，有「莫愁艇子曾繫」之語，彼蓋以石城誤爲石頭城。後世因之，江甯城西竟有莫愁湖之名。余按清一統誌：「石城在竟陵，今湖北之鍾祥縣，縣西有莫愁村。」近人徐嘉瑞編中古文學概論，將莫愁樂列入荆楚文學，其見亦如此也。■莫愁樂凡二首，前首質而變，似古逸諸諺，四句二十字，不啻自道其家世。後首寫商人離家，夫妻相別之情景，令人黯然魂銷。僅僅二十字，抵一篇江郎別賦矣。〇二

【石城七子詩鈔】十四卷。清江甯翁長森撰。有光緒十六年江甯翁氏刊。

【石鼓文】當時北方本來有兩個民族，一是漸漸衰落的周民族，一是漸漸興起的秦民族，與楚民族

石

鼎足而三。周民族的詩，自詩經以後，便很少流傳下來的。見存的如聲伯的夢歌，優施的暇豫歌，昆禽妻的柳下惠諫，原富的狸首歌，姬蔣的孔子諫，馮驩的彈鋏歌，荆軻的易水歌等，都是不很重要的。■秦民族的詩，有兩種特點，不可不注意。第一因爲地點即在周民族的故都，故與詩經中的雅頌淵源至深。李斯諫逐客書說：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楊惲報孫會宗書說：家本秦也，能爲秦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這裏所謂「烏烏」，即大小雅之「雅」。（章炳麟說）這是秦詩特點之一。秦詩之最早者爲國風中之秦風十篇。漢書地理志說：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我們讀車鄰駟騏小戎無衣等篇，便看出他們雄赳赳氣昂昂的尚武精神。這是秦詩特點之二。■關於秦風，已有專條。秦風以後便算石鼓文。此鼓唐初始出土，現存北平國子監。歷代學者考訂牠們的時代，歧說頗多：（一）周成王時；（二）宋董道、程大昌等主之；（三）周宣王時；（四）唐張懷象、寶璣

文——一——六三三

韓愈及清高宗等主之。(3)秦襄公至獻公時。——宋鞏豐及近人馬衡等主之。(4)秦文公時。——近人商鈞羅振玉等主之。(5)秦惠文王至始皇時。——宋鄭樵等主之。(6)漢代。——清武億等主之。(7)後周。——金馬定國及清萬斯同莊述祖等主之。但從字體看來，的確是秦的文字，故第一、二、六、七諸說均不攻自破。又從文義上看來，稱王均指周，自己則稱公，故第五說也不能成立。秦君稱公始於莊公，終於獻公，故石鼓的時代必在襄公（莊公子）至獻公的四百年中。若確指為文公時，也無確據，故第四說不如第三說之妥（參看馬衡石鼓為秦刻石考）。**石鼓文的意義最不易了解**，章樵的注釋尤多錯誤。最近有羅振玉的考釋，方能有正確的解釋。現在略述牠們的內容於下：(一)甲鼓。——此篇薛尚功本作辛，鄭樵本作丙，共十九句，闕五字。大旨述君子駕堅車齊馬出遊，并逐射鹿麋之事。(二)乙鼓。——此篇薛本作戊，鄭本作甲，共十七句，無闕字。大旨述泝水有鰻鯉黃鱔鱖鯉等，故燕飲時「其籩（筵）氏鮮」。(3)丙鼓。——

此篇薛本作丙，鄭本作丁，共十八句，闕十字。十篇大都是四言，只此篇中有「避（吾）以隄（濟）於蘧（原）」及「口執而勿射」兩句五言。大旨述左驂右馬之驕健，及「秀弓寺（持）射麋豕：鹿鹿雉兔」之事。(4)丁鼓。——此篇薛本作丁，鄭本作戊，共十八句，闕十八字。大旨與甲鼓丙鼓相似。(5)戊鼓。——此篇薛本作壬，鄭本作辛，共十八句，首四句僅存七字，不可句讀。餘十四句闕十五字，中有「极深巨口口」一句五言。大旨述沿水道前進的路程，故有「舫舟西逮」「佳（維）舟巨行」等句。(6)己鼓。——此篇薛本作庚，鄭本作乙，共二十一，前十六句闕二十九字，後五句僅存九字。「言」及「吾」為「二日」及「五日」之合文，如乙鼓「鯨」為「小魚」二字合文之例，不可句讀。大旨述由陸路前進，故有「作蘧作口」「帥（率）皮（彼）阪口」「為卅里」等句。至於「柞棫其口」「亞箬其華」等句，則述道旁的景物。(7)庚鼓。——此篇薛本作甲，鄭本作壬，共十六句，僅存三十一字。「尖」為「小大」二字之合文，不可

句讀。從「天子」「嗣王」等字樣看來，大約是祝頌之詩。(8) 辛鼓——此篇薛本作十，鄭本作庚，共十句，僅存十四字，不可句讀。從「驕驕馬，麋」等句看來，大約與甲鼓丙鼓丁鼓相似。(9) 壬鼓——此篇薛本作乙，鄭本作癸，共二十句，闕二十五字。大旨與庚鼓同爲祝頌語，如「天子永甯」等句可見。末有「公謂大」句，即指秦公。(10) 癸鼓——此篇薛本作癸，鄭本作己，共十八句，前十二句闕二十一字，後六句僅存七字，不可句讀。大旨與甲丙丁辛四鼓相似。統計下來，十篇中半爲敘遊獵之詩，(甲丙丁辛癸)二篇述路程，(戊己)二篇爲祝頌語，(庚壬)一篇爲燕飲之詩。(乙)因爲闕文太多，故不但述牠們的內容非常困難，而批評牠們的技术尤覺無從着手。就我們看來，當以乙鼓戊鼓己鼓三篇爲最佳。乙鼓述燕飲，頗可與小雅中的幾篇媲美。例如首段說：「泂酸汚汚，炙皮淖淵。鱣鯉處之，君子漚之。溝又小魚，其旂趨趨。又如末段說：「其魚佳，可佳鱣，佳鯉，可以藁之。佳楊及柳。這幾句都極有風致。」(「可」即「何」)均問句。戊鼓

石

己鼓述路程，都有很美麗的記載。闕文雖多，然尚可約略窺見。例如戊鼓說：「雲雨口口：泂酸泊泊：佳舟以衍，或陰或陽，極深以口口，于水一方。又如己鼓說：「作遽作口：帥皮阪口：爲三十里：柞棧其口：巖巖鳴口：亞箬其華：所旂斃口：二日樹口：從此可以推想原文一定是極美麗的白描好詩，悅耳的聲音，悅目的景色，都在這裏表現出來了。此外，記遊獵及祝頌的幾篇，技術方面似乎都較拙劣。

304

【石鼓研齋全集】六十二卷。清歙縣曹文植撰。有嘉慶刊本。

【石鼓硯齋詩鈔】清乾隆間曹文植撰。

【石莊詩集】六卷。清永綏張開霖撰。有同治刊本。

【石蘭堂詩刻】清乾隆間張德懋撰。

【石蓮閣詩】清光緒間吳重憲撰。

【石孝友】次仲，宋——一六四頃南昌人。南渡初，爲太學生。乾道中進士，孝友工詞，著有金谷遺音一卷。其詞如「我已多情，更撞著多情底你，」冤家，你

文——一——六三五

教我如何割捨冤家，休直待教人呪罵。」已有元代散曲氣息。

【石孝友詞】他的小詞有極好的，如卜算子：「折得月中枝，坐惜春光老。及至歸來能幾時，又踏關山道。滿眼秋光好，相見須應早。若趁重陽不到家，只怕黃花笑。」這是很樂府格調的詞，描寫愛情能夠像真如惜奴嬌：「我已多情，更撞着多情的你，把一心十分向你盡，他們劣心腸，偏有你共你撇了人，只爲個你宿世冤家，百忙裏，方知你沒前程。阿誰似你壞，却才名到於今都因你，是你，我也沒星兒恨你！」又如虞美人鷓鴣天諸詞，那樣生活躍動的描寫，即山谷詞裏面也難找出。有人說他的詞與竹山詞難分伯仲，這是實在的呢。

【石英中】子珍明，一五三八頃上海人。一五二三年進士，官刑部主事，受誣被囚。英中才情俊逸，詩文落磊，有石比部集八卷，作於獄中。

【石林詩話】一卷，宋葉夢得撰，是書所論多推重王安石，而詆毀歐陽修，殆與臨漢隱居詩話相同，然

所評論，往往深中窳會。有百川本，津逮本，歷代詩話本，三葉氏刊本。

【石林詞】一卷，宋葉夢得撰，其詞初以穠艷擅長，晚年刊落浮華，乃頗類蘇軾。有汲古閣刊本，刊本葉廷琯刊本。

【石林草堂詩存】一卷，清臨海葉舟撰。有道光刊本。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宋葉夢得撰。按夢得總集一百卷，審是集八卷，今皆散佚，惟此集僅存。其文章頗高雅，猶存北宋遺風。南渡後，與陳與義可以肩隨。絳雲樓有總集百卷，火後此書遂絕。咸豐丙辰，葉雲鵬刊本，附兩鎮建康紀年略一卷。

【石如吟稿】一卷，清仁和江石如撰，有原刊本。

【石韞玉】執如，號琢堂，又號花韻庵主人，亦稱獨學老人。清一七五六一八三七江蘇吳縣人。卒年八十二年，十八補吳縣學博士弟子員。一七九零年中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五十七年，任福建鄉試正考官，旋視學湖南。歷官四川重慶府知府，

山東按察使。因事被劾革職。念舊勞賞編修。乃引疾歸。主講蘇州紫陽書院二十餘年。嘗修蘇州府志。爲世所重。韞玉未第時。見淫詞小說及一切得罪名教之書。輒拉雜燒之。家置一庫。名曰孽海。收燬幾萬卷。一日。閱四朝聞見錄。有劾朱文公疏。忽拍案大怒。亟脫婦臂上釧質錢五十千。徧搜東南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盡付一炬。韞玉著有獨學廬詩文集。晚香樓集。花韻庵詩餘及花間九奏樂府。花間九奏共含九個短劇。爲伏生授經。羅敷採桑。桃葉渡江。桃源漁父。梅妃作賦。樂天開閣。賈島祭詩。琴操參禪及對山救友。皆爲純粹之文人劇。

【石柏山房詩存】八卷。清太湖趙文楷撰。附送園詩鈔十卷。趙昉撰。有光緒金陵刊本。

【石帆詩集】八卷。補遺一卷。清京江張曾撰。有廣州刊本。

【石帆詩鈔】清乾隆間嚴光祿撰。

【石猴演壽圖】四本。即是西遊記。北平流行俗曲。

石

【石婦吟】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石桐先生詩鈔】清乾隆間李懷民撰。

【石榴記】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石榴花】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石榴花】北平流行俗曲。智壽齋抄本。

【石榴花詩】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石榴花兒顏色重】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石榴花開顏色重】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石里雜識】一卷。清吳江張尚瑗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石星】拱宸明——？至一五九四左右東明人。嘉靖進士。擢吏科給事中。隆慶初。上疏言內臣恣肆。詔杖。黜爲民。萬歷初。起故官。累進兵部尚書。加少保。倭入朝鮮。星力主沈敬惟封貢議。及封事敗。奪星職。未幾。倭破南原。閔山。帝大怒。逮星下獄。死。星工詩。與王道行。黎民表等並名。稱續五子。

文——一——六三七

【石園集】清順治間李元鼎撰。

【石園遺詩】一卷，附錄一卷。清臨朱海溶撰。有蔭

玉閣排印本。

【石園隨草】二卷，續編一卷。清文江朱中楣撰。有

原刊本。

【石園全集】三十卷。清吉水李元鼎撰。有香雪堂

原刊本。

【石田雜記】一卷。明沈周撰。此編乃所記聞見雜

事，本叢殘手稿，非有意於著書，故所記頗涉瑣屑云。

【石田詩選】十卷。明沈周撰。是集爲華汝德所編，

仿宋人分類杜詩之例，分天文時令等三十一目，周

以畫名一代，其詩亦揮灑淋漓，天趣盎然，有明弘治

中華汝德刊本，崇禎中瞿武邦校刊本九卷，入存目

詩八卷，與華本互有出入，文一卷，華所無。

【石田集】十五卷。元馬祖常撰。祖常有石田山房，

因以名其集。其文精贍鴻麗，一洗柔卑冗之習，其

詩才力宣健，具有不受羈勒之氣，大德延祐以後，爲

元文之極盛，而主持風氣，則祖常數人爲之巨擘也。

有明弘治中熊騰霄刊本，中州名賢文表刊五卷，黃

氏有元板附錄一卷，許氏有淡生堂藏明刊本，孫仲

容有鈔本，昭文張氏有元至元刊本。

【石昌蒲館詩鈔】清同治間黃文達撰。

【石點頭】⁶¹一本。清朱雲從撰。傳奇。

【石點頭】十四卷。有葉敬池梓本，圓圖十四頁，半

葉九行，行二十字，有眉評，孔德圖書館藏，帶月樓刊

本，無圖，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同人堂本，行款同

道光壬辰敍府竹春堂小字本，始標回數爲六卷十

四回，不精，光緒乙未上海書局石印本，改題醒世第

二奇書，明無名氏撰，題「天然癡叟著」，「墨憨主人

評」。首龍子猶（即馮夢龍）序。卷演一故事。

【石隱園藏稿】八卷。明畢自嚴撰。按自嚴總持度

支，綜覈敏練，爲當時所推重，可謂以經濟而兼文章

者也是。集凡詩一卷，文七卷，其詩與邊貢李攀龍殆

爲相近。有明刊本，有奏議一百三十六卷，今未見。

【石屋詩鈔】⁷²八卷，補鈔一卷。清魏麀徵撰。大抵詩

材清拔而根柢不深。

【石屋山居詩】一卷。題曰石屋禪師撰。其詩不脫釋家語錄之氣。

【石屋禪師】明——一六四頃湖州人。工詩，有石屋山居詩一卷。

【石月川遺集】三卷。清如皋石泚撰。有法古堂刊本。

【石同福】叔民，號敦夫，清吳縣人。廣西梧州府知府，有瘦竹幽花館詞三卷。

【石屏詞】一卷。宋戴復古撰。其詞音韻天成，不費斧鑿，以詩爲詞，時出新意，無一語蹈襲，赤壁懷古之類，豪情壯采，直逼蘇軾。有汲古閣刊本。

【石屏集】六卷。宋戴復古撰。其詩刻意精研，而自有清遠之致。姚鏞跋稱其天然不費斧鑿處，大似高三十五輩，方回跋其詩，亦稱其清健輕快，自成一家。明潘氏刊宋元名家詩集六卷，弘治中其裔孫鏞刊本十卷，板在南監。台州宋氏刊本，台州叢書本，羣賢小集內有石屏續集四卷。

【石居詩詞草】清光緒間童華竹撰。

石

【石居漫興稿】二卷。明陳器撰。詞多淺易，尚未成家。

【石學仙】清如皋女子。有冰蓮繡閣詩鈔，見正始集。

【石閣詩】一卷。清陳景元撰。景元詩雖以漢爲宗，而性既孤僻，思復刻峭，結習所近，乃在孟郊賈島之間。

【石白集】清邢昉撰。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宋釋惠洪撰。是集爲惠洪門人覺慈所編，釋氏收入大藏中，此即釋藏所刊也。惠洪天姿聰穎，達於內學，其詩清新有致，出入於蘇黃之間。有明支那刊本，釋藏刊本。

【石門詩集】一卷。一名霞居集。明高濂撰。林向哲序稱其俊而不刻，清而不矯。

【石門集】七卷。元梁寅撰。寅於易詩書春秋禮記周禮，皆有訓釋，又有策要史斷諸書，頗究心於史學，又有老言論林菟古集格物編諸書，兼講考證，故文章醇雅，持論多有根柢。詩格澹遠，春融，規仿陶韋，有

文——一——六三九

新喻令暨用刊本，拜經樓有舊鈔本十五卷，明刊本，乾隆重刊本。

【石門山房詩鈔】不分卷。清莆田端木百棣撰。有紅格鈔本。

【石門山房集】清馬庸德撰。

【石鐘山志】八卷。明王恕撰。恕輯古今題咏賦傳記跋等文都為一編，雖以志為名，實總集也。

【石介】⁸⁰²守道，宋——零零五至一零四五兗州奉符人。卒年四十一。第一天聖八年進士。歷郟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向樂善疾惡，遇事敢為。丁父母憂，躬耕徂徠山下，以易教授。魯人稱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講，學者欽服。又著唐鑑，警戒姦臣，得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時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等並為諫官，他遂作慶曆聖德詩，以示歌頌，人多注目，不能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介著有徂徠集二十卷（文獻通考）。

【石介詩】他深恨五代以後的文格卑靡，因作怪說以刺楊億所倡的西崑體。歐陽修之復古運動，石

介預有大力。王士禛池北偶談稱其「倔強勁質，有唐人風，較勝柳穆二家，而終未脫草昧之氣」。此蓋專論其文也。其詩如「山驛蕭條酒倦傾，嘉陵相背去無情。臨流不忍輕相別，吟聽潺湲坐到明。」（泥溪驛中作）介作詩多古風樂府，這種抒情小詩，在徂徠集裏面，實在是很稀罕的。

【石介孫復之文學觀】柳開上王學士第四書云：「文籍之生於今久也矣。天下有道則用而為常法，無道則存而為真物，與時偕者也。夫所以觀其德也，亦所以觀其政也。隨其代而有焉，非止於古而絕於今矣。」（河東集五）此言實合唐代韓愈、柳冕二家而為一。「觀德」「觀政」實開宋人道學政治兩派的主張。蓋是時人之所謂道，本多重在應用。觀孫復答張洵（一作洞）書可知：「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也。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名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

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賢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撫實，有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詩贊頌箴銘解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孫明復小集二）此亦文以明道之旨，而所謂道頗有「用」的意義。這種意思，至石介而益顯。石介在這個運動中間，較爲重要，因爲他有極大的破壞的力量，他有摧陷廓清的功績。他有幾篇怪說。其怪說上攻擊釋老，怪說中攻擊楊劉。攻釋老，所以爲道的運動；攻楊劉，又所以爲文的運動，而同時也兼有道的運動在內。其言云：「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聞其聾，使天下惟見己之道，惟聞己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

石

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乃發其盲，聞其聾，使目惟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惟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魯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剗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盡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石徂徠集下）又其與君貺學士書云：「自翰林楊公唱淫詞，哇聲，變天下正音四十年，眩迷盲惑，天下瞶瞶晦晦，不聞有雅聲。嘗謂流俗益弊，斯文遂喪。」這些都是攻擊楊劉二氏之論。蓋他

反對「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的文章，所以要重在道。他所說明文與道的關係也，與孫復相類，其送龔鼎臣序云：「山陽龔輔之學爲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典以正矣。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幾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爲中，動而爲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揚、文中子、吏部，勉而爲中，制而爲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爲極焉，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爲揚墨，爲老莊，爲申韓，爲鬼佛，識雜之爲害也。如此。」（石徂徠集下）又與張秀才書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爲文之道也，由是道則聖人之徒（一作中國之人）矣。離是道，不揚則墨矣，不佛則老矣，不莊則韓矣。足下爲文，始宗於聖人，終要於聖人，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於海，盡爲文之道矣。」（石徂

徂集上）這些話不過是孫復「文者道之用」一語的注脚。至其所謂道，則亦偏在教化方面。其上趙先生書云：「介近得姚鉉唐文粹及昌黎集，觀其述作：必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爲之辭。大者驅引帝王之道，施於國家，教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蟲魚；次者正百度，敘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爲文，其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調諧而已。雕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真。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髮髯者。」又上蔡副樞書云：「今之時弊在文矣；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之所由見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用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述也。四始六義存乎詩，

典謨誥誓存乎書，安上治民存乎禮，移風易俗存乎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教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敍九疇之數，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綱之，號令以聲之，燦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然其夫婦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內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風雲爲之體，花木爲之象，辭華爲之質，韻句爲之數，聲律爲之

石

本，雕鏤爲之飾，組繡爲之美，浮淺爲之容，華丹爲之明，對偶爲之綱，鄭衛爲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爲之文也。棄禮樂孝悌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爲之文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敍，內外何由別，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其爲今之時弊也。」（石徂徠集上）此則又以文化爲文，所以又是孫復「道者教之本」一語的注脚。若使柳開所言爲宋代道學家文論之先聲，則石介所言亦宋代政治家文論之先聲。其後熙甯間，劉彝述其師胡瑗之學云：「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他所謂明體是道學家之所務，達用是政治家之所主。故知明體達用以成其

文，正是宋初共同的風氣。

【石倉歷代詩選】五百零六卷。明曹學佺編。是編所錄，上自古逸，下至明嘉靖隆慶，採摭頗為繁富，雖卷帙浩博，不無抵牾，然去取頗有別裁。有曹氏原刊本。

【石槩生集】清道光間石廣均撰。

【石鍾山人遺稿】二卷。附年譜一卷。清嘉興吳鏞撰。有光緒刊本。

【石竹子】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石筍山房文集】六卷。補遺一卷。清胡天游撰。有咸豐二年重刊本。

【石筍山房詩集】清乾隆間胡天游撰。

【石筍山房詩集續補遺】二卷。清山陰胡天游撰。有咸豐刊本。

【石筍山房詩鈔】清同治間吳德襄撰。

【石筍山房集】十卷。清山陰胡天游撰。有嘉慶刊本。

【石筍山房集補遺】二卷。清山陰胡天游撰。有咸

豐刊本。

【石堂近稿】一卷。金臺隨筆一卷。清釋祖珍撰。有道光刊本。

【石堂遺集】四卷。宋陳普撰。乃明天啓中阮光霽所選刻。

【石光霽】（萬姓統譜作光霄。此從明史本傳）仲濂，明——一三六八頃泰州人，受學于張以富。洪武十三年，以明經舉。授國子學正，進博士。光霽工文，嘗作春秋鈞，元能傳以寧之學。

【石恂齋】清——一六九二頃人工曲，著有兩度梅、錦香亭、天燈記、酒家佛諸傳奇。（曲錄）

【百病纏身】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百立篇】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有俞樓雜纂本，光緒重定本，在曲園叢書內。

【百計千方】北平流行俗曲（琴腔）鉛印本。

【百一詩】文選，李善註引楚國先賢傳說：「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

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宴獨無怪也。」丹陽集說：「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詩五篇，皆應據所作。首篇

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爲風將雛。二篇傷翳。桑二老無以葬妻子而已無宣孟之德，可以矜其急。

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爲子孫積財。末篇即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似有風諫，所謂

「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歡，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詩乎？因爲百一詩本

有一百數十（或言三十）篇，現在亡了不少，所以不大能夠知道牠的真相。至於「百一」之義，則有好

幾種解釋：（1）「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文選注引百一詩序）（2）因爲共有一百零一篇，所以叫做「百一」。（據張方賢楚國先賢傳）（3）

「以百言爲一篇，或謂之百一詩。」（文選注引七志）（4）「此所謂百一者，庶幾百分有一補於爽也。」

（丹陽集）（5）「應據作百一詩，大概取揚雄『勸百而諷一』的話的意思。」（胡適白話文學史第五

章）其中（2）（3）兩說，李善已闡過。餘三說均可通。864

【百一集】²⁰一卷，附滌江送別詩一卷。清嘉善浦銑撰。有乾隆復小齋刊本。

【百一山房詩文集】²²十二卷。清仁和孫士毅撰。有光緒刊本。

【百一山房詩餘】⁸一卷。清海寧應時良撰。有光緒海寧鍾氏刊本。在百一山房集內。

【百一山房集】²十卷。清海寧應時良撰。有光緒海寧鍾氏刊本。

【百一偶存集】²⁶三十二卷。清宜黃鄒山撰。有樂餘園刊本。

【百一選曲】³元無名氏編。

【百一草】⁴清乾隆間圖敏撰。

【百一草堂集唐詩】⁹清乾隆間柴才撰。

【百正集】¹⁰¹⁰¹三卷。宋連文鳳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其詩皆流麗清切，自抒性靈，在宋末諸人

【百靈效瑞】¹⁰¹⁰⁸一本。清吳城厲鶚同撰。傳奇。城字敦復，鶚字太鴻，均錢塘人。乾隆二十六年南巡，演以迎駕者。

【百可亭摘稿】¹⁰⁶九卷。明龐尚鵬撰。詩文皆朴實，惟奏議頗為明暢。

【百忍為高】¹⁷³上海流行俗曲。學古堂鉛印本。

【百子歌】¹⁷⁴四川流行俗曲。合州海山堂木刻本。

【百子圖】⁶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百順記】²¹¹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據曲海提要卷廿三所載，是寫宋王曾以連中三元，位至宰相，其子亦中武狀元。凡百事情皆逢順境，的喜劇。這劇以演於慶會宴客時為常。綴白裘中選有「召登」「榮歸」

【賀子】²²⁰「三代」四齣。891

【百川集】²²⁰十二卷。明孫樓撰。樓工於制義，詩古文則非專門也。

【百川學海】⁷左圭輯百川學海，為著名的一部叢書。（唐陸龜蒙有笠澤叢書，名為「叢書」實為文集。

宋王楙有野客叢書，名為「叢書」實為筆記。皆與後

世「叢書」的性質不同。1028

【百山名兒】²²⁷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百戲孤】²³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百勿得】²⁷²蘇州流行俗曲。最新閣木刻本。

【百鳥名兒】²⁷³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百鳥通音】³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又一種，有石印本。

印本。

【百鳥朝鳳】⁴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百名家詩選】²⁷⁶八十九卷。清魏憲編。憲以曹學佺

有十二代詩選，止於天啓，因選是集以補之，自天啓

甲子以後，康熙壬子以前，共得百人，大抵皆聲氣標

榜之作。

【百秋吟】²⁹一卷。清中山楊崇德撰。有鏡湖書屋刊本。

【百秋閒詠】⁷一卷。清安福阮復祖撰。有道光刊本，

在寶善堂彙稿內。

【百空曲】³⁰¹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有光緒重定本。在

曲園叢書內。

【百家論鈔】十二卷。明王思任編。是書所取，皆有明一代議論之文。

【百家姓列國古人名】上海流行俗曲。茂記書莊石印本。

【百寶箱】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³⁰⁸

【百寶箱】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百寶箱】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百福帶】一本。清邱園撰。傳奇。³¹

【百福帶】一本。無名氏撰。傳奇。³⁴

【百袖詩存】清光緒間袁百袖撰。⁴⁰⁶

【百壽圖】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

【百壽賜福】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百柱堂詩稿】八卷。清監利王柏心撰。有咸豐刊

【百柱堂尺牘】四卷。清監利王柏心撰。有光緒刊

【百柱堂全集】清咸豐間王柏心撰。

【百柱堂全集】清咸豐間王柏心撰。

【百花亭】一本。明王異撰。傳奇。⁴⁴²

【百花亭】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百花亭】七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百花亭影詞】四本。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⁶

【百花記】一本。無名氏撰。傳奇。⁰⁷

【百花頭上開】北平流行俗曲（小岔）¹¹

【百花彈詞】清錢塘錢濤撰。有鈔本。在清懷叢書

內，又一本。一。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百花仙子】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²²

【百花名】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蓮花落通用）²⁷

【百花名】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百花名】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百花名步步姣】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²

【百花名十採花】北平流行俗曲。登雲書室木刻

本。

【百花名成親】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⁵

【百花洲集】二卷。明鄧雲霄撰。其詩近體居十之

八九。

【百⁴⁰花臺】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百⁴⁴花鼓吹】五卷。梅花鼓吹二卷。明王化醇撰。百
花鼓吹皆雜採唐人詠花之詩。凡三十八種。梅花鼓
吹則惟採宋元及明人之詩。其書採摭頗博。而傳寫

不免謄誤。

【百⁶¹花點將】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百⁶⁸花吟】清董秉純撰。

【百⁷花鑿】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百⁴⁴草山】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

本。

【百⁴⁶苦吟】一卷。清無錫嵇永仁撰。有光緒重刊本。

附范忠貞公集後。

【百⁴⁹菜名】北平流行俗曲（梅花調）聚魁堂木刻

本。

【百⁵⁰¹蟲聚會】見螞蚱算命條。

【百²蟲名】北平流行俗曲（梅花調）寶文堂木刻

本。

【百⁷蟲名兒】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百⁵⁰⁹末詞】六卷。清長洲尤侗撰。有康熙刊本。在尤

西堂全集內。又一本五卷。有康熙刊本。在尤西堂全
集內。有鈔本。曹顧庵云。悔庵詞流麗圓轉。如細管臨
風。新鶯啼樹。至其感慨詼諧。流傳酒樓郵壁。又天然

工妙。直兼蘇辛秦柳諸長。

【百⁶末詞】一卷。詞續一卷。清德清蔡廷弼撰。有原

刊本。在太虛齋存稿內。

【百⁸末詞餘】一卷。清長洲尤侗撰。有排印本。在飲

虹篔校刻清人散曲內。

【百⁷²里奚會妻】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百⁷⁷風裙】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百⁷⁸尺梧桐集】清汪懋麟撰。

【百⁷尺梧桐閣集】二十六卷。清汪懋麟撰。其詩法

傳自王士禛。而才氣縱橫。視士禛又為別格。

【百³尺梧桐閣遺稿】十卷。清江都汪懋麟撰。有康

熙刊本。鈔本。

【百⁴⁵尺樓詩集】清咸豐間陳浩撰。

【百²尺樓稿】清陳謀道撰。嘉善縣志云。心微工小

令，得南宋風致，王尚書士稹選入倚聲集，稱其數枝紅杏斜陽句，勝於宋子京人稱爲紅杏秀才。

【百益酒詩】二卷。清嘉興黃東樵撰。有中箱本。

【百美姑娘聚會】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百美圖】八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百年長恨】上海流行俗曲。茂記書莊石印本。

【百合詞】二卷。清錢塘蔣坦撰。有道光刊本，在三

家詞內，又一本，一卷，有咸豐排印本，在十家詞彙內。

【百鍊金】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百燈名】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百燈名兒】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西亭詩】清吳屯侯撰。

【西亭集】不分卷。清柘湖楊萬基撰。有康熙刊本。

【西庵集】九卷。明孫賁撰。黃當元季綺靡之餘，其

詩獨卓然有古格。雖神骨雋異，不及高啓，要非林鴻

諸人所及。有明弘治十六年刊本十卷，清乾隆刊本

道光刊本合爲八卷。

【西齋集】不分卷。清興縣王仲儒撰。有夢華山房

刊本。

【西廂】一本。金董解元撰。傳奇。解元，輟耕錄云：金

章宗時人，名里無考，毛西河詞話謂解元爲金章宗

學士，太和正音譜謂其任元初製北曲，均失考也。明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

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

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

文獻盡此矣，然其曲乃優人絃索彈唱者，非搬演雜

劇也。施國祁禮耕堂叢說：此本爲海陽黃嘉惠刻，定

爲董西廂，分上下二卷，無齣名，關目行間全載宮調，

引子尾聲率填樂府，方言不採類書故實，曲多白，少

不注工尺，是流傳讀本，與院妓劉麗華口授者不同，

黃引云：解元史失其名，時論其品如朱汗碧躡神采

駿逸，此又涵虛子評目所未及。有明閔刻朱墨本。

【西廂】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西廂記】元代北曲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由

五本雜劇連綴而成的。今流傳於世的說前四本是

王實甫所作，後一本是關漢卿續編的。但也有說全

部是王所作或關所作，或關作王續的。原本出於元微之底會真記。唐代傳奇的會真記，一轉而爲趙德麟底「商調鼓子詞」，再轉而爲董解元底「西廂搦彈詞」。這是西廂記底直接的藍本。三轉而爲北曲西廂記，四轉而爲明底南曲西廂記。金聖歎不滿意於南曲底改本，曾自撰第六才子書。此外還有新西廂，錦西廂，續西廂，翻西廂，後西廂，東廂記等續撰。其梗概是：有所謂唐德宗底宰相崔公底未亡人鄭氏者，伴着一女鶯鶯婢紅娘，童歡郎，護相國底喪柩欲安葬於博陵故鄉，來至河中府，值途中有危險不能通行，不得賴住持底緣故，借該地底名刹普救寺底西廂暫爲停留，一面又招夫人之姪即鶯鶯許嫁的鄭恆於京師來，以便前進。鶯鶯芳齡十九歲，是一才色兼備的小姐。時當暮春天氣，頗覺鬱悶，夫人乃命紅娘伴小姐散步於佛殿旁邊。這是本劇底發端。

(楔子) 有洛陽秀才張洪字君瑞的，是一年二十

三歲的青年。父雖是禮部尚書，但雙親早喪。他雖螢窗雪案，學得滿腹文章，然書劍飄零，客遊四方未遂

平生之志。時當貞元十七年二月，正欲上京應試，途經蒲關，想去訪盟友征西大將軍杜確，而投宿河中府。適來普救寺閒遊，不意瞥見鶯鶯底豔姿，就陷入於「五百年風流業冤」的戀愛了。(第一折) 張生意馬心猿之情難止，上京應試的功名心也消失了。請托於住持法本和尚借普救寺底一室，以爲寄寓之所。恰好侍婢紅娘以夫人之命，向住持問先相國底法事日期，張生待之於廊下，欲使向鶯鶯通慇懃，然而被紅娘好意地拒絕了。(第二折) 張生因法本底話知道鶯鶯每夜要到花園來燒香的，私自先藏於後園，以窺鶯鶯之出，且隔牆而吟詩。這樣一來，鶯鶯也並不是憎張生，却是正相思着的，就和其韻以爲應酬。於是張生底戀達於絕頂。(第三折) 到了二月十五法事之日，張生也以五千錢託法本爲其父母營追薦之事，得飽看鶯鶯底嬌容。(第四折) 以上第一本) 適有賊將孫飛虎其人，聞鶯鶯底美麗，想擄之以爲己妻，遂發五千人馬包圍普救寺。法本着慌，以告老夫人，夫人狼狽，使紅娘去告鶯鶯，鶯鶯

正情思昏昏地寤寐只思念張生，忽得此橫逆的警報，雖非常吃驚，然而決意依從賊計以救一家之禍，且免伽藍底燒失。夫人大悲不許。於是鶯鶯又想出一計，說是不論何人，只要能退了賊兵的就以己身與之。夫人不得已地贊成了，遂使法本傳達此旨於兩廊僧俗。這時張生鼓掌而出自陳有退兵之策，於是先定重賞之約，然後使法本以三日間底猶豫請於孫飛虎，又使僧惠明潰圍致書於蒲關白馬將軍杜確，以告急求援。杜確見張生書不移時，率兵而至，很容易地捕捉了孫飛虎，把事情平息了。（第一折和楔子）賊平後，夫人食前言，設小宴招張生以謝一家再造之恩，使與鶯鶯成兄妹之禮。兩人失望到了極點。（第二三折）張生失望憤怒之餘，一時曾欲自盡，但因同情的紅娘底諫言而終止，並從其勸在月下彈琴以訴衷情。鶯鶯聞琴遂深深爲之感動了。（第四折，以上第二本）**■**張生思慕鶯鶯之情益切，憂悶之餘，遂致臥病。幸紅娘承鶯鶯之命來看病，得託書於鶯鶯以表寸心。（第一折）鶯鶯見書假意叱

責紅娘，封答書而使再致張生。而於其末題「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四句。張生見這詩猜測其意竊喜。（第二折）待日暮越牆走至鶯鶯庭前，然而鶯鶯却用了極嚴竣的態度責其無禮。張生負氣而返，又臥病了。（第三折）鶯鶯聞張生病重，又使紅娘去探問。紅娘不知鶯鶯底意思，却拒絕了，但又因有夫人之命於是再傳鶯鶯底手書。張生一見忽然快癒，且深謝其厚意。（第四折，以上第三本）**■**惱於戀的才子佳人，因了紅娘底大胆，一夕得遂大願，其後仍是繼續着歡會。（第一折）但忽爲老夫人所知，夫人不得已只好呼鶯鶯與張生來說明履前約許結婚的事，且說崔家三代不曾招白衣女婿，着張生須趕快上京去應試。（第二折）到離別的時候（第三折）張生雖不忍分別，終於夕陽古道，在馬上加了一鞭，走了三十里，至草橋驛投宿於旅店。單枕孤眠，秋風寒沁，身睡着難，在暫時微睡之間，見鶯鶯追了來，重敘舊歡，互以比翼連理相誓的時候，卒子忽然起來，把鶯鶯搶了去，大

驚叫着小姐小姐地追上前去，臥在旁邊的琴童把他搖醒，一場好夢遂打破了。（第四折，以上第四本）

張生在明春攷試及第中了探花，急以書報鶯鶯。（楔子）鶯鶯自別張生以來，重疊着新愁舊恨，在無聊中過了半載，得張生書大喜，即修書，並寄贈汗衫裹肚等物。（第一折）張生等待回音，又遭了病，然得了鶯鶯手書並贈物，就全愈了。（第二折）

鄭恆因夫人之招來至河中府，聽說鶯鶯已妻張生，大起嫉妬心，遂面夫人讒誣張生已做了衛尚書底女婿。夫人聞說大怒，欲再以鶯鶯妻鄭恆。（第三折）

然張生新授河中府尹，攜了鶯鶯底禮服和其他贈物揚揚而歸了，但夫人因前事全不理會。張生於紅娘處聽得究竟，乃更見鶯鶯以述衷情。這時紅娘既同情於張生，而以與鄭恆決絕，勸夫人法本也為張生辯護，杜將軍也特意來參與慶賀，結果夫人無可如何，只好允許了。鄭恆見此光景，怒觸庭樹而死。於是在眾人歡呼之中，張生與鶯鶯舉行了結婚典禮。（第四折，全劇完）

迨明南曲流行，遂改北曲五

本西廂記為南曲的體製，而分為二十齣。這即是六十種曲本裏的北西廂，單行本名叫「陳眉公原本西廂記」。把楔子合在齣中，每齣舉標目，改削題目，正名，面目全然一新了——第一齣佛殿奇逢，第二齣僧房假寓，第三齣牆角聯吟，第四齣齋壇鬥會，第五齣白馬解圍，第六齣紅娘請宴，第七齣夫人停婚，第八齣鶯鶯聽琴，第九齣錦字傳情，第十齣妝台窺簡，第十一齣乘夜踰牆，第十二齣倩紅問病，第十三齣月下佳期，第十四齣堂前巧辯，第十五齣長亭送別，第十六齣草橋警夢，第十七齣泥金報捷，第十八齣尺素緘愁，第十九齣鄭恆求配，第二十齣衣錦還鄉，又在脚色方面，也把張生作生，鶯鶯作旦，紅娘作貼旦，完全改作南曲的色目；至內容宮調牌名，曲白字句，盡同王關原本。

【西廂記】二本。四川流行俗曲。真記木刻本。

【西廂記】廣東流行俗曲。以文堂木刻本。

【西廂記】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西廂記】北平流行俗曲。（岔曲——鶯鶯）

【西廂記】北平流行俗曲。(岔曲——借廂)

【西廂記】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西廂記】怡情新曲。四本。北平流行俗曲。

【西廂記】鶯鶯夢榜。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鉛

印本。

【西廂書詞六種】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石印

本。

【西廂搗彈詞】金董解元撰。因其是合琵琶而歌

的所以又叫做「絃索西廂」。題材取自會真記更

加入幾個人物和幾樁事件於其中變化錯雜以編

成一大史詩。北曲西廂記底人物梗概是完全依據

這個的。(參看搗彈詞條) (石印)

【西廂段】一名全西廂段。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西廂小曲】雲南流行俗曲。昆山堂木刻本。

【西唐】六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聚元堂

木刻本。

【西唐】四本。(與前種略異)北平流行俗曲。文象

堂木刻本。

【西唐三十二】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

【西京雜記】劉歆撰。歆(約前五三一—後二三)字

子駿，後更名秀，字穎叔，彭城人。劉向之少子，少與王

莽同爲黃門郎。河平中(前二六)與父向領校秘

書，遂通六藝百家之學。官至都騎尉。奉車光祿大夫。

莽建國，尊爲國師。後以謀誅莽，事洩，自殺。著作以七

略爲最著。西京雜記二卷，雜載朝野瑣事，末有葛洪

跋言：「其家有劉歆漢書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

是全取劉氏，小有異同，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

抄出爲二卷，以補漢書之闕。」照此看來，原文爲歆

作，而書名及編成今本的式樣，乃葛洪所爲。故唐書

藝文志，逕云葛洪撰。今人即據此，謂爲葛洪所自作，

殊嫌誤會。今姑不論其真偽，「若論文學，則此在古

小說中，固亦甚緒秀異，文筆可觀者也。」中國小

說史略三四頁。但書中所記，亦有怪誕若漢武故

事等書所述。如「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

良，婦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

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

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筭盛之，絨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帝崩，不知所。然其他所記，大抵爲遺史逸聞，如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故事，王嬙爲畫工所欺故事：皆出於此書。

【西京雜記】六卷。梁吳均撰。是書所述雖多爲小說家言，而摭採繁富，足補漢書之闕。有明嘉靖元年吳郡沈與文校刊本，嘉靖甲子孔天允刊本，許目有明唐琳刊本，明郭子章與三輔黃圖合刊名秦漢圖記十二卷本，明柯堯叟本，明活字本，津逮本，學津本，古今逸史本，漢魏本，稗海本，龍威秘書本，抱經堂校刊本，袖珍刊本。

【西郊笑端集】二卷。明董紀撰。紀詩平易樸實，不免過質傷俚之弊，至其合作，往往得元白張王遺意。有明成化中周庠刊本。

【西施】（南詞）馬如龍開篇木刻本。

【西施訴恨】見苧蘿怨條。

【西王母詩文】西王母，傳古之仙人也。集仙錄云：

「西王母姓侯，」或曰：「西王母姓楊，名回，一名婉姪。」（酉陽雜俎）鍾伯敬以爲「名婉姪，姓緜氏。」（名媛詩歸）蓋西華仙籙之總管也。穆天子傳：「周穆王滿十七年（西紀前九八五）西征崑崙，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王母爲天子謠以送之，穆王答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升於弇山，乃紀其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或又以爲西王母乃周時西方國名，西王母即其國之女王也。王母之歌曰：「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天子謠）「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鳥鵲與處，壽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去民，又將去予。」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西王母吟）
 楊升庵曰：「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辭出於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蕨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丹鉛總錄）謝朓量

以爲「西王母殆當時外國之女王，此歌詞乃傳於周而經史臣潤色，是譯外國詩歌之始，蓋又在越鄂君歌之先矣。」亦別解也。又傳西王母有問上元夫人書（上元夫人亦有答書）載漢武帝內傳。陳眉公曰：「予考漢武帝內傳但云侍女問答，亦不云書。」蓋亦後人依託也。1041

【西王母傳】桓麟（約一零八一—約一四八）字元鳳，沛郡龍亢人。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出爲許令，病免。遭母喪，未祥，哀毀而卒，年四十一歲。後漢書載麟著作有碑誄讚說書三十一篇。今傳之西王母傳，稱麟作，未知真偽。篇首述東王公及西王母的產生，中述王母所居，且爲山海經「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的西王母作辯正，以爲「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繼述王母助黃帝平蚩尤，授舜以白玉環及地圖，茅盈、王褒、張道陵從之傳道。末述及周穆王賓于王母，云「事具周穆王傳。」最末言王母夜降漢宮，云「語在漢武帝傳內。」所述黃帝平蚩尤事，與他書異。

西

【西王母³祝壽瑤池會】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西王母故事之演化與東王公】在初民時代，人與一切自然現象的界域尚不甚分清，人與動物的關係更不似現在般的隔絕，所以古代神話中的神的形像，往往是介于人與動植物之間的怪物。但這種思想一經文化進步的陶冶，神的形像及種種也跟着演化。形像漸漸由怪物變爲人形，行動也逐漸趨向人化。這樣一代一代的下去，於是本來樸野的簡短的故事，變成美麗曲折的了；道德的教訓，膚淺的哲理，也加進去了。于是形式全變了。在古代神話中，西王母的故事本是極簡樸的。但到了神仙故事盛行的漢代，牠也逐漸脫去了神話中的神樣，而趨向神仙故事中的神仙化。牠的演化的段落是很顯明的。在山海經上的西王母是：「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西山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北。」（海內北經）「西海之南，流

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趣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大荒西經）牠是一個人身虎面豹尾食鳥的怪物，寫得很可怕。到了戰國時人所作的穆天子傳中的西王母就不同了。穆天子傳記周穆王西征見西王母事，這裏的西王母已變成一個文雅的國王。「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玄圭白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純，口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其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到漢代稱爲班固作的漢武故事及漢武內傳裏所記，便與前此大不相同了。內傳裏的西王母竟一變而爲「年可三十許」的麗人，故事寫西王

母會見漢武帝的情形云：「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日正中，忽見有青鳥從西方來，上問東方朔，朔對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是夜漏七刻，空中無雲，隱如雷聲，竟天紫氣，有頃，王母至，乘紫車，玉女夾馭，戴七勝，青氣如雲，有二青鳥，夾侍母旁，下車上迎拜，延母坐，請不死之藥。母曰：『：帝滯情不遣，慾心尚多，不死之藥，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啖二枚，與帝二枚。帝留核著前。王母問曰：『用此何爲？』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留至五更，談語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肅然便去。：母既去，上惆悵良久。說郭卷五十二所錄無此一段。內傳裏也有一段同樣的記事，但文辭更爲緝嚴，現亦錄于下：「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然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威服立於階下，勅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



1060。

1060。

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咸在殿下。王母惟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着黃金襜褕，文采鮮明，光儀淑目，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元瑤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靄，容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登床，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廚，真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萋蕤，芬芳填櫛，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

西

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華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明，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元靈之曲：『故事與內傳盡爲偽書，然大概皆爲東漢時人所作。用文字作比較，那麼內傳產生當較後，已如前所。所以在故事中，西王母的從者尚祇二青鳥，和山海經相符合；但在內傳中，則有羣仙數千，又「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又侍女有王子登、董雙成、石公子、許飛瓊、婉凌華等，顯然是後世皇帝排的排場。其增飾之跡，尤洞然可見。西王母故事的演化既如此，其實一切神話故事的演化未嘗不如此。而且西王母故事到了漢代，人們覺得有了皇后，必有皇帝，何以西王母獨有母而無公，所以又另外造出一個東王公來。東王公故事見於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大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戴一黑熊，左右顧望。恆與一玉女投

壺，每投千二百矯，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嚙噬。矯出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東荒經）寫東王公的故事，始於此書。牠所寫的形像，雖然模仿山海經的西王母，但究竟因在古代神話裏沒有根據，所以他就不能和西王母同樣惹人的注意。神異經又寫東王公與西王母的會合：「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圍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毛，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也。」（中荒經）既有公而又有母，他們自然必須會合，但他們是仙人而不是凡人，所以同牛郎織女一樣，僅是每年會合一次。■桓麟的西王母傳也敘及東王公，而且更顯明的寫明他們的關係。他們在自然史上，彷彿創世記中的亞當與夏娃：「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

化而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神玄奧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¹⁰⁹²

【西元集】¹⁰⁹²八卷。明馬汝驥撰。蔣一葵謂其詩有沈理而無元趣，黃青甫謂其詩整鍊，似法顏謝，隊伍森然，求之聲律，未造其深，亦不失爲高流。蓋汝驥刻意鎔鍊，務求典實，其長短皆在於是也。

【西晉文紀】¹⁰⁹⁶二十卷。明梅鼎祚編。按晉人多以清談著，而此編所錄，討論禮典獎勵風俗者，獨居其半，可補世說新語之所不及。有明刊本，又明刊前有三國文紀。

【西晉文學】¹⁰⁹⁷西晉之文，體派互異，競以文雄。左思之三都賦，精密宏博，潘岳之藉田射雉，氣雄力沈。三張二陸，並稱一時。然張載、張華不及張協，二陸則弟遜于兄。此皆藻豔新思，開齊梁之風格者也。至若說經有杜預之左氏春秋注解，著史有陳壽之三國志，皆卓卓不可掩者也。¹⁰⁹⁸

【西晉詩】西晉司馬氏統一中國，天下文人，競集京師，文壇復振。我們只要看陸機、陸雲兄弟入洛的時候，張華見着他倆說：「克吳之利，不如獲二俊。」便可見當時的尊重文人。又如左思做了一篇三都賦，人競傳寫，竟使洛陽紙爲之貴，這也可以看出當時愛好文學的風氣。西晉文學以「太康時期」（二八零——二八九）爲最盛，鍾嶸詩品說：「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即張華、張載、張協、陸機、陸雲、潘岳、潘尼、左思八人。就中負文譽最高的自然要推陸機、潘岳和左思。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官爲平原內史，人稱陸平原。後爲成都王穎所殺。（二六一——三零三）他本是武官的子弟，折節讀書，造就成一位駢偶文專家。製連珠五十首，爲四六文的濫觴。他在當代名氣很大，張華稱他「獨患才多」。鍾嶸也列他的詩於上品。其實他的詩並不很好。他很喜欢擬古樂府，也擬得並不高明，遠不及建安諸子。其較好的詩如前緩溪歌是。

這首詩的佳處，是在有很美麗的高渺的想像。潘岳字安仁，中牟人，曾爲河陽令，累遷給事黃門侍郎。永康元年（三零零）爲惠帝所殺。他是一位翩翩美少年，相傳他少時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載而歸。他的詩文辭賦也如他一樣的美艷。孫興公稱他的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鍾嶸也列其詩爲上品。悼亡詩三篇最有名。陸機和潘岳的詩，極負盛名於當代，佔晉代文學的重要地位，實則真正名符其實的西晉大詩人，我以爲既不是陸機，也不是潘岳，只是左思。左思字太沖，臨淄人，他爲人貌寢口訥，不好交遊，閑居惟從事於詩賦。他的賦沒有什麼好處，其詩則可以壓倒所有太康時期的名詩人。沈德潛說詩晬語說：「左太沖拔出於衆流之中，胸次高曠，而筆力足以達之，自應盡掩諸家。」這個批評是不錯的。左思作風高抗古澹，讀其詠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可想見其氣概。他的詠史詩八首，沒有一首不是很有氣力的作品。五言詩至阮籍左思，描寫的範圍愈廣。

詩的風格越高，離古歌辭的俚俗風味越遠，完全變成文人化的詩格了。我們試看當代詩人傅玄（字休奕，二一七—二七八）「一首擬陌上桑的艷歌行為例，很可以看出文人所作的詩與古歌辭的大不同處。陌上桑是一首絕妙的白話詩，給傅玄一改，原詩的俚俗雋妙處盡行刪掉，變成一首平凡無奇的雅詩。古歌辭至此便完全斲喪了生命。」**晉代的詩，注重造詞，故他們的作品都是「縛旨星稠，繁文綺合」。**「化古詩的俚俗為典雅，化古詩的樸素為輕綺。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給晉詩的批評不錯：「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縛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折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研。此其大略也。」**1018**

【西晉南北史樂府】二卷。清陽湖洪亮吉撰。有光緒宋氏刊本，在懺花庵叢書內。

1110
【西雲詩鈔】清道光間李枝青撰。

【西北文集】四卷。清畢振姬撰。其文頗蹤橫有奇氣，然劍拔弩張之狀亦覺太甚。

【西北胡人和漢人雜居對文學之影響】從東晉到南北朝，中國的民族史上更發生一個極大的變化。舊史家稱為「五胡亂華」，就是當時侯西北的外國人侵略中國，把中國的地方佔據了。晉室因而東遷，由今陝西遷到今南京來。長江以北的地方，差不多都被他們佔去了。所謂「五胡」就是匈奴、羯、鮮卑、羌、五種外國人。匈奴就是漢代的匈奴，這時候一部份南侵入中國和中國人同化了一部份北徙入歐洲建國，即今匈牙利。羯屬突厥種，晉唐時侵入中國，唐末西遷，造成今土耳其國於巴耳幹半島。鮮卑有人說就是今日西伯利亞人的始祖。羌後裔不詳。總之，這五種外國人在東晉南北朝時都靠他們的武力侵略中國，紛紛居住到中國來，居留在中國以後，語言、文字、風俗、習慣都和中國人同化了。久而久之，已無形的變了中國人。不過從反面說，他們的風俗習慣影響於漢人的地方也不少。如搜神記云：「胡床、貂槃、翟之器也。羌裘、貂裘、翟之食也。自太始已來，中國尚之，貴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賓，

皆以爲先。戎翟侵中國之先兆也。」就這一段文字，可以想見當日漢人風俗的外國化了。然這些事和文學無關，不必多說，如今我們再說「五胡」所給與中國文學的影響，就是他們尚武的精神，灌輸到中國的文學作品中。欲知他們尚武的精神影響於中國的文學是怎樣的情形，請先看他們自己的詩歌。「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東山看西水，水流磐石間。公死姥更嫁，孤女甚可憐。」（瑯琊王歌辭八曲之二）「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卷舌入喉。」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腸斷絕。」（隴頭歌辭三曲）「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蹀坐吹長笛，愁殺行客兒。」遙望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跋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折楊柳歌辭五曲之三）這些都是西北胡人的民歌，而被漢人採入樂府的，現在我們所見的當然是用漢文寫出來的，不是他們的原歌，但是卻能十分保存

原有的尚武的精神，和樸質爽快的風格。這樣的詩在原有的中國詩裏是沒有的，如今大批的加入進來，當然能使中國的文學界發生一大變化。在北朝時南北的文學作品已經截然不同。如北史文苑傳序說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這幾句話已經告訴我們南朝的文學好處在柔，北朝的文學好處在剛，南朝的文學是優美，北朝的文學是壯美。北史文苑傳的話是指文人的作品而言，可知西北胡人的民歌已經影響到文人的作品了。此後唐人出塞，從軍的詩，如「葡萄美酒夜光杯，秦時明月漢時關，」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之類，無非是受得這種影響。

11116
【西疆雜述詩】清蕭雄撰。

115
【西嶺山房詩文錄】四卷。清吳縣蔡復午撰。有道

光刊本。

117
【西欄詩鈔】四卷。清秀水祝喆撰。有道光淳雅堂

刊本。

【西澗集】清道光間德宣撰。

【西番寶蝶】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木刻本。

【西征文存】一卷。清鄞縣黃家鼎撰。有光緒六年

刊本，在西征集內。

【西征詩草】清光緒間鍾形灃撰。

【西征詩錄】一卷。清鄞縣黃家鼎撰。有光緒六年

刊本，在西征集內。

【西征集】明林俊撰。是集皆其再起官四川巡撫

平定巴夔土寇時作。

【西征日記詩】一卷。清鄞縣范廷謀撰。有榕石堂

刊本。

【西行雜詠草】清咸豐間姚華國撰。

【西川圖】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西崖詩鈔】清朱興悌撰。

【西巖集】一卷。宋翁卷撰。按卷號靈舒，為永嘉四

靈之三，葉適序其詩，稱其自吐性情，靡所依傍。劉克莊後村集，亦有贈卷詩云，非止擅唐風，尤於選體工。

有時千載事，祇在一聯中。其推挹可以想見。有羣賢小集本，潘氏刊本四卷。

【西巖集】二十卷。元張之翰撰。原集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之。翰生平著作甚富，晚號西巖老人，故

以西巖名集，其詩清新宏逸，近似蘇黃，文亦頗具唐宋舊格。

【西仙館集】清蔣詩榆撰。

【西峯淡話】四卷。明茅元儀撰。是書多論明末時

政。

【西崑發微】三卷。清吳喬撰。是編乃所說李商隱

詩，所說無題之詩無一不歸於令孤綯。

【西崑酬唱集】二卷。宋楊億編。是編所錄億及劉

筠等十七人詩，其詩法宗李商隱，詞取妍華而不乏

興象，效之者漸失本真，惟工組織。有浦城叢書本，徐

乾學刊本，康熙戊子朱俊升刊本，康熙中刊有注本，

伍氏刊本，粵雅堂刊本，仿宋刊本，留香室刊本。

【西崑體】詩歌到了晚唐，已經是衰歇的景象了，

只剩下杜牧，李義山幾個詩人放射唐詩的最後光

。到了五代更只有詞的發達，值得珍貴的詩人真是一個例也舉不出來。反是那幾個會做小詞的作家，他們用做詞的法子來做詩，很有點清新的風味。例如李後主的詠柳書黃羅扇示慶奴：「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張泌的寄人：「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迴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孫光憲的採蓮：「菡萏香銷十頃陂，小姑貪戲采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溼，更脫紅裙裹鴨兒。」這些會做詩的詞人可是不大做詩，而那般詩人又染着五代卑靡的詩風，做詩全做不好。到了宋初還是這樣。如鞠常揚繼之、李若拙、趙隣幾都是五代的詩人，他們把五代的詩風移植到宋代來，所以宋初的詩壇還是頹廢不振。這種情形給那般的詩人看了，自然難堪，自然要起來圖振作，而搗起一種新的旗幟，造成宋詩初期的發展的，便是西崑體的詩人。□怎樣說是西崑體呢？這是楊億一般人不喜歡五代詩的風味，便追溯上晚唐去，指出晚唐的大詩人李義山

爲宗主。義山那時本無西崑體之稱，只與溫庭筠段成式號稱三十六體。後來因爲楊億與他志同道合的十幾個詩人，相與酬唱，詩篇既多，便成卷帙。楊億乃編次成冊，自敘云：「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崑酬唱集。」這便是西崑體幾個字的來源。□西崑體的主幹詩人有楊億、劉筠、錢惟演等。楊億字大年，建州人，入翰林爲學士，官至左司諫知制誥。他是西崑體的首創者（據田況仔林公議的說法）嘗以爲商隱之詩，其味無窮，杜甫比之，則未免村夫子面目。這自然是過於阿私所好的論調，但在杜詩風靡一世的宋代，這種言論總算是不可多得的。億的文學天才也足以副他首創者的榮譽。歐陽修嘗稱：「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酒投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間，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歸田錄）劉筠字之儀，大名人，官至戶部龍圖閣學士，與楊億齊名，號稱楊、劉、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錢俶之子，官至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與楊劉齊名，號江東三虎。因爲西崑唱集是西崑體，主幹詩人楊億的編定，可以說這本書便是西崑體的代表作集。我們試檢閱其內容，有兩點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全集完全是酬唱之作。每每一個題目翻來覆去，題上多少首詩，甚至於你翻我的意思，我又翻古人的辭典，翻上十幾首的，如荷花、戊申年七夕一類的題詠。二、除了四首絕句外，全集盡是五七言律詩，而且排律不少。如宣曲二十二韻，受詔修書述懷感事三十韻，都是很長篇的排律。我們知道律詩因爲排比對仗之故，很不容易做好。唐詩裏面五律便少好的，七律尤其甚。何況數十韻的排律呢？更何況又都是酬唱之作呢？然而西崑體的詩人却偏要從難處做工夫。他們蔑視詩的自然，也不要求詩裏面表現什麼思想與氣魄，樸實與通俗的描寫，在他們看來是詩歌的大忌，所以杜甫纔被罵爲村夫子。他們只一味的握住李義山的唯美主義，專從雕琢與粉飾方面去求進步，「技巧」二字被他們認爲作詩的萬能。如其一首詩裏面不

用幾個巧妙而隱僻的古典和工麗貼切的對仗，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好詩。暫時，我們且不必去批評他們這種詩體的得失，單就詩的技巧方面講，則他們的作品不能不說是相當的成功。例如楊億的禁中庭樹：「直幹依金闥，繁陰覆綺楹。蠶珠晨露重，噀管夜蟬清。霜桂丹丘路，星榆北斗城。歲寒徒自許，蜀柳笑孤貞。」劉筠的館中新蟬：「庭中嘉樹發華滋，可要螳螂共此時。翼薄乍舒宮女鬢，蛻輕全解羽人尸。風來玉女烏失轉，露下金莖鶴未知。日永聲長兼夜思，肯容潘岳到秋悲。」錢惟演的荷花：「水闊雨蕭蕭，風微影自搖。徐娘羞半面，楚女妬纖腰。別恨拋深浦，遺香逐書橈。華燈連霧夕，鈿合映霞朝。淚有鮫人見，魂須宋玉招。凌波終未渡，疑待鵲爲橋。」如「蠶珠晨露重，噀管夜蟬清」、「風來玉女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在當時都是被譽稱爲名句的。即極端反對西崑體的歐陽修也說：「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荅蔡君謨）在揚、劉旗幟之下的作家，據西崑酬唱集所載，尚有十四人（1）

李宗諤——翰林學士(9)；陳越——著作佐郎直史館(3)；李維——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4)；劉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5)；丁謂——樞密直學士(6)；刁衍——駕部員外郎直祕閣(7)；元闕——(8)；張詠——樞密直學士(9)；錢惟濟——恩州刺史(10)；任隨——(11)；舒雅——職方員外郎，祕閣校理，監舒州靈仙觀(12)；晁迥——翰林學士(13)；崔遵度——左司諫直史館(14)；薛映——右諫議大夫。這些人物都是西崑體裏面的健將，不過他們詩的藝術已遠不及他們那幾個領袖的成功。□當西崑體盛極一時的時，候，同時的文人都相率向着西崑體的藩籬走進去，以模擬西崑為榮。其他同時並存的幾個詩派，在詩壇裏面都是毫無聲勢，不能和西崑體相頡頏。詩壇的權威完全由西崑派的詩人獨霸着。但是末流所趨，這種極端曼麗浮豔的詩風，已漸漸引起一般新詩人的厭惡了。石介便首先作怪說，加西崑派的首領以抨擊。說：「楊億研極，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石介這種攻擊是很有力的，因

西

為他的背後還有許多新詩人作後援。後來又因為西崑集中宣曲一詩，有「取酒臨邛」之句，真宗乃下詔禁文體浮豔。西崑體受了政治與新詩人的夾攻，自然維持不住而衰落下去了。往後的詩人與詩話家，大都會看不起西崑體的。劉克莊後村詩話說：「西崑酬唱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錄者殊少。」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說：「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識者病之。」平心而論，西崑體專講求詩歌外形上的藝術，而忽視詩的內容，其弊自不可否認。但如果我們承認詩歌裏面也有唯美一派，如果認為詩的技巧也是不容忽視的，那末，西崑體的詩也不能說沒有一方面的成功。不過，那些西崑體的羣衆，既乏才氣，又缺技巧，只知「堆砌典故」至於「語僻難曉」，自然要失却詩壇的信仰和地位了。274

【西崑 作家賞鑑論】「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這元遺山論詩絕句中譏笑西崑體的話。但楊億原是改革文體的人，起五代之衰，開

天水之盛，楊劉也是開道的健將。（四庫全書總目武夷新集下引田況儒林公議云：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錢輩皆從而效之。）本來自晚唐五代以來，文學界的風花雪月，柔而無骨，又到了極點。宋朝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裏，有一首戲題韋莊浣花集的詩，他說：「晚塘風月一番新，弄粉調膏點注勻。誰與花林詩宰相，聘將花蕊作夫人。」這首詩形容文格之低，十分刻骨。西崑酬唱集決不是這一路。我最愛歐陽修六一詩話裏，對於這件事的批評。六一詩話說：「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做；如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鳥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足見得楊劉諸人和韋莊韓偓，還有不同的地方。楊劉諸人所奉的宗

主是李義山。全唐詩話卷四說：「楊大年云，義山詩，陳恕酷愛其一絕云：珠箔輕明覆玉墀，披香新殿鬪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歎曰：古人措詞寓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大年又曰：鄧帥錢若水舉賈誼兩句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錢云：措意如此，後人何以企及。鹿門先生唐彥謙爲詩纂，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愴，蓋其一體也。」他心中歎羨義山之情，躍然如見。但是我們要注意，他所歎羨的，是義山措詞寓意之妙，並不是專在麗巧上講求。所以歐陽修的話，是深知其意。至於學西崑的人，學得僻澀，原不能歸罪於楊劉的本人。楊劉也歡喜唐彥謙，人家都說他因爲彥謙的詩，用事精巧，對偶親切（石林詩話）但我們看楊億自己所說的，是因爲彥謙「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愴」。西崑家的精神，原來是注重這一點的。可惜後人很少注意。老杜的詩，在唐朝並沒有李白白居易那樣大的勢力，沒有好多人學他。王安石說：唐人只有李義山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漁隱叢話卷二十二引蔡

寬夫詩話）陳後山說，唐人不學杜詩（後山詩話）到宋朝初年，仍然有些人不歡喜杜詩。楊億說，杜子美是村夫子（詩話總龜卷五引古今詩話）歐陽修不愛杜而尊韓（詩話總龜引貢父詩話）只有唐彥謙黃亞夫（庶）謝師厚（景）和亞夫的兒子黃山谷（又是師厚的女婿）纔學杜詩（後山詩話）黃山谷就做成了後來所號的江西派。但西崑家學李義山而義山又原是學杜的。所以老杜的詩，實在是西崑體和江西派的共同祖師。知道西崑家以「寓意深妙清峭感愴」爲欣賞之點，就可以知道李義山所以能夠走進老杜之藩籬的緣故。²²⁷⁷

【西崑體之反動】西崑勢盛之際，已有徐鉉（字鼎臣，會稽人）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等，由元和以上規李杜，稍崇風骨。歐陽修（字永叔，江西廬陵人）蘇舜欽（字子美，其先梓州桐山人，家開封）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承流接響，相率爲革新運動，而修以位高望重，實爲總持。葉夢得云：「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

多平易疏暢。」（石林詩話）修於同時詩人，特推蘇梅二家，揄揚不遺餘力，而二人者皆落拓不偶，窮而工詩。修嘗言：「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六一詩話）然修與二氏，盡變崑體，獨倡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葉燮原詩）則固受韓愈「以文爲詩」之影響，而所謂「宋詩」之特殊面目，亦至此始豁然呈露矣。

【西山文集】五十五卷。宋真德秀撰。按德秀生子之鄉，雖力崇朱子之緒論，然間雜釋老二家之言。宋板十行，行十八字，明閩刊本五十一卷，又有浦城遺書本，四庫依明萬歷中金學曾本，又萬歷刊本，清康熙中刊本，又明嘉靖中黃鞏等校刊於閩，尾有缺文，非足本也。

【西山一窟鬼】見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二卷，警世通言卷十四。按通言題作一窟鬼癩道人除怪。注云：「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

【西山集】²⁰九卷。清張能鱗撰。能鱗喜談理學，其詩文多率爾操觚，體裁未盡合於古。

【西山紀遊詩鈔】²⁷一卷，附詞一卷。清吳江馮珍撰。有原刊本。

【西山日記】⁶⁰二卷。明丁元薦撰。是編雜錄自洪武迄萬曆朝野事迹。

【西山晴雪】⁶⁵北平流行俗曲。（岔曲——燕臺八景之六）

【西山類稿】⁶⁶五卷。明謝復撰。其詩文不出講學之門徑。

【西魏文學】²⁶⁴¹北魏末宇文泰，奉孝文帝遷於長安，為西魏，建都二十四年，宇文始自立為北周，周立國二十一年，始滅高齊，再過十一年，然後入隋，次滅陳，南北始歸統一。關於西魏文學見北朝文學條。

【西吳里語】²⁶⁴³四卷。明宋雷撰。是編皆記吳興軼事，隨筆摭錄，皆不著所出，亦多涉荒誕，不盡可信。

【西苑殘草】²⁷²一卷。清山陰王星誠撰。有原刊本，在滂喜齋叢書內。

【西鳥夜飛】²⁷³五首。宋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攸之元徽五年，在荊州舉兵東下，因作此詩以誌別。（據古今樂錄）而古樂府竟以為古辭，殊不知其也是一種新創的辭調也。歌辭云：日從東方出，團團雞子黃；夫婦恩情重，憐歡故在傍。陽春二三月，諸花盡芳盛，持底喚歡來，花笑鶯歌詠。1006

【西俗雜志】²⁸一卷。清錢塘袁翔甫撰。有排印本。

【西渡集】³⁰二卷，補遺一卷。宋洪炎撰。按炎為南昌四洪之一，其詩法之山谷，故所作頗與之相似，佳趣堂目有宋板一卷，張月霄有舊鈔本一卷，與焦氏經籍志合，八千卷樓鈔三洪合集本，小萬卷樓一卷本。

【西江派】³¹¹⁰明江右詩派亦稱西江派，其開山祖為劉崧崧（？——一三八一）字子高，初名楚，泰和人。洪武初以薦授職方郎中，累官至吏部尚書，致仕歸復召為國子司業，未旬日卒。所著有槎翁集十卷。他七歲能賦詩，及長，日課一篇，天寒皸裂不少輟，豫章人宗之為西江派。清汪昫說他的詩一妍靜疏爽，如新

籜搖風，幽花挹露，又如空山聽雨，曲磬鳴泉，蓋取材

中唐、南宋，而不流於佻淺，洵一時雅宗也。然朱彝尊猶病其「體弱局於方聲，不能展拓」云。他的姑蘇曲，淒豔頗似溫飛卿。

【西泚居士集】清乾隆間王鳴盛撰。

【西滙全集】十八卷。清塾江李惺撰。有同治渝城

天瑞堂刊本。

【西河文集】一百七十九卷。清毛奇齡撰。按奇齡

所著關於經史及雜著者，皆別著錄，此集爲文一百

一十九卷，詩五十三卷，詞七卷，奇齡之文，縱橫博辨，

自成一格，其詩又次於文，不免傷於猥雜，要亦我用

我法，不肯隨人步趨。有書留草堂刊本。

【西河詩話】八卷。清蕭山毛奇齡撰。有嘉慶刊本。

在毛西河全集內，又一本，一卷。有道光世楷堂刊本。

在昭代叢書內。

【西河詞話】二卷。清毛奇齡撰。奇齡填詞之功，較

深於詩，故所論頗多精核之處，惟采摭繁富，門目詳

明，則不逮詞苑叢談。有西河全集本，昭代叢書本，賜

硯堂本。

【西河草堂詩賸】不分卷。清泰州葉兆蘭撰。有辟
光芸香社刊本。

【西河題贈集】不分卷。清吳縣毛慶善撰。有道光
十八年吳門毛氏刊本。

【西河會】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西河節孝詩錄】四卷。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乾
隆刊本。

隆刊本。

【西溪文鈔】一卷。清漢陽林祥紱撰。有嘉慶刊本。

【西溪雜詠】一卷。清錢塘陳文述撰。有嘉惠堂丁
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西溪百詠】二卷。明釋大善撰。西溪在武林西北

欽賢鄉，宋人舊有西溪百詠，此復追詠古蹟。

【西溪聯吟】一卷。清吳祖枚陳如松撰。有嘉惠堂

丁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西溪集】十卷。宋沈遵撰。是集十卷，爲南宋初高

布所刊，宋史本傳稱其嘗進本論十篇，爲仁宗嘉賞，

今不見集中，疑尚非完本。遺文溫厚典重，詩亦清俊

流逸，不染俗韻。路小洲有鈔本，與沈遵沈遵合名三

沈文集，明刊本，南宋刊本，名吳興三沈集，浙局刊三沈集本。

【西溪集】清沈嘉撰。

【西溪遺詩】清乾隆間胡訓撰。

【西溪梅竹山莊圖詠】清章黼撰。

【西溪梅竹山莊圖題詠】一卷。清錢塘章黼編。有

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西巡類稿】八卷。明吳廷舉撰。此集乃其巡歷省

治以西諸郡所上奏疏及往來文牘詩詞之類。

【西漢文紀】二十四卷。明梅鼎祚編。是編以史記

漢書爲主，而雜採他書附益之，於曆記之文，多能辨

證。有明刊本。

【西漢文選】四卷。清宜興儲欣綬。有雍正受祉堂

刊本。

【西漢文學】見漢文學條。

【西漢文鈔】二卷。清丹徒謝庭蘭撰。有鈔本。

【西漢詩辨偽】關於我國五古詩的發達，可引用

徐師曾的文體明辨中幾句話。他說：「逮漢蘇李，始

以成篇。嗣是汪洋於漢魏，汗漫於晉宋。至於陳宋，而古調絕矣。」這句話很賅括有致；但是對於五古詩的起源，與近代學者的考據，結果立於反對的地位。他的意思，是以西漢蘇武李陵贈答詩，爲最早的五古詩。梁鍾嶸詩品，唐釋皎然詩式，也是如此主張。可是西漢的五古詩，儘管很好，爲我們所傳誦，不能不承認其爲偽。現在分述於下：(一)蘇李贈答詩——從考據方面，證出蘇李贈答詩，不是西漢人的作品，最早有劉知幾的史通雜說，蘇軾東坡志林；後來有顧炎武的日知錄，梁章鉅的文選旁證，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都以爲與當日情事不合。譬如李陵詩說：「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東坡以爲不當有江漢語，即是一端。(二)古詩十九首——五古詩中最早最佳者，當推古詩十九首。昭明太子文選，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詩的上面。徐陵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等九首爲西漢枚乘所作。劉勰文心雕龍，以「冉冉孤生竹」一首爲東漢傅毅所作。王世貞以爲中間雜有枚乘或張衡蔡邕的作品，也未

可知。胡適說：「蕭統還不敢說是誰人作的，徐凌生於蕭統之後，卻敢武斷是枚乘的詩。這不是很可疑的嗎？」（白話文學史五六頁）**□**最初反對古詩十九首是西漢人作的，有顧炎武日知錄曾說過「孝惠諱盈，枚乘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可知爲後人擬作，而不出於西京。」（關於此點，古層冰漢詩研究，又反駁之。）近來學者如徐中舒、張爲、馮陸侃如，都有詳細的論列。（參看陸編中國詩史卷中四三三至四四二頁，徐中舒古詩十九首研究見立達季刊）**□**（三）卓文君的白頭吟與班婕妤的怨歌行——據陳鍾凡在漢魏六朝文學上說，前一首詩，玉臺新詠，樂府詩集，皆未嘗說卓文君作。後人附會西京雜記之說，將此詩歸之文君。後一首詩，不載漢書外戚傳，班固是她的姪孫，不應疏略不說。**□**但是以上的詩，雖然是些僞作，我們不可不知，不可不讀。因爲他們都是中國的好詩。沈德潛古詩源說：「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閹絕死生新故之感，中間或寓言，或顯言，反覆低徊，抑揚不

西

盡，使讀者悲感無端，油然而善入此國風之遺也。」王士禛詩向說：「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方東樹昭昧詹言說：「十九首須識其天衣無縫處。」可以想見古人批評的一般。這種贊美的批評，未必就能反證僞偽之說。因爲我們讀最初五古詩，像傅毅的述志詩，多半樸質非凡，與十九首詩的和雅圓潤，相去懸絕，單就修辭上說，也很可以發生疑慮咧。

【西漢盛時文人地位與賦體之大成】一、漢賦與楚辭的關係——漢賦是出於楚辭的。漢初的賦，如賈誼等所作，純爲楚辭的體裁。到了景帝之時，大詩人枚乘出現，却將漢賦帶到別一條道路上去。枚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後去之梁。景帝平七國，召拜弘農都尉，以病去官。武帝即位，徵入都，道卒。（卒在武帝建元元年，西歷前一四零）乘所作有七發諸賦，而以七發爲最著。七發的結構，極似楚辭中的招魂，大招，顯然受有他們很深的影響。此種文體的結構至簡單，而敘寫至浮誇，給後來漢賦以絕大的

影響。今將七發的各段，分析的略說于下：序：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以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之。第一段：他初以音樂說太子，琴聲是那樣的凄美，然而太子却病不能聽。第二段：繼以飲食說太子，美味那麼多，廚手又是那麼高明，然而太子却病不能嘗。第三段：更以駿馬名騎說太子，馬是那樣的神駿，然而太子却病不能乘。第四段：再以宮苑池觀之樂，導太子，又有賓客賦詩，美人侍宴，然而太子却病不能遊。第五段：又以游獵之樂說太子，太子之病雖未痊，然而已有起色。第六段：於是他更以到廣陵的曲江觀濤之說進，太子還是病不能起。第七段：最後，吳客說要爲太子奏方術之士，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太子便據兒而起，澀然汗出，霍然病已。由這種體製，遂成爲漢賦的一種傾向，就是弘麗的體製，謾誕的敘述，過度的描狀，誇張的鋪寫。其結構的來源，亦是從楚辭裏出來的。二：西漢盛時文人的地位——漢平各國之後，天下統一，又是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短長稗閻之言無所用，士思自用于世，不

得不借助于文辭。又武帝即位之後，首以安車蒲輪徵枚乘。又讀司馬相如子虛賦而善之，因召相如。那時武帝既好大喜功，拓地最廣，誇大之好，文章之娛，自然是免不了。而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封禪書，更是投合上好的最好作品了。這種誇張的鋪寫，精細雕飾的文詞，一方由于國家生活力的充足，與優閒，一方又由于主上的好弄。司馬遷報任安書云：「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大約文詞亦爲當日皇帝的高等玩意兒。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云：「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嘗爲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談調而已。」枚皋爲枚乘的兒子，與東方朔等皆以詞賦見長，而與優倡郭舍人同列。漢書卷五十一枚皋傳說：「皋不通經術，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媒躋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又說皋「又言爲賦，迥俳，見視同倡，自悔類倡也。」皋所作賦，頗諛笑不甚閑雅，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則辭賦家亦只是作皇帝的高等清客而已。不祇武帝如

此待遇文人，宣帝時亦然。漢書卷六十四下，王褒傳記當日皇帝待遇文人的故事，可以見當日文人的地位：「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孔子的話：『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皆以此娛悅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諷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原來辭賦只不過是比倡優博奕高一等的玩意兒！皇帝養這班文人，也只是當作養清客一樣，叫他們專做這種文學的玩意兒。「以此娛悅耳目」在專制君主的時代，一般人自然以接近皇帝的少數清客階級爲榮幸，但這些文人，只圖博皇帝的歡娛，雖賦體由此而大成，不免漸漸的僵化了，變死了。三、漢賦體的大成及其影響：因有好些皇帝愛玩這些辭賦歌頌，便有好些人去做法投機的文學，賦體在西漢時便早已大成了。漢賦是體製弘偉的，是光彩輝煌的，但內容

却是空虛的。他們沒有什麼深摯的性靈，也沒有什麼真實的詩的雋美；他們的成功，就是確定了賦的鋪敘的，對偶的格式，以及辭句的雕飾。所謂「賦」者，遂成了徧搜奇字，窮稽典實的代名辭。很可注意的，漢代幾位重要的賦的作家，同時便往往也是一位字典學者。像司馬相如曾作凡將篇，揚雄曾著訓纂篇與方言。自然漢賦未必是真實偉大的東西，但是這種體裁，曾經消耗幾百年的天才人們的智力，並且後來這種鋪敘排比的體製，侵入散文裏，成爲一種的駢文發生的影響更大，差不多可以說，足足影響了二千多年的文人。四、漢賦中最著名的作家：司馬相如與揚雄。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生約在文帝初年（西歷前一七九？）卒武帝元狩六年（前一一一）初以賞爲郎，事景帝，帝爲武騎常侍，病免。後客游梁，著子虛賦。梁孝王死，相如歸蜀。至臨邛，富人卓氏女新寡，聞相如鼓琴，悅之，夜亡奔相如。卓氏怒，不分產於文君。於是二人在臨邛買一酒舍，酤酒。文君當鑪，相如則着犢鼻裈，滌器於市中。卓

氏不得已，遂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相如因以富。武帝時，讀子虛賦而善之，召爲郎。著天子遊獵賦。後爲中郎將，略定西夷，坐事免。尋復爲郎，拜孝文園令，病免。所著尚有大人賦，哀秦二世賦，長門賦等。《史記卷一一七漢書卷五十七有傳》相如的賦，其靡麗較枚乘爲尤甚。子虛賦臚列地方物產等，幾若有韻之地理志。如子虛賦之說雲夢，其山則什麼，其水則什麼，其土則什麼，其石則什麼，其東則什麼，所有物產地勢，鳥獸草木等，無不畢載。不問是否合于實際，都捺拉上去寫出來了。他先寫子虛說楚，再寫烏有先生說齊，再寫無是公說上林，詞極膚淺，而意主誇張，這種賦體影響後來的賦家，像揚雄、班固、張衡、左思諸人，俱受其影響。賦體到了司馬相如，真可以說是賦體的大成了。■揚雄字子雲，蜀成都人。生宣帝甘露元年（西歷前五三）卒。新莽天鳳五年（西歷前一八）陽朔中，大司馬王音召爲門下史，薦待詔，除給事黃門郎，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篡位，轉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一。他著有方言十三卷，

訓纂一卷，蜀王本紀一卷，法言十三卷，太玄經九卷，琴清英一卷，集五卷。他的著作，除方言一書最出色外（仍是模仿爾雅），大率好模擬古人，既沒有獨立的思想，更沒有濃摯的情緒。他作賦仿司馬相如，又依傍楚辭，而作反離騷，廣騷，畔牢愁，做東方朔答客難，而作解嘲，擬易而作太玄，擬論語而作法言，幾乎絕沒有自己創作的精神了。他的賦如甘泉、羽獵、長楊等，也是以司馬相如諸賦爲準的，除堆砌辭藻外，幾乎沒有好處。他識得一些古文奇文，自然有一些古文字點綴其間，不惜以艱深文其淺陋了。■五故事賦的產生與無名文人的故事賦——「故事賦」這個名稱，向來沒有人說過，當然是我的杜撰了。要說故事賦的產生，先要明白賦的意義。漢書藝文志說：「不歌而頌謂之賦。」賦有「敷陳其事」的意義，似乎是專被人家念出來聽，有時是當格言，有時當舊事來參驗的。春秋戰國時的賦詩，便有這種意思。荀卿作知賦，禮賦等，設爲問答之辭。賈誼著鵬鳥賦，也是敘鵬鳥與作者對答之辭。司馬相如等的賦，

真老實了，用了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等作主名去對答。後來這種賦進步了，便又有用歷史上的人物姓名，憑虛構成，造依傍一些故事說來「象煞有介事」了。這種賦大約由于一些無名文人創始，因為所說的是文人的故事，故後來故事中的主名，每每被誤認為文章的作者了。這種賦都是說一段的故事，中間精神所注意的地方，往往盡量描模，透切說出，是很含有詩意的。這種文體，真是界乎詩與小說之間。我們或者可以說，這是由韻文詩的轉變，連帶着敘述本事，趨向于小說化而不成，故特別的留傳了這一體，可以說是賦體中的最進步者。故事賦最早的，便是敘述宋玉的故事的神女賦，高唐賦，登徒子好色賦等九篇。這些賦出世的時代，大約不能比司馬相如的時代更早，因為不是楚辭式，而在體裁上似乎比司馬相如的賦為更進一步的。高唐賦，傅毅在舞賦裏已說及了（傅毅以章帝建初中（西歷七六—八三）為蘭臺令史。後來因為舞賦所說的亦宋玉故事，又被人誤拉為宋玉所作）又神女

賦，曹植的洛神賦中亦說及了；登徒子好色賦，大概和高唐神女時候差不多的作品。一切說宋玉故事，皆被誤認為宋玉所作。這種作品，後來影響所及，有名文人亦都仿作，傅毅的舞賦，託之宋玉，邊讓的章華賦，託之伍舉，後來謝惠連雪賦，說司馬相如受梁王之命而作謝莊的月賦，託之於王粲，受陳王之命而作庾信的枯樹賦，託之殷仲文所作。這些託古的故事賦，恰好的為證明高唐神女等賦非宋玉作之例。崔述考古續說下所謂：「其時遠，其作者之名不傳，則遂以為宋玉之所作耳。」神女賦，高唐賦，登徒子好色賦等，是很進步的一種賦體，他的敘述，有時很能夠顯出作者異常的機警與修辭的技巧，例如登徒子好色賦敘宋玉對楚王說不好色，如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

遶頭攀耳，齧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這很可見作者的機警和修辭的技巧。又如神女賦描寫神女的美麗，也是很有趣的，如說——「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兮如華，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感飾也，則羅紈綺縠，感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襪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嬌被服，悅薄裝。沐蘭澤，含芳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這是很善于修辭的，像這種格式，影響在後來的小說中間形容某人的美，或某人的形狀，用「只見得」幾個字引起下頭，便用韻文抒述，詳細描寫，也恐怕從這些賦體濫觴出來的。六、白話賦與儻約——我們追溯過去二千年至千餘年的事情，民間的著作自然沒有一些遺跡了。在漢朝士大夫努力于作文言及古典的賦體作品，以爲皇帝高等的玩耍時，民間是否亦有一些白話故事賦呢？這事我

們是不能知道的。近來燉煌出現的寫本韓朋賦，晏子賦等，使我們知道唐以前確有一些白話賦體，述說民間的故事，這是民間的文學。容肇祖曾作了一篇燉煌本韓朋賦考，以爲韓朋賦的產生，必在唐以前，或者在蕭梁以前。考漢宣帝（西歷前九三—前四九）時，以辭賦著名的王褒，他自是當日數一數二的賦家，他年輕在蜀時作過一篇儻約，是白話的有韻的賦體，使我們感覺着貴族以文言賦爲玩意兒時，民間或者却亦有白話賦。茲將儻約略錄于下：「神爵三年（西歷前五九）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髻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白縛篋，裁孟鑿斗；織履作麤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舍中有客，提壺行酌，汲水作餠，滌杯整按，園中拔蒜，斷蘇切脯；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餽豬縱犬，勿與隣里爭鬥。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孟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

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浦；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泉，轉出旁蹉，牽夫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擔荷。（楊氏，池名）；持斧入山，斷樵裁轅，若有餘殘，當作姐几木履，斃盤；日暮欲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奴老力索，種莞織蓆，事訖休息，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答一百；「讀券文適訖，詞窮詐索，乞乞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這是有韻之文，或者當時民間的故事賦體是如此的。韓朋賦，晏子賦，或者就是從這種的賦體所產生出來而成的僅存的形式。

【西神³⁵山人詩】清道光間丁煥撰。

【西神叢語³】一卷。清無錫黃蛟起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西湖六君子詩³⁷¹²⁰】六卷。清廬陵聶先編。有康熙刊本。

【西湖雜詠⁰⁰⁹】一卷。清海昌陳若蓮撰。有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西湖雜詩⁰⁴】一卷。清錢塘蔣坦撰。有嘉惠堂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光緒九年嘉惠堂丁氏刊本，在西湖集覽內。

【西湖詩⁰⁴】一卷。清桐城汪志伊撰。有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西湖詩草⁰⁴】不分卷。清新安朱從龍撰。有香古堂刊本。

【西湖一集¹⁰⁰】已佚。不知撰人。西湖二集卷十七劉伯溫薦賢平浙中篇曾引其目，云：西湖一集中占慶雲劉誠意佐命，大概已曾說過。如今這一回補前說未盡之事。

【西湖二集¹⁰¹⁰⁰】三十四卷，三十四篇，附西湖秋色百韻。有明刊原本，精圖三十四葉，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雲林聚錦堂覆本；大連滿鐵圖書館藏選鈔本，錄本書卷第四，卷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卷第十三，卷第十六，卷第二十八，卷第十一。

卷第八、卷第十九。共計九篇，改題西湖文言。明周楫撰。題「武林濟川子清原甫纂」，武林抱膝老人評。謄甫評。「首湖海子序，每一卷包含一個故事，都是與西湖有關係的話。這書並附錄有西湖秋色一百韻。據湖海士底序文，作者清原姓周。清康熙時有同姓名的，大學生一人，乾隆時也有一個名叫周昱字清原的人，但都不是此書底作者。這書文章暢達，多慷慨之言，是教訓的。」¹²⁴⁷

【西湖三太】¹⁰¹⁰¹詩鈔四卷。清廬陵聶先撰。有康熙刊本。

【西湖三塔】⁴⁴大明洪楸清平山堂刊本。寶文堂目也是園目（列「宋人詞話」下）並著錄。按寶文堂

目清平山堂本，但作西湖三塔記。今依也是園目。

【西湖百詠】¹⁰⁰⁶一卷。清錢塘柴杰撰。有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光緒九年嘉惠堂丁氏刊本，在西湖集覽內。

【西湖百詠】二卷。宋董嗣杲撰。是編每題爲七言律詩一篇，題下分註始末甚悉，大都爲宋末軼聞，末

附明陳贄和韻，亦足肩隨。有明天順刊本，嘉靖丁酉周藩刊本，掌故叢編本。

【西湖集覽】²⁰三十一卷。清錢塘丁丙撰。有嘉惠堂丁氏刊本。

【西湖行宮召試欽命詩論賦】一卷。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乾隆刊本。

【西湖佳話】²⁴十六卷，十六篇。有金陵王銜精刊本，有西湖全圖，及西湖佳景十圖，用五色套板印，遠近向背均有分別，極精美可觀，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目錄及正文一行均題西湖佳話古今遺蹟，馬隅卿藏；鄭西諦及日本長澤規矩也氏亦藏此本，但係後印乾隆辛未（十六年）會敬堂藏板杭州文翰樓發兌本，不知即前本否，大連滿鐵圖書館藏；金閘綠蔭堂袖珍本，墨印，多錯字。清無名氏撰。題「古吳墨浪子搜輯」。首康熙間自序。會敬堂本有乾隆庚午東谷老人序。

【西湖修禊詩】²⁷²一卷。清滿洲鄂敏撰。有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光緒九年嘉惠堂丁氏

刊本，在西湖集覽內。

本。【西湖紀遊詩】一卷。清德清蔡楚元撰。有同治刊本。

【西湖秋詞】清楊鳳苞撰。

【西湖秋柳詞】一卷。清歸安楊鳳苞撰。有原刊本。

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西湖遺事詩】一卷。清錢塘朱彭撰。有錢塘丁氏刊本。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西湖柳枝詞】五卷。清青浦王昶撰。有嘉慶刊本。

【西湖拾遺】四十八卷。四十八篇。有乾隆原刊本。

有畫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嘉慶年辛未覆本。申報館排印本。清陳樹基撰。題「錢塘陳梅溪（樹基字）搜輯」。首乾隆辛亥自序。

【西湖景】河南流行俗曲。萬興堂木刻本。

【西湖景綴】一名杭州景綴。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西湖八社詩帖】明嘉靖間，祝時泰游於杭州。與其友結詩社於西湖上，與高應冕、方九敘、童漢臣、王

寅、劉子伯、沈仕等分主之，以所作唱和詩集爲此編。

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西湖小史】四卷。十六回。有清光緒丙子六經堂重鐫袖珍本。清無名氏撰。題「上谷荅江氏著」。雪菴居士評點。有嘉慶丁丑（二十二年）李荔雲序。

【西湖文集】十六卷。明熊直撰。是集詩二卷，文十四卷。

【西湖初集】六卷。清劉然撰。杜濬序。稱其詩文闕深奧，行不可名狀，今觀斯集，殊不副斯言。

【西湖草堂集】四卷。清閻循觀撰。其文謹嚴，頗不苟作。

【西湖畫餘稿】四卷。清仁和徐鉞撰。有道光竹光樓刊本。

【西冷雜詠】清陳文述撰。

【西冷話別集】一卷。清姚州馬駒良撰。有光緒十三年排印本。

【西冷五布衣遺著五種】二十卷。清人所編，其名

西

文

一

六七九

已佚。有同治十年錢塘丁氏當歸草堂重刊本。

【西冷酬唱初集】^{1,2}五卷，二集五卷，三集五卷。清儀徵方鼎銳撰。有光緒刊本。

【西冷仙詠】^{1,2}清道光間圓嶠真逸撰。

【西冷仙詠】^{1,2}三卷。清錢塘陳文述撰。有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學故叢編內。

【西冷先哲遺著】^{2,4}不分卷。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鈔本。

【西冷漁子吟草】^{3,7}一卷。清錢塘金昌年撰。有同治十三年刊本，在訪西吟社五君詠內。

【西冷消寒集】^{3,9}二卷。清無錫秦緝業撰。有同治刊本。

【西冷十子詩選】^{4,0}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清刊本。

【西冷柳枝詞】^{4,7}一卷。清嘉善金安清撰。有光緒刊本。

【西冷閨詠】⁷十六卷。清錢塘陳文述撰。有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學故叢編內。

【西冷懷古集】⁹十卷。清錢塘陳文述撰。有嘉惠堂

丁氏刊本，在武林學故叢編內。

【西洋文學之輸入】^{3,8,15}西洋文學輸入中國，在清代文學史上要算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情。考西洋的宗教、科學及哲學思想輸入中國比較的爲早，有三四百年前的歷史，而文學作品譯成中文則至早不出六十年前。把西洋小說大批的譯成中文的，人人都知道是林紓，考林譯的小說以茶花女遺事爲最早，然茶花女遺事是譯於光緒二十年以後，在他以前同治十一年的申報上已有翻譯西洋的小說了。如華盛頓歐文筆記中的一節，已經被譯，不過人名地名都改從中國中間又參雜一些中國的人情風俗，並不說明是譯的，只說是自己的創作。這是中國人初步譯外國書的慣例。總算到林紓譯書時，已明明白白說是譯的了，然改變原文的地方很多，他又用文言翻譯，實在太困難，雖然也另外有一種趣味，但今人多說他不忠實。這也是時代的關係，無可如何的。同時除了林紓翻譯西洋小說二百多種而外，再有伍光建譯的俠隱記，續俠隱記也很有名。那

時候用淺近文辭翻譯的西洋短篇小說，有周作人的域外小說集，出版於光緒、宣統之間，可說是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說集。但那時的人完全不能領會，幾乎没人愛讀，所以這部書的名字也没人知道。詩歌的翻譯，以王韜譯馬賽歌為最早，附見於他的普法戰紀中。此外到光緒三十年前後才有馬君武譯的拜倫哀希臘詩、哥德阿明臨海哭女詩、蘇曼殊譯的拜倫哀希臘詩、雪萊冬日詩、辜湯生譯的癡漢騎馬歌等次第出版。他們都是中西文對照印的，除了癡漢騎馬歌而外，其他兩種都是印於日本。西洋式的戲劇，在光緒三十年前後開始在上海試演過，西洋的戲本翻譯成中文的有夜未央、鳴不平等等二種。西洋式的戲劇在清末輸入中國大概是從日本間接輸入的。當時有留學生在日本組織春柳社專演西洋戲，如李叔同（即今弘一大師）就是當時演茶花女的角色之一。同時，上海學校遇中著開遊藝會時多演戲點綴，大概是從日本學來的。春柳社於民國三年間曾演劇於上海南京路，以演不如

西

歸著名，但不久便散了。1928

【西洋戲劇之翻譯】中國文字翻譯各國劇本，翻譯小說晚得多了。最初的一部，大概就是巴黎翻的萬國美術研究所出版的法國莫里哀（當時譯作穆雷）的鳴不平與波蘭廖抗夫的夜未央。因為中國正在鬧革命的時候，所以這兩個劇本的介绍，是有意義的鼓吹。這不獨是戲劇翻譯之祖，而且也是有目的的文學作品介绍的先聲。後來馬君武譯了一部德國西刺的威廉退爾，在大中華雜誌上發表。是文言譯的，所以有很多不能達出的地方。到了民國七年以後，西洋劇本才開始有人很重視的介绍，最先是新青年雜誌出了一本易卜生號。是易卜生的挪拉，小愛友夫，國民之敵。於是寫實派的作品，便傳到中國來。同時新浪漫派的劇本，也有譯成中文的了。當時雜誌和日報最努力的是新潮，新青年，新中國，與時事新報，晨報，小說月報。叢書方面，也有共學社叢書與文學研究叢書。在民國十年以前，據各雜誌叢書的刊載，我們知道翻譯成中文的，

有下列的許多劇本。(一)關於英國的，有蕭伯納的華倫夫人之職業及遺扇記。王爾德的意中人，莎樂美，同名異娶，少奶奶的扇子及一個不重要的婦人。高士侯塞的銀匣。(二)關於愛爾蘭的，有格利各雷夫人的月上。(三)關於法國的，有白利安的梅毒，及紅袍記。(四)關於北歐的，有易卜生的海上夫人，國民之敵，挪拉，小愛友夫，社會柱石。般生的新結婚的一雙。(五)關於俄國的，有歌郭里的巡按，阿史特洛夫斯基的雷雨，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托爾斯泰的黑暗之勢力，教育之果，柴霍甫的海鷗，萬尼亞叔父，伊凡諾夫。(六)關於德國的，有西喇的威廉退爾，蘇德曼的福利慈欣。(七)關於比利時的，有梅德林的青鳥，丁太尼之死，白侶哀與梅立桑，姆拉亭，與巴羅米德。(八)關於西班牙的，有阿爾伐，昆戴羅斯兄弟的婦人鎮。(九)關於印度的，有太戈爾的齊德拉。(十)關於日本的，有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等等。因為翻譯的漸盛，又有人感覺到不適合於中國舞臺，於是喜歡「改譯」(AdaPation)

這時間已或搬演西洋名劇，在中國舞臺之上，不過因觀眾的鑑賞力薄，始終不能大歡迎。最近十年來的努力，氣象迥然不同了。有專家集的翻譯，如易卜生集，巽俄全集等。有國別集的翻譯，如俄國戲曲集，日本名劇選等。在舞臺上的更新，也非十年前的景況。在以上所說這初期的戲劇翻譯，缺點是很多的。鄭振鐸君曾在質的方面，指出五種通病來：「第一，好把原戲的名稱改了；換上一個與中國人習氣相投的名稱，如把縵德麥夫人之扇，改為遺扇記。把忠實之重要，改為同名異娶之類。這種習慣，非常不好。不惟對於原文不忠實，並且或許引起人家對於原文的誤會。還有一層毛病，就是使人看了，不知原名是什麼。泰東圖書局出版的一本同名異娶，我始終不知道他就是忠實之重要的改名，所以對他沒有注意。沒有買他。後來編定文學叢書的目錄，把忠實之重要也寫進去。寫信請大悲擔任翻譯。他回信說，已經有人譯了。名稱改為同名異娶。我們可以不必再譯。我把他買來一看，才明白原來他就是忠實之

重要。像這一類的事實，常常發生。我想，欲求免除，非譯本極忠實的照原文的名稱不可。第二，譯文體例互異，時而用現在的體裁，時而又做照宋元戲曲的辦法，如紅袍記的譯本，前面敘動作之處，都照原文，如「出了門提著外套跑上去」，慕容入施禮作冷淡狀，「作驕傲狀」等，到了第三幕，忽然把敘動作的地方，做西廂記，牡丹亭的樣子，下面加上一個介字，如「入介」「預備作出門介」「作證介」「作接讀介」「尚作微笑介」「作起身介」等，成了很可笑的新舊合璧的句子。這種例子，雖然不多見，但決不可不預防。譯者也應該注意，求不再犯。第三，有許多譯文，於中文多不可通，祇是字對字的把原文搬了過來，使人看了，非對照原文不能明其意，這是極不好的。如果譯文不可通，又何必譯呢？我固是主張直譯的一人，但值譯的限度，只能做到句對句的譯法。決不能字對字的譯。爲求更充分的留存原文的神韻與用字的新穎，我們有時也把譯文顛倒著，或用於中文上，向未用過的形容詞。但譯文卻決不

能有說不通的地方。所寫的雖不必像中國人所常寫的一樣，卻並不是不正確不明瞭的中文。這一層譯者應該格外注意。因爲犯的人太多了，雖不單是譯戲曲的人犯之，然而譯戲曲的人犯之尤多且甚。所以我在此特別提一下，希望譯戲曲的人，對此更注意一些。第四，戲曲的譯本上，錯誤的譯文，也是常的遇到。並且是較小說尤易遇見錯誤。其原因大概是因爲戲曲中多是對話，而各國的言語中，特別用語與成語，通用俗語，在戲曲中用的特別多。非十分精通這一國的言語，多與其國人交際的，差不多是無由知之。所以普通的譯者遇見這種地方，是必定要錯的。除了這個錯以外，譯者也常有因不小心而致誤。這種錯處，譯者應該負完全責任。求譯本的忠實，與不會貽誤他人，頭一件事，應該於這一層大加注意。第五，中國通英語的人最多，通別國的話的人較少，肯翻譯文學作品的人尤少。所以近一二年來所翻譯的德法北歐各國的劇本，都是由英譯本中重譯出來的。我固不反對重譯，因爲不重譯，則此

種譯本之介紹，將不知何日始得成功。不過重譯有許多壞處，大家不可不防備。第一所據的重譯的本子，應該極有價值，不能胡亂取一本來重譯。英國所譯的東西，也有極壞的，並且有很多錯的。第二應該取好幾個譯本，來互相對照着譯。——如果有好幾個譯本的話，如此才可以更爲精密。如果能夠叫一兩個通原文的人拿原本來校對一下，那是更好了。這五種質上的通病的確已漸漸的更正，在最近的譯本中，雖不能完全免除，但已有很大的進步。在量上，更是有大批的收穫。只要讀者把各出版家的書目展開，就可以一目了然的。

【西遊³⁸³證道書⁰²】四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七幅，係胡念翊繪。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六字，日本內閣文庫藏。此汪象旭評原刻本，極不多見。後來坊刻本，如懷德堂本、懷新樓本，評人於汪象旭、黃太鴻外，更加入蔡元、放金、聖嘆、陳士斌、李卓吾諸題，實不過於每回之後節錄此書總評數條，亦從此書出者。

非集釋本也。清汪象旭評。題「西陵殘夢道人汪澹漪箋評」。鍾山半非居士黃笑蒼印正。自象旭此書始，冠以虞集序，以爲邱長春作，並謂得古本增加。「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仇報本」一回，實則此回乃象旭自爲之，與古本無涉。按劉廷璣在園雜識卷二謂汪澹漪批注處大半摸索皮毛。劉一明原旨序謂其注多戲謔之語，狂妄之詞。汪澹漪即汪象旭，俞曲園疑與悟一子爲一人，悟一子乃陳士斌號非汪也。

【西遊記⁰⁷】這裏所要講的西遊記，既非明人吳承恩所作，而現在流行西遊記，也非明人所刻四遊記中的西遊記，乃是最近始發現的見收于永樂大典中的西遊記。這部西遊記的作者爲何人？共有幾卷？內容與後來各本異同若何？都已無從考見。因爲這部爲永樂大典所收的西遊記，今僅發見了遺文一段，其餘或待再發現，或早已都隨着永樂大典燬滅，現在尚不敢預料。這段遺文見于永樂大典第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卷「送」字韻中「夢」字的一類。

裏，共有一千二百餘字，題目是「夢斬涇河龍」，引書標題作「西遊記」。照這段文字看來，這部西遊記的內容大概不會和吳承恩所作相差太遠的，而且由中間插入「玉帝差魏徵斬龍」一個題目看來，這部西遊記也分段敘述，其體裁和元刊本三國志平話全同。三國志平話也于文字中間常常插入題目，如「關公誅文丑」「曹公贈袍」「諸葛出庵」；等等，故鄭振鐸以爲「當是元代中葉（或至遲是元末）的作品」。理或可信，但我們如果說牠或是宋時作品，雖無理由可以證實，但也無理由可以推翻。所以據了永樂大典的編纂的年代講，不如索性含混的說牠是宋元人的作品爲愈。

【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西遊記故事的來源，其開始在「四大奇書」中爲最早。三國志的歷史背景當然遠在唐前，然其中所錄民間傳說如「呂布戲貂蟬」及「諸葛祭風」等故事，却來源于元人雜劇。西遊記中如太宗入冥故事，則遠始于張鷟朝野僉載之前，即較后見于敦煌的俗文，亦較前于三國志

或同時（唐末已有市人小說講三國事，見前引的酉陽雜俎）。雖然說畫鬼較畫人物容易，然拿牠與三國志、水滸傳相較，牠那種海闊天空，窮奇極怪的浪漫思想，在三國志、水滸傳的作者那裏會想得到？因爲三國志等重在文字的抒寫，西遊記則文字思想並重；三國志等作者的天才長在用筆，而西遊記作者的天才，却腦手並長。正如唐代詩人一樣，三國志等的作者似杜甫，而西遊記的作者則似李白。現在最通行的一百回本西遊記，爲吳承恩所作。承恩（約一五零零——一五八二）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人，博極羣書，詩文雅麗，亦工書。嘉靖二十三年歲貢生，授長興縣丞。隆慶初，歸山陽，放浪詩酒，貧老以卒，無子。他的詩文，死后多散失。邑人邱正綱爲編成射陽存稿四卷，續稿一卷。生前又善諧劇，著雜記數種，名震一時。西遊記即爲雜記之一。他著皆無考。西遊記中所敘故事，當與永樂大典中所收宋元人所作西遊記相近，而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完全無關，大概承恩依據大典本以爲骨格，更雜以談

諧，間以刺諷，或有意的用以說說道理，談談玄解，于是引起後來的種種解說，或以爲作者是以此闡明佛理的，或以爲作者是講修鍊的，或以爲作者是用以討論儒家的明心見性的學問的。總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反弄得一無是處。我們爲什麼定要扭着儒釋道三教的妄測之談，而不當把一部偉大的浪漫故事看呢！想到這裏，也可釋然了。全書百回，可分爲三大段：第一至第七回，敘孫悟空出生，求仙及得道，鬧三界等事。可以獨立成爲一部英雄傳奇。第八至第十二回，敘魏徵斬龍，唐皇入冥，劉全進瓜及玄奘奉諭西行求經事（吳氏原本無玄奘出身及爲父母報仇事，通行本乃從後來朱鼎臣的西遊釋厄傳補入），即魏徵斬龍一段公案。第十三至第一百回，敘玄奘西行，到處遇見魔難，凡八十一次，但皆得佛力佑護，及孫行者的努力，得以化險爲夷，安達西天，復護經還東土，皆得成真爲佛事。這段才是本書的正文，寫得層次井然，一難過去又來一難，而八十一難又難難不同，可見作者想像力的豐裕。

和筆鋒的周密。全書描寫人物，也很活潑真切，無神怪，都各有他的性格，即妖怪亦含有極真摯的人性。其所寫孫悟空的性格，似本於唐人傳奇無支祁的故事；其敘悟空和二郎神大戰，彼此互相變化一段，和天方夜談說妬一段，裏美后與魔戰時互相變化亦似同出一型。關於西遊記的注本，有汪象旭（字澹漪，原名淇，字右子，西陵人，約一六四四前后在世）的西遊證道書一百回，蔡金的西遊記注，陳士斌（字允生，號悟一子，浙江山陰人，約一六九二前后在世）的西遊真詮一百回，張書紳（字南薰，山西人，約一七三六前后在世）的新說西遊記一百回，劉一明（自號素樸散人，甘肅蘭州金天觀道士，約一八零零前后在世）的西遊原旨一百回，張含章（字逢原，四川成都人）的通易西遊正旨一百回，皆經刊行。後來流行的鉛印石印本，皆爲新說西遊記。現在標點無注本通行，恐新說西遊記不日也要廢置了。

【西遊記】四卷。一名西遊唐三藏出身傳。有清道

光十年四遊全傳本，不標回数。小蓬萊仙館四遊合傳本，四十一回；嘉慶十六年坊刊四遊傳本，題「齊雲揚致和編」「天水毓真校」——一作楊玉和趙礪真——此書亦節本，與朱鼎臣本規模略同，今不詳其來歷。

【西遊記行緒】西遊記續書有續西遊記一百回傳本，少見。西遊補附記云：「續西遊摹擬逼真，失于拘滯，添出比丘靈虛、尤為蛇足。」高開仙謂：「此書乃反索文字，所記如孫悟空、豬八戒等，均失其法器，歸于無用。」顧實以為敍三藏師徒在西土得經而還，又遇許多艱險。前書既云諸人已得道，而仍遇往時同樣之苦辛，殊為蛇足；且文辭亦欠暢達，不能稱佳作。後西遊記四十回中，敍花果山復產生一石猴，自稱小聖，護唐僧大顛往西天求真解，中途又收了豬八戒之子一戒，及沙僧之徒沙彌，途遇種種妖魔，把他們一一蕩平之，毫不復蹈前書一概為作者創造，而且加以說明每一妖魔成就的原因，和打破的理由，此著似較勝於前書。這二書均不知作者姓

名。後西遊記寫不老婆婆事，尤妙有寄托。又有西遊補十六回，插入原書，遇牛魔王與大鬧龍宮之間，寫悟空化齋為妖所迷，入了夢境，經歷了許多過去未來的事，後為虛空主人呼醒。作者董說（一六二零——一六八六）字若雨，烏程人。幼穎悟，自願誦圓覺經，次乃讀四書及五經。十三入泮，及見中原流寇之亂，遂絕意進取。明亡于靈巖為僧，名曰南潛，號月函。其他別字尚甚夥。三十餘年不履城市，惟與漁樵為伍。著有上堂晚參唱酬語錄及豐草菴雜著十種，詩文集若干卷。西遊補中多寓言，頗多譏彈明季世風，如「殺青大將軍」「倒置歷日」等語，似在暗罵滿清。書中寫行者化身為虞美人，尋秦始皇不見一段最佳。西遊記有同樣價值的神魔小說，有續證道書東遊記，又名新編掃魅敦倫東遊記，署榮陽清溪道人著。華山九九老人述，凡二十卷一百回。以南印度國不如密多尊者，繼達摩老祖發願普渡眾生，闡揚佛教，自南而東，化及有情的好事為主體，故叫做東遊記；而其敘述的詭怪變幻，不下于「證

道奇書」西遊記。其中諸魔之最大最頑強的，爲陶情（酒）、王陽（色）、艾多（財）及分心魔（氣）一切世間罪惡，皆由此四魔之播弄而成。作者的文筆很不壞，辭句活潑而整潔，敘雜亂瑣碎的事而能前後貫串。此書在中國似已失傳，近始有人在國外發現。明代通俗小說之失傳者不知有多少，此書之不見流傳，尤爲文壇上一極大損失。又有四遊記，爲四部靈怪小說的彙刻，彼此可以獨立。第一種是上洞八仙傳，亦名八仙出處東遊記，凡二卷五十六回，爲蘭江吳元泰（約一五六六前后在世）著。敘李玄、鍾離權、呂洞賓、張果、藍采和；等八仙得道之由；又敘到呂洞賓助遼蕭后以與宋楊家將相抵抗，及八仙與四海龍王及天兵交戰，因觀音講和而和好如初諸事。二爲南遊記，亦名五顯靈光大帝華光天王傳，共四卷十八回，余象斗（約一五九六前后在世）編。敘華光之始末，事蹟很變幻，自始至終，都在反抗的鬥爭中，很像吳承恩西遊記的開始數回。敘孫行者出身的故事。最后，華光到地獄去尋母親，因

幻化爲孫大聖偷仙桃以醫母親的食人癖，致與大聖相鬥，爲大聖女兒月孛所擊，將死，火炎王光佛出而講和，華光始得逃死，終皈依於佛道。三名北遊記，一名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凡四卷二十四回，亦余象斗所編。敘玉帝忽因貪念，以其三魂之一，下凡爲劉氏子，後歷數劫，掃蕩諸魔，復歸天爲真武大帝。四爲西遊記，凡四卷四十一回，爲齊雲楊志和（約一五六六前后在世）編。此書爲吳氏西遊記的節本，故內容全與百回本相同。又有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十卷，朱鼎臣撰。鼎臣（約一五六六前后在世）字冲懷，廣州人，其書亦爲吳作的節本，惟插入自己另作的陳光蕊故事一段。後來汪象旭、張書紳又把這故事插入吳氏百回本中，故今通行本皆已非吳作原來的式樣。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二十卷一百回，係二南里人羅懋登所著，成於萬歷丁酉。書中敘明永樂時，太監鄭和；等造大船，下西洋，服外夷三十九國，鄭和真有其人，雲南人，即世所稱三寶太監，前後凡七次奉使至西洋（實即今之南

洋，一世俗盛稱其功，故作者取爲題材。全書多敘謊誕怪異之事，似竊取之於西遊與封神，而文詞却支蔓不工。亦多搜里巷傳說，如「五鬼閻判」、「五鼠鬧東京」；故事都賴此以傳於後世。懋登（約一五九六前后在世）生平不可考，惟所刊著之作頗多，曾爲琵琶記作音釋，又爲邱濬的投筆記作注，他自己也寫過些劇本，乃是位好事的文人。□明人所作靈怪小說，尚有朱星祚（疑爲江西撫州臨川人，約一五九六前后在世）的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六卷，鄧志謨（字景南，號竹溪散人，疑爲江西饒州安仁人，常遊閩爲建陽余氏塾師，約一五九六年前后在世）的許仙鐵樹記二卷十五回，呂仙飛劍記二卷十三回，薩真人咒棗記二卷十四回，朱名世（約一五七三前后在世）的牛郎織女傳四卷，楊爾曾（字聖魯，號雄衡山人，浙江錢塘人，約一六一二年前后在世）的韓湘子全傳三十回；等。又有隆慶四年（一五七零）所刻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一卷，署「仁和沈孟梓述」，敘紫腳羅漢投胎爲天

台縣李氏子，俗名修元，後至杭州靈隱出家，名道濟。然行爲頗放浪無檢，或出入坊曲，與妓女戲弄，多識王侯貴介，遊戲里巷，奇迹甚多，爲人治病，亦有驗。寺有殿坍塌，他向毛太尉請施錢三千貫，以三日爲期，無何，太后夢金身羅漢示現，果如數佈施。後收小販沈乙爲弟子，亦疾怛化。清人王夢吉（字長齡，號香嬰居士，杭州人，約一六六一前后在世）的濟公全傳三十六則，天花藏主人的醉菩提全傳（亦名皆大歡喜）二十回，皆爲語錄的擴大。至通行的出至二十集的濟公傳，那是清末受了義俠小說化后的產物，與前述諸書不相同了。

【西遊補】十六回。有空青室刊大字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封面題「三一道人評閱」，「空青室藏板」，首癸丑孟冬天目山樵序，西遊補答問，末附讀西遊補雜記，鄭西諦藏，光緒元年申報館排印本，首天目山樵序，北新書局排印本，附劉半農撰董若雨傳。明董說撰「題靜嘯齋主人著」說字若雨號西庵。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一云吳興人）明亡祝髮爲

僧名南潘，字寶雲，別號月涵。他是繼續西遊記的孫行者三借芭蕉扇以後寫的。敘述孫行者因化齋飯，被鯖魚精迷住，走到夢境裏去，他本打算去向秦始皇借驅山鐸趕去火燄山，忽跑進了萬鏡樓，照見過去未來一切情景，弄得神思顛倒。他自身忽化成美人，忽化成閻羅。後聽得虛空主人發一聲喊，纔離了夢境。中間孫行者也曾被情愛迷住，依書中卷首說：「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走入情內見得世界情根之虛，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這樣便是他所以寫這小說的宗旨了。全書十六回，用筆流利滑稽，頗能引起人的興趣。中有一段說孫行者尋不到秦始皇，便遇到項羽一段：「忽見一個黑人，坐在高閣之上。行者笑道：『古人世

仍前變做美人的模樣，竟上高閣，袖子中取出一尺冰羅，不住的掩淚；單單露着半面，望着項羽，似怨非怨。項羽大驚，慌忙跪下；行者背轉，項羽又飛趨跪在行者面前，叫：『美人！可憐你枕席之人，聊開笑面！』行者也不做聲。項羽無奈，只得陪哭；行者方纔紅着桃花臉兒，指着項羽道：『頑賊！你爲赫赫將軍，不能庇一女子，有何面目坐此高臺？』項羽只是哭，也不敢答應。行者微露不忍之態，用手扶起道：『常言道：『男兒兩膝有黃金』，你今後不可亂跪！』甚爲有趣。」

趣 1034

【西遊真詮】一百回。有清乾隆庚子（四十五年）刊本。清陳士斌撰。首康熙丙子尤侗序。士斌字允生，號悟一子，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

【西遊原旨】一百回。原本未見。有嘉慶二十四年湖南刊本，曾見別行本，不載西遊原文。清劉一明撰。一明甘肅蘭州金天觀道士，自號素樸散人。書成，以嘉慶十五年刊於甘肅。此本乃門人夏復恆志永重刊於湖南常德者也。

【西臺記】⁴⁰¹⁰一本。明陸世廉撰。雜劇。世廉字起頑，號生公，又號晚庵，長洲人。宏光時，官光祿卿，入清隱居不出。

【西臺集】²二十卷。宋畢仲游撰。原集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仲游少時受知於蘇軾，為學具有根柢。軾嘗稱其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信非溢美。有聚珍板本，閩刊本，武英殿刊本。

【西臺漫記】³六卷。明蔣以化撰。是書雜記見聞，多及僻逸幽怪之事。

【西塘詩草】⁴⁰¹⁶清乾隆間羅天閔撰。

【西塘集】²十卷。宋鄭俠撰。原集本二十卷，明葉向高刪為奏疏雜文八卷，詩一卷，附本傳諡議祠記等為一卷。王士禎稱其文似安石，古詩在白居易孟郊間。有明萬曆己丑刊本，公善堂刊九卷本。

【西皮】⁴⁰²參看二黃條。

【西樵語業】⁴⁰⁹一卷。宋楊炎正撰。是集詞共三十七首，其縱橫排弄之氣雖不足敵棄疾，而屏絕纖穠，自抒清俊，要非俗艷所可比擬。有汲古閣刊本。

【西樵遺稿】³八卷。明方獻夫撰。明史本傳謂其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入閩之初，攻者四起，故集中多引疾求退之章，無所謂嘉言碩畫云。

【西樵野記】⁶四卷。明侯甸撰。序稱所載悉幽怪之事。

【西垣集】⁴¹¹¹二十八卷。清南通保培基撰。有乾隆井谷園刊本。

【西汀草茨卷前後集】⁴¹¹²清王圻撰。

【西坪詩鈔】⁴¹¹⁴清嘉慶間王文驥撰。

【西域與唐代文學關係】中國的文學，自從漢武帝製樂府，採用西域的樂器以後，在實質上及形式上都和外國發生了關係。經過魏晉南北朝到唐朝，關係愈是深切。就唐代說，其一是西域諸國。當時龜茲等國的樂器傳入中國，極為普遍。一龜茲，音秋慈。今日中國最通行的樂器，多半是唐代由龜茲傳來的。一因此，西域的戲劇也跟著傳進來。如「鉢頭」一劇，就是從西域傳進來的。舊唐書音樂志新說：「撥頭者，出西域胡人。」「撥頭」就是「鉢頭」而「鉢頭」

二字，就是外國字的譯音。傳入中國，雖不能確定是在甚麼時候，然大概可說是在隋唐之間。是唐代文學和西域的關係，也是中國戲曲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1115

【西琴詩草】一卷。清江都胡廷森撰。有瓊環仙館刊本。4420

【西莊始存稿】三十八卷。清嘉定王鳴盛撰。有乾隆刊本。4421

【西蓬擊掌】廣東流行俗曲（龍舟歌）五桂堂鉛印本。4433

【西華山陳搏高臥】在元曲選戊集上。敘趙玄郎為平民時，嘗於洛陽竹橋與高士陳搏問卦。搏謂彼他日必有人主之尊，後果然。玄郎遣使求之於西華山中，但搏無意功名，終復返山不出。4450

【西村詩集】二卷。補遺一卷。明朱朴撰。其詩近體格調清越，超然出羣。古詩差遜，然亦不墜俗氣。有明刊本。海鹽鄭氏校刊本。

【西村詩鈔】一卷。懷友詩一卷。清浙江宋曉撰。有

乾隆原刊本。

【西村詞草】二卷。清吳江陸日章撰。有民國十六年刊本。在松陵陸氏叢著內。

【西林詩萃】清道光間戴玉華撰。4499

【西林詩鈔】五卷。清武進陳鍊撰。有康熙原刊本，在崑陵六逸詩鈔內。

【西林願春】子春，號太清，其族望曰西林，自署姓名曰太清西林春。清高宗玄孫奕繪側室。有東海漁歌二卷。

【西林遺稿】六卷。清長白鄂爾泰撰，金匱顧光旭編。有乾隆刊本。35

【西樓記】一本。清袁于令撰。傳奇。傳奇彙考云：馮夢龍增錯夢一齣。有六十種曲本。袁擇庵西樓記，頗負盛名。歌場盛傳其詞，然魄力薄弱，殊不足法。惟俠試北詞，尚能穩健，而收尾不俊，已如強弩之末，蓋才不豐也。即世傳楚江情一曲，亦鈔襲周憲王舊詞，見誠齋樂府，擇庵不過改易一二語而已，而能傾動一時，殊出意外。451

【西樓記】二卷。清吳江石韞玉撰。有道光重修汲古閣本。在六十種曲內。

【西樓集】十八卷。明鄧原岳撰。其詩功候頗為不淺。惟未免有摹擬之痕也。

【西樓樂府】一卷。明王磐撰。磐字鴻漸。號舜耕。高郵人。藝苑危言。舜耕詞頗警健。工題贈。善調謔。而淺於風人之致。

【西青散記】四卷。清金壇史震林撰。有乾隆刊本。

【西秦碎錦】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西軒效唐集錄】十二卷。明丁養浩撰。其名效唐者。蓋取法唐人之意。然殊不類唐音也。

【西農遺稿】一卷。清溧水姚必成撰。有蔣氏慎修書屋排印本。在金陵叢書內。

【西曲歌】出於荆郢樊鄧之間。它底聲節送和。跟

吳歌不同。所以名為西曲。有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估客樂。襄陽樂。三洲歌。襄陽蹋銅蹄。採桑度。江陵樂。青陽度。青驄白馬。共戲樂。安東平。女兒子。來羅。那呵。

灘。孟珠。翳樂。夜度娘。夜黃。長松標。雙行纏。黃督。黃纓。

西

平西樂。攀楊枝。尋陽樂。白附鳩。拔蒲。壽陽樂。作蠶絲。楊叛兒。西烏夜飛。月節折楊柳。歌等三十四曲。其中

如襄陽蹋銅蹄。白附鳩等。大約民間原曲不傳。而只存著那時梁代貴族們底擬作了。□大約西曲歌中。

送別望遠的詩。比子夜歌讀曲歌等。吳聲歌曲中為多。而兩者有一相類之點。就是多用雙關的修詞法。如「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搗門不安橫。無復

相關意。」「風吹黃蘗落。惡聞苦離聲。」「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以及以絲為思。以蓮為憐。以芙蓉為

夫容。以梧子為吾子之類。都是那時候盛行的雙關修詞法。□西曲歌分倚歌和舞曲兩種。據古今樂錄

說「凡倚歌。悉用鈴鼓。無絃有吹。」而舞曲都有舞的人數。在古今樂錄中記明。倚歌底性質如何。現在

不很明瞭。只能知道它不跟舞蹈相配而已。至於楊

叛兒。據唐書樂志所說。本是童謠歌。1011:1
【西曹秋思】一卷。明黃道周葉廷秀董養河倡和詩也。

【西招記行詩】清嘉慶間松筠撰。

【西蜀文學】見五代文學西蜀詩與西蜀詞等條。

【西蜀詩人】西蜀文人能舊詩者不多，大詩人韋莊之外，只有一個女流作家花蕊夫人，一個和尚詩人卍休，和一個後期的歐陽炯。歐陽炯做著幾首精心結構的長歌，如卍休應夢羅漢畫歌及題景煥畫應天寺壁天王歌，皆非出於性靈之作。又有牛希濟，他的詩存於今者僅有奉詔賦蜀主降唐一首。這一首詩極難做，他是蜀臣，隨主降於後唐明宗的軍前，而明宗卻命他賦這樣的一首詩，真是極難措辭，極難應付，而他卻吟道：「滿城文武欲朝天，不覺隣師犯塞烟。唐主再懸新月，蜀王難保舊山川。非關將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潸然。」他含着不敢落下的酸淚，勉強強強的不抗不卑說道：「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此。」無可奈何而委之於數，委之於「古來有之」！真是無聲之淚，其悲苦更較號啕大哭爲尤甚百倍！

又有王周，登進士，曾官巴蜀。其詩如過武甯縣末「岸回驚水急，山淺見天多。細草濃藍潑，輕煙足練

拖……」頗見新警。花蕊夫人爲西蜀最著的女作家，她青城人，姓徐氏，幼能文。蜀主孟昶深喜之，賜號花蕊夫人。昶降宋，夫人亦隨去，爲趙匡胤所愛。幸一日匡胤引箭射殺之。所作以宮詞爲最有名，宮詞外，今所存者僅述國亡詩「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一首而已。且此詩或且以爲是蜀臣王承旨所作。故花蕊夫人所作，可以說只有宮詞。作宮詞者自唐王建以外，時有其人，然而大都出之於外臣之手，而非出之於宮中之人，所以不是記述失實，便是奢誇過度。我們要知道歷代禁城中或女兒城中的風光與生活，卻非求之於花蕊夫人之作不可。她住於深宮之中，終日無所事事，錦裹身，花插頭，一無思慮，故能作曲的將「曉鐘聲漸歇，妝罷院院紗窗海日紅。」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子鎖牙牀」的情景，寫出在那里有的是嬉笑，有的是悲妒，有的是鬱悶，有的是娛樂，是另一種的社會，是另一樣的伴侶，是另一類的囚獄生活。然花蕊夫人所寫的這個另一種的社

會，卻盡是花香鳥語，盡是笑聲歌影；絕少有怨望悲愁之意。這乃是片面的抒寫，卻不是宮庭生活的全部；這乃是她的一個缺點，也許因為她自己深得孟昶的寵愛，所以無從付寫那些不幸的宮女「十二楚山何處是，御樓曾見兩三峯」的生活。然她寫這個宮城中少女們的光明一面的生活，卻寫得十分的好，如「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卻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欲走，幾回拋鞚抱鞍橋。」「侍女爭揮玉彈弓，金丸飛入亂花中。一時驚起流鶯散，踏落殘花滿地紅。」「秋晚紅妝傍水行，競將衣袖撲蜻蜓。回頭瞥見宮中喚，幾度藏身入畫屏。」**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蘭谿人，七歲出家。工詩善畫。初客於吳越，後於天復中入益州。王建禮遇之，畧號禪月大師。終於蜀，年八十一。有寶月集三十卷。今傳者非全本。他的詩，評者稱為奇險，實則盤空硬語亦殊不多。但在五代時，却可謂為舊詩壇中的一個大家。如「茶烹綠乳花映簾，揲沙苦筍銀織織。

西

窗中山色青翠粘，主人於我情無厭。」（書倪氏屋壁）「寒思白圖層，石屋兩三僧。斜雪掃不盡，飢獲喚得應。香然一字火，磬過數潭冰。終必相尋去，孤懷久不勝。」（懷白圖道侶）西蜀的舊派詩人，重要者已盡於這幾個人了。100%

【西蜀詞】⁰⁷謂五代十國之前蜀後蜀也。時蜀中詞人最多，就趙崇祚花間集而論，除溫庭筠、皇甫松、張泌、和凝、孫光憲而外，其餘皆為蜀人。其時蜀地才人之多，未有他方可能比者也。此其故：一則因為當時蜀中比較安靜，文士皆樂藉此駐足。二則因為有在上者之提倡獎勵，前蜀則有王建、王衍，後蜀則有孟昶，並且那些君主雅好詞曲，往往自度，以故蜀中文風高絕一世。**孟昶**（一）前蜀主王衍字化源，許州人，嗣父建僭號於蜀，富於才思，尤好靡麗之詞，凡有篇什，蜀人皆能傳誦。所作醉妝詞，陳意高越，極盡放任享樂之能，而於遊戲三數語中，活畫出他「一付情態，尤為難得。詞云：「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詞壇紀事（清嘉興李良年

作)云：「蜀主王衍，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胭脂夾臉，號醉妝。」衍日夕生活俱在此中，故特爲之作是詞。□(2)後主孟昶，字保元，初名仁贊，邢州人。嗣父知祥僭號於蜀。秉性好學，常集古今韻會五百卷，亦工樂府詞曲。所作流傳至今者甚少，其玉樓春一闕，蘇東坡僅僅記得二句，即已爲之嘆賞不置，亟作洞仙歌以擬之。然如漁隱叢話、樂府餘論等，皆謂今傳昶詞是好事者櫟括蘇詞的偽擬，並非原作如是，未可據爲典要也。詞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3)又有花蕊夫人者，亦能詞。詞家辨證云：「蜀亡，花蕊夫人隨孟昶行至葭萌驛，題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竟，爲軍騎促行，只二十二字，點點是鮫人淚也。及見宋主，有『十萬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之句，足媿鬚眉矣！乃有無名子戲續之云：『三千宮女如花貌，妾最

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恩愛偏！不惟虛空架橋，亦且狗尾貂續也。」鐵圍山叢談云：「花蕊夫人，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也。後主王衍歸唐，半途遇害。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又有一花蕊夫人費氏，作宮詞者是也。後隨昶歸宋，十日，召花蕊夫人入宮，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晉邸數諫昌陵，不聽。一日，從獵苑中，花蕊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歌，復回射花蕊，一箭而死。」(清嘉興李良年詞家辨證引)按徐氏，青城人，有才色，昶冊爲貴妃，升號慧妃，別號花蕊夫人。嘗效王建作宮詞百首，爲時所稱。(歷代詞人姓氏)□(4)蜀中的詞人，第一要數韋莊，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宰相見素之孫，乾甯元年(紀元八九四年)進士，嘗作秦婦吟詩一，流傳頗廣，時人至稱之爲「秦婦吟秀才」。所作詞名浣花詞，已失傳，近世王靜安先生始從花間尊前各記載中集爲一卷。莊詞清新明白，尤長於運用婉戀細膩的文筆，以之描寫離愁別緒，集中此類創作至多。如「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頻低柳葉眉，半羞

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却天邊月，沒人知。」（同上）韋莊以北人而仕於西蜀（王建時官至宰相）不無眷念故國之意，故往往在詞中吐屬其鬱抑的情懷以見志。如云：「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壩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空斷腸。」（菩薩蠻）「如今憶却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江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同上）「洛陽城裏春光好，洛陽才子他鄉老。柳暗魏王堤，此時心轉迷。桃花春水綠，水上鴛鴦宿。凝恨對斜暉，憶君君不知。」（同上）又堯山堂外紀云：莊姬爲王建所奪，心每不忘，因作荷葉杯詞以思之。其後韋姬入宮見詞，不食而死。詞云：「記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識謝娘時，水堂西面畫簾垂，攜手暗相期。惆悵曉鶯殘月，相別從此隔香塵，如今俱是異鄉人，相見更無因。」

西

吳衡照云：「韋相清空善轉，殆與溫尉異曲同工。所賦荷葉杯，真能揔標擘之憂，發踟躕之愛。」（蓬子居詞話）5牛嶠，字松卿，一字延峯，隴西人，宰相牛僧儒之後，唐乾符五年（紀元八七八年）進士。王建鎮蜀，辟爲判官，建即帝位，爲給事中，所作詞以閨情之類爲最善，今存三十二首，皆在花間集中。例如：「綠雲高髻，點翠勻紅，時世月如眉。淺笑含雙靨，低聲唱小詞。眼看惟恐化，魂蕩欲相隨。玉趾回嬌步，約佳期。」（女冠子）「鶉鵲飛起郡城東，江碧空，半灘風。越王宮殿，薊葉藕花中。簾捲水樓魚浪起，千片雪，雨濛濛。」（江城子）嶠之兄子希濟，尤善作詞，比嶠更要出色，如生查子二首：「春山烟欲收，天澹星稀小。殘月臉邊明，別淚臨清曉。語已多，情未了，回首猶重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新月曲如眉，未有團圓意。紅豆不堪看，滿眼相思淚。終日劈桃穠，『人』在心兒裏。兩朵隔牆花，早晚成連理。」十國春秋云：「希濟次牛嶠女冠子四闕，時輩嘖嘖稱道。」如此好詞，可惜不傳於今日也。6

毛文錫，字平珪，南陽人，唐太僕卿龜範子。歷任前蜀至於後蜀，與歐陽炯等并於詞章供奉內庭。其詞亦殊平庸。葉夢得曰：「以質直爲情致，殊不知流於率露。諸人評庸陋詞者，必曰：此仿毛文錫之贊成功而不及者。」蓋可知其工拙矣。毛詞贊成功云：「海棠未坼，萬點深紅，香色絨結一重重。似含羞態，邀勒春風。蜂來蝶去，任遠芳叢。昨夜微雨，飄灑庭中。忽聞聲滴井邊桐。美人驚起，坐聽晨鐘。快教折取，戴玉瓏璫。」所作惟巫山一段雲「細心微詣，直造蓬萊頂上」(葉夢得語)其詞云：「兒掩巫山色，才過濯錦波。阿誰提筆上銀河。月裏寫嫦娥。薄薄施鉛粉，盈盈挂綺羅。菖蒲花役夢魂多。年代屬元和。」(二首錄一)古今詞話云：「毛文錫詞大致勻淨，不及熙震，其所撰紗窗恨，可歌也。」其實紗窗恨的表現毫無長處，實是值不得這樣介紹的。□(7)魏承班，父弘夫，爲王建養子，賜姓名王宗弼，封齊王，承班爲駙馬都尉。其詞「俱爲言情之作，大旨明淨，不更苦心刻意以競勝者。」(元好問語)如「寒夜長，更漏永，愁見

透簾月影，王孫何處不歸來。應在倡樓酌酒，金鴨無香羅帳冷，羞更雙鸞交頸。夢中幾度見兒夫，不忍罵伊薄倖。」(滿宮花)柳塘詞話云：「承班詞較南唐諸公更淡而近，更寬而盡，人人喜效爲之。如『相見綺筵時，深情黯共知』(菩薩蠻)『難話此心時，梁燕雙來去』(生查子)亦爲弄姿無限。」此評蓋屬的論矣。□(8)尹鶚，成都人，事王衍爲翰林校書，累官參卿。(據歷代詩餘)他不是流寓的客卿，而是本地土產的詞人，故爲可貴。其詞纖約細膩，意趣幽閒。「以明淺動人，以簡淨成句。」(張炎語)如杏芳園詞，即是其例。「嚴妝嫩臉花明，教人見了關情；含羞舉步越羅輕，稱娉婷。終朝咫尺窺香閣，超遙似隔層城。何時休遣夢相縈，入雲屏。」□(9)波斯人李珣，字德潤，家於梓州。其妹李舜華，常爲王衍昭儀，入蜀爲秀才常與賓貢，著有瓊瑤集，今世莫傳。李珣是一個外國產的中國詞人，其作品頗具瀟灑出塵之概，與張志和漁歌子，鄭板橋道情詞之類不殊；在當時諸作家中，實能別樹一格也。如「十載道遙

物外居，白雲外居，流水似相於乘興有時攜短棹，江鳥誰知，求道不求魚。到處等閒邀鶴伴，春岸野花香氣撲琴書。更飲一杯紅霞酒，迴首半新鉤月貼清虛。(定風波) (10) 前蜀詞人，據歷代詩餘所載，尚有庾傳素、歐陽彬、薛昭蘊等，今但再舉傳素一人為例。庾傳素，事王建為蜀州刺史，累官至左僕射同平章事，罷為工部尚書，行嗣立，加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後降唐，授刺史。所作詞皆亡失，惟木蘭花一首存。「木蘭紅豔多情態，不似凡花人不愛。移來孔雀檻邊栽，折向鳳凰釵上戴。是何芍藥爭風彩，自共牡丹長作對。若教為女嫁東風，除却黃鸝難匹配。」 (11) 歐陽炯(宋史作歐陽迥)益州人，事王衍為中書舍人，後事知祥及昶，累官翰林學士，與昶甚相得，常言「愁苦之音易好，歡愉之辭難工」，故其詞「婉約輕和，不欲強作愁思」。(歷代詞話卷三) 嘗為趙崇祚之花間集作序，趙至推為花間正體，炯詞的長處是靡細茗秀，刻畫兩性間的情素異常真切，而親切，以故世人多喜之。例如木蘭花賀明朝云：

「兒家夫婿心容易，身又不來書不寄；閑庭獨立鳥關關，爭忍拋奴深院裏！悶向綠紗窗下睡，睡又不成愁已至。今年却憶去年春，同在木蘭花下醉。」(木蘭花) 「憶昔花間初識面，紅袖半遮妝臉，輕輕石榴裙帶，故將玉指纖纖，偷攏雙鳳金線。碧梧桐鎖深深院，誰料得兩情何日教纏綿。羨春來雙燕飛到玉樓，朝暮相見。」(賀明朝) (12) 顧夔，不知何許人，前蜀時官至刺史，後事孟知祥，官為太尉，所作詞如河傳等，皆已膾炙人口。「棹舉舟去波光渺渺，不知何處？岸花汀草，共依依，雨微鷓鴣相逐飛。天涯離恨，江聲咽，啼猿切，此意向誰說。巖蘭撓，獨無慘魂銷，小爐香欲焦。」(歷代詞話引荅城集語云)「願太尉訴衷情云：『換我心為你心，始知相憶深。』雖為透骨情話，已開柳七一派。」其詞如下：「永夜拋人何處去，絕來音，香閣掩眉斂，月將沉，爭忍不相尋。怨孤衾，換我心為你心，始知相憶深。」(13) 鹿虔扈，字里均，無考，事孟昶為永泰軍節度使，進檢討太尉，又加太保。「初讀書古祠，見畫壁有周公輔成

西

王圖期以此見志，國亡不仕，詞多感慨之音。倪瓚評之云：「鹿公高節，偶爾寄情倚聲，而曲折盡變，有無限慷慨淋漓處。」如「一自玉郎遊冶去，蓮凋月慘儀形，暮天微雨灑閑庭，手按裙帶，無語倚雲屏。」

（臨江仙）¹⁴閻選，蜀布衣（本歷代詩餘說）時人稱為閻處士。其詞語多率直平淡，無甚過人處。如「愁鏤黛眉烟易慘，淚飄紅臉粉難勻，悴惟不知緣底事，遇人推道不宜春。」（八拍蠻）¹⁵又，蜀人毛熙震，官秘書監，亦能作詞，齊東野錯（周密）謂其

「全集雖止二十餘調，然其中多新警而不為儂薄。」實則「不儂薄」者有之，至云新警則未也。如「惹恨還添恨，牽腸即斷腸，凝情不語一枝芳，獨映華簾，閑立繡衣香。暗想為雲女，應憐傳粉郎，晚妝輕步出閨房，髻漫釵橫，無力縱猖狂。」（南歌子）「南齊天子寵輝媚，六宮羅綺三千，潘妃嬌豔獨芳妍，椒房蘭洞，雲雨降神仙。縱態迷歡心不足，風流可惜當年，纖腰婉約步金蓮，妖君傾行，猶昔至今傳。」（臨江仙）柳塘詞話對於熙震頗示推重，乃至謂其生查子浣溪

沙等詞，情致可愛，實不僅以濃豔見長者。而後庭花清平樂南歌子等詞，後人弄筆者，萬不能出一頭地。則是好惡殊方，雖酸臭亦有酷嗜者矣！¹⁰⁰

【西蜀夢】此劇見於古今雜劇三十種中，為元曲選所未收入者，全劇名關張雙赴西蜀夢。全劇無折數，賓白科誦當是坊間刊刻時刪易了的。大意敘關羽戰死荊州，張飛為之復仇，中途反遇害。劉玄德遂盡起西蜀之師，為二人雪恨，嘗在夢中與關張相見，玄德悲痛至極，感傷不已！¹⁰⁰

【西蜀景志】四川流行俗曲。性義齋木刻本。⁶⁰²²

【西園集】十卷。清吳縣潘遵祁撰。有同治刊本。⁶⁰²³

【西園辨香集】清乾隆間王元常撰。⁶⁰²⁴

【西園詩集】清順治間彭堯論撰。⁶⁰²⁵

【西園詩鈔】清道光間張擴庭撰。⁶⁰²⁶

【西園詩鈔】清道光間毛貴銘撰。⁶⁰²⁷

【西園遺稿】一本。清吳炳撰傳奇。⁶⁰²⁸

【西園遺稿】明汪茂槐編。是編一曰康範詩集，宋汪暉撰。一曰北遊詩集，宋汪夢斗撰。

【西園遺稿】清乾隆間熊良鞏撰。

【西題】樂府郊廟歌郊祀歌篇名。按篇中有一秋氣肅殺一句，蓋祀秋神之詞也。

【西昭竹枝詞】一卷。清歙縣項應蓮撰。有嘉慶刊本。

【西野集】十卷。明曾榮撰。榮文章捷敏，信筆千百言立就，集中一題百首，往往才氣用事，而按切肌理，不耐推敲。

【西野遺稿】十四卷。明李璣撰。凡文十卷，詩三卷，雜著一卷。

【西原遺書】二卷。明薛蕙撰。皆其晚年與朋友往還講學之書，附以語錄。大旨尊陸九淵揚簡之說，毅然不諱其入禪。

【西隱集】十卷。明宋納撰。明成均師範推南陳北李，而開其先者則納。其文溫厚醇雅，詩亦風華秀潤。若過元故宮詩十九首，纏綿悱惻，師風人之遺焉。有

明劉師魯刊本，明刊有附錄本。
【西陂文稿】八卷。清宋萃撰。有類稿本。

【西陂類稿】三十九卷。清宋萃撰。按萃學問淹博

萬好風雅，名與王士禎相亞。其詩源出蘇軾，大抵縱橫奔放，刻意生新。其序記奏議等作，皆流暢條達，亦有眉山軌度。有清乾隆中刊本，原刊五十卷本。

【西陂詞選】八卷。清餘杭陸進編。有錢塘俞士彪原刊本。

【西風瑟瑟】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西風起梧葉紛飛】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西風起黃葉墜】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西周文學之時代背景】中國史的起點，據傳說在五千年以前。然舍神話及傳說而但論可徵的信史，實始於殷商之代。唐虞夏后，文獻不足徵也。殷商甲骨和銅器的紀事，為今日所能承認為中國文學史的遠古的一章的開始的「文書」。甲骨刻辭和鐘鼎彝器的記載，便是最可靠的材料。那時的商民

族是由東北而來定居於河南的黃河流域，他們的文明程度已經是很高的，他們用龜甲去占卜，他們已知使用銅器，他們已有很繁賾的文字；他們在龜甲獸骨和銅器上所刻的文辭，是很整飭的。他們很信占卜，他們對於卜年卜雨是很注意的，可知那時已入一個農業的時代。他們也頗注重田漁，可見他們仍未脫盡遊獵時代的生活。周民族是在殷商西部的民族，突起于殷商中葉以後，他們喜歡用著占，後來結撰的周易便從此出。由周武王伐紂，並吞了殷商的河南各處的地域，由此殷民族的文化，和周民族的文化混合了，便急猝的進步了。那時漸漸完全入到很成熟的農業社會之中。詩經裏，關於農事的詠歌，是極多的，「十畝之閒兮，桑者閒閒兮」這種的情詩，簡直表現出農村的生活。那時的文學，因社會生活的複雜，而產生成熟。他們的抒情詩，活的表現他們複雜的社會了。詩經便是西周偉大的文學的著作。其他文書的記事，西周也比殷商不同，豐長了，整飭了，有時也使用韻律了，這是他們的文章

的進步云。

【西門行】¹⁷¹⁷屬瑟調曲。詞見宋志：「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解）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拂鬱，當復待來茲？（二解）欲醉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三解）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四解）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五解）原不書疊句，而每字下注「一」「二」字。」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六解）此見於宋志，樂府詩集又注爲「晉樂所奏」。（卷三十七）似毫無問題，余頗疑其爲晚出者。（a）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西門行歌古西門一篇，今不傳。』」王僧虔於宋文帝時爲太子舍人，旋遷尚書令。沈約生於文帝元嘉十八年，王僧虔時已不傳，沈約爲從著之。（b）樂志所載，蓋非古西門，乃後人撰古詩緣附題意以成者。文選古詩十九首之第十五首曰：「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

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此篇與之從同，而字句稍增，當爲取之而略加附益，以似樂府歌行耳。而朱彝尊玉臺新詠序反以詩乃裁剪此篇以成者，誤矣。(c)樂府詩集載此曲本辭，首數句爲：「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爲樂，逮爲樂，當及時。」樂府所奏多疊句以赴節（如苦寒行，塘上行皆然）本辭疊句者極少，此何以獨疊「待爲樂」一句？蓋以恐全同古詩，故使句疊以示有別。本祇作一篇，略稍變動以爲本辭，尚未加刊落耳。(9)一

【西隄山房全集】清咸豐間馮志沂撰。

【西塋集】⁷⁹一卷。宋宋伯仁撰。其詩思清而才弱，有流麗之處，亦有淺易之處。有羣賢小集本，題雪巖吟草，明潘氏刊宋元名家集三卷，題宋器之集。

【西堂剩稿】⁹二卷。秋夢錄一卷，小草一卷，論語詩一卷。清長洲尤侗撰。有康熙刊本。

【西堂全集】清尤侗撰。

【西山詩鈔】¹⁰⁶⁰⁰不分卷。清寶應王大全撰。有藍格鈔

本。

【西時紅日】⁶北平流行俗曲（南詞）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西陽雜俎】⁷二十卷，續集十卷，唐段成式撰。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籍，亦往往錯出其中。自唐以來，推爲小說之翹楚。有津逮秘書本，稗海無續本，學津討原本，萬曆戊申李雲鵠刊本，崇文局本，昭文張氏有元刊二十卷本。

【西陽雜俎續選十七則】清會稽童翼駒輯。

【西陽雜俎對補】⁵一卷。清海昌蔣光煦撰。有道光原刊本，在別下齋叢書內。

【西陽雜俎四十一則】清會稽童翼駒輯。

【西陽修月】²一本。清舒位撰。傳奇。有振綺堂刻本。

【面然示警】¹⁰⁶⁰⁰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面城樓集鈔】⁴四卷。清曾釗撰。在學海堂叢刊內。

【吾廬遺書】¹⁰⁶⁰¹清陶成撰。是集皆所作雜文，頗純正有軌度，而稍狹於波瀾。

【吾亦廬稿】⁰⁰³四卷。清海鹽崔應榴撰。有感豐補刊

學海堂本。又一本，一卷。有石印本，均在皇清經解內。

【吾吾廬草存】五卷。清甯鄉袁名曜撰。有道光蘇麓書院刊本。

【吾吾類稿】三卷。元吳皋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皋工於韻語，所作大都以朴澹為主，不涉元末佻巧纖靡之習。其子均輯遺稿，臨江稅課司大使趙師常率郡士刊梓。

【吾德明】左芬。清海鹽女子。有豈園吟，見黃洲館詩話。

【吾炙集】一卷。清常熟錢謙益編。有常熟丁氏刊本，在虞山叢刻內。

【吾汶稿】十卷。宋王炎午撰。按炎午為宋遺民，入元後，終身不出。因所居有汶源里，名其稿曰吾汶，以示不仕異代之義。其集晚出，後人多所竄入，故不免珠礫清混。有明正德刊本，萬歷刊本。

【吾友于齋詩鈔】八卷。清張錫爵撰。其詩酷摹王士禛，亦往往得其一體。

【吾好遺稿】一卷。清章靜宜撰。靜宜歌行，清麗激

楚，頗近梅村集門徑。特才華未為富贍，故邊幅太狹，終不能與之抗行耳。

【吾盡吾意齋樂府】二卷。清錢塘陳皋撰。有乾隆原刊本。

【吾春齋詩鈔】清同治間劉鐸存撰。

【吾春山房集】清李鈺存撰。

【吾野詩集】五卷。明黃克晦撰。其詩亦出歷下太倉之門戶，而漸染稍輕。

【吾野漫筆】十三卷。明許炯撰。炯才高而無所師法，其文皆率意一往，不復絮以規矩。

【吾丘壽王】子贛。漢——約前一五六至一一零間

趙人。年少以善「格五」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不許。久之，又上書願擊匈奴，召拜為郎。後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宏請禁民不得挾弓矢，帝下其議。壽王對最善。帝以難宏，宏為之屈。元鼎元年，前一六一年，得寶鼎於汾陰。羣臣皆賀。帝得周鼎，壽王獨譽為為漢鼎。武帝大悅，賜黃金十斤。後

坐事被誅。他作有賦十五篇（漢書藝文志）今盡亡。伏。他在漢時有善作賦之名，地位與莊助、朱買臣等相等，但爵位却不及他們。

【吾邱瑞】⁷⁷¹國璋，明一五—九六頃杭州人。工作曲，嘗作傳奇合叙記一本（曲錄）演明皇太真故事。

【吾邱衍】²子行，號竹房，又號竹素，亦稱貞白，元—

一二七二至一三一—錢塘人。卒年四十。（四庫提要）作死於至大三年。此從三續疑年錄。歷代名人年譜，并參元詩紀事引鐵網珊瑚。隱居不仕，專事吟詠。年四十未娶，友人趙天錫為買酒家女為妾。女嘗事人，其夫訟行於官，且加凌辱，被攝得釋，恚甚，自投西湖死。行著有竹素山房詩集三卷。

【吾邱衍詩】其詩頗效李賀體，不能盡脫元人窠臼，然胸次既高，神韻自別，往往於叮咛之外，逸致橫生，所謂王謝家子弟，雖不復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種風氣也。⁷⁷⁸

【吾與彙編】¹⁰⁶⁰¹十卷。清釋古風撰。有嘉慶刊本。【晉齋詩存】清嘉慶間昇寅撰。

晉

【晉文】⁰⁰⁴近人劉申叔曰：「西漢之時，雖屬韻文，而對偶之法未嚴。東漢之文，漸尚對偶。若魏代之體，則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致失本真。」竊謂文章之由樸而華，亦猶人事之由簡而繁，物質之由粗而精，為自然之趨勢，進化之公例。當夫周秦之世，駢文絡乎散文之間，韻文絡乎不韻文之間，蓋流露於不覺，非有意為之也。漢時量、賈、董、劉諸家，其文章面目，猶未離古，及司馬相如創為辭賦，競尚宏麗，其後揚雄班固從而效之，而文格一變。駢文與散文，韻文與不韻文，始截然分離。三國之時，郭下七子，崇尚文辭，遂成風俗。寢假而尚排偶，諧聲韻，散文歌寂，駢文代興。故世之論文章者，嘗謂文衰於曹魏而後，兩晉南北朝之際，詞尚浮華，忠直之氣，曠焉無聞，聲必求其諧協，詞必配以偶儷，因號曰駢體，或曰四六。蓋當魏之末，晉之初，王弼何晏，倡虛浮之風。竹林七賢，接踵而起，蔑棄典文，驚於清談，飾華言以翳實，駢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樂崩壞，以致異族

侵入，釀成中國歷史上最爲渾亂之一局。而社會風俗，亦相習於放誕奢淫。徇利祿而罔恤廉恥，矜門第而不知國家，處倫常骨肉，無異禽獸，對夷虜盜賊，甘心北面，吾國民自兩漢以上純樸果敢之氣，盡泯滅於斯時，而文學上光明偉俊之風，亦隨以墜落焉。此則太康接正始之體，而文章始見衰頹者也。故范甯謂：「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論王弼何晏）誠哉！王何之徒，尚清談逐聲名，以自高，七賢乃備其糟，而啜其醜，遂以造成頹放之狂瀾。然論諸人之文章，則王何之作，清峻簡約，踵魏之傳，而益見精微。雖關發道家之緒，實與名法家言爲近。至於七賢中，王戎、阮咸，罕有篇章流傳，向秀以莊子註行於世，山濤以善作啓事稱劉伶，以酒德頌見其志。惟阮籍、嵇康，既有詩篇流傳，其文章亦壯麗，摠采駢辭，既善於持論，又藻以玄思，籍既博覽羣籍，而遭逢不偶，因不樂進取，日縱酒昏

酣，遺落世事，痛哭窮途，恣爲猖狂，非真忘世者。其所作大人先生傳，洋洋數千言，實爲憤世嫉俗而作，非真闡揚老莊虛無之旨也。司馬昭欲爲其子炎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其意志之卓犖可見！籍又嘗答伏義書云：「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網。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適檢。」則其負特立獨行之志，不肯隨俗俯仰，得不謂之氣節之士哉！三國志王粲傳謂：「阮瑀子籍，才藻艷逸，而個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籍之才思敏捷，蓋亦得其父傳。籍有東平賦，元父賦，首陽山賦，皆所以陶寫性情，發揚幽思。籍文與嵇康艷逸壯麗，大抵相同。若施以區別，則籍文近禰衡，託體高健，康所不及。康文近孔融，析理綿密，籍所不逮。康有奇才，博覽無不該通，魏志王粲傳稱其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又好養性服食之事，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著釋私論。又作管蔡論，明膽

論聲無哀樂論，均變漢人之舊體。山濤爲選曹郎，薦康自代，康作絕交書以拒之。又與呂長悌絕交書，其文辭皆憤激切直，過於楊惲之報孫會宗書，卒以此取禍。又鍾會嘗謁康，康不爲禮，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因構誣康，必欲置之死，康既被殺，高秀思之不置，因作思舊賦，雖寥寥短章，而極簡淡之致。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曰：「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蓋魏晉之間，論體之能成文者，實以嵇氏爲最。他若與七賢同時而行不同者，則有杜預傳玄摯虞，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博學多通，明於廢興之道，自言立德未能，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既掃平孫吳，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時文人競爲曠達任放之作，預文義質直，不爲世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

晉

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作思游賦，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上第，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其論詩賦曰：「賦者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意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其說皆辭，愜理當，爲世所重。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少孤貧，博學善屬文，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進入著作，撰集魏書。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曰傳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抑杜摯傳三

子雖各有著述，要未足爲散文能手。若論西晉散文之美，當以陳壽爲首屈。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全史，入晉除著作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丁廙，咸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郎將，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壽之文若無意爲工，而時有奇情壯彩可見，蓋深得蘊藉之致者。錢

子泉曰：「子長病激宕，孟堅病豐縛，要皆刻意求工，有以致之，未若承祚閒閒抒寫，無一字一句著力，而實無一字一句率意，於容與閒易寓陡峻之瘡，爲風神絕世也。」范曄等上表謂陳壽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質直則然矣，而病其文之不艷，猶未爲知言也。夫相如之浮夸爲豔，乃是詞賦家本色，非所語於史筆也。史筆之華贍者，無過班、范，然班、范書之華贍在字句，其華贍易見，而承祚之華贍在意境，不在字句，驟觀之，字字若平易近人，而旨乃彌雋，味闔然長，光油然幽，以視班、范之英華外發，固有間矣！更何相如之足云？顧皮相者乃以不豔少之，此太史公所爲致慨於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之寡其儔歟？「壽又撰古國志三十篇，益都者舊傳十篇，繼壽而能爲史傳之文者，有袁宏、孫盛、干寶、徐廣、葛洪、習鑿齒之流，或紀述前代，或敘議當時，惟皆不及壽之含英咀華也。袁宏字彥伯，陽夏人，少孤貧，有逸才，初爲謝尚參軍，後爲桓溫記室，做荀悅前漢紀，作後漢紀三十卷，又作竹林名士傳三卷。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

學多能，善言名理，於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初爲陶侃參軍，後爲桓溫參軍，出爲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溫遣從事按之，賊私狼藉，檻平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又作晉陽秋，詞直而理正，舉約而旨嚴，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執憲，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定兩本，寄於慕容雋。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元帝中興，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乃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有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勅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

晉

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劉勰的文心雕龍謂：「于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寶性好陰陽術數，曾著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久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曰搜神記，凡二十卷。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行於世。徐廣字野民，作晉紀四十六卷，亦稱博洽。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讀之，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受，不_知碁局幾道，樗蒲齒名。凡所撰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嘗止羅浮山中，優游閑養，著述不輟。所作有抱朴子內外百十六篇，內篇論神仙諸事，外篇陳時政得失，碑誄詩賦百卷，移檄草表三十卷，神仙傳隱

文——一——七〇九

逸傳集異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爲桓溫從事，善尺牘議論，溫甚器重之。後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馬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及苻堅陷襄陽，素聞鑿齒名，與而致之，與語大悅，謂人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蓋謂鑿齒與釋道安也。鑿齒又作襄陽者，舊傳文筆簡約而精拔，所載遺行軼事，足補正史之闕焉。上述諸人，自杜預、傅玄、陳壽、袁宏、孫盛，以至習鑿齒之徒，其文皆切實而不浮，質直而不靡，其他能不蹈衆醉而力砥狂瀾者，則有江統之徙戎論，深慮遠識，惜當時政府不用其言，未及十年，五胡果亂華，如統所言。而劉實之崇讓論，王坦之之廢莊論，王沉之釋時論，李充之學箴，皆大

聲疾呼，而不與漓俗同變者。至如孫綽、王羲之之文，亦多雋妙，而不流於浮華。孫綽字興公，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見其意。又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以示友人范縉，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然綽之辭賦，不如其所作碑文之爲佳，辭質而氣勁，足與伯喈先後輝映也。故當時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而後刊石焉。王羲之字逸少，導之從子也，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及長，辯贍，以骨鯁稱。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庾亮辟爲參軍，累遷長史，後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既而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羲之嘗與次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散騎常侍郗曇、滎陽桓偉、餘杭令謝籐、侍郎謝瑰、潁川庾友、王凝之、王渙之、

行參軍事邛邱苑，餘抗令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左司馬孫綽，行參軍楊模，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參軍孔熾，參軍劉密，王玄之，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微之，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張岑，令華者，徐州西平曹華，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卜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謹，任城呂本，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等，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頗極觴詠之樂，義之爲作蘭亭集序，以申其志。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之，義之聞而甚喜，親爲之書。其所作書牋，最爲精妙。如與殷浩書與會稽王牋等，皆婉曲盡情。他若才藻豔逸，而以辭賦著稱者，則有二陸三張兩潘一左，以及郭景純，成公綏之徒，並有才情秀逸。二陸者，陸機，陸雲也。機遜之孫，抗之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追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論二篇，模倣賈誼

過秦論，而多用對偶，自成一種機局。機既入洛，趙王倫引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欲殺之，賴成都王穎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原多難，顧榮等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又表爲平原內史，及穎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固辭都督，穎不許，遂行。與長沙王又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故謂機曰：「貉奴能作督否？」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讚機於穎，與牽秀等共證之，言機有異志，穎大怒，使秀收機。

機釋戎服著白袷與秀相見，神色自若，因與穎機，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機辭藻宏麗，張華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崔君苗見機文，輒欲自焚其筆硯。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馬，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文選文賦，李注引臧榮緒晉書曰：機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條蹤張蔡，稱機文爲綺練，所評至精。而文賦一篇，爲晉人論文之作之最先者。大抵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漢魏之際，文家承其體式，故辨別文體，其說不淆。至士衡文賦稱：「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微以閑雅，說燁燁而諷誼。」歷舉各體而不及傳狀之屬，豈即文筆之分耶！自機而外，其論及文體正變及各體源流者，晉人撰作亦多可采。如傳玄七謨序、連珠序、推論二體之起源、旁及漢魏作者之得失。皇甫謐三都賦序、左思三都賦序、劉逵蜀都吳都賦注序、推論賦體之起源，與漢儒鋪陳之

訓，宛爲符合。其著爲一書者，則有摯虞文章流別論二卷，於詩賦箴銘哀詞頌七雜文之屬，溯其起原，考其正變，以明古今各體之異同，於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評品。集古今論文之大成，李充翰林論五十四卷，於各體之文，均舉佳篇爲式，亦評論文學之專書。蓋晉代文人，於文章各體，研覈至精，而機實啓其先路也。雲才略不逮機，而持論剛過之。機之斷議，亦有鋒穎，而詞弗翦，頗累風骨。雲撰新書十篇，文章三百九十四篇，論議頗多精闢。雲兄弟同入洛，詣張華，機先入見，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白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後出補浚儀令，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及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後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軍都督，機之敗也，孟玖並收雲，蔡克等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天下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少機一歲也。初雲

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笑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機雲兄弟，文勝於詩，惟士衡之文，偏於繁縟，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煩，士龍思劣於兄，而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也。一「文心雕龍才略篇」三張中張載、張協，並能文章。太康中，載道經劍閣，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使人鵠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爲權論濛汜賦，傳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竟日，爲之延譽，遂以知名。協少有偶才，與兄載齊名，嘗爲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於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以屬咏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與兄才綺而相埒。季弟充，才稍弱於二兄，故世或以張華代稱。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少孤貧，自牧羊，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

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鶴鶴賦以自寄，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以滅吳定策功，進封廣武縣侯，爲宰相，後爲趙王倫所害，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機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繇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著博物志以傳世。兩潘者，潘岳與其從子尼也。岳字安仁，總角辯慧，擣藻清豔，與士衡並稱。潘陸，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續文章志曰：「岳爲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晉陽秋曰：「岳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不能過也。」蓋士衡之文工而縟，安仁之文綺而清，故與公論文，以爲潘美於陸。太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藉田賦以美之。既而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而以拙養爲言。又作秋興賦，以興遲暮之感，極有麗詞。尤善爲哀誄之文，所作懷舊賦、寡婦賦、哀永逝文、金鹿哀辭，皆悽惻動人。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

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恆委頓而返。尼字正叔，有清才，文辭溫雅，所作乘輿箴最爲傳誦。一左者，左太冲也。太冲名思，齊國臨淄人，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閑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浹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作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吳蜀二都，而序之曰：「觀中古以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辭會義，抑多精緻，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名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邕之於典引也！」陳留衛瓘又爲思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

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三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重，當者闕焉。」自是之後，盛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郭璞字景純，博學有萬才，文藻繁麗，郊賦既移，移以大觀江賦亦滔滔而條暢。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皮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妙於陰陽卜筮之術，嘗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曰洞林。所注爾雅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等書，

多傳於世，諫賦頌贊，亦數萬言。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辭賦壯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又以天地之盛，古未有賦，遂爲天地賦。又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爲嘯賦。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綜觀潘陸張左郭成諸人，皆以豔逸見稱者也。雄豪之氣，蓋鮮。其有兼擅事功，而文章亦以雄邁稱者，則爲劉琨。琨字越石，其詩之感慨清拔，固有定評，而其文亦多蒼涼激昂之氣。愍帝即位，琨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因上愍帝請北伐表。元帝稱制江左，琨屢上勸進表，其辭皆激切質直，忠愛之忱，形於楮墨。又遺石勒書，最以背劉聰而向晉室，輸寫至誠，發言慷慨，挺拔之氣，卓爾不羣。琨嘗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勝敵，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叛逆，常恐祖生先我着鞭。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並棄圍去。琨志存晉室，僂力軍國，故多感慨悲歌之作。迨

晉

夫天心厭晉，人力難挽，賢者避世躬耕，自樂其文章，足爲兩晉之殿軍者，厥惟陶潛。淵明不僅爲一代之詩人也，其文章亦爽朗自然，足以獨樹一幟。宋歐陽修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梁昭明太子評淵明之文曰：「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千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淵明之文，如五柳先生傳、自祭文、祭妹文、桃花源記諸篇，皆傳誦人口，蓋以其委心任運，忘懷得失，著文章以自娛而已。非藉以要名利，此其所以爲至也。讀祭妹文，覺其情文兼至，讀五柳先生傳，可以想見其爲人。馬兩晉之工文章者，大略已如上述。其他史冊所記，馳文譽於當世者，則若夏侯湛、孝若、世說文章篇稱其文章巧思，名亞潘岳。曹攄、顏遠、太平御覽稱其文多雄才。木華玄虛傳亮續文章志稱其爲海賦，文甚雋麗。歐陽建堅石，太平御覽稱其

文詞美贍，構理精微。其他如羊祜、荀勗、裴秀、江統、嵇紹、郭象、裴頠、庾敳、王導、陶侃、郗鑒、蔡謨、溫嶠、庾冰、庾翼、殷浩、范甯、李充、王獻之、殷仲堪之倫，皆有詩文集傳於世。至論晉之文格，所以異於漢魏者，用字簡易一也，析句彌密二也，偶語益增三也。至於論理之文，出語必雋，恆在自然，辭賦之文，雖逞麗詞，亦尚微實，碑銘之文，樸樸漢人，氣清詞暢，哀誄弔祭之文，情詞悲苦，體舊趣新，書牋之文，陳情直切，質文並茂，此皆晉人所獨擅者也。若論兩晉文學之變遷，則彥和文心雕龍時序篇中言之最為詳盡。其言曰：「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策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贅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夏侯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應貞）傅（傅玄傅咸）三張之徒，孫（孫綽）摯（摯虞）成公（成公綏）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劉隗）刁（刁協）禮吏

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摯摯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庾亮）以筆才逾親，溫（溫嶠）以文思益厚，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袁宏）殷（殷仲文）之曹孫（孫盛）千（千寶）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述遺，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³

【晉文派】³ 參看魏晉文派條。

【晉文體】⁷⁵ 參看魏晉六朝文體條。

【晉文風】⁷⁷² 參看魏晉文風條。

【晉文學變遷原因】⁷⁷⁴ 參看魏晉文學變遷原因條。

【晉文學之時代背景】³ 司馬氏滅蜀，篡魏吞吳，從東漢末年以來，七十年的分裂局面，到這時候總算暫告中止，而入於短期的統一時代了。但這個短期

的統一時代中，如司馬炎不聽司馬攸底話，故縱匈奴質子劉淵，不聽郭欽底話，不肯遷內郡，雜胡於邊地，早經埋伏下，後來五胡十六國大分裂的導線，並且繼續的是一個昏愚絕頂的司馬衷（惠帝）十七年間，內則賈后煽亂，外則八王（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成都王穎、長沙王乂、河間王弼、東海王越）搆兵，自相魚肉，幾乎沒有平安的日子，更加以老莊思潮，瀰漫於上流階級，正始時代的名理玄論，演而爲王衍樂廣輩底清談，以致政治廢弛，綱紀蕩然，都足爲後來懷（司馬熾）愍（司馬業）亡國的厲階。所以這區區三十年間，實在比不統一還不好，而只有太原時代，略見小康的景象。因此晉代文學，以太康時代爲較盛。1013

【晉文學觀與周秦兩漢文學觀之差別】參看魏晉六朝文學觀與周秦兩漢文學觀之差別條

【晉文學批評】此時文學批評之風，與建安時頗相似。如（一）批評方面——論文之專篇，有李充翰林論，陸機文賦，陸雲與兄平原書，此外還有摯虞的文

晉

章流別論。（二）介紹方面——介紹文學作品，始於左思之請皇甫謐爲他的三都賦作序。因爲士安當時的名聲較大，所以太冲就借重他的介紹。（三）整理方面——後人論到文章總集之始，多推昭明文選。其實在前還有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六十卷，才不愧爲文章總集之始祖。再有荀綽的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也不愧詩之總集的始祖。可惜以上兩種書都早已佚失了。（四）作注方面——爲古人文章作注，始於劉安之爲屈原作離騷傳，而班固賈逵王逸均有注。爲自己作注，始於班固之自注其漢書藝文志。此種風氣，晉人並很盛行。甲爲古人賦作注者，有司馬彪的上林子虛賦。注晉灼的子虛甘泉賦。注郭璞的子虛上林賦。注一卷。爲古人賦注音者，始於李軌之二京賦。注音一卷。爲詩作注者，有應貞之古游仙詩注一卷。乙爲並世人詩賦作注者，爲張載、劉逵、衛瓘、注左思三都賦注三卷。恭母遼三都賦注三卷。曹毗魏都賦注一卷。蕭廣濟爲木玄虛海賦注一卷。（中國文人所作海賦僅有二篇。除此篇外，還有載在南齊

書張融傳的一篇。丙，爲本人文學作品作注者，始於謝靈運之山居賦自注。由以上所舉的幾個例子看來，可見選學之風，早已由晉代文人開端，並不是起於唐人的。

【晉文學思潮】參看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潮條。

【晉雜曲歌辭】參看魏晉雜曲歌辭條。

【晉謝安東山高臥】一本。元趙公輔撰雜劇。有汗本。

【晉詩】建安七子之後，在魏晉之間是一個很熱鬧的詩人的時代。像稽康與阮籍諸作，信等皆有雋氣。他們一面承襲了初期的五言詩的高邁，同時又開殖了西晉陸張潘左的詩業。稽康（二二三—二六二）字叔夜，與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友善。常爲竹林之遊，世謂之「竹林七賢」。康有奇才，孫登常對他說：「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景元三年，被司馬昭以細故殺之。有集十五卷。當他在獄中時，曾作幽憤詩以見志。及臨刑時，索琴彈之。曰：「廣陵散從此絕矣！」康有贈秀才從軍十九首。

「目送飛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是其中的名句。真想不到四言的詩，已中絕了許久，在建安正始之時，乃走上了中興之運。阮籍（二一零—二六三）字嗣宗，是阮瑀的兒子。容貌瑰傑，志氣宏放。晉書有傳（卷四十九），記他的軼事頗多。他與稽康同爲禮法之士所讎疾，然康死而籍獨全了。他的五言詩有詠懷詩八十二首，是抒寫情意之作，其成就極爲偉大。這時的詩人，稽阮而外，尚有何晏，左延年，而延年秦女休一篇，平平淡淡的寫來，不必需要什麼繁辭華語，而好處自見；尤爲敘事詩中偉大的作品。五言體詩，經過了黃初正始諸大詩人的努力，到了兩晉，已成爲文壇的中心。詩體的正宗。但兩晉的散文，都是受了辭賦的籠罩，傾向於駢儷的體裁，所以這時期的詩，也就攙入些不自然而只求華麗的對偶的句子。所以後人呼之爲詩匠，而不能認做是真正的詩人。西晉的太康和南渡江左時代的作者，除了歌唱自然的陶潛一人外，張陸潘左，都逃不了這雕琢字句的「詩匠」的稱號。張載（字

孟陽（張協）（字景陽）（張亢）（字季陽）號稱三張（有以張華代張亢者）三張中以景陽爲有名。景陽（二六五—三一五）安平人。他的詩「葱蒨飄逸，故鍾嶸列其詩爲上品。且稱他「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疊疊不倦。」這可見他被人熱烈的推崇了。孟陽劍閣銘爲世所稱。他仿曹子建所作的七哀詩，辭情也極悽愴之至。陸機（二六一—三零三）字士衡，吳郡人。吳亡後入洛，見張華，華大喜對他說：「人之爲文，常患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最著者爲辨亡論文賦，連珠五十首。鍾嶸稱他的詩：「源出陳思，才高辭瞻，舉體華靡。」鍾又說：「士衡擬古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實則士衡的詩，專工塗澤，喜歡摹擬，連珠五十已開四六之門。他不但當不起鍾氏這樣的好評，反而是摹擬文學的作俑者了。弟雲字士龍，與兄機齊名，號稱「二陸」。有陸子新書十卷。劉彥和說：「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但

雲在文藻方面，便不能如機之繽紛了。潘岳（二四零—三零零）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他美姿儀，辭藻絕麗，幼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他，便都連手縈繞，投之以果。岳遂滿載歸。同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爭以瓦石擲他，委頓而返。這真是一幸一不幸了。岳性情慙直，恃才凌衆，當爲琅琊內史時，孫秀常爲岳所撻辱。後趙王倫輔政，孫秀爲中書令，岳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岳問秀道：「孫令猶憶曠昔周旋不？」秀答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秀誣岳與石崇、歐陽健等爲亂，被收，將詣市臨刑，岳與母別道：「負阿母矣。」岳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他後至，崇對岳說：「安仁！卿亦復爾耶！」岳答道：「可謂白首同歸。」因岳金谷詩有「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之語也。有集十卷。他善爲哀誄之文，悼亡詩，思子詩，爲喪妻哭子之作，其情韻有欲盡不盡的妙處。岳從子潘尼（二四八—三一零）字正叔，性情淡泊，文詞溫雅，嘗著安心論以見志。有集十卷。最

後我們說到苦吟的詩人左思（二五零—三零五）

他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爲人貌寢而口訥。嘗欲作三都賦，會妹芬入京，移家京師，搆搆思十年，門庭藩溷，都著筆紙，偶得一句，即便疏記。當時陸機入洛，欲作此賦，聞思先作，撫掌而笑，並與弟雲書道：「此間有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左思賦成，機雲亦爲之嘆伏，輟筆以爲不能加也。左思雖爲辭賦作家，但是他的詠史詩八首，胸次高曠，雄邁壯麗，無復當時綺靡之風。實建安以後所僅有的文字。蓋太原之詩，大都辭有餘而意不足，文深而情淺，乏蒼勁之力，而多藻飾之功。獨太冲詩辭情並茂，獨步當時。妹左芬（二六四——？）爲當時有名女辭賦家，思有贈她的詩道：「將離將別，置酒中堂。銜杯不飲，涕洟縱橫。會何日短，隔何日長。仰瞻曜靈，愛此寸光。」（悼離贈妹詩）芬亦有詩答之。晉室南渡，偏安江左，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變動之一，也是文學史上最大的變動之一。這時因佛教的侵入，玄風大熾，而詩歌也逐漸薰染上許多外來的影響。在情調上，韻律上也跟着逐漸地變動。於是潘陸華麗

之風，到此又一變而爲崇尚浮誕虛玄之習了。這时期的文士，首當以景純、越石爲領袖，稍後則陶淵明出來，如孤鶴之展翮於晴空，朗月之靜掛於夜天，爲這時代最偉大的作家。郭璞（二七六——三二四）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他博學高才，尤妙於陰陽算曆卜筮之術。王敦嘗聘他爲記室參軍，時潁川陳述方有美名，敦很重之。陳死，璞哭之甚哀，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不久敦作難，他又勸元帝討敦，敦疑之，使筮，璞道：「無成，壽且不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在今日。」日中收璞詣南崗頭斬之。他著有詩賦，詠頌數萬言，又嘗注爾雅、山海經，方言，穆天子傳，三倉，楚辭及子虛、上林等賦。他以遊仙詩十四首見稱於世，其情調與左思詠史、阮籍詠懷雖同，屬述懷之作，然璞詩尤閒澹清逸，有高飛遠矚之概。他純然是一位出世的詩人了。劉琨（二七零——三一七）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少以雄豪著名，石崇在河南金谷澗中，治有別廬，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與石崇、歐陽健、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事

賈謚，號爲二十四友。後隨元帝渡江，爲段匹碑所害。謚曰愍。他的扶風歌，極悲壯，雄健之美。他素有大志，欲恢復晉室。元帝贈以名刀，他答道：「謹當躬自執，佩，截，截，二虜。」他與范陽祖逖，善，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嘗於晉陽園城中，乘月登樓，長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沈德潛稱他的詩云：「英雄末路，萬緒悲涼，故其詩隨筆傾吐，哀音無次。」（古詩源）他的扶風歌，風格道勁，託意雄深，實足爲當代諸詩人冠。蓋作者身經五胡之亂，痛中原之淪，爲異族情之所感，遂不覺變爲悲壯激越的聲調了。

□郭璞劉琨同時的詩人們，可稱者殊少。自此以後，詩壇寂寞將近百年之久。士大夫沈醉於清談與玄理，他們所做的詩，大都爲說理的，毫無美感的興趣。直到東晉末年，才產生了一位偉大的田園詩人陶潛，如孤松之植於懸岩，爲這時最偉大的天才詩人。陶潛（三六五—四二七）字淵明，一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他是晉代最後的一個大詩人。在他之先，只有

晉

曹植阮籍差可和他比肩；但論到在文學上的影響，却比曹阮大得多。後來的所謂田園詩人，隱逸詩人，都要算他是開山之祖。他嘗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道：「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只做了八十多天，便解印歸隱了。他與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閑者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這可以想見他沖淡的人格了。他入宋終身不仕，死年六十三歲。顏延年諫之，謚曰靖節徵士。有陶淵明集。□淵明的詩，各篇時代大都可考。若以四零五年退隱，及四二零年晉亡爲分界，則他的詩可分爲三期：第一期的作品約三十首，最傑出的，當推他的歸田園居。這詩寫他自己的，生活，只是蕭蕭疎疎的幾筆，便那末恬靜，那末自然。第二期的作品約五十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飲酒詩二十首。但這詩並不是一朝一夕所作的，第三期的作品

約四十首。這時的題材多集中於貧窮；如乞食，詠貧士等。從此便可知道我們大詩人的窘境是如何悲涼了。淵明詩，純是任天機，主自然的。他描寫田園的景物，能於清遠閒逸之中，寓着一種淵深樸茂之氣，這正像倪雲林的小景一樣，看來只是疎疎幾筆，而其意境却是深遠無涯；後世的王維、白居易、韋應物、儲光義、柳宗元，以及宋之王安石、蘇東坡輩，都是學而未至，遂讓此「閒雲野鶴」的詩翁獨步千古了。

【晉詩派別】參看魏晉詩派別條。

【晉郊廟歌辭】參看魏晉郊廟歌辭條。

【晉謠辭】參看魏晉謠辭條。

【晉二俊文集二種】二十卷。有正德刊本，涵芬樓

影印正德刊本。

【晉琴曲歌辭】參看魏晉琴曲歌辭條。

【晉及南北朝各種著述及翻譯】一、晉及南北朝散文著作的大概情形。晉及南北朝時代的散文，遠不如其詩歌之有偉大的作家出現。大抵論文多傷于文字的俳偶，不易暢達所欲言，而史家則拘守司

馬遷，班固的成規。未敢有所踰越。惟佛經的翻譯，自成一種特殊的較為通俗的體裁。至仿古的風氣，西魏時宇文泰命蘇綽仿周書作大誥，宣示羣臣，並命自後文筆皆依此體，其後討高歡時，誅廢帝而立恭帝，命盧辯作誥，泰、魏禪位于周之詔冊，亦俱用此種尚書體。開後來唐代興復古文的先河。

二、晉及南北朝的史家及敘述文。晉及南北朝的史家頗多。大體不出司馬遷、班固的樊籠。晉初陳壽為最大的史家，所著三國志一書，敘事精要，且少抵牾，議論有據，亦多公允。如諸葛亮傳，確是一篇好文字。其中上諸葛亮集表一篇，文詞有資，議論有據。這部著作，足稱為班固後第一部好書。宋范曄的後漢書，亦頗負盛名。後漢各書現在僅存司馬彪志及范曄書。雖司馬彪華嶠書，盛稱于六代，亡佚已早。范曄生當晉宋易代之際，所見關涉于東漢之故事，雅記不多，獨欲以文章之斲飾，奪司馬彪華嶠之席，故其書大抵改別人的文章，竄奪別人的名業，他的自序，瞻瞻以修辭之末業為得意。現存華嶠的佚篇，猶可

以發其覆。總之，范曄于史學無毫末的貢獻，于文詞乃一往的剽竊，但以鏗鏘作勢，恰合六朝人的脾胃，故特別留存，使他在千載之下，猶得坐享盛名。六朝間晉史著作頗多，隋書經籍志合正史與編年，凡十九種，現皆亡佚，無從懸論。編年晉史，干寶晉紀曾擅大名。其晉紀總論，爲過秦論後最享大名的一篇論文，文在文選中。寶並著搜神記，記錄民間故事，開志怪小說的先河。梁沈約著宋書，蕭子顯著齊書，宋齊梁陳諸史，惟沈約宋書尚能作志，而宋書樂志尤有新意。齊書亦爲私家據官家材料而成之書，尚能紹述班固，不至如後來官書之蕪亂。至于注史之作，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實爲注家創體，一則遠勝于不知而作，二則刪改舊文，別造新史，其所刪改者未必能確當，不如作補以存其真。而裴氏一切聲明材料的由來，更合于近人作書的方法。其子駟注史記，亦有名。宋劉義慶著世說新語，多紀名雋之言，梁劉孝標之注，取材至富，保存材料至多。迄今與裴松之三國志注並稱。可以備我們考究唐代官編晉書所取材

料的淵源。此外袁後宏漢記，無甚精意，魏收的後魏書，亦傷繁蕪，俱非其至者。史書之外，至記述地方景物之作，後魏酈道元水經注，文筆韶秀，足稱一代傑作。羊銜之洛陽伽藍記亦清佳有致。三晉及南北朝的論文家，晉代論文家卻不甚多，傅玄的傅子，殊爲平庸。江統著徙戎論，特具深慮遠識。楊泉之物理論，亦自成一家言。惜大半佚去。葛洪著抱朴子內外篇，內篇論神仙修煉符籙，効治諸事，保存中國道教及諸迷信的確實材料。外篇論時政得失，人事臧否，作者的思慮，可以代表當日中流的士大夫。詰鮑一篇，保存晉代一種最高的政治的理想。此外則向秀，郭象之莊子注極有名。至南北朝時，蕭繹有金樓子，顏之推有顏氏家訓，以及劉子新論，雜言瑣語，雖非其至。然在南北朝時，此類作品亦不易得。四晉及南北朝的翻譯文學，晉及南北朝的文人，用那駢儷化的文體來說理，說事，諷墓，贈答，描寫風景，——造成了一種最虛浮，最不自然，最不正確的文體。佛教的輸入，教徒要傳教，不能沒有翻譯經典。如果重在傳

真，重在正確，重在易曉，自然是不適用駢偶的文體了。這種翻譯事業，給中國文學史上開了無窮新意，境創了不少新文體，添了無數的新材料。固然是駢偶是不適宜于翻譯，而主譯的大都是外國人，助譯的，又多是民間的信徒，故譯經大師，多以「不加文飾，令易曉，不失本義」相勉，自成一種譯經的新文體。到了三世紀的末期（晉武帝末惠帝初的時候）燉煌的法護（曇摩羅刹）譯了不少的佛經。如修行道地經（太康五年譯成，即二八四）其中敘述，很不少文學的意味。雖然五胡十六國擾亂了不少的時間，然而佛教文籍的翻譯，確不少。（釋智升大唐內典錄可證）四世紀之末，五世紀之初，出了一個譯經大師，鳩摩羅什，翻譯的文學到此，方到了成熟的時期。鳩摩羅什是龜茲人，在涼州十八年之久，長久故通曉中國語言。姚興征服後涼，迎他到長安（四零二年）待以國師之禮，他譯的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十住法華，維摩詰，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遺教，小無量壽等經，又有十誦等律，又有成實中論，百

論，十二門論等論，凡三百餘卷。他譯出的經，最重要的是大品般若，而最流行者又有文學影響的，如要算金剛法華，維摩詰三部。而維摩詰經，尤富于文學趣味。鳩摩羅什譯經的藝術，近人陳寅恪著童受喻鬢論梵文殘本跋，說「羅什譯經，或刪去原文繁重，或不拘原文體製，或變易原文，茲以喻鬢論梵文原本，校其譯文均可證明。」河西王沮渠蒙遜也提倡佛法，請曇無讖（死于四三三）譯出涅槃經，大集經，大雲經，佛所行讚經等佛所行讚經，乃是佛教大詩人馬鳴的傑作，用韻文述佛一生的故事。用五言無韻詩體譯出，全詩分二十八品，約九千三百句，凡四萬六千餘字，在當時為中國文學內的第一首長詩。又寶雲（死于四六九）譯有佛本行經，新無量壽經等。由四世紀之末，至五世紀之初，譯經事業充分發展，南北並進。六世紀以後，佛教文學在中國文學上發生的影響頗不少。胡適先生說「譯經文學在中國文學史的影響，至少有三項」，茲約述于下：（1）在中國文學散文與韻文都走到駢偶濫套的路上

的時期，佛教的譯經大師用樸實平易的白話文翻譯，但求易曉，不加藻飾，遂成一種新文體。(2)佛教的文學最富于想像力，對於那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國古文，卻有很大的解放作用，差不多可以說，中國的浪漫主義的文學是印度的文學的影響的產兒。(3)印度文學往往注重形式上的布局與結構。這種懸空結構的文學體裁，都是古中國沒有的；他們的輸入，與後代彈詞、平話、小說、戲劇的發達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佛經的散文與偈體夾雜並用，這也與後來的文學體裁有關係。這是很可注意的。自從五世紀以下，佛教徒倡行三種宣傳教旨的方法：(1)是經文的「轉讀」，(2)是「梵唄」的歌唱，(3)是「唱導」的制度。這三種宣傳法門，便是使佛教文學傳到民間去的緣故，也是產生民間佛教文學的來源。由轉讀經文而到「俗文」或「變文」，由「梵唄」而到佛教俗歌，由唱導產生「蓮花落」式的導文和那通同俗唱經走上鼓詞彈詞的路子，這是後來很可注意的一回事。

晉

【晉樂府】晉分東西，東晉即為南朝，故今先只敘西晉。西晉樂府，概皆模擬古樂府之作，無自己創製者。篇章雖多，而有生氣，有性靈者，則甚少。倘以優孟衣冠，外形易似，內心難學也。晉初為樂府者，以張華、傅玄最著。二人皆稱博學，華有博物志，雜記文集數十卷，玄有傅子百二十卷，集五十卷。華樂府有輕薄篇（雜曲）寫當時風氣之奢靡薄蕩，可以代表晉代文人士大夫之人生觀，於文學上之影響亦極大。傅玄有歷九秋篇，董逃行一首，詞雖不佳，然通體六言，於樂府詩歌之體製上，頗有關係。古詩紀曰：「選詩拾遺曰：『此篇髮髻懽感，如在目前，經緯情感，若探裏曲，宮商曾摩，綺繪斐然，其言有文焉，其聲有永焉，惜不知何人之詞，非相如枚乘，其誰能為之？走僵李杜不能及矣。嗚呼！美矣！盡矣！麗矣！則矣！當為百世六言之祖也！』」按此辭本題曰：「董逃行歷九秋篇。」董逃行起於漢末，不得謂為相如枚乘為之也。觀其辭體不類二京，當以樂錄為正。按董逃行起於先漢，馮氏誤以董逃歌為董逃行也。然樂錄（陳

釋智丘撰一爲六朝時代敍錄樂府總匯之書，當有所本。且其辭確不類兩漢。玉臺新詠以前十首屬梁簡文帝。考十二章有相互關係，必非二人之作，故宜從馮氏據樂錄斷爲傳玄一人之作。詞采平庸，選詩拾遺稱贊不遺餘力，倘有嗜痂之癖歟？傳玄樂府亦有較富文學趣味者，如艷歌行有女篇，和秋胡行，飲馬長城窟行，怨歌行，朝時篇，明月篇；等。八王秉政之時，陸機陸雲，鬱爲文棟，僅以樂府而論，弟實遠遜於兄，陸機之作，有數十首之多，余頗愛其日出東南隅行，悲哉行兩首。陸雲雖稱齊名乃兄，而夷考其實，於詩尚「如陳思之匹白馬」，樂府更一首不見，直無比擬之資格。此外能樂府者，石崇頗有佳什，以余私見，王明君辭，蓋其壓卷之篇矣。⁸¹

【晉樂府變遷】參看魏晉樂府變遷條。

【晉徒歌】參看魏晉徒歌條。

【晉鬼神志怪書】參看魏晉鬼神志怪書條。

【晉宣成道記】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晉之文學】晉書文苑傳序曰：「金行纂極，文雅

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楚觀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至於吉甫太冲，江左之才俊，曹毗庾闈，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野會川冲。」沈約謝靈運傳論曰：「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緝昔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采『南皮』之高詔，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秀，爲學窮於柱下，博物只乎七篇，馳騁文詞，義彈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詞，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明珠，適麗之詞，無聞焉耳。」是則有晉一代，文徒艷麗，理益空虛，雖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然其所以如是者，其源於正始乎！蓋當時王弼何晏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成者也。是時阮籍亦素有高名，口談浮虛，不遵禮法，當作大人先生傳，謂世之禮法君子，如蟲之處禪，其後王衍樂廣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爲稱首。後進莫不競爲浮誕，遂成風俗，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由是習爲虛玄，發爲文

章莫不精研聲律，特務奇巧，而盡態極研也。茲分別論之。□一西晉之文學——時啓太原，文學稱盛。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岳、潘岳）一左（左思）並皆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病纖悉，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龍風藻繪，虎豹炳蔚，或精密以宏博，或氣雄而力沈，而踵武前王，風流未沫。其中以潘陸爲特出，至陸士衡之文賦，尤足以見其天才之秀逸，文采之宏麗，而爲我國第一篇之研究作文法者也。且其一課虛無以求有，叩寂寞而求音，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數語則又於無意中表明當時文學之趨向。皇皇大章，不慕重哉！餘如杜預之左傳句解，自成一，爲後世談經者所宗。陳壽之三國志，文質辨洽，其稱爲繼明先典者，豈虛語耶？至若挾仇要米，任意變傳之毀，甯知古人著述之心乎？□二東晉之文學——劉中叔論曰：「東晉人士，承西晉清談之緒，精名理，善論難，以劉琰、王蒙、許詢爲宗。其與西晉不同者，放蕩之風，至斯盡革。又西晉所云名理，不越老莊，至於東晉，則支遁

法，深道安、惠遠之流，並精佛理，故殷浩、郗超諸人，並承其風。旁迄孫綽、謝尚、阮裕、韓伯、孫盛、張憑、王胡之，亦均以佛理爲主，息以儒玄。嗣則殷仲文、桓玄、羊孚，亦精玄論，大抵析理之美，超越西晉，而才藻新奇，言有深致。即褚季野所謂南人學問，清通簡要也。故其爲文，亦均同潘而異陸，近得而遠阮。一斯言當矣。蓋佛學自漢來華，日臻於盛，至東晉而僧法顯又往印度，求佛歷十五載而歸。一詳伽藍記。一旦當時胡族紛擾，人心無極，佛學乘時興起，故人民趨之如鶩，則其時文學之帶禪味，亦豈無爲而然耶？至若郭景純，以儻上之才，變永嘉平淡之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致一時放誕之風。至斯盡革，誠哉所謂劉琨雅壯，郭璞豔逸，足冠中興矣。餘如羲之、葛洪（抱朴子作者）諸人，亦均辭氣豪曠，意興超邁，有橫掃千軍，直衝萬陣之概。至晉末則有陶淵明，獨超羣類，詞采精拔，以光風霽月之懷，寫沖淡閑遠之致，文婉而風，詩清而渾。一洗當時餽餽堆砌，華靡柔脆之習，誠哉漢後一人也。鍾嶸品曰：「其源出於應璩，又協

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惟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人隱逸詩人之宗也。「昭明謂：『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哲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其知言乎！所以唐之韋應物、柳宗元、白居易、宋之王安石、二蘇皆慕而擬之，不能已也。」1031

【晉安二徐】閩縣徐燿及其弟徐勣也。燿字惟和，父棉，以易學名家，官永寧令，他領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鄉薦，數上公車，不第，與弟勣刻意吟詠，年三十九而卒，有幔亭集十五卷，又選閩中諸先輩詩名，晉安風雅。勣初字惟起，更字興公，萬曆中，和其兄燿及曹學佺同主閩中詩壇，後生都稱「興公詩派」，以布衣終。有齋峯集二十六卷。他們兄弟倆爲詩並宗高啓，雖未登峯造極，然當霧靈充塞時，獨能不師偽體，遠溯正宗，亦可謂超然塵外的了。1032

【晉安派】明詩有閩派者，亦稱晉安派。林鴻爲其開山祖，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薦授將樂縣訓

導，歷官禮部員外郎。年未四十，以性脫落，不善仕，自免歸。所著有鳴盛集四卷。他的論詩大旨，以爲「漢魏氣骨雖雄，而著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沿故習，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他做詩既以盛唐爲歸，繩趨尺步，不免蹈摹擬蹊徑。後人至以「唐臨晉帖」譏之。而其末流，馴至爲世詬病。然鴻詩春容大雅，視率易麤獷，貌爲杜韓者，有上下床之別，未可以作法於涼，遽相訾斥。其詩如「別離無遠近，暫去亦傷神。正是千山雪，誰悲獨往人。江空螺女夜，花暗冶城春。不見同遊侶，酣歌淚滿巾。」（留別蔡秀才原）「漢使臨邊日，天驕已請和。看花辭紫陌，犯雪渡交河。水州留行帳，雲沙想玉珂。從來清漠北，婁敬策居多。」（送高郎中使北）都能得唐人神理，而無摹擬痕跡。鴻與閩中善詩者王恭、王偁、高棟、陳亮、鄭定、王褒、唐泰、周玄、黃玄稱「閩中十子」。十子中鴻爲之冠，其次要推王恭、王偁、高棟爲最著，王恭字安仲，自號皆山

樵者，閩縣人。永樂四年（一四零六）以儒士薦修大典，年紀已六十多歲。書成，授翰林院典籍，未幾，投牒歸。所著有白雲樵唱二卷，草澤狂歌五卷，而鳳臺清嘯不傳。他的詩整練不及林鴻，而性耽山野，故風筆跌宕，多縹渺之音。王侑字孟揚，其先東阿人，父翰流寓閩中，著籍永福。永樂初，薦授翰林檢討，與修大典。英國公張輔攻交趾，奉命參軍事，還守故宮。後坐解縉黨，下獄死。所著有虛舟集五卷，他的詩以溫厚和平見長。高棟（一三五零—一四二三）一名廷禮，字彥恢，號漫士，長樂人。永樂初，以布衣徵為翰林待詔，遷典籍，卒於官。所著有嘯臺集二十卷，木天清氣集十四卷。他少與林鴻、王泰等為詩友，書得漢隸筆法。畫師米南宮嘗選唐詩論之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三變、餘響、旁流凡九品，其宗旨則歸於開元、天寶之間，為唐詩品彙九十卷，唐詩拾遺十卷。終明之世，館閣宗之。但他的詩摹唐太甚，生氣索然。惟五古差為清拔。陳亮字景明，長樂人。有儲玉齋集。鄭定字孟宣，閩縣人。有澹齋集。王褒字中美，閩縣

人。有養靜集。唐泰字亨仲，閩縣人。有善鳴集。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有宜秋集。黃玄字玄之，侯官人。有黃玄集。這幾個詩人的詩較之林鴻，自然不及；即以比王恭等，亦遜一籌。中間惟陳亮詩以沖澹見長。王褒與王恭等齊名，然錢謙益列朝詩集譏其「殊乏才情」。至周玄、黃玄皆林鴻弟子，當時有「二玄」之目，然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他們倆的詩「句續字湊」，更無詳述的必要了。閩詩派雖昉自林鴻，然為其先驅者，則有張以甯及藍氏兄弟。張以甯（一三零一—一三七零）字志道，古田人。家居翠屏山下，自號翠屏山人。元定泰中舉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明師取元都，例徙南京，召對稱旨，復授侍讀學士。洪武二年奉使安南，以不辱君命為太祖所嘉，賜璽書比之陸賈、馮援及還，道卒。其詩文有翠屏集四卷。他的詩格兼唐宋諸體，一洗元末纖縵之習。後來的閩派詩人都不及他。錢謙益說：「國初詩派，西江則劉槎翁，閩中則張翠屏，槎翁以雅正標宗，翠屏以雄麗樹幟。」他實在是閩詩派的先驅者。藍氏兄弟為崇

安人藍仁、藍智。仁字靜之，元末杜本隱居武夷，崇尚古學，他和其弟智俱往師之。本授他的四明任士林詩法，遂謝科舉，一意爲詩。明初內附，隨例徙濠，不久得放歸。以壽終。所著有藍山集六卷。智字明之，一作性之。與兄仁並學行高峻。元末隱居洪武初，薦授廣西按察僉事。有藍澗集六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二藍體格，專法盛唐，間入中晚。蓋十子之先，閩中詩派，實其昆友倡之。」他們兄弟倆的詩，和粹冲逸，既正體裁，復減蹊徑。智五律尤老成，幾欲超度乃兄。閩詩派皆宗林鴻之說，一以盛唐爲軌，其末流剽竊形似，日益庸陋。錢謙益說：「自閩詩一派盛行，永、天、永樂、天順之際六十餘載，柔音漫節，卑靡成風。風雅道衰，誰職其咎！自是厥後，弘、正、弘治、正德之衣冠老杜，嘉隆、嘉靖、隆慶之嚶笑盛唐，轉變滋多，受病則一。」語雖過激，然閩派詩實開後來摹擬盛唐之先河，是無可諱言的。

【晉安風雅】十二卷。明徐燠編。是編輯福州一府之詩。

【晉宋對民歌之採集】在漢武帝設立「樂府」時，曾經採集過一次民歌，把他們來改爲樂歌，於是許多民歌就藉此保存了。在晉宋間也有同樣的採集民歌改編爲樂歌的事，所以晉南北朝的民歌保存在「樂府」裏流傳到現在的很多。如吳聲歌曲中的子夜歌、懊儂歌、華山畿、西曲歌中的江陵樂、青陽度、女兒子、攀楊柳等都是很好的民歌。同時及唐以後的文人也多擬作這些民歌，就一變而爲文人化了。不過，經過文人化後，真情感已沒有了，風格也不自然了。所以最可寶貴的還是原有的民歌。這些民歌中以子夜歌尤爲有名。據說，他是晉代的一個女子創作的，女子名子夜，所以就稱爲子夜歌。原有四十二首，後來人家跟着他做的稱爲大子夜歌。四時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等又有許多。這些歌都是男女戀愛之詞，他的形式是五言四句，和唐以後的「五絕」一樣，也許所謂五絕和他有密切關係。此外攀楊柳也很著名。由攀楊柳、折楊柳演變而爲唐以後的楊柳枝。（或謂楊柳枝爲白居易所創是不對

的。唐人詩「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楊柳二字就是指折楊柳，他是雙關兩意的。在吳聲歌曲中更有一個應該注意的，就是詩中多「隱語」，例如「梧子」隱「吾子」，「蓮子」隱「憐子」，「藕」隱「我」，（二字音相似）「蠶眠」隱「纏綿」，「絲」隱「思」等隨處皆是。這種隱語可以說在漢已經有了。如「藁砧」今何在「一詩」，「藁砧」二字就是隱「丈夫」的「夫」字，因為「藁砧」為斬草之具，名叫「鉄」，由「藁砧」隱「鉄」，由「鉄」轉隱「夫」，於是「藁砧」今何在「一句，就是說「丈夫今何在」。道可算是漢代民歌中的隱語。但在晉以前這樣的隱語還不多見，到了吳聲歌曲中就很多很多了。晉南北朝以後的民歌中也有時可以看見這種隱語。如劉禹錫的竹枝詞「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全唐詩註「晴」一作「情」，其實並不是又作「情」，簡直「晴」字就是「情」字的隱語。清末黃遵憲的山歌「第一香櫟，第二蓮，第三檳榔，個個圓，第四芙蓉，五棗子。送郎都要得郎憐。」這首詩中「櫟」隱「圓」，「蓮」隱

晉

「憐」，「榔」隱「郎」，「芙蓉」隱「夫容」，「棗子」隱「早子」，每一件花果名都是隱語。這就是晉南北朝吳聲歌曲中隱語的習慣，保留到最近時，還可以在民歌中找到的。1028

【晉清商曲辭】參看魏晉清商曲辭條。

【晉退卷集】清光緒間胡體撰。

【晉女詩人】晉女詩人有左思妹左貴嬪，名芬，入晉武帝宮中，以姿陋見遺，以才德見重，其所作詩之存於今者，尚有答其兄左思的感離詩一首（五言）啄木詩（四言）一首，其次便是石季倫的愛妾綠珠和其愛婢翻風了。提起綠珠的名兒，恐怕誰也要心醉罷，其所作之懊儂歌最佳，現今尚存有「絲布」一首。翻風是石季倫在胡中買得的，姚容貌美麗，鮮有能匹，文辭又復佳妙，以故見寵。但終以石崇姬妾殘害之故，而不得伸其志，故作怨詩以自適。（據拾遺記）至於大家閨秀女子之能以詩見稱者，則以謝道韞與蘇若蘭為最。蘇若蘭晉書云：「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癖：安

謂其有雅人致。其後王凝被孫思殺害，乃抽刀出門，手殺孫輩數人始被虜。是後髮居會稽，生活悲苦。所作詩今有登山及擬稽中散詠松二詩，直可與淵明媲美矣。蘇若蘭的結晶作品，止是富於工藝組織，而少文學情趣的一篇「璇機圖」，亦稱織錦回文圖。唐武則天織錦回文記說：「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二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嫉妒；及滔鎮襄陽，遂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姓趙，滔寵姬，善歌舞）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綵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橫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機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齋致襄陽馬。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

重。」「若蘭「織錦迴文」的工程，真是空前絕後的東西，不特在文學上佔有他的位置，即在工業藝術上也是千古無匹的了。（按困學紀聞云：「詩宛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又傅咸亦有回文反覆詩，溫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是則回文詩體並不始於蘇若蘭也。）」除此數人以外，據唐書樂志所說，則晉代的女詩人尚有子夜作的子夜歌四十二首，王獻之妾桃葉的團扇歌三首，王珉嫂婢謝芳姿的團扇歌二首，世說新語記賈充婦李氏（李豐女）的一聯句「等」。

【晉鼓吹曲辭】參看魏晉鼓吹曲辭條。

【晉燕射歌辭】參看魏晉燕射歌辭條。

【晉草】九卷，楚草十二卷，家草七卷。明郭子章撰。晉草乃其由浙江參政遷山西按察使時所作。楚草乃其由山西遷湖廣布政使時所作。家草則由福建布政使入覲歸而乞休時作。

【晉橫吹辭曲】參看魏晉橫吹辭曲條。

【晉相和歌辭】參看魏晉相和歌辭條。
【晉婦女短補】參看魏晉婦女短補條。

【晉史家】有晉一代頗多史才，惟陳壽之三國志最爲絕倫。文心雕龍曰：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逸固，非妄譽也。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入晉除著作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事蜀少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所長，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者舊傳十篇，今並不傳。■陳晉以外，如華嶠、司馬彪、孫盛、習鑿齒、干寶、謝沈、袁宏之流，並好史傳，或紀述前代，或奮筆當時，而後漢書尤多作者。文心雕龍曰：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

晉

暉所製，僞駁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又曰：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謀，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今諸家書，自袁宏後漢紀外，並不傳，其餘言漢魏間事者，猶時見裴松之之三國志注，及他書所引而已。■晉書以陳壽、王長文、虞溥、王隱、虞預、孫盛、干寶、謝沈、習鑿齒、徐廣諸人列傳，合在一卷，史臣論曰：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厲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甯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今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墮，鄧粲謝沈，祖述前史，葺宇重軒

文——一——七三三

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爲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遂巡於偽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1010

50601

【晉書】貞觀中，何法盛等十八家撰晉書而未善，所以房喬和褚遂良等出來重選，參加工作者，共計二十一人，其中的類例是敬播做的，天文歷律二志是李淳風作的。原本題太宗御撰，這是因爲這部書出現後，太宗自爲宣武紀，陸機和王羲之二人的傳論，其內容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所記都是胡羯羌氏鮮卑十六國的事情，但缺少前涼和西涼，因爲當時修史的，都是些文咏之士，喜好把那詭異的事情寫出，以廣聞見，又是用的駢儷體，所以很受一般學者的譏諷。1043

50603

【晉春秋】二卷。題清看雲主人撰。有嘉慶刊本。

【晉甄酬倡詩】一卷。清桐城胡虔撰。有嘉慶二年刊本。

【晉甄室詩存】四卷，巽餘集一卷。清泰州趙瑜撰。有同治刊本。

601

【晉國公裴度還帶】一本。也是園書目，作山神廟裴度還帶。元關漢卿撰。雜劇。

【晉昌遺文彙鈔】二卷。清定襄牛誠修編。民國五年排印本，在雪華館叢書內。

606

【晉賦】參看魏晉賦條。

【晉人塵】一卷。清吳江沈曰霖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800

【晉舞曲歌辭】參看魏晉舞曲歌辭條。

802

【晉小說】中國的小說，可以說是淵源甚早，而發展甚遲。何以呢？古代子書中，有不少的神話和傳說。山海經的全部，便是很好的神話，敘述西王母之事。此外有偽造的穆天子傳，也是屬於同一性質的書。

【小說的名詞，最初見於漢書藝文志內。藝文志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如淳注：「細米爲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可

知古人重視小說了。據藝文志所載，有小說家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內中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虞初是河南人，漢武帝時代，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這是最早的小說家了。漢代小說，現在多在漢魏叢書中有名的爲神異經、海內十洲記、漢武故事、漢武內傳、列國洞冥記、飛燕外傳、雜事秘辛、吳越春秋、越絕書等。十洲記、神異經，是假託東方朔做的。雜事秘辛，是明楊慎偽作的。是作品已經有問題了。再看內容，多半是怪誕不經的事實，也不能說是小說上的大發展。六朝的小說，以晉代爲最要緊。晉干寶的搜神記，是明代剪燈新語清代聊齋志異的祖宗。和符秦時代王嘉所做的拾遺記，大約都是很可靠的書。拾遺記也是敘述荒誕之事，不過文筆很豐富。此外有陶潛的搜神後記，任昉的述異記，都不甚可靠。有名的世說新語，是宋臨川王劉義慶所做的，專記漢晉以來的瑣事與雋言。雖然對於吾國文學上有極大的助力，却不足稱爲小說。

【晉小說之流行】晉南北朝以前的小說，到現在

大都失傳，今日所見的題名漢人所作的小说，大概是晉南北朝人假托的，除了劉向的列女傳、序新說苑保存一些古代的小說，旁的沒有甚麼可見。漢魏時小說不很流行，到了晉代，小說乃盛行了。古小說而經晉人加註的有郭璞註的山海經，古小說到晉代纔發現的有魏哀王塚中掘出來的穆天子傳，晉以後人所作而托名漢人的有西京雜記、漢武內傳、飛燕外傳等。晉南北朝人自己的創作有干寶的搜神記、葛洪的神仙傳、劉慶義的世說新語等。真可謂盛極一時了。東晉的詩人陶潛，他是一個最喜歡讀小說的，他的詩道：「汎覽周王傳，——就是穆天子傳——流觀山海圖（就是繪圖的山海經）——這可見他蕭閒自在沈醉於小說中的狀態。郭璞是晉代一個博學的人，他把山海經和穆天子傳細細的加了註解，可見他也是愛讀這些書的人。但就這兩點看來，我們已可想見在那時候小說是怎樣的盛行了。

現在再把上面所提起的幾種小說略說一說：山海經舊傳爲禹治水時所作，又傳爲伯益作，但都不

確。據近人衛聚賢所考，其中一部份爲春秋時隨巢子所作，乃是他從印度到中國的旅行記，因爲山海經中的神話完全是印度的神話，再有一部份是劉歆所加的。（詳見古史研究第二集）又有人說山海經是古代的巫書，但是後代的地名很多，如長沙、零陵等皆非古地名。這是有後人增加的地方。總之山海經雖是一部古書，但在晉以前並不盛行，自從郭璞註了以後，才成爲一部名著。穆天子傳是記周穆王西遊的事，也是一部古書，不過到晉太康二年才發現於汲郡魏襄王墓中，可見以前並不流傳。西京雜記今漢魏叢書本題爲劉歆撰，但學津討源本題作葛洪撰，明孔天胤本也題作葛洪撰，四庫書目提要謂爲吳均撰，托言葛洪得劉歆漢書遺稿，錄班固所不載的事而作此書。總之爲晉以後人所作無疑。漢武內傳舊題爲班固撰，飛燕外傳舊題爲漢伶玄撰，但就文字看，不像是漢人作的，乃是晉以後人假托的。搜神記爲干寶撰，中間有一大部份是古代流傳下來的民間傳說，很有價值，也有人說，今

日流行的二十卷本有後人加入的，這也可信。又有後搜神記題爲陶潛撰，乃是假托的。神仙傳可以算是晉以前神仙故事的代表。世說新語是晉宋時的名人逸事。這幾部小說都是最有價值的。以外再有許多，不及遍舉了。1028

【晉小品文】⁶參看魏晉南北朝小品文條。10601

【雷川蕭琛貶霸王】參看遏惡傳條。10603

【雷譜】一卷。清金侃撰。其書雜錄雷之典故。

【雷震震】樂府郊廟歌房中祠樂章名一章十句。

【雷峯夕照】北平流行俗曲。（岔曲——西湖十景之九）

【雷峯寶塔】³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雷峯塔】⁴二卷。清峯柳蕉窗居士撰。有乾隆原刊本，在香山閣樂府內。一名白蛇傳，是寫白蛇和許仙的傳說。這故事在民間遺傳極廣，其來源也很古，究竟是起自何時不得而知。大致是白蛇成精，帶着青蛇變成一位美貌的小姐和一位侍女。白蛇是小姐，自稱爲白娘，青蛇爲侍女，名爲青兒。兩位妖精來到

杭州，找到一位美貌的郎君名許仙的同住。許仙起初不知道她是妖異，所以和她同棲，後來經過幾次的變故，慢慢地發覺白娘不是人，因為白娘作怪，吃了幾場官司，所以從杭州遷到蘇州，又從蘇州遷到鎮江。此地金山寺有法海禪師，欲除去白蛇之害，將許仙留在金山寺中，一時激起白蛇之怒，捲大水和法海鬥，幸法海法力高，勤不爲所害。「水鬥」即俗名「水滿金山」，最有名，改訂本第二十五齣。白娘復和青兒來杭州，許仙亦伴法海來，時白娘已有孕，到西湖斷橋時，感着肚痛，青兒扶在亭中稍憩，偶許仙來，兩人再得一度相會。「斷橋」即俗名「斷橋相會」。改本第二十六齣。許仙這時憶起舊情，伴白娘到自己姊夫的家中，不久白娘生一子，法海遂顯出法力，將白娘收入鐵鉢中，鎮壓在雷峯塔下。對白娘宣言說：雷峯塔倒，西湖之水乾，便是你再出之期。關於白蛇傳，不特在崑曲中演之，即後來在皮黃劇中亦非常流行，每年舊曆五月端午節，總要演這套把戲，作爲應景的東西。因為端午這一天，據傳說是

雷

許仙將雄黃酒灌白娘，致白娘現形的日子。其實這段傳說，當然只是近似神話一類的玩意，在以前西湖雷峯塔還沒有坍塌的時候，還有一班頭筋簡單的人，相信雷峯塔裏真有白蛇被鎮着，現在雷峯塔坍塌，這傳說就不攻自破了。¹⁰⁶¹

【雷峯塔】通俗小說。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引平話有此目，云近世擬作。通言卷二十八之白娘子永鎮雷峯塔篇，文特古樸可觀，疑即此本。

【雷峯塔】四川流行俗曲。洪興曹記木刻本。

【雷峯塔】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雷峯塔奇傳】五卷，十三節。有嘉慶十一年坊刊本，封面題「姑蘇原本」。清無名氏撰。題「玉花堂主人」。首芝山吳炳文序。云友玉山主人作，據此則作者殆崑山人。

【雷滿】³²¹⁰希顏，別字季默。金——一八四至一二三一應州渾源人。卒年四十八（遺山集希顏墓誌云，年四十六。此從中州集歸潛志及金史本傳）庶出最幼，爲諸兄所不齒。父歿，不安於室，乃發憤入太學。

衣弊履穿，坐榻無席。不二十，游公卿間，聲名甚盛。爲人軀幹雄偉，鼻張口哆，顏如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面，或嚼齒大罵大休。生平慕田疇，陳元龍之爲人。一二一三年登詞賦進士甲科，調涇州錄事。坐高庭玉獄，幾死。後改東平錄事。河朔重兵所在，騎兵悍卒，倚外敵爲重，淵出入軍中，不爲屈。未數月，閭里間多畫其像，與定末，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所至有成譽。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雷半千」。後官翰林修撰卒。

【雷溪草堂詩】一卷。清長白那蘭長海撰。有吳興

劉氏刊本，在遼東三家詩內。

【雷澤遇仙記】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雷次宗】仲倫，晉至宋。一三八六至四四八。豫章

南昌人。卒年六十三。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等。隱退不受徵辟。元嘉十五年，

（四三八年）徵至都下，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尋

又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

堂就業。卒於鍾山。次宗著有文集三十卷。（隋書志作十六卷，隋志注作二十九卷。此從兩唐書志。）

【雷打張寄保】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雷公拍死伙】福建流行俗曲。集新堂鉛印本。

【雷鐸】伯覺，清。一七一—一頃蒲城人。一六九六

年舉人。事繼母孝，負米他郡以養。遇水幾溺死。家雖貧，養從兄弟及寡姊妹不少懈。每朔望，聚族人習禮講法，以相勸勉。鐸著有克念堂文鈔二卷。

【可庵書牘】十卷。明張棟撰。以其歷任書牘，分卷

排纂。

【可齋雜記】一卷。明彭時撰。此書述其生平閱歷。

【可齋雜稿】三十四卷。續稿八卷。續稿後十二卷。

宋李曾伯撰。是集奏疏表狀之文爲多，大抵深明時務，究悉物情。詩詞才氣縱橫，多不入格。有宋寶祐甲寅刊本。咸淳庚午刊巾箱本。影宋本。

【可意人兒】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可破夢】一本。清無名氏撰。雜劇。

【可止²¹】俗姓馬氏。唐—九零四頃范陽房山人。工近體律詩。唐乾甯中八九六年左右—進詩。賜紫袈裟。後唐明宗令住持洛京長壽寺。署號文智大師。可止所作詩。有三山集（全唐詩）。

【可傳集²⁵】一卷。明袁華撰。是集為揚維禎刪定之。本名亦維禎所命。其去取頗嚴。故與全集並存。一取其備。一取其精焉。有刊本。

【可久處齋文鈔²⁷】八卷。清桐城馬樹華撰。有道光刊本。

【可久長室詩存⁷】六卷。清錢塘吳宗麟撰。有咸豐上海刊本。

【可作集^{28,25,1}】清道光間王慶勳撰。

【可儀堂文集^{28,25}】四卷。清桐城俞長城撰。有原刊本。

又一本二卷。有乾隆刊本。在藝海珠塵內。

【可樓詩選⁴】一卷。清宜黃徐春撰。有道光刊本。

【可園文存^{6,0}】十六卷。江甯陳作霖撰。有光緒民國

排印合釘本。在可園叢書內。

【可園詩話^{0,4}】八卷。江甯陳作霖撰。有光緒民國排

印合釘本。在可園叢書內。

【可園詩存⁴】二十八卷。江甯陳作霖撰。有光緒民國排印合釘本。在可園叢書內。

【可園詞存^{0,7}】四卷。江甯陳作霖撰。有光緒民國排印合釘本。在可園叢書內。

【可園外囊²】一卷。江甯陳作霖撰。有光緒民國排印合釘本。在可園叢書內。

【可嘆三春^{6,4}】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可嘆女紅顏^{4,0}】見新十盃酒條。

【可嘆奴自家^{4,7}】蘇州流行俗曲。（十盃酒）崇本

堂木刻本。

【可嘆無來由⁸】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可朋^{7,2,0}】唐—八九六頃人。工詩好酒。自號醉髡。可

朋著有玉壘集十卷。（全唐詩）

【可聞老人集^{7,2,7}】四卷。元張昱撰。其詩才氣縱逸。往

往隨筆酬答。或不免於頽唐。然如五王行春圖歌風臺諸作。皆蒼莽雄肆。有沈鬱悲涼之概。有明正統元年刊本。許氏有鈔本。題張光弼詩集。

【可憐女】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可憐閨裏月】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本。

【釀川集】十三卷。清許尚質撰。其文頗有法度，詞

亦修整。惟歌詩稍嫌放縱，或不入律云。

【醉雅堂詩略】六卷。清上元阮鏞撰。有蔣氏慎修

書屋排印本，在金陵叢書內。

【碎金續譜】六卷。清松滋謝元淮編。有道光二十

八年刊本。

【碎金牌】一卷。清浙西周文泉撰。有道光刊本，在

補天石傳奇內。

【醉庵初草】清馬鴻勳撰。

【醉西湖】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醉醒石】十五回。有明刊原本，前附圖，正文半葉

九行，行十九字。國立北平圖書館藏。董氏誦芬室重

刊本。明無名氏撰。題「東魯古狂生編輯」。所載故事

除第六回取材於唐之人虎傳外，其餘都是明代底

事。文章直截簡明，有似宋之平話的處所。[247]

【醉秀才戒酒論杜康】一本。元高文秀撰。雜劇。

【醉塵紅樓】廣東流行俗曲。華興書局鉛印本。

【醉經堂詩集】清同治間胡廷琛撰。

【醉後探情人】見佳人餞行條。

【醉仙丹】四川流行俗曲。性義堂木刻本。

【醉草堂詩集】清光緒間黃仲騏撰。

【醉鬼回家】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鉛印本。

【醉歸】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

鉛印本。

【醉侯詩鈔】清光緒間劉源深撰。

【醉將軍】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醉鄉記】一本。清白雪道人撰。傳奇。

【醉鄉記】一本。明孫仁孺撰。傳奇。

【醉寫滿庭芳】一本。元趙善慶撰。雜劇。

【醉酒】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醉邊餘興】元錢霖撰。霖字子雲，松江人，後為黃

冠，更名抱素，號素庵。又有漁樵譜，楊維禎為之作序，

見鐵崖文集。

【醉還醒釁】³⁸³⁰³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醉游阿房宮】²⁸一本。元吳弘道撰。雜劇。

【醉娘子三撇】¹⁰⁴一本。太和正音譜作三撇嵌，元關漢卿撰。雜劇。

漢卿撰。雜劇。

【醉走黃鶴樓】⁴⁰⁸一本。元朱凱撰。雜劇。凱字士凱，里居未詳。

居未詳。

【醉花樓】⁴⁴²四川流行俗曲。（雙美緣）文茂堂木刻本。

刻本。

【醉花陰釁】⁴⁴⁶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醉菩提】⁴⁴⁶一本。清張大復撰。傳奇。

【醉薊仙館詩鈔】⁴⁴⁷³二卷，外編一卷。清平湖黃金臺撰。有道光曾氏刊本。

撰。有道光曾氏刊本。

【醉芸館詩集】⁴⁴⁷³一卷。清合肥李經世撰。有光緒皖城刊本。

城刊本。

【醉茶誌怪】⁴⁴⁹清天津李慶辰撰。有中箱本。

【醉楊妃】⁴⁴⁶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醉青樓釁】⁵⁰²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醉春風】⁵⁰⁶二本。同治七年丁日昌禁書目有此書。

醉

參看留人眼條。

【醉排軍】⁵¹⁰¹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醉打山門】⁵¹⁰²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

【醉打山門】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醉打山門】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醉打山門】⁵⁶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醉揚州】⁶⁰¹一本。明朱寄林撰。傳奇。

【醉墨詩錄】⁶⁰¹一卷。清錢塘王汝金撰。有同治刊本。

【醉墨畫禪詩草】⁶⁰³清咸豐間書紳撰。

【醉思鄉王祭登樓】⁶⁰³一本。元郭光祖撰。雜劇。有元曲選本。劇中情節與凍蘇秦相類，此劇蔡邕即凍蘇秦中之張儀，皆故辱窮交，逼令進取者也。886

奏中之張儀，皆故辱窮交，逼令進取者也。886

【醉吟草】⁶⁰³清光緒間王維香撰。

【醉院君瀛府】⁷³²一本。院君一作縣君。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雜劇院本。

【醉臥秋林下】⁷³⁷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醉臥怡紅院】⁷⁷²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醉月緣】⁷⁷²一本。清薛旦撰。傳奇。

文——一——七四一

【醉月居詩鈔】清光緒間葉世熊撰。

【醉學士韓陶月宴】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此恐即戴善甫之陶學士醉寫風光好。有古名家雜劇本。

【醉翁亭】北平流行俗曲（公曲）

【醉翁亭記】北平流行俗曲（公曲）

【醉翁滑稽風月笑談】一卷。其書首條為二勝環，刺高宗不迎徽欽。又有韓信娶三秦之詭，以刺秦檜。蓋亦南宋人所為。

【醉竹山房集】清順治間于鈐撰。

【礮打北京城】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磊軒小稿】一卷。清陽湖伍嗣興撰。有刊本，在陽湖伍氏四種內。

【磊園留草】清康熙間王道直撰。

【礮房相會】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電術奇談】一名催眠術。有上海廣智書局排印本。清吳沃堯撰。題「我佛山人行義」。此書以日本菊池幽芳氏元著為底本而敷衍之，已非翻譯性質。

【瓦崗寨】五卷。二十回。有清同治甲戌廣東坊刊

小本。清無名氏撰。無署題。析說唐全傳前半為之。

【瓦崗寨鼓詞】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錦章書局石印本。

【瓦缶雷鳴】清光緒間黃家驥撰。

【瓦缶集】十二卷。清李宗渭撰。其詩大旨以漢魏六朝唐人為法，而不肯為宋元之格。故字句率有古意。昔人論林鴻之詩如唐摹晉帖者，其庶幾乎有康熙刊本。

【雲齋廣錄】八卷。後集一卷。宋李獻民撰。所載皆一時豔異雜事。文既冗沓，語尤猥褻。

【雲韶集】二十六卷。清丹徒陳世焜撰。有傳鈔本。

【雲雨緣】參看探河源條。

【雲停山館詩鈔】清乾隆間石渠撰。

【雲秀英盼五更】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雲膚山房詩集】六卷。清益陽黎光地撰。有同治刊本。

【雲川文集】六卷。附恭愍遺文一卷。明鍾復撰。其詩文不出當時臺閣之體。

詩文不出當時臺閣之體。

【瓦崗寨】五卷。二十回。有清同治甲戌廣東坊刊

本。【雲川閣集】十四卷清。無錫杜詔撰有乾隆原刊

閣體。【雲崗遺稿】二十卷明。龔用卿撰所作亦大抵館

閣體。【雲仙雜記】十卷。舊本題唐馮贄撰。是編雜載古今逸事各註其所出之書。有唐宋叢書本、藝海珠塵本、明葉氏萊竹堂刊本、龍威秘書本、廣四十家小說本、本草玄雜俎本、稽古堂雜說本、說郛本、容齋隨筆載有南劍謝刻本、嘯園本。

【雲仙笑】參看韓魏小史條。

【雲峯集】十卷。元胡炳文撰。炳文之學一以朱子為宗對於歷代詩人極詞醜詆持論殊為偏僻然其雜文平正醇雅詩入擊壤集派聲韻雅致蓋其天姿實最近於詞章也。有明弘治刊本、正德丁卯重刊本、正德戊辰重刊本、清道光中後裔積誠刊本。

【雲山房詩草】清同治間沈西宿撰。

【雲山寨影詞】北平流行俗曲。校經山房石印本。

【雲山堂集】六卷。明魏裳撰。當嘉隆之際李蔡龍

雲

王世貞方負盛名而裳與余曰德張佳允張九一實左右之當時稱為四甫裳才地稍弱尤為墨守不變。

【雲巢編十卷】宋沈遼撰。原本二十卷今存十卷。遼文章豪放奇麗無俗塵氣詩亦生峭與江西宗派為近。有明刊本、浙局刊三沈集本、八千卷樓有鈔三

沈合集本。

【雲外飄香百花臺】四本。北平流行俗曲。廣益書局石印本。

【雲泉詩】一卷。宋薛嵎撰。其詩出入四靈之間不免局於門戶有羣賢小集本。

【雲寥山人詩鈔】清咸豐間蔣蘅撰。

【雲溪文集】五卷。清儲掌文撰。自儲欣以古文詞有名其家父子兄弟多以此相鏤厲掌文為欣之孫得其指授為多。

【雲溪詩草清】賈澤洛撰。

【雲溪集】十二卷。宋郭印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其詩才地稍弱未能自出機杼。然清詞雋語頗有眉山風韻。

【雲溪樂府】²²二卷。清武進趙懷玉撰，有中箱本，在粟香室叢書內。

【雲溪友議】⁴三卷。唐范摅撰。摅自號五雲溪人，故以名書。其書凡六十五條，詩話居十之七八。有明刊小字本，稗海十二卷不及三卷足本，龍威秘書本，康熙刊本。

【雲溪居士集】⁷三十卷。宋華鎮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其學以王安石為宗，其文才氣豐蔚，詞條暢達。

【雲湖堂集】³⁷六卷。清易學實撰。是編乃其詩集。

【雲淡風清】³⁹北平流行俗曲（赶板）

【雲淡風輕】⁵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本刻本。

【雲臺聚二十八將】⁴⁰¹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雲臺編】²三卷。唐鄭谷撰。其集乾寧初扈從登華山於雲臺觀編次，即以為名。谷以鷓鴣詩得名，至有鄭鷓鴣之稱。仕至都官郎中，詩家又稱為鄭都官。有席氏刊本，嘉靖乙未嚴嵩刊本。

【雲在文稿】⁴⁰²一卷。清江陰楊紹文撰。有嘉慶刊本，道光三年受經堂彙稿本，在受經堂彙稿內。

【雲在詩鈔】⁰⁴九卷。清查祥撰。祥詩集未經刊行，此流傳寫本也。

【雲在山房詩餘】²一卷。清侯官林則徐撰。有光緒十二年林氏刊本，附雲在山房詩鈔後。

【雲在山房詩鈔】⁸⁹八卷。附詩餘一卷。清侯官林則徐撰。有光緒十二年林氏刊本。

【雲樵文集】⁴⁰⁹八卷。明程士鯤撰。所紀物產珍異之類，體或同於稗官，其編次體例亦頗無緒。

【雲樵詩箋】⁰⁴四卷。清涇縣吳芳培撰。有嘉慶刊本。

【雲夢詩存】⁴²⁰三卷。清雲夢程懷璟撰。有道光二十六年不波書舫刊本。

【雲麓詩存】⁴²¹八卷。清海甯史正義撰。有嘉慶重刊本。

【雲莊詩存】⁴²¹⁴五卷。清儀徵阮元撰。有同治刊本。

【雲莊西湖漁唱】¹七卷。清海甯許承祖撰。有嘉惠堂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雲在詩稿】⁴⁰²一卷。清江陰楊紹文撰。有嘉慶刊本，道光三年受經堂彙稿本，在受經堂彙稿內。

【雲在詩鈔】⁰⁴九卷。清查祥撰。祥詩集未經刊行，此流傳寫本也。

【雲在山房詩餘】²一卷。清侯官林則徐撰。有光緒十二年林氏刊本，附雲在山房詩鈔後。

【雲在山房詩鈔】⁸⁹八卷。附詩餘一卷。清侯官林則徐撰。有光緒十二年林氏刊本。

【雲樵文集】⁴⁰⁹八卷。明程士鯤撰。所紀物產珍異之類，體或同於稗官，其編次體例亦頗無緒。

【雲樵詩箋】⁰⁴四卷。清涇縣吳芳培撰。有嘉慶刊本。

【雲夢詩存】⁴²⁰三卷。清雲夢程懷璟撰。有道光二十六年不波書舫刊本。

【雲麓詩存】⁴²¹八卷。清海甯史正義撰。有嘉慶重刊本。

【雲莊集】十二卷。宋劉燾撰。按燾受業於朱子，故集中有乞開偽學之禁疏。宋史載其奏便民五事，論貢舉五弊，疏集中不載，則所闕佚不少矣。有明刊本四庫依澹生堂鈔本，天順中十世孫桓刊本，明刊附外編十卷本。

【雲莊集】五卷。宋曾協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雜文頗雅飭，其詩格則源出蘇軾陳與義。

【雲莊樂府】一卷。元張養浩撰。養浩字希孟，號雲莊，濟南人，官至陝西省行臺中丞，諡文忠。元史有傳。太和正音譜，張雲莊之詞，如玉樹臨風。

【雲華閣詩略】六卷。清新會易渭撰。有道光伍氏刊本，在粵十三家集內。

【雲村文集】十四卷。明許相卿撰。章疏多剴切，文亦雅潔。其詩大抵近體居多，五言有大歷之調，七言出入陳師道陳與義間。有刊本，康熙初許氏刊本十卷。

【雲杜故事】一卷。清京山易本煊撰。有光緒三餘堂刊本，在湖北叢書內。

【雲林集】六卷。附錄一卷。元貢奎撰。原本七集。共一百二十卷，今僅存此集。奎詩格在虞楊范揭之間，為元人巨擘。有明弘治庚戌刊本，清乾隆間刊本，元人十集本，丁氏有鈔本，明刊本。

【雲林集】二卷。明危素撰。素於元末負盛名，入明後不為世所重，其文亦遂不復收拾，故說學齋集僅存在元之文。而此集亦僅存在元之詩，不足以盡素之著作。然氣格雄偉，風骨道上，實足以陵轍一時也。有四庫依知不足齋鈔本，元至元三年刊本。

【雲林寺續志】清沈鏗彪編。

【雲林寺志】清厲鶚編。

【雲翹舞】樂府舞曲。雅舞舞名。

【雲起軒詞鈔】一卷。清萍鄉文廷式撰。有光緒刊本，在懷幽雜俎內。

【雲根清壑山房詩】清康熙間朱紉撰。

【雲散雨收】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雲松巢集】三卷。元朱希晦撰。其詩，五言氣格頗清，而邊幅少狹，意象未深。七言頗為振拔，古體又勝。

於近體。湖其宗派，蓋辨香於劍南。有明正統中刊本，孫仲容有鶴鈔校本一卷，較閩本多詩二首。

【雲中詞】一卷。清天門劉淳撰。有道光刊本，在楚

四家詞內。

【雲中集】三卷。清天門劉淳撰。有道光刊本。

【雲中集】清馮雲驥撰。

【雲表】⁵⁰⁷唐末在豫章講法華慈恩大疏，法席稱盛。

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雲東拾草】⁵⁰⁹十四卷，附錄一卷。明韓世能撰。詩文

不出王李門徑。

【雲映窰窗】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雲臥山房詩餘】一卷。清錢塘周嘉猷撰。有咸豐

留耕堂刊本，在雲臥山房集內。

【雲臥山房集】²二卷，附詩餘一卷。清錢塘周嘉猷

撰。有咸豐留耕堂刊本。

【雲臥山莊詩集】⁴八卷，附家訓二卷。清湘陰郭崑

燾撰。有光緒崑瞻堂刊本。

【雲陽集】⁷⁶十卷。陽字標注作南。元李祁撰。是集爲

祁五世從東孫陽所編，猶爲完帙。祁詩冲融和平，自合節度，文章亦雅潔有法。有明刊本，成化中族孫東陽校刊，清康熙中刊本四卷。

【雲間雜記】⁷⁷²²三卷。舊本題明人撰。所記皆明萬歷

以前松江軼事。

【雲腴仙館遺稿】⁷⁷²³三卷。清歸安姚樟撰。有原刊本。

【雲留草】⁷⁷⁶⁰²清蔡韶清撰。

【雲間課藝】⁷⁷⁶⁰⁷不分卷。清錢塘吳錫麟撰。有原刊本。

【雲間小課】⁷⁷⁷⁹二卷。清連平練庭璜撰。有道光刊本。

【雲門集】⁷⁷⁷⁹清徐化溥撰。

【雲間詩】⁸⁰²四卷。清侯官郭柏蒼撰。有原刊本。

【雲龕遺稿】⁸⁰²一卷。清梁春暉撰。此本乃雍正癸卯

其孫澄漪所錄。

【雲合奇蹤】⁸⁰⁶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雲合奇蹤】（亦題英烈傳）題「徐渭文長甫編」

當係依託。此本以舊本皇明開運英武傳爲底本，而

加以剪裁，間有裝點處。此書亦有二本。一每則標題

爲四言聯對，似最初形式。今日爲甲本。一每回標題

爲七言隻句。今日爲乙本。但內容文字全同，分記如次。一甲本（標題聯對四言，多載徐如翰序）有明刊二十卷本，八十則，書名京本雲合奇蹤，板心題「雲合奇蹤」。前附圖二十葉，四十面，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題「徐渭文長甫編」。玉茗堂批點，首萬歷丙辰（四十四年）徐如翰伯鷺序，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日本船載書目享保間目著錄，載道堂本十二卷八十回，書名繡像英烈傳，題「稽山徐渭文長甫編」。崇禎癸未（十六年）樂此道人序，書未見。坊刊五卷八十回本，載徐如翰序亦題「稽山徐渭文長甫編」。玉茗堂評點，一文多刪節，劣。二乙本（每回標題七言隻句，而目錄皆七言聯對，皆載東山主人序）有清懷德堂刊本，有像無圖，十行，行二十二字，題「稽山徐渭文長甫編」。首東山主人序，章二曰「東山」曰「墨憨」，似託之馮夢龍。英德堂本亦有像無圖，行款署題均與上本同，亦載東山主人序。道光丁酉務本堂坊刊本，劣。以上三本，並十卷八十回，有東山主人序（序文因刻本而稍異）徐序刪去。

函

【雲鍾雁三閩太平莊全傳】五十四回。有清道光己酉（二十九年）瑯環書屋刊小本。清無名氏撰。首道光二十九年珠湖漁隱序。

【雲錦齋詩鈔】八卷。清嘉興沈廉撰。有乾隆原刊本。

【雲錦集】十卷。清萍鄉彭銓撰。有道光古香閣刊本。

【雲斂晴空】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雲竹集】一卷。清秀水楊煒撰。有石印本，在濮川詩鈔內。

【雲怡館試帖詩】四卷。古今體詩存一卷。清長沙張伯笏撰。有光緒刊本。

【雲怡館古今體詩存】一卷。清長沙張伯笏撰。有光緒刊本。

【雲悅山房偶存稿】清道光間楊維屏撰。

【函山集】十卷。明劉天民撰。摹仿太多，不能卓然自成一家。

【函樓詩鈔】十卷，附詞鈔二卷。漢壽易佩紳撰。有光緒刊本。

【函樓詞鈔】二卷。漢壽易佩紳撰。有光緒刊本。

【函樓詩鈔內】二十四卷。清黃巖王詠霓撰。有光緒刊本。

【函谷關賦】李尤竹尤，作帝時拜蘭臺令，關故秦中，因秦故關而守之，武帝始徙函谷關於新安，伯仁賦此，頌揚頗為得體，開首綜括形勢，冠冕堂皇，以下分敘東南北三方，羅列諸關名目，尚沿縱橫餘習，中敘周秦之廢興，與夫韓范之出入，然後歸到大漢因勢立基，中興再受，二祖同動，章法整齊，詞旨亦復雅麗，末言人物，庶關制森嚴，簡易易從，與乾合符，敘得凜然有餘響，與函谷關銘雙峙千古。

1806
【貢師泰】泰甫元——二九八至一三六二宣城

人卒年六十五。性個僕貌豐偉，以文學知名。以國子生中江浙鄉試，除泰和州判官，薦充應奉翰林文字，

預修后妃功臣列傳。累官禮部尚書，平江路總管，參知政事，戶部尚書，召為祕書卿，卒於道。師泰少承父奎家學，又從吳澄受業，復與虞集、揭傒斯游，故文章得體，詩格尤為高雅。著有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貢師泰詩】師泰本以政事傳，而少承其父奎家學，又從吳澄受業，復與虞集、揭傒斯遊，故文章亦具有源本。其在元末，足以凌厲一時，詩格尤為高雅，虞楊范揭之後，可謂挺然晚秀矣。

【貢奎】仲章元——二六九至一三二九宣城人。卒年六十一。天性穎敏，十歲能屬文。為齊山書院山長，會議行郊祀禮，大臣以奎薦，授太常奉禮郎，兼檢討。累遷集賢直學士，卒。追封廣陵郡侯，諡文靖。奎所著有雲林小稿、聽雪齋記、青山漫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錄、南州紀行凡百二十卷，今惟存雲林集六卷，附錄一卷。

【貢奎詩】仲章詩格，在虞楊范揭之間，為元人巨擘。王漁洋居易錄論其境地未能深造，殆專以神韻求之歟。

【賁性之】友初，（歸田詩話作有初）元一三六零頃宣城人，貢師泰之族子。以胄子除簿尉，有剛直名。後補闕省理官。明洪武初，徵錄師泰後，大臣以性之薦。性之避居山陰，更名悅，躬耕自給，以終其身。門人私諡真晦先生。性之著有南湖集七卷。

【賁性之詩】其題畫馬詩云：記得曾陪仙仗立，五雲深處隔花香。題菊詩云：憶騎官馬過灤陽，馬乳纍纍壓架香。蓋惓惓不忘故國。又題陶靖節像曰：解印歸來尚黑頭，風塵吹滿故園秋。一生心事無人識，剛道逢迎愧督郵。其不事二姓之意，尤灼然可見。

1080₆
【賁充】公閔，漢至晉一、二、七至二、八、二平陽襄陵人。賁達之子。卒年一十六。初襲父爵爲侯。司馬昭執政，歷廷尉。武帝受禪，以佐命大功，遷侍中，專詔媚取容。累遷司空。尚書令伐吳之役，詔充統率六軍。充慮大功不捷，上表以爲「雖斬張華頭，不足以謝天下」。及吳平，慚懼請罪，罷節鉞。卒。諡武他的女兒，就是惠帝的皇后。她的浪漫的行動，使她父親在身后增加聲譽不少。充著有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注

兩唐書志作二卷）

【賁充宅韓壽偷香】一本。元李予中撰。雜劇。

【賁誼】漢一前二零一至一六九河南陽洛人。卒年三十三。（歷代名人年譜。汪中賁長沙年表及四史疑年錄均作生于高祖七年，卒于文帝十二年。此據三續疑年錄）他十八歲時，已能誦詩書屬文。聞名郡中。河南守吳公閔其才，召置門下。文帝卽位，（前一七九年）徵吳爲廷尉。吳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那時他不過二十餘歲，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他就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如出于是。諸博士盡服其能。一年中，超遷至大中大夫。後來文帝要想任他公卿之位，爲絳灌輩所中傷，遂出爲長沙王太傅。誼既失志，道經湘水，不勝感慨，爲賦以弔屈原。居長沙三年，一日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座旁。誼因長沙卑溼，以爲壽不得長，又感于鵬爲不祥之鳥，乃爲賦自傷。後年餘，文帝徵召入都，因感問鬼神之事，深爲歎服，然終莫能用。復拜爲梁懷王太傅。懷王爲文帝最鍾愛的少子，好讀書，

後以墮馬死。自誼傷爲傳無狀，哭泣年餘，亦卒。他曾從秦博士張蒼受左氏傳，故其學出于博士派。他的思想，完全是正統的儒家思想。漢朝從高祖至文帝，一切制度，都沿秦制，他主張須加改革。於是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更律令，諸事均是他草具其事。這些事均載於他的新書上面。新書共十卷，五十八篇，可算他的政論集。又作賦七篇（漢書藝文志）今僅存惜誓（見楚辭）弔屈原賦，鵬鳥賦（見史記及漢書）旱雲賦（見古文苑）四篇，及不全的虞賦一篇（見全上古三國六朝文）。體製都彷彿是楚辭。那種雅麗的文辭，實在不愧爲屈宋的後繼者。這實在都是他的性格和他的環境造成的。

【賈誼文】自孫卿屈原之屬，馳辭植義，有排惻古詩之意。宋玉唐勒，淫文於發，言過於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矣。逮賈誼出，頗節之以禮，而綴文之士，亦始率典言焉。賈之鵬鳥賦，旨貫天人，入神致用，其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又言「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

與。」其奇古似鸚冠。又言「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此死權兮，品庶無生。」其高超似莊列。至於「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即周易天地合德之旨。「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即周易樂天知命之微。其言中，其事隱約，儒家之正誼，析道家之精洵，英爲一代巨作。讀旱雲之賦，緣情發義，尤爲騷賦之嗣興。中言「終風解而霽散兮，陵遲而堵墮，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而並逝，靡蕩蕩其若滌兮，日昭昭而無穢，隆盛暑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涓，湯風至而含熱兮，羣生悶滿而愁憤。」描寫旱雲之狀，如讀蘊隆之篇，末言「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孽孽望之，其可悼也，僚兮慄兮，以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怨，奈何人兮。」感時撫事，其旨微而顯，其音哀而長，頗合小雅怨誹不亂之旨。至新書十卷，其最著

者爲過秦論，班馬皆取其文爲論贊，陽湖之駢體文，鈔且錄其篇，即可見駢體肇基，已兆其盛，後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弔古傷今，情事歷繪，史公合傳，蓋

傷詞客也。

【賈誼年表】

前二零零	高帝七	一	帝伐匈奴，困於平城。	賈誼生。	
前一八三	呂后五	一八	南越王趙佗稱帝。	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河南守吳公聞其才，召置門下。
前一七九	文帝元	二二	徵河南守吳公爲廷尉。	召爲博士，尋超遷至大中大夫。	
前一七八	文帝二	二三		帝欲以爲公卿，不果，使爲長沙王太傅。	過湘水，作賦弔屈原。
前一七四	文帝六	二七			作鵬賦，及惜誓。
西曆	漢帝	賈誼	歷史	傳記	文學的
記	年記				事

前一七三	文帝七	二八	拜為梁懷王太傅。	作陳政事疏。
前一六九	文帝一一	三二	梁懷王墮馬死。	
前一六八	文帝一二	三三	賈誼卒。	

【賈至】¹⁰¹幼隣，唐——七一八至七七二洛陽人。賈曾之子。卒年五十五。擢明經第，為單父尉。安祿山亂，從玄宗幸蜀，知制誥，歷中書舍人。時肅宗即位於靈武，玄宗令至作傳位冊文。至德中，將軍王去榮坐事當誅，肅宗惜去榮材，詔貸死。至切諫，謂懷法當誅，廣德初，為禮部侍郎，封信都縣伯。後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卒。諡文。至著有文集三十卷。（唐才子傳）

【賈平章外傳】¹⁰⁴此書未見。演賈秋壑事。見小說小話，云即紅梅閣所本。襄樊城守數回涉神怪，無謂。

【賈雲華】¹⁰⁷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賈耽】¹⁴敦詩，唐——七三零至八零五滄州南皮人。

卒年七十六。天寶中，舉明經。為汾州刺史，政有異績。建中時，累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偽號，陰著姦謀。耽推誠待之，納亦心服。貞元中，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魏國公。順宗立，進左僕射。耽器度恢然，不喜臧否人物，為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是其所長。卒，諡元靖。耽好讀書，尤悉地理，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為書十卷。又撰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回縣道四夷述四十卷。

【賈愛卿金錢剪燭】²⁰一本。太和正音譜作金釵剪燭。元趙天錫撰雜劇。天錫汴梁人，鎮江府判。輟耕錄

戴宛邱趙天錫爲吾邱衍買妾事。殆即其人，非元史立傳之趙天錫也。太和正音譜曰：趙天錫之詞，如秋水芙蓉。

【賈比部遺集】二卷。清會稽賈樹誠撰。有安越堂刊本。

【賈山】²²⁷漢——前一七九頃。潁川人。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事文帝，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其後，帝下鑄錢令，山又上書諫阻，遂禁鑄錢。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亟令返國，言多激切，然終不加罰。山有論文八篇（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今不存。惟所作至言尚存。漢書本傳中。

【賈稻孫集】清賈田祖撰。

【賈仲名】²⁵（一作仲明）自號雲水散人，明——元一三三頃。山東人。善吟詠，尤工曲。成祖爲燕王時，他和湯舜民、楊景賢皆受寵遇。後徙居蘭陵。太和正音譜評他的曲「如錦幄瓊筵」。散曲有雲水遺音等集。雜劇凡十四種，今存鐵拐李度金童玉女、荆楚臣重對玉梳記、蕭淑蘭情寄菩薩蠻及呂洞賓桃柳昇仙。

賈

夢四種。又著有續錄鬼簿，曲家事迹及作品名目之賴以傳今者頗多。

【賈島】²⁷閬仙（一作浪仙）唐——七七七至八四一。范陽人（今河北北平附近）。初爲僧，名無本。直到與韓愈認識了，才爲時人所稱道。韓賈友誼的開始。宋人有三種不同的記載。例如新唐書賈島傳說：賈島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韓愈到東都，有兩次。一次在七九二年舉進士以後，一次在八零六年。權知國子博士時。這兩次中，似以後一次爲較近情理。故新唐書的記載若是可靠，則賈島當在三十歲左右認識韓愈。但全唐詩話却又有一段故事：「韓愈惜其才，俾反俗應舉，貽其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閒。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由是振名。」孟郊死於八一四年。賈島認識韓愈既在孟郊死後，其年紀當四十歲左右了。而野客叢談引唐遺史的話，則又異於前二說：「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

門。思易『敲』爲『推』，引手作『推』，『敲』之勢。韓退之爲京兆尹，車騎方去，鳥不覺，將至第三節，左右推至尹前，鳥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爲布衣交。此說若確，則他們的相識當在鳥年四十七歲時，因爲愈爲京兆尹在八二三年（新唐書亦載此事，但未說京兆尹即韓愈）這些異說，我們不敢斷定。我們所確實知道的，是他曾舉進士而落第。這不但新唐書及全唐詩話如此說，他自己也有下第及落第東歸逢僧伯陽兩首詩。關於他的落第，全唐詩話說：「晉公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台榭，鳥方下第，或以爲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皆惡其不遜。」我們知道裴度築綠野堂是在八三五年，那末他落第時年已五十九歲了。不過兩唐書均說堂在集賢里，稍異。在文宗時（八二七—八四零年）做過長江主簿（如果全唐詩話的記載是真的，則做主簿當在他年六十歲以後）後來（八四零年）做普州司參倉軍，在會昌

初（八四一年）遷司戶，未受命，卒，年六十五歲。○
【賈島詩】鳥作詩，獨變格入僻，以矯豔于元白。其少時嘗騎驢橫截大街，那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鳥吟得一句道：「落葉滿衣安！」求一聯而不可得。遂不知身之所從，竟能衝犯了京兆尹劉栖，被拘一夜。但後來他也終於把把對起了。是「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謝榛官稱其詩氣象雄渾。及來東都時，居法乾寺，常常作詩自適。一天，宣宗微行至寺，聽得樓上有人吟詩，便到曾鳥的桌上取閱他的詩集。而賈鳥因不知是當今皇上，乃向他道：「你也能詩麼？」宣宗就不動聲色的走去了。故程鑄說他：「騎驢衝大尹，奪券忤宣宗。」賈鳥後來還俗，知是宣宗跑去謝罪，宣宗立賜御札，便爲長江主簿。故有人又叫他做賈長江。這是後話。○他爲僧來洛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寺，鳥爲詩自傷道：「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還。」韓愈惜其才，因乃教爲文章（所以他也撞入了古文派詩人一流）使去浮圖，反俗應舉。然鳥累舉不中。時晉公度初立第于街西興化里，鑿池

種竹，大起台榭。及鳥屢舉不中，或以爲執政惡之，故不在選。因題怨憤詩道：「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文宗時，鳥坐飛，謗罪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蒼參事遷司戶。方干自鏡湖寄他詩曰：「亂山重復疊，何處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閒曹猶得醉，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鳥未受命，因啖牛肉，故得疾，終於傳舍，至死無子。□鳥「詩思入僻，當其苦吟，雖逢公卿貴人，不之覺也。」他嘗自己說：「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筆硯爲轆轤，吟詠作塵綆。朝來重汲引，依舊得清冷。書贈同懷人，詞中多苦辛。」（戲贈友人）他這種態度，簡直與孟郊相彷彿了。孟郊也說：「詩人苦爲詩，不如脫空飛：一步一歩乞，半片半片衣。倚詩爲活計，從古無多肥。詩饑老不怨，勞師淚霏霏。」（送淡公）唐遺史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思爲敲爲推，引手作推敲之勢。詩退之爲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推至

賈

尹前，鳥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過，爲布衣交。」（野客叢談）並爲他決定用了「敲」字，因成名句。全詩如下：「閑居少隣，野草徑入荒邨。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題李款幽居）賈島渡桑乾詩曰：「客舍井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井州是故鄉。」賈島嘗得一聯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並又自注詩以解釋道：「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還臥故山秋。」不知二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臨漢隱居詩話語）□黃微說：「賈島詩如『鳥從井口出，人自岳陽來。』賈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皆經年方得偶句，以見其辭澀思苦。」（碧溪詩話）楊升菴說：「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平生之冠。故賈島的詩價，自來原就不弱。」□唐人之推重賈島者，無過韓愈。他贊嘆他的胆量：「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胆。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送無本師還范陽）他比之等於孟郊：「孟郊死，葬北邙山，從此

風雲得暫閑。天恐文章渾斷絕，更生賈島著人間。一
（贈賈島）蘇絳墓誌謂島「所著文篇，不以新句綺
靡為意，淡然躡陶謝之蹤。」一直是阿諛亂道耳。〇〇〇

【賈島破風詩】也是園目十著錄古今無名氏雜
劇有招涼亭賈島破風詩。參看過惡傳條。

【賈似道】師憲，宋天台人。官至右丞相，以太師平
章軍國事，封魏國公。權傾中外。其為人雖無足觀，詩
則清麗可誦。

【賈家樓鼓詞】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錦章書局石
印本。

【賈淵】³²希鏡，宋至齊——四零至五零——平陽襄
陵人。卒年六十二。宋明帝時，歷丹徒令。高帝嘉淵世
學累官大司馬司徒府參軍。先是，講學未有名家，淵
祖弼之廢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太元中，朝廷給
弼之今史書吏，寫藏祕閣。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
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
建武中，遷長水校尉。兪人王泰寶買襲琅琊譜，淵當
死。淵子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淵得免。官終北中

郎參軍。淵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

【賈逵】³⁴景伯，漢——三零至一零一——扶風平陵人，賈
誼之九世孫。卒年七十二。性愷悌，多智思，儼儼有大
節，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永平中，獻左氏傳
解詁三十篇，國語解詁二十一篇。明帝重其書，寫藏
祕閣，後拜為郎，與班固等並校祕書。和帝即位，以逵
為中郎將，甚見信用。後以老病乞歸。逵所著經傳義
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
篇，但傳於今者很少。

【賈黃中】⁴媯民，後晉至宋——九四一至九九六——滄
州南皮人。卒年五十六。幼聰悟，六歲舉童子科，七歲
能屬文，觸類賦詠。年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
理。歷判太常禮院。太宗即位，遷禮部員外郎。累官參
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所薦引。然畏慎過甚，中書
政事，頗留不決，故時論不之稱許。黃中著有文集三十
卷（宋史本傳）
【賈昌朝】⁶⁰⁶⁰子明，宋——九九八至一零六五——真定獲
鹿人。卒年六十八。一零一七年因獻頌賜進士出身。

授晉陵主簿。後置為崇正殿說書。慶曆中，(一零四
四年左右)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英宗時，判尚書
都省，封魏國公。昌朝為侍從時，多得名譽，及執政，為
正人，輕視，常有人攻其結宦官與宮人。卒，諡文元。昌
朝著有羣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及文集一百二十
二卷。(宋史本傳)

【賈固】⁶⁰⁶⁰⁴伯堅，明——一三六八頃山東沂州人。工散
曲。官至中書左參政事。

【賈氏談錄】⁷²一卷。宋張洎撰。是書乃洎為李煜使
宋時錄所聞於賈黃中者，故曰賈氏談錄。所述皆唐
代軼聞。有守山閣本，說郭類說皆不全本。顧氏四十
家小說本，伍氏刊小說本，胡心耘擺印本。

【賈馳】⁷⁴唐——八三六頃人。自負才質，久困名場。八
三五年始獲第一。仕亦不顯，惟詩文俱得美譽。後來
文士集中，多稱賈先輩，頗見推重。馳有集。(唐才子
傳)

【賈曾】⁸唐——至七二七河南洛陽人。少知名。景
雲中(七一一年)為吏部員外郎。玄宗為太子，遴選

不

宮僚，以曾為舍人。太子數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
曾諫阻之。俄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徙諫議大
夫，知制誥。開元初，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
稱「蘇賈」。後坐事貶洋州刺史。歷虔、鄭等州刺史。
終禮部侍郎。

【不忘初齋詩草】¹⁰⁹⁰⁰清道光間王紹燕撰。

【不二齋文選】¹⁰七卷。明張元忬撰。從王畿游，傳良
知之學。然勵志潛修，躬行實踐，無蹈入禪寂之病，與
畿之恣肆迥殊。詩文亦無語錄粗鄙之習，但於是事
非當行耳。

【不了緣】¹⁷²一本。清碧蕉軒主人撰。雜劇。

【不礙雲山樓稿】¹⁷⁶清周綸撰。是編詩文以體分。詞
以小令中調長調分。

【不改樂之堂初稿】¹⁸清嘉慶間范崇階撰。

【不受教調叫我難瞧】²⁰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
木刻本。

【不然集】²³不分卷。清傅聖過撰。有稿本。

【不忽木】²⁷(亦作不忽麻)一名時用，字用臣，元——

一二五五至一三零零世為康熙部(即漢高車國)人卒年四十六。父不燕貞從元世祖征伐有功。不忽木安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命給事東宮師事王恂。許衡後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欲用為丞相固辭。拜平章政事。大德二年特命行中丞事兼領侍儀司事卒。諡文貞。太和正音譜評他的曲「如閒雲出岫」在現存的散曲中果可以看出他的恬退的懷抱。

【不為官不受祿】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不波書舫詩稿】一卷。清雲夢陳懷琛撰。有道光二十七年刊本。在馮程合編內。

【不求聞達齋詩鈔】清光緒間李紹宗撰。

【不相好妙】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不櫛吟】清女子潘素心撰。

【不櫛吟續刻】一卷。清會稽潘素心撰。有道光刊本。

【不抽關】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不掀簾】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元陳高撰。高文格頗雅潔。詩五言古體。源出陶潛。近體律詩。格從杜甫。可為元季之錚錚者。有路小洲有鈔本十六卷。即昭文張氏所藏。振綺堂有鈔本十六卷。

【不易居詩鈔】四卷。清桐城楊瑛昶撰。有乾隆原刊本。

【不學正路】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示樸齋駢體文】六卷。清歸安錢振倫撰。有袁浦崇實書院刊本。

【票友托夢】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票把上臺】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票庵遺稿】二卷。明鄭環撰。環集本十卷。不戒於火。茲集乃搜輯另編者。

【粟齋文集】十一卷。明金瑤撰。瑤文頗有軼宕之致。其間發經義之作。大抵空言多而實際少。

【粟應宏】道甫。明——一五四四頃長子人。嘉靖中舉人。屢試不第。耕讀太行山中。祥符高叔嗣謝病歸。

致。其間發經義之作。大抵空言多而實際少。

【粟應宏】道甫。明——一五四四頃長子人。嘉靖中舉人。屢試不第。耕讀太行山中。祥符高叔嗣謝病歸。

致。其間發經義之作。大抵空言多而實際少。

【粟應宏】道甫。明——一五四四頃長子人。嘉靖中舉人。屢試不第。耕讀太行山中。祥符高叔嗣謝病歸。

致。其間發經義之作。大抵空言多而實際少。

【粟應宏】道甫。明——一五四四頃長子人。嘉靖中舉人。屢試不第。耕讀太行山中。祥符高叔嗣謝病歸。

致。其間發經義之作。大抵空言多而實際少。

【粟應宏】道甫。明——一五四四頃長子人。嘉靖中舉人。屢試不第。耕讀太行山中。祥符高叔嗣謝病歸。

應宏往與訂交，叔嗣作紫園山人歌贈之。應宏詩以五言近體為佳，有山居集八卷。

【粟元啓】¹（吳梅、王易、盧冀野均疑為即景元啓）元一、一三、一七項人工作曲，張祿南北小令中所收特多。

【栗山詩存】²清宛江方學成撰。有乾隆松華堂刊本。

【栗園詩鈔】⁶清光緒間羅大佑撰。

【霜紅龕集】¹⁰⁹⁶清傅山撰。

【霜傑齋詩】²⁵二卷，補遺一卷。清金匱秦寶璣撰。有光緒刊本。

光緒刊本。

【霜幹凝烟】⁴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韭香齋賸草】¹¹¹¹清光緒間胡鼎丹撰。

【北亭全集】¹¹¹¹八卷。清嘉善章愷撰。有嘉慶刊本。

【北齊文】¹⁰²³齊受魏禪，邢魏之徒與在朝列，並前世

文章之伯也。齊書述祖鴻勳、李膺、樊遜、劉遜、荀士遜、顏之推為文苑傳，且敘稱齊朝文士甚眾，其人或顯於周隋，或遺文不甚可見，不足悉論之。推雖至隋始

霜 韭 北

卒，而其文章多著自齊代。祖鴻書辭婉麗，之推文史與博，皆齊國詞翰之寶馬。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弱冠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或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無事從而謝之。或問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去官歸鄉里。顏之推字介，琅琊臨沂人也。九世祖舍，從晉元東渡，官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自梁入齊，清河清末，被舉為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辨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為祖珽所重。今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齊亡入周，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今傳家訓二十篇，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載在齊書本傳。齊世亦隆譏刺之風，如宋孝王關東風俗傳，頗諷刺，士是也。惜其書不傳。陽休之有女學，其弟俊之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

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後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若何所知，輕敢議論？後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所作六言，當是後世彈詞盲曲之類歟。〔10〕

【北齊文紀】三卷。明梅鼎祚編。是編以邢魏居首，其餘零篇短札，取借卷帙。蓋流傳本少，非其搜採未周也。有明刊本。

【北齊詩】北齊的詩壇是繼承北魏新派而開展的，雖然這般詩沒有什麼更新的供獻，但他們能夠認識牠，能夠承受牠去創作，去提倡，也算就是「詩道」之大幸了。□北史文苑傳說：「有齊自霸業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絃以掩之。鄴都之下，烟霧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偁，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輔玄，北平楊子烈，並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常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

畫屏風，勅通直郎肅放，及晉陵王孝武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大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彤，中書監陽休之監撰。……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詩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這種情形，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不能免的，只要是政府提倡一件事，或者組織一個團體，人民總是趨之若鶩，相互援引，安得沒有濫竽底事實！因爲政府中的袞袞諸公總是麻木的，麻木的政府，自然不能夠甄別好人材。因此，真正文學作品的成功是他們自身的努力，絕不能夠歸功於政府的。□北齊文學最有重名的，便是邢邵和魏收，他們二人與北齊的溫子昇先後同時齊譽，世有「三才」之目。〔1〕邢子才河間鄭人。幼年即好書

日誦萬餘言，十歲時能屬文。長而博覽羣籍，文章典麗，既瞻且速，其所作頗規仿沈休文，與邢子明、魏季景、魏收等人的作物并皆見重當時。時人號曰「大邢小魏」。七夕云：「盈盈河水側，朝朝長嘆息；不悵漸衰芒，波流詎可測。秋期忽云至，停梭理容色；束衿未解帶，迴鑿已沾軼。不見眼中人，誰堪機上織？願逐青鳥去，慙因希羽翼。」詩彙以爲此詩是宗懷所作，那是錯誤的，近人丁福保亦已辨其乖謬了。故我今仍把此詩歸諸邢邵。「詩」本來是極熱烈的感情的流露，並不是無病而呻吟的產物。作者不過把他的感情借題發揮出來罷了。所以「七夕」只是「七夕」牠的意旨所在，還是作者性情的表現呢？這種例子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以見得，如思公子云：「綺羅日減，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玉台新詠以此詩爲樂府，其實也只是一首可歌唱的詩，並不曾譜入官府中的管絃。□(2)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陽曲人。生于魏正始三年（紀元五零六）卒于齊武平三年（紀元五七二），共活六十七歲。收比溫

北

子昇，邢邵稍爲後進，收每訾陋邢文，邵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文宣常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因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後收實內陋，邢終不心許也。顏之推常以邢魏二人之文學問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此是他們二人文學的高下的斷案。史稱魏收爲一代盛才，馳騁文彩，常與王昕、駱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按李諧與盧元明當南北朝和時首通使命，才器並爲鄰國所重，故梁主云然。）然收才雖碩大，性存貪鄙，所以他的魏書有「穢史」之目。但是他的文學却正從他的輕佻狂蕩，不顧細行中得來，與魏書之「穢」適足相反。北史說他使梁時在館中買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奸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其在京洛，輕薄尤甚，人稱其才而鄙其行，故號之爲「驚蚊蝶」一

個人的文學是和他的生活全有關係的，因為文學常是生命力的表現。我們在上面既然了解魏收的性情，現在且來看看他的詩罷。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筍下成行。（挾琴歌）綺窗斜影入，上客酒須添；翠羽方開美，鉛華汗不沾。關門今可下，落珥不相嫌。（永世樂）右兩首都是規模樂府的作品，並不是曾經樂工譜奏過的篇什，所以我說他還是自能歌唱的詩。北史云：「魏帝曾秋季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文裏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才子昇時有所作，至于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此雖是收之善測人意，也是他的文學富瞻應用自如所至。□（？）其它詩人邢魏之外，如祖珽（字孝徵），蕭放（字希逸），劉逖（字子長），裴讓之（字士禮）及弟訥之（字士言），蕭愨（字仁祖），陽休之（字子烈），顏之推（字介）：等在詩壇上皆曾

致力，今特略舉數家於此以示例。裴讓之，字士禮，河東聞喜人。詩極清麗，頗有文情，其有所思一詩云：夢中雖覓見，及覺始知非；展轉不能寐，徒倚獨披衣。悽悽曉風急，曖曖月光微；空空常達旦，所思終不違。他的意志是非常清遠的了。同時有蕭放，字希逸，頗好丹青，復善吟詠。但其行止不為時俗所羈，其冬夜詠妓詩云：佳麗盡時年，合暝不成眠；銀龍銜燭燼，金鳳起爐烟。吹笙先弄曲，調箏更撮弦；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絕代終難及，誰復數神仙！在時人羣以道貌為高的環境裏，他還要忠實地刻畫他那蕩遊無羈的生活，這便是他底詩的價值所在了。最有文才的，要推蘭陵蕭愨了。愨字仁祖，本是蕭梁宗室，後亡入齊，常有諷詠，格調清逸。顏之推曾贊曰：「蘭陵蕭愨，工於篇什，常有秋思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穎川荀仲舉，琅琊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于此可以見蕭愨作品在當時之地位了。現在且來賞鑒他的秋思清波收潦日，華林鳴籟初芙蓉

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燕幃細綺被，趙帶流黃裾。相思阻音息，結夢感離居。這詩在形式上也和北魏時周南王德的作物一樣，實爲唐人「五律」之祖了。他又作有春日曲水二詩，格調新奇，景物獨顯，真是出奇之作了。其詩云：落花無限數，飛鳥排花度。禁苑至饒風，吹花春滿路。巖前片石迴如樓，水裏連沙聚作洲。二月鶯聲纔欲斷，三月春風已復流。分繞小渡，塹水還相注。山頭上望水雲，水底看山樹。舞餘香尚存，歌盡聲猶住。麥壘一驚翠，菱潭兩飛鶯。飛露復驚翠，傾曦帶掩扉。芳颺翼還憶，藻露挹行衣。又有楊休之者，字子烈，北平無終人，亦頗有文學。其弟俊之，尤工作六言。史稱其歌辭淫蕩而拙然，而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抄寫賣售，市常不絕。俊之常過市見書，指其字誤，因欲改正其謬。賣書者不許，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惜其文不傳，今世無以知其優劣。說者或以爲他所作的六言詩，蓋等于後世的彈詞盲曲之類。用今日文學的眼光看，可見他實在是當時一個特別的文人，他的詩亦爲特

別的一種創作。俊之的詩既不可復得，我們且來讀他乃兄（休之）的宛然五律的春日罷。遲遲暮春日，靄靄春光上。柔露洗金盤，輕絲輟珠網。漸看階萼蔓，稍覺池蓮長。蝴蝶映花飛，楚雀緣條響。休之又有秋詩一首，是兩聯四句的五言絕句，和唐人屬對的五絕最爲近似。我今且把牠鈔錄出來，俾知唐代絕句成功之漸。日照前窗行，露濕後園薇。夜蛩扶砌響，輕蛾繞燭飛。他如顏之推等文人，雖亦頗負重名，但他的詩確實違悖了時代性，而且內容也太勉強些，所以這裏都不說及他們了。這時還有一個婦人，是頗值得我們注意的。虞世南史略云：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疇兒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花容。這首詩，容容與與的唱出來，便爾成章，聲調自得，此即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若照着三百篇的分章法去排列，豈不是重複沓唱的四章嗎？所以我說這種詩才是極自然的創格。

【北齊郊廟歌辭】北齊郊廟歌辭至夥，計有享廟樂辭十八首，明堂樂歌十一首，五郊樂歌五首，郊樂歌十三首等。但北郊八首歌辭頗與南郊相同，所以隋書音樂志竟把牠合載。如迎神奏高明樂辭（登歌辭同）云：「惟神監矣。」（北郊云：「惟祇監矣。」）皇靈肅止，圓壁展事。（北郊云：「方琮展事。」）成文即始。（北郊云：「即陰成理。」）士備八能，樂合六變。（北郊云：「樂合八變。」）風奏伊雅，光華襲薦。宸銜騰景，靈駕霏煙。嚴壇生白，綺席凝玄。」這六十三首多的樂辭，究竟作者爲誰，不得確知。惟歷代吟譜記云：「陸卬字雲駒：齊之郊廟諸歌，多卬所製。」則是不獨陸卬一人所作，明其惜其他作者已無從考得。隋書樂志說：「齊武成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云云，可知制辭的人必須皇上命令才有資格。至于辭句，各樂歌皆以四言爲多，其餘也有三言的，五言的，七言的，九言的，但絕對沒有雜言的。這裏且用五郊歌中的赤帝高明樂來做一個例子：「婺女司旦中呂宣

朱精御節離景延；根莖後茂溫風發，柘火風水應月炎；執銜長物德孔昭，赤旂霞曳會今朝。」1009

【北齊歌舞戲與隋代劇場】北齊在中國戲的歷史上，的確是一個重要的時代。舊唐書音樂志，說是「代面出於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揮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又崔令欽教坊記所記踏搖娘的事，極有趣味。記曰：「踏搖娘，北齊有人名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鬥之狀，以爲笑樂。」舊唐書音樂志與樂府雜錄，亦記載此事。一以蘇爲隋人，一以爲後周人。北齊與後周隋，相去時間很近，而教坊記又記載這樣詳盡，大概說是北齊時事，不會過差的。蘭陵王入陣曲與踏搖娘，皆是有歌有舞，而且有故事，可算得優

戲創的例，與前此迥乎不同了。這裏還有一原因：因為魏、齊、周，皆是外族來入主中國，與西域諸國交通極便，如龜茲、天竺、康國、安國的樂，這時都已到中國了。譬如撥頭這一齣戲，就足以證明外國戲劇的輸入。舊唐書音樂志上說：「撥頭者，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之也。」樂府雜錄謂之鉢頭，此語之爲外國語之譯音，固不待言。且於國名、地名、人名三者中，必居其一焉。其入中國，不審在何時。北史西域傳上，有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據王國維考證，五萬一千里是錯誤的。北史西域傳，雖以大秦之遠，去代不過三萬九千四百里，拔豆上之南天竺國，去代不過三萬一千五百里，疊伏羅國去代不過三萬一千里。此處五萬一千里，王氏疑是三萬一千里之誤。隋唐二志，已無此國名。想來在後魏初年交通以後，不是因滅亡了，就是彼此隔絕了。如使撥頭同拔豆是同音異譯，而此戲又出於拔豆國，或者由龜茲等國傳入中國，不過不應在隋唐之後，或者北齊時候已有此戲。蘭陵王踏搖娘，就是

北

模仿這撥頭而來的罷。魏書樂志上說：「太宗增修百戲，撰合大曲。」凡此歌舞戲，自是百戲裏面的。隋書音樂志說：「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又說：「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周明帝武成間，朔旦會羣臣，亦用百戲。及宣帝時，徵齊散樂人並會京師爲之。一再下面一段，描寫戲場的建築，優伶之感，差不多可以空前了。「至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自是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內門，絲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至旦，以縱觀，至晦而罷。伎人皆衣綿繡繒綵，其歌舞多爲婦人形，鳴環珮，飾以花眊者，殆三萬人。」所以柳或上書說：「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薛道衡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詩所歌詠的，看起來與張衡西京賦，李尤平樂觀賦，有過之無不及呢。隋煬帝是一個恣情聲伎的君主，與後來的唐玄宗，同是中國戲曲中的重要人物。隋書音樂志上說：「煬帝矜奢，頗玩淫曲，御史大

文——一——七六五

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括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者，凡三百餘人，並付太樂，倡優擾雜，咸來萃止。其哀管新聲淫弦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也。」又「煬帝大製豔篇，辭極淫綺，今樂正白明達造新聲，竊萬歲樂，藏鈞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鬥鷄子，鬥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帝說之無已。」隋時立九部之樂：一、燕樂。二、清商。三、西涼。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疏勒。九、康國。西涼以下都是外國樂。差不多集南朝清樂，北朝燕樂之大成。設立「清商署」，專主其事。這於曲樂上是一大改進。又煬帝開運河，起迷樓。這二大工程，對於戲曲也有相當的關係。煙花記說：「煬帝既開運河，因作龍鳳舸，集童男女數百人，連袂踏歌，更製新聲。如安公子，望江南，龍女思元等曲，皆由運河，駕幸揚州時所製也。」大業拾遺記上說：「帝築迷樓，其內造十六院外，遊觀之處，復有數十，或泛輕舟畫舸，習采菱之歌，或升飛橋閣道，奏春遊之曲，每值月明

之夜，帝與宮人，歌管達曙，諸府事乃置清夜遊之曲。煬帝自己既妙通音律，所以隋代在曲樂上的進展，是必然的事了。」

【北齊燕射歌辭】有元會大饗歌五首，皆不知作者姓氏。歌辭有皇夏五曲，肆夏二曲，上壽一曲，登歌三曲，食舉樂十曲，共計二十一曲，曲皆三言四言雜言，並用，如「天壤和家國，穆悠悠，萬類咸孕育」，「惟皇道，升平日，河水清，海不溢」等，大皆無足擅長，故不具引。」

【北齊駢文】北魏分東西二國，高齊受東魏之禪，邢邵以國子祭酒校特進，邵博覽墳籍，凡禮儀典故之文，拔筆立成，證引賅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弘遠，獨步當時，其詩置學及修立明堂之奏，持議因正，抒詞亦切，不愧典麗之作，初與溫子昇齊名，號曰溫邢。魏收天才豔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猶爲後勁，與溫邢稱北朝三才，北齊受禪，詔冊諸文，皆出其手，又博采舊聞，勒成一史，上自道武，下終孝靜，既黨北而輕南，妄升天而入地，號爲穢史，文人輕薄，號驚蜃

蝶云：杜弼官通直侍中，頗藻玄思，所上道德經注云：「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鈎，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既爾，理亦宜然。」尚有江左風味。其餘文苑傳所列，若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遜、荀士遜之徒，其文章著於當時，而不重於後世，是沒世而名不稱也。顏之推爲文學傳之殿，所載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其意則太史公自序之意也。至家訓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訛，洞達明練，自成一子，其文章篇警語云：「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足見當時文體，不尚浮豔，然歸心等篇，侈談因果，頗涉佛理，玄風所扇，流行不可謂不長矣。¹⁰⁰⁹

【北齊舞曲歌辭】北齊沒有雜舞，只有雅舞，其辭四字一句，主於歌頌功德，用於元會大饗之際，且有「階步」，隋書樂志說：「北齊元會大饗，奏文武二舞，二舞將作，先設階步焉。」可知「階步」之樂，是奏於文武二舞之前，更參以南齊之制，便可以知道它的演奏是用於舞前或舞後的。又從本身排列的次

北

序上看，則文舞階步、文舞、武舞階步、武舞。而文舞後和武舞後都沒有階步，其故即是因爲它所用的歌全同。這形式和現今的跳舞樂曲也不差多甚麼。文武二舞的作者，郭茂倩樂府詩集不列姓名，詩彙謂是祖珽所作，北史以爲陸卬等合製，然隋書樂志又謂祖珽上書論樂在文宣二帝之時，已就有過了武帝成帝的時候，郊廟三朝之樂乃有規定。故以爲祖珽作辭之說，在事實上是未曾有的。¹⁰⁰⁹

【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四卷（一名北遊記玄帝出身傳）有明本，未見。清道光十年四遊全傳本，題「許灣書林中巷大經堂梓」，二十四則，不分回。小蓬萊仙館四遊合傳本，二十四回，啓文堂重刊單行本，無圖。明余象斗撰，題「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編」。¹⁰⁰⁶

【北音南音之起】古有四音曰：「東西南北。」北音與南音最先，且皆起自婦人也。北音者簡狄所作，其故事即前所謂「簡狄吞燕卵而生商」也。呂覽音初：「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

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舊說有妣佚女，即簡狄。高誘注曰：『帝，天也。天令燕降卵於有妣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妣方將，帝立子生商。』此之謂也。■南音之作，雖後於北音，而其流被之廣，又爲北音所不及。且南音者，周南、召南之所取風也。呂覽：『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高誘注曰：『南方國風之音，取塗山女南音以爲樂歌也。』■吳越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失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證也。』於是塗山之人歌之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我家嘉夷，朶實爲王。成子室家，我都攸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之女嬌。』此外列

女傳及華陽國志均記此事，而更爲推行者也。■近人謝无量之中國婦女文學史有論南音之變遷一段，主張「詩樂是一」，頗足證文學之起源與音樂大有關係也。其言曰：『周召所以取南音爲風者，南音出於巴國。武王伐紂，庸蜀巴渝之人實從。所謂前歌後舞者，則巴渝之歌舞而南音之遺也。晉書樂志載：『高祖爲漢王時，自蜀定三秦，范因率寶人以從，勇而善鬥，其俗善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曰：『此武王伐紂歌也。』使工習之名『巴渝舞』。歌曲四篇，魏雖有改，而其淵源並自南音。蓋南音歷千餘年，其節奏尚在，始爲周召德化之音，繼爲漢魏勇武之樂。蓋詩樂是一，北音南音，其辭雖僅存一句，而南音於文學創造之力尤偉也。』(101)

【北京俗歌】這裏幾首俗歌，是從努力週刊上選來的，努力週刊是從一本書叫做北京唱歌上面選來的。北京唱歌還不是中國人自己採集的，還是一位久居北京的意大利人採集的。上面有中國的原文，有英文註解，有英文譯本。這書我也沒見過，是據

努力週刊如此說罷了。不過我讀了這幾首俗歌，我覺得他確是北方人的口吻，和我在別處所見的南方人的俗歌絕不相同的。確能代表一個地方的風氣。現在且看下面的北京俗歌。——出了門兒，陰了天兒，抱著肩兒，進茶館兒，靠爐台兒，找個朋友，尋倆錢兒。出茶館兒，飛雪花兒，老天爺！竟和窮人鬧著玩兒。二——我的兒，我的姘，三年不見，長得這麼高。騎著我的馬，拿著我的刀，扛著我的案板，賣切糕。三——小姑娘，作一夢，夢見我的婆婆來下定。真金條，裹金條，扎花兒裙子，繡花兒襖。四——大哥哥，二哥哥，這個年頭兒，怎麼過？棒子麵兒二百多，扁頭開花兒一呀兒。約！五——窮太太兒，抱著個肩兒，吃完了飯兒，逮了個灣兒，又買檳榔，又買煙兒，六——廟門兒對廟門兒，裏頭住著個小妞兒，白臉蛋兒，紅嘴兒，扭扭捏捏，愛死個人兒。七——風來啦，雨來啦，老和尚背了鼓來啦。八——進門兒喜沖沖，院子裏頭搭大棚，洞房屋裏把燈點，新姑娘一旁淚盈盈。新郎不住的來回觀，說：「你不喫點東西兒，我可心疼。」九——沙土地兒跑

北

白馬，一跑跑到丈夫家。大舅兒望裏讓，小舅兒望裏拉。隔著竹簾兒看見他，銀盤大臉，黑頭髮，月白緞子棉襖，銀疙疸。（原註：疙疸是鈕扣。）十——金轆轤棒，金轆轤棒，爺爺兒打板兒，奶奶兒唱。一唱唱到大天亮，養活了個孩子沒處放，一放放在鍋台上。滋兒，滋兒，喝米湯。按：這幾首俗歌裏，多用「兒」字做語尾，這樣的「兒」字，只有北方和南方的杭州語言裏有的。至如「案板」，「切糕」，「棒子麵」，「扎花裙子」，「疙疸」等名詞，大概都是北方所專有的。但就形式上看，已可看得出他是北京的俗歌。一、二、四、五、十各首所描寫的，確是北京平民生活。三、八、九各首所描寫的，確是北京女兒的狀態。至於風格樸實，更是北方人的口吻。

074
 【北郭詩帳】二卷。清錢塘丁丙撰。有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北郭集】六卷。明徐賁撰。明史稱賁工書善畫，其詩法律謹嚴，字句熨貼，長篇短什，並首尾溫麗。雖才氣不及高揚張，而亦無其短云。有明陳邦瞻汪汝淳

文——一——七六九

刊本，四大家集本十卷，張習刊本，萬歷刊本。

【北郭集】六卷，補遺一卷。元許恕撰。恕詩意境沈鬱，而音節高朗。近體頗似陳與義，大抵多愁苦之詞。四庫依鈔本，有刊本。

【北郭十友】吳中四傑除去楊基，加入王行、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呂敏、陳則等七人，稱「北郭十友」。因為他們都住在吳城北郭的齊門一帶，交情是很密切的。

【北詞廣正譜】十八帙。內歌指調宮調角調三帙。原缺清李玉撰。

【北評說法】一本。明葉憲祖撰。雜劇。有盛明雜劇本。

【北平府响馬傳】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鼓詞）錦章書局石印本。

【北碕集】十卷。宋釋居簡撰。是集詩文兼有，大抵不掇拾宗門語錄，格意特為清拔。四庫依知不足齋鈔本，振綺堂有鈔本九卷。有宋刊本。

【北征詩鈔】清道光間俞汝本撰。

【北征集杜詩】一卷。清合肥鄧銓撰。有康熙刊本。

【北征賦】班彪作。彪遭莽亂，去京師，往天水歸隗囂，囂不禮，往河西依竇融。融勸歸光武，光武問曰：「北來文章，所奏誰作？」答云：「班彪也。」遂舉茂才，為徐令。後為望都長。流別論曰：「更始時，彪辟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予嘗誦之，而知其麗詞，真旨無一不導源於風騷也。」其曰：「余遭世之顛覆，今罹填塞之厄災，舊室滅以邱墟，今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今超絕迹而遠游。」此從王風黍離魏風碩鼠諸篇，衍化出來。佗如：「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以及「非天命之靡常，赫斯怒以北征，騑遲遲以歷茲，覩牛羊之下來，寤忽曠之傷情，哀詩人之歎時。」亦莫非剗範葩經而成。至於「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即騷之朝發軔於天津，夕余至乎西極也。「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即騷之紛吾乘兮玄雲，喟憑心而歷茲也。「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即騷之步余馬於蘭皋，吾令羲和弭節也。「越安定

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即騷之遵赤水而容與，路曼曼其修遠也。「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即騷之氣於邑而中止，哀生人之長勤也。其餘「超絕迹而遠游」，「騷之願輕舉而遠游」，「歷雲門而反顧」，「騷之忽反顧而游目」，「聊須臾以婆娑」，「即騷之何須臾而忘反」，「野蕭條以莽蕩」，「即騷之山蕭條而無獸」，「夫何陰睦之不陽」，「即騷之日陰睦其將暮」，「永伊鬱其誰愬」，「即騷之獨鬱結其誰語」，「蛻化之迹，不難一一推尋」，「西京詞賦，摹擬風騷，所以氣息渾厚者在此，叔皮是作，殆不減西京風韻焉」，其亂章云：「夫子固窮，游藝文兮，樂以忘憂，唯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寫得入情入理，紀游之作，化為精義曲隱之文，真神品也。²¹²³

【北虞先生遺文】八卷。明邵圭潔撰。其詩妥適而乏警策。惟散文筆力頗縱宕。然史論諸篇，縱橫曼衍，已啓後來顧大韶等之風。

【北嶽山房文集】二卷。清湖西閻鎮珩撰。有光緒

北

刊本。
【北山詩文鈔】²²⁷九卷。清黃巖姜文衡撰。有咸豐刊本。

【北山詩稿】²一卷。清江甯施德樂撰。有嘉慶刊本。

【北山詩存】⁴十八卷。清淮陰徐麟吉撰。有原刊本。

【北山詩鈔】⁸八卷。清如皋袁岑撰。有迎暉山房中箱本。

【北山集】²⁰三十卷。宋鄭剛中撰。是集初集中集皆

剛中所自編，後集爲其子良嗣所編。方回跋稱其詩峭健文簡古，殆不甚失真焉。有康熙乙亥曹定遠刊本。金華叢書本。

【北山律式】²⁵二卷。附王炎詩一卷，晁沖之詩一卷。宋葉夢得所選程俱詩也。

【北山移文】²⁷南齊時周彥倫初曾隱居鍾山，後又應詔出爲海鹽令，他的朋友孔稚珪做了一篇北山移文譏刺他，全篇託爲山靈的口吻，近於遊戲，便開遊戲文之端，後世繼起作遊戲文的人就不知多少。這是中國文學界一個不很好的現象。¹⁰²⁸

文——一——七七一

【北山樓文】一卷。清淮南吳保初撰。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北山小集】四十卷。宋程俱撰。是集凡詩十一卷，賦及雜文二十九卷。集中制誥諸作，典雅闕奧。詩則取逕韋柳，蕭散古澹，頗有自得之趣。四庫依鈔本，昭文張氏有影宋鈔本，黃丕烈有宋刊本，紙背皆乾道六年簿籍，有烏程歸安等縣印記，十行行二十字，此本後歸藝芸書舍。八千卷樓鈔有附錄本。

【北俠歐陽春】四本。北平流行俗曲。茂記書局石印本。

【北泉集】²⁴²明藍田撰。田生平可傳者在諸諫草。今章疏闕佚，則此本非著華所在矣。

【北魏文】²⁴⁴北史文苑傳序曰：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高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若能擬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又曰：右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閔、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微，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豔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胸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涉歷歲年，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翻、河南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於時陳郡袁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渤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雕琢瑤瑤，刻削杞梓，並爲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並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昕、溫子昇，爲文苑傳。然視子昇稍後起者，有邢邵、魏收，三

人齊聲於當世，非自餘諸人所及。邵與收雖並仕齊，皆在魏已有重名，故魏世文章，溫子昇、邢邵、魏收爲最也。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冤句。子昇嘗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遂稍知名。梁使張舉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轅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史稱所著文筆三十五卷。邢邵，字子才，河間鄆人，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鑿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讀漢書五日略徧，年未二十，名動衣冠。既參朝列，屢掌文誥。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拔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

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豔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歷仕齊朝，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初河間邢子才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察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魏時受詔修魏書，是非失實，衆口諠然，號爲穢史。楊愔嘗謂收曰：魏書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歷魏入齊，文譽日盛。始收比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疏，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文，邵又云：江

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賦，不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戲。齊武平三年卒。□魏世江式著古今文字四十卷，今不傳，魏書載其文字源流表，可見北朝甚尚小學也。太和中，崔光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爲卷，爲百三卷焉，此亦詩之別體也。光弟子鴻，弱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暹、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又鄺道元作水經注四十卷，雖敘山水，多徵故實，文詞典麗，爲地志書

之美文。全謝山稱其先世所開水經一書，注中有注，本以雙行夾寫，今皆作大字，是以混淆莫辨，於是趙一清誠夫用其說，辨別其注中之注，以大字小字分別寫之，成水經注釋四十卷，刊誤十二卷，號爲善本也。1010

【北魏詩】⁰⁴北史文苑傳曰：「：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微，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豔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淵，言多胸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涉歷歲年，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校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於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

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渤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憲，彫琢瓊瑤，刻削杞梓，並爲龍光，俱爲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並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自從晉室喪亂，南北構兵，社命頓成不安之現象，雖有歌詠，亦正於踴躍不平而已。蓋已無暇形諸筆墨也。所以雖有魏孝文帝（太和當西歷紀元四七七年）之銳意提倡，魏宣武帝（景明當西歷紀元五零零年）之極誇文雅，然亦不過「上之所好，羣相附和」而已。這是北魏文學衰弱的象微，並不是文學興盛的表现。蕭子顯批評他說：「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真是確當已極！北魏孝文帝既是提倡文學，所以他便倣效漢武柏梁故事與其臣下作了聯句：「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兮，獨未照。」（帝）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彭城王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鄭懿）舜舞千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鄭道昭）皇風一鼓兮，九地匝，

北

戴日依天清六合；（邢巒）『遵彼汝墳』兮，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帝）文王政教兮，暉江沼，甯如大化光四表。』（宋弁）據北史說：孝文帝征汜北的時候，在縣瓠方大竹堂饗燕羣臣，鄭道昭與其兄懿等俱侍坐，酒酣，孝文作歌，道昭等四人因和之，共成此聯句。史稱孝文好讀書，才藻富贍，雄才大略，愛奇好士，遷都洛陽，移異風俗，北朝之盛，未有過之者。（他有文集三十九卷）所以，雖然他提倡獎勵的結果未能拔出真才，未能於文學界收到若何的大效，然而他這種懷抱和志願，却實在給與北朝的供獻不少。我們知道，在孝文帝之前，北朝是不能談到文學的，自是而後，文學的產生雖不見得怎樣的多或怎樣的好的，但總是繼續着佔有他們應得的領域。要是沒有孝文帝，則恐終北朝之世全無文學的作物也說不定。嗣後，簡閔帝（字修業）與薛孝誦等亦有同樣的聯句，這聯句皆係受了他的影響。外如孝莊帝（字子攸）的臨終詩，亦復悲歌慷慨，頗能道出胸中的傀儡，覽其造辭遣句，在北魏諸帝中允當首屈

一指：「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思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昔來聞死苦，何言身自當！」洛陽伽藍記說：「孝莊帝既誅爾朱榮，右僕射爾朱世隆至高都，立長廣王曄爲主，遣潁川王爾朱兆舉兵向京師，大舉失利，遂執帝還晉陽，縊於三級寺。」此詩即帝罹禍將縊時所作。以予觀之，正可與南唐後主的破陣子先後輝映了！在諸宗室中，彭城王勰和中山王熙亦頗有文學，製作甚佳。北史說：勰是魏獻文帝的第六子，他嘗「從孝文帝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株，帝賦詩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勰時出帝十步，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其詩云：「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中山王熙，字子真，有絕命詩二首。北史說：熙「文學風氣甚高，始鎮鄴，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之、李神雋、王誦、兄弟裴敬憲等，或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將死，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其詩云：「義實動君子，主

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絕命詩。別寮士）「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己。己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絕命詩別友）
 北魏的詩歌大致可以分爲兩派：一派就是因襲的古董式的，「言多胸臆，彫古酌今」派；一派就是創造的，趨新的，表現時代「興屬清華」派。前一派的作者頗多，如宗欽、段承根、鄭道昭、常景、陽固、李騫等；是後一派的如蕭綜、高允、溫子昇等是。
 前一派的許多詩人，我不願意都去講他，現在只舉出陽固一人來作代表。陽固字敬北，北平無終人，性頗勇決。北史曰：「宣武末，中尉王顯當權，固每直言其過，以此銜固。又有人間之，顯因奏固免官，固遂闔門自守，作刺讒疾悻二詩。」
 後一派的第一個便舉蕭綜。綜字世謙，本是梁武帝的第二子，封豫章王。普同四年，因都督南兗州刺史鎮彭城奔魏。雖在魏爲司徒太尉等官，恆自謂不得志，因作聽鐘鳴悲落葉二詩以舒志。其悲落葉云：「悲落葉，聯翩下重疊。重疊落且飛，從橫去不歸。長枝交陰昔，何密黃鳥關關動。相失夕，慈雜凝露，朝花翻亂日，

亂春日，起春風，春風春日此時同。一霜兩霜猶可當，五晨六旦已颯黃。乍逐驚風舉，高下任飄颺。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夙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各隨灰土去，高枝難重攀。這簡直是一首時調的新曲，他的形式是極端解放的，宛然與北調不類。蓋蕭世謙原是南朝的人，他的作風還是在南朝養成的呢。其大史，其所作詩雖然有趨新的吟詠，但亦頗好古董的製作，如詠貞婦答崇欽。我在這裏僅止提出他新體的羅敷行來作個板樣。「邑中有好女，姓秦字羅敷，頭作墮馬髻，倒枕象牙梳。姆姆善趨步，襜襜曳長裙。王侯爲之顧，駟馬自踟躕。」第二個說溫子昇，昇字鵬舉，他是新派中的一個大家，其所作詩之流傳於今者亦獨多。據北史文苑傳：子昇自云是太原人，世居江左，其祖父常爲宋彭城王義康戶部曹，後因避難歸魏，家于濟陰。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奮勉，晝夜不倦。長而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梁武帝

北

亟稱之，以爲曹植、陸機復生于北土。濟陰王暉業常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有德素。子昇亦常以「詩章易作」自許，由此可以知其作品之見重于時人矣。然而卒以不妄毀譽，好參機要之故，餓死晉陽獄中，時僅二十餘歲。子昇的詩中每有題爲樂府的，但亦不過徒有樂府之名而已，實則僅是一種新體的詩。我們且舉詩話補遺上所錄他的擣衣一詩來看：「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月明光。蠟蟩塞邊絕，候鴈鴛鴦樓上望天狼。」再看他詠花蝶的詩：「素蝶向林飛，紅花逐風散。花蝶俱不息，紅素還相亂。芬芬共攜手，葳蕤從可玩。不慰行客心，遽動離居歎。」溫子昇的詩類此者尚多，茲不復舉。我們須要了解他的詩是不慣受傳統的影響與樊籠的束縛，而喜自達情意的，是一種趨新的作物。還有最重

要的一件，就是「對偶」的「律絕」雖然是成於唐人，創于江左，但這格式在北魏時也就有過。例如胡叟（字倫許）的示程伯達，劉昶（字休道，宋文帝第九子）的斷句，王容的大堤女，王德的春詞，周南的晚妝，袁暉的釋奠詩：等，也大都有着律體的氣息了。「青樓誰家女，當窗啓明月。拂黛雙蛾飛，調脂豔桃發。舞罷鸞自羞，妝成淚仍滑。願託嫦娥影，尋郎縱燕越。」（周南的晚妝）「春花綺繡色，春鳥絃歌聲。春風復蕩漾，春女亦多情。愛將鶯作友，憐傍錦爲屏。回頭語夫婿，莫負豔陽征。」（王德的春詞）「寶髻耀明璫，香羅鳴玉佩。大堤諸女兒，一一皆春態。入花花不見，穿柳柳陰碎。東風拂面來，由來亦相愛。」（王容的大堤女）「白雲滿郭來，黃塵暗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劉昶的斷句）北魏的詩，我們就此算是說完了。不過我還得切實的聲明一句：此詩的新派詩人大概都是南朝的流寓，或是曾經受過南朝的文學的洗禮的人，並不是牠自身培養出來的。又北史崔光傳說，崔光于「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

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是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爲卷，爲百三卷焉。但惜此詩今世無傳，否則到是很可珍貴的作品呢。1009

【北魏駢文】拓拔氏爲北部雄長，崇尚武略，未講文字，道武帝乘後燕之衰，蠶食并冀，逮大武燾辟召賢良，詔辭平粹。再傳至孝文帝宏，漸染華風，始尚文治，其條禁決獄，免租，求直言，諸詔令，則刊落浮語，樸實不華。北魏諸臣如玄暉論御史巡行疏，清言可誦，張普惠與任城王澄奏記，經術紛綸，高允置學官表，高閭上備邊疏，援古證今，文體渾厚，韓麒麟表陳時事，及其子顯宗書上時事，亦皆清切明超，駁駁入古。又孫惠蔚請收校典籍表，言似緩而實切，崔光答妖異之問，則明切無浮響，立說亦娓娓動人，甄琛請弛鹽禁表，議論切實不浮，所謂以實心行實政者，非邪邪。繼再上伐梁表，剖析利害，其規度如聚米畫沙，高謙之請復縣令，而陳舊制，辭尚體要，風骨殊勝。江左也。然北魏一代，文之有實用者，莫善於高允之言天。

關駟之志地，是古今有數文字。至於文苑傳袁曜、裴敬憲之流，無足稱述。溫子昇受學於崔靈恩，乃能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然謂其凌顏鏘謝，含任吐沈，則北人自夸之文也。唯子山自南至北，止愛子昇寒山寺碑文，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取視之，乃子昇文也，亦足見其文之可愛也。揚遵憲作文德論，以古今詞人，皆負才遺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益知北人風氣之尚德也，雖然，三子之德鮮矣。³⁰⁶⁰²

【北窗瑣語】明余永麟撰。書中敘日本出處土俗朝貢三事頗詳，其餘紀載則頗多失實。

【北窗炙輠錄】一卷。宋施德操撰。是書炙輠之名，蓋取義淳於髡事。然所記多當時前輩感德可為世法者，間及雜事雜說，亦無滑稽之意，未審何以命此名也。有學海類編本，奇晉齋二卷本，讀畫齋二卷本。

【北宮詞紀】³⁰⁶⁰⁶六卷。南宮詞紀六卷。明陳所聞編。所聞字蓋卿，金陵人，此書專選元明人套數。有明刻本。

【北宋豪放詞之最早作家】所謂豪放派詞的確

北

立，雖然肇始於蘇東坡，但在蘇東坡之前，已是約略構成這種趨勢了。這種趨勢，不是晏氏父子，不是五代遺宿如李煜、歐陽炯、徐昌圖之倫，而是那時一般「為國勤勞」的朝臣。當夫北宋初年，天下未定，無日不在兵戈擾攘之中，一般扞國棟家的朝臣，如寇準、如宋祁、如張昇、如范仲淹、目擊變亂，丁憂時艱，或者計籌方策，或者東蕩西討，南征北伐，人不離甲，馬不離鞍的削平夷虜，奠安國家。他們因了這種「環境」「生活」而又遠襲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之雄厚渾樸以發抒為詞，所以能有那樣慷慨磊落的胸懷，豪情奔放的吐囑，所謂北派蘇辛之詞，也便於此開始了。當時的民間，感着這種生活的壓逼，也許會有同類的懷抱而發為激昂蹈厲之詞的，但因記載無徵，莫所原本，祇好姑作懸揣之論而已。¹⁰⁰⁹

【北宋詩】⁴詩歌在唐代，已達到了牠的登峯造極的境界。晚唐溫李一派的綺麗穠郁的惟美詩，可說是詩歌黃金時代最末一幕的「迴光返照」。更經過了五代到北宋，牠的光明要漸漸地消失，好像曉風

中天空的殘月了。這時新興的詞，方如呆呆的朝日逐漸地滾出東方，微澹的月光，自不足以當其一流的。所以北宋的文人，多數的是以詞見長，除了很少數的，王安石，黃庭堅之外，像歐陽修，柳永，蘇軾，秦觀，那一個不是以詞自鳴一時呢！就是在民間的一般羣衆們，他們也是正在歡迎柳蘇一派新式的曲子，不再喜歡韻調整齊的詩歌。所以北宋的文壇的中心，是詞而不是詩了。話雖這樣說，但宋詩在中國文學史上，並不是沒有牠的價值的。牠那清新的意境，雋秀的詩句，雖不及唐詩的悲壯而有力氣，但牠也是一種的創造精神。所以有人說，唐詩是正宗，宋詩是別派。吳之振說：「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宋詩鈔序）這都是很切當的批評。像錢，楊，劉所倡導的西崑體，雖是復古，但蘇舜欽，梅堯臣，古樸平淡的作風，卻開創了宋詩的局面。接着歐陽修，蘇軾，王安石，黃庭堅，繼起，隱然爲北宋詩壇的中心，尤以黃庭堅的詩自成一家，遂成立了詩史上的江西詩派。宋詩的最初期，全

襲五代的餘蔭，並沒甚麼新興的偉大作家出現。比較重要的文人，像楊億，錢惟演，劉筠等，爲詩皆宗李商隱，唐彥謙；一以琢飾纖麗爲貴，號爲「西崑體」，屬而和者十七人，除楊錢劉外，尚有李宗諤，陳越，李維，劉厲，刁衍，任隨，張詠，錢惟濟，丁謂，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等（據西崑酬唱集所載）頗極一時之感。楊億（九六四—一零二零）字大年，蒲城人，入翰林爲學士，官至左司諫知制誥。仁宗時追謚曰文。億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是個很有才氣的詩人。他是「西崑體」的首創者，嘗集其彼此酬和之詩，爲西崑酬唱集。他的詩清新纖豔，而喜用對仗。如淚云：「寒風易水已成悲，亡國何人見黍離？枉是荆王疑美璞，更令楊子怨多岐。邊笳暮應三撾鼓，楚舞春臨百子池。未抵索居愁翠被，圓荷清曉露淋漓。」像這首詩極力的摹撫物態，刻意象形，而又喜用隱僻的故實，簡直是詠物的謎語，不是詩了。「西崑詩」的特點，就是專從雕琢與粉飾辭句方面去求進步。技巧二字，被他們認爲作詩的萬能，在一首詩裏，不用幾個巧妙

而隱僻的古典，和工麗貼切的對仗，不能算是好詩。這種專重技巧，蔑視詩的自然，便不免「霧裏看花，終隔一着」之感。無怪乎石介罵他們「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怪說）次於楊億的西崑重要人物，要算是劉筠了。劉筠，字子儀，大名人，官至戶部龍圖閣學士，與楊億齊名，號稱楊劉。他作詩務故實，能摹揣情狀，而語意輕淺。歐陽修云：「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女鳥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這是永叔爲古人作恕辭也。錢惟演字希聖，越王俶之子，臨安人。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楊劉齊名，號「江東三虎」。他守西都時，歐陽修在它的幕中，載酒尋山，風雅爲一時冠。他亦有詠淚詩，今舉他的荷花：「水閣雨蕭蕭，風微影自搖。徐娘羞半面，楚女妬纖腰。別恨拋深浦，遺香逐畫橈。」

北

華燈連霧夕，鈿合映霞朝。淚有鮫人見，魂須宋玉招。凌波終未渡，歸待鵲爲橋。」讀這詩也使人有惆悵迷離之感。他們這種慣以靡豔的意境，辭句，追逐在濃妝淡抹的藻飾之後，實是在學義山的餘緒，而加以拓大的。以上西崑一派，僅錄楊劉錢三人爲代表，其餘像李宗諤：以下十四人，則等而下之。西崑在當時雖然風靡一時，廣被天下，成爲宋初最有名的詩派。但自反西崑的先鋒石介作怪說來攻擊他們。接着真宗又因劉筠的宣曲裏有「取酒臨卬遠，吞聲息國亡」之句，下詔禁文體浮艷。西崑派受了政治與新詩人兩方面的夾攻，於是漸漸維持不住而衰落下去。接着便掀起了宋詩的革新運動。在楊劉西崑一派風靡天下的時候，顯然的另有一班詩人起來，專以清真平淡爲尚，而反對楊劉一派靡豔之音。這便是宋詩革新運動的先驅者。至於這次的革新運動，應該分爲兩個時期。前期是醞釀時期，屬於這時期的有王禹偁，徐鉉，寇準，韓琦，潘閔，林逋，魏野，趙相，錢易諸人。後期是實行時期，屬於這時期的

爲梅堯臣，蘇舜欽二人。他們開宋詩隆盛的先聲。王禹偁（九五四——二零零）字元之，濟川鉅野人。歷官禮部員外郎。因與宰相李沆不合，出知黃州。他著名的散文黃岡竹樓記，就是在此時作的。後徙蘄州。卒年四十八歲。有小畜集。他和詩人潘閔的交情很密。詩學李杜而涉樂天之域，他的示子詩云：「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就是此意。下邊的一首題張處士隱居七律，顯然的看出和西崑詩是兩樣不同的風格來。「雲裏寒溪竹裏橋，野人居處絕塵囂。病來芳草生漁艇，睡起殘花落酒瓢。閒把道書尋晚逕，靜攜茶鼎洗春潮。長洲懶吏頻過此，爲愛盤餐有藥苗。」這首詩還不是他的代表作品。我們要在絕句裏面，才能夠完全欣賞他的真藝術。如春日雜興「兩株桃李夾籬斜，粧點商山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泛吳松江「葦蓬疎薄漏斜陽，半日孤吟未過江。惟有鶯鷺知我意，時時翹足對船窗。」已開後來宋詩風趣的先聲了。元之對詩嗜好很深，雖屢遭遷謫，而趣興益濃。讀他的

「平生詩句多山水，謫宦誰知是勝遊」之句，便可見此老豪興了。林逋（九六七——二零二八）字君復，錢塘人。結廬西湖孤山，不娶，以梅鶴爲伴，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泛小艇游西湖諸寺，客至童子開籠縱鶴，逋即棹船而歸。他的詠梅詩句「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甚爲歐陽修所賞。詩孤澹清逸，大類王孟的風格。卒謚和靖，有林和靖集。讀他的詩，真如梅聖俞所說「平澹遼美，詠之令人忘百事。」像他的秋日湖西晚歸「魚覺船行沉草岸，犬聞人語出柴扉。」詠西湖「春水淨於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尤爲即景而得的奇句。無怪其詩時人貴重，甚於寶玉（梅聖俞林和靖先生詩集跋）也。這一派的詩人，王禹偁林逋二人，要算是當中的雙璧。王以疏放矯西崑的靡豔，在宋初詩人中，自是具有卓見的詩人。林逋又以善描寫山林景致，獨標異格，有如懸岩的孤松，靜夜的朗月，這更是與西崑不同的。王林之外，尚有應該提到的一人，便是寇準。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有巴東集。他的江南春詩「波渺渺，柳依依

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亦一時傳誦的佳作，而開後來宋詩淡遠的風趣。西崑派迷離曼艷的作風，經過宋真宗政治的壓抑，經過石介勇猛的抨擊，又經過王林平淡遼美的一羣詩人們起來與之對抗，西崑的勢力，才逐漸地雲消霧散。迨堯臣蘇舜欽的起來，更是垂死的西崑體的一個勁敵。梅堯臣（一零零二——一零六零）字聖俞，宣城人，人稱宛陵先生。初為錢惟演所知，仁宗時官屯田都官員外郎。卒年五十九歲。有宛陵集。聖俞詩初喜清麗，久漸閑遠平淡，自稱一家。龔肅稱讚他道：「去浮靡之習於西崑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於諸家未起之先。」這話不但是聖俞詩恰當的批評，同時還更表示聖俞在宋詩裏的重要的地位。他的詩有人以一日曲，謁薛簡肅墓，大水後田家三首為最佳。（艇齋詩話）而歐陽修却稱他的河豚魚詩為絕唱。但我則愛他的田家數篇：「草木遶籬盛，田園向郭斜。去鋤南山豆，歸灌東園瓜。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前陂日已晚，聒聒競鳴

北

蛙。」高樹蔭柴扉，青苔照落暉。荷鋤山月上，尋徑野煙微。老叟扶童望，羸羊帶犢歸。燈前飯何有，白薤露中肥。」像這一類的詩，讀了之後，真如散步於淡月朧明的廣大的田野裏，松林稻田，野草山花，放出一陣陣地醉人的香氣，使人頓時感到心靈的安閒與舒適。歐陽修嘗評他和蘇舜欽的詩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有人說他的詩閑遠似韋柳，若我們從田家兩首觀之，却又頗似陶（潛）王（維）的風味。蘇舜欽（一零零八——一零四八）字子美，桐山人。范仲淹荐其才，召為集賢校理，坐事除名，後為湖州長史。卒。共活四十一歲。有蘇學士集。子美嘗廢居蘇州，築滄浪亭以自適，號滄浪翁。其詩以奔放豪邁為主，力矯西崑聲偶之習，與梅堯臣齊名稱蘇梅。但他兩人詩的風格，却不相同。即堯臣淡逸，子美雄放。歐陽修說：「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為意」（六一詩話）劉後村亦稱「其歌詩雄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為人。」這可見兩人的相異了。我

們看他的近體詩：「行穿翠靄中，絕澗落疎鐘。數里踏亂石，一川環碧峯。暗林麋養角，當路虎留蹤。隱逸何曾見，孤吟對古松。」（獨遊輞川）「春陰垂野草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淮中晚泊犢頭）「別院深深夏簾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當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夏意）像上邊的幾首詩，其意境俱極瀟散淡遠的風趣。而其氣魄，亦是很闊大的。晚泊一首，黃山谷甚愛之。「滿川風雨看潮生」何等豪俊！堯臣能有此氣魄嗎？如果我們再願看舜欽的豪放的長歌，可從城南感懷呈永叔，吳越大旱諸篇什求之。蘇梅的起來，洗盡了西崑脂粉綺豔的風氣，開開了宋詩壇淡遠的先路。繼蘇梅而起的歐陽修，他是宋詩革命運動裏面的領袖，西崑體的肅清者。宋詩壇自他的出現，正如朗月之升於東山，羣星將漸次地失其閃爍的光輝。他的詩較蘇梅爲富腴，情調從容而敷愉，詩以古風的篇幅最多，他不大愛作律詩，因爲他不工於雕琢的緣故，但七絕却有描寫很好的。像「紅樹青

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管春將老，來往亭前踏落花。」（豐樂亭遊春）「百啭千聲隨意彩，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中自在啼。」（畫眉鳥）像這樣富有抒情詩意味的新體詩，在永叔的集中，卻也很多。此外還有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的擬玉臺體的幾首古樂府。這雖然是擬古的作品，但有了他新的情思和韻格存於其間，寫出來還是歐陽修他自己整個的情調。他的古風，以明妃曲和廬山高兩首最出名。像「廬山高哉，幾千仞兮。……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溼香澗谷……」最爲梅堯臣所稱賞。他的明妃曲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已成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他這首詩和廬山高，不獨爲古今傳唱的佳作，且也是永叔得意之作。他嘗說：「廬山高令人莫能爲，惟太白能之。明妃曲

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至其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惟吾能之也。」這是如何地自負呢！但平心論之，這兩首詩雖不如永叔自譽的那麼高貴，但他能夠不拘拘格律，很自由恣肆的寫下去，其雄視闊步，自有一種「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的氣概。在宋初靡綺的詩壇，終不失爲兩首好詩。王安石他是一位大政治家，因厲行新法，頗招守舊派的嫉忌。他和蘇軾都受知於歐陽修，歐贈詩有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可見歐陽修對他期許之深了。他詩才殊高，少時所作，皆以險絕爲工，多未經人道語。像「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題金陵此君亭）正是他的自況。黃山谷稱他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塵俗，每諷詠之，便覺沉澆生牙頰間。」正以其格律的相合也。有王荊公詩集。荊公的詩，風格閑澹，造語工緻，每一字都是一粒粒晶瑩玉潤的珍珠，令人賞玩不已。嚴羽說：「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艇齋詩話載東湖詩云：「荊公絕句妙天下」可見他的絕句，在當

北

時已是負盛譽了。他的五絕有幾首也是很好的。如江上云：「江水漾西風，江花脫晚紅。離情被橫笛，吹過亂山東。」離昇州作云：「相看不忍發，慘澹暮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這樣的詩，誠如漫叟詩話所云：「荊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了。在荊公的古風裏，我們可看他最負盛譽的明妃曲。荊公的詩，近體古體，均有特創之處，宛如直立的白玉柱，無人不驚歎其光潔可愛的外表。他的詩有三點是應該注意的：（一）有遒勁的筆力，（二）有深摯的議論，（三）有閒適的情調，因此他成了當時的大家。像和他同時的文學家，曾鞏蘇轍，則僅以文章著名。歐陽修蘇軾，則詩不及其詞，只有荊公特以詩著。方植之說：「向謂歐公思深，今讀半山，其思深妙，更過於歐。」後來的詩人如黃山谷陳師道楊萬里輩，都受他的影響不少，他實是北宋詩壇上一位最有權威的作家。宋詩至蘇軾而一變，他是繼梅蘇歐陽後最有天才的詩人。同時又是一位轉變詩壇風氣的人。沒有歐陽修，決不能廓清西崑體的殘餘勢

力沒有蘇軾，決不能造成宋詩的新生命。他是北宋詩壇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蘇軾的詩和他的詞一樣也是豪放的。他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所以他的詩詞文章，都是浩瀚無涯，顯露了他「披髮狂歌」蒼茫獨立的風度。趙翼說：「以文爲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這話是很對的。他的歌行，波瀾壯闊，變化莫測，很似李白的風度。他的詩最擅長七古，所以黃節說：「東坡諸體皆工，而七古爲最。」（詩學）這因爲他的才氣大，放吟起來，往往氣象萬千，奔迸如流。其用筆之超曠，如天馬脫羈，窮極變幻，決不是四句八句的絕律所能盡意，必須長篇歌行，始能恣其磨盪迴環之趣。他的集中像這類的詩很多，如游金山寺，游徑山，送運判朱朝奉入蜀，和秦太虛梅花：「諸篇都是，至他的豪放而恣肆的情調，頗似李白。陸務觀說：「取東坡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讀他的詩，何嘗不是如此呢。他除七古外，七絕亦富有清新的風味。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萋萋滿地蘆芽

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惠春江晚景）「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鉤。」（吉祥寺賞牡丹）「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望湖樓醉書）「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浩歌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書李世南所畫秋景）「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贈劉景文）像他這類描寫景物的詩，情意俱盡，語句快健，而帶秀逸之氣。讀之如清風外來，花香四溢，使人感到恬靜的安適。他的律詩可不見長，無論五律和七律。王阮亭說：「東坡惟律詩不可學。」（一瓢詩話）總之他的詩，以豪放爲主，但有時亦滿含着清新俊快的風格。正如他的詞一樣，是一位多方面成就的天才作家。

□在當時受蘇軾的影響最大的幾個詩人，有所謂「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或加上陳師道，李廌，號蘇門六君子。蘇軾之才，在當時好似朗月之靜掛於夜天，而六君子只是疎疎的羣星。

黃陳是江西詩派之宗，而秦晁張三人，也各有特殊的風格。秦觀詩，王荊公稱他「清新婉麗似鮑謝」。敖陶孫也說「秦詩如時女步春，終傷纖弱」。元好問論詩絕句，因有女郎詩之譏。實在說，秦詩最婉麗，清華然略失之纖弱；敖元這種貶損，似乎是過分的槌求吧。我們看他的近體絕句：「日圍新碾淪花甃，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秋日）：「清酒一杯甜似蜜，美人髮鬢黑如鴉。莫誇春色欺秋色，未信桃花勝菊花。」（處州閒題）：「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兩三枝。行人到此無腸斷，問爾黃花知不知。」（題郴陽道中一古寺壁）：像他這種婉約容與的風度，好似新出浴的美女，嬌慵無言中自有一種醉人的魔力。他的五絕題畫云：「曉浦烟籠樹，春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這真是詩中有畫了。張耒著有詩說及宛丘集，他的詩平淡簡古而富有逸趣。與少游同學於蘇軾，軾嘗云：「秦得吾工，張得吾易。」但我以為秦之清麗，實遜張之簡古。如他的七律田家云：「社南村酒白如餠，鄰

北

翁宰牛鄰媪烹。插花野婦抱兒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飽不知夜，裸股掣肘時歡爭。去年百金易斗粟，豐歲一飲君無輕。」這種平淡而富有逸趣的田園生活的描寫，實是張耒的特殊的風格。楊萬里亦稱「肥仙詩自然」。肥仙者，柯山之詞號也。晁補之有約李令詩云：「茅簷明月夜蕭蕭，殘雪晶瑩在柳條。獨約城隅閑李令，一杯山芋校離騷。」清麗有逸致。此外蘇軾的表弟文同，字與可，詩有孟襄陽韋蘇州之致。軾弟轍，字子由，詩亦有致，有樂城集。宋詩經過西崑體的靡麗綺豔，經過梅蘇歐陽的平淡閑適，又經過蘇軾一派的豪放俊逸，風格雖然是屢屢的變異，但從沒一規模較大的詩派，領導着一羣詩人向新的道路走去。江西詩派的起來，在靜止詩壇掀起絕大的波瀾。黃庭堅便是江西詩派的領袖詩人。他的詩雖半字隻句不輕出，務創為新奇拗崛的局格，一洗當時油滑庸熟之病。他有幾首寫家庭的詩甚好，如過家臨河道中，都可看出他格格獨異的作風。臨河道中云：「村南村北禾黍黃，穿林入塢歧路

長。據鞍夢歸在親側，弟妹婦女笑兩廂。甥姪跳梁暮堂下，惟我小女始扶牀。屋頂撲棗爛盈斗，嬉戲喧爭挽衣裳。覺來去家三百里，一圍免絲花氣香。可憐此物無根本，依草着木浪自芳。風烟雨露非無力，年年結子飄路旁。不如歸種秋柏實，他日隨我到冰霜。」

昭昧詹言說：「涪翁於音節，尤別創一種兀傲奇崛之響，其或即隨此以見。」像上面的一首長詩，通體都錘鍊得都很精密，而句法的雅健，音節的奇響，宜足以開了一大宗派。山谷的律詩，亦甚工緻，七律中有王充道送水仙花詩：「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池口風雨留三日云：「孤城三日風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登快閣云：「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都可看出他精心琢鏤的工夫。至山谷的七絕，向來評論家都是看不起的，但下列幾首未嘗不清新活躍：「亭台經雨壓塵沙，春近登臨意氣佳。更喜輕寒勒成雪，未春先放一城花。」（春近四絕句之二）「四顧山光接水光，憑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涼。」（鄂州南樓書

事）「陽關一曲水東流，燈火旌陽一釣舟。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雨替人愁。」（夜發分甯寄杜澗叟）「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題小景扇）像山谷這樣的絕句，能夠脫下古典的衣裳，不用拗捩的字句，一縷縷地織成功清新活躍的抒情的的小詩，這實是我們應該景仰他的。他這種一點也不苟且認真作詩的精神，由他傳給了曾幾，再由曾幾傳給了南宋的范成大楊萬里陸游三大家，算是江西詩派的幸運的一脈，而為後來許多的詩人追蹤逐跡，其影響一直到了近代。■「閉門尋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黃山谷詩）無己即是陳師道的字，號后山居士，彭城人。初學於曾南豐，後見山谷，詩格一變。他一生很清苦，嘗宿齋宮，驟寒，或送綿半臂，却之不服，竟感疾而死。有陳后山集十四卷。他的詩以澹遠勝，初若不經意的，疏疏地寫就，卻是極為飽滿豐腴的。像春懷示鄰里云：「斷牆著雨蝸成字，老屋無僧燕作家。剩欲出門追語笑，却嫌歸髻著塵沙。風翻蛛網開

三面，雷動蜂窩趁雨銜。屢失南鄰春事約，只今容有未開花。」像這詩澹澹地寫來，有如以燒焦的筆頭，蘸水墨作雲林小景枯瘠之中，而清韻盎然，卻足以耐人吟味無已。敖陶孫說：「陳后山如九臯獨啖，深林孤芬，冲寂自妍，不求賞識。」真的，他實是一位孤芳自賞，韻格獨高的詩人。又像他的野望詩，也可看出他苦吟的工夫來。「山開兩岸柳，水遠數家村。地勢傾崖口，風濤嚙石根。平林霜着色，沙岸水留痕。騰寄還鄉泣，難招去國魂。」無已的五絕，亦有很工巧的像夜句云：「過雨作秋清，歸雲放月明。入簾搖竹影，塞耳落洪聲。」陳師道作詩，一味的苦吟而成，很有點像唐代的苦吟詩人賈島李賀們作詩的情形。他每登覽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之，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貓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待詩成，乃敢復常。（見石林詩話）他這樣苦吟的結果，遂卓然構成了一個特殊的詩的風趣，成爲江西詩派重要的領袖作家之一，而爲南宋的詩壇開闢了一條先路。自黃山谷以下二十五人的江西

北

派詩家，只舉陳師道一人作代表。像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錡，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揚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凱，王直方，僧善權，高荷諸人，便不一一地敘述。此外尚有應提到的，即江西詩派這個名稱的倡始者呂本中，他的詩也有清駛可愛的。

【北宋詩話】宋代論詩風氣之流行，由於詩話之筆記化。唐人論詩，偏重在格，雖無系統可言，然全書總有中心，自與筆記不同。即其專論詩的本事者，體固近於小說，然加以分類也。與筆記之冗雜者有別。待到宋人開詩話之體，於是論詩開一方便法門。此真章學誠所謂「以不能名家之學，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者。（文史通義詩話）固宜其量之多了。宋人詩話之最早者，爲歐陽修之六一詩話。（一）六一詩話一卷。（江西通志藝文略誤作六卷）歐陽修撰。有全集本，百川學海本，說郛本，津逮秘書本，歷代詩話本，螢雪軒叢書本。又據千頃堂書目有古今彙說本，未見。案是

書原稱「詩話」，故司馬光所撰亦只云「續詩話」。其稱「六一詩話」或「歐公詩話」。「永叔詩話」云云者，皆出後人所加，取便稱引而已。歐陽修自題其詩話云：「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曰：「以資閑談」，則知其撰述宗旨初非嚴正，是以論辭則雜舉雋語，論事則泛逮聞見，於詩論方面無多闡發，只成爲小說家言而已。後世詩話之濫，不能不說歐氏爲之濫觴。其後司馬光繼之，有續詩話一卷。（二）溫公續詩話一卷。司馬光撰有百川學海本，津逮秘書本，歷代詩話本，螢雪軒叢書本。又說郭本不全。案今世所傳各本，皆從百川本出。漁隱叢話前集十三引迂叟詩話一則云：「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鏤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而士人游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館，即踰曲江之盛也。」此一則爲今傳各本所無。其卷首自題語亦云：「歐陽公

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書之。」則其撰述宗旨，原非嚴正，亦可知。詩話之起，本同筆記。故郭紹虞論詩話絕句有云：「醉翁曾著歸田錄，迂叟亦記涑水閒，偶出緒餘撰詩話，論辭論事兩難分。」宋人詩話之與說部既難以犂別，所以宋史藝文志之著錄詩話有入集部文史類者，有入子部小說類者。這不能全怪宋志之進退失據，體例不純，也是宋人詩話之內容性質本可兩屬之故。其足考當時詩人之遺聞軼事者，體固近於小說，即足資昔人詩句之辨證考訂者，亦何嘗不可闖入子部呢！所以詩話而筆記化，則可以資閑談，涉詩話可以考故實，講出處，可以黨同伐異，標榜攻擊，也可以穿鑿傳會，牽強索解，可雜以神怪夢幻，也可專講格律句法，鉅細精粗，無所不包，以這樣繁猥之作，當然繼起效顰者大有人在，而論詩風氣感極一時了。今考北宋詩話一類之書，除歐陽修六一詩話司馬光續詩話外，其至今猶獲流傳者，有下述數種：（三）中山詩話一卷。（郡齋讀書志及通考作三卷，案錢曾述古堂

書目有三卷本，宋四庫闕書目作二卷。劉攽撰。有百川本。說郛本，津逮本，歷代詩話本，螢雪軒本。考李心傳舊聞證誤有一則引貢父詩話云：「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覽其鏡背云：『乾德四年鑄。』上大驚，以問陶寶二內相。二人曰：『蜀少主嘗有此鏡，必蜀中所鑄。』」上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是亦宋人著作，而所引爲今中山詩話所無，竊疑今一卷本或非足本。

(四)臨漢隱居詩話(或稱隱居詩話)一卷。魏泰撰。其足本有知不足齋，龍威秘書，七子詩話，湖北先正遺書，古今說部叢書，螢雪軒叢書及筆記小說大觀諸種。其不足者有說郛本，學海本，歷代詩話本，奇晉齋叢書本。(五)石林詩話三卷。(津逮本，唐宋叢書本作一卷)葉夢得撰。(詩學指南本誤作高似孫撰)有楸花盒本，葉石林遺書本，百川本，說郛本，津逮本，歷代詩話本，螢雪軒本。又詩學指南本，不全。案葉氏雖至南宋猶存，而楸花盒本諸序謂是書當作于靖康以前，則亦北宋之書。又楸花盒本有葉

北

廷瑄所輯之石林詩話拾遺，與石林詩話附錄。拾遺足補今傳各本之遺。附錄則彙輯後人指正之語，足資辨證。葉德輝重刊石林遺書本，除轉錄上述二種外，復輯有石林詩話拾遺補與石林詩話附錄補遺二種。(六)優古堂詩話(澹生堂目作復古堂詩話)當是傳寫之誤。一卷。吳玘撰。有讀畫齋叢書本。歷代詩話續編本。又有舊鈔本，見鐵琴銅劍樓目。案吳玘字正仲，滁州人，而鐵琴銅劍樓所藏舊鈔本題毛玘平仲。考毛玘，三衢人，毛友子，雖與吳玘同時而非一人，或以名同致誤。又案是書與漁隱叢話所引復齋漫錄高齋詩話諸書，頗多相同。讀畫齋本徐駿跋稱其雜見他書，良然。(七)紫薇詩話(百川本作東萊呂紫薇詩話，各書稱引亦有作東萊詩話者)一卷。呂本中撰。有百川本，螢雪軒本(均足本)津逮本，歷代詩話本(以上二種僅脫一條)又有說郛本，則刪節殊多。案螢雪軒本從百川本出，故有下列一條：「從叔大有少時詩云：『范睢才拊穰侯背，蔡澤聞之又入秦。』不減王荊公得意詩也。」此條

文——一——七九一

爲其餘各本所無。(八)藏海詩話一卷。(趙魏竹垞
 盒傳鈔書目作二卷。吳可撰。有函海本，知不足齋
 本，昌平叢書本。歷代詩話續編本，螢雪軒本。又有詩
 法萃編本，不全。其雖流傳而疑出依托者，有(九)
 後山詩話(或作陳無己詩話)一卷。(適園叢書後
 山集本作二卷，蓋分合之異。舊題陳師道撰。此書
 除全集各本外，有百川本，稗海本，津逮本。歷代詩話
 本，學海本，螢雪軒本，及說郛本。案是書諸家稱引著
 錄，或作陳無己詩話，或作後山居士詩話，又卷數則
 或稱二卷，或作一卷。如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
 均作二卷，而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家則云一卷，知
 是書非出陳氏手定，故多歧異。考後山集二十卷爲
 其門人彭城魏衍所編。衍記詩話談叢各自爲集，而
 今本皆入集中，則非魏氏手錄之舊可知。四庫總目
 提要據陸游老學菴筆記定爲出於依托，所見亦是。
 然魏衍既言詩話談叢各自成集，則後山之有是二
 書，自無可疑。今本所傳，亦未必全出好事者以意補
 之。或後山原有此著，未及成書，後人編次，遂不免有

所增益耳。其近於輯佚以成書者，則有(十)蔡寬
 夫詩話三卷。蔡啓撰。有舊鈔本，未見。案是書不見宋
 以來諸家著錄，似當時已不甚流傳。朱緒曾開有益
 齋讀書志，謂於吳山書肆得舊鈔本，不知其所自出。
 竊疑是書或出書賈據漁隱叢話所引鈔集以牟利
 者，故勞季言遂有當日全部收入之語。考漁隱叢話
 之於石林詩話，採至八十餘條，較之單刻諸本，僅少
 六條，則其於蔡氏詩話全部收入固未可知。然蔡氏
 書既爲當時所重，不應別無單刻本流傳。今是書既
 不見宋明以來著錄，而與叢話所載又是勘驗悉合，
 則其出後人鈔集斷無可疑。豈其書以經叢話收入
 而單行者轉不爲人注意歟？抑以與蔡寬夫詩史名
 稱相混而致誤歟？其雖流傳而非足本者，則有下
 述諸種。(十一)潛溪詩眼范溫撰。有說郛本一卷。案
 是書惟見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及文獻通考，
 而不見宋以後諸家著錄，疑其佚已久。今傳世者惟
 有說郛本(古今詩話本即出此)僅三則，已非其全。
 且有誤錄他書之語。(十二)潘子真詩話潘淳撰。有

說郭本一卷。案說郭本（古今詩話本即出此）共四則。案光緒江西通志藝文略詩文評類著錄是書稱「詩話補遺」不云潘子直詩話，蓋以其祖與嗣有詩話一卷，而是書爲補其遺也。嚴有翼藝苑雌黃引作詩話補闕，知當時原有此稱（十三）陳輔之詩話陳輔撰，有說郭本一卷。案是書不見宋以來諸家著錄，尤袁遂初堂目亦無之。說郭所錄凡十二則，不知其所據，意元時常猶有全書（十四）西清詩話三卷（澹生堂目五卷，萬卷堂目一卷）蔡條撰，今有說郭本一卷。三卷本未見（十五）漢泉詩話不題撰人，今有說郭本一卷。凡十一則，所論多偏於考據，尤以校正杜詩者爲多。朱鶴齡注多與此同，當即據此書者。是書除遂初堂書目著錄外，不見他家著錄，知其佚已久。考吳曾能改齋漫錄有「漢泉張君詩話」云云，則當爲張某撰（十六）漫叟詩話不知撰人，今有說郭本，螢雪軒本均一卷。案是書不見諸家著錄，惟說郭中有之，僅十二則。此外諸本皆同，蓋即自說郭本出。考郡齋讀書志小說類有漫叟見聞錄一卷，云

此

「不知何人，建炎中所撰也。」考詩話云：「謝舉廉字民師，余建中靖國中與同寓興國寺。」又云：「予崇寧間往興國軍。」云云，考其時代，正與相近。竊疑此書或即自漫叟見聞錄中摘錄出者。然既閱詩話總龜及胡仔漁隱叢話亦均引此書，則似早有單行之本，非輯錄也。撫州府志藝文志著錄是書作謝逸撰，不知其所據。考謝逸無「漫叟」之號，而漁隱叢話前集（五十二）引漫叟詩話云：「謝無逸學古高潔，文詞煅煉」云云，則其非出謝氏所撰，又至明顯（十七）桐江詩話不知撰人，今有說郭本一卷。案是書亦不見諸家著錄，惟胡仔漁隱叢話及黃芻山谷年譜均引之。詩話中有「程進道紹興初帥閩中」之語，知其人已入南宋。考今說郭本凡五則，而見於漁隱叢話者凡三條，尚有「感事」「煎茶」二則，未見稱引，則其書在元季或有傳本，但不見諸家著錄何也？
 此外散佚而未獲流傳者更不知有多少種。今就所知別爲數類，條舉於後。其經諸家著錄，且經他書稱引而有佚文，可以採輯者，爲第一類，如（十八）歸

叟詩話（諸家稱引多作王直方詩話或王立之詩話）又方深道諸家老杜詩評所引作歸叟詩文發源（六卷）王直方撰。案是書那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及通考經籍考均著錄，惟不見。明以來諸家著錄，疑散佚已久。千頃堂書目類書類司馬泰廣說，郭中有王直方詩話一種，竊疑明人校刻叢書風氣，於原本多加刪節，恐亦未必爲足本。（十九）洪駒父詩話一卷，洪芻撰。案是書早佚。除通志藝文略及遂初堂書目著錄外，明以來諸家著錄，惟見千頃堂書目與澹生堂書目及焦竑國史經籍志而已。千頃目中有古今彙說本，未見。澹生目云有百川本，考百川學海有洪芻香譜而無詩話，恐誤。至焦竑國史經籍志所載則頗多佚書，亦不足爲明以來流傳之證。（二十）李鐔詩話（他書稱引均作李希聲詩話一卷）李鐔撰。宋史藝文志著錄文史類。漁隱叢話前集及詩人玉屑均引其語。（二十一）唐宋詩話不知撰人與卷數。遂初堂書目文史類著錄。方深道諸家老杜詩評卷二頗多稱引。又考宋史藝文志文史類有唐宋名

賢詩話二十卷，不著撰人，不知即此書否。其僅見著錄而未見稱引者，爲第二類。此雖無佚文可輯，然原有其書，則無可疑。（二十二）詩話一卷。潘興嗣撰。案是書惟見光緒重修江西通志藝文略詩文評類，此外不見諸家著錄，當早散佚。（二十三）潛堂詩話無卷數，李公彥撰。案是書見光緒重修江西通志藝文略詩文評類，而未見藏書家著錄，當早散佚。撫州府志藝文志作李成德撰，成德蓋成科之誤。（二十四）王禹玉詩話一卷。王珪撰。見通志藝文略詩話類。（二十五）大隱居士詩話一卷。朱肱撰。案是書宋史藝文志入子部小說類。宋志於詩話每多分入文史小說二類。此當亦爲論詩之著。宋志不著撰者姓名，據湖州府志人物傳知爲朱肱所撰。又案宋時號大居士者，有田闢、南康人；又有鄧深、湘陰人；有大隱居士集，亦未能定其竟爲誰作也。其僅見稱引而未見著錄者，爲第三類。此則雖有佚文可輯而不能考其是否成書者。（二十六）三蓮詩話不知卷數。員達原撰。韋居安梅磭詩話引其語。（二十七）高齋

詩話不知卷數。曾慥撰。案是書不見諸家著錄。福建通志（七十三）經籍志載曾氏著作亦祇有高齋漫錄一卷，不言有詩話。惟漁隱叢話前後集，詩話總龜後集，以及韻語陽秋野客叢談諸書時多稱引。今以墨海金壺所據四庫大高齋漫錄校之，絕無相同之語。知詩話一書其佚已久。諸家稱引，每不冠以作者姓氏，惟葛立方韻語陽秋（十六）稱曾端伯高齋詩話，始知爲曾慥所撰。或詩話原爲漫錄中之一部分，故諸家多不別爲著錄。又以其早經散佚，故永樂大典所引漫錄，遂亦無詩話中語歟。（二十八）洛陽詩話不知卷數及撰人。詩話總龜前集（五）引之云：「呂申公鎮河陽府，府屬投詩曰：『渭川重得呂嵩嶽再生申。』由是獲知。」清伍涵芬說詩樂趣採用書目中有司馬光洛陽詩話不知其所據（二十九）古今詩話不知卷數及撰人。案是書不見諸家著錄。惟宋史藝文志有李頎古今詩話錄七十卷，列蔡條西清詩話後，不知即此書否。苕溪漁隱叢話優古堂詩話及竹坡詩話諸書，均稱引之。知在北宋末南宋初

北

當亦流行一時也。（三十）閑居詩話不知卷數與撰人。案是書不見諸家著錄，疑其佚已久。詩話總龜前集引之較多。考核其文多見溫公續詩話及中山詩話，蓋出時人竄竊爲之者。伍涵芬說詩樂趣所引略與相同，惟有二則論貫休惠崇詩，爲總龜所未引者，不知伍氏何所依據，豈猶獲見其原本耶？其未成或未刊行，故未見著錄，且無佚文可輯者，爲第四類。（三十一）劉咸臨詩話僅數十篇，蓋未成之作。劉咸臨亦不知何許人，惟詩話總龜前集（八）引王直方歸叟詩話有一則云：「劉咸臨醉中嘗作詩話數十篇，既醒，書四句於後曰：『坐井而觀天，送亦作天論。客問天方圓，低頭慙客問。』蓋悔其率爾也。」根據上文所述，則知宋時詩話產量之多，雖至今頗多散佚，而以此類著作之衆，猶可見一時論詩風氣之盛也。

【北宋詩話之叢書類書與輯本】當傳論詩之著既多，則詩話之叢書類書與輯本自應時而起。其輯爲叢書者，有（一）吟窗雜錄三十卷，蔡傳撰，未見。直

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均著錄文史類。案書錄解題云：「莆田蔡傳撰，君謨之孫也。取諸家詩格詩評之類集成之。又爲吟譜。凡魏晉而下能詩之人皆略具其本末，總爲此書。麻沙嘗有刻本，節略不全。」據是則蔡氏所編歷代吟譜似亦在此書之中。今吟譜既別有傳本，而此書則經後人重編，即托於狀元陳應行者。是此書雖不傳，而其所輯內容要仍在陳編五十卷中也。又案毛晉跋齊己風騷旨格云：「莆田蔡氏著吟窗雜咏，一當作錄。」載諸家詩評詩格類三十餘種，大略真贋相半，又脫落不堪讀。」則其書明末猶有之，或今尚在人間也。其輯爲類書者，又可別爲數目，如詩苑類格諸書，均以詩體詩法分者。

(二) 詩苑類格（玉海五十四作寶元詩苑類格）他書稱引每簡稱詩苑，或詩格。三卷。李淑撰。佚。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案晁公武云：「寶元二年，豫王出閩，淑爲王子傅，因纂成此書上之。述古賢作詩體格總九十目。」玉海云：「翰林學士李淑承詔編爲三卷，上卷首

以真宗御製八篇，條解聲律爲常格，別二篇爲變格。又以沈約而下二十八人評詩者次之。中卷敍古詩雜體三十門。下卷敍古人體製，別有六十七門。」據是所言，則其內容猶可窺知，蓋兼有自著及類書叢書三種性質者。(三) 詩法一卷。孫載輯。載嘉定人是書不見諸家著錄。惟江南通志藝文志（一九二）及嘉定縣志藝文志均有之。嘉定縣志且稱爲孫氏所輯，當亦類書之屬。(四) 吟體類例一卷。不著撰人。佚。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並著錄。案是書焦竑國史經籍志雖亦著錄，然不足據，明以前當早佚矣。如詩總則又以內容性質分者。(五) 詩總十卷。阮閱撰。（諸本作阮一閱誤）佚。今有後人重編本。案閱字閱休，舒城人。宣和中知彬州，建炎初知袁州。胡仔茗溪漁隱叢話（三十六）引阮氏詩總自序稱：「得一千四百餘事，共二百四十餘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其播揚人之隱愚，暴白事之曖昧，猥陋太甚，雌黃無實者，皆略而不取；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今傳世諸本均無序，且易稱爲詩話總龜，蓋

非其舊矣。考郡齋讀書附志別集類(三)有阮閱總龜先生松菊集五卷，豈總龜亦為阮氏自號耶？又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一云：「閩中近時又刊詩話總龜，此集即阮閱所編詩總也。阮閱詩總十卷，分門編集，今乃為人易其舊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蘇黃門詩說，更號曰詩話總龜，以欺世盜名耳。」則知詩總原僅十卷，分四十六門，今月窗道人本前集卷數與之異，而分門與之同，豈即宋時閩中刊本之舊耶？考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云：「舊聞吳中顧維岳家有一本，竹垞見之，詫為祕錄，今已不可復見。」則似宋時閩中刊本猶在人間。顧近時諸家藏書目均不言之，何也？今世所傳重編之本有二：一明鈔本，百卷本，前後集各五十卷。二明月窗道人重刊本，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今四部叢刊有影印本，則較宋時閩中刊本似更增益。阮氏固云：「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有得之者當續焉。」則詩總不載元祐諸公詩話，自有難言之隱，而有人為續補之，固亦阮氏所願，第不應去其自序，沒其原編宗旨耳。至歷代吟譜則以

北

人以時為綱，又與前二種體例不同。(六)歷代吟譜五卷，蔡傳撰，未見。案四庫存目提要云：「此編始前漢以迄唐宋，凡能詩之人，皆紀其姓名字，末載厲鶚跋云：『此書嘗有麻沙刻本，節略不全，其敘次當以漢迄唐為第一卷，宋為第二卷，名僧為第三卷，閩秀為第四卷，武人為第五卷。』今本序次悉與跋同，蓋近人因鶚跋更定也。」則是此乃清人重編之本。其宋代重編之本，托名陳應行者，猶有傳本，蓋以時為綱，其體例與苕溪漁隱叢話為近。其兼有叢書類書之性質而異其面目者，即成爲詩話之輯本。如方深道醕道之集，諸家老杜詩評是(七)集諸家老杜詩評五卷。方深道撰，有抄本。深道，莆江人，宣和六年進士，次彭子(福建通志附父次彭良史傳)或作方道深，當誤。(八)集諸家老杜詩評一卷。方醕道撰。福建通志經籍志著錄。案陳振孫書錄解題云：「諸家老杜詩評五卷，續一卷，莆田方深道撰。」則似爲一人所著。又考史藝文志云：「方道醕集諸家老杜詩評五卷。」則又似方深道與方道醕(當即醕道之

誤)實爲一人非二人也。考福建通志經籍志云:「**酤**道字溫叟,有筆峯集五卷,類集杜甫詩史三十卷,集諸家老杜詩評一卷。」與方深道並附父次彭良史傳,則知酤道深道乃兄弟行,正集續集乃出二人分編,陳氏合爲一人,非也。he

【北宋詞】經過了溫庭筠,李煜,韋莊,馮延巳諸人的努力,詞至宋代,已達到了牠的盛年。宋詞在中國文藝史上的地位,正和唐代的詩歌一樣。晏殊,歐陽修,張先,柳永四人,便是盛代的先驅。他們在宋詞人中的地位,正和王揚盧駱四傑在唐人詩中的地位是一樣的重要。他們上續「花間派」和南唐君臣一派的豔麗的抒情小詞,更下開蘇東坡一派脫去聲律束縛的豪放詞。他們由製小令而漸創曼聲長調。由擺脫古典而引用俚語入詞,詞在此時,却開了許多新的途徑,這是宋詞的第一個時期。到了十一世紀的中年,柳永一派的婉約的作風,漸漸的要籠罩一切,這時天才的詩人蘇軾,更應運而生,與之對立。他以清曠豪放開宗,創始了詞的北派,這是宋詞的

第二個時期。蘇軾之後約二十年左右,詞壇上又出了一位重要的作者周美成;他的詞沒有第一期詞的清雋健樸的風格,也沒有第二期詞的奔放雄奇的特色。但他的詞是嚴守音律,精鍊字句,務於嚴格的詞律之中,用清麗婉美的辭句,來寫出他的心懷,而爲南宋詞人開闢了一條先路,這是宋詞的第三個時期。■北宋的初年,全國人士因爲一齊致力於東征西討,亟求統一的原故,似乎沒有注意到詞的如何繁榮。西蜀和南唐的平定,雖然大詞人李煜和歐陽炯輩,亦都來歸,但他們在宋詞的影響上並不大。這一方面因爲他們是降王臣的原故,社會人士對他們並不十分的重視,另一方面這時的才智之士,多思在政治方面建立殊勳,而不肯屑屑於詞的創製。因此在這近百年間的詞壇,除了幾個五代的老詩人的「殘蟬的尾聲」外,並沒有什麼新興的偉大作家出現。直等到晏殊,歐陽修,張先,柳永起來,詞壇才顯出了熱鬧的景象,而爲一個大時代的先驅。■晏殊他是一個大天才,慶歷時,拜集賢殿學士,

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使。卒，謚元獻。當時知名之士，如范仲淹、歐陽修，皆出其門。他的一生過的是「花園錦繡」詩人生活，所以他的詞亦處處表現着閑雅豐美的風格。他生於淳化一年，死於至和二年，年六十五歲。著有珠玉詞。晏殊的詞，受馮延巳的影響很深。劉貢父說：「元獻尤喜馮延巳歌詞，其所作亦不減延巳。」（中山詩話）晁無咎亦說他不蹈襲前人語，而風調閑雅。試看他采桑子：「時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長恨離亭。滴淚春衫酒易醒。梧桐昨夜西風急，淡月朧明。好夢難仍。何處高樓雁一聲。」陽春二月芳菲偏，暖景溶溶。戲蝶遊蜂。深入千花粉豔中。何人解繫天邊日，占取春風。免使一片西飛一片東。」真的，我們讀了這首詞，可以感到一種清新的意境，與婉和閑適的音調。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晏殊的詞，是不用強烈顏色的渲染，從平淡處給我們一種清新的妙境。他的成就的高處，確足以闖入延巳之室。試看他的浣溪沙二詞，更可以看出和延巳相似的風作：「三月和風滿上林，牡丹妖豔直千金。

惱人天氣又春陰。爲我轉回紅粉面，向誰分付紫檀心？有情須殢酒杯深。」（詠牡丹）「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詠落花）關於這首詞，有一段故事：晏元獻同王琪步遊池上，時春晚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一句，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何不云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後齋漫錄）晏殊的詞裏，頗多豔麗的抒情句子，像「爲我轉回紅粉面，向誰分付紫檀心。」（浣溪沙）「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浣溪沙）「粉面啼紅腰束素，當年拾翠曾相過。」（漁家傲）：這還不是情語嗎？雖然他的兒子幾道曾說：「先君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欲蓋彌彰，是幾道爲他老子強辯也。晏殊幼子幾道在政治上，雖然不及乃父的耀顯，但他的詞的造詣，却是「雖風清於老鳳聲。」所以周濟論他們道：「晏氏父子，仍步溫韋，小晏精力尤絕。」（詞選序）這

尚不失爲公允之語。有小山詞如：「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却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絃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臨江仙）這首詞音調和諧，富有女性的聲調之美，可算他集中的代表作品。幾道的詞，受南唐二主，溫飛卿，韋端己諸人的影響不少。但他的詞，是有他真摯的性情，獨特的風格，並不是一味的依樣模仿。陳質齋說：「叔原在諸名勝中，獨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程叔微亦說：「伊川聞誦叔原鷓鴣天詞：『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他實是一位高才的獨特的詞人。」與晏殊同時的詞人，如范仲淹，宋祁諸人，雖然都有幾首最膾炙人口的小詞，但他們都是過着政治生活的兩位用世的名臣。因此他們的政治的聲譽，反掩沒了他們在文藝上的地位。這時真能夠接續晏殊在文藝史上位臵的，却只有一個歐陽修。歐陽修的詞，直接受晏殊的影響很深，因他和范仲淹同出晏殊之門的原故。

但間接的則和晏殊是同出於南唐。當我們讀他的古文時，只見到他是一位面孔嚴肅冷酷無情的道學家。即在他的五七言詩中，亦很難看到他是一位怎樣富於感情的詩人。但一讀到他的詞，便發見他是一位情感最熱烈最豐富的文藝作家。他活潑潑地，赤裸裸地，顯露了他天真的詞人的面孔，在我們之前像「鳳髻金泥帶，龍文玉掌梳。走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閒妨了繡工夫。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南歌子）「今日北池游，漾漾輕舟。波光瀲灩柳條柔。如此春來春又去，白了人頭。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酌金甌。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浪淘沙）像這樣的詞，是何等的蘊藉風流呢！他是在表白自己的情緒，呼訴自己的心聲，顯露他本來面目的歐陽修，決不是扳着面孔作「一文以載道」古文的歐陽修了。我們再退一步想，朱熹是何等的道學先生，他作起文來，亦慣作情語，何況永叔是個文學家，是帶有些浪漫性的文學家呢？胡適之說：「北

宋不是一個道學時代，作艷詞並不犯禁，正人君子並不以此爲諱。看了這個話，知陳質齋羅長源諸人之語，是爲永叔強辯也。抒情的小詞，五代的南唐二主，最爲擅長。及到了歐陽永叔，便作的更起勁了。下面的兩首詞，顯然是還帶着南唐的餘風。如「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隄。隱隱笙歌處處隨。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微動漣漪，鷺起沙禽兩岸飛。」羣芳過後西湖好，狼籍殘紅，飛絮濛濛。垂柳闌干盡日風。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采桑子西湖詞）像這樣的詞，無處不表現一個浪漫的善感的詩人歐陽修，誰還記得他是一個衛道的大古文家呢？他還有一首我最愛讀的蝶戀花詞：「庭院深深幾許，楊柳堆簾，煙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這又是如何的淒麗多情呢！張先的詞甚有聲於當時，晏元獻嘗辟他爲通判。後仕至都官郎中，故有「桃李嫁東風郎

中」和「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之名。過庭錄載有他一段故事。子野詞云：「沈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一時盛傳。永叔尤愛之，恨未識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謁永叔，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東風郎中。」這首詞的全文如下：「傷高懷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愁正引千絲亂，更東陌飛絮濛濛。嘶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雙鴛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橈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斜月簾櫳。沈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在子野的詞裏，有許多是膾炙人口的。古今詞話：「景文（宋祁字）過子野家，將命者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耶？子野內應云：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闌』（景文木蘭花詞中句）尚書耶？」試看子野這首名詞：「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他別號張三中，又號張三影。樂府紀聞客謂子野曰：「人咸目公

爲張三中，謂公詞有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子野曰：「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不喻，子野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墜輕絮無影。」此余生平得意者也。子野又有碧牡丹一首，其中「幾重山，幾重水」是曾經大感動於晏元獻的。子野也長於詩文，舊稱有文集百卷行世。現在我們再講北宋偉大的詞人，慢詞的創造者柳永。他少時好游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調，都請他爲詞，所以他的詞遍傳天下。葉夢得所謂「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者，其流傳之廣，可比之唐之元白。他的詞之所以能得到廣大範圍的讀者和歌者，完全在他的詞能脫下了花間派的衣衫，而自創一格，並能運用白話及淺顯的文字的原故。在十一世紀的詞壇上，他要算是最有勢力的一個偉大作家。他的鶴冲天云：「閒窗漏永，月冷霜華墮。悄悄下簾幙，殘燈火。再三思往事，離魂亂，愁腸鎖，無語沉吟坐。好天好景，未省展眉則個。從前早是多成破，何況經歲月相拋。假使重相見，還得似當初

麼？悔恨無計，那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我們讀他這首詞有兩點是應該注意的。（一）在他以前的詞家，都善於小令，而不善於慢詞，詞到他始創作了許多偉大的曼聲長調，而慢詞才大行於世。（二）詞到了他，始以白話俗語入詞，如這首且用了「他」「則個」「也」「麼」諸口語，使他更易爲時人所領悟。他的詞流行之廣，豈是偶然的，他尚有一首最有名的雨霖鈴詞，能夠將離情別緒的最內在的感覺，細細的分析出來，這實是他的最擅長處。陳質齋所謂「尤工於羈旅行役」的，便是指他這一類的文字。詞云：「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相傳宋仁宗留意儒雅，深斥浮豔虛華的文字，柳曾有句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酌。」（鶴冲天中句）後來仁宗取士，他去應考，臨軒放榜

時，仁宗特奚落之曰：「此人風前月下，好去淺斟低酌，何要浮名？」（見能改齋漫錄）他雖然後來改名得中，但自此遂不復作政治活動。真個「淺斟低酌」沈醉於倚紅偎綠的歌舞場中，潦倒窮愁以死。他死後蕭條葬資亦無所出，羣妓爭釀金葬之於襄陽縣花山，每遇清明時節，多載酒肴飲於耆卿墓前，謂之「弔柳會」。清王漁洋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弔柳屯田？」耆卿雖然潦倒一生，但他生前能得名妓的眷念，死而又使她們久久不能忘掉，耆卿者，卿可以含笑九泉了。自來的文藝，牠的意境是逐漸地開拓，材料是逐漸地豐富。平庸的人作文藝，只在舊的意境裏討生活，舊的材料裏做工夫，永遠是不肯跳出前人的範圍，大天才就不然，他常是新意境的開闢者，新材料的搜集者。文藝因為有了新的意境，新的材料，便生出更壯大的新生命，放出極绚烂攝人的光彩來。詞也是這樣一步步地開拓下去，在五代和北宋的初年，花間派的淒惋、惆悵、柔麗、細膩的風格，籠罩着當時的詞壇，一切的詞人們之所

作，那個不是規摹花間派淒惋、惆悵、柔麗、細膩的風格，覺得就不是正統的詞人。就如大才的歐陽修，二晏亦未能脫去這種風氣；平庸的人，如何能逃出這種範圍呢！及大天才的蘇軾出來，詞便到了大解放的時期，走到了一塊嶄新的園地。柳永雖然倡導了慢詞，但他還因襲着五代詞的豔曼的風氣。迨蘇軾出來，一變詞的婉約而為豪放的作風。從此詞更有新生命，更有了南北兩派的區分。南派婉約，北派豪放；南派的領袖為五代的後主，而北派却以蘇軾為開山祖師。蘇軾是以散文和詩著名當代的，同時又是位轉變詞壇風氣的大詞人，在詞史上更佔着特殊的位置。他的詞以清曠豪放為宗，在辭句方面，他往往雜採詩賦語，經典語，甚至以散文的句法作詞。陸放翁說：「試取東坡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胡致堂亦謂：「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我們看他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就可以見出他橫放傑出的豪放的作風。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寄，一樽還酹江月。」陳无已謂「子瞻以詩爲詞。」如此篇和「荷篲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醉翁操）以及「如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江城子）可算是以古文入詞了。他的文才的橫逸，誠如晁元咎所云：「橫放傑出，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這種粗豪恣放之作，後來辛棄疾的一派，受他的影響很深。關於他的詞，曾有一段趣話：「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比柳者卿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見吹劍續錄。這是譏諷他的，但實在他的詞亦不盡如「大江東去」之類。」東坡詞，有兩種境界：一個境界是橫放傑出的，另一個境界便是清空靈雋的。像

卜算子二首云：「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纔是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縑紗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這是如何清新澹遠之作。尤其像後一首詞，使我們讀了之後，真如散步於風清月白，樹影倒地的僻巷裏，使人感到一種恬靜的意味。張叔夏說：「東坡詞，清麗紆徐處，高出人表。」周保緒亦說：「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粗豪則病也。」這都是說他的詞有兩種不同的風格。他又有蝶戀花云：「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杳，多情却被無情惱。」這是如何細膩溫婉的情詩呢？王世貞說：「枝上柳綿，恐屯田緣情綺靡，未必能過。孰謂坡，但解作大江東去耶？」（藝苑卮言）這種話是很有見地的。北宋的詞人，可稱爲蘇派的頗多，所謂蘇門四學

士——秦觀，黃庭堅，張耒，晁補之，及向子諲，陳與義爲最。秦觀的詞以婉約勝，與黃庭堅齊名，時稱秦七黃九。蔡伯世云：「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唯少游一人而已。」但平心論之，他的氣魄卻沒有耆卿大，他的韻格，卻沒有子瞻高，他實一位善於置景藉辭，遣情使語的小心謹慎的詩人。試讀他的滿庭芳詞：「山抹微雲，天黏衰草，畫角聲斷誰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這種婉約輕圓的作風，實是少游詞的本色。少游因了這首詞，而得到「山抹微雲」君的稱號。「斜陽外寒鴉樓點，流水繞孤村」尤爲時人所傳誦（晁无咎語）我們再看下一段的故事，更知這首詞之名動一時了。「范仲溫嘗預貴人家會，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中略不顧及，酒酣，惟洽侍兒始問此郎何人？仲溫遽起，叉手而對曰：「某山抹微

雲女婿也。」（見鐵園山叢談）秦少游雖然是蘇門的詞人，但他的詞，受東坡的影響，却不如柳永之深。這在他的慢詞中，却可看得到的。高齋詞話：「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別後，公却學柳七作詞。」秦答曰：「某雖無學，亦不至如是。」東坡曰：「消魂當此際，非柳七句法乎？秦慚服。」雖然，少游的小詞，受花間派及宋初的幾個作家影響，却確有許多不可磨滅的名言雋語。像「枝上流鶯和淚聞，新啼痕間舊啼痕。一春魚鳥無消息，千里關山勞夢魂。無一語，對芳尊，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灸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鷓鴣天）「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花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踏莎行）王靜安說：「少游詞境，最爲悽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爲悽厲矣。」倚聲集亦推此詞爲千古絕唱，可見他的名貴了。相傳秦歿後，東坡嘗寫此詞於扇云：「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高山流水

之悲，千載而下，猶使人緬想低徊不已。□蘇門詞人，受柳永影響的，不僅少游一人，黃庭堅亦是一個。庭堅一生在文學上的努力，成功於詩歌一方面，爲江西詩派之宗。他的詞，有兩種不同的作風，像念奴嬌，水調歌頭，是與蘇詞相近的；若千秋歲，清平樂，則近柳秦的作風。晁无咎說：「魯直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乃着腔子唱好詩也。」像下面的一首（清平樂）便有柳秦的氣息：「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起歸來同住。春無踪跡，誰知除非問取黃鸝。百轉無人能解，因風吹過薔薇。」□張耒有柯山詞，但僅風流子及少年遊，秋蕊香三詞傳於世。秋蕊香詞甚有風致：「簾幕疎疎風透，一線香飄金獸。朱閣倚徧黃昏後，廊下月華如畫。別離滋味濃如酒，令人瘦。此情不及牆東柳，春色年年依舊。」

□晁補之有雞肋集，琴趣外篇，世人多以爲他的詞筆豪放，近於東坡。其實他的詞，都是寫自然界的可樂，可以說是閑適派的詞。試舉他的一首詞作例：「買陂塘，旋栽楊柳，依稀淮岸湘浦。東皋雨足新痕漲，

沙背鷺來鷗聚。堪愛處，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無人自舞，任翠幕張天，柔茵藉地，酒盡未能去。青綾被，休憶金閨故步。儒冠曾把身名誤。弓刀千騎，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試覷，滿青鏡，星星鬢影，如今許。功名浪語，便做得班超，封侯萬里，歸計恐遲暮。」（摸魚兒——東皋寓處）這時期的詞人，除蘇黃秦張外，更有陳師道，毛滂，賀鑄，李廌，朱敦儒，諸人。如夏雲秋雨似的綿綿不絕，使詞壇上很長期的呈現着熱鬧的景象。□蘇黃一派的清曠豪放的詞，是不管聲律格調，不屑雕琢字句的，他們只是以意行，橫放傑出，曲子中是縛不住的。因此他們的詞，雖工而多不入腔，去樂府愈遠，更不能歌唱了。樂府詞的起來，即是矯正這種毛病；他們特別重視詞的聲律和格調，他們喜歡在遣詞用句上着意，他們喜歡在撫寫物態上用力，他們想把詞和樂府合攏起來，造成樂府詞的復興。北宋的詞，尤其是婉約派的詞，到了這時，可以算是達到了登峯造極之境。這派著名詞人，爲周邦彥和女詞人李清照。□周邦彥自號清真居士，有

片玉詞。他在北宋詞壇上，是和蘇軾立在相反的地位。蘇軾反對柳永，他則承認柳永的餘風，而加之拓大。他的詞對於後來的影響甚大，這因為（一）他是一個音樂家，創了很多的協律的音調；（二）他的詞善於鋪敘，鋪敘中以鈞勒見長，像六醜、西河、蘭陵王，都是這一類的代表作品；（三）他的詞筆渾厚流轉，風力遼勁，無庸熟俗艷之病。像「正單衣試酒」、「六醜」、「良夜燈光簇如豆」、「青玉案」、「佳約人未知」、「歸去樂」等，皆可為我們的佐證。陳郁說：「美成二百年來，以樂府為獨步，貴人學士，市儈妓女，皆知美成詞為可愛。」（藏一話腴）誠然，他的豐富而音律諧美的詞，那一個不愛唱不愛聽呢？尹惟曉亦說：「前有清真，後有夢窗。」可知他在宋詞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了。美成詞亦喜用俗語，這是受柳永的影響。像少年游云：「井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麝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這首詞明白如話，而溫柔旖旎，不嫌直質，確是美成

北

的高處。此詞還經過一段有趣的故事：一天晚上，宋徽宗幸汴妓李師師家，時周美成已先在。他知徽宗到來，便伏師師的牀下，竊聽他們的謔語，即隱括成一首少年游，以紀其事。後來師師因歌此詞，徽宗問知為美成所作的，勃然大怒，遂諭蔡京下令，押美成出國門，不許他再留住汴京了。隔一、二日之後，徽宗復到師師家，坐了好久，才見師師姍姍而歸，徽宗大怒道：「爾往那裏去？」師師奏曰：「周邦彥得罪，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徽宗問：「曾有詞否？」師師道：「有闕陵王詞。」徽宗道：「試唱一遍。」師師因歌「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之句，曲終，徽宗大喜，復召為大晟樂正。（見貴耳錄）闕陵王詞云：「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弄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聞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回，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

露橋聞笛。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周美成的詞，大抵皆圓美流轉如彈丸，長調尤善鋪敘，富艷精工，紆徐反覆，能道盡所蓄之意。像上面的蘭陵王和六醜（薔薇謝後作）瑞龍吟，都是慢詞中最好的篇什。至於他的短調小詞，亦有精工之作，譬如那首題作早行的蝶戀花：「月皎驚鳥棲不定，更漏將殘，輕輓牽金井。喚起兩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絲冷。執手霜風吹鬢影，去意徊徨，別語愁難聽。樓上闌干橫斗柄，露寒人遠雞相應。」像這樣細膩深至，耐人尋味的一篇東西，實是一件純粹的藝術品，而有永久的生命。我們讀美成的詞，應該留心發見這樣的藝術品。像下面的那篇紅窗迴，亦是值得注意的一篇東西：「幾日來真個醉，不知道窗外亂紅已深半指，花影被風搖碎。擁春醒乍起，有個人人生得濟楚，來向耳畔問道『今朝醒未』。情性兒慢騰騰地，惱得人又醉。」美成的詞，尚有一種可注意之點，就是往往能融化了前人的詩句入詞，並減盡了鍼線痕跡，而能更深美地表現出來。張叔夏說：「美成詞渾厚善

於融化詩句。」陳質齋亦說：「美成多用唐人詩隲，括入律，渾然天成。」像西河金陵懷古一詞，雖用了劉禹錫兩首絕句的意境，但是能不被原詩牽制，寫出來還是他自己整個的情調，真是可貴。詞云：「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繞清江，髻鬟對起。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度天際。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空餘舊跡，鬱蒼蒼，霧沉半壘。夜深月過女牆來，賞心東望淮水。酒旗戲鼓甚處市，想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周美成的詞，後世被稱為典型的作家，所以沈伯時說：「作詞當以清真集為主。」在當時和他同派的詞人，以晁端禮、方侯雅、呂渭老、蔡伸、四人為著。其他像趙佶（宋徽宗）、趙長卿、葉夢得、向鎬、王灼等，亦甚有名，而趙佶尤可稱為第一流的作家。像他的媚眼兒、燕山亭（北行見杏花）一詞，是堪和李煜匹美的。此外在這個時代，還有如白玉柱似高出一般人之上，佔在北宋南宋之間的一位女詞家。這人便是李清照。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她

的青春的生活，是很美滿的。所以她早期的作品，很帶着曼艷旖旎的風趣。但她不幸自明誠出遊，死亡的生活，便由快樂而變成了寂寞淒涼；由青春少婦的心情一變而為飽經患難的孀婦。我們偉大的女詞人，以後便飄泊落拓，終了她的殘年。她的作風，雖以婉約勝，但她在早期的與晚年的，卻是兩種不同的風格。早期的作品，多清麗妍媚。晚年的作品，多淒清淡靜。至她在詞史上的地位，有人以她和李白李煜，稱為詞家三李的，也有人說她的詞為婉約之宗。更有人說她是北宋第一大詞人，正如孤鶴之展翮於晴空，明月靜掛於夜天。依我看來，這都不是過譽的。她的詞，的確值得我們深深地讚美。現在先看她少年時代的作品。如「素約小腰身，不耐傷春。疎梅影下晚妝新，裊裊婷婷何樣似？一樣輕雲。」歌巧動珠唇，字字嬌嗔。桃花深徑一通津，悵望瑤臺清夜月，還照歸輪。「浪淘沙！閨情」「夜來沈醉卸妝遲，梅萼插殘枝，酒醒薰破春睡，夢斷不成歸。人悄悄，月依依，翠簾垂。更接殘蕊，更撚餘香，更得些時」「訴

北

衷情」「香冷金貌，被翻約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恨，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鳳凰臺上憶吹簫——別情）這時是易安一生的黃金時代，她的好詞，也以這時所作為最多。此外像「瑞腦香消魂夢斷，寒金小髻鬟鬆醒，時空對燭花紅。」（浣溪沙）和「綠肥紅瘦」的如夢令，「寵柳嬌花」的念奴嬌，都可說是這時的代表作品。若與「今年海角天涯，蕭蕭兩鬢生華」（清平樂）「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永遇樂）都可看出她前後兩種不同的風格。清照詞的最好處，就是經過了音律的錘鍊，仍能出之以自然，有如未雕之美玉，有如荳蔻年華的少女，無處不表示着她的高潔與可愛。這實是她同時代的任何一個詞家所不及的。我們再看她最著名的聲聲慢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

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最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忖？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他的漱玉集詞，現在雖然僅存着殘餘的「刼友」，但每一首都是晶光照人，冰瑩玉潤，使讀者低徊吟誦，把玩不忍釋手的，這首聲聲慢，尤其是她最膾炙人口的詞。易安論詞的眼光很高，她對於當時幾個善寫離情閨怨的婉約派，和橫放傑出的豪放派，都有犀利而且中肯的批評。她評柳永：「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評晏殊、歐陽修、蘇軾：「雖學際天人，然作爲小歌詞，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評王安石、曾鞏：「若作爲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評晏叔原：「苦無鋪敘。」評賀方回：「苦少典重。」評秦少游：「專重情致，而少故實。」評黃庭堅：「尚故事而多疵病。」至於張先與宋祁輩，則「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她簡直看北宋的詞壇，無一完善的詞人，而在易安的眼光中，他們

的作品，直如糞土似的無可評價。

【北宋詞與南宋詞之區別】詞的大成時代是在兩宋，然而因爲兩宋的時勢不同，環境迥殊，人民的生活各異，作家的風格有別之故，所以詞的表現也，就各有其殊異之迹了。周濟蓋嘗別之矣。其言曰：（1）「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於文士，而衰於樂工；南宋盛於樂工，而衰於文士。」（介存齋論詞雜著）（2）「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同上）（3）「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運，有門運，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運，無門運，故似易而實難。」（宋四家詞選目錄敘論）（4）「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託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託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介誠齋論詞雜著）（5）「北宋大家，每從空際盤旋，故無推鑿之迹。竹坡以下，漸於字句求工，而昔賢疎宕之致微矣。亦南北此宋之關

鍵也。」（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言詞者必曰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固也。常州派言詞，則尚主北宋，以爲北宋之詞與詩合，南宋之詞與詩分，北宋猶爭氣骨，南宋則專精聲律。是南宋詞雖益工，以風尚而論，則有黍離降而詩亡之嘆矣！不知南宋詞即出於北宋，特時代之有先後耳。北宋國勢較強，政府諸公，以及在野之士，方以雍容揄揚，潤色鴻業爲樂事；其上者，見朝政之弊，則借詞以格君心之非。若夫先之厄於遼，後之厄於金，我能爲獻納一字之爭，已可告無罪於天下，初無人作深慮之論也。南宋局守一隅，議和議戰，叫囂不已。自命愛國者，方挾君父之仇，不與共之。天戴說，以博輿論之歸；又知兵力之不足，以勝人也，則口誅之，筆伐之，不遺餘力。雖權奸亦未如之何。文網愈嚴，則詞愈晦；蠶室之侈，不能加諸其身。蓋解人固不易索焉。故曰：北宋之詞大，南宋之詞深；時爲之，亦勢爲之爾。」（劉毓盤詞史語）此則兩宋詞壇殊異之辨也。1109

【北宋論詩雜著】北宋代論詩風氣之盛，於是不

北

僅詩話一類風起雲會，即其他各種論詩之著亦同時並盛。此種著述，雖不始於北宋，然其所以能持盛之故，亦未嘗不與詩話之發達有連帶的關係。茲分數部分言之。□其沿襲唐人風氣，專論詩格詩式者，有下述數種：（一）詩要格律（直齋書錄解題作詩格要律）一卷，王夢簡撰。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未見。叢書中舉例多引晚唐五代人作，又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著錄之云：「進士王夢簡撰。」通考經籍考同。進士上不冠以朝代名，當爲宋人所著。（二）天廚禁燬三卷（通志藝文略國史經籍志孝慈堂書目均作二卷）釋德洪撰。有明刊本。案論詩主格，且復強立名稱，妄生穿鑿，自是唐代僧人論詩習氣。禁燬所論諸格，往往類是。（三）詩評一卷，僧口淳撰。有詩學指南本。案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詩評一卷，桂林口僧淳撰。」淳字上原，闕一字，考宋詩紀事八十二景淳下云：「元豐初桂林僧。」不知即此人否？詩學指南本題桂林淳大師撰，又似單名爲淳，與景淳或列一人。（四）詩格一卷。

僧文或撰（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均作神或）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案宋詩紀事卷九十一「文或號文寶大師，有詩格」顧直齋書錄解題諸書均作神或，當即爲一人（以上流傳之作）**（五）續金針詩格一卷**，舊題梅堯臣撰。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又詩學指南本一卷，題白樂天撰，梅聖俞續。案是書非出於梅堯臣所撰，昔人早已言之。考通志藝文略詩話類作三卷，不著撰人。或此書本有二本，其三卷本則不著撰人，一卷本則偽托梅氏歟。澹生堂書目又有羣公詩法二冊五卷，其細目爲金鍼集，木天禁語，詩家一指，詩家禁鬻四種，而分爲五卷，當以金鍼集有托於白居易，梅堯臣二種而別爲二卷者。**（六）梅氏詩評一卷**，舊題梅堯臣撰。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今所見惟詩學指南本。案其所言，亦詩格之屬（以上依托之作）。**（七）律詩格**不知卷數，張商英撰。案是書未見著錄，且亦罕見他書稱引。惟茗溪漁隱叢話引其語，與梅聖俞續金針詩

格洪覺範禁鬻並論，頗病其拘泥。乃清代王曉堂匡山叢話卷五謂此三書「各有妙處，隨人取用」。嗜好獨殊，爲不可解。或王氏亦未見其書，姑妄言之云耳。**（八）風騷格五卷**，閻東叟撰。通志藝文略詩話類，及焦竑國史經籍志詩文評類均著錄。案閻東叟不知何許人，其書始見通志著錄，當爲北宋人著。其書早佚，故亦罕見稱引。國史經籍志雖亦著錄，然不足信。焦竑此書只就舊有目錄彙合雜抄，並非明代猶有傳書也。**（九）詩點化秘術**（宋四庫闕書目「詩」作「新」）一卷，任博撰。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國史經籍志均著錄。任博不知何許人，疑此亦北宋人著。**（十）律詩洪範一卷**，徐三極撰。宋四庫闕書目「徐」誤作「律」。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國史經籍志均著錄。徐三極仕履待考，當亦北宋人。**（十一）分別六義訣一卷**，齊陸機撰。是書僅見宋四庫闕書目著錄，齊氏時代難考，當亦北宋時人。**（十二）騷雅式一卷**，不知撰人。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國史經籍志均著錄，當爲北宋人著。**（十三）**

今體詩格一卷，不知撰人。是書僅見宋四庫闕書目文史類著錄，當亦北宋人著（以上散佚之作）□其沿襲唐人本事詩之遺，專述本事者則有下述數種：（十四）烏臺詩案（直齋書錄解題作烏臺詩話，學海本作詩讞）一卷，舊題朋九萬撰。考此書凡有數本，詳略互異，體例亦殊，知未必全出朋氏所錄。大抵此書原有二種：一，直錄當時供詞以詩語聯綴其間者，其體裁近於史；二，先列蘇詩而以獄詞附注於後者，其體裁近於集。前者各本雖有詳略，蓋由刪節而非出翦裁；後者諸本則均經點竄，蓋與詩林廣記諸書體例爲近，故得稱爲詩話。朋九萬所編當屬於後一種，今世所傳前一種諸本，則蓋由原案錄出，而托於朋氏者。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謂烏臺詩話十三卷，中附謫官後表章書啓詩詞等，則朋氏所編頗具匠心，與直錄原案者異，故卷數爲獨多也。至直錄當時所供詩案者，其來源有二：一，出於東坡親筆，如周二大二老堂詩話所言者；二，出於御史臺錄存原案，如胡仔漁隱叢話所言者。此則事異編撰，本可不必分

北

卷，故大率爲一卷也。今存者有說郭本函海本，懺華盒叢書本，藝圃搜求本，學海類編詩讞本，又漁隱叢話前集四十二至四十五諸卷亦引之。清張鑑有眉山詩案廣證（十五）蔡寬夫詩史二卷，蔡居厚撰。宋史藝文志著錄文史類。案宋志以後，惟千頃堂書目類書類載司馬泰文獻彙編中有詩史之目，不著撰人。今文獻彙考亦散佚，莫由考其是否此著矣。光緒江西通志藝文略詩文評類，撫州府志藝文志詩話類均有蔡寬夫詩史二卷，注云：「蔡居厚撰，見宋史藝文志。」則知是書並無傳本，不過據宋志著錄之耳。厲鶚宋詩紀事云：「蔡居厚字寬夫，熙甯御史，延熙子，第進士。太觀初拜右正言，累官徽猷閣待制，有詩話。」其論蔡氏仕履甚詳，惟謂其有詩話，則有誤。考詩史中所舉人名無在熙甯後者，其爲蔡居厚撰無疑。今案明月窗道人校刊阮閱詩話總龜，其前集引用書目有蔡寬夫詩史，後集引用書目有蔡寬夫詩話，疑詩話詩史本爲二書，詩史較多論事，詩話較多論辭，大抵阮閱總龜所引有詩史而無詩話，胡

仔漁隱叢話所引又有詩話而無詩史，各不相同，未可混爲一書也。(十六)唐詩史無卷數。范師道撰。師道字貫之，長洲人。范仲淹姪。是書不見他家著錄。惟蘇州府志藝文志有之。疑未成或未刊之作，故僅方志著錄之。是書內容當亦唐詩紀事全唐詩話之類。(十七)紀詩不知卷數及撰人。詩話總龜前集及說詩樂趣均稱引，案是書見總龜稱引者凡三則：(一)子瞻見辨才事。(二)王平甫夢至靈芝宮詩。(三)出處與樂天相似。見說詩樂趣(十八)所引者凡一則——聽僧惟賢琴詩。考此多東坡詩，疑爲後人雜纂之著。其沿襲唐時摘句之風而選爲句圖者，有下述數種：(十八)惠崇句圖一卷。僧惠崇撰。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均著錄。惠崇淮南人，一作建陽人。宋初九僧之一。宋四庫闕書目別集類有惠崇唐律詩句圖一卷。葉德輝考證云：「按陳錄作惠崇句圖，似合二書爲一，恐非是。考此乃惠崇自撰句圖，即吳處厚青箱雜記所錄惠崇警句，非選唐人詩也。詩話總龜前集(十二)與宋詩紀事(九十一)均據以

轉錄，而字句互異，有足相互校正者。(十九)御選句圖(通考作御製句圖)一卷。宋太宗真宗選。佚。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均著錄。文史類書錄解題云：「太宗皇帝所選楊徽之詩十聯，真宗皇帝所選送劉琮詩八聯。」(二十)楊氏筆苑句圖一卷。黃鑑撰。佚。通志藝文略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均著錄。鑑字唐卿，浦城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累遷太常博士，爲國史院編修官，出倅蘇州，有楊文公談苑，楊公筆苑句圖。書錄解題論是書云：「蓋楊億大年之所嘗舉者，皆時賢佳句。」則是書亦楊氏所述，而黃鑑錄之者。(二十一)續楊氏筆苑句圖一卷，不知撰人。佚。通志通考及書錄解題均著錄。福建通志經籍志即以附隸黃鑑著述下。(二十二)風雅拾翠圖(宋四庫闕書目作雅十翠圖)一卷。(宋四庫闕書目作二卷)僧惟風撰。佚。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均著錄。惟風青城人，號持正，亦九僧之一。(二十三)九僧選句圖一卷。不知撰人。佚。通志藝文略國史經籍志均著錄。案宋初有九僧詩集，歐陽修六一詩謂話

今不復傳。溫公續詩話謂：「元豐元年秋遊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文如舍得之。」始知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歷代詩話本青誤作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今其詩見宋詩紀事九十一卷，大率纖巧秀麗，故有俊句可摘（二十四）林和靖摘句圖一卷（宋志作三卷）不知撰人。伏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此摘錄林逋詩句，亦不知選者為誰（二十五）孔中丞句圖一卷。不知撰人。伏直齋書錄解題及通考均著錄。書錄解題云：「中丞者，或是孔道輔耶？」案道輔字原魯，宣聖四十五世孫，舉進士，天聖間為右正言，累官御史中丞，出知鄆州。陳氏所云，或亦不謬，第不知選摘其詩者為誰耳（二十六）唐杜荀鶴警句圖一卷。強行父撰。宋史藝文志著錄。文史類（二十七）寡和圖三卷。僧定雅撰。伏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二十八）搜賢集一卷。僧奉牟撰。伏宋四庫闕書目文史類著錄（二十九）詩林句範

北

五卷。不知撰人。伏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均著錄。此外更有重在品評或指陳優劣或巧為譬況，亦與一般詩話體例不同。如（三十）詩病五事一卷。蘇轍撰。附刻樂城集，別有說郭本，螢雪軒本。案蘇轍詩病五事僅有五則，在樂城三集卷八中，乃隨筆記錄之文，非能別出成書。苕溪漁隱叢話引其文，祇稱「蘇子由云」，知宋時猶不以為書名。自陶宗儀輯入說郭，於是四川通志經籍志詩文評類且著錄之，不復以是為篇名矣（三十一）瑤谿集十卷。（國史經籍志作一卷）伏郭思撰。通志藝文略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時多稱引。案其內容似多偏於品評，與普通詩話不同。通志不著撰人，據宋志知為郭思所撰。思字得之，熙子。元豐五年進士（三十二）詩評一卷。夏侯籍撰。伏宋四庫闕書目著錄。文史類考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均有詩評一卷，不著撰人，疑即此書（三十三）胡氏評詩不知卷數。胡氏亦不知何許人。詩話總龜前集（五）引之。凡二則。一論黃魯直詩，一論王介甫與張文潛詩。顧

詩話總龜卷首所錄採用書目作胡氏詩話，不知何故？至其單篇不成著作者如張舜民芸叟詩評，蔡條百衲詩評，均見胡仔漁隱叢話（三十三）及劉壘隱居通議（六）此皆巧爲形似之語，實教陶孫隴翁詩評之所本。又趙與峕賓退錄（二）亦引芸叟詩評，其次第與漁隱叢話不同。Hc

【北宋政治家之文論】北宋政治家之文論可以司馬光王安石和李觀三人爲代表。在當時政治舞臺上有新舊兩派之爭，舊派以司馬光爲魁，新派以王安石爲首，二派互爲水火，相爭不已，而且此二派首領，性情學術，各不相同。司馬光與道學家爲近，王安石與古文家爲近，但其論文主張則無甚差異，蓋並以政治家的眼光以論文也。李觀未曾大顯，不足見其事功，雖不能算是政治家，却可算是政治學家，故其論文主張亦相同。□政治家之論文與古文家道學家所同反對者爲雕鏤無用的文辭。李觀上宋舍人書云：「近年以來新進之士：不求經術而摭小說以爲新，不思理道而專雕鏤以爲麗，句十言萬

莫辨首尾，覽之若游於都市，但見其晨而合，夜而散，紛紛藉藉，不知其何氏也。……聖人之門將復榛蕪矣。」（直講李先生文集二十七）此與道學家之譏玩物喪志，古文家之不敢有作文之意正復相同，所以政治家文論之積極主張也是欲言之有物，也是欲有爲而言。司馬光文書篇云：「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傳家集七十四迂書）又趙朝議文藁序云：「在心爲志，發口爲言，言之美者爲文，文之美者爲詩，如鼓鐘者聲必聞於外，灼龜者兆必見於表，玉蘊石而山木茂，珠居淵而岸草榮，皆物理自然，雖欲揜之，不可得已。」（傳家集六十九）王安石上人書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臨川集七十七）其答王景山書又云：「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發求其質。」（同上）這些話又與程頤所謂「摭發

胸中所蘊自成文」之意。歐陽修所謂：「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之說，並無分別。范仲淹上時相議制舉書云：「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情，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范文正公集九）這也是政治家之文論。其主張也不外宗經明道之說，不過立場不同，旨趣亦微有區別耳。所以政治家之文論由大體而言，本與古文家道學家相近，不過以政治家之學即昔人所謂經濟之學。故其文論，就道言則更主於用，就文言則所長在識。因其主於用，故其論文，以禮教治政爲文。司馬光答孔文仲司戶書云：「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

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以排難解紛，狗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傳，君子所不愛，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則古之所謂文者，乃所謂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傳家集六十）李觀上宋舍人書亦云：「賢人之業，莫先乎文。文者，豈徒筆札章句而已，誠治物之器焉。其大則核禮之序，宣樂之和，繕政典，飾刑書上之爲史，則怙亂者懼；下之爲詩，則失德者戒。發而爲詔誥，則國體明；而官守備；列而爲奏議，則闕政修；而民隱露。周還委曲，非文曷濟；禹益稷皋陶之謨，虺之誥，尹之訓，周公之制作，咸曰興國家，靖

生民矣。自周道消，孔子無位而死，而秦嬴以烈火劫之。漢由武定，晚知儒術，至今越千載，其間文教一盛一衰，大抵天下治則文教盛，而賢人達；天下亂則文教衰，而賢人窮。欲觀國者，觀文可矣。〔直講李先生文集二十七〕王安石與祖擇之書亦云：「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諱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諱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臨川集七十七）這些都是政治家的文學觀，其論旨頗與道學家相近，而畢竟不同。蓋政治家之所謂道，是要見之於事功，不重在體之於身心；是要驗之於當今，不重在修之於一己。司馬光

答陳充秘校書云：「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己也。蓋述三皇五帝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己也。鈞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大或小，要爲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傳家集五十九）其論道欲本之於天地，驗之於當今，使與道學家之專主折衷於孔子者不同。此與王安石所謂「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正是同樣意思。蓋政治家以主用，故於道必驗之於當今，必作而爲治教政令，而所謂文者，不過「道其然而已矣」。能「書之策」者，同時必能「引而被之天下之民」。此所以論文選偏主於用了。李觀上宋舍人書云：「竊謂文之於化人也深矣。雖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納諸聽聞，而淪入心竅，不是過也。嘗試從事於簡策間，其讀虛無之書，則心頽然而厭於世，觀軍陣之

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詭譎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蕙苛刻而泥廉隅；誦隱遁之說，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體之辭，則志不出於奩匣；文見於外，心動乎內，百變而百從之矣。諒非淳氣素具，通識旁照，則爲其所敗壞如覆手耳。韓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得不謹於文哉！（直講李先生文集二十七）此亦同於王安石所謂『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之意。不過一從正面說，一從反面說耳。既主於用，故又不主修辭，遂與古文家異趣。司馬光答孔文仲司戶書云：『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揚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達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真。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

將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與淵濶並驅爭先，又况游夏尚奚足慕！（傳家集六十）其解辭達，謂足以通意，斯止，便與蘇軾之言不同。王安石上人書云：『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之不言，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臨川集七十七）其解『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謂尚辭非作文之本意也，與蘇軾之言不同。蓋他以爲韓柳雖嘗語人以文，只是語人以辭，並不曾論作文之本意。古文家之論文，本只須語人以辭，足矣。道學家與政治家，則更要論作文之本意。語人以辭，則其所詣各異；論作文之本意，則其歸趣恆同。

蘇試答張文潛書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推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四十五）這是古文家攻擊政治家論文的論調。蓋政治家之論文，既以禮教治政爲文，則當然重在教化，而不得求其道同風一了。又因其長在識，故又不致如古文家之拘於義法。李觀答黃著作書云：「漢傑罪我不如李習之，不爲僧作鐘銘。習之之論信美矣，然使唐來文士皆效習之所爲，則金園寶刹碑版若林，果誰作也！聖賢之言，翕張取與，無有定體。其初殊塗，歸則一馬。猶李漢所謂『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何須開口便隨古人！漢傑使我效李習之，膠柱矣！今之學者，誰不爲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爲文之道，止此而已！則但誦得古文十數篇，拆南補北，染舊作新，盡可爲名士矣！何工拙之

辨哉！觀之施爲，異於是矣。」（直講李先生文集二十八）此又政治家攻擊古文家的論調。這種見解，實較古文家爲通達。歐陽修與黃校書論文章書謂：「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歐陽文忠全集六十七）蓋才識兼通，深中時弊，本古文家之所難，而政治家之所長。而且，即就道言，亦較道學家爲通達。李觀有原文一篇，謂：「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爲不可言！欲可言乎？曰：彼者人之情，曷爲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惠，儒以此。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馬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其書數稱湯武，將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豈小哉！孔子『七十所後不踰矩』，非無欲也。於詩，則道男女之時，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見一國之風，其順人也至矣。學者大抵雷同，古之所是，則謂之是，古之所非，則謂之非，詰其所以是非之狀，或不能

知。古人之言豈一端而已矣。夫子於管仲，三歸其官，則小之，合諸侯，正天下，則仁之，不以過掩功也。韓愈有取於墨翟、莊周，而學者乃疑噫。夫二子皆妄言耶？今之所謂賢士大夫，其超然異於二子者耶？抑有同於二子，而不自知者邪？何嘗彼之甚也？（直講李先生文集二十九）此等見解，豈道學家所能有，亦豈道學家所敢說！所以云：政治家之所長在識。

1111。—— 1111。【北宋釋子之文論】釋子固不重在討論文事，然而也有足述者。在北宋可舉契嵩之《鐔津文集》與德洪之《石門文字禪》可以爲其代表。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與歐陽修等同時，故其論文主張，非特可以代表釋家一派，抑且可以影響到後來的古文家與道學家各方面。契嵩的論文主張，具見於《紀復古及文說》二文。其《紀復古》云：「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唐，居未幾，出歐陽永叔、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於京師，嶄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予前相與表民賀曰：『本朝用文已來，孰

有如今日之盛者！此聖君之德，而天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辨政教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文奮而揚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爲君臣者有禮，爲國家者不亂。方周道衰，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無位於時，不得行事，故以之用褒貶，正賞罰，故後世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輒作。及戰國時，合從連衡之說，以傾天下，獨孟軻荀況，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有所趣。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輩，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響應。故漢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繼孔子之作。唐興，太宗取其從，發而試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韓愈、柳宗元復以其文從而廣之。故唐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宗之盛德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鐔津文集》）其《文說》云：「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高歐陽永叔之文，翕然皆慕而爲之。坐客悅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興，則天下治也。』潛子謂客曰：『歐陽氏之文，

言文耳；天下治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爲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陽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擬詞章體勢而已矣。周末列國，嬴秦時，孰不工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不足觀也。蓋其文不敦本乃爾。孔子無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載之，以遺後世。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人豈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師徒、朋友，其文詞有本，仁義禮信藹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然哉？坐客聞吾說，皆愕然不辨。」（鍾津文集七）這些論調，很同情於當時的古文運動，而且不僅如此，更欲進而爲道的運動與政教的運動，所以他以爲「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辨政教也。」爲要。發仁義，所以以爲文章自有根本，不能徒事空文。爲要「辨政教」，所以又以爲天下之治在乎人文，而不在言文。其論

仁義與文之關係云：「吾聞君子之學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於道苟自得之，則其所發無不至也。所謂道者，仁義之謂也。仁義出乎性者也。人生紛然，莫不有性，其所不至於仁義者，不學故也。學之而不自得者，其學淺而習不正故也。夫聖與賢，其推稱雖殊，而其所以爲聖賢者，豈異乎哉！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於明誠。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學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表民其學切深，於道有所自得，故其文詞之發也懋焉。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與韋表民祕書書）這些話我覺得比道學家更透澈。又其論人又云：「曰何謂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武相濟以責人道，故曰人文也。文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業，刑以扶盛德，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之，故曰人文也。」（鍾津文集六）又云：「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驗其人，人其度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度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焉；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

已矣，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已者次也。孰曰言文，其無用乎？（鐔津文集六）這些話，我亦覺得比政治家更切實。所謂傳統的文學觀，不謂竟於釋子的文集見之。我覺得契嵩在當時學術上的地位，在當時比歐陽修諸人實更重要，在鐔津文集中很可看出陽儒陰釋的道學之淵源所自，固不僅其論文主。張兼有古文家道學家政治家諸種之長已也。其後德洪（一名惠洪）論文，便頗近禪家機鋒，成爲純粹釋子之文論了。其墮庵銘云：「心非言傳，則無方便；以言傳之，又成瑕玷。」（石門文字禪二十）這種態度便是禪家的態度。又其昭默禪師序云：「李北海以字畫之工而世多法其書，北海笑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當時之人不知其言有味，余滋愛之。蓋學者所貴，貴其知意而已！至於蹤蹟繩墨，非善學者也。」（石門文字禪二十三）這種方法，也是禪家所持的方法。故其自述作詩文之態度云：「予非有意於工詩文，夙習洗濯，不去，臨高望遠，未能忘情，時時戲爲語言，隨作隨毀，不知好事者皆能錄之。」（題自

北

詩）「予於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譬如枯株，無故蒸出菌芝。」（題珠上人所寄詩卷）這種態度也與三蘇之不敢有作文之意相同。所以他最稱頌東坡之文，以爲「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宋祁雲門錄序云：「忘言之言，未始有言也；可道之道，未始有道也。」（宋景文集四十五）他論釋子之文，猶且持此種態度，有這種論調，何況這本是釋子之文論呢！

【北宋南派詞之最早作家】宋初之詞，未脫花間舊腔，完全承其餘緒；此亦宛如唐初之詩，猶然胎息六朝艷語也。當時作者，如錢維演、王禹偁、潘閔等輩，所爲詞調，簡直和五代的風格沒有什麼區別。潘閔字道遙，有酒泉子十首，皆詠西湖景色之作，淺淡而不沉厚，沒有甚麼獨特的價值。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官至蕪州，寫情也不沉厚，夠不上當這個時期的代表。錢維演字希聖，是吳越王錢俶的兒子，降宋之後，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擁護宗廟及與后家通婚之罪，落職，後以崇

信軍節度使致仕。一他的小詞，可說全和五代風尚相同。假如要說得過火一點，也可以說他是從五代到兩宋的橋梁。他是五代詞壇的腰臣，宋詞之得承繼，全由他的給與。其晚年所作之玉樓春詞，悱惻悽惋，堪稱逸唱。彼于謫貶漠東日，酒闌歌之，必爲泣下。乃爲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綠陽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時換。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木蘭花）後來晏氏父子，既曉音律，尤善言情，振起風尚，光大五代之詞壇。其成績之造就，遠非唐五代人所可企及。繼而興起之作家，如歐陽修、張先、柳永、秦觀之輩，風起雲湧，流布社會，上至帝王，下至閭里小民，莫不競習於此矣！而於體式方面，則到了這時，更有慢詞的開拓，努力創新詞壇之局面，並不株守前此之成規了。1003

【北宋散文】宋代的古文運動，正和唐代的古文運動一樣，在表面上雖是復古運動，在實際上亦是藉着復古的招牌，來實行文學的革新運動。這決不

像明人的過於摹古，有心學古，也不像清人的死守家法，一味謹嚴。宋代何以有散文的革新運動呢？原來中唐時，自韓柳輩以其熱情的呼號，倡導古文運動的第一幕，在當時雖然發生過一些的影響，却没有達到成熟的地步。又因爲韓柳之後，沒有繼起的後勁，敵不住晚唐駢偶文學的反動勢力，而古文便漸漸衰落下去。於是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一派，號稱「三十六體」，綺豔的四六文學，乃推倒韓柳一派的古文，而成爲文壇最流行的文體。這駢偶文的復燃，自晚唐五代至北宋的初年，約百餘年間的文壇，完全爲綺豔的四六文學所籠罩。而楊億、錢惟演、劉筠，尤其是執着北宋初年駢偶文學的威權。宋最初學爲韓柳的古文，而揭起反駢偶文的旗幟者，始自柳開。開少遇天水老儒趙生，授以韓文好之，自名曰肩愈，字紹元，意欲締韓柳的餘緒。（見張景所撰行狀）可是那時駢偶文學的氣勢方熾，他的提倡，因爲人輕言微之故，簡直沒有發生若何影響。繼柳開而起來做古文運動的，有穆修和尹洙。穆尹

之前，王禹偁，孫何，丁謂，亦能古文，但他們都因為才力過小，人微言輕之故，敵不過楊億，錢惟演，劉筠，傾動一時的駢文勢力。及到後來，石介作怪說，對楊劉諸人，大施激烈的攻擊，而蘇舜欽，梅堯臣，亦起來專表章韓柳之文。加以宋真宗用政府的力量，禁文體浮豔，而社會一般文士也漸漸厭惡駢偶文體的過於粉飾浮華，於是駢偶文的氣焰大殺。及至慶曆之際，歐陽修起來主持一時的風會，而為古文運動的盟主，振臂一呼，天下從風。曾鞏，王安石，及蘇氏父子，都聞風興起，站在永叔領導之下，而努於古文運動的第二幕。從此古文的勢力，乃確立了不可不動搖的基礎，就成了散文的正統體裁，而駢偶文遂一蹶而不能復振了。明代的歸（有光）茅（坤）王（慎中）唐（順之）清代的方（苞）劉（大櫨）姚（鼐）梅（曾亮）都從這一脈傳遞下去，所謂唐宋八大家，亦成就了近古文學的一種代表名稱了。宋代的散文家，以歐曾王三蘇為最著。我們首先應講的，是古文運動的領袖歐陽修。歐陽修初本以詞賦知名，後

偶從廢書簾中得到韓愈一部遺稿，心甚慕之，乃努力於韓柳的古文，立志要做個古文學的傳統功臣。後官洛陽，與尹洙諸人遊，出韓文而問學。又與梅堯臣詩歌倡和，於是文體一振，而歐陽修之名滿天下，遂為一代的文宗。他參政之後，喜獎掖後進。當時進士猶沿時習，文章務為鉤章棘句，及他知貢舉，痛抑之。曾鞏，王安石及蘇氏父子，皆受他的獎譽而成名。唐宋八家，宋得其六，就可想見這個時代的古文勢力之盛了。歐陽修對於古文的功績，在宋代作家中，是無人可與倫比的。他的文章，平易沖暢，注重豐韻，以數腴溫潤之作為多。所以蘇明允說他：「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上歐陽內翰書）王安石亦說：「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宏辨，快如輕車疾馬之奔馳。」（祭歐陽文忠公文）這都是確切的批評。他是情感豐富的人，所以他的散文，也更近於詩。魏禧稱他的文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園林池沿，悉可圖

畫。」（目錄論文）這豈不是文中有畫嗎？他的集中言情之作最佳。如蘇氏文集序，釋祕演詩集序，送楊賓序，送田畫秀才寧觀萬州序，瀧岡阡表，石曼卿墓表，徂徠石先生墓誌銘，豐樂亭記，醉翁亭記，峴山亭記，真州東園記，秋聲賦，祭石曼卿文，皆高逸有致，駢蕩生情。所謂「六一風神」者，給散文的園地中，開闢了一塊新的境界。明歸熙甫爲文，善寫家庭瑣屑事，如他的項脊軒記，家譜記，先妣事略等，都是感情極豐富的作品，使讀者如身歷其境，親見其人，不覺被他的真情所感動，而發生同樣的情感來。這是文學的真諦，散文文學的真價值。我們讀歐陽修的瀧岡阡表，便可發生了同樣的情緒。他的釋祕演詩集序，更是情勝之文。此所謂「遇感慨處便精神」（李者卿語）者也。和歐陽修並世而能爲古文的人，自當推曾王及三蘇，而歐曾二家，性質尤相近。所以晁公武說：「歐公門下，多爲世顯人，議者獨以子固爲得其傳，猶學浮屠者所謂嫡派」（晁公武讀書志）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進士，歷知齊、襄、洪、福、

明、亳、諸州，所至皆有惠政。後拜中書舍人。他生於真宗天禧三年，卒於神宗元豐六年。（一零一九—一零八三）共活六十五歲。學者稱南豐先生，著有隆平集，及元豐類稿五十卷。南豐少受知於歐陽修，故其文亦是學歐陽修的。修詞鑑衡說他：「紆徐委曲，說盡情事」。但歐曾之文，仍各有其特色。大抵歐文好處，在於風神，曾文則議論醇正，雍容大雅。於是歐曾之文，遂爲明歸有光承緒，而開清「桐城派」的先聲。曾鞏的文章，前人推重他的，都爲着他的文章合乎聖賢之道的緣故。至就文論文，推崇他的人，固然很多。（如明代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清代的方苞、劉大櫟、姚鼐、錢魯斯，大都是奉曾氏的文章做圭臬的。）但對他表示不滿的，也未始沒有。（如聞見錄和卻掃編所載張伯玉和神宗的評語，便是對曾文不滿的表示。）平心論之，曾氏當四六體盛行的時代，能和歐陽修等倡爲古文，一洗雕琢堆砌的惡習，造句遣詞，專趨平易自然，這一點不能不使我們稱頌；尤其是幾篇目錄序（新序目錄序，列女

傳目錄序，戰國策目錄序。不能不稱爲考覈精詳的作品。所以姚姬傳說「目錄之序，子固獨優。」至先大夫集後序，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尤爲曾文的傑作。三蘇中自以蘇軾爲傑出，他是多方面的作家，詩詞古文，無不精妙，隨手拈來，皆成妙趣。他是北宋古文家中才氣最爲縱橫的一個。所以他的散文，也兼有諸家之長，大抵他的飄忽變化處似莊子，雄峻明快處似賈誼，圓轉周到處似陸贄。東坡自己說「吾文如一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遇山石曲折，隨物附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這是他的自白，也是他的作品，定評他的作品，以上皇帝書，韓文公廟碑，石鐘山記，策略，赤壁賦，尤爲人所傳誦，而前後赤壁賦，幾乎凡讀過古文的，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他的小品，有很好而更近於純文學的。像記過合浦，逸人游浙東，游沙湖，記松江遊白水書付過，記遊廬山，記遊松風亭，而我尤愛他的短文記承天寺夜遊。原文不過百字，而描

北

寫景色如畫，擬之柳宗元的小石潭記，何多讓也。蘇軾的老子洵，（一零零九——零六六）字明允。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因應試不第，遂焚著作，致力經子。他的作品，以權書與衡論爲最著。其作風簡覈而廉悍，有西漢賈（誼）（暉）（錯）風範。軾弟轍，（一零三九——一一二）字子由，與軾同舉進士。老於許州，自號穎濱遺老。他的作風深沉恬澹，似有得於歐公者，而與父兄異趣。如上樞密韓太尉書，乞誅呂惠卿狀，爲兄軾下獄上書，快哉亭記，皆甚著稱。蘇東坡說「子由之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亦可謂真知子由者也。王安石字介甫，他是北宋一位大政治家，困厲行新法，頗爲守舊者所嫉視。但他的文格，在北宋諸家中爲最高。介甫爲文與歐公異趣，歐文皆再三削改而成，而介甫則運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後則見者皆服其精妙。他的散文，得力於荀子，其長處爲簡鍊峭拔，把他執拗性情，完全顯露於字裏行間。他和蘇洵一樣，也是偏於理智的。他的原性，原過周禮義序，度支副

使應壁題名記，都是他說理之最精新者；而上仁宗皇帝言子書，尤爲宋代第一大文。⁸⁰

【北宋金鎗全傳】十卷，五十回。有清道光癸未博古堂刊本。題「江甯研石山樵訂正」。『鴛湖廢閑主人校閱』。首道光壬午鴛湖廢閑主人序。即萬歷戊午北宋志傳玉茗主人序。此與玉茗堂批點本北宋志傳實爲一書。按清乾隆間清涼道人聽雨軒筆記三餘紀引當時評話有金鎗。則說宋事名金鎗，蓋起於雍乾間耳。

【北宋筆記語錄中輯出之詩話】北宋時，詩話既筆記化而體成繁猥，筆記亦詩話化而轉近專門。所以也有許多詩話是從筆記中輯出以成者。由筆記之輯爲詩話，大抵不外二種性質：一是分類選輯，如阮閱詩話總龜，胡行苕溪漁隱叢話之類，不得不旁採博取，於筆記中搜羅材料。一則輯成專著，如曹溶學海類編中所收玉壺詩話，即就宋釋文瑩玉壺野史中論詩之語摘錄以成者。前一種不變原書體例，後一種則由後人爲之別立名稱。所以四庫總目提

要於玉壺詩話之輯，即識其「杜撰無稽，非古人所有一」其實筆記既通於詩話，則由筆記中以輯出詩話，事至尋常，毫不足怪。即如南宋洪邁的容齋詩話，亦從容齋五筆中輯出以成者。此在宋元以來，已有此編，不可謂出後人之杜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之論東坡詩話，謂「蘇軾號東坡居士，雜書有及詩者，好事者因集之成二卷」。此亦由筆記雜著中輯出詩話之證。大抵就時人著述中論詩之語以輯成詩話者，不外二例。其不易原稱者，如（一）藝苑雌黃一卷，嚴有翼撰。有說郭本及螢雪軒本。案是書據宋志著錄，原有廿卷，兼論子史名數地理動植諸事，非盡論詩。說郭本所錄雖僅八則，實皆輯其論詩之語，異於刪節之本。四庫存目所著錄者僅十卷，蓋出好事者摭拾成書，非其舊也。其另定新名者，如（二）玉壺詩話一卷。舊題釋文瑩撰。學海類編本（三）東坡詩話一卷。舊題蘇軾撰。有說郭本、學海本、螢雪軒本。日人近藤元粹跋云：「是係說郭所收，而案其體例非東坡自著，蓋後人編輯其關係於詩者也。」螢

雪軒本又有補遺一卷，即近藤元粹所輯（四）沈存中詩話無卷數，未見。案是書未見諸家著錄，惟浙江通志經籍志文史類與杭州府志藝文志詩文評類均著錄之，並云據續文獻通考，疑此即就沈括夢溪筆談中所輯出者（五）侯鯖詩話一卷，趙令時撰。日人近藤元粹輯，雪軒叢書本。此自侯鯖錄輯出者。此外更有隨意易稱，改題詩話者，如（六）桂堂詩話，詩話總龜前集引書目有桂堂閑談，而卷三所引真宗末年嘗遊禁中一條，注云桂堂詩話，疑即桂堂閑談之易稱。伍涵芬說詩樂趣卷七引此條亦沿其誤。（七）玉堂詩話，詩話總龜前集引書目有玉堂閑話，而卷十二所引諸則，注云玉堂詩話，疑即玉堂閑話之易稱。伍涵芬說詩樂趣卷四，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六諸卷所引，亦稱玉堂詩話，細核其文，大率與總龜所引相同。惟卷十二仕宦門所引錢惟熙詩，科第門所引賀陳修詩，均總龜所無。豈伍氏見其原書歟？顧不見其採用書目中，抑又何也？（八）朱定國詩話，詩話總龜前集引書目有朱定國續歸田錄，而卷三

十九所引鄭毅夫榜一條，作朱定國詩話，疑即續歸田錄之易稱。伍涵芬說詩樂趣亦沿用其稱。大抵宋人筆記，如釋德洪冷齋夜話之屬，本與詩話相通。故時人稱引遂多隨意易稱之例。此外有與筆記性質相類，而亦足助論詩風氣之流行者，一為題跋，一為語錄，文人之論詩多在題跋，道學家之論詩多在語錄。此種文體之流行，亦至宋時而始盛。題跋之輯成詩話者，除東坡詩話外尚無他種。至語錄之體本與詩話相類，故胡行菖溪漁隱叢話所引已有元城先生語錄三山老人語錄鍾山語錄龜山語錄諸書，大抵此類著述其例有二，其一出弟子所記者，如（九）陵陽先生室中語一卷，范季陵錄韓駒語，有說郭本案說郭本僅九則，當不全。詩人王楙引之頗多，可據以補輯。又吳可藏海詩話亦頗多韓氏論詩之語，或可與語錄參證。考陸游渭南文集（三十一）跋韓子蒼語錄云：「此故人范季隨周士所記也。周士歿後數年得之於其子，然余舊聞周士道韓公語極多，尚恐所記不止於此，當更訪之。」則知范氏所記，

陸游且疑其未盡，況說郭所錄僅及九則耶？（十）唐子西詩話一卷。強行父錄唐庚語。有古今彙說本，未見。案強氏所錄原稱唐子西文錄，諸書稱引或作唐子西話錄（如詩紀別集卷九）此作唐庚詩話疑即就文錄中引書之語別行輯出者。考季滄葦書目延令宋版書目中有詩話四種，即為唐庚竹坡許彥周呂紫微四家。豈唐庚詩話宋時已有列出者歟？抑即唐子西文錄而易其稱歟？千頃堂書目卷十五類書類稱司馬泰古今彙說本卷二十五有唐庚文錄卷四十七有唐子西詩話，則是論文論詩分為二種。故明林世勤注駢語雕龍其稱引書目有唐庚詩話又紫絳雲樓也是圍述古堂諸書目均稱唐子西文錄有二卷，亦與今通行本卷數不同。其³¹¹¹⁰二，出自撰者有（十一）童蒙詩訓一卷。呂本中撰。案是書原名童蒙訓，蓋家塾訓課之本。本中論學惟與王氏立異，而不復嚴洛蜀之辨。故是書於理學則折衷二程，於詩文則取法蘇黃。顧今世所傳童蒙訓三卷，則近語錄者全存，近詩話者全汰。四庫總目提要以為或由

「洛蜀之黨既分，傳是書者輕詞學而重道學，不欲以眉山緒論錯雜其間，遂刊除其論文之語。」其說良然。故知刪汰之故，由於洛蜀之見，而刪節之本，則在朱學盛行以後也。明葉盛萊竹堂書目（四）有童蒙詩訓一冊，又楊士奇等所編之文淵閣書目（十）亦有之。注云「闕」均以列入宋人詩話中間，當即由童蒙訓中論詩之語輯錄以成者。豈宋人已有此分編之本歟？抑童蒙訓之刪節本既行，而後人以呂氏以詩名家，遂復撮其論詩之語而彙編之歟？

【北江詩話】³¹¹¹⁰四卷。清陽湖洪亮吉撰。有原刊本。一本六卷。有中箱本，在粵雅堂叢書內，光緒重刊本，在洪北江遺集內。

【北涇草堂詞】³¹¹¹¹一卷。清會稽陳棟撰。有劍南堂刊本，在北涇草堂集內。

【北涇草堂北樂府】一卷。清會稽陳棟撰。有排印本，在飲虹篔校刻清人散曲內。

【北涇草堂集】四卷。附北涇草堂詞一卷，芋蘿夢三卷。清會稽陳棟撰。有劍南堂刊本。

【北派豪放詞之價值】將宋詞分爲「南派」一北派，「分爲」婉約」「豪放」雖在宋代已是顯然有了這種趨勢（例如袁絢對於蘇柳的評語）然而「始作俑者」肇於明之張南湖與王士禛，而同時的徐師曾也曾在其文體明辨裏分辯過，他說：「……論其詞，則有婉約者，有豪放者，婉約者欲其詞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雖各因其質，而詞貴感人，要當以婉約爲正。否則雖極精工，終非本色，非有識之所取也。」徐鉉詞苑叢談亦云：「如秦少遊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約詞體以婉約爲正。故東坡稱少遊爲今之詞手，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終非本色。」雖極天下之工，終非本色，「雖極精工，終非本色。」這是極其武斷絕無道理的話。所謂「詞貴感人，要當以婉約爲正」者，難道豪放之詞即不能感人了嗎？妄謬之見，那還得了！然猶不若王炎所說之無理也。他說：「今之爲長短句者，字字言閨閫事，故語懦而意卑；或者欲爲豪壯語以矯之。夫古律詩且不以豪壯語爲貴，長短

北

句命名曰曲，取其曲盡人情，惟婉轉撫媚爲善。豪壯語何貴焉！」（雙溪詩餘自序）古律詩且不以豪壯語爲貴，詞在曲盡人情，故更不宜以豪壯語爲貴。（雖然詞與曲自亦有別）他這「豪壯語何貴焉」的主張，到了王士禛手裏，更事推闡，其說破口謾罵，毫無道理了！他說：「詞雖婉轉綿麗，淺至俚俏，挾春月煙花於閨襜內，奏之一語之豔，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爲貴耳。至於慷慨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不可作耳。作則當爲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藝苑卮言）原來他們這種見解是從唐五代以來詞壇所表現的內容與體例上所得的教訓，這種傳統的和因襲的教訓勢力，自來的士大夫們，是難於打破的，而王士禛對於文學的認識，也就沒有擺脫過，所以竟斥豪放之詞爲「不可作」，罵作豪放之詞的人爲「大雅罪人」，「儒冠而胡服」也。蘇辛是擺脫這種束縛，打破這種字籠的，所以他們要在詞壇上別開境界，另尋題材，自來的詞都清麗儂薄，而他們却要豪爽慷慨，宋代的人都要肖宗花間，

文——一——八三一

而他們卻要自創別調，絕不去仰承花間的鼻息！四庫提要究竟要有卓見一點，他看準了這個關節，故乃折中其說道：「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蘇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一派。尋溯源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故至今日尚與花間一派並行而不能偏廢。」（東坡詞）

近人對於宋詞的評論，沒有那個能夠逃出這種範圍的。日人鹽谷溫，在其所著中國文學概論講話裏也這樣的說道：「詞原來是歌曲，所以原於人情，崇尚詞底婉麗，調的流暢，宜以婉約的南派爲宗；派豪放的北派，實可說是別格。」這般見解狹隘的批評家，以爲「別格」「變調」直等左道旁門，原非詞的正宗，所以頗存蔑視之意；其實，所謂「別格」乃是不受因襲傳統而獨抒心警的創格；它的價值，遠在徒從花間去討生活的作品之上。謂豪放之詞不流暢，不原於人情者，實在大錯！這種文學派別的問題，古人雖然講得多而且嚴，注重宗派；但絕沒有注意到

文學的「主張」與「作風」，注意作者所處的時代環境及其生活的。「古人講派，只分正統與別派。所謂正統，就是繼承先代的文壇系統，樹立幾個最有名的古文學家，作爲模擬的模型；後來的作家，只允許在模型內活動。這便是正統派，這便是復古的。反之，若不遵照古作家的風格法則，和古作品的體裁描寫，而由任意去創造的，這種沒有先代文藝的根據的文體，都是別派。詞的分正統與別派，就是這樣分的。主舊的是正統，創新的皆別派。這種爭文學地位的派，不是科學的研究，自然不能適用。」（胡雲翼宋詞研究）故我們今日對於詞的派別的研究，應該屏棄古人這種不通的陋見，而從詞體的趨向和其作風上去着眼，故乃區別牠爲豪放與婉約之二派。婉約派是依樣畫葫蘆的，是因襲的，模擬的，豪放派是異軍突起的是自己的，創造的。而創立之者，實自東坡。至其估價，則因千年以來，識之者少，率無定評。湯衡之論，固莫能出其右者。其言曰：「昔東坡見少游上已遊金明池詩有『簾幕千家錦繡垂』之句，

曰：「學士又入小石調矣！世人不察，便謂其詩似詞，不知坡之此言，蓋有深意。夫鏤玉雕瓊，裁花翦葉，唐末詞人，非不美也。然粉澤之工，反累正氣。東坡慮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于湖詞序）湯氏此評，確是從詞的本身上體認出來的。他認定前的號為纖細婉約者，皆是「粉澤之工，終累正氣」。這種獨出特殊的見解，只有沈雄和他同調。他說：「詞貴柔情曼聲，弟宜于小令，若長調而亦嗚嗚細語，失之約矣。惟沈雄悲壯，情致壘壘，方為合作。」（柳塘詞話）這種評陸視夫「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之徒，貶之為「別格」，斥之「非正宗」，誠其「無貴」「不取」者，有天淵之異矣！**然則宋詞之所以異乎唐末五代詞者，除慢詞外，就祇是「豪放」而「這豪放」也就是宋代詞人嶄新的表現，環境生活的促成，用歷史的眼光看，則它正是時代之下的產物。故宋詞之所以有特殊的價值者，厥在於此！**1009

北

【北溪詩文集】二十卷。清吳江王文撰。有嘉慶隨善齋刊本。

【北溪初稿】清嘉慶間王文撰。

【北溪大全書】五十卷。外集一卷。宋陳淳撰。是集為其子槩所編。其詩其文皆如語錄，然自南宋諸儒開此一派，文章亦遂有此一體。路小洲有元刊本，明弘治刊本，萬曆十三年刊本，宋淳祐戊辰薛季良氏本，元至正乙亥刊本，清乾隆中刊本，許氏有鈔本，外集五卷。

【北漢文學】後漢既為郭威所篡（九五—）高祖弟旻，因據太原，以北諸州自立稱帝，是為北漢。故北漢在十國之中，建國最晚。凡傳四主。至英武帝廣運十二年（九七九）亦為宋太宗所滅。在十國中，亦以他亡國為最後。北漢北有強遼，南有周，宋區區一隅，不速亡已屬幸事，欲求其興，自屬難乎其難。且年祚又促，不過二十九年，故言文學，幾等於無。而諸帝亦忙於納貢遣兵之事，當然對於文學是無暇來顧及了。無已，姑將當時稱能文者，略述如下：趙宏，薊

州漁陽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世祖稱帝，雅愛其才，累官至翰林承旨，兵部尚書。睿宗天會四年（九六零）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出知嵐州，為宋太祖所圍，他乃出降，授檢校太傅，安國軍節度使。年六十七卒。他雅善音律，能吹笛。又善為詩，人多諷誦。著有觀光集若干卷，惜今已不傳。李暉字孟深，汴州陽武人。後漢乾祐初進士，客遊嵐州。世祖稱帝，署為州從事，後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任睿宗父子，累官至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他可說是北漢最得榮任的大臣，可是後來也降於宋，降為殿中監。後又出知廣州。年七十三卒。他性躁達，善談名理。又工文詞，以駢麗見稱。於當時，英武帝時，天龍寺千佛樓成，詔他撰碑銘，文長千餘言，一時無不歎絕。又有楊夢申者，不知何許人，睿宗時累官右諫議大夫，亦長於碑銘。曾奉敕撰定王維顯神道碑文，文不加點，朝士多稱賞之。王保衡亦不知何許人，仕英武帝為中書舍人，直翰林院，博學有文名，著有晉陽見聞要錄行世。王景純，太原人。

與譚用之為文友，以文章相砥礪，不求仕進。時時購鈔四方之書，晚年集書至數千卷。國亡入宋，終於汴京。

【北湖三家詞鈔十種】十卷。清甘泉吳康編。有白茆草堂刊本。

【北湖集】五卷。宋吳則禮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詩格峭拔，力求推陳出新。雜文數首，法度嚴密，具有典型。

【北溪見山集】一卷。清鎮海謝緒章撰。有嘉慶刊本。在二老閣叢書內。

【北海記】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北海集】四十六卷。附錄三卷。宋蔡崇禮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凡詩文三十六卷，其中制誥表啓最多，後十卷為兵籌類，皆援據兵法，系以論斷。

【北海教子】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北海野人稿】一卷。明黃禎撰。宋弼山左明詩鈔，謂禎有北上及戶部符臺諸集，是編蓋非全帙矣。

【北遊記】³⁸³

出身志傳。宋朝的道士處，始造出真武玄天上帝的名稱來；說元始天尊命令周武王去伐紂王，管理陽世；玄帝收服魔鬼，去管理陰世。北遊記便根據這種傳說，敘述玄帝在玉帝筵前，忽然動了凡心，分出三魂之一去投胎在劉姓家中，後得如來三清的勸化，便隱居在蓬萊山修道；又動了凡心，投生在哥閣國裏。第二次投生在西霞國裏，做了兩次王子，後出家成道，玉帝封爲蕩魔天尊，命他去收服天將，又投生做淨洛國王子，遇到斗母元君的勸化，在武當山成道。玄帝正回到天宮，望見地面上有妖氣，知道是天將作亂，便又下凡降伏了龜蛇二怪，收了趙公明與雷神及月孛等，共三十六天將，統屬玄帝部下。但揚子江中有鰻和竹纜兩個妖怪，不曾收服得，玄帝便派一個化身，在武當山鎮守——四遊記的一類小說，顯然是受了佛敎道教的影响，而有意寫出來達到他宣傳作用的。¹⁰³⁴

【北遊集】一卷。宋汪夢斗撰。是集乃其紀行之作，

北

故以化遊爲名。

【北遊漫稿】二卷。明鄭若庸撰。明詩綜載若庸有蝓蟻集，不及此稿。然所錄諸詩，具在茲集。

【北遊草】⁴⁴²清乾隆間曹銳撰。

【北夢瑣言】⁴⁴²二十卷。宋孫光憲撰。光憲初從高季興於荊州，在夢澤之北，因以爲名。所載皆唐末及五代士大夫逸事，每條多載某人所說，以示有徵。有雜雨堂刊本，稗海不足本。

【北孝烈】⁴⁴⁴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北朝文學】⁴⁴⁷南北由天然環境的不同，所以他們所產生的人物也很有別。大抵當六朝時，文人多出在南方，而經師正出在北方。在李延壽的北史文苑與儒林分傳，後者較多，而且有相當的成就。推想北人好尚的不同，亦由他們用功不用功的緣故。北史儒林傳說：「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可見北人學問比較踏實，而南人學問比較空靈。又如同一以山水爲對象之文學作品，南人則有謝靈運之用詩，而北人酈道元則用散文。所以北

史文苑傳又說：「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旨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1021]

〔北朝文學批評史〕北史文苑傳曰：「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陳，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蓋自中原雲擾，名流渡江，北地文士，誠如庾信所謂：「惟有韓陵山片石（溫子昇韓陵山寺碑）堪與共語，自餘騷鳴狗吠，聒耳而已。」（朝野僉載）文章殄滅，莫此爲甚。故論文者多崇質黜文，同符裴說。視南國迥不侔矣。〔北齊顏之推著家訓二十篇，其論文學，約列數說：（1）文本諸經——「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書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數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詠

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此言文當本諸六經，用關軍國，至於抒情達志，特其餘事。蓋忽視純粹文學而主張廣義文學也。〔2〕文人無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實，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此言古今文士，操守不堅，每多損敗，推其原因，多由於文主寫情，易致矜誇。蓋進而推翻純粹文學，直使其根本顛覆，無絲毫存在之價值矣。此其破壞南朝文學之言也。〔3〕尚理氣——「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

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蓋尚理致，重氣質，情采特其皮膚，冠冕耳。純粹文學主情致，自顏氏觀之，則流宕忘返，不足爲藝苑之準的也。■顏說既昌，質文之變，於焉丕著。周書蘇綽傳曰：「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主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蓋宇文泰於西魏當國時，從蘇綽之言，官制仿周禮，詔誥仿尚書，其官制至魏恭帝時始奏行之。詔誥則大統中已大變，其駢麗之習，爾後文筆悉依此體。（詳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十五）黜今復古，轉移風氣，皆受裴顏諸說之影響也。930

：【北朝文學批評風氣】唐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云：「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

北

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勝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撮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在於當時創作界的作風如此，在於當時批評界的主張也是如此。江左則重視音律，偏主藻飾，河朔則言尚質樸，體歸典制。又其儒林傳序云：「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在於當時學術界的風氣如此，在於當時文學批評界的思想也是如此。南人則深能認識文學之性質，北人則不免泥於文學之面貌，一個得其英華，一個不過得些枝葉。■南北文學與其文學批評，何以會如此不同呢？則以（1）地域上的關係。邢劭蕭仁祖集序云：「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江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則南北好尚之雅有異同，固是不足怪的。後來在政治方面是北力南漸，於是文學之作風與文學批評的思想遂均不免受政

治勢力之影響，而北優南絀。這是唐代的古文運動，最可看出其關係。(2) 習俗上的關係。南人驚新，北人篤古，所以北學每存兩漢之餘風，南人則深受魏晉之影響。此不僅文學如此，即就經學或書法言，莫不皆然。承兩漢餘風者大率質樸，受魏晉影響者大率輕浮。此又南北作風與批評所由不同之故。(3) 政治社會上的關係。南朝半壁江山，尚能偏安，而北朝則時多戰事，不遑寧處，所以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云：「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使然也。」所以北朝文學批評(1) 不會如南朝之發達。其可以看出北朝批評之主張者，倒不在文學批評而在文學的作品。周書蘇綽傳云：「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主畢至，乃命綽作太誥奏行之。」這是一節文學史上的史料，却正可看出當時

文學批評轉移的風氣。(2) 不會如南朝之純藝術的傾向。魏書溫子昇傳稱：「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則知顏之推「自古文人多陷輕薄」之論也。自是北人習見的論調。即當王褒、庾信入周以後，後生景仰，咸相愛戴，與蘇綽等倡言復古者互成派別以相排詆，而最後結果也，只成爲柳虯折衷調和的文質論。此種爭論，今均不傳，所可知者，惟周書柳虯傳謂：「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虯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云云。則在此寥寥數語中，也可窺出其論旨之大概了。〔北朝文人仿古樂府〕北朝之平民樂歌，以質直伉爽勝，而文人之作則不然。其文人作品本極少，有之則婉媚嫵娜，與南朝人所作幾無分別。蓋平民樂歌，作者多胡族，即漢人亦不學無文者流。居山林曠野，與胡虜爲鄰，不似南人生長於山明水秀之鄉，浸溉於兒女甜蜜之境，雖在未學，亦吐屬清美。故其歌高伉，其語爽直。文人則雖在北方，而以其有文學素

養且多漢家衣冠故族，故文美而氣弱。北朝文人爲樂府者，在魏唯溫子昇比較可述。子昇字鵬舉，先爲太原人，自其祖即因避難家於濟陰。史稱博覽百家，文章清婉。孝明、熙平初（五一六至五一九）舉高第，擢御史。孝莊即位，補南主客郎。其樂府舉二首：誰能訪故劍，會自逐前魚。裁紈終委篋，織素空有餘。（結襪子）素蝶白林飛，紅花逐風散。花蝶俱不息，紅素還相亂。芬芬共襲手，蕤蕤從可玩。不慰行客心，遽動離居歎。（詠花蝶）此外，有王德者，其行歷籍貫不可考。有春詞一首，明媚可玩。春花綺繡色，春鳥絃歌聲。春風復蕩漾，春女亦多情。愛將鶯作友，憐傍錦爲屏。回頭語夫婿，「莫負艷陽紅！」北齊北周爲樂府者，較北魏各多數倍。蓋晉室南遷，故家大族隨之俱去，故北魏百數十年之間，平民樂歌之外，幾無文學可言。至周齊時代既久，故漸有能文之士。北齊文人樂府，余舉魏收、裴讓之爲代表。魏收字伯起，仕魏典起居注，兼中書舍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名。世號三才。入齊於文宣天保初，除中書令，兼著作郎。

北

後除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有才無行，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爲「驚蛱蝶」。所爲後魏書世稱穢史。又有集七十卷。其樂府不甚多，亦輕薄無精采。舉永世樂綺窗斜影入，上客酒須添。翠羽方開美，鉛華汗不霑。關門今可下，落珥不相嫌。裴讓之，字士禮，河東聞喜人。與弟訥之（字士言）俱以文名。魏舉秀才，齊受禪，封宜都縣男。除清河太守。後被罪賜死。樂府纔三數首，舉有所思。夢中雖暫見，及覺始知非。展轉不能寐，徒倚獨披衣。悽悽曉風急，曖曖月光微。室空常達旦，所思終不歸。北周余舉王褒、庾信爲代表。二人皆初爲梁人。褒字子深，仕梁歷吏部尚書右僕射。入長安授車騎大將軍。明帝即位，篤好文學，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加開府儀同三司。有集二十一卷。庾信字子山，肩吾之子。仕梁與徐陵並爲抄撰學士。詩文並綺麗。世號「徐庾體」。入北周，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有集廿一卷。二人皆津澆於南朝之柔美文學，入北周，觀北方山川之雄壯，原野之遼闊，覽其詩歌，聽其樂章，故其所作於纖麗優秀之中，寓蒼涼激壯。

之美，已先隋唐文人，使南北文學發生化合作用矣。此種南北文學結晶品，在王褒樂府中表現十足。如關山篇從軍行（二首）飲馬長城窟，凌雲臺，入塞等篇，無不如此；而以出塞，燕歌行兩篇爲最。庾信在南朝已以綺麗著，故表現南北化合之詩歌較少，完全爲南方色彩者較多。然樂府中如燕歌行，楊柳歌，亦皆可以見其受北方文學之影響。自周秦以迄漢魏之純文學，除半出西戎民族之秦風外，其風格多溫柔爾雅，其對象鮮有敘述邊塞戰伐者；有之自外來之鮮卑民族始。至唐而渡遼出塞，關山邊徼之歌，唱送如雨後春筍，叢生迭出；實受北方胡漢混合民族文學之影響。而首先開端者爲王褒庾信；故王褒庾信實南北文學發生關係後之第一胎產兒也。²⁷¹

【北朝新體詩分類】北朝新體詩合計不過二十餘首。就題材及風格看來，大概可以分成爲三組：

（1）第一組是北方的本色，王褒屬之。題材以邊塞爲多；北走長安道，征騎每經過，（飲馬長城窟）影虧同漢陣，輪滿逐胡兵（關山月）而風格則以雄放

爲主。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渡河北）²⁷²（2）第二組則帶一點江南的意味，盧思道屬之。如深情出艷語，密意滿橫眸，（日出東南隅行）珮動裙風入，妝消粉汗滋（采蓮曲）落花留寶耳，微吹動香纓（同上權歌行）餘光下幽柱，夕吹舞青蘋（上巳禊飲）這簡直是有點像蕭綱的「宮體」了。²⁷³（3）第三組則兼有上列二者，其餘三人屬之。他們一方面說：朔路傳清警，邊風卷畫旒（蕭愨上之回）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薛道衡昔昔鹽）唯當關塞者，潏露方霑衣（楊廣晚春）這有點近於第一組。但他們一方面又說：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蕭愨秋思）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薛道衡人日思歸）清音出歌扇，浮香飄舞衣（楊廣宴東堂）這却近於第二組了。²⁷⁴

【北朝詩】北朝的民間樂府流傳下來不多，文人創作的詩歌也極少。本來北方沒有幾個偉大的詩人，就是庾信王褒也由南方去過的，除了庾王之外，勉強可以代表北朝詩人的，就是在北朝文壇上所

稱的「三才」——濟陰溫子昇、鵬舉、河間邢邵子才，鉅鹿魏收伯起。北魏時候，溫子昇的文名最大。他的文章流傳南方，梁武帝看見了，不禁歎息道：「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還有他的同鄉文人王暉業也說：「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謝、含、沈、吐任。」但就他現存的上十首詩看，却未見夠得上這種稱譽。今錄四首小詩：「封疆在上地，鐘鼓自相和。美人當窗舞，妖姬掩扇歌。」（安定侯曲）「客從遠方來，相隨歌且笑。自有燉煌樂，不減安陵調。」（燉煌樂）「遠遊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路出玉門關，城接龍城坂。但事絃歌樂，誰道山川遠？」（涼州樂歌）本是北朝的貴族生活，已經南朝化了？還是北朝文學已經南朝化？或者二者都是？讀了這幾首詩，可以發生這樣的疑問：邢邵的詩也只存下七八首，只有冬日傷志篇較佳。這種詩勉強可以算是燕趙慷慨悲歌之「的本色的作」。但在技巧上如辭句的對偶，聲韻的調協，却和同時南

人的詩一樣。北齊時候，邢魏相輕。魏收自命獨步一時，邢邵却說：「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魏收聽了，便說：「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無論偷任偷沈，誰優誰劣，北朝文人模擬南朝文人的作品，北朝文學南朝化，却是不可掩的事實。魏收的詩也只存十多首。如權歌行，挾琴歌，永世樂等篇，完全染了南朝文學鉛華靡曼之習，加以他的行為，也很輕薄。當時的人喊他做「鶻蝶！」又因為他作的魏書褒貶不公，招人嫉恨，他死後連墳也被人發掘了！還有隋代的文學也可以歸在北朝一起來說。唐人李延壽撰北史，就是把魏齊周隋四史作為一書的。隋代自文帝楊堅代周（五八一）滅陳（五八九）造成一個南北統一的局面。然而這一局面不到三十年就又瓦解了，以至於亡國（五八九—六一七）在這短短的三、四十年間，沒有什麼偉大的詩人出現，比較有名的也不過楊素、薛道衡、盧思道、虞世基、虞世南、王胄幾個人，却也沒有什麼特殊之點可說。總之，他們文學上的成就

還沒有跳出南朝詩人的範圍。從武力上說，北朝最後征服了南朝；從文學上說，南朝一直徵服了北朝。隋書樂志說：「煬帝大制豔篇，辭極媵綺。」原來楊廣也是一位風流天子，正像陳叔寶一樣。加以史家或稱他爲隋後主，因此，他的作品有和陳後主相混的。他們的豔曲大都屬吳聲歌曲，稱爲煬帝所作的。有二首題爲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夜露含花氣，春潭漾月暉。漢水逢遊女，湘川值兩妃。」有一首爲泛龍舟：「舳艫千里泛歸舟，言旋舊鎮下揚州。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六轡聊停御百丈，暫罷開山歌棹謳。詎似江東掌間地，獨自稱言鑑裏遊。」再舉江都宮樂歌一首：「揚州舊處可淹留，臺榭高明復好遊。風亭芳樹迎早夏，長皋麥隴送餘秋。淙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躍紫駟。綠觴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州。」這種靡麗之作，可以說是南朝宮體詩歌的餘響。末了一首論它的體製就宛然是七言律詩了。煬帝荒淫無度，流連忘返，據說當時一位無名

詩人的送別詩就是諷刺他的。詩云：「楊柳青青著地垂，揚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這就宛然是一首七言絕句了。又薛道衡的人日思歸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這也很像唐人的五言絕句。薛道衡還有豫章行一首是七言古體，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一首是五言排律，都算是他的名篇。總之，我們從現存的隋人作品裏還可以略略看出從南北朝到唐代文學上的一點關聯來。■根據以上所論，北朝文學不及南朝文學之盛，而又大受南朝文學之影響，這是顯然的事實。原來中國自經五胡之亂，晉室東渡，當時北方的豪宗甲族都隨著渡江，因於南方僑立許多北方名稱的郡縣給他們居住。前文引過的杜佑通典上的話：「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爲之盛。」那是不錯的。加以南朝用人承襲魏晉九品中正的遺制，比較新起的北朝，士庶的階級極嚴，閱閱的觀念極重。當時所謂「士流」或「貴族子弟」憑藉優越的

門閥得到相當的教養，所以能文的極多。而且有詞臣性質的祕書郎著作郎，又都成了他們起家的例授的官職。其他品位高卑，也每每以門閥譜籍爲斷。在這樣的制度之下產生大批的文人，這種文人真是道地的貴族文人！這種文人稱霸當時的文壇，正像如今一些霸佔地盤封建王侯般的武人一樣。如今的武人叫做軍閥，他們就可以叫做「文閥」了！南史劉孝綽傳說：「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又王筠傳錄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這劉王兩家都是當時有名的文閥，自不待說，此外有名的文閥還很多。總之，當時的豪宗甲族，祖孫父子，兄弟姊妹，羣從子姪，一家能文的，多到不勝枚舉，可見南朝文閥之盛，這是北朝所不及的。1024

【北朝樂府】舊唐書說：「華音與北歌不同。」新唐

北

書說：「北狄樂皆馬上之聲，」所以北朝的樂府以鼓角橫吹曲爲主。江北既爲強悍的半開化的民族所佔據，其樂府只向歌詠戰爭的鼓吹橫吹發展，也是事有必至。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說：「梁鼓角橫吹曲有企喻：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聲，十一曲有歌。」是時樂府胡吹舊曲有大白淨皇太子：〔等〕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總共六十六曲。〕這裏共分成三組。樂府詩集所載有爲今古樂錄所沒有的，又成一組，共是四組。雖說是「梁」實際都是北朝的樂府。北朝樂府的總數，我們現在是無從知道。有些篇名還不見於古今樂錄，如江淹橫吹賦所說的白臺關山，新唐書樂志所謂吐谷渾部落稽等，都是。即古今樂錄所載的，辭亡者很多，辭亡而名亦不可解，如「擒臺胡遵利羗女」如「單迪魯歷爽半和」等，不知該那兒斷句。這不盡是今人的淺陋，新唐書已將「白淨王太子」「企喻」二曲誤爲「白淨王」「太子企喻」了。現在只好將歌詞已亡的

篇名拋却，只就詞存的幾篇加以說明。第一組是鼓角橫吹的基本曲子，共九種：(1)企喻歌四曲——古今樂錄說：「最後『男兒可憐虫』一曲是符融詩。」符融卒於西歷三八三年。(2)慕容垂歌三曲——慕容垂生於西歷三二六年，卒於三九六年。(3)鉅鹿公主歌三曲——舊唐書樂志說：「似是姚萇時歌辭。」萇生於西歷三三零年，卒於三九三年。(4)瑯琊王歌八曲——古今樂錄說：「最後云『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按晉書記載，廣平公，姚弼興之子，泓之弟也。」這怕是錯的。據北齊書，瑯琊王爲高歡第九子湛的第三子儼，廣平公即高歡從叔盛。盛卒於西歷五三六年，儼封於五六五年，此歌之作當在是時。以上四種爲第一組之作者或作期可考者。(5)紫駱馬歌六曲。(6)黃淡思歌四曲。(7)地驅樂歌四曲。(8)雀勞利歌一曲。(9)隴頭流水歌三曲。以上五種的作者作期均不可考。以上共計三十六曲。第二組是「胡吹舊曲」，存者三種：(10)淳于王歌二曲。(11)捉搦歌四曲。(12)東平劉生歌一曲。以上共

計七曲，牠們的作者作期無考。相傳共有十四種，其中十一種已亡佚（標題見古今樂錄）。第三組共八種：(13)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一曲——十六國中慕容氏有三國：前燕、後燕、及南燕。最早是前燕稱帝於西歷三五二年，最遲是南燕亡於四一零年。這歌大約作於這半世紀中。(14)高陽王樂人歌二曲——古今樂錄說：「魏高陽王樂人所作也。」據魏書列傳，高陽王爲孝文子，延昌（西歷五一二—五一五年）已後多幸妓侍。至孝莊（五二九—五三一年）初，遇害。樂人作歌當在五—二至五三—一的二十年間。以上二種爲第三組中之作者或作期可考者。(15)隔谷歌一曲。(16)地驅樂歌一曲。(17)紫駱馬歌一曲。(18)折楊柳歌五曲。(19)幽州馬容吟五曲。(20)隴頭歌三曲。以上六種的作者作期均無考。其中地驅樂、紫駱馬及隴頭與第一組同名，但古今樂錄說「與前曲不同」，不知其詳。以上共計十九曲。第四組是古今樂錄所不載的歌辭，有些見稱於江淹及新唐書者，辭已亡佚。樂府詩樂所載者有三種：

(21)折楊柳枝歌四曲。(22)隔谷歌一曲。(23)木蘭詩一曲以上共六曲，作者及作期均無考。其中折楊柳與隔谷歌與第三組同名，不知其詳。木蘭詩的時代頗多糾紛，此處不能細說。除上列橫吹曲六十八曲外，尚有雜曲如西涼的陽翟新聲，北魏的楊白華，北齊的敕勒歌等，合計約近百曲。我們都知道北朝樂府是歌詠戰爭的，但很少人能知道牠們是主張非戰的。若細心研究這些歌辭，便覺得牠們大都是描寫戰爭的痛苦的，却無絲毫提倡的意思。在內，例如企喻歌說：「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尸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其四)又如紫駱馬歌說：「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遙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此雖借用漢辭，但可見當時確有此種情景。此種心理又如隔谷歌說：「兄在城中弟在外，弓無絃，箭無括，食糧乏盡，若爲活救我來，救我來，最妙的是慕容垂的懺悔語：慕容攀牆視，吳軍無邊岸。」(我身分自當，枉殺牆外漢)慕容垂歌之一。這也可算「仁人」之言。你們爭權奪利，死也活該，但「牆外漢」又爲何

北

白白地犧牲了呢！我們要知道，從第二世紀的末年，起，混亂了四百年，方又統一，人心厭亂已極，故能產生這許多非戰文學。在這班「趕武夫」眼裏，女性的安慰是不需要的。所以瑯琊王歌說：「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於十五女。」(其一)五尺之刀，重於十五之女，這是他們的本來面目。樂府中偶有言兒女情者，也另具一種質樸的風味。如折楊柳枝歌說：「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其二)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其四)又如捉搦歌說：「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媪。」(其二)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其四)這都是很直率而坦白的話。最古怪的是「老女不嫁，踯躅地喚天！」(地驅樂之)二。這種話決不會出於江南女兒之口。江南女兒，方且扭扭捏捏的以「蓮」代「憐」，以「星」代「心」，何敢老老實實的催早嫁呢？所以折楊柳歌說：「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其四)南方情詩較北方的更加婉轉，固然是長處，但因此而變成晦澀，便是他的短處了。胡適曾舉胡太后的楊白華爲北方樂府

軟化的例證。大概這些野蠻民族占據中原日久，漸漸的受中原文化的薰染，故漸漸的「南方化」了。在橫吹曲裏，已有許多非北方的本色。例如黃淡恩心中不能言，腹中作車輪，與郎相知時，但恐旁人聞。這已非「躑地喚天」的老處女了。又如幽州馬客吟說：「郎著紫袴褶，女著彩袂裙；男女共燕遊，黃花生後園。」我們假使把這首雜在子夜春歌裏，誰也不能認得牠是北方的鼓角橫吹曲。最後，我們要討論北朝樂府的傑作木蘭詩了。關於這篇的作者及時代頗多異說。關於作者問題有下列四說：(1)木蘭自作；(2)曹植作；(3)李白作；(4)常元甫作。關於牠的時代有下列四說：(1)梁（見孫壁文考古錄）；(2)唐（見後村詩話）；(3)晉或隋唐（見明一統志）；(4)梁陳或唐（見藝苑卮言）。關於作者，我們可說是無名氏；關於時代，近來姚大榮徐中舒等有定在唐代的傾向（見東方雜誌二十三卷）；張爲騏在木蘭詩時代辨疑裏則定爲北朝（西歷四九四—五五六年）的作品（見國學月報二卷四號）。我們

是同意於北朝之說的，因為陳智匠撰古今樂錄雖未載其詩而已錄其題，可證非隋唐人作，而其風格又完全與鼓角橫吹曲一致的。木蘭詩開始說：「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這一段與折楊柳歌第三四曲極相近，顯然是同時同地之作。下文即述她代父從征——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水鳴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這種樸質而懇摯的詩，正是北方的特色。後來苦戰歸來，棄高爵而返故鄉，姊弟歡迎，火伴驚惶——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這首詩即以這幾句告終。後人有造木蘭的謠言（如說隋煬帝要納她）或考木蘭的家世（如說她姓朱，姓魏，姓花，或說她是完縣人，商邱人，亳州人，黃波人，宋州人，武威人）我們都不管，但要記住這首是北朝樂府中的傑作。

【北朝復古運動】北派文人不滿意南朝文學，想

對他革命不能不提出古人來壓倒他，於是有復古運動。這種風氣，倡始於北齊顏之推，其家訓論文學曰：「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這是他對於南派文學的攻擊，他主張文章當原本五經，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書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方策箴銘，生於春秋者也。」又說文章當尚理致，重氣質，曰：「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他主張以質朴易文華，以散體易駢偶。後來宇文泰於西魏當國時，從蘇綽的話，謂詰皆做尚書，乃大變駢麗之習。從此以後，文筆悉依此體。文學革命乃告一段落。雖不久又有隋季初唐之反動，然至韓愈柳宗元出，大聲疾呼，摧陷廓清，此種革命乃大告成功。溯其遠源，則伏機早在北朝。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十五曾言之。1043。

【北朝寫景文】北朝雖乏寫景的詩賦，而寫景的

北

散文，則有甚美者，如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及酈道元水經注是最著的。水經作於桑欽，郭璞曾爲作注，至道元之注尤善。其寫巫峽曰：「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沂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早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巖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寫三峽中四時風景，有聲有色，這種文字，富有詩意，簡直是散文詩。我們試讀李白「朝辭白帝采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不是就從此文衍繹而成的嗎？1043。

【北朝婦女文學】六朝文學，南北異趣，江左習於清綺，河朔貴乎氣質。然婦女文學，則自晉以後，南北俱爲不振。今就北朝婦人篇章略可見者，考而錄之。

□北魏起於河朔，未遑文雅，宣武靈后胡氏，肅宗立

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嘗於都亭曲水宴羣臣。賦詩，武都人楊白花者，太后通之，白花畏禍，奔梁。太后思之，作楊白花歌，使宮人連臂踏足歌之，聲甚悽惋。魏文明馮太后善詩賦，登臺見雀啄食，作青臺歌曰：「青臺雀，青臺雀，緣山采花額。」後魏王肅妻謝氏，江南人，初肅爲齊祕書丞，聘謝氏，及北歸，後魏爲高書令，復尚公主，謝氏入道爲尼，以詩及書貽肅，肅爲造正覺寺以憩之。其貽肅詩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絲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又有貽肅書，王肅後妻陳留長公主，代王肅答謝氏詩曰：「鍼是貫絲物，目中當經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魏咸陽王禧謀逆伏誅，後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起踏霜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北齊馮淑妃名小憐，齊後主拜爲淑妃，齊亡爲周師所獲，以侍代王達，侍王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絃。」北齊盧士瑋妻崔氏，崔林義女也，有才學，春日以花和雪與兒曠面

爲詞，祝之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北周宇文護之母曰閭姬，有遺子書，文辭悽楚。周趙王宇文昭女千金公主，嫁爲突厥沙鉢略妻，隋滅周，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讎之志，日夜言於沙鉢略，悉衆爲寇，後力弱內附，賜姓楊氏，改封大義公主。隋平陳後，以陳叔寶屏風賜主，主心不平，因書屏風爲詩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中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恆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隋煬帝蕭皇后，梁明帝歸之女，有才識，知占驗，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及隋亡，入於突厥，唐貞觀初，破突厥，乃以禮致之，歸於京師。隋煬帝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死，臂繫錦囊，有文左右，取以進，帝見之，傷感，厚葬之，自誦其詩，令樂府歌焉。煬帝宮人，又有吳絳仙，其

謝賜合歡水果詩曰：「驛使傳來果，君王寵念深，甯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又杭靜亦揚帝宮人，時李淵已威，而揚帝淫樂不悟，故靜作江都迷樓夜半歌以諷之曰：河南楊柳樹，江南李花營，楊柳飛綿何處去，李花結果自然成，此外隋時女子，如丁六娘，蘇蟬翼，張碧蘭，羅愛愛，秦玉鸞，並有詩傳於後，而里居家世不可考矣。1040

【北史演義】六十四卷。清玉山杜綱撰。有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北軒詩存】清馬一鳴撰。

【北曲】⁵⁵即元代底雜劇，詳見雜劇條。

【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補遺一卷。張可久撰。有元刊本。

【北曲歌辭】漢魏之際，文學受了民歌的影響，得着不少的新的生命，故能成爲一時風尚。但文學雖然免不了民衆化，而民衆文學的力量究竟抵不住貴族的古典文學的權威，故曹氏父子、竹林七賢以後，文人的作品仍舊漸漸回到仿古文學的老路上。

去。漢末的散文，已受了辭賦的影響，逐漸傾向駢儷的體裁。到了六朝，可說是一切的文學都受辭賦的籠罩，都駢儷化了。不但各體散文都成駢儷體，就是詩歌也用駢偶。所以六朝時代的貴族文學，可說是在一切韻文與散文的駢偶化的時代。六朝的貴族文學的情形是如此，但是在民間却絲毫未受他們的影響。民衆仍舊歌詠他們自由的詩調，發揮他們自然的情感；反較漢代的民間文學更進步了，反由雜亂的題材一躍而專寫抒情詩了。唐代是詩歌的黄金時代，然而這個黄金時代的造成，貴族文學不但沒有一些功績，而且反予以許多無益的贅疣。六朝的民間文學，却是他們的先驅者，給與他們不少的影響，而且種下了許多有用的種子。在唐代結成無量的美麗的成果。六朝的民歌當然是承漢魏樂府歌辭而來。但這個時代北音的鼓吹曲已不復續有創造，橫吹曲却在北朝極一時之盛。相和歌辭却流入南方，同南方音樂化合，產生了清商曲辭。也和漢代一樣，北曲因國民性及地方關係，流傳很

少；清商曲辭中的西曲歌辭和吳聲歌曲，不但數量繁多而且都是優美的第一流的文學作品。北方橫吹曲和漢代鼓吹曲一樣也從外國傳來，所以也多不可解的辭句。東晉分裂黃河流域都被鮮卑匈奴羯氐羌各民族佔據，文學安得不蒙重大影響？所以有人竟稱這時代的北曲爲外族文學，未嘗無相當的理由。北曲因北方民族性關係多忼爽悍強之音。你想他們過的是沙漠水艸裏的生活，生性好殺，不強悍便不能生存；這種環境的反映，當然要在文學中流露出來。越是殺人的強盜性情越忼爽，越是正人君子越難說話；強盜會守無文字規定的紀律，正人君子犯了法律却可以強辭奪理。在這點上，不能說強悍好殺是北人的劣點，或竟是他們的優點；這種優點便養成他們任俠尚武崇拜寶劍的習性，造成他們慷慨悲壯的文學。有人把六朝的民歌劃分兩個界限，說北方的英雄文學，南方的是兒女文學。但是「越英雄越有情」英雄未嘗無兒女情懷，不過北人之情豪爽，南人之情委曲罷了。北

曲中如折楊柳歌、折楊柳枝歌、捉搦歌、淳于王歌、地驅樂歌；等很有些戀愛的歌詠，不過不及清商曲辭的宛轉。從大體上說來，北方的抒情詩當然不及南方，就是過去的三百篇和楚辭，未來的宋詞和元曲，亦何嘗不是這樣？最先的北曲多用漢字翻譯鮮卑的方言，所以初期入中原的北歌，其音不可曉，其義不可解。這一類的歌，我們實在無從研究。然而鮮卑人畢竟是富有文學天才的民族，他們不久便嫻習了漢人的語言文字，發出激揚忼爽的歌來。北方民歌，經北魏時採入樂府，傳至唐代，尚存五十章。今所存的梁鼓角橫吹曲，其實都是北方的作品，其中多鼓慕容垂及姚泓時戰陣之事，共卅一曲，今存廿三曲。前所舉的折楊柳歌；等都在其內；即今人習曉的木蘭詩，亦爲橫吹曲辭之一。這些歌辭中，還保存着不少的北方民族故事，如木蘭詩、隴上歌；等寫的，是他們理想中的女英雄和男英雄。北方的貴族也有善作抒情歌的，雖然未曾被採入樂府，我們不能不把她和民間文學一般看待。現存

者只一篇就是北魏胡太后爲她的情人楊華做的楊白花。胡太后愛上了楊華，逼他做了她的情人，楊華怕禍，逃歸南朝。太后很想他，作了這歌，使宮人連臂蹋足同唱。歌辭宛轉淒絕，已有南方文學的氣息。這種好歌曲當時的文人決計作不出的。

【北探親】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北田詩臆】清康熙間江浩然撰。

【北野緒言】五卷。清錢塘陸次雲撰。有康熙刊本，在陸雲士全書內。是集皆所作雜文，而俳諧遊戲之篇居其大半。

【北野倡和詩】一卷。清錢塘高士奇編。有康熙刊本。

【北黔山人詩】清吳苑撰。

【北雅】三卷。明甯王權編。有具區馮夢禎序。

1111。——1111。
【北周文學】北朝的文學蘊釀到了北周，總算是收到一個很好的效果了。這效果是不能不歸功於北朝人士之努力和時君之好尚的。雖然「好尚」也儘有他們相當的功績。北史文苑傳說：「周氏創

業，運屬陵夷；纂遺又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梁荆之風扇於關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原來北周初期的文風頗欲革去前此之「浮華」（這是他們以爲浮華的淨華，以爲浮華是太不好了！其實他們以爲浮華的才真正有文學上的特別精神呢。）於是蘇綽、盧柔之徒乃始起而倡言復古。無如他們所要復的「古」並不能得到古人文學思潮和藝術上的命脈所在，僅僅做到虞夏魏晉之糟粕。且一時代自有一時代底精神，所以一時代也儘有一時代底文學。蘇綽等人不識時務，若此，乃欲宗法魏晉的質朴規模，唐虞的古誕，所以李延壽罵他「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似這一類陳腐濫套的文學，怎樣能夠推行呢？蘇綽輩的復古運動，既是不能推行，於是梁朝的王褒、庾信之徒便過江來提

倡他們那種合於時代性的輕豔綺靡的文學，才猛烈地給與復古者們一個大反動。到了這時，蘇綽、盧彥等，人雖然屢屢極力攻擊庾信，王褒一派的新文學者，無奈時勢所趨，人心不古，當世之人，終於以王庾之體足可推行，靡然效之。雖有柳虯居間調停，然而這種勢談已是莫可遏抑的了。（周書柳虯傳說：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虯以為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壓力愈大，反動力亦愈大。」王庾北來，既遭了蘇、盧等人的攻擊，於是他便努力創作，以廣其勢，所以他們的成績在此時代的佔有獨多。到後來，北周的大文學作家也，只有他們兩個。□「詩」是復古者們所不道的，所以蘇綽、李昶之徒竟是一字無傳；宗懔、宗羈、蕭撝、高琳、康孟孫、謙等等不知名之士，到反有存在的，這能不說他們是受王庾的影響麼？¹⁰⁰⁹

【北周郊廟歌辭】北周的郊廟歌辭，都是庾信一人所製，正和梁樂爲沈約一人所製相同。計有園丘歌十二首，方澤歌四首，五帝歌十二首，宗廟歌十首，

大禘歌二首等。□隋書樂志云：「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樂氏，以屬有司。」於是乃詔令依其樂制，以製歌舞。武帝建德二年，開始實行採用。其辭皆以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爲制，蓋未有應用九言者。□庾信在文學上所鼓起的狂浪，另條已經講得極詳，這兒無須再說。以他的文學技術來製造歌辭，其勢也不能完全甩掉他的詩格，如黑帝雲門歌辭，即其實例。¹⁰⁰⁹

【北周復古運動】周書蘇綽傳說：「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至大誥的文章，幾於全仿尚書。他說：「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移俗興化，庸可暨乎？」由是勗勉在位百官，要「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偽，崇厥誠；忽怨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這雖然不是專爲文學而發，但對於文學影響則

甚大。周書柳蚪傳說：「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蚪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所謂古指蘇綽及其附和者，所謂今指王褒庾信及其附和者。文質論已佚，不能盡知其詳，但返古者之已形成相當之勢力，可以藉知梗概了。以故號稱「驚蜎蝶」的魏收，也在魏書文苑傳序裏說：「夫文之爲用，其來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賢詰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同時邢劭在蕭仁祖集序裏也說：「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原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江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這雖不非江南之麗靡，而却要推重江北之質理了。

【北周燕射歌辭】北周的燕射歌辭有庾信所作的周五聲調曲二十四首。所謂「五聲調曲」者，宮調曲五首，首皆五字句。變宮調曲二首，首皆五字句。商調曲四首，首皆九字句。角調曲二首，有八言，有四言的。徵調曲六首，有七言的，雜言的。羽調曲五首，首皆六字句。□庾信的五聲調曲雖也和別的一樣有

北

稱頌之意，然在辭句方面頗多創格，如商調曲第一首云：「專精一致金石爲之聞，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乖。苟利社稷無有不盡懷，昊天降祐元首惟康哉。」角調曲的「止戈見於絕轡之野，稱伐聞于丹水之征。」徵調曲的「水波瀾者源必遠，樹扶疏者根必深。」纖纖不絕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生」等，真能盡他筆力奔騰之能事。王如羽調曲的句字應用之妙，在樂府中實鮮有能比了。如「樹君所以牧人，立法所以靜亂，首惡既其南巢，元兇于是北窟。居休氣而前塞，在光華而兩旦。是以雨施作解，是以風行惟渙。周之文武，洪基光宅，天下文思，千載克聖。咸熙七百載，我應期，實昊天有成命，惟四方其訓之。」在這十四辭句之中，竟能有六個格式，這也足夠其樣的了。他這幻化散文爲韻文，以入樂而不見得羈絆，即是爲樂府中首先開一特色。此外無名氏的朝饗樂七章，則便不能有如許價值了。茲從略。

【北周駢文】周太祖宇文泰，爲西魏丞相，欲革易時政，爲強國富民之法。蘇綽贊成其事，并置屯田以

資軍國，又為詔書六條奏行之，「一治心身，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語有排比，氣實疏達，且絕無雕飾，實足超軼六朝。本王道立說，重農務本，矜慎刑法，整頓賦稅，皆粹然有儒者氣象。蓋駢偶至南陳為極，則而復古之文，即萌芽於北朝。駢文多飾詞，而此則率真以達意。蓋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思革文弊，嘗命綽做尚書撰大誥，以矯正文體。自是諸臣文筆皆崇實而屏華。如藥遵賢陳五事，按時立言，得經術旨，樂承業陳八失，格非閉邪，有遺直風。至黎季明所上崇儉疏，以排偶之詞而為深明治體之論，尤為千古不刊。讀萬紐子瑾官大都督司宗治內史，而所作華嶽頌序，雖駢文格調，仍沿未除，而典麗喬皇，已非復南朝禮縛之習，且亦當時所僅見者。夫以庾信辭華脆靡，風動當世，任梁時已造儷句駢辭之極境，而聘於周，不違，即仕於周，官至開府，其節變而其文亦與之俱變，以極浮艷之文，而乃斂才就範，華實相扶，故杜甫詩曰：「庾信文章老更成」，豈真風會轉機使然歟。

謂之不善變焉亦可也。^{DN}

【北關夜市】北平流行俗曲。（岔曲——燕臺八景

之四）

【北門鎖鑰】一本。清高應玘撰。雜劇。

【坳珠賦鈔】清清河王琛撰。有同治五年刊本。

【非非想】一本。清王香齋撰。傳奇。

【非水舟遺集】二卷。清介休梁錫珩撰。有乾隆原

刊本。

【非攻文學】儒墨兩家之學說，均反對軍國的黷

武主義。老莊之「無為」「達觀」與後來由印度傳

入之「佛教思想」均與戰爭攻伐相刺謬，故「非攻」

成為中國極普遍之思想，文學上之帶此種色彩者

亦頗多。描寫戰爭征役之痛苦者，短篇如邶風之

擊鼓，長篇如李華之弔古戰場文，皆極深刻。然最痛

切者，當推唐杜白之歌行。⁷²⁸

【玩鹿亭稿】八卷。附錄一卷。明萬表撰。表為儒將，

然其詩文氣格稍弱，故終不能與一時文士角逐詞壇。

022
【玩齋集】

十卷，拾遺一卷。元貢師泰撰。師泰少承其父家學，又從吳澄受業，故文章具有源本，詩格尤為高雅，足以凌厲一時。有明天順刊本，嘉靖中重刊本，明活字本。餘姚史元熙重刊本，海昌桃源朱氏校刊本。

【玩寇新書】五十六回。清貴州某氏撰。演咸豐四年至十一年間韓超平貴州桐梓縣匪楊龍喜及台拱廳叛苗事。超字寓仲，號南溪，直隸昌黎人。咸豐四年，官貴州清江知縣，楊龍喜叛變，陷桐梓及仁懷安南普安各縣，超奉省調往勦，五年三月擒斬之，以功升知府。時台拱苗變復起，超與提督孝順合力剿除，前後五年，大小數百戰，超之功為多。同治元年，署貴州巡撫，旋即任事，具見幕僚空六居士遵義平匪日記。陳昌運南溪韓公年譜及超自撰之苗變紀事中有振綺堂叢書本，與獨山平匪記合稱韓南溪四種。此玩寇新書小說序目附于後。有作者自序，諱黔地瘠民貧，數年烽烟四起，城邑為墟，秉政者庸懦無能，毫無措置，而貪婪忌刻之徒，猶且自作威福，致干

天怒。茲集近事，名曰玩寇新書，或褒或貶，概從實錄。云云。前又有抄書人序，云貴州幕友某君所撰。甫將回目編定，將撰書，或阻之曰：是書著成，恨汝者必多，將擠死矣。遂輟不作。則未成書。觀南溪紀事及空六居士日記，記當時疆吏之貪庸怯懦，以及同事之掣肘，言之慨然，則小說回目所欲寫者，皆直書當時事，毫無忌憚，故說者以擠死為戒也。唯叢書所錄回目為五十六回，而超紀事中云：黔人言黔事，有作四十八回者，內有一聯云：「戰定番孝順寡勝眾，守邛水韓超逸待勞。」以為實情，所言回数不同。今日四十五回作「困麻沙孝順寡勝眾，援濱（字疑誤）水韓超逸待勞」，聯對亦小異，不知是何故也。

【玩芳堂摘稿】四卷。明王慎中撰。慎中有遵巖文集。此本乃曹忪篋中所有，慎中之文，僅一百首，故以摘稿有名。

【玩嬋娟】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玩梅亭詩集】二卷。明柴惟道撰。其詩尚未成家。

【玩畫齋雜著編】八卷。明姚翼撰。翼為茅坤婦弟。

其文格亦略相近。

【玩月約】清欽縣張潮撰。有康熙刊本，在檀几叢書內。

【班彪】字叔皮，漢——三至五四扶風安陵人。卒年五十二。性沉重好古。年二十餘，值王莽敗，京師大亂，避難往天水，依隗囂。時隗囂擁衆驕蹇，彪著王命論感之，終不悟，遂又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光武初舉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後爲望都長吏，民愛戴之。卒於任。彪才高而好述作，專心史籍之間，曾採前史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以繼史記。太初以後之闕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凡九篇（後漢書本傳）。今僅見王命論（見文選）一篇，餘均不詳。

【班婕妤】漢——前四八左右至前六頃人。班婕妤的名字已失傳。婕妤是當時后妃的位名，她是左曹越騎校尉班況的女兒。卒年四十餘。成帝初即位，她被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拜爲婕妤。成帝嘗欲與她同輩遊後宮，她固辭，帝以爲賢，太后亦加贊

美，每進見上疏，皆依古禮。後趙飛燕姊妹得寵，她和許皇后都稀進見，居增成舍。鴻嘉三年（前一八）飛燕姊妹譖她同許皇后挾邪詛呪，帝乃廢許皇后，改問班婕妤。她以「死生有命，爲邪無益」作對，成帝憐而赦之。她恐日久見危，自請供奉皇太后於長信宮。及成帝崩，她充奉園陵，卒，因葬園中。她的作品很多，在當時曾有集通行。今只存自悼賦、擣素賦二篇，及怨詩（一作怨歌行，亦作紈扇詩）一首（見文選及玉臺新詠）。文辭均哀麗動人。

【班固】孟堅，亦號蘭臺。漢——三二至九二扶風安陵人（一作北地人）。班彪之子。卒年六十一。九歲能屬文，及長，遂博貫載籍，性情寬和，不以才能驕人。他因父親彪所續史記未詳盡，乃潛精研思，欲爲續。成人告發他私改國史，明帝把他關入獄中，後由弟超上書說明，不但得無事，反召爲蘭台令史，要他編光武本紀，又叫他續着他前所未成的書。是書起高祖，終王莽之死，名爲漢書，凡紀、表、志、傳百篇。潛精積思，共二十餘年，至永元四年猶未成。是年，竇憲征匈

奴，以固爲中譚軍。憲敗，固因被捕繫獄，遂死獄中。漢書未成之稿，詔復令他的妹妹班昭續成。他的散文，可以漢書爲代表。他是斷代史的第一部，其中藝文志一篇，於學術史上尤有極大的貢獻。他所作賦，是承接楚辭一派的。如幽通賦的仿離騷，兩都賦的淵雅靡麗，在後漢初年作家中要首屈一指。不過和前漢司馬相如、司馬遷、揚雄相比，怕就要遜一籌了。

【班固漢書】固是當代名流班彪的兒子。班彪以「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後漢書卷七十班彪傳）固少承家學，建武三十年（西歷五四）年二十三，父彪卒。明帝永平元年（西歷五八）年二十七，奏記東平王蒼，繼以是年續父業作史。（據陳漢章馬班作史年歲考，見綴學堂初稿卷二）永平五年，年三十一，有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因下獄。弟超詣闕上書得釋。除蘭臺令史。永平七年，年三十三，始在蘭臺官撰漢書。建初七年（西歷八零）

班

年五十一，在蘭臺撰漢書成。和帝永元元年，西歷八九一年五十八，隨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爲中護軍，與參議，大破北匈奴，追至私渠北，勒銘燕然山。永元二年，年五十九，行中郎將事，隨憲征北匈奴，至居延塞而還。永元三年，年六十，與傅毅在憲幕中文章。永元四年，年六十一，竇氏敗，固死於洛陽獄中。（參看鄭鶴聲班固年譜）固擅詞賦，曾作兩都賦，以此著名。而使固有不朽榮譽的，實爲漢書一百篇。（後人分爲一百二十卷，內帝紀十三卷，表十卷，志十八卷，列傳七十九卷）漢書模仿史記，不出司馬遷的樊籠，只有把通史改作斷代一點，不同司馬遷。這點雖在後來影響很大，而在史體史法上都不是大事。漢書雖承襲史記，而較之史記書爲完好，體製比之史記，較爲詳贍謹嚴，蓋班固之幸運有較之司馬遷爲優的。史記在司馬遷生前，尚未成書，後來又有一羣陋學及作偽者補了又改，裴駰集解以前，史記全是一部晦書。至於班固漢書，在官修纂，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已大體成書，卒後又有

文——一——八五七

妹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當時即成通學。馬融從昭受讀，其學流傳。歷代都有注家及傳人，未有後人竄改之痕跡，故其書較之史記爲更完好。至於體製較之史記詳贍謹嚴，則又有其利便之端。蓋遷爲通史，史料少，創始難，故多疏略；因爲斷代，範圍狹，又因襲多，故甚明密。范曄後漢書班固傳論云：「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壘壘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這話是很平允的。胡適先生以爲「漢朝的散文，承接戰國的遺風，本是一種平實樸素的文體。——這種文體，在記事的方面大體近于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如史記與漢書，這種文體，雖然不是當時民間的語體，却是文從字順的，很近于語體的自然文法，很少不自然的字句。所以這種散文很可以白話化，很可以充分採用當日民間的活語言進去。如漢書東方朔傳，外戚傳，多是白話的。這種記載，所以流傳二千年，至今還有人愛讀，正因爲當日史家肯老實描寫人物的精神口氣，寫的有聲有色，帶有小

說風味。」老實的描寫，和寫的有聲有色，就是漢書的好處，我們因此可以說漢書固是漢朝的史學巨著，亦是漢朝文學的巨著了。¹¹¹

【班固駢文】少讀文選，開卷即得班孟堅之兩都賦，設問答以造端，寓規諫於篇末，極衆人之所眩曜，初讀時，竊謂今人之仿古製，古人亦必有所仿，及讀子虛上林二賦，迺定相如爲兩漢駢文之宗焉。班氏之文，雖出於相如揚雄，而昭明選賦，獨冠兩都者，則以其兼揚馬之長，事正而義實也。上林長揚是諷體，故反觀處多，正言處少，兩都鋪張，劈分賓主，堂堂正正之格，而班氏所著，典引迺謂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殆欲駕古人而上之邪。典引裁密，思靡遂爲駢體之科律，而論者謂其語無歸宿，閱之覺茫無畔岸，所以不逮卿雲，非定評也。何義門曰：孟堅典引直能兼揚馬之長，且讀至「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沂測其源，迺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愚亡迴而不泯，媿胡瑣

而不頤，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王弼州所謂詞氣雄傑深渾，非魏晉駢麗可擬，豈溢美乎？而或以東京比目，虛用濫形，不知想像之用，因虛即實，文詠以美爲貴，唯在善用之耳。相如上林，盧橘夏熟，卽其類也。所以張惠言云：「平厥通洞，博厚而中大，大而無彀，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於相如。」

【班固小說】漢武故事及漢武內傳舊本皆題固作，今皆知其非確。考文中語氣，內傳之作當較故事爲后。然桓麟西王母傳末有「至漢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于漢宮，語在漢武帝傳內，此不復載焉」等語，可知內傳之作，在於桓麟之前。唐張柬之以內傳爲齊王儉偽造，不知何據。

【班昭】一名姬，字惠姬（一作惠班）漢——至一六左右扶風安陵人，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卒年七十餘。年十四嫁爲曹世叔妻，世叔早卒，她就開始過那寡苦生活。她的學問很博，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

書未成，和帝使她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帝又召入宮，命皇后貴人以師禮相待，號爲大家。每有貢獻異物，常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她亦與聞政事。漢書始出，未有能通者，大儒馬融亦伏于閣下，從她受讀。永初七年（一一三年）同兒子毅到陳留爲官，作東征賦。她死時，皇太后素服舉哀，使人監護喪事，以示優禮。她的著作，以女誡七篇爲最著，對於女子處世之道，說得很有道理。但后人因其過于低視女子人格，詆爲女性薄弱的表現。她的夫妹曹豐生對之，很不滿，嘗作書駁難。她生平所作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共十六篇。子婦丁氏替她編撰成集，又作大家讚。隋書經籍志載有曹大家集三卷，原集已不傳。今存賦四篇，除東征外，餘爲大雀賦、鍼縷賦及蟬賦，文字皆不全。此外還有上鄧皇后疏及爲兄上書二篇（見後漢書）。她又曾注列女傳，亦已不傳。然偶可見於他書所引。又爲兄固所作幽通賦作注，尚存文選中。曾鞏以今本列女傳中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十六事爲她所增益。所續漢書除八表及

天文志外，王莽傳亦有人以為是她所作。

【班昭著述】昭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撰、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隋志有大家集三卷。曹大家集今已不傳，僅傳其一。【賦四篇】東征賦、大雀賦、鍼縷賦、蟬賦。以上四篇。惟東征賦確為完篇，昭明文選錄之。注引大家集曰：「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流列論曰：「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歷也。」餘篇雖見諸書所引，似非全文矣。【二序二篇】女誡序、女論語序。【三書三篇】為兄上書二首，永元十二年為兄起乞歸書。【上鄧太后書】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書。【四後漢書稱昭兄固著漢書，惟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閣藏書，踵成之。八表者，一異姓諸侯王表第一，諸侯王表第二，王子侯表第三，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第四，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第五，外戚恩澤侯表第六，百官公卿表第七，古今人表第八。今按八表諸序不類班固文，疑即昭所作也。

此外說者又謂：「漢書王莽傳敘事直遂而少檢制，或是大家之筆。」但史無明證。昭又有列女傳注，曾子固以列女傳中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十六事為昭所益。【曾鞏列女傳目錄序云】：「：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篇，非向書本然也。」然傳注不傳，時見御覽諸書所引，昭亦為兄固幽通賦作注，尚存文選中，昭誠淹博也哉！1041

【班昭與中國婦女】班昭者，即世所稱曹大家，向被尊為「女中聖人」。在中國婦女史上極重要之人物也。其所作女誡一書，自來視為婦女聖經。楊升庵曰：「孟母只教得一子，耳女誡七篇，並教及百世子，女可謂女中大宗師。」（歷代女子文集引）嗚呼！此其所以為女中聖人歟，然而中國之婦女苦矣！1042

【班餘剪燭集】清乾隆間納蘭常安撰

【班惟志】彥功，號恕齋，元一三三零頃大梁人。（或云松江人）少穎異，工文詞，善篆字，因鄧文原薦。

補浮梁州學教授，判晉州。暇則與名士遊，賡詠無虛日。歷官集賢待制，致和間（一三二八年）為紹興推官。後至元間，知常熟州，陞浙江儒學提舉。嘗狎名妓張玉梅，臨別，玉梅作小詞贈之。惟志工於作曲，有秋夜聞箏散曲，很著名。

【琥珀匙】一木，清葉雅斐撰，傳奇。

【甄玄成】敬平，梁至後梁——至五六零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為簡文帝所知，以錄事參軍隨蕭譽（即宣帝）至襄陽，轉中記室參軍，掌書記，頗參政事。時元帝居江陵，甲兵殷盛，玄成遂懷貳心，密輸誠款，有得其書者，進之。譽信佛法，立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遂得免。譽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歷位中書侍郎，御史中丞，祠部尚書，吏部尚書。卒，贈侍中。玄成著有文集二十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均作十卷，此從周書）

【甄琛沈約之討論四聲】四聲是從轉讀佛經而來，不是於古有之的，所以甄琛詆其不依古典，文鏡秘府論四聲論說：「魏定州刺史甄思伯（琛字）一

琥 甄

代偉人，以為沈氏四聲譜，不依古典，妄自（？）穿鑿，乃取沈君少時文詠，犯聲處以詰難之。又云：「計四聲為紐，則天下眾聲無不入紐，萬聲萬紐，不可止為四也。」沈約答甄公論說：「昔神農重八卦，无不純（旁注『由』字）立四象，象无不象，但能作詩无（？）四聲之患，則同諸四象，四象既立，萬象生焉。四聲既調，羣聲類焉。經典史籍，唯有五聲，而无四聲。然則四聲之用，何傷五聲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上下相應，則為（？）聲四矣。君臣民事物，五者相得，則國家治矣。作五言詩者，善用四聲，則諷誦而流靡，能達八體。則陸離而華潔。口（原作『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廢。昔周孔所以不論四聲者，正以春為陽中，德澤不偏，即平聲之象；夏（原作『憂疑誤』）草木茂盛，炎熾如火，即上聲之象；秋霜凝木，落去根離本，即去聲之象；冬天地閉藏，萬物盡收，即入聲之象。以其四時之中，合有其義（？）故不標出之耳。是以中庸云：『聖人亦有所不知（原文『亦』在『所』下，據中庸校改）』足夫足婦猶有所知焉。『斯之謂也。』甄琛詆沈約的四

聲譜「不依古典」的確如日僧遍照金剛所說：「甄公此論，恐未成變通矣。」（文鏡秘府論四聲論疑原爲劉善經語）然沈約既自以爲「獨得胸衿，窮其妙旨」，騷人以來，此秘未覩，一則對於甄琛的詆毀，不妨逆來順受，引以爲榮，而反以與古代的四時五聲相附會，在我們看來，真是大可不必，而且如此便自陷於矛盾。但我們要知道，在古代，「不依古典」便犯了學術道德的科律，便要見容於士林，甚至不見容於人世，所以不得不與古說相附會了。」

【甄偉】號鍾山居士，明一五七三頃金陵人。善爲通俗小說，著有西漢通俗演義八卷一百另一則。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甄后】漢至魏——一八二至二二一中山無極人。魏文帝曹丕之妻。卒年四十，父爲上蔡令，三歲而孤。九歲好書，常用諸兄筆硯，言當作女博士。本爲袁紹次子袁熙之妻。紹爲曹操所滅，丕私納爲夫人。她是曹植的偉大作品洛神賦的女主人翁，她和曹植有一層到現在還秘密着的關係。在袁紹破滅時，爲了

她，丕和植曾作過劇烈之鬥爭，終於植失敗，爲丕所得。植從此鬱鬱終身，爲丕所忌，屢欲加害，她亦因此爲郭后所譖而賜死。她有塘上行一詩，相傳是她臨終時所作。如果拿來和洛神賦對看，那末這椿悲豔哀愁的故事，可以十得八九了。

【甄月娥春風慶朔堂】一本明周憲王有燉撰。雜劇。

1120
【玳瑁盆兒鬼】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有元曲選本。

1120
【玳瑁天賜暗姻緣】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1120
【珂雪詩】清曹貞吉撰。貞吉詩格道鍊，其黃山諸作，極爲宋犖所推。在京師時，和其文姬歸漢圖等長歌，極有筆力。今檢集中不載，又感舊集所選登望海樓諸詩，亦皆不見集中，則全稿之散失者多矣。

1120
【珂雪詞】二卷。清曹貞吉撰。其詞風華掩映，寄托遙深，古調之中，又能緯以新意。朱竹垞云：詞至南宋，始工斯言，出未有不大怪者，惟實庵舍人意與余合，今就咏物諸詞觀之，心摹手追，乃在中仙叔夏公謹。

兼出入天游仁近之間。北宋自方回美成外，慢詞有此幽細綿麗否。王漁洋云：實庵不爲閨襜靡曼之音，而氣韻自勝，其淡處絕似宋人。有與珂雪集合刊本。

【巧雲戲石秀】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巧聯珠】四卷，十五回。有日本內閣文庫藏坊刊本；日本寶歷甲戌船載目載得月樓本，未見清無名氏撰。題「煙零逸士編次」。日本寶歷甲戌船載書目著錄。

【巧斷六頭案】一名陳玉生接姑娘酒醉回家。北平流行俗曲。松月山房木刻本。

【巧斷繡鞋記】一名白寶柱借當。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巧斷青羊】上海流行俗曲。大成書局石印本。

【巧斷青羊案】又名青羊傳。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巧治瘋漢】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龍圖公案之二十三）

【巧對】巧對者，不可多得之字，恰好成對之謂。如

巧

春興云：叫切禽名字，飛狂蝶姓莊；元日朝迴云：金爐香動螭頭暗，玉珮聲來雉尾高。禽名字對蝶姓莊，螭頭對雉尾，俱巧對也。

【巧連珠】一名陶景虞投親玉扣記。河南流行俗曲（鼓兒詞）經元堂木刻本。

【巧連珠全傳】四本。北平流行俗曲。會文堂石印本。

【巧遇奇緣】一名美女觀花才郎巧遇。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巧娘幽恨】廣州流行俗曲。醉經堂鉛印本。

【巧姻緣】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巧姻緣】福建流行俗曲（紗窗外調）木刻本。

【巧搭約選】不分卷。清江甯鄧廷楨撰。有通行本。

【巧換緣】一本。清唐英撰。傳奇。

【巧換藏春酒】二本。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龍圖公案之十一）

【巧團圓】一本。清李漁撰。傳奇。笠翁十種曲之一。全三十四齣。大意有一名叫姚繼的，失了雙親的孤

兒，與隣家曹玉宇底一女曹小姐相戀，遭李自成之亂，都各自離散了。然姚繼不意與其父親相遇，又從爲賊所掠的人中偶然救出其母親與曹小姐，且自己又鄉試及第。曹小姐之父曹玉宇實是假名，原名姚器汝，已登仕宦。這回之亂又被任爲侍郎，且明白了行方不明的女與姚繼底所在，得團聚一家。¹²⁴⁷

【巧團圓】一名下河南。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巧陰陽】福建流行俗曲（評話調）鉛印本。

【巧合五更】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翡翠巢札稿】四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殿本。

【翡翠園】一本一作緣。清朱素臣撰傳奇。素臣以

字行，吳縣人。新傳奇品。朱素臣之詞，如少女簪花，修

容自愛。

【瑤山房詩稿】清嘉慶間王志活撰。

【琢春詞】二卷。清杭州江炳炎撰。有原刊本，味玉

几云。琢香詞豔豔如月，亭亭若雲，蕭然遇之，清風入

林，程物賦形而無遺聲焉。至於審音之妙，鑰合尺圍，

靡間絲髮，昔人所稱神解者，非耶。吳彙卷云：研南在

清代不甚顯，然學南宋處，頗有一二神解，與賓谷音趣相同。賓谷得南宋之意趣，研南得南宋之神理。若橙里則句琢字鍊，歸於純雅，惟不能深厚。此三江詞之工力，皆不能到沉鬱地步也。清朝詞家多犯此病，故驟覽之，居然姜史復生，深求之，皆姜史之糟粕而已。

【項元淇】¹¹⁸⁶子瞻明，一五八零頃秀水人。南京太

學生，謁選得上林錄事。后以贊爲光祿寺署丞。元淇

善於賞鑒，于畫無所不窺，善書工詩古文辭，著有少

嶽集四卷。

【項珮】¹¹⁷吹聆，清秀水女子。有藕花詩稿，見靜志居

詩話衆香詞。

【項規章】²⁶⁹¹屏山，清錢塘女子。有翰墨和鳴館集，見

杭郡詩三輯，妹項幼字祖香。

【項穆】²⁶⁹²初名德枝，易爲純，最后更名穆，字德純，號

貞元，亦號無稱子。明一五九六頃秀水人。項元汴

之子。官中書。工書法，於晉唐名家無不該會。與世父

元淇齊名，有雙美帖行世。穆生子博古，賞鑒之家，藉

文雅交游之感，耳濡目染，故其詩皆楚楚有致。著有貞元子詩艸及書法雅言。

【項安世³⁰】平父，宋——？至一二零八，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四庫總目作松陽人）登一一七五年進士，除秘書正字，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時，召朱熹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俄為言官劾去，後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坐事免，復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台章奪職，安世能詩，有丙辰悔稿四十七卷（宋史藝文志）及周易玩辭，項氏家說。

【項鴻祚³⁷】原名繼章，字蓮生，清——一七九八至一八三五，浙江錢塘人，卒年三十八，少孤，力學，性沉默，不樂酬酢，一八三二年舉人，家世業鹽，至鴻祚時漸中落，性湛然，嗜古，嘗避喧，喧南山，議書僧院，許文恪公視學江西，偶從之遊，一日游百花洲，意有所感，輕舟不辭告而歸，家燬于火，奉母北行，母與姪皆歿于舟中，再上春官不第，遂病卒，鴻祚工詞，詩不多作，嘗云：「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讀者每悲其志。

項

手訂詞稿，多芟削，最后存憶雲詞甲乙丙丁稿四卷。【項大德⁴⁰】立上，清——約一六九二至一七三五間，漢陽人，卒年二十六，嘗割股療母，不愈，以哀毀卒，大德著有梯青集。

【項斯⁴²】子遜，唐——八三六頃，江東人，初隱朝陽峯，枕石飲泉，長哦細酌，凡三十餘年，開成之際，聲價藉甚，特為張籍所賞，揚敬之曾贈以詩云：「幾度見君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其名益彰，八四四年始獲一第，仕為潤州丹陽縣尉，卒於任所，斯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項蘭貞⁴⁴】孟暉，明——一五九六頃，秀水人，嫁貢生黃卯錫，工詩，著有裁雲草一卷，浣露吟一卷（明史藝文志）。

【項籍⁴⁸】羽，秦至漢——前二二至二零二，楚國下相人，卒年三十一，少學劍，學書俱不成，以為劍一人敵，書僅足以記名姓，不足學，於是乃習兵法，目重瞳子，力能扛鼎，嘗與叔父梁避地吳中，觀秦始皇遊會

稽，乃曰：「彼可取而代也！」梁以此奇之。二世初，（前

二零九年）籍與梁起兵吳中。梁死，籍將其軍，遇秦

軍九戰皆破之。自立為西楚霸王。與劉邦爭衡，戰無

不利。後為漢軍及諸侯軍圍於垓下，夜間漢軍四面

皆楚歌，潰圍出，至烏江，自刎死。籍有美人虞，常從。駿

馬名騶，常騎之。被圍之後，知大勢已去，但頗戀戀於

美人及馬，乃悲歌抗慨，歌數闕，淚隨聲下。美人和之，

自刎死。此歌今尚存。史記本紀中。

【項炯】可立，元一一三一七頃臨海人。端行積學，

通羣經，為時名儒。隱居不仕。一時名公碩士，多與之

游。炯工詩，有可立集。（元詩選）

【頭度林英】北平流行俗曲。致文堂木刻本。

【頭肉障】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頭錢梁州】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琴】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琴廂吟草】六卷。清海昌孫清撰。有潤芳閣巾箱

本。

【琴語堂雜體文續】一卷。清甘泉李肇增撰。有同

本。

本。

治三年刊本。

【琴韻樓詩鈔】二卷。清平湖胡緣撰。有嘉慶間刊

本。

【琴韻閣遺草】一卷。清常州沈鳳撰。有道光懺琴

閣刊本。在鷗汀漁隱詩內。

【琴硯山房詩草】一卷。清錢塘沈廣敬撰。有原刊

本。

【琴川三風十愆記】一卷。題藤花書屋主人瀛若

氏編。有民國六年丁氏校印本。在虞陽說苑甲編內。

【琴川黃氏三集】十卷。清常熟黃廷鑑編。有道光

二十年刊本。

【琴台合刻九種】十二卷。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

浙江書局重刊本。

【琴家弄】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琴源山房遺詩】清道光間言友恂撰。

【琴洲詞】二卷。清遵義黎庶燾撰。有光緒黎氏刊

本。在黎氏家集內。

【琴溪集】八卷。明陳寰撰。詩文皆不入格。

【琴心記】³³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有六十種曲本。
【琴清閣詞】³⁵一卷。清金匱楊芸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琴士文鈔】⁴⁰¹六卷。清趙紹祖撰。有道光十二年古墨齋刊本。

【琴士詩文鈔】⁰⁴十八卷。清涇縣趙紹祖撰。有道光古墨齋刊本。

【琴士詩鈔】⁸清趙紹祖撰。

【琴志樓遊山詩集】⁴⁰³易順鼎撰。

【琴棋書畫】⁴⁴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琴棋書畫】⁴⁴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琴棋書畫】⁷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琴棋書畫開文運】⁷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琴棋書畫小說】⁹參看遏惡傳條。

【琴鶴山房遺稿】⁹八卷。清趙銘撰。有民國十一年

金氏刻本。

【琴畫樓詞】⁵⁰¹四卷。清青浦王昶撰。有嘉慶熟南書

舍刊本，在春融堂集內。

【琴東野屋集】⁵⁰⁹十二卷。清昭文蔣寶齡撰。有感豐刊本。

【琴挑】⁵²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琴甫遺詩】⁵³一卷。清德清房琴甫撰。有道光刊本。附說餅齋集後。

【琴曲歌辭】樂府詩集曰：琴者，先王所以修身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無故不去其身。唐書樂志曰：「琴禁也，夏至之音，陰氣初動，禁物之淫心也。」世本曰：「琴神農所造。」廣雅曰：「琴伏羲所造，長七尺二寸，而有五絃。」揚雄琴清英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琴操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濱，濱賓也，言其服也。前廣後狹，尊卑象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古今樂錄曰：「今稱二絃為文武絃。」是也。應劭風俗通曰：「七絃，法七星也。」三禮圖

曰：「琴第一絃為宮；次絃為商；次為角；次為羽；次為徵；次為少宮；次為少商。」桓譚新論曰：「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崔豹古今注曰：「蔡邕益琴為九絃。二絃大，次三絃小，次四絃尤小。」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也。鳴鹿、循、况、濫、脅、號、鍾、自鳴、空中、皆齊桓公琴也。繞梁、楚莊王琴也。綠綺、司馬相如琴也。焦尾、蔡邕琴也。鳳凰、趙飛燕琴也。自伏羲制作之後，有瓠巴、常文、師襄、成連、伯牙、方子春、鍾子期，皆善鼓琴。而其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一琴論曰：「和樂而作，命之曰暢。言遠則並濟天下，而美暢其道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進德修業，申達之名也。弄者，情性和暢，寬泰之名也。」其後西漢時，有慶安世者，為戍帝侍郎，善為雙鳳、雛鸞之曲。齊人劉道疆，能作單鳧、寡鴻之弄。趙飛燕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皆妙絕當時，見稱後世。若夫心意感發，聲調諧應，大絃寬和而溫，小絃清廉而不亂，攫之深，醜之愉，斯為盡善矣。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

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九引一曰烈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曰貞女引。四曰思婦引。五曰霹靂引。六曰走馬引。七曰筮篋引。八曰琴引。九曰楚引。十二操一曰將歸操。二曰猗蘭操。三曰龜山操。四曰越裳操。五曰拘幽操。六曰岐山操。七曰履霜操。八曰朝飛操。九曰別鶴操。十曰殘形操。十一曰水僊操。十二曰襄陵操。自是以後，作者相繼，而其義與其所起，略可共而知，故不復備論。樂府解題：「琴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存之者，以廣異聞也。」

【琴操】⁵⁶（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琴操】宋杭州伎，後為尼，頗有才，曾改秦觀的滿庭芳詞，而自成絕作。能改齊漫錄謂：「西湖有一侏，閑唱少遊滿庭芳，誤舉畫角聲斷斜陽。琴操在側云：「誰門，非斜陽也。侏因戲曰：爾可改韻否？琴操即改作陽字韻，東坡聞而賞之。」少遊滿庭芳原作云：「山抹微雲，天粘衰草，畫角聲斷誰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樽。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

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
 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琴操改少游
 詞云：「山林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
 棹，聊兵引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斜
 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紅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
 暗解香囊。漫贏得青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
 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高城望斷，燈火已昏黃。」又
 青泥蓮花記謂：「蘇子瞻守杭日，有伎琴操，頗通佛
 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
 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
 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意中人？
 對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鬢鎖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
 意？對曰：隨他揚學士，鬣殺鮑參軍。操問如此究竟如
 何？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操於
 言下大悟，遂削髮為尼。」¹¹²¹

【琴隱詞】一卷。清高郵夏寶晉撰。有成豐刊本，在
 冬生草堂詩文集內。
 【琴隱園詩】一卷。清武進湯貽汾撰。有成豐五年

麗

刊本，在三節詩合編內。

【琴隱園詩集】三十六卷，附詞集四卷。清武進湯

貽汾撰。有同治刊本。

【琴隱園詞集】四卷。清武進湯貽汾撰。有同治刊

本，在琴隱園詩集內。

【琴公漫稿】清光緒間黃贊樞撰。

【琴劍書箱】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琴竹山莊樂府詞】二卷。清鎮洋盛大士撰。有道

光元年刊本，在蘊懷閣詩文集內。

【琴餘清賞】一卷。清石屏丁應鑾撰。有清刊本。

【麗鳥媒】一本。清沈樹人撰。傳奇。樹人字友聲，湖

州人。

【麗春堂】元王實甫底戲曲。全四折。是寫監軍李

圭與右丞相完顏女直比武結仇的故事。李圭因

在御園射柳會與完顏女直比射輸了錦袍玉帶，又

約完顏比雙陸又輸了翠羽珠衣，至第三次又賭，說

是輸了的抹一個黑臉，這一回却是完顏輸了。李圭

要抹他底黑臉，完顏不服因此撕打起來。完顏乘怒

把李圭底門牙打落，被貶在濟南。後因革寇作亂，完顏又被起用，奉旨往麗春堂開讎，李圭負荆請罪，二人和好如初。故其——題目為李監軍大鬧香山會，正名為四丞相高宴麗春堂。1247

【麗農詞】二卷。清武進鄒祇謨撰。有鈔本，在十六家詞內。

【麗日融和】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麗則遺音】四卷。元楊維禎撰。是編為其門人陳禮存編，凡賦三十二首，皆其應舉時私擬程試之作。有汲古閣刊本。

【麗體金膏】四卷。清石門馬俊良撰。有中箱本，在藝苑摺華內。

【彊村詞】四卷。吳興朱祖謀撰。有光緒刊本。

【彊村叢書】一百十七家一百二十二種【一百八十七卷，附二種二卷。吳興朱祖謀撰。有朱氏刊本。

【彌年集】清何林撰。

【背子入府】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背鼓千字文】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背娃入府】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背箱伊州】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脊令原】二卷。清海鹽黃燮清撰。傳奇。有成豐拙宜園刊本，在倚晴樓全集內。

【張立道】顯卿，元——？至一二九八其先陳留人，徙居大名。年十七，以父任備宿衛。從世祖北征，未嘗去左右。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年）命使西夏，給所部軍儲，以幹稱。復使安南，定歲貢之禮。後以立道熟於雲南，投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治昆明池，得地萬餘頃，悉為良田。又改良爨楚蠶桑之法。雲南由是富庶。累拜雲南行省參政，卒於官。立道著有效古集、平蜀總論、安南錄、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說（均元史本傳）等。

【張立本女詩】失其名，為草場官張立本女。少未讀書，忽自吟詩，其父隨口錄之，得傳二首：危冠廣袖楚宮妝，獨步閑庭逐夜涼。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張亨嘉】燮鈞，一字鐵君，清——一八四七至一九〇二〇

一零福建侯官人。卒年六十四。一八八三年進士，值南書房。官至禮部左侍郎。當拳匪禍作，極諫董福祥驕縱不可用，幾罹禍。督湘浙學政，尤勵節愛士。卒，諡文厚。亨嘉工詩文，著有口盤室集。

【張亨甫文集】六卷。清張際亮撰。有同治六年刻本。

【張亨甫全集】清嘉慶間張際亮撰。

【張競光】覺菴清——一六八一頃浙江杭州人。工詩，有龍壽堂詩集三十卷。

【張亢】季陽，晉——三零七頃安平人，張協之弟。元才藻雖不及二兄，獨解音樂、伎術，與載協並稱。【三張】中興初（三一七年左右）過江，拜散騎侍郎，領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為散騎常侍，復領著作。他有述歷贊一篇（見晉書律歷志）是論述音律的文章。隋書經籍志注有晉散騎常侍張杭集二卷，新舊唐書志有張抗集二卷，想來都是張亢集的筆誤。

【張彥柳畫影詞】北平流行俗曲，校經山房石印本。

張

【張齊賢】師亮，後晉至宋——九四三至二零一四。曹州句容人，徙居洛陽。卒年七十二。宋太祖至西都，齊賢以布衣陳十策，太祖歸，謂弟匡義道：「他日可使輔汝為相。」九七七年應進士舉，有司誤寘下第，太宗賜一榜，盡及第。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真宗時，官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以司空致仕，歸洛陽，得裴度午橋莊，日與故舊遊釣其間。卒，諡文定。齊賢嘗著洛陽緝紳舊聞記，凡二十一篇，分為五卷（書錄解題）。

【張方平】安道，宋——二零七至二零九一南京人。卒年八十五。少穎悟絕倫，一閱不忘。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還，已得其詳。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為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上平戎十策，議論確當。神宗時，累官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後請知陳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哲宗立，加太子太保。方平慷慨有氣節，雖王安石用事，巖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卒，諡文定。方平著有樂全先生集四十卷。

文——一——八七一

【張應昌】⁰⁰²³¹仲甫，清錢塘人。內閣中書。有烟波漁唱。

【張庚】⁰⁰²³⁷原名燾，字溥三，更子長庚，後易蒲山為號。字公之于，又號瓜田逸史，白苧村桑者。晚又號彌伽居士。清一六八五至一七六零浙江秀水人。卒年七十六。少孤，事祖母及母孝。及長，研究經史，不為科舉業。一七三六年以布衣舉「博學鴻詞」。家貧，糊口四方，足跡半天下，多與賢豪長者交。客睢陽十餘年，人皆重其學。庚為文簡老樸實，詩亦新穎，兼工六法，尤善畫，自成一家。著有強恕齋文鈔五卷，通鑑綱目釋地糾繆六卷，補注六卷，畫徵錄三卷，續錄二卷，與五經臆，蜀南紀行略，矩業瑣記，強恕齋詩鈔及瓜田詞。（清史列傳）

【張庭玉】⁰⁰²⁴子榮金，一一八零頃易縣人。工詩，能日賦百篇，著有集。（中州集）

【張唐英】⁰⁰²⁶次功，自號黃松子，宋一一零二九至一一零七一。蜀州新津人。卒年四十三。少攻苦讀書，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為馬周、魏元忠不及。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神宗即位，

擢殿中侍御史。以父憂去，未幾卒。唐英有史才，著有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等。（宋史本傳）

【張廣瑞】⁰⁰²⁸清一一八七五頃潞河人。著有永慶昇平四卷九十七回。（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其自序云：「余少遊四海，常聽評詞，永慶昇平一書，國初以來，有此實事流傳。咸豐年間，有姜振名先生，乃評談古今之人，嘗演說此書，未能有人刊刻，傳流于世。余長聽哈輔源先生演說，熟記在心，閒暇之時，錄成四卷。」可見係取材于評話家的話本。

【張文瑞】⁰⁰⁴⁰⁰公全集】七卷。清遂寧張鵬翻撰。有光緒刊本。

【張文瑞】¹²雲表，號六湖，清一一七六六頃蕭山人。官青州府同知。文瑞工詩，私淑少陵，著有六湖遺集十二卷。

【張文琮】¹³唐一一六四零頃貝州武城人。好自書寫，筆不釋手，貞觀中為治書侍御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制褒美。拜戶部侍郎。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並兼修國史。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為

兼修國史。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為

兼修國史。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為

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文琮著有文集二十卷。
〔新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

〔張文虎²¹²〕孟彪，又字嘯山，自號天目山樵，清一八零八至一八八五江蘇南匯人。卒年七十八。貢生。嗜古博覽，不求聞達。於名物訓詁、六書、音韻、樂律、中西算術，皆研究深造，尤深校勘之學。館金山錢熙祚家三十年，所校守山閣叢書、小萬卷書等，凡數百種，時稱善本。又嘗僑寓西湖楊柳灣，日假文瀾閣書鈔校，居兩月，校八十餘種，鈔四百三十二卷。同治初，（一八六二年）與李善蘭同客曾國藩幕中，甚為器重，保候選訓導。金陵書局初開，主校席十三年。文虎著有雜著甲編二卷、乙編二卷、牘稿一卷、詩存七卷、索笑詞二卷、舒藝室隨筆六卷、續筆一卷、餘筆三卷。史記札記八卷、春秋朔閏考、古今樂律考（均清史列傳）及儒林外史評二卷。

〔張文貞集²¹⁸〕十二卷。清張玉書撰。其詩文皆春容大雅。所記述舊典考訂，明歷舉沿革，尤多有資於掌故。有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張文貞外集²³〕二卷。清張玉書撰。蓋當日刪棄之餘，而後人掇拾存之者也。

〔張文貞公集⁸〕十二卷。清丹徒張玉書撰。有乾隆松陰堂刊本。

〔張文僖公文集²⁴〕十四卷。詩集二十二卷。明張昇撰。其文多應酬之作，詩則近體多於古體，而七言近體尤多於五言，是足驗其所得矣。

〔張文收²⁸〕唐貝州人。善音律。貞觀初，授協律郎。咸甯中，遷太子率更令。撰新樂書十二卷。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文達公遺集³⁴〕清光緒間張之萬撰。

〔張文海³⁸〕元——一三五四頃浙江鄞人。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與同里傅恕奉詔纂元史，入史館。

〔張文臺⁴⁰¹〕隱君明——一五四四頃直隸人工散曲。曲品云：「張隱君浮白采直。」

〔張文柱⁴⁰⁹〕仲立明——一六零三頃崑山人。一五八八年舉人。官臨清縣知縣。文柱著有溟池集十六卷。

〔張文姬詩⁴¹〕唐鮑參軍妻。長五言絕句，所傳者惟

漢口雲池上竹，沙上鷺，雙槿樹四首。自來女詩人因爲環境的關係所寫的詩大都辭采很豔麗而內容是色含很強烈的感情，無論是娛樂或感傷，文姬却能有自然派的風度，這是女詩人中很少有的。可惜所傳的詩太少了。¹¹⁵

【張文忠集】十九卷。明張孚敬撰。孚敬以議禮得君，故其著述強半皆考禮之詞。

【張文節公遺集】二卷。清錢塘張洵撰。有原刊本，在滂喜齋叢書內。

【張率】⁰¹⁴³，士簡。宋至梁——四七五至五二七。吳郡吳人。卒年五十三。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稍進，作賦頌，嘗奏待詔賦，武帝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舉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起家著作佐郎，與同郡陸倕及任昉、沈約善。遷祕書丞，又出爲新安太守。率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隋書志作三十八卷。此從兩唐書志及梁書本傳）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當時亡其文者，率並補作之。

【張率詩】張率的詩最新穎，他是一個最愛翻花樣的人，其高妙處，時人每不易及，如長相思，久別離，美人之遠如雨絕，獨延佇，心中結望雲去遠，望鳥飛滅，空望終若斯，珠淚不能雪。¹⁰⁰³

【張奕樞】⁰⁰⁴³，今培，清平湖人。諸生。有紅螺詞一卷。

【張玄晏】⁰⁰⁷³²，寅節，唐——八八九頃人。昭宗時，官翰林學士。玄晏著有文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

【張袞】⁰⁰⁷³²，補之，明——一五三五頃江陰人。一五二一年進士官至南京光祿寺卿。在諫垣時頗多建白。袞著有水南集十一卷。

【張襄】⁰⁰⁷³²，雲裳，清蒙城張麗坡將軍女，將軍好風雅，故雲裳十餘齡即能詩。不三四年，著書盈帙。西冷閨詠云：「雲裳爲麗坡將軍女，詩詞書畫音律無不究心，旁及韜鈴騎射，真不愧將門女也。」著有支機石詩，錦槎軒集，織雲仙館詞。擬岳大將軍鍾琪奉詔征金川留別故人云：未許身閒水石間，九重恩詔起衰顏，蔣侯已擬長開徑，李廣無端又出山。老別那能期後會，壯行原不計生還，卻憐舊雨紛紛集，亂樹寒雲

擁劍關。乍拋釣艇脫羊裘，共唱陽關賦遠游，憐我已成強弩末，感君還望大刀頭。牙旗影落邊城月，齋築聲高絕塞秋，此去百蠻應見笑，邯鄲夢裏又封侯。此詩蒼茫悲涼，殊有穿雲裂石之聲，不愧將家兒。然如春日閒居一首，則又如新月綺麗，初花纖穠也。詩云：

深閨夢短思悠悠，爲怯春寒懶下樓，自笑年來嬌養慣，滿簾紅日未梳頭。名媛詩話云：「雲裳和青邱梅花詩九首傳誦一時，佳句如：『林外亂鴉銜雪去，山中孤鶴破寒來。』萬樹雪明雲外寺，一籬香護水邊村。」一折斷霞松徑晚，幾枝初月草堂春。』可謂詩中有畫矣。[1049]

【張龍文】⁰¹²學霖，清——一六五三項武進人。工作曲，著有旗亭燕雜劇（曲錄）

【張誼】⁰¹⁶（圖繪寶鑑作湮。此從唐才子傳等）唐——七四二頃永嘉人。初隱居少室山下，閉門讀書，不問世事。後應舉官至刑部員外郎。工詩，善草隸，兼畫山水，與李頎友善，事王維爲兄，皆爲詩酒丹青之契。天寶中謝官歸故里以終。誼詩格高古，有集傳世。

【張端】⁰²希尹，元——一三四零頃江陰人。博學好修，以荐歷官江浙行樞密院都事。人稱溝南先生。端工詩，著有溝南存稿（元詩選）

【張端甫遺稿】清道光間張岳駿撰。

【張端義】⁰³正夫，自號荅翁，宋——一二三五頃鄭州人，居於蘇州。少讀書，兼習技擊。端平中（一二三五）應詔三次上書，坐妄言詔州安置。端義在詔州時，作有貴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其論詩文時事皆有可取。

【張詠】⁰³⁶復之，自號乖崖，後晉至宋——九四六至一零一五濮州鄆城人。卒年七十。慷慨好大言，樂爲奇節。九八零年郡舉進士，議以詠爲首。有夙儒張尊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準爲首。衆稱其能讓。是歲，詠登進士乙科，授大理評事，知崇陽縣。累官樞密直學士。兩知益州，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詠與寇準最善，每面折準過，雖貴不改。準知陝，詠適自成都罷還，將別，準問曰：「何以教準？」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歸取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張公謂

吾矣！官至禮部尚書。乞斬丁謂。王欽若章三上，出知陳州。卒。諡忠定。詠著有文集十卷。（宋史本傳）

【張誠】⁰³⁶⁵熙河晚號嬰上散人。清平湖人。乾隆舉人。候選知縣。有鶴厂詞一卷。

【張讀】⁰⁴聖用。一書錄解題作聖朋。此從舊唐書張薦傳及新唐書志注。唐一八五三頃深州陸渾人。張薦之孫。年十九登進士第。有俊才。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典貢舉。時稱得士。位終尚書左丞。讀著有建中西狩錄十卷。宣室志十卷。一新唐書志及四庫總目提要。

【張謂】⁰⁶⁶⁷正言。唐一七五六頃河內人。少讀書。嵩山清才拔萃。博極羣書。自矜奇骨。必談笑封侯。年二十四受辟從軍營朔。十載亭障間。稍立功勳。以將軍得罪。流滯薊門。七四三年舉進士第。累官尚書郎。乾元中（七五九年左右）奉使夏口。沔州牧杜公觴於江城之南湖。謂命李白標湖以嘉名。白因目為郎官湖。大歷間。官至禮部侍郎。三典貢舉。未幾。又出為潭州刺史。謂著有詩集。

【張諤】⁰⁶⁶⁷唐景龍中登進士第。仕為陳王掾。後貶山莊丞。全唐詩錄存詩十二首。

【張訓】⁰⁷廷實。明一四五五至一五一四南海人。卒年六十。受學於陳獻章。一四八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遭親喪。隱居不仕。正德中召為南京通政司左參議。一謁孝陵即告歸。訓著有東所文集十三卷。南海雜錄十卷。與白沙遺言。

【張鷟】⁰⁸³文成。自號浮休子。唐一約六六零至七四一。一問深州陸澤人。調露中舉進士。授岐王府參軍。八舉皆登甲科。大有文譽。擢考功員外郎。累官至學士。時稱其文猶青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學士。鷟屬文下筆輒成。浮艷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蕪猥。然大行一時。新羅日本使至。必購其文。性躁。僮蕩無檢。罕為正人。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為李全交所劾。貶竄嶺南。後歸為司門員外郎。卒。鷟著有才名論一卷。（鄒昂注。一作張說撰。潘詢注。）龍筋鳳髓判十卷。朝野僉載三十卷。遊仙窟一卷。一新唐書志或唐才子傳。

【張說】⁰⁸⁸¹道濟，或作字說之。唐——六六七至七零洛陽人。卒年六十四。永昌中（六八九年）舉賢良方正第一。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預修三教珠英。後為兵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睿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後拜中書令。封燕國公。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時人以與蘇頲並稱為「大手筆」。素與姚崇不相能，罷為相州刺史。累徙岳州。後復為中書令。說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既謫岳州，詩益淒婉。人謂得江山之助。卒諡文貞。說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

【張說詩】唐朝春遊之風甚盛，蘇頲賦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為玄宗所賞，以御花親插其中上。1028

【張說駢文】張說與蘇頲齊名，號稱燕許大手筆。為文精壯，長于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郡齋讀書志）四六叢話稱其筆力沉雄，直追東漢，非虛語也。

【張謙宜】⁰⁸⁶³號稚松，清——一七二零頃膠州人。一七

張

零六年進士。謙宜工詩，出入于香山、劍南之間，有觀齋詩選二卷。

【張正】¹⁰¹¹唐人。官左補闕。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正見】見蹟梁至陳——？至五七五左右清河東武城人。卒年四十九。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甚贊賞之。嘗預講筵，請決疑義，吐納和順，遊退詳雅。四座咸為屬目。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國左常侍。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彭澤令。值梁季喪亂，避地於匡俗山。陳武帝受禪，認為鎮東都陽王府墨曹行參軍。歷宜都王限外記室。撰史著士帶尋陽郡丞。累遷通直散騎侍郎。卒。正見著有文集十四卷。（兩唐書志作四卷。此從隋書志及陳書本傳）其五言詩尤善。

【張正見詩】正見詩的佳篇比陰鏗還要多，難以俱引。今且舉他賦得佳期竟不歸一詩以示例：「良人萬里向河源，娉婦三秋思柳園。路遠寄思空織錦，宵長夢返欲驚魂。飛蛾屢繞帷前燭，衰草還侵階上玉。啣啼拂鏡不成粧，促柱繁絃還亂曲。時分年移竟

不歸，偏憎寒急夜縫衣；流螢映月明空帳，疎葉從風入斷機。自對孤鸞何影絕，終無一雁帶回書！這詩是用庾肩吾有所思中「佳期竟不歸，春物坐芳菲」的詩意去描寫他理想中一個獨居的寡婦生活；可與梁元帝的蕩婦秋思賦先後媲美，互相暉映了。嚴羽云：「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是站在廟堂文學的立場上，拔其正統派底莊嚴面孔而說的話，其實並不如此。1009

【張玉珍】¹⁰¹⁰藍生，清華亭女子。有晚香居詞，見隨園詩話桐鄉縣志。王述庵錢竹汀吳白華諸人皆相推許。

【張玉孃】⁴（一作張玉）字若瓊，號一貞居士，宋至元一約一二五三至一二九四間松陽人。明慧，知書少許，字沈佺，已而父母有違言，玉孃不從，適佺疾，玉孃致書于佺，以死自誓。佺卒，玉孃以憂死。所飼鸚鵡及二婢均從死。父母并以殉葬，名曰鸚鵡塚。明人王認爲作傳。玉孃工詩詞，有蘭雪集一卷。有彊村叢書

本。遺集傳至京師，虞集、歐陽玄非常歎賞，並稱爲婦人女子中所罕見。

【張玉書】⁵素存，號潤甫，明至清——一六四二至一七一——江蘇丹徒人。卒年七十一。一六六一年進士。仕至文華殿大學士。歷官凡五十年，爲太平宰相二十年。久任機務，直亮清勤，朝廷倚以爲重。卒，諡文貞。玉書工作古文辭，春容典雅，稱一代大手筆。著有文貞集十二卷。（清史列傳）

【張丁】¹⁰²⁰孟兼，元——一三五零頃浦江人。洪武初年，（一三六八年）徵爲國子監學錄，與修元史。以太常丞出爲山西按察司僉事，遷山東按察司副使。以執法不阿爲吳印誣，棄市。丁著有白石山房逸稿二卷。詩文溫雅清麗，具有體裁。

【張元】¹⁰²¹殿傳，清——一七二九頃淄川人。張慶篤之從子。一七二六年舉人。官魚台縣教諭。元工詩，少年時與高鳳翰、朱令昭等同結柳莊詩社。著有錄筠軒詩四卷。

【張元凱】²左虞，明——一五五四頃吳縣人。少受毛

氏詩，折節讀書。以世職爲蘇州衛指揮。再督漕北上，有功不得敘，自免歸。元凱胸次夷曠，寄情詩酒。著有《伐檀齋集》十二卷，王世貞爲之序。

【張元禎】初名元徵，字廷祥，明——一四三七至一五零六南昌人。卒年七十。五歲能詩，寧靖王召見，賜名元徵。巡撫韓雍爲改今名。一四六零年進士，授編修。憲宗時，預修英宗實錄。與執政議不合，引疾去。居家講求學問，閱二十年。正德間，官終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天啓初，追諡文恪。元貞詩文，樸遒無華。有《東白集》二十四卷。

【張元幹】仲宗，自號真隱山人，又曰蘆川老隱，宋——一零六七至一一四三三山（一作長樂，亦作永福）人。卒年七十七。好爲詩，嘗與洪芻、洪炎、蘇堅、呂本中、汪藻、向子諲等唱和。紹興八年（一一三八年）坐作詞送胡銓及李綱除名。元幹長于詞，多清麗婉轉之作，獨送胡、李二詞，以慷慨悲涼勝。著有《蘆川歸來集》十卷，《蘆川詞》一卷。

【張元幹詞】元幹平生忠義自矢，不屑與奸佞秦

張

檜同朝，即飄然掛冠而去。因胡銓上書乞斬秦檜，被謫，元幹作詞送之，坐是除名。其詞爲賀新涼調，頗慷慨悲壯，錄之如下：「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涼生暗柳摧殘暑，耿斜河，疎星淡月，斷雲微雨，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床夜語，雁不到，書成誰與？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那種懷戀故國，感慨山河的壯志，躍然紙上。此外元幹的詞，頗多清麗婉轉之作，例如《踏莎行詞》：「芳草平沙，斜陽遠樹，無情桃李江頭渡。醉來扶上木蘭舟，將愁不去，將人去。薄劣東風，天斜飛絮，明朝重覓吹笙路。碧雲香雨小樓空，春光已到銷魂處。」又如「蘭橈飛去歸來，愁眉待得伊開，相見嫣然一笑，眼波先入郎懷。」（《清平樂》）這都是很風流豔麗的。毛晉跋稱元幹「人稱其長於悲憤，及讀花庵草堂所選，又極嫵秀之致，真可與片玉白石並垂不朽。」 8833

【張元忬】子蓋，號陽和，明——一五三八至一五八八紹興山陰人。卒年五十一。幼好讀，素羸弱，母戒母過勞，乃藏燈幕中，俟母寢始誦。以氣節自負。年十九，聞楊繼盛死，為文遙祭之，慷慨泣下。嘗與鄧以讚從王畿遊，傳良知之學。一五七一年進士。官至翰林侍讀。卒，諡文恭。元忬著有不二齋文選七卷，及紹興府志、雲門志略；等。

【張爾岐】¹⁰²²⁷稷若，號蒿庵，明至清——一六一二至一六七七山東濟陽人。卒年六十六。諸生。入清，不求聞達。所居敗屋不修，藝蔬果養母。集其弟四人講說三代古文於母前，愉愉如也。妻朱婉婉執婦道，勸爾岐勿出，遂教授鄉里以終。爾岐著有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二卷，儀禮鄭註句讀十七卷，周易說略八卷，詩說略五卷，夏小正傳註一卷，弟子職註一卷，及老子說略一卷（均清史列傳）。

【張雨日】¹⁰²²⁷信甫，清常熟人。有種玉堂詞稿。

【張雨】¹⁰²²⁷伯雨，一字天雨，號貞居子，元——一二七七至一三四八錢塘人。卒年七十二。年二十餘，棄家為

道士，往來華陽、雲石間，自稱句曲外史，能詩詞，工書翰。虞集、楊維禎輩均稱道之。雨著有句曲外史集三卷，補遺三卷，集外詩一卷，元品錄五卷。

【張雨詩】⁴伯雨詩文豪邁灑落，體格道上。早年及識趙孟頫，晚年猶及見倪瓚、顧阿瑛、楊維禎，中間如虞集、范梈、袁桐、黃潛諸人，皆以方外之交，深為投契，故耳濡目染，具有典型，而談藝諸家，亦置之於文士之列，不復以異教視之矣。¹¹¹

【張雨詞】⁷著有貞居詞。其浪淘沙自序云：周晉仙諱文璞者，有詞云：還了酒家錢，便好安眠。大槐宮裏著貂蟬，行到江南知是夢，雪壓漁船。盤礴古梅邊，也信前緣。鵝黃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聽取，明日新年。晉仙宋南渡末名士，一號方泉老人，此詞鮮于困學每愛書之。百年後，方外士張雨追和一章，以為笑樂，惜困學公不能為我賞音。詞云：拋下杖頭錢，取次高眠，玉梅金縷孟家蟬，說著錢塘都似夢，嬾問游船。誰信酒壚邊，別有仙緣，自家天地一陶然，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詞品之高，適如其人。¹¹¹

【張震】¹⁰²³東父，號無隱居士，宋——一七四頃人。工詞，甚婉媚，花卷詞選中錄存五首。

【張于湖誤宿女貞觀】¹⁰⁴⁰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張于湖誤宿女觀記】⁴見寶文堂目著錄。明余象

斗萬錦情林，一有張于湖記。吳敬所國色天香十有

張于湖傳。何大掄燕居筆記九有張于湖宿女貞觀。

余公仁燕居筆記七有張于湖女貞觀記。文字大同

小異，未知即此本否？

【張天師夜祭辰鈞月】¹⁰⁴³一本。元曲選本。元曲選作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元吳昌齡撰。雜劇。

【張天師斷歲寒三友】²一本。元石君實撰。雜劇。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⁷在元曲選乙集上。敘陳世

英因於中秋節夜撫琴，感動桂花仙子下凡與之歡

好通宵，約與明年是夕再會，即期而桂花仙弗至，世

英遂病。後因張天師設法，二人始得再見。³⁰³

【張天師明斷辰勾月】⁶一本。明周憲王有燉撰。雜

【張天英】⁴義上，一字楠渠，自號石渠居士，元——一

三三五頃永嘉人。酷志讀書，徵為國子助教。性剛嚴，不好趨謁，再調不就。天英工詩，尤善古樂府，有石渠居士集。（元詩選）

【張天覺】⁷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張百齡】¹⁰⁶⁰⁰子頤，號菑溪，清——？至一八一五遼東

人，隸漢軍正黃旗。卒年十六餘。一七七二年進士，改

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協辦大學士，管兩江總督。

治河五年，首治海口，海口通，乃求效于河，大要以守

束清壩為第一義。卒，諡文敏。百齡工詩文，與法式善、

鐵保稱「三才子」。著有守意齋集及除邪紀略。

【張晉】¹⁰⁶⁰¹康侯，清——一六六六頃狄道人。一六五二

年進士，官丹徒縣知縣。晉詩學李白，兼及李賀之體，

著有黍谷吟、秋舫一嘯、薊門篇、勞勞篇、石芝山房草、

雍草、稅雲艸（附詩餘）等，總十一卷。

【張可久】¹⁰⁶⁰²（一作久可）字伯遠，（一作仲遠）號小

山，元——一三一七頃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官。又曾

官桐廬典史，與盧摯、貫雲石輩常相唱和。可久工散曲，太和正音譜評為「如瑤天笙鶴，其詞清而且麗，

華而不豔，有不喫煙火食氣。」著有今樂府、蘇隄漁唱、吳鹽新樂府四集。

【張可久散曲】張可久雖然與喬吉並稱爲散曲壇上的雙璧，有詩中李杜之稱，但喬吉是兼作雜劇的，說到散曲，實在不如他享名之盛。即就後代的影響上說，喬吉也不如他的偉大。他和馬致遠一樣在元代的散曲壇上都佔着領袖的地位，而他的成就尤爲偉大。他是元代唯一的散曲專家。散曲的清麗一派至他發揚光大，在關漢卿，在王實甫，在白仁甫，在盧摯，在元好問，商挺，楊果，劉秉忠，胡祇遹，姚燧：諸人的作品，雖然已是清麗俊美的作風，但他們都以劇曲，以古文，以詩名，或是一「公卿大夫」者，散曲不過是他們的副業之一種；而張可久則是散曲的專業者。散曲以外便不再作詩詞古文和劇曲了。他的行事，我們只知道以路吏轉首領官（李開先謂如今稅課局大使之職）爲桐廬典史。錢惟善江月松風集送張小山之桐廬典史云：「君家樂府號吳鹽，況是風姿美笑談。公幹才名傾鄴下，小山詞賦擅

江南。霜清萬木丹青變，雨暝千峯紫翠含。縣幕從容釣臺去，臨流應得漱餘酣。」他晚年便隱居西湖，名湖詞人，結不解緣，所詠尤細膩詳贍，故有蘇堤漁唱之集。他性好游，浙中名山水足跡殆遍。我們如就他的作品考之，知他到過天台（天台瀑布寺）黃山（黃山道中）武夷（武夷山中）虎丘（虎丘道上）亦曾足跡踏過揚州（維揚遇雪）紹興（山陰道上）金華（金華道中）鎮江（游金山寺）以及長沙洞庭牛渚采石。他的散曲集有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內分今樂府、蘇堤漁唱、吳鹽新樂府四種。近人任中敏據北曲聯樂府改編爲小山樂府，凡六卷，存小令七百五十一首，套數七首。元人散曲專集，此爲獨傳，亦以此爲獨富了。小山自來評者甚多。茲舉其重要的數家。「張小山之詞如瑤天笙鶴，清而且麗，華而不豔，有不食烟火氣，可謂不羈之才。若被太華仙風，招蓬萊海月，詞林之宗匠也。」（涵虛正音譜）這雖然是浮泛的贊語，但如「清而且麗，華而不豔」二句，倒也搔着癢處。至若明李開先之評語：

「東籬蒼古，而小山清勁，瘦至骨立，而血肉銷化俱盡，乃孫悟空之練成萬轉金鐵軀矣。」此語頗踏駁可笑。後來李開先序刻喬夢符張小山二家小令，又有「樂府之有喬張，猶詩家之有李杜」之語，王驥德更爲之辨道：「夫李則實甫，杜則東籬，始當喬張，蓋長吉義山之流。」這也是浮泛不關痛癢的評語。

「義山長吉何嘗似李杜原來迥不倫。」可以推翻李王兩說矣。至若許光治江山風月譜之語：「在儂辭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唐宋之秀。」這簡直是作駢句，非復元明的月旦了。此外明清人評者甚多，如楊慎陳所聞沈德符朱彝尊阮元：「總之小山之曲，以清麗爲宗，但就作品的内容細分之，則有清俊的，有典麗的，然也有的是偏於「悽豔哀惋」有的是近於「流宕豪放」；他的曲是多方面的，「包羅天地稱當家。」是小山才情的豐富，「淡妝濃抹總相宜。」西湖便是張曲的象徵。小山曲集可分爲三部分：一是近詩詞的，二是介於曲詞之間的，三是純正的曲子。先看第一部分如「猿嘯黃昏後，人行畫卷中。」（梧

葉兒）「雪冷誰家店，山深何處鐘？」（梧葉兒）「愁烟恨水丹青畫，峻宇雕牆宰相家。」（撥不斷）小山有時直用前人詩句入曲，楊慎詞品云：「張小山小桃紅詞云：『萋萋春雪動，楊柳索春饒。』山谷詩也。」又如「鴛鴦浦，鸚鵡洲，竹葉小漁舟，烟中樹，山外樓，水邊鷗，扇面兒，瀟湘暮秋。」（梧葉兒次韻）此曲（太平樂府）北詞廣正譜均歸徐再思（通體全是靜字的點綴，無一動詞，雅是雅了，但過於含而不吐，全無散曲生動的妙趣，這與東籬天淨紗秋思是一樣近詞的曲）又如「長日繡窗閑，人立秋千畫板。」（即春日書所見）「屏外氤氳蘭麝飄，簾底怪忪鸚鵡嬌，暖香繡玉腰，小花金步搖。」（凭欄人湖上醉餘）「晚風花雨晴，小樓山月明。」（凭欄人晚晴小景）這些句子在他的曲中是很多的，尤其是像「長日繡窗閑，人立秋千畫板」，「暖香繡玉腰，小花金步搖」諸句，簡直是花間尊前中溫幸的佳句了。又如「月籠沙，十年心事賦琵琶，相思懶看幃屏畫，人在天涯，春殘豆蔻花，情寄鴛鴦帕，香冷茶蘼架，舊遊臺榭，曉夢窗紗。」

（殿前歡離思）此首雖較上例流貫了，但仍是雅麗的「詩餘」，不能算是好的曲子。然而這是清人所最賞識的「騷雅」的作品。至若「雲冉冉草纖纖，誰家隱居山半掩。水煙寒，溪路險，半幅青帘，五里桃花店。」（迎仙客括山道中）「小玉闌干，月半搗，嫩綠池塘春幾家。鳥啼芳樹了，燕銜黃柳花。」（凭欄人暮春即事）此兩首有靜的描寫，也有動的敘述，有的話說出來了意思，全露寫景如畫，便漸入曲境了。再如「黃鶯亂啼門外柳，細雨清明後，能消幾日春。又是相思瘦，梨花小窗人病酒。」（清江引春思）「攏釵燕，靚繡鴛，捲珠簾，綠陰庭院。奈何天，不教人醉眠。打新荷，雨聲一片。」（落梅風睡起）「打新荷，雨聲一片。」這才是好的曲句。喜讀小山曲的人，當從此一類的曲著眼，方得曲之妙趣。我在前面說過，張曲有清俊的，有典麗的，有悽惋的，更有豪放的。茲再舉例以證之。如「門前好山雲，占了盡日無人到。松風響，翠濤檨葉燒，并先生醉眠春自老。」（清江引）這便是清俊的例。又如「與誰畫眉，猜破風流謎。銅駝

巷裏玉驄嘶，夜半歸來醉小。意收拾，怪騰禁持，不識羞非似你，自知理虧，燈下合衣睡。」（朝天子閨情）這便是典麗的例子。至若以悽惋勝者，如「人老去，西風白髮，蝶愁來，明日黃花。回首天涯，一抹斜陽，數點寒雅。」（折桂令七月）小山豪放的作品，如「滄浪可以濯纓，嘆十里波波，雨鬢星星。遁跡林泉，甘心畎畝，罷念功名。青門外，芸瓜邵平，白雲邊，垂釣嚴陵。」（折桂令讀史有感）又如「喚歸來，西湖山上，猿猿哀。二十年多少風流，落花開望雲宵，拜將臺。袖星斗安邦策，破煙月迷魂寨。酸齋笑我，我笑酸齋。」（殿前歡次酸齋韻）殿前歡次酸齋韻一詞，逸情遠致，躍躍紙上，其作風也近酸齋。又幾入東籬之室。孰謂小山只解作清麗詞耶？以上所錄皆小山的小令，至他的套數，當以南呂一枝花湖上晚歸套為最佳。李開先沈德符俱以為是和馬致遠的「百歲光陰」相匹敵。今人盧冀野論曲絕句云：「論曲猶憐落彩霞，包羅天地稱當家。慶元一老空凡響，謾說仙風被太華。」這都

足見一枝花套的膾炙人口。「長天落彩霞，遠水涵秋鏡。花如人面紅，山似佛頭青。生色圍屏，翠冷松雲裡。嫣然眉黛橫。但攜將，繡旒濃香，何必賦橫斜瘦影。」（一枝花）「挽玉手留連錦袖，據胡林指點銀瓶，素娥不嫁傷孤另。想當年小小，問何處卿卿。東坡才調，西子娉婷，總相宜千古留名。吾二人此地私行，六一泉亭上詩成。三五夜花前月明，十四絃指下風生。可憎有情，捧紅牙合伊川令。萬籟寂，四山靜，幽咽泉流水下聲。鶴怨猿驚。」（一枝花梁州）「岩阿禪窟鳴金磬，波底龍宮漾水精。夜氣清，酒力醒，寶篆銷，玉漏鳴。笑歸來，彷彿二更，然強似路雪尋梅灞橋冷。」（一枝花尾）李開先甚喜此曲，他說：「小山此曲古今絕唱，世獨重馬東籬夜行船，人生有幸有不幸耳。」沈德符亦說：「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百歲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為一時絕唱。」（顧曲雜言）小山散套又有南呂一枝花春怨：「鶯穿殘楊柳枝，蟲蠹損薔薇刺。」通首全工對，李開先也甚稱之。其

張

【張雲璈】仲雅，清——一七四七至一八二九浙江錢塘人。卒年八十三。清史列傳作卒於嘉慶九年，年亦八十三歲。補疑年錄同。此從疑年錄彙編。一七七零年舉人。選湖南安福知縣。調湘潭，有幹能，居官多惠政。治潭五載，人以「張佛子」或「張青天」呼之。歸後，以著述自娛。時或登山玩水，與諸文士賦詩談笑。雲璈博學雄才，頗工於詩。其詩憑矜發詠，無寒苦穢纖之習。著有簡松草堂詩集二十卷，文集十二卷，蠟味小稿五卷，歸隍草一卷，知還草四卷，復丁老人草二卷，金牛湖漁唱一卷，三影閣箚語四卷，選學膠言二十卷，選藻八卷，四寸學六卷，及垂綫錄十卷。（均清史列傳）

【張雲驟】南湖，清——一八六一頃直隸文安人。工作曲。著有芙蓉碼傳奇一本。（曲錄）

【張璫】韞仲，清——一六四四頃江蘇寶應人。崇禎舉人。明亡之際，商邱縣知縣梁以樟隱居寶應。與之友善，並以理學節義相切劘。璫著有木侍樓集。（清史列傳）

文——一八八五

【張麗容】¹¹²北平流行俗曲（山歌）

【張登】¹²¹序一七九四頃南陽人。卒年約八十餘。性剛潔。初應辟為銜府參謀。遷延平尉。拜監御史。貞元中。改江南七曹掾。滿歲。計相表為尉中侍御史。董賦江南。俄拜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累被劾。史議據摘不堪。感疾而卒。登著有文集六卷（新唐書藝文志）權載之為之序。

【張引慶】¹²²娼妹。明一五六零頃雲間人。張引元之妹。工詩。與姊作合為雙燕遺音一卷。明史藝文志。

【張引元】¹文妹。又字蕙如。明一約一五一七至一五五三間雲間人。王鳳嫻之女。年二十七歲。嫁楊安石。與妹引慶俱工詩。有雙燕遺音一卷（明史藝文志）

【張水南集】¹²³十一卷。明張袞撰。袞留心於經世者。詞章則又當別論焉。

【張烈】¹²³武。明至清一。一六二三左右至一六八六左右順天大興人。卒年六十四。少聰穎。讀書目數

行下。及長。潛心理學。一六七零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試列一等。改翰林院編修。預修明史。充會試同考官。官終左春坊左贊善。居官以清白自勵。不屑世俗榮利。烈平生著述。皆有闢人心世道之文。於經尤邃。著有攷堂文集二卷。讀易日鈔六卷（均清史列傳）

【張廷玉】¹²⁴衡臣。一字硯齋。清一。一六七二至一七五五安徽桐城人。卒年八十四。一七零零年進士。改庶吉士。雍正時。初立軍機。與鄂爾泰同為軍機大臣。政務極繁。廷玉強記慎密。故世宗時。恩遇最渥。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封三等勤宣伯。加太傅。立朝五十年。富貴壽考。為清一代之最。世宗遺詔配享太廟。卒。諡文和。廷玉著有澄懷園全集三十七卷。

【張廷秀私訪】²見回盃記條。

【張廷秀還家】³北平流行俗曲（揀鏡架後本）木刻本。

【張廷秀趕考】⁴見玉盃記條。

【張廷濟】³叔未。清一。一七六八至一八四八浙江

嘉興人。卒年八十一。一七九八年舉人。屢躋禮闈，遂結廬高隱，以鬪書金石自娛。凡金石書畫刻削髹飾之屬，無不搜聚，博清儀閣藏之，各系以詩。晚年，眉長徑寸，與阮元合摹眉並圖泐石，一時傳為韻事。廷濟學有根柢，詩樸勁典核，書法米芾，草隸獨出冠時。著有桂馨堂集（清史列傳）。

【張孔目】¹⁴¹⁰勸魔合羅。在元曲選萃集下。敘李德昌因經函於外，其弟文道屢調戲其妻玉娘不遂，文道轉惡之。適昌來書謂於中途病劇，其書為貨郎兒高山所投，玉娘見高時，其小兒強索高所賣玩具，魔合羅一具。文道得知，即先玉娘起行，毒死德昌，轉誣其嫂。後經孔目張鼎勘明，案情始白。¹⁴¹⁰

【張飛起船】¹²¹¹世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張弘範】¹³仲時，元一二三八至一二八零河內人。弘範為張柔第九子，故錄。鬼簿稱張九元帥，太和正音譜作張九。卒年四十三。善馬槊，能為歌詩，嘗從學於郝經。中統初（一二六零年）授行軍司馬官，至蒙古漢軍都元帥，督兵侵宋，執文天祥於五

坡嶺，破張世傑、陸秀夫於厓山，宋因以亡。卒，諡獻武。弘範著有淮陽集，有詩一百二十篇，詞三十餘篇。許從宣序謂：「雅韻清詞，雍容諧協，固非服介冑者所及。」詞集亦別行，名淮陽樂府，古今詞話評為「風調不減晏小山」。亦工曲，故名列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中。

【張琦】¹⁴¹²若玉，明一五一四頃鄆縣人，一四九九年進士，累官興化府知府，加布政使參政，致仕歸。琦工詩，有白齋竹里集七卷。

【張琦】初名翊，字翰風，號宛鄰，清一七六四至一八三三江蘇陽湖人，張惠言之弟。卒年七十一。一三年舉人。歷知章丘、館穀等縣。善醫術，民有病者，設局自診之。琦工詩詞古文及分隸，尤精輿地之學，與兄惠言齊名。著有宛鄰詩文集四卷，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二卷（均清史列傳）及立山詞、古詩錄等。

【張琦詞】與皋文同撰宛鄰詞選，雖叮咛未盡，而奧突始開。其所作諸詞，亦深美閎約，振北宋名家之

緒如南浦云驚回殘夢，又起來，清夜正三更，花影一枝枝瘦，明月滿中庭，道是江南綺陌，卻依然小閣倚銀屏，恨海棠已老，心期難問，何處望高城，忍記當時歡聚到花時，長此託春醒，別恨而今誰訴，梁燕不曾醒，簾外依依香絮，算東風吹到幾時停，向鴛鴦無奈啼鶯，又作斷腸聲，妍麗流轉，雅近少游，宜其負盛名於江南也，其子仲遠，序同聲集有云：嘉慶以來名家，皆從此出，信非虛語，周止齋益窮正變，潘四農又持異論，要之倚聲之學，至二張而始尊，故此可爲定論耳。 278

【張琳】¹¹⁵⁹ 佩嘉，一字玉田，清——一六九二頃浙江錢塘人工詩，瓣香劍南，有秋葉軒詩四卷。

【張劭】¹¹⁶⁰ 元伯，漢——二五頃汝南人，少遊太學，與山陽范式友善，臨別式約於二年後某日到邵家拜母，至期，劭告母，設饌以待，式果至，登堂拜母，盡歡而別，後劭卒，見夢於式，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移時，式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執紼引柩而前，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去，劭有文集二卷。（唐書藝文志）

【張劭】（一作勻）字博山，號荻岸散人，（一作山人）清——一六八一頃浙江嘉興人，與查昇爲僚，增幼聰慧，年十四五時，私撰小說平山冷燕，未完稿，爲父師所見，加以夏楚，父執某君爲之解紛，云：「此兒有異才，但書未完，其心不死，吾爲足成之。」平山冷燕凡二十四回，一名四才子書，亦名七才子書，（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有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天花藏主人序。

【張璉賣布】¹⁵¹ 上海流行俗曲（大鼓書）沈鶴記書局石印本。

【張融】¹⁵² 思光，宋至齊——四四四至四九七吳郡吳人，張暢之子，卒年五十四，融有早譽，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爲封溪令，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釋之，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文辭詭激，累官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齊高帝奇愛之，嘗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融著有玉海集六十卷。（隋書志作張融集二十七

卷隋志注於張融集十卷外，零錄玉海集十卷。大澤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此從兩唐書志及南齊書本傳。褚淵嘗問「玉海」之義，融答云：「玉以比德，海崇上善。」

【張建¹⁵⁴】吉甫，金——一九零頃蒲城人。明昌初，舉才行，授絳州教官。召爲宮教，應奉翰林文字，以老請致仕。章宗愛其純素，不欲令去，超授同知華州防禦使，且賜以詩。建自號蘭泉老人，有集。

【張建詩】其論詩云：作詩不論長篇短韻，須要詞理俱足，不歉不餘，如荷上灑水，散爲露珠，大者如豆，小者如粟，細者如塵，一一看之，無不圓成，始爲盡善。建詩雖不能盡如所言，然亦未爲無所得也。

【張建封】本立，唐——七三五至八零零，鄧州南陽人，寓居克州。卒年六十六。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以功名自許。代宗詔李光弼進討蘇常盜，建封請前論盜，一日降數千人。德宗時，李希烈反，建封拒戰有功，拜徐泗濠節度使。貞元中來朝，時宦者主宮市，諫章列上，皆不納。建封得間言之，帝頗順聽。及還鎮，

張

帝賦詩以餞，又以鞭賜之。後以病求代，代者未至而卒。建封著有文二百三十篇（新唐書藝文志）。

【張碧¹⁶】大碧，唐——八零四頃人。貞元中累舉進士不第。孟郊推重其詩。碧著有歌行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

【張羽¹⁷¹²】鳳舉，明——一五一零頃泰興人。登一四九六年進士。由淳安知縣擢爲御史，彈劾中貴，疏論時事，均甚切實。官至河南左布政使，以母病乞歸。羽文澹靜峭直，尤工於詩。著有東田遺稿二卷。

【張羽】來儀，更字附鳳，元至明——一三三三至一三八五本潯陽人，僑居吳興。卒年五十三。元末領鄉薦，爲安定書院山長。與高啓輩爲詩友。洪武初（一三六八年）徵授太常丞，未幾坐事竄嶺南。未半道召還，自投龍江死。羽文章精潔有法，尤長於詩。著有靜居集四卷。

【張羽詩】他文學歐陽修，畫師小米；尤長於詩，雖高雅不及高啓，俊爽不如楊基，而覃思冶鍊，佩實銜華，自是詩人之詩。近體詩尤爲清道澹逸，有不盡之

文——一——八八九

味也。』

【張瓊娘】清武進女子。有憐影軒詩詞，見西青散記。

【張瓊英】宋故宮人，從三宮北去，留滯燕京。時有汪元亮以琵琶召赴上都，汪不願仕，賜黃冠遣還，張以詩送之云：「客有黃金共懷璧，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窮廬酒，後夜相思無此杯。」說來勁直，亦亡國之哀音也。1011

【張琚】子玉金——二一七頃河中人。父鉉，官至同知定國節度使事。琚一意爲詩，長于五言，人稱爲「張五言」。琚的詩集名曰韋齋（中州集）。

【張弼】字弼，自號東海明——一四二五至一四八七松江華亭人。卒年六十三。一四六六年進士。官至南安府知府，治績頗著。弼善詩文，尤工草書。嘗自言：「吾書不如詩，詩不如文。」李東陽笑爲「英雄欺人之語」。著有東海文集五卷和鶴城稿並行於世。

【張子諱】清張蓋撰。

【張子羽】叔翔，金——一二零頃東阿人。於文章

無所不能。仕金，官洛陽。

【張子儵】（亦作子矯）漢——前？至六一左右時人。僅知他在世和王褒同時。（王褒生年不詳，卒於前六一一年）仕漢爲光祿大夫，作賦三篇。（漢書藝文志）今已亡佚。

【張子房慕道】有清平山堂本寶文堂目著錄。按清平山堂題作「張子房慕道記」。

【張子房圮橋進履】一本元李文蔚撰雜劇。文蔚真定人。江州路瑞昌縣尹。太和正音譜曰：李文蔚之詞，如雪壓蒼松。

【張子容】唐——七二八頃襄陽人。開元元平舉進士，仕爲樂城令。初與孟浩然同隱鹿門山，爲死生交，詩篇唱答頗多。復值亂離，流寓江表。後竟棄官歸舊業以終。子容爲詩興趣高遠，爲當時文士所稱，有詩集。

【張子友】元——一三二三頃人。工曲，所作今不見。

【張子替殺妻】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張子堅】元——一三一七頃人。工散曲，見樂府羣

五中。

【張子賢】清——一六九二頃人。工曲，著有聚星記傳奇（曲海總目提要）

【張子益】元——一二三八頃人。官至平章。工曲，所作見陽春白雪。

【張聲】唐曲阿人。開元進士，為蕭穎士同年生。官校書郎。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張習孔】念難。清——一六六三頃安徽歙縣人。一六四九年進士官至山東提學僉事。習孔工詩詞古文，好為雜記，著有昭清堂集十三卷，補遺四卷，雲谷臥遊二十卷續八卷。

【張君瑞】收拾琴劍書箱。北平流行俗曲。（西調）
霓裳續譜未刻本。

【張君瑞】遊寺。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張君房】宋——一零零一項岳州安陸人。嘗記鬼神變怪之事，作乘異記，咸平六年（一零零三年）書成，自為序。一零零六年左右進士及第，官尚書度

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祥符中（一零一二年前后）自御史臺坐鞠獄謫官甯海。適真宗崇尚道教，盡以祕閣道書付杭州，俾戚綸、陳堯臣等校正，綸等同王欽若、君房主其事。君房乃編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進之。官著作佐郎。君房於編成道書后，又撮其精要共萬餘條，成雲笈七籤一百二十二卷。及乘異記三卷（文獻通考）

【張司業集】八卷。唐張籍撰。按籍集初有張洎編本，再有湯中編本，今皆未見。此本為明張尚儒所編。凡詩四百四十九首，書二首，籍以樂府鳴一時，其骨體實出於王建之上。有席氏刊本，明萬歷中和州張尚儒與于湖集合刊本，明刊本，馮班校刊本。

【張邵】才彥。宋——一零八九至一一四九烏江人。辛年六十一，少負氣，遇事慷慨。一一二一年登上舍第。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為衢州司刑曹事。金人南侵，邵轉五官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累被囚徒，屢瀕於死，終不屈。後和議成，得放還。歷官數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知池州。再奉祠，卒。

張

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論者少之。鄧著有文集十卷。（宋史本傳）

【張翼德三出小沛】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張翼德鞭打督郵】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張翼德單戰呂布】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張琰】唐女子，傳詩三首。

【張重華】虞候，明——一五七零頃華亭人。工詩文，

有集百卷，已梓行者有滄溟集八卷。張位，姜寶爲之序。

【張位】²⁰²²¹明成明——一五八二頃新建人。一五六八

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位初官翰林，頗有聲望。及入

政府，招權示威，素望漸衰。卒坐妖書事，削職爲民而

卒。天啓中，追諡文端。位著有開雲館集抄六卷，及問

奇集、詞林典故、警心類編……等。

【張秀端】²⁰²²⁷蘭士，清番禺女子。有碧梧樓詩鈔，見桐

蔭清話。

【張秀英歌】⁴廈門流行俗曲。鉛印本。

【張喬】²⁰²²⁷唐——八八零頃池州人。苦力爲詩，十年不

窺園。時許棠喻坦之、劇燕、吳罕、任濟、周絲、張蟻、鄭谷、

李栖遠與喬，號稱「十哲」。（與鄭谷傳中所稱「芳

林十哲」微有不同）八七一年李頻主文試，喬詩本

最擅場，頻以許棠久困場屋，以爲首薦，喬與喻坦之

在其下。時尚書薛能欲表於朝，以事未果，黃巢之亂，

與伍喬等同隱九華。喬著有詩集二卷（新唐書藝

文志）

【張僖】²⁰²²¹彥臣，唐至五代梁——？至九一二時人。少

孤，自修飾，善爲五言詩，其警句頗爲人所稱。唐僖宗

時，爲御史補闕，起居郎，萬年縣令，以事黜官，居峽中。

將十年。梁太祖即位，薛貽矩薦其才，官至吏部郎中。

因事被殺。

【張舜民】²⁰²⁵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又號疇齋。宋——一

零三四左右至一一零零左右邠州人。卒年六十七。

登進士第，爲襄崇令。元祐初，一一零八六年，司馬

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召爲監察御史。累擢吏

部侍郎。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

賢殿修撰，卒。舜民嗜畫，題評精確，爲文豪邁有理致。

尤長於詩。著有畫墁集八卷，及畫墁錄。

【張舜民詞】舜民「爲文豪重，有理致。最刻意於詩，晚好樂府，作百餘篇。其自序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郡齋讀書志）彼爲此言，蓋以其詞之格調高邁，辭句疏爽，有類蘇黃時人多見蔑視耳。其題岳陽樓之賣花聲詞，評者（麥孺博）至謂聲可裂石，姑試賞之。「木葉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斂芳顏。不是涓城西去客，休唱陽關！碎袖撫危欄，天淡雲閑。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神宗元豐六年，題云癸亥，當是西歷一零八三年。他與陳叔和會於賞心亭，作江神子以記之。其詞亦慷慨秋戲，非深入蘇黃者不能作。一七朝文物舊江山，水如天，莫憑欄。千古斜陽，無處問長安！更隔秦淮聞舊曲，秋已半，夜將闌。爭教潘鬢不生斑。斂芳顏，抹么絃。須記琵琶，仔細說因緣。待得鸞膠腸已斷，重別日，是何年。」（100）

【張孚敬】初名聰，字秉用，後更字茂恭，明——四五至一五三九永嘉人。卒年六十五。一五二一年

張

進士。世宗議追崇生父興獻王，孚敬迎合帝意，力折廷臣。累官華蓋殿大學士，爲人剛明果敢，持身特廉。然性狠愎，報復相尋。卒，諡文忠。孚敬著有張文忠集十九卷與奏對稿、諭對錄。

【張季略】²⁰¹⁰⁷唐大曆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采】²⁰¹⁰¹受先，明至清——一五九六至一六四八太倉人。卒年五十三。與同里張溥齊名，號「婁東二張」。

一六二八年進士。溥被究，采亦被舉劾。性嚴毅，真甄別可否。知臨川，摧強扶弱，聲譽大起。移疾歸，人民泣送載道。福王時，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乞假去。南都失守，怨家乘機羣擊之。幾死，復用大錐亂刺之。已而避之鄰邑。又三年卒。著有知畏堂文存十一卷，詩存四卷。（明史藝文志）

【張維屏】²⁰¹⁰¹子樹，一字南山，號松心子，清——一七八零至一八五九廣東番禺人。卒年八十。內行醜罵，夙負詩名。一八二二年進士。歷官黃梅、廣濟知縣，改同知，權南康知府。所至以風雅飾治，皆有惠績。告歸後，隱居花埭，閉戶著書。時泛扁舟往來煙水間，自號

珠海老漁。癖愛松，因號松心子。性復好遊，嘗築室白雲山居之。又游羅浮山及諸巖洞。晚年耳目聰明，讀書日有程課，為學海堂學長。維屏工書，通醫學，尤工詩，卓然成家。與林伯桐、黃喬松、譚敬昭、梁佩蘭、黃培芳、孔繼勳、築雲、山館於白雲山，稱「七子詩壇」。所著有松心詩文集，又輯有國朝詩人徵略初編六十卷，二編六十四卷。（均清史列傳）

【張順水裏報冤】²¹¹⁰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張璽】²¹¹¹達善，元——二七九頃蜀之導江人，寓江左。氣宇端重，音吐洪亮。從金華王柏學。至元中，吳曼慶延至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從游者甚多，稱為導江先生。大臣荐諸朝，特命為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至正中，真州守臣以璽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真，作三賢祠祀之。璽所著有經說及文集（元史本傳）

【張步護】²¹²⁰貽令，清海鹽女子。有詞香樓詩稿，見續

構李詩繫

【張仁熙】²¹¹⁰表仁（一作字長人）清——一六四七頃

湖北廣濟人。卒年八十四。明諸生。家多藏書。年十一，屬文有奇氣。與同里劉醅驥相切劘。文震孟極賞之。因是知名。入清，山居謝客，不聞世事。宋榮守黃州，於雪堂築東齋，延之說詩。曾組織五經社，與從兄肆力於學，至老不息。仁熙工於詩文，又善書法。所著有藕灣詩集十卷，二集十卷，文集九卷，雪堂墨品一卷，又有日庵野錄，雨湖莊論別錄，草窗祕錄等，都三十卷。（均清史列傳）

【張能鱗】²¹²¹¹玉甲，又字西山，清——一六六二頃順天大興（一作宛平）人。一六四七年進士。除浙江仁和县知縣。洊陞四川按察司副使。一六七九年舉「博學鴻儒」，試罷歸。能鱗學宗程、朱。於金谿、姚江直指為禪。陸隴其亦甚稱之。著有西山人文集九卷，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均清史列傳）

【張儷青】²¹²¹¹清桐鄉女子。有繡餘雜詠，見桐鄉縣志。

【張行簡】²¹²²¹敬甫，金——至一二一五莒州日照人。穎悟力學，淹貫經史。一一七九年中詞賦科第一人。除應奉翰林文字，端慤慎密。官至太子太傅。卒，諡文

正行簡著有文集三十卷（中州集）禮例纂一百二十卷（金史本傳）

【張衡】平子，漢一七八至一三九南陽西鄂人。卒年六十二。少善屬文，通五經，貫六藝。時天下承平日久，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賦，作二京賦，以爲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又善機巧，精于天文術數。安帝時，拜爲郎中，再遷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復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爲河間相。視事三年，即乞歸。後徵拜尚書，即卒於家。他是一位科學兼文學家，故反對當時盛行的圖讖之說。著周官訓詁，補東觀漢記。所作賦有西都賦、東都賦、南都賦、邇天大象賦、思玄賦、冢賦、髑髏賦等，又有七諫，應間，爲仿枚乘、東方朔之作，共三十二篇。他的四愁詩爲詩歌中之新體，情感真挚，文辭亦婉麗。

1123₂ — 1123₂
【張衡駢文】兩漢作賦之才，幾於斗量車載，而求其通天緯地之文，兼制器尚象之巧者，張平子一人而已。其天象賦，識過於楊子雲，其兩京賦，才埒於班孟堅。衡多學術，安帝雅聞其名，公車徵拜郎中，再遷

張

太史令，衡迺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復造候風地動儀，施闢發機，以驗隴西地震，罔有差忒。世人皆服其妙，詞賦迺其餘事也。崔瑗謨衡之碑文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洵然。唐初王勃之流，詞華甚美，所賦天象，其猶劣諸平子所作。應聞文體似孟堅之賓戲，而詞尤爲博瞻。其言曰：「女魁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罕容息，溽暑至而鷄火棲，寒冰沍而鼃蠶蟄。」雖裁對精密，漸趨整鍊，然非六朝文士所能學步矣。其四愁詩序，謂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故託辭淵永，頗得比興之遺，後人師其意而不能製其體也。它若溫泉浴神，壯厥類之獨美，淮南觀舞，得音樂之至精，雅製宏裁，不愧東京之巨作。其髑髏一賦，游目九野，觀化八方，語託蒙莊，曲盡其變。其言：「與陰陽同其流，與元氣合其樸，以造化爲父母，天地爲牀蓐，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雲漢爲天池，星宿爲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造辭精奧，無異前修。張惠言曰：「張衡盱眙，塊而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壚，雖然其神也，充

其精也茶，²¹⁶知言哉知言哉。

【張衡】²¹¹暉齊清——一八二一頃蕭山人。弱冠補諸生。嘗客都中。衡以工曲出名。所著有芙蓉樓玉節記。傳奇已刊行。尚有信芳錄。賢賢堂集及外書。皆未刊。

（墨林今話）

【張肯】²¹²繼孟明——一三九八頃浚儀人。工詞。著夢庵詞。有元人遺音。

【張鹵】²¹⁶召和。號游東明。一五七三頃儀封人。一五五九年進士。累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大墻馮保家保定。使人示意于鹵。為之建坊。鹵不允。入拜大理卿。以忤張居正。左遷南京太常寺卿。旋乞休歸。終於家。鹵所著有游東集十四卷。及嘉隆疏州。

【張師正】²¹⁷不疑。宋——一零六零頃人。擢甲科。得太常博士。宋熙寧中（一零七三年前）為辰州帥。師正宦遊四十年。不得志。於是推變怪之理。參見聞之異。為括異志十卷。魏泰為之序。又有倦游雜錄八卷。（文獻通考）王銍以為都是魏泰偽作。

【張師德】²²尚賢。宋——一零二一頃開封襄邑人。張

去華之子。真宗祀汾陰。知河南府薛映薦其學行。又獻汾陰大禮頌於行在。是歲就舉進士第一。時人榮之。除將作監丞。通判耀州。累知鄧汝二州。拜左諫議大夫。為人孝謹。有家法。不交權貴。在西掖九年。不遷。卒於官。師德著有文集十卷。（宋史本傳）

【張貞】²¹⁸起元。號杞園。清——一六七五頃山東安邱人。一六七二年拔貢生。官為翰林院孔目。十八年舉「博學鴻儒」。以母憂未試。事母孝。間歲出遊吳越。與高士名僧邂逅山中。觴詠為樂。或購書千百卷以歸。晚居杞城故園。著述自娛。貞博雅好古。精鑒別。工金石篆刻。尤工古文。嘗遊施閏章之門。與王士禛為莫逆交。著有鄉賢傳。或語耳夢錄。半部稿。潛州集。娛老集。又博引古書。作杞紀二十卷。（均清史列傳）

【張貞生】²²幹臣。一字箐山。明至清——一六二三至一六七五江西廬陵人。辛年五十三。少入塾受經。即有志聖賢之學。一六五八年進士。官編修。以苦節稱。累遷侍講學士。因言事降二級。乞病歸。初開陽明良知之說。後讀羅欽順困知記。乃專宗考亭。以一慎獨

主敬」爲歸，粹然一出於正。與熊賜履並以理學名。家居構吾師祠，又搆宅爲誠意書院，自於玉山下葺頽垣居之。後以原官召用，至京卒。貞生著有玉山遺響六卷，唾居隨錄四卷，及庸書二十卷。（均清史列傳）

【張紫艷²¹⁹⁰盜令】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張紫艷⁴月樓】允滋從妹，著兩面樓偶存稿。有洞庭竹枝詞亦甚佳。詞云：「館娃宮畔多芳草，消夏灣頭是妾家。春色滿山留不得，任他流水送桃花。目斷浮梁路幾重，可憐家傍最高峯。如何一個團圓月，半照行人半照儂。」懷寂居禪友云：「樓空秋思迥，憑眺獨蕭森。月鏡聞靈覺，霜鐘警道心。可憐芳葉落，無奈白雲深。想得安禪處，天花正滿林。」尤澹仙兩面樓詩序稱其「常偕寂居碧雲諸子參禪論學，由其性真所發，摭而不類，句櫛字比者之所爲。」此詩禪機微引，可以見道矣。余於兩面樓最愛其洞庭竹枝詞二首，明白如話，蘊情至深，蓋又跳出禪關矣。（張紅橋²¹⁹¹⁰）

一也。先是有閩縣女子張紅橋，聰敏善屬文，將才擇婿。林子羽投以詩曰：「桂殿焚香酒半醒，露華如水點銀屏。含情欲訴心中事，羞見牽牛織女星。」遂往來酬和，爲子羽外室。後子羽有金陵之遊，紅橋感念而卒。蓋一多情多才婦也。初答林子羽云：梨花寂寞闌闌，嬋娟銀漢斜臨。繡戶前自愛焚香消永夜，從來無事訴青天。和林子羽云：橋畔千花照碧空，美人遙映水雲東。一聲寶馬嘶明月，驚起沙汀幾點鴻。遺林子羽云：一南一北似飄蓬，妾意君心恨不同。他日歸來亦無益，夜臺應少繫書鴻。紅橋與子羽唱和之詩詞甚多，茲不過略錄一二耳。其詞有念奴嬌別情一闕，內心之描寫頗工。詞云：鳳凰山下恨聲聲，玉漏今宵易歇。三疊陽關歌未竟，城上棲烏催別。一縷情絲兩行清淚，漬透千金鐵。重來休問，樽前已是愁絕。還憶浴罷描眉，夢回攜手，踏碎花間月。漫道胸前懷笠蕊，今日應成虛設。桃葉津頭，莫愁湖畔，遠樹雲煙疊。剪燈簾幕，相思誰與同說。明初尚有娟娟者，有寄別木元經詩：王嬌鸞有長恨歌，戴伯璘有寄和林生詩。

宋氏（宋濂族女）有題郵亭壁歌；此數人雖其詩婉轉生情，時復可取。然其人與事恐屬子虛，而為好事者所偽託。正如元代之王嬌紅、賈娉娉、劉翠翠一類也。此外又有周氏婦與金山寺僧事、劉氏女男装事，其故事均可作傳奇張本，然而其詩不足取也。【十】

【張紅拂】北平流行俗曲（山歌）

【張經】初冒蔡姓，久之乃復，字廷彝，明——至一五五五侯官人。一五一七年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尚書總督軍務，改左都御史，練兵選將，專討倭寇，為嚴嵩構陷，坐以失律論死。隆慶初復官，追諡襄敏。經詩文頗多，今存半洲稿四卷。

【張緬】元長，齊至梁——四九零至五三一范陽方城人。卒年四十二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張氏寶也。」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尤明諸家後漢書及晉書。客有執卷問者，隨問便答，略無遺失。官豫章內史，為政任恩惠，不設鈞距，吏人化其德。大通時，遷侍中，未拜卒。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為後漢紀四

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有文集五卷。（南史作三卷。此從梁書本傳）

【張豐】漢——前七三至七時人。他是張子儵的兒子，為車郎。著賦三篇（漢書藝文志）

【張彪】唐——七四九頃，穎上人。性高簡，與孟雲卿為中表，俱工古調，又善草書。應舉不第，適逢喪亂，奉老母避地隱居嵩山，供養至謹。時與杜甫往還，甫頗推重，贈詩有一「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后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之句。

【張鼎】台業，唐——八九六頃人。八九三年舉進士及第。著有詩集一卷（唐才子傳）

【張鼎勣頭巾】一本。元陸登善撰。雜劇。

【張鼎智勘魔合羅】一本。元孟漢卿撰。雜劇。漢卿亳州人。有元曲選本。續古名家雜劇本。

【張循之】唐洛陽人。與弟仲之並以學業著名。則天時，上書忤旨，被誅。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張繼】懿孫，唐——七五六頃，襄州人。博覽有識，好談論，知治體。與皇甫冉為總角交，情逾昆弟。七五三

年登進士。嘗佐鎮戎軍幕府，又為鹽鐵判官。大歷末，入內為檢校祠部員外郎，又分掌財賦於洪州。後來夫婦俱歿於其地。繼詩以「楓橋夜泊」一首最著名，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張繼詩】高仲武稱他是「累代詞伯，秀發當時，詩體清迥，有道者風」。他自己也嘗說：「調與時人背，心將靜者論。」（感懷）大抵如送顧況詩說：「吳鄉歲貢足嘉賓，後進之中見此人。」就是調與時人背的作品了。張繼所作，以「楓橋夜泊」詩為最普遍，其辭如下：「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張繼先】宋——一三零頃江西人。（？王易詞曲史云：世襲天師，則當為江西人。）有《虛靖真君詞》。

（疆村叢書）

【張種】²²⁹¹⁴士苗，梁至陳——五零四至五七三吳郡吳人。卒年七十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梁時起家王府法曹，遷外兵參軍，以父憂而去職。服闋，為中軍宣城王府主簿。家貧，求為始豐令。後司徒

張

王僧辯以狀奉聞，起為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入陳，歷為都官尚書，遷中書令。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人皆以為宰相之器。卒，諡元子。種著有文集十四卷。（陳書本傳）

【張挺】²²²⁰⁴世文（一作世昌）明——一五二六頃高郵人。一五一三年舉人。官至光州知州。挺刻意於倚聲，詩多如詞。撰有《南湖詩集》四卷，與杜詩通。詩徐圖譜。

【張獻翼】²²³¹²幼于後更名敕，明——一五七三頃長洲人。張鳳翼之弟。嘉靖中國子監生。為人放誕不羈，言行詭異，與兄鳳翼、燕翼並有才名，時稱「三張」。精于易，其說易諸作皆平正通達，篤實不支，為人所稱。獻翼著作有《文起堂集》十卷、《紈綺集》一卷，及《讀易紀聞》、《讀易韻考》等。

【張台柱】²²³¹⁶砥中，清——一六九二頃錢塘人。家住白蓮洲側。少時喜大言，力能挽三百鈞弓。臨文揮筆立就，絕不苦思。尤工詞，師事沈謙，與洪昇齊名。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從軍，授招撫教諭職銜。旋以不檢被斥，游俠江淮，蹤跡靡定。后入婺州太守幕，挾其

家人而遁，爲所獲，置獄中。年餘，中丞金公鉉憐其才，將釋之。乃太守忽爲家奴所殺，復尋入案。後遇恩赦，放還。金公鉉被劾，台柱感舊恩，號聚都人士，投詞督撫，懇其疏留。會怨家聞其漏網，陷入不赦，乃復被收。被斬泉唐門外。臨刑，賦滿江紅，神色自若。台柱在獄時，撰有萬人敵，八寶刀樂府數種。

【張縉】²³³⁰ 考，齊至陝——五零零左右至五六二左。右范陽方城人，張縉之四弟。卒年六十三。爲國子生。湘東王嘗策之百事，縉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舉高第，長兼祕書郎，官散騎常侍，遷御史中丞。時縉爲僕射，百司就列，兄弟並馳，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官終尚書右僕射。縉作有文集十一卷。（兩唐書志作十卷，此從隋書志。）

【張斛】²⁴⁰ 德容，宋——一二零頃。漁陽人。仕宋爲武陵守。金建國，理索北歸。官祕書省著作郎。善書畫。工詩，宇文虛中頗激賞之。斛著有南游、北歸等詩。中州集。

【張斛詩】賦小孤山云：天圍秋漲闊，山背夕陽孤。

松門峽云：春木有秀色，野雲無雜姿。秋興樓云：碣石晚風催雁急，昭祁寒漲與雲平。五古平安道中云：高林催青冥，柯葉森如織。陽光已轉午，陰嶺仍半黑。呼嘯亂石間，行子有苦色。臨深地勢入，陟險天宇塞。四顧無所投，迹躋去未息。悵然增百憂，冥冥羨歸翼。人多誦之。其文章字畫，皆有前輩風調。宇文虛中甚激賞之。

【張先】⁴²¹ 子野，宋——九零零至二零七八。烏程人。卒年八十九。少遊京師。一零三零年進士。晏殊曾辟爲通判，又嘗知吳江縣。官至都官郎中。故有「桃李嫁東風」郎中及「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之名。又號張三影，因他有「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墜輕絮無影」、「三影」字名。句亦疏。張三中，因他有「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三句。李公擇守吳興，常招先等集於郡國，爲六客之會。蘇軾停杭，數與唱酬。聞其買妾爲之賦詩。晚年釣魚自適。至今有張釣魚灣。死葬於弁山下。先詩筆蒼老，然爲詞名所掩，故不甚著。相傳他有文集一百卷。

（湖州府志）詩集二十卷，（宋史藝文志）詞一卷（文獻通考）

【張先詞】北宋的詞，在張先以前，是小令的世界；在張先以後，是慢詞（長調）的世界。張先介乎其中，既已紹繼晏氏與歐陽修之餘緒，又爲開示柳永與秦觀之新業者。一慢詞至柳永而盛，固非自永創始也。一「繼往開來」之謚號，先實當之無愧焉。張先，字子野，歐陽修稱爲「桃李嫁東風郎中」，宋景文稱爲「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其生平，因宋史無傳可考，其詳不可確知也。蘇東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公擇時守吳興）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會于吳興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時作六客詞，其章卒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定風波令）座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爾，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淞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大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昔，真一夢耳。俟後

張

十五年，再過吳興，而五人皆已亡矣！時張仲謀與曾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爲座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苕溪照野堂，五星一老鬥光芒。十五年間真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去曹劉今對兩蘇張。」（見苕溪漁隱叢話）此其遺事也矣。宋天聖間，同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俱進士，其能詩壽考悉同。王明清玉照新志辨之云：「一則樞密副使遊之孫，與歐陽文忠同在洛陽幕府，其後文忠爲作墓誌銘，稱其志守端方，臨事敢決者。一與東坡先生游，東坡推爲前輩詩中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能爲樂府號張三影者，而胡應麟筆叢竊不謂然。他以『三影』之稱，蓋指博山張先名之，而『吳興近杭，子野至，多爲官妓作詞，嘗與東坡作六客詞，而年最老，載在癸辛雜識，不聞有兩人同號張三影者也。』總之，此處所說，要是湖州之張先耳。」樂府記聞曰：「客謂張子野曰：人咸目公爲張三中，謂公詞有『心中事』『眼中淚』

「意中人」也。子野曰：「何不謂之張三影？」客不喻，子野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
 「柳徑無人，墜絮輕無影。」此生平得者也。」（或又曰：子野云：「浮萍過處見山影。」又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牆送過韃鞢影。」並喻炙人口。——始「宋景文嘗奇張子野才，先往見之，走謁其家，遣將命者謂之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蓋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古今詞話漁隱叢話）詞統云：「張先以三影名者，因其詞中有三『影』字，故自譽也。然以『雲破月來花弄影』為最，餘二『影』字不及。」此詞蓋係天仙子調耳，詞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沙上井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送春）獨王介甫以為「雲破月來花弄影」不若李冠之「齊人嘗為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朦朧淡月雲來去」也。李冠詞

云：「遙夜亭皋閑信步，才過清明，漸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桃杏依稀香暗度，誰在韃鞢笑裏輕輕語，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蝶戀花）
 □過庭錄說：張子野一叢花詞，一時盛傳，歐陽永叔恨未識其人耳。後來子野因事至都謁見永叔，閣者以通，永叔倒履迎之曰：「此乃桃李杏嫁東風郎中」也。懷高望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魂正引千絲亂，更南陌香絮濛濛。嘶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雙鴛池沼水撓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斜月朦朧。沉思細恨，不如桃李杏，猶解嫁東風。賀黃公曰：「唐李益詩云：『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子野一叢花末句云：『不如桃李杏，猶解嫁東風。』此皆無理而妙。」
 □張子野詞「才不足而情有餘」（李端叔）以言氣度，宛似美成（吳梅）意濃韻遠，凄惋蘊藉，以為小令，特是其長，而青門引一詞，尤極盡希微窅渺之神致者。「乍暖還輕冷，風雨晚來方定。庭軒寂寞，近清明。殘花中酒，又是去年病。樓頭畫角風吹醒，

入夜重門靜，那堪更被明月，隔牆送過鞦韆影。」
 子野對於詞調，故好創作，不以恪守成規爲己足也。
 嘗製新詞以贈名妓李師師，因即名之師師令焉。詞
 曰：「香鈿窸珥，拂菱花如水。學妝皆道稱時宜，粉色
 有天然春意。蜀彩衣裳，未起，縱亂霞垂地。都城
 池苑，誇桃李，問東風何似？不須回扇，障清歌唇一點
 小於朱蕊。正值殘英和月墜，寄此情千里。」
 因爲文學是感情的，而子野於詞的抒寫，表情十分誠摯，
 所以具有動人的奇效。道山清話說：晏元獻尹京日，
 辟張先爲通判。其時，晏新納侍兒，甚爲屬意。張先能
 爲詞，晏雅重之。每值先至，輒令侍兒出侑觴。侍兒至，
 亦輒往往歌唱。子野所爲詞，其後，晏妻王夫人漸不
 相容。侍兒因遭逐。出一日子野至，晏與之飲。子野乃
 作碧牡丹詞曰：「步障搖紅綺，曉月墮煙砌。緩板香
 檀，唱徹伊家新製。怨入眉頭，斂黛峯橫翠。芭蕉寒雨
 聲碎。鏡花翳，閑照孤鸞戲。思量去時容易，鈿合瑤
 釵，至今冷落輕棄。調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
 重水。」當筵令營妓歌之。至末句，公憮然曰：「人生

行樂耳，何自苦如此？」
 一亟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以前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文學的力
 量，不特回復晏元獻的情愛，亦且銷滅王夫人的嫉
 惡矣。子野雖善小令，然亦間作慢詞。慢詞雖說倡
 自柳永，然而子野爲之，實得風氣之先焉。即此一點，
 便是他和並世詞人如晏殊歐陽修……等人不相同
 的了。子野慢詞，亦頗著名。古今詞話說：「子野嘗
 於玉仙觀道中逢謝媚卿，因作謝池春慢，一時傳唱
 幾遍。」云云。縵牆重院，聞有流鶯到。繡被掩餘寒，
 畫閣明新曉。朱檻連空闊，飛絮無多少。徑莎平，池水
 渺。日長風靜，花影間相照。塵香拂馬，逢謝女城南
 道。秀艷過施粉，多媚生輕笑。鬥色鮮衣薄，碾玉雙蟬
 小。歡難偶，春過了，琵琶流怨，都入相思調。」其稍次
 於謝池春慢者，則有山亭宴詞：「宴堂永晝喧簫鼓，
 倚青空，畫閣紅柱。玉寶紫微人，藹和氣，春融日照。故
 宮池館，更樓臺約，風月今宵何處？湖水動鮮衣，競拾
 翠湖邊路。落花蕩漾，怨空樹。曉山靜，數聲杜宇。天
 意返芳菲，正黯淡，疏煙短雨。新歡寧似舊歡長，此會

散，幾時還聚。試爲挹飛雲，問解寄相思否？（有美堂贈彥獻主人）因爲子野善爲慢詞之故，所以至與者卿齊名。蔡伯世云：「子野詞勝乎情，者卿情勝乎詞。」似乎他們二人各有獨到之處矣。而時論有以子野爲不及者卿者，然子野詞高，是者卿所乏處。（晁補之語）吳棫云：「余謂子野若做者卿，則隨筆可成珠玉者，卿若效子野，則出語終難雅。不獨涇渭之分，抑且有雅鄭之別。世有識者，當不河漢。」吳氏此評，可謂允矣。石林詩話說：「張先郎中能爲詩及樂府，至之不衰。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先和之云：『愁似鯨魚知夜永，嫩同蝴蝶爲春忙。』爲子瞻所賞。然世俗多喜傳先樂府，遂掩其詩聲，識者皆以爲恨。」故東坡云：「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其實『詩』到這個時候，已經成了死的文學。葉蘇二氏的評隲，殊乃『無的放矢』之論耳。」故如就張先之詩與詞論，則其價值實以詞爲最著。就格調論，則他上紹晏殊、歐陽修等小令之局，下啓柳永、秦觀等慢詞之先。

在北宋一代的詞壇中，實爲居間之樞鑰云。子野著述，舊記謂其有文集百卷，然已散佚。今所傳詞，有張子野詞一卷。有安陸集一卷，附錄一卷。又有名家詞本二卷，補遺二卷。以安陸集論，則僅有詞六十八首耳。1009

【張先生教學】河南流行俗曲。三元堂木刻本。

【張佳允】²⁴²¹⁴肖甫，初號壚山，因其家在居來（一作

嵒味。兩山之間，更號居來山人，明一五六五頃。銅梁人。一五五零年進士。知滑縣，以計獲劇盜高章，由是知名。常與王世貞諸人相倡和。萬歷間，爲浙江巡撫，定文英、劉廷用之亂。官至太子太保，謝病歸。卒，諡襄憲。佳允爲嘉靖七子之一，又與余曰德、魏裳、汪道昆、張九一稱後五子。七子仕宦多不達，獨佳允以功名始終。所爲詩文，才氣縱橫，如其爲人。有居來山房集六十五卷。

【張華勸學歌】見勸學格言條。

【張侍郎遺詩】清光緒間張亨嘉撰。

【張伎陵集】七卷。明張鳳翔撰。鳳翔年僅三十而

卒，文章本未成就。

【張升】²⁴⁴彥真漢——二一至一六九陳留尉氏人。

卒年四十一。少好學博覽，而任情不羈。交友但問志同道合，不問窮賤聞達。初仕郡為紀綱，以能出守外

黃令，吏有受賄，即論殺之。遇黨錮（一六七年）去官，後竟見誅。升著有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張統】²⁴⁹¹²昭季明！？至一四零三富平人。洪武中，

舉明經。建文時為吏部尚書，詔徵遺逸之士，統所選用皆當其才。燕師入錄中朝奸臣二十九人，統居第

一成，祖宥仍故官，尋令解職，疑懼自經死。統著有冢宰文集一卷，與雲南機務鈔黃。

【張統英】²⁴⁹¹⁷若綺清——一八四二頃江蘇武進人，張

綸英之妹。適太倉王曦，曦早卒，依弟以居。與諸弟名聞天下，統英尤工古文篆法。統英著餐楓館文集及

鄰雲友月之居詩集。

【張絃】²⁴⁹³子綱漢——一五二左右至二一一左右廣

陵人。卒年六十。少遊學京師，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策創業，與張昭並為參謀，常令一人

居守，一人從征，官會稽東部都尉。孫權繼兄業，絃仍輔之。權常呼以東部而不名。後為權定徙都林陵之計，還吳迎家，病卒於道。絃所著有詩、賦、銘、誄凡十餘篇。

【張縉】²⁴⁹⁸伯緒齊至梁——四九九至五四九范陽方

城人。張緬之第三弟。卒年五十一年。尚梁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年十七身

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在秘書固求，坏徒欲遍觀

閣內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數載，方遷太子舍人。北魏劉善明使於

梁，求識他時年二十三，一見嗟服。俄為侍中，時人以為早達。裴子野曰：「張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

矣。」出為南蘭陵太守，入為度支尚書。又出為吳興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寒素有一介，皆見引拔，不為貴

要屈意。出為湖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益十餘萬。改甯鑿校尉。因與

河東王譽有隙，棄部赴江陵。為杜岸所給，使他招集

遠近。岸以反告岳陽王粲，爲所執。又逼剃髮爲道人。及粲爲舉軍所敗，行至健水南，防守他者，慮追兵至，遂殺之，棄屍而去。時年五十一。諡曰簡憲公。所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他底文詞，瞻富有致。1247

【張生戲鶯鶯】濟南流行俗曲。(鮮花調)瑞林齋木刻本。

【張生袁海】一本。元李好古撰。雜劇。有元曲選本。

【張生袁海】一本。元尚仲賢撰。雜劇。

【張生跳粉牆】一名五更跳粉牆。蘇州流行俗曲。木刻本。

【張仲方】唐——七六六至八三七。韶州始興人。卒年七十二。生而岐秀，父友高郢見而異之，稱其必爲國器。擢貞元進士，累官秘書監，爲人確正，有風節。卒諡成。仲方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

【張仲宗】宋——一一四七。頃三山人。紹興八年(

一一三八年)與金人和，胡銓上書乞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坐謫新州。仲宗以詞送行，後併得罪。仲宗工詞，所作今存花卷詞選中。

【張仲深】子淵，元——一三三八。頃慶元路人。著有子淵詩集六卷，多與迺賢、楊維禎、張雨、危素、袁華、周煥、文、韓性、烏本良、斯道兄弟倡和之作。古詩冲澹，頗具陶韋風格。

【張仲素】繪之，唐——八一三。頃河間人。善詩。七八年與李翱、呂溫同榜中進士。復中「博學宏辭」。任武康軍從事。貞元二十年，遷司勳員外郎，除翰林學士。憲宗時，詔求盧綸詩文，勅仲素編集以進。後拜中書舍人。仲素著有集一卷，賦、樞三卷。(唐才子傳)

【張佛繡】抱珠，清青浦女子。有職思居詩鈔，見青浦縣志。父梁，字大木，康熙癸丑進士。

【張紳】怡亭，清——一八三二。福建建寧人。諸生。少慕豪傑之行，及長，病瘵，習靜三月而愈，乃折節爲儒。性耽山水，所至忘返。嘗浮彭蠡，游漢沔，以歸，所著益富。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總督孫爾準聘與

高澍然共修省志。紳恂恂溫謹，肆力詩古文詞，醇古冲澹而孕奇氣。李祥賡、姚瑩皆稱重之。著有怡亭文集二十卷，詩集六卷（均清史列傳）。

【張積潤】²⁵⁹⁸次，聲明——一六三零頃上海人。父所望官至山東布政，最善音律。積潤亦以家學自負，嘗作一傳奇名雙真記，以譏朱國勝之媚魏忠賢。國勝訟于官，所望則力辯其非，乃由陳眉公出而解紛，毀其版，而置其事于不問。

【張伯端】²⁶²⁰一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宋——九八零左右至一零七八左右天台人。卒年九十九。少好學。熙甯間遊蜀，自言遇劉海蟾，傳授丹訣。後坐化於荆湖。伯端亦善詞，有紫陽真人詞一卷（彊村叢書）及悟真篇三卷。

【張伯行】²⁶²²孝先，晚號敬菴，清——一六五一至一七二五河南儀封人。卒年七十五。一六八五年進士。累官禮部尚書。歷官二十餘年，以清廉剛直稱。其政績在福建及江蘇為尤著。學宗程、朱，及門受學者數千人。卒諡清恪。伯行著作宏富，有正誼堂集十二卷及

道南源委、道統錄、伊洛淵源續錄、居濟一得、小學集解、二程註錄、續近思錄、學規類編、性理正宗、廣近思錄、濂洛關閩書、困學錄集粹、濂洛風雅等。

【張伯淳】³師道，宋至元——一二四二至一三零二嘉興崇德人。年六十一。少舉童子科，以父任銓授迪功郎。舉進士，監臨安府都稅院。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官至翰林直學士。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講學士。伯淳著有養蒙集十卷。

【張伯剛】⁷明——一三六八頃京口人。洪武初，任臨洮太守。工曲，所作今不見。

【張侃】²⁶²¹直夫，宋——一二零六頃人。本居揚州，后徙吳興。嘗監常州奔牛鎮酒稅，遷為上虞丞。父巖以諂媚權奸為世詬病。侃獨志趣蕭散，浮沈末僚，所與游者如趙師秀、周文璞輩，皆恬靜不爭之士。侃工詩，聞澹有致，有拙軒集六卷。

【張儼】²⁶²⁴子節，吳——二六六頃吳郡吳人。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寶鼎中（二六七年左右）使於晉，賈充

荀勗等欲依以所不知，皆不能屈。儼著有文集二卷，
（唐書經籍志。隋書志作一卷）又著默記三卷。（補
三國藝文志）

【張吳曼】²⁶⁴³也，清——一七一。一頃江蘇上海人。年
在七十六歲以外。居吳淞江上。其地多梅，因為集古
梅花詩三百數十首。

【張嶽】²⁴⁷巨山宋——一零九四左右至一一四六左
右襄陽人。卒年五十三。一一二一年上舍選中第，調
唐州方城尉。一一三五年召對稱意，除祕書省正字。
會地震，嶽奏請薄賦安民，再遷著作郎。請擇儒臣為
川、蜀、荆、襄帥，除司勳員外郎。金人敗盟，為秦檜畫策。
草奏擢中書舍人。尋罷去。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
秩滿，提舉太平興國宮。復作中興復古詩，希進用。會
疽發背而死。嶽工詩文，著有紫微集三十卷。（宋史
藝文志）

【張嶽詩】嘗受學於其表叔陳與義，故其詩格頗
似陳氏。劉克莊嘗稱其「故園樹想青蔥」諸篇。七
絕能以標格見長。五古亦語意高簡，意味深長。有紫

微集。例如：「一行疎樹對柴門，又見荒烟上晚村。日
日牆陰觀日影，人生消得幾朝昏？」（絕句）四庫提
要稱嶽的絕句，清和婉約，較勝與義，我們不嫌再舉
一例：「日炙櫻桃已半紅，更熏花氣滿襟風。路傍謁
舍蹲潰獸，應有荒墳在麥中。」（絕句）⁸¹⁴

【張穆】²⁶⁹本名瀛，暹，字誦風，一字石洲，（一作碩州）
號肩齋，清——一八零五至一八四九山西平定人。卒
年四十五。少孤，以母黨居，即喜讀書。一八三一年優
貢生，候選知縣。官白旗漢教習。為人豪放明銳，以負
氣忤貴人，罷去。閉門讀書，右圖右史，日以討論為事。
穆博學治經史，善言地理，又工書法。著有烏齋文集、
詩集、顧亭林年譜、閩百詩年譜、蒙古游牧等。（均清
史列傳）

【張侗】²⁷²同人，一字石民，清——一七六六頃山東諸
城人。有孝行，多奇節。工文，有放鶴村文集五卷。

【張奐】²⁷⁴³然明，漢——一零四至一八一。敦煌酒泉人。
卒年七十八。舉賢良對策第一。累遷安定屬國都尉。
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以金

錄，與悉還之。羌大愧服。遷使匈奴中郎將，召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入寇。復拜與為護匈奴中郎將。匈奴聞與至，相率來降。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唯與獨拒之。寓怒，陷以黨錮，放歸田里。與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凡二十四篇。

【張彝詩】一卷。清仁和張彝撰，有鈔本。

【張磐】²⁷⁶（一作槃）叔安號梅崖，宋——二七九頃。

宋末為嶧令，能詞，有梅崖集（絕妙好詞箋）。

【張整】²⁷⁰¹疏影清江甯女子，有適燕吟，見眾香詞。

【張彙】²⁷⁰⁴唐貞元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張綱】²⁷⁰²彥正，字一零，八三至一一六六潤州丹陽人。卒年八十四。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除太學正，遷博士，累官給事中，因奏檢用事致仕。檢死，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讀。因言事，除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知

婺州，尋致仕。綱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行如此。自號華陽居士。卒，諡文定。綱工為文，著有華陽集四十卷。

【張綱孫】¹祖望，一名丹，字秦亭，明末錢塘人。有從

張

野堂集。他性恬淡，入清隱居不仕，自號竹隱君。他和陸圻、毛先舒、柴紹炳、吳百朋、陳廷會、孫治、丁澎、沈謙、虞、黃、吳相倡和，稱「西冷十子」。他的詩悲涼沈遠，矯然不羣。

【張縉英】²⁷⁰⁴緯青，清——一七九五至一八二四江蘇武進人。張縉英之妹。卒年三十。適江陰章政平。工詩，有緯青遺稿。

【張縉英】²⁷⁰⁶孟緹，清——一七九二至？江蘇武進人。張琦之長女。嫁常熟吳廷鈔。博覽經史，工詩詞，與沈湘佩、友善常相唱和。縉英著有滄菊軒詩存，又病榻芳集、收女性詩太濫，正始焦太簡，另選國朝女詩列錄。

【張以仁】²⁷⁰¹元——一三一零頃湖州人。工曲，有樂府傳世。

【張以密】³志道，元至明——一三零一至一三七零古田人。卒年七十。有俊才，博學強記，擅名於時。人呼小張學士。泰定中，以春秋舉進士。官至翰林侍讀學士。明滅元，復授侍講學士。奉使安南還，卒於道家於

文——一——九〇九

古田翠屏山下學者稱翠屏先生。以甯工詩，高雅俊逸，超絕哇吟。著有翠屏集四卷，與春王正月攷。

【張作楫】讓之，清——至一八二八浙江金華人。

一八零八年進士，為處州府教授，選江蘇桃源知縣，調陽湖，治事廉平。歷官徐州知府，公餘孤燈夜課，如寒素，旋乞歸，家居二十餘年，足不入城市，作楫少負異稟，教內行，學宗程朱，於書無所不究，尤酷嗜曆算之學，著有文集十六卷，四書異同二十卷，鄉黨小箋一卷，證文一卷，翠微山房數學三十八卷，書目五卷，及筆錄，識小愈愚錄，東郭鄉談等；又嘗輯故人詩為舊雨錄，北麓詩課；又著書事存稿，掇拾遺聞，梅籟隨筆，以補括郡地志之缺（均清史列傳）。

【張儀凍】蘇秦2825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疑即凍蘇秦衣錦還鄉。

【張從懷】2828（一作從德）字同谷，明——一五七三頃海甯人。善為曲，著有純孝記傳奇一本（曲錄）。

【張綸英】2829婉，清——一七九八至？江蘇武進人，引其弟之妹。適孫劫，工書，為色世臣所稱，性婉柔，體

弱若不勝衣，而下筆則剛健沉毅。每晨起盥洗畢，即據案書數百字，及閉戶就寢，亦必盡百字乃臥，嘗中夜不寢，輒起作書。家人勸其少休，她曰：「吾一日不作書，若有所失，欲罷不能矣！」日本高麗諸貢使，輒購其書以歸。弟妹所生子女，皆向之受書法。綸英詩宗陶，謝著有綠槐書屋詩集。

【張宣】3010藻，元至明——一三四一至一三七三。江陰人。卒年約三十三。洪武初，以考禮徵。三年，預修元史。太祖親書其名，召對殿廷，即日授翰林編修，呼為小秀才。奉詔歸娶，年已三十六。六年，坐事謫濠梁道卒。

【張瀛】3011唐——八六零頃人。張碧之子。嘗為歌贈琴棋僧，同人見之，曰：「非其父，不生其子。」事廣南劉氏，官至曹郎。瀛著有詩集（唐才子傳）。

【張甯】3022靖之，號方洲，明——一四六九頃海鹽人。一四四四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負志節，持正議，擢都給事中，出為汀州知府，不得志，致仕歸。家居三十年，屢荐終不復召。無子，有二妾，甯卒，剪髮誓死，樓居不下者四十年。甯工書畫，能詩，有方洲集二十六卷，讀

史錄四卷，方洲雜言一卷，奉使錄二卷。

【張永³⁰²³】景雲，晉至宋——四二零至四七五吳郡吳人。卒年六十六。博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初為郡主簿，州從事，歷官尚書中兵郎，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後遷兗州刺史，旋免官削爵。永著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注。

【張永明⁶】鍾誠，明——一四九九至一五六六烏程人。卒年六十八。一五三五年中進士第。擢南京刑科給事中，連劾張瓚、嚴嵩等，中外敬憚。累官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卒，諡莊僖。永明撰有莊僖文集五卷。

【張適³⁰³⁰²】子宣，一作子宜，明——一三六八頃蘇州人。七歲習詩經，過目成誦。十三赴鄉試，時稱奇童。洪武初，宋濂薦修元史，授水部郎中，未幾辭歸。適與高啓、楊基等稱為「十才子」。著有甘白集六卷。

【張之洞³⁰³⁰⁷】香濤，又字孝達，又字香岩，號壺公，又號無競居士，清——一八三七至一九零九直隸南皮人。卒年七十三。一八六三年進士，授編修。屢督學典試，

所至提倡經史實學。外任督撫，垂三十年。在兩湖最久。京漢鐵道、漢陽鐵廠、萍鄉煤礦，皆其所創辦。光緒末為軍機大臣。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諡文襄。之洞為學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著有廣雅堂集、勸學篇、輜軒語、書目答問等。

【張之翰⁴】周卿，元——一二六四頃邯鄲人。中統初，任洺磁知事。至元末，自翰林侍講學士知松江府，有古循吏風。時民苦荒，租額以十萬計。之翰力除其弊，得以蠲除。作檢荒詩，人民為刻于石，以志不忘。又嘗著鏡中燈詩，贈炙人口。時呼為張鏡燈。之翰著述甚富，晚號西巖老人，作有西巖集二十卷。

【張濤³⁰³³²】一本。元王伯成撰。雜劇。【張憲³⁰³³³】思廉，元——一三四一頃山陰人家。於玉筍山，因號玉筍生。少時，負才不羈。晚為張士誠所招，署太尉府參謀，稍遷樞密院都事。元亡，變姓名，寄食僧寺，以終。憲著有玉筍集十卷，其詩多磊落骯髒，豪氣盈湧。

【張憲詩⁰】憲於元亡後，變姓名，寄食僧寺，旦暮手

張

文——九一一

一編，人不得窺，死後視之，其平生所作詩也。憲學詩於揚維楨，維楨許其獨能古樂府，今集中樂府琴操，皆頗得維楨之體，其他感時懷古諸作，類皆磊落，骯髒，豪氣金湧。維楨又云：吾鐵門稱能詩者，南北凡百餘人，求其似憲，乃吳下袁華輩者，不能十人。

【張守】³⁰³⁴全真，一字子固，宋——一一八頃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不忘。一一零二年，第進士，中詞學兼茂科，除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累遷御史中丞。上疏言極激切，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守即求入覲，爲上言之，詔遣還。三使爲秦檜不悅，復秦祠歸，卒，諡文靖。守著有毗陵集五十卷（文獻通攷）。

【張宇】³⁰⁴⁰¹彥升，號石泉先生，元——一二七九頃人工詩，有石泉集。（元詩選）

【張宇初】³⁰⁴⁰¹子璿，又字信甫，號無爲子，明——至一一四一零，貴溪人，善畫墨竹蘭蕙及山水，等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年）襲掌道教，宇初著有峴泉集四卷。

【張安絃】³⁰⁴⁰⁴琴父，清——一七一—一頃浙江烏程人，工詩文，著有青嶼稿存。

【張窈窕】³⁰⁷²蜀妓，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張良辭朝】³⁰⁷³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張良辭朝佐漢記】³⁰⁷³疑即張子房，慕道記，參看過惡傳條。

【張良器】⁶唐會昌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良臣】⁷（或作景臣，誤）武子，宋——一一七四頃大梁人，避地家于鄆（一作襄邑人，家于四明）。

一一六三年登進士第，官止監左藏庫，篤學好古，室無長物，妻子不免飢寒，性嗜詩，但不強作，或終年無一句，故所作必絕人，學者稱雪窗先生。良臣著有雪窗集十卷（一絕妙好詞箋）。

【張實居】³⁰⁸賓居，號蕭亭，清——一六六一頃鄒平人。

順治中，卜居于大谷，彈琴詠歌以自娛，實居工詩，所作古今詩盈千首，王士禛擇其最者三百餘篇，爲蕭亭詩選六卷。

【張濬】³¹¹禹川，唐——至九零四河間人，泛覽書史，

專高論。性通脫無檢，爲士友擯薄。乃學縱橫術，干執政，得官太常博士。黃巢亂，僖宗召拜諫議大夫，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濬往說之，即引軍西。累官尚書右僕射。朱全忠謀篡立，使盜夜殺之。濬著有表狀一卷（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

【張通可集】四卷。清張遠撰。與毛奇齡同里，得法於奇齡者多。

【張憑】³¹³³長宗晉一三七一頃吳郡人。少聰慧。舉孝廉。詣劉悛，悛處之下坐。會王濛就悛清言，有不通處，憑於末座判之。言深旨遠，一座皆驚。悛延之上坐，清言竟日。遂言之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用爲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司空。長史憑著有文集五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張巡】³²³⁰³唐蒲州河東人。天寶中爲真源令。起兵討賊，後守睢陽。城陷遇害。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張遜】³²³⁰⁹仲敏，號溪雲。元一一三零二頃吳郡人。與李衍同時，作墨竹，自謂不及，即棄而爲鈎勒竹，得王維意。山水學巨然。遜能詩，有溪雲集（元詩選）。

張

【張泌】³³¹⁰歷代詩餘關於他的記載是：「張泌一作泌，字子澄，淮南人。初官句容尉，上書陳治道，後主徵爲監察御史。歷考功員外郎，進中書舍人，改內史舍人。隨煜歸宋，仍入史館，遷郎中，歸寓家毗陵，有集一卷。」他如全唐詩、詞林紀事等書所紀，與此都無大差異。雖然詳略各殊，但這種記載很有令人懷疑的地方。發現這種記載的錯誤的是胡適。他說：「舊說，張泌是淮南人，初官句容尉，上書陳治道，南唐後主徵爲監察御史，官至內史舍人。此說不知有何根據，但我們以爲此說殊多謬誤。花間集結集於九四零年，其時南唐建國不及四年，後主嗣位在九六一年，相距二十餘年，而花間集裏已稱張舍人泌了。花間集稱人的官爵皆是結集的官爵，故和凝只稱學士而不稱相，所以我們疑心詞人張泌另是一人，大概也是蜀人。他的年輩很早，他的詞在花間集裏列在韋莊薛昭蘊之後。」（詞選）他這段考訂是很可信從的。本來花間集中所以無馮（延巳）李（璟煜）諸人的作品的緣故，並非因爲他們的作風與溫韋

等人不同（花間集的選者似乎沒有什麼派別的成見）而是因為他們的時代過晚，來不及收入。況據舊說，張泌似乎生於江南（詞林紀事說他是常州人）一仕於江南，歸宋時，始到他處，但他的江城子却說「浣花溪上見卿卿，臉波秋水明」這居然講到成都附近的古蹟，觀此更可知胡適所說是創見，不是臆說。再考全唐詩所收張泌詩，有一首道：「暫到高唐曉又還，丁香結夢水潺潺，不知雲雨歸何處，歷歷空留十二山」（經舊遊）由此可知詩人張泌許就是詞人張泌，全唐詩以泌為南唐人，應是錯了，大約歷代詩餘與全唐詩諸書的編者們，都因為蜀張泌的事蹟已不可考，恰巧南唐也有個張泌，遂鬧此笑話。因此我們應拋舊說，將張泌劃歸前蜀，另為他作傳如下：「張泌，前蜀舍人，曾遊長安（有長安早行與題華嚴寺木塔諸作），洞庭（有洞庭阻風與秋晚過洞庭諸作），桂州（有春日泊桂州詩）等處，餘未詳。」█張泌的詞，存者約二十餘首。在這廿餘首詞，很有些類似溫魏的句子。例如「岸柳拖烟

綠，庭花照日紅」（南歌子）「錦薦紅鸚鵡，羅衣綉鳳凰」（南歌子）「鈿籠金鎖睡鴛鴦，簾冷露華珠翠」（滿宮花）但他的傑作如江城子浣溪沙等詞却很清俊，委婉。例如「枕障熏爐隔綉幃，二年終日兩相思，杏花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浣溪沙）總之，他是個依違於溫韋兩派間的作者。∞₅

【張溥】³³¹⁴²天如明——一六零二至一六四一太倉人。卒年四十。幼嗜學，所讀必手鈔。鈔已讀一過，即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次始已。後名其書齋曰七錄，即以此意。與同里張采同學，齊名，號「婁東二張」。一六二八年以選貢生入都，時采方成進士，兩人名徹都下。歸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四年成進士。交友日廣，自謂以嗣東林。執政惡之。里人陸文聲求入社，不許，詣闕攻溥。嚴旨窮究不已。溥卒而事猶未竟。後詔徵遺書，先后錄上者三千餘卷。溥詩文敏捷，四方徵索者不起草，對客揮毫，俄頃立就。著有七錄齋集十二卷，詩三卷，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等（均明史藝文志）

【張溥文】溥高名盛氣，以漢魏為東南倡，而筆力凡近。所為五人墓記，急轉直落，有意數太史公之跌宕，激射而提不起，放不下，欲為雄駿而曾不能以疏快，且不得與艾南英比調已靡矣！其稍入奧者，則又堆垛贅積，拮據古語，而意涉於晦，不可以句讀者，亦往往有焉！

【張浚】³³¹⁴⁷德遠，宋——至一一六四漢州綿竹人。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詭言，識者器之。入太學，舉進士。初為太常簿，時金粘沒喝入汴京，欲立張邦昌，浚逃入太學，不肯署狀。高宗即位，除樞密院編修官。累遷川陝京西諸路宣撫使，力扼金人。尋知樞密院，會秦檜力主和議，貶徙永州。孝宗時，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封魏國公。浚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卒，諡忠獻。浚學邃於易，著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易解及雜說十卷，其他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均宋史本傳）

張

【張治】³³¹⁶文邦，明——至一五五零茶陵人。性下急慷慨，接人謙和。一五二一年進士，第一累官南京吏部尚書。入為文淵閣大學士，進太子太保。卒，諡文隱。

【張演】³³¹⁸宋——四三八頃吳郡吳人。官至太子中舍人。演著有文集八卷。（隋書經籍志注）

【張為】³⁴⁰唐——八七四頃閩中人。嘗於大中十二年（八五八年）遊長沙，獲一女奴，惑之幾死。工詩，與周朴齊名，為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又著詩人主客圖。

【張澍】³⁴¹⁰時霖，一字伯淪，號介侯，又號介白，清——七八一至？甘肅武威人。一七九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年甫十九，博聞麗藻，一時驚為異人。散館，授知縣，選貴州玉屏官。後數年引疾歸，再起為江西永新令，署臨江通判。以上漕銀緩去官，復補瀘谿，再以憂歸，遂不出。性充直敏幹，政事修明，好責善於上官。喜遠遊，所歷山川，輒助其詩興。晚歲家秦，銳心文獻，澍博學多才，每振筆直書，頃刻十數紙。詩文皆

文——一——九一五

深雄雅健，為時所稱。所著有詩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六卷，及三古人苑、續黔書、泰音、蜀典、姓氏、五書、又纂五涼舊聞四十卷，並輯二酉堂叢書。均清史列傳。

【張濛³⁴¹³】內陸贊同時。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汝元³⁴¹⁴】太初，明——一六零零頃江甯人。萬歷中

諸生。以詩受知于學使陳文燭。汝元有太初集八卷，陳文燭替他作序，且為刊行。

【張祐³⁴¹²】（新唐書、全唐詩等書均作祐。此從唐詩

紀事及唐才子傳）承吉，唐——至八五三前，后南陽人。（全唐詩作清河人。此從唐才子傳）初寓姑蘇，稱處士。工詩，元和長慶間，深為令狐楚所器重。楚鎮天平，自草表荐，並以詩三百首獻於朝。上因召元稹問之，為稹所抑，遂失意而歸。客淮南，與度支使杜牧善。牧贈以詩，有「何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之句。每苦吟，妻子累呼不應，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乎？」性愛山水，多遊江南諸名山。嘗同崔涯謁李祐，自稱釣鼈客，李祐壯之。晚年時與白居易

易日相讎。愛丹陽曲阿地，遂築室隱居以終。祐著有詩集一卷。（全唐詩作十卷。此從新唐書志及唐才子傳。）

【張遠³⁴³】超然，號無悶道人，清——一六九二頃福建

閩縣人。生二月而孤，從母陳氏受章句。稍長，貫穿經書大義，下筆有奇氣。避耿精忠亂，僑寓常熟。偶至江西題詩，滕王閔侍郎曹溶過而嗟賞，招入幕所。又廣為延譽，名遂大起。王士禛、宋荦皆深器之，引為入室弟子。一六九九年鄉試第一。晚得雲南祿豐縣知縣，卒於官。遠工於詩，與朱彝尊、查慎行等唱和甚富。著有無悶堂詩集四十卷，文集一卷。（清史列傳）

【張遠⁷】適可，清——一六九二頃浙江蕭山人。康熙中由貢生官縉雲縣教諭，朱彝尊等作詩相送。遠詩格調得法於毛奇齡為多，故作風相似。著有嶠雲集一卷，蕉園集一卷，梅莊集二卷，及杜詩蒼粹二十四卷。

【張遠⁷】偉瞻，號桐岡，清——一七二七至一八零三河南西華人。卒年七十七。幼孤力學，讀書日記誦

數千言。一七五三年拔貢生。明年舉鄉試。選授正陽教諭。遠近爭來就學。成材頗衆。畢沅撫豫。聞其名。調攝開封教授。尋以卓異薦。授貴州鎮遠知縣。以德化民。調署下江通判。有善政。居四月。以疾乞歸。老幼涕泣相送。遠覽工詩古文詞。沈酣經史。旁及百家。著有直方堂詩草。桐岡文存。碑幢聞見錄。古詩錄。春秋主臣錄。春秋義略及詩小箋（均清史列傳）等。

【張洎】³⁶¹⁰師黯，一字偕仁，後唐至宋——九三三至九六六。滁州全椒人。卒年六十四。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性險詖，好攻人短。南唐時舉進士。起家上元尉。累遷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參預機密，恩寵第一。歸宋，累官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但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而奉準愈謹。後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洎奉詔鳴咽，疾甚而卒。洎文采清麗，博覽道釋書，著有文集五十卷（宋史本傳）。

【張溫】³⁶¹¹惠恕，漢至吳——一九三至二三零。吳郡人。卒年三十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累官太子太傅。嘗使蜀，蜀甚貴其才。既還，孫權

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艷事起，遂因此罷斥。溫著有文集六卷。（唐書經籍志作五卷，此依隋書）

【張湜】³⁶¹³清源，宋——一二一六。頃本開封人，僑居婺州。仕至奉議郎。湜著有雲谷雜記四卷。會稽續志八卷。艮嶽記一卷。

【張渥】³⁷¹¹叔厚，自號貞期生。元——一三三八。頃淮南人。（圖繪寶鑑作杭州人，號貞明生。此從元詩選）

博學明經，累舉不得志於有司，遂放意爲詩章。工寫人物，白描師龍眠。渥著有貞期生稿（元詩選）。

【張潮】³⁷¹²⁰山來，一字心齋。清——一六七六。頃安徽歙縣人。與王晫友，歲貢生。官翰林孔目。潮嘗輯各家文集，中類于傳奇之文字，爲虞初新志二十卷，又輯有昭代叢書一百五十卷，檀几叢書五十卷。工詞，有花影詞。

【張鴻廡】³⁷¹²⁷淑舟，清當塗女子。有棠廊閒草，紙閣初集，見林下詞選。

【張淑】³⁷¹⁴若蘭，清嘉興女子。有鈔香閣集，見黃洲館

張

詩話。

【張淑蓮】⁴品香清上虞女子。有澄輝閣吟草，見正始集。年九十餘神明不衰，時謂昇平人瑞。

【張湄】³⁷¹⁶鷺洲，號南漪，又號柳漁，清——一七四八頃

浙江錢塘人。一七三三年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頗著風節。湄工詩，與厲鶚、金志章等相唱和。著有柳漁詩鈔十二卷。

【張祖年】³⁷²申伯，清——一七一一項湯溪人。好為遊戲文，著有笈峙樓集五卷；又好講學，著有道驛集四卷。

【張迴】³⁷³⁰²唐末人。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通古】³⁷³⁰²樂之，遼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善屬文。登天慶二年進士第。後仕金至平章政事。正隆初，以司徒致仕卒。其靈壁寺詩頗佳。

【張選】³⁷³⁰⁸舜舉，明——一五四三頃無錫人。一五二九年進士。授蕭山知縣。擢戶科給事中。會太廟祫祭，世

宗違勳臣代行，選抗疏力諫，廷杖削籍。隆慶初，一五六七年一起通政參議。尋致仕卒。選著有靜思文

集十卷。

【張資】³⁷⁸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張瀚】³⁸¹²子文，號元洲，明——一五五零頃仁和人。卒年八十以外。登一五三五年進士。歷大名知府。俺答犯京師，徵畿輔民兵入衛。瀚立簡八百人馳至真定。

累擢右副都御史。萬曆初（一五七三年）擢吏部尚書，與張居正不合，為所劾罷。卒，諡恭懿。瀚工詩文，兼善書法。著有奚囊蠹餘十八卷，與臺省疏稿、明疏議輯略。

【張滋蘭】³⁸¹³清溪，別號桃花仙子，清任心田室。工詩

文，善寫墨梅。所居潮生閣，焚蘭繼膏，恆讀至漏盡不寐。燈火隱隱，出叢樹林，過之者咸謂此讀書人家，不知其為女子也。著有潮生閣集。¹⁰⁴

【張澗東集】³⁸¹⁴十四卷。明張鹵撰。是集凡詩六卷，文八卷。

【張海珊】³⁸¹⁵越來，一字鐵甫，清——一七八二至一八二一江蘇震澤人。卒年四十。抗志希古，不屑屑為舉子業，每觀一書輒融徹大意。一八二一年舉人，榜發

已先卒。海珊潛心理學，主會通程、朱、陸、王之說。著有《小安樂窩詩一卷，文四卷，日記一卷》及《喪禮問答一卷，火攻秘錄一卷》（均清史列傳）。

【張洽】³⁸¹⁶元德，宋——一六一至一二三七臨江清江人。卒年七十七。少穎異。從朱熹學，六經傳注而下，皆澈底研討。第嘉定進士。授松滋尉。知永新縣。通判池州，皆有善政。累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因疾致仕。卒。諡文憲。洽著作頗多，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及《文集》（均宋史本傳）。

【張祥鸞】³⁸²⁵道卿，別號虛齋，明——一五七三頃金壇人。一五五九年進士。官至雲南府知府。祥鸞工詩，多與嘉靖七子相往還。有《華陽洞稿》二十二卷。

【張裕釗】³⁸²⁶濂卿（一作廉卿），清——一八二三至一八九四湖北武昌人。卒年七十二。一八五一年恩科舉人。官內閣中書。主講武昌經心書院。研究訓故，專主音義。裕釗善書，工古文，著有《濂亭文鈔》（一作《濂卿文集》）及《左氏服賈注考證》、《今文尚書考證》等。

張

【張九一】⁴⁰⁰¹助甫，號周田，明——一五六八頃新蔡人。一三五三年進士。與余德甫（曰德）、張肖甫（佳九）稱「三甫」，或加魏順甫（裳）稱「四甫」。官湖廣參議。累至右僉都御史，巡撫甯夏。九一詩高華雄爽，振宕不羈，有《綠波樓詩集》十四集。

【張九齡】²（一名博物），子壽，唐——六七三至七四零韶州曲江人。卒年六十八。七歲知屬文。景龍初，擢進士，遷右拾遺。張說甚愛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開元中，徵拜同平章事。中書令。玄宗生日，百僚多獻珍異，惟九齡進《千秋金鑑錄》，具陳前古廢興之道，帝賞異之。帝欲相李林甫，九齡曰：「恐異日為社稷憂。」帝不聽。林甫既相，引牛仙客為尚書。預政事。九齡持不可，帝不悅。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卒。諡文獻。九齡著有《文集》二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張九成】⁵子韶，宋——一零九二至一一五九。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卒年六十八。游京師，從楊時學。一三二二年廷對第一。授鎮東軍簽判。累官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因與秦檜不和，謫居安南軍。在安南十

文——一九一九

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自號橫浦居士，亦稱無垢居士。槍死，起知溫州。後丐祠歸，數月而卒。寶慶初（一二二五年）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著有橫浦集二十卷及孟子傳。

【張九鐔⁸¹】竹南，號荅湖清。一七六四頃湖南湘潭人。張九鑑之弟。一七七八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館中，以著宿推之內行敦篤，居京師二十二年，蕭然一身，應官外，但閉戶著書。九鐔之詩，春容大雅，自然名貴，尤達於經學。所著有筌雅堂集（清史列傳）。

【張九錢⁸³】度西，號紫峴清。一七二一至一八零三湖南湘潭人。卒年八十三。生有異稟，七歲能詩，九歲通十三經及史鑑大略。一七六二年順天鄉試舉人。歷宰南豐、峽江、南昌，以母憂歸。服闋，歷保昌、海陽、偃、鞏縣。所至有治聲。尋以海陽案牽連落職，徧遊嵩洛，偃、鞏間。舉生平磊落抑塞之氣，一洩之於詩。畢沅重其名，迎之節署，集名流為東坡生日修祀。酒再巡，九錢援筆為長歌，四座歎服。晚歸滋潭，主昭潭書院。九

錢詩文宏博，才名震一時。詩學太白，得其真氣，落想浩然。年十三登采石磯賦長歌，人呼為太白後身。又嘗為「良鄉居民賈戶作凱旋勝帖千餘紙，一夕而就。所著有陶園文集八卷，詩集二卷，詩餘二卷，歷代詩話四卷，及晉南隨筆、峽江志、偃師志、永甯志、鞏縣志。（均清史列傳）。

【張九鍵⁸⁵】石園清。一七六二頃湖南湘潭人。張九錢之弟。一七四一年舉人。官直隸隆平知縣。九鍵工詩，著有漱石園詩集。（清史列傳）。

【張九鑑⁸⁸】橘州清。一七六三頃湖南湘潭人。張九鍵之弟。一七八七年進士官至四川川東道。性伉直，嘗發夔州知府侵蝕關稅狀，尋引疾歸，築園曰退谷。九鑑工詩，在諸昆季中能自樹一幟。所著有退谷詩鈔。（清史列傳）。

【張大受⁴⁰³⁰】日容清。一七一頃江蘇長洲人。生有異才，通經史百家。少從學於朱彝尊，為彝尊、汪琬、韓茨所重。世居吳郡匠門，喜誘掖後進，四方造門請業者無虛日。臨川李紱微時，客遊吳中，大受奇其才，

獎勵逾格，卒成一代名賢。聖祖南巡，嘗召至御舟賦詩，因宣入纂修館。一七零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奉命督學貴州，教諸生讀書之法，風氣為一變。世宗聞其名，詔留任。旋卒。大受善詩古文，尤工駢體，清新獨出。著有匠門老屋集三十卷。清史列傳。

【張大受詩選】一卷。清長洲張大受撰，商丘宋舉選。有康熙原刊本，在江左十五子詩選內。

【張大復】²⁸星期，一字心其，號寒山子，清——一六五三頃蘇州人。居閭門外寒山寺，粗知書，好填詞。性淳朴，不治生產，亦頗知釋典。大復所作傳奇，多至二十三種，為如是觀、醉菩提、海潮音、釣魚船、天下樂、井中天、快活三、金剛鳳、獬鏡緣、芭蕉井、喜重重、龍華會、雙節孝、雙福壽、讀書聲、娘子軍、小春秋、天有眼、發琅釧、龍飛報、吉祥兆、癡情譜及紫瓊瑤。新傳奇品評其為「去病用兵，暗合孫吳」。

【張大素】⁵唐——六六七頃魏州繁水人。龍朔中，（六六二年左右）歷東台舍人，兼修國史。卒於懷州。

長史。大素著有後魏書一百卷，隋書三十卷，及文集十五卷。（舊唐志作十卷。此從新唐志）

【張太和】⁴⁰³⁰號展山，明——一五八二頃錢塘人。善為曲，著有傳奇紅拂記一本。（曲錄）敝紅拂奔李靖故事，極為湯顯祖所賞。

【張太初集】³八卷。明張汝元撰。其七言短歌，間有作意，而陶冶未精，他體則更減色。

【張友正】⁴⁰⁰⁴唐——九零零頃人。能詩，著有雜稿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張友書】⁵靜宜，清丹徒女子。有工餘吟草、海鷗吟草詩詞集各三卷，見丹徒縣志。

【張士元】⁴⁰¹¹翰先，（一作翰宣）號蘆江，清——一七五五至一八二四江蘇震澤人。卒年七十一。七八八年舉人。性耿介恬淡，授以教諭，不就。館大學士董誥第中，誥待之頗厚，多所規諍。後浙撫阮元聘主諸暨書院。晚歲歸老爛谿之上，以著述自娛。士元好為古文，辭師震川，歸有光氏。與王芑孫、秦瀛、陳用光以古文相研究，尤為姚鼐所激賞。所著有嘉樹山房集二十

二卷。(清史列傳)

【張士登¹²】號瀟湘仙史，清——一八零八頃人。著有

三分夢全傳（一名醒夢錄）十六回。（中國通俗小

說書目）

【張堯同⁴⁰²¹】宋一二七零頃秀水人。著有嘉禾百詠

一卷。

【張希復⁴⁰²²⁷】繼善，唐——八一零？至八五零？常山

人。他的事蹟多不可考，我們只知道他是段成式的

朋友，曾做過集賢校理和學士。他的詞也只存閑中

好一首。

【張希良³】石虹，清——一七零零頃黃安人。一六八

五年進士官翰林。歷左右春坊贊善，纂修三朝國史，

一統志，明史，春秋講義類函。累官侍郎，督學浙江，致

仕歸。希良工詩文，尤湛深古學。著寶宸堂集四卷，及

春秋大義，宋史刪，文章翰海，格物內外編等。

【張南湖詩詞存⁴⁰²²⁷】清道光間張應蘭撰。

【張南湖詩存⁴】一卷，附詞存一卷。清金匱張應蘭

撰。有排印本。

【張南湖詞存⁰⁷】一卷。清金匱張應蘭撰。有排印本，附張南湖詩詞存後。

【張南湖旅懷小草⁰⁸】一卷，補遺二卷。清金匱張應蘭撰。有排印本。

【張南莊⁴】號過路人，清——一八六八頃人。著有何典十回，一名十一才子書鬼話連篇錄，（中國通俗

小說書目）陳詩仁爲之評。

【張南史⁵】季直，唐——七四九頃幽州人。工弈棋，神算無敵。常幅巾藜杖，出入王侯之宅者十年。中有所

感，始苦節學詩，數年便有所成，氣象沉雄，人所莫及。

肅宗時，任至左衛倉曹參軍。後避亂居揚州揚子。雖

平，再召未及赴而卒。南史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

藝文志）

【張志和⁴⁰³】始名龜齡，字子同，唐——七八零頃婺州金華人。十六擢明經。嘗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

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

赦還，以親喪不復仕，隱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亦號

玄真子。兄鶴齡恐其遁世，爲築室越州東郭，茅茨數

椽，花竹掩映。觀察使陳少游頻往候。帝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嘗與陸羽爲顏平原食客。善畫山水，紙筆即就，自撰漁歌，便又畫之。憲宗圖真求其歌，詩不能致。李德裕嘗以比之嚴光。志和嘗著大易十五篇，玄真子二卷，并詩歌傳於世。他的漁歌後世用爲詞調之一體，故被推爲詞家之祖。

【張志和詞】其漁歌子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詞爲七絕之變，第三句作六字折腰句。按志和所作，共五首，詞綜錄其二，餘三首見尊前集。唐人歌曲皆五七言詩，此漁歌子既與七絕異，或就絕句變化歌之耳。因念清平調，陽關曲，舉世傳唱，實皆是清平調。後人假作者，鮮陽關曲，則頗有摹效之者，如蘇東坡小秦王詞，四聲皆依原作，蓋音調存在，不妨被以新詞也。至此詞音節，或早失傳，故蘇東坡增句作浣溪紗，黃山谷增句作鷓鴣天，不得不就原詞，以叶他調矣。378

【張女士貞孝集】清女子張玉麟撰。

張

【張女四弦】樂府相和歌四弦曲篇名。

【張嘉貞】⁴⁰⁴⁶以字行，唐——六六六至七二九蒲州猗氏人。卒年六十四。能詩，以五經舉，補平鄉尉。武后召見，與語大悅，擢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開元中，拜中書令。後出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將行，上自賦詩，召百僚出餞於上東門外。嘉貞至州，於恆嶽廟中立頌，自爲文書石，累封河東侯。卒，諡曰恭。

【張吉】⁴⁰⁶⁰克修，號翼齋，亦號默菴，一號怡窩，晚號古城，明——一四五一至一五一八餘千人。卒年六十八。一四八一年進士官至貴州左布政使。屏絕人事，窮諸經及宋儒之書。古文平正通達，不雕章繪句。作有古城集六卷，補遺一卷。

【張壽卿】⁴⁰⁶⁴元——一二七九頃東平人。官浙江省掾。吏壽卿工作劇，有詩酒紅梨花（錄鬼簿）一種，今尚存。散曲未見。

【張去華】⁴⁰⁷⁷信臣，後晉至宋——九三八至一零零六開封襄邑人。卒年六十九。幼勵學，敏於屬詞，以蔭補太廟齋郎。建隆初（九六零年）始攜文遊京師，大爲

文——一——九二三

李昉所稱。明年舉進士甲科。拜秘書郎，直史館。累遷左司員外郎。歷掌河北轉運事。加陝州未行。著大政要錄三十篇以獻。詔書褒美。咸平二年（九九九年）累知蘇州。因疾求分司西京。在洛葺園廬，作中隱亭以見志。改工部侍郎致仕。為人善談論，尚氣節。嘗獻元元論，列置龍圖閣四壁。然不飾邊幅，頗為清議所貶。去華著有文集十五卷（宋史本傳）。

【張賁】⁴⁰⁸潤州人。唐八六七頃南陽人。登大中進士第。嘗隱于茅山。後寓吳中。與皮日休、陸龜蒙遊。唐末為廣文博士。賁所作詩，今存十六首（見全唐詩）。

【張來宗】⁴⁰⁹清——一六五三頃人。工作曲，著有櫻桃宴雜劇（曲錄）。

【張桓侯】⁴¹⁹¹⁶（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張樞】⁴¹⁹¹⁶斗南（宋詩紀事作字雲窗）號寄閑，宋

——一二五二頃西秦人。居臨安。善詞，子炎亦善詞。故

厲鸚論詞絕句有「羨殺時人號春水，源流故自寄

閑翁」之語。與陳允平、李彭老等相唱和。絕妙好詞

錄存他的詞六首。

【張韜】⁴²權六，自號紫微山人。清——一六八一頃浙江海甯人。嘗司訓烏程，與毛際可、徐倬、韓純玉、洪圖光諸人交往。其他事跡不甚詳。韜著有大雲樓詩文集，附茗溪唱和詩，響臻堂偶參續四聲猿傳奇，有毛際可等序。續四聲猿係仿徐文長四聲猿而作，為四個短劇合成。四劇為霸亭廟、蘆州道、木蘭詩及清平調。

【張韜曲】⁵所作有續四聲猿，自謂繼文長作者。自敘曰：「猿啼三聲，腸已寸斷。豈更有第四聲，況續以四聲哉。但物不得其平則鳴，胸中無限宰騷，恐巴江巫峽間，應有兩岸猿聲啼不住耳。徐生莫道我饒舌也。」一曰杜秀才痛哭霸亭廟。一曰戴院長神行蘆州道。一曰王節使重續木蘭詩。一曰李翰林醉草清

平調。霸亭廟新水令云：「俺則為主司頭腦太冬烘，嘆功名一場春夢，空教俺十年磨鐵硯，閃的人四海轉飄蓬。浪洒西風，禁不住窮途慟。」借杜默之哭，自

寫其胸臆而已。¹⁰

【張婉】⁴³⁴容甫，清太倉女子。有三省樓騰稿，見王祖

舍先妣行略。

【張載】⁴³⁵孟陽，晉——二八九頃安平人。性閒雅，博學有文章。傅玄見其所作濛汜賦，以車迎之，言談竟日，爲之延譽，由是知名。父收，官蜀郡太守。太康初，（二八零年左右）至蜀省父，道經劍閣，因著銘作誡。益州刺史張敏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起家著作郎，累官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又詩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亂方亟，無復進仕意，遂稱病篤，告歸，終於家。載著有文集七卷，（唐書經籍志作三卷，此從隋書志）傳於世。晉書本傳中載他的權論一篇，爲述志之作。文選中也有他的五言詩若干首。

【張載詩】載「詩」究竟居列何等，前人也沒有定論。劉勰說：「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才略）。鍾嶸說：「孟陽詩乃遠漸厥弟，而近超兩傳」（傅玄傳）——他們兩個已經互相衝突了。後代附和鍾說的人較多，同情劉說的較少。據我的意思，他們都是不行，即景陽也只能算得一個

「庸中佼佼」的人物。張載的詩竟沒有一首可以使人稱心滿意的，例如招隱詩，比較還是好的了。張載也曾做曹子建輩作過七哀詩二首，仿張平子作擬四愁詩四首，前人都是非常的稱贊他（擬四愁詩爲尤妙）——最通行的劍閣銘，在當時亦頗爲益州刺史張敏所奇，曾經表上武帝，奉命刻石於劍閣的。據藝文類聚，張載還有霖雨一詩，不過初學記則以爲是乃弟張協之物，姑付闕疑。

【張載】子厚，宋——一零二零至一零七七長安人。卒年五十八少時喜談兵事。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勸讀中庸，載尚以爲不足，又訪諸釋老，反而求之六經，曾與「二程」討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嘉祐間，舉進士第，爲祁州司法參軍，調雲巖令。熙寧初，（一零六八年）呂公著說他有古學，得召見，以爲崇文院校書。未幾，屏居南山之下，終日危坐一室，與諸生講學。呂大防薦知太常禮院，以疾歸。中道疾甚，卒。後賜諡明公。因居郿縣橫渠鎮，世號橫渠先生。載的學說，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極。

著有崇文集十卷（文獻通攷）及易說、正蒙、西銘等。

【張載詩論】我們論到道學家之詩論，先須注意到幾個特殊之點：（1）不重在作詩而重在知詩或論詩。（2）其於作詩亦不重雕琢而重在自然。（3）其於知詩論詩又不重在作法，不泥於體製而重在原理的根本的探索。這三點是道學家對於詩的態度。所以有時推到極端，也不作詩，也不論詩，而重用詩。北宋時，張載、邵雍與二程恰恰可以代表這三方面。張載重在知詩，二程主於用詩，而邵雍則不廢吟詠，所以又頗論及作詩的態度。知詩之說，大抵出於孟子論詩之緒餘，固然不是當時道學家的特見。然而道學家亦頗能發揮，頗能補充。孟子說：「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這種說法，經漢人一用，便成爲穿鑿附會。他們以爲惟委曲解詩，才爲以意逆志。這不能不說是漢儒的錯誤。宋人解詩與漢儒異，但其所用的方法，也仍是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用同樣的方法，而有不同的結果，這又是什麼原因呢？這在張載經學理窟

一詩書條中說得好：「古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原來漢、宋儒者的解詩，同樣用以意逆志的方法，不過一則艱險求之，一則平易求之而已。漢人以艱險求詩，所以多穿鑿；宋儒以平易求詩，所以又一反漢人的見解。說是鑿空，同樣的是鑿空。後來清儒只知揚漢抑宋，於漢人所說則闡揚之不遺餘力，而巧爲圓說；於宋人所言則排斥之不遺餘力，而詆爲臆說，真不免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了。真不能驚詫於泥古之見之入人之深了。孟子又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這些話經漢人一用，於是有詩譜。詩譜說明詩的時地關係，本沒有什麼壞處，可是詩譜的根據，是在於詩序。詩序所言既未能盡信，則詩譜所說，雖欲求知源流清濁之所處與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恐亦不免錯誤了。宋人解詩雖也用同樣的方法，便不是這般拘泥求之。他說得很通達，他只言其大概而不鑿指事實，所以較鮮流

弊。張載經學理窟二禮樂條中有云：「鄭衛之音自古以爲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淨，其地土若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惰弛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能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墮，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也。」他從一般人的稟賦方面說，他從一般人的氣質方面說，以環境論詩，以氣質論世，當然不會有漢儒穿鑿之弊了。

【張棧】敬夫，一字樂齋，宋——一三三至一一八零廣漢人，遷居衡陽，張浚之子。卒年四十八。穎悟夙成。長師胡弘，弘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累官吏部侍郎，右文殿修撰。棧坦蕩明白，表裏洞然，尤嚴於義利之辨。卒，諡宣，學者稱南軒先生。棧著有南軒集四十四卷，又有南軒易說。癸巳論語解。癸巳孟子說。伊川粹言等。

【張榕】子大，一字樸園，清——一六九一頃磁州人。一六七六年進士，授編修。視學江南，衡鑑精審，凡

所識拔，皆能文之士。三十五年，奉命祭告，登泰山，歷東鎮，沂山，東海，往返凡四閱月。三十九年，以內閣學士預治河之役，凡四年，始召還，兼禮部侍郎。四十三年，致仕歸里。

【張協】景陽，晉——二九五頃安平人，張載之弟。少有俊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祕書郎，累官至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其時天下已亂，偏地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以屬詠自娛。永嘉初（三零七年左右）復徵爲黃門侍郎，托疾不就，終於家。協著有文集三卷（唐書經籍志作二卷，此依隋書注）他的名作七命，見晉書本傳及文選，還有許多五言詩，可在各種選集中見到。

【張協詩】鍾嶸列協詩於上品，且謂：「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疊疊不倦。」平情酌理，張協詩雖然比不上，但也算得潘陸之羽翼，三張之冠冕了。其作品如詠史雜詩等篇，都是常常被稱爲名章雋句。

的。600

⁴⁴¹⁰⁴

【張楚】野夫，元一二九四頃邯鄲人，張之翰之子。官翰林學士。楚工詞，著有古山樂府，亦作古山樂府。二卷。補遼金元藝文志。

【張楚詞】著有古山樂府二卷。臨川李長翁序之云：僕遊京師，古山張公一見，招置館下，燈窗雪案，披

誦公所著樂章，湛然如秋空之不雲，燁然如春華之

照谷，淒然如猿啼玉澗，昂然如鶴唳清霄，砉然如庖

丁鼓刀，翩然如公孫舞劍，千變萬態，意高語妙，真可

與蘇辛二公齊驅並駕。

【張蓋】覆輿，一字命士，明一六四四頃直隸永

年人。諸生，少敦氣節，以能詩聞。明亡後，得狂疾，築土

室村外，閉戶絕人跡。歲時但一出拜母，雖妻子亦不

一見。飲酒醉，輒痛哭。申涵光殷岳至，則延入土室，接

談甚洽。久之，狂甚而卒。蓋尤工五言詩，兼精草書。其

詩哀憤異常，多自毀其稿。申涵光輯其遺詩，得百篇。

【清史列傳】

【張翥】仲舉，元一二八七至一三六八晉甯人。

⁴⁴¹²

卒年八十二。嘗從學於李存，受詩法於仇遠。至元初

（一三三五年）有以隱逸薦，召為國子助教，分教

上都。尋退居淮東。會修宋、遼、金三史，起翰林國史院

編修官。累遷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加河南行省平章

政事，給俸終身。學者稱蛻菴先生。翥著有蛻菴集五

卷，蛻菴詞二卷，又嘗記兵興以來死事諸人作忠義

錄。（元史本傳）

【張翥詩】翥詩法受於仇遠，得其音律之奧。其詩

清圓穩貼，格調頗高。近體長短句極為當時所推，然

其古體亦伉爽可誦。詞多諷諭，往往得元白、張王之

遺。王漁洋居易錄曰：蛻庵元末大家，古今詩皆有法

度，無論子昂、伯庸輩，即范德機、揭曼碩，未知伯仲何

如。其論當矣！

【張翥詞】翥幼從父官於杭，與貞居子張伯雨俱

學於仇山村之門，故其詞筆俊雅不凡，足繼白石、梅

溪、草窗、玉田諸公之後。

【張藻及畢氏女媼】袁簡齋曰：「古陶太尉歐陽

少師之母，俱以教子顯名傳千古，然兩母之著述不

少師之母，俱以教子顯名傳千古，然兩母之著述不

傳；即宣文夫人，講解經義，幾與孔子并稱，而詠吟亦無間焉；近惟畢太夫人兼而有之。」夫人名藻，姓張氏，字子湘，青浦人，鎮洋畢沅之母也。幼承母教，通達知大義，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其子沅巡撫陝西，作詩以箴之，訓詞深厚，不減顏氏。隨園詩話所謂「長安父老，但稱尚書之賢太夫人」者也。著有培遠堂詩集行世。于湘詩清真淡逸，品致絕高，蓋其胸懷自異於尋常婦女也。又有抵署三首，明白如話，所謂「白樂天詩老嫗都能解」也。于湘母英憲，號蘭谷，有詩才，著有挹翠閣詩鈔。于湘女畢汾，字素溪，號佛繡，秋帆之女弟也，香咳集載其簡駱佩香夫人一首，亦極淡逸。素溪姪女慧，字智珠，號蓮汀，秋帆之長女也。亦工詩，著有遠香閣吟草，詩筆極蕙秀之致。智珠又有送春踏青兩詞，人爭傳誦，蓋其詞句清新，婉麗嫵媚，固足以動人也。畢秋帆家，一門能詩，自張于湘以下，閨閣皆工吟詠，其側室張絢霄，號霞城，著有綠雲樓詩編，清麗芊綿，尤工體物。秋帆側室有二，一周月尊，字猗香，一即張霞城，均以能詩名。霞城後以子

貴受封，猗香晚年，遊跡入天台山尼庵，其境蓋亦若矣。1026

4421
【張莊僖文集】五卷。明張永明撰。其文平實質樸，不尚雕華，而多有有用之言。有刊本。

44227
【張薦】孝舉，唐——七四四至八零四深州陸澤人，張鷟之孫。卒年六十一。敏銳有文辭，專治周官。左氏春秋，占對詳辨，為顏真卿歎賞。大曆中，李涵薦任史官。代宗、德宗時，充史館修撰，為裴延齡所忌。三使回紇，回鶻吐蕃累官御史中丞。卒，諡憲。薦著有文集三十卷，及靈怪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

44227
【張蘭英討嫁粧】蘇州流行俗曲。木刻本。

443
【張燕公集】唐張說撰，凡二十五卷。說，字道濟，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糊名考較，說所對第一。玄宗時，遷中書令，封燕國公。說敦氣節，立然諾，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為宗臣。朝廷大速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

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篇之。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云。按新唐書張說本傳，稱其文章，典麗宏贍，當時與許國公蘇頲並稱，號曰「燕許大手筆」。唐書藝文志，載張燕公集三十卷。今所傳之本，祇有二十五卷。然自宋以後，諸家著錄，並同此說，則其五卷的遺佚，已很久了。清四庫所收本，集首有永樂七年伍德記一篇，內稱：「兵燹之後，散佚僅存，錄而藏之。」至嘉靖年間，其子孫始爲梓行，而僞舛特甚。又參考「本傳」及唐文粹，文苑英華諸書，其文不載於集者尚多。後又旁加搜輯，於集外得「頌」一首，「箴」一首，「表」十八首，「疏」二首，「狀」六首，「策」三首，「批答」一首，「序」十一首，「啓」一首，「書」二首，「露布」一首，「碑」四首，「墓誌」九首，「行狀」一首，凡六十一首，都依類補入，而原集的目次錯誤者，亦詮次更定，仍分爲二十五卷，庶幾復成完本了。又按張說嘗與徐堅評論並世的文章，彼以爲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

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栝玉學，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稱爲篤論。然諸人的文章，現今傳於世的，祇有張九齡可和燕許兩家相埒。大抵唐初諸文家，乘六朝之後，文好偶儷，「四傑」的著作，便都如是。至於燕許二人之文，雖稍近雅正，而駢儷之習，猶未能祛除，這也許是風習使然罷！有明嘉靖丁酉伍氏龍池草堂校刊本。明高叔嗣刊與曲江集合刊本，不全。聚珍本，多文六十一篇。顧千里家有三十卷鈔本，係由朱竹君家宋刊本轉鈔。劉燕亭有宋刊唐三十家文集，如二張權載之會昌一品集等，皆足本，係劉公勳藏書。並有元翰林國史院官書長印，闕覆本，江西刊本。TNTA

本 TINTA

4440

【張孝嵩】仲山，唐——七七頃南陽人。官河東節度使，南陽郡公。孝嵩著有文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張孝祥】安國，宋——一二九左右至一一六六左右歷陽烏江人。卒年三十八。讀書過目不忘，下筆

頃刻數千言。一一五四年試策擢第一。累官集英殿修撰。歷知平江、靜江、荆南，皆有聲績。惟金人渡江時，張浚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之說，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孝祥文章過人，尤工韻文。著有于湖集四十卷，于湖詞一卷。（直齋書錄解題）

【張孝祥詞】孝祥之詞，最爲世重，時人推論之者至矣！陳季陸且許之爲全才，比之以孔聖，其說云：「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才之難全也，豈前輩猶不免耶？紫微張公孝祥，姓字風雷於一世，辭彩日星於郡國。其出入皇王，縱橫禮樂，固已見於萬言之陸對；其判花視草，演絲爲綸，固已形於尺一之詔書。至於託物寄情，弄翰戲墨，融取樂府之遺意，鑄爲毫端之妙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散落人間，今不知其幾也。比游荆湖間，得公于湖集，所作長短句，凡數百篇，讀之冷然灑然，真非煙火食人辭語。予雖不及識荆，其瀟散出塵之姿，自在如

神之筆，邁往凌雲之氣，猶可以想見也……一日鳳鳥去，千年果木摧，予深爲工惜也！」（于湖先生雅詞序）湯衡以爲于湖之詞，實與東坡同一關鍵，夷考其原，蓋由三湖七澤之地，「自屈賈品題以來，唐人所作，不過柳枝竹枝而已，豈以物色分留我公，要與大江東去之詞相爲雄長，故建牙之地，不於此而於彼也歟？衡嘗獲從公遊，見公平昔爲詞，未常著稿，筆酣興健，頃刻即成，初若不經意，反復究觀，未有一字無來處，如歌頭、凱歌、登無盡藏、岳陽樓諸曲，所謂駿發踔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于湖詞序）試讀「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動，悄邊聲，暗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殫腥。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鏗。盡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千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騁，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六州歌頭）此調或有分作三疊者。

亦羶腥止，第一疊且休兵止，第二疊以下第三疊。當時臣民，矢志以恢復山河爲念，激昂慷慨，人有同情。孝祥捉住這點同情以爲其詞的生命，無怪乎在建康留守席上賦此歌闕時，韓魏公竟爲罷席而入也。（事見朝野遺記）又寄湖南安撫劉舍人凱歌云：「猩鬼背篁竹，玉帳夜分弓。少年荆楚劍客，突騎錦襜紅。千里風飛雷厲，四校星流慧掃，蕭斧挫春蔥。談笑青油幕，日奏捷書同。詩書帥，黃閣老，黑頭公。家傳鴻寶，祕略小試不言功。問道喜書頻下，看印沙堤歸去，帷幄且從容。君王自神武，一舉朔庭空。」（水調歌頭）汪德邵作無盡藏樓於棲霞之間，取玉局老仙遺意，孝祥既登其樓，並爲賦云：「淮楚襟帶地，雲夢澤南州。滄江翠壁佳處，突兀起紅樓。憑仗史君胸次，爲問仙翁何在，長嘯俯清秋。試遣吹簫看，騎鶴恐來遊。欲乘風，凌萬頃，從扁舟。山高月小，霜露既降，凜凜不能留！一弔周郎羽扇，尚想曹公橫槊，興廢兩悠悠。此意『無盡藏』分付水東流。」（水調歌頭）又過岳陽樓作云：「湖海倦遊客，江漢有歸舟。西風千

里送我，今夜岳陽樓。日落君山雲氣，春到沅湘草木，遠思渺難收。徒倚欄杆久，缺月掛簾鉤。雄三楚，吞七澤，隘九州。人間好處，何處更似此樓頭。欲吊沉累無所，但有漁兒樵子，哀此寓離憂。回首叫虞舜，杜若滿芳洲。」（同上）以上是湯衡指爲「駿發蹕厲，寓以詩人句法」之詞者。然魏了翁云：「于湖有英姿奇聲，著之湖湘間，未爲不遇。洞庭所賦，在集中最爲傑出。」（念奴嬌跋語）詞云：「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裏俱澄澈。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應念嶺表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鬢蕭疎襟袖冷，穩泛滄溟空闊。盡吸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爲賓客。叩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醉韻醇秀，全無少許粗獷之味，實爲難能。王壬秋以此詞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覺東坡水調猶有塵心者，雖屬過譽，正亦識其詞者之言也。孝祥詞之豪放，質量均不減蘇東坡。若送張魏公那樣的慷慨：「擁貔貅萬騎聚千里，鐵衣寒。正玉帳連雲，油幢映日，飛箭天山。錦城起方面，

重對籌壺，盡日雅歌閑。休遣沙場虜騎，尚餘匹馬空還。」（木蘭花）在長調中，沒處不有其表現。小令中如荊州約馬舉先登城樓觀塞之作，算是很能代表此意的了。「霜日明霄水蘸空，鳴鞘聲裏繡旗紅；澹煙衰草有無中。萬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濁酒戍樓東；酒闌揮淚向悲風。」（浣溪沙）如此風格，真湯衡所謂「自仇池（東坡仇池筆記）仙去，能繼其軌者，非公其誰哉？」1009

【張孝忠】⁵正臣，宋——一一八二頃歷陽人。工詞，著有野逸堂詞一卷。（文獻通考）

【張苗頃】⁴⁴⁴²唐開寶間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張華】⁴⁴⁵⁰茂先，魏至晉——二二二至三零零，范陽方城人。卒年六十九。少孤貧，自牧羊。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著鷓鴣賦，阮籍見之，以為有王佐之才。魏初，舉太常博士。入晉，為中書令，拜黃門侍郎。時將伐吳，論者多疑，獨華以為必克。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決定廟算。吳平，封廣武侯。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趙王倫之變，為孫秀等所害，夷三族。卒之日，家無餘

資，惟有文書溢几篋。華不但曾作賦，亦善作五言詩，長於言兒女之情，有文集十卷。（隋書、唐書經籍志）他生時有博物洽聞之稱，通圖讖，多覽方技書，能識災祥異物，故著博物志四百卷，進於武帝。帝令芟截浮疑，分為十卷。今其書猶存。

【張華詩】張華頗好做官，以至於死而不悟，雖有雅愛書籍，家無餘財之長，終是無補於其過失的。因其官與太濃，所以好作典策堂皇的文章；因其官路亨通，所以他在詩裏勝處都表現其自得之度。這就是鍾嶸之所以錄之為中品，而劉勰才略之所以說「張華短篇，奕奕清揚」之故了。張華的五言大都工緻，惟四言詩與左張等蹈同一覆轍，大抵由於風會趨尚所致歟？詩品曰：「晉司空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這就是鍾嶸對於張華詩歌的估價了。1009

張

【張英】⁴⁴⁵³敦復，號樂圃，明至清——一六三七至一七零八安徽桐城人。卒年七十二。一六六七年進士。以

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禮部尚書，兼管翰林院詹事府。先後歷充國史一統志、淵鑿類函、政治典訓、

平定朔漢方略總裁官。三十八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再以老病乞休，准原官致仕。瀕行，賜宴

暢春園，並御書篤素堂匾額贈之。卒，諡文端。英生平酷好看山種樹，著作有篤素堂詩集七卷，素篤堂文

集十卷，存誠堂應制詩四卷，存誠堂詩集二十五卷，共四十六卷。又有恆產瑣言、聰訓齋語等。

【張昔】⁴⁴⁶⁰¹唐大曆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若虛】⁴⁴⁶⁰⁴唐——一頃揚州人。工詩，與賀知章、張旭、包融齊名，號「吳中四士」。仕為兗州兵曹。若

虛詩今僅存二首（全唐詩）但他的春江花月夜，幾乎沒有一個中國文人不曾讀過。是詩有將春江花

月夜五字散入詩中（春字四，江字十二，花字二月，字十五，夜字二）迴環吟誦，有一種說不出的妙處，一加詮釋，便失神味。

【張莒】⁴⁴⁶⁰⁶唐長山人。登進士第，官吏部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世漳】⁴⁴⁷清——一六五三頃人。工作曲，著有玉麟記傳奇（目錄）。

【張世南】⁴（文獻通考作士南）光叔，宋——一二二五頃鄱陽人。與劉過、高九萬、趙蕃、韓流諸人遊。嘗

官於闕之永福。世南所著游宦紀聞十卷，多記雜事舊聞，為說部佳本之一。

【張桂】⁴⁴⁹¹⁴惟月，號竹山，宋——一二七九頃成紀人。工詞，有集曰漸稿。

【張蘊古】⁴⁰¹⁷唐——？至六三八左右相州洹水人。性聰敏，博涉羣書，善綴文，強記憶，尤曉時務，為州閭所

稱。自幽州總管府記室，直中書省。太宗初即位，上大寶箴，以諷。太宗嘉之，賜束帛，除大理丞。有河內人李

孝德，以風疾語妖狂，蘊古究其獄，謂癩病不當坐治。御史權萬紀，勤其情，縱。太宗大怒，令斬于東市，尋悔

悟，因下令自后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以免冤誤。【張棟】⁴⁶伯任，一字可菴，明——一五九二頃崑山人。

一五七七年進士。官給事中。嘗請蠲度田虛賦；吳中白糧爲累，疏請令民出資助漕舟附載，爲政府所格，遂乞歸。尋起兵科給事中，出巡固原，單騎歷險，盡得邊事虛實。棟著有可菴書牘十卷。

【張旭⁴⁶⁰】廷曙，明——一四八八頃休甯人。一四七四年舉人，累官孝豐、伊陽、高明三縣知縣。旭爲詩長於集句，著有梅巖小稿三十卷。

【張旭⁴⁶¹】唐——七一頃蘇州吳人。工詩，與賀知章、張若虛、包融號「吳中四士」。嗜酒，善草書，每醉後號呼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世呼爲張顛。初任爲常熟尉，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公孫大娘舞劍器，乃盡其神。時以李白歌詩、旭草書及裴旻劍舞爲三絕。

【張旭⁴⁶²】觀公孫大娘舞劍——一本清黃兆森撰雜劇。直夫，元——一二八四頃東陽人。曾爲學

官。觀光著不屏巖小稿一卷，格意清淺，而吐屬婉秀。【張均⁴⁷¹】唐——七四頃河南洛陽人。張說之長子。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後

襲燕國公，累官刑部尚書。坐事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安祿山反，受僞命爲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聞而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均著有文集二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張起巖⁴⁷⁸⁰¹】夢臣，元——一二八五至一三五三禹城人。卒年六十九。博學有文，善篆隸書。延祐進士第一。歷遷侍御史，燕南廉訪使，搏擊豪強，不少寬貸。入翰林爲承旨，充修遼、金、宋三史總裁官。史成，年六十五，遂告老歸。後四年卒。謚曰文穆。起巖著有華峯漫稿、華峯類稿、金陵集等若干卷（元史本傳）藏於家。

【張超⁴⁷⁸⁰⁶】子並，漢——一九零頃河間鄭人。有文才。中平元年（一八四年）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爲別部司馬。超著有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又善草書，妙絕一時。

【張翰⁴⁷⁸¹¹】季鷹，魏至晉——約二五八至三一九，問吳郡吳人。張儼之子。卒年五十七。有清才，善屬文，縱任不拘，時號爲「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菘菜、蓴羹、鱸膾，遂命駕歸。性

至孝，遭母喪，哀毀逾恆。翰著有首邱賦等文章數十篇，爲文集二卷。《隋書經籍志》：季鷹放縱不拘，或云：「君可縱適於一時，何不計身後名？」答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季鷹與顧彥先爲友，彥先喜彈琴，及死，家人以琴置靈牀上，季鷹往弔，登牀，鼓琴數曲，撫琴云：「顧彥先，頗復賞此音否？」言罷，大慟，不與孝子告辭而別。〔1038〕

【張敬忠】⁴⁴⁶唐開元中爲平盧節度使。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張松獻地圖】⁴⁸⁹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鼓詞》大成書局石印本。

【張妙靜】⁴⁴⁹惠蓮，明錢塘女子。居姑蘇春草樓，號自然道人。有和鐵厓西湖竹枝詞云：「憶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在，怕見花間雙蛺蝶。」蟬精雋。一：張妙靜善詩，曉音律，晚居姑蘇春夢樓，有竹枝詞云：「以詩觀之，曹乃處子之言，公羊氏所謂獨有童心也。張則拳拳舊主，熱心不二，其操亦可尚焉。」〔1041〕

【張中孚】⁵⁰⁰⁶信孚，宋至金——零九六左右至一一五四左右安定人。卒年五十九。在宋以父任補承節天會間，降金，授鎮洮軍節度使。累官南京留守，封崇王。未幾卒。中孚喜讀書，自號長谷老人，與弟等皆能書翰。有三谷集。〔中州集〕

【張中孚詞】其蕩山溪一詞，極爲悲慨淋漓。詞云：山河百二，自古關中好。壯歲喜功名，擁鞍雕裘繡帽。時移事改，梗萍落江湖，聽楚語，厭蠻歌，往事知多少。蒼顏白髮，故里欣重到。老馬省曾行，也頻嘶冷烟殘。照終南山色，不改舊時青。長安道，一回來，須信一回老。〔4〕

【張中和】²⁶介石，清——一六九二頃人。爲禪宗曹洞宗第三十七傳弟子。工曲，嘗演六祖事蹟，名曰西來記傳奇。〔曲海總目提要〕

【張聿】⁵⁰⁰⁷唐建中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張夫人】⁵⁰⁰⁸唐楚州山陽女子。戶部侍郎吉中孚妻。能詩。傳五首。

【張擴】⁵⁰⁰⁸彥實，一字子微，宋——一二二頃德興人。

工詩，詞采清麗。一零一四年左右進士。授國子監簿，遷博士，調處州工曹，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尋充館職。南渡后，歷中書舍人，為著作郎時，秦檜賞其詩，遷擢左史，再遷而學外制所交如曾慥、朱翌、呂本中輩，皆一代大家。擴著有東窗集四十卷，詩十卷。（宋史藝文志）

【張泰】⁵⁰¹亨父，明——一四三六至一四八零太倉人。

卒年四十五。一四六四年進士官至翰林院修撰。早卒。泰為人恬淡，獨喜為詩。初與李東陽齊名。又與陸鈞、陸容齊名。號婁東三鳳。著有滄洲集十卷。

【張惠言】⁵⁰³泉文，清——一七六一至一八零二江蘇

錢進人。卒年四十二。少受易，即通大義。年十四，為童子師。一七九九年進士，改庶吉士，充寶錄館纂修官。六年散館。奉旨以部屬用。朱江奏改翰林院編修。卒于官。惠言貌清癯，眉作青紺，少為詞賦，嘗擬揚雄、司馬相如之文及壯，又學韓、歐，其學深于易、禮。又工篆書。著有茗柯文五卷，詞一卷，及闡發易義之書九種，禮書二種（均清史列傳）

張

【張書紳】⁵⁰⁶南薰，清——一七三六頃山西人。著有新說西遊記一百回（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張表臣】⁵⁰⁷正民，宋——一一二六頃人。官右承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紹興中，終於司農丞。表臣著有珊瑚鈞詩話三卷。其書雖以詩話為名，然多及他文，間涉雜事，不盡論詩之語。

【張耒】⁵⁰⁹⁰⁰文潛，宋——一零五二至一一一二楚州淮陰人。卒年六十一。東都事略作年六十歲。此從宋史本傳。幼穎異，年十三，能為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累遷著作郎，史館檢討。紹聖初（一零九四年）知潤州，坐黨謫官。徽宗召為太常少卿，出知潁、汝二州，復坐黨籍落職。未

有雄材，尤長駢詞，誨人作文，以理為主。詩效長慶體，晚年務平淡，而樂府得盛唐之髓。投閒困苦，口不言貧，晚節愈厲。未所著文集，在南宋初，共有四本：一為十卷，一為三十卷，一為七十卷，一為一百卷，今僅存宛丘集七十六卷（文獻通考）又作有兩漢決疑及詩說。

【張耒詞】「耒有雄才，於騷詞尤長。從蘇軾遊，與黃庭堅、晁補之、秦觀、稱蘇門四學士。陳師道、李薦、後來，時又稱蘇門六君子。蘇、黃相繼沒，耒獨享老壽，就學者日衆。」（宋史本傳）嘗於十七歲時，作函閣賦，頗有聲譽。於詩尤爲擅長。自言以黨人之故，坐是廢放，每作詩以寓意焉。由宋以來，評者咸稱其詩，咸謂耒詞無足述者矣！然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曰：元祐中文潛、在秘閣上巳日，集西池，有句云：「翠浪有聲黃繖動，春風無力綠旌垂。」少游云：「簾幕千家錦繡垂。」同人笑曰：「又將入小石調也。」（因文潛有大石調風流子，故以此譏之。）是則時人對於張耒之詞，未嘗不無推重之意焉。文潛官許州時，喜營妓劉氏，爲作少年遊云：「含羞倚醉不成歌，纖手掩香羅。假花映竹，偷傳深意，酒思入橫波。看朱成碧心迷亂，翻脈脈，欲健蛾。初見時稀，隔別多，又春晝愁奈何。」其後去任，又爲秋蕊香寓意云：「簾幕疎疎風透，一線香飄金獸。朱闌倚徧黃昏後，廊下月華如晝。別離滋味濃如酒，令人瘦。此情不及牆東柳，春色年

年依舊。」元祐諸公皆有樂府，惟文潛僅見風流子及少年遊數詞，味其句意，不在諸公之下矣！胡仔之視張耒，較蔣更有過之。楊萬里謂肥仙所作，一於自然，四庫提要評其晚歲務爲平淡。耒亦嘗謂：「必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始可與言詞也。」（賀鑄東山樂府序）故張耒之詞，亦有北派之氣度焉。如鷓鴣天之類，即其例也。「傾蓋相逢汝水濱，須知見面過聞名。馬頭雖去無千里，酒盞纔傾且百分。諾得失，一微塵，莫教冰炭損精神。北扉西禁須公等，金榜當年第一人！」張耒著述甚富，人但祇知其有苑丘集七十六卷，非全書也。周紫芝太倉梯米集，謂未有柯山集十卷，又有張龍閣集三十卷，又有張右史集七十卷，又有譙郡先生集百卷，然皆湮落無聞，故胡應麟亦以未見全書爲恨事。（少室山房筆叢）至其詞集，尤少傳本。一千九百十二年春，劉毓盤先生從西湖文瀾閣中錄出耒詞十一首，計少年遊、秋蕊香、鷓鴣天、滿庭芳、鷄叫子各一首，風流子二首，減字木蘭花四首，名爲苑丘集。然後乃知鄭振鐸先生謂耒

詞僅風流子、少年遊、秋蕊香三種詞傳世之說甚妄矣！(1009)

【張秦亭詩集】⁵⁰⁹⁰⁴十二卷。清張丹撰。其古體宏逸可誦，特諸體未能悉稱，律詩尤不免率易。

【張秦亭集】²十三卷。補遺一卷。清錢塘張丹撰。有石甌山房刊本。

【張東亭別集】⁵⁰⁹⁰⁶一卷。清仁和張奕光撰。有康熙刊本。

【張東之】⁵⁰⁹⁰⁶孟將，唐—六二五至七零六襄州襄陽人。卒年八十二。少補太學生，涉獵經史，尤精三禮。為令狐德棻所重。六八九年以賢良召對策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忤武后旨，出為合、蜀二州刺史。狄仁傑荐其有宰相才。武后召為司刑少卿，拜同平章事。誅張昌宗、張易之，復唐社稷，東之首發其謀，以功封漢陽郡王。後為武三思所誣，流瀧州，憂憤而卒。追諡文貞。東之邃於學，有文數十篇，為集十卷。(兩唐書志)

【張輔】⁵³⁰世偉，晉—？至三零六左右南陽西鄂人。

少有幹局。初補藍田令，不為豪強所屈。累遷御史中丞，多所糾劾。及孫秀執權，將繩輔以法。輔以牋與之，秀雖狡兇，知輔雅正，乃止。以助河間王顥破劉沉兵，為秦州刺史。後與隴西太守韓雅戰，兵敗被殺。輔嘗著文，論管仲不如鮑叔，班固不及司馬遷。(略見晉書本傳)魏武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有文集二卷。(唐書經籍志)

【張蟻】⁵³¹象文，唐—九零一頃清河人。生而穎秀，幼能為詩，登單于台，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句，由是知名。家貧，累下第，留滯長安。八九五年登進士第，與許棠、張喬等齊名，稱「十哲」。授校書郎，調櫟陽尉，遷犀浦令。王建建蜀國，拜膳部員外郎。後為金堂令。王行與后徐氏遊大慈寺，見壁間題句：「牆頭細雨垂纖艸，水面回風聚落花。」愛賞久之。詢知為蟻，作因給禮令以詩進。蟻上二篇，尤為歎賞。將召掌制，誥為人所讒，止賜白金千兩。蟻著有詩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

【張戒】⁵³⁴(讀書敏求記作趙戒)宋—一一三五頃

正平人。宣和中嘗舉進士，官縣令。紹興五年，以趙鼎荐，召對，授國子監丞。八年，以兵部員外郎守監察御史，累至司農少卿。旋坐疏留趙鼎改外任。十二年，羅汝輯劾其沮和議，當於趙鼎、岳飛特勒停戒，本以論事切直為高宗所知，主張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頗中時勢。故淮西之戰，則力劾張浚、趙開、秦檜欲屈己求和，則又力沮。二十七年，以佐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戒著有歲寒堂詩話二卷，通論古今詩人，分為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

【張暢】⁵⁶⁰少微，晉至宋——四零八至四五七吳郡吳人。卒年五十。少與從兄數、演、鏡齊名。起家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弟牧為獠犬所傷，醫命食蝦蟆膽，牧不敢食，暢先嘗，牧始敢食，創亦即愈。孝武帝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四五零年）魏太武帝南侵，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暢力阻止。累官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孝建二年（四五五年）出為會稽太守。後卒於官，諡曰宣。暢著有文集二十四卷（隋書志

作十二卷。此從隋志注及兩唐書志）

【張輯】⁵⁶⁰宗瑞，號東澤，宋——二一六頃都陽人。嘗從姜夔學詩，又作白石小傳。放浪湖山，馮深居目為東仙。以布衣終老。輯著有款乃集（一作清江漁譜）及東澤綺語債各一卷（詞林紀事）作風清挺沈鬱，頗似白石。

【張輯詞】所作詞有東澤綺語債二卷，朱湛虛為序，說他「得詩法於姜堯章，世所傳款乃集，皆以為采石月下，謫仙復作，不知其又能詞也。」[□]張輯的詞，「皆以篇末之語而立新名」（黃昇）凡有述作，初無措意，但不過與會一到，便爾秉筆直書而已。他在東仙詞裏嘗說：「東澤先生，誰說能詩？興到偶然。但平生心事，落花啼鳥，多年盟好，白石清泉……」（寓沁園春）他既被環境的淘洗，也就不能叫他忘却國事。詞以國事為題材，當然多有慷慨淒涼之音了。其上瓜洲云：「江頭又見新秋，幾多愁，塞草連天，何處是神州？」英雄恨，古今淚，水東流，唯有漁竿，明月上瓜洲（寓相見歡南徐多景樓作）——張輯對他自己

己底詞的評價，頗自不凡；他要壓倒秦淮海，而且還要自作新詞新譜，並不蹈襲前人的故說。「：羞殺秦郎淮海謾千古。要看自作新詞，雙鸞飛舞。趁月底，重修蕭譜：」（「月底修蕭譜，寓祝英臺近。乙未之秋，高郵朱史君錢塘北關舟中作。」）1001

【張邦彥⁵⁷】彥才，金——一九零頃平陽人。第進士。以當川令致仕。邦彥善詩，著有松堂集（中州集）。

【張邦基⁴】子賢，宋——一一三一頃高郵人。性喜藏書，著有墨莊漫錄十卷。

【張掄⁵⁸】才甫，宋——一一六二頃人。好填詞，每應制進一詞，宮中即付之絳竹。嘗于乾道三年（一一六七年）高宗蒞聚景園，掄進柳梢青詞，淳熙六年（一一七九年）三月，高宗再蒞聚景園，掄進壺中天慢詞。九月，孝宗幸絳華宮，掄進臨江仙詞，均賜賚極渥。掄所著有蓮社詞一卷（文獻通考）及紹興內府古器評二卷。

【張昱⁶⁰¹⁰】光弼，自號一笑居士，元——一三三零頃廬陵人。卒年八十三（歷代名人生卒年表作生于元

至元二十六年，卒於明洪武四年，不確）元末，左丞楊旺扎勒（亦作楊完者）鎮江浙，用爲參謀軍府事。遷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旺扎勒死，棄官不出。明太祖徵至京師，閱其老曰：「可閒矣！」厚賜遣歸。因更號可閒老人。徜徉於西湖山水以終。昱詩學出於虞集，作風皆蒼莽雄肆，有沈鬱悲涼之概。有可閒老人集四卷。

【張昱詩⁶⁰¹¹】光弼才氣縱逸，其詩學出於虞集，故具有典型。如五王行春圖，歌風臺緒作，皆蒼莽雄肆，有沈鬱悲涼之概。天寶宮詞，輦下曲，宮中詞，諸作不獨詠古之工，且足備史乘所未載。

【張晁與李鷹⁶⁰¹¹】晁補之詩很有古意，而才氣也大。昔人有「蘇門並稱秦晁，晁以氣勝，則灝衍而新崛；秦以韻勝，則追琢而淳泓。要其體格在伯仲，而晁爲雄大矣」之論。漁隱叢亦云：「雞肋集古樂府是其所長，辭格俊逸可喜。」今看他的詩，雄偉不羣，實有過人的力量。張耒詩名同補之相齊，而雅健的地方，好像比補之更勝。史稱其「詩效白居易，樂府效張

籍。然近體工警不及白，而醞藉閑遠，別有神韻；樂府古詩，用意古雅，亦長慶為多耳。」所論很中切要，山谷詩也有「晁子知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自我得二士，意氣傾九州」的句。可見當時二人，被山谷所推重若此。李鷹雖也在六君子之列，然他的詩，沒有流傳。李之儀稱其如大川東注，晝夜不息，不至於海不止。大概當時在張晁之間，沒有愧色的了！⁸⁷⁵

【張國賓】⁶⁰¹⁵（一作國寶，又作酷貧）元——一二七九頃大都人。為即喜特營教坊勾管。國賓能為雜劇，所作有汗衫記、薛仁貴、高祖還鄉（均錄鬼簿）羅李郎（元曲選）等四劇，今僅佚去高祖還鄉一劇。錄鬼簿李郎所作釘一釘及大開相府院二劇，或云亦國賓所作。

【張國壽】⁸（曲錄作國壽）明——一五四四頃章邱人。與李開先同時。（曲錄作清代人。此從小說考證續編引花朝生筆記）以貢士為行唐知縣。國壽工詞曲，著有章台柳、脫穎、菲廬、申包胥、韋蘇州等劇本。

【張四維】⁶⁰²¹治卿，（一作子維）號午山，又號五山秀才，明——一五六七頃元城（一作蒲州）人。一五五三年進士。萬歷間，以張居正荐，得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替機務，謹事居正，不敢相可否。居正卒，四維當國，力反前事，時頗屬望。卒，諡文毅。四維能為曲，著有雙烈記。章台柳傳奇各一本。（曲錄）

【張四科】²⁴喆士，號漁川，清臨潼人。監生。有響山詞四卷。

【張四姐下凡】⁴廣州流行俗曲。丹桂堂木刻本。

【張四姐大鬧東京】⁴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張易之】⁶⁰²²唐定州人。則天臨朝，與弟昌宗俱入侍禁中，為奉宸令。引詞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並為奉宸供奉。易之、昌宗皆粗能屬文，如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為之作。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張象甫】⁶⁰²³子初，唐——七六六頃清河人。（唐才子傳云：京口人。此從全唐詩）官河南壽安縣尉。罷秩，居雲陽。後拜監察御史，為淮南軍從事。（唐才子傳云：「隱居不務進取，與皇甫御史友善……時官亦

有徵辟者，守死善道，卒不就。」與此似爲截然二人。此從全唐詩一衆甫詩多爲五言。

【張昊】⁶⁰⁴³玉琴，槎雲其號也。著有趨庭咏琴樓合稿。槎雲幼慧，七歲即能爲詩。其從兄祖望，偶見槎雲有

「白馬嘶雲秋草寒，殘風殘月斷橋邊」之句，悄然歎曰：「是妹必以詩名，惜福薄耳。」丁未，父步青赴春官試，卒於京師。訃音至，槎雲痛悼欲絕。有一孤山，何太苦，變作我親邸」之句，讀者憐之。槎雲有妹曰昂，字玉霄，有承啓堂集，詩尤清拔。1049

【張昇】⁶⁰⁴⁴啓昭，明一四八四頃南城人。一四六九年進士第一，弘治中遷庶子。劉吉當國，昇因天變奏其十罪，歷官禮部尚書，屢進直言。正德初，一五零六年，劉瑾竊政，告病歸。卒，諡文僖。昇文多應酬之作。著有張文僖公文集十四卷，詩集二十二卷。

【張昇】采卿，宋一九九二至一零七七韓城人。卒年八十六。舉進士，王曾稱其有公輔器。仁宗時，拜御史中丞，指陳時事無所避。嘉祐中，一零六零年前，歷參知政事樞密使。英宗立，一零六四年，請

張

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豈可遽去？」命五日一至院。後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諡康節。昇善作詞，但不多見。他的離亭燕以悲壯見稱，其中佳句，如「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悵望倚危樓，寒日無言西下」頗流傳人口。

【張昇詞】居江南時，嘗作離亭燕詞，氣象豪邁，矯健飄逸，視寇準宋祁，傑出多矣。其詞如下：「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滿。灑水浸碧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蓼嶼菽花洲，掩映竹籬茅舍。雲際客帆高挂，煙外酒帘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悵望倚層樓，寒日無言西下。」像這種詞，無論從內容或形式那方面說，都與唐五代不類，而實逼近蘇辛矣。謂其不是北派之濫觴，寧可得乎？1009

【張昌齡】⁶⁰⁶唐一？至六六零冀州南宮人，張昌宗之弟。弱冠以文辭知名。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帝大悅。俄爲崑山道行軍記室。破盧明月，平龜茲，軍書露布，皆爲昌齡文，爲世之所稱。後出爲襄州司戶，終北門修撰。昌齡著有文集二十卷。

文——一——九四三

(新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

【張昌宗³】易之弟。初爲雲麾將軍。佞者奏昌宗是王子晉後身，詞人皆賦詩以美之。則天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書成，加司僕卿，改春官侍郎。後爲張柬之等所誅。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張異資⁶⁰⁸】清——一七九五頃通州人。工曲，著有崖州路、麒麟夢、鴛鴦榜及黃金盆傳奇各一本。(曲錄)

【張果老度脫啞狗音⁶⁰⁹⁰⁴】一本。元趙文敬撰雜劇。

【張景修⁶⁰⁹⁰⁶】敏叔，宋——二零九零頃常州人。元豐末，

(二零八五年)爲饒州浮梁令。工詞。

【張景修詞】所作詞亦慷慨古今，高潔灑落，不失

蘇黃氣格。馬茲舉其最著名之蘇武慢詠柳以示例：

「嫩水按藍，遙堤影翠，半雨半烟橋畔。鳴禽弄舌，夢

草紫心，偏稱謝家池館。紅粉牆頭步搖，金縷纖柔舞

腰低軟。被和風塔在闌干，終日畫簾高卷。春易老，

細葉舒眉，輕花吐絮，漸覺綠陰成幔。章台繫馬，灞水

維舟，誰念鳳城人遠。惆悵故園，陽關盃酒，飄零惹人

腸斷。恨青青客舍，江頭風笛，亂雲空晚。」(即選冠

子) 1009

【張景祁³】縈甫，號韻梅(一作蘊梅)又號新蘅主人。清——一八六八頃浙江錢塘人。一八七四年進士官福建連江知縣。景祁工詩詞，歷經世變，多感傷之音。著有縈圃集、挈雅堂詩及新蘅詞。

【張景芳⁴】跑關東。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張景嚴⁶】號瀨濱明。一五九六頃溧陽人。工作

曲，著傳奇分釵記一本。(曲錄)敘伍生二蘭事。

【張叶記⁶⁴⁰⁰】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張時微⁶⁴⁰⁴】維靜，號東沙。明——一五零四至？鄞縣

人。(依明史張邦奇傳少於邦奇二十歲推得其生

年，卒年無考)一五二三年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尚

書。以倭入寇，勒歸。時微寄情文酒，著有芝園全集八

十五卷。(明史藝文志)與善行錄、明文範等。

【張時起⁴】才英，元——一二六零頃長蘆人。東平府

學生。時起工曲，太和正音譜評爲「如雁陣驚寒」作

劇四種，爲別虞姬、鞦韆怨、昭君出塞及劈華山(均

錄鬼簿)今皆不傳。

【張時泰】⁵平山，號六可，自稱寶嶺先生，清——一七二九頃浙江嘉興人。官桐城縣知縣。時泰工詩，著有實嶺齋詩集四卷。

【張映斗】⁶⁵雪子清——一七二九頃浙江烏程人。早年爲湯右曾所賞。一七三三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映斗工詩，著有秋水齋詩集十五卷。湯右曾爲之序。

【張曙】⁶⁶小字阿友，張禕之侄。唐成都人。龍紀元年（八八九）進士。其詞北夢瑣言載浣溪沙一首：「枕障薰爐隔繡帷，二年終日兩相思，杏花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曙此詞絕佳，一作張泌詞。⁶⁷

【張鳴珂】⁶⁷⁰²玉珊，號公東，晚號窳翁，清——一八二九至一九零八浙江嘉興人。卒年八十。咸豐拔貢生。官江西德興知縣。鳴珂工詞，以婉麗著，有寒松閣詞。

【張鳴鳳】⁷羽王明——一五六七頃豐城人。一五五二年舉人。官桂林府通判。鳴鳳著有羽王先生集略及桂故等。

【張鳴善】⁸（一作明善）元——一三五四頃揚州人。

張

官宣慰司令史。張士誠據吳，其弟士德佔奪民地以廣園囿，侈肆宴樂，席間無鳴善勿歡。一日大雪，士德開筵張樂，邀他詠雪。他寫道：「漫天墜撲地飛，白佔許多土地凍殺人民都是你！難道是國家祥瑞！」士德大愧，但亦無可如何。鳴善工曲，著有雜劇包待制判斷烟花鬼及黨金蓮夜月瑤琴怨二種（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今不傳。詞林摘艷及南北小令中所收他的散曲，多至數十首。太和正音譜評爲「如彩鳳刷羽」。⁶⁷⁰⁶

【張昭】⁶⁷⁰⁶本名昭遠，字潛夫，唐至宋——八九四至九七二濮州范縣人。卒年七十九。十歲能誦古樂府，詠史詩百餘篇，未冠，偏讀九經，盡通其義。又專究史學。歷仕唐、晉、漢、周、宋初，拜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後以本官致仕，改封陳國公。昭著有嘉善集五十卷，名臣事迹五卷，同光實錄十二卷，紀年錄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功臣列傳三十卷，及唐朝君臣正論二十五卷（均宋史本傳）。

【張嗣初】⁶⁷²唐貞元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文——一——九四五

【張照】⁶⁷³得天，號涇南，亦號天瓶居士。清——一六九

一至一七四五江蘇華亭人。卒年五十五。一七零九

年進士，改庶吉士。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官刑

部尚書，以預修大清會典書成，加一級。十三年，為撫

定苗疆大臣，無功革職。拿問，論斬，尋赦之。命在武英

殿修書處行走。乾隆七年，歷官至刑部尚書，供奉內

廷。九年十二月，丁父憂，奔喪至徐州，卒于途中。諡文

敏。照通法律，工書法，尤精音律，嘗與莊親王奉敕查

明律呂正義源委，又參修一統志。亦作曲，著有月令

承應、法官雅奏、九九大慶及勸善金科十本昇平寶

筏十本（曲錄）均為供奉內廷搬演而作。

【張璧】⁷⁰崇象明——？至一五四五石首人。一五一

一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卒，諡文簡。璧

撰有陽峯家藏集三十五卷。

【張氏】⁷²⁷⁴唐吉中孚為大歷十才子之一，其妻張夫

人，楚州山陽人，亦善吟詠。今所傳者數章。

【張氏】唐袁州人，彭伉妻。有寄夫詩二首，其夫於貞元中登第後，辟江西幕不歸，氏作詩以寄之曰：久

無音信到羅幃，路遠迢迢遣問誰，聞君折得東堂桂，

折罷那能不暫歸，驛使今朝過五湖，殷勤為我報狂

夫，從來誇有龍泉劍，試割相思得斷無？

【張氏庸書】二十卷，附唾居隨錄四卷。清廬陵張

貞生撰。有原刊本。

【張氏旌節錄】一卷。清仁和張懷德撰。有民國九

年刊本。

【張氏可書】¹一卷。宋張知甫撰。是編於徽宗時朝

廷故實紀載特詳。其餘瑣聞佚事為他說家所不載

者，亦多有益談資。雖雜以談諧神怪之說，要其大旨

固東京夢華錄之流也。有函海本，墨海金壺本，守山

閣本，十萬卷樓本，六研齋本。

【張氏厄言】⁷一卷。清崑山張元賡撰。有道光世楷

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張岳】⁷²⁷⁷維喬，號淨峯明——一五三一頃，惠安人。自

幼好學，以大儒自期。中一五一七年進士，授行人。郵

寓僧舍，與陳琛、林希元閉戶讀書，出則徒步走市中，時稱「泉州三狂」。累遷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討平封

川、柳州、連山、賀縣諸賊，又平貴苗龍許保、吳黑苗。官終右都御史。卒，諡襄惠。岳博覽工文，經術湛深。著有小山類稿二十卷。

〔張駿〕公庭。晉——三零七至三四六。安定烏氏人。卒年四十，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建興四年（三一六年）封霸城侯。年十八嗣叔爲涼王，盡有隴西之地。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石勒殺劉曜，駿乘機收復曜所侵河南地。勒遣使拜駿官，駿初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強，遣使稱臣，兼貢方物。在位二十二年卒，諡曰文公。穆帝追諡曰忠成公。駿作有文集八卷，在隋時已有殘缺。（隋書經籍志）

〔張陸潘左〕晉代人好清談，學老莊，文人自然亦非例外。所以晉代文人除去英雄般的劉琨而外，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是以消極態度處世的。像阮藉，嵇康那樣顯明的隱逸之士，與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共號竹林七賢，固不必說。就是張華、陸機、潘岳、左

思又何嘗不是看破世俗的人呢？張華的鷦鷯賦大意是說做鳥雀要做小小的鷦鷯，可以逍遙度日，倘若做了美禽，必被捕捉，送掉性命。這種思想與世無爭的思想，不是老莊的思想麼？陸機的嘆逝賦說到「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又在這篇序上說：「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這不和莊子嘆骷髏一樣的麼？潘岳的賦是以誄文著名的，不用說，又是一個哀傷者！左思呢？他在詠史裏最早告訴我們了！馮公（指馮唐，漢人）豈不倜儻？白首不見招！做官還有什麼趣味？還是歸隱的好，於是「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也落在消極的思海裏。陶淵明是個有名的隱士，郭璞也要做做遊仙詩。所以我說晉代文人有消極思想的人很多，幾幾乎沒有例外。魯迅以爲晉人愛服藥如五石散之類，服後發熱，後又發冷，所以衣服寬大，性情暴躁。他又比較阮藉和嵇康，以爲阮藉善藏，嵇康太露，表列如下：

阮籍	嵇康
口不臧否人物	不改常態
終其天年(酒)	喪於司馬之手(藥)
司馬求結親，醉二月	「與山巨源絕交書」
詩隱，不及倫理	愛發議論「非湯武而薄周公」

以上所說張，陸，潘，左是太康八詩人中的佼佼者。其餘還有與張華同姓的張載，張協弟兄，陸機弟弟陸雲，潘岳的從子潘尼，共稱爲「二陸三張兩潘一左」(詩品)也有以張充代張華而稱爲三張的。張華(二三二—三零零)字茂先，范陽方城人，所作除鶴鶴賦外，情詩亦有名。其中有一節云：「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他的詩是「多兒女之情，少風雲之氣」的。陸機(二六一—三零三)字士衡，吳

郡人。他赴洛求官，本非心願。故他的赴洛道中作說：「摠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入洛見張華，華大喜，一見如舊相識，且嘗稱陸機之才道：「人爲文患才少，機獨患才多。」樂府以苦寒行，從軍行寫遣戍之苦爲最好。他的文賦尤有識見。中有一節論到文學的「感興」竭力反對無病呻吟之作：「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威蕤以馭選，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根

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頤，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之所勦。故時撫空懷而自悅，吾未識夫閑琴之所由。

「潘岳（？——三零零）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他是一個美男子，每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見他，都紛紛投之以果，他就滿車載歸；張載甚醜，每出小兒以瓦石擲之，狼狽而返，與潘岳恰成反比。潘岳的哀詠，作得最動人。又有安石榴賦一篇是我個人所愛讀的，未列入文選。（在潘黃門集中）鍾嶸詩評說：「陸才如海，潘才如江。」比喻甚切。陸機的作品很深，故似海；而潘岳則「爛若舒錦」，故似秋江垂練也。」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醜口吃，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爲事。做三都賦，曾構思十年，門庭藩溷，都放紙筆，遇着一句佳句，立即寫了下來，以免遺忘。那時陸機想作此賦，聽說左思也要作，不禁撫掌大笑，給弟弟雲一信說：「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後來思賦成，機方嘆伏，以爲不能做得比

張

他再好，自己也就藏拙不做了。不但陸機佩服此賦，簡直家傳戶誦，洛陽因之紙貴。其實這種賦既不是植物學，又不是動物學，徒事堆砌，令人讀不三行，就要昏昏入睡。大約當時沒有辭典一類的東西，所以三都賦才這樣的爲人看重罷。他的作品，除去招隱好外，簡直沒有一篇可讀的。今謹在此條之末，引文心雕龍的才略篇以作結論：「張華短章，弈弈清暢，其鶴鶴寓意，即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潔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捷，辭自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詠，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1033

【張堅⁷¹⁰⁴】齊元，號漱石，清——一六八一至一七七——江蘇江甯人。卒年在九十一以外。屢應鄉試，不第。嘗以詩文受知鄂爾泰，列入南邦黎獻集。卒無所遇，以諸生終。嘗作江南一秀才歌自嘲，時人遂稱爲江南一秀才。堅善爲曲，先作夢中緣，年僅十九歲。次作梅花簪，稿始成，即爲南京優伶購去，易名賽荆釵，搬演時人都稱奇。繼又成懷沙記，再成玉獅墜，此四傳奇。

文——一——九四九

后總名爲玉燕堂四種。相傳堅晚年，詞餘叢話以爲乾隆三十六年事。嘗宿錢唐酒家，有老嫗夜縫衣，其針線簿則鈔夢中緣稿本也。丹鉛燦然問之，因言主人有幼女，頗嫻吟詠，愛誦是編。年十六，以癆瘵死，其遺物堅翻閱，內有題詩一首，頗露憐才意。問老嫗女之姓名，終不肯言。乃以一金易其本歸。

【張堅曲】所作傳奇四種：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總名爲玉燕堂四種。至今仍流行坊間。夢中緣係康熙三十八年所作，按當時堅之年僅有十九歲。其次作梅花簪和懷沙記，再成玉獅墜。梅花簪的稿剛寫成，便被南京的優伶購去，易名賽荆釵，搬演時人都嘖嘖稱奇。（據梅花簪吳禹之序）夢中緣到乾隆十五年（時年七十）始付梓，其他各劇更在其後。其中以夢中緣和懷沙記最爲評劇家所稱許。現在敘述夢中緣的梗概於下：鍾心太湖洞庭山人，讀書於蘇州虎邱的僧舍。一日午睡，夢和一美人在園中相逢。醒來癡心妄想，欲訪問夢中所見的美人，決意單身向各處放浪去。有崑山人文岸，係翰林院學

士，辭職南歸，在金陵構一園居住。一女名媚蘭，曾夢見一書生，自名鍾心。時文岸欲爲女擇婿，託門生吳縣令楊毅選秀才們的課卷來閱讀。文岸見其中鍾心的文章拔羣，非常中意。媚蘭亦以鍾心之名和自己所夢見的相符，私心竊喜。因此文岸便託楊毅做媒，欲招鍾心爲婿。時鍾心正起着一個尋夢中人的妄想，拒絕不受。有左軍都督蔡節，出鎮京江，一女名如花，貌甚醜。聞鍾心的才名，欲招爲己婿。適鍾心遊其地，節牽人議婚，詐稱自己的女兒曾夢見鍾心，是前生注定的因緣。鍾心本欲答應，不巧鍾心的僕人曾望見蔡家的女兒，知道她的貌醜，因此鍾心遂拒絕這件婚事，匆匆他去。蔡節除了怨恨鍾心之外，也沒有辦法。一方文岸終捨不得鍾生的才學，親自來蘇州訪鍾生。時鍾生已往他處，有同寓之友賈俊才聽知文岸的來意，遂冒鍾生之名，應諾文岸的婚姻。賈生是一個貌陋而才劣的人，但是文岸不知道，始終認爲這是真的鍾生，相約一同進京。因爲是時文岸已再被朝廷起用。同時真的鍾生已到金陵，逢

着清明節，遊於郊外，適文岸之女媚蘭這天參拜亡母之墓，於歸路上兩人相逢，互相驚奇，好像曾經會過的樣子。鍾生望見媚蘭走後，詢問路人，知道是文府小姐。鍾生遂獨自走向文府，偷偷地走入文府的園中。恰巧逢着小姐媚蘭和侍女輕雲在園中散步，鍾生不敢唐突，將身躲避起來。媚蘭臨走時，攬着手帕一方，被鍾生拾起，見上面題有一詩，情詞綿綿。鍾生剛要走開，逢着尋手帕的侍女來，鍾生在帕上題和詩一首，將帕交給侍女。侍女走後，轉眼又來，送鍾生以另外一條手帕，上而又題着一首詩。這一首詩和前首不同，是以「終身」相約的。鍾生欣然別去。一面鍾生束裝上京，路過淮安，訪姑丈陰紅，時陰紅爲右軍都督，有女名麗娟，其美和媚蘭相似。鍾生一見麗娟，即滿心傾倒。麗娟見鍾生亦然，一日兩人在池邊遊玩，麗娟親採並頭蓮贈給鍾生，兩人私自盟誓終身。鍾生不久辭別姑丈家進京。一方冒鍾心之名的賈俊才跟着文岸一家上京。媚蘭知賈係冒名，私自和侍女輕雲謀出詩以難之，賈不能對，遂被放

逐。及鍾心抵京，託楊毅（這時已轉任在京）向文家議婚。文岸知道了鍾心在金陵和自己的女兒唱和詩句這件事，怪鍾生輕薄，轉不答應這件事。在這以前，山東崆峒山有女綠林之徒，首領名崆峒公主，勢力猛盛，大舉擾亂江蘇的北部。右軍都督陰紅和左軍都督蔡節合力征之，一時不容易奏功。賊方之軍乘官軍之虛圍攻淮安城。鍾心在京聞報，想到姑母和麗娟在城中未卜安危，因此匆匆南旋。途中逢女首領崆峒公主兵敗，單身昏倒在一古廟裏。鍾生向之說理，勸其歸降。崆峒公主首肯，因裂戰袍，嚙指寫歸順的血書，託鍾生送往山寨。鍾生轉至姑丈的軍門，告其事。陰紅牽裨將將血書送去，事情被左軍都督蔡節知道了，節牽人殺死陰紅的使者，沒收其血書。另造陰紅的私信，誣奏朝廷，說陰紅私通盜賊。陰紅因此下獄。鍾心亦受着「共謀犯」之名，不得不暫時躲避。朝廷通緝鍾心，恰巧那位賈俊才先生在杭州冒充着鍾心的招牌，遂吃了一場冤枉官司。一方陰都督的夫人和小姐麗娟，在賊軍壓迫淮安城

的時候，出城避難，路上母女相失，母親暫寄身在一山中的尼姑庵內，這庵原來即是崆峒公主現在出家修道的地方。麗娟逢着一老嫗和老媪同道上京，打算找尋鍾生，在京中歇在替者卜由人家，卜由人想得利，和老媪同謀，將麗娟賣入文府。一是時已昇爲禮部尚書一家中爲婢，麗娟被騙入文府後，媚蘭問其身世，知道是鍾心的表妹，而且兩人也曾有過「終身」之盟。媚蘭因此對她非常優待，兩人結拜爲姊妹，年皆十七歲，媚蘭稍大爲姊，相約將來共事鍾生。忽替者卜由人向官密告麗娟在文府，麗娟係大罪人之女，坊校尉來要求文府交人。侍女輕雲仗義自代，未幾，鍾心易名齊諧，應恩科受着恩賜的狀元，由旨命齊諧（即鍾心）和文尚書之女媚蘭結婚，齊諧因此來訪文府，媚蘭和麗娟從後面窺見，認識即是鍾郎，各人心中都無限的歡喜。忽朝廷降命，命齊諧率兵征崆峒山的女賊齊諧的大兵所至，馬到成功，生擒崆峒公主的義妹賽百花，勝木蘭兩首領，亂平。齊諧欲報往仇，派人搜索蔡都督的衙門，得崆峒

公主歸順的血書，陰紅之罪遂雪。齊諧（即鍾心）和兩美人結婚團圓。全劇有四十六齣之多，而情節異常單純，因此排場不能不有許多迂迴曲折，不近情理處自然不免。劇中以思想言，簡直一點都沒有。作者在康熙五十年（時年三十一）路過錢塘，偶歇在一酒店中，燈下看老媪縫衣，隱影中見其傍橫着一箠藏針線的篲，作者無意地取來翻閱一下，不料便是自己所著夢中緣的抄本，上面朱批滿幅。問之，則係老媪亡女所愛讀之書。作者感慨無量，以一金買之歸（夢中緣卷首自序）這一段逸話，即是說：「文人

人有知音之感。」四種中梅花簪，玉獅墜，俱少趣味。懷沙記，寫屈原的故事，以史記的屈原本傳及唐沈亞之的屈原外傳作本據，并合以楚辭的諸篇，以戰國的事實作背景。這些事，大概都是一般人所知道的，不再述。⁷⁷¹⁰⁸ 861

【張闓】敬緒，晉一二六五至三二八丹陽人，張昭之曾孫。卒年六十四。少孤，有志操。元帝引爲安東參軍，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強起之視

事。元帝爲晉王，以佐翼功，賜爵丹陽縣侯。帝踐位，出晉陵內史。蘇峻之亂，閻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密謀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後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閻著有文集三卷。

（唐書經籍志）

【張鳳】

含珍，清平湖女子，有讀畫樓詩稿，見錢福

昌讀畫樓詩序，高蘭曾張氏傳。

【張鳳翼】

伯起，號靈虛，明一五二七至一六一

三，長洲人。辛年八十七，一五六四年舉人，爲人狂誕，擅作曲，與弟燕翼，獻翼並有才名。時人號爲「三張」。

鳳翼所著戲曲，有傳奇紅拂記，祝髮記，竊符記，灌園

記，履屐記，虎符記（以上六種，合題陽春六集）及平

播記七種詩文，有處實堂集八卷，及夢占類考，海內

名家工畫能事，文選纂注等。

【張鳳翼傳奇】

所作戲文，凡七種：紅拂記，祝髮記，

竊符記，灌園記，履屐記，虎符記，上面六種，係合刻，題

爲陽春六集。此外還有平播記一種，紅拂灌園二記，

選在六十種曲中，流行甚廣。祝髮記有富春堂刊本。

其餘未見。紅拂記係用唐傳奇虬髯客傳及孟榮的

本事詩「樂昌公主破鏡重圓」的故事，錯雜而成。茲

述其梗概如下：隋末天下將亂，京兆三原人李靖，

抱大志，欲投西京留守楊素幕下。南下渡江，乘一漁

船，覩漁夫劉文靜，非庸弱之流，遂與結交。劉曰：「我

欲投太原李世民，你若不容於楊公時，可來太原。」

兩人相約而別。楊素家中有二美女，一名紅拂，姓張，

父死無依，充揚家歌妓，性喜兵事，常執紅拂侍楊素

側，因而得名。其一爲陳之樂昌公主，陳亡，和夫徐德

言各持破鏡之半，留爲他日紀念，被楊家收留爲妾。

當李靖謁楊素時，紅拂侍坐，覩李相貌秀俊，私心竊

喜。是夜私至李處，和李盟爲夫婦，相攜投奔太原李

世民。途中偶在一酒店，和虬髯客（本名張仲堅）相

遇，肝膽相照，遂結交。虬髯客有一友徐洪客道士，已

先赴太原，兩人相約在太原汾陽橋畔相會。珍重而

別。至太原時，由劉文靜介紹，謁李世民，圍棋數局

而退。徐洪客一人飄然不知去向。虬髯獨歸武陵故

鄉，未幾，李靖亦至武陵，仲髯罄家財助李靖舉事，自

己攜妻子遠游。一方樂昌公主得楊素同意，在市上收買破鏡之另一半片，因得和夫徐德言再會，重爲夫婦，在郊外閒居度日。當李靖往太原時，紅拂獨留家中，會薛仁果舉兵，京中亂，紅拂避難，偶入樂昌公主家，乃暫留公主處。紅拂勸公主之夫徐德言，赴太原圖功名。徐應之。這時李靖已任兵部尚書，奉命征伐高麗，以徐德言爲參軍，轉戰大勝。高麗王單身遁。有擒之獻於轅門之外者，視之，即虬髯客也。按虬髯客前和李靖別後，即浮海東游，乘扶餘國內亂，奪得其國王的地位。現知李靖率兵東征，私遣人捉得高麗王，以助李靖成功。李靖於是班師凱旋，攜虬髯客到京，在徐德言家舉賀成功之宴，劉文靜以勅使臨其家，傳唐王之旨，李靖和徐德言俱封爵，團圓本劇第二齣「仗策渡江」及第十二齣「俠女私奔」最膾炙人口。灌園記見於史記田敬仲世家中所寫齊世子法章和莒國太史敫之女的情事，現略述其情節於下：齊湣王荒淫無度，世子法章憂之，使其師王蠋進諫，湣王不聽。燕將樂毅來攻，楚以淖齒爲將

救齊，淖齒戰敗降燕軍，轉殺齊王。王蠋攜法章出奔，改名王立，投莒太史敫家，充灌園之僕。暫避其難。太史有女君后，見王立人品不卑，愛之。嘗自製寒衣，私贈王立。侍女朝英，知其中意，乘夜導君后至王立房，言語之間，知爲世子，遂成燕好。此後夜來早去，視爲常事。一日，偶於往還之途，失寶簪於園中，爲牧童拾得，示太史。於是個中秘密盡暴露。君后和侍女致遭拘禁。會田單伐燕，破燕軍，恢復齊國。知世子在太史家，親自來迎。世子由單執柯，納君后爲妃，侍女朝英，亦由世子轉給田單爲夫人。關於祝髮記的梗概，略寫于下：梁園子博士徐孝克，和母陳氏，妻臧氏，貧居。孝克甚孝。逢着河南王侯景叛，攻入都城，地方騷亂，米價昂貴，孝克因家中只餘三日糧，欲賣去自己的衣冠和妻之首飾，以養母，托鄰家朱母代爲設法。朱母有舊知名孔景行，乃叛軍的先鋒。朱母將首飾等至孔處兜售。孔素聞徐博士有妻甚美，正欲設法取爲己妻。朱母至，孔乘機請朱母代謀，以給米爲條件。朱母歸，和孝克商量。孝克雖不願棄妻，但以缺

養難應付，轉和妻商。妻明大義，應之。事遂成。獨秘母親一人。臧氏去後，還沒有和景行同房。景行忽接大都督王僧辯起義軍來攻之報，忽赴前敵作戰，棄臧氏於家。徐博士自妻走後，悶悶不樂。一日在途上，逢着達摩太師說法，心中覺悟，出家爲僧，法號法整。適徐母偶從朱母口中，知徐將妻賣給景行，徐歸，母責其不義。徐轉告以自己出家之事。一方孔景行和王都督戰，兵敗被殺。王都督進兵時，途遇達摩太師語之曰：「在招提寺前，有吾弟子法整，此人宜還俗，再入仕途，俾將來建功。」言畢，飄然去。王都督平亂後，凱旋班師，路過招提寺，果見有叫法整的僧人在，相見之下，認得即友人徐博士，乃請其還俗，重入仕途。妻臧氏無事歸宅，夫婦再得團圓。奉旨嘉獎，徐陞爲

園子祭酒 891

【張鳳翼散曲】相傳他常與他的次子合演琵琶記，他扮蔡邕，他的次子扮趙氏，觀者填門，他却毫不在意。他的散曲有敲月軒詞稿，見太霞新奏，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各選本中所載的一些。在這些曲

中，桂枝香頗疏俊，牠道：「半天丰韻，前生緣分，蒼然間冷語三宰，分地裏熱心一寸。夢中蝶魂，夢中蝶魂，月中花暈。暗中思忖，可憐人，不知興慶池邊樹，何似風流個儻身？」同時梁州賀新郎却頗有麗句，牠道：「梧飄金井，蛩吟玉露。」又道：「好似綠珠墮，恨碧玉沉愁，聲斷衡陽浦。」二者中究竟那種可代表張曲的作風，因所見張曲不多，殊難斷定。袁于令論當時的作家道：「詞才不同，梁伯龍以豪爽，張伯起以纖媚，沈伯英以圓美，龍子猶以輕俊，至於秀麗，不得不推王伯良。」（太霞新奏）這段評語雖不盡允當，但看他以張鳳翼與沈王諸人並稱，我們便可知張鳳翼是位不宜忽視的作家了。⁸⁹⁴

社石印本

【張鳳翔】光世，號伎陵子，明——一四七二至一五零一，洵陽人。卒年三十，生有異稟，目畏日，近視，於暗處反明，燈月之下，猶如白晝。左手橫書，興到筆飛，瞬息滿紙。登一四九九年進士官戶部主事。鳳翔與李

夢陽爲同年友，夢陽爲作小傳，至比之王勃，著有張
伎陵集七卷。

【張用天】⁷⁷²⁰用六，號誠菴，清——一七二九頃，婁縣人。

工詩，著有懶真初集詩選八卷，刻于乾隆九年（一

七四四年）

【張鵬翀】⁷⁷²⁰⁷天扉，號南華山人，清——一六八八至一

七四五江蘇嘉定人，卒年五十八，幼多疾，資素純，年

十七，忽奇悟，讀經史如宿習，爲詩文，立就數千言，一

七二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嘗容

松江府署，刻寸燭賦詩二十首，又於京邸作雁字，落

葉七律，自晨至午，上下平韻俱就，一七三六年大考

二等，試日未亭午，已納卷，因爲帝特知，旋進萬壽聖

德詩百章，經史法戒詩五十章，皆能稱旨，其他經進

及諸臣同和者，尚有數百篇，前後賞賚無算，帝愛其

才，累擢至詹事府詹事，十年，以省墓乞假歸，道抵臨

清，以疾卒，鵬翀早擅詩名，才思敏捷，又工繪事，兼善

書法，時稱「三絕」，所著有進呈集、虞韻集、傳宣集、雙

清閣集、南華詩鈔及南華文鈔（均清史列傳）

【張鵬翼】¹⁷蜚子，晚號警菴，明至清——一六三三至

一七一五福建連城人，卒年八十三，貢生，幼好學，塾

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值明亡，播遷饑饉，而學

不廢，後見薛瑄讀書錄，學益進，平居自治，嚴整，銳志

學問，鵬翼著有芝壇集二卷，芝壇史案五卷（均清

史列傳）及理學入門後四書等。

【張履】⁷⁷²⁴原名生洲，字淵甫，清——一七九二至一八

五一江蘇震澤人，卒年六十一，一八一六年舉人，官句

容縣訓導，學者極欽禮之，履少從張海珊遊，於諸經

尤精三禮，善古文辭，爲詩有深趣，爲同時顧純、曾煥

等所推，著述有積石文稿十八卷，積石詩存四卷，及

南池唱和詩一卷（均清史列傳）

【張履祥】⁷⁷²⁴考父，號念芝，明至清——一六一一至一

六七四桐鄉人，卒年六十四，明諸生，九歲喪父，哀毀

如成人，及長，與同里顧統等以文行相砥，待劉宗周

聞慎獨之學，晚乃專意程、朱，立身端直，躬習農事，病

學者，聘口辨，沽虛譽，故于來學之士，均不受其拜，一

以友道相處，黃宗羲方以紹述宗周鼓動天下，履祥

曰：「此名士，非儒者也。」卒，從祀文廟。學者稱揚園先生。履祥著有備忘錄、願學記、讀易筆記、讀史偶記、言行見聞錄、經正錄、訓子語、補農書、喪葬雜錄、訓門人語及詩文集，凡四十五卷。一書目答問有重訂揚園集五十四卷。此從清史列傳。

【張居正】⁷¹²⁶叔大，號太岳，明——一五二五至一五八二。江陵人。卒年五十八。一五四七年登進士第。穆宗時，與高拱並相。神宗時，代拱為首輔，飭吏治，整邊備，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為相十年，海內稱治。帝稱之曰：「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他亦自負為帝者師。

然與馮保相結，人謂傲上而卑於下。父喪奪情，為詩所譏。卒，諡文忠。後為張誠所譖，家籍沒。居正著有太岳集四十六卷，及太岳雜著、書經直解、帝鑑圖說。

【張欣泰】⁷¹²⁸義亨，宋至齊——四五六至五零一。竟陵人。卒年四十六。按南史本傳作年三十六，推其生年當為宋明帝泰始二年。但欣泰曾於十餘歲時詣吏部尚書褚淵，淵為吏部尚出，即在泰始二年。故從南齊出本傳，作四十六歲。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

張

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簿。累官持節督雍、涼、南、北秦諸州軍事。少帝昏亂，密謀廢立，被誅。詩品評他的詩：「希古勝文，鄙薄俗製，實心流亮，不失雅宗。」

【張際亮】⁷¹²⁹榜名亨輔，字亨甫，號華胥大夫，清——一七九九至一八四三。福建甯人。卒年四十五。幼穎異，陳壽祺主盤峯講席，極器重之。年二十七，選拔貢生。性伉直，負氣，有狂名。歷游天下山川，窮探奇勝，多所吟詠。一八三六年舉於鄉。性孝友，篤於內行，摯友姚瑩因事被逮，際亮偕至京師，周旋患難。及瑩事白，狂喜日轟飲，遂以醉死。瑩為助襯以歸。際亮負經濟才，磊落有奇氣，所為詩天才奇逸。感時記事，沈鬱雄宕，著有松寥山人詩集及婁光堂稿（清史列傳）又嘗述治遊之事，作金台殘淚記及南浦秋波錄。

【張熙純】⁷¹³策時，號少華，清——一七二五至一七六七。江蘇上海人。卒年四十三。乾隆進士。官內閣中書。熙純襟情爽颯，工填詞，以韻勝。有曇華閣詞一卷。

文————九五七

【張又新】⁷⁷⁴⁰⁰孔昭，唐一八三頃深州陸澤人，張荐

之子。初應「宏辭」第一，又為京兆解頭，八一年狀

元及第，時號為張三頭。應辟為廣陵從事，歷左右補

闕諂事宰相李逢吉，名在「八關十六子」之目。逢吉

領山南節度，表為司馬。逢吉敗，坐貶江州刺史。後附

李訓，遷刑部郎中，訓死，復貶中州刺史。終左司郎，初

又新志在得美妻，後娶楊虔州女，有德無才，殊怏怏。

後過淮南李紳，筵上得一歌姬，與之偕老。又新嗜茶

著有煎茶水記一卷，及詩文集。（唐才子傳）

【張學象】⁷⁷⁴⁰⁷古圖，清太原女子，有硯隱集，見名媛詩

話，然脂餘韻，古政姊妹七人皆有集。

【張學典】⁷⁷⁴⁰⁷古政，清太原女子，有花樵集，見林下詞

選，江南通志，古什妹。

【張學雅】⁷⁷⁴⁰⁷古什，清太原女子，有繡餘遺草，見林下

詞選，流寓蘇州。

【張丹】⁷⁷⁴¹⁴初名綱孫，字祖望，號秦亭，又號竹隱，君明

——一六一九至？浙江錢塘人，與毛先舒、陸圻等稱

「西冷十子」。性淡泊，喜遊覽深溪邃谷，不避險阻。丹

為詩悲涼沈遠，其五言古詩，尤為朱彝尊所賞。著有秦亭詩集十二卷（清史列傳）和從野堂集。

【張問陶】⁷⁷⁷⁰⁶仲冶，號船山，清——一七六四至一八一

四四川遂寧人，卒年五十一，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

誦，與兄問安並有詩名，有「二難」之目，又工書畫。一

七九零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遷御

史，有直聲。尋改吏部郎中，充會試同考官。旋出為山

東萊州府知府，以與上官抵牾，乞病去。遊遊吳、越，時

往大江南，北卒於蘇州。問陶所為古文辭，奇傑廉

勁，於詩尤工，極為袁枚推重。嘗作寶雞題壁詩十八

首，盛傳於時。在都日，與洪亮吉、羅聘相唱和。所著有

船山詩文集（清史列傳）

【張即之】⁷⁷⁷²⁰溫夫，一字樛寮，宋——一一八六至一二

六三和州人，卒年七十八。以父蔭授承務郎，銓中兩

浙轉運使，舉進士，歷監平江府糧料院，累官司農寺

丞，知嘉興，未赴，以言者罷。丐祠，主管雲台觀。引年告

老，特授直祕閣致仕。即之以能書聞，金人尤寶其翰

墨。

77720

【張卿子湖上編】二卷，白下編二卷，蓬宅編二卷，袁晚編二卷。清杭州張遂辰撰。有原刊本。

【張與夢孟揚妃】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張益德大破香林莊】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張金花】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張金鏞】良甫，號海門，清——一八零五至一八六

零浙江平湖人。卒年五十六。道光進士。官翰林院侍

講。金鏞工詞，著有絳跼山館詞錄及躬厚堂集。

【張令儀】柔嘉，清桐城女子。有畫窗集，見正始集，

張英女。

【張愈妻】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高隱不仕，文彥

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卒

於家。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之，載於宋史。論

者謂夫妻偕隱，而有文如此，夫卒能誄其志，可以繼

美柳下惠之妻矣。1040

【張曾】祖武，清——一七四八頃江蘇丹徒人。布衣。

詩筆清華。嘗客吳，與諸名士燕於勺湖亭，每一篇出，

咸服其才。遊京師，館大學士英廉家三載。然恃才傲

物，酒酣輒罵座，因困苦以終。沈德潛稱其詩「風格似鮑泉，造句似余京」，有「京口三詩人」之目，所著有石帆山人集。（清史列傳）

【張含】愈光明——一五二一頃永昌衛人。其學出於李夢陽，又與楊慎爲同學契友。含工詩，著有禺山文集一卷，詩集四卷。

【張含章】逢源，清——一八二一頃四川成都人。嘗以易經解西遊記，著有通易西遊正旨一百回（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張公藝九世同居】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有元人雜劇選本。

【張公藥】元石，金——一七零頃人。以祖蔭入仕。嘗爲郟城令。公藥工詩，有竹堂集（中州集）

【張養浩】希孟，號雲莊，宋至元——一二六九至一三二九濟南人。卒年六十一。自幼有才名。長遊京師，

獻書於平章不忽木，大以爲奇。累辟御史臺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擢監察御史。疏時政萬餘言，爲當國者所嫉，除翰林待制，尋罷之。恐禍及，變姓名遁去。及

文——一九五九

張

文——一九五九

尚書省罷，召爲右司都事，遷翰林直學士。累拜禮部尚書。天歷二年，關中旱災，特拜陝西行臺中丞。到官四月，傾囊以賑飢民，每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謚文忠。養浩著有雲莊歸田類稿四十卷，今存二十四卷；又有雲莊閑居自適小樂府，載散曲百數十首，尚有未載的許多豔曲，散見各家選本中。太和正音譜評他的曲「如玉樹臨風」。

【張養浩散曲】他的散曲有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有明化刊本，有金陵盧氏刊本）一卷。見千頃堂書目，小令三十五首，套曲二首。太平雍熙兩樂府，及青樓韻語廣集。他的散曲的作風兼有豪放與清逸。如「見斜行鷄犬樂昇平，繞屋桑麻翠煙生，杖藜無處不堪行。滿月雲山畫難成。泉聲響時仔細聽，轉覺柴門靜。」（堯民歌）這便是「清逸」的例。此曲的妙處，即從閑中而反寫出靜境，將林泉的真趣都表現無遺，堪稱匠心。雲莊曲我很喜他的警世紅繡鞋：「纔上馬齊聲兒喝道，只這的便是送了那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裏恰心焦。

禍來也何處躲？天怒也怎生饒？把舊來時威風不見了。」又如「正膠漆當思勇退，到商參纔說歸期，只恐范蠡張良笑人癡。腆着胸登要路，睜着眼履危機，直到那其間誰救你。」玩其意致，感遇必深，不然似乎泛泛者，體會不得的。按元史文忠本傳：武宗時曾疏時政被忌，變姓名遁去。英宗初即位，又以陳內府元夕張燈事被忌，而文忠即毅然退休，明乎此則紅繡鞋之作，豈無謂之作耶。雲莊曲豪放的，如沽酒山坡羊潼關懷古：「峯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關懷古）此曲以透闢沈著勝，擬之涵虛子評林，宜爲孫仲章之「秋風鐵笛」或李致遠的「玉匣昆吾」，差爲似之。何以涵虛獨謂雲莊之詞如「玉樹臨風」耶。雲莊又有「鶴立花邊玉鶯啼樹杪，喜沙鷗也解相留戀。一箇街開錦川，一箇啼殘翠煙，一箇飛上青天。詩句欲成時，滿地雲撩亂。」（慶東原）此又舍激昂而入「閑婉」了。總之雲莊曲以豪放爲宗，他的自適休居

小樂府開一時的風氣。在馬派作家中是一位很重要的健將。

〔張矩⁸¹⁴〕子成，宋——二六零頃人。工詞，有梅淵詞。
（詞林紀事）

〔張槩⁸¹⁹〕方叔，宋——二零八頃南徐（一作潤州）人。嘗爲建康令。槩著有芸窗詞一卷。

〔張榘詞〕他的詞間淡而頗有佳處；如他的青玉案的前半闕云：「西風亂葉溪橋樹，秋在黃花羞澀處。滿袖塵埃推不去，馬蹄濃露，雞聲淡月，寂歷荒村路。」最後幾句，真是「絕妙好詞」，不過他詞未能與此相稱耳。1008

〔張鍊⁸⁵⁵〕伯純，自號太乙明——一五五六頃武功人。康海之甥。登一五四四年進士官至湖南按察司僉事。鍊著有太乙詩集五卷。

〔張錦麟⁸⁶¹²⁷〕瑞光（一作瑞夫）清——約一七四四至一七七七間廣東順德人。張錦芳之弟。卒年二十九。幼絕慧，有雋才。十歲通經能詩，以「碧天如水雁初飛」句得名。時呼爲張碧天。及長，性孤介，與兄錦芳

並爲翁方綱所賞，有「雙丁兩到」之目。又與胡亦常齊名。一七六八年中舉人。錦麟之詩，標新領異，不捨人間唾餘，而無不合於古。所著有少游草（清史列傳）

傳）

〔張錦芳⁴〕祭光（一作祭夫）號藥房，清——約一七四三至一七九六間廣東順德人。卒年四十七。一七八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性孝友，聞伯兄訃，乞假歸養。錦芳學問博洽，敦崇經術，通說文，喜金石文字，於詩所詣尤深，與馮敏昌、胡亦常稱「嶺南三子」。著有南雪軒文鈔二卷，逃虛閣詩鈔六卷，及南雪軒詩餘一卷。（均清史列傳）

〔張錫爵⁸⁶¹²⁷〕擔伯，號中巖，清——一七一——頃嘉定人。寄居吳江。工詩，酷摹王士禛。有吾友于齋詩鈔八卷，朱稻孫爲之序。

〔張錫懌⁹〕宏軒，清上海人。泰安州知州。有嘯谷餘聲一卷。

〔張知甫⁸⁶⁴〕宋——一二六頃人。宣和初，嘗官忤京。著有可書一卷，多記徽宗時朝廷故實。

【張鑑⁸⁸¹¹】春冶，號秋水，清——一七六八至一八五零浙江烏程（一作歸安）人。卒年八十三。一八零四年副貢生。家貧，賣畫自給。阮元撫浙，與同里楊鳳苞、施國祁皆被聘為詁經精舍講席。嘗主南潯劉氏洞庭西山葛氏家，皆富藏書，因得縱觀羣書，以資謨錄。鑑博學多通，工為文，著述豐富，有冬青館甲集六卷，乙集八卷，畫勝詩三卷，秋水詞二卷，賞雨茅屋詞二卷，古宮詞三卷，詹詹集八卷，秋水文叢五十卷，文叢再編一冊，三編一冊，四編一冊，蠅鬚館詩話五十卷，上林子虛賦郭注輯存二卷，楚詞釋文十七卷，忼激錄一冊，破睡錄一卷，冬青館隨筆一卷，破蟲錄一卷，夢史一卷，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十三經叢說五十卷：等，共凡三百卷（均清史列傳）。

【張鑑⁸⁸¹³】功甫，號約齋，宋——一九五頃人。官奉議郎，直秘閣。寧宗誅韓侂胄，鑑預其謀。時史彌遠以侂胄大臣近戚，難以處置。鑑道：「殺之足矣。」彌遠贊道：「真將種也！」因心忌之。侂胄既誅，借故貶鑑于雷。後以旨放還，欲以故智去彌遠，事泄，謫象台而卒。鑑嘗

卜築南湖，園亭聲伎服玩之盛，甲於天下；且排纂一歲中，游適之目，為賞心樂事。嘗與陸游、楊萬里等相倡和，工畫竹石古木。鑑著有南湖集十卷，為詩九卷，詞一卷，及仕學規範四十卷。

【張鑑⁰⁴詩】其詩造詣頗深，揚萬里誠齋詩話稱其寫物之工，絕似晚唐。

【張鑑⁰⁷詞】其詞豪侈而有清尚。周密武林舊事紀其佳話甚多，其詞如念奴嬌詠千葉海棠，滿庭芳詠促織，皆能刻畫入神。

【張竹坡⁸⁸²⁰】清——一六八一頃江蘇徐州人。嘗評金瓶梅一百回（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傳于世。竹坡後將刊板抵償夙逋于汪蒼孚，為所焚燬。

【張竹坡評金瓶梅】一百回有原本未見十行行二十二字，本板上題「金瓶梅」圖百葉十一行行二十五字，本圖百葉袖珍小字十一行行二十五字，本圖仿明本湖南刻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本無圖，以上四本皆有謝頤序板心題「第一奇書」，乾隆丁卯刊本，板上題「奇書第四種」，半葉十一行行二十

四字，亦有謝頤序。竹坡名未詳。劉廷璣在園雜誌稱彭城張竹坡，蓋徐州府人。曾見張山來幽夢影有張竹坡評，則順康時人也。在園雜誌卷二云：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捲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爲何人。結構鋪張，針綫縝密，一字不漏，又嘗尋常筆墨可到者哉！彭城張竹坡爲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注批點，可以繼武聖嘆，是懲是勸，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歿後將刊板抵償夙逋于汪蒼乎，舉火焚之，故海內傳者甚少。

【張簡】⁸⁸²⁷仲簡，自稱雲丘道人，又號白羊山樵，元一三六七頃吳縣人。工詩，能書畫。明洪武中，召修元史。簡著有雲丘道人集（元詩選）饒介之守吳時以醉樵歌爲題徵詩，仲簡取第一高季迪第二。仲簡得贈黃金一餅。¹⁰²⁸

【張篤慶】⁸⁸³歷友，號厚齋，又號崑崙外史，清——一六

張

九二頃山東淄川人。少受知於施閏章。一六八六年拔貢生。有欲薦應「博學鴻儒」科，力辭去。既貢京師，公卿問字唱酬者，絡繹不絕。應京兆試，不利。歸隱崑崙山下，發憤著書。篤慶學殖淹博，動筆輒千言。詩以盛唐爲宗，歌行尤擅場。著有崑崙山房集。八代詩選，班范肪截，五代史肪截及兩漢高士贊（清史列傳）。

【張敏】⁸⁸⁵晉——三一七頃太原中都人。官祕書監，終於尚書郎。敏著有文集二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張籍】⁸⁸⁹文昌，唐——約七六五至八三零間和州烏江人（一作蘇州吳人）。七九九年登進士第，授太常寺太祝。久之，遷祕書郎。韓愈荐爲國子博士。籍性介直，對愈亦多所責諷，愈亦不忌。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朝野名士，皆與之遊。如王建、賈島、于鵠、孟郊諸詩人，常相唱答，情愛深厚。白居易嘗贈以詩，尤爲推重。仕終國子司業。籍著有詩集七卷（新唐書藝文志）。

【張籍詩】元白的朋友中，如唐衢、李餘、劉猛、李紳、張籍等，都是在「諷諭」一方面創作的。可惜的是唐

文——一——九六三

衝，李餘和劉猛的詩完全亡佚了，我們無從研究。李紳詩雖還存幾卷，然元稹所賞識的新題樂府已不可復見，現存詩中只有二首如聞里謠效古歌之類有一點諷刺的意味，但技術既劣，數量又少，似不必鄭重討論。所以我們在此只提出張籍來研究一下。張籍（西歷七六五——八三零年？）字文昌，東郡人。他喜歡提攜後進，朱慶餘司空圖是其中最著稱的。他的作風與杜甫白居易爲近，有三點可以證明：第一，他很欽佩杜甫。雲仙雜記記一段故事：「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今吾肝腸從此改易！』」第二，白居易很欽佩他，其讀張籍古樂府說：「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辭，舉代少其倫。：上可稗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性情，卷之善一身。」第三，後代批評家亦以他與元白並論：「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歲寒堂詩話）但是，我們不如直接讀他的作品，更可給我們一個明白的證據。■白

居易曾說他的學仙「可諷放佚君」，「董公」可誨貪暴臣，「商女」可感悻婦仁，「勤齊」可勸薄夫敦。後二篇已亡佚，現在錄前二篇中幾句爲例：「藥成既服食，計日乘鸞風。虛空無靈應，終歲安所望。勤勞不能成，疑慮積心腸。虛羸生疾疹，壽命多天傷。身歿懼人見，夜埋山谷傍。」（學仙）「公衣無文彩，公食少肥濃。：輕刑寬其政，薄賦弛租庸。」（董公）這兩首在技術上都未成功，然而他確如白居易所說的「未嘗着空文」的。■其技術較高明的是下列幾首：憫農夫的如野老歌與山歌鹿等，譏權貴的如沙堤行與傷歌行等，刺用兵的如寄衣曲與征婦怨等，以及攻擊社會上惡風俗的離婦與北邙行等等。然而諷刺最激烈的要算廢宅行：「胡馬崩騰滿阡陌，都人避亂唯空宅。宅邊青桑垂宛宛，野蠶食葉還成繭。：亂後幾人還本土？唯有官家重作主。」表情最深婉的則推烏夜啼引：「少婦起訴夜啼烏，知是官家有敕書，下牀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賀舅姑。少婦語啼烏：『汝啼慎勿虛，借汝庭樹作高巢，年年不令傷爾

雖！前一首說話的大膽，真可與杜甫「唐堯真自聖」句相並。後一首根據「烏夜啼則過赦」的傳說來暗示少婦之夫之冤枉，尤其懇摯動人。在白派詩人中，張籍的位置視元稹是無庸多讓的。雖然他與白居易的友誼或不如元與白之深而且久，然其詩的技術則或許還在元之上。⁸⁶⁴

【張籍賈島之五律】唐代詩人擅長於五律的約分兩派，第一是杜甫的一派，氣象磅礴，到宋以後佔有極大勢力，然而當時却不大興盛。其次就是張籍賈島的一派，就人人眼中所有，而人人人口中所不能道的寫出。要想把平常的題材，寫得出奇，所以不得不借重於苦吟。張籍在當時，他的樂府詩也很有名，即最善於作此類詩的白居易都是很佩服他呢。「張公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世少其倫。」這是白樂天讀文昌詩時的贊詞。他不但長於樂府，五律也做得很好。看去似覺平淡，實在是從平常一般人所不經意的處所挑剔出來的，所以難能而可貴。至于賈島作詩，更較刻苦。後來講做詩叫

做「推敲」就是由於他因爲一句「僧推月下門」或「僧敲月下門」而驚動了韓愈的大駕的故事而來。他更由韓愈之提獎而還俗，他所做的關於詠和尚的詩尤其特別的好。如寫火化和尚時，內有兩句是「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又有送和尚還山的詩，爲「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下有夾行小注說：「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世人如不賞，歸臥故山秋。」於此正可以證明他的苦吟之一般。從張賈二人以後，唐代詩人作五律的幾無有能出二人範圍以外的。晚唐詩人一派學張一派學賈，此種勢力，到清代尚盛。如乾隆年間有高密李懷民李憲喬專門學張賈的五律，竟成了高密詩派懷民所作的中晚唐詩主客圖。對於此派源委，分列頗爲詳審。此圖引在下面：

張籍 清真雅正主

上入室 朱慶餘

入室 王建 于鵠

升堂 項斯 許渾 司空曙 姚合

及門 趙嘏 顧非熊 任翻 劉得

仁 鄭巢 李咸用 章孝標

賈島 清奇僻苦主

上入室 李洞

入室 周賀 喻鳧 曹松 崔塗

升堂 馬戴 裴說 許崇 唐求

及門 張祜 鄭谷 方千 于鄴

林寬

以上將主客圖中人物臚列出來，可惜此書流傳不廣，刻本狼狽得。後來談到此書的，有吳振棫在他的養吉齋餘錄載有此種掌故，再有楊鍾羲在雪橋詩話上曾有批評。這是由於高密派首領當時只作客於桂林李松浦家（有韋廬詩集有二李評語），與外邊隔絕，故知道此派的人絕少。可是李氏兄弟之說，也不一定。是創見，却受了明代楊慎藝林伐山中所說的影響。此外學賈島而最肖者，在南宋有永嘉四靈（趙靈秀、翁靈舒、徐靈輝、靈淵）到清末有釋寄禪號八指頭陀者。明代人到少有學他的。1021

【張小山】清——一八九二頃人。著有平金川全傳（一名年大將軍平西傳）四卷三十二回。（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張小山小令】二卷。元張可久撰。可久字伯遠，號小山，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官。太和正音譜：張小山之詞，如瑤天笙鶴。又云：其詞清而麗，華而不豔，有不像煙火食氣，真可謂不羈之材。若披太華之仙風，招蓬萊之海月，誠詞林之宗匠也。當以方九皋之眼相之。有明李開先輯本。

【張尚瑗】宏遠，一字損持，清——一七零一頃，吳江人。才情藻逸，性尤嗜佳山水。一六八八年進士，膺館選，及假沐歸里，終歲作汗漫遊。久之，以庶常外調，終江西興國令。尚瑗工詩，多紀遊之作，有石里詩鈔。初從朱鶴齡游，講春秋之學，著三傳折諸四十四卷。

【張炎】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宋至元——一二四八至約一三二零本西秦人，家臨安，張樞之子。卒年約七十三。幼承家學，宋亡后，潛跡不仕。縱遊浙東，西落拓以終。平生工為長短句，常與王沂孫唱和。以

春水詞得名，世號爲張春水；又以解連環詠孤雁，人爭傳之。因號張孤雁。炎詞專重聲律，多蒼涼激楚之音，著有山中白雲詞八卷，樂府指迷一卷，詞源二卷。

【張炎詞】張炎的詞，畢竟祇是注意兩方面：一是

「音律」，二是「雅正」。無論如何，張炎的詞，總是紹繼周美成、姜白石、吳夢窗；等人的遺業，受有他們底影響的；然而，他於美成，首先就表示不敬：（1）在「音律」方面，他說：「美成負一代詞名，所作之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而於音譜，且開有未諧。」

（2）在「雅正」方面，他說：「耆卿伯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他的意思，要能夠採取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諸人之所長，別去諸人之所短，「精加玩味，象而爲之」，夫然乃可以稱之爲全璧。□張炎對於詞的音律之講求，可以說是由於三方面所促成的：第一，關於前代詞人的促成，這已經是由史實證明了的，不用說了。第二，受着他的前輩的餘緒，他自己嘗說：「余疏陋，才昔在先生人侍側，聞揚守齋、毛敏仲、徐南溪諸公商榷律音，嘗知緒

張

餘，故生平好的詞章。」又說：「近代揚守齋，神於琴，故深知音律；守齋持律甚嚴，一字不苟作，遂有作詞五要（按作詞五要，今附于張氏詞源之後）觀此，則詞欲協音，未易言也。」第三是他自家承受其祖先的遺傳，叔夏曾祖張鑑，既能爲詞，祖合父樞，亦均工文學，樞字斗南，別號奇聞老人，叔夏詞源嘗述之道：「先人曉暢音律，有寄間集，旁綴音譜，刊行於世。」此書現在已經失傳，每作一詞，（有詞在周草窗絕妙好詞中）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隨即改正。曾賦瑞鶴仙一詞云：「捲簾人睡起，放燕子歸來，商量春事，芳菲又無幾，減風光，都在賣花聲裏。吟邊眼底，嫩綠移紅，換紫甚等閑。半委東風，半委小橋流水。還是苔痕滿雨，竹影留雲，做晴猶未，繁雜迤邐。西湖上多少歌吹，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聞了尋香兩翅，那知人一點新愁，寸心萬里！」此詞按之詞譜，聲字皆協，惟「撲」字稍不協，遂改爲「守」字，迺始知雅詞協音，雖一字亦不放過，信乎協音之不易也。又作惜花春，起早云：「鎖窗深。」深字意不協，改爲幽字，又

不協；改爲明字，歌之始協。此三字皆平聲，胡爲如是？蓋五音有唇齒喉舌鼻，所以有輕清重濁之分，故平字可爲上入者，此也。」屬樊榭論詞絕句第七首自註云：「玉田詞本其父寄間翁。」伍崇曜云：「玉田詞實有跨竈之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惟白石老仙足與抗衡耳。研究聲律，尤得神解。」用功逾四十年。」（張炎自謂）所著之書，足爲詞家圭臬。至其持論，皆是猶他自己參悟出來者。他說：詞以協音爲先，音者何譜是也。蓋一曲有一曲之譜。古人按律製譜，以詞定聲，此正「聲依永，律和聲」之遺意。又說：故詞之有作，必須合律，然律非易學，得之指授方可。若詞人方始作詞，必欲合律，恐無是理。所謂千里之程，起於足下，當漸而進可也。故凡爲雅詞，必當協音。「詞章先宜精思，音律所當參究。俟語句妥溜，然後正之音譜；二者得兼，則可以造極元之域。」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他的意思，以爲所謂雅詞者，必得聲字清圓，其音甚正，方可以爲盡善盡美也。故曰：「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情所役，則失其雅正。

之音矣！」因是之故，所以叔夏論詞，最重「音譜」。「拍眼」「句法」「字面」「清空」「意趣」……等等的規律。他用這許多梗律，來完成他在詞的方面所提示的雅正，而這雅正，也就是詞壇的窮途末運了。他是南宋功臣，猶王張俊的六世孫。本西秦人，家於臨安。南宋亡時，他纔二十九歲。（四庫提要說他當宋邦淪覆，年已三十有三，那是錯的。）因爲他是功臣之後，所以他也稟具節概。南宋既亡，潛跡不仕。淳祐景定間，王邸侯館，歌舞昇平，居生處樂，不知老之將至。梨園白髮，凜宮娥眉，餘情哀思，聽者淚落。叔夏因是喪財棄家，客遊無方，往來南北，四十餘年。王昶嘗作叔夏年譜云：「不屑屈志新朝，僅而後免。」戴表元亦說他曾經「以藝北遊」。可知叔夏之所以不仕者，并非絕對的痛恨元朝，乃在乎擇位以處耳。舒岳詳說他曾北遊燕薊，上公車登承明有日矣！一日思江南菰米葦絲，慨然撲被而歸。彼其出處之間，任情去留，叔夏的個性，亦至強哉。叔夏家財既罄，仕途莫達，偃蹇窮困，至難爲狀。於是縱遊西浙，藉以終老。據袁

梅的話，我們知道他嘗在甯波，設卜肆賣卦以度活；其遭際之不良，乃至于此也。叔夏就是這樣的死去了！他的死時，大約當在元仁宗延祐七年（西歷一三二零年）享壽七十三歲。叔夏所作山中白雲詞，意度超元，律呂協洽；有姜白石之深婉，周清真之雅麗。至其功績，則在結束唐宋以來詞壇六百年間之終局。詞至叔夏，實已不能再向前進了！詞自吳文英以降，作者大都以詠物爲時髦。張炎生當宋末元初，自然多于這一方面致力了。因爲他肯致力的結果，故也確有一些很工的。鄧牧伯牙琴云：「叔夏春水一詞，絕唱古今，人以張春水目之。」詞云：「波暖綠粼粼，燕飛來，好似蘇堤纓曉。魚沒浪痕圓，流紅去，翻喚東風難掃。荒橋斷浦，柳陰撐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絕似夢中芳草。和雲流，出空山，甚年年淨洗花香不了。新綠乍生時，孤村路，猶憶那回曾到。餘情渺渺，茂陵觴詠如今悄。前度劉郎從去後，溪上碧梅多少。」（南浦，詠春水。）至正直記說他嘗賦孤雁一詞，中有「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之句，人

都以張春水稱之。則知必非南浦矣！詞云：「楚江空晚，悵離羣萬里，恍然驚散。自顧影欲下寒塘，正沙淨草枯，水平天遠。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歎因循誤了，殘艷擁雪，故人心眼。誰憐旅愁荏苒，謾長門夜悄，錦箏彈怨。想伴侶猶宿蘆花，也曾念春前，去程應轉。暮雨相呼，怕鷓鴣地玉關重見。未羞他雙燕歸來，畫簾半卷。」（解連環，詠孤雁。）詠物如畫家寓意，要得生動之趣，方爲逸品。叔夏詠物諸詞，要皆流動有致，故能傑出。草窗詞選云：「樂笑翁張炎詞，如『荒橋斷浦，柳陰撐出漁舟小』賦春水入畫。其詠孤雁云：『自顧影欲下寒塘，正沙淨草枯，水平天遠。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如此等語，雖丹青難畫矣！」則其刻狀物態，極深研幾，故能無其右也。張炎嘗說：「詩難於詠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摸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放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句，斯爲絕妙。」以上兩詞，便是他依據這種法則而創造出來的。張炎作詞，因爲他喜歡「鍊金錯采」的原故，所以頗愛注意虛字的呼喚，字

面的煅煉，句法的襯搭。於此之外，他更講求清空，留心意趣。他說：「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又說：「詞以意趣為主，不要蹈襲前人語意。」這一類詞，可于其寫景抒情諸作中鑒賞之。「記玉關踏雪事清遊，寒氣敝貂裘。傍枯林古道，長河欲馬，此意悠悠。短夢依然江表，老淚灑西州。一字無題處，落葉都愁。」載取白雲歸去，問誰留楚佩，弄影中州。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聲秋。向尋常野橋流水，待招來，不是舊沙鷗。空懷感，有斜陽處，最怕登樓。」（甘州，餞沈秋江）「山空天入海，倚樓望極，風急暮潮初。一簾鵝外雨，幾處閑田，隔水動春鋤。新煙禁柳，想如今綠到西湖。猶記得當年深隱，門掩兩三株。」愁傘荒洲古溆，斷梗疏萍，更漂流何處？空自覺圍羞帶減，影怯燈孤。常疑即見桃花面，甚近來，翻致無書。書縱遠，如何夢也，都無？」（渡江雲，久客山陰憶西湖作）「接葉巢鶯，平波捲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遊，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薇蕖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凄然，萬綠西冷，一抹荒煙！」當年燕子知何處？

但苔深韋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閑眠。莫開簾，怕見花飛，怕聽啼鴉！」（高陽臺，西湖春感）「詞之難于令曲，如詩之難於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間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餘不盡之意始佳。」（詞源）他有了這樣的認識和方法，所以他的「小令」也都寫來渾不着力，流動圓轉，異常可愛。如「采芳人杳，頓覺游情少。客裏看春多草草，總被詩愁分了。去年燕子天涯，今年燕子誰家？三月休聽夜雨，如今不是催花。」（清平樂）「清明時節雨聲嘩，潮擁渡，頭沙。翻被梨花冷看，人生苦戀天涯。燕簾鶯戶，雲窗霧閣，酒醒啼鴉。折得一枝楊柳，歸來插向誰家？」（朝中措）伍崇曜說：「玉田詞三百首，幾於無一不工，則其所長之調，原不止于春水與孤雁也。驗之數詞，其言益信。」張炎以為離情是哀怨必至的，必須調感愴于融會中始得。但是，他的創作，務要力求合於雅正，不可鄰乎鄭衛。所以他雖然知道陶寫性情，詞婉於詩；但他主張「稍近乎情」即可。張炎的詞，就因為他止於「稍近

乎情，」所以沒有厚重的情感的表现，這便是他一個極大的病。在他自己，方且以爲必得如此，而後可以免去輕佻姚冶始能到雅正的條件；這還不是他的矯枉過正了嗎？**玉田**所以不及前人處，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換意；若其用意佳者，即字字珠輝玉映，不可指摘。**周介存**說：「**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詣力，亦不後人，覺積穀作米，把纜放船，無開闔手段。然其清絕處，自不易到。」此評最爲得之。**張炎**嘗悼**碧山**云：「自中仙去後，詞牋賦筆，更無清致。」（**鎖窗寒**詞）其序語至謂**碧山**之詩清峭，于詞間雅，「有**姜白石**意趣，今絕響矣！」又嘗效擬**吳夢窗**西子妝自度曲，並自題云：「余愛其聲調嫺雅，久欲效而未能。甲午春，寓**羅江**，與**陳文卿**間行江上，景况離離，斜日孤村，鶻聲萬里，因填此闕。惜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據此推證，可知**叔夏**于詞，也頗受着他們的影響不少了。（**周濟**云：「中仙最近**叔夏**一派，然**玉田**自遜其深遠。」）至于「推五音之數，演六律之譜，按月紀節，賦情咏物」（**陸文圭**詞源跋）則又鎔

會衆家，別具神解。「以之接武**姜夔**，居然後勁；宋元之間，亦可謂江東獨秀矣！」（**四庫提要**）**鄭賓于**曰：詞到**張叔夏**，已經將牠本身歷來的賬目作了一個總結，俟後的詞人，雖也齊向詞源裏去討生活，但都不過得其皮傳而止耳。**王靜安**云：**玉田**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玉老田荒**！」（**踏莎行**）則其詞格爲如何乎？**張炎**詞源一書最稱精審。**彭甘亭**云：究律呂之微，窮分寸之要，大晟樂府遺規可稽，則**白石道人**歌曲，**海叔碧鷄**漫志而外，惟詞源一書爲之總統。以他這樣講究音律的人，而於用韻，往往以「真」「文」「青」「庚」「侵」「尋」同用，「寒」「刪」間雜「覃」「監」，可知宋人作詞，自係活韻，固不必依準已成之方格韻本爲法則也。1000

〔**張炎**〕吟樵清——一七一——**一頃江蘇華亭人**。一六九六年舉人。官至**桂林府**知府。告歸后加銜爲**太僕寺少卿**。崇工詩，以風調勝。著有**賦清草堂詩鈔**，凡五集，爲**白雲吟**、**一肩吟**、**獨宜吟**、**江上吟**及**雪蓬吟**，今存**江上吟**及**雪蓬吟**，凡六卷，餘皆散佚。

【張炳堃】鹿仙，清平湖人。翰林院編修。有抱山樓詞。

【張悛】⁹³⁰⁴士然，晉——二九零頃吳國人。官太子庶子，宗正卿。元康中（二九五左右）為吳令謝詢上表求為孫氏置守塚人，詔許之。悛有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註）他的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文選中亦收載之。

【張怡】⁹³⁰⁶初名鹿徵，字瑤星，明至清——一六零八至一六九五江蘇上元人。卒年八十八。（清史列傳作康熙三十年卒，年歲同。此從五續疑年錄）明末以諸生蔭錦衣衛千戶。李自成入京師，不屈被繫，或異而縱之。久之，歸里，隱居攝山僧舍，閉戶著書，自號白雲山人。當事高其節，招之不往，或造謁即踰垣而走。怡著書甚多，有詩文集二十餘卷，志林二卷，諮問隨筆，續筆八卷，金陵私乘八卷，蠡酌四十八卷，讀易私鈔二十卷，白雲言詩十二卷，史絮二十四卷；等十餘種。（均清史列傳）

【張慎言】⁹⁴金銘，號藐山，亦稱藐姑，（四庫總目提

要疑其自號藐姑山人，而稱者各省其文）明至清——一五七八至一六四六陽城人。卒年六十九。六一零年進士，除壽張知縣。天啓初，出督畿輔屯田，上官種、佃種、民種、軍種、屯種五法。崇禎時，官至南京吏部尚書。福王立於南京，命理都事。尋乞休，國亡后，疽發背卒。慎言著有泊水齋詩文集，已散佚，今存文鈔三卷，為后人所輯。

【張煥】⁹⁷（一作章煥）字揚華，一字茂實，明——一五五一頃長洲人。一五三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擢南京太僕寺卿。值倭犯兩浙，上平倭十二策。累遷督理南京倉儲，右副都御史。因赴任遲延，劾其怠慢君命，逮治。謫戍廣東。煥著有華陽漫稿十四卷，平倭四疏三卷。

【張悅】⁹⁸⁰（一作說）宋——？至四七零吳郡吳人，張暢之弟。有美稱。歷中書吏部郎，侍中。晉安王子勛建偽號於尋陽，與鄧琬共輔政。事敗，殺琬歸降，官至南郡太守。明帝欲以領巴郡太守，未拜而卒。悅著有文集十一卷。（隋書經籍志注）

【張悅】時敏，明——？至約一四九六松江華亭人。一四六零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成化中，出為江西僉事，改督浙江學政，力拒請託。孝宗時，為吏部左侍郎，兩攝選事，眾稱公允。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卒，諡莊簡。悅著有定菴集五卷。

【張敞】⁹⁸²子高，漢——前？至四八茂陵人。宣帝神爵元年（前六一）為京兆尹，市無偷盜，然無威儀，嘗走馬章台街，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感傳「張京兆眉撫」。帝問之，他答道：「臣聞閨門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帝不之責。甘露元年（前五三年）坐與揚惲厚，免歸。數月，京兆抱鼓四起，冀州部盜賊縱橫，帝思敞功，召拜冀州刺史。乘傳到部，盜賊屏息。元帝初即位（前四八年）欲用為左馮翊，適病卒。敞著有集二卷（唐書藝文志）。

【張榮】⁹⁹景桓，清——一六九二頃江蘇華亭人。工詩詞古文，生平所作，共有古文雜作六百首，餘詩三萬餘首，詩餘一千五百餘首，歌謠三百餘首，康熙五十二年，存三十分之一，成空明子詩集十卷，又八卷文

集六卷，又二卷，雜錄一卷，詩餘一卷，餘均付之一炬。

【頂牛兒起對天】北平流行俗曲（小盆）

【頂燈】⁹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頂頑兒罷踢圍兒打恭恭】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頑友自歎】見光棍自歎條。

【悲悲切切】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悲怨霸王】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悲秋】²⁹北平流行俗曲。

【悲士不遇賦】司馬遷出游名山大川，道梁楚以歸，稍遷郎中，奉使巴蜀，本初中為大史，嗣父職，位丞相上，遇亦隆矣。會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迺下腐形，其所作悲士不遇賦，蓋在是時耳。其詞曰：「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恆克己而復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避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世悠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此非嗟卑歎老之言，明係涕俗嫉時之語，而一種孤危蕭颯神

情，躍然紙上。又曰：「使公於公者，彼我同今，私於私者，自想悲兮，天道微哉。」文選注十五引天道悠昧，疑即此句。吁嗟閻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一方遷爲陵，進說之時，與馮唐稱魏尚何異，迺一言未察，刑禍隨之，而遷可爲陵，明心迹，誰復爲遷，頌隱情，故張馮列傳，子長有自悼之微旨也。公私渾殺，天人莫測，俱於言外得之。末言：「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云其否，逆順還周，乍沒乍起，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愈見景武之間，漢網苛密，世無馮唐長者，只可委之自然，蓋所感者深矣。厥後淵明亦作感士不遇賦，涑水司馬合三子而評之，特謂子長文士之靡耳，尊顯富貴，何謂不遇也，亦淺視乎子長矣。

【悲回風】九章中在抽思稍後的作品，便是悲回風。朱子說他是屈子隨絕之音，王船山也說他是自沉時永訣之辭，蔣驥也說他是纏懷沙而作的，觀其反覆著明，慕彭咸之志，大約作於死時前一年秋間。這卻是没有把這篇全文好好的看完，故有這個錯

誤。試問：他若真是臨絕永訣之辭，篇末裏何以反說「任重石之何益？」即此一端，已足證明屈原這時尚無決死之志。今按抽思與悲回風兩篇相同的點極多，例如抽思云：「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悲回風云：「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由此可知他作這兩篇文章時，同是經過夏季的。又如抽思開首云：「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悲回風開首也云：「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抽思又云：「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回風也云：「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由此可知他作這兩篇文章時，已由夏季而入秋季了。又悲回風後面更云：「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可見屈原作悲回風時，已經背秋涉冬了。抽思但說到秋風動容，曼夜方長爲止，故知他的時代是懷王二十四年八九月間，而悲回風至早當作於是年十月以後。其次，我們再研究悲回風的產地。試看他說：「浮江淮而入海兮，送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按抽思言漢北，此言淮與河地

點是很相近的。(這也可助證他們的時代相近)陸侃如先生屈原評傳云：「屈原作品中說及淮與河的，只有這次。我們知道他初放的地點是在漢北，恰在漢水發源處，而與黃河距離也近。因此，我以爲悲回風一定是在漢北作的。」這是很對的，但他因此便認這篇與抽思同爲懷王十六年所作，我卻不以爲然。悲回風在九章裏要算最好的作品，這全是音調上的關係。他在前面用了「相羊」「戲歎」「嗟嗟」「淒淒」「曼曼」「從容」「周流」「逍遙」「於邑」「鬢鬢」「踴躍」「惆悵」「忽忽」「冉冉」等雙聲疊韻和重言。(其中也有一句之中兼用雙聲疊韻或重言的。)已經很夠引起讀者的美感；後面還用了許多唇音的雙聲字。例如「穆眇眇」「莽芒芒」「邈漫漫」「漂綿綿」「翩冥冥」「罔芒芒」「漂翻翻」等都是三個字結合的聯綿字，第一字與第二第三兩字既爲雙聲，而二三兩字又是重言，這種文學上的技術未嘗不是作者有意爲之。所以顧炎武說後人辭賦少有趕得上他的。¹¹³⁴

瑟 斐

【悲盦詩賸】清同治間趙之謙撰。
 【悲盦居士文存】一卷。清會稽趙之謙撰。有光緒龍氏刊本。¹¹³³¹

【瑟盧遺詩】一卷。清大定張永康撰。有光緒黎氏刊本，在黎氏家集內。

【瑟調曲】古今樂錄說：「王僧虔技錄，瑟調曲有善哉行，隴西行，折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東西門行，都東西門行，順東西門行，飲馬行，上留田行，新城安樂宮行，婦病行，孤子生行，放歌行，大牆上蒿行，節田黃爵行，釣竿行，臨高台行，長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雁門太守行，豔歌何嘗行，豔歌福鍾行，豔歌雙鴻行，煌煌京洛行，帝王所居行，門有車馬客行，牆上難用趨行，日重光行，蜀道難行，權歌行，有所思行，蒲坂行，採梨橋行，白楊行，胡無人行，青龍行，公無渡河行。」¹¹⁴⁰

【斐然集】三十卷。宋胡寅撰。是集卷數，與宋史本傳所載者相同，尚稱完帙。寅篤信程氏之學，頗重氣節，集中所載內外諸制，尚能秉正不阿。有朱端平元年馮邦佐刊本，嘉定三年鄭肇之刊本，四庫依宋板

鈔。

【¹¹⁴⁴舞簫樓詩稿】清嘉慶間陳權撰。

【¹¹⁶¹¹說江樓】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¹¹⁶¹¹說劍樓詩稿】清廖鳳徵撰。

【¹¹⁶²醜江詩草】清道光間蘇宗經撰。

【¹¹⁶⁴⁵礪軒詩集】清乾隆間侯日曦撰。

【⁰⁰⁸研齋存稿】清道光間陳乙鳳撰。

【⁰⁰⁸研六室文鈔】十卷。清績溪胡培壑撰。有道光十

七年涇川書院刊本。又一本，十卷，補遺一卷，附行狀

一卷。有光緒四年世澤樓重刊本。

【¹研北花南詞鈔】一卷。清興化徐鳴珂撰。有道光

刊本。在研北花南吟草內。

【⁶研北花南吟草】四卷，附詞二卷。清興化徐鳴珂

撰。有道光刊本。

【²¹研經室文稿】一卷。清儀徵阮元撰。有道光刊本。

【⁰⁴研經室詩錄】五卷。清儀徵阮元撰。有原刊本，在

文選樓叢書內。巾箱本，在粵雅堂叢書內。

又一本，六卷。有原刊本。

【²研經室集】七卷。清儀徵阮元撰。有咸豐補刊學

海堂本。又一本，一卷。有石印本，均在皇清經解內。

【³研經室初集】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

十二卷，續集九卷，外集五卷。清儀徵阮元撰。有道光

刊本。又一本，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十三

卷，續集十一卷，再續集七卷，外集五卷。有原刊本，在

文選樓叢書內。又一本，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

四集十三卷，續集九卷，外集五卷。有涵芬樓影印原

刊本，在四部叢刊內。

【⁹研經堂詩文集】十六卷。清丹陽吉夢熊撰。有道

光刊本。

【²⁹研秋齋詩文略】二卷，附筆記二卷，行述一卷。清

寶應劉彥矩撰。有道光五之堂刊本。

【³研溪先生全集】八卷。清吳縣惠周揚撰。有康熙

紅豆齋刊本。

【⁷研雅堂詩】清同治間張景祁撰。

【⁹研堂詩】十四卷。清武進楊維坤撰。有乾隆刊本。

1164G
【硬行蔡】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1171
【琵琶語】一卷。清浙西周文泉撰。有道光刊本，在

補天石傳奇內。

【琵琶記】⁰⁷琵琶記係元末明初時高明所作，高明字則誠，浙江瑞安人。一說係高拭字則誠，在藝苑卮言及其他明人的著作中，取此說者甚多。可是在太和正音譜裏曾說有一個燕山的高拭，能北曲。這樣，所謂高拭當是別人，明人誤會，以爲高拭即是高明（王國維的曲錄卷四裏辨這事極詳）真是笑話。按高明是元末至正四年進士，在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做過官，文名重於一時。琵琶記多分是後來閒居時候作的。其思想雖無可足述，但就技巧的方面言，確可以算作南戲後興的第一部傑作。後來的南戲，往往以此爲法。現在略述劇中的情節如下：蔡邕在二十三歲之春，娶妻趙五娘，纔及兩月，值春光明媚之際，張壽筵爲父母祝壽（第二「高堂稱慶」）這時京中將會陳，試留郡的太守推薦蔡邕，蔡邕的父親命他去應試。蔡邕以父母年老，去後無人供養爲慮，

硬 琵琶

意欲不往。惟嚴命又不敢違，適鄰人張太公來，答應一切事情，自己都可盡力幫助。蔡邕乃決意進京，將家事托張太公照應，告別自己的父母和妻子登程。（第四「蔡公逼試」第五「南浦囑別」）途中和別的书生一同跋涉千里，到達京師，一試居然狀元及第，與榜眼探花等共戴宮花，連騎赴杏園之宴。這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之時。（第七「才俊登程」第八「文場選士」第十「杏園賜宴」）當時相國牛僧孺有一個女兒在家未嫁，正暮春時，牛氏的婢女在深院裏喜無端遊玩，且入戲語，牛氏以正言規斥。（第三「牛氏規奴」事情被其父相國知道，相國更加嚴誨，以後日治家不能約束爲戒；一面急急爲擇婿之準備（第六「丞相訓女」）一日相國在朝，天子聞其女未嫁，命給新狀元蔡邕爲妻，相國乃遣官媒詣蔡狀元宅，告以旨，蔡邕固辭不肯，且思此事既出自聖旨，一旦觸動上怒，害多益少，不若及早辭官歸鄉。（第十二「奉旨招婿」第十三「官媒議婚」）相國得知蔡邕不肯許婚，非常震怒，意欲訴之朝廷，可是相

國的女兒，認為這事不能過分勉強（第十四「激怒當朝」第十五「金閨愁配」）當蔡邕上奏時，以父母在堂欠缺孝養為辭，乞辭官歸去，牛相國當時極力設法阻止，不允所請（第十六「丹陛陳情」）一方相國再遣官媒，強迫蔡邕許婚，蔡邕至此遂屈服，入贅於牛府（第十八「再報佳期」第十九「強就鸞鳳」）其間蔡邕的鄉里，自蔡邕去後，妻趙五娘善待舅姑，眼望着丈夫衣錦還鄉，却是石沉大海，一去無消息。不幸遭着歲饑，家計日益窮困。（第九「臨妝感歎」第十一「蔡母嗟兒」）聞官有施米，乃跟着其他饑民，當官乞得幾升糧，不料歸途又被惡漢奪去，絕望之餘，意欲自盡，終以舅姑無人供養而止。（第十七「義倉振濟」）自己乃歸家，賣去嫁時的衣裳釧釵之類，以養活舅姑。日食益乏，自己乃以糟糠充飢；一面對舅姑仍勉強給以白飯。婆婆又嫌沒有菜吃。（第二十一「勉食姑嫜」）當五娘吃糟團子的時候，深恐給公婆知道，增加公婆的憂心，婆婆却以為她一人躲在別的地方獨吃，必有美食。因此有一次當她

獨吃的時候，和公公去窺看，看見五娘是在吃糠團子，這一驚便弄得一命歸天。幸得鄰家張太公之助，給以棺葬（第二十一「糟糠自厭」）在京師的蔡邕，自入贅相府後，身榮官陞，衣鮮食美，過着很幸福的生活。不過有時想起故鄉的父母和妻子，也不得不悶悶不樂，一日和夫人牛氏在水亭賞荷，牛氏要他彈奏一曲，他含混應命。原來牛氏要聽的是風入松，而他彈的却是思歸引，又是別鶴怨。牛氏不悅，問他為什麼要彈這種曲，他稍帶躊躇地說，自己只慣彈舊弦，這新弦彈不慣。有暗暗憶着舊妻的意思。（第二十二「琴訴荷池」）他又時常想托人帶封信歸家，不料又被拐兒偽造一封父親的家書，騙了他的回信及路費，逃之夭夭。（這段情節寫得非常幼稚。）（第二十四「官邸憂思」第二十六「拐兒給誤」）一方在故鄉的五娘，自婆婆死後，公公亦得病，五娘親侍湯藥，看護不遺餘力，但老人風燭殘年，支持不住，終究死去。五娘家徒四壁，無法只得鬻髮買棺。幸鄰人張太公始終以全力幫助，送布帛米穀等，方得將

公公安葬妥貼。(第二十三「代嘗湯藥」第二十五「祝髮買葬」)(這裏還有第二十七齣「感格成墳」因爲裏面講的是鬼話，不敘。)五娘自公婆死後，乃描公婆肖像一幅，負之，自己作道姑裝，彈琵琶，唱行孝曲，沿途乞食，進京尋夫婿。(第二十九「乞食尋夫」第三十二「路途勞頓」)蔡邕在牛氏宅，中秋夜和夫人賞月，快快不快，夫人再三問故，蔡邕乃懇切地將故鄉的事情告知。夫人極表同情，願和蔡邕回故鄉，奉侍公婆。當時告知相國，相國怒不許。夫人以蔡邕貽誤父母和妻子，是己之罪，乃終日悔恨，相國被女兒的誠意感動，不得已答應派人迎蔡邕的父母，來邸供養。(第二十八「中秋賞月」第三十「閨閤哀情」第三十一「幾言諫父」第三十三「聽女迎親」)這兒趙五娘已到京城，會彌陀寺有大法會，乃彈琵琶在那兒乞食，得着一點錢，便追薦公婆的亡靈，簷下掛着公婆的肖像。正膜拜間，忽有貴人降臨，五娘匆匆迴避，未及將畫收去。原來這貴人即是蔡邕，他無意間望着這張畫像，很像自己的父母，問左

琵琶

右僕人，知是道姑所遺，即命僕人去找尋道姑，已知去向。蔡邕命左右把畫像收起，帶回自己公館，一面並祈父母的平安而去。(第三十四「寺中遺像」)至此五娘已知道蔡邕在相國宅，乃故意彈琵琶乞食至其門，由丫頭傳知牛氏。牛氏很可憐一個流落的女子，喚她進來，盤問底細，知道即是蔡邕的前妻牛氏，賢慧把她留在邸內，換去她道婆的衣服，這事蔡邕毫不知道。(第三十五「兩賢相識」)當蔡邕把父母的畫像拿回來時，即掛在自己書房的壁上。第二天五娘乘蔡邕不在書房裏，偷偷在畫像上題了四句詩，詩云：「向日受饑荒，雙親俱死亡；如今題詩句，報與薄情郎。」蔡邕回來看見這首詩，非常奇怪，細問牛氏，得知這段情節，牛氏並招五娘和蔡邕對面。(第三十六「孝婦題真」第三十七「書館悲逢」)再說牛府派出迎蔡邕父母的使者李旺，他到蔡邕的家中時，不見一個人，東西詢問，巧遇着那位張太公，張太公把蔡家的不幸從頭至尾訴說了一週，痛罵蔡邕的不孝和薄情。李旺悄然回京復命。(第三

十八「張公遇使」第四十「李旺回話」——蔡邕得知道父母死亡的消息，請假歸鄉守制，兩妻相隨，浩浩蕩蕩歸到故鄉來，雖然是死了父母，但終得衣錦榮歸。後來滿門旌獎，萬事完結。（第三十九「散髮歸林」第四十「風木餘恨」第四十二「一門旌獎」）琵琶記共四十二齣（古本四十三齣）全部的結構用對照的寫法，把蔡宅和牛府的光景交互演出。一富一賤，一苦一樂，冷暖之間，極盡描寫的能事。這劇差強可以算作成功的有兩點：第一是引起對於支階級憎惡的觀念，當看者看到「激怒當朝」「丹陸陳情」等齣時，真有無限的憤怒，對着支階級的「順他則生，逆他則死」這種階級的罪惡，多麼可以咒咀。第二是寫蔡家生活的悽慘，而以牛府的安樂華麗的生活為對照，這種社會組織的不平等，誰都要引起改革的念頭。如果我們說琵琶記是有價值的話，那末他的價值，決不會逃出這兩點以外。最討厭的就是自第三十五齣起，硬要把趙五娘去和蔡邕相遇，硬要弄到團圓結局，這種臭而又臭的

寫法，在劇情的方面講，既勉強又勉強，以文學的價值言，更減色又減色。所以我以爲琵琶記應裁至三十四齣爲止，則結構可以顯得更有精采。本來後八齣——即自第三十五齣起——有認爲是他人所續的，在曲律卷四裏說：「至後八折，真僉父之語，或以爲朱教諭所續，頭中之筆，當不誣也。」這種論斷雖未見真確，但琵琶記之後八折不能滿足人意，是誰都感到的。琵琶記至今還膾炙人口，可是古來批評琵琶記的，犯着兩種錯誤——這也可以說古來文學批評家之總的錯誤——第一種是只注重於文字的技巧，而不注重於內容，這一種思想最要不得，因爲會把人變成文字的奴隸。第二種是將所謂無聊的忠孝節義，視到琵琶記裏面去，認爲琵琶記是向人說教的東西。這一種批評法，正像一班腐儒的解釋詩經「女曰雞鳴，士曰采芣」本來是寫一對吊膀子已經成功的情人，在那兒做他的好夢，兩人講情話的情形，而一班腐儒却硬要說，這是一個什麼狗屁的皇妃，勉勵那狗屁的皇帝勤勉政事的話。你想是

離題多遠。琵琶記在文學上的價值，既不是所謂忠孝節義的說教，也不是那曲辭的高邁，是我前面所說的那樣；作者對於社會問題描寫的成功。關於古來批評琵琶記的話，我想這裏再沒有給他敘述的必要。琵琶記有法人 M. Bazin 的翻譯本（一八四一年刊）元明的南曲，翻譯爲西洋文的，據說只有琵琶記一種而已。²⁰¹

【琵琶行】唐白居易底詩。全篇六百十六字，體裁爲七言古風。這詩是白居易貶爲江州司馬時，於舟中聞有琵琶聲，問得其始末，有所感而作的，其序曰：「元和十年，余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聞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默，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余出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其序說如此，於是知其所以爲詩底意思之所在了。□

裴

這詩結構（1）敘送客值秋天。（2）敘初聞琵琶聲，不知彈者誰。（3）敘與彈者相見。（4）敘借琵琶以寓心事。（5）敘琵琶聲之緩急，及休止復起。（6）敘彈者自述青春極盛之時。（7）敘彈者自傷老大追憶前事而悲傷。（8）敘他聞其感傷，以速遷謫之苦。（9）敘所遇之境之淒涼，而以感歎作結。□這詩底作風，可說是情思真挚，詞藻幽麗，使人讀了，沒有不歎歎感感，俯仰悲歌的。中間描寫情節，體貼入微，適合人情，所以後人喜歡歌唱，且作爲談話之最好材料。世人評其作風，如江湖湧雪，波餘盪漾，有悠然不盡之妙。這是一點都不錯的。¹¹⁷³

【琵琶行】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琵琶俠】²⁴一本。清董定園撰。傳奇。

【琵琶怨】²⁷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琵琶抱恨】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裴度】¹⁷³中立。唐——七六五至八三九。河東聞喜人。

卒年七十五。貞元進士，累遷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嘗奉詔宣諭魏、博、六州，討平淮、蔡，封晉國公。爲程異輩

所搆，罷爲河東節度。穆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敬宗卒，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文宗。爲牛僧孺所忌，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徙東都留守。時閹宦擅權，度不復有仕進志，乃于東都治第，作別野曰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等觴詩其中。開成中，拜中書令。卒，諡文忠。度著有文集二十卷。（文獻通考作二卷。此從全唐詩。）

【裴度駢文】晉公爲數朝元老，以身繫天下輕重者三十年。韓魏公論唐室名臣，最宗仰之，以全德終始。初讀鑄劍戟爲農器賦，其言曰：「皇帝嗣位之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於是銷鋒鏑而傲載南畝，庠錢鑄而平秩西成，所以殄凶器，降嘉生，收禍亂之根本，致兆庶之豐盈者也。」云：幾疑爲雍容揄揚，盛飾鴻業之臣也。既而讀謫用皇甫鎛程異爲相疏，「謂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體，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甯，承宗斂手削地，韓宏與疾討賊，豈朝

廷之力能制其命哉。」數語刺骨之至。又讀其論魏宏簡等疏，其言云：「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閑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閑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判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又曰：「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北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奸臣盡在，則河朔逆賊，雖平益熾。」云云。語語忠摯，字字激昂，直欲聲淚俱下，而大臣風節，自然蒸出紙上。王鈺四六話序謂如陸宣公、裴晉公律賦，猶未能極工，嗚呼，是豈能以律賦繩之哉。若晉公駢體之疏，亦駢文之極有用者也。〇〇

【裴讓之】士禮，東魏至北齊。至五五四左右，河東聞喜人。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即早得聲譽。（五三五年左右）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歷高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容儀醞藉，高澄目爲「佳舍人」。齊受禪，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除清河太守，姦吏斂迹，

盜賊清靖。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劾其受禪之時，眷意魏朝，嗚咽流涕。遂賜死。

【裴誠】唐—八二五頃間喜人，裴度之姪。官至太子中允。誠能作詞，全唐詩中錄有他的南歌子及楊柳枝。

【裴說】唐—九零六頃人。工詩得名。九零六年與弟諧俱登進士。適逢亂世，奔走道路，有「避亂一身多」句，見者悲之。仕爲補闕，終禮部員外郎。說兄弟均有集。唐才子傳—傳世。全唐詩錄存說詩一卷。

【裴羽仙】唐裴悅之妻。傳世。全唐詩錄存說詩二首，蓋其夫因征匈奴輕入被擒，音訊斷絕，仙思慕甚切，作詩哭之。

【裴子野】¹⁷⁴幾原，宋至梁—四六九至五三零河東間喜人。裴昭明之子。卒年六十二。（中國文學者生卒攷作生於泰始三年，卒於大通二年，年亦六十二歲。此據梁書本傳重推）生而偏孤，爲祖母所養。少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武帝以爲著作郎，再遷員外郎。時大舉北侵，敕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目之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自是諸

符檄皆令具草。遷書侍郎，鴻臚卿。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及歸，妻子恆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人以師道推尊之。卒諡貞。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諡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及文集二十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均作十四卷。此從梁書本傳）

【裴秀】²⁰²季彥，魏至晉—二二四至二七一河東聞喜人。卒年四十八。少好學，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多。秀年十餘歲，凡詣徽之客，出必訪秀。因秀係庶出，故嫡母不以禮待。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立。嫡母知之，乃止。時人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迨長，仕魏爲散騎常侍，改定官制。司馬昭欲立太子未定，因秀言，乃立武帝。及武帝受魏禪，封鉅鹿郡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在位四載，卒。諡元公。配食宗廟。秀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又有文集三卷。（隋書經籍志注，兩唐書志作二卷。）

【裴航】²⁰⁴一本。清無名氏撰。雜劇。

【裴航遇雲英】³一本。元。庾天錫撰。雜劇。

【裴航遇仙】²一本。清黃兆森撰。雜劇。

【裴航相遇樂】⁴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宋志

教坊歌指調中，有君臣相遇樂。

【裴行儉】²¹²³守約，唐——六一九至六八二絳州聞喜

人，裴仁基之次子。卒年六十四。幼以門蔭補弘文生

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參軍。顯慶二年（六

五七年）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

家憂從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祕議、語洩，左除西

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六六五年）拜安西大都

護，西域諸國多來歸降。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為貳

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為裴、李。高宗以

行儉工草書，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書文選一部。吐

蕃叛，出為洮州道左二軍總管。討平之，拜吏部尚書

兼檢校右衛大將軍。突厥阿史德溫傅反，為定襄道

行軍大總管。復討平之，封開喜縣公。行儉通兵法，善

知人，兼工草隸，論士先器識，後文藝，所引偏裨，類為

世名將。卒，諡獻。行儉著有文集二十卷（新唐書志

及舊唐書本傳）又撰草字雜體數萬言及選譜十

卷。

【裴頠】²¹²³逸民，晉！二六七至三零零河東聞喜人，

裴秀之子。卒年三十四。弘雅有遠識。惠帝時為國子

祭酒，兼右軍將軍。以誅楊駿功，封武昌侯。奏修國學，

刻石寫經，累遷尚書。每投一職，殷勤固讓。博引古今

成敗以為言。進尚書左僕射，專任門下事。後為趙王

倫所害。惠帝反正，追諡成。頠，時俗浮虛，著崇有論

以釋其蔽。有文集十卷（唐書經籍志、隋書注作九

卷）。

【裴倩】²⁵容卿，唐——七四二頃絳州聞喜人，裴行儉

之孫。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紫金

服。代第五琦為度支郎。卒，諡曰節。倩著有文集五卷，

又有滄城集五卷（均新唐書藝文志）。

【裴伯茂】²⁶後魏——五二五頃河東人。卒年三十九。

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太昌初（五三二年）

為中書侍郎。永熙中（五三三年）為廣平王贊文學，

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

天平二年（五三五年）因內宴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幾坐罪。伯茂出嗣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恤助，殆同陌路，緣是爲人所貶。薄辛諡文，伯茂著有豁情賦、遷都賦等。又撰晉書，未能成。

【裴淮³²】唐絳州聞喜人。累官監察御史。三遷中書舍人。開元中，拜吏部侍郎，轉黃門侍郎。淮長於敷奏，得張說薦，擢吏部尚書太子賓客。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裴遠³⁴】唐大曆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裴迪³⁵】唐——七四一頃關中人。工詩，初與王維的關係最爲密切。他的生卒年月，我們無從考知，他的一生事蹟我們知道的也很少。我們只知道他是關中人（今陝西），與王維、崔興宗、李頎、杜甫爲友，在天寶後（西歷七五五年？）做過蜀州刺史及尚書省郎。他一生最重要的時候，便是早年與王維同居終南相倡和的時候。他的作品流傳至今者以輞川集爲主，共五絕二十首（與王維等）集外僅九首（其

裴

中西塔寺一首是楊慎偽造的。）我們舉幾首爲例：日夕見寒山，便爲獨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麝麝跡。（鹿柴）。磴石復臨水，弄波情未極。日下川上寒，浮雲澹無色。（白石灘）這都是集裏的，其餘如木蘭柴、宮槐、陌南坨等及集外的送崔九、獻王維等首也都是很有意境的作品。不過我們要注意他雖晚年與杜甫爲友，然他的作品却絲毫未受杜甫的影響。

【裴淑³⁷¹】唐元微之繼室裴淑，字柔之，微之自會稽到京，未踰月，出鎮武昌，裴難之，微之賦詩相慰，裴亦答以詩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別近親。黃鸝遷古木，朱履從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1040

【裴邈³⁷³】景聲，晉——三一零頃河東聞喜人，裴頠之從弟，少有通才，頗器賞之。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廣威將軍。邈著有文集二卷。（唐書經籍志）

【裴啓³⁸】（一作名榮）榮期，晉——三六二頃河東人。父稱爲豐城令，啓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嘗

撰漢魏以來，迄於當世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都好其書，頗見流行。以記謝安語不實，安誠毀之，其書遂廢。語林凡十卷（隋書經籍志注）至隋而亡，今尚可見其遺文於太平廣記及太平御覽諸書中。

【裴濟】³⁹唐——至八三八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元和初，為左補闕。會伐蔡，以中人領使。濟諫以為內人及外事，亂職分。帝嘉其忠，擢起居舍人。憲宗喜方士，濟極諫，貶江陵令。穆宗立，召還，累官兵部侍郎。卒，諡曰敬。濟嘗續文選，編太和通選三十卷（兩唐書本傳）。當時文士凡不與交遊者均不收，故為人所讖。

【裴士淹】⁴⁰唐開元末為郎官。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裴楷】⁴¹叔則，魏至晉——約二四零至二九九間河東聞喜人。卒年五十五。明悟有識量，博涉羣書，尤精老易。美容儀，時稱為玉人。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荐之於司馬昭，辟相國掾，遷尚書郎。武帝為撫軍，以楷參軍事。時吏部郎缺，司馬昭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

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楷為吏部郎。武帝踐位，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與楊駿婚，親不阿。及駿誅，封臨海侯，為中書令，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復加光祿大夫。以疾卒，諡曰元。楷著有文集二卷。（唐書經籍志）

【裴莊伯】⁴⁴孝夏，後魏——四九八至五二五河東聞喜人。裴敬憲之弟。卒年二十八。一史不載卒年。此以上神龜頌時年二十一歲，是年當為神龜元年推算而得。一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博誌多聞，善以簡言辯物。任城王澄辟為行參軍，甚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文筆與敬憲相亞。臨淮王彧引為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聞兄疾，求假不許，徑歸扶侍，晝夜不離側。兄卒，葬於鄉莊，伯以憔悴遘病，亦卒。永安三年（五三零年）進諡曰獻。莊伯兄弟均無子，所以他們死后，所著文詞沒有人集錄。

【裴敬憲】⁴⁶孝虞，後魏——四九三至五二五河東聞喜人。卒年三十三。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業。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

於人未嘗失色。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早卒。世有清德，孝昌中（五二六年）蜀陳雙熾反，所過蹂躪，至敬憲宅，相約不得焚燒。太興三年（五三四年）贈中書侍郎，諡曰文。敬憲以擅作五言詩著名，史評其詩不能瞻逸，而有清麗之美。

【裴松之】⁴⁸⁹世期，晉至宋——三七二至四五一河東聞喜人。卒年八十。博覽羣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劉裕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宋國初建，召爲太子洗馬。累轉中書侍郎，文帝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上。帝贊美道：「裴世期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恤民隱，吏民便之。後爲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詔命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而卒。松之所注三國志，清人列爲二十四史之一。該博詳備，價值較原書爲高。著有文集三十卷（隋書志作十三卷，注作二十一卷，此從兩唐書志）。

【裴夷直】⁵禮卿，唐——八三八頃人。性婁亮，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

署，乃出爲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內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夷直著有文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裴昭明】⁶宋至梁——？至五零二河東聞喜人。裴駟之子。少傳儒史之業。仕宋，至祠部通直郎。武帝以爲始安內史。累遷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歷郡皆有勤績。常曰：「一身之外，夫復何須？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昭明著有文集九卷（隋書經籍志注）。

【裴駟】⁷龍駒，宋——四三八頃河東聞喜人。裴松之之子。仕至南中郎參軍。駟嘗採九經諸史并漢書音義，著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今列爲二十四史之一。有文集六卷（隋書經籍志注）。

【裴錮】⁸唐——八六零頃人。咸通中（八六七年左右）爲靜海軍節度使高駢掌書記，加侍御史。內供奉。乾符五年（八七八年）以御史大夫爲成都節度副使，作題文翁石室詩。錮著有傳奇三卷（新唐書藝文志）多記神仙恢譎之事。其中聶隱娘一篇，亦

見袁郊甘澤謠及段成式劍俠傳。一此書係明人偽作。原書久佚，僅太平廣記所錄四則，得傳於今。

【裴少俊牆頭馬上】在元曲選乙集下。敘裴少俊姿才華茂，因奉命往洛陽採花，過總管李世傑之門，適見其女千金偕婢正侍於牆頭觀望，見少俊騎馬上，風致飄然，心戀之，二人眉目傳情，互以詩相約，於是夕幽會，事為家人得知，二人遂私奔至少俊家，潛住於後花園，後經許多波折，始正式成為夫婦。

【裴少俊伊州】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裴耀卿】煥之。唐一六八一至七四三。傳州授山人。卒年六十三。能詩。應童子舉，為睿宗落邸典籤。開元中累官濟州刺史。再歷宣冀二州刺史。入拜戶部侍郎，擢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充轉運使，遷侍中。終尚書左僕射。卒。諡文獻。

【冀禹錫】京父。金一一九二至一二三三。惠州

龍山人。卒年四十二。歸潛志作年四十三。此從中州集。幼聰慧絕倫。年十九，擢大興魁，入太學，有聲。一二一三年進士。累擢應奉翰林文字，充尚書省都

事。蒲察官奴之變，家人請微服免禍，不從，赴水死。禹錫工詩，畫亦勁健可喜。

【冀越集記】一卷。元熊太古撰。太古生平足跡半天下，北涉灤河西泛洞庭，東遊浙右，南至交廣，故舉南北所至，以冀越名其集。雜記見聞，亦頗賅博，明然記載每不甚確。

【發餘吟草】清光緒間張經贊撰。

【發虛大師遺集】三卷。清釋明中撰。有乾隆刊本。

【到頭結穴格絕句】柳宗元江雪千里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杜甫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最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兩首俱起至末句盡處，始見題眼，謂之到頭結穴格。

【到冬來】北平流行俗曲。《滿江紅》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到沅】茂灑，宋至梁一四七七至五零六。彭城武原人。卒年三十。幼聰敏。五歲時，父攜於屏風抄古詩，沅請教讀一遍，便能誦誦無遺。既長，勤學，善屬文，工

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梁天監初，爲太子洗馬。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謙敬，口不論人短。遷北中郎諮議參軍，卒。沆著有詩賦百餘篇。

【到溉】³¹茂灌，宋交梁。四七七至五四八彭城武原人。卒年七十二。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時人比之二陸。早爲任昉所知。起家王家左常侍。後爲江夏太守，歷御史中丞，吏部尚書，坐事左遷。俄授國子祭酒。因疾失明，以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就第養疾。卒。溉所蒞以清白自修，性率儉，不好聲色。居喪盡禮，毀瘠過人。家門雍睦，兄弟相友愛。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棋，其齋前有奇礪石，戲與賭之。置石華林園，世謂到公石。既致仕，蔬食禮佛。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溉著有文集二十卷。（梁書本傳）

【到洽】³⁸茂洽，宋至梁。四七七至五二七彭城武原人。卒年五十一。少知名，清警有學行。時謝朓文名甚盛，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朓嘗謂洽曰：「君非

登

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洽親時方亂，築室幽居，人號居士。任昉訪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武帝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遲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侍宴華光殿，賦二十韻詩，辭最工，賜絹二十四匹。帝謂任昉曰：「諸到可謂才子。」累遷御史中丞，出爲尋陽太守，卒。諡理。洽著有文集十一卷。（隋書經籍志注）

【到城南】⁴³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到花園】⁴⁴北平流行俗曲。（小宮）

【登歌】¹²¹⁰⁸樂府郊廟歌宗廟樂篇名。漢書二十二：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870

【登岱草】²一卷，歷下草一卷。清永新譚尚迺撰。有乾隆種蘭居朱印本。

【登瀛瑣蹟擬樂府】³二卷。清蕭山陸和鈞撰。有道光聽松聲樓巾箱本。

【登樓記】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登樓賦】王粲作。仲宣博物多識，獻帝西遷，從至長安，以西京極亂，去依劉表，嗣知表不足與有為，復以其貌寢不見重，羈跡荊州，關心故國，自是登樓作賦本旨。其詞曰：「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猶楚詞遷逸次而弗驅，聊假日以消時也。「雖信美而非吾土兮，猶楚詞雖信美而無禮也。」遭紛濁而遷逝兮，猶楚詞吸精粹而吐紛濁也。「平原遠而極目兮，猶楚詞目極千里傷春心也。」悲舊鄉之壅隔兮，猶楚詞忽臨眺夫舊鄉也。是時李郭劫敗，乘輿關中，無復人跡，四海之內，各擅疆域，王路不通，故託於荆山之蔽隔也。入後情詞悽惋，尤慨乎其言之曰：「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嘆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鳥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唯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瓠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不食，步棲遲以待倚兮，白日忽其將暮，風蕭瑟而並

與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闕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切怛而惛惛，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鍾儀楚奏，莊鳥越吟，其本旨也。瓠瓜井渫，傷吾道之不行，白日蕭風喻漢祚之將盡，憂心耿耿，純為九辯之遺音。後來庚子山哀江南賦，亦本斯意而作，劉彥和謂仲宣舉筆似宿構，有以哉。」

【登嘯集詩鈔】一卷，續鈔一卷。清嘉興吳昌榮撰。有小種字林重刊本。

【登臨詩】登臨之題，須寫四面山川之景，與一時遊涉之情，或泉石，或林巒，或烟雲，或花鳥之類，皆景也。或感今，或弔古，或思國懷鄉，或怡襟適趣，皆情也。任其所感觸而用之。忌在浮沉而不醒動，遊移而不貼切。867

12312
【瑞玉記】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102
【瑞霓羅】一本。清朱佐朝撰。傳奇。

【瑞芝山房詩鈔】八卷。清丹徒戴燮元撰。有光緒元年揚州刊本。

【瑞芝軒楹聯】四卷。清仁和徐琪撰。有香海庵叢書本。

【瑞芍軒詩鈔】四卷，附詞鈔一卷。清仁和許乃毅撰。有同治刊本。

【瑞芍軒詞鈔】一卷。清仁和許乃毅撰。有同治刊本，在瑞芍軒詩鈔內。

【瑞榴堂詩】清道光間託渾布撰。

【瑞陽阿集】十卷。明欽縣江東之撰。東之字長信，萬曆進士官至貴州巡撫，其集中奏議居半。

【瑞筠圖】二卷。清錢塘夏綸撰。有乾隆十五年刊本，在惺齋新曲內。

【瑞竹亭合稿】四卷。清王愈擴及其弟王愈融撰。愈擴文長於論古，頗能曲折如意。愈融筆力稍弱，風骨尚未老成。

【璞齋集】七卷。清錢塘諸可寶撰。附清足居集二

卷。金匱鄧瑜撰。有光緒二十二年刊本。

【璞岡集】三卷。明馬汝彰撰。凡文一卷，詩一卷，詩餘一卷，皆不擅長。

【璞堂文鈔】十一卷。清許重炎撰。是集多講學之文，而持論平允，縱橫曼衍，惟意所如，不能一一入格也。

【聯語與遊戲文】聯語是屬於駢文的產兒，可以做裝飾品，可以做遊戲文，可以送禮，可以怡神，是我國文學中特殊的現象。相傳起於後蜀時代，（梁章鉅楹聯叢話）到了宋代，始通行於時。朱熹的聯語至今猶為人所傳誦。聯語有楹聯、壽聯、喜聯、輓聯之別，字數不拘長短，句法有詩句、詞句、散文、對句之別，作風有雄渾、纖麗的變化，真是極其大觀了。自從曾國藩提倡以後，聯語的發展，更進一層。日暮西山的駢文，又藉此可以保存一下了。聯語可以做遊戲文，但是遊戲文除聯語之外，尚有多種：（一）諧文，如韓愈毛穎傳；（二）諧詩，如長孫無忌嘲歐

詢詩，見孟榮本事詩。(三)諧詞，如陳瑩中減字木蘭花，見樂府雅詞。(四)詩鐘，這是起於清末。春冰室野乘所載，頗有佳作，今錄一聯於左：

(楊貴妃)

(煤山)

秋宵牛女長生殿；

故國君王萬歲山。

至於燈謎酒令等等，只可以說是文學的遊戲品，不能稱為遊戲文，可以從略了。

【聯珠格絕句】金昌緒春怨打起黃鶯兒，莫教枝

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白居易王昭君漢使

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

道不如宮裏時。全詩句意聯絡不斷者，謂之聯珠格。

以上五言七言各一首，聯珠格也。

【聯句】²虞廷賡歌，漢武柏梁，是唱和聯句之所由

起。柏梁近於詩矣，但柏梁為漢武君臣二十六人之

所賦，人各一句，各自成章，非必一一聯屬。自晉賈充

與妻李氏始為聯句，遂創人各兩句之體。其後陶謝

諸人，亦偶一為之，何遜集中最多，然文義斷續，筆力

懸殊，仍為各人之製，又皆寥寥短篇，唐時如顏真卿等亦有聯句，而無足采，杜集止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可以為法。韓孟二公，天才傑出，旗鼓相當，聯句之詩，製為大篇，誇示奇麗，城南聯句，凡一百五十韻，歷敘城南景物，巨細兼收，虛實互用，自來聯句之盛，無如此者，此長篇也。至於短篇中之佳者，送宇文石首赴縣也。

【聯句私鈔】²四卷。明毛紀撰。自華亭顧清以下，共

三十有三人。

【聯句錄】⁸五卷。明李東陽編。凡六十有九人，詩不

盡工。

【聯璧詩鈔】⁷二卷。清靖安舒亮裘，舒亮裘撰。有嘉

慶刊本，在天香全集內。

【列子文學】¹²²¹⁰列子，一稱冲虛至德真經，凡八篇，係

劉向所校定，舊題周鄭人列禦寇所撰。關於此書，後

來頗有人懷疑，宋濂在諸子辯裏說：「書本黃老言，

決非禦寇所自著，必後人會粹而成者。中載孔穿，魏

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皆出禦寇後。」又說：「至於揚朱、力命，則爲我之意多，疑即古揚朱書，其未亡者勦附於此。」則他疑爲揚朱的書了。近人馬敘倫，則以爲列子乃魏晉以來好事者聚斂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韓非子、淮南子、說苑等書附益晚說而成的書；那簡直是一部雜集。我們細看張湛的列子序，說他得這八篇，正是亂後東西湊成的，此中不難僞託，已是可疑，而其序裏有說：「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則更明顯不是列子自撰。列子前於莊子，當時中國尚無佛說，張湛這話，多少露出馬脚。本來子書多由他的弟子們所記，列子也許就是這樣綴成的雜集，未必親是列子所撰的。□列子（公元前六二零？—五三零？）名禦寇，鄭人。關於他的事蹟，史記裏沒有記載，所以有人懷疑他，或者所謂鴻濛列缺，並無其人。但在戰國策、莊子、呂氏春秋諸書中，均見其名，那總究不是虛架的人物了。他的時代，據劉向說在鄭穆公同時，漢書藝文志亦載列子先於莊子，此說當或

列

可信。據天瑞篇說：他居鄭國四十年，人家都不知道，他、君卿大夫，都當他是一個平常人。後來鄭國遇歲荒，他就去衛。這是他簡單的歷史。□列子的思想，也與老子、莊子相同。列子的文字，既是後人所綴集的，所以體裁很雜，然而寓意設比，也同樣如莊子，會引起讀者不少的興味。自來讀者也往往把列子當做一部小說讀；雖其精義不逮於莊子，而文辭却比莊子來易解。有許多神話與寓言，我們常採取於這部書裏，可見牠在文學上的價值了。試看：「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

文——一——九九三

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球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蹙峙焉。仙聖毒之，訖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越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與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義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湯問)像這種神話描寫得多麼絢麗；而前者又爲一般人所習知，可知牠傳誦是如何廣泛。同樣牠的寓言故事也是很絢麗的，設想之巧，結構之精，都已達到藝術上的至妙手腕。有許多人把牠選在文學課本裏，會永久不息地來誦念的。■列子的思想，既本於道家，因此列子一書也入於道書。唐玄宗天寶元年，尊列子爲冲虛真人，而尊列子爲冲虛真經。至

宋真宗景德四年，又勅加「至德」二字，稱爲冲虛至德真經，列爲道藏之一。

【列仙傳】劉向(前七七—前六)本名更生，字子政，漢之宗室。宣帝時，以通達經術，善爲文章，得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官至散騎宗正給事。向所著新序、說苑、列女傳諸書，均纂輯古書而成，中多小說家言。又有列仙傳一書，亦僞托向作，其體裁略仿列女傳而篇幅很短，所叙大都見于六朝人志怪書，故其作書年代當不屬漢代。

【列禦寇】見列子文學條。

【列良贏府】一本。贏府當爲瀛府之訛。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列女青綾臺】一本。元庾天錫撰。雜劇。

【列女降黃龍】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宋官本雜劇，亦有此名，當是一本。

【列女降黃龍】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降黃龍黃鐘宮曲名，宋志無考。

【列朝詩集】八十一卷。清常熟錢謙益編。有順治

刊本。

【列國志傳】⁶⁰¹明余邵魚撰。邵魚字畏齋，福建建甯府建陽縣人。余象斗萬曆時重刻此書，呼爲「先族叔翁」。蓋嘉隆時人也。此書原刊本未見。今所見者有八卷本及十二卷本二本，並萬曆刊本。八卷本名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十二卷本名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分志於下：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八卷，有明萬曆丙午（三十四年）三台館余象斗重刊本。分三欄上評，中圖，下文。正文十三行，行二十字。刻極工。圖亦雅飭。每卷題「後學畏齋余邵魚編集」。書林文台余象斗評釋。此本日本蓬左文庫藏一全部。大連滿鐵圖書館所藏殘存五卷。古吳文英堂刊小字本。又文錦堂刊小字本。題「李卓吾評點」。劣。新鐫陳眉公先生評點春秋列國志傳十二卷，有明萬曆間刊本。每卷前附圖五葉。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刻繪俱工。首陳繼儒序。題「雲間陳繼儒重校」。姑蘇龔紹山梓行。此爲十行本。藏日本內閣文庫。又萬

歷乙卯（四十三年）本。正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陳序外有朱篁序。亦龔紹山梓。與前一本同本而不同板。蓋重刊本。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坊刊十六卷本，十九卷本，首陳繼儒序，書題新刻史綱總會列國志傳，似從明八卷出。

【列國志輯要】⁵八卷，一百九十節。有原刊大字本，鄭西諦藏，清楊庸撰。首自序，又彭元瑞序。取馮夢龍新列國志要冊爲書。庸字邦懷，號慎園，江西豐城人。按：今通行蔡元放評本，此書稍後于蔡，知之者稀。

【列異傳】⁶⁰⁸曹丕（一八七—二二六）字子桓，沛國譙人。漢末爲五官中郎將，有文學，喜交文士。父操封魏王，丕爲太子。後篡漢自立，改元黃初。在位六年卒，諡文帝。隋書經籍志有列異傳三卷，署魏文帝撰，今佚。兩唐志則云張華撰，未知孰是。然其書嘗爲宋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那麼可決其必爲魏晉人所作。據其遺文以觀，正如隋志所云：「以序鬼物奇怪之事」¹²²⁰

【引】¹²²⁰「引」的名稱，在唐朝以前的文章，沒有見過。

漢朝的班固，他雖然做了一篇典引，但是實際上却屬於「符命」——詔令類之一種——之文。他所以稱爲「引」者，亦正如一切雜著的命題，各隨自己的意思而定，並不是就以「引」爲「序跋」的一體。直到唐朝以後，「序跋類」中始有這「引」的名稱。牠的體例大略和「序」相同，而稍爲「短簡」一點，好像是序的濫觴。

【引子】¹此獨傳奇中有之，若作散套則不必用。蓋一人出場，不能即說出劇中情節，於是假眼中景物，或意中情緒，略作籠蓋詞語，故謂之引，言引起下文許多話頭也。北詞中開首數曲，皆用散板，直至三四曲後，方用節拍，故不用引。南調則每曲有一定板式。（惟賺曲不是路及紅袖襖青袖襖無板燕子箋，駭像折引子後用不是路二曲紅袖襖二曲後便直接尾聲通折無板不足爲法）而每色登場，勢不能即唱曲詞，乃用此法，則起訖有端，言之成章矣。通用諸牌，皆雜取詞中小令中令爲之，間有長調如念奴嬌，薄倖，東風第一枝，尾犯，諸類，或摘用一支，或即用本

序作過曲。如祝英臺引子後，即用祝英臺序作過曲（琵琶規奴折）高陽臺引子後，即用高陽臺序作過曲（同上拒姻折）是也。其作法須以自己之腎腸，代他人之口吻，卻須調停句法，檢點字面，使一折中事，先以數語涵蓋，勿晦勿泛，此是上諦。琵琶引子，首首皆佳，所謂開門見山，自是東嘉獨步。浣紗范蠡沖場，而曰尊王定霸，不在桓文下，施之越王則可。今出大夫之口，不合矣。又越夫人引卜算子云：金井轆轤鳴，上苑笙歌度，簾外忽聞宣召聲，忙感金蓮步。是一宮人口吻，猶西施一引繞池遊，頗佳。苧蘿山下，村舍多瀟灑，問鶯花肯嫌孤寡，一段嬌羞，春風無那，趁晴明溪邊浣紗。餘則非腐則漫。玉玦諸引，雖傷過文，然語俊調雅，不失文人之筆。還魂紫釵各引，時見警策，此因若士寢饋元詞至深，故有此境。明珠引子，常用古人舊詞，或改易一二句（此法明人正多如湯沈輩，皆有一究不足爲法。向來唱引子者，皆於句盡處用一底板，詞隱於用韻句下板，其不韻句止以小鼓點之，分清句讀，最是妙法，今歌者每句用小鑼小鼓，實

是不當。

【引流小榭吟草】二卷，補遺一卷。清海甯高錢撰。有嘉慶刊本。

【引鳳簫】四卷，十六回。有坊刊本。日本內閣文庫藏。清無名氏撰。題「楓江半雲友輯」。「鶴阜艾俗生閱」。日本寶歷甲戌船載書目著錄。

【¹²²¹卮香仙館唱和集】一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清刊本。丁書。

【水亭詩存】清汪賢衡撰。

【水龍吟】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水滸山房詩】二卷。清寶應郭東撰。有乾隆刊本。

【水調歌】有謂隋煬帝鑿河，因自製水調歌。樂府詩集謂水調歌，商調曲也。理道要訣謂：南呂商，時號

水調。碧鷄漫志載：「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議欲

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

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為此曲，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

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常時遍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陸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按詞譜謂：唐曲凡十一疊，前五疊爲「歌」，後六疊爲「入破」。其「歌」第五疊五言，調聲最爲怨切。碧鷄漫志謂：凡大曲有散序、排遍、擷、正、擷、入破、虛催、實催、滾拍、遍歌、殺滾，始成一曲，此謂大遍。原詞十一疊，無名氏作「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孤山幾處有烽火，壯士連營候鼓聲」。

(第一)「猛將關西意氣多，能騎駿馬弄瑠戈，金鞍寶鏡精神出，倚笛新翻水調歌」。(第二)「王孫別上綠朱輪，不羨名公樂此身，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前迎人」。(第三)「隴頭一段氣長秋，舉目蕭條總是愁，祇爲征人多下淚，年年添作斷腸流」。(第四)「交帶仍分影，同心巧結香，不應須換彩，意欲媚濃妝」。(第五)「白草河邊一雁飛，黃龍關裏挂戎衣，爲愛明王恩寵渥，從事經年不復歸」。(入破第一)「滿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

人間那得幾回聞。」(第二)「昨夜遙歡出建章，今朝
緞賞度昭陽，傳聲莫閉黃金屋，為報先開白玉堂。」

(第三)「日晚笳聲咽戍樓，隴雲漫漫水東流；行人
萬里向西去，滿目關山空恨愁。」(第四)「十年一過
聖明朝，願對君王舞細腰，乍可當熊任生死，誰能伴
鳳上雲霄？」(第五)「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
音耗絕，終日望君門。」(第六微)此曲到五代時，遂
在流行。南唐近事謂：元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
日，常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飛唯唱「南
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梧，賜金帛。
唯所歌當非唐譜也。

10600
【水石緣】六卷，三十則。有經綸堂刊本。清李春榮
撰。題「稽山李春榮芳普氏編輯」，雲間慕空子鑒
定。首乾隆甲午(三十九年)春榮自序。

10600
【水西近詠】清田茂遇撰。

7722
【水西閒館詩】清程虞卿撰。

7726
【水西居士集】八卷。明華鑰撰。其詩多慶賀贈答

之什，流麗有餘而深厚不足，其文亦尚未成就。

107
【水雲詞】二卷。清吳縣潘奕雋撰。有嘉慶刊本，在
三松堂集內。

14
【水雲村稿】十五卷。元劉壘撰。壘才力雄放，尤長
於四六集中，所載諸筭啓，大抵皆在宋世所作，隸事
鑄詞，具有精采。有清道光二十八年山東刊本二十
卷，江西刊本。

46
【水雲樓詞】二卷，續一卷。清江陰蔣春霖撰。有曼
陀羅華閣刊本。又一本二卷，附詩牋一卷。有江陰繆
氏刊本，在雲自在齋叢書內。又一本二卷，續一卷。有
原刊本，在七家詞內。嘉慶以前，詞家大抵為其年，竹
垞所牢籠，皋文、保緒，標寄託為幟，不僅僅摹南宋之
壘，隱隱與樊榭相敵，此清朝詞派之大概也。至鹿潭
而盡掃葛藤，不傍門戶，獨所風雅為宗，蓋託體更較
皋文、保緒高雅矣！詞中有鹿潭，可謂止境。譚仲修雖
尊莊中白，陳亦峯亦崇揚之，究其所詣，尚不足與鹿
潭相抗也。詞有律有文，律不細非詞，文不工亦非詞。
有律有文矣，而不從沈鬱頓挫上着力，或以一二聰
明語見長，如憶雲詞類，尤非絕塵之技也。鹿潭律度

之細，既無與倫，文筆之佳，更爲出類。而又雍容大雅，無搔頭弄姿之態，有清一代，以水雲爲冠，亦無愧色。馬復堂論水雲曰：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必有家數。水雲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老杜，而晚唐兩宋，一唱三嘆之意，則已微矣。（篋中詞五）余謂復堂以鹿潭得流別之正，此言極是，惟以成項二君並論，則鄙意殊不謂然。成項皆以聰明勝人，烏能與水雲比擬。且復堂既以杜老比水雲，試問成項可當青蓮、東川歟，此蓋偏宕之論也。鹿潭不專尚比興，木蘭花、臺城路固全是賦體，即一二小詞，如浪淘沙、虞美人，亦直言本事，絕不寄意帷闥，是真實力量，他人極力爲之，不能工也。至全集警策處，則又指不勝僂。如木蘭花慢云：雲埋蔣山，自碧打空城，只有夜潮來。又云：看茶荈南徐，蒼蒼北固，如此山川，鈎連更無鐵鎖，任排空檣櫓，自回旋，寂寞，魚龍睡穩，傷心付與秋煙。又甘州云：避地依然滄海，隨夢逐潮還，一樣貂裘冷，不似長安。又云：引吳鈎

水

不語，酒罷玉犀寒，總休問杜鵑橋上，有梅花且向醉中看。南雲暗，任征鴻去，莫倚闌干。淒涼犯云：疏燈暈結，覺霜逼，簾衣自裂。唐多令云：哀角起重關，霜深楚塞寒，背西風歸雁聲酸，一片石頭城上月，渾怕照舊江山。皆精警雄秀，決非局促姜張範圍者，可能出此也。878

【水雲樓賸稿】一卷。清江陰蔣春霖撰。有中箱本，在粟香室叢書內。

【水秀山青】²⁰²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水雞歌】²⁰⁴廣州流行俗曲。香江原本至閩齋註鉛印本。

【水經注】²¹涿郡鄒善長，初爲御史中尉，執法精刻，爲時所忌，改關右大使，平生好學，博覽羣書，以山海經周而不備，地理志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傍通。於是暇述水經，布廣前文脈，其支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躡，訪瀆搜渠，輯而綴之，有繆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成水經注。

文——一——九九九

水

四十卷，沿波討源，可謂勤矣。故其自序云：「絲古芒
味華戎，代葉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迥不
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貿，或亂流而攝詭說，或直絕而
生通稱，狂渚交奇，洄瀾決滙，纏絡枝煩，條貫系夥，十
二經通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因難辨究，正可自獻還
見之心，備陳與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其所
言若此，常揣而考之，竊謂其於體物之妙，至不可遺，
而其於修辭之功，尤為可効。刻畫纖細，模範高深，被
朱紫於煙嵐，施丹黃於邱壑，鱗甲難潛，其影飛走，莫
適其形，寫迹侈張，鏤景工妙，林巒何幸，得斯人之
一言，山水有靈，驚知己於千古，使非飲河酌海，安能具
此襟期，即令訪跡尋圖，未許臻茲翔實也。涉水者資
為津梁，通經者析其流別，駢詞儷句，匯而通之，其有
裨於文人慧業，非淺鮮矣。」

【水流雲在館詩鈔】清光緒間周天麟撰。

【水流雲在館詩鈔】六卷，清溧陽宋晉撰，有光緒

刊本。

【水窗春曉】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同治本。

文——一——一〇〇〇

【水酒梅花饗】³¹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水洲文集】³²四卷，明魏良弼撰，良弼剛直之士，詞

章則非所長也。

【水心集】³³二十九卷，宋葉適撰，原本不傳，此本乃

明黎諒所編，適文章雄贖，才氣奔逸，碑版之作，尤簡

質厚重，有正統十三年黎諒刊本，方藝如選水心文

鈔十卷，清乾隆乙亥溫州刊本，永嘉叢書本，張目有

別集十六卷，瑞安孫氏有真意軒舊鈔本，刊於金陵。

【水淹藍橋】³⁴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水淹金山寺】³⁵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水漫金山】³⁶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水漫金山】一名白娘娘水鬥，蘇州流行俗曲，修

竹齋木刻本。

【水漫金山寺】⁴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水游】³⁸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水游記】⁰一本，明許自昌撰，傳奇有六十種曲本。

【水游後傳】²²八卷，四十回，每卷五回，有舊刊本，附

圖，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八字，亞東圖書館排印本，明

陳忱撰題「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卷首有論略忱字遐心，號雁宕山樵，浙江烏程人。

「水滸傳」是由高宋「梁山泊」故事演成的，宣和遺事記有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並有張叔夜招撫宋江事。宋史二十二卷載徽宗宣和三年事：「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東京，江北入楚海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宋史三百五十一卷侯蒙傳：「宋江寇東京，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討方臘自贖。」宋江等英雄嘯聚梁山泊，勢力最盛，在宋末已闖傳民間，宋遺民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人贊自序云：「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采者，雖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點。」——周密癸辛雜志續集上。宋江故事，由街談巷語進而為文士的傳寫，到了元朝就有表演梁山泊好漢的戲曲。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唐進元的梁山泊黑旋風負荆，李文蔚的燕青博魚等（見元曲選）宣和遺事所記的三十六人到元朝變成「三十六大影，七十二小影」。

水

（雙獻功）行成後來一百零八將的好漢。由宋朝的盜賊變為「忠義英雄」。可見水滸故事在元朝最為發達。到了元末明初才有有系統的水滸傳出現。水滸傳是誰作的？現在雖有許多人考證，還是不能確定。前人對水滸傳作者，或為羅貫中，或為施耐菴，或說施作羅編（李贄說）或說施作羅續（金聖歎說）莫衷一是。（A）明郎瑛七修類稿曰：「三國宋江二書，乃杭州人羅貫中所編。」郎氏又云曾見一本，上刻「錢塘施耐菴」作品。（B）清周亮工書影曰：「水滸傳相傳為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為元人施耐菴作；近日金聖歎自七十四之後，斷為羅貫中所續，極口詆羅，復偽為施序於前，此書遂為施有矣。」（詳見水滸傳作者與偽本條）我們認定它是由南宋民間故事演變來的，元末明初才寫成了百回本的水滸傳，明中葉有七十回本，新百回本，明末有金聖歎七十回評本，雖然互有出入，但都根據「梁山泊」故事而來。它是民間崇拜英雄俠義心理的表現，這種心理是貪官污吏豪紳壓迫農民所

文————1001

構成的，是十一世紀到十五世紀中國社會上的封建勢力的反映。²¹

【水滸傳衍緒】清初有陳忱（約一六三零前後在世）字遐心，一字敬夫，號古宋遺民，又號雁蕩山樵，浙江烏程人。生平著作並佚，惟存後水滸傳四十回是續百回本的水滸而作。此書敘宋江死後，其餘諸人助宋禦金，然無功，李俊遂率眾浮海，爲暹羅國王。作者的精神，特別灌注在「勤王救國」和「誅殺奸臣」兩件事上，所以寫來額外的有聲有色。我們一考作者的時代背景，便知他的用意所在。普通本因欲別於征西寇之續七十回本水滸，故題爲三續水滸，又有題爲混江龍開國傳的。又有清人俞萬春（？——一八四九）字仲華，別號忽來道人，山陰人。嘗從父官粵，從征猛民之變，有功議敘。後行醫杭州，晚年皈依道釋。他曾續七十回本水滸，作結水滸傳七十回，結子一回，亦名蕩寇志。立意和陳忱全相反，使梁山泊首領，非死即誅，而鬼魂仍鎮之於石碣之下，以與七十回本之楔子相呼應。作者作此書，首

尾共經二十二年，不曾修飾而去世；咸豐時，其子龍光爲潤飾修改，始刻而傳世。書中精彩處，幾超過於水滸，惟雜以道釋二家之妄說，使全書減色不少。此外又有天華翁的水滸後傳，敘宋江再生爲楊么，虛後義爲王魔，也是續百回本的天華翁爲何人？今不可考。三遂平妖傳爲「靈怪傳奇」的一種，既非講史，亦非說鐵騎兒與施羅其他諸作風格亦殊異。但與後來的濟公傳、昇仙傳：等却是同類的作品。所謂原本的三遂平妖傳，今猶傳，凡四卷二十四回，署「東原羅貫中編次」。書敘宋時貝州王則以妖術變亂事。宋史載則本涿州人，因歲飢流至恩州（唐爲貝州）慶歷七年，僭號東平郡王，改元得聖，六十六日而平。此書即本其事，首敘汴州胡浩得仙畫，其婦焚之，因孕，生女永兒，有妖狐聖姑姑授以道法，遂能爲紙人豆馬。王則爲貝州人，娶永兒，術人彈子和尚，張鸞，左黜皆來見，遂買軍作亂。已而文彥博討之，彈子和尚見則無道，化身諸葛遂智助文，馬遂詐降，擊破則脣使不能持咒，李遂又率掘子軍作地道入

城，乃擒則及永兒。建功的三人皆名「遂」，故名三遂。平妖傳。今本平妖傳凡十八卷，分四十回，係馮夢龍所補。前加十五回，始於盛傳民間的燈花婆婆故事，中敘諸妖人之鍊法，其他五回則散入舊本各回間，多補述諸怪民道術。材料亦多取之舊籍，如杜七聖的幻術，即爲唐人小說中所有。□王則故事與王則相類的故事，在明代因遭唐寨兒之亂頗見盛傳，故又有金台傳十二卷六十回，又名平陽傳，亦敘破滅王則事，金台傳且有彈詞。歸蓮夢十二回，明蘇荃主人編，敘女子白蓮岸幼喪父母，襟懷壯大，思立功業，乃從白猿得天書，得知兵法及神詭變幻之術，創白蓮教。後爲白猿索還天書，女之兵法及妖術俱一無所知，遂失敗。結構似平妖傳，但平妖傳之中心人物，初爲胡永兒，後爲文彥博及三遂，不知此書則以白蓮岸一氣貫串，不蔓不枝，較爲一致。清呂熊（字文兆，號逸田叟，吳人，約一六七四前後在世）作女仙外史，凡一百回，述青州唐寨兒之亂，結果亦不背史實，當爲受平妖傳及歸蓮夢之暗示而作。□稱爲

羅貫中作的，尚有粉妝樓，敘唐代羅家子孫故事，或以爲貫中鋪張他先世門閥而作。今本粉妝樓凡八十回，其內容不出英雄落難，山林聚義，朝廷除奸，一番得功的常套，故其體裁相似講史而實非講史，題「竹溪山人撰」，可見非貫中的原作。像粉妝樓同類體裁的作品，尚有明人清溪道人的禪真俠史八集四十回及禪真後史十集六十回，清人無名氏的大漢三合明珠寶劍傳四十二回，綠牡丹八卷六十四回，南唐薛家將傳一百回，木蘭奇女傳四卷三十二回，說呼全傳十二卷四十回，五虎平西南前後傳二十卷一百四十四回；等。以上諸書，今人或稱之爲「講史」，或列入「說公案」，我以爲皆爲「說鐵騎兒」之流，與水滸爲同流。□這一類「說鐵騎兒」的小說，到了清末和「公案」小說相合，成爲許多義俠小說，像三俠五義、永慶昇平之類，和「靈怪」小說相合成爲許多濟世小說，像濟公傳、昇仙傳之流。蓋政治環境已與前此不同，即使再欲寫如水滸、粉妝樓一流明白反抗朝廷的「說鐵騎兒」，這個時代無論若

何不會容許你了。²⁸

【水滸傳作者與版本】此書相傳羅貫中撰。錢曾也是園目卷十通俗小說類著錄舊本羅貫中水滸傳二十卷「羅貫中」之名當依原題。又據高儒百川書志及郎瑛七修類稿所記，則又有題「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語。今所見明本，有不題撰人者。（如高陽李氏百回本及容與堂李卓吾評百回本）有題「施耐庵編輯」者（如熊飛刊英雄譜本）有題「施耐庵撰」者（如羅貫中纂修）者。如袁無涯刊百二十回本，皆任意署題，不足為據。羅貫中雖不知為何人，世出傳龍虎風雲會一劇，水滸以外諸小說，如三國志、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平妖傳皆署「羅貫中」似實有其人。若施耐庵則比羅貫中尤為渺茫。以文獻無徵，今亦無從訂之。書板刻甚多，今依性質分類排比於後。至諸家著錄之本，今不能知其內容回目者，亦錄之以供稽考。舊本羅貫中水滸傳二十卷。此本未見，據也是園目著錄。忠義水滸傳一百卷。此本未見，據百川書志著錄。題「錢塘施

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記宋江三十六人，並從副百有八人，見百川書志卷六史部野史類。按郎瑛七修類稿二十三；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余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云云。所指當即此本。寶文堂目子雜類亦著錄忠義水滸傳一種，唯板刻款題及卷數回數皆未注明，不知其為何本。都察院刊本水滸傳，此本未見。據古今書刻著錄。郭勳刊水滸傳，此本未見。據寶文堂目子著錄。按晁理寶文堂目子雜類於忠義水滸傳外，別出水滸傳注云武定板。又三國通俗演義下亦注云武定板。是動于三國水滸並能刊印野獲編武定侯郭勳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此謂新安刻水滸善本從郭本出，非謂即郭勳本也。（以上古佚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回（不分卷）有李玄伯藏明刻本精圖五十葉板心左右有題（篆書）約回目為之，記刻工姓名曰「新安黃誠之刻」曰「黃誠之刻」曰「新安劉啓先刻」正

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有眉評，圈點，旁勒；又李玄伯排印本，不題撰人，卷首序末署「大滌餘人識」。此爲新安刻本，殆從郭勳本出者。觀插圖形式與芥子園百回本袁無涯刻百二十回本（即楊定見所序者）實同是一板，似刻書在昌歷之際也。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有明容與堂刊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無圖，日本內閣文庫藏。日本倉石武四郎氏藏李卓吾評本，卷七卷八板心下間存「容與堂藏板」五小字。序目及正文第十一回至第三十回，並缺，卷末問題「諸名家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與內閣本小異。日本內閣本首李卓吾序，梁山泊一百單八人優劣，批評水滸傳述語，又論水滸傳文字，水滸傳一百回文字優劣。第一回前爲引首，乃李玄伯藏本第一回之前半。餘同李玄伯本。芥子園本李卓吾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回。有圖五十葉。記刻工姓名曰「黃誠之刻」「新安劉啓先刻」，皆同李氏藏本。唯一葉作「白南軒刻」不同。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亦同李本。板心下有「芥子園

水

藏板」五字。馬隅卿藏，首大滌餘人序。其旁批眉批與袁無涯百二十回相同，無每回後總評。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有明季刊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六字，日本京都帝大藏。首有鍾伯敬序，水滸傳人品評。內容文字，與李卓吾評本略同。（以上文繁事簡本，皆百回，有征遼征方臘事。）
 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有法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殘存第二十卷，全卷及第二十一卷之半。據鄭西諦氏所記，此本插圖甚精，而刊印時頗不經心，所記回数往往前後重複。第二十卷自九十九回起。鄭氏斷爲萬曆時余氏雙峯堂刊本，謂全書當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左右。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二十五卷。有日本內閣文庫藏。明余氏雙峯堂刊本，上評，中圖，下文，半頁十四行，行二十一字，此本殘存卷八至卷二十五，共十八卷，第七卷以上缺。標題爲駢語，不記回数。溫陵鄭大郁序本水滸傳一百十五回。已佚。書爲黎光堂本。首溫

文——一——一〇〇五

陵鄭大郁序，梁山轅門圖。每葉本文中嵌出像（上圖下文？）卷端題「清源姚宗鎮國藩父編。」大致同評林本。刻書時代，不下萬曆。見日本斯文雜誌十二編三號神山閏次撰文。明刊巾箱本百十五回水滸傳。已佚。文太約，無序。首梁山泊圖。見日本斯文雜誌神山閏次撰文。按今坊間通行漢宋奇書本（亦名英雄譜）水滸傳一百十五回，題「東原羅貫中編輯。」當從此等本出。水滸傳二十卷一百十回（目錄一百零六回，但實一百十回）有明雄飛館合刻英雄譜本，半葉十七行，行十四字，日本內閣文庫藏。題「錢塘施耐庵編輯。」文杏堂批評水滸傳三十卷。不分回。有寶翰樓刊本，法巴黎國家圖書館藏；金閣映雪草堂刊本，日本東京帝大藏。首五湖老人序。別題「李卓吾原評忠義水滸傳。」其目置於卷首，皆單言。卷中應分段落處乙之。繡像覆容與堂本文省十五六。水滸全傳十二卷一百二十四回。有坊刊本題「吳門金人瑞聖嘆溫陵李贄卓吾鑒定。」「東原羅貫中參訂。」首乾隆丙辰古杭枚簡侯序。按清康

熙時有陳枚字簡侯，杭州人。此是坊本脫陳字，蓋從康熙本出。（以上文簡事繁本，征遠外增田虎王慶故事。）
李卓吾評忠義水滸全傳一百二十四回，不分卷。後來有別題水滸四傳全書者。有明袁無涯原刊本，引首題「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全傳。」發凡題「出相評點忠義水滸全傳。」精圖六十葉，有一劉君裕刻字樣。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無界，有旁批，眉評，每回後有總評，字加圈點旁勒馬，隅卿藏。郁堂本板心題「郁堂四傳。」圖行款並同。上日本內閣文庫靜嘉堂文庫藏。寶翰樓本圖六十葉，行款亦同。袁無涯本，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除原刊初印本外，餘皆易得。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首李贄序，楊定見小引，又朱鑑宣和遺事（摘錄）發凡，水滸忠義一百八人籍貫出身。改百回本第一回前半為引首。（以上楊定見改編本，即百回本增加二十回。演征田虎王慶故事，略同文簡事繁本，而加以潤色。）
金聖嘆刪定水滸傳七十回。有舊刊貫華堂大字本，七十五卷，無圖，半葉八行，行十九字，正

文自卷五起，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坊刊王望如加評本，首順治丁酉桐庵老人序芥子園袖珍本有雍正甲寅勾曲外史序，光緒十四年上海石印本有王韜序，圖精好；亞東圖書館排印本，有胡適之考證題「東都施耐庵撰」，有金聖嘆偽撰施耐庵序及聖嘆自序，正傳七十回，楔子一回，聖嘆本姓張，名采，改姓金，名喟，一名人瑞，字曰聖嘆，南京蘇州府長洲縣人。（以上金聖嘆要刪本）⁴⁰征西寇傳十卷，亦題水滸後傳，又名蕩平四大寇傳，或續水滸傳，有通行本，亞東圖書館排印本，首乾隆壬子賞心居士序，自六十七回起至百十五回止，即截取百十五回本後半為之。（以上割裂文簡事繁本後半）

【水南詩集】⁴⁰二卷，清岷陽許儒龍撰，有道光孫氏刊本，在古棠書屋叢書內。

【水南稿】²⁰十九卷，明陳霆撰，是集所載諸詩，意境頗為蕭灑，而才氣空涌，信筆而成，故往往不暇檢點。古文大致樸直而少波瀾頓挫之勝，惟詩餘一體較工，其豪邁激越，猶有蘇、辛遺範。

水

【水南先生遺集】²⁴六卷，清安東程嗣立撰，有嘉慶刊本。

【水南灌叟遺稿】³清羅暹春撰，有二畝園刊本。

【水滸園權歌】⁴⁴¹一卷，清華陽蔣文鴻撰，有刊本，在哭盒叢書內。

哭盒叢書內。

【水村琴趣】⁴⁴⁶⁰清嘉善魏坤撰，朱竹垞云：魏孝廉水村琴趣，力追南渡作者。^{88F}

村琴趣，力追南渡作者。^{88F}

【水莊花館詩鈔】⁴⁴⁹¹二卷，清錢塘汪篔撰，有光緒十三年汪氏長沙刊本，在叢睦汪氏遺書內。

三年汪氏長沙刊本，在叢睦汪氏遺書內。

【水蟲兒段】⁵⁰¹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水東集】⁵⁰⁹三卷，武夷集二卷，浮石集七卷，清湘潭陳鵬年撰，有乾隆原刊本。

陳鵬年撰，有乾隆原刊本。

【水東日記】⁶三十八卷，明葉盛撰，是書記明代制度及一時遺聞軼事，多可與史傳相參，有明原刊三

十八卷，萬歷癸丑補刊二本，康熙中刊四十卷本。

【水打藍橋】⁵¹雲南流行俗曲，文星堂木刻本。

【水蛇容嘆更】⁵³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水擒龐德】⁵⁸四川流行俗曲，大文堂木刻本。

【水擒龐德】四川流行俗曲，大文堂木刻本。

文——一——一〇〇七

【水田居士文集】⁶⁰⁴五卷。清賀貽孫撰。貽孫文一氣揮寫，過於雄快，亦不於太盡免之患也。

【水晶燈】⁶⁰⁶參看韓魏小史條。

【水果五更調】⁶⁰⁹上海流行俗曲。兩宜社石印本。又

一種，有鶴記書莊石印本。

【水明樓詩】⁶⁷五卷。清曲阜顏光猷撰。有康熙刊本，

在闕里顏氏叢書內。

【水明樓集】²十四卷。明陳薦夫撰。是集詩九卷，詩

餘一卷，賦及雜文四卷。

【水關山深】⁷⁷¹北平流行俗曲。

【水關山深】⁷⁷²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水屋賸稿】⁷⁷⁵清嘉慶間張道渥撰。

【水母】⁸⁰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水鏡集】⁸⁰一卷。元元淮撰。其詩有擊壤集之風。而

理趣不逮。

【水鏡桃花塢】⁴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

木刻本。

【水竹莊詩鈔】⁸⁸²²四卷。清元和蔣莘撰。有原刊本。

【水竹軒詩鈔】⁵六卷。清無錫秦煥撰。有中華書局排印本。

【水簾寨】⁸⁸²³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水火既濟】⁹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森亭詩鈔】¹²²³²清同治間喻啓焜撰。

【攷華館詩稿】¹²²⁴⁷一卷。清平湖葛嗣溈撰。有光緒二

十一年刊本，附傳樸堂詩稿後。

【攷樓遺集】⁴⁵三卷。清合肥張士珩撰。有民國十

一年刊本。

【攷甫文集】⁵三十卷。詩集十四卷，續集二十卷。清

錢塘桑調元撰。有蘭陔草堂刊本。又一本，二十五卷。

有蘭陔草堂刊本。

【攷甫集】²清乾隆間桑調元撰。

【攷園文錄外編】⁶十卷。清長洲王韜撰。有排印本。

又一本，五卷。有排印本。

【攷雅堂癸丑懷人集】⁷一卷。清江都符葆森撰。有

咸豐刊本。

【發琅釧】¹²²⁴⁷一本。清張大復撰。傳奇。

【發蒙宏綱】三卷。宋羅黃裳編。所錄皆鄉塾習誦之文。

【發財秘訣】有上海月月小說社排印單行本。未見。清吳沃堯撰。

【烈虎配】二本。漢口流行俗曲。(楚曲)會文堂木刻本。

【烈女報夫仇】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烈女陰魂配】見節烈冰霜條。

【烈女金環記】又名佟九玲借當。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烈女金鐘記】一名金鐘計。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烈公詩】清江忠撰。

【延露詞】三卷。清武原彭孫遜撰。有原刊本，望雲仙館巾箱本。在構李遺書內。乾隆刊本，在桂松堂集

內。清初諸家，羨門較為深厚。嚴繩孫云：羨門驚才絕艷，長調數十闕，固堪獨步江左，至其小詞，啼香怨粉，怯月淒花，不減南唐風格。此朋友標榜之語，原非定

烈 延

論。余謂羨門長調小令，咸有可觀，惟不能沉着，故仍以聰明見長。蓋其力量未足，不得不以巧勝也。憶王孫寒食，蘇幕遮，婁江寄家信等篇，頗得北宋人之遺韻。 378

【延平文集】三卷。附錄二卷。宋李侗撰。侗有延平問答。此本乃侗裔孫葆初更彙詩文一卷。附綴於後，改題此名。

【延平女子】鈕玉樵觚賸有延平女子題壁詩，序云：「妾閩嶠名家，延平著姓。十三織素，左家賦嬌女之詩；二八結褵，新婦獲參軍之配。何異莫愁南園，得嫁阿侯；庶幾弄玉秦樓，相逢蕭史。方調瑟瑟，頓起干戈；夫死於兵，妾乃被掠。含羞歸故里，魂消劍浦之津；掩面強登輿，腸斷西陵之路。茲當北上，永隔南天，爰題驛舍數言，聊破愁城百疊。」詩云：「野燒獵獵北風哀，細馬駝車去不回；紫玉青陵長已矣，泉臺當有望鄉臺。那堪驛舍又黃昏，樺燭三條照淚痕。想像延津沉故劍，相期青塚一歸魂。昨夜嚴親入夢來，教兒忍死暫徘徊，曹瞞死後交情薄，誰把文姬贖得回。」

文 —— 一 —— 一〇〇九

道臨時死亦難，強為歡笑淚偷彈，同行女伴新梳裹，
皂帕蒙頭壓繡鞍。詩後署「庚申季秋延平張氏題
於沂水縣槩莊驛舍」按庚申為康熙十九年（一六
八零）此序及詩，悽惻哀怨，特不能無「夫人於此
少商量」之歎耳。1049

【延休堂漫錄】²⁴三十六卷。明羅鳳撰。此書徵引蒐
輯，頗為豐富。然古今混淆，巨細錯雜，此其失也。

【延緣閣集】²⁷十二卷。清無錫華希閔撰。有雍正刊
本。

【延秋²⁹佇月樓詞】清楊尚觀撰。黃韻甫云：「譜香詞
哀激淒警。」

【延秋吟館詩存】清光緒間張聯桂撰。

【延秋月館雜體詩存】¹⁷²三卷。清杭州洪昌豫撰。有
笑梅山房紅格鈔本。

【延秋閣勝稿】¹⁷⁶一卷。清合肥趙景淑撰。有道光刊
本。在小羅浮館詩內。民國十三年刊本。

【延安府鼓詞】³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錦章書局石
印本。

【延安夫人】⁵侯鯖錄云：「延安夫人，是蘇子容丞相
之妹，有奇妹詞。」

【延壽】⁴⁰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延壽樂】²參看宋官本雜劇段數條。

【延壽容齋遺稿】³清光緒間迺勳撰。

【延芬堂集】⁴⁴二卷。清錢塘汪鶴孫撰。有光緒十三
年汪氏長沙刊本，在叢睦汪氏遺書內。

【延青堂詩集】⁵⁰清道光間張延邴撰。

【延釐堂詩集】⁵⁸清嘉慶間孫玉庭撰。

【延陵書塾合璧】⁷四卷。清吳季長編。自序稱：「此
梁簡文、江文通二家，以為開徐庾之先，莫有過於愛
者。」爰手錄合為一集，遂名曰「延陵書塾合璧」。

【延篤】⁸叔堅，漢一？至一六七南陽犍人。少從唐
溪典、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
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桓帝以博
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又從京兆尹
寬仁受民，郡人歡戴，以忤梁冀，適病免歸，家居為教
授。後遭黨事禁錮，永康初卒於家。鄉人圖其形于屋

梁簡文、江文通二家，以為開徐庾之先，莫有過於愛
者。爰手錄合為一集，遂名曰「延陵書塾合璧」。

原之廟。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

【孔齊】¹²⁴¹⁰行素，號靜齋。元——一三六七頃曲阜人。父退之爲建康書掾，因家溧陽。元末，又避兵居四明。齊著有至正直記四卷。

【孔廣】⁰⁰²⁸淹源，齊——四八零頃會稽人。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嘗稱美之。儉常云：「廣來，使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屢巾車訪之，每嘆云：「孔廣使吾成輕簿祭酒。」仕至揚州中領事。

【孔廣森】⁴⁰泉仲，又字搗約，號臬軒，清——一七五二至一七八六山東曲阜人。卒年三十五。一七七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以年少入官，人爭與之交。然性淡泊，耽著述，不與要人通謁。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卒。廣森少受經於戴震，精公羊學，著有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又工駢體文，兼有漢魏六朝初唐之勝。汪中讀之，歎爲絕手，有儀鄭堂駢體文二卷（書目答問）他著有禮學厄言六卷，經學厄言六卷，少廣正員術內外篇六卷，大戴記補

注十四卷，詩聲類十三卷。（均清史列傳）

【孔廣森駢文】⁷臬軒精四六文，兼有漢魏六朝初唐之勝，又嘗從戴東原氏受經，治春秋三禮，多精言，故其文託體尊而去古近。又嘗見寄其甥朱滄澗書，暢論宗旨，略云：「駢文主於達意明事，不爾，則用之婚啓，不可用之書札，用之銘誄，不可用之論辨，直爲無用之物。」又云：「任徐庾三家，必須熟讀，此外四傑，即當擇取，至於玉谿，已不可宗尚。」又云：「第一取音節，近古，庾文『落花芝蓋揚柳春旂』一聯，若刪卻與共字，便成俗響，陳檢討句云：『四圍皆王母靈禽，一片悉姮娥寶樹』，此調殊惡。若在古人，當以兩之字，易靈寶二字也。」又舉楊炯少姨廟碑云：「蔣侯三妹，青谿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以爲未歇二字，耐人玩讀，今人必不能到。」又云：「不可用經典與衍之詞，又不可雜制舉文柔滑之句，其自得於古人，并期其甥如此，而已開駢散不分之兆矣。」觀其謝父執梁山舟侍講書楹帖啓云：「仰承椽華，俯賜楹題，遙蒙七字之褒，愧荷百朋之錫，廣森問奇有志，騫翥。」

十四，執轡無因，龍門萬丈，輒用裝之玳瑁，軸以琉璃，馳賞墨林，重齊統之價，懸輝堊壁，知蜀素之珍。」又謝同年林樹蕃編修惠永樂大典餘紙，啓云：「故府珍收，前朝舊製，比澄心於宋紙，殊鏡面於吳箋，杜武庫之密香，初分帝賜，張茂先之側理，送惠臣家，染墨匪輕，捧翰知重。」儀鄭堂遺稿，文才十餘篇，錄此二啓，雖不足以窮韻語駢辭之絕詣，讀者嘗鼎鬻窺豹斑可也。」

【孔廣林】幼髯，清曲阜人。有溫經樓，遊戲翰墨，中含三雜劇，曰：瓊璣錦、乾隆三十五年作，敘蘇蕙迴文。曰：女專諸，改天雨花而成，作於嘉慶五年。曰：松年長生引，爲陳竹安作北曲二套。女專諸四折，曰：劫嬌。曰：誅篡。曰：試砂。曰：節宴。試砂之黃鶯兒云：「天報在當頭，把生身腦後，丟妄思，臣與鸞皇友，臣呵，滔天抖擻，湯鏊願投，笑伊無奈空搓手。幾躊躇，道凶身緩緝，把臣冷院拘留。」

【孔文仲】經父，宋——一零三八至一零八八臨江新喻人。卒年五十一。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博洽，舉

進士，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瞻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楊雄，得擢爲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熙寧初（一零六八年）以制舉薦，對策力論王安石理財訓兵之法爲非，遂罷官。哲宗時，累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又論青苗，免役諸法，改中書舍人，同知貢舉。因勞疾，篤卒。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文仲著有文集五十卷。（宋史本傳）

【孔文卿】元——一二七九頃平陽人。工作劇，有秦太師東窗事犯（錄鬼簿云，一云楊駒兒作）已佚。散曲有祿山謀反一套。

【孔文谷文集】十六卷，續集四卷，詩集二十四卷。明孔天允撰。此本較其家刻多文集二十卷。而詩則惟有履霜集、漁嬉稿、閩澤鳴稿一卷，所作霞海篇亦不在其中，即多所續增之明驗矣。

【孔文谷詩集】十四卷。明孔天允撰。朱彝尊謂其詩如新調鸚鵡，雖復多言，舌音終強。

【孔平仲】義甫，（一作毅夫）宋——一零八二頃臨

江新喻人，孔武仲之弟。長於史學，又工文辭。登進士第，又應制科。因呂公著薦，爲秘書丞，集賢校理。紹聖中（一零九六年左右）言者誡其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坐不推行常平法，謫惠州。列駕徵宗立，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平仲著有文集二十一卷（清江三孔集之一見文獻通考）

又有珩璜新論、談苑、續世說（四庫總目）等。

【孔天允】¹⁰⁴³汝錫，號文谷，又號管涔山人，明——四五頃汾州人。登一五三二年進士，以落戚外補陝西提學僉事。後官終浙江布政司參政。天允所著詩文，有孔文谷文集十六卷、續集四卷、詩集二十四卷，及霞海篇一卷。

【孔天微文集】清孔尚典撰。尚典有文集數卷，乃其師魏禧所評定。今此本祇二冊，詩文雜編，又附以他人之詩，殆編次未成之稿歟。

【孔北海集】¹¹後漢孔融撰，凡一卷。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少時爲李膺所器重，及長與陳留

孔

邊讓齊聲。曹操當國，融與書，多侮慢，數發辭偏宕，以致乖忤。操憚融名重天下，時建正議，慮其有鯁大業，而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操遂構成其罪，令路粹枉狀奏融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更相贊揚，竟坐棄市。及魏文帝即位，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融生平所著有「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等，凡二十有五篇，今傳於世。劉勰說：「孔融氣盛於爲筆，補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按魏文帝典論論文稱「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後漢書「融本傳」亦說「魏文帝深好融文，嘆曰：『揚班儔也！』」隋書經籍志載「漢少府孔融集九卷」，註曰「梁十卷」，「錄」一卷，則較本傳所記的已多增益了。新舊唐書都作十卷，這還是梁時的舊本。宋史中始不著錄，則其集當散佚於宋時。今傳的北海集，乃明人所掇拾，凡「表」一篇，「疏」一篇，「上書」三篇，「奏事」二篇，「議」一篇，「對」一篇，「教」一篇，「書」十篇，「碑銘」一篇，「論」四篇，「詩」六篇，共三十七篇。

文————一〇一三

其聖人優劣論，蓋一文而偶存兩條，編次者遂分爲兩篇，其實是三十六篇。張溥「百三家集」中亦載有此「集」，但較此本爲少，可作參校之用。又按「六言詩」之名，見於孔融本傳。今所存的三章，詞多凡近，又皆盛稱曹操功德，斷以融的生平行事，可信其義不出此；即使舊本有之，亦必黃初年間購求遺文，好事者屢託融作，以頌曹操，未可定爲真本的。今因其書流傳已久，故四庫中仍用舊本錄之，而附糾其偽於此「集」中。又其「詩文」多有箋釋本義者，不知何人所作。至若「奏疏」之類，箋釋皆附綴於篇末；

「書教」之類，則又夾註於篇題之下，體例自相違異。今「四庫本」悉以夾註於篇題之下，亦頗見其畫一整齊之致云。有刊本，後附雜考一卷。張溥本，乾坤正氣集本。INTA

【孔武仲】¹³常父，宋——一零四——一左右至一零九七。左右臨江新喻人。孔文仲之弟。卒年五十七。幼力學。舉進士甲科，調穀城主簿。元祐間，歷官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又欲罷大義而益

以諸經策。累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武仲著有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宋史本傳）

【孔琳之】¹⁴彥琳，晉——三六九——四二二。三會稽山陰人。卒年五十五。彊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棋，妙善草隸。郡辟主簿，不就。桓玄以爲西閭祭酒。永初二年（四二一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卒，追贈太常。琳之著有文集十卷。（隋書志作九卷。此從隋志注及兩唐書志）

【孔融】¹⁵文舉，漢——一五三——二零八。魯國人。孔丘二十世（續漢書作二十四世）孫。建安七子之一。卒年五十六。少慧，性孝友，好學多覽。年十歲，見李膺，膺與賓客都奇之。獨太中大夫陳寔譏他道：「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他對道：「想君小時，必當了了。」寔爲之大踧踖。何進辟爲侍御史，後又爲虎賁中郎將。獻帝時，爲北海相，立學校，表儒術，尋拜太中大夫。值漢室之亂，志在靖難，然才疏意廣，迄無成功。嘗發豪

語道：「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吾無憂矣。」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他與曹操多乖忤。操因他名望大，表面上假做容忍，後卒加誣殺，並戮及他的妻子。融的著作，有詩、頌、碑文、論議之屬，凡二十五篇。今有孔北海集，乃後人輯本，所收亦不全。

【孔融詩】孔融在建安文壇裏，雖和王徐應劉諸人齊名，但因他死得很早，并且做的是漢朝的官，與鄴下諸子係由曹氏招攬而來的有別。所以他雖然列在建安七子裏頭，却因與曹氏缺少關係之故，一般人論起建安文學時，總常常把他除外。因此，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雖名在七子之列，但已很少有人去注意他了。他的詩存在的，只有下列幾首：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二首，雜詩二首，臨終詩一首，六言詩三首。雖然只有這些作品，我們却也可以由這些之中體會出它的真價值來。在這些作品裏，我們還覺得它是氣概偉大，不同凡響的。所謂「孔融氣體高妙」和「孔融氣盛於爲筆」的話，雖是不定爲着他的詩歌而發，但他所留存的詩歌，其字裏行間還

是處處顯出這些評語之非虛。我們今日讀到他的這些作品，覺得他雖生在以樂府運動作爲文學中心的時代裏，却一點受着樂府的影響也沒有。他的詩歌中所表現的，仍然保持着漢詩素樸的作風；不獨沒有新的傾向，而且守舊的色彩還多呢。像他的臨終詩：「言多令事敗，盤漏苦不密。河濱蟻孔端，山壞由猿穴。涓涓江漢流，天窟通冥室。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辭無忠誠，華繁竟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爲一。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在這詩裏，表示的多是憤懣之詞，那是因爲他的死是死於冤抑，死於爲人陷害的緣故了。然即此，也可以看出這詩還保存着「古詩」的面目，有些理趣的氣息呢。他的爲人頗近於任俠的一派，所以薦稱衡，侵曹操，都是這一點忠義仁俠的精神的表現。他要替國家扶危濟弱，建立功業，事雖無成，但他那種自負的氣概，功名的念頭，却還遺留在他的詩歌中。他的雜詩之一，便可做個代表：「巖巖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昂

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固。呂望老匹夫，苟爲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幸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可見他的不甘隱沒和對於任事的勇敢了。他所有詩歌中，在我們所認爲最有藝術的價值和合於時代的精神的，即他所作的雜詩之二抄錄如下：「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塞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飢體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飄安所依？人生圖早息，偷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我們對於孔融的詩歌，雖只有這些作品可供欣賞，可供研究，但它所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成績却是好的！至於他的離合郡姓名字詩乃是一時遊戲之作，曹丕所謂「雜以嘲戲」的是六言詩寫的雖是事實，但這些在我們看來因在文學上沒甚地位，也就擱在一旁，不在話下。

了。1044

【孔承慶】¹⁷²永祚，明一約一四二零至一四五五間曲阜人，孔子之六十代孫。年三十一未及襲封而卒。

外祖王惟善爲哀其遺詩，編成禮庭吟二卷。

【孔子】¹⁷⁴春秋魯人名丘，字仲尼，儒家之祖。初仕於

魯，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後不用，遂周流四方歸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傳先王之道。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卒於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乙丑，年七十三。唐開元二十七年，謚文宣王，贈弟子各公侯伯，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謚至聖文宣王，元大德十年，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從祀諸賢，故所封爵皆罷去。清順治二年，定文廟謚號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孔子正名之意】¹孔子在衛，曰：必在正名乎。鄭玄

以正名謂正書字也。蓋孔子將從事於刪述，則先考正文字。春秋之時，文字雖乘倉史之遺，而古之作字

者多家，其文往往猶在，或相詭異，至於別國殊音尤衆，孔子周歷諸邦，必聞其政，又觀於舊史氏之藏，百二十國之書，佚文秘記，遠俗方言，盡知之矣。於是修定六經，將擇其文之最馴雅者用之，以傳於學者。故以周公爾雅教人，其餘亦頗有所定。六經文字極博，指義萬端，間有倉史文字所未贍者，則博稽於古，不主一代，刑名從商，爵名從周之例也。春秋異國衆名，則隨其成俗曲期，物從中國，名從主人之例也。太史公往往稱孔氏古文，以雖同是倉史文字，經孔子考定，以書六經，則謂孔氏古文焉。論語詩書執禮，謂之雅言，文字自孔子考定，始臻雅馴也。意當時孔子，必別有專論文字之書，說文嘗引數條，掇錄於下。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孔子曰：「几仁人也。」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孔子曰：「鳥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鳥呼。」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孔子曰：「粟之爲言續也。」¹⁰¹⁰

孔

【孔子祛³⁴】齊至梁，四九六至五四六會稽山陰。人卒年五十一。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遷西省學士。累遷中書通事舍人。武帝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子祛常考閱羣書，以爲義證。子祛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異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都三百卷。

【孔子週遊列邦³⁷】宛南流行俗曲。明善堂木刻本。

【孔子去齊⁴】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孔子哭顏淵⁶】河南流行俗曲。鎮邑明選堂木刻本。

【孔子刪述之意⁷²】孔子博學於文，好古敏以求之。其於當世，則問官於鄭子，學琴於師襄，史記稱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鈺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既多識前言往行，與一時之賢哲，乃有志於刪述。然猶歷聘

七十二國之君，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於是贊易作春秋，曰：吾欲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既不得行其道，乃託之空文而不敢辭。此孔子刪述之微意矣。1010

【孔子與音樂文學】西洋當柏拉圖（共和國第十章）提倡「藝術虛偽」要把詩人荷馬驅逐出「共和國」之外的時候，我們中國竟然出一個大天才的孔子，他在二千幾百年前，不但不反對藝術，還且高舉着「民衆藝術化」的大旗，積極高唱第一義的音樂的人生。我們現在僅從禮記和論語兩書，已可完全看出他那審美內情操，藝術批評的高超，無論何點都比西洋文學批評的元祖亞里士多德還要高明多的。亞里士多德雖也偶然談到和聲與節奏的本能（詩學四）雖也知道歌曲在悲劇中佔裝飾品的主要地位（詩學六）但他究竟不如我們這位大天才的孔子，他是精通詩歌音樂的，他是將他所有藝術的天才，同時向四方八面發展的。再明白說，就是他的全部學說完全是建築於詩的音樂的

之上，要說他是政治家，他有他的「音樂政治」底主張，要說他是教育家，他又有他的「音樂教育」底思想，這種音樂超過一切的主義，影響很大，甚至於中國古代的法度文物，以及精神思想，幾乎無一不變成音樂的。（史記以黃鐘律管爲一切度量衡的標準，可見。）這當然都是由於這位大天才對於民衆音樂化底宣傳的結果了。關於音樂的政治，這里不能詳說音樂教育，即孔門所提倡的「樂教」源流很遠，是和音樂文學的發生史關係最大，不可不先把這一方面的所有材料，提出來研究一番（其一）周禮春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弟子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陳暘樂書卷三十九注）周自文武以「辟雍」名學，至成王命之「成均」，所以成人材之虧，均其過不及而已矣；以大司樂掌之者，以其合國王子弟以樂教故也。生爲樂職之長，而教於成均；死爲樂祖，而祭於瞽宗。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是殷之教樂在瞽宗，

周人兼而用之，豈般人尚聲，因以名其學耶？成均之法，王之所制，而以大司樂掌焉，豈非寓人君樂育人材之意耶？（其二）又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樂書卷四十注：古者教人之道，未嘗不始終以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孔子曰：成於樂，則樂者固教之始終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樂記曰：樂終可以語，可以道。古瞽矇掌弦歌諷誦詩傳曰：樂語有五均，是知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大致不過如此。）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大司樂之教國子，始于樂德，本之情性也；中于樂語，發之聲音也；終於樂舞，形之動靜也。）（其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卷四十三注：人舞，所謂手舞足蹈是也。記曰：樂者非謂弦歌于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其四）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卷四十九注：春夏舞，秋冬重聲矣。）（其五）禮記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

孔

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李光地古樂經傳卷五注：詩出禮樂，即四術四教也。春秋寒爆之中，宜之歌舞，冬夏寒暑之極，可以吟誦而已。）（其六）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古樂經傳卷五云：按注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絃播詩。此正王制所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也。）（其七）內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陳暘樂書卷六注：樂以聲音爲始，以舞爲成，教人必期成人而後已，此所以必先舞也。夔教胄子，大司樂教國子，皆先樂者，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也。始學此者，必由樂以立乎禮。）（其八）學記云：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樂書卷八注：夔教胄子，必始于樂，孔子語學之序，則成于樂，孔子述志道之序，則終于游藝，豈非樂與藝固學者之終始歟？）由上便知這樂教運動，在孔子前似乎已經有人提倡，但其闡揚傳播，終不如孔子那樣徹底罷了。孔子是積極地宣傳以弦歌爲

文——一——一〇一九

教的，他的苦心孤詣，即在於依據音樂的標準，刪定了一部詩經，有了詩經，便所謂樂教運動，纔可以着着實實做去，而不至於落空！固然有好些人像江永（鄉黨圖考聖蹟歸魯至葬考）崔述（讀風偶識卷三）都說孔子未嘗刪詩，其實孔子刪詩的旨趣，是拿音樂來定的。是以季札觀樂的歌風爲標準的。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摭後稷，中述殷周之感，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因爲古詩三千餘篇，不但雅頌錯什，而且調子重複得太多了，以孔子那樣絕頂天才的音樂家，當然看不過，把那重複的和不可歌唱的刪去，是以雅還雅，以頌還頌，剩下可歌唱的有三百篇，所以說「誦詩三百」言可歌誦的詩，只有三百首也。如果對於這一點還不敢相信，那就請平心靜氣，先知道一知道這一位刪詩的「音樂家的孔子」。實在孔子在中國音樂史上是

很佔一個頂重要的位置的，當時有名的音樂家如師襄（韓詩外傳卷五）師冕（論語衛靈公篇云：師冕見，孔解師樂人盲者名冕）等，很多是他的朋友，所以成就很大。關於音樂上的故事，傳說也很多，差不多成功一種所謂「箭垛式」的人物了。如：「孔子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夫氏之世」（論衡知實篇）「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家語棠崔述洙泗考信錄云：如家語之言，則是匡人真以歌辭退矣，而豈有是理哉？）「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擊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端。孔子謂御者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說苑修文篇）「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淮南子主術訓）這些漢人記載，都很可算做「神話」來看。此外偽託的話，在諸子書裏還可找出好些琴操載古琴曲十二操，有將歸操猗蘭操龜田操，都說是孔子所作，其爲偽託更不消說了。然由這些神話和偽託，可

見「音樂家的孔子」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所以把許多關於音樂的神話傳說都附會到一個人的功德簿上去。祇有韓詩外傳卷五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一節，還可看出孔子對於音樂辨別力之強，最可靠的，自然莫過於論語了。我們打開論語有關於音樂的話分析來看，就知道孔子不但於理論方面，大有貢獻，也實在是精通各種樂器的音樂家。如——

(一) 琴——論語沒有明文，唯後儒以孔子學琴於師襄。禮記檀弓上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食，弦歌鼓琴。」(二) 瑟——陽貨篇：「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先進篇：「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參看說苑修文篇。又先進篇：「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可見孔門鼓瑟者多。(三) 磬——憲問篇：「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

孔

果哉，末之難矣。」孔子不但精通樂器，並且很知道看重「獨唱」。朱載堉弦歌要旨序（律呂精義卷十）云：「孔門禮樂之教，自興于詩始。論語曰：取瑟而歌（陽貨）又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述而）其非病非哭之日，蓋無日不弦不歌。」可見孔子除了哭和病了，每天都要歌唱，尤其是常常要學別人的歌唱。論語述而說：「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李榕傳注曰：與人歌，而人之歌也。善，必使復歌者，欲審其妙也。而後和歌者，欲肖爲一也。）這就可見他的所好了。因爲他所好如此，所以教人時候，也是因人「天籟之發，天機之動，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陸道咸思辨錄語）我們現在讀陽貨一篇，武城絃歌一段，便可見孔門的學風是怎樣「音樂化」了。並且我們還要注意一事，就是孔子時代樂官已經分散各處，「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這段在論語微子篇，是大書特書的。在這音樂界青黃絕續的時期，真懂得樂的人

文——一——一〇二一

實在很少，孔子還算做一個中流砥柱的人物；就是當時專門的音樂家，還要請教他呢。論語八佾篇說：「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韓邦奇苑洛志樂卷二十云：「語告也，太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李堪傳注曰：「時魯音樂漸微，故子語以作樂之法。始作，樂初合也。翕，如人聲，八音相比而起也。從之，則大作矣。純如，清濁高下，遞接圓轉，如五味之相劑也。皦如，抗隊曲止，倨勾，爲言爲永，分明也。繹如，繹抽絲也。纍纍乎貫珠之象也。以成，樂一終也。蕭韶九成，大武六成是也。」由上證明，可見那刪詩的孔子，正是「音樂家的孔子」了。論語述而篇：「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以這樣了解音樂「三月不知肉味」的人，還能夠不以「音樂」爲刪修標準嗎？並且古歌必比於樂器，所謂「搏拊琴瑟以詠」（虞書）的確是古代唱詩的現象，孔子既長於琴瑟，則弦之所歌，自然是三百篇的詩無疑。何況子罕篇分明說：「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韓邦奇苑洛志樂卷二十注：「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可見「音樂家的孔子」不但富於音樂的思想，且富於音樂的天才；由他所刪定的詩經，沒有不是自然合於音調，自然是有文彩節奏的「音樂文學」了。再看論語裏還有記述批評詩的文字，也都是從音樂上着眼，如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如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陽貨）雖被腐儒誤解得可以，但據實來講，都只是把「音樂文學」的感化力說重了。他在許多弟子中，獨許子貢子夏可與言詩，案禮記樂記載子貢見師乙問樂，子夏答魏文侯問樂二事，可見他倆都是音樂大家。只有音樂家纔能興發想像得「音樂文學」，所以可與言詩，現在且再舉論語孔子評詩的話做個例：「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鄭樵六經真論卷三注：「古人

學詩，最要理會詩之聲。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爲之爲義，亦作之意，既謂之作，則翕純嘽繹，有聲有器，非但歌詠。而爲周南召南之爲，正如三年不爲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之爲，謂之爲，謂之作，皆樂之聲也。」程大昌詩論三（藝海珠塵本）曰：「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翕純嘽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質之論語三年不爲樂之爲，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爲樂無疑也。」**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鄭樵六經真論卷三注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爲美也。緣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衡宏序詩，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窈窕之哀，傷爲傷，無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程大昌詩論九曰：「是說

孔

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太師摯之徒，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敍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把孔子的話來證明，已可以完全斷定詩經只是「音樂的文學」了。音樂的文學都是一本真情的作品，是沒有一些兒假偽的，有假偽便有邪思，沒有假偽所以都是「真情之流」，一句話來說盡，就是「思無邪」了。（爲政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真情之流」便是孔子音樂文學的主張，但給後人解錯了，分明是說作者的真情，卻要解作要讀者思無邪，於是而「思無邪」遂成了道學家的幌子，而音樂的文學，竟埋沒了二千多年了。**

了。Da
【孔稚珪】（南作史孔珪。此從南齊書）字德璋，宋至齊——四四七至五零一會稽山陰人。卒年五十五。

文————一〇二三

（歷代名人年譜作生於元嘉廿五年，年五十四歲。此從補疑年錄并參南齊書本傳。）少博學，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齊高帝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累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不樂世務，憑几獨酌。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嘗笑謂客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稚珪著有文集十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嘗爲北山移文（見文選）以諷周顒，尤爲世人所賞。

【孔稚珪駢文】錢基博云：「北山移文，雕章琢句，務爲新穎。於聲偶之中，發揮奇趣。生撰之語，婉諧之調，節圓而句響，已開徐庾之蹊逕矣。」世有以少許勝多許者，孔稚珪是也。又此文實爲遊戲文，然亦可注意。²¹⁹

【孔衍】舒元，晉——二六八至三二零魯國人，孔丘二十二代孫，卒年五十三。少好學。年十二，即通詩書。弱冠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東參軍，掌記室。中興初，（三一七年）補中書郎。明帝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

王敦惡之，出行爲廣陵郡。郡西鄰寇，時人爲之寒心，而行不形於色。大興三年，卒於任。行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共有百餘萬言。

【孔貞瑄】²¹⁸璧，六號歷洲，晚號聊叟，清——一六七五頃山東曲阜人。少遊江淮。一六六零年進士。初官泰安，濟南，繼乃遠宰大姚。貞瑄著有聊園全集十五卷，及大成樂律、泰山紀勝。

【孔穎達】²¹⁹仲達，北周至唐——五七四至六四八冀州衡水人。卒年七十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善屬文，通步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隋大業初，爲河內郡博士，舉明經。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穎達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入唐，累官國子司業，遷祭酒。卒諡憲。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著有集五卷（兩唐書志）。【孔繼孟】²²德隱，清桐鄉女子。有桂窗小草，見續構李詩繫，姊繼瑛，妹繼坤，皆能詩，繼坤有聽竹樓詩。

【孔繼涵】體生清——一七三九至一七八三山東曲阜人。卒年四十五。一七七一一年進士。官戶部主事。充日下舊聞纂修官。以母疾乞養歸。繼涵于學無所不通。尤精天算。與戴震友善。嘗彙刻罕存之本。爲做波榭叢書七種。及搜梓算經十書。皆爲世所稱。自著有紅欄書屋集二卷。詞四卷。及春秋世族譜。左國蒙求。水經釋地。等十餘種。（均清史列傳）

【孔臧】²³漢——約前二零一至一二三間時人。爲漢。僕侯孔翬之子。文帝九年（前一七一年）嗣襲爲僕侯。在位四十五年。武帝元朔三年（前一二六年）遷御史大夫。臧願嗣家業。求爲太常。與從弟安國綴集古義。武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禮賜如三公。臧與博士等議勸學勵賢之法。請著功令。自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在官數年卒。臧著書十篇。（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今不存。又有賦二十篇。（同書詩賦略）亦不傳。偽孔叢子末有連叢二卷。舊稱臧作。中有諫虎賦。楊柳賦。鵝賦。蓼蟲賦四篇。未能知其真偽。

孔

【孔臧駢文】孔鮒隱居嵩山。著書六卷。至其孫臧復。以所著賦與書合爲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美而叢聚之也。攷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今其書散失。全豹難窺。而續古文苑中。尚留諫格虎等三賦。夫諫諍之術。體設問答。漢代賦家多有之。是篇中。偶語韻詞。雖非鉅制鴻裁。而已爲漢賦之初祖。其言：「闢四封以爲藪。圍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唯。夜則嗥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雖爲問答形勢之談。必本鋪采摛文之旨。即如楊柳賦。披條振藻。亦猶詩人感物。聯類不窮。其言：「巨本洪枝。條修遠揚。天繞連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土。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沉。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鵝集聚。百變其音。」雖云剗範葩經。而其蛻化之跡。託體較爲華曠矣。鵝賦篇章雖短。而籀其所論。猶秉賈生鵬鳥之旨。其言曰：「咨我今考（謂其父彥也）信道秉直。變怪生家。謂之天神。修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所修。棲遲養志。老氏之疇。爵祿之來。祇

文——一——一〇二五

增我憂。」此則不假修飾，近於自然，與後之配青儷白者異矣。此漢儒之賦，所繇近於古詩之流也。〔

【孔德紹】唐——至六二一會稽人。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為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因伏誅。

【孔休源】²⁴²⁰慶緒，宋至梁——四六九至五三二會稽山陰人。卒年六十四。十一而孤，居喪盡禮。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略，通大義。四九七年州舉秀才。他與琅琊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為西邸學士。梁建國後，與南陽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後除尚書儀曹郎。每逮訪前事，休源隨機斷決，曾無疑滯。任昉謂之孔獨誦。歷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迴避。普通中，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源風範彊正，明練政體，嘗以天下為己任。性縝密，未嘗言禁中事。卒，諡貞子。休源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梁書本傳）

【孔奐】²⁷⁴休文，梁至陳——五一四至五八三會稽山陰人。卒年七十。（南史作年七十餘。此從陳書）數歲

而孤，為叔父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顯深相歎服，盡以藏書相付。州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宣惠湘東王行參軍，並不就。又除鎮西湘東王外兵參軍，入為尚書倉部郎中。後又為丹陽尹。陳永定中，除晉陵太守。郡中號曰「神君」。宣帝時，為吏部尚書，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識鑒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諸請託，達於政體。後主時，終弘範宮衛尉。奐著有文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均陳書本傳）

【孔紹安】²⁷⁹陳至唐——五七七至六二二左右越州山陰人。孔奐之子。卒年約四十六。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詞知名。年十三，陳亡，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書，誦古文集數十萬言。外兄虞世南異之。與詞人孫萬壽為忘年之好。時人稱為「孫孔」。大業末，為監察御史。李淵討賊河東，紹安為監軍。李淵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拜內史舍人，賜賚甚厚。嘗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云：「祇為時來晚，開花不及春。」為人所稱誦。尋詔撰梁史，未就而卒。紹安著有文集五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作三卷，本傳作五卷。此從新唐書藝文志）

【孔安國】³⁰⁴子國，漢一約前一五六至七四間時人。

孔丘十一代孫。（經典序錄作十二世孫。此據史記）受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武帝時，官諫大夫，臨淮太守。武帝末，魯共王壞孔丘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及孝經，皆科斗文字。當時人都不識。安國以今文讀之。又奉詔作書傳，定為五十八篇，謂之古文尚書。又著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

【孔容之常】³⁰⁶樂府郊廟歌房中祠樂章名。

【孔汪】³¹德澤，晉一？至三九二會稽山陰人。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為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俱甚有政績，為嶺表所稱。汪著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注）

【孔逵】³³齊一四八零頃會稽人。性抗直，有才藻。製東都賦，當時才士共加稱許，謝顛年少時，遊會稽歸，

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逵不，被推重如此。官終衛軍武陵王東曹掾。逵著有吳法錄，及文苑一百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

【孔淑】³⁷芳記，有熊龍峯刊本。寶文堂目著錄。按熊刊本題作「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序引雙魚墜記，未知即是此本否？又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引平話有雙魚扇墜記，云近世擬作。

【孔坦】⁴君平，晉一，二八六至三三六會稽山陰人。卒年五十一。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為晉王，以坦為世子文學。帝踐位，為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成帝時，佐王導平蘇峻，累遷侍中。帝委政於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己憂，忤導，出為廷尉。怏怏以疾去職。疾篤，庾冰往省，對之流淚。坦慨然道：「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寤家之術，乃作兒女相向乎！」冰為之避謝。卒，諡曰簡。坦著有文集十七卷。（唐書經籍志作五卷。此從隋書志）

【孔素英】⁵玉田，清桐鄉女子。有飛霞閣詩集，見桐

鄉縣志。

【孔巖】⁶⁶（世說新語及注皆作巖。此從晉書本傳）彭祖，晉一？至三七零會稽山陰人。孔坦之從弟。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在揚州，請為別駕，遷尚書左丞。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善於宰牧，甚得人。和又褒荐行義，甄拔才能。後以疾去職，卒於家。巖作有文集十一卷（隋書經籍志注。唐書志作五卷）。

【孔明】^{67, 62}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孔明借箭】²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石印本。

【孔明招親】⁵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孔昭虔】^{67, 66}元敬，號荃溪，清曲阜人。貴州布政使。有繪聲琴雅詞。

【孔昭蕙】⁴樹香，清桐鄉女子。有桐華書屋詩鈔，見

兩浙輶軒續錄、續構李詩繫。

【孔氏談苑】^{7, 2}四卷。舊本題宋孔平仲撰。是書多錄

當時瑣事，往往與他書相出入。有唐宋叢書本、秘笈說海一卷本、藝海珠塵五卷本、續說郛本、茗香舊抄六卷本。

【孔門文學】⁷在周、秦諸子中，孔子是個偏重文學的人。他教學生的科目略分為四科，就是德行、言語、政治、文學（見論語先進篇）四科二字雖是後人代他題的（四科二字見朱注）但是這四科的名目如德行等，在那時候已經有了。論語上又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篇）也把教科分而為四科目。雖和前面的不同，但是四者之中文居其一。正和前面相同。這可見孔子提倡文學的一斑了。孔子所謂文，是包括禮樂而言和我們現在的文學界說不同。不過我們現在所謂文學，也包括在孔子所謂文學的中間。孔子把詩、禮、樂三件事看成是不可分離的。他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篇）把詩、禮、樂說成一貫。他不是於本體上承認三件事不可分離，是於應用上覺得詩、禮或禮、樂是不可分離的。他是要拿詩和樂來調和人們的情感，滋潤人們的枯燥無味的的生活，同時卻又恐人們流蕩忘反，所以又要拿禮來約束他們，節制他們。孔子所說的詩，我們現在認為是文學，孔子所說的樂，我們現

在認爲是藝術，孔子把詩、禮、樂統連在一起講，我們可以看出得出孔子的文學觀和藝術觀了。孔子提倡文學，他的弟子中擅長文學的有子游、子夏二人。（見論語先進篇）相傳詩序是子夏作的，然不可信。（詩序就是詩大序，或謂爲漢儒作）左傳前人多認爲左邱明所作，然近人以爲是子夏作。子夏的弟子有公羊高，作春秋公羊傳，穀梁赤，作春秋穀梁傳。左傳及公羊、穀梁並稱「三傳」，都是紀事文著名的作品，而在傳善於描寫，尤有文學意味。¹⁰²⁸

【孔門文學觀】孔門之文學觀最重要者有兩點：一是尚文，一是尚用。惟其尚文，所以不同於墨家；惟其尚用，所以又不同於道家。這是孔子文學觀主要之點。此兩點雖似矛盾，而孔子却能善爲調劑，絕不見其衝突，「中庸不可能也。」孔子思想即是處處能恰到中庸的地步者。大抵其尚文的觀點本於他論「詩」的主張，尚用的觀點又本於他論「文」的主張，而同時論詩未嘗不主應用，論文也未嘗不主修飾，所以能折衷調劑恰到好處。後人論詩論文雖自謂

淵源於孔子，實則都不過各執一說，互趨極端；所以對於尚文尚用二點亦覺其顯有衝突了。孔子尚文之意，隨處流露。「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猶可說是對於文化的觀念，不足以定其對於文學的見解。但如禮記表記引孔子語，謂「情欲信，辭欲巧。」則其尚文之意固顯然可見了。袁枚論詩標舉性靈，不廢豔體，似與所謂傳統的文學觀有別，但其隨園詩話中却屢次稱引此語以爲其性靈說之護符。以他這樣純美論的文學批評家，猶且引孔子之言以自重，亦可知孔子文學觀中本有尚文一義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亦引孔子語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此又孔子論「文」主於尚文之證。（儒家尚文之旨，具見文心雕龍徵聖篇。其言云：「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姜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文，則云：『情欲信，而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

徵也。〕阮元以易經文言爲出孔子所撰，固未必是；然其文言說謂「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辭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研經室三集二）則固非無所見者。（文心雕龍徵聖篇亦云：「易稱『辯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言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至其尚用之旨，則更爲明顯。孔子論「文」，本偏於學術的意義，其主應用固宜，乃其論「詩」，是指純文學言者，却亦依舊不離應用的主張。論語中引孔子論「詩」的地方很多，如「不學詩，無以言」（季氏）；「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

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路）；此數節中包括幾個意思：或以詩爲足助德性之涵養，或以之爲足資知識之廣博，或以助社會倫理之實施，或以助政治應對的辭令。這樣一講，於是雖以純文學的作品，也不能離於政教的應用了。這兩個觀念，尚文則宜超於實用，尚用則宜忽於文飾，所以似相衝突；但他却能折衷調劑以成爲儒家的中庸思想。儒家思想中往往有許多相反而適以相成者，即此亦其一例也。孔子門之文學觀既如上所述，論其本身，未嘗不有相當的價值；可是論其影響所及，則非惟不足助文學之發展，有時且足摧殘文學之生命。蓋孔門於尚文尚用二點，雖能調劑折衷，但後儒推闡，便不免偏於一端——尚用輕文，重道輕藝，而文學遂喪失其獨立性了。這個原因不外二端：（一）由於後人之誤會。孔子論「文」本有學術的意義，所以主張尚用。後來字義既變，而一般人不加分別，猶用孔子論「文」之語以解釋後人所言之「文」。

或且奉以爲文學觀的標準，所以遂多誤會了。(2)由於孔子之暗示，孔子雖主尚文，但只以之爲手段，並不以之爲目的，所以比較起來，他於尚用方面主之更力，則後人推波助瀾，偏於一端，固亦無怪其然了。這是孔門文學觀所以在文學批評史上不甚有良好影響的緣故。hc

【孔門文學觀之影響】關於孔門文學觀之影響，可分兩方面言之：一是道的觀念，一是神的觀念。道的觀念是從尚用的方面以發揮者，蓋所以盡其用；神的觀念則較重在討論文事，又所以闡其文。茲分述於次：□孔門論文，因重在道的關係，於是處處不離應用的觀念，不免有文道合一的傾向。論語憲問篇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這即是後世道學家重道輕文的主張。所以述而篇中「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數語，諸家解釋均闡發孔門重道輕藝之意（何晏集解就其用字之差異言，於是謂「不足據，依故曰遊」，文中子事君篇又就其排列之先後言，於是謂「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

依於仁，而後藝可遊也。」無論從那方面言，似乎都有重道輕藝之意。）這種說法，決不能算是後人之傳會。觀於孔子論詩重在「無邪」，論修辭重在「達」，重在「立誠」，則知其主旨所在，固是偏重在質，而所謂質，又須含有道德之意味者。□本於這種見解，所以影響所及，一般人對於文學家則總認爲文人無行，以爲一爲文人便不足觀；至其對於文學作品則又以爲是玩物喪志而無裨教化。蓋孔子固已說過「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重在行而不重在言，所以文人有言而無行，便不免爲世所詬病了。又孔子論樂謂韶則盡美盡善，謂武則盡美而未盡善，以美善合一爲標準，則文學作品尚美而不主於善，固亦宜其爲世所廢棄了。此種極端的主張，蓋均出於孔子思想之暗示，而加以推闡而已。□至其神的觀念，則可於易與春秋中求之，其說似較爲後起，但與孔子思想並非沒有關係，故亦附帶述之。大抵孔子之所謂「道」，只重在人事，其後雜以陰陽道家之言，始說得微妙一些，遂與道家相同，也有其「神」的觀念。

郭紹虞嘗謂：「中國之文學批評，不是論得太切實，講文以裁道，便是講得太虛玄，論文之神味，前者是儒家思想之發揮，後者是道家思想之影響。」（小說月報十九卷一號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神氣說）實則儒家亦自有其「神」的觀念，不過講得切實一些，沒有道家那麼虛玄而已。蓋儒道二家之所謂道，根本不同，故於所謂「神」其意義也不是一樣。道家的形而上學是重在「無」，儒家的形而上學是重在「變」。重在「無」所以覺得道的本體微妙玄通而深不可識；重在「變」所以能「恆易以知險，恆簡以知阻」，所以能「彰往而察來」，「溫故而知新」。因這一點的不同，所以對於「名」的觀念也不同。道家尚無名，而儒家尚正名。尚無名，所以謂道體是「繩繩不可名」，而文字書籍全屬糟粕；因此，道家之所謂「神」也是虛無縹緲的，不可捉摸的，不可言說的，不着邊際的。至於儒家，則於易論天道，於春秋論人事。春秋的正名與易經的易所以有關係，即由於「變」。易所以說明這個變，春秋所以防止這個變。易是說

明宇宙現象的變，春秋是防止人事狀況的變。（易文言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又韓非子外儲篇引子夏語云：「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早絕之。」可知易文言數語原指春秋時事說。——這是儒家的形而上學之實際的應用。易繫辭傳云：「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所謂「深」所謂「幾」都是將變而未顯之兆。所以又說：「幾者動之微，吉（凶）（據孔校增）之先見者也。」能明白這個「幾」纔可以防微杜漸，所以儒家之所謂「神」即不外於知幾。此易繫辭傳所以有「知幾其神乎」之語也。我們明此，纔知儒道兩家所言的「神」其意義不同，其及於後世文學批評之影響亦大相逕庭。（可參閱郭紹虞儒道二家論神與文學批評之關係，見燕京學報第四期。）
儒家之「神」的觀念，既如上述，於是可一言其與文學批評之關係，或其及於後世文學批

評之影響。此可分「作」與「評」的兩方面言之。其應用到「作」的方面者，只是切切實實修辭的問題。蓋儒家神的觀念之應用，即在於春秋的正名主義，故其影響到文學方面，即是基於他正名主義的修辭問題。（荀子勸學篇云：「春秋之微也。」又儒效篇云：「春秋言是其微也。」獨稱微字，即正名之義。）正名主義應用於文學，即成爲修辭上所謂鍊字鍊句的法門。用字鍛鍊得其意義之內涵，恰如其分量，這便是正名字此韓愈所謂「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科斗書後記）者是也。用字鍛鍊得與所論述的身分恰恰相當，這便是正名分此又昔人之所謂「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尚書序）者是也。文心雕龍宗經篇云：「春秋辨理，一字見義。」此即正名主義在文學上的應用，而後世古文家之講義法，即本是以推闡者。名正則言順，所以荀子正名一篇兼論正辭。正辭即是鍊句的工夫。今觀春秋僖公十六年文云：「隕石於宋，五、六、鵠退飛，過宋都。」公穀於此皆說明一則先石後五，一則先

六後鵠之旨，雖不免過於穿鑿（顧炎武日知錄云：「此臨文之不得不爾，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鵠六』而夫子改之『六鵠』也。」）但亦可爲春秋措辭無所苟之證。所以禮記經解篇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其在「評」的方面所指出者，即是體會的方法。易繫辭傳引孔子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云：「其旨遠，其辭文。」其意似亦求之言意之表，頗與道家意旨相近。但以其泥於知偏於用，故不與莊子一樣，不取直接欣賞的態度，不帶一些神秘性。蓋孔子教人重在啓發，所謂舉一反三，所謂聞一知十，都是彰往察來，溫故知新的推理作用。是以儒家所謂「知幾其神」是有待於經驗，有待於知識的。易繫辭傳云：「夫易，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蓋儒家之所謂「神」，即不過是這般觸類旁通法耳。道家論「神」無待於知，故成爲玄學的。儒家論神有待於知，故近於科學的。這是儒道兩家對於「神」的觀念之解釋與應用之大區別。不過儒家之所謂體會，其方法有二種：一是在本文內體

會的一是在本文外體會的。在本文內體會者猶不離本文的原意。所以是近於科學的。其在本文外體會者，有時竟與原意絕無關係，所以又簡直是「非科學」的了。蓋本文內的體會較重在考據；本文外的體會，全出於附會。所以前者之失泥，後者之失鑿。其在本文內體會者，更有二種方法：一是論世，一是知人。易繫辭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因為情見乎辭，所以可以知人論世。繫辭傳又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此即是其論世的例證。論語陽貨篇云：「詩可以觀。」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即是此意。後來詩序蓋即本此法而濫用之者。繫辭傳又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這又是所謂知人的例證。春秋時人之賦詩觀志，亦大率用此方法的。其在本文外體會者，即論語所云：「詩可以興」（陽貨）及「興於詩」（泰伯）的意思。何晏論

語集解引孔安國註「詩可以興」句云：「興，引譬連類。」這即是說「興」的方法。又引包咸注「興於詩」句云：「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這又是說「興」的作用。這種觸類旁通的方法，本是要施之實用的，所以他對其弟子的說詩，完全用這個方法。論語學而篇云：「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可乎？』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八佾篇云：「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類此諸例，竟只重在人事方面的啓發，全不管詩文的原意。此在教育方面，固未嘗不有相當的價值，而在文學方面，却未免近於穿鑿了。後來孟子說詩，往往妄加推測，荀子亦好引詩句以佐其論證，都是受其影響；至韓詩外傳而其弊更不勝言矣。蓋此均由於孔子文學觀中尚用的觀念，推而至極的結果。

【孔門詩教】古代的經典，比較以詩經爲專門的文學書。講到詩的批評——孔子的詩論，孔子述六經，其用意的方面很多，但是孔門教弟子，分明有文學一科。子游和子夏，並且專長文學。可見孔子的論文的話，比較古書上那些單義孤證，更爲有系統，更可以深深研究了。但是孔子著書，自己講過是「述而不作」。他述的時候，自有他的一番鑒別的眼光。不是把古書抄輯一番就算了事。好像後來黃山谷說杜甫詩與韓愈文，無一字無來處；但儘管有來處，而仍不失爲杜甫韓愈自己的詩文。一看漁隱叢話卷九——孔子這些鑒別的眼光，自己固然也是偶然道及，例如論語中「詩三百：思無邪。」——可以興，可以觀。」——伏生尚書大傳裏說，孔子對於尚書的七觀，這些話很多，但也是很渾括的。我們要詳細研究孔子的文學批評，除了這些自己所說的而外，大部分要根據他門弟子所傳的解釋，和漢朝那些經生所傳授的意義，纔能詳得其條理。漢書上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所以我們只好

憑孔門授受下來較有憑據的解釋來研究了。孔子論詩的話，論語所紀的很多，大致可分爲三類。一是說詩的根本思想，例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二是詩的品類，如「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三是詩的功用，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不學詩，無以言。」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興於詩。」此外尚有禮記經解裏引孔子所說的「溫柔敦厚詩教也。」也是說詩的功用。這些批評，確是所包甚廣，後來人論詩的話，百變不離其宗。但是我們若不拿後師所傳的話來解釋，對於其中義理，就難得暢曉了。孔子是私門教授，不像舜和周公居位執政制禮作樂。所以舜典和周禮所講的，比較是偏重音律；而孔門所傳的，雖然也有不少論音律的，但是實在偏重文義。

的一方面了。□「思無邪」一句，是總論詩的思想，是根本的要義。這也和虞書裏的「言志」，周禮裏「六德爲之本」，是一樣的說法。本來古人看文章，都先從思想的根本上注意，如周易繫辭，就吉人躁人而論，言辭之美惡，也是這樣著眼。詩的「思無邪」，我們是承認的。我們看周禮分明說：「六德」爲之本，孔子刪詩，也是「取可施於禮義」（史記孔子世家的話）所以凡是周公孔子所錄的詩，當然都是「思無邪」的了。不但這些所錄的詩是這樣，他還希望讀詩的人，也本着「思無邪」的眼光去看，做詩的人，也本着「思無邪」的意思去做。這就是孔子說出這句話的意思。現在的詩三百篇，自然多是思想醇正，但這裏有個小小問題，就是那些鄆衛風的淫詩，是不是「思無邪」呢？這是履來經學家爭論的焦點，若詳細說來，不是短篇幅所能盡的。我現在只能說個大概。不過這個問題很重要，若沒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在文學上會發生流弊的。西漢的經生，都算是孔子弟子的支流餘裔。詩經的齊魯韓毛，都是如此的。齊魯

韓三家的詩說，都失傳了。現在所傳的，就是毛傳。毛詩序對於那些說淫奔的詩，都說是詩人譏刺那些事的詩。照毛詩大序的意思，以爲這些變風的詩人，都是「達於事變，懷其舊俗」。他們作詩，都是想匡救世亂，或陳說古時的美政，希望當時的人反省，或指陳當時淫荒的事，希望聽者悔悟，所以就直說出這些淫奔的情節了。後來朱子作詩經集傳，不從毛傳的解釋，別創新解，以爲這些詩，是淫奔者自己作的。朱子的意思，以爲孔子刪詩而錄淫奔者之詞，正是「嚴立其詞以爲戒」，好像「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戒於將來」（朱子詩序辨說）。朱子這話，又經馬貴與文獻通考裏加以反駁，以爲如果照朱子的話，「淫昏不檢之人，發爲放蕩無恥之辭，其詩篇之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篇也。」後來駁朱子的人也多。他們的理由，都很煩的，不必多引。這兩個問題，其實關於孔子所以錄這些直陳淫亂的詩

的緣故，兩方所說的，都不大離。我以為無論是淫奔者自己作的，或是別人作來諷刺的，孔子錄詩的意思，無非是因他將這些壞事寫了出來，可以使人藉此觀察這一國的風俗，可以鑒得失和興衰。孔穎達毛詩大序疏裏說得很好。他說：「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就是所以要說的意思）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孔子錄這些詩，大概就是這個緣故。至於一定要追求是某人某人作的，本可不必。我們看毛詩序關於這些詩，只說是「刺奔也」（例如衛風桑中）或說「刺亂也」（例如鄭風溱洧）就是使人知道是刺的意思罷了；何人所作，是不可考的。朱子後半截的話，並沒有錯，但前半截一定要定為是淫奔者自己作，是可以不必的。說到這裏，又有一點意思要注意。就是後世有些過於媒褻的詩文和那些誨盜誨淫的小說，難道也可以比附這個意義說，是思無邪嗎？這一層實在有點分寸。本來寫實的文

章很難做。寫好的寫得太好，近於飾詞諂佞；寫壞的寫得太壞，就近於誨盜誨淫了。我現在引王船山一段話，來做這個問題的結論。王船山的夕堂永日緒論裏說：「艷詩有速歡好者，有速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皆流覽而達其定情，非沈迷不反，以身為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葉羅裙一色裁」，「昨夜風開露井桃」皆艷極而有所止。至如太白烏樸曲諸篇，則又寓意高遠，尤為雅奏。其速怨情者，在漢人則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唐人則有「閨中少婦不知愁，西宮夜靜百花香」，婉嬾中自矜風軌。迨元（稹）白（居易）一起而後，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備述余稠中醜態，杜牧之惡其盡人心敗風俗，（唐書白居易傳贊引）非已甚也。」知道這個意思，就可以知道鄭衛的淫詩雖然是淫，孔子還收錄不除，原是有點分寸的了。陶淵明的閑情詞，尚且為昭明太子所譏，說是「白璧微瑕」，（昭明太子陶靖節集序）沒有收入文選；孔子錄詩，當然更有鑒別了。錄淫奔之詩，所以為鑒戒，這個道理，固然應當知道。

這些詩雖是說淫奔而仍然沒有誨淫，這一層也應當知道。知道這兩層，就懂得孔子這句「思無邪」的總評了。□孔子對於詩分別品類而總爲一集，這種工作，實是開後來「總集」之先聲，也實是我國批評學中一大支派。凡是選錄詩文的人，本不是隨便雜鈔，都有各人去取的眼光和義例。關於這種眼光和義例，有些人自己說出來，有些人自己未曾說出。即使未曾說出的人，他也有一種「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的批評眼光，暗示於人。好的「總集」往往主持一種文風，影響很大。蕭統的文選，茅坤的唐宋八家文鈔，高棟的唐詩品彙，這許多有名的總集，豈不是各造風氣而影響久長嗎？這種工作，就是孔子開其端。孔子對於詩的品彙的話，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鄭聲淫」這些話，不過是泛論各類詩入樂時的聲調；一時興到之言，非嚴格的評文。最重要的就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那一句了。這句話的爭論也多。有人說正樂與正詩不同，有人說正樂就是正詩；這些辯論很煩的。我們現在所注意的，是風

雅頌這些分類的問題。風雅頌賦比興的分目，周禮裏已經有了，不過那裏是說聲律和教人習詩的方法。孔子對於這些分類，就注重文義了。這種異點，我上邊都講過。我們現在所要知道的，正是孔子這種文義上的分析。欲詳細研究，又不能不根據毛詩。毛詩大序說「詩有六義」，他的次序，也是風賦比興雅頌。又說「是謂四始」。他的解釋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底下就接着說「是謂四始，詩之至也。」這些話對於詩的各類的文義，較古時各種評論，精密得多了。孔子對於詩，自然有一番訂文編類的工夫。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這個話，孔穎達在詩譜疏裏加以駁議，以爲「如史記言，則孔子以前詩篇多矣。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後來這種爭論也

極多。其實史記的話，並不甚錯。自舜典說詩起，一直到春秋時候，時間如此之長，難道除了殷周二代的詩三百篇而外，就沒有詩嗎？這些詩，到孔子的時候，還有存在的。我們看季札觀樂，除了合於詩三百篇所有的而外，還觀「舞大夏」「舞韶箭」。古時詩樂合一，歌和舞不過是器具和儀式上的差異，（墨子有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而其所歌所舞的，都是詩。「舞大夏」「舞韶箭」不是還有虞夏的詩麼？說孔子刪詩，是靠得住的話。漢書藝文志也說：「孔子純取周上采殷，下取魯。」他限於殷周二代，所以虞夏的詩，他都不要了。既曰「取」，又曰「采」，分明對於殷周魯的詩，也有去取了。所以孔子不是鈔胥，是評選詩文的祖師了。但孔子評選的義例是如何呢？我們可以說他有兩種義例。一是正思想，二是辨禮裁。正思想就是前面所說的「思無邪」，已經略略說明過。這辨體裁，就是六義四始之分了。六義中，以風雅頌為外表上，大義上的差別，賦比興為內容上，構造上的差別。孔穎達詩大序疏說：「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

孔

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他這三經三緯之說，解得甚對。所以詩三百篇裏，只標出風雅頌的類目，而沒有標出賦比興的類目，就是這個道理。風雅頌是立意，賦比興是用筆。本來一切文章，無論他是諷刺（風，風也）是讚美（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不譏不讚的正說（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興衰也）那做的方法，不是老實鋪陳（賦）就是借事比譬（比）不是借事比譬，就是藉端興感（興）用筆的方法，總不外這三種。所以賦比興的分目，是告訴我們評次文章，也要論及他內容的技術。至於風雅頌的標準，又是告訴我們凡為文章不要無所為而作，總要有關風教有關政俗的，纔可以入選；不然，專說自己私情的

文————一〇三九

文章，就沒有多大意味了。顧亭林日知錄裏說：「文須有益於天下。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令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他這個話，也是從孔子的詩教裏出來的。至於四始之分，照鄭康成的箋，「始者，王道興衰所由」；實在簡單說起來，就是說每一類中，按照事迹的次序而編定詩的先後。史記孔子世家所說：「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也就是指他以始統終的篇次。再者六義的品目，也可以範圍後世一切的詩。關於這種意思，自從漢朝淮南王說離騷出於國風小雅，後來鍾嶸詩品也判定各家的詩，以爲或出於風，或出於雅，而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篇，說得更爲寬廣。他的意思，以爲後世一切的文章，無論詩與文，都源於詩教，都是六義的支流；如果打破後世文集中拘於形貌的分類，都可以拿六義來分類的，這樣看來，凡是評次文章，先辨別他的思

想，再辨別他的功用，再次辨別他的體裁，和內容技術之美惡，用這樣法子去看，就是本於孔子的詩教，可以算得批評的準繩了。後來的總集，往往只能偏得一義，不能兼備許多眼光；例如文選專以「能文爲本」而不重「立意爲宗」，而明賀徵的文章辨體彙選，又珠璣兼收，只求備體，不管美惡，都是只得其一端咧。至於孔子說到詩的效用，「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一節話，是結品之論，其餘關於詩的功用的話，都可以包括在這裏頭。本來凡是做詩，文字上所表見的，不外情和景兩樣。言志言理，都是情，言風景言山川草木一切事物，都是景。或即景生情，或即情寫景。這兩樣是交互的原素。我們看詩的人，從他所說的這兩樣，以溯求他的意志。也同時可以因他所說的這兩樣，引起我們自己的意志。這就是孔子這幾句話的宗旨。簡單說起來，就是凡看一首詩，這詩中所說的情景，不能使我們明白他的用意，又不能使我們有所感動，這就不是好詩。讀他的詩，

而看不出他的興觀羣怨之懷，或引不出我們自己的興觀羣怨之懷，這個詩便是死詩。因為興觀羣怨這幾層實在包括人事上一切的情感。詩而沒有情感，或不能引人的情感，還用詩做什麼呢？人與人的關係，都是情感相維繫的，人事的設施，也是情理相往來；情感情理的推動，是一切人事的根本，情感情理，以合於「溫柔敦厚」的為妥當，所以推廣起來，就可以「言」，可以「事父」，「事君」，可以「使於四方」，可以「授之以政」了。論語裏說：「孔子子和子貢論貧富之德，而子貢就了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那兩句的詩意，子夏問「巧笑倩兮，素以爲絢兮」的詩意，而孔子告訴他「繪事後素」。這都是因詩人所說而明白詩人的意志。周易繫辭裏說：「孔子因『鳴鶴在陰』那幾句詩，而推到『言行君子之樞機』」禮記大學裏說：「孔子因『穆穆文王』那幾句詩，推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這都是因詩人所說而引起自己的感想。後來孟子所說的「不以辭害意」和「以意逆志」也是這兩種看法。至於說到「鳥

獸草木之名」，也不過是詩人借這些鳥獸草木來托出自己的意思，就是即景生情，而不是堆砌辭藻毫無取意的。但是我們也可以就這些所說的鳥獸草木山川風土知道當時社會上的事物實況，也是博物家所不廢。再者，孔子這句話，又是告人做詩畢竟不能不借用辭藻，因為詩究竟是要含蓄，不像散文那樣直質，又究竟是美的文學，也要有美的外表。所以禮記學記也說：「不學博依，不能安詩」。鄭康成的注說：「博依，廣譬喻也」。就是這個意思。又董仲舒說（史記自序引）：「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更是表明詩之所以能夠感動人，就因為有這些有趣的材料了。但是辭藻典故也不可亂用，不可弄錯。孔子這「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識」字，就是教人要弄清楚不要弄錯的意思。我們看孔子家語好生篇（王肅注本）說：「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這幾句話，就是告我

們「識」鳥獸草木之名的方法，就是說，凡用辭藻典故，要用得適合，而又不拘泥了。後來劉勰《文心雕龍》比興篇說：「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焉。」顏氏家訓文章篇批評潘岳的賦裏「雉鷩鷩以朝雉」和陸機的書裏「有如孔懷」都是誤用毛詩。這些話，都是有得於孔子之說。以上都是就孔子自己的話，來加以發揮。至於孔門這一派相傳的詩學，像孟子荀子，也有偶然論詩的話。因爲大致也不出孔子的範圍，所以也不必條舉細論。到漢朝就有齊魯韓毛四家的詩學。這四家中現在僅存的，只有一部毛詩故訓傳，和一部韓詩外傳。這都是自成一書，不是單詞片義，而且各有特色，我們可以略爲談談。毛公（名亨）的傳，對於詩的文學方面所特別注重的，就是六義中的「興」義。毛傳對於六義，除了「興」而外，都沒有標明。他所標明的，例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底下，毛公就注明「興也」；「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的底下，毛公也注明「興也」。他標明「興」的，共有一百六十條，而沒有一條舉明

某句詩是「賦」或是「比」。後來箋毛詩的鄭康成也說：「篇中意多興。」毛公所以只舉「興」而不舉「比」的原因，照《文心雕龍》比興篇說，因爲「風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後來孔穎達的《毛詩疏》也以為「毛傳特言興，爲其理隱故也。」（《詩大序疏》）他們解得不錯。本來「興」之一義，是文學上最難得的境界。照孔穎達那個解釋，「興」是取譬連類起發己心。實在就是隨事感觸，因物興懷；雖是借物喻意，而所以有取於那個物的用意，含而不露，不要說破，使人含味而自得之。這就是興的境界。《文心雕龍》比興篇特別推重「興」義，他說：「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他並且歎息後世喪失「興」義，說：「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但「興」之與「比」，究竟有何分別呢？照上邊所引孔穎達的解釋，「比」是「比方於物」，「興」是「取譬引類，起發己心」。這兩種不是差不多嗎？但是事實上這兩種確是大有分別。興之所以不同於比，最要緊的就是下頭這一句「起發己心」。例如毛傳在「南有

「興」是爲了這兩句能引起下面兩句「樂只君子，福履綏之」的本意。有些地方，或者所引起的本意，未曾說出，但無論如何是有本意的。毛傳因爲「興」的意思很隱微，不容易看得出，所以就特別點明，這就是毛傳之功。這就是他對於文學中「興」義的大貢獻了。至於「比」和「賦」的意思，十分明顯，用不着注明。我們看孔穎達說：「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是也。」照這樣說來，譬如衛風碩人章「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這些句子，已經自己比譬得很明白，自然完全用不着注明。至於「賦」之寫實，更不用說了。後來梅聖俞主張詩要「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六一詩話引）和嚴滄浪滄浪詩話裏所主張「感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言有盡而意

無窮」都彷彿得着「興」的意思。王漁洋論詩，也主張蘊藉含蓄而標出他的唐賢三昧集，總都是推「興」之一義，爲六義中之最高境界。再者「興」之所以可貴，我們根據鄭康成的解釋，又可得一種道理。周禮太師鄭注說：「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這樣看來，「興」的意思是歡愉之情多，而愁苦之音少了。這「勸喻」二字，是說勸人守著這個美點不要失墜，而且可以爲法於將來的意思。本來，後人往往說詩文窮而後工，又說詩文多是不平之鳴。這些話，不過偶然就其一端而言，不足爲據。文學所以言志言情，人有喜怒哀樂之志，不能說一切皆是哀苦之音。韓愈荆潭唱和詩序裏說：「夫和平之音澹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他這話說得最好。我們如知道這個道理，就可以知道「興」之所以可貴。三百篇所以高於後世的詩，正因爲多能用「興」，所以他那種和平之音，歡愉之辭，就獨步千古。尤其那些所謂正風正雅，更爲難及了。所以然者，正因他能歎美善政，不嫌

其媚諛，而且可以爲法於將來，筆致十分清美。例如正風的「首章關雎」一篇，毛詩序說是「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同諷）天下而正夫婦也」，就是表明這首詩是歎美善事而勸人效法的。毛傳注明關雎這首詩是「興」也，正足以表明詩人用筆的精神。齊魯韓三家詩，有說關雎是刺詩的，其實也和毛詩的意詩差不多，不過推廣諷諭之意罷了。（參看魏源詩古微毛詩義例篇）做詩者做到歎美而不膚闊，諷諭而不刻露，可以說是最高境界的詩了。王漁洋說：「盛唐之詩，原非空殼大帽，其中蘊藉風流，包含萬物。」和他門人張蕭亭說：「關理數詞，成於意興，嚴滄浪云：『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宋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善讀者三復厥詞。」（看燃燈記聞和師友詩傳錄）這些話都足以爲「興」義張目。毛公專標此義，深有功於詩學了。至於韓詩外傳，可以算是後來詩話之先驅。又後來的詩有專尚理趣的，像文心雕龍明詩所說：「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和後來歡喜說理的宋詩，都可以

拿韓詩外傳做他們開風氣的祖師。我們看現在的傳本韓詩外傳前面，有一個陳明的序，序中說：「孔孟每取易詩中要語推廣之，闡幽顯微，以盡其蘊。韓嬰作詩傳，凡詩言約旨遠者，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情，以盡其意。」這幾句話，可以說明韓詩外傳的美點了。他這種詩話，雖然旁推理趣，斷章取義，而不是發明本義，但是推行詩句的義理，也未嘗和本文無關。我們看周易論語，孟子裏引孔子孟子解詩的話，多半也是用這樣旁推義理的方法。韓嬰是有所本的了。至於古人論詩文，本來很少專就本文之工拙上立論，所以他這詩話，自然和後人的詩話不同。後人講詩經的，也偶有一二人用過個方法，像宋朝劉敞（公是先生弟子記裏）明末顧亭林（日知錄裏）他們講詩經，都往往推行詩句的義理，或就詩句而別列生感想，而王船山的詩廣傳，尤其是專摹韓詩外傳的大著作了。」

【孔門十哲】十哲即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子路、子遊、子夏。

【孔門所謂文與文學文章之涵義】論語中言及
 文者如下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篇）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篇）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
 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公冶長篇）子以四
 教，文行忠信（述而篇）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
 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同上）子畏於匡，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
 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雍也篇）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憲問篇）由此知道孔子
 很重視文，列爲四科之一，又以斯文自任，但其所謂
 文絕不同於現今所謂文，固然祇就「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之「文」而言，可以附會爲狹義之文，但由
 「博學於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謂之文，而
 言，可以推知「文」實包括一切應知之學問。至所謂
 「斯文」之「文」與「郁郁乎文哉」之文，則其義更廣，

差不離指一切文物制度了。孔子門弟子其所
 謂「文」亦全同於孔子如顏淵稱孔子「循循然善
 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罕篇）與孔子言「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正是一鼻孔出氣。棘子成說：「君
 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便急忙說：「惜乎！夫
 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
 鞞，猶犬羊之鞞。」（顏淵篇）也同於孔子所謂「質勝
 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引見
 下）至於「文學」見於論語者，惟先進篇說：「德行，
 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
 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游、子夏都是偏於讀書知
 禮一方面，所以孔子「繪事後素」警戒子夏。（引
 見本篇第一章）而晚出各種儒家書如毛詩序，喪
 服大傳，後人往往附會爲子夏之作。至子游，則其故
 事之見於禮記檀弓，玉藻諸篇者，亦泰半爲講禮由
 禮之言，以子夏子游之列於「文學」之科而言，則所
 謂「文學」亦是廣義的，不是狹義的。論語言及
 「文章」者有兩處：一爲孔子之言，謂：「大哉堯之爲

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泰伯篇）

一是子貢稱孔子之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篇）前言謂堯有文章當然是最廣義的，不同後世所謂「文章」後者稱孔子之文章，容或指威儀禮法之見於語言文字者而言，但與「文學」相較，「文」而綴之以「學」，自偏重內容；「文」而綴之以「章」，則較重形式。所以漢代以「文學」括示現在所謂「學術」，而以「文章」括示現在所謂「文學」。孔子之文學觀之所以如此者，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是博學的哲學家，不唯不是文學批評家，亦且不是文學作家。哲學家之於文，祇是用以說明其學術思想，所以孔子雖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篇）但謂文爲質之自然的表現，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憲問篇）又說「辭達而已矣。」（衛靈公篇）固然易繫辭引孔子云「其旨遠，其辭文。」左傳襄二十五年亦引孔子云「志有

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似乎孔子很注重文辭。但繫辭不是孔子所作，已經近人的研究而漸成定識；左傳所引孔子語，也不能一律信認。我們知「辭達而已矣」是孔子的話，則「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之不出於孔子可知。禮記經解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文心雕龍宗經篇也說：「春秋辨理，一字見義。」假使春秋真出於孔子之手，而且如史記孔子世家所說：「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則孔子對於文章的修辭，似很注重。但他的目的不在修辭，而在正名。不過因爲要正名，所以搞詞特別鄭重，由是對後世的文學批評遂有了很大的影響了。[1]

【孔翁歸】梁——五三九頃會稽人工爲詩。中大通四年（五三二年）爲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著有文集，玉台新詠亦收載他豔體詩。

【孔毓功】惟敘，清——一六七五頃江西新城人。受學于魏禧。毓功著有惟敘集六卷，皆爲雜文。

【孔毓瓊】鍾英，清——一六七五頃江西新城人。嘗

學于魏禧。毓瓊著有鍾英集十卷，其文頗有健氣。
 【孔鍾英集】十卷。清孔毓瓊撰。其文頗有健氣而
 意言並盡。

【孔範】法言，隋—五九五頃，會稽山陰人。少好學，
 博涉書史。陳太建中，位宣惠江夏王長史。後主即位，
 爲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爲狎客，容止都雅，文章贍
 麗。後主惡，聞過失，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
 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爲兄弟，寵遇優渥，舉朝莫及。
 陳亡，隋文帝以其姦諂，流之遠裔。

【孔惟敘集】六卷。清孔毓功撰。是集皆所作雜文，
 雖骨格未堅，而規撫有自。

【孔雀東南飛】⁹⁰²¹王元美藝苑卮言云：「孔雀東南
 飛，質而不但，亂而能整，敘事如畫，敘情若訴，長篇之
 聖也。人不易曉，至以木蘭並稱。」這話說得十分恰
 當。文字與畫相近，才顯得是真正的藝術。真正底文
 藝作品。古詩：焦仲卿妻作，是敘事而兼抒情的。
 敘一個小家庭的婆婆虐待媳婦，結果把媳婦逼回
 娘家去投水死了。而她的兒子便也吊死樹上以殉。

孔

(因爲他和她的愛情很好)其序云：「漢末建安中，
 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一詩中有『蘭芝慚阿
 母』，『蘭芝初還時』等句，知她的名是蘭芝。爲仲卿
 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
 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1009

【孔雀東南飛評論】胡適之推重此詩是「古代
 民間最偉大的故事詩」，顧惕生謂爲「尤多佳趣」，
 胡毓寰嘆其「精采罕見」，大抵舉世文人，莫有那
 個對牠不加推重的罷。前代自藝苑卮言評牠爲
 「長篇之聖」，而外，謝榛曰：「深評話對牠造辭遣句亦
 有詳細的評述，其言云：『孔雀東南飛』一句興起，
 餘皆賦也；其古朴無文，使不用『奩服飾等物，但直
 敘到底，殊非樂府本色。如云：『妾有繡腰襦，葳蕤自
 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
 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又云：『雞鳴外欲曙，
 新婦起嚴粧，着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
 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瑇，指如削蔥根，
 口如含朱丹，織織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又云：『交語

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鵝舫，四角龍子藩；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齋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絲三百匹，交廣市鮭珍。此皆似不緊要；有則方見古人作手。所謂沒緊要處，便是緊要處也。然而詩鏡總論對袖便大肆攻擊，其言曰：「焦仲卿妻詩有數病：大略繁絮，不能舉要，病一；粗醜，不能出詞，病二；頹頓，不能整格，病三；尤可舉者，情詞之訛謬也。如云：『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遺還。』此是何人所道？觀上言『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斯言似出婦口，則非矣。當縣令遣媒來也，『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甯，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而其母之謝媒亦曰：『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則知女之有志，而母固未之強也。及其兄悵然，蘭芝既能死誓，何不更伸前說，大義拒之，而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意當時情事，斷不如是。詩不能宛述，備陳亦明矣。至于府君訂婚，阿母戒曰：『婦之爲計，

當有深裁，或密語以寄情，或留物以示意，不則慷慨激烈，指髮膚以自將，不則紆鬱悲思，遺飲食于不事。乃云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其亦何情作此也？『曖曖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躑躅相逢迎。當是時，婦何意而出門？夫何緣而偶值？詩之未能當情，又明矣。其後府吏與母永訣，回身入房，此時不知幾爲徘徊，幾爲惋憤，而詩之情色，甚是草草，此其不能從容摭寫，又甚矣。或曰：詩虛境也，安得與紀事同論？夫虛事異致，其要於當情則一也。漢樂府孤兒行，事至瑣矣，而言之甚詳，傳玄秦女休行，其事甚奇，而寫之不失尺寸。夫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未有事離而情合者也。我想，像這種公然指斥，獨排衆議的論評，除了明之陸時雍而外，恐怕再沒第二個了罷。至其所指諸端，雖然無一刻舟求劍，一過于苛細之處，但也確實是牠本身的弊病。所以我們此後對於孔雀東南飛的賞玩和估價，應該獨出心裁，別具眼光，再也不能盲從的。

【孔雀東南飛字句】孔雀東南飛在古詩中爲最長，字句異同又甚多。諸家刻本既不一定，所以究竟長到怎樣？却不能作一個肯定的答案，因爲據我從前所校定的結果，却有四樣：（1）最多的，以通行諸家刻詩和四庫全書的樂府詩集與玉台新詠、明刻古詩紀、左樂府等合校，則得一七九零字，三五八句。（較下列，則於「相見常日稀」下多「彼意同依依」一句）（2）次多的，據通行本玉台新詠，則得一七八五字，三五七句。（較下列，則於「新婦初來時」下多「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二句）（3）三等的，別本玉台新詠止一七七五字，三五五句。（比下列，則於「守節情不移」下多「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二句）（4）四等的，據左郭二氏樂府，則只一七六五字，三五三句。（凡是第一、第二、第三、三條所多的都沒有。以上是從字句上說明牠長短的差異，至如篇中用字的異同，那簡直難以遍舉了。）

【孔雀東南飛時代】孔雀東南飛，自玉台樂府而

孔

下，皆都以爲是漢人製作，故廡之「漢詩」之中，但當太戈爾到北京的時候（民國十三年四五月間）梁啓超便有這樣的一段話在晨报副刊發表：「……我們古詩從三百篇到漢魏的五言，大率情感至於溫柔敦厚，而資料都是現實的。像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一類的作品，都起於六朝，前此却無有。」孔雀東南飛向來都認爲漢詩，但我疑心是六朝的，我別有考證。——佛本行讚現在譯成四本，原來只是一首詩。……六朝名士幾於人人共讀，那種熱烈的情感和豐富的想像，輸入我們詩人的心靈中當然不少。只恐孔雀東南飛一路的長篇敘事抒情詩，也間接受着影響罷。——原來梁啓超這篇翻案文章的動機，只是爲要歡迎竺震旦而故虛張聲勢的爲之辭，所以並未舉出若何的證據。陸侃如便根據酉陽雜俎禮異和北史齊本紀來斷定（一）「新婦入青廬」的「青廬」二字，是北朝新婚時所用的青布幔，是北朝時的名詞。（二）他又根據宋書臧質傳記宋世祖在新亭即位時的儀式有「六平乘並施龍子幡」一

文————一〇四九

句，和樂府詩集所載宋隨王誕的襄陽樂「四角龍子幡」的話來斷定牠是南朝的風尚。(三)他又根據古今樂錄解釋樂府詩集清樂裏的華山畿是宋少帝的懊惱曲，是宋少帝時南徐一士子與華山畿一女子的戀愛故事，因為他們戀愛之結果便成功了一個合棺而葬於華山畿的神女冢。此詩云「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乃是借此傳說而為比喻，並非事實。因為廬江所在是江西以北及安徽西南之地，而華山却在陝西，絕不能夠扛着那一對因戀愛而死的一付男女的棺材，從鄱陽湖邊越省過府，不遠千里的去葬於西嶽的華山的。此外如詩中「流蘇金鏤鞍」丹鉛錄以為是「自晉以後始」；「紅羅複斗帳」一句與晉樂府長樂佳一首所說同，則又便是晉樂了。有了這三個證據，所以斷定孔雀東南飛應是南北朝時所產生的東西。同時黃暉聞又有一個調和的主張，他說：「此詩蓋漢人所作，而經六朝人增改潤飾者。」其理由是(一)據各本校對的結果，詞句相差得太多，推原其故，決非刻版

不齊，必是原有此詩而為後人增改潤飾所釀成的。(二)「篇中古拙之句至多，如『青雀白鵝舫』六句則全不類。『菴菴黃昏後』二句句法尤為漢詩所無。而『盤石方且厚』四句則又非六朝人所有。是不惟韻非六朝之韻矣。』(三)「駱驛」從馬，是漢儒的通借，為六朝以後所無。(四)篇中自「著我羅衣裳，事事四五通」以下至「登車出門去，涕落百餘行」二十餘句，為魏文帝陳思王王仲宣等人的出婦賦所模仿。黃先生的四個理由之中，比較只是第一第四兩個理由立得住脚，其餘的也就不值一駁。因為六朝人也很能做那「古奧淵源」的詩，和假借那同音不同義的字，然而陸侃如還對於他第一個理由加以駁斥，說牠「當然是版刻不齊」不能說是增改潤飾。關於第二個理由呢，陸侃如便說他是「慙恍無憑的推測，不必深辨。」且據曹丕出婦賦中一段所敘，則其事與「上山采薜蘿」相同，據曹丕出婦賦中一段所敘，則是因色衰無子而被逐，與此詩的本事全不相同。荀先生(況)告訴我們說「信

信，信也；疑，疑也；亦信也。」胡先生（適）告訴我們說：「與其信而過，毋甯疑而過。」所以，我對於此詩作者時代的判決是在漢末至於玉台之間。（1）因為據我所知道：最初選載此詩的只是徐陵玉台新詠，此外別無所見。（2）漢末——尤其是建安以後——的五言也許會發生這種產物，因為類似這種記事詩的作物在「樂府」中是很多的。雖然尚不及此詩之長。最近胡適之先生在孔雀東南飛的年代一文裏却說：「我以為『孔雀東南飛』的創作大概去那個故事本身的年代不遠，大概在建安以後不遠，約當三世紀的中葉。但我深信這故事詩流傳在民間，經過三百多年之久（二三零——五五零）方才收在玉台新詠裏，方才有最後的寫定，其間自然經過了無數民衆的增減修削，滾上了不少的『本地風光』」（如『青廬』、『龍子幡』之類）。吸收了不少的無名詩人的天才與風格，終於變成一篇不朽的傑作。」此論雖然經過了張爲騏的一次辯駁，但胡先生終于還是執此主張的。（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云：「焦仲卿

孔

詩，或以爲曹子建作，不知何據。」1009

【孔尚任⁹⁰²²】季重，一字騁之，號東塘，又號岸塘，自稱雲亭山人，清——一六四八至？山東曲阜人。與洪昇齊名，世稱「南洪北孔」。初授國子監博士，官至戶部主事，陞員外郎。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辭官歸里。康熙四十七年，尚健在。尚任博學有文名，通音律，以作傳奇桃花扇馳名，相傳他作此曲時，請曲師王壽熙等逐字斟酌修改，稿凡三易，歷時十餘年，始克成書。又作小忽雷，顧彩替他填詞。詩文有岸塘文集及湖海詩集，雜著有闕里新志，會心錄，節序同風錄等。

【孔尚任戲曲²】孔氏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長生殿，俱馳名於曲壇，一般批評者都認爲是清代戲曲的雙璧，有「南洪北孔」之稱。其實孔氏對於音律並非當行，桃花扇一劇，請了許多的指導者（曲師王壽熙是其頂著名的）。逐字斟酌刪改，稿凡三易，歷時有十餘年之久，方克完篇。所以這也是一部嘔心血之作。現在敘述其梗概於下：侯方域，字朝宗，河南

文——一——一〇五一

歸德人，戶部尚書侯恂之子。應鄉試落第，逗遛南京，寓於莫愁湖畔。經秋到春，一日欲約復社的名士陳定生、吳次尾到冶城的道院賞梅花。適陳、吳赴徐大公子之宴會，不在，侯因此訪柳敬亭，聆聽敬亭的鼓詞。敬亭是一個有氣節的人，雖然他是賣藝的，此地有秦淮的名妓李貞麗，養女曰李香，年剛十六歲，才色俱全。有老曲師蘇崑生教其唱牡丹亭曲。貞麗有舊相好楊文驄，是一罷免的縣令，常來訪貞麗，見李香，極力稱其聰明。以侯方域正在尋求佳麗，若見李香，心中必定合意，因此和貞麗謀欲代方域拉合。貞麗喜，轉托文驄向方域致殷勤。有宦官魏忠賢的黨人阮大鍼，自魏黨敗後，閒居南京，以待時機。因大鍼素來媚附魏黨，故受清議派、東林黨的排斥。南京復社（屬於東林黨系的）諸人，素不和阮來往。曾有一次大鍼臨文廟的釋典，吳應箕、楊維斗等復社中人，不使大鍼進去，且毆打侮辱之。大鍼家蓄優伶，演大鍼自作的燕子箋傳奇，聞名都下。陳定生曾有一次宴客，徵大鍼家伶。大鍼以為因此可以恕寬自己的

過去，欣然命家伶應徵。不料陳定生在宴會上偶談及國事，輒誡毀大鍼。大鍼派人探知之心，日益加怨恨。楊文驄係大鍼的盟弟，教大鍼一個計策，說陳定生、吳次尾和侯方域交情最厚，現在方域正打算求得一秦淮的名妓，你若能送資金給方域，作名妓的梳櫪費，買得方域的歡心，那末陳、吳的排斥必定減低。大鍼聽着文驄的話有理，慨然出三百金使文驄依法處辦。一方侯方域由文驄處聽到李香的絕色，極欲為其梳櫪。然一時囊已空，萬萬無力來玩這套把戲。時值清明佳節，無聊地出來踏青，路逢柳敬亭，同到秦淮，訪李香，適貞麗和李香赴煖翠樓的盒子會，不在家中，遂再到煖翠樓。這時楊文驄、蘇崑生已先在，大家在樓下相會。侯方域對着李香的樓上，拋以自己的扇墜，香君亦將汗巾包櫻桃從樓上拋下，兩人互示情意。既而貞麗伴李香下樓，對眾獻茶，並設酒席，行酒令，盡飲而散。自後文驄即為李香整梳櫪的準備，擇一佳日，文驄伴方域來李香居，一切的花費都由文驄代出，方域享着現成福。當晚定情

時方域以宮扇題詩贈與李香兩情如膠如漆。翌日，文驄再至，傳達阮大鍼之意，方域諒之，不料李香在側，認爲這是不義的贈與，決意將釵環首飾和衣裳等退還大鍼。方域因此亦謝絕文驄的請託。韓眼五月端陽節，陳貞慧、吳應箕等復社的文人在水榭看燈船，會飲，見方域和李香的船過，大家共招呼登樓。恰巧阮大鍼亦乘燈船來，一望知爲復社之會，嚇得滅燈逃走。是時駐在武昌的總兵左良玉，以兵糧缺乏，一時欲安慰士卒，因此便傳令將不日下江南。此報傳至南京，兵部侍郎熊明邁束手無策，知左良玉是方域父親的門生，遂使楊文驄托方域偽造父書，勸良玉中止下江。柳敬亭當送書之任，親至武昌，投書給良玉，且以滑稽話諷刺之，良玉於是打銷下江意。這事情適爲阮大鍼知道了，大鍼乘機向當道告訴方域爲良玉內應，陷方域於罪，藉出自己之氣。幸楊文驄告訴方域，方域逃至父親的門生淮安漕撫史可法處暫避。未幾傳來李自成陷北京，崇禎帝縊死煤山的消息。馬士英、阮大鍼等欲立神宗之孫福

王爲帝，當時史可法獨持異議，終被馬阮之說制勝。福王在南京即位，改元宏光。馬士英任兵部尚書，阮任光祿寺卿，楊文驄亦授禮部主事。大鍼之同鄉田仰起用爲遭撫。當田仰赴任時，欲託文驄購一妾，文驄以李香對，并和李香商量。不料李香誓死不應。馬士英知道了這件事，爲討好田仰計，即派家奴來強奪。文驄亦來勸李香下樓，李香拚着一死抵抗。適拿着方域所贈的宮扇，便向自己臉上亂打，血流至頰，文驄見其不可屈，不得已命貞麗冒充着李香去。未幾，文驄和蘇崑生共訪李香居，見李香獨在樓上午睡，面前橫着宮扇，血痕斑斑——這便是李香前日毆打自己的臉上時染着的。文驄善畫，摘取盆草的鮮汁代顏料，約略施以點染，便成了一幅折枝花桃花圖。因此笑着說：這真是一柄桃花扇。香君醒來，見扇款了一口氣，欲將扇寄與方域訴苦。蘇崑生自願任使者之勞，獨騎一驢往河南，適走到黃河堤上，逢着亂兵，驢被奪去，人被拋在水中，幸虧得真麗乘船經過，此地將崑生救起，原來貞麗嫁給田仰後，逢着正夫

人嫉妬，改嫁給一老兵，現在流落在此。適方域從前方乘舟歸來，大家在此處相逢，崑生因此完了送扇的使命。一方蘇崑生走後，李香忽被選入福王的宮中，其居處媚香樓成了人去樓空。有畫家藍瑛，從北京來南方避難，因和楊文驄親交，由文驄介紹，暫時在媚香樓居住。方域不知，獨自來媚香樓訪香君，却已「人面不知何處去」，偶文驄來，便將香君入宮之事告訴方域，方域默默地徒增惆悵。適藍瑛的桃源圖成，乞方域題詩，方域於是滿肚牢騷，都從詩中發出。後方域和蘇崑生經過三山街，知陳貞慧、吳應箕在蔡益所書店往訪之，不巧阮大鍼亦從店前經過，逢着三人，便將三人一齊下獄。崑生激於義憤，欲求救於左良玉，至其營，巧逢着柳敬亭，遂得進見。良玉憤阮馬的橫暴，草檄命柳敬亭持赴南京散佈，敬亭又被捕。未幾，清兵陷南京，福王出奔，城中大亂，獄中的人皆脫出。方域和柳敬亭暫時避難於棲霞山。李香從宮中脫出，逢着蘇崑生，亦同到棲霞山避難。這裏有一個舊時北京的錦衣衛儀正，名叫張薇，在山

上的白雲庵修道，畫家藍瑛，書賈蔡益所，都是他門下的子弟。七月十五日，白雲庵建大經壇，追薦先帝及殉難文武諸臣，會衆中方域和香君都在，兩人相逢，悲喜交集，出桃花扇互敘舊情。張道士見之，親自下壇取扇扯破，大聲喝道：「當這天翻地覆時，還不斷去這情根，怨種，偏有那些花月閒情。」兩人經這一喝，忽然徹悟，遂皈依教門。後蘇崑生爲樵夫，柳敬亭爲漁父，隱於南京郊外，常相會閒話。一日兩人逢於水邊，適老贊禮攜一壺酒至，三人席地而坐。酒後贊禮彈弦爲巫腔，柳敬亭唱盲女的彈詞，蘇崑生擊板唱弋陽腔。各在歌中唱朝代興亡的感慨，忽有縣之差役奉命來鄉訪求隱逸之士，欲招三人去，三人逃得無蹤無跡，不知到何處去了。——桃花扇細心搜羅明末的史實，全部結構皆有考據——作者在卷頭列有所據文獻的細目，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說，可稱爲一部歷史劇。結構謹嚴，文字秀麗，對於人物的描寫能夠唯妙唯肖，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作者素以詩學聞於時，對於音律並未下過深刻的研究工夫，

故歷來的評劇者有「桃花扇」有佳詞無佳調」的評語。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後來演「桃花扇」的，總比不上演長生殿的來得多。（其實這並非定論，我以為「桃花扇」的取材不及長生殿的風流，不適合支配階級的胃口，故演上少。這論斷或者更要正確些。）將一劇分爲上下兩卷的，自琵琶記以後，「桃花扇」是第一部。且「續四十齣餘韻」的寫漁樵閒話，另具一種風趣，以不了了之，這種收束，是異常卓絕的地方。小忽雷是孔尚任立意而顧彩填詞的。（據「桃花扇」本末）其作完成在康熙三十二年，即「桃花扇」完成的五年前。（據「桃花扇」顧彩序）先在康熙三十年，孔尚任在北京一舉子家，得着名「小忽雷」的唐代古樂器，愛玩不置，遂想到作小忽雷傳奇。（據孔尚任著「金瓶梅」）據孔尚任及桂馥的小忽雷記所說：這樂器形似琵琶，二絃，唐韓滉所製，有大小不同，大的名爲「大忽雷」，「忽雷」即鱷魚之意。清末宣統間劉世珩得着孔尚任的舊藏器，附圖彙刻在小忽雷傳奇的卷首。其情節殊無謂，現在略敘其梗概。

於下：唐文宗時有叫梁厚本的和鄭注的妹妹盈，盈有婚約。一日在骨董店裏購着一張小忽雷，忽被一名叫仇士良的奪去，說這是官物，將牠獻入宮中。後鄭注貪圖得着皇帝的寵顧，將妹妹盈進入宮中爲宮女。盈盈善彈小忽雷，因此宮中賜以「女中丞」之號。一夜，盈盈在宮裏獨彈小忽雷，忽仇士良來，欲拉盈盈供皇帝的洩慾。盈盈拒之，並擲小忽雷在地。上小忽雷破碎，仇士良遂捏造事實，勒死盈盈，將屍納入箱中，投諸河。偶梁厚本在河之下流垂釣，見箱浮來，拉之起，開箱見屍，設法使其蘇生，伴至家，原來即是自己的未婚妻，真是喜出望外。後梁聽到小忽雷在趙二樂店裏修理，因設法取得之，使盈盈彈唱一場悲喜劇就此終結。（此劇中間還夾入白居易和琵琶妓潤娘之事，以潤娘教盈盈小忽雷相聯絡，覺着頭緒繁雜，不錄。）古來的評劇者對於這劇都無滿意的批評，但作者的自負倒不淺。劇之不能滿足人意，取材的方面也有關係，並不是盡關於文辭。而古來的批評者只知道從文辭方面着想，這叫作

倒因爲果，是我們現在所不取的批評方法。²⁰¹

【孔尚典⁵】天徵，號汶林，清——一六七五項江西新城人，順治時爲歲貢生。魏禧之弟子，尚典著有文集數卷（新城縣志）爲魏禧所評定。

【飛龍蓋¹²⁴¹³】一本。清盛際時撰。傳奇。

【飛龍鳳⁷】一本。清朱佐朝撰。傳奇。

【飛龍全傳⁸】六十回。有崇德書院刊大字本，馬隅卿藏；舊刊中型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清同治九年翠隱山房重刊小型本，分二十卷，不精，清光緒壬辰（十八年）上海書局石印八卷本，劣。清吳璿刪定。崇德書院本題「東隅逸士編」。首乾隆戊子（三十三年）自序。同治九年本增嘉慶丁巳（二年）杭世駿序，載吳璿序亦作嘉慶丁巳。按清乾隆間清涼道人聽雨軒筆記三餘紀引評話有飛龍，則此等名目，亦始於乾隆之際。

【飛香圃文詩集³⁰】清道光間安詩撰。

【飛香圃詩集⁰⁴】四卷。清金匱安詩撰。附膠山安氏詩補一卷。安念祖撰。竹所詞稿一卷。泰州吳會撰。余

樓書屋詞稿一卷。泰州儲夢熊撰。有嘉慶刊本。

【飛虎山²¹²】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飛虎峪存孝打虎²⁸】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飛虎夢⁴】五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飛虎夢影詞⁶】四本。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飛熊光²³】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飛熊鏡⁸】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飛鴻亭集³】二十卷。明吳鵬撰。飛鴻亭者，鵬謝事

娛老之所，因以名集。

【飛丸記⁴⁰】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有六十種曲本。

【飛花詠⁴⁴²】十六回。一名玉雙魚。有原刊本，大型，半

葉八行，行二十字，目錄題「新鐫批評繡像飛花詠小傳」。日本內閣文庫藏。清無名氏撰。序署「天花

藏主人題於素政堂」。

【飛花艷想²】十八回。有清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

字，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無名氏撰。題「樵雲山人

編次」，即平鬼傳作者。首己酉樵雲山人序。考平鬼

傳有康熙五十九年庚子黃越序。此己酉非康熙八

傳有康熙五十九年庚子黃越序。此己酉非康熙八

年己酉即雍正七年己酉也。

【飛燕外傳】一卷。舊本題漢伶元撰。這書是漢成帝皇后趙飛燕底別傳。據本書底自序，則因他底妾樊通德，在趙后底姊妹——樊嫵之姪，不周之子——處聽見趙后姊妹底逸事，因而撰了此書。內容專爲趙后與其妹合德（爲昭儀幸於成帝）互相爭寵的事。但有可疑的，即是其描寫閨幃媾褻之狀，縱令樊嫵如何昵狎也，無親自目擊之理。萬一知之也，無媿媿密告通德之事。且關於成帝之因趙昭儀負責自殺一事，亦不能由此而知宮中的秘密。是這書底爲偽託，不辯自明了。觀其文章底豔麗，大概是出於六朝文人底手筆罷。後世文人所用的「溫柔鄉」「禍水」等典故，即出於此書。¹²⁴¹

【飛英聲】有可語堂刊本，馬隅卿藏。題「鈞鰲逸客選定」。馬氏所藏，僅存闌青樓一種，原書卷數篇數均無考。

【飛素閣集】清女子梁霽撰。

【飛跣全傳】四卷，三十二回。有清嘉慶丁丑（二

形

十二）一笑軒刊本，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光緒乙未上海書局石印本。清鄒必顯撰。首嘉慶丁丑一笑翁序。必顯揚州人。評話稱絕技，見李斗揚州畫舫錄。揚州畫舫錄卷九鄒必顯以揚州土語編輯成書，名之曰揚州話，又稱飛跣子書。

【形文與聲文】文心雕龍情采篇云：「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疑作性）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此處所謂形文聲文，是就廣義言者。若就狹義言之，則形文是詞藻修飾的問題，聲文又是音律調諧的問題。要之這二者都是文的外形的問題，而不是內質的問題。易言之，是文的問題，而不是質的問題。當此駢文流行的時代，其作風之重視詞藻與音律本是當然的事情，所以批評家的論文標準，每多以詞藻音律爲前提，至少也須文質調劑得中，決不如後世之重質輕文的。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云：「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

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逮耳。」這正是一種折衷的論調。文心情采篇云：「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又云：「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他如徵聖篇謂：「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序志篇謂：「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都是質不廢文的論調。所以開端原道一篇即言：「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彫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鍾。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形立則章成，聲發則文生，這二語正說明形文聲文的重要。文心有麗辭一篇以講形文，有聲律一篇以講聲文，正與梁元帝金樓子論文以「綺縠紛披，宮徵靡曼」爲文的條件同一意思。綺縠紛披，即形文

之謂；宮徵靡曼，即聲文之謂。所以梁簡文帝對於時人之學謝靈運、裴子野者深致不滿，其答湘東王書云：「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屈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吐言天拔，出於自然的，猶須加以修飾之功，纔不致成爲糟粕。至於了無篇什之美者，當然更不宜慕了。所以他下文即憤慨地說：「故玉微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閭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擗。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他對於質陋之滿意如此，也可知當時文壇批評的風氣了。蕭統文選序云：「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富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

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此說雖本於葛洪之古朴，今麗說，但亦極爲重要。他很能說明文學史上所以由質趨文之故，他亦很能說明文學批評史上所以對於文學觀念逐漸重視藻飾之故。明得此意，纔知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所以對於「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華寫志，更慕酒誥之作」的文體要稱爲「儒鈍異常」了。這時人對文學很重形聲，故其品評作家

或作品亦每以此爲判斷的標準。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之評建安文學謂「以情緯文，以文被質」稱潘陸之作爲「緝旨星稠，繁文鈇合」而評屈宋賈馬謂「英辭潤金石，論顏謝之作爲「體裁明密」。至於「寄言上德，託意玄珠」之作，則稱爲「道麗之辭，無間焉爾」了。當時詩品之論東晉談玄之詩亦謂「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詩皆平典似道德論，故有「建安風力盡矣」之歎。文心雕龍明詩篇譏其「辭趣一撥」時序篇又譏其「因談徐氣」可知風會所趨，即在劉鍾二氏，其論調見解，亦往往有難以立異

者。因知昔人病鍾嶸列陶潛於中品，列曹操於下品，而議其品第未允；又文心雕龍詔策一篇謂「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臬，策封三王文同訓典」，近人亦每有議其未當者。實則都由當時品評的標準如此，固非可以後世之好尚，議昔人之失當也。Hc

² 形似老龍蟠【北平流行俗曲】（是松不露）

⁸ 形短集【清女子荆布老人撰】

¹²⁴³⁰ 孤石山房詩集【六卷。清仁和沈心撰。有乾隆沈

璧山房刊本。心早從壺慎行游，其詩亦頗有查氏法。

¹⁰⁷ 孤雲亭詩集【清向文煥撰】

¹⁷ 孤子生行【樂府相和歌瑟調曲篇名。歌錄：孤子

生行或曰放歌行。樂府詩集三十八一曰孤兒行。古

辭言孤兒爲兄嫂所苦，難與久居也。按古辭存見宋

志。STO

²² 孤山霽雪【北平流行俗曲】（岔曲——錢塘八景

之五）

²⁶ 孤和法曲【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孤寒種】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孤鴻編】清道光間殷增撰。

【孤鴻影】一本。清周如璧撰。雜劇。

【孤存打鳥】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

【孤奪旦六么】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孤樹哀談】十卷。明李默撰。昇書錄有明事蹟，起

自洪武迄於正德，例則編年，體則小說。

【孤雁引仇緣】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

本。

【孤兒記】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孤兒血】福建流行俗曲（路吊調）集新堂鉛印

本。

【孤館愁幃】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

刻本。

【孤燈閃閃】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孤慘】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

二卷。宋周密撰。是書以作於杭州之癸辛街，因以為

名，所記多雜言瑣事。有津逮秘書本，稗海本，學津討原本，淡生堂餘苑刊後集本，胡心耘有校茶夢閣本。

【癸酉消夏詩】一卷。清吳縣潘祖蔭撰。有原刊本，在滂喜齋叢書內。

【癸未夏鈔】四卷。明釋靜福撰。是書鈔撮諸家說部，亦間載其所見，頗無倫次。

【癸甲葉】四卷。清繆荃孫撰。有家刊本。

【癸巳類稿】十五卷。清俞正燮撰。有道光十三年

求日益齋刻本。

【孫龐門志演義】二十卷。繁稱新鐫全像孫龐門

志演義。有明崇禎刊本，圖二十葉，記刊工曰：「項南

洲刻」半葉九行，行二十字，藏日本內閣文庫。嘯花

軒刊前後七國志本，書名孫龐演義，不題撰人，四卷，

二十回，首康熙丙午（五年）梅士鼎公變序，實即此

書。孫龐演義又一刊本，題「滄園主人編次」，「清修

居士參訂」實亦此書，明無名氏撰。題「吳門嘯客

述」首望古主人序，崇禎丙子（九年）戴氏主人書

於挹珠山房序，又丙子錚城居士跋。

【孫高亮】懷石，明——一五七三頃人。著有通俗小說于少保萃忠全傳（亦名旌功萃忠錄）十卷四十傳。（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孫應奎】⁰⁰²³¹文卿，號蒙泉，明——一五四三頃餘姚人。一五二九年進士。歷禮科給事中。疏劾汪鏞之奸，廷杖謫華亭丞。與洛陽孫應奎同時，有兩孫給諫之名。累官至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後坐事左遷山東布政使。應奎受業於王守仁，嘗從之講學。撰有燕詒錄十三卷。

【孫應鼐】⁵山甫，明——一五六八頃先為貴州清平籍，後居南直隸如皋。幼穎異，日誦千言。一五五三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出補江西僉事，禦流寇有方略。累遷鄖陽巡撫，乞歸。萬曆初，起原官，首請恤錄建文死事諸臣，入為大理卿。遷禮部右侍郎，以病予告。再起為南京工部尚書。卒。諡文恭。應鼐著有學孔精言舍彙稿十二卷，及淮海易談，律呂分解等。

【孫應時】⁶季和，自號燭湖居士，宋——一一五四至一二零六餘姚人。卒年五十三。八歲能文，師事陸九

孫

淵。登一一七五年進士。初為黃巖尉，有惠政。常平使者朱熹重之，與定交。丘崇帥蜀（一一九零年）辟入制幕。策知吳曦之將叛，人服其先見。後知常熟縣，秩滿，郡守以私恨摭之，謂其負倉粟三千斛。市民感德，爭擔負代償。守益憎惡，竟坐貶秩。移判邵武軍，未上而卒。應時著有燭湖集二十卷。

【孫康映雪】⁰⁰²³²一本。元關漢卿撰。雜劇。

【孫康卿】⁰⁰²³⁶希元，宋——一零三十七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琦，琦甚器之。景祐間，第進士，有名一時。初通判陝州，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恨母不得祔，盜母之喪同葬之。有司欲論之，治。唐卿時權府事，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旋丁父憂，毀瘠嘔血卒。

【孫文定公集】⁰⁰⁴⁰清益都孫廷銓撰。

【孫文定公全集】十三卷。清興縣孫嘉淦撰。有敦和堂刊本。

【孫文定公全集】十二卷。清益都孫廷銓撰。有師儉堂刊本。

【孫文恪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明孫陞撰。是集其子鑑等所編。

【孫奕】⁰⁴³季昭，號履齋，宋——一九零頃廬陵人。嘗為侍從官，侍燕春華樓，聽丞相周必大議論。奕著有示兒編二十三卷。

【孫該】⁰⁰⁶公達，魏——至二六一任城人。彊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書成，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出為陳郡太守。復還入為著作。卒於官。該著有文集二卷。隋唐書志皆著錄。

【孫衣言】⁰⁰⁷劭，號琴西（一作琴西），清——一八一四至一八九四浙江瑞安人。卒年八十一。一八五零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端雅好學，喜談經濟，搜輯其鄉文獻甚勤。官至太僕寺卿，乞休歸。衣言工古文，著有遜學齋文鈔。

【孫詵】⁰⁴⁶休羣，齊——四七九頃太原中都人。有學行。愛文，尤賞泉石。卒於御史中丞。

【孫勳】⁰⁴⁷子未，一字予未，號我山，又號誠齋，清——一七零零頃德州人。性簡傲，不諧于俗。一六八五年進

士。歷官大理寺少卿。終于通政司參議。勳著有鶴侶齋集三卷，文二詩一。

【孫放】⁰⁰⁸齊莊，晉——三二七左右至？太原中都人。孫盛次子。幼令慧。年七八歲，與父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耶？」放應聲答道：「無小無大，從公於邁。」亮又問：「君名齊莊，欲齊何莊耶？」放云：「欲齊莊周。」亮又問：「為何不慕仲尼呢？」放答道：「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以為王輔嗣弗過。官終長沙相。放著有文集十五卷。（隋書經籍志）

【孫麟趾】⁰⁰⁹清瑞，號月坡，清長洲人。諸生。有零珠詞碎玉詞。

【孫一元】¹⁰⁰太初，明——一四八四至一五二零自稱秦人，實為宗室。安化王宗人。卒年三十七。王坐不軌，變姓名避難。嘗棲太白山之巔，故稱太白山人。蹤跡奇詭，攜鐵笛鶴瓢，遍游名勝，足跡半天下。正德間，偕居烏程，與劉麟、龍覲、陸崑、吳琬結社倡和，稱「茗溪五隱」。一元才地超軼，其詩多悲壯激越之音。著有太白山人漫稿八卷。

【孫一元詩】一元自稱秦人，或傳爲安化王之孫，也有說他是四川人的。王世貞題他的墓詩說：「死不必孫與子，生不必父與祖；突作憑陵千古人，依然寂寞一坏土。」蓋他的蹤跡詭異，在當時已不能確定他是那一地方的人了。他嘗栖太白之巔，故自號太白山人。又嘗西入華山，南入衡山，東登泰山。又曾到過吳中，和劉麟、吳琬、陸昆、龍寬稱「茗溪五隱」。又嘗和文徵明、朱朴等相唱和。後來和施姓的女兒結婚，遂終老於吳興。今所存有太白山人漫稿八卷。四庫提要說：「一元才地超軼，其詩排莽凌厲，往往多悲壯激越之音。靜志居詩話謂其『瓣香在黃庭堅』，體格固略相近；然庭堅之詩沈思研練而入之，故蟠拏倔強之勢多，一元之詩軒豁披露而出之，故淋漓豪宕之氣盛，其意境亦小殊也。」然在我們看來，他究竟是山林隱逸之流，其詩不完全以淋漓豪宕見長。清汪端說他的詩如「山紅澗碧，冷豔可人。」比之以林逋庶幾近之。¹⁰¹⁰⁰

【孫二娘開店】見十字坡條。

孫

【孫璽】¹⁰¹⁰³朝信，自號峯溪道人，明——一五二一頃平湖人。一五零八年進士。知興化府，有惠政。轉揚州府同知，值歲饑，賑救活萬餘人。官至山西按察僉事。璽撰有峯溪集五卷，外集一卷，其詩多游覽之作。

【孫元衡】¹⁰¹⁰¹湖南清——一七一—頃桐城人。嘗爲台灣同知。終東昌府知府。元衡工詩，多紀海外土風物產，頗逞才氣。所著有赤嵌集四卷，爲王士禛所點定。【孫元宴】³唐人。曾著詠史詩七十五首。全唐詩錄之，編爲一卷。

【孫需】¹⁰²²字吉，別號冰檠翁，明——至一五二二左右德興（一作饒州）人。一四七二年進士。授常州推官，善斷疑獄。擢南京御史，因劾妖僧繼曉忤旨，出爲四川副使。弘治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抑制權貴，又築汴河堤以濟饑民，具有循績。進南禮部尚書，忤劉瑾罷官，以風節著。瑾誅，起南吏部尚書，乞休歸。卒，諡清簡。需撰有孫清簡公集（原名冰檠稿）二卷。

【孫可之集】¹⁰⁶十卷。唐孫樵撰。是集凡文三十五篇。

文————一〇六三

樵與王霖書云：某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故樵文無不刻意求奇。有汲古閣本，正德丁丑王諤刊本，萬歷中金陵刊本，吳郡刊本，涿州孫氏刊小字本，長洲汪氏有宋刊本，問經草堂刊巾箱本，又崇禎中合刻，不分卷，閔氏刊本。

【孫雲鳳】¹⁰⁷碧梧，清——一七六四至一八一四浙江仁和人。卒年五十一。適程氏。爲隨園十三女弟子之一。工倚聲，佳者絕似北宋人語。通音律，兼工點染花卉。妹雲鶴亦工詞，兼長駢體文，與雲鳳齊名。雲鳳著有湘雲館詩詞稿，郭頻伽評其詞云：「清新婉美，在夢窗、竹山之間。」

【孫瑀】¹²¹原貞明——一四三一頃德興人。一四一五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瑀著有歲寒集二卷，李東陽爲之序。

【孫廷楷】¹²⁴芸軒，清錢塘女子。有晴雲閣詩草，見杭郡詩續輯，妹廷鳳亦能詩。

【孫廷銓】¹²⁴初名廷鉉，字伯度，明至清——一六一三

至一六七四山東益都人。卒年六十二。崇禎時進士，任永平推官。入清，累擢吏部尚書。掌銓六年，恪守舊章，吏不敢上下其手。康熙初（一六六二年）拜內秘書院大學士，卒，諡文定。廷銓少好讀書，爲文從政，一本經術。著有泚亭文集二卷，及南征紀略、顏山雜記、歸厚錄等。

【孫武子教女兵】¹³¹⁴一本。元周文質撰。雜劇。

【孫武子教女兵】¹³¹⁹一本。元趙善慶撰。雜劇。

【孫琮】¹³¹⁹執升，清——一六九二頃嘉善人。讀書山曉閣。工詩，頗有警句。其山曉閣詩十二卷，僅存所作十之二三。

【孫承澤】¹⁷²耳伯，號北海，又號退谷，明至清——一五

九二至一六七六順天大興——一作益都——人。卒年八十五。一六三一年進士。官至刑科都給事中。率自成僭位，爲四川防禦使。降清，授吏科都給事中。累官吏部左侍郎，加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銜。楊義劾其與陳名夏表裏爲奸，承澤上書自訟，部議應休致，遂不復用。承澤富收藏，好著述，有己亥存稿一卷，

及五經翼、春明夢餘錄、庚子銷夏記、藤陰笥記、益智錄、四朝人物略、畿輔人物志等二十餘種。

【孫承恩】貞父，明一四八五至一五六五，南直隸華亭人。卒年八十一。登一五一一年進士。累官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時齋宮設醮，承恩獨不肯黃冠，遂乞致仕。卒。諡文簡。承恩博稽宏覽，爲文深厚爾雅，著有灑溪草堂稿五十八卷。

【孫子羽】元一三〇四一頃，儀真人。善作曲。所作雜劇：杜秋娘、夜紫鸞、簫（錄鬼簿）今已佚。

【孫致彌】愷似，號松坪（一作字松坪）清一六七一頃，江蘇嘉定人。家貧，力學。康熙初（一六六二年）被薦，召試稱旨。十七年，以太學生賜二品服，充朝鮮副使，命採詩東國。是年舉順天鄉試。一六八八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侍讀學士。致彌工於詩，兼善書法。稿已散佚。張鵬翀得其寫本，選爲林左堂集六卷，續集三卷（均清史列傳）別花餘事一卷，梅洪詞四卷，袖琴詞一卷。

【孫魴】伯魚，唐一八九三頃，樂安人。（全唐詩作

孫

南昌人。此從唐才子傳。從鄭谷爲詩，與沈彬、李建勳同時，常相唱和。魴有夜坐詩，爲世所稱。建勳尤器待之，日與談讌。常匿魴於齋中，待沈彬來，乃問曰：「魴夜坐詩如何？」彬曰：「田舍翁火爐頭之語，何足道哉！」魴從幕中出，對彬道：「何議謗之甚？」彬曰：「畫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誰有此况？」一座大笑。事吳爲中正郎。魴著有詩集五卷（唐才子傳）。

【孫統】承公，晉一三二六頃，太原中都人。孫楚之孫，與弟綽及從弟威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以爲有祖風。征北將軍褚裒命爲參軍，辭不就。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任吳甯，居職不留心碎務，縱遊名山勝川。後爲餘姚令，卒。統著有文集十卷。（唐書經籍志作五卷，此從隋書志）

【孫仁孺】號峨眉子，亦稱白雪樓主，明一六一二頃，蜀人（？）工於曲，著有傳奇醉鄉記（曲錄）及東郭記各一本。

【孫何】漢公，宋一〇九六一至一〇零零四頃，蔡州汝陽

文————一〇六五

人。卒年四十四。十歲識音韻，十五能屬文。篤學嗜古，爲文必本經義。與丁謂齊名，友善，號爲「孫丁」。王禹偁尤雅重之。嘗作兩晉名臣贊，宋詩二十篇等，聞於時。九九二年舉進士甲科。起家將作監丞，通判陳州。累遷右司諫。真宗初，獻五議。從幸大名，詔訪邊事，皆嘉納之。累遷兩浙轉運使。景德初，判太常禮院，命知制誥。以疾卒於官。何著有文集四十卷，駁史通十餘篇（均宋史本傳）。

【孫行簡】²¹²²¹明——一三六八頃金陵人。工作曲。洪武

初，任上元縣縣丞。

【孫處玄】²¹²⁴唐江甯人。則天時官左拾遺。以論事不

合歸里。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孫綽】²¹⁹興公晉——約三零一至三八零間太原中

都人。孫統之弟。卒年五十八。博學善屬文。少有高尚

之志，居於會稽，遊放山水十餘年，作送初賦以示其

志。又嘗作天台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

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其自負如此。後除著作

佐郎，遷散騎常侍。時大司馬桓溫欲移都洛陽，綽上

疏諫阻，尋轉廷尉卿，領著作郎。綽爲當時文士之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食綽爲碑文，然後刊石，文譽之隆，由此可見。有文集十五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孫鼎臣】²²²子餘，號芝房，清——一八一九至一八五

九湖南善化人。卒年四十一。少聰穎，年十一，作西王

母賦，驚其長老。後與梅曾亮遊，乃變駢體爲古文。一

八四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擢侍

讀，充日講起居注官。以言事不用，乞假歸。讀書奉母，

益肆力於學術。鼎臣工詩古文辭，著有蒼筤文集六

卷等（清史列傳）。

【孫鼎煊】²⁴²⁹耀乾，清休甯人。有籽香堂詞。

【孫繼皋】²²⁹以德，明——一五九零頃無錫人。一五七

四年進士第一，除修撰。累遷少詹事，拜禮部侍郎。改

吏部，攝銓事。論救被謫言官，毫無避諱。因極諫忤旨，

遂致仕。及卒，追贈禮部尚書。繼皋詩文，皆雍容恬雅，

有承平臺閣之遺風。著有宗伯集十卷。

【孫僅】²⁴²¹鄰幾，宋——九六九至一零一七蔡州汝陽

人。孫何之弟。卒年四十九。少勤學，與兄何俱有名於

時九九八年第進士甲科。兄弟連冠貢籍，時人榮之。起家舒州團練推官。舉賢良方正之士，僅策入第四等。擢光祿寺丞，直集賢院。累遷右諫議大夫，改左諫議大夫，出知河中府。後進給事中，卒。僅性端慤，中立無競，篤於儒學。士大夫推其履尚，僅著有文集五十卷。（宋史本傳）

【孫侯】²⁴²³商聲清——一六六二頃吳江人。師張西廬。性孤冷，不喜諧俗。自康熙二年西廬遭變后，以為斯文既喪，世無可語者，不願與齷齪輩同食息。每就硯席，輒怒其館主不合而去。蘇州承天寺僧慕其名，厚聘學詩。偶有貴人攜妓來寺，僧伴坐酬飲。侯見之大怒，亟欲辭去，又不能即出，適見書齋前池水甚清，奮投而死。侯詩古文簡潔有法度，亦工曲，作有海棠緣傳奇，頗痛誠俗父。

【孫緒】²⁴⁵誠甫，號沙溪，明——一五一四頃故城人。中一四九九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火篩入侵，遣將往討，緒為參謀，劃策多中。轉吏部郎中，中官張雄請託不從，誣事褫職。嘉靖初（一五二二年）起為太僕寺卿。

旋即致仕。緒為文沈著而有健氣，著有沙溪集二十卷。

【孫緒文】為文沈著有奇氣，其所著無用閒談，深以李夢陽等貌襲秦漢為非，亦當時一卓然自立的作家。

【孫仲章】²⁵²⁰（一作姓李，一作字仲辛）元——一二七九頃大都人。善作曲，太和正音譜評為「如秋風鐵笛」。作劇白頭吟，遺留文書（錄鬼簿）二種。陸登善所作勘頭巾，元曲選亦題仲章作。

【孫傳庭】²⁵²⁴（一作傳庭）字伯雅，一字白谷，明——一五九三至一六四三代州鎮武衛（一作直隸容城）人。卒年五十一。一六一九年進士，天啓中，由商丘知縣入為吏部主事。魏忠賢亂政，乞歸。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擒斬流賊，累建大功。忤楊嗣昌下獄。十五年，起兵部侍郎，總督陝西。明年，加尚書，督師征流寇，沒於柿園之戰。傳庭著有白谷集六卷，鑿勞錄一卷。

【孫傳芳】⁴浣雲，清錢塘女子。有曼陀羅室稿，見兩

孫

文————一〇六七

浙輜軒續錄

【孫白谷集】²⁶⁰六卷。明孫倬庭撰。是集奏疏居三卷。於當日督師情事，曲折詳盡，多可與史傳相參。雜著一卷，詩一卷，特投拾備體。末一卷，則附錄也。有明刊本。乾坤正氣集本。

【孫吳文】⁶⁴孫子古之善用兵者，其言：「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皆一意而疊為三句。又言：「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則摹寫聲勢，已開漢魏告功之文體矣。又引軍政篇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又軍爭篇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又曰：「無邊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其文皆對仗整齊。馬、吳子之文，工力亦悉敵。言於魏文侯，其辭如：「革車奄戶，綬輪籠轂。」皆潤以古藻。又言：「伏難之搏狸，乳夫之犯虎。」則文以妙喻，而其旨亦不外內修文德，外治武備二句而已。其料敵之言曰：「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門，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

用。」其文亦對仗整齊。馬。又言：「畫以旌旗，旂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則與孫子所言同工，而異其曲矣。大抵行文之法，與行軍之法無異。善行軍者，必不愆於步伐，而後士之從命，進如風雨，退如山移，於縱橫掃蕩中，仍寓整齊之意。駢文者，整齊步伐之文也。孫吳按兵法以行，故其文亦整齊而有法度矣。

【孫吳文學】⁷見三國文學條。

【孫吳散文】⁴見三國文條。

【孫吳駢文】⁷江左六朝，建國金陵，阻長江為天塹，自孫氏始。孫堅蓋孫武之後，其子策始有江左，皆轉戰無前，驍健尚武。策始用文士，張紘為書，絕袁術，權襲父兄之業，稱帝號，其文筆古雅，奇諸葛瑾之詔，讓孫皎之書，所見皆卓爾不羣。其子孫休嗣立，為景帝，其答張布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備，所見不少也。」由此觀之，南朝天子好讀書，孫氏實啓之矣。虞翻諫獵書之簡要，駱統論時政疏之侃切，陸凱上孫皓疏之雅健，並多排偶，皆吳人文之可傳者。至如嚴、峻、小、學、薛、綜、尚、滑稽、亦、西、蜀、秦、宓、之、流、亞、歟。陸、遜、

諫攻夷州珠崖，偶語明切。賀邵官中書令，諫疏全用偶體。其言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留，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

又曰：「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趨，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云云，以排偶之體，而為曲折之言，且言之不憚其煩，殆所謂忠臣愛國，腸一日而九迴乎。他若韋曜之博奕論，華覈之請救蜀表，皆漸近偶儷，其文亦質而不俚，足以自競於漢魏之間，孰謂南朝文士柔弱哉。

【孫叔順】元——一三二二項人。工曲，今存陽春白雪中。

【孫作】²⁸²¹大雅，一字次知，元——一三六一項江陰人。工為文，嘗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元末，挈家避兵於吳，獨載書兩篋。張士誠招之，旋於母病謝去。洪武中，聘修日歷，授編修。以老病乞外，改太平府教授。累擢

孫

國子司業，因事廢為民。復起長樂縣教諭。作著有滄螺集六卷。

【孫復】²⁸²⁴明復，宋——九九二至一零五七，晉州平陽人。卒年六十六。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慶歷中，范仲淹富弼薦他有經術，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累遷殿中丞。卒。復病時，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他的門人祖無擇說復家抄錄，得書十五萬言。復著有睢陽子集十卷。

（文獻通考）

【孫之騏】³⁰³子駿，清——一七一一項浙江仁和人。貢生。雍正間，官慶元縣教諭。性耿介，博學好古，尤專于經。與毛奇齡善，時誇誇抗論，奇齡為之心折。年逾六旬，猶日與諸生講學。之騏著有考定竹書紀年十三卷，松源經說四卷，二申野錄八卷，晴川蟹錄四卷，后蟹錄四卷，枝語二卷，南樟子二卷，別本尚書大傳四卷，夏小正集解，松源集（均清史列傳）及樊紹述集注，玉川子詩集注等。

【孫宇台集】³⁰⁴四十卷。清仁和孫治撰。有原刊本。

【孫³⁰⁵纂】彥舉，東魏——？至五四六左右樂安人。卒年五十二。家世微賤，少勵志勤學，與溫子昇齊名。初歷國子助教，行台郎。孫騰以宗情薦之高歡，會西征，命作檄文，吹火促之，援筆立就，其文甚美。歡大悅，署爲相府主簿，專掌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爲士人女，又兼色麗，時人榮之。除左光祿大夫，常領主簿。纂學淺行薄，邢邵勸更讀書。纂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司馬子如與高式季召纂飲酒，醉甚而卒。歡歎曰：「折我右臂！」

【孫³¹¹源文】南公號笨菴明——一六三六頃無錫人。工樂府，著有雜劇《餓方朔》一本（曲錄）。

【孫³²²淵如詩文集】二十一卷。清陽湖孫星衍撰。附長離閣集一卷。武進王采薇撰。有涵芬樓影印原刊本，在四部叢刊內。

【孫³²²淵如外集】五卷，附錄一卷。清孫星衍，王堂民輯。有北平圖書館鉛印本。

【孫³³³治】字台清——一六六一頃浙江仁和人。諸生。

與陸圻、陳廷會等齊名，友善，稱「西冷十子」。精于京氏易及潛虛，嘗與陸圻各占晴雨，皆驗。人頗異之。篤於友誼，吳百朋宰南和，客死，往經紀其喪。治文刻意摹古，以著述稱於時。四方求文者，戶外屢滿。著有鑿菴集（清史列傳）。

【孫³⁴⁴汝蘭】湘筌，清魯山女子。有參香室詩詞，見五瑣集。

【孫³⁵¹²清蘭公集】二卷。明孫需撰。王世貞序，謂其詩文沖然而不爲藻采，淡然而若無深思。

【孫³⁵¹⁹洙】巨源，宋廣陵人。嘗舉進士，神宗元豐中，官翰林學士，與孫覺同在三館，覺肥而長，洙短而小，然皆多髯。劉攽戲呼覺爲大胡孫，洙爲小胡孫云。（見東軒筆錄）孫洙的詞，有秦柳的內容，有周密的形式，固非凡間作品也。其在翰苑時，與李端愿太尉往來尤數。會李新納妾，妾能琵琶，其夕，洙飲李家，酒酣之際，而宣召者至，洙本不欲去，但以迫於宣命，無可如何。比至入院，已二鼓矣。草三制畢，更作菩薩蠻詞，以記恨。遲明遣使示李云：「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

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風雨。謾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又作有河滿子詞云。『悵望浮生急景。淒涼寶瑟餘音。楚客多情偏怨別。碧山遠水登臨。送連天衰草。夜闌幾處疏砧。黃葉無風自落。愁雲不雨常陰。天若有情天亦老。搖搖幽恨難禁。悵悵舊歡如夢。覺來無處追尋。』如此等詞。典雅沉着。美成的佳作。亦不過僅止如是耳。100

【孫道易】號冲虛居士。宋——一三一頃建安人。黃銖之母。三十歲喪夫。守志以終。生平著詞甚富。晚以火燬。銖搜求流傳于人口者。僅得六首。（游宦紀聞）其悼亡一首。最爲人所稱。

【孫道易】景周。自號映雪老人。明——一三八三頃華亭人。嘗據當時友朋所書之名。人嘉言懿行。及近代聞見諸事。爲東園客談五十卷。今僅存一卷。

【孫榮】文咸。自號無爲。唐——八八九頃人。歷官侍御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榮著有北里志一卷。記大中進士遊俠平康事。孫光憲以爲榮意在譏當時宰

孫

相盧攜。

【孫淡英】蘭雪。清嘉善女子。有繡閣集。見石瀨山房詩話續稿李詩繫。

【孫遜】唐——至七六一左右博州武水人。（舊唐書作潞州涉縣人。此依新唐書）自幼警敏。有文思。年十五。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初爲山陰尉。應制登文藻宏麗科。拜左拾遺。李嵩出鎮太原。辟爲從事。又入爲考功員外郎。遷中書舍人。掌制誥八年。與蘇頲。齊澣。許景先等齊名。而遜尤善思。文理精練。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終太子少詹事。遜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孫九鼎】國鎮。金——一四一頃忻州定襄人。卒年八十餘。與弟九傳。九億俱有時名。三人同登一二八年進士。吳激贈以詩。有一孫郎有重名。談笑取公卿。之句。中州文派。多爲九鼎指授。

【孫太史稿前後集】二卷。清瑞安孫希旦撰。有光緒刊本。在永嘉叢書內。

【孫爽】子度。清——一六六三頃錢塘人。工詩。著有

文——一——一〇七一

容菴詩集十卷，辛卯集一卷。

【孫奎】⁴⁰¹啓文，明——一六二四頃南城人。生平以講學爲事。奎詩文多雜理學語，且迷信堪輿，常爲之辨明。有曲澗遺稿十五卷。

【孫奇逢】⁴⁰⁶啓泰，又字鍾元，明至清——一五八四至一六七五直隸容城人。卒年九十二。少個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舉一六零零年鄉試，與陸善繼講學一室。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均與之善，以氣節相尚。光斗等被璫禍，奇逢傾身營救，時與鹿正、孫承宗稱爲「范陽三烈士」。明末避亂入易州五公山。晚歲移居蘇門之夏峯。自明及清，前后凡十一徵，均不起。學者稱夏峯先生。道光中，從祀孔廟。奇逢爲理學大家，著有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乙丙紀事……等書（均清史列傳）。

【孫七政】⁴⁰⁷齊之明——一五七三頃常熟人。與王世貞諸人遊。七政詩類七子，字句時傷笨遲，有松韻堂集十二卷。

【孫真人】⁴⁰⁸參看過惡傳條。

【孫真人南極登仙會】⁴⁰⁹一本元無名氏撰傳奇。

【孫樵】⁴⁰⁹可之，（文獻通考作隱之。此從新唐書藝文志注）唐——八六七頃自稱關東人。散文學皇甫湜。八五五年登進士第。廣明初（八八零年）黃巢入長安，樵奔赴岐隴，授職方員外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樵嘗刪擇所作得三十五篇，爲經緯集三卷。（新唐書藝文志）

【孫樵文學觀】孫樵與友人論文書云：「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亦見其與王霖秀才書）則其淵源所自，正從皇甫湜一派得來。所以不重論道而重論文，而其論文亦不高平而尚奇。其與王霖秀才書云：「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搗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日蝕詩，揚司城華

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孫樵集二）又與友人論文書云：「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為奇，意必深，然後為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孫樵集二）這些話都是申皇甫湜尚奇之旨。至其與賈希逸書謂：「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含驪龍，抉而不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儼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居坎壈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語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甯，皆相望於窮

孫

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撫意必深，抉精別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鈞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於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待也淺，且疑其道不在，故因歸五通，不得無言。」（孫樵集二）則且謂甘於處窮而文却不能不奇了。文欲其奇而不欲平，所以論史法亦不主俚語。其與高錫望書云：「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為俚言奇健，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孫樵集二）於此問題，並且疑到韓吏部也，真可謂皇甫湜一派極端的主張了。

4420
【孫夢觀】守叔，號雪鵄，宋——二零零至一二五

文————一〇七三

七慶元府慈溪人。卒年五十八。一二二六年第進士。歷知甯國府。因廉吏薦，擢司農少卿，權吏部侍郎，抗疏益切。求外補，以集英殿修撰知建甯府。興利除弊，人以爲有古循吏風。不久卒於官。夢觀著有雪牕集二卷。

【孫花翁墓徵】清張爾嘉撰。

【孫猗蕙】孫淵如女。姪有名猗蕙者，字佩秋，早慧，

所賦小詩，別有性靈。賓州詩話載其題紅袖添香夜讀書圖云：「半臂寒添人伴玉，一簾香細月如銀。」清雅不俗，而蘊情至深。1010

【孫芳祖】心蘭，清會稽女子。有小螺盒詩草，見兩

浙輜軒續錄。

【孫蘭媛】介畹，清嘉興女子。有硯春閣詞，見林下

詞選，黃月輝女。

【孫蘭韞】九畹，清錢塘女子。有臥雲閣詩草，見杭

郡詩三輯。

【孫蕙】樹百，號泰巖，又號笠山，清——一六七一頃

山東淄川人。少時，以文章氣節顯。一六六一年舉進

士第。初爲甯應縣知縣，循卓有聲。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舟車行役，未嘗廢吟詠。官至給事中。蕙工於文，尤喜作詩，格調清麗。王士禛序稱其五七言詩，雖古作者無以加。著有笠山詩選五卷，歷代循良錄一卷，與安宜治略等。（均清史列傳）

【孫蕙媛】靜畹，清嘉興女子。有愁餘吟，見林下詞選，介畹妹。

【孫蕙蘭】蕙蘭，元——約一三零四至一三四一。間古邠（一作汴）人，孫周卿之女。卒年約二十餘。高朗

秀慧，六歲喪母，父教以詩書，稍長，習女工。所作詩，皆清雅可誦，恆毀其稿。以爲女子當治織紉組紃，詞翰

偶以適情耳，非所宜也。年二十三，歸詩人傅若金。不數年，病卒。蕙蘭所作詩，卒后僅存十八首，未成章者

二十六句，若金編集成秩，題曰綠窗遺稿。（名媛詩歸）

【孫萬壽】仙期，一字遐年，隋——？至六零八左右

信都武強人。卒年五十二。聰識機警，博涉經史，善屬

文，美談笑。起家爲齊陽休之開府行參軍。隋初爲滕王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見隋書本傳）贈京邑知友。詩至京，感爲當時吟誦。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轉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萬壽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萬壽著有文集十卷。（北史本傳）

【孫孫意】秀芬，涇仁和女子。有貽硯齋詩稿行波詞二卷，見杭郡詩輯北江詩話，曾著銜蟬小錄。

【孫若霖】伯雨，清江寧人。有雙紅豆閣詞。

【孫楚】子荆，晉——至二九三太原中都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故缺鄉曲之譽。楚少欲隱居，謂王濟道：「吾欲漱石，枕流。」濟笑道：「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道：「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厲其齒。」年四十餘，始以著作郎參鎮東軍事。惠帝初（二九零年）爲馮翊太守。卒。楚著有文集六卷。（隋書經籍志）

孫

【孫黃】仲行，元至明——一三三四至一三八九廣東順德人。卒年五十六。（按明史文苑傳，黃嘗爲藍玉題畫，遂以玉黨論死。玉被誅在洪武二十六年，則黃坐玉黨論死，至早當在同年。此從續疑年錄及歷代名人年譜）負節概，不妄交遊。何真據嶺南，禮遇之一三七年，舉於鄉，旋登進士。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召入，爲翰林典籍，與修洪武正韻。出爲平原主簿，坐累逮繫，旋得釋。起爲蘇州經歷，復坐累戍遼東。後因嘗爲藍玉題畫論死。黃博學工詩文，著述甚富。黃歿，諸書散佚，今存西卷集九卷。

【孫權】（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孫枝蔚】豹人，號澆堂，明至清——一六二零至一六八七陝西三原人。卒年六十八。世爲大賈。李自成入關，散家財求壯士起義，爲所敗。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肆力于詩古文。僦居董相祠，高不見之節。王士禛官揚州，先贈以詩，稱爲奇人。又特訪之，與訂莫逆交。一六七九年舉「博學鴻儒」科，因年老不能應試，特旨偕邱鍾仁等七人授內閣中書。但不忘故鄉，因

顏所居曰澗堂，以寓西歸之思。枝蔚工詩詞。多激壯之音。著有澗堂前集九卷，續集六卷，後集六卷，及詩餘二卷（均清史列傳）。

【孫樓】⁴⁵⁹⁴子虛明——一五六一頃常熟人。一五四六年舉人。授湖州府推官。改漢中，致仕歸。樓好學，尤工制義，藏書萬餘卷，杜門校讎，晝夜不輟。著有百川集十二卷，及麗詞百韻。

【孫柚】⁴⁵⁹⁰梅錫明——一五七三頃常熟人。工爲曲，著有琴心記傳奇（曲錄）。

【孫覲】⁴⁶仲益，宋——一零八一至一一六九晉陵人。辛酉年八十九，一一零九年進士。後舉詞學兼茂科。歷官翰林學士、吏戶二部尚書。知秀州、温州、臨安諸郡。因忤執政，歸隱太湖濱。西徐里。孝宗朝，洪邁修國史，命編類蔡京、王黼等事實，頗多曲筆。覲爲文工，四六常因罪斥。提舉鴻慶宮，故稱其集爲鴻慶居士集。今存四十二卷，又有內簡尺牘十卷。

【孫柳州遺草】⁴⁷清道光間孫壽祺撰。

【孫惠】⁵⁰³德施，晉——至三一、二左右吳國富陽人。

卒年四十七。口訥好學，有才識。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戶曹掾，封晉興縣侯。冏驕矜，僭侈惠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以歸薄。冏不納，辭疾去。成都王穎荐爲參軍。以擅殺人懼罪，改姓名適東海。王超舉兵下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轉軍諮祭酒。每造書檄，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后因疑懼何銳，攻殺之。奔蠻中。卒。惠作有文集十卷。一階書經籍志作八卷。此從唐書志。

【孫春泉詩集】⁵⁰⁶二卷，文鈔二卷。清岷陽孫澍撰。有道光孫氏刊本，在古棠書屋叢書內。

【孫春泉外集】⁵⁰⁶二卷。清岷陽孫澍撰。有道光孫氏刊本，在古棠書屋叢書內。

【孫盛】⁵³⁰安國，晉——三零二左右至三七三左右太原中郡人。孫楚之孫。卒年七十二。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時殷浩擅名，一時與之抗論者，惟盛而已。起家佐著作郎陶侃。庾亮、桓溫在荊州，並引參軍事。累遷秘書監。卒。盛篤其學，自少至老，手不釋卷。所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桓溫見之。

怒謂盛子道：「枋頭誠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言？若此史行，自是開君門戶！」諸子因共號泣。盛前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從。諸子乃潛改之。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其原書，遂兩存之。又著魏氏春秋及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有集十五卷。（唐書經籍志。隋書志作五卷。）

【孫甫】⁵³²²之翰，宋—九九八至一零五七許州陽翟人。卒年六十。少好學，日誦數千言。舉進士第，為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翼城縣。杜衍辟為永興司錄，每與讌語，必引經以對。衍稱為益友，薦授秘閣校理。進十二事，按先朝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以為諷諫。名三聖政範。累官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為侍讀。卒。甫著有文集七卷，唐史記七十五卷（均宋史本傳）及唐史論斷。

【孫星衍】⁶⁰¹伯淵，號澗如。清—一七五三至一八一八江蘇陽湖人。卒年六十六。少與同里楊芳燦、洪亮吉、黃景仁文學齊名。袁枚品其詩為「天下奇才」，與訂忘年交。一七八七年進士，授編修。和珅知其名，欲一見，卒不往。改刑部主事，歷官山東督糧道、權布政使，引疾歸。累主詒經精舍、鍾山書院。星衍著作宏富，有詩文集二十五卷，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孔子集語十七卷，金石萃編二十卷，續古文苑二十卷；等十餘種。尤精校勘，輯刊平津館叢書、岱南閣叢書（均清史列傳）世稱善本。

【孫星衍駢文】汪容甫述學經術詞術，并臻絕詣，所為駢文，哀感頑艷，惜皆不傳。但其生平所最心服者，嘗曰：今之人能為漢魏六朝唐人之詩者，武進黃仲則也。能為東漢魏晉宋齊梁陳之文者，曲阜孔臯軒、陽湖孫淵如也。吳彛謂淵如早工四六之文，既壯篤志經義，乃取少作棄之。其文夙骨道上，思至理合，嘗與汪存南交，嘆其美，且嘗與彛言曰：夫排比對偶，易傷於詞，唯敘次明淨，鍛鍊精純，俾名業志行，不掩

孫

文——一〇七七

於填綴，讀者激發性情，與雅頌同。至於攬物寄興，似贈如答，風雲月露，華而不縛，然後其體尊，其藝傳，近日能手，專師宋人，屬對工緻，乃益流於淺薄，佻巧，於是體製遂卑，不足儷於古文詞，矯之者務爲險字僻義，又怪而不則矣。夫聆其所言，足以證其所爲，益足以驗其所得，雅存敍，他人說經之書，多用偶語，淵如敍雅存說史之作，亦用駢辭，蓋其素所蓄積者然也。故其補三國志、置域志後序云：「我覽君書，良資先覺，昔班固創爲地理，馬彪踵成郡國，鄭許說地，既多取於班言，郭杜解經，亦每證乎彪見，同時之儒，所欽若彼，予於雅存亦猶是云。」一耽於史，一耽於經，並在畢中丞幕府，其澤於古者如此，是誠所謂枚馬並世而生者矣。ND

【孫晟】602初名鳳，又名忌，後周——至九五六密州人，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然口吃不能道寒暄，少爲道士，常畫鳥像置於屋壁，晨夕事之。後返儒服，謁唐莊宗於鎮州。莊宗以爲著作佐郎。天成中（九二八年左右）奔於吳，季昇父子用之爲相，事昇及璟

二十餘年。家富而驕，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號肉臺。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淮，璟懼，遣晟等奉表求和。世宗召問江南事，不對，殺之。璟聞，贈魯國公。晟著有文集三卷。（文獻通考）

【孫思邈】60330唐——至六八二京兆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通百家說，兼好釋典，尤善談老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難爲用也。」及長，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就。唐太宗即位，召至京師，欲授以爵位，不得。高宗時，召拜諫議大夫，不受。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弟子禮事之。嘗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詰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他以口傳授，有如目覩。東臺侍郎孫處約以五子請謁，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曰：「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願自愛！」時他底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齊卿爲

徐州刺史。卒後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著有千金方三十卷，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又注老子、莊子、文詞簡老〔15〕。

【孫思奮遺詩】清光緒間孫思奮撰。

【孫恩】⁶⁰³³⁰靈秀晉——至四零二琅瑯人。世奉五斗米

道，傳其叔父泰妖術。泰謀亂被誅，恩逃於海，聚合亡

命入寇，陷會稽。時東部諸郡怨會稽世子元顯縱暴，

多殺長官以應。旬日之間，集眾數十萬。恩自號征東

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尋為謝琰、劉牢之所敗，逃入

海。自是連年入寇。元興初，寇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

恩窮感投海死，黨人及妓妾投水從死者百數。（隋

書經籍志有孫恩集五卷，不知是否此孫恩所作。）

【孫景烈】⁶⁰⁹孟揚，一字酉峯，清——一七零六至一七

八二陝西武功人。卒年七十七。一七三九年進士，改

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以言事忤旨放歸。陳宏謀、尹繼

先后延主閩中蘭山書院。後復主鄞縣明道書院。宏

謀欲以經明行修荐，固辭。景烈古文似廬陵，有逸氣，

著有酉麓山房存藁，可園集及麓封聞見錄，菜根園

慎言錄，性理講義……等書（均清史列傳）。

【孫暘】⁶⁰⁶赤霞，號蔗庵，清常熟人。順治舉人。有折柳

詞一卷。

【孫明復小集】一卷。宋孫復撰。此集原名睢陽子

集，凡十卷。歲久散佚，此係鈔錄而成。凡文十九篇，詩

三首，十不存一。其文根柢經術，謹嚴峭潔，卓然為儒

者之言。四庫依知不足齋鈔本。乾隆中泰安聶紋刊

本，趙國麟刊本。

【孫嗣】⁶⁷²晉——三六二頃太原中都人，孫綽之子。為

人有父風，文精亦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嗣著有

文集三卷（唐書經籍志）。

【孫原湘】⁷¹子瀟，號心青，清——一七六零至一八二

九江蘇昭文人。卒年七十三。四歲即知讀詩，口詠指

畫，若能通曉。成童後，從其父鎬官奉天。山西所歷名

山大川風物奇險，皆發之歌詠。年才弱冠，名噪都下。

一八零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協修

官。假歸，得怔忡疾，遂不出。歷主毓文、紫琅、婁東、游文

諸講席，多所成就。原湘工駢散文，兼擅書畫，詩尤瀏

孫

文——一——一〇七九

離麗逸，與舒位、王曇稱爲「三君」，伍堯法式善爲作三君詠。著有天真閣集三十卷，續集及古文、駢體三十二卷（均清史列傳）。

【孫氏⁷²】唐樂昌女子。進士孟昌期妻。善詩，常爲夫代庖。忽一日自語曰：「才思非婦人事。」遂焚其集。今錄其遺詩聞琴二首，細膩流麗，不愧爲能詩者。

【孫氏三妹¹】清仁和孫碧梧、雲鳳及妹蘭友、雲鶴、姻卿、雲鷗，均能詩，俱執贄隨園，所謂「一時紅粉，俱拜門牆」者也。碧梧著有湘筠館詩稿，郭頻伽評其詩云：「清新婉美，在夢窗竹山之間。」其詩在隨園十三女弟子之列，蓋子才之徐都講也。【碧梧五言諸詩，如曉行聽泉晚溪山行聞蟲入峽漢陽登韜光寺諸作，寫景均極自然。曉行云：「殘月曉霜鐘，馬蹄黃葉路，日出不見人，溪聲隔煙樹。」梅花一絕，亦極幽峭之至。詩云：「寒梅點點寫秋缸，忽憶孤舟泊大江。夜半斷崖霜月白，一枝疎影落蓬窗。」郭頻伽湘筠館詞序云：「二十年中，裴回身世於家門之榮落，骨肉之聚散，人事之變易，軫紆轉結，一寓於詞。」夫

人生不平則鳴，蘊於中而發於外，是爲天地間至文，非無病呻吟翦花草者比也。【孫瀨元湘筠館遺稿跋云：「花晨月夕，與其妹品仙相酬和以爲樂，後品仙之嶺南，鄭重言離，百端交集，故奩中憶妹之作，居其半焉。碧梧詞愈於詩，而音多淒涼，其所遇然也。」菩薩蠻云：「玉階露冷蟲聲咽，珠簾影透玲瓏月。長夜夢難成，秋窗不肯明。柳眉花似臉，鎮日深閨掩。人立小闌干，鶯花春正殘。」訴衷情云：「紅樓夢斷曉啼鶯，繡幕峭寒生。二月江南春晚，深巷裏賣花聲。苔蘚薄，柳煙輕，最淒清。昨宵風雨，今朝寒食，來日清明。」碧梧倚聲之學，著稱於世，佳者絕似北宋人語。上二闕淒幽諧婉，駁駁乎步柳晏之堂而入其室矣。【雲鶴字蘭友，工填詞，兼長駢體文，與姊碧梧齊名。著有春草閒房侶松軒兩詞集，取法南宋，風韻蕭然。惟所適不偶，故多怨語。寶劍一篇，隱隱有殺氣，固不類閨中筆也。詩云：「寶劍遺編在，挑燈擊節吟。恩仇千古事，湖海一身心。氣逼秋霜冷，光騰夜月沉。從軍應有願，慷慨答知音。」蘭友適縣丞金璋，鬱鬱

寡歡，故其詩多幽怨語，既已言之矣。集中有詠仁和高氏女一詩，大有「反顧流涕，高邱無女」之悲。一往情深，極其哀婉，令人讀之心惻。蓋仁和高氏女，與其隣何某私通，其父母不知也。女已許配某家，迎娶有日，乃誘何外出，而自懸於樑。何歸見之，大慟，即以其繩自縊。兩家惡其越禮，不肯收殮，邑宰唐公爲捐貲買棺，而雙瘞之，命城中士女均爲賦詩。於是蘭友憫其情，憐其志，爲賦一律。詩云：「由來情種是情癡，匪石堅心兩不移。倘使化魚應比目，就令成樹也連枝。紅銷已結千秋恨，青史難教後代知。賴有神君解憐惜，爲營塚播風詩。」蘭友又有重慶閣送伯兄東歸一詩，秀渾可誦。詩云：「登高兼送遠，客淚一沾裳。歸棹隨流水，鄉心帶夕陽。秋高山落木，雁急雁分行。叢菊何情緒，籬邊依舊黃。」**蘭友女金佩芬**，字芷香，適湯雨生子懋名，工白描小篆，詩詞皆雅雋，亦風子也。**雲鵬**，字嫻卿，蘭友妹，著有停琴館吟草，藻思綺韻，吐屬閒遠，無鉛華習。善草書，縱逸秀勁，得魏晉人遺則。嘗作停琴竹月圖，徵詠徧諸名宿，雅人高致。

孫

亦閨閣佳話也。10110

【孫贖】⁷³（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孫贖上壽】²彰德流行俗曲。明善堂木刻本。

【孫陞】志高明——一五五零頃餘姚人。一五三五年進士，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嚴嵩秉政，陞爲其門人，獨不阿附。會南禮部尚書缺，衆不願往，他獨請行。嘗因父死，宸濠之難，終身不書寧字。又居官不言人過，人稱篤行君子。卒，諡文恪。陞撰有孫文恪集二十卷。

【孫覺】⁷⁷²¹莘老，宋——一零二八至一零九零高郵人。

卒年六十三。宋史本傳不著卒於何年。此依李常傳「常長孫覺一歲」推算。一師事胡瑗。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累擢右正言。熙寧二年（一零六九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早與覺善，驟然引用，將以爲助。而覺與異議，條奏青苗法病民，由是出知廣德軍。哲宗立，累遷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覺著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均宋史本傳）及易傳。

文——一——一〇八一

7722

【孫周卿】元——三二零頃古邠人。有女蕙蘭，工詩，嫁詩人傅若金，早卒。周卿工曲，所作以小令爲多，今散見各家曲選中。

【孫金闢法】一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西唐之三十四）

【孫念憲妻】少室山房華叢曰：崑山顧茂儉之妹，嫁孫念憲爲婦，甚有才情，春日詩可置玉臺新詠中。

【孫毓】魏至晉——二六五頃人。官至汝南太守。著有文集六卷。（唐書經籍志作二卷。此從隋書志）

【孫公談圃】三卷。宋劉延世撰。所錄皆聞於睽升之語。有明刊本，百川學海本，稗海本。學津討原本，說郭本。歷代小史本，道光丙午高郵單刊本。

【孫毓】思九，清華亭人。諸生。有繪影詞錄，冰詞各一卷。884

【孫鎮】寧之明，掖人。他的詩五言頗學漢魏，三謝七言學杜，擬古樂府更能得其神似，歷來選明詩的都捨棄他，惟清代的王世祿頗稱頌他，尤很可惜他。【長鬚未騁，而芳蘭早凋】大概他是死得很早的。

【孫邨⁸⁷】希韓，唐——九零六頃四明人。八九七年登進士第。好筭，揚孟之書。官校書郎，河南府文學。新唐書藝文志錄有孫氏文纂四十卷，孫氏小集三卷。

【孫惟信⁹⁰】季蕃，號花翁，宋——一一七九至一二四三開封人。卒年六十五。以祖蔭調監，不樂棄去。始婚于婺，後去婺出遊，留蘇杭最久。一榻外無長物，躬爨而食。名重江浙間，公卿聞其至，皆倒屣而迎。長身縵袍，氣度疎曠，見者疑爲俠客異人。每倚聲度曲，散髮橫笛，或奮袖起舞，悲歌慷慨。終老江湖間。卒，劉克莊爲作墓誌。惟信工長短句，著有花翁集一卷。（文獻通考）

【孫惟信詞】花翁集今不傳，其詞僅見絕妙好詞所錄五首而已。劉後村花翁墓誌云：「始昏於婺，後去婺游，留蘇杭最久，一榻之外無長物，躬爨而食，書無乞米之帖，文無逐貧之賦，終其身如此。」是花翁平生亦略見矣。沈伯時云：「孫花翁有好詞，亦善運意，但雅正中時有一二市井語。」余謂翁集既佚，無可評騭，就弁陽所錄，固無此病也。878

【孫光憲】孟文，自號葆光子，後唐至宋——？至九六八陵州貴平人。本爲農家子，好讀書。性嗜藏書，常手自抄寫，凡藏數千卷。後唐時爲陵州判官。後避地荊州。天成初（九二六年）高季興平定荊土，招致人才，梁震荐爲書記。他勸季興與民休息，勿與他國交惡。累官荊南節度副使、朝儀郎、檢校秘書少監、試御史中丞。宋遣兵平湖南，假道于荊，他勸高繼沖獻三州地。太祖嘉其功，以爲黃州刺史，將用爲學士，未及而卒。光憲著有北夢瑣言二十卷，荊台筆傭，橘齋；等集五十餘卷，他是以善作詞出名的，今存詞八十二首（見唐五代詞）。

【孫光憲詞】他的浣溪沙曾自敘他壯年時的生括道：「十五年來錦岸遊，未曾行處不風流，好花長與萬金酬。」這也是我們研究孫光憲者所應留意。□孫光憲的詞，存者約八十首左右。在十國詞人中，他是屬於清疏一派的；換句話說，他與韋莊、薛昭蘊、李珣諸人近，而與魏承班、顧夔、歐陽炯諸人遠。統觀他的詞有三種特點：一、疏朗。寫景的如「江邊一望

楚天長，片帆烟際閃孤光。」（浣溪沙）「一方卵色楚南天，數行斜雁聯翩。」（河清神）寫人的如「將見客時微掩斂，得人憐處且生疏，低頭羞向辟邊書。」（浣溪沙）「半恨半嗔回面處，和嬌和淚泥人時。」（浣溪沙）寫情的如「萬種保持圖永久，一般模樣負神明，到頭何處問平生。」（浣溪沙）「不會得這心，判了依前還憶空，自憶奈伊何，別來情更多。」（更漏子）「二婉約。例如「目送征鴻飛杳杳，思隨流水去茫茫，蘭紅波碧憶瀟湘。」（浣溪沙）「兩槳不知消息遠，汀時起鷺鷥。」（河清神）二詞都含意無限。三、沈咽。例如「等閑無語春恨如何去，終是疏狂留不住，花暗柳濃何處？」（清平樂）「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白紵春衫如雪色，揚州初去日。」（謁金門）二詞寫無可奈何之情，千載下的讀者也不禁爲之喚奈何了。864

【孫光祀】³⁷作庭，號湖玉清。一六七零頃歷城人。一六五五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光祀著有澹餘軒集八卷，凡文七卷，詩一卷。

【孫悟空大鬧天宮】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孫悟空大鬧蟠桃會】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孫恪遇猿】一本。元鄭廷玉撰。雜劇。

【酬答詩】酬答之題，其體有四：一曰答其意。蓋古

人賡和，答其來意而已，初不為韻所縛。如杜迢早發

湘潭寄杜甫云：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甫和云：雖

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只採其意見，答不聞和韻也。

又如杜甫、王維、岑參和賈至早朝不明宮詩，各自成

篇。甫第云：詩成珠玉在揮毫。參云：陽春一曲和皆難

并其意不用，況於韻乎！二曰依韻。謂同在一韻中，不

必用其字也。又有因其韻而增為之者，又有置其所

用韻，唯取其餘韻，而聲律言數則如之。此皆因依韻

而廣推之也。三曰次韻。謂和其原韻而先後次第皆

用之也。次韻一道，唐代極盛，時殊未及之。至元、白、皮

陸，始因難見巧，然亦多勉強湊合處。宋則蘇東坡最

擅其能，至有七古長篇，押至數十韻者。雖足誇詡，其

才氣過人，但以百萬銳師，置之無用之地，李杜綽有

非一一自然，較平時自出機軸者，工拙正自判然也。

初學多好為此，藉以有所依傍，然拘牽韻脚，往往傷

氣，不為可也。四曰用韻。謂用其韻，而先後不必次也。

其詩當觀原詠，若答東相似，須不即不離。忌在雷同

而無以自見，寬泛而失於離根。〇〇〇

【副墨】五卷。明汪道昆撰。千頃堂書目載作二十

四卷。此本五卷，殆非完帙。

【礪礪即即】樂府郊廟歌房中祠樂章名。

【斫劍詞】一卷。清侯官劉家謀撰。有道光東洋學

署刊本，在外丁卯橋居士初稿內。

【裂心集】清女子佟佳氏撰。

【剝毛兒】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瓢泉吟稿】五卷。元朱晞顏撰。其集久佚，此從永

樂大典錄出。其詩雖邊幅稍狹，而神理自清。其雜文

亦刻意研練，不失繩墨。

【恥庵集】十卷。明陳煒撰。煒風裁峻整，詩文非所

注意。【恥不逮齋集】三卷。附錄補遺二卷。清青浦熊其

英撰。有蘇州五畝園刊本。

【恥躬堂文集】二十卷。清王命岳集。是集自卷一

至卷五爲奏疏，卷六至卷十七爲雜文，卷十八爲詩，

卷十九爲周易雜卦牘中天，卷二十爲讀詩牘中天。

【恥堂存稿】八卷。宋高斯得撰。原本久佚，此從永

樂大典錄出。集中奏疏，於宋末廢弛欺蔽之象，痛切

敷陳，忠憤之詞，溢於言表。其詩間傷率易，而感懷書

事，亦多白氏諷諭之遺。有聚珍板本，閩覆聚珍本。

【琅玕】¹³¹³清女子琅玕，佚其姓，題德州旅壁一序二

詩，序云：「妾家齊右，歡是吳儂。玉樹其人，紅葉贈我。

既見君子，信緣綺之可媒；我思古人，願紅拂以爲友。

佳人多嗟薄命，好緣肯俟來生。苦海斯離，多露勿畏。

寶馬馱來剛半夜，老崑崙何所用之；彩鸞飛去向天

邊，茶叱利從茲逝矣。聊題短句，用示情癡。」詩云：「何

須押衙妙手，五更暗度香鞍，誰續奇女子傳，小名喚

作琅玕。昨宵紅拂深閨，今日高唐去矣，自憐身似楊

花，願向天涯身死。」此詩放誕風流，不可爲訓，然脂

餘韻亦載。四川通志有女子鵲紅題富莊驛壁詩

六首并序。亦復淒楚哀豔。好事者見而和之，且爲

譜鵲紅記院本八齣以紀之。及讀陸祁孫崇百藥齋

詩集，始知乃無行文人，酒後戲筆，然而後之人讀題

壁詩者，益不無撲朔迷離之感矣。1093

【琅玕館詩文集】清咸豐間顧濟青撰。

【琅琊王歌】樂府橫吹曲。梁鼓角橫吹曲篇名。古

今樂錄。琅琊王歌八曲。或云：「陰涼」下又有二句云：

盛冬十一月，就女覓凍漿。

【琅琊王歌辭】古今樂錄言八曲，樂府詩集亦載

八曲，蓋姚秦時歌也。

【琅嬛史唾】十六卷。明徐象梅撰。是書摭史傳及

稗官事語，分類紀敘，其體一仿世說，而別創品目。

【武就】¹³¹⁴唐——七七三頃河南緱氏人，武甄之子。官

殿中侍御史。以子元衡貴，追贈吏部侍郎。就著有文

集五卷（新唐書藝文志）

【武三思】¹⁰¹唐武則天兄子，累官右衛將軍。則天革

命，封梁王。中宗復位，拜司空。爲節愍太子所誅。全唐

詩錄存詩八首。

【武元衡】¹⁰²伯蒼，唐一七五八至八一五河南緱氏人，武就之子。卒年五十八。七八三年舉進士，累為華

原令。德宗朝，官御史中丞。嘗召對延英殿，帝目送之

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為黨，拒

不納。劉禹錫求為判官，復不許。憲宗時，典機務。王承

宗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

未幾，夜入朝，為賊所害。諡忠愍。元衡著有文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

【武元皇帝虎頭牌】一本。元李直夫撰。雜劇。直夫

女直人，德興府住，即蒲察季五也。太和正音譜曰：李

直夫之詞，如梅邊月影。有元曲選本。

【武甄】¹¹平一唐——？至七四一并州文水人。博學

通春秋，工文辭。武后在時，畏禍不與事。隱嵩山，修浮

屠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七零五年）甄適居母喪，

迫召為起居舍人。求終制不許。景龍二年（七零八

年）兼修文館直學士，遷考功員外郎。雖亦參預宴

遊，然曾因以詩規戒玄宗。初貶蘇州參軍，再徙金壇

令。雖被謫，名亦不衰。甄所作多應制詩，全唐詩錄存

一卷。

【武功集】¹⁴五卷。明繪有貞撰。按有貞長於幹略，見

聞亦博，故文奇氣空涌，而學問復足以濟其辨，不可

謂非奇才，蓋亦夏竦文莊集之流也。有刊本八卷，又

明刊本。

【武億】²⁰虛谷，一字小石，自號半石山人。清——一七

四五至一七九九河南偃師人。卒年五十五。少從大

興朱筠遊。士大夫慕其學，與之交。然億性簡傲真率，

非其志，掉臂不之屑意。一七八零年進士。授博山知

縣，大學士和珅遣番役捕盜，橫行州縣，億執而杖之，

坐罷官。家貧，教授齊魯間以終。億工考據，尤好金石，

聞同縣農家掘井得晉劉韜墓志，急往買之，自負以

歸。石重數十斤，行二十餘里，抵家，億頓幾死，主朱筠

家。除夕，筠饋豚肩蒙古酒，食盡大哭。筠疑其憶家，慰

問之，億曰：「無他，遠念古人，近傷洪亮吉、黃景仁不

偶耳！」性迂僻如此。著作有授經堂詩文集及錢譜、

羣經義證、經譜考異、讀史金石集目、金石三跋、金石

【武儒衡】²¹廷碩，唐——七六九至八二四河南緱氏人，武元衡之從弟。卒年五十六。憲宗時，累遷戶部尚書兼知制誥。論議勁直有風節，且將大用。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以疾惡太分明，終不至大任。卒於兵部侍郎。儒衡著有文集二十五卷，及制集二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武德舞歌詩】²⁴²³¹漢東平王蒼作。宋志一：「至明帝初，東平憲王蒼制舞哥一章，薦之光武之廟。」按荀悅東觀漢記：「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公卿奉世祖廟舞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光武皇帝撥亂中興，武功盛大，廟樂舞宜曰大武之舞。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謂曰：『如驃騎將軍議，進武德之舞如故。』」據此東平王雖主改樂舞，然未能實行，故其所作仍爲武德舞歌詩。漢書禮樂志：「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則武德舞其來已久，東平此詩，乃擬作而非創製，實爲曹氏父子擬古樂府之先聲。詩詞無甚精采，

廟堂詩歌，無性靈可言，古今皆無佳作，不惟東平一篇爲然也。²⁴³³⁸ 871

【武俠小說】²⁴³³⁸武俠小說遠始於唐人傳奇的豪俠故事，宋人說話四家中的「說鐵騎兒」也屬這一類。此種小說本爲不良的貪污政治的反映，所以處處在流露一段同情於被壓迫階級的豪客們的反抗精神。他們都以除暴安良爲己任，甚至不惜與政府處於敵對地位。關於這種的敘寫，在宣和遺事中的梁山泊故事已開其端，待施子安與羅貫中的忠義水滸傳出來，便就在中國小說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水滸傳的原本或確爲施羅所作，但今傳的各種水滸傳，依照牠的文辭來觀察，決不會出於元末人之手。所以和三國志演義一樣，也應把牠歸入明人作品中。水滸傳敘宋江；等聚義梁山泊的故事，宣和遺事只敘三十六人，這書却增多至一百另八人，姓名亦彼此間有不同。在描寫的技术方面，較之宣和遺事也有極大的進步。寫一百另八個人，個個都有個性，個個都有他的環境和他們不同的出

身，而難得有重複的地方。明代的水滸傳有繁簡兩本，繁本大概爲嘉靖時人所作，較簡本增多征遼、征田虎、王慶諸事及許多的詩詞。簡本始於洪太尉誤走妖魔，而終於衆英雄魂聚蓼兒窪。其中征遼大約是嘉靖時加入的，征田虎、王慶二段的加入似乎較晚。此書版本亦多不同，有百回本，無征田虎、征王慶事，有百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則有征田虎、王慶事；又有百二十回本，文辭幾和百回本全同，惟另外加入了二十回的征田虎、王慶事。各本皆有征遼事，可見牠們都非原來的簡本。各本或題「東原羅貫中編輯」，或題「錢塘施耐菴的本，羅貫中編次」，亦署「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頗不一致。今所盛行之本，爲金人瑞所批改的七十回本，首有「楔子」一回，其書止於盧俊義夢一百另八人被張叔夜所擒殺。他以敍招安以後事爲羅貫中所續，且痛斥其非，又偽造一施耐菴之序，冠於卷首。此本與百二十回本的前七十回無甚殊異，金氏截取的底本，當即爲百二十回本。後人又截取百十五回本的

六十七回至結末，稱爲後水滸，又名蕩平四大寇傳，又名征西寇，初附刊於七十回本之後，後又單行。清初有後水滸傳四十回，係續百回本的水滸傳而作。作者爲陳忱（約一六三零前後在世）字遐心，一字敬夫，號古宋遺民，又號雁蕩山樵，浙江烏程人。生平著作並佚，惟此書獨傳。敍宋江死後，其餘諸人助宋禦金，然無功，李俊遂率衆浮海爲暹羅國王。作者的精神特別灌注在「勤王救國」和「誅殺奸臣」兩件事上，所以寫來額外的有聲有色。普通本因欲別於征西寇之續七十回本水滸，故題爲三續水滸，又有題爲混江龍開國傳的。清道光時，有山陰人俞萬春（一一八四九）字仲華，別號忽來道人，嘗從父官粵，晚年皈依道釋以終。嘗作結水滸傳七十回，結子一回，亦名蕩寇志，以結七十回本。立意和陳忱全相反，使梁山泊首領非死即誅，而鬼魂仍鎮之於石碣之下，以與七十回本之楔子相呼應。作者作此書，首尾共經二十二年，不曾修飾而去世。咸豐時，其子龍光爲潤飾修改，始刻而傳世。書中精彩處，幾

超過於水滸惟雜以道釋二家之妄說，使全書減色不少。此外猶有署名天華翁所作的水滸後傳，敘宋江再生爲楊么，盧俊義再生爲王魔，擾亂宋室，以報被害之冤，也是續百回本的。但作的真姓名却無考。稱爲施羅作的，尚有三遂平妖傳與粉妝樓二書。三遂平妖傳爲介於神魔小說與武俠小說之間的一種作品，與施羅其他諸作風格亦殊異。原本三遂平妖傳凡二十回，敘宋時胡浩得仙畫焚之，生女永兒，能妖術，嫁貝州人王則，遂買軍作亂。已而文彥博討之，得諸葛送智馬送李送之助，始得討平。今通行本爲四十回，係馮夢龍所補。前加十五回，始於盛傳民間的燈花婆婆故事中，敘諸妖人之錄法；其他五回則散入舊本各回間，多補述諸怪民道術。王則故事或在明代頗見感傳，又有金台傳六十回，又名平陽傳，亦敘破滅王則事，且有彈詞。歸蓮夢十二回，明蘇菴主人編敘女子白蓮岸幼喪父母，襟懷壯大，思立功業，乃從白猿得天書，得知兵法及神詭變幻之術，創白蓮教。後爲白猿索還天書，女之兵法及妖

武

術俱一無所知，遂失敗。結構似平妖傳，但平妖傳之中心人物，初爲胡永兒，後爲文彥博及三遂，不如此書則以白蓮岸一氣貫串，不蔓不枝，較爲一致。清人呂熊作女仙外史一百回，敘青州唐賽兒之亂，結果亦不背史實，當爲受平妖傳及歸蓮夢之暗示而作。熊（約一六七四前在世）字文兆，號逸田叟，吳人。粉妝樓敘唐代羅家子孫的行俠故事，或以爲係羅貫中鋪張他先世門閥而作。今本粉妝樓凡八十回，其內容不出英雄落難山林聚義，朝廷除奸，征番立功的常套，故其體裁似講史而實非講史。題「竹溪山人（疑即鄧志謨）撰」可見非貫中的原作。像粉妝樓同類體裁的作品，尚有明清溪道人的禪真俠史四十回，禪真後史六十回，清失名的大漢三合明珠寶劍傳四十二回，綠牡丹六十四回，南唐薛家將傳一百回，木蘭奇女傳四十回，五虎平西南前後傳一百四十四回；等。以上諸書，實與原本水滸傳同流，皆非屬於講史的作品。水滸傳一流作品，到了清末，與公案小說相混合，豪士們乃棄去山林的

結合，而共聚於一個理想的忠臣的麾下，爲國效力，一面仍做他們行俠好義的事。因爲在這時代，大批的山林豪士再與朝廷命官在戰場相見，在政治的環境上已不容許了，於是豪士們不得不擇人而事了。□在清代的許多武俠小說裏，兒女英雄傳是例外的一部。諸書皆寫豪士們的擇人而事，牠乃寫一個奇女子的擇人而事。作者費莫文康（約一八六八前后在世）字鐵仙，滿州鑲紅旗人，大學士勒保的次孫。曾爲郡守，擢觀察，丁憂旋里，又特起爲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他家世本貴盛，而諸子不肖，遂中落。且至困憊。晚年塊處一室，僅存筆墨，乃作此書。自遺。原本有五十三回，今殘存四十回。卷首有雍正及乾隆時人的序，乃是作者故佈的疑陣。是書初名金玉緣，又名日下新書，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最后題爲兒女英雄傳評話。全書敘俠女何玉鳳父爲軍閥紀獻唐所殺，乃假名十三妹，涸跡山林，一心報仇。她武技至高，在各處行俠。某日遇孝子安驥受厄，救之出險，以是相識，而又漸稔。後紀獻唐爲朝廷所

誅，玉鳳雖未手刃仇人，而父讎則已報，欲出家，然卒爲人勸阻，嫁於安驥爲妻。同時她又媒介了張金鳳爲他的妻，她乃曾與他同遇難，而又同爲玉鳳所救。驥後爲學政，二妻各生一子，書中人物，亦大抵隱約可指。如紀獻唐爲年羹堯，安驥之父爲作者自況，因諸子不肖，乃反寫安驥之榮貴，聊以自慰。作者的見解，處處爲傳統的道德觀念所束縛，時時以傳道者的面目與讀者相見，頗使人憎厭。但全書都以純粹的北京話寫成，在方言文學上很占重要，和石頭記所用京語，同樣流利可誦。後復有人作續書三十二回，且未完，說有二續。作者係應書賈之聘而編，故文意並拙。□至三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諸書，所敘行俠好義的英雄都不止一人，與水滸傳相同。最先出的是道光時出世的施公案奇聞，一名施公清烈傳，又名百斷奇觀，凡九十七回。敘康熙時施世綸斷案事，文辭殊拙直，且其宗旨在述施公斷案之奇，而以幾個幫忙的俠士爲附。等到三俠五義出世後，施公案續集三集，亦繼之而出，書中始專重於寫諸俠

客的行俠故事而亦得列入武俠小說之林。又有施公洞庭傳，主人翁亦爲施仕綸，今已出至二百四十八回，全書猶未完畢。三俠五義原名忠烈俠義傳，出現於光緒五年，凡百二十四題，石玉崑作。書中的領袖忠臣爲宋代的包拯，有三俠——展昭、歐陽春、丁兆蕙——及五鼠——盧方、韓彰、徐慶、蔣平、白玉堂；做他的羽翼，到處破大案，平惡盜，並定襄陽王之亂。後俞樾見此書，大爲歎賞，頗病開篇「狸貓換太子」之不經，乃援據史傳，別撰第一回。又以書中南俠、北俠、雙俠爲數已四，又有小俠艾虎，艾虎之師黑妖狐智化及小諸葛沈仲元均爲俠士，乃改名七俠五義。後又有忠烈小俠五義傳及續小五義傳相繼出現於京師，皆一百二十四回，專敘平定襄陽王一事，而止於衆俠士皆受朝廷封賞，中間亦串插衆俠士在江湖間誅鋤惡霸事。序中亦稱爲石玉崑原稿。又有正續小五義全傳，凡六十回，即取二書合爲一部，去其重複，汰其鋪敘，省略成五十二回，末又加八回而成，今不很通行。全出於三俠五義之後的，有彭公案

武

一百回，署貪夢道人作，敘彭朋於康熙中易服微行訪案，許多俠士爲之幫忙，事與施公案內容相似，而文辭較勝。後來亦有續集，三集、四集，每集八十回，皆大行於世。此外同類的書，在光緒二十年左右，却出了不少。最通行者，有永慶昇平九十七回，爲潞河張廣瑞錄哈輔源演說，敘康熙帝變裝私訪，及除邪教，平逆匪諸案，後又續一百回，亦貪夢道人作，今尚有續作，迄未終止。又有聖朝鼎盛萬年青七十六回，又名乾隆巡幸江南記，無撰人名，則記乾隆帝以大政付劉墉與陳宏謀，自遊江南，歷遇奸徒犯法，英雄效命的事。此二書皆偏重武藝，而少敘義俠，與同時他作微異。七劍十三俠，凡三集，一百八十四回，一名七子十三生，題「姑蘇桃花館主人唐芸洲編」，敘諸劍客助王守仁平宸濠事，不根史實，而侈言劍術。此書所寫俠客，與三俠五義等全異。三俠五義等所寫俠客，雖能飛簷走壁，善於使劍，然尚入情理，近於人性；此中俠客，則可由空中自由來往，白光一道，取人首級如探囊，已離人性爲神性。然亦有所本，蓋唐

文————一〇九一

人傳奇中已有此種敘寫，此不過更爲之推助波瀾而已。然其影響甚大，後出之武俠小說，皆莫能踰其範域。【七劍十三俠】初集甫出世，別有續書名仙俠五花劍四十回，即續出內容與通行全集本中的續集不同，末回敘至王守仁奉命率諸劍客往征宸濠，止全書仍未完。此外又有同名的仙俠五花劍三十回，又名飛仙劍俠奇緣，署海上劍癡撰，則與七劍十三俠全無關係。書叙古劍仙虬髯公、黃衫客：等下凡授徒事，諸仙飛行與使劍術的本領，則全如七劍十三俠所寫。

【武皇西巡記】²⁶¹此書未見。清無名氏撰。署名「江南舊史」。見小說小話引。謂觀其序大約乾隆中官江南，因供應不善而被議者，作此以指斥。又云調采頗豐蔚，所敘巡幸事實，亦似得之躬歷，非強作解事者比。

【武穆還朝】²⁶⁹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武鄉試】²⁷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武鄉侯】²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武鮮花】²⁸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武家坡】³⁰²北平流行俗曲（樂亭調）。鉛印本。
 【武進涉園彙刻閩秀四家詩四種】³⁰³六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石印本。
 【武定詩鈔】³⁰⁸十四卷。清惠氏李衍孫撰。有乾隆刊本。

【武溪集】³²二十卷。宋余靖撰。靖集原爲其子仲荀所編，久無傳本。明邱濬始從文淵閣錄出，卷數與歐陽修所撰墓誌合。靖不以詞章名，詩文亦斐然可觀。有明嘉靖甲午唐胄刊本。清康熙中刊本。明刊本。

【武漢臣】³⁴元——一二五。一頃濟南府人。工作劇，有雜劇老生兒、魯義姑、錯勘賊、天子班、關山怨、掛甲朝天、韓信築台、千里關山怨、四哥哥神助、玉堂春（均錄鬼簿）、提頭鬼（太和正音譜）、玉壺春及生金閣（元曲選）等十三種。今僅存首一種及末二種。太和正音譜評爲「如遠山疊翠」。

【武漢臣曲】⁵他的老生兒確是一篇傑作。（此劇經大衛斯於一八一七年譯爲英文）元曲結構每

不甚謹嚴，此則極慘澹經營之致。劇情係記一富翁名劉從善，無子，僅一女引張，壻曰張郎。一姪早失怙恃，劉撫之如己出，而老妻不容，乃資遣之外出。劉有妾小梅，有身，壻恐生子，已將不得產，欲害之，女尚不忍，匿之親戚家中，而以小梅逃亡報。清明上塚，姪雖窮，尚以麥紙錢來祭，而壻執掌劉氏產業，竟先祭其祖隴。翁姬背悲憤，索還產業權，逐壻與女，招姪回，女不得已，乃令小梅攜三歲兒歸。翁詢得真情，喜極，不復念壻舊惡，以產業與壻姪，三分之二，劇即完結。此劇思想，不過中國人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若救鬼餒等等之傳統觀念，然劇中人物無不富有個性，如劉姬之昏憤，張郎之狠毒，引張與丈夫之一心一計，劉翁暮年望子之焦急，描寫刻畫，入木三分。且引張藏匿小梅，係用暗筆，其後挈幼子出現，不但劉翁驚喜，出意外，即讀者亦驚喜出意外了。此劇妙處全在說白。第二折劉姬偕壻女赴別墅報告小梅逃走，老人且信且疑，且驚且痛，寫得十分細膩，口吻亦十分可憐。第三折偕壻上墳，待壻女不至，以語激壻，將其

武

憐壻惡姪之心理一變而憐姪惡壻，步步寫來，極有「層次」。元曲喜劇大都淺薄，如此劇則真不媿爲高等喜劇（High-Comedy）了。其生金閣係包龍圖公案，又露通俗文字本色，無甚價值。⁴⁰⁰⁰

【武十回】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⁴⁰⁰³

【武大郎上墳】上海流行俗曲。槐蔭山房石印本。

【武大郎上墳】一名俏紅妝。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武大郎上墳】（與前種略異）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武林文獻】不分卷。清錢塘吳允嘉撰。有舊鈔本。⁴⁴

【武林雜事詩】一卷。清錢塘丁立誠撰。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武林雜錄】不分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敦宿好齋鈔本。

【武林新樂府】一卷。清上元劉醇撰。有鈔本。⁰²

【武林新年雜詠】二卷。清錢塘吳錫麟等撰。有乾隆四十年琴臺小集刊本。又一本一卷。有嘉惠堂丁

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武林草】⁴⁴⁴一卷。清萬載湯肇熙撰。有鈔本。

【武林草】一卷。附錄一卷。清河陽趙士麟撰。有嘉

惠堂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武林者獻詩】⁴⁴⁶一卷。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鈔本。

【武林者舊詩】⁴一卷。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紅藍

格鈔本。

【武林者舊集】²不分卷。清錢塘吳允嘉撰。有舊鈔

本。

【武林隱】⁷元——一三二零頃人。工作曲，所作今見

太平樂府中。

【武松】⁴⁸（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武松孟州結拜】¹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武松殺嫂】蘇州流行俗曲。振文齋木刻本。

【武松打虎】⁵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武夷新集】⁵⁰二十卷。宋楊億撰。億集原有一百九

十四卷。南宋時僅存武夷新集及別集，今則別集亦佚去。此集凡詩五卷，雜文十五卷。詩文舛容典贍，無

唐末五代衰頹之氣。有明刊本。浦城遺書本。清康熙中楊氏刊本。

【武夷山詩集】²²二卷。前總錄一篇。述山之得名及

歷代興建封號之事。後雜錄詩二卷。皆遊人題詠之

什。

【武夷紀游圖詠】²⁷一卷。清金溪吳嵩梁撰。有原刊

本，在香港蘇齋全集內。

【武夷遊詠】³一卷。明田汝成蔡汝楠同撰。二人因

偕遊九曲，各成五言古詩十首。

【武成廟諸葛論功】⁵³一本。也是因作玉清殿諸葛

論功。元尚仲賢撰。雜劇。

【武成王歸周】¹見黃飛虎反五關條。

【武則天】⁶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武則天】⁶名聖唐——六二四至七零五。井州文水

人。李治之后。卒年八十二。初為太宗才人。太宗卒，削

髮為尼。李治即位，復蓄髮入宮。旋立為皇后。上元

元年（六七四年）與治並稱天皇天后。治卒，臨朝稱

旨。廢中宗，改國號曰周。自稱金輪皇帝。為政專張女

權，大殺唐宗室，任用酷吏來俊臣等。然富有權略，知人善任，故名相輩出。晚年張昌宗爲相，朝政大亂。張東之等乃乘她寢疾之際，起兵誅武氏族，迫禪位於中宗。中宗復位，遷則天於上陽宮，不久即卒。在位二十一年，諡曰則天皇后。則天著詩垂拱集一百卷，金輪集十卷（兩唐書志）相傳則天的詩文皆爲崔融、元萬頃等代作，故卷帙有這樣的多。

【武則天詩文】唐初婦女之能文者，貴族中若長孫皇后、徐賢妃，武則天上宮婉兒其傑出也。長孫后嘗有遊春曲，太宗誦而美之。徐賢妃名惠，其所爲詩有秋風函谷關，應詔長門怨賦，得北方一佳人，妝殿答太宗，皆五古，其文有奉和御製小山賦，諫太宗息兵罷役疏，蓋唐初宮廷中一大作手也。然尚不及武則天之能。武則天者，中國數千年女界中一大怪傑也。論其才足以籠絡當代名臣賢相，爲我所用，推其智可以奔走一時學士詞人，供其役使，以至其極竟移唐祚者垂二十餘年。觀其措置布施，甯非一手段，靈敏之一大政治家哉？唐興文雅之盛，武后之功

武

多矣。武后之著述傳於今者甚多。史稱后所爲詩文，率皆元萬頃、崔融等代作。然以武后之雄才大略，固自能文，其所作垂拱集百卷，金輪集六卷，亦未盡可以「狎客代作」抹殺之也。武后之詩，如遊嵩山，同太平公主遊九龍潭，遣使宣詔幸上苑，而如意曲一詩，宛轉流麗，論者謂不啻自己寫照也。如意曲云：「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鍾伯敬曰：「看朱成碧四字本奇，然尤覺思紛紛三字憤亂顛倒，得無可奈何，老狐媚甚。」（名媛詩歸）唐史痛誠后淫亂多嬖幸，如僧懷義、張易之兄弟輩，觀此詩可知武后本性。惟大英雄能本色，蓋未可以禮相繩也。武后之文，傳於今者更多於詩，如高宗天皇大帝哀冊文，請從封禪表，請爲女服三年喪表，徵史德儀赴都，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姚璿璽書，蘇氏織錦迴文記，九鼎銘，臣範序，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賜少林僧書，昇仙太子碑并序，大福光寺浮圖碑，莊嚴楞伽經序，夏日遊石淙詩序，以上諸文，俱屬辭對偶，工麗典雅。蓋唐

文————一〇九五

初文體，猶是六朝餘風也。唐會要：「萬歲通天元年（西紀六九九）鑄九鼎成，上各寫本州山川物產之象，令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京等分題，左尚令曹元廡畫令南北衛士十餘萬人并丈內大半白象曳之，自玄武門入，武后自製蔡州永昌鼎歌以記之。詞曰：「羲農首出，軒昊曆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海內雍熙。上玄降鑿，方建隆基。」武后又能樂府，所製有唐饗昊天樂，唐明堂樂章，唐大饗拜洛樂章，古質典雅，論者以比之漢唐山夫人之安世房中歌云：「亡

【武則天肉醉王皇后】一本元闕漢卿撰雜劇。

【武則天與唐代文化之關係】唐興文雅之盛，尤在則天以來。內有上官之流，染翰流麗，天下聞風。而蘇、李、沈、宋接聲並鶩，文士之多於此為盛。雖當時則天詩筆不無崔融、元萬頃等代作，然小疵不足以掩大德。唐代律詩與古文之體，所以超越前代者，推源溯委，武后發揚倡導之功，不可沒也。茲更列舉諸書，以見武后提倡文化，獎挹詞人之一班——唐書元萬

頃傳曰：「天后諷高宗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修撰，萬頃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賓咸預其選。前後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凡千餘卷。」唐書武后傳曰：「帝晚年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為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撰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大抵千餘篇，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自此始。」又大唐新語曰：「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雄陽城南門，親自臨視，張說對策為天下第一。」又舊書云：「久視元年（西紀七零零）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並為奉宸供奉，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珠英學士集五卷，謂唐武后朝嘗詔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千一百卷，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總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為次，融為之序。舊書稱修三教珠英者廿六人，今珠英學士集已佚。若據晁氏所記，乃有四十七人之多矣。）以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

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二百卷上之。

：一由上引諸書觀之，可知武后在高宗時，已獎進文學。始則以元萬頃諸人纂集書，革命以後，又有

三教珠英之集，引拔衆類，一時文士如蘇、李、沈、宋之

閔麗、陳子昂、盧藏用之古文，富嘉謨、吳少微之經術，

劉子元之史學，以及張說之詞華，徐堅之博洽，並騰

譽文園。上總初唐之麗，則下啓開元之極軌，嗚呼盛

矣。□據諸書之所載，考知武后與諸文士所撰之書

如左：玄覽、古今內範、各百卷，青宮記要、少陽政範、各

三十卷，維城典訓、鳳樓新誡、孝子列女傳、各二十卷。

（經籍志作列女傳一百卷）內範要略、樂書要錄、各

十卷，百寮新誡、兆人本業、各五卷，臣範兩卷，垂拱格

四卷，文集一百二十卷。（垂拱集百卷，金輪集二十

卷）紫宸禮要十卷，字海一百卷，述聖記一卷，高宗

實錄一百卷，保傅、乳母傳一卷。1011

【武后宮人】唐武后時有士人妻某氏，其夫陷冤

獄，氏配掖庭，善吹簫，乃撰離別曲以寄情。初名大

郎神，蓋取良人第行也。後畏人知，遂三易其名，為悲

武

武

切子，終號怨回鶻，哀婉動人。

【武陵】⁷⁴樂府相和歌相和曲篇名。

【武陵遊草】³⁸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武陵春】⁵一本明許潮撰雜劇，有盛明雜劇本。

【武周文學】⁷⁷唐興文雅之盛，尤在則天以來。雖當

時，則天詩筆多崔融、元萬頃等代作，而內有上官之

流，染翰流麗，天下聞風。蘇、李、沈、宋接聲，並驚文士之

多，當推此時。□元萬頃傳曰：天后詆高宗，廣召文詞

之士入禁中，修撰萬頃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

周思茂、胡楚賓，咸預其撰。前後撰列女傳、臣範、百寮

新誡、樂書等，凡千餘卷。朝廷疑議，及百司表疏，皆密

令萬頃等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武后傳曰：帝晚年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

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撰定列女傳、

臣範、百寮新誡、樂書等，大抵千餘篇。因令學士密裁

可奏議，分宰相權自此始。作豐西峯。◎困○風忠感

廡，聿十有二文。太后自名嬰。拜薛懷義爲輔國大

文

文

將軍封鄭國公。今與羣浮屠作大靈經，言神皇受命事春官尚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成爲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爲受命之符，后喜皆班示天下，稍圖革命。□大唐新語曰：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雄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策爲天下第一。則天以逸古以來，未有科甲，乃屈爲第二等。其警句曰：昔三監既常，有司既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尚書省，頒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按武后嘗召文學士所撰書有玄覽，及古今內苑各百卷，青宮記要，少陽政範，各三十卷，維城典訓，鳳樓新誠，孝子列女傳，各二十卷，（經籍志作列女傳一百卷）內軌要略，樂書要錄，各十卷，百寮新誠，兆人本業，各五卷，臣範兩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垂拱集百卷，金輪集十卷）藏於祕閣，又撰紫宸禮要十卷，宇海一百卷，述聖記一卷，高宗實錄一百卷，保傅乳母傳一卷。□舊書久視元年，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並爲奉

宸供奉，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二十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易之、昌宗皆粗能屬文，各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爲之作，後易之敗，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竄逐，凡數十人。□蓋武后在高宗時，已獎進文學，始則以北門學士諸人纂集羣書，革命以後，又有三教珠英之集，引拔尤衆，一時文士如蘇、李、沈、宋之閻、麗、陳、子昂、盧藏用之古文，富嘉謨、吳少微之經術，劉子玄之史學，以及張說之詞筆，徐堅之博洽，並騰譽文囿，上總初唐之麗，則下啓開元之極盛，有唐一代律詩與古文之體，最越前世，皆發於武后時，可謂異矣。□又武后子章懷太子亦有文采，章懷太子名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也，永徽間封潞王。上元二年，孝敬皇帝薨，其年六月，立爲太子，尋令監國，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1010

【武舍之中行】樂府相和歌瑟調曲篇名。按四篇古辭均亡。前二篇題與鏡歌同。不知內容是否一樣。

【武當山】⁹⁰一本。清李玉撰傳奇。

【武判】⁹²北平流行俗曲（單絃）中華印刷局鉛印本。

本。

【武恪】⁹⁷伯威，元——三二七頃宣德府人。少游學

江南，吳澄薦入國學肄業。明宗在潯邸，選為說書秀才。及從鎮雲南，明宗欲起兵陝西，恪力諫不合，遣還，遂隱居教授。文宗時，屢為薦擢，皆不就。恪好讀周易，從學者多有成就。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元史本傳）

【職思齋文稿】¹³¹⁵一卷。清烏程徐葉昭撰。附徐氏遺

文二卷。徐學堅撰。有咸豐刊本。

【職思集】²一卷。清泗州陳階平撰。有道光刊本。

【弘正四傑】¹³²⁰李夢陽倡言復古，為之犄角者有何

景明，為之羽翼者有徐禎卿，邊貢，乃號稱「弘正四

傑」。

【強齋集】¹³²³十卷。明殷奎撰。奎出於揚維禎之門，其

文爾雅深厚，有經籍之光，雖不以文名，而視宣德以

後之雕章繪句，已卓然古格矣。有明洪武十五年余胤刊本。明刊本。

【強至】¹幾聖，宋——一零六零頃杭州錢塘人。慶歷

進士官泗州掾。以荐歷浦江、東陽、元城三縣令。嘗佐

韓琦幕府。琦為宰相，欲荐充館閣，不果。官終祠部郎

中。至為文簡古不從俗，有祠部集四十卷。（宋史藝

文志）韓忠獻遺事一卷。

【強至詩】⁵⁰其文章簡古，力追古人，詩則沈鬱頓挫，

氣格頗高，四庫提要謂其在北宋諸家中，可獨樹一

幟。⁸¹⁴

【強行父】²¹宋——一一二六頃人。著有唐子西文錄

一卷，所記皆唐庚論文之語。

【強佑三鄉題】²⁴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強恕齋文鈔】⁴五卷。清張庚撰。中傳誌之文居十

之七。有乾隆刊本。

【強恕齋文鈔】⁴四卷。清瑞金揚以儼撰。有康熙刊

本。

【強恕堂詩集】⁹八卷。清高之騏撰。詩學西崑香奩

之體，姿致有餘。

【強國五更】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強風情】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殘夜水明樓詩集】四卷。清新陽顧昀撰。有道光

刊本。

【殘唐五代史演傳】六十則。有八卷本題「李卓

吾批點」有圖，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六卷本題「玉

茗堂批點」每回附評，仍作卓吾云云，有圖，半葉十

一行，行二十五字，坊刻十二卷本，題「貫中羅本編

輯」。首長洲周之標君建序。

【殘本唐語林】二卷。以永樂大典所載攷之，即王

謹之書佚其八卷耳。

【殘本諸儒臆論策學統宗】二十卷。元譚金孫編。

是編雜選宋人議論之文，分類編輯，以備程試之用。

【殘本雲川閣詩集】九卷。清杜詔撰。是編而僅有

古體詩，又起於卷三，終於第十二。

【殘本經史緒言】一卷。清朱董洋撰。是編名似筆

記，實則文集。

【殘本湖陵江氏集】五卷。清江八斗編。輯其先世

詩文，分體編次，以成此集。

【殘本成仁遺稿】五卷。明舒芬編。自序云行篋中

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長嘯集一冊，文有

疊山詩文集二冊，因訂其謬脫，並取宋史本傳與祠

記銘狀祭文輓詞之類各附於後，總題曰成仁遺稿。

今是編枋得詩文附錄皆無之。

【殘本賦清草堂詩鈔】六卷。清張棠撰。其詩欲以

風調勝，而骨幹未道。

【殘本光嶽英華】十五卷。明許中麗編。此書傳本

殘闕，僅存七言律體一門。唐後即接以元明，不錄宋

金。

【殘春將盡】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殘春風雨過黃昏】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

續譜木刻本。

【殘粧不整】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殘粧不整春山秀】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酸孤旦】¹³⁶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續選鉛印本。
【酸甜苦辣】²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酸賣徠】⁴一本。元曲中謂童子爲徠。全無名氏撰。
雜劇院本。

【功德詩】¹⁴¹²功德題，須言其生平學問操守，以爲立德立功之本，又須言其未任事時，所患何病，憂時懸望之意何狀，以爲立德立功之繇，然後詳敘其如何立功，如何立德，又須說到立德立功之後，如何光景，如何歌思在人，如何榮寵及身，或祝其異日再立功德，其所忌與紀述題略同。⁸⁶⁷

【功甫小集】⁵十一卷。清吳縣潘曾沂撰。有同治重刊本。

【功甫小集】¹⁴¹³五卷。清吳縣潘曾沂撰。有嘉慶原刊本。

【聽說離別】¹⁴¹³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聽說一聲】¹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酸 功 聽

選鉛印本。

【聽雪詞】¹⁰¹一卷。清常熟歸懋儀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聽雪軒詩文集】¹⁰²清同治閩胡友梅撰。

【聽雨齋詩集】¹⁰²二十六卷，補編一卷，別集一卷。清南城吳照撰。有原刊本。

【聽雨慶詞】¹⁰²⁴二卷。清錢塘孫雲鶴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聽雨詞】¹⁰⁷一卷。清陽湖汪士進撰。有道光刊本，在同盤集內。

【聽雨草堂詩存】¹⁰⁴一卷。清清河吳安謙撰。有光緒二十一年排印本，在小方壺齋叢書內。

【聽雨樓詩】¹⁰⁵一卷。清吳縣石嘉吉撰。有原刊本，在滂喜齋叢書內。

【聽雨樓詩鈔】¹⁰⁸清馬昶撰。

【聽雨軒餘記】¹⁰⁵一卷。題清涼道人撰。有乾隆刊本。

【聽雲閣集】¹⁰⁷清張衡撰。

【聽琴】¹⁰¹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本。

文 — — — — —

【聽琴】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聽殘玉漏】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刻本。

【聽鷓鴣山館文鈔】一卷。清丹徒戴槃撰。有原刊本。

【聽香齋集】十卷。清仁和胡瑛撰。有成豐刊本。

【聽香讀書山房遺集】清道光間德誠撰。

【聽香室詩鈔】清道光間潘誠貴撰。

【聽香館叢錄】六卷。清東鄉吳嵩梁撰。有原刊本，

在香港山館全集內。

【聽我胡謔】北平流行俗曲（急口令）霓裳續譜木刻本。

木刻本。

【聽泉詩鈔】二卷。清平泖張達慶撰。有道光刊本。

【聽秋山館詩鈔】十卷。清侯官林楓撰。有排印本。

【聽秋聲館詞話】二十卷。清無錫丁紹儀撰。有同

治刊本。

【聽秋書屋稿】清道光間喻懷仁撰。

【聽秋軒詩集】六卷。附贈言三卷。同人集一卷。清

句容駱綺蘭撰。有金陵龔氏刊本。

【聽秋軒贈言】三卷。清句容駱綺蘭撰。有金陵龔氏刊本。在聽軒詩集內。

氏刊本。在聽軒詩集內。

【聽秋軒閨中同人集】一卷。清句容駱綺蘭撰。有金陵龔氏刊本。在聽秋軒詩集內。

金陵龔氏刊本。在聽秋軒詩集內。

【聽潮集】二卷。清山陽阮芝生撰。有乾隆原刊本。

【聽桐廬殘草】一卷。附石拓遺筆一卷。清會稽王繼毅撰。有光緒刊本。

繼毅撰。有光緒刊本。

【聽松廬詩文全鈔】清道光間張維屏撰。

【聽松廬詩略】二卷。清番禺張維屏撰。有光緒三年刊本。在學海堂叢刻內。

年刊本。在學海堂叢刻內。

【聽松廬詞鈔】二卷。清張維屏撰。黃韻甫云：先生詞秀雋不凡。

詞秀雋不凡。

【聽松濤館詩鈔】十一卷。清安福阮文藻撰。有道光原刊本。

光原刊本。

【聽蟬聲交秋令】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譜木刻本。

【聽蟬書屋詩錄】清光緒間吳德純撰。

【聽月樓】二十四回。有清嘉慶二十四年。同文堂刊

本。清無名氏撰。首嘉慶壬申（二十四年）無名氏序。

【聽月樓遺稿】清光緒間嚴恆撰。

【聽月樓遺草】二卷。清休甯汪韞玉撰。有乾隆刊本。

本。

【聽鶯館詩鈔】清道光間張斌撰。

【珩齋文存】清道光間查元僑撰。

【珩齋詩餘】一卷。清海昌查元僑撰。有道光聽松聲樓刊本，在珩齋集內。

【瑣溪遺詩】一卷。清南通姜涓撰。有光緒刊本。

【琳齋詩稿】七卷。清江夏王景彝撰。有寶善書局刊本。

【耐庵遺稿】清咸豐間焦光俊撰。

刊本。

【耐庵類稿】七卷。清諸暨陳偉撰。有光緒刊本。

【耐俗軒】清申迺撰。

【耐俗軒詩集】三卷。清申迺撰。題詩惟作古體，無近體。古體又皆五言，無七言。多託意寓言之作，而其

運思取徑，頗為拔俗。然其間或有縱筆一往，傷於快

縱者。或有故以波峭取姿，掩抑示意，傷於纖佻者。或

有太涉理語，傷於寶相者。

【耐冷譚】十六卷。清仁和宋咸熙撰。有道光刊本。

【耐冷續譚】二卷。清仁和宋咸熙撰。有道光刊本。

【耐軒文鈔】十五卷。清金谿楊士達撰。有道光動異齋刊本。

異齋刊本。

【璉花詞】一卷。清武進唐祖命撰。有趙氏又滿樓刊本，在又滿樓所刻詞內。

【豬籠浸女】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確庵詩選】清陳瑚撰。

【確山駢體文】四卷。清臨海宋世榮撰。有張氏花雨樓刊本，張氏刊本，在花雨樓叢鈔內。

【破川詩鈔】二十卷。附詞鈔一卷。清海甯曹宗戴編。有光緒十八年雙山講舍刊本。又一本，二十卷，續鈔十六卷，附詞鈔一卷，續鈔一卷。徐仁沐、蔣學堅續編。有光緒雙山講舍刊本。

【破川詞續鈔】一卷。清海甯徐仁沐、蔣學堅編。有光緒十八年雙山講舍刊本。附破川詩鈔後。

【破川詞鈔】一卷。清海甯曹宗戴編。有光緒十八

年雙山講舍刊本。附破川詩鈔後。

【破川詞鈔】一卷。清海甯曹宗戴編。有光緒十八

年雙山講舍刊本。附破川詩鈔後。

【破川詞鈔】一卷。清海甯曹宗戴編。有光緒十八

年雙山講舍刊本。附破川詩鈔後。

【破川詞鈔】一卷。清海甯曹宗戴編。有光緒十八

年雙山講舍刊本。附破川詩鈔後。

年雙山講舍刊本，附破川詩鈔後。

【破紅州鼓詞】¹⁴⁶⁴二本又名雙掛印。北平流行俗曲。

廣益書局石印本。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²²⁷一本。元馬致遠撰。雜劇。有

元曲選本。這劇是寫「明妃出塞」的事，論者謂為元

曲中之傑作。末折寫昭君去後，元帝鬱鬱無歡，夜嘗

夢見昭君，醒後則正聞孤雁掠長空而悲鳴，其情調

至為淒楚。⁸⁸⁶

【破巢豔】²²⁹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破迷歌】³上海流行俗曲（仿開篇體）商務印書

館鉛印本。

【破夢史】⁴據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二引云：「平妖

傳之野，封神傳之幻，破夢史之僻，皆堪捧腹。」則亦

通俗小說也。

【破國謠】⁶上海流行俗曲（仿鳳陽花鼓調）商務

印書館鉛印本。

【破陰陽八卦桃花女】⁷一本。元王暉撰。雜劇。有元

曲選本。敘洛陽著名卜者周公與村姑桃花女鬪術

的事。⁸⁸⁶

【破金陵】⁸⁰¹⁰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破鏡重圓】⁸⁰¹¹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

【破鏡重圓記】⁰河南流行俗曲（鼓兒詞）文光堂

木刻本。

【破鏡傳】²⁵河南流行俗曲（鼓兒詞）木刻本。

【醋淹藍橋】¹⁴⁶⁶廣東流行俗曲。以文堂。

【醋海翻波】³⁸⁸福建流行俗曲（戲考）集新堂鉛印

本。

【醋葫蘆】⁴四卷，二十回。且笑厂評點小說。有明刊

本。前附圖二十幅。記刻工曰：「項南洲刊。」日本內閣

文庫藏。明無名氏撰。題「西子湖伏雌教主編。」首筆

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序。及且笑厂主人說原書

引吳石渠療妬羹則亦晚明人也。

【碟舞昇平】¹⁴⁶⁹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連川詩集】¹⁵¹³八卷。明施峻撰。朱彝尊謂平叔以七

律自詠。然殊不見好。諸體過修邊幅。未免氣餒。

【珠塵集】¹⁵¹⁹二卷。清吳縣吳嘉淦撰。有道光刊本。

【珠玉詞】¹一卷。北宋晏殊撰。宋初如王禹偁、錢惟演輩，亦有小詞。王之點絳脣、錢之玉樓春，雖有佳處，實非專家。故宋詞應以元獻為首。所作浣溪沙，有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之語，為一時傳誦。相傳下語為王琪所對（見後齋漫錄）無俟深考。即重頭歌韻響琤琤，入破舞腰紅亂旋，亦僅形容歌舞之勝，非詞家之極則。總不及此詞之俊逸也。宋初諸家，靡不祖述二主，憲章正中，同叔去五代未遠，馨烈所扇，得之最先。劉放中山詩話，謂元獻喜馮延巳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此語亦是。第細讀全詞，頗有可議者，如浣溪沙之「淡淡梳妝薄薄衣，天仙模樣好容儀。」訴衷情之「東城南陌花下，逢着意中人。」又「心心念念，說盡無憑，只是相思。」諸語，庸劣可鄙。

已開山谷三變俳語之體，余甚無取也。惟「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二語，較「無可奈何」勝過十倍，而人未之知，可云陋矣。有汲古閣刊本，袖珍本，孫仲容有舊鈔本，珠玉詞小山詞共一冊，與毛本略有異同。⁸⁷⁸

珠

【珠巢存課】²²二卷。清祥符周之琦撰。有原刊本，在心日齋詞集內。

【珠泉草廬詩鈔】²⁶清光緒間廖樹蘅撰。

【珠江水】³¹廣州流行俗曲。石印本。

【珠浪垂來】³³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續選鉛印本。

【珠英學士】⁴⁴據舊唐書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說，武后久視之年（紀元七零零年）詔令張昌宗、定州人、易之弟、武三思等撰集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于是乃廣招文詞之士入禁中參與修撰，共計凡四十七人（此依晁說，舊唐書則僅說二十六人）。

現在晁氏書所錄之珠英學士集久已亡失，不能知道那批學士的數目究是多少，其見諸傳記所載者，則僅有宋之問、沈佺期、李嶠、員半千、武三思、崔湜、崔融、張說、徐堅、閻朝隱、徐彥伯、富嘉謨、劉知幾、劉允濟、喬備、尹元凱、李適、王無兢等十餘個。這樣，所以稱他們為「珠英學士」¹⁰⁰⁹。

【珠樓遺稿】⁴⁵一卷。清平湖徐貞撰。有乾隆五十九

年刊本，在海昌麗則內。

【珠串記】一本。明沈璟撰。傳奇。

【珠簾掩映芙蓉面】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

續譜木刻本。

【珠光集】四卷。清福州薩蔡倫撰。有排印本。

【臻齋集】四卷。清海昌查元僖撰。有道光刊本。

【疎影落銀河】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疎影樓稿】一卷。清三山許德瑗撰。有乾隆刊本。

【融齋詞】一卷。附曲一卷。清興化劉熙載撰。有光

緒刊本，在劉融齋遺書內。

【殊恩唱和集】一卷。清華陽卓秉恬撰。有道光刊

本。

【建皇圖】一本。清朱佐朝撰。傳奇。

【建安文學】漢代文學至漢末起了一個大變化。

就時代說，東漢至靈帝、獻帝時，太平時代已經過去，天下已經很紛亂了。漢末的文人再沒有那樣安閑的功夫，花費百多天來作子虛上林，花費十年來寫兩京賦了。他們只好在戎馬倉惶中，橫槊賦詩；他們

只好在客居異鄉的時候，登樓作賦。他們再也歌詠不出太平時代的美景勝事，再也做不出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一般人的賦出來了。漢末的文人是亂世的文人，他們寫的是亂世的社會生活，是作者自己抑壓不住的情感流露。他們的作風，不是悲壯高曠，便是淒涼悲哀，不像以前的辭賦，只是一味的「靡靡之音」了。這是漢末文學的特色。在文學史上，這個時期的文學被稱為「建安文學」（公元一九六—二二零）。漢末文學，以建安時期為中心，這個中心時期的文學，又以詩歌為主幹部分。這顯然是民間的歌謠發展到文人的社會裏來。在建安前的百多年，已經有文人在試作詩歌，如班固的五言詠史詩。那時因為文人作詩的風氣未開，故班固只是採用民間的詩體，而不敢模擬民間的作風。他的詠史詩實嫌倫理忠孝的氣味太濃，做得並不。好。直到章帝和帝之際，傅毅、張衡等出，才大膽地模仿民間的作風來做詩，才做出五七言好詩來。張衡、傅毅們的賦都是讀來令人煩厭的，而他倆模仿民

間作風的詩却寫得怪清新可愛，可見詩的時代是來了。到了建安期，詩壇益繁盛。建安的文人雖一方面做賦，一方面做詩，但他們做出來的賦遠比不上他們的詩。如曹植的七哀詩與出婦賦都是寫少婦的哀怨的，而出婦賦實不如七哀詩的寫得好，這很顯然證明詩體是比較賦體更爲適宜於抒情寫意的文學體裁。從建安時起，詩歌便成爲正統文學的主幹了。建安期的文壇，曹氏父子實爲領袖人物。他們都是天生多才的文學家，又復敬愛文士，以帝王的資格來提倡文學，使「天下才人，競集魏都」。文學遂感第一個就要說的是曹操。操字孟德，諱人（一五五—二二零）他在政治舞台上是一位不世出的英雄，在文學界亦是一個怪傑。他的作風憑着一團豪氣，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試讀他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風調悲壯，氣魄沈雄。至他的苦寒行則更變爲剛勁蒼涼，不許第二人寫得出來。曹操半生戎馬，指揮疆場，浩然雄氣，直冲雲霄，故他的作品力道甚足，風格甚高。

建

只可惜他所傳的作品不多。曹丕字子桓，操長子（一八七—二二六）他在政治上也是一位大野心家，把漢朝的帝國奪了。可是他的作品却絕沒有雄勁氣，風調清綺，閑雅婉約，風流談藝，錄稱其「資近美媛」。曹丕的文章也做得很好，他的典論，論文是古代一篇有名的文學批評。在曹氏父子中最負文譽的要算曹植了，他是屈原以後最大的詩人，是建安期文壇的大權威。植字子建，丕之弟，相傳他十歲即善屬文，與曹丕並負文名。有「七步成章」的佳話。他爲人「性簡易，不治威儀，任性而行，飲酒不節」，完全是一個浪漫文人。雖貴爲封藩之王，而爲曹丕所忌，遂徙他鄉，鬱鬱不適志，後以愁苦過甚，病死，年只四十一歲（一九二—二三二）世稱陳思王。曹植的最大成就是在詩歌方面，他的詩歌受樂府古辭的影響甚深。曹植以貴公子而處憂愁不堪之境，故所作多言哀情。他不僅懷想京都的時候，要興「朔風」之歎，他就看見白鶴，看見蟬，看見鸚鵡，都要引起他的哀思，發爲哀吟。在他的集子裏面，哀楚動

文——一——一〇七

人的詩至多。作者在這樣桎梏的環境中，所想要的只是無拘無束的自由，野田黃雀行中有「飛飛摩蒼天」句，但只是曹植的幻想，這位薄命的詩人終於是因厄而死的。鍾嶸詩品列曹植爲上品，並且稱道他的詩說：「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這十六個字的批評，我以爲說得很好。曹植的詩，聲調諧協，字句精工，故論者稱他「文如繡虎」。可是，從此便漸脫民間詩的俚俗風味——也可以說漸脫民間詩的好處——變成文人化的詩了，已漸開兩晉六朝詩的綺靡風氣了。■曹氏父子而外，號稱「建安七子」（或稱「鄴下七子」）的孔融、阮瑀、陳琳、王粲、徐幹、應瑒、劉楨，都是漢末的著名文士。曹丕典論論文有一段批評七子的文章很好：「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奇氣，非祭之匹也。如祭之初征，登樓槐賦，征

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偶也。應瑒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在七人中，孔融早爲曹操所殺（一五三—二零八），其餘六子都是曹家養的食客。說到他們的辭賦，大多數是些藻飾的文章，沒有文藝價值的居多（曹植的賦亦不足讚美）；只有詩歌方面，還少可舉例者。如孔融哀兒死的雜詩，阮瑀寫孤兒苦的駕出北郭門行，都是很能動人的作品。寫得最哀楚動人的，要算陳琳寫邊禍悽慘的飲馬長城窟行，那是一篇絕妙的哀歌，原是模擬樂府古辭而來的。■在七子中，王粲要算最負文譽的一個。劉勰稱他：「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龍才略篇）其七哀詩是寫漢末大亂的情形，是一篇極好的悲劇詩。建安文人很喜歡用詩來寫當代的社會問題，顯然是受了樂府古辭的影響。在他們的賦裏面是絕找不

出這樣有時代背境的作品。□說到這裏，我們絕不可忘却還有一位多才的女作家蔡琰。她曾經寫下一篇很長的悲憤詩，敘述漢末變亂時自己的遭遇，更是一篇悽愴動人的作品。蔡琰是漢末有名的文學家蔡邕的女兒，有才學，初嫁衛氏，夫死無子，寡居娘家，於興平年間，正值董卓亂時，爲胡騎擄去，居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憐蔡邕無嗣，派人用金贖贖她回中國。後嫁董祀。這首詩是她回國後追述其經過的哀楚全文共五百四十字，係作者自寫她的實感，真是血淚染成，感人至深。建安時期的詩歌，這要算是第一篇鉅製。□以上說的是漢末建安文學的大概情形。至建安末年，王粲、陳琳、徐幹、應瑒、劉楨都同時死了；(二一七)阮瑀則死得更早；(二一二)其他的文人如禰衡、楊修、路粹、吳質、丁儀、丁廙、邯鄲淳、荀緯等都先後殞落了。至魏文帝黃初(二二零)——二二六)以後，曹丕和曹植也離開了人間。於是，燦爛的文壇，便如雲雨消散。1018

【建安文學特色】在建安文學復興原因一條內

建

所述建安文學之復興，可謂極一時之盛，若考當時作品，也不過是樂府詩、古詩及辭賦，皆漢代固有的東西，並沒有什麼簇新的文體發生，何以值得那樣鼓吹呢？殊不知那些文體雖前代所固有，他們底作風就與前人大大的不同了！現試分別述之如下：□

(一)樂府詩——漢代樂府大體可分爲兩類：一類是因樂譜而製的詩；一類是採詩而後製樂。嚴格說來，那所採的民間歌謠，本是里巷之間信口吟哦的村俗小調，沒有一定的曲譜，比較活動得多，尚能自由描寫。至於文人按譜填出來的樂府，那就呆板拙滯，毫無生氣了。曹氏父子天才特別的高，他們一方面依照樂譜，一方面自作詩，乃能合兩者之長，並一爐而冶之，這確是難能可貴的了。劉勰文心雕龍說：「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詔夏之鄭曲也。」

三祖是指的魏武帝曹操、文帝丕、明帝叡三人。劉氏因他們志存淫蕩，辭多哀思，故說他們才氣雖高，音

節平凡。談到音節方面，我們無從證明了。不過他批評他們「雖三調之正聲，實詔夏之鄭曲」。攷隋書樂志載：「清商三調並漢來舊曲；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足見他們還是依用漢代舊譜，並靡有別製新聲。何能以他們詩的思想及辭句不高，並說他的音節不好呢？而且就以思想及辭句而論，漢人饒歌中的有所思、上邪、相和歌中的婦病行、孤兒行，何嘗不淫？何嘗不哀？曹操的度關山，步出東門行，何嘗不雅正呢？總之劉氏這種偏見的話，沒有多大的價值。我們現在看漢人樂府，除去採用民歌以外，其郊祀歌、鼓吹曲、舞曲中，不外頌揚的文辭，內容實在簡單。至魏代樂府，內容複雜得多了。稽其類別，約分三項：(甲)寫景詩：從前人詩中寫景的句子很多，但沒有一首純粹寫景詩。自曹孟德步出東西門行，第一首觀滄海云：「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濤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

哉！歌以詠志。」這首寫滄海景象，中間山水樹木四句，雖平鋪直敘，至秋風二句，較爲振作。下云：「日月若出其中，星漢若出其裏。」用想像寫法，尤覺警策。這尚不是他最高的藝術。其五言苦寒行云：「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太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道，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這首描寫北方山水荒寒氣像，極其蒼勁；而且音調昂激，確能表出他深沈雄鷲的人格。皆中古寫景詩的先聲。其後子桓善哉行前二解，丹霞蔽日行，鈞竿行，芙蓉池作，也是寫景的。他辭句雖較寫麗，氣魄反不及乃翁沈着了。(乙)記事詩：古樂府相和歌中如婦病行、孤兒行，皆是記事底詩歌，內容非常沈痛；然其句讀長短參差，讀者苦其艱深晦澀；而且各篇中皆有「亂曰」一節，章法亦近楚辭。這大概是第一期的

作品。陌上桑一首，全篇皆用五言，句讀明順，內容淺顯。比較算是進一步的作品了。至古詩爲焦仲卿妻作，竟成一千七百餘字的長篇記事詩，進步未免太快，恐怕不是當時人所能作。到建安時代，曹子建著白馬篇，名都篇，寫幽并俠士，京洛少年，專記一人行動，足以推見一代風氣。王粲用此法以作古詩，其七哀第一首中段曰：「出門無所見，白頭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用最簡單的幾句話，寫出最淒慘的一段事實，令人讀之，當時兵災慘酷，民不聊生的情形，可以想像得之。這是最經濟的手腕，節取片斷事實，代表一時代的現象。實唐杜甫「三吏」「三別」詩之所本，記事詩之最上乘也。（丙）抒情詩古樂府中抒情詩也不少，但採自民間者尚有可觀。若郊祀鼓吹等歌中多阿諛頌禱之辭，所抒的情感未免太膚泛淺薄了。建安詩人抒情之作，各有其特殊的風格，我們一讀，就覺得作者人格，隱現於字裏行間。這就是真情流露

的表徵。若隨意敷衍，通用雷同，還有什麼情致可言呢？我們試讀曹孟德的短歌行，薤露歌，蒿里行，苦寒行，卻東西門行，即感到他豪放雄武的人格，凌厲無前，如見他把酒臨江，橫槊賦詩的氣象。讀子桓的善哉行，燕歌行，丹霞蔽日行，就不同了，便覺他清麗委婉，典贍可玩。陳思王之作，又與其父兄不同，謝靈運鄴中集詩，敍說他「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所以他的詩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兼有其父兄之長，而有自成獨立的風格。謝靈運又說：「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陳琳、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徐幹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應場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阮瑀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他們各因所處的境遇不同，故所抒的情致各異，總不失各人本真的面目。故與古樂府詩之混糶者不同。以上述建安樂府詩的內容，至其詞調音節，再於下文詳之。□（二）五言古詩——五

言古詩成立於建安以前，然其時僅流行於民間，故其詞多直率，靡有驚險之句，奇闢之思，到了建安文人手裏，面目就大不同了。試分數項比較之：(甲)用字：古詩用字，無多修飾。如云：「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這種疊字在詩經時代已用慣了，他們還沒有若何進步。至千桓芙蓉池作云：「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於玄武陂作云：「黍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柳垂重蔭綠，向我池邊生。」詞藻已覺絢爛。子建筵篔引云：「驚風飄白日，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道。」侍太子坐云：「白日曜青春，時雨淨飛塵，塞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公燕云：「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用字更加妍美，非率筆成章，矢口直陳者可比。(乙)造句：費錫璜漢詩總說云：「詩至宋齊，漸以句求；漢人高古天成，意旨方且難窺，何況字句。」是六朝人詩方有清辭麗句，漢詩不可以

辭句求。若建安詩則與漢詩微有不同，已開六朝人的門徑，故其詩有工於起句者，如：「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曹植五游詠)「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曹植泰山梁甫行)「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曹植野田黃雀行)「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曹植怨歌行)「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曹植贈徐幹)「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曹植贈白馬王彪)「有工於偶句者，如：「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曹丕於玄武陂作)「君若清路塵，妾爲濁水泥。」(曹植七哀)「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曹植雜詩)「從軍度幽谷，驅馬過西京。」(曹植贈丁儀王粲)「微風起閨闥，落日照階庭。」(徐幹情詩)「有疊字成句者，如：「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曹丕見新婚與妻別)「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每後一首第一句，必疊前首末二字，亦屬此例。(丙)立意：古詩多述人事，如逐臣棄婦，朋友闊別，游子思鄉，死生新故之感，其詩皆因緣世變，發於

主觀者多。靡有能超出人間，寄懷於理想界者。就是「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一首，亦不過借牽牛織女兩星爲象徵，寫男女之慕悅而已。又嘗言「服食求仙」，然而仙境如何，則未嘗言及。至曹子桓折揚枝行云：「西山亦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有羽翼，輕舉乘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於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憤憤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子建苦思行云：「綠蘿緣玉樹，光耀祭相輝。下有兩真人，舉翅翻高飛。我心何踊躍，思欲攀雲追。鬱鬱西嶽巔，石室青蔥與天連。中有耆年一隱士，鬚髮皆皓然。策杖從我游，教我要忘言。」又平陵東行云：「閭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仙期。東上蓬萊採靈芝，靈芝採之可服食。年與王父無終極。」其餘如遠游篇、飛龍篇，這類的詩甚多，他們皆能將理想的仙境，表現於詩中。與郊祀歌中

建

帝臨，惟泰元諸歌寫神祇多屬於秘密的，不可使世人想像者不同。此由寫實而至於理想，詩人意境之一大變遷也。（丁）音節。古人不講平仄，故古詩中沒有音節可言。這是漢魏以前普通的現象。但建安時代的詩雖不能平仄調和，而各有他們自然音節。如曹孟德的苦寒行，讀之覺其蒼涼悲壯；子桓的燕歌行，讀之覺其悠揚委婉，各有一種天然的節奏。子建的詩如贈徐幹、贈白馬王彪，則屬於前一派；名都篇、美女篇則屬於後一派。他可算得兼有父兄之長了。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谷之作，仲宣灞岸之篇；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前式。」他以子建贈丁儀王粲詩「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兩句，及仲宣七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兩句，爲音律調韻。問他們的音律何以調呢？沈氏又說：「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就是說他們雖不明平仄，然不知不覺之間，自然與之暗合。這就是天然的音節，非人力所製成。鍾嶸詩品敘則謂：「古

文————一一三

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可知建安人詩皆可合樂，故有音節可言。謂與人力無關，尚非可信的議論。■(三)七言詩——七言詩是從楚調詩變來的。最初漢人做的七言詩，如高祖大風歌，武帝瓠子歌，秋風辭，天馬歌，昭帝黃鵠歌，淋池歌，及李陵別歌等，皆每句中間夾用「兮」字。這是第一期的七言，中間惟有司馬相如琴歌夾用無「兮」字句。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令其翱翔。」中間三句不用「兮」字，夾置於一首之中。至東漢安帝時，張衡作四愁詩，除第一句外，其餘皆爲七言。如一思曰：「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道遙，何爲懷憂心煩勞？」以下三首皆一例用「兮」字句起，用七言句接。這是由楚調派變成七言詩的遺跡，可算得第二期的七言詩。至曹子桓作燕歌行，七言詩乃完全成

立其詞曰：「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莞莞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又一首云：「白日晚，晚忽西傾，霜露慘悽塗階庭，秋草捲葉摧枝莖，翩翩飛蓬常獨征，有似遊子不安寧。」這兩句可算是七言詩的始祖。但除此以外，不可多見。故建安雖是七言詩發生期，終不能算是七言時代。至漢武帝柏梁臺詩是首偽作，顧炎武日知錄已經辨明，用不着多說了。漢代樂府中所歌的樂府詩，與民間的古詩截然不同。至建安中則同出於文人之手，那就靡有大多大的區別了。本條言樂府時，每說到古詩，言古詩時，每引用樂府，即緣此故。■(四)辭賦——漢代詩歌不甚發達，其辭賦可謂麗巨闕衍，非後人所能幾及了。若謂建安辭賦也勝於漢人，這句話可以說嗎？試容我分析比較，以見優劣罷。(甲)就內容言，漢賦內容多

包括宇宙，總攬人物，誠所謂網羅宏富，較建安文人的賦繁複，不可以道里計了。然而摯虞文章流別論說：「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主，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事無常矣。文之繁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矣。」我看漢賦如兩京三賦，皆以事形爲主，無情義之可言。至建安之賦，如王粲登樓，因登高四顧，動其憂時感事，去國懷鄉之思，不覺行文低徊俯仰，一唱三歎，令人讀之，覺其言有盡而意無窮。這纔是「爲情而造文」和與漢代辭賦之「爲文而造情」者，孰得孰失？我們應當有個公正的批評罷？

(乙)就形式言：漢賦多長篇巨製，考其行文，無非得僻字駢辭，聯貫成句，如云：「其山則崆峒嵯峨，塘嵒崱刺，峩峩巖峩，嶽嶽屹嶽；其木則檉松楔稷，椶柏柎樞，楓柙楛樞。」這類生僻的字，堆積在一處，簡直同字典一樣。若以這樣爲文學，則類書辭典皆是文學的上選了。至王仲宣的登樓賦，全篇無雕鏤之字，幽奧之詞，但以直抒胸臆，言足達意而止。較之漢

賦，覺着清疏得多了。劉熙載賦概說：「在外者物色，在我生意，二者相摩相盪，而賦出焉。若與自家生意無相入處，則物色祇成閒事，志士遑問及乎？」我看漢賦多闢靡跨奢，而生意索然；建安以後的賦，如稽康鼓琴，尚秀感笛，反比較有些情致。——漢賦最大的弊病，尚不在辭藻繁富，而在其文有定格，詞多填砌，成了千篇一律的東西，看不出作者的個性。到建安則不然了；曹丕典論，論文說：「徐幹時有齊氣；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皆是說他們各有特別的風格，故覺可貴。可惜他說的「祭之初征，登樓，槐賦，賦，賦，賦，思，幹玄猿漏卮橘賦，雖張蔡不過」的作品，現在大半不可見了。有人見此，以爲漢賦所述「爲京殿苑獵，述行敘述，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建安以後的賦，則「言務纖密，理貴側附，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斯小制之區，奇巧之機要也。」（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篇說）這種以題目範圍的大小，判文章高下的見解，未免遺笑後人。須知寓言寫物，即鶴鷄，

鸚鵡，各有可觀；情理不附，雖京都宮殿，亦何足取？舍內容而專論文題，尤非我所敢知了。■建安文學與漢代特異之處，顯然易見的就是漢代以辭賦為主，詩歌特其附庸；建安則以詩歌為主，辭賦爲其一體。又七言詩雖發生於建安之際，而當時作者無多；五言體發生於建安以前，當時作者特衆。故說兩漢文學是辭賦時代，建安文學是五言詩時代似無不可。觀劉勰明詩說：「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這是說五言詩到建安時候，用處比以前多，色彩比以前盛。漢賦雖也是篇題雜沓，文彩繽紛，而情致不深，勢同譜錄，反不如建安人賦較有趣趣。總說一句：建安最盛行的五言詩，漢人所不能爲，漢代最盛行的辭賦，建安較爲改進。這就是建安文學放異彩於文學史上的一個大原因了。1043

【建安文學復興原因】兩漢文學，至東都末年，日

就衰微，故劉勰文心雕龍時敘篇說：「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降及靈帝：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揚賜號爲騷兒，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此時文學界幾如雪地冰天，沒有一毫生氣。然當時貴族文學雖雕零殆盡，而平民文學方在萌芽，遇春風一吹，便抽條吐葉。所以不到數十年，文學界煥然放一異彩，就是建安時代了。考建安雖是漢獻帝紀元稱號，而政權實掌於曹操。其時李催、郭汜之亂初平，袁術稱帝，劉備起兵，孫權據江東之地，羣雄割據，戰禍方啓，天下人士正當逃生救死之時，安有閒功夫來商量文學呢？不知當此擾攘之秋，文學何以竟能復興呢？考其原因，約有數端，分述於後。（一）思想解放——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儒學，天下學者底思想，沈浸於禮教之中，不敢稍出其範圍。對於文學觀念也，以「發乎情，止乎禮義」爲標準，純粹抒情的文學，在他們目中看來，皆是些淫亂之詞，靡靡之音，宜高呼「放鄭聲」，摒之於詩書之外。就是詩經三

百篇，內中不乏男女慕悅之辭，如第一首關雎之什，感情何等熱烈！他們也單上禮教的面幕，說是「文王之化，后妃之德」，使讀者味同嚼蠟，沒有一毫意趣。至於他們自家底作品，除去稱揚聖君賢相的奇勳偉績外，惟有扯些閒淡，說什麼「諷一而勸百」的無聊話，供主上之玩賞而已；求幾篇真情流露的詩辭，在貴族文學中，如漢武帝李夫人歌，司馬相如琴歌，後漢張衡同聲歌，寥寥可數。求諸平民文學，如古詩十九首中比較反多。足見禮教妨礙文學底發展，是確無疑義。到桓靈之世，宦官與學者大起衝突，鬧出一場空前的黨錮大禍。從此以後，廉節之士多明哲保身，避跡山林。一般人苟且偷安，漸厭禮文之拘謹，以通俗爲清高。曹操當國，崇尚跣弛之士，輕視貞節之行，舊有禮教乃不爲天下所注重。文學生機至此遂勃然興盛，不復受他力束縛了。□（二）學術變遷——兩漢之時，學者致力經術，辨析章句，鑽研聲音訓詁，有童年從事，白首不能通一經的。他們畢生精力，都消耗於經傳之中。言其效果，能使周秦遺

建

籍，釐然理解，未嘗不有功於後世。然而這種專門事業，竟可任一部分學者爲之，若率天下聰明才知之士，人人皆墨守陳編，窮年矻矻，思想界還有什麼人來求革新？文學界還有什麼人來謀進步呢？況乎研究經籍，亦以解釋正確，考據詳明，求得古人立言的本意，古代歷史的真象爲止。若他們各自爲說，立異眩奇，穿鑿傳會，不獨毫無發明，反加上一層障礙，使人覺得他們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不知何所適從，難怪後人漸漸厭惡他，破碎支離，棄而不顧，別闢一新途徑了。這就是建安時代經學衰微，文學復興的一大因緣，與當時反對禮教的思想有密切關係。□（三）平民文學復興——中國古代本靡有專門文士，所有詩經三百篇中，除去頌詩出於巫祝之手，而外其餘風雅之詩，多半採自民間。楚辭中的九歌，也是民間祭神之作。古代平民文學是何等的發達！至屈原政治失敗，作賦發抒牢騷。其後宋玉、唐勒、景差，乃以文學爲終身職業。漢人枚乘、司馬相如，直到揚雄，更以此爲吃飯的工具，不能不受王侯利用，甘心自

處於俳優地步；製成許多矯揉造作的作品，來獻媚求榮，供主上之一祭。他們的主人樂於趨承，當然承認他們這種阿諛文字爲上品；他們也就習非成是，高聲吟道：「斯文在茲！」以此爲文學正統了！他們目中看那些民間流行的直率抒情的詩歌，不斥他爲「鄭聲」爲「淫辭」，已算是寬容大度了；安能把這種作品來與它們相提並論呢？然而當時文學上雖沒有平民的地位，而樂府裏還是收羅趙代、秦、楚之謳，以備一格；到了東漢章和以後，貴族的勢力日就陵夷，逢迎他們的文人也日見減少，那些富麗堂皇的辭賦更不可多見，平民文學乃引起一般人注意；甚至那班模古的文人也高興來做一二首，如班固詠史等，雖形似質非，也可見得文學的趨勢漸漸轉移。到桓靈以後，秦嘉、蔡邕、鄺炎、趙壹等，大家皆來作這種新體詩了。至建安時代，這種新體詩居然戰勝舊派貴族文學而獨立。這不是平民文學復興，變得到這個結果嗎？

（四）文會發達——孔子雖然說過「以文會友」這句話，然而古人聚集許多朋友同做

一種文體，互相摩練，這種現象實不可多見。若楚襄王之徵集宋玉、唐勒、景差、漢梁孝王之廣招鄒陽、枚乘、嚴忌、司馬相如等人，雖也像一種文會，但是楚襄王、梁孝王那班人皆不學無才，不配做文人的領袖，不能提倡出特殊的風氣。漢武帝天才比較高得多了，但是他好大喜功，喜說惡直，所收容的一班文人，也沒有幾個創作的天才，仍然不能轉移一代的文運。若建安時代曹操以一世之雄，獎勵文學，其子丕植又以公子之尊，愛才若命，曹丕與吳質書說：「昔日游處，行則連與，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面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可見他們當時詩文之命的樂趣。因此，一時才雋，如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及吳質、揚修、丁儀、丁廙一班人，大家雲集鄴下。這實在因曹氏父子皆是作家，確能領袖文壇，執一世之牛耳。一時從之游者，莫不乘風雲際會，追隨其間。所以鄴下文章千載稱盛了！

以上述建安文學復興的原因，粗

舉其犖犖大者，有這四種。其餘原因尚有，不必瑣述了。1043

【建安七子】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從西歷一六六年至二一九年。這是中代詩史上第一個光榮的時期。在這時期的詩人有所謂「建安七子」。七子之稱，始見於曹丕典論的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驎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從此「建安七子」便成文學史上的習語了。今依次分述於後。

孔融（西歷一五三——二零八年）在七子中年最長，乃孔丘二十世孫，字文舉，魯國人（今山東兗州附近）。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李膺許為偉器。十三喪父，哀毀逾恆，兄褒以事繫獄，融與兄爭死，這兩件事都可表示他至性過人。後辟司徒楊賜府，尋舉高第，為侍御史，又辟司空掾，拜中軍侯，遷虎賁中郎將。以事件董卓轉為議郎，後舉為北海相。建安元年，獻帝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時曹操雄詐漸著，他常以

詭詞嘲之，深為操所忌憚；郗慮承望風旨，以做法奏免融官。他對董曹兩人的態度，又可表示他的骨格。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時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圖不軌，又與禰衡跌蕩放言，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所著有春秋雜議難五卷，集十卷，今存詩八首。其中六言詩三首有云：「從洛到許，巍巍曹公憂國無私。」與融平日言行不合，疑出偽託。又「歸家酒債多」一首，亦疑由他的「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二句衍來，都不甚可靠。即使真是他做的，那也與離合詩及臨終詩亦是同樣的不高明，我們可以不管。（離合詩是一種字謎，「魯國孔融文舉」六字，臨終詩是一首淺薄的教訓詩。）比較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雜詩兩首。第一首說：「呂望老匹夫，苟為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其風格頗不與建安相似。然首段用「巖巖」「赫赫」「昂昂」疊字，則與十九首為近。第二首似是哭殤子之詩，如云：「塞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飄安所依！」這幾

句頗極沉痛。在孔融的詩中，這一首是最好的了。□
 後孔融四年死的是阮瑀（西歷？——二二年）字元瑜，陳留人（今河南開封附近）少受學於蔡邕。故解音律，能鼓琴。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不就。曹操亦聞其名，辟之，他逃入山中。操焚山得瑀，請他做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出其手。如初征荊州時，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時，又使作書與韓遂。他作書與遂時，正從曹操出行，因於馬上作成，操掣筆欲有所改定，而竟不能增損。後爲倉曹隸屬，建安十七年卒。有集五卷。曹丕稱「元瑜書記翩翩」，然而並不以詩見長。他的詩今存者十二首，可說沒有一首是高明的。比較的可算是他的傑作的大約是駕出北郭門行，例如速一孤兒的話。「親母舍我歿，後母憎孤兒。饑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屋中，父還不能知。」胡適說「也是一篇社會問題的詩」，但又說「是笨拙的白話詩」。如篇末「傳告後代人，以此爲明規」二句，即是蛇足。所以在七子中，他怕是殿尾的一位。

了。□西歷二一八年，是詩史上損失最大的一年。二一八年曹丕與吳質書說：「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即指此事。生年可考知的只有徐幹（西歷一七一——二一八年）他字偉長，北海人（今山東昌樂附近）事蹟不詳，只知道做過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中郎將，文學。裴松之魏志注引先賢行狀說：「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他的詩今存九首，最重要的要算室思六首。後代選本有以前五首爲雜詩，末一首爲室思者，實誤。當從玉台新詠合爲一題。六首所寫的都是別離後女思男之詞。不僅是徐幹的傑作，簡直可算曹植時代的傑作之一。我們隨便抄其中的兩首：「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詞……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其三）「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譏。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其

六) 第三首的「自君之出矣」四句，歷來擬者極多，然都不免「畫虎」之誚。第六首兩個「想君」，「具見詩人溫柔敦厚之教，這才當得起「怨而不怒」的評語。詩中句子頗有與古詩十九首相近者，如第二首的「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這可與「相去日已遠」思君令人老」人生寄一世」忽如遠行客」等句參看，但不知究竟誰抄誰。■陳琳(西歷?——二一七年)字孔璋，廣陵人。(今江蘇揚州附近)初爲何進主簿。進召四方猛將，脅太后以誅宦者，琳諫不聽。後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最著名的是爲紹移書曹操的書及紹敗，琳歸操，操說「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不怪他，反令他作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草軍國書檄甚多。操苦頭風，一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說「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後徙門下督。有集十卷，今存詩四首。其中有一篇飲馬長城窟，行足最可注意的一位去「築長城」的「男兒」憤憤然說：「男兒當當格鬪死，何能怫鬱築長城?」他自問無

生還之望，故「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時時念我故夫子!」最沉痛的是「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衣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其風格與建安詩人頗不相類。牠實開唐人諷諭的新樂府的先聲。全詩三之一爲七言，也是特殊的。■應瑒(西歷?——二一七年)字德璉，汝南人。(今河南汝陽附近)祖父奉(字世叔)及伯父邵(字仲遠)俱以著述名世，爲漢儒者。邵弟珣(字季瑜)爲司空掾，即瑒父。曹操辟瑒爲丞相掾屬，轉爲平原侯(植)庶子，後又爲五官中郎將(丕)文學。有集二卷，今存詩九首。我們上文說，以詩而論，七子中要算阮瑒做殿尾。阮瑒而外，應瑒也可陪他同坐個末席。差強人意的，是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中自敘身世的一段，他以「朝雁」自喻，說「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然而下文「公子敬愛客」幾句，又落了阿諛的套調了。所以雖上引

幾句也可說是「梗概而多氣」，而終不能算傑構。

□劉楨（西歷——二一七年）字公幹，東平人。今山東泰安附近。父梁（字曼山）亦有文才，終於野。曹操辟楨爲丞相掾，屬辭旨巧妙，爲諸公子所親愛。丕嘗特賜廓落帶一天，丕宴請諸文學，命甄夫人出拜，楨平視不伏。曹操有點不高興，然也沒有重責他。在七子中，他是第一個以詩見稱的。曹丕與吳質書說：「公幹有逸氣，但未遘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魏志注引魏略）詩品也說：「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誇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思王以下，楨稱獨步。」現在楨詩之存者計十五首。依詩品的標準看來，賜五官中郎將四首的第三首可算是他的代表作：「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終夜不遑寐，敎意於濡翰。明燈曜閨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然而鍾嶸所賞識的，只是劉楨的一方面——慷慨磊落的一方面。這是他的抒情詩的

特點。他的另一方面，則可舉下列幾句爲例：「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公讌）「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贈徐幹）這種寫景詩的特點是輕妙秀麗，也是劉楨的一方面。我們必須認識他的兩方面，方知他怎樣的「妙絕當時」。還有一點我們附帶要說及的，便是他所受詩經的影響，例如「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萬舞在中堂」「聊且爲大康」「四牡向路馳」「勉哉脩令德」「儷俛安能追」「磷磷水中石」「安得肅肅羽」「會戰此中唐」等句。這可證明他受古文學的薰染很深。最後，我們要講到王粲（西歷一七七——二一七年）祭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今河南修武附近）曾祖龔（字伯宗）及祖父暢（字叔茂）均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年僅十四。蔡邕見而奇之，說：「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一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不就。到荊州，依劉表，以貌寢不見重。表卒，祭年已三十二。曹操辟

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他的記憶力極強，以博洽著稱。他長於算學，更長於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有集十一卷，今存詩二十六首。在七子中，受詩經影響最深的，除劉楨外，便算王粲。最顯著的如太廟頌（即顯廟頌）之仿周頌，贈蔡子篤詩及贈士孫文始等篇之仿二雅。大概他倆受古文學的薰染最深，而在詩的技術上也最成功。我們抄他的詩兩首爲例：「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懷，悽愴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霑吾衣。迴身赴床寢，此愁當告誰！」（從軍詩之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七哀詩之一）詩品所謂「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贏」者，便是。從軍詩惜多阿諛語，然尚有沈鬱頓挫之致。七哀詩的「西京亂無象」一首，本是王粲著名的傑作，而「未知身死處」二語尤爲沉痛。其餘幾篇，未能稱是。就大體看來，他似乎上了博洽的當，故

碑 碣

其詩典贍則有餘，自然則不足。有幾句好像後代的拗律句，如「蘼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從軍詩之五）「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雜詩）「北臨清漳水，西看柏陽山。」（雜詩四首之一）這真是所謂「建安體」的詩，下開六朝詩人的風氣的。□我們縱觀七子的詩，當以劉楨、王粲爲最佳，應瑒、阮瑀爲最下，徐幹、陳琳、孔融三人可列入中等。然而他們都同樣的輔助曹植造成詩史上的一個特殊的時代。⁵⁶⁴

【建安體】建安，漢獻帝年號。曹操三父子及鄴下七子，皆以詩詞名於一時。後世就稱其體爲建安體。詳參建安文學。

【建成】⁵⁶⁵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碑磔記】¹⁵⁶⁶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硃砂記】¹⁵⁶⁹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硃砂一點】¹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⁵一本，明釋湛然撰。雜劇。有

元曲選本。

【硃砂印】⁷福建流行俗曲。（善傳奇）聚星堂鉛印

本。

【聖訓六諭蒙養詩】一卷。清世祖撰。有同治重刊本。

本。

【聖諭歌】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聖祖御製文集】一百七十六卷。清康熙撰。是編

初二三集爲張玉書等所編，四集則爲允祿等所編也。有內府刊本。

【聖郎曲】樂府民間祭歌神弦歌曲名。

【聖求詞】一卷。宋呂濱老撰。濱老在北宋以詩名

詩集已佚去，惟詞集僅存。揚慎詞品稱其佳處不減秦觀，詠梅詞不減蘇軾。有汲古閣刊本。

【聖姑姑】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聖人經】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

【聖人出】樂府鼓吹曲。鏡歌篇名。陳沆述其自民間起爲天子之事十六句。按篇中有一「美人哉，宜天子」之句，可證陳說非傳會。

【聖人勸】一名聖人勸世文。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聖人勸孝文】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聖人勸世文】見聖人勸條。

【現報】河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現報傳鼓詞】四本。即清官斷。北平流行俗曲。江

東書局石印本。

【現報隨錄】一卷。清釋戒顯撰。有康熙刊本，在說

鈴前後續三集內，又通行本。在後說鈴內。

【理靈坡】一本。清楊恩壽撰。傳奇。恩壽字蓬海。長

沙人。

【理想小說】大規模的理想小說，盛於明清。明清的理想小說，可以歸納爲二大類：一類係遠承六朝志怪餘風，近繼宋元靈怪話本而更加擴大的神魔故事；一類係作者借以爲皮藏他的生平學問的工具的炫才小說。前者的名作如西遊記與西洋記，都產生於明代中葉後者的如野叟曝言與鏡花緣，則作於清代康熙與乾隆之際。明代中葉是帝主崇信道佛二教最沉溺的時代，清代康熙與乾隆之際是朝廷常開「博學鴻詞」科的時代，這二類傑作產生

的緣故，吾們可以不言而知了。記述神魔故事的小說，在長篇小說中亦佔有最高的位置。前此在宋元人的京本通俗小說中，如輟玉觀音、菩薩蠻、西山一窟鬼等所述，已很怪誕；宣和遺事中記道士林靈素事，亦多奇異；取經詩話則全部都是神話；武王伐紂書與七國春秋後集中尤多神異故事，即從那永樂大典中佚存的一段西遊記看來，其內容的荒唐，已不殊於明人的西遊記了，在元人雜劇中，神仙故事尤成爲習見的題材。現在通行的一百回本西遊記爲吳承恩所作，承恩（約一五零零—一五八二）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人。嘉靖歲貢生，官長興縣丞。晚歸山陽，放浪詩酒以終。著有射陽存稿及雜記數種。西遊記即爲雜記之一。所敘與大典本西遊記當相近，而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則完全無關。全書可分爲三大段：一爲第一至第七回，敘孫悟空出生，求仙，得道，鬧三界等事。二爲第八至第十二回，敘魏徵斬龍，唐皇入冥，劉全進瓜及玄奘奉諭西行求經事。三爲第十三至一百回，敘玄奘西行，到處遇

見魔難，凡八十一次，但皆得佛力佑護，及孫行者的努力，得以化險爲夷，安達西天，復護經過東土，皆得成真爲佛事。作者寫齊天大聖孫悟空的性格及來歷，似本於唐人傳奇無支祁的故事。書中敘悟空和二郎神大戰，彼此互相變化一段，和天方夜談說二郎神與美猴王互相變化亦似同出一型。作者一段裏美猴王與魔戰時互相變化亦似同出一型。作者的想像力很豐富，寫八十一難沒有一處是重複的；描寫人物，也很活潑真切，無論人、怪，都各有他的性格，即妖怪亦含有極真摯的人性。我們截取無論其中的那一段，都可成爲一篇很好的童話。後人都用哲學爲眼光來批評西遊記，於是有汪象旭的遊證道書、蔡金的西遊記注、陳士斌（號悟一子）的西遊真詮、張書紳的西遊正旨、劉一明的西遊原旨、張含章的通易西遊正旨；或以爲牠是談禪的，或以爲牠是講道的，他們都把西遊記當做儒、釋、道三家的寶庫，加上了支離瑣碎的誤解，將牠在文學上的真價值完全蒙蔽了。我們要恢復西遊記的真面目，非把這些邪說誤解一起掃除打倒不可。西遊記

續書有續西遊記一百回，敘三藏師徒在西土得經而還，又遇許多艱險。前書既云諸人已得道，而仍遇往時同樣之苦辛，殊爲蛇足；且文辭亦欠暢達，不能稱佳作。後西遊記四十回中，敘花果山復產生一石猴，自稱小聖；護唐僧大顛往西天求真解，中途又收了豬八戒之子一戒及沙僧之徒沙彌，途遇種種妖魔，把他們一一蕩平之，毫不復蹈前書一概爲作者創造，而且又加以說明每一妖魔成就的原因，和打破的理由，此着似較勝於前書。這二書均不知作者姓名，僅知續西遊記作於後述的西遊補之前，後西遊記則作於西游補之後。□西游補凡十六回，插入原書過牛魔王與大鬧龍宮之間，寫悟空化齋爲妖所迷，入了夢境，經歷了許多過去未來的事，後爲虛空主人呼醒。作者董說（一六二零——一六八六）字若雨，烏程人。明亡後爲僧，號南潛，三十餘年不入城市，與漁樵爲伍。書中多寓言，如「殺青大將軍」、「倒置歷日」等語，似在暗罵滿清。□西遊記在明代與西遊記並稱，牠的全名爲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

演義，凡一百回，係二南里人羅懋登（約一五九六前後在世）所著。作者生平不詳，書成於萬歷丁酉，敘明永樂時，太監鄭和等造大船，下西洋，服外夷三十九國。鄭和真有其人，雲南人，卽世所稱三寶太監，前後凡七次奉使至西洋（實卽今之南洋）。世俗盛稱其功，故作者取爲題材。全書多敘荒誕怪異之事，似竊取之於西遊與封神，而文詞却支蔓不工，亦多搜里巷傳說，如「五鬼鬧判」、「五鼠鬧東京」；故事都賴此以傳於後世。□和西遊記有同樣價值的神魔小說，有續證道書東遊記，又名新編掃魅敦倫東遊記，署滎陽清溪道人著，華山九九老人述，凡二十卷一百回，以南印度國不知密多尊者，繼達摩老祖發願普渡衆生，闡揚佛教，自南而東，化及有情的故事爲主體，故叫做東遊記；而其敘述之詭怪變幻，不下於「證道奇書」。西遊記其中諸魔之最頑強的，爲陶情（酒）、王陽（色）、艾多（財）及分心魔（氣）一切世間罪惡，皆由此四魔之播弄而成。作者文筆很不壞，辭句活潑而整潔，敘雜亂瑣碎的事而能前後

貫串，頗不易易。又有四遊記，爲四部神魔小說的彙刻，彼此可以獨立。第一種是上洞八仙傳，亦名八仙出處東遊記，凡二卷五十六回，爲蘭江吳元泰（約一五六六前后在世）著。敘李玄、鍾離權、呂洞賓、張果、藍采和等八仙得道之由。又敘到呂洞賓助遼蕭后與宋楊家將相抵抗，及八仙與四海龍王及天兵交戰，因觀音講和而和好如初諸事。二爲南遊記，亦名五顯靈光大帝華光天王傳，共四卷十八回，余象斗編。敘華光之始末，事蹟很變幻，自始至終，都在反抗的鬭爭中，很像吳承恩西遊記的開始數回。敘孫行者出身的故事。最后，華光到地獄去尋母親，因幻化爲孫大聖偷仙桃以醫母親的食人癖，致與大聖相鬥，爲大聖女月孛所擊，將死，火炎王光佛出而講和，華光始得逃死，終皈依於佛道。三爲北遊記，一名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凡四卷二十四回，亦余象斗所編。敘玉帝忽因貪念，以其三魂之一，下凡爲劉氏子，後歷數劫，掃蕩諸魔，復歸天爲真武大帝，四爲西遊記，凡四卷四十一回，爲齊雲揚志和

理

編。係節吳氏百回本而成，故內容全與百回本相同。又有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十卷，亦爲吳作的節本，惟插入陳光慈故事一段。作者朱鼎臣（約一五六六前后在世）字冲恆，廣州人。後來汪象旭、張書紳又把陳光慈故事插入吳作百回本中，故今通行本已非吳氏原作之舊。明人所作神魔小說，尚有朱星祚（約一五九六前后在世）江西人著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六卷；鄧志謨字景南，號竹溪散人，亦江西人著許仙鐵樹記十五回；呂仙飛劍記十三回；薩真人呪棗記十四回；朱名世（約一五七三前后在世）著牛郎織女傳四卷；楊爾曾（約一六一二前后在世）字聖魯，號雉衡山人，浙江錢塘人，著韓湘子全傳三十回；沈孟伴，仁和人，著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一卷；等。清人的理想小說中有名的傑作，爲野叟曝言與鏡花緣。二書皆爲皮藏著者生平學問的工具，本來也算不得是文學。但因他們大都天才頗高，描寫手腕亦靈轉，使讀者不覺其爲帳簿式的書，而爲有趣味而又動靜的故事；在這點上，他們就

亦得在文學史上佔一席之地了。野叟曝言凡二十卷，以「奮武揆文，天下無雙正士，鎔經鑄史，人間第一奇書」二十字編卷，回数多至一百五十四回。等到印行時，已稍有缺失；今通行本均完全無缺，當爲他人所補。作者夏敬渠（約一七五零前後在世），字懋修，號二銘，江陰人。英敏積學，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數之學，無不淹貫。生平足跡，幾遍全國。於野叟曝言外，著有綱目舉正、全史約編、學古編及詩文集等。野叟曝言作於康熙時。作者老於諸生，生平經濟學問，鬱鬱不得一試，乃盡出所蓄著爲這一部小說。凡敘事、談經、論史、教孝、勸忠、運籌、決策、藝之、兵、詩、醫、算、情之喜、怒、哀、懼、講治學、聞、邪、說、無所不包。凡古今來之忠、孝、才、學、富、貴、榮、華、都萃於主人翁文白（字素臣）之一身。一切小說中紀武力、述神怪、描春態、一切文籍中談道學、論醫理、講歷數、無不包羅於此書中。有的人以爲文白即作者自況（析「夏」字爲「文白」二字），他把自己生平所學的，所欲做的，所夢想的，完全寫在野叟曝言中了。所以

這部小說，乃成了抒寫作者才情，寄托作者夢想的工具。他的主人翁處處都是空想的行動，都是不自然的做作。鏡花緣以描寫女子爲全書中心，似已受了彈詞的影響，但作者宗旨，却也是在發抒他生平所得的學問。作者李汝珍（約一七六三—一八三零）在世，一字松石，直隸大興人。他於音韻及雜藝，如壬遁、星卜、象緯，以至書法、弈道，都很有研究；著有音鑑，主實用，重今音，而敢於變古。生平不甚得志，老於諸生。晚年，努力作小說以自遣，歷十餘年才成功。道光時始有刻本。這部小說就是鏡花緣。書中有一段論音韻的文字，那是作者最擅長的學問；書中還有許多論學、論藝的文字，和許多詩文及酒令之類，那也是作者所喜的或所欲談的東西。這部小說的歷史背景，是在唐武則天時代。徐敬業討武氏失敗，忠臣子弟四散避難於他方。有唐教者，與敬業等有舊，亦附其婦弟林之洋商船至海外遊。途中經歷了遇見了無數的奇像與奇人。作者在這裏幾乎把全部山海經、神異經都搬入書中了。後教至一山

食仙草而仙去。教女閨臣又去尋父，不過而返，却結識了許多海外才女。值武后開科試才女，諸才女乃會聚京都，大事宴遊不久，勤王兵起，諸女伴又從戎於兵間，致力於討武氏之事業。其結果則諸才女各各不同，大抵其命運都已前定。作者自云有續書，然竟未作。■在野叟曝言與鏡花緣出世的中間，又產生了一部似神魔而又似非神魔的小說綠野仙踪。牠是一部專寫求仙訪道渡世濟人的書，但也寫及官場的黑暗，情場的虛偽，後來一切訪道濟世故事的起來，大概是受了牠的影響。■綠野仙踪凡一百回，通行本作八十回，李百川撰。百川一約一七六六，前后在世。生平無考，僅知他是江南人。書敘明冷于冰爲嚴嵩奪去其解元，看破一切，決心修道，道成后雲遊四方，降妖助弱，收弟子溫如玉，連城璧，金不換，袁不邪等事，而於每個弟子的出身及修仙經過，都寫得極錯綜變幻之致。與綠野仙踪內容最相似的作品，有昇仙傳五十六回，題倚雲氏著，鈔明濟小塘應試也爲嚴嵩所逐，因憤而修道，降妖濟世，收了

聽

幾個徒弟。此書已受武俠小說的影響，故中間亦插入幾個飛簷走壁的人物。■濟公故事在社會上的魔力，實較西遊中之唐僧爲甚。明人小說中已寫濟公的事，清初有王夢吉（約一六六一前後在世）的濟公全傳三十六則，天花藏主人的皆大歡喜二十回，與明人所寫無大殊異。等到清末評演濟公傳前後集二百四十回出來，內容乃大異，中間寫江洋大盜殺人越貨，俠士鋤奸，一如施公案、彭公案等武俠小說所寫。叙濟公的行動，則尤幽默有趣，無論治病、救難、捉盜賊、收門徒，無不出之以遊戲。此書續集甚多，今已出至二十餘集，全書猶未完畢。■

【理堂文集】十卷。清韓夢周撰。有道光三年刊本。
 【理堂詩集】清道光間韓夢周撰。
 16130
 【聽訓堂詩草】清嘉慶間劉方瑚撰。
 2
 【聽山詩集】清中涵光撰。
 2
 【聽山集】十四卷。清中涵光撰。是編首列年譜傳誌一卷，次文三卷，詩八卷，附荆園小語一卷，荆園進語一卷，皆所作語錄也。

【聰明誤】十二回。有清宣統元年社會小說社發行本。署名「腐滄醫隱」。

16132
【環天室詩集】清光緒間曾廣鈞撰。

16
【環碧主人騰稿】一卷。清嘉興沈亨惠撰。有小種字林刊本。

002
【環碧齋詩集】三卷。尺牘三卷。明祝世祿撰。其詩格調頗伉爽，而簡汰未嚴，尺牘更開三袁一派矣。

2
【環碧山房吟草】不分卷。清錢塘吳承恩撰。有鈔本。

17
【環翠閣詩鈔】一卷。清華亭張介撰。有嘉慶刊本，在文詠樓詩鈔內。

07
【環翠閣詞鈔】一卷。清華亭張介撰。有嘉慶刊本，在文詠樓詩鈔內。

0
【環翠堂坐隱集選】四卷。明汪廷訥撰。所作皆陳繼儒方于魯之流。

2
【環山房詩鈔】一卷。清吳山施遠恩撰。有乾隆刊本。

3
【環溪詩話】一卷。是書皆品評吳沆之詩，及述沆

論詩之語。書中不著撰人名氏，只稱沆爲先環溪，疑爲其後人所追記。有學海本三卷，明刊本。

07
【環溪詞】一卷。清江都陸鍾輝撰。有乾隆原刊本，附放鴨亭小稿後。

2
【環溪集】六卷。明沈愷撰。愷文章頗尚古雅，不肯作秦漢以下語，而模仿太甚，遂與北地同歸。

8
【環谷集】八卷。元汪克寬撰。克寬學宗朱子，文章持論謹嚴，數詞明達，詩僅十餘首，殆亦濂洛風雅之派。有清康熙中刊本。

1625
【彈詞】（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彈詞】真正的「名副其實」的彈詞，據現在所知，當以玉蜻蜓與珍珠塔爲最早，這二書在明嘉靖時已很流行。彈唱一見田汝成西湖志餘。那時正是通俗小說向着發達之路進展，傳奇也在逐漸繁興起來的時候，可知牠和牠們的由起來而發展，是在同一時候的。所以明末作品天雨花所云「彈詞萬本將充棟」一語，自是實在狀況。雖然這萬本的彈詞沒有都遺存到現在，我們仍舊可以深信那句話。

□玉蜻蜓前傳凡二十八回，後傳凡三十二回，今本名節義緣，不題撰人。又有名芙蓉洞的，題陳遇乾撰，即爲玉蜻蜓的改本。前傳敘姑蘇申璉因戀尼姑志貞，死於法花菴，志貞生一遺腹子，附以璉的遺物玉蜻蜓，棄之於道，爲蘇州知府徐坤所得，因認爲螟蛉子，後傳敘徐元宰（即申璉之子）長大後，又過繼於申璉妻張雅雲爲繼子，因見玉蜻蜓探問究竟，始知爲其夫嫡胤。元宰後中狀元，迎志貞回俗，與張瑞珠結婚，仍復申姓。中間插敘璉表弟沈君卿的婚姻故事，因此爲全書增加了不少熱鬧的節目。前傳末有「此是嘉靖年間事」句，所以後人都認所敘爲實事。

□珍珠塔的全名爲孝義真蹟珍珠塔，又名九松亭，原本凡十八回，不知撰人。後經山陰周殊士加以改訂，增爲二十四回。今本更於每回前附刻馬如飛開篇，乃題作馬如飛著。內容已見前述，主人翁方卿爲明人，他在世時代當在嘉靖或嘉靖以前。珍珠塔有續集名麒麟豹，原本不知若干回；今本凡六十回，係清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廢閒主人（亦稱鴛湖逸

評

史）所改編。敘方卿子方俊與方侗及女方飛龍的婚姻故事，始於受奸人撚弄，以至遭受種種不幸，終於考中狀元，征番立功，榮歸國園，不脫其他才子佳人心說和彈詞的常套。□除前述二書外，今確知爲明人所作的彈詞，還有玉釧緣。今本玉釧緣凡三十卷，卷首有二百三十四個回目，書中不分回，其體例有似宣和遺事及三國志評話與安邦志及定國志。又不題撰人，根據書中所敘，僅知作者爲母女二人。全書敘南宋人謝玉輝的妹妹湘娥與未婚妻薛美英俱被選入宮，他忍親妹長離，乃扮女裝冒名以應入宮，後與美英及鄭如昭、曹燕娘共救劉妃之子，又與如昭、燕娘訂婚。湘娥男妝冒玉輝名，應試中狀元，娶王淑仙。後天子追究陷害太子事，玉輝以功免罪，與美英、如昭、燕娘皆出宮。湘娥嫁榮王世子，淑仙亦歸玉輝。值金人入寇，玉輝爲元帥往討伐，卒敗金兵，且娶金主帥明華公主與女先鋒鄭貞卿。全書在全家團聚中告畢。□玉釧緣有續書名再生緣，爲清乾隆時錢塘陳端生女士（約一七八五前后在

世)所作;原書未完,由同縣梁德繩女士與其夫許周生續成。相傳端生夫范氏,以事謫戍,她乃屏謝膏沐,撰再生緣,托名有元代女子孟麗君,男裝應試,更名鄭君玉,及第爲宰相,與未婚夫皇甫少華同朝而不合併,以寄她離別的悲感。她曾說道:「婿不歸,此書無完日也!」後來她丈夫遇赦回來,未及到家,她已先卒,所以此書未告結束。梁德繩(一七七—一八四七)字楚生,工詩詞,著有古春軒詩鈔等。她的丈夫許周生(一七六八—一八一八)名宗彥,德清人,由進士官至兵部主事,親沒,隱居不仕,有鑑止水齋集。他們的續作,大概始於君玉偽裝爲元帝所知,賴太后特赦,免欺君罪。以后就是少華與麗君結婚,又娶蘇映雪,生了許多子女。此書後來又經過侯芝的修改,今本凡二十卷八十四回,大約就是她修改后的式樣。後來又有人將此書編爲小說,名爲龍鳳配,再生緣,共七十四回,內容與彈詞完全相同。侯芝約一八零八前后在世,字香葉,亦稱香葉閣主人。她修改再生緣后,又替他作續書,名再造天,

又名續再生緣,凡十六卷十六回。敍前書中少華所殺的遼東元帥耶必凱,投胎爲少華之女飛龍,欲報前世之仇。她后爲英宗右妃,傾陷忠良,囚后閔母,任用奸臣,無惡不作,幾至亡國。其時上皇遠遁,少華歸隱,朝內無人。少華乃萬里尋皇,卒恢復皇室,右妃賜死,皇甫一門,仍爲忠臣。據書末口氣,作者還想作續書的,可是不見傳世,想來未曾如願。侯芝又曾修改錦箋緣與金冠記二書,合編爲錦上花四十八回。今本錦上花有修月閣主人序,序中自言是他所改,訂不知修月閣主人與香葉閣主人爲一爲二。但她們確是同時的人。錦箋緣敍宋時洛陽人王曾與劉舜英,劉舜英高月英的婚姻故事。金冠記敍王曾子王鐸與宋蘭仙,金枝公主及鐸弟澤與宋采仙的婚姻故事。情節很平常,亦皆不脫才子佳人故事常套。安邦志,定國志與鳳凰山,連續三部曲,爲曲詞中最長之作,亦爲通俗文學中最長之作。他們的作者及創作的時代,都不可考,據體裁,內容及作風來觀察,他們亦有產生於明代的可能。三書共得三百七

十三回，字數至少有二百萬，所敘事蹟的年代幾及百年，確可算得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一部鉅著了。□ 邦安志凡一百六十回，書內不復分回，祇載總目於卷首，其體例全同玉釧緣。敘唐懿宗時趙春熹子少卿與馮雲顯女仙珠指腹爲婚，少卿因戀鄰人女呂氏，爲父所逐，往投雲顯。雲顯妻趙氏爲少卿姑母，頗不禮少卿，且不提婚事。少卿與仙珠私訂約而歸，雲顯亦奉朝命他出。趙氏擅將仙珠許與龍丞相子夢金，仙珠夜遁，乃以乳娘女蕭玉妹代嫁。仙珠遇仙得寶，男妝投宋天海軍中，天海認爲子，改名子安，以功入朝，官至宗正。少卿亦靠她的提攜，官翰林，復應試中狀元，娶龍丞相女。但他沒有知道宋子安就是他的未婚妻。他後來屢立功勳，官至丞相，知子安即仙珠時，已有一妻七妾了。懿宗因她曾刺血爲他療疾，赦她欺君之罪，且不去其官爵，並封爲安國夫人。仙珠恢復女妝時，那種懊惱的情形，真虧作者用整千整萬字來竭力的形容。她與少卿結婚后，屢屢托辭不肯同房，同房后又保持自己尊嚴，不肯稍假辭

彈

色，以及少卿爲她顛倒的種種情形，也描寫得細膩得從未有過。懿宗也非常迷戀她，常召她入宮，屢屢相迫，她總以禮自持，但她也頗感激他，常以來生相約。少卿榮歸故里時，她立生瑩於杭州鳳凰山下。她的孫兒匡胤後來得爲天子，據說就是得力於她的坟墓的風水。全書結於仙珠夜夢仙人告訴她不久她要返歸天上。□ 定國志凡一百四十一回，體例全同安邦志。接敘懿宗因迷戀仙珠，爲她重造長生殿，又要迫她，她因此驚慌成疾。少卿奉詔外出安邊，她吐血而亡。少卿半途而歸，屢欲自殺未遂，乃葬她於鳳凰山下。後來少卿又奉命征吐番，胡妃乘機陷害，皇后及太子命其子惠王歸京。懿宗爲太監所殺，胡妃遂立惠王爲帝，是爲僖宗。少卿子洪英爲胡妃之婿，先以計遣家族返故鄉，又救出太子，共逃至貴州。少卿及家族亦至，共立太子爲帝，出兵西征，直搗京城。僖宗自願退位，太子遂正位爲帝，是爲昭宗。少卿又納胡妃姪女胡氏爲妾，胡氏因報父仇夜刺少卿，爲少卿所誤殺，他因此悲悼成疾，後來又接連娶了

文———一一三三

文、武、雙、全、四、妾、才、恢、復、他、原、來、的、喜、悅。鳳、凰、山、凡、七、十、二、回、書、內、每、回、皆、分、斷。回、數、雖、較、安、邦、志、定、國、志、爲、少、但、全、書、的、字、數、却、較、安、邦、志、定、國、志、每、種、約、多、五、分、之、一。除、去、每、回、皆、分、斷、外、每、回、的、篇、幅、亦、較、長、僅、文、字、與、前、二、書、無、甚、殊、異。全、書、上、半、部、敘、少、卿、老、而、益、壯、的、浪、漫、史、及、他、許、多、兒、子、間、的、糾、紛、終、於、他、病、終、雲、貴、府。下、半、部、所、敘、大、半、爲、歷、史、事、實、自、朱、溫、弒、昭、宗、立、哀、帝、不、久、又、篡、位、自、建、梁、國。後、來、又、歷、唐、晉、漢、周、諸、朝、的、離、亂、最、後、馮、仙、珠、之、孫、匡、胤、在、陳、橋、即、位、遂、建、立、了、趙、氏、三、百、年、天、下。全、書、却、於、匡、胤、與、弟、匡、義、雙、美、團、圓、中、告、畢。又有七夢緣及玉姻緣前後集二種，內容與前三書完全相同，僅字句間頗多歧異。曾憶某書上說玉姻緣的作者爲女性，那麼這部空前前的鉅著三部曲或亦出於女性之手了。但不知誰是原本，誰是改本。可惜七夢緣與玉姻緣的傳本少見，不能取來互相比對。確知出於女性之手的作品，除了前述的玉劍緣：等三部曲外，在清代尚有陶貞懷的天雨花，朱素仙的玉連環，邱心

如的筆生花，程蕙英的鳳雙飛，鄭澹若的夢影緣，周穎芳的精忠傳，映青的玉鏡台：其他未知者尚未列入。除去玉連環及玉鏡台外，每種字數至少都在六七十萬以上。只是這一點，在通俗文學中成爲空前的現象了。書的內容，除了筆生花剽襲再生緣，玉鏡台模仿安邦定國志，精忠傳取材小說精忠說岳傳外，其餘皆事跡新穎，情致繁縟，各有牠特殊的風格。陶貞懷（約一六四四前后在世）爲無錫人，自幼多才識，有男子的性格。她的丈夫從軍在外，幼子夭殤，她又一病五年，自知不起，乃將天雨花舊稿加以整理。那時已是清順治八年（一六五一）了。天雨花凡三十回，一韻到底，敘明末左維明一家故事。作者最反對娶妾，痛惡迷信，排斥佛教，尤不贊成婦女入廟燒香，故書中爲作者所認爲正人君子的人物，無一背反此戒條。全書結束於明代亡國，左家合家殉節，可見作者動筆已在清代建國之后。或以是書出於浙江徐致和之手，不知確否。朱素仙（約一七六五前后在世）爲松江人，少孤寡，家貧嗜學，

嘗注周易，又擅詩賦。晚年，愛聽彈詞，嘗邀太倉項金姊彈唱諸家傳說，以爲不雅，乃自作玉連環七十六回。玉連環一名鍾情傳，內容可分三大段：第一段敘梁琪與王文彩及謝蕙心、張瓶瓶的婚姻故事，第二段敘梁俊與夏侯淑秀的婚姻故事，末段敘梁紅芝設計使她丈夫孫皓敗子回頭事，而終之以三家榮歸封贈。事跡變幻頗多，女主人翁王文彩嘗一度作男裝，亦不脫其他女性所作彈詞的習氣，但她體裁却與其他女性所作不同，爲表白、唱齊全而合於弦索的彈唱的一種。□邱心如（約一八四五前後在世）爲淮陰人，嫁張姓，丈夫早卒。晚年，賴授徒過活。筆生花，凡三十二回，動筆時她還在處女時代，擱筆時她已向平願了，一共費過三十年。內容幾似和再生緣同出一型，不過換去了每個角色的名字，但牠有一個特點，就是書中沒有私訂終身，花園贈金等一類才子佳人故事的老套頭。而女性們個個都是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男性個個都是放誕不羈，風流任性的人物。這自是根據於作者的男女兩性觀的

彈

表現，於此可以了解作者是怎樣的一個女性。□程蕙英，約一八六八前後在世。字菡，陽湖人。家貧爲女塾師。工詩，有北窗吟稿。鳳雙飛凡五十二回，多至百餘萬字，才氣橫溢，紙貴一時。全書凡三易稿，歷二十年始成。主人翁爲郭凌雲與張逸少，穿插入的重要分子爲白無雙與何世威，時代爲明孝武二宗時。白無雙爲一美男子，書中不少的人們曾爲他而顛倒。像這樣寫變態的同性戀愛的作品，除了小說品花寶鑑寫優伶外，專寫普通人物的却惟有此書。作者爲一女性，有此大胆的別人所不敢寫的傾吐，也可稱爲難得的偉大作家了。□鄭澹若（？——一八六零）別署巖下生，浙江湖州人，歸錢塘周氏。洪楊軍陷杭州，她飲鹵以殉。夢影緣凡四十八回，敘莊夢玉與十二花神的姻緣，很富於浪漫的色彩。其文字酸冷苦澹，似不食人間煙火，別有一種風味。她的女兒周穎芳（？——一八九五）別署蕙風，歸桐鄉嚴謹，謹官至貴州石阡太守，死於寇亂，她乃扶柩回鄉，賃居海寧桐木村馬氏的見遠山樓。精忠傳七

文————一三五

十三回，即作於此時。明人精忠說岳傳本無大鵬女，士蝠冤冤相報事，她乃據之以作彈詞。書中對於銀屏小姐尤加以特殊的表揚，這是與作者所處的時代與環境有關連的，況且她自己也是位含冰茹蘖的節婦呢！映青不知其姓，是清末的作家。她的大夫姓陳，家貧，賴她授徒生活。玉鏡台僅出版了五回，未知全書究有若干回。據她書首自述，可以知道全書與安邦定國志同出一型。但結構欠嚴密。據已出版的五回而言，一遠非前此的女性作品可比。除了前述之外，明清二代傳來的彈詞作品，總計之當在百種以外。有作者姓名可考的大都不甚流傳；盛傳於世的則作者幾皆無考。茲略述幾種常見的作品的內容於后，其他因過多之故，不得不一概從略了。■敘述武俠故事的彈詞，最流行的爲天寶圖英雄奇緣傳與金台傳。天寶圖凡三十回，前半部的內容全同小說飛仙天豹圖，書中人物大都姓氏全同，或名字換去一字，後半部則關目變更，與天豹圖頗殊異。金台傳一名平陽傳，凡六十回，內容與小說

金台傳全同。敘捕役金台精拳藝，好遊江湖，結交豪傑，誤爲妖言所惑，幾至助紂爲虐。幸遇仙人指示，乃棄邪歸正，爲國除妖，大盜張奇、鄭千亦爲他化莠爲良。歷史背景爲宋王則之亂，與三逆平妖傳相同。■流行最盛的自然當推人情及婚姻故事的彈詞，此類作品最著名的，有倭袍、十粒金丹、雙珠鳳、文武香球、還金鐲；及笑中緣、金如意、三笑姻緣、九美圖、換空箱、連續三部曲等。倭袍凡一百回，以文辭最淫豔，見稱。他在彈詞中的地位幾全同小說中的金瓶梅，而且如果刪除了猥褻的描寫部分，也同金瓶梅一樣，可推爲大衆的讀物。書中敘唐、毛、刁三家盛衰故事，開始於太師張彪向大學士唐上傑借御賜的倭袍未遂，因而借端陷害，遂發生唐姓滿門慘遭誅戮的悲劇。結果，冤獄得伸，唐氏子女又爲國家建立功業，倭袍仍賜歸唐氏。其中刁劉氏毒殺刁南樓一案，不獨在書場中彈唱最勤，且常見演於舊劇舞台。十粒金丹凡六十六回，敘宋時高廷賢因續娶伏氏，他就職出外，愛妾及女兒皆被逐。女兒夢鸞乃改男裝，

比武中狀元帥兵征番，在戰場上與未婚夫假扮的公主相遇，且成婚姻。其中重要的線索爲仙人賜與義僕鄭昆的十粒金丹，因以爲書名。雙珠鳳凡八十回，敘文必正與霍定金等的婚姻故事，定金亦因好事不諧，改男裝私逃，應舉中狀元，官至極品，終乃夫婦團圓。文武香球敘龍官保與侯月英、張桂英等的婚姻故事，其中張桂英亦曾改作男裝，以致夫婦當面不相識，後亦於官保中狀元，榮歸及團圓中告終。其他如雙珠球、描金鳳、錦香亭、還金鐲、中外緣、百花臺、四香緣：等皆不脫才子佳人私訂終身而終於榮歸團圓的常套。三笑姻緣三部曲爲婦稚皆知的最通俗的作品，至今猶爲彈唱最盛的一種。書敘明代文學家唐寅、文壁等的浪漫故事，雖多捏造，頗多幽默的情趣。■敘述公案的彈詞，最流行的有玉夔龍與十五貫、玉夔龍敘海瑞斷一大獄，因了海公的威名，較十五貫尤見流行，而書場中彈唱玉夔龍，尤成爲數見不鮮之事。敘述神怪的彈詞，最著名的有義妖傳，亦常見於書場的彈唱。義妖傳一名白蛇傳，

彈

凡五十三回，又有後傳，凡十六回，內容已見前述。書中女主人白氏雖爲蛇精，但富於熱情而具有真摯的人性，令人不但不感到驚懼，而反覺得十分可愛。其他作品如來生福、娛萱艸：等皆頗能贏得多數閱讀的大衆而盛行一時。

【彈詞定義】「彈詞」一名「盲詞」，在宋時叫做「淘真」，亦作「陶真」，在唐時叫做「變文」，「變文」二字的意義，在彈詞起源一條中已敘及，至「淘真」二字何義，却至今還沒有有人考出。田叔成的西湖志餘裏說：「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寬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宋遺俗也。後來撥弦索，唱珍珠塔、玉蜻蜓者，即其支流也。」在這段文字裏，除了明白「淘真」等於現在的「唱書」外，其字義依然毫無所解。何謂「盲詞」却反藉這段文字來回答了。■變文的性質，在上節裏已講過；至淘真的體裁，則現在已無作品可見，從僅存的「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二句看來，也僅能知道牠的唱句爲七言。至其全文是否有

文————一三三

「表」「白」如後世的彈詞，那就不得而知了。□彈詞這個名稱，始於董解元的西廂搗彈詞，惟較多一「搗」字。西廂搗彈詞一名弦索西廂，又名西廂記諸宮調，可見牠的彈唱亦用弦索與「淘真」一樣。但所用辭句爲諸宮調，那就和「變文」「淘真」等都不同了。因爲諸宮調爲詞體的一種，所以西廂搗彈詞只能認爲詞體的作品，而非後世的所謂彈詞。□「彈詞」二字獨用，始於元末詩人楊維禎所作四遊記。彈詞四遊記爲仙遊、夢遊、俠遊、冥遊。其書今不易見。然據他書所述，那麼牠的體裁與今人所稱彈詞全相同。由此可見四遊記爲今人所知彈詞的第一部，而又爲彈詞這名辭正式用於今人所謂彈詞的作品的第一次。□楊慎作二十一史彈詞，可見當時文人對此體的重視，猶現代爲欲普及教育而提倡白話文，用白話文以編民衆讀物一樣。讀清初作品天雨花中「彈詞萬本將充棟」一語，可以窺見明代彈詞發達的程度，亦可見「彈詞」這名詞應用的普遍與廣遠。□總括前面所說，那麼彈詞的定義，應該是

「彈詞是一種用弦索彈唱的歌詞。牠的內容全同通俗小說；牠的體裁合七言民間歌曲與通俗小說而爲一爲最適合於民衆聽覺心理的通俗文學的一種。」

【彈詞演變】唐代的民間敘事歌曲，今所見者，有孝子董永、季布歌、太子讚等。孝子董永敘董永行孝事，爲民間流行的「二十四孝」故事之一。季布歌敘季布助項羽以敵劉邦，邦得天下後，到處搜購季布，卒得以智自脫。太子讚敘述釋迦牟尼出家修道事。尚有一種季布罵陣詞，鄭振鐸以爲當是季布歌的前半段。□變文則佚存的較多，專門講唱佛經裏的故事的，最重要的是維摩詰經變文，書雖不全，但今所知者，已有二十卷之多。又有持世界第二卷，敘持世菩薩堅苦修行事，降魔變文，敘舍利佛和左師門法事，佛本生經變文，敘釋迦牟尼以身餓餓虎的事。最流行的還是目連救母變文，本子很多，有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緣起，目連救母變文等事，實皆大同小異，文句也多相同的。此外尚有佛本行

集經變文，八相成道經變文，有相夫人升天變文，地獄變文等。講唱民間傳說的故事的，有列國志變文，敍伍子胥故事。明妃變文。敍王昭君和番事。舜子至孝變文。敍瞽叟惑於後妻之言，設計陷舜，舜每次都得逃脫事。以上兩種變文之存於今者，就已發現者而言，已有四十餘種。宋人的淘真，今無書可見。元人楊維禎四遊記彈詞傳本未見，未知所敍爲何事。然觀牠的書名仙遊、夢遊、俠遊、冥遊，則所敍想亦不脫人情並態。明人所作彈詞，有楊慎二十一史彈詞（其實是鼓詞）共十卷，自三代敍至元代，清初孫畏侯爲之注。其他則有玉蜻蜓與珍珠塔，作者姓名雖不詳，但確知其作於明代。書中主人申貴生和方卿的姓名，至今尚流傳於民間。此外尚有玉釧緣，以內容作考證，知牠也作於明末。彈詞中篇幅最長的，爲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三部連續的彈詞，合之得六百七十四回，字數至少有二百萬。但作者是誰，作於何時，今都不可考。清初陶貞懷作天雨花，一韻到底，見解高超，爲一切彈詞中的白眉。陳端生續玉

彈

釧緣作再生緣，以寄其別鳳離鸞之思，篇幅亦長，侯芝刪改再生緣，續作再造天，另作錦上花，可稱有清唯一女彈詞專家。邱心如作筆生花，內容似再生緣，見解稍迂腐。及程蕙英作鳳雙飛，以灑脫跌宕見稱，鄭澹若作夢影緣，酸冷似不食人間煙火，周穎芳作精忠傳，專寫英雄故事，於是彈詞的內容，可謂各方俱到了。這許多名作，不但字數都在近百萬，或百萬以上，再造天、錦上花除外，而且都出於女子之手；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值得特別注意的。此外書很流行而不知作者的，有三笑姻緣、雙珠鳳、玉夔龍、義妖傳、文武香球、百花台、雙金釵、果報錄；等，不下百餘種。諸書以三笑姻緣的文辭最爲淺俗，而果報錄的文辭最爲雅豔。

【彈詞起源】彈詞向來不被視爲文學上的一種獨立體裁，大都僅看作小說的附庸。一般的文學史上，不敍及牠的固然很多，就是敍及，也不過說牠起源於宋人的淘真，爲話本的旁枝而已。至其獨立資格的被承認，乃是最近剛才開始的事。彈詞與通

文

一

一

一三九

俗小說、戲曲一樣，都是俗文學的一種。牠盛行的時代，雖在明清之間，而牠的形式，却遠在唐代。不過在唐代却不叫彈詞，叫做「變文」。「彈詞」這名辭，始於金人董解元的西廂和元人楊維禎的四遊記，到明代才普遍的應用，而公認爲專名。彈詞起源於變文，變文的發現，乃是彈詞獨立資格被承認的唯一原因。變文是什麼東西？如向過去的一切文學史文學論中去尋找，不但看不到牠的消息，就是牠的大名，也不曾被提起過一次。因爲變文的發現，時代很近。說起牠發現的經過，却又可泣可歌，是中國文化史的不幸，同時也是大幸。在二十多年前，有一位匈牙利人斯坦因，到中國的西陲從事探掘探險的工作。他在甘肅時，聞敦煌千佛洞石室裏有古代各種文字的寫本，發見遂向守洞的王道士出錢購買，一共賣去二十四箱的古代寫本與五箱的圖畫繡品及他物。後來又經法人伯希和的兩次搜求，却又大批的運到了巴黎去。等到北京政府注意此事，行文到甘肅去提取那賸餘的寫本，所得已不

多，而且僅是些平常的佛經了。在這些寫本裏，除了與文學不甚有關的佛經外，有民間俗曲及詞調，此外尚有更重要的民間敘事歌曲及「變文」。民間歌曲，今所見者有孝子董永、季布歌、太子讚等，文辭大都很粗率，但氣魄都很宏大，描狀亦都很活潑。孝子董永及季布歌全用七言，太子讚爲五七言體，卽爲後來的彈詞中「有唱無表無白」一體的濫觴。所以牠和彈詞的關係，實與變文一樣重要。這些關於文學的寫本，除了上述的民間歌曲外，「變文」爲其中最重要的一種。不但我們在追溯彈詞的起源時，要提到牠，就是後來的話本、劇曲和雜也都有割不斷的關係。變文是中國文人有意用散文和韻文合組起來的文體的第一種。這種新文體本是隨了佛教文學的翻譯，而由印度輸入的。在重要的佛教經典中，往往有此一體。翻譯佛經雖遠在後漢三國時，而這種文體的擬模，却到了唐代才開始。「變文」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原來「變文」的意義，和「演義」是差不多的，就是說，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

說，一番變化，一番使人們容易明白。其初是專門講唱佛經裏的故事，但很快的便爲文人們所採用，用來講唱民間傳說故事。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前者有維摩詰經變文及目連救母變文，後者有列國志變文及明妃變文等，牠的體裁，是後來彈詞中最普遍最通行的「有唱，有表，無白」一體的濫觴。

〔彈詞體制〕彈詞的體制很複雜。從複雜中去整理出牠的頭緒來，那麼彈詞至少有下列三體：（一）有唱，無表，無白！這裏所謂「唱」等於劇中的曲辭；「表」等於劇中的「科」或「介」；「白」則與劇中的「賓白」全然一樣。這種有唱，無表，無白的體裁，和詞中的「諸宮調」「變令」及曲中的「套數」相同，皆通篇敘述一事。此體起源甚古，說得遠一點的話，那麼始於古樂府的孔雀東南飛，較近，則爲唐代民間敘事歌曲，如前述的孝子董永、季布歌、太子讚等。孔雀東南飛的體制，梁啓超曾說牠受佛經的影響，可見牠與唐代民間歌曲本同出一源。但牠通體爲五言，後代俗曲用者很少。至孝子董永及季布歌則均爲

七言，後世彈詞每向前的開篇或「唐詩唱句」及單行的唱本如孟姜女尋夫、十里亭、菴堂相會之類，均濫觴於此體。太子讚爲五七言體，後世用之者亦甚少。□（二）有唱，有表，無白！此體在彈詞中爲最多，且篇幅最長。在北方盛行的鼓詞，像三國志鼓詞、西遊記鼓詞（凡通俗長篇小說幾乎每種有鼓詞）之類，其名稱雖不同，實在亦可歸入這一類。惟鼓詞唱時所用樂器以鼓爲主，彈詞唱時以弦索爲主，這是牠們的分道所在。唐代「變文」便屬這一類。後世屬於這類的彈詞，像安邦志、定國志、玉劍緣等「表」

少「唱」多，如除去了「表」，幾同前一體完全一樣。其他像筆生花、再生緣、天雨花、鳳雙飛等出於女性之手的作品，才是這一體的扛鼎之作。不過這是就字句結構方面講，在唱者方面却又是一種情形了。□（三）有唱，有表，有白！此體與上一體的不同所在，除了多「白」外，上一體敘事用第三人稱，此用第一人稱，猶劇曲中的有主角。不獨在組織上有上場詩或詞，其鋪敘人物亦用生、旦、末、丑等來代替。除去了

將曲辭換了七言的唱句外，其他幾完全與劇曲同一形式。大約前二體自唐代民間歌曲及變文相承而來，而此體則起於元人雜劇肇興之后，所以牠可算雜劇和變文的混合種。牠的篇幅大都很短，如十五貫僅十六回，亦與雜劇相似，長的像果報錄是例外，但較了筆生花、再生緣還短幾倍。他如三笑、姻緣、珍珠塔、雙珠鳳之類，牠的字數大約都在十五六萬左右。□彈詞的體制，除了「唱」「表」「白」的不同外，根據他的回目及章節的種種形式，亦可分爲一、全書分篇而無篇目的。例如娛萱草，一書前有總目錄，而書中不復分回的。例如安邦志、定國志、玉釧緣等。筆生花每回四目，每回的長短等於玉釧緣的一卷，故也屬於這一類。一、全書分回而有回目的。又分兩類：甲、回目很長，像通俗小說的，例如金台傳、鳳凰山、天雨花等。乙、回目僅有二字，像南曲傳奇的，例如果報錄、玉連環、十五貫等。至於彈詞的結構、人物、背景，却和小說可以完全一樣，這裏不再複述了。

【彈詞分類】彈詞亦有南北之分，如二十一史彈

詞爲北詞，而玉釧緣爲南詞。在劇曲則北曲粗疏而南曲典雅，彈詞却適得其反，但也不盡然。所以與其以南詞北詞分類，與粗疏、母審以文人所作與非文人作來作分別爲可靠。因爲這樣去分別，在各體文學上可說是一致而極少例外的。□彈詞的分類工作，因爲牠本身獨立未久，所以也尚未有人做過。但彈詞的取材，幾和通俗小說全部一樣，也各方面都有，所以吾們不妨參照通俗小說的分類，略爲增損，以暫時應付這種需要。但彈詞的來源，遠在唐代的變文，宋代的淘真，而變文與淘真則另有牠們的分類，所以先爲一述。□變文可分爲兩類，在「彈詞起源」一條裏已講過，就是一種是講唱佛經裏的故事，一種是講唱民間傳說的故事。這兩類是否可再析爲細目，那麼因變文遺留不多，事實上實難做到，我們可不必多此一舉。□宋代的淘真和當時的話本一樣，分爲若干科，有唱賺、小唱、彈唱、因緣、唱京詞：等。至於牠們的分別所在，因淘真的遺留，今只存二句，而前人又無明文爲之注解，所以已無從作考。

證。□現存的彈詞，除變文外，大都為明清二代所作，故前面所說參照通俗小說的分類而略為增損的分類，亦僅能以此二代的著作為限。後面就是這個分類的嘗試。一為講史類，例如精忠傳、彈詞、天寶圖等。一為神怪類，例如義妖傳、夢影緣等。一為人情類，例如天雨花、果報錄、玉連環、鳳雙飛等。一為姻緣類，例如珍珠塔、雙珠鳳、文武香迷、雙珠球等。一為公案類，例如十五貫、六月雪等。一為宣揚女才類，例如筆生花、安邦志、定國志、再生緣等。一為褒揚貞節類，例如孝女蔡蕙、彈詞、同心拖、哀梨記等。一為談諧類，例如三笑姻緣、換空箱等。上例八類，能否包括明清兩代一切的彈詞，尚是問題。所以敢大胆試用者，蓋亦「慰情聊勝無」之意而已。□至如今人胡懷琛中國小說研究，列彈詞為小說詩歌體的一種，石叢小說作法講話，列彈詞、唱本、唐佛經俗文為話本體的小說之一。范煙橋中國小說史，亦敘及彈詞，仍不脫以彈詞為小說的一體。或小說的附庸的舊觀念。這見解是不足取的。

彈

【彈綠詞】一卷。清溧水濮文綺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彈棋賦】蔡邕作。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鞠，以蹴鞠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棋之戲。沈存中筆談謂彈棋絕不類蹴鞠，頗與擊鞠相近，疑是傳寫之訛。棋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白樂天詩云：「彈棋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邕本斯意賦之，其詞曰：「榮華灼爍，萼不韡韡，於是列象雕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起。」此即魏文帝彈棋賦云：「豐腹高隆，庠根四頰」也。又曰：「輕利調博，易使馳騁。」（吳材老引作騁馳）然後我掣兵棋，夸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弊六，功無與儔。」此即文帝賦所謂：「緣邊開造，長斜迭取」也。是賦止十數句，而棋之方式、彈之手勢、活躍紙上，非洞明棋理者不能道。讀季長圍棋賦：「遺三將七」四字，具見欲取姑與之方，讀伯喈彈棋賦：「放一弊六」四字，具見輕利調博之妙，具此方略，直是

讀六韜陰符諸書。

【彈指詞】二卷清無銀顧貞觀撰。有雍正曉霞樓刊本。梁汾詞以曲金縷二首寄漢槎為最著。詞云「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生平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擇人，應見慣，料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

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彀？比似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

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次章云：「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夙昔齊

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僂僂，薄命長辭知已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為兄剖，兄生

辛未，吾丁丑，共此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

行成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二詞純以性情結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甯告語，無一字不從肺腑流出，此華峯之勝處也。惟不悟沈鬱之

致，終非上乘。878

致，終非上乘。878

【彈劍草】明陳邦儀撰。邦儀生當亂世，奔竄於兵火之間，故所作語多悲楚。

【彈鈇記】一本明車任遠撰。傳奇。

【殞淑集】一卷附一卷清震澤王廷鼎撰。有光緒刊本。

【碧亮亭清秋月】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碧摩亭集】一卷清江都許昌齡撰。有康熙刊本，在高陽四種內。

【碧文犀】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碧玉離生】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碧玉歌】六首樂苑曰：「宋汝南王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六首之中，其「故尚好」「傾城色」「結金蘭」三首，郭茂倩與左克明都以為是無名氏的古辭，而徐陵玉臺新詠又以「傾城色」「就郎抱」二首為孫綽所作，「助花色」一首為梁武帝詞（以上題名係取自原詩的末三字）但這種辨正雖也重要，然和「時代性的文學」之敘述上並沒有甚麼關係或妨害用不着

文學」之敘述上並沒有甚麼關係或妨害用不着

斤斤不已的去考數了100)

【碧玉將軍翡翠嘆】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碧玉壺蔡杜詩鈔】二卷。清寶山金元思撰。有道

光刊本。

【碧玉燕】⁴⁴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碧玉樓】⁴⁵六卷，十八回。有積善堂刊本。題「竹溪

修正山人編次」首某氏序。

【碧玉串】⁵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碧雲詞】¹⁶⁷二卷，附樂府餘論一卷。清長洲宋翔鳳

撰。有江陰繆氏刊本，在雲自在龕叢書四集內。

【碧雲天】¹⁰⁴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碧雲天】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

本。

【碧雲天黃花地】⁴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

本。

【碧雲天金風陣陣】⁸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

續譜木刻本。

【碧雲西風】¹⁰⁶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

刻本。

【碧雲西風皓】²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碧雲西風活月融融】³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

木刻本。

【碧雲秋露詞】²二卷。清天都黃衢撰。有光緒黃氏

重刊本。

【碧雲寺】⁴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碧水重山】¹²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

刻本。

【碧琅玕館詩鈔】¹³清咸豐間楊光儀撰。

【碧雞漫志】²⁰⁴一卷。宋王灼撰。是編詳述曲調源流，

首述古初至唐宋聲歌遞變之由，次列二十八調溯

其得名之所自，與其漸變宋調之沿革。其曰碧雞者，

蓋作是書時，適居碧雞坊，固以為名。有學海類編本，

知不足齋刊本，足。唐宋叢書本不足。

【碧香吟館詩鈔】²⁰⁶一卷。清海甯朱銛撰。有藍格鈔

本。

【碧虛齋詩鈔】²¹²¹不分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黑

格鈔本。

【碧虛齋吟草】八卷。清高郵宋茂初撰。有道光志

道堂刊本。

【碧衡館集】清光緒間周蕃撰。

【碧川文選】四卷。明楊守陞撰。其文才力萎弱。

【碧山樂府】一卷。續一卷。洪東樂府二卷。和李中

麓詞一卷。明王九思撰。藝苑卮言。王漢陂所為折桂

令。云望東華人亂。靡紫羅欄。老盡英雄。此是名語。又

有一詞。云暗想東華。五夜清霜寒。駐馬尋思。別駕一

天風。雪曉排衙。句特軒爽。四押亦佳。而暗想尋思。四

字不稱。乃知完璧之難也。

【碧山樂府】二卷。南宋王沂孫撰。大抵碧山之詞，

皆發於忠愛之忱，無刻意爭奇之意，而人自莫及。論

詞品之高，南宋諸公，當以花外為巨擘焉。其詠物諸

篇，固是君國之憂。時時寄託，卻無一筆犯複。字字貼

切故也。天香龍涎香一首，當為謝太后作。其前半多

指海外事。惟後疊云。苟令如今漸老。總忘卻尊前舊

風味。必有寄託。但不知何所指耳。至如南浦春水云。

簾影蘸樓陰，芳流去，應有淚珠千點。滄浪一舸，斷魂

重唱蘋花怨。寄慨處，清麗紆徐，斯為雅正。又慶宮春

水仙云。歲華相誤，記前度湘皋，怨別哀絃重聽。都是

淒涼，未須微後疊云。國香到此，誰辨煙冷沙昏，頓成

愁絕。結云。試招仙魄，怕今夜瑤簪凍折，攜盤獨出，空

怨咸陽，故宮落月，淒涼哀怨。其為王清惠輩所作乎。

（清惠等詩詞具見汪水雲湖山類稿。）又無悶雪意

後半云。清致情無似，有照水南枝，已攬春意。誤幾度

憑闌，暮愁凝睇，應是梨雲夢好，未肯放東風來。人世

待翠管吹破蒼茫，看取玉壺天地，無限怨情，出以渾

厚之筆。張皋文詞選，碧山詞止取四首，除齊天樂賦

蟬外，有眉嫵新月，高陽臺梅花，慶清朝榴花三闕，且

於每詞下各注案語。眉嫵云。此喜君有恢復之志，而

惜無賢臣也。高陽臺云。此傷君臣宴安，不思國恥，天

下將亡也。慶清朝云。此言亂世尚有人才，惜世不用

也。是知碧山一片熱腸，無窮哀感，小雅怨詵不亂之

旨，諸詞有焉。以視白石之暗香，疏影，亦有過之無不

及，詞至此，篋以加矣。878

【碧山草堂遺稿】二卷。清海甯馬自熙撰。有光緒刊本。

【碧鮮齋詩鈔】清乾隆間曹錫黼撰。

【碧紗籠】一本。明來集之撰。雜劇。集之號元成子。

蕭山人崇正間進士，大學士宗道之子。

【碧容祭監】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碧渠詩文集】清道光間樊東陽撰。

【碧漪坊人遺草】清光緒間陸惟燦撰。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宋馬廷鸞撰。按廷鸞有

碧梧精舍，又自號玩芳病叟，因以名集。其詩文皆雅

贍秀潤，而駢體之文，更爲工緻。

【碧梧山館詞】二卷。清六合汪世泰撰。有隨園刊

本。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八年排印本。均在隨

園三十種內。

【碧梧江蕉館詞】一卷。清陽湖左錫璇撰。有光緒

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碧桃記】一卷。清陽湖陸繼輅撰。有原刊本。在香港

蘇山館全集內。

碧

【碧桃深院】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碧桃館詞】一卷。清仁和趙我佩撰。有光緒徐氏

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碧桃錦帕】四本。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碧城詩髓】八卷。題跋二卷。春明新咏一卷。芍藥

詩一卷。清錢塘陳文述撰。有頤道堂刊本。

【碧城詩鈔】清嘉慶間陳文述撰。

【碧城仙館詩鈔】十卷。清錢塘陳文述撰。有嘉慶

刊本。又一本。八卷。有光緒刊本。在靈鶴閣叢書內。

【碧城仙館女弟子詩】不分卷。清嘉定王蘭修撰。

有道光西湖翠淥園刊本。

【碧城仙館春明新咏】一卷。芍藥詩一卷。清錢塘

陳文述撰。有頤道堂刊本。

【碧落雲橫】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碧蘭割股】廣州流行俗曲。富經堂木刻本。

【碧蓮繡符】一本。明葉憲祖撰。雜劇。有盛明雜劇

本。

【碧草迷芳徑】⁴⁴⁴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碧草軒詩鈔】一卷。清秀水張其是撰。有石印本。在濮川詩鈔內。

【碧蘿軒詩課遺草】⁴⁴⁹二卷。清錢塘諸鴻逵撰。有道光刊本。

【碧蘿吟館詩集】清海昌馬錦撰。有道光刊本。

【碧蘿吟館唱和詩詞二刻】一卷。清海昌馬錦撰。有道光刊本。

【碧蘿吟館唱和詩詞四刻】一卷。清海昌馬錦撰。有道光刊本。

【碧聲吟館唱酬錄】一卷。清仁和許善長撰。有光緒刊本。

【碧螺書屋偶存草】清嘉慶間王中伯撰。【碧里雜存】一卷。明董穀撰。是書雜記瑣聞，多齊東之語。

【碧羅庵詩文鈔】⁶⁰⁹六卷。清錢塘陳銛撰。有鈔本。【碧腴齋詩】八卷。清桂林胡德琳撰。有隨園刊本。

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均在隨園三十種內。

【碧腴齋詩存】⁴八卷。清桂林胡德琳撰。有小倉山房刊本。

【碧筠樓吟稿】一卷。清歸安楊清材撰，附韻芳閣吟稿一卷。浣芳閣吟稿一卷。羅田潘煥榮潘煥吉撰。

有道光巾箱本。道光刊本，在閩秀詩內。

【硯雨山房詩集】¹⁶¹⁰清乾隆間莫瞻菴撰。【硯北詩草】¹一卷。附半緣詞一卷。清海甯查學撰。有乾隆五年刊本。

【硯北叢錄】³清黃叔琳撰。皆雜採唐宋元明及近時說部，亦益以耳目所聞見，大抵多文人嘲戲之詞。

【硯北吟草】⁴⁰不分卷。清長白廷琳撰。有紅格鈔本。【硯壽堂詩餘】一卷。清錢塘吳存楷撰。有嘉慶刊本。光緒重刊本，均在硯壽堂詩鈔內。

【硯壽堂詩鈔】⁸⁹八卷。續鈔二卷。附詩餘一卷。清錢塘吳存楷撰。有嘉慶刊本。光緒鄂垣重刊本。

【硯林詩集】⁴⁴四卷。清錢塘丁敬撰。有當歸草堂刊本。在麴農硯林詩集內。同治十年重刊本，在西冷五

布衣遺著內。

【硯思集】清田同之撰。

【硯隱詩存】清道光間楊義撰。

【硯劍書課圖詩文】不分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

有筆花金刊本。

1661₃ 【醜齊后無鹽破連環】一本。元郭光祖撰。雜劇。

4₀ 【醜女慶洞房】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4₁ 【醜姐出閣】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7₁ 【醜姐兒出閣】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2₆ 【醜姐兒自嘆】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2₈ 【醜姐兒做夢】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4₂ 【醜婦人讚】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4₄ 【醜奴兒】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7₄ 【醜駙馬射金錢】一本。元楊顯之撰。雜劇。

1661₄ 【醜庵存稿】二卷。清江都張榆撰。有感豐十年王氏刊本。在友聲集內。

0₂ 【醒齋遺集】清光緒間何允孝撰。

2₂ 【醒後集】五卷。續集一卷，附京省次五卷。明盧維

楨撰。其集以奏疏公移評駁與詩文雜著共為一編。蓋維楨留心吏事，故案牘亦一一錄存。

2₇ 【醒名花】十六回。有坊刊本。大連滿鐵圖書館藏。

清無名氏撰。題「墨愁齋新編」。日本秋水園主人小說字彙引此書。

說字彙引此書。

4₄ 【醒夢駢言】十二回。有稼史新刊大字本，有圖，封面題「新刊醒世奇言」。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孔德

圖書館藏。題「蒲崖主人偶輯」。封面別題「守樸翁

編次」。據問情老人序，則作者又號菟哇子。每回演

一故事。

4₄ 【醒世名言夢月樓】十六回。徐震撰。見日本寶曆

甲戌船載目。書為消閑居精刊本。題「構李煙水散

人編次」。首幻庵居士序，目第一回為「牡丹亭訂

合同心社」。第十六回為「法喻青蓮闡明果報」。又

日本天明間秋水園主人小說字彙所附引書目亦

有此書。今未見，不知其流別。

3₀ 【醒世良規】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3₈ 【醒世道情】上海流行俗曲。商務印書館。

【醒世姻緣傳】一百回。有同德堂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同治庚午覆本，封面題「重訂明朝嫵緣傳」。清人撰題「西周生輯著」。「燃藜子校定」。首辛丑瓊碧主人序，凡例八則，及東嶺學道人題記。蔣瑞藻小說枝譚下引夢蘭瑣筆：蒲留仙聊齋志異脫稿後百年，無人任剗，乾隆乙酉丙戌，楚中浙中同時授梓。楚本爲王令君某，浙本爲趙太守起呆所刊。鮑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緣小說，蓋實有所指。書成，爲其家所許，至褻其矜。云云。按書中所記多順康間淄川章邱兩縣之事，而於淄川事尤切，與留仙之地域時代皆相當，則書爲留仙作之說，甚爲可信。觀其內容，更足證實詳下。又日本享保十三年（清雍正六年）一船載日已有醒世姻緣，所記序跋凡例與今通行本全同，則是書刊行至遲亦在雍正六年以前矣。醒世姻緣傳在同類書中是部最奇特的書，一切的婚姻故事，無論牠的主人翁屬於那一個階級，他們戀愛的進程如何殊異，但總不出兩途，一是團圓，一是生離死別，而他們的兩個心却總是一

致的。這部書却不然。牠寫的是一對孽緣的夫婦，是一個怕老婆的故事。一條被裹藏着兩個異樣的心，偏偏要分離也分離不得，雖然從前似乎沒有人道過，但這却是普遍常有的事。作者捉到這樣一個好題材，又加上了他那生花妙筆，這個故事就顯得格外動人了。是書敘山東人晁源射死了一隻仙狐，又把狐皮剝了。他又寵愛他的妾珍哥，把他的妻計氏逼得上弔自殺。後來晁源托生爲狄希陳，死狐托生爲他的妻薛素姐，計氏托生爲他的妾童寄姐。狄希陳受他的妻妾的種種虐待，素姐的殘暴凶悍更是慘無人理。後來幸得高僧胡無翳指出前生的因果。狄希陳念了一萬遍金剛經，才得銷除冤業。作者似是個頗不滿或嫉忌那才子佳人小說中的主人翁對對都是似膠如漆的美滿，故意別出心裁以寫這個悍婦故事的。除此書外，他所著的聊齋誌異中有江城、邵女及馬介甫三篇寫悍婦之威，亦莫不虎虎有生色，令讀者變色。此書結構頗似江城篇，其所附議論亦同，正因出於一手之故。蒲松齡（一六

三零——一七一五——字留仙，一字劍臣，號柳泉居士，又號西周生，山東淄川人。讀書於巒山中。老而不達，以諸生授徒於家。康熙五十年，始成歲貢生。著作頗多，尤好爲通俗文字，有問天詞、東郭外傳、牆頭記……等鼓詞，及慈悲曲、禳妬咒、富貴神仙……等俗曲。禳妬咒即寫聊齋誌異中的江城故事。作者爲山東人，故所作俗文多用山東土話，而醒世姻緣傳中用之尤多。據胡適考證，書中的故事實有藍本，薛素姐是作者一位同社的詩友王鹿瞻夫人的映像，其言或可相信。

【醒世愚蒙】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醒世金鐸】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醒世小說九尾龜】十二集，一百九十二回。有清

光宣間上海點石齋發行本。張春帆撰。題「漱六山房著」。每集十六回，自爲起訖。春帆名未詳，江蘇常州人。按此書後人續至二十四集。

【醒世恆言】四十卷，收話本四十篇。有明葉敬池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封面右上題

醒

「繪像古今小說」首天啓丁卯（七年）隴西可一居士序，日文內閣文庫藏，明葉敬溪刊本，首天啓丁卯隴西可一居士序圖及行款，悉同上本，封面右上僅存「繪像」二字，大連滿鐵圖書館藏。通行行慶堂刊本，卷首亦載天啓丁卯隴西可一居士序，無圖，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此行慶堂本有二本：一爲四十四篇，足本二十三卷，爲金海陵縱慾亡身，一本刪去此篇，析原書卷二十張廷秀逃生救父爲上下二篇，分入卷二十及卷二十一兩卷中，而以原第二十一卷之張淑兒巧智脫楊生篇補入第二十三卷，今所見者多是此三十九篇本也。明馮夢龍纂輯。原書不著撰人，葉敬池葉敬溪二本題「可一主人評」「墨浪主人較」。行慶堂本題「可一居士評」「墨浪主人較」。其中除卷二十三及卷三十三爲通俗小說殘本，所有外尚有卷六小水灣天狐詒書，敘唐玄宗時王臣因彈狐奪取天書而爲狐所捉弄事，其風格似爲宋元人作。卷十三勘皮鞋單證二郎神，敘孫神通冒作二郎神而與韓夫人通好事，描寫逼真，文筆樸實自

然，大似宋人之作。卷十四闌樊樓多情周勝仙，敍女郎周勝仙與范二郎相戀而不得相會。勝仙病亡后，爲盜墓賊救活，不得已與之同居。後乃乘隙逃訪二郎，二郎疑爲鬼驚，而以酒器擊死，後獲盜墓賊，其冤始雪。事文中有「那大宋徽宗朝年，東京金明池邊有座酒樓，喚做樊樓……」其他地名如桑家瓦裏等等，也都是宋代地名。文筆古拙，絕類出于宋人之手。卷十七張孝基陳留認舅，敍漢末張孝基承繼得岳家巨產，却不忘其成爲破家子弟而流落在外的妻舅，終于讓產于他，使他成爲一個好人的事。其風格似爲宋元人作。卷三十一鄭節使立功神臂弓，敍鄭信立功成名事，風格亦似宋人所作，且開端直說「話說東京汴梁城開封府……」也大似宋人的口吻。

【醒世恆言十二樓】清初，戲曲家李漁亦善作通俗小說。漁（一六一一—一六七六以後）字笠翁，號覺世裨官，亦稱湖上笠翁，或號覺道人，蘭溪人。少好遊歷，晚由南京遷居杭州。世稱李十郎。所著有十二

樓，全名爲醒世恆言十二樓，又名爲覺世名言第一種。書中共有故事十二篇，大約都是他的創作。這些故事，每一篇都是與「樓」有關係的，故謂之十二樓。全書事跡多奇詭可喜，敍寫亦甚橫恣活潑，語氣多帶滑稽，一如他所作的十種曲。那十二樓即合影樓，凡三回，奪錦樓，凡一回，三與樓，凡三回，夏宜樓，凡三回，歸正樓，凡四回，萃雅樓，凡三回，拂雲樓，凡六回，十香樓，凡二回，鶴歸樓，凡四回，奉先樓，凡二回，生我樓，凡四回，聞過樓，凡三回，共十二卷三十八回。又有連城壁全集十二集（別本名無聲戲，內容全同），外編六卷，亦李漁撰，全集集演一故事。外編卷演一故事。

【醒風流奇傳】二十回。有坊刊本，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清無名氏撰。題「霍市散人新編」。首霍市主人自序（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序缺）不記年月。日本天明間秋水園主人小說字彙引此書。

【醒悟人心】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醒藉堂試體詩】一卷。清仁和葉檀撰。有浙江書

局重刊本，在琴台合刻內。

「碑」¹⁶⁶⁴「碑」的名稱，最早的，是見之於儀禮中，士昏禮所載。但是他的用處，和後世作爲記刻文字用的不同。「碑」的作爲記刻文字之用，當起於秦朝的時候。自從兩漢以後，牠的用處格外多，而關於這一類的文字，也就日增月盛了。吳訥文體明辨中，論述「碑」的起源，流別和體例，最是詳盡。還有什麼「碑陰文」也是「碑」的一種，現在一併錄在後面。吳訥文體明辨說：「考士昏禮：『入門當碑揖。』註云：『宮室有碑，以識日影，知早晚也。』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註云：『古宗廟立碑繫牲。』是知宮廟皆有碑，以爲識影繫牲之用；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則「碑」之所從來遠矣。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宮室之碑」，有「橋道之碑」，有「壇井之碑」，有「神廟之碑」，有「家廟之碑」，有「古迹之碑」，有「土風之碑」，有「災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觀之碑」，有「託物之碑」，皆因庸器漸闕，而後爲之；所謂以石代金，同乎不朽

碑

者也。故「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此「碑」之體也。又「碑」之體，主於敘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¹⁶⁶⁴

【碑誌體】碑誌一體，其起源甚古。其文詞皆大書深刻，其用意則垂諸久遠，萬古不滅。所謂碑實銘器，銘實碑文，本不限於墓壙，後世則用之墓壙者多，非初制也。各家論列序次如左：劉彥和誄碑篇云：「碑者，埠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埠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動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屬「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吳敏德云：「考士昏禮：『入門當碑揖。』祭義云：『牲入麗於碑，是知宮廟皆有碑，以爲識影繫牲之用；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則「碑」之從來遠矣。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宮室之碑」，有「橋道之碑」，有「壇井之碑」，有「神廟之

碑，有『家廟之碑』，有『古迹之碑』，有『土風之碑』，有『災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觀之碑』，有『記物之碑』，皆因庸器漸闕，而後爲之。又碑體主於敘事，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姚姬傳云：「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功頌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瑯琊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爲「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又云：「古者書旌柩前，即謂之『銘』，故不必有韻之文，始可稱銘。案禮記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祭法云：『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

而明著之後世者也。』又云：『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左氏襄二十九年傳云：『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據此，則銘之義至廣，凡樹之山岳，勒之宗廟，無論爲金爲石，有韻無韻，皆可稱之，不獨揭之墓道與埋諸幽也。姚仲實云：「碑誌類之可誦者，自李斯泰山瑯琊之罌碣石，會稽諸刻文始。後惟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庶足繼之。而退之平淮西碑，尤爲傑作。其廟碑墓碑，在東漢者，大抵以高簡之筆，行於儷語中。魏晉以降，乃漸輕靡。及退之變偶爲奇，而謀篇變化，造句奇崛，遂爲第一大手筆。宋諸家惟歐公有其情韻不墮處。」林琴南云：「碑誌之文，竊以漢文肅，唐文贍，元文蔓，而昌黎之碑記文字，又當別論，不能就唐文中繩尺求之。劉勰、高蔡、中郎之才，鋒竊意亦以爲確。郭有道碑，膾炙人口，由其氣韻至高，似鼎彝出於三代，不必極雕錫之良，而古色斑斕，望之即知非晚近之物。陳太邱凡三碑，一爲歎功述行，似

「遺愛碑」也，次則「廟碑」；又次則「墓碑」；「廟碑」簡約，「墓碑」最著意。敍太邱生平，渾穆雅健。使元明人恣意摹仿，終形其儉；大抵碑版文字，造語必純古，結響必堅審，賦色必雅樸。往往宜長句者必節爲短句，不多用虛字，則句句落紙，始見凝重。平淮西碑及南海廟碑，試取讀之，曾用十餘字爲一句，否？元人碑版文字最多，幾於敍入官中文字，則真不知古人裁制之謹慎處；至於表忠觀碑，則別爲一體，亦爲古今傑作。」
 前三家則言碑誌體的起源，及用途。後二家則言文章的工拙，觀此可以思過半矣！其標題之異名亦多，今分述於下：(1) 石刻——是體多摩崖之作，以周穆奔山之紀爲最古；次則秦代諸刻，皆李斯之作，雖侈陳功德，文不可及。(2) 石鼓文已斲石爲之，非此製也。(3) 碑及碑記——「碑」古亦有之，文則盛於東漢，彥和所謂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惟文體則無一定，或僅序而無銘，或僅銘而不序，其名則通曰「碑」，或曰「碑記」。有銘者或曰「碑銘」。(4) 廟碑及神道碑——古者「廟碑」用以麗牲，其有文者，則始

於漢之淮源廟碑，蒼頡廟碑，其爲家廟者，則莫著於顏真卿之顏家廟郭家廟兩碑。至「神道」即「墓碑」也。地理家以東南謂爲神道，立碑於其地，故名。漢有太尉楊公神道碑，或僅稱「神碑」。洪氏隸釋有張公神碑是也。(5) 碑陰——吳氏謂碑之面曰陽，背曰陰。「碑陰」文者，爲文而刻之碑背也，亦謂之「紀」。古無此體，唐始有之。或他人爲碑文而題其後，或自爲碑文而發其未盡之意皆是也。(6) 墓誌及墓誌銘——古之葬者，慮陵谷之變遷，故碑述大略，勒石加蓋，埋之壙中。後則假手文人，多所藻飾，已失古意。其標題則以有誌無銘者曰「墓誌」；有銘無誌者曰「墓銘」；誌銘而兼具者曰「墓誌銘」；誌銘之前，又有序文，曰「墓誌銘并序」；然亦有題曰誌而有銘，題曰銘而有誌，及題曰誌或銘，而文不相應者，皆變體也。其類乎此者，尤不勝枚舉，如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既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歿於他所而歸葬者曰「歸葬誌」；葬而復遷者曰「遷祔誌」；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碑者曰「墓碑記」；曰「墓碑銘」；書於木版

者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擴誌」，曰「擴銘」，曰「椰銘」，曰「埋銘」，其在釋氏曰「塔銘」，曰「塔記」，皆誌銘之別體也。(6)墓表——始於漢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所以示表異之意，猶之表厥宅里也。蔡中郎集中有曰「靈表」者，歐陽修集中有曰「阡表」者，皆異名而同實者也。(7)碣——與碑略相似；黃宗義金石要例云：「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此碑碣之分。凡言碑者，即神道碑也。後世則碣亦謂之碑矣。」其見於文者，則以晉潘尼之黃門碣為最古。(8)銘——此與箴銘之銘異，而體亦後起，當以禮記明旌之義為最著，始則用金，後代以石。其文則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長短言散文不等；或無韻，或有韻，或不止一韻者，無定體也。(9)題名——相傳唐有雁塔題名，為科名故事。後之游山水者，足跡所經，往往敘其姓名道里及年月，題書巖石，以垂久遠。文亦有可誦者。(10)

【碑記】六卷，清蕭山毛奇齡撰。有原刊本，在毛西

河全集內。

【碑陰文】「碑陰文」，吳氏謂：「凡碑面曰陽，背曰陰，碑陰文」者，為文而刻之碑背也，亦謂之紀。古無此體，至唐始有之。或他人為「碑文」而題其後，或自為「碑文」而發其未盡之意，皆是也。」(11)

【魂辯】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魂辯】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魂遊地獄】廣州流行俗曲。德文堂鉛印本。

【丑角曲代喂】北平流行俗曲。(雙簧)

【丑落套】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孟亭詩本】清寶應王箴與撰。有原刊本。

【孟亭居士詩文稿】九卷。清桐鄉馮浩撰。有嘉慶刊本。

【孟亮揆】繹來清——一六八五頃江蘇長洲人。工詩。一六七零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講。

【孟彥深】士源。唐人。登天寶二年進士第，為武昌令。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孟郊】東野。唐——七五一至八一四。湖州武康人。

(今浙江武康附近)父庭玠，爲崑山尉。母裴氏，生郊及二弟鄴、郢。六七歲時，即端序有法，隱居嵩山，稱處士，性耿介，少諧合。賦詩劇目，鏗心爲韓愈、李翱、李觀輩所稱誦。兩舉進士，皆不第。一集中有落第，再下第，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失意歸吳，因寄東台劉復侍御，下第東南行諸詩。一韓愈嘗作孟生詩以慰之，有這幾句：「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嶮嶽？」「卜和試三獻，期子在秋砧。」貞元十二年，年四十六，以遵夫人之命，又集京師，始得進士第。一韋莊請追贈不及第人，郊在其中，而登科記則說他在貞元十二年及第。昌黎集舊注謂郊以天寶十年生，故其及第時爲四十六歲，而注又謂「呂渭知舉，郊及第，年五十四」，則生年又當移前。這些疑問，現依韓愈所作墓誌銘來斷定。一時張建封鎮徐州，李翱薦郊說：「茲爲平昌孟郊，正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又說「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

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佗日爲執事惜之。」李觀也薦他於梁肅，說「郊之五言詩，其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兩謝。」然兩次薦書都沒有下文。過了四年，選溧陽尉，他不高興，韓愈作序送之，有「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之語。縣有投金濬，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他常去坐水旁，徘徊賦詩，故曹務多廢。縣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元和元年，去職。韓愈作薦士詩，薦他於鄭餘慶，說「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寒酸溧陽尉，五十幾何老。幸當擇珉玉，甯爲棄珉瑁。」李翱分司洛中也，薦之於鄭。鄭時爲河南尹，水陸轉連使，留守東都，遂辟郊爲判官，試協律郎。時元和三年，翌年，遭母喪，又失三子，韓愈曾作失子將何尤詩以慰之。九年，鄭餘慶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他挈其妻行，途次閬鄉，忽暴疾卒，年六十四。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家者累年。友人張籍等私謚曰貞曜先生。有詩集十卷。

【孟郊詩】孟東野雖然活六十四歲，但是窮一輩

子下第，再下第，到五十歲以後才登進士，並未得到高官顯爵。當他的晚年，兒子又死掉了。他的確是一個家苦而孤獨的詩人。他的性情，他的境遇，都逼他走到刻苦慘淒的道路上去。如他贈崔純亮詩「食糞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真是活活畫出一個愁雲闇淡的苦吟詩人的形態。又如秋懷詩「孤骨夜難臥，吟蟲相唧唧。老泣無涕淚，秋露爲滴瀝。去壯暫如剪，來衰紛似織。」無怪乎後來的人都怕他讀他這種慘顏無歡的哀鳴詩呢。

究竟這位詩人的天才很大，他不僅工於苦吟，他有時出語的氣象却是非常之闊大。如遊終南山詩「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贈鄭夫子魴「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等句，胸懷又是何等的寬宏，真是與窮愁的孟郊幾不相類。但在後世詩人固然有尊重他的，也有不滿意他的。如蘇東坡以寒蟲比他的風度，以小魚及螿蟻比他的品格。元好問又加上他「詩囚」的綽號。這由於他們的遭遇及工力各不相同，所以大家不一定

能互相了解。再者，韓愈乃當時文宗，一代詩豪，何以偏偏頌揚他到極處，意有「我願化爲雲，東野化爲龍」等句，這實在是因爲孟郊的奇險，實開前代未有之創局，不僅是能改變唐代的詩風，而且代是一個認真作詩的人，看他的吊盧殷詩中的兩句話：「有文死更香，無文生亦腥。」可見他的意旨之所在。

至於像他一般狹隘的胸懷與窮苦的境遇，而詩的風格又頗相仿佛的，在漢則有鄭炎與趙壹，在魏又有程曉以後詩人之學東野的，還有北宋的王令（有廣陵集）及南宋之謝翱（有晞髮集）在元和同時詩人中，與孟郊相近者，尚有柳宗元，柳詩中也有幽怨苦楚，與孟東野抱同病之處，而且他們又同有學謝靈運的地方，尤其是關於詩的色澤一方面。孟東野學到謝的烹練詞采，柳子厚學到謝的藻繪山水。

1021

【孟元老】宋——一——二六項人。南渡后，追憶汴京盛況，著東京夢華錄十卷（四庫總目）自都城坊市節序風俗及當時典禮儀衛靡不賅載。

【孟晉齋文集】五卷。清會稽顧壽楨撰。有見素抱璞齋刊本。又一本五卷外集一卷附周烈士傳一卷。有排印本，在顧氏家集內。

【孟晉齋集】清錢塘陳章撰。有勤有書室刊本。

【孟雲浦集】八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明孟化鯉撰。化鯉少從尤時熙遊，講良知之學，以無欲為宗。

【孟雲卿】唐——七四九頃河南人。全唐詩云：一曰武昌人。唐才子傳作關西人。天寶間，應舉不第。

與薛據相友善，嘗流寓荊州。杜甫甚加愛重，多相贈答。韋應物遇之廣陵，有詩云：「高文激頰波，四海靡不傳。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其才名於此可見。仕終校書郎。雲卿詩宗沈千運，陳子昂，氣格高古，有集傳世。

【孟賈】¹⁰⁸張文潛云：「唐詩人多窮，賈鳥為甚。孟郊詩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鳥曰『市中有一巢』。」

山，客舍寒無煙。」又曰：「井底有甘泉，郊中常苦寒。」

孟氏薪水自足，鳥則俱無故云。郊寒鳥瘦。然讀韓吏部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開，天

孟

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鳥在人間。」是韓之以鳥繼郊，若有定論，而鳥之哭郊，亦有詩云：「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處，斜日下寒天。」則郊之窮亦與鳥相似，惟其詩則為宋宋敏求編次，託興深微，而結體古奧，昌黎以下皆推之，窮其人固不能窮其詩也。迨東坡有空螯小魚之謂，元好問且目之為詩囚，說者謂蘇尚豪肆，元尚高華，門徑不同，故是丹非素，未可據為定論。噫！是亦過矣。鳥詩偏於幽僻，實為宋四靈之先導。惟四靈實分派於姚合，仿鳥近體而不能仿古體，仿鳥近體之偶句，而不能仿其全篇，四靈破碎尖酸之病，亦不能責鳥也。但以矯豔元白，故自成一格。鳥是以與郊並傳耳！⁸⁷³

【孟珠】¹⁵按孟珠及翳樂均兼舞曲及倚歌兩種。孟珠十之二，翳樂三之一，為清商曲。

【孟子】¹⁷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周——前三七二至

二八九鄉人。卒年八十四。早喪父母，仇氏，三遷至學宮之旁，嬉習俎豆之事。受業于思之門人，學成，歷遊

梁、齊、宋、魯、滕諸國。時天下方務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軻乃述唐虞三代之事，所以所至不合，乃歸。與門人萬章等著書以終。今有孟子七篇，相傳就是他和門人記載遊歷各國與諸侯及時人問答的言語而成。又有外書四篇，較前書出世略晚，故趙岐已說是偽作書的內容，不外祖述唐虞三代之德，講論詩書與闡揚孔丘的學說。所以主張尊王賤霸，重仁義，輕功利，創性善諸說。因他長於辯才，爲文又能開闢抑揚，極盡神妙，所以凡讀過孟子的人都彷彿目覩他那種滔滔不絕的神態。就是文章的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爲後世楷模。他和莊周的文學，一以理勝，一以情勝，都是天地間難得的浩壯文學。

【孟子文學】孟子也如論語同樣性質，記載孟子的言行的。不過論語非孔子自作，孟子却是孟子自己作的。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孟軻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孟子於周遊各國後，不得其志，退而撰其言行的。據趙岐孟子題辭裏所說，孟子著書七篇，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但後人也有懷疑非孟子所自作，正如孔子弟子作孔子的論語一樣。孟子除七篇外，又有外書四篇，那是後人所依托的。漢書藝文志即載十一篇。孟子處身於戰國的時代，他這樣游歷各國，不用說，他也是一個說客，正如蘇秦與張儀一樣。不過他希求人家不要以詐偽來治其國，來對敵人，這點與當時的說客們完全獨異的，不過主見雖然不同，但是他的話鋒，也如他們尖不可犯，而使我們看到斷不是一個斯斯文文如孔子一類的儒者，却是一位英雄趕趕的辯士。他的文字所表現的，便不像論語的簡短，却是言論滔滔，一往不絕。取材精而嚴，譬喻美而切，而使聽者容爲之動，色爲之變。雖然諸王都不肯聽信於他，然其言語之間，無不十分讚服的。所以他的文字比論語美得多了，而在文學上也愈有其雋永的趣味。

【孟子詩說】孔子以後的儒家兩大師是孟子荀子。孟子說詩，提出兩種方法：一是「以意逆志」。孟子萬章篇載孟子與咸丘蒙有此下一段談話，咸丘蒙

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這種以意逆志的辦法，雖然不科學，雖然祇是主觀的探索，然詩人由熱烈的感情之火所迸出來的詩句，是很容易言過其實的。「以意逆志」確是刺探作者深心的好方法，同時也是認識詩的必需條件。告子篇載有孟子「以意逆志」以釋時的例證。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孟子雖然能提出「以意逆志」的好方法，但以自己是「講道德，說仁義」的哲學家，而不是文學家，由是其意是道德仁義之意，以道德仁義之意，刺探詩人之志，由是詩人及其詩，皆是道德仁義了。以怨不怨解釋小弁凱風，是否真合詩人之志，不可知，但確是站在情感的觀點，以刺探詩人的情感，我們可以無異議。而最後說到孝不孝的問題，使離開情感的觀點，而塗上儒家的色彩了。對小弁凱風的解釋，還是很客氣的。「以意逆志」對其他各詩的解釋，則完全走到「斷章取義」的道上，假使說是「以意逆志」，那我們祇有說是太不客氣的。「以意逆志」了。齊宣王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便舉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於囊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爲證，說：「昔者公劉好貨。」並且說：「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齊宣王又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便舉詩云：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爲證，說「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並且說：「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梁惠王篇）假設這不是「斷章取義」，而是「以意逆志」，則其所逆之志，去詩人之志，恐怕有十萬八千里呢！孟子提出的另一辨法是「知人論世」。萬章篇說：「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這是對作品探求其個人的歷史的，社會的諸種關係，我們也是無異議的；但追考他說此言的目的，是在尚友，不是對文學的欣賞與批評，這便又染上了濃厚的儒家的致用的色彩。不過，無論如何，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的兩種方法，確是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大進步，而且在後來的批評界也有很大的影響。

【孟子見梁惠王】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孟子養氣說】孟子自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且看他的所謂浩然之氣是什麼？他說：「其爲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公孫丑）在當時孟子提出一個「氣」字，正與莊子提出一個「神」字一樣。在莊子孟子的本意，其所謂「神」與「氣」本與文學批評無關；但後人論文，却偏偏要在這種不可捉摸的抽象名詞上去推敲，論文講到精微之處，總不外「神」與「氣」，所以現在亦必得把他闡說一下。

■莊子之所謂「神」，是道家的修養之最後境界；孟子之所謂「氣」，是儒家的修養之最後境界。所以論「神」必得內志不紛，外欲盡蠲，論「氣」必得配義與道。其虛實之別，即「神」「氣」之分。因此後人把神與氣的觀念應用到文學批評上，也覺得論「神」則較爲虛玄，論「氣」則較爲切實。孟子這個「氣」的觀念，雖非論文，但並非與文學批評絕無關係。因爲養氣之說，即本於他的「知言」的觀念，一轉變而來者。所謂知言云者，只足以知他人之言，固非自己對於立言之預備也。易言之，即非自己對於文學上的一

種修養工夫也。明白了「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然則對於自
己之言，其不欲有所蔽，有所陷，有所離，有所窮，蓋可
知矣；其不欲爲詖辭，爲淫辭，爲邪辭，爲遁辭，又可知
矣！然則將若何而後能不爲詖辭，淫辭，邪辭，遁辭乎？
將若何而後能使其言之無所蔽，無所陷，無所離，無
所窮乎？於是進一步遂想到配義與道的養氣工夫。
如能胸中養得一團浩然之氣，則自然至大至剛，自
然不致流爲詖辭，淫辭，邪辭，遁辭矣。孔子所謂「有
德者必有言」也，即是此意；不過孟子始拈出一個
「氣」字耳。而且辭之詖淫邪遁，有時或是環境的關
係，所謂「幽厲與則民好暴」也，至養氣則完全是個
人修養的關係，又所謂「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也，所以知言是消極的，養氣是積極的，知言
是對人的，養氣是對己的，一則因言以知心，一則養
氣以立言，其分別之點如此而已。我所以謂即一件
事的兩方面者此也。這個關係，韓愈亦能明之，韓氏
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

孟

翊書）這不是說養氣即是立言的預備嗎？這個關
係，蘇轍亦能明之，蘇氏云：「文者氣之所形；孟子
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稱
其氣之小大。」（上樞密韓太尉書）這不是說孟子
文章之美，即由於他養氣的工夫嗎？不過他們於孟
子所云知言養氣二者之關係，不曾說得明暢而已！
這決不是我要說孟子論氣與文學批評有關，纔這
般附會者，因爲實有如此關係，所以後來文氣說得
以本之發揮也。孟子固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不得已而後言，此所以氣盛言宜，此所以稱其
氣之小大也。H.C.

【孟子知言說】孟子在文學批評上有兩項長處。
這兩項長處，孟子也自知之而自言之。有一天公孫
丑問孟子道：「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說：「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兩句確是我們論他的文
學觀時所值得注意者。其知言一部分猶不外孔門
的思想，至養氣一部分，則爲他自得之處。不過由文
學批評而言，則養氣之說及於後世文學批評之影

文——一——一六三

響雖甚大，却不是他論文的見解。故現在論及他的文學批評時，似乎只宜注重在知言一項言之。公孫丑問曰：「何謂知言？」孟子云：「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公孫丑）這與易繫辭傳所謂「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云云，同樣意思。蓋此也，即儒家神的觀念之應用。聽其言，讀其文，因以窺其心，而知其人。這即是所謂由已知而推及未知，這即是所謂體會。他又說：「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離婁）他既說「眸子不能掩其惡」了，但是又要加一句「聽其言也」，因為眸子只可見心之形言，却可聞心之聲。由言以聞心聲，固然足以知其人，但猶不過知時人之言，不足以知古人之言。欲知古人之言，他又提出兩個方法：一個是「以意逆志」，一個是「論世」。以意逆志的方法，是由主觀的體會，直探到詩人的心志裏，告子篇中有一節論小弁與凱風二詩，正可爲他應用這種

方法的例證。「公孫丑問曰：『告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罔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這種論詩入情入理，確是通達，確是不固。他在萬章篇中更說明其理云：「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這樣論詩也，深能探求詩人之情志，其言亦入情入理，他知道詩人當情感

強烈之時，措辭不免有抑揚過甚的地方，類此之處，都不可泥於字面求之。照他這樣以意逆志，用之得當，對於純文學的瞭解，確是更能深切而不流於固陋。可是他這種以意逆志，全憑主觀的體會，終究不是客觀研究的方法。所謂以意的意，本是漫無定準的，偶一不當，便不免穿鑿附會，成爲過分的深求。孟子論詩所以時多亂斷的地方者以此。蓋他所謂以意逆志者，有時仍不免襲孔門的觸類旁通法也。沿襲孔門的觸類旁通法，所以雖主張「逆」，主張直契精微，但是終究只能做到意志之探索，而不能蘄其精神之感應。至於論世的方法，萬章篇又云：「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論世是知人的一個方法，也即是知言的一個方法，頌詩讀書不可不知人，欲知人亦不可不論世。他既知道「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他又知道「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均見告子）環境之支配是很有力量的。雖則他說「若夫豪傑之

孟

士，雖無文王猶興」（盡心）但欲知其人之或受時代影響，或是反抗時代，總不可不論其世。論世而作者之個性乃益顯。不過孟子提出這個方法雖很重要，而他對於這個方法之應用，却不免時多錯誤。顧頡剛先生的詩經的厄運與幸運一文言之已詳，可不復贅述了。（見小說月報叢書又古史辨第三冊錄其文，易題爲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

【孟稱舜】子若，又字子適（一作子塞）明——一六四四頃，會稽人。崇禎時諸生入清，嘗爲松陽令。稱舜工曲，作有雜劇桃花人面，英雄成敗，死裏逃生，紅顏年少，花舫緣，眼兒媚各一本。（曲錄）

【孟稱舜雜劇】所作雜劇六種。最近據說日人長澤規矩也得孟稱舜的傳奇鴛鴦塚二胥記二種，未知確否。——現在流傳者有三種：桃花人面，死裏逃生，英雄成敗。（皆盛明雜劇本）桃花人面根據唐孟啓的本事詩，寫「崔護謁漿」的故事——這事在南宋雜劇中已有之，元白仁甫尚仲賢亦有同樣的劇，明朝的登樓記，題門記桃花莊等亦是寫這件事。（傳

奇彙考六卷）但其它的作品現在概未流傳，只有這部桃花人面還存在着，茲略寫其梗概於下——崔護年青時，清明日游於城南，口渴，走入桃花村，偶然叩一家的門首，見一妙齡女郎出來，給崔護一杯水。崔護問女郎的姓名，女郎答是葉秦兒，是日適父親外出，一個人在家中。崔護見女郎貌美，心中異常動情，女郎亦屬意崔護，約以明年清明再會。戀戀而別。翌年到清明節，崔護如約至，見兩扉深鎖，寂無一人，遂題一詩在扉上說：「去年今日此樓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題罷悵然而返。原來秦兒這天係伴父出外掃墓，至晚方回，見詩，歎兩人的不能相逢，悲苦不勝，數日遂死。適崔護又至，抱屍慟哭，屍復活。兩人得為夫婦。死裏逃生的劇情，非常乏味，大略是說，有一個名叫楊宗玄的，住在北京郊外的西山寺養病，寺中的惡僧了緣，藏婦女於寺中，適為宗玄所見，惡僧欲殺死宗玄，以滅其口。宗玄用種種方法，得從寺中逃出。後使人捉住惡僧，處以死刑了事。英雄成敗的梗概是：

文——一——一六六

——黃巢，生自晚唐，督力過人，多血氣，當應科舉時，主考劉允章愛財，前宰相之子令狐滿賄賂劉銀千兩，劉即發表令狐狀元及第。黃巢無錢，名落孫山。黃巢怒，闖入劉宅，大罵劉之不正，歸鄉里。曹州起兵，奪取天下，轉眼間攻入東都。時劉允章為東都留守，率民出降。黃巢在東都稱起王來。適有和黃巢在當時共落第的鄭畋，起兵和黃巢戰，黃兵敗。鄭畋因功遂受唐王的封贈——黃鄭之事，俱見史實。因為黃巢造反不成，所以那些「專記帝王家譜」的史官，對黃巢痛痛的罵了一陣。這劇也是以黃巢失策和鄭畋得策為定評的，究竟這種定評，是否能作為定評？這是很明白易辨的。中國全盤的歷史，將有一徹底的翻案，這時期總不會遠到那裏去吧！

有合編為四大癡——「酒癡」「色癡」「財癡」「氣癡」的雜劇，「氣癡」一劇，即採用孟氏的英雄成敗，「財癡」係採用徐復祚的一文錢（詳前章）「酒癡」係李九標所作。「色癡」的作者名氏不詳。關於「色癡」——即後人改訂的蝴蝶夢傳奇——在另條詳述。至於「酒癡」的情節

大致是這樣，有姜應召者，在村社祭日偶然拾着巨銀，因此每日飲酒嗜酒如命，醉後便大肆暴吼，人皆避之。有桃花神女受天帝之命，命以色迷姜生，姜生不為所惑，因此姜生得中鄉試。這劇合着一些調侃的意味，便是說飲酒不犯色，還是無礙于事。³⁰¹

【孟利貞²²】唐——？至六八五左右華州華陰人。初為太子司議郎。中宗在東宮，深懼之，受詔與許敬宗、郭瑜等撰瑤山玉彩五百卷。龍朔二年（六六二年）奏上，高宗稱善，加級賜物。累轉著作郎，加弘文館學士。卒。利貞又撰有續文選十三卷。

【孟化鯉²⁴²¹】叔龍，號雲浦，明——一五九五頃河南新安人。年十六慨然以聖賢自期。一五八零年進士。歷戶部主事，文選司郎中。持正不阿，以奏起給事中。張棟削籍，忤旨除名。化鯉少從尤時熙遊，講良知之學。有雲浦集八卷。

【孟德耀²⁴²³舉茶齋眉】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有元曲選本。

【孟賓宇³⁰⁸】國儀，唐至宋——約九零四至九八三間

連州人。卒年七十餘。聰敏特異，有鄉曲之譽。嘗集少時所作百篇，名金齋集。獻之李若虛侍郎。若虛作書介紹，使賓宇馳往洛陽，致於朝達，聲譽藹然。嘗六舉不第。九四四年始登第，與詩人李昉同年。情厚。後賓宇仕南唐，為淦陽令，因犯法抵罪當死。會李昉新拜翰林學士，作詩以寄，後主見詩，遂釋之。遷水部郎中。又知豐城縣。興國中，致仕，居玉笥山，自號羣玉峯叟。賓宇著有金齋集二卷（全唐詩）。

【孟宗³⁰⁹獻】友之，金——一八零頃開封人。一一六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供奉翰林曹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後授同知單州軍州事。丁母憂，哀毀，卒。宗獻著有詩集（中州集）。

【孟宗獻²律賦】宗獻於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終金之世，號四元者，祇宗獻與趙樞子克也。劉祁歸潛志云：孟之律賦，至今學者法之。然其源出於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進，初不識翁，因少年下第，發憤聞一室，取翁賦，翦其八韻類之，帖壁間，坐臥諷詠，深思已而盡得其法，下筆洞於微妙，再試進

得四元，迄今學者以吾祖爲孟師也。按南山翁名搗，全國初聞進士舉詞賦狀元也。

【孟宗實】集虛元——二八七頃杭州人。爲道士。嘗築室於苕溪之上。曰集虛書院。居九鎖山中三年。積書至數千卷。與隱士鄧牧、葉林等相善。牧著洞霄圖志，即與宗實合作。宗實詩文咸有法度，所纂洞霄詩集十四卷（四庫未收書目）所收自唐代起至元大德時止，今尚存。

【孟宗哭竹】一本。元屈子敬撰。雜劇。

【孟漢卿】元——二七九頃亳州人。工作曲，著有魔合羅雜劇（錄鬼簿）今尚存。散曲未見。

【孟浩然】（一作名浩）以字行。唐——六八九至七四零襄州襄陽人。卒年五十二。四十歲以前，隱居鹿門山。至四十歲，方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有句云：「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一座嗟伏，無敢抗，尤爲王維、張九齡所稱道。一日，王維邀入內署，忽玄宗至。他匿居床下，維以實告帝。玄宗很高興，說：「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於是命他出來，並問他做

什麼詩。他自誦所作詩，誦至「不才明主棄」一句，玄宗說：「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應進士，不第，還襄陽。採訪使韓朝宗約他同到京師，欲薦諸朝。適有故人至，劇飲，惟甚，便忘却朝宗的約，有人提起，他說：「業已飲，惶恤他！」朝宗生氣，便先走了，他也不悔。張九齡爲荊州，辟置於府，不久罷歸。王昌齡遊襄陽，他病疽將愈，食饜疾動，卒於冶城南園。浩然的人格，可於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見之。他說：「骨貌淑清，風神散朗。」又說：「浩然清發，亦其自名。」又說：「行不爲飾，動以求貞，故似誕游，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總之，與陶潛、王維是很相近的。

【孟浩然詩】浩然的詩，雖然止于五言，但亦冲淡温雅，時有超然之致。其「五言古詩近體，清新高妙，不下李杜。」（本四溟詩話）如「風吹沙海雪，漸作柳園春；宛轉隨香騎，輕盈伴玉人。歌疑郢中客，態比洛川神；今日南歸楚，雙飛似入秦。」（和張二自穰縣還途中遇雪詩）如過故人莊，則便有幾分陶潛的味了。「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

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浩然「材雖淺窘，語氣清亮，誦之猶有泉流石上風來松下音。」（此本詩鏡總論。又嚴羽亦說：「孟浩然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至如五言長篇，「語平氣緩，若曲澗流泉，而無風捲江河之勢。」（本四溟詩話）如山中逢道士雲公詩，即其例。至于五絕，則有尤余所賞識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又有最普遍的春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史謂：「浩然爲詩，佇興而作，造意極苦，篇什既成，洗削凡近，超然獨妙。雖氣象清遠，而采秀內映，藻思所不及。」似猶未免嘉獎過甚。至若皮日休在孟亭記中所說，則又除浩然以外無詩可讀了。他說：「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我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今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千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

孟

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竹。』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潭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于毫釐間也。（全唐詩話引）的確不錯，皮日休的評論自有相當的理由，孟浩然也自有他的價值！我們的詩聖杜甫，也曾贊許他詩凌鮑謝，句句堪傳：「吾憐孟浩然，禡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遣興）「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者舊無新語，漫鈞槎頭縮頸編。」（解悶）1009

【孟浩然集】²四卷。唐孟浩然撰。按浩然集本天寶四年宣城王士源所編，士源序稱凡二百一十八首。此本乃有二百六十三首。又稱詩或闕，逸未成，而製思清美，及他人酬贈，咸次而不棄。而此本無不完之篇，亦無唱和之作，其爲後人所改竄，殆無疑義。有明刊本有四卷，三卷，二卷，又有不分卷本，劉須溪注三

卷本分體，顧道洪刊本三卷，佳，汲古閣刊本三卷，以事爲類，李夢陽刊二卷本，許自昌本，清康熙中，天都汪立名刊本二卷，與王集合刊，黃丕烈有宋刊本三卷，十二行行二十一字。

【孟達】³⁴³子度，一字子敬，漢——？至二二八扶風人。初事劉璋，璋使將兵迎先主，因屯江陵，蜀平，先主以達爲宜都太守，後以不發兵救關羽，懼罪，率衆降魏，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諸葛亮伐魏，欲誘達爲援，屢招以書，達與相報答，魏人疑之，達懼，遂反，未幾敗，滅。達著有文集三卷（唐書經籍志）。

【孟昶】³⁶初名承贊，字保元，五代梁至宋——九九至九六五邢州龍岡人。卒年四十七。父知祥，建後蜀（九三三年）立昶爲太子，嗣位後，奢侈無度，溺器皆裝七寶，好爲搢擊之事，母李賢妃，妻花蕊夫人，諫之不聽，然好文，一日大熱，與花蕊夫人夜納涼摩訶池上，共作木蘭花詞（後蘇軾改爲洞仙歌）宋遣王全斌伐之，昶降，舉國待罪，闕下封秦國公，母李賢妃，太祖深見優禮，呼爲國母，且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感。」

戴思蜀，他日當送母歸。」昶受封七日而卒，母亦不食而死。

【孟昶詞】後蜀主孟昶所作詞極少，然他的玉樓春，蘇軾僅記住兩句已爲之驚賞不已。軾的洞仙歌雖隳括此詞，然較之此作，實未能勝之。昶的此作，在靜穆疏爽之中，又具有富麗之意，他寫的是夜景，是夏夜的清景，是炎夏的午夜，人聲寂絕，月色微明的清景，即不在夏日，我們讀之也要發生一種涼意。花間不錄君主之作，故此作亦未能收入，然此作亦實高出於花間中諸作遠甚，非花間所能包孕得住的。「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玉樓春）1008

【孟淑卿】³⁷¹明——一四七六頃蘇州人。訓導孟澄之女，有才辯，工詩詞，自以所配不偶，號曰荆山居士。性疏朗，不忌客，爲道德家所病。淑卿嘗論作詩貴脫胎化質，僧詩貴無香火氣，女詩無脂粉氣，秀士詩無寒

酸氣道學詩無修養氣。山人詩無幽僻氣。朱淑貞固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爲士林所賞。著有荆山居士詩一卷。(明史藝文志)

【孟淑卿詩】淑卿嘗論「作詩貴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女詩無脂粉氣。秀士詩無寒酸氣。道士詩無修養氣。山人詩無幽僻氣。朱淑貞固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爲士林所賞。然其詩若對鏡美人圖。諸詩固猶是香奩之遺也。淑卿詩又多感懷之作。如春歸登樓諸詩。儘多幽怨之詞。觀其對鏡一詩。「清晨對鳳奩。含情強妝束。既已命如塵。何須顏如玉。」

愁憤之詞。溢於言表。更讀其悼亡一首。尤想見其黃昏月夜時也。詩云「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萱寇花存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淑卿又有席上贈妓一詩。似問似嘲。情景宛然。詩云「石榴裙子稱纖腰。唱徹新聲換玉簫。背倚東風偷拭淚。爲誰腸斷爲誰嬌。」

【孟初】遼人。官中書舍人。東國史略載其軼事云：高麗肅宗明孝王七年。遼遣初來賀生辰。兵部員外

郎金緣爲館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一日。並轡出郊。雷始霽。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緣即對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真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

【孟暹】暹之一。全唐詩云：一作升之。文獻通攷作孟遠。字叔之。唐一八五九頃平昌人。有詩名。尤工絕句。與顧非熊甚相得。(八四五年)同舉進士第。亦與杜牧友善。遲至池州。牧作詩送之。遲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孟塗文集】清桐城劉開撰。有原刊本。
【孟塗遺集】二卷。清桐城劉開撰。光緒刊本。
【孟塗初集】十卷。清桐城劉開撰。有原刊本。
【孟塗前後詩集】三十一卷。駢體文二卷。清桐城劉開撰。有道光姚氏礪山草堂刊本。

【孟洋】望之一。字有涯。明一五二零頃信陽人。一五零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因論張璠。桂萼。謫桂林府教授。累遷都察院僉都御史。督理糧儲。聞母病。未報即歸。後起官至南京大理寺卿。蒞職清勤。事無

【孟初】遼人。官中書舍人。東國史略載其軼事云：高麗肅宗明孝王七年。遼遣初來賀生辰。兵部員外

疑滯。洋工詩，著孟有涯集十七卷。

【孟才人】⁴⁰²⁰唐武宗時宮人，武宗病篤時，才人於武

宗前歌一聲，河滿子氣亟而殞。醫者云：「脈尚溫而

腸已斷。」張祐作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

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又云：「自倚能歌曲，先皇

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¹⁰²⁸

【孟有涯集】⁴⁰²²十七卷。明孟洋撰。其詩格多效何景

明，而才則不逮。

【孟朝雲風雪歲寒亭】⁴⁷⁴一本。元馬致遠撰。雜劇。

【孟超然】⁴⁷⁸朝舉，號瓶菴清。一七三一至一七九

七。福建閩縣人。卒年六十七。一七零六年進士，改庶

吉士，散館，授兵部主事。累官吏部郎中，提督四川學

政，以親老請急歸。杜門久之，巡撫徐嗣曾延主鰲峯

書院，倡明正學，一時稱盛。超然著有詩集二十卷，文

集六卷，避暑錄一卷，廣愛錄一卷，家誡錄二卷，焚香

錄一卷，求復錄一卷，誠是錄一卷，晚間錄一卷，喪禮

輯略二卷（均清史列傳）

【孟東野集】⁵十卷。唐孟郊撰。此本為宋敏求所編，

總括遺逸，刪除重複，分十四類，共為十卷。郊詩託興
深微，而結體古奧，韓愈以下皆推之。有汲古閣本，席
氏刊本，明嘉靖丙辰秦禾重刊宋本，佳。劉丕烈有宋
刊小字本，閔氏套板本，康熙庚申韓逢原刊本二卷，
康氏刊本，汪氏有宋刊殘本。

【孟縣宰因禍致福】⁶一本。元鄭廷玉撰。雜劇。

【孟氏】⁷²唐女子。本壽春妓，後歸維揚，萬貞為妻。萬

常賈於外，氏春日獨遊花園，忽有美少年踰垣而入，

賦詩贈答，遂私焉。詩傳二首。

【孟月梅】⁷⁷²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孟月梅寫恨錦江亭】⁷⁷⁴一本。元王仲文撰。雜劇。

【孟門草】⁷⁷⁷清賈汝愚撰。

【孟貫】⁷⁷⁸一之後周——九五七頃建安人。唐才子

傳作閩中人。此從全唐詩——家居江南。性疎野，不以

禁宦為意。周世宗至廣陵，貫時大有詩名，世宗亦聞

之。貫錄詩一卷獻上，首篇有云：「不伐有巢樹，多移

無主花。」世宗不悅道：「朕伐叛弔民，何得『有巢』

『無主』之說。幸獻朕，若他人則必不免。」遂不終卷。

賜進士而不授官。後不知所終。貫著有詩集。(唐才子傳)

【孟姜過關】⁸⁰上海流行俗曲。(新唱春)第一書局石印本。

【孟姜女】⁴一名孟姜女哭城。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孟姜女】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孟姜女】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孟姜女尋夫】¹一名萬里長城。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孟姜女尋夫】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孟姜女尋夫】福建流行俗曲。燮記書局鉛印本。

【孟姜女】參看過惡傳條。

【孟姜女過關】³⁷一名十二月花名孟姜女。蘇州流行俗曲。恆志書社木刻本。

【孟姜女送寒衣】³⁸一本。元鄭廷玉撰。雜劇。

【孟姜女嘆四季】⁶⁴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孟姜女唱春】⁶⁰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孟姜女哭城】⁶⁴一名孟姜女。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孟姜女哭長城】⁷北平流行俗曲。(奉天調)鉛印本。

【孟姜女哭長城】河南流行俗曲。宛南萬興堂木刻本。

【孟簡】⁸⁸幾道。唐—?至八二三。德昌平昌人。工詩。

尚節義。舉進士。宏辭。皆及第。入諫垣。議論抗切。出刺

常州。濬孟瀆河。溉田四千頃。累遷戶部侍郎。加御史中丞。意且柄政。及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頗不自得。

政尚嚴峭。坐贓。左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孟嘗君】⁹⁰(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孟嘗君雞鳴度關】²一本。元庾天錫撰。雜劇。

【孟鄰堂文鈔】⁹⁷十六卷。清武進楊椿撰。有嘉慶紅梅閣刊本。

【盈川集】¹⁷¹⁰⁷十卷。附錄一卷。唐楊炯撰。按炯集宋代

已無完全。此本乃明萬歷中龍游童佩從諸書彙集詮次成編。凡賦八首。詩三十四首。雜文三十九首。而

以贈答評論之作別為附錄一卷。有明萬曆中童佩校刊本，項刻本，明張燮、曹荃等校刊本，十三卷，附一卷，明張遜業校刊本二卷，明沈巖刊本，刻本十三卷。

【盈書閣遺稿】一卷。清錢塘袁崇撰。有隨園刊本。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八年排印本，均在隨園三十種內，小倉山房刊本，隨園小字本，均在袁氏三妹集內。

17120
【刁雍】（北史作刁癘，此從魏書）淑如，後魏——三九零至四八四渤海姚安人。卒年九十五。高祖至其父四代，均仕晉為大官。劉裕誅桓玄，以嫌誅刁氏。雍與父之故吏奔姚興，泰常二年（四一七年）歸魏。以建義將軍討裕，徙鎮濟陰，賜爵東安侯。（北史作安東伯。此依魏書）卒，諡簡。雍好尚文典，手不釋書，凡所為詩賦、頌、論，并雜文百有餘篇。又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

21
【刁術】元賓，後晉至宋——九四五至一零一三昇州人。卒年六十九。善設笑，喜弈棋，仕南唐為祕書郎。集賢校理。從李煜歸宋，授太常寺太祝。太平興國初

（九七六年）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聖德頌，詔復本官，出知睦州。太平興國中（九八零年左右）詔羣臣言事，術上諫刑書，授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真宗時，獻所著本說十卷，又預修冊府元龜，書成，授兵部郎中，卒。術為西崑體詩人。他的著作，今僅見於西崑酬倡集中。

27
【刁包】蒙吉，晚號用六居士，明至清——一六零三至一六六九直隸祁州。卒年六十七。一六二七年舉人，家居教授。李自成犯州城，散家財，糾眾固守，城得不破，尋自成建偽號，授以官，包誓死拒入清。不願出仕，構潛室齋及肥遯亭，著書養母，凡二十餘年，居母憂，哀毀卒。學者私諡文孝先生。包生平為學，一以明道為主，尤愛讀高攀龍書。所著有用六集十二卷，潛室筭記二卷，斯文正統九十六卷，四書翼注十六卷，及易酌十四卷（均清史列傳）。

3
【刁窗逼嫁】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7
【刁劉氏遊四門】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8
【刁翎配】一名姑娘打鞦韆。北平流行俗曲。得月

書坊木刻本。

17120
【羽庭集六卷】元劉仁本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以類編次，釐爲詩四卷，文二卷。仁本學問淹雅，工於吟詠，其文亦清雋絕俗，意境超然。有乾坤正氣集本。

1
【羽王先生集略】明張鳴鳳撰。是集爲僧超撥所刻，刪削無識。往往去其菁華，奪其蕭艾，已非復鳴鳳之舊矣。

2
【羽儀閣詩稿】清羅潤章撰。

3
【羽扇綸巾】北平流行俗曲。

4
【羽扇冠巾】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1
【羽獵賦】王粲作。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建安中魏文從魏武出獵，命祭等作賦。其時陳琳作武獵，應瑒作西狩，劉楨作大閱，而祭作羽獵，各有所長。祭其最也。祭作前敘羽獵之由，「遵古道以游豫」句，爲一篇提綱。以下敘武衛烜赫，驅獸弋鳥，捷翔呀驚，瑰文奇字，不亞西京。然讀子雲羽獵賦，長篇眩博，而意主於諷。今讀仲宣羽獵賦，短章清綺，而意主於遵古。故其

羽

所取事類，多見經傳，與形勢之淡，則已如塗殊轍矣。文帝曰：仲宣獨自善於詞賦，殆王充所謂文必與有合，然後稱善邪。

【羽獵賦】揚雄作。是賦本步趨上林而作。李中者曰：子雲善做，所做必肖，能以氣合，不以形似也。張銑曰：羽獵賦有二序，一史臣序，一雄賦序。其賦云：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以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祝氏謂田獵禱祀，涉於淫樂，故不可以不諷。奠都藉曰：國家大事，故不可以不頌。此說實非。古人賦頌，通爲一名，如曰諷頌異施，則是賦明爲羽獵而作，何以有遂作頌曰之文，不歌而頌謂之賦，故賦亦名爲頌。此王褒洞蕭，漢書所以謂之頌也。首段提序道德仁義，爲一篇之眼目。次序奉頌頌玄冥之故，以下備置獵具，爲一節，縱橫鋪陳，采色爛然，只覺得整瞻，而不見堆垛。一般般軫軫，被陵緣坂，窮夏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繽紛往來，輻輳不絕，若

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長句見奇崛。乘與啓行爲一節，中言「貴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旒，霹靂烈缺，吐火施鞭，飛廉雲師，吸嘯滿率。」隨口謔來，語語誇張，與前節互爲生色。格獸弋鳥爲一節，中言「蹈飛豹，躡鳴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溶溶，遙噉乎絃中。」侈麗濃郁，尤於短句見奇崛。寶利珍怪爲一節，如上波斯船，光怪陸離，目爲之眩，至「鞭宓妃而餽屈原，」何等幻，何等雅，洛神非翹翹，劉彥和所謂虛用濫形也，因知千古慧業文人，其腕下定無所不有矣。歌頌功德爲一節，自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以下，方自申作賦之意，發黃龍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遙與前序相照，至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故與首段相照，尤妙在緊貼羽獵上說，語不離宗，是作以序中「奢麗誇詡」四字爲主，歸諸謙遜以爲諷，此即師相如以謙爲夸之旨也。特奇崛尤過之。

1710

【聊齋誌目】北平流行俗曲。

【聊齋志異】爲蒲松齡作。松齡字留仙，一六三零至一七一五山東淄川人，幼有軼才，志而不達，卒年八十六。其志異共十六卷，四百三十一篇，年五十始定。所敘不外神仙，狐鬼，精魅的故事，然描寫委曲有情致，文辭簡潔而華麗，如嬰甯林四娘，香玉，黃英，恆娘，馬介甫，粉蝶諸篇，皆稱佳構。相傳當時漁洋山人，王士禎，甚贊賞此書，欲購之而不得，故聲譽更大，競相傳鈔。然終著者之世，竟未刻行，至乾隆末始刊佈於世，前有基爾士（Chios）者，曾譯之爲英文，故在西洋亦頗有名。近人又發現一部長篇小說名醒世姻緣，長有百回，據攷亦是蒲松齡作，曾有徐志摩的長序，和胡適之的考證，近雖由亞東書局印行，但是尚不甚惹人注意也。

【聊齋志異嬌娜雪讚】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聊齋志異拾遺】一卷。清淄川蒲松齡撰。有鈔本，在花近樓叢書內。

【聊自娛齋詩草】一卷。清金匱嚴文波撰。有民國二年排印本，在二嚴先生詩內。

【聊園詩存】二十六卷。清華陽王增祺撰。有光緒刊本。

【聊園全集】十五卷。清孔貞瑄撰。貞瑄遠宰大姚，所歷山水頗多，炎荒萬里，徭俗苗境，多所記載。

【聊倉】（漢書嚴助傳作謬蒼，此從同書藝文志）漢——前一四零頃人。趙人。他是武帝文學侍臣之一，與嚴安、吾丘壽王輩常不離帝左右，待詔金馬，拜侍中，倉著文三篇（漢書藝文志）皆縱橫家言。

17127

【邶風中之婦女文學】邶風之詩十九篇，其中有關於婦女問題者為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凱風、雄雉、匏有苦葉、谷風、泉水、靜女、新臺十二篇。今舉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六篇。柏舟一詩，毛詩序以為為仁而不遇之詩，劉向列女傳以為衛寡夫人所作，魯詩亦如此說。「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嫁入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返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同庖。」女不聽。衛愬於齊，齊兄弟使人告女，女作此詩。」此詩按諸詩義似屬可通，然攷之歷史，衛國

邶

無二宣姜也。宣姜乃一放蕩婦女，魏默深詩古微以為蒸淫之人，亦決無守節三年之理。舊說附會，皆不足信。儘可賞其文詞而已。綠衣、日月、燕燕、終風四篇，毛詩以為衛莊姜作。小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此詩與柏舟大義相同，皆失戀後自述之詞也。日月詩據小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亂，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窮困之詩也。」終風所寫較綠衣、日月尤為淒苦。小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燕燕詩毛詩以為莊姜作。小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然劉向列女傳以燕燕詩為定姜作，其言曰：「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而歸，定姜送婦而作此詩。」禮記坊記引此篇「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亦以為定姜詩。然毛詩朱注必以為莊姜作，二說不同，究未知出誰氏手也。今且觀其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

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此詩傷離別之情，令人黯然，寥寥數行，可抵一篇江淹別賦矣。王漁洋生平最喜三百篇詩，尤賞燕燕、竹竿、兼葭、碩人、七月諸詩，以爲如化工肖物。（見漁洋詩話）洵可謂有得之言也。至泉水一詩，乃三百篇中寫女性生活之一種特殊程式也。毛詩小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泉水之詩曰：「送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爰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於泮，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於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過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又傳姬氏，衛侯女也。邵王問其賢，請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欲留之，女不聽，拘於深宮，欲歸不得，拔琴而歌，思歸引曰：「涓涓泉水，流及於淇。今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行不隳。矜

軻何辜兮，離厥菑。嗟乎何辜兮，離厥菑。」其二云：「涓涓洪水，流於淇兮。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詭隨。坎坷何辜兮，離厥菑。」此蓋從泉水一篇行出，不然，何其歌詞之相類也。1011

【耶律亮】亮字元功，遼王宗幹第二子。喜讀書，有文才。爲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又書壁，速懷云：蛟龍潛匿隱蒼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人知其有大志。即位後，遣施宜生往宋爲賀正使，隱畫工於中，即敕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繪爲軟壁，而圖己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云：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攻。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其意氣亦復不淺。詩固雄鷲詞亦如之。其鵲橋仙中秋待月不至云：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態。喜遷鶯賜御前都統騎衛大將軍韓邪云：旌麾初舉，正駢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鷗都尉。

繡帽錦袍翹楚，怒磔戟髯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把江名攜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臥龍韜蘊，果見成功旦暮。問江左想雲霓切望，玄黃迎路，其桀驁之態，溢於言表，他蓋可知也。

【耶律庶成】⁰²³喜隱，遼——二零三二頃契丹人，幼好學，讀書過目不忘，善遼漢文字，於詩尤工。重熙初，補牌印郎君。累遷樞密直學士，與蕭韓家奴各進四時逸樂賦，帝嗟賞。初，契丹醫人鮮知切脈審藥，命庶成譯方脈書行之，從此人皆通習。又與蕭韓家奴等同撰實錄及禮書，方將進用，為妻胡篤所誣，奪官，使吐蕃凡十年，清寧間復官卒。

【耶律庶成】⁸辰富，庶成弟也。善屬文，官都林牙，上表乞廣本國姓氏，曰：「我朝創業以來，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為二，耶律與蕭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諸部鄉里之名，續作一篇，著於卷末，臣請推廣之，使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禮。帝不聽，嘗寄

耶

誠諭詩與子蒲魯。

【耶律唐古】⁰²⁶遼人。字敵，隱於越。屋質之庶子，廉謹。善屬文。統和二十四年，述屋質安民治盜之法以進。又陳弭私販安邊境之要，太后嘉之，重熙間改隗行黨項部節度使，四年致仕，乞勒其父供於石，卒年七十八。

【耶律孟簡】¹復易，遼——至一一二零契丹人。天資穎悟，六歲時，父晨出獵，命賦曉天星月詩，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耶律乙辛銜之，謫巡磁窰，每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作放懷詩二十首。大康中，（二零七九年左右）始得還鄉里，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卒。

【耶律純】²⁵遼人。於政和二年使高麗，傳其國禪師星命之學，著星命秘訣四卷。自序云：「源髓老人得之於元齋，元齋得之於海上異人。有高麗國師賦其步天警句，有云：『得富非難得壽難，壽星須把命星看，令』

星若是逢生旺，壽算巍巍登泰山。且說夫星是尅星，高強必是聘賢人。若居父母井兄弟，端的因親上致親，亦詩之流也。^二

【耶律儼】²⁶若思，遼析津人。本姓李。儀觀秀整，經籍一覽成誦。好學有詩名，登咸雍進士第。歷官至知樞密院，封越國公。修皇朝實錄七十卷。乾統六年，封漆水郡王。薨諡忠懿。^二

【耶律良】⁵⁰習撫，遼——至一零六五后不久，乾州人。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復入南山肄業數年，重熙中，為修起居注。會獵秋山，進秋遊賦，帝嘉之。清甯中，帝臨鴨子河，獻捕魚賦，稱旨，遷知制誥。奏請編御製詩文，名曰清甯集。帝亦命良詩，慶會集，親為之序。咸雍初，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出知中京留守卒。追封遼西郡王，諡忠成。

【耶律資忠】³⁷沃衍，遼——一零一一頃契丹人。博學工辭章，年四十未仕。聖宗知其賢，召補宿衛，數問古今治亂，奏對無隱。自是眷遇日隆。開泰四年，一零

一五年，再使高麗，被留弗遣，每懷君親，輒有著述。後還，因不肯屈附貴顯，出為保定，昭德二軍節度使。資忠在高麗時，著有西亭集（遼史本傳）

【耶律古雲】⁴⁰糾堅，遼人。冲澹有禮法，工文章，官至南院大王，興宗命為詩友，數問治要，多所匡建。奉詔與耶律庶成、蕭罕嘉努編遼國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未成而卒。^二

【耶律蒲魯】⁴⁴¹乃展，遼——至約一零五五契丹人。耶律庶成之姪。幼聰悟，好學。七歲，能誦契丹大字，並習漢文。未十年，博通經籍，重熙中，舉進士。但契丹人無試進士之例，其父庶箴責鞭二百，尋命為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蒲魯兼習騎射，某日從獵，三矢中三兔，帝頗奇之，轉通進。是時，父庶箴嘗寄戒諭詩，蒲魯答以賦，眾稱其典雅。寵遇漸隆。清甯初，卒。

【耶律韓留】⁴⁴⁴索紐，遼人有明識，篤行義。工為詩，性不苟合。為樞密使蕭嘉哩所沮。重熙四年，召為北面林牙，詔進述懷詩，上嘉歎，方將大用，遽卒。^二

【耶律楚材】晉卿，金至元——一九零至一二四

三時人，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卒年五十四。一歷代名人年譜作卒於元后稱制三年，年五十五歲。此從疑年續錄。一身長八尺，美鬚宏聲，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歷、術數，釋老醫卜之說。金末為開州同知，完顏復興留守燕，辟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召見，處之左右，每征伐必命之卜。謂太宗曰：「此人天賜吾家，爾后軍國庶政當悉委之。」太宗時，拜中書令，事無大小皆先白之。凡蒙古陋風，悉為改革。元之立國規模皆楚材所定。太宗卒，皇后稱制，楚材以憂死。至順元年（一三三零年）贈太師，追封廣甯王，諡文正。楚材有天然之才，或吟哦數句，或揮掃百張，皆信手拈來，非積習而成，故其詩如寶鏡無塵，寒水絕翳，其照物也瑩然。有湛然居士集十四卷。

四卷。

【耶律貝】（貝亦作倍）遼東丹王名貝，小字托雲，（托雲亦作突欲）唐至後晉——八九九至九三六契

耶

丹人，遼太祖長子。幼聰明好學，神冊元年春立為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常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貝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太祖破渤海大諲譭，改其國曰東丹，以貝為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太祖將還，貝作歌以獻。後讓位於太宗，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貝居之，置衛士陰俟動靜。貝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使人跨海持書密招貝，貝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歷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至汴見明宗，賜姓東名慕華，復賜姓李名贊華。後明宗養子從珂弒其君自立，貝密報太宗曰：「從珂弒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為晉王，加兵於洛，從珂欲自焚，召貝與俱，貝不從，遂害之。時年三十八。

文————一一八一

天顯十二年也。世宗即位，謚讓國皇帝。統和中，更謚文獻。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山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焮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祕府。

【耶律果囉】遼人。善屬文，聖宗重之。時妻弟之妻阿古與奴通，將奔女直國，果囉追及奴，殺之。阿古自經。阿古母有寵於太后，太后怒，殺之，人多寃之。在獄著免賦寤寐歌，為世所稱。

【耶律昭】述甯，遼——？至一零一六前後契丹人。博學，善屬文。統和中（九八三——一零一年）坐兄國留事，流西北部。會蕭撻凜為西北路招討使，愛之，奏免其役，禮致門下。欲召用，以疾辭。開泰中，獵于拔里堵山，為羯羊所觸死。

【耶律辰嘉努】綿辛。遼人。重熙中，補牌印郎君。會太后生辰，進詩獻馴鹿。太后嘉獎，賜珠三琲，雜綵二百段。清寧初，帝與燕國王射鹿，俱中，王時年九歲，帝

悅，辰嘉努應制進詩，帝喜，解衣以賜。官至節度使，年八十卒。

【耶律長沒】遼寧王長沒字和魯，董妃甄氏所生，世宗第三子也。敏給好學，通契丹漢字，能詩。保寧八年，奪爵貶烏古部，賦放鶴詩，徵還。統和九年，應太后命賦移芍藥詩。

【耶律隆先】圖隱，遼——九六八頃契丹人，耶律貝之子。景宗即位，始封平王。未幾，兼政事，令留守東京。在任薄賦稅，省刑獄，數薦賢能之士。後與耶律室魯同討高麗有功，還卒，葬暨巫閭山之道隱谷。隆先為人聰明，博學能詩，有閭苑集（遼史本傳）。

【耶律履】（金史作移刺履）履道，金——一三一至一一九一契丹人，耶律倍之七世孫。卒年六十一。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以廕補承奉班祇候，累拜參知政事，官終尚書右丞。卒，謚文獻。履秀峙通悟，博學多藝，精究歷算，善屬文，著有文集（中州集）自號忘言居士。

774
【耶律學古】

伊實揚遼人。穎悟好學，工譯鞞及詩。乾亨元年，宋既下河東，乘勝侵燕，學古受詔往援，以功遙授保靜軍節度使。會宋將潘美率兵分道來侵，學古擒其將領，自是與潘美各守邊約，無相侵軼。民獲安業，以功爲特哩袞，是祭彤羊祜之流亞也。

80
【耶律谷欲】

休堅，遼——九五六左右至一零四五左右六院部人。卒年九十。冲澹有禮法，工文章，統和中，爲本部太保。稍遷塌母城節度使，鞠霸州疑獄，稱旨，後擢南院大王。興宗命爲詩友，數問治要，多有匡建，奉詔與耶律庶成、蕭韓家奴編遼國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未成而卒。

84
【耶律鑄】

成仲，金至元——一二二一至一二八五時人。遼東丹王突欲九世孫。卒年六十五。父楚材，由金入元。鑄幼聰敏，善屬文，尤工騎射。楚材卒，嗣領中書省事。時年二十三。上言宜疎禁網，遂採歷代德政合於時宜者八十一章以進。中統間（一二六一年）拜中書左丞相，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後坐妄奏罪罷免，沒其家資之半。徙居山後。二年後卒。諡文忠。鑄著

鄧鄧

有雙溪小稿，爲少年時所作詩。四庫全書中有他的雙溪醉隱集八卷。散曲相傳有雙溪醉隱樂府十一册。

17127
【鄧璋】

昆陽大戰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90
【鄧惲】

君章，漢——前？至後四八前后汝南西平人。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舉孝廉。爲上東門侯。光武嘗出獵，夜還，惲拒關不納。明日，惲上書諫，賜布百疋。後授管太子韓詩侍講殿中。遷長沙太守，坐事免歸。避地教授以卒。鄧著書八篇。

17127
【鄧方】

方君，一字秋門，清——一八七八至一八九八廣東順德人。卒年二十一。工駢體及詩，著有駢體文一卷，小雅樓詩集八卷。（近代詩鈔）

1025
【鄧庠】

宗周，明——一四八七頃宜章人。一四七二年進士。歷官南京戶部尚書。終蘇州巡撫。庠所爲詩，有東溪稿十卷。

104
【鄧文原】

善之，一字匪石，宋——一二五八至一二八八絲州人。卒年七十一。博學善書。宋末，應浙西轉

文——一——一八三

運司試中魁選。至元間，辟爲杭州路儒學正。累遷翰林待制。出僉江南浙西廉訪司事，讞獄明允。至治中（一三二二年左右）官至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卒。諡文肅。文原著有內制集、素履齋稿，今僅存巴西文集一卷，作風皆溫醇典雅。

【鄧玄挺】⁰¹⁷唐——？至六八九雍州藍田人，少善屬文，累遷左史。坐與上官儀善，出爲頓丘令，有善政，璽書勞問。累授中書舍人。性俊辨，機捷過人，每有嘲詠，朝廷引爲口實。武后臨朝，遷吏部侍郎，既不稱職，又患消渴疾。選人目爲「鄧渴」，爲勝於衢路。左遷澧州刺史，復以善政聞。召拜麟台少監，重爲天官侍郎，其失尤甚於前。永昌元年，坐知道王子譴，蔣王子燁反不告罪，下獄死。玄挺著有文集十卷（兩唐書志）。

【鄧玉賓】¹⁰¹元——二九四頃人。官同知。生平不詳。工曲，今存小令七支，套數三首，散見太平樂府及北宮詞記中。太和正音譜評爲「如幽谷芳蘭」。

【鄧玉賓散曲】他的散曲現存的雖不多，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是馬致遠豪放一派的同調。涵虛子

正音譜評其詞如「幽谷芳蘭」，可以見他詞格之高了。例如「白雲深處青山下，茅庵草舍無冬夏。閑來幾句漁樵話，困來一枕葫蘆架。你省的也麼哥，你省的也麼哥，煞強如風波千丈擔驚怕。」（叨叨令道情）又如「乾坤一轉丸，日月雙飛箭。浮生夢一場，世事雲千變。萬里玉門關，七里釣魚灘。曉日長安近，秋風蜀道難。休干誤殺英雄漢，看看星星兩鬢斑。」（雁兒落帶得勝令，閑適）此詞意境的超脫，辭句的飄逸，洵可稱爲馬派的健將而無愧，其成就實不在「天馬脫羈」的貫酸齋之下。又如「一箇空皮囊，包裹着千重氣，一箇乾骷髏頂戴着十分罪。爲兒女使盡拖刀計，爲家私費盡擔山力。你省的也末哥，你省的也末哥，這一箇長生道理何人會。」（叨叨令）豪放清逸，也是十足的馬派。

【鄧元】¹⁰²南秀宋——一一二六頃豐城人。工詞，著有漫堂集一卷（文獻通考）。

【鄧元錫】⁸汝極，號潛谷明——一五二七至一五九二南城人。卒年六十六。（明史本傳作卒於萬歷二

十一年。此從補疑年錄據明儒學案一十五而孤。為諸生遊羅汝芳之門。一五五五年舉於鄉。復從鄒守益。劉邦采諸儒講學。居家三十年。數辭當道荐。專事著述。後徵授翰林待詔。有司敦促上道。甫離家而卒。鄉人私諡文統先生。元錫著有潛學稿十二卷。及五經釋函史等。

【鄧雲霄】¹⁰⁷元度。明一六一三項東莞人。一五九八年進士。除長洲縣。累官至廣西布政修參政。雲霄

著有百花洲集二卷。解彙集一卷。及漱玉齋集。鏡園集。冷邱小言等。

【鄧廷楨】¹²解筠清。一七七五至一八四六江蘇

江甯人。卒年七十二。一八零一年進士。道光時。官兩廣總督。時值禁煙。與英人六接戰。英船皆傷退。終其任不得入虎門。後調閩浙。坐事戍伊犁。尋召還。官至陝西巡撫。廷楨精政治。于學獨專。詩及古音。著有詩雙聲疊韻譜及說文解字雙聲疊韻譜。亦好倚聲。有雙研齋詞。忠誠悱惻。多憂生傷亂之語。

【鄧瑜】¹⁸慧珏清。一八四三至一九零一江蘇金

匱人。諸可寶之妻。卒年五十九。工詞。著有蕉窗詞一卷。

【鄧千江】²⁰⁴⁰金臨洮人。詞品謂金人樂府稱千江所

作望海潮為第一。其詞全步驟沈公速上王君貺一首。而繁縟雄壯何啻十倍過之。不止出藍已也。詞云：雲雷天塹。金湯地險。名落自古。臯蘭營。七繡錯。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關。鏖戰血猶殷。見陣雲冷落。時有雕盤。靜窳樓頭。曉月依舊。玉弓彎。看看定遠。西還。有元戎閫令。上將。齋壇區脫。書空。兜鈴夕解。甘泉又報平安。吹笛虎牙間。且宴陪珠履。歌按雲鬟。招取英靈。毅魄長繞。賀蘭山。

【鄧禹定】²⁰⁴²計捉彭寵。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鄧紳伯集】²⁵二卷。宋鄧深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深雖不以文章著名。而所作猶有北宋矩矱。

【鄧伯道】²⁶棄子留姪。一本。元李直夫撰。雜劇。

【鄧以讚】²⁸¹定宇。一作宇汝德。明一五八零頃新建人。少與張元忬從王畿遊。傳良知之學。一五七

一年進士投編修張居正柄國以讚時有匡諫不納移疾歸起為中允至中途復以念母返再起為南京祭酒至吏部右侍郎疏請建太子且力斥三王並封之非不報居母喪不勝哀而卒諡曰文潔以讚著有文潔集四卷乃鄒元標所蒐輯

【鄧牧】²⁸⁵⁵牧心宋至元——二四七至一三零六錢塘人卒年六十與謝翱周密等友善自號九鎖山人又號三教外人宋亡不仕居大滌山中洞霄宮之超然館經月不出沈介石為營白鹿山房居之世稱文行先生牧著有雜文集伯牙琴又與道士孟宗寶合著洞霄圖志

【鄧漢儀】³⁴¹³孝威清——一六六一頃江蘇泰州人少穎悟日讀數千言一六七九年召試「博學鴻儒」科因年老授內閣中書試歸後日以吟觴自適或扁舟至郡坐臥董子祠中執經問業者車馬塞路漢儀頗工於詩稱騷雅領袖著述甚富有淮陰集官梅集過嶺集濠梁集燕臺集甬東集及被徵集（清史列傳）皆以所歷事蹟逐年編紀手自刪訂又嘗選次近代

名人之詩為詩觀四卷（清史列傳）

【鄧汝功】³⁴¹⁴謙持清——至一七七五后不久聊城人一七七五年進士傳臚后即病歸未及授官而卒汝功工詩有密娛齋詩稿一卷

【鄧深】³⁷資道（一作紳伯）宋——一六二頃湘陰人紹興進士試中教官入為太府丞輪對論京西湖南北戶及士大夫風俗高宗嘉納提舉廣西市舶以親老求便郡知衡州盜望風帖息擢潼川路轉運使鹽酒虛額久為民害深請蠲除之守令貪污即劾奏虞允文貽書稱其「不畏強禦思濟斯民挺然之操未見近比」後以朝散大夫致仕愛居東湖之勝築室曰明秀終老其中深著有文集十卷今存二卷

【鄧志謨】⁴⁰景南號竹溪散人（一作竹溪散生）亦號百拙生明——一五九六頃饒州饒安人（曲海總目提要以為清人誤）嘗遊閩為余氏塾師余氏為閩中大書賈故志謨所作多為余氏刊行志謨的著作體裁多誕怪嘗作許多「爭奇」如山水爭奇風月爭奇梅雪爭奇花鳥爭奇童媿爭奇蔬果爭奇等其

體裁均為前此所未有。又好作通俗小說，今所知者，有許旌陽得道擒蛟鐵樹記二卷十五回，唐代呂純陽得道飛劍記二卷十三回，及五代薩真人得道呪藥記二卷十四回（均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亦工曲體製亦新異。所著五局傳奇：一用骨牌名，名曰八珠環記；一用曲牌名，名曰玉連環記；一用鳥名，名曰鳳頭鞋記；一用藥名，名曰瑪瑙簪記；一用花名，名曰並頭花記（曲海總目提要）

【鄧夢琴】⁴⁴²虞揮，一字箕山，清——一七二三至一八零八江西浮梁人。卒年八十六。幼年家貧，勤于學。一七五二年進士，授四川碁江知縣。累擢漢中知府，署陝安道。時教匪方熾，夢琴奔波防守，得足疾，遂引疾歸。夢琴著有楸亭文集十六卷，詩集八卷，外集若干卷，及主端明鹿洞書院，誨示士子與在官所修志書共若干卷（均清史列傳）

【鄧林】⁴⁴⁰初名彝，又名觀善，字士齊（一作士齋），號退菴，明——一四一四頃新會人。一三九六年舉人，為貴縣教諭。考滿入京，預修永樂大典，尋出教南昌，遷

吏部主事。宣宗時，因事謫居杭州，遊玩山水，倡酬甚富。林工於詩，又善古文辭。著有退菴遺稿七卷。與湖山遊詠錄⁵⁰⁰

【鄧夫人哭存孝】一本。元關漢卿撰。雜劇。

【鄧肅】⁵⁰²志宏，宋——一零九一至一一三二南劍沙縣人。卒年四十二。少警敏，能文，善談論。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入太學，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被屏出學。欽宗立，召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金人犯闕，被命詣金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擢右正言。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當，多見採納。會李綱罷相，上疏爭之，十執政怒，罷歸居家。避寇福唐，患病卒。肅著有楸欄集三十卷。（揮塵後錄）

【鄧輔綸】⁵⁰³彌之，清——一八二八至一八九三湖南新化人。卒年六十六。一八五一年副貢生，官浙江候補道。幼貧困，讀于邨塾，好為韻語。與王闈運同學，城南書院，嘗于歲暮同走衡陽風雪中，宿廢寺，或逆旅

酌酒談詩以為樂。壯年兼為商，性慷慨好急人急，曾得通銀五十，遇同學晏生喪母，盡以贈之。中二十條代曾某收者，歸質衣以償。人稱其義。再出將兵，不獲一展，遂閉戶不出，著述以終。輔論詩學選體文追漢晉，著有白香亭詩文集。

【鄧景臨自歎】廣州流行俗曲。石印本。

【鄧顯鶴】子立，一字湘泉，清一七七七至一八一八，湖南新化人。卒年七十五。少與同里歐陽轅友善，以詩自相鏤厲。一八零四年舉人，薦於內行，博涉羣書，足跡半天下。海內文人多慕與之交。晚官甯鄉訓導，尋乞病歸。因事至長沙，詩文者絡繹不絕，歸然稱楚南文獻者。垂三十年。生平尤篤風義，喜振拔孤寒。顯鶴工詩古文辭，著有南村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及自訂年譜二卷。又纂資江者舊集六十四卷，沅湘者舊集二百卷，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復搜刻蔡忠烈遺集，王船山遺書，鮑校歐陽文公圭齋集。

重訂周子全書（均清史列傳）

【鄧顯鵠】（一作顯鶻）子振，一字耘渠，（一作雲渠）清一八一八頃湖南新化人，鄧顯鶴之弟。諸生，博洽能文，終身不仕，著書自娛。顯鵠所著有聽雨山房集，春秋目論，說詩謹語，並傳于世。

【鄧雅】伯言，元一三四一頃涂人。明洪武中，徵入都，太祖命賦鍾山詩。稿既呈，其中一聯，帝大喜，以手拍案高誦之。雅以為怒，驚死於墀下，扶出東華門，始甦。尋放還，與梁寅講學於石門山中。雅工詩，氣味冲澹，頗有自然之致。著有玉筍集九卷。

【鄧原岳】汝高明，一六零七頃閩縣人。一五九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湖廣按察司副使。原岳工詩，初學鄭善夫，已又學七子，既而一意摹唐人，末年更為宏肆，有西樓集十八卷。

【鄧尉山房集】清李鉞撰。

【鄧尉探梅詩】四卷。清吳縣謝家福撰。有蘇州文學山房刊本，在望炊樓叢書內。

【鄧尉探梅詩】四卷。清亢樹滋撰。有崑山趙氏堂

刊本。

【鄧學可】元——一三七頃人。與詩人張雨友善。

工曲，今見散曲樂道一套，頗有致。

【鄧鍾岳】東長，號悔廬，清——一七三六頃聊城人。

一七二一年進士，第一官至禮部左侍郎。鍾岳工詩。

著有寒香閣詩集四卷，及昨非錄一卷。

【鄧剡】光岩，號中齋，宋——一二七九頃廬陵人。為

文天祥所重。祥興時（一二七八年左右）官禮部侍郎。

厓山之敗，為張弘範所得，使教其次子，得放還。剡

能詞，多哀慨之音，有中齋集（詞林紀事）

【鄧剡詞】中齋集發亡國以後的創痛，異常沉摯，

非故作危詞之輩可比也。其南樓令云：「雨過水明

霞，潮回岸帶沙。葉聲寒，飛透窗紗。懊恨西風催世換，

更隨我，落天涯！寂寞古豪華，烏衣日又斜。說興亡，

燕入誰家？只有西來無數雁，和明月，宿蘆花。」或以

此詞為文信國作者誤。1009

【弱水詩集】清蒲城屈復撰。

【弱水詩鈔】八卷。清蒲城屈復撰。有道光十年王

氏刊本，在國初十家詩鈔內。

【弱冠集】清同治間覺羅廷爽未撰。

【蛋家妹賣生菜】廣州流行俗曲。醉經堂木刻本。

【蛋家妹賣馬蹄】廣州流行俗曲。醉經堂鉛印本。

【蛋家開學堂】廣州流行俗曲。石印本。

【蝨子告狀】四川流行俗曲。雙榮堂。

【取斯集】不分卷。清仁和杭世駿撰。有乾隆刊本。

【取桂陽】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取成都】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取榮陽】北平流行俗曲（椰子腔）錦章書局石

印本。

【取榮陽】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珊瑚玦】一本。清可笑人撰。傳奇。

【珊瑚玦】一本。清周稗廉撰。傳奇。

【珊瑚珠】一本。清蕙樹撰。雜劇。

【珊瑚鞭】一本。清徐善撰。傳奇。此本曲海作徐石

麟撰，善與石麟，疑係一人。

【珊瑚柳】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珊瑚鈎詩話】三卷。宋張表臣撰。是書取杜甫詩文采珊瑚鈎句，故名曰珊瑚鈎。書中間涉雜事，不盡論詩之語。有百川本，明刊本，歷代詩話本。

【瓊瑤滿蓋】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瓊島春陰】北平流行俗曲（岔曲——燕臺八景之二）

【瓊州雜事詩】一卷。清績溪程秉鈺撰。有光緒刊本。丁書。

【瓊臺詩話】二卷。明蔣冕編。冕為邱濬之門人，因稟輯濬生平吟咏，各詳其本事。

【瓊花女】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瓊花夢】一本。清龍變撰。傳奇。

【瓊華詞集】二卷。清吳縣俞廷瑛撰。有中箱本，在瓊華集內，又一本，一卷。有光緒十一年刊本，在侯鯖詞內。

【瓊華集】四卷，附詞集二卷。清吳縣俞廷瑛撰。有中箱本。

【瓊華館詞】清俞廷瑛撰。譚復堂云：瓊華室詞一

中箱本。

卷，熨帖頗近陳西麓。又云：雅令夷婉，望而知其深於詩者，無膩碎之習，有繁會之音。

【瓊林雅韻】二卷。明甯獻王權編。是書凡分十九韻，大抵襲周德清中原音韻。

【瑤天笙鶴】一本。明寧獻王權撰。雜劇。

【瑤石山人稿】十六卷。明黎民表撰。其詩錯采鑷金，風骨凝重。蓋民表為續五子之一，故頗近太倉歷下之派，然根柢出於黃佐，終有規程。有明萬歷中刊本，粵十三家集本。

【瑤池宴】一本。清朱素臣撰。傳奇。

【瑤池會】一本。清無名氏撰。傳奇。

【瑤池會】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瑤池會】一本。清無名氏撰。雜劇。

【瑤池會八仙慶壽】一本。明周憲王有燉撰。雜劇。

【瑤清仙館草】清女子任崧珠撰。

【瑤華詩鈔】清□□□撰。

【瑤華傳】十一卷，四十二回。有清道光二十五年

慎修堂刊本。清丁秉仁撰。題「吳下香城丁秉仁編

慎修堂刊本。清丁秉仁撰。題「吳下香城丁秉仁編

慎修堂刊本。清丁秉仁撰。題「吳下香城丁秉仁編

著，「茂苑尤夙真閩仙評。一首嘉慶乙丑（十年）武林馮瀚序，又四年九年十年尤夙真等序，八年自序。演明福王常洵女孫華事，謂孫華乃狐轉生，多言妖異猥褻事，不根史實。

【孫華閣詩草】二卷，附詞草二卷。清錢塘袁綬撰。有同治重刊本。

【孫華閣詞草】一卷，補遺一卷。清錢塘袁綬撰。有同治刊本。在孫華閣詩草內。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孫華閣集】清同治閩袁綬撰。

【瑤想詞】一卷。清長洲王芑孫撰。有嘉慶原刊本，在淵雅堂全集內。

【瑤光閣集】十三卷。明黃端伯撰。其措詞如偈如疏如禪家語錄，非欲以詞章名世者。

【琛湘舫詩】清沈奕撰。

【琴琴集】四十卷。明俞安期撰。安期依附七子，故詩亦不出其流派。

【琴莫子集】四卷。清海昌俞興瑞撰。有咸豐刊本。

琛 琴 了 程

【了僧偃山詩存】清釋偃山撰。

【了奇緣】十六回。有刊本。不題撰人。

【程灝】大川，后改字晴江，清——？至一七八八浙江仁和人。一七五四年進士官金華衢州府學教授。

灝見閑淹博，著有無不宜齋詩文稿、湖山便覽、通俗篇、家語發覆、周書考證、說文稱經證及四書考異七十二卷……等（清史列傳）。

【程汝文】公巽，宋——零七六至一一四一潤州丹陽人。卒年六十六。風度翹楚，博古工畫，尤精篆隸。

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年。擢議禮局編修官，召對徽宗嘉之，除祕書郎。累拜中書舍人。外制典雅，一時稱之。命同修哲宗國史，遷給事中。紹興元年（一一三一年）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除參知政事。同

提舉修政局。秦檜劾其專擅，罷去。卒。諡忠惠。汝文著有文集三十卷（宋史、藝文志）。

【程鳳翥】象陸，清——一六六零頃聞喜人。一六四六年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嘗講學於其鄉之涑水。

【程鳳翥】象陸，清——一六六零頃聞喜人。一六四六年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嘗講學於其鄉之涑水。

【程鳳翥】象陸，清——一六六零頃聞喜人。一六四六年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嘗講學於其鄉之涑水。

【程鳳翥】象陸，清——一六六零頃聞喜人。一六四六年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嘗講學於其鄉之涑水。

文————一一九一

書院鳳者著有涑水編五卷，文四詩一。

【刀包待制】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刀辭史鴉霞】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乃亨詩集】清馬春田撰。

【雨上者舊詩】三十卷。清胡文學編。是編就李嗣

業所作雨上者舊傳中諸人，各採摭其遺詩編爲此

集。而仍以嗣業原傳分載諸詩之前，始自周文，終於

明季。各以才品名位爲次，使各以類從，不盡拘時代

之先後。有清康熙四十九年金南鏌刊本。

【雨東山人稿】卷。明呂時撰。萬歷以後，公安竟

陵，交煽偽體，么絃側調，無復正聲。時詩在淫哇嘈囂

之秋，尚爲不墜風格。

【務頭】務頭之說，中原音韻於北曲臚列甚詳，南

曲則絕無語。沈寤庵作南曲譜，但注意於去上之

間，未嘗斟酌此事。鞠通新譜，多取新聲，而此意亦未

論定，實一大缺點也。南北詞總是一法，凡調中最緊

要句字，揭起其音，而宛轉其詞，如俗所謂做腔處，每

調或一句或二三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即是務

頭。舊傳黃鶯兒第一七字句，皂羅袍第七句是務頭，

古人凡遇務頭，皆施俊語，或用古人成語一句在上，

昔人所謂如衆星中顯一月之孤明也。今以周德清

之言釋之，其言曰：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

俊語於其上。據此，則每調務頭，皆有定式。顧周氏書

中，所列定格四十首，則又不盡然，往往註明務頭在

第幾句上，又似可隨意通融者。蓋務頭者，曲中平上

去三音聯串之處也。如七字句，則第三第四第五之

三字，不可用同音，大抵陽去與陰上相聯，陰上與陽

平相聯，或陰去與陽上相聯，陽上與陰平相聯，每一

曲中，必須有三音或二音相聯之一二語，此即務頭

處也。（此就北曲言，與前陰陽篇中所論南曲不同。）

即就周氏定格證之，如白仁甫寄生草曲云：長醉後

何妨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醃兩個功名字，醅滄千古

朝廷事，麴埋萬大虹，蛻志不違時，皆笑屈原非，但知

音盡說陶潛是。詞中用醒時二字，爲陰上與陽平相

聯，古朝與屈原（屈作上）四字，亦然，有甚二字，爲陰

上與陽去，盡說陶三字，爲陽去陰上陽平，皆是務頭

也。又醉中天云：疑是楊妃在，怎脫馬嵬災，曾與明皇
 捧碗來，美臉風流殺，巨奈揮毫李白，覩着嬌態，洒松
 煙點破桃腮。此詠佳人黑痣，詞極佳妙。馬嵬與明四
 字爲陰上陽平，捧碗點破，爲陰上陽去，皆是務頭也。
 又宮大用醉扶歸云：十指如枯筍，和袖捧金尊，擲煞
 銀箏事不真，捧養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
 搵，詞中指如殺銀把拳六字，皆陰上陽平，字不真則
 陽去陰上陰平，皆是務頭，故周氏所謂要知某調某
 句某字是務頭者，蓋填詞時宜知某調某句某字是
 務頭也。即謂當先自定以某句某字爲務頭，爲之定
 上去析陰陽也。所謂可施俊語於其上者，蓋務頭上
 須用俊語實之，不可拘牽四聲陰陽之故，遂至文理
 不順也。南曲則甯庵譜中所注去上上去諸處，即可
 作爲務頭，皆當恪守之。再取合律好曲，反覆歌唱，諦
 其曲折，然後命筆，自無不合務頭之病。明初甯獻王
 有務頭集韻三卷，純采古人妙語，輯以成書，惜乎不
 傳。至揚用修不知務頭之理，云是部頭之誤，宜爲余
 州所笑也。Dm

胥 粥 鄰

【務本修身】北平流行俗曲（小盆）
 【務成】樂府鼓吹曲鏡歌篇名。
 【務時敏齋存稿】十卷。清錢塘洪昌燕撰。有光緒
 刊本。
 【胥溪朱氏文會堂詩鈔】八卷。清海鹽朱美鏐撰。
 有咸豐元年胥溪朱氏刊本。
 【胥臺集】二十卷。明袁袞撰。是編詩不失體格，而
 特乏堅蒼。文亦俊爽，而醞釀未免少薄。
 【胥園詩餘】一卷。清秀水莊肇奎撰。有嘉慶刊本，
 在胥園詩鈔內。
 【胥園詩鈔】十卷。附詩餘一卷。清秀水莊肇奎撰，
 長洲顧曾編。有嘉慶刊本。
 【胥屏山館詩文存】三卷。清鎮洋陸麟書撰。有道
 光二十五年潘氏刊本，在清頌堂叢書內。
 【胥屏山館詩存】清陸麟書撰。
 【粥碗兒】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鄰道元】善長後魏——？至五二七范陽人。太和
 中，由尚書主客郎累遷東荊州刺史。爲政威猛，州民

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久之，為河南尹，安南將軍，御史中丞，收汝南王悅嬖近丘念。悅啓靈太后救赦，免道元不聽，竟誅之。因劾悅。時雍州刺史蕭道廣反，狀稍露，悅諷朝廷遣道元為關右大使。道廣反，道元力屈被執，瞋目叱賊，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博覽奇書，撰水經注四十卷，文辭清麗，為小品文中佳作。又有本志十三篇，并七聘及其他諸文。

【鄴權】元與金——至一一九零后不久安陽人以父蔭任官，不甚達。朝廷高其才，明昌初，召為著作郎。未幾卒。權詩極有筆力，有坡軒集（中州集）。

【鄴炎】文勝，漢——一五零至一七七范陽人。卒年二十八。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而能理。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後病風，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發甚重。值妻始產，驚死。妻家訟炎，炎不能理對，遂死獄中。尚書盧植為作諫，讚炎的著作，今僅見詩二篇。（見後漢書文苑傳）

後漢書文苑傳

【驚字齋詩略】清光緒間曹允源撰。

【鷗軒詩言】四卷。清南通戴蓮芬撰。有排印本。

17232
【承帝明德】樂府郊廟歌房中詞樂章篇名。
35
【承清堂詩集】一卷。清嘉定王嗣祥撰。有北京排印本，在先澤殘存內。

37
【承運傳】四卷，不分回。有明萬歷間福建坊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寫刻，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日本內閣文庫藏。明無名氏撰。記成祖靖難之役。

38
【承啓堂稿】二十九卷。明錢薇撰。凡詩七卷，文二十卷，附錄誌銘行狀墓表傳誄一卷，末一卷則其曾孫嘉徵之二疏并行狀誌銘。

6
【承恩堂詩集】十六卷，附詞二卷，附刻二種二卷。清長白恩錫撰，有同治袁江節署刊本。

17232
【聚仙陣鼓詞】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錦章書局石印本。

3
【聚寶盆】一本。清朱素臣撰。傳奇。

4
【聚寶盆】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6
【聚英雄】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6
【聚星堂詩稿】清咸豐間陳榮撰。

6
【聚獸牌】一本。清高奕撰。傳奇。

【聚賢堂】參看遇惡傳條。

1723₂
【豫齋集】清光緒間萬方煦撰。

004
【豫章文集】十七卷。宋羅從彥撰。是集為曹道振

所編，以宋儒稱從彥為豫章先生，因以名集。第一卷

雖列經解之目，而其文久佚，有錄無書，實止十六卷。

有元至正三年許源堂刊本，元刊小字本，明成化間

馮氏刊本十八卷，嘉靖甲寅刊本，隆慶五年羅文明

刊本，清康熙中刊本，併為十卷，與許魯齋集合刻。

【豫章詩話】六卷。明郭子章撰。是編論其鄉人之

詩與詩之作於其鄉者。

【豫章三害】一本。明甯獻王權撰。雜劇。

【豫章行】樂府相和歌清調曲篇名。技錄。荀錄所

載古白楊一篇，今不傳。按古辭存宋書二十一中闕

十三字。大意言山上白楊變為殿中棟樑，速其與根

株分離之苦也。

【豫讓吞炭】一本。元楊梓撰。雜劇。

【豫園詩文集】不分卷。清王康撰。有鈔本。

1732
【鄆署雜鈔】十四卷。清汪為熹撰。為熹官鄆陵，欲

修縣志而未果，因摭其地之遺聞瑣事，綴為此書。

1733
【忍冬盦詩集】六卷。清甘泉汪坤撰。有嘉慶刊本。

1734
【尋訪詩】尋訪之題二種。有尋訪者，有尋訪不遇

者。其於尋訪，須寫自己來意，或寫其人之性情，或寫

其家之風景。其於尋訪不遇者，須寫悵悵惋惜之情，

或作疑訝之詞，或寫其家間寂。

【尋詩】詩是人們情感的流露，大概情感豐富的人，

就有做詩的可能，而情感豐富的人，性情又必古

怪，所以那做詩的人，性情一定有些古怪。有人問道：

「那麼，情感豐富，性情古怪，而不能做詩的，也有這

是甚麼道理呢？」我就答道：「因為他們不知道尋

詩。」人家又要問：「詩是人們情感的流露，還要向外

面尋麼？尋詩二字，是甚麼意思？」我又答道：「這裏可

舉古人的一段成語來說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興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

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

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

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這一段話是說明詩

的產生的原理。他的大意也是說：「詩是情感的流露，但是人的天性是靜的，必須感於物而後動，倘然不與外物接觸，那就不動。」也就是說：「情必感於外物而後流露，不感於外物就不流露。」所謂尋詩，就是使自己和外物接觸，使蘊蓄在內的情感流露於外。我現在把清初王猷定描寫尋詩狀況的一篇文章抄錄如下，以證明尋詩的生活是怎樣。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元日冒雨尋詩序，是寫他一個朋友冒雨尋詩的故事。文云：「趙子孟遷，有詩癖，每酒酣不平，必叱咤跳擲，不吟詩不已。」歲除天臘，則例有紀，自以為詩磨不求工也。壬辰上日，款扉甫見，不交一語，投以除夕詩，即反走。予曰：「何為？」趙子曰：「趁此日尋吾詩所在。」予曰：「安在？」曰：「吾詩在梅嶺蜀崗一帶十五年，委棄於此，幸今遇之。他日名山物無失也。」去，出北門之梅華嶺，嶺旁為史相國瘞衣冠處，拜而去。會天雨，倉皇走斷烟荒草間，左右回顧，執樵者問曰：「若知隋皇一片土乎？」樵者曰：「客何為者？」告之故，樵者笑，趙子亦笑。於是遂告以寶城

迷樓，螢苑，平山諸勝，且為指點前代戰壘及興亡之事。趙子且悲且喜，仰天大叫，顧其僮曰：「安所逃雨乎？」雨左則袂障以左右，則障以右。卒一至其地，次第憑弔而歸。行市水從項下口吟哦不休。途之人咸目之，莫測其故也。」次日，示予草，並述其蹭蹬尋詩狀。王子曰：「詩之於人，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凡人所為，必其不可已者而後傳，趙子可已而不可已，其中必有獨得者存，而工者顧失焉。趙子傳矣。」作歌以贈之。——這篇元日冒雨尋詩序，我們如上面的寫法，把他分為四段。當然是第三段頂重要。他描寫尋詩的狀態，可謂淋漓盡致。趙孟遷為甚麼要尋詩？詩為甚麼可以從斷烟荒草間尋出來？趙孟遷所遇見的樵者不能了解，市人不能了解，現在讀這書的人大約可以了解，不用再說。不過有一層應當加以說明，就是像下面的一段話：「趙孟遷是清初人，他是明末的遺民，梅華嶺旁是史可法瘞衣冠處，他要做憑弔故國的詩，就得不到梅華嶺旁去尋了。至於寶城，迷樓，螢苑，平山諸勝跡，不過是借以襯托罷

了。王猷定說：「凡人所爲，必其不可已者而後傳。」他又說：「趙子傳矣。」是趙孟遷的尋詩，乃是不得已而然爲，甚麼說不得已？就是滿肚的亡國的感慨，無處發洩，要借詩一發，但不到梅嶺蜀崗，那又做不成詩。這就是我上文所謂：「使自己與外物接觸，使蘊蓄在內的情感流露於外了。」袁子才詩云：「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夕陽芳草尋常物，解用都成絕妙詞。」他這一首詩，把尋詩說得太容易，他雖然也有一部份對，但是不能說是全對。因爲他是偏於向外去尋找，而不管蘊藏在內的有沒有。如此，就使被他尋到了詩，那詩也不能算是好詩，只能算是膚淺浮泛的詩，也可說不能算真詩，只是假詩。■

上面一節所說的是作者向斷烟荒草間去尋自己，的詩。這裏一節所說的是讀者向翠筠白石古垣斷碣間去尋他人的詩。他人作了詩，自己不要隨意棄置於翠筠白石之間，古垣斷碣之上，却另有人愛讀他的詩，不惜辛辛苦苦，向此等地方去搜尋。這一個作者和一個讀者的舉動，都足以表明詩人的生活。

尋

的一部份。這樣的尋詩者，清人史震林的西青散記上面，有一段寫得最好。原文道：「索闇叔詩曰：『近者詩無存草，散題翠筠白石古垣斷碣之上。試聞步尋之。』」闇叔往夏溪，余謂玉函曰：『尋詩多者勝。』玉函窺窗外，月紅花下，石峯三尺，側題云：『溼烟低初晴，紅光溢新葉。愛此籬籬斜，孤紅艷深雪。』「余仰海棠樹西南枝，微有字痕，登石額觀之，題云：『霜林表鮮春，高艷清光染。仙枝疎秀間，天青淡紅點。』」回顧簷下，以白堊寫詩云：『香裊夢微消，春寒著細腰。蝶來風有致，人去月無聊。』傍一磚，黃色綴綠苔數點，墨書海棠云：『晴雨灑清曉，花枝醉濃溼。春情淡我情，春鳥鳴不歇。』余曰：『勝矣。』「玉函笑曰：『來。』則石欄之角，寫四言詩四章，字細如豆。詩云：『風院深微，露滋烟重。春濃景明，曬花香動。有美人兮，坐猶殘夢。』」風院深微，鳥聲夢碎，晶晶日濃，晴光逼睡，彼美人兮，春情靡賴。『風院深微，潤煙晶滿。碎影花重，風其絲宛。彼美人兮，春情麗婉。』後書『趙郎』二字。『將晚步於北園，玉函摩巨竹，吟曰：『茶煙

冷不起，冰罅泉斷續。山雪照村寒，茅居凍殘竹。」又吟云：「荒霜濃溫騰，曉日曬寒樹。野士何所棲？霜蘿綻紅處。」余尋詩無所得，一竹半枯，斜立池邊，刺草書以朱涅之。詩云：「松澗流清泉，逝者其無息。隔水蟻衙通，深深渡溪葉。」蠹節處有四言詩，真書，染以碧云：「月令山靜，泉其細永。詢彼幽人，疎疎竹冷。」

「湖之港，有斷橋，題其朽柱曰：『溪冰帶雪流，仄橋穿薜荔。天寒荒野淨，朔我春舟末。』」又舊有詩一首，淡墨將失，在無皮古楊之背云：「灘遠秀菰蒲，秋晴湖紋碧。何處是吾村，日斜半峯赤。」這位作詩的趙閻叔，性情未免太奇怪了，他作了詩，要這樣的寫在石上，刻在竹上，一般的人，一定不能了解他的用意，他自己也說不出是甚麼用意，只不過他喜歡如此，他就如此，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這一點，也是詩人異於常人之處。若評論他的詩，是偏於刻畫景物，雖不能說是十二分好，但是瘦硬幽怪，和李長吉的詩有些相像，自然不是尋常的壞詩可比。總之，他的詩和他的性情同樣的怪僻。F. 4

【尋親記】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有六十種曲本。此本亦盛行於歌場（綴白裏選有十一齣之多）。現在述其梗概於下：宋周羽，開封府封丘的生員，和妻郭氏貧居，偶黃河堤潰，官有徵役築堤之事。周羽思以銀免役，使妻到富豪張敏處借銀。張親周羽之妻貌美，欲染指，設計陷周羽於罪，羽被流配至廣南離州。護卒送至半路，起慈悲心，放周去。周雖被放，但不能歸故鄉，因此暫留鄂州李員外家中充司役。妻郭氏自周走後，產一子，名瑞隆。十二歲送至林學士處就學（第二十四「就教」今名「送學」）因被林家子弟虐待，廢學歸。母戒之（第廿五「訓子」今云「跌色」）親自送瑞隆至先生處謝罪（第廿六「勤勉」今改「復子」）未幾，瑞隆學漸進，應科舉，進士及第，授官榮歸。有傳父在鄂州之消息者，瑞隆遂棄官尋父（第廿九「捷報」今名「榮歸」）一方父親周羽，在鄂州李員外處二十餘年，遇大赦，動身歸鄉。剛在周羽走後，瑞隆尋至，父子未得謀面。李員外告訴瑞隆說：「你的父親此去不遠，趕快追去，還可以趕

得上但路上父子相逢對面不相識，那又怎麼辦？他老人家遂出周羽的詩集一卷，給瑞隆作證據。瑞隆辭別李員外家，由原路走回。在路上有一晚周羽歇在一旅店裏，恰巧瑞隆也歇宿在這裏。夜間瑞隆思父不能眠，出父親的詩集，低誦消遣。鄰房的周羽聽到讀的是自己的詩，驚駭不止。查問細底，原來即是自己的兒子，於是相攜歸鄉。第三十二「相逢」今云「飯店」後富豪張敏問罪。周羽合家團圓終結。此記在曲海提要又名教子記。曲品「舊傳奇部」亦列着教子記的書名。果是則教子記——即尋親記，應有嘉靖以前的舊本。相傳明末雲南嵩州的太守錢房仲卒於任地，其子欲尋之而無路費，因從伶人處學會尋親記去沿途歌唱，遂得達到目的地。這亦是一段有趣的話。劇說卷三引點絳脣續集（1691）

【尋魂】¹（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尋樂文集】²二十卷。明習經撰。其文結構頗有法，而意境太狹，往往失於枯寂。詩則七言長句清婉頗

尋

似東陽而他體未能悉稱也。

【尋樂堂集】⁹十一卷。明王烈撰。是集文五卷，詩六卷。

【尋壑外言】²⁷¹五卷。清李繩遠撰。其詩格意頗清，文亦謹飭。然束於邊幅，未能凌蹕古人也。有康熙刊本。

【尋多情】²⁷²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尋賓訪友】³⁰北平流行俗曲。

【尋遍了百花芳徑】³³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

續譜木刻本。

【尋遠樓詩集】³⁴清劉佑撰。

【尋真誤入天台道】⁴⁰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

續譜木刻本。

【尋夢】⁴²⁰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尋夢記】⁰參看探河源條。

【尋花問柳遊人醉】⁴⁴²¹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

續譜木刻本。

【尋思默默設計奈何】⁶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

木刻本。

【尋陽樂】樂府清商曲西曲篇名。古今樂錄：尋陽樂，倚歌也。按古辭一曲存。

【尋母記】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子廉古今體詩合編】五卷。清襄平姚斌敏撰。有

同治刊本。

024

【子夜歌】子夜歌者，中國詩歌界最偉大之平民文學也。晉世詩歌，傳於今者，婦人之作，子夜最多。唐書樂志：「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今所傳子夜歌四十二章，或云古辭如此，或云其中雜有宋齊之辭。後人更爲子夜行樂之歌，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曲之變。若宋書所記，則子夜歌又爲鬼物矣。（宋書樂志云：「子夜歌者，有女子造此聲。晉孝武太原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亦是太原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子夜吳人。故子夜歌亦稱吳聲，乃清商曲調。其他若綠珠之懊儂曲，謝芳姿之團扇歌，劉妙容之宛轉歌，桃葉

之桃葉歌，亦子夜之類也。今所傳子夜歌四十二首，子夜四時歌七十五首，共百餘。大子夜歌云：「歌謠數百首，子夜最堪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大子夜歌二首之一）慷慨天然四字，可以盡子夜之妙矣。1041

【子夜歌中之瘦詞】子夜歌在文學上有絕大價值。蓋唐人五絕之所自出也。子夜之前，陽春歌雖已具五言四句之形式，然以其數量之寡，故影響於詩歌之變遷亦鮮。子夜百餘首，在當時——晉六朝——固已盛唱於民衆之口，其後迴環孕育者又數百年。唐興，遂一變而爲五絕矣。唐初詩歌，五絕尚少。李白之「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玉階怨）「美人捲珠簾，深坐頻蛾眉。但見淚痕溼，不知心恨誰。」（怨情）猶存子夜遺音。若晁采之「儂既翦雲鬢，郎亦分絲髮。覓得無人處，縮作同心結。」（子夜歌）則又純乎子夜也。蓋唐代詩人尚有習爲此體者矣。子夜歌中多含瘦詞。瘦詞乃文字上之一種象徵，換言之，即隱語也。或稱爲「謎

語」此類文字，發源於三百篇中。詩經而下，楚辭最多。六朝文學，此類尤盛。子夜歌其著也。如——「見娘喜容媚，願得結金蘭，空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子夜歌第六）「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子夜歌第七）此兩首中，前歌「求匹理自難」句中之「匹」字，與後歌「何悟不成匹」句中之「匹」字，兩匹字均含有「偶」字之意，不作「布匹」之匹也。又如——「前絲斷纏綿，意欲結交情。春蠶已感化，絲子已復生。」（子夜歌第八）此首中「前絲斷纏綿」句中之「絲」字，與「絲子已復生」句中之「絲」字，兩絲字均作「思」字解，若直解之，便如嚼蠟矣。更如——「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華塢。果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子夜歌十一）「我念歡的的，子行由豫情。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子夜歌三十五）此兩首中「高山種芙蓉」之「芙蓉」及「霧露隱芙蓉」之「芙蓉」兩芙蓉字，均作「夫容」解，謂「夫之容貌」也。又兩首中之「蓮」字，應作「憐」字解；「蓮子」者「憐子」也。又第四十首中「玉藕

子

金芙蓉」之「藕」字，應作「我」字解。三十七首中「桐樹朱門前」之「桐」字，應作「同」字解。「出入見梧子」之「梧子」，應作「吾子」解。子夜歌中如此類者尚多，更不可以詳計矣。此種度詞，在讀曲歌、華山畿、江陵女歌、丹陽孟珠歌：均有其例。最妙者，如「將懊惱，石闌晝夜題碑，淚常不燥。」（華山畿）此中之「題」字，應作「啼」字解。「碑」字，應作「悲」字解。「嬌笑來問儂，一抱不能已。湖燥芙蓉萎，蓮汝藕欲死。」（讀曲歌）曲中「蓮」字，尚不作「憐」解。「藕」字，不作「我」解，便不能通。六朝文學中，度詞用法之妙，真神乎其技矣。中國文人，喜仿前輩。六朝度詞之用，唐以後詩歌中，亦時時有之。善讀者，覺其匠心獨妙，不善讀者，便索然寡味矣。王漁洋詩話中，載有粵西民歌一首云：「天早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晴中絲。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香絲。」其中多不可盡解。後見來雨村詩話亦載此歌：「雨裏蜘蛛還結網，想晴惟有暗中絲。」（梁紹王兩般秋雨盒隨筆亦載之，名爲蜘蛛曲。）與漁洋詩話略有不同。其注

文

一 一 一 二〇一

解云：「詩有借字寓意之法，以晴寓情，以絲寓思，樂府闋怨體也。」得此一解，便覺悠然生趣，此度詞在文學上之真價值也。1041

【子夜變歌】樂府清商曲吳聲歌篇名。樂府解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曲之變也。宋書十九，六變諸曲，皆因事制歌。古今樂錄：子夜變歌，前作「持子」，送，後作「歡娛我」，送，子夜警歌無送聲，仍作變，故呼爲「變頭」，謂六變之首也。按：大子夜歌古辭二曲，警歌二曲，變歌三曲，均存。370

【子夜警歌】樂府清商曲吳聲歌篇名。

【子夜四時歌】樂府清商曲吳聲歌篇名。樂府解題：後人更爲四時行樂之辭，謂之子夜四時歌。按：古辭七十五曲，均存，計春歌二十曲，夏歌二十曲，秋歌十八曲，冬歌十七曲。我疑本八十曲，秋歌亡二曲，冬歌亡三曲也。子夜歌爲晉時女子子夜原作已見著籍，子夜四時歌，蓋雜集宋齊人之辭而成，未必子夜作，亦未必爲女子作，或者晉宋間流傳民間之歌，詠也。觀冬歌中「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二句，乃南

齊蘇小小之西陵歌中詞，可知。370, 1041

【子雲詩集】十卷。清歙縣方正澍撰。有乾隆刊本。

【子不語】清袁枚底奇談小說集。後改名爲新齊諧。全部二十四卷，續十卷（今多作爲正五卷，續三卷，但內容是一樣的），正六百七十二篇，續二百七十八篇。文章是文言體，以簡明爲旨，不加修飾，但大半爲片段的作品，可作爲完整的情景俱佳的短篇小說讀的甚少。1247

【子胥救孤】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子虛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詞也。爲游梁時所作。西京雜記，謂其游神蕩思，百餘日，迺成。武帝讀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因狗監揚得意，知相如名，召問之，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賦，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詞，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是賦先虛序一段，一篇大文，搖曳而起，次序齊事一段，已具小賦

一篇引起以上總序事，是第一節。出日先將雲夢放活，妙在能用虛，且以謙為夸，純以姿致勝，次序其中之山土石兩段，因山而附序之，又次序東南西北四段，或單或重，排偶之中，各寓變化，北之上下，寫出鳥獸恰好，接下田獵，文情一片，序雲夢之地，是第二節。接寫楚王車服一段，壯士格獸一段，楚王觀獵一段，敘田事極簡鍊，且與前敘地處處相應。序田獵是第三節。中間忽插序楚之嬪妃，兼序聲色，直乃傲齊以所無，序畋事，便不直率，是為第四節。其第五節序田獵，約分三項，始言搏獸，後乃兼及弋鳥釣魚，其間頓挫，正與齊王之畋相照，且水族一段，因前有大江清池，神龜蛟鼉，鸕雛孔鸞等字，故復序此，以補田獵之未備。第六節序罷獵燕飲，一氣寫下一筆收住，俊爽之極，勺藥之和等句，全被他割鮮染輪一句，應還前段。第七節先折楚，後稱齊，略分次序，語語雄健，以少敵多，針鋒相對，且前序齊事甚略，乃於篇後補序一段，反振挽合，以作章法，其言地勢形，便瞭如指掌，極雲亂波涌之觀，自是縱橫餘習，後則歸於在諸侯之

子

位，不敢言遊戲之樂，範圍之大，蓋所謂託詞以諷，歸之正義也。斐度寄李翱書，所由以相如之文為諫諫之文歟。

【子儀祝壽】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子房背劍】一本。元吳弘道撰。雜劇。

【子良詩錄】二卷。附錄一卷。清番禺馮詢撰。有同

治廣州刊本。

【子淵詩集】六卷。元張仲深撰。仲深古詩沖澹，頗

具陶韋風格，律詩稍涉江湖末派，而佳句楚楚可誦。

【子壽詩鈔】一卷。清監利王柏心撰。有道光刊本，

在晚香唱和詩內。

【子壽詞】一卷。清監利王柏心撰。有道光刊本，在

楚四家詞內。

【子蘭】唐——九零零頃人。出家為僧。昭宗朝，為文

章供奉。子蘭工詩，全唐詩錄其詩為一卷。

【子葵文集】九卷。清王岱撰。其文雅俗相參，而好

為詬詈之詞。

【子相文選】五卷。明宗臣撰。是編為鄭二陽所選

評姜承宗姜繼宗所編輯。

【子期聽琴】一名馬鞍山。北平流行俗曲。(大鼓

帶二簧)寶文堂木刻本。

【子松堂閑韻】清乾隆間師婁撰。

【子感集】三十二卷。明劉鳳撰。其文皆僻字奧句，

尤濫體之餽釘者。

【子固齋詩存】清田維翰撰。

【子路追孔】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子陵辭詔】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子母碑前鵝鵲淚】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

鉛印本。

【子賢】一愚元——三五四頃天台人。幼聰悟絕

人。住天台山寺。禪定之外，肆志作詩。子賢有一愚集。

(元詩選)

【子弟過會】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子弟過會】(與大過會略異)北平流行俗曲。

【子弟書名】北平流行俗曲。(小盆)

【子弟唱錦】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子父夢秋夜樂城驛】一本。元鄭廷玉撰。雜劇。

【子銘先生遺集】清光緒間李泉撰。

【子笙賦鈔】一卷。清甘泉江璧撰。有光緒刊本。

【子尚詩存】一卷。清江甯卓書撰。有蔣氏慎修書

屋排印本。在金陵叢書內。

【翠雲館試體詩】一卷。清錢塘黃士珣撰。有浙江

書局重刊本。在琴台合刻內。

【翠雲館律賦】一卷。清仁和姚思勤撰。有浙江書

局重刊本。在琴台合刻內。

【翠鯨詞】一卷。清襄平姚斌敏撰。有同治刊本。在

子廉古今體詩內。

【翠紅鄉兒女兩團圓】一本。明楊文奎撰。雜劇。有

元曲選本。元人雜劇選本。

【翠岩偶集】六卷。清新城王士禎撰。有原刊本。

【翠岩室詩鈔】二卷。清丹徒韓弼元撰。有咸豐刊

本。

【翠微亭】一本。清無名氏撰。雜劇。

【翠微仙館詞】一卷。清錢塘孫瑩培撰。有光緒徐

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宋華岳撰。按翠微為岳之別號，南征者，岳以韓侂胄、蘇師旦流竄建寧，集皆是時所作。第一卷即劾侂胄疏，後十卷皆其詩也。有刊本作十卷，振綺堂有抄本十一卷。

【翠滴樓詩集】六卷。清馮雲驥撰。是集皆所作古今體詩，蓋雲驥沒後，掇拾殘賸所存僅此。

【翠寒集】一卷。元宋无撰。七言古體純學李賀，溫庭筠，時有雋語。樂府短章，往往欲出新意，反失之纖。五言律詩，五言長律，最為擅長。七言絕句次之。七言律詩又次之。有汲古閣刊本，附吟嚶集一卷，入存目。錢氏敏求記云：此書六卷，張習所分，元人十集本。

【翠渠摘稿】七卷。補遺一卷。明周瑛撰。是集為其門人林近龍選錄，故名摘稿。其學以居敬為主，與賀欽相近。詩文雅澹，頗有修詞之功。有刊本。

【翠浮閣詞】一卷。清仁和魏謙升撰。有鈔本，咸豐排印本，在十家詞彙內。

【翠浮閣遺詩】不分卷。清錢塘魏謙升撰。有紅格

翠

鈔本。

4421
【翠花記】蘇州流行俗曲。漢鎮慎詒堂木刻本。

4424
【翠薇花館詞】三十九卷。清吳縣戈載撰。有嘉慶刊本。清代詞集之富，莫如迎陵。順卿翠薇詞，乃更過之。而泥沙不除，亦與迎陵相等。集中佳構，如山亭宴、

（秋晚游天平山）霜葉飛（落葉）垂楊（題吳伊人白門楊柳圖）春霽（柳影）露華（苔痕）南浦（春水秋水二首）步月（春夜閒步）惜紅衣（皇甫墩觀荷）

一瑣寒窗（秋晚）秋宵吟（題擇石老人秋葉圖）等作，精心結撰，文字音律，兩臻絕頂，宜其獨步江東，一時無與抗衡也。順卿論詞律極精，於旋宮八十四調之旨，研討至深。故其自稱，在能辨陰陽，能分宮調。又白石旁譜，當時詞家不甚明瞭，順卿能一一按管，數

百年聚訟紛如，望而卻步者。一旦大暢其理，此誠絕頂聰明也。惟集中平庸蕪淺諸作，觸目皆是，讀者亦以其守律之嚴，反恕其行文之劣，無怪為謝枚如所譏也。順卿詞開卷即有龍涎香、白蓮、蕩、蟬等題，此當日學南宋者幾成例作習氣，愈覺可厭。且順卿一頁

日學南宋者幾成例作習氣，愈覺可厭。且順卿一頁

日學南宋者幾成例作習氣，愈覺可厭。且順卿一頁

日學南宋者幾成例作習氣，愈覺可厭。且順卿一頁

日學南宋者幾成例作習氣，愈覺可厭。且順卿一頁

士耳，太學典簿，未嘗一履任也。而自十三卷後，交游漸廣，攀援漸高，中丞方伯觀察、太守司馬、明府、歷碌滿紙，所作無非應酬，虛聲愈大，心靈愈短，豈芝麓之於迦陵乎？抑何其不憚煩也。至為麟見、亭河帥題鴻雪因緣圖，前後合一百六十闕，多至四卷，觀其自述，知配合雕鏤，費盡苦心，然以花間、蘭畹之手筆，加以引商刻羽之工夫，乃為鉅公譜榮華之錄，摹德政之碑也。言之不足，又長言之，若以為有厚幸焉，此真極詞場之變矣。⁸⁷⁸

【翠薇雅詞】不分卷。清吳縣戈載撰。有道光刊本。

【翠芝山房詩草】清同治間于光袞撰。

【翠華妃對玉釵】一本。太和正音譜作對玉釵。元

關漢卿撰。雜劇。

【翠樓集】三卷。清劉之份編。是集選明代閨閣之

詩。

【翠樓東】⁵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

本。

【翠柏山房詩草】清光緒間王汝純撰。

【翠柏森森】⁴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翠翹記】⁴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翠螺閣詩稿】⁵四卷。附詞一卷。舞鏡集一卷。清錢

塘女子凌祉媛撰。有延慶堂丁氏刊本。凌祉媛，字菡

沅。生而穎慧，七歲母授以毛詩。內則諸篇，已窺大義。

女紅之暇，以詠詩作字自娛。問為小詞，曼聲自度，飄

飄然有出塵之概。年二十歸丁松生。丙母患風疾，動

止維艱，故常歸甯奉侍，已而疾加劇，乃遍詣廟中禱

於神，願以身代，而家人未之知也。既而泣語其夫曰：

「吾不久於世矣，以身代母矣，勿漏言以重親憂。」未

幾即病，迨母病愈，而祉媛遂卒。歸松生，才三載耳。時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五月二十日也。翠螺閣詩

詞稿，名動一時，于克襄序云：「近體及詩餘，清麗芊

綿溫潤如玉，猶可想見林下之風。至於懷古諸章，如

詠岳武穆、梁紅玉等作，感慨淋漓，沈鬱頓挫，其議論

雄偉，幾欲與古人頡頏，非復兒女子之態。安得以尋

常閨秀目之哉。及讀放歌一詩，則飄飄然有乘鸞駕

鶴之思，聞作此詩後，未幾即下世。」關秋芙瑛有

序翠螺閣詩詞稿駢文一篇，茲節錄之：「：而苾沅（社媛字）夫人復以翡翠之心，運鑪鞴其手，韜應鐸而競響，菊爲蘭之殿芳，釵釧鉗盆爲器不嫌夫異，醜酬酥酪，至味終歸於和，所著翠螺閣詩四卷，寒芳媚春，蜚玉疑霧，蘭息胎夢，椒馨麗篇，輓轡井中之絲，葦砧山上之唱，潭水春影，芳草日夕而動魂，紈扇秋輪，素月司魄，以悽夜餐花，咀雪旁及詩餘，華豔之才，殆有天相焉。而乃蓮屐謠夢，蘭煤讖凶，百子之帳不晨，併肩之託觸痛，琴瑟在御，絃筈遽離，以愛婦高柔，作悼亡潘岳，展象文之箏，莫解胸春，發網蟲之奩，祇增眉繭，嗟嗟廿四宮真靈之位，慧業何多，九十劫鍛金之姻，妄緣奚極。雖鳳遺羽以傳采，豹著文而在皮球壁一篇，煙墨千古，亦飲者留名之想，盡戲言當日之心，而簪星隕秋，玉樹凋夜，華髮小劫，已完弦氏餘緣。淚雨秋墳，豈憶鮑家遺唱哉：「此序作於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四月，蓋距苾沅之死僅二年也。序之末段，秋笑對於苾沅之夭，多抱同調之痛，蓋秋笑亦落魄憔悴，才人命薄之流亞也。苾沅近體諸作，清

雋邁俗，風度絕佳，如西湖雜詩云：「簫管聲中盪畫橈，夜香鬢影暗魂銷，流金橋與塗金塔，不覈金鷄頃刻銷。集摩禪林落日秋，昔時遊讖趁風流，畫圖不缺江山缺，空羨閻妃面目留。半開堂外繞煙嵐，疊石玲瓏曲徑探，冷笑平端事樓閣，丹青未及木棉盦。禁煙時節近三三，陌上人歸渡錦驂，桃李未開梅已謝，春風閒煞馬頭藍。桃花流水了無痕，油壁香車杏墓門，簡簡不呼呼小小，西冷橋畔弔芳魂。十里湖光漾碧空，湧金門外杏花紅，土宜齊向湖滬賣，黃胖春遊樣最工。流水潺潺響不停，飛來峯下冷泉亭，蝸皇遺恨知誰補，萬古天留一線青。南屏山色最青奇，斷塔斜陽影半欹，一字訛沿存兩可，黃妃勝建號黃皮。」金織織詩，如新嫁娘花燭之夕，煙視媚行，婉艷欲絕。苾沅此詩，其用草之飄渺，情致之纏綿，直欲步其後塵矣。苾沅早慧，年七八歲即解儷語，叔父譽偶以厚樸囑對，苾沅即舉薄荷以應，其集外佳句如春眺云：「溪波新綠平篙眼，樓角微黃上柳鬚。」病中即事云：「因貪月色猶憑檻，爲愛花香不放簾。」聞情云：「新

鈔眉史調烏麝，細把心經教綠鸚。五言斷句如「平橋楊柳雨，深院海棠風。」病多聊種藥，愁絕不關花。」之類，皆少年所作，爲其叔父所激賞者也。〔蔭沅又工詞，其小令多清逸可誦。菩薩蠻詞云「簷鈴驚破紅閨夢，曉妝人怯餘寒重。纖手捲簾衣，風前放燕飛。落紅紛似雪，倦了尋香蝶。樓外易斜暉，春歸人未歸。」翠螺閣稿，閨秀題詞者頗多，序則有吳蘋香、藻、關秋芙、瑛、秋芙之序，既已見前矣。其他題詩者，則有錢塘鮑玉士、觀仁和高子柔、茹仁和施蓮、因貞、錢塘孫譜、香佩、蘭、錢塘張蓮、卿佩、珍。題詞者則有吳縣陸芝、僊、菴、錢塘韓菊如、瑛、仁和夏偶、鄰、菴、漢陽燕燕、貽、翼、仁和趙君蘭、我佩、仁和汪雯、卿、靜、娟，皆一時閨秀。〕陸芝、僊名菴，著有倩影樓遺稿，乳飛燕題翠螺閣稿云「獨抱牙琴，怨忒無端一彈再鼓，朱絃重斷。天下傷心誰似此，恨海終難填滿。歎歲月暗中偷換，刻燭論詩人似玉，怎忽忽鏡裏空花幻，便夢也，抑何短。翠螺眉黛紅螺硯，最淒涼一般閒卻，張郎斑管。賸有閨中酬唱稿，待付香檀梨板，未讀也，寸腸先

亂。何況癡情儂亦累，算蠶絲未了餘生喘。愁病味，備嘗慣。」此詞聲情淒越，抑何言之悲也。按粟香四筆，芝僊事親至孝，于歸後，伉儷敦篤，相敬如賓，雖徐淑、秦嘉，始無以過。後其夫沉湎於酒，漸至狂惑，閨門之內，禮敬蓋寡。芝僊怡然受之，不以爲忤。卒爲讒言所中，焚稿歸咎。陸長齋奉母，口不言文，居三載，賊至常郡，豔芝僊色，欲犯之。芝僊厲聲大罵，賊怒，叢刃刺之，至死罵不絕口。時咸豐庚申（一八六零）也。〇

7721
〔翠尾搖風〕北平流行俗曲（小盆）

7714
〔翠屏集〕四卷。明張以寧撰。以寧在元季以文章擅名，虞集、歐陽元、揭傒斯、黃潛之後，其文神鋒雋利，稍乏渾涵深厚之氣。詩則雖有元季綺縟纖仄之習，然偶一見之，不爲全體之累也。有明宣德三年刊本，成化十六年刊本，振綺堂有明鈔本，又有鈔詩集四卷文集四卷本。

22
〔翠屏山〕一本。明沈璟撰。傳奇。

〔翠屏山〕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翠屏山〕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翠屏山】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刊本。【翠屏吟館詩鈔】二卷。清丹徒趙仁山撰。有道光

例。【翠屏筆談】一卷。舊本題王應龍撰。其書多記詩話兼及神怪雜事，亦小說家流，然採摭冗碎，絕無體

例。【翠眉娘】北平流行俗曲。(山歌)

【翠筠館詩存】清同治間魁玉撰。

【免園草】六卷。明曹乾學撰。其詩不盡落婁東窠臼，然邊幅窘束。

【邗上題襟集】不分卷。清南城曾煥撰。有乾隆兩

本。【邗江三百吟】十卷。清甘泉林蘇門撰。有嘉慶刊

光刊本。【邗江送別圖詩刻】一卷。清無為朱慶元編。有道

【邗邪】子才，小字吉少，後魏一四九六至？河間鄭人。(北齊書魏收傳云「收少子才十歲」據以推

定邗之生年)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日誦萬言，一

覽便記，有書甚多，不甚讎校，嘗謂「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少在洛陽，承平無事，與時流專以山水遊宴

為娛，文章典麗，既博且遠。年未二十，名動公卿。常與陽固、裴伯茂等相唱和。每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初

仕魏為著作郎，累遷中書侍郎。爾朱兆為亂，邗避居嵩山。入北齊為黃門侍郎，國子祭酒。晚年博覽典籍，

無不精通。時温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謂之「温邗」。魏收以天才艷發，后出及温死，方稱「邗魏」。邗雖貴，不

以才傲物，嘗居一小屋，滿置果餌，與賓客共啖。內行修謹，親戚雍穆。邗著有文集三十卷。隋書志作三

十一卷。此從兩唐書志及北齊書本傳。

【邗凱】宋一二二五頃武甯人。著有坦齋通編一卷，頗為精核。

【邗侗】子愿明一五五一至？臨邑人。善書畫，與董其昌齊名。時稱「北邗南董」。又與米萬鍾、張瑞

稱「邗張米董」。一五七四年進士官至陝西行太僕卿。家資鉅萬，築來禽館于古犂丘，減產奉客。侗著有

來禽館集二十九卷。

【邢澍】雨民，號佺山，清——一八零五頃甘肅階州人。一七九齊年進士。官至江西南安府知府。澍博學洽聞，藏書萬卷，尤精各史表志之學。所著有守雅堂詩文集、兩漢希姓錄，及關右經籍考十一卷、金石文字辨異十二卷（均清史列傳）又嘗與孫星衍撰寰宇訪碑錄。

【邢藏】子良，後魏——四九九左右至？河間人。幼孤。博學有才思。年二十一，神龜中（五一九年）舉秀才。上第，為太學博士。永安初（五二八年）遷東牟太守，清慎奉法，吏民愛之。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所欽敬。累官濮陽太守，加安東將軍。病卒，諡曰文藏。曾撰甄琛行狀，世稱其工。又撰古來文章，并敘作者氏族，名曰文譜，未成而卒。又有文章百餘篇。

【邢昉】孟貞，一字石湖，清——一六五三頃高淳人。明末為諸生，主復社，有名。入清，棄舉子業，築室石白湖濱，沽酒自給。昉工詩，清真古澹，不減韋柳。與施閔、章友善，昉沒，閔章為輯其遺詩以傳。王士禛見之，恨

未及友其人，官祭酒時，鄉人李某，今高淳，特屬訪其。后人李至問之，則老妻稚孫，煢煢孤寡，饑餓恆苦。給李乃脫贈三百金，為買腴田百畝，俾免飢寒之苦。

【邢昕】子明，東魏——至五三八河間人。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蕭伯夔討關中，以昕為東閣祭酒，委以文翰。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永熙初（五三二年）除中書侍郎。永熙末（五三四年）入為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興和中（五四一年左右）以本官副朱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故人稱此行為「牛象門於江南」。高澄攝政，掌吏部，欲以昕為司徒右長史，未奏，值病卒。諡曰文。昕所著文章，有集行世。

【邢巨】唐——七一頃揚州人。與賀知章、包融、賀朝等均以文才有名神龍間（七零八年前后）七一年年中「文辭雅麗」科。官監察御史。

【邢鳳】此君堂遇仙傳見寶文堂目著錄。西湖二集卷十四邢君瑞五載幽期，亦演此事，當從此本出。

【邢慈靜】明——一五九六頃臨清人。邢侗之妹。嫁

馬拯。兄侗以善書名，慈靜常仿倣之。又工詩，有非非草一卷。(明史藝文志)

【鞏建豐】¹⁷⁵⁰⁶子文，號渭川，又號介亭，清——一七二八頃伏羌人。一七一三年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建豐工詩文，著有朱圉山人集十二卷。

【鞏皇圖】¹⁷⁵⁰⁷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尹文端公集】清尹繼善撰。

【尹襄】⁰⁰⁷舜弼，號巽峯，明——一五二二頃永新人。五一一年進士官至司經局洗馬。襄文持論頗純正，著有巽峯集十二卷。

【尹訥菴遺稿】⁰⁰⁴八卷，附錄二卷。明尹昌隆撰。是集為其八世孫應中所梓。

【尹元凱】¹⁰唐——七零五頃瀛州樂壽人。武后時嘗預修三教珠英。由磁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栖遲不出者三十年。與張悅、盧藏用特相友善。徵拜右補闕。卒於井州司馬。

【尹廷高】¹²仲明，號六峯元，——一二九零頃遂昌人。大德間，任處州路儒學教授。又嘗掌教永嘉，秩滿至

京。謝病歸。廷高著有玉井樵唱三卷。

【尹恂】¹⁷唐河間人。為張說岳州從事官補闕。全唐詩錄存詩四首。³⁷²

【尹源】³¹子漸，宋——一零零五至一零五四河南人。卒年五十。博學強記，以文學知名。世稱河內先生。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殿直。舉進士，為奉禮郎。累官通判涇州。嘗作唐說及敍兵十篇上之。後通判慶州。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不願試賦，除知懷州。卒。源著有文集六卷。(文獻通考)

【尹洙】³⁵師魯，宋——一零零一至一零四七河南人。(宋史本傳及文苑傳均以洙為尹源之弟。但尹源生年較后于洙，故不從)卒年四十七。(疑年錄作卒於慶歷六年，年四十六歲，且加說明云：本傳作四十七，此從歐陽修撰墓誌。但吳修考之墓誌，亦云卒時年四十七。時為慶歷七年，故從本傳)性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洙倡為古文，簡而有法。素以儒學知名，世稱河南先生。天聖進士，調平正縣主簿，歷遷太子中允。會范仲

淹貶，洙奏仲淹為臣之師友，仲淹既被罪，臣不可苟免，因出監唐州酒稅。累官至起居舍人。坐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卒。洙著有河南集二十七卷（宋史本傳）。

【尹臺】⁴⁰崇基，號舊山，明——一五五一頃永新人。一五三五年進士，授編修。嚴嵩欲與為婚，竟不允，出為南京祭酒。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臺著有洞麓堂集十卷。

【尹式】⁴³隋——？至六零四河間人。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亦自殺。式著有文集五卷（兩唐書志）。

【尹昌隆】⁶⁰彥謙，明——？至一四一七泰和人。一三九七年進士。授翰林院修撰，改監察御史。惠帝即位，視朝晏，上疏切諫。未幾，以地震上言，謫福甯知縣。燕兵既逼，昌隆勸帝罷兵，舉位讓之。成祖入京，因前奏貸死。永樂二年（一四零四年）擢左春坊右中允。改禮部主事。忤尚書呂震，誣構論死，沒其家。昌隆著有尹訥菴遺稿八卷。

【尹鷲】⁶⁷唐——八九六頃成都人。仕蜀為翰林，校書郎。累官至參卿。鷲善詞，作風與柳永相近，今存十七首（見唐五代詞）。

【尹氏歷代詩草】⁷二卷。清永新尹掄撰。有感豐遺經堂刊本。

【尹賞歌】⁹⁰⁸⁰漢書酷吏傳：尹賞懲長安輕薄少年惡子，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與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迺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路皆欷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復何葬？」這已是一首合體的五言絕詩了。

【尹焯】⁹⁰⁸⁴彥明，宋——一零六一至一一三二河南人。尹源之孫。卒年七十二（歷代名人年譜）作生於神宗熙寧四年，卒於紹興十二年，年七十一歲。此從續疑年錄。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焯不對而出，終身不就舉。靖康初（一一二六年）因神師道菴召至，懇辭還山，賜號和靖處士。紹興初，

(一一三一年)召爲崇正殿說書兼侍講。時金人來議和，焯上書反對不報。乞致仕，不久便卒。焯著有和靖集八卷，(文獻通考)又著孟子解、論語解、門人問答等。

【尹煥⁹⁷】惟曉，宋——二三一頃山陰人。一二一七年進士。自畿漕除右司郎官，與英文英唱和。當未第時，游苕溪，戀一妓女，十年再往，則已爲人所據，且已生子，而猶挂名籍中，於是假郡將命召之，久而始來，顏色瘁報，相對若不勝情。煥作唐多令贈之，爲時感傳。煥的著作有梅津集，(絕妙好詞箋)其詞多酸苦之辭。

【羣玉樓集】八卷。明李默撰。序稱其鎔意鑄詞，不涉蹊徑，然少傷於樸直。

【羣仙慶壽蟠桃會】一本。明周憲王有燉撰。雜劇。有古名家雜劇本。

【羣仙祝壽】一本。清吳城厲鶚同撰。傳奇。

【羣仙祝壽】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羣仙陣】一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西

唐之三十九)

【羣仙陣】八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敬修堂抄本。

【羣仙會】四川流行俗曲。張金山木刻本。

【羣峭岩曉】北平流行俗曲。

【羣芳鮮花】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又一本，有沈鶴記書局石印本。

【羣芳尺牘】八卷。清歙縣朱靖撰。有通行刊本。

【羣芳小集】一卷。續集一卷。題麋月樓主撰。有原刊本。

【羣英會】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羣英會打蓋】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羣雅集】十二卷。清李振裕編。是編乃其督學江南時選錄諸生詩賦雜文彙刻成集。

【羣雅集】四十卷。清丹徒王豫撰。有嘉慶刊本。

【羣賢梅苑】十卷。舊本題松陵朱鶴齡編。此乃所輯宋人詠梅之詞，然詳勘其書，乃取宋黃大與梅苑而顛倒割裂之。

【羣賢梅苑】十卷。舊本題松陵朱鶴齡編。此乃所輯宋人詠梅之詞，然詳勘其書，乃取宋黃大與梅苑而顛倒割裂之。

【羣賢梅苑】十卷。舊本題松陵朱鶴齡編。此乃所輯宋人詠梅之詞，然詳勘其書，乃取宋黃大與梅苑而顛倒割裂之。

【羣賢梅苑】十卷。舊本題松陵朱鶴齡編。此乃所輯宋人詠梅之詞，然詳勘其書，乃取宋黃大與梅苑而顛倒割裂之。

【羣賢梅苑】十卷。舊本題松陵朱鶴齡編。此乃所輯宋人詠梅之詞，然詳勘其書，乃取宋黃大與梅苑而顛倒割裂之。

【羣羊夢】⁸⁰⁵六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羣公四六續集】⁸⁰⁷十卷。所錄無非應酬泛語，無足採錄。

【羣公小簡】六卷。序稱蘇文忠方秋崖趙清曠盧柳南孫仲益五先生之所著，而第六卷乃為歐陽修作。其第一卷題五先生手簡，自第二卷以下又題曰

六先生手簡，顛舛潦草，不足深詰。

¹⁷⁶²⁷

【弔文】「弔」的名稱，最初見於春秋的時候。按左傳：「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周禮上面說：

「弔禮哀禍災，」這是指人家遭了水火之災而去弔他的。詩經上面說：「神之弔矣。」註：「弔，至也；神之至，猶言來格也。」從這幾句話看來，可知「弔」的名稱，來源很遠了。等到漢朝的賈誼，他做了一篇弔屈原文，這才是有「弔文」的體制。「弔」的意義，包含很為豐富，古代的時候，弔生的曰「唁」，弔死的曰「弔」。文心雕龍中對於「弔」的各種意義，說得最是清晰。他說：「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而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後世追而慰之，並名曰『弔。』」以上

一段引證，亦足見「弔文」的用處大極了。自從賈誼以後，這種文體，到了唐朝，真是盛極一時，所以有弔戰場，弔鍾鐘之文。大概是鬚髯楚騷，而「切要惻愴」稍為有些不同罷了。不如是，或者華麗太過，或者行韻太緩，便化而為「賦」了，人家將加牠以「奪倫」之譏呢！⁸⁵⁹

【弔琵琶】¹一本。清尤侗撰。雜劇。

【弔李蓮英】⁴廣州流行俗曲。石印本。

【弔勝自歎】⁷⁰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弔屈原賦】⁷⁷賈誼作。彼見屈原，體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作此弔之亦既傷逝者，行自念也之意。其詞曰：「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鷓鴣翱翔，閭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躄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此數句與屈原卜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一段，口吻絕肖，且撰語之精鍊，用筆之凝重，亦復相似。又曰：「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駘蹇驢兮，驥垂兩耳，

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其體則又同於橘頌，通體四言六言而間以「兮」字，求之漢書賈賦，純爲此式，太史公以屈，賈合傳，祇爲二人俱詞客，而賈生復有弔屈原一事也。劉彥和曰：「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異，詞清而理密，蓋首出之作也。」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序曰：「其趣不兩，其於物無強，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源出於屈平。」讀是賦益信。

【弔金龜歌】廈門流行俗曲。鉛印本。

【那呵灘】樂府舞曲。西曲舞歌篇名。古今樂錄：那

呵灘舊舞十六人，梁八人。其和云：「郎去何當還！」多敘江陵及揚州事。那呵蓋灘名也。

【君溪詩話】十卷。宋黃徹撰。是書持論，惟存風教，

不尚雕華。徵本工詩，故不失風人之旨。有聚珍本。閩刊本。知不足齋本。學海類編本。七字詩話本。有嘉泰

癸亥刊本。

【召南】召南凡十三篇，內容與周南大致相同，故

亦可分爲戀歌。別詩。寫女性生活的詩。祝頌詩及關

于政治的詩五類。戀歌凡三篇。標有梅。寫女子懷春的心理，一步緊一步，迫切如見。野有死麕是一篇最著名的男女私會詩。江有汜。係寫三角戀愛失敗後的自歎自解之辭。別詩凡二篇。殷其雷。寫女子希望她在外行役的丈夫歸來。草蟲是寫預想與久別的人相晤時的歡樂。描寫女性生活的詩有四篇。采芣。敘婦女採芣。采蘋。敘女子祭祖。行露。寫女子堅決的拒婚。小星。敘賤女自傷薄命。祝頌詩凡二首。鵲巢是頌新娘的詩。寫及匿贈之盛。何彼穠矣。是贊頌女性的美。關於政治的詩較周南特多，却有三篇。甘棠是紀念召穆公的。羔羊是贊文官的。騶虞是寫畋獵的。

【召見展雄飛】二本。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龍圖公案之二十一

【習齋先生偶興】清顏元撰。

【習習滿樓風】北平流行俗曲。

【習經】嘉言，號寅清居士，自號尋樂翁，明——二四頃新喻人。一四一八年舉進士第。以試黃鸚鵡

賦稱旨，擢授編修。官終詹事府詹事。經文結構有法，詩工七言長句。有尋樂文集二十卷。

【習鑿齒】³彥威，晉——？至三八三左右襄陽人。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桓温辟爲從事，累遷別駕，甚器重之。忤温旨，出爲滎陽太守，以脚疾廢歸。苻堅陷襄陽，素聞其名，與道安俱以興致。與語大悅，賜遺甚厚。以其有寒疾，與諸鎮書有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襄、鄧反正，朝廷欲徵典國史，已卒。鑿齒在滎陽任時，桓温覬覦非望，乃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統，凡五十四卷。又有文集五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習苦齋詩文集】十二卷。清錢塘戴熙撰。有同治刊本。

【習苦齋筆記】一卷。清錢塘戴熙撰。有同治刊本。

【習靜軒文集】清嘉慶間醵圖撰。

【習靜軒集】二十三卷。清奉天醵圖撰。有嘉慶原刊本。

【習是堂文集】二卷。附年譜一卷。清常熟曾倬撰。有光緒常熟曾氏活字本。

【君聖臣賢】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君子行】樂府相和歌平調曲篇名。樂府解題：古辭云「君子防未然」，蓋言遠嫌疑也。按古辭存。藝文類聚四十一引爲曹植作。然文選二十七及樂府詩集三十二均作古辭。

【君馬黃】⁷¹³樂府鼓吹曲鏡歌篇名。陳沆刺上下不一心也。凡九句。君臣各心，南轅北轍，上驕下嘿，國事其安極哉！美人君也，佳人臣也。按陳說頗迂腐可笑。觀「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等句，知此篇亦男女離別之詞。

【君臣相遇樂】參看宋官本雜劇段數條。

【司勳文集】八卷。明羅虞臣撰。其文疎快有氣，然皆率其才氣，縱筆一往，未能範以法度也。

【司勳五種集】二十卷。清王士禛撰。是集一曰表餘堂詩存，一曰十笏草堂詩選，一曰辛甲集，一曰上浮集，皆古今體詩。一曰炊問厄語，則詞也。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唐司空圖撰。是集即唐志所載一鳴集，其文尚有唐代舊格，無五季猥雜之習。是編前後八卷，皆題爲雜著，五卷六卷，獨題曰碑，實則他卷亦有碑文，殊叢雜。有明刊本，劉燕庭宋刊唐三十家集內有一鳴集，云與他刻不同，胡心耘有校本。

【司空圖】表聖，唐至五代梁——八三七至九零八河中虞鄉人。卒年七十二。（五代史闕文云：年八十餘。）又云：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間，後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近朝參。此從疑年錄據兩唐書本傳。咸通中，登進士第。爲殿中侍御史。後遷禮部員外郎，京師亂，還河中。僖宗召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後天下大亂，隱於中條山之王官谷，自號耐辱居士。作休休亭，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時盜賊縱橫，獨不入王官谷，士人多依以避難。晚年爲文，尤事放達。朱全忠奪唐祚，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被殺，圖聞不食而卒。圖著有文集三十卷，又著詩品二十四（新唐書藝文志）以四言韻

語寫詩的意境，平奇濃淡，無體不備。

【司空圖詩】圖的詩完全超出於晚唐的風氣以外，以質樸恬淡爲宗。間有格言詩如「好鳥無惡聲，仁獸肯狂噬。寧教鸚鵡啞，不遣麒麟吠」（感時）之類。然大體多逸韻清情之作如「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華下送文涓）「荷香泥露侵衣潤，松影和風傍枕移」（爭名）以及「凡鳥愛喧人靜處，閒雲似妬月明時。世間萬事非吾事，只愧秋來未有詩」（山中）「嶽北秋岑渭北川，暗雲漸薄薄如烟。坐來還見微風起，吹散殘陽一片蟬」（攜仙籙）他也曾寫了一部詩品，以四言體詩，詠寫二十四種的詩的境界，如雄渾、沖淡、沉着、高古、典雅之類。這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她的本身便是二十四首絕妙的詩。1008

【司空圖詩品】在當時，文論只成爲古文運動之尾聲，無所發明，而司空圖之論詩却能夠開生面，迥殊以前復古之論。則以（1）詩至中晚以後，一般人又只視詩是「爲藝術的」而不是「爲人生的」。賈島詩「格與功俱造，何人意不降」（寄柳舍人宗元）又

「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題詩後）劉威詩：「都由苦思無休日，已證前賢不到心。」（歐陽示新詩因貽四韻）李頻詩：「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北夢瑣言引）杜荀鶴詩：「生應無報日，死是不吟時。」

（苦吟）又如「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

（秋日閑居寄先達）僧歸仁詩：「日日爲詩苦，誰論春與秋，一聯如得意，萬事總忘憂。」（自遣）盧延讓

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問，狂搜海亦枯。」（苦吟）這些句子都是吟詩成癖，狂搜險覓

之意，所以只有在詩中體會其韻味，不會再有什麼復古的主張。（？）因爲只在詩中體會其韻味，故其主張也與李杜不同。我嘗以爲清代王士禛、王維

於李白詩仙、杜甫詩聖之稱而擬之爲詩佛，此論最爲公允，亦最重要。蓋司空圖講味外之旨，正足以代

表詩佛之詩論。李白論詩謂「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古風首章）又謂「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

（古風三十五章）其旨在標榜清真，這正是詩仙之

詩論。杜甫論詩謂「轉益多師是汝師。」（戲爲六絕

句）謂「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偶題）意欲集其大成，則又是詩聖之詩論。惟有推爲詩佛之王維，獨不見其有論詩之主張。所以也有待於後人之闡發。司空圖之論詩，蓋即能代表這一方面的主張者。

所以能別開生面，所以能不同以前復古之論了。司空圖有詩品一卷，論詩之流品，各種叢書，如說郛、續百川學海、津逮秘書、學津討原、學海類編、藝圃搜

奇、談藝珠叢、龍威秘書、唐人說薈、歷代詩話、五朝小說、一瓶筆存、藝苑摛華、秘書、重訂欣賞編、硯北偶鈔、拜棹山房、几上書、四部備要、以及玉鷄苗館叢書、明

辨齋叢書、詩舫叢書、螢雪軒叢書、詩法萃編、文品彙鈔等，均皆輯錄。又有焦循刻本。清代解之者，有詩品淺解，及詩品注釋二種。淺解爲蓬萊楊廷芝撰，注釋

不著撰人，蓋坊刻，以便初學者。茲錄詩品原文於後：

大用外腴，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起以象外，得其

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雄渾）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

風，荏（一作暮）暮在衣。聞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
匪深，叩之愈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冲淡）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
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隣。乘之愈往，識之
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爲新。（纖穠）

綠林（一作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
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海風
碧雲，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沉着）

時人乘真，手把芙蓉。汎彼浩劫，窅然空蹤。月出東
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
哇封。黃唐在獨，落落玄宗。（高古）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
晴，幽鳥相逐。眼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
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典雅）

如（一作猶）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淄
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
星氣，（一作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洗煉）

司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茹
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
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勁健）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淡（一作淺）者屢
深。霧（一作露）餘水畔，水畔（一作山青）紅杏在
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罇酒滿，伴客彈琴。取之
自足，良殫美襟。（綺麗）

俯拾即是，不取諸隣。俱道適往，着手成春。如逢花
開，如瞻歲新。真與（一作予）不奪，強得易貧。幽人
空山，過雨（一作水）采蘋。薄言恒悟，悠悠天鈞。
（自然）

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難，（一作已）若（一
作已）不堪憂。是有真宰，與之沉浮。如濛滿酒，花
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含蓄）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
浪，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
鳳凰。曉策六螯，濯足扶桑。（豪放）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揚柳樓（一作池）臺。碧山人來，清酒滿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精神）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一作生）造化已奇。水流花開（一作問）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於綠，明月雪時。

（縝密）

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拾（一作控）物自當（一作富）與率爲期。築室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疎野）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一作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屣尋幽。載瞻（一作行）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清奇）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翔。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委曲）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清澗一作晴澗）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冷然希音（實境）

大風捲水，林木爲摧。意（一作適）苦若（一作欲）死，招憩不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喪（一作往）若爲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悲慨）

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形容）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若（一作莫）至，臨之已非。少有道氣（一作契）終與俗違。亂山喬（一作高）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超詣）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晝（一作惠）中，令色絢縵。御風蓬葉，汎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一作議者）

期之欲得愈分（飄逸）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一作若）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往（一作住）煙蘿。花覆茆簷，疎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曠達）

若納水輅，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如（一作遺）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一作機）哉。要其端，載同（一作聞）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流動）

他這二十四品全用韻語體貌頗能不即不離，攝其精神，許印芳詩法萃編本詩品跋稱其「比物取象，目擊道存」信然。不過許跋更謂「然品格必成家而後定，如『雄渾』『高古』之類，其目凡十有二。至若『實境』『精神』之類，乃詩家功用，其目亦十二。竊嘗會通其義，究厥終始。詩興所發，不外哀樂兩端，或抽悲慨之幽思，或騁曠達之遠懷，侍興而言，無容作偽。其作用有八，先從『實境』下手，次加『洗鍊』工夫，敘事要『精神』，寫情要『形容』，意要『委曲』，法要『縝

密』而總歸於氣機『流動』，出語『自然』。其深造之境有二：溫厚微婉，則有『含蓄』之美，刻摯切至，則有『沈著』之美。所造既深，始成家數。分門別戶，加以品題：『雄渾』第一，『高古』次之，『豪放』第三，『勁健』第四，『超詣』第五，『飄逸』第六，『清奇』第七，『沖淡』第八，『疎野』第九，『典雅』第十，『綺麗』第十一，『纖穠』第十二，末二品外貌多，內功少，要貴麗而樹骨，濃而澤古，方可成家。故其疏麗在濃淡之間，疏濃在與古為新也。試以此說讀此書詩域之秘鑰可得，奧竅必開矣。」他就詩品理出頭緒來，雖似言之成理，然就司空圖二十四品內容而言，實不必有何品格功用之分，強加疏解，轉近於鑿。又如楊廷芝二十四詩品小序亦謂「詩不可以無品，無品不可以為詩，此詩品所以作也。予總觀統論，默會深思，竊以為兼體用該內外，故以雄渾先之，有不可以迹象求者，則曰『沖淡』，亦有可以色相見者，則曰『纖穠』，不『沈著』，不『高古』，則雖沖淡纖穠，猶非妙品。出之『典雅』，加以『洗鍊』，『勁健』不過乎質，『綺麗』不過乎文，無往不歸於『自然』，『含蓄』

不盡，則茹古而涵今，『豪放』無邊，則空天而廓宇。品亦妙矣；品妙而斯爲極品。夫品固出於性情，而妙尤發於『精神』，『縝密』則宜重宜嚴，『疎野』則亦鬆亦活，『清奇』而不至於凝滯，『委曲』而不容以徑直，要之無非『窘境』也。境值天下之變，不妨極於『悲慨』，境處天下之賤，亦有以擬諸『形容』，『超』則軼乎其前，『詣』則絕乎其後，『飄』則高下何定，『逸』則閒散自如，『曠』觀天地之寬，『達』識古今之變。無美不臻，而復以『流動』終焉。品斯妙極，品斯神化矣。廿四品備而後可與天地無終極。品之倫次定，品之節序全，則有品而可以定其格，亦於言而可以知其志。詩之不可以無品也如是夫！此雖全就品格而言，並無功用之目，然就司空圖二十四品次第而言，似也不必如此整齊。這種解釋覺得都是八股家本領。大抵司空圖只受時人好用象微批評，以論作家之影響，於是應用此法，以論詩之流品，故能比物取象，目擊道存，亦覺其有味外之旨而已。用象微方法以分論作家則瑣屑而易爲，以總論流品則廣漠而難精。所

以這種批評，雖是文學的，而在文學批評史上也未嘗不有一些價值。本此味外之旨的標準以讀詩品，然後纔知他雖是泛論各種風格，而亦未嘗不逗露其主旨，如論雄渾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論沖淡謂：『過之匪深，即之愈稀』，論饒濃謂：『蔡之愈往，識之愈真』，論沉着謂：『所思不遠，若爲平生』，論高古謂：『虛佇神素，脫然畦封』，論典雅謂：『落花無言，人淡如菊』，論自然謂：『俯拾即是，不取諸鄰』，論含蓄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論精神謂：『妙造自然，伊誰與裁』，論縝密謂：『是有真迹，如不可知』，論清奇謂：『神出古異，澹不可收』，論委曲謂：『似往已迴，如幽匪藏』，論實境謂：『遇之自天，冷然希音』，論形容謂：『俱似大道，妙契同塵』，論超詣謂：『遠引若至，臨之已非』，論流動謂：『超超神明，返之冥無』，則於其所謂味外之旨，亦可思過半矣。四庫總目提要以詩品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因識王士禛之但取「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及「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數語，以爲詩家之極則，謂爲非圖原意，殆亦非真知司

空氏論詩宗旨者。尤侗良齋續說（卷八）說得好：「司空圖在唐末不以詩名，而其詩品二十四則深得詩家三昧。如雄渾云：『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纖穠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典雅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洗鍊云：『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勁健云：『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含蓄云：『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精神云：『生氣遠出，不着死灰。』豪放云：『真力彌滿，萬象在旁。』等語。皆沉潛斯道而後得之。這一條正可爲我說作證。蓋在當時，以詩爲藝術的風氣之下，固宜其沈潛體會，有所領悟而論詩超詣如此也。林昌彝海天琴思錄（卷七）之議詩品，以爲「詩之品何止二十四，况二十四品中相似者甚多，試以古人之詩定之，每首中前後有數品者，每聯中兩句有濃澹者。」而楊廷芝詩品淺解又以無極太極之說解詩品之分目，以爲「二十四品固以精神爲關鍵，以沖淡纖穠鎮密等項爲對待，以自然實境爲流行，渾分兩宜，至詳至盡，其殆有增之不得，減之不得者歟。」一則議其

品目之失當，一則議其品目之無可增減，二說不同，實則均失拘泥。讀詩品而不著眼於其超詣之點，似覺終無是處。現在且再看他的與李生論詩書。其言云：「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醲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醴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中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醲美者有可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與道舉哉？（道舉一作道學）賈閔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務於寒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又云：「蓋絕句之作本於詩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僕復以全美爲工，即知味外之旨矣。」據是可知其論詩全以神味爲主，

欲求其美於酸鹹之外，即所以求味外之旨。論詩而重在「韻外之致」，「味外之旨」似乎說得太抽象了。然此正是神韻派的方法。許印芳詩法萃編中亦錄此書，並加以跋語云：「表聖論詩味在酸鹹之外，因舉右丞蘇州以示準的，此是詩家高格，不善學之易落空套。唐人中王孟、韋柳四家詩格相近，其詩皆從苦吟而得。人但見其澄澹精緻，而不知其幾經淘洗而後得澄澹，幾經鎔鍊而後得精緻，學者於一切陳腐之言，浮淺之思，芟除淨盡，而後可入門徑。若從澄澹精緻外貌求之，必至摹其腔調，襲其字句，未有不落空套者，所謂優孟衣冠也。然欲淘洗鎔鍊，而不知審端致力之方，或竟探之茫茫，索之渺渺，雖極雕肝鑠腎，亦終惘恍而無憑。蓋詩文所以足貴者，貴其善寫情狀。天地人物各有情狀，以天時言，一時有一時之情狀，以地方言，一方有一方之情狀，以人事言，一事有一事之情狀，以物類言，一類有一類之情狀。詩文題目所在，四者湊合，情狀不同，移步換形，中有真意。文人筆端有口，能就現前真景，抒寫成篇，即是絕

妙好詞，所患詞不達意耳。此際宜用淘洗鎔鍊工夫。凡我見聞所及，有與古今人雷同者，人有佳語，即當闕筆，或另構思，切忌拾人牙慧。人無佳語，我當運以精心，出以果力，眼光所注之處，吐糟粕而吸菁華，略形貌而取神骨。此淘洗之功也。與酣落筆，如黃白合冶，大氣鼓鑄，成篇之後，細檢瑕疵，平者易之以拗峭，板者易之以靈活，繁者易之以簡約，疎者易之以縝密，啞者易之以鏗鏘，露者易之以渾融，此鎔鍊之功也。功候深時，精義內含，淡語亦濃，寶光外溢，樸語亦華。既臻斯境，韻外之致，可得而言，而其妙處皆自現前實境得來。表聖所云：「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也。其自舉所得亦多警句，如「松涼夏健人」、「樹密鳥銜人」、「暮聲花院開」、「落葉穿破屋」、「得劍乍如添健僕」、「小欄花韻午晴初」等句，皆現前實境，而落筆時候，若無淘洗鎔鍊工夫，必不能著此等語。由此而之，推王、韋諸家詩，能出奇之故，可默會矣。自表聖首揭味外之旨，逮宋滄浪嚴氏，專主其說，行爲詩話，傳教後進，初學之士，無高情遠識，往往以皮毛之見

窺測古人，沿襲摹擬，盡落空套，詩道之衰，常坐此病。愚思發其蘊贖，而振救之，因抄表聖書，詳論如此。此說只是性靈派的主張，不是神韻派的主張。神韻之詩，雖亦須經淘汰鎔鍊之功，然其論調總主與會總涉抽象，所以許氏所言似與司空圖原意不同。然性靈說之足以補救神韻之說者亦正在是。又其與王駕評詩書云：「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甯，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曠，若清風之出岫，大歷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勅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揚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東野，（一作無可）劉德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逾褊淺矣。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其推尊王，韋正可看出此派作風與其主張。至所謂「思與境偕」，即指與會而言。許印芳跋謂：「詩家題目各有實境，詩人構思必按切實境，始能掃除陳言，獨抒妙義。」此亦只是袁枚餘唾，異於司空圖之見。又與極浦談詩書

云：「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然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二語最爲王士禛論詩所稱。而許印芳跋乃謂：「可見古人作詩，以真切爲貴，初學之士，宜先講明此理，從真切處用功，門路不差，自有升堂入室之日，慎勿視爲老生常談。」云云。則又適成其爲性靈派的主張。郭紹虞嘗謂袁枚性靈之說，即是從王士禛神韻之說一轉變而來者。（見小說月報十九卷一號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神氣說）許氏此種解釋，正可看出這種關係。若謂此即所以致「韻外之致」與「味外之旨」的方法，則司空圖所言固不若是之拘泥也。清代翁方綱石洲詩話稱其：「論詩入超詣，而其所自作全無高韻，與其評詩之語竟不相似，此誠不可解。」（卷二）潘德輿養一齋詩話亦謂：「表聖善論詩而自作不逮。」（卷五）以是爲司空圖病（惟尤侗良齋續說稱：「其自作詩，皆能超詣爲工，未可以晚唐貶之。」）亦緣不

知司空圖之論詩，正代表詩佛一派；而詩佛之詩論，本是見到是一件事，做到是另一件事者。蓋詩佛之詩，羚羊挂角，無迹可求，非有妙悟，難以領略，既不能舉以示人，也不用別標新義，以爲其作風之擁護的主張。而且本於詩仙之詩論，可以做到清真自然的境界，本於詩聖之詩論，也可以做到集大成的境界，獨有詩佛之詩論，則既不用自己去標榜，而後人亦能代爲闡說者，儘管說得深中肯綮，妙契玄微，却又未必便能做到此境地。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致疑於「滄浪所論超塵絕俗，真若有所自得……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亦少超拔警策之處」，其故正亦坐是。此所以持論愈高者，所作往往愈不能逮。其做得到者，既不和盤托出，而見得到者，又徒然風光浪蕩。我們看詩佛一派之詩論，正當明瞭這些關係。

【司空圖詞】⁰⁷他的詞只存酒泉子一首。「買得杏花，十載歸來方始折。假山西畔，華蘭東滿，枝紅旋開。旋落旋成空。白髮多情，人更惜。黃昏把酒祝東風，且

從容。」這首詞當是他晚年「退棲」後的作品。牠的含意很深長。歐陽修的詞道：「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似襲此詞末二句。⁰⁸⁴

【司空曙】⁰⁶文初（唐才子傳作文明，此從新唐書）唐一七六六頃廣平人。大歷十才子之一。磊落有奇才，與李約爲至交。性耿介，不干權要。家無擔石，晏如也。嘗因病中不給，遣其愛姬韋臯節度劍南，辟致幕府。授洛陽主簿。未幾，遷長林縣丞。累官左拾遺。終水部郎中。曙詩有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

【司宮嘆】³⁰⁷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司業文集】³²四卷。清陳祖范撰。其爲文不規，規於摹古，而學有根柢，暢所欲言，亦自合古人法度。

【司業詩集】⁰⁴清陳祖范撰。其詩直抒胸臆，不煩繩削，於古人中去白，居易爲近。

【司直詩存】⁴清同治間何邦彥撰。

【司直寄迂草】³六卷。清永豐何邦彥撰。有恩溪山房刊本。

【司馬承禎】⁷子微，唐河內人。居天台紫霄峯，後居

王屋山。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司馬裝】¹⁰元素（南史作字元表，此從梁書）梁一？至五一八左右河內溫人。少好學，手不釋卷。天監初，詔通儒治五禮。有司舉裝治嘉禮，除尚書祠部郎中。是時創定禮樂，裝所議多見施行。國家吉凶禮，皆取決焉。庾肩吾集裝文爲十卷，一隋書志及兩唐書志均作九卷。與所撰嘉禮儀注一百十二卷。

【司馬彪】²²紹統，晉一。至三零六河內溫縣人。卒年六十餘。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故父高陽王睦不以其爲嗣。彪由是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遂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二六九年左右）爲秘書丞，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彪注莊子，作九州春秋及續漢書八十篇。又條考譙周古史攷凡百二十二事，多據汲冢竹書紀年，亦行於世。隋書經籍志錄他的文集四卷（唐書志作三卷）。

【司馬紘】²⁴偉德，晉一。至三四二河內溫縣人。初封唐邑縣公，建興末（三一六年）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蘇峻亂平（三二八年）繼兄雄爲彭城王，拜

園子祭酒，累遷大中正，祕書監。有風疾，性理不常，杜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以顯其志。更拜光祿大夫，後疾甚，馳騁無度，或攻刦軍士，或打傷官屬，醜言悖詈，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於是御史中丞車灌奏劾請免，詔賜布米牀帳，在第養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紘善文章，有文集八卷。一隋書經籍志注作二卷。此從唐書志。

【司馬貌】²⁷²夜斲七賢，四川流行俗曲。文茂堂木刻本。

【司馬紹】²⁷⁹道畿，晉一。二九九至三二五河內溫縣人。卒年二十七。性至孝，雖好文辭，幼而聰異。父元帝鍾愛之，年數歲，坐置膝前，適長安使者來，因問紹曰：「日與長安孰遠？」答道：「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由此可知也。」明日宴羣官，又問之，對道：「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向者之言乎？」對道：「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元帝即位，立爲太子。永昌元年（三二二年）嗣父爲帝。時王導輔政，朝多賢俊。王敦舉兵內向，紹親征，大

破敦軍。敦病死，事平。在位三年卒，諡曰明帝。紹著有文集五卷（唐書經籍志）。

【司馬攸】²⁸大猷，魏至晉——二四八至二八三河內

溫縣人，司馬昭之次子。卒年三十六，少而歧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典籍，能屬文，尤善尺牘，爲世所楷。司馬師無子，以爲嗣。仕魏至安昌侯，遷衛將軍。武帝建國，封齊王。咸寧二年（二七六年）爲司空。太康三年（二八二年）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攸素爲父昭所鍾愛，武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又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時中書監荀勗等以詔諛自進，爲攸所疾，勗等恐攸爲嗣，於彼等不利，乃進搆陷之詞，攸爲之憤，怨發疾，朝廷遣之就國。攸上表乞守陵園，不許。帝遣御醫往治，皆言無疾。疾益篤，猶催上道。攸乃強入辭，舉止如常。帝益疑之，辭出，信宿，歐血而卒。帝爲之大慟，謚曰獻。攸的處遇，幾全與曹植相似，所不同者，曹植的詩文傳世頗多，攸作的文集二卷（隋書、唐書經籍志）久已佚失。就是魏文帝和晉武帝對待他們的兄弟，也是如此一軌。

【司馬憲】³⁰景思，齊——四七九頃江內溫人。有學行，待詔東觀，爲學士，至殿中郎，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

【司馬遷】³¹³⁰¹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漢景帝中五年，

（西歷前一四五）卒年不可考，約與武帝相終。（西歷前八七？）他的父談，世爲太史令，談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司馬遷自序說：「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自序所記，尚未詳盡，近人王國維著太史公行年考，以爲「自序所記，不盡以遊之先後爲次，其次當先浮沅湘，闕九疑，然後上會稽，自是北涉汶泗，過楚及梁而歸，否則既東復西又折而之東北，殆無是理。」（觀堂集林卷十一）自序又云：「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指父談）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

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漢書律歷志云：「武帝元封七年（案即太初元年，西歷前一零四）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遂以七年爲元年。王國維云：『韓長孺列傳言：『余與壺遂定律曆。』漢志言：『乃詔遷用鄧平所用八十一分律歷。』蓋公爲太史令，星歷乃其專職，公孫卿，壺遂雖與此事，不過虛領而已。孔子言行夏之時，五百年後，卒行於公之手。』又云：『史公作史記雖受父談遺命，然其經始則在是年。蓋造歷事畢，述作之功乃始也。』又自序云：『七年（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即西歷前九八，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這年遷受腐刑。漢書本傳云：『遷既被刑之後，尊寵任職。』爲中書令。太始四年（西歷前九三）十一月，有報任安書。所著太史公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後世謂之史記。」

【司馬遷文】遷之著作，惟史記一書。漢志載其賦八篇，居第二種，今不傳。而與陸賈、朱建、嚴助等相從，

容不及相如等之麗，意其縱橫馳騁，與散文殆相類者也。史記乃後人題名，漢志但署曰太史公書。書凡百三十篇，續其父談，變易編年，新創義例，起黃帝迄於漢武獲麟之歲，成本紀十二，以序帝王，世家三十，以敘公侯，列傳七十，以志臣民，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彙政事，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前未有比，後以爲法，非夫豪傑特達之士，其能若是哉。遷與相如並稱，然史記一書與相如之作不同，非特其才情，尤賴於學識。遷自敘其父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遷承其家學外，又問故孔安國，受春秋於董仲舒，博綜百家。故其書不醜於儒，而要爲於儒特多。於本紀著項羽以示其公，於世家序孔子以志其尊，列陳涉以顯其異，述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世家首泰伯，列傳首伯夷，序游俠不以無位沒序滑稽不以小道賤，皆其學識之卓見者也。史記之作，本有爲而發，報任少卿一書，不啻自白其著書之決心與用意。可知其文多嗚咽感愴，有由來矣。文繁不備著，茲附記它說，以見其書之背影。——

氏曰：「班固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使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後之愛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激而爲此言耳，非其心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乃窮奢極侈，海內凋敝，反不若文景尚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也。武帝用法刻深，羣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贖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序遊俠者，蓋嘆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己於禍，故曰士貧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其述貨殖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固不察而驟譏之過矣。」

李方叔師友讀書記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爲多，故其用意遠，揚雄班固之論不得實。秦始皇本紀，皆譏武帝也，可以推求。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意也。」

呂東萊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

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有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

松甫以謂人被難困厄，常有以發見天下之公，自由平等之思潮，多緣此而進展，正不得以感發於其身世，而謂之有偏私也。歐陽修曰：「文以窮而後工。」豈謂其用意之婉曲，蓄氣之輪困，足以動人乎？操心危，慮患深，王充所謂「思不幽則筆不利」者，遷書之所以可貴，正在此也。

漢初醇於儒者，殆無其人。昔謂董仲舒足以當之，然仲舒之學實雜有陰陽家說。元朔初，舉賢良，衛綰言所舉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此乃其顯見者。其陰取其意者，蓋尤不少矣。如以遷之學衡當世，則不可謂非醇矣。

劉知幾鄭漁仲均極推服子長。劉謂：「史有才學識三長，遷實兼之。」鄭謂：「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所恨當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而踞踣於左國世本，戰策楚漢春秋七八種書，則博不足，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則雅不

足。」所指博不足，乃據班固之語，然觀其述五帝紀，謂百家言黃帝不雅馴，且參以訪問故老，亦精究矣。何但七八種，固粗舉其大端耳，安可據之以爲實。史家在存真，雖以俚俗，正得述之意。此劉子元所以深致慨於後之史家，過於文而沒其實也。自劉而揚雄，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何謂雅不足。史記一書，自宋以前，多尚論其史裁，而兼及其文。明人則專攻其文，爭加評點，有清桐城一派，幾奉歸有光、方苞評點之史記爲新傳，而欲摹得其神髓。其尊奉之，殆即曾滌生所謂爲文家之王都也。學者欲觀其詳，可取史記評林讀之。史記之文，無格不有，今但敘其所以能文之概。子長蓋英偉激宕之士，其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峯，阮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今內地十八行省，其足迹未至者，兩粵閩一角已耳。以當時交通險阻，二十出

司

遊，而淘洗名山，大川，民俗，古遺，土宜，風物，種種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以盡天下之奇，謂非卓犖偏人者乎。其自謂少負不羈之才，信已，宋馬存贈蓋邦式序，本此而論子長文章，多得於遊，亦可謂知言者也。自序未言遊燕、晉、五帝本紀贊曰：余嘗西至崆峒，北遇涿鹿，以非此時，故不及。其報任安，以謂被腐刑之辱，而不即引決者，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西伯、仲尼、左丘、孫子，不韋、韓非之倫，以及詩三百篇之所爲作，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欲託無能之辭，成一家言。此則自敘其文之用意也。得之於遊，故其文氣奇偉。本之易詩書春秋諸子，故其文意深曲。騶馬存謂：「南浮長淮，沂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波，彭蠡之渚，涌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渟瀟而淵深。見九疑之芊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蒼烟，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妝如濃，秋飾如洗，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

文——一——一二三一

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鳴，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交集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慄。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巍功，西使巴蜀，出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蕪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彿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貌容。凡夫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拱四時而無窮。錄此以結此條。1017

【司馬逼宮】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司馬退之】³⁷唐開元中道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司馬道子】³⁸道子晉——三六四至四零二河內溫縣人。卒年三十九。出嗣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為謝安所稱。十歲封琅琊王。攝會稽國。太元初，（三七六年左右）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再進為丞相，揚州牧。

於是孝武帝不親政事。但與道子酣歌為樂。後徙封會稽。安帝時，日飲醇酒，委政世子元顯。元顯伐王恭，滅之，討桓玄不克。元顯被害，道子亦為玄所醜殺。帝為之哭於西堂者三日。下詔追贈太尉。道子是個天才藝術家，很愛音樂與文學。他的著作有文集八卷。（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

【司馬九皋】⁴⁰昂夫（亦作馬九皋，太和正音譜以馬九皋，馬昂夫為二人。此從元艸堂詩餘）元——三三零頃畏吾（一作色目）人。有詩名，常與薩都刺僧大訖等唱和。官三衢路達魯花赤，遷建康總管。九皋亦善作曲。太和正音譜評為「如松陰鳴鶴」。又云：「如秋蘭獨茂」。所作今存散曲數十首，散見各家選本中。

【司馬茂斷陰】⁴⁴河南流行俗曲。三元堂木刻本。

【司馬相如】⁴⁶（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司馬相如】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司馬相如】小名犬子，字長卿。漢——前一七九左右至一一七蜀郡成都人。卒年六十歲。少時好讀書，

學擊劍，以貲爲郎。初事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所志。這時候，適梁孝王來朝，跟從的有遊說之士鄒陽、枚乘、莊忌一般人相如見而大悅。因病免官，遂家居。梁數年，著子虛賦。梁孝王卒，相如歸家，貧，無以爲業。臨邛令王吉待之厚，飲於富人卓王孫家。以琴挑卓女文君。文君適新寡，慕相如，乃偕亡歸成都。相如家徒四壁，不得已，與文君重到臨邛，盡賣車騎，置一酒舍，令文君當壚，自己著犢鼻褲，與傭保雜作。卓王孫羞之，遂予僮百人，錢百萬，相如因成富人。時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武帝。武帝讀子虛賦而稱善，恨不得與作者同時。揚乃言爲同鄉人司馬相如作。武帝亟召之。相如又爲天子遊獵賦。武帝大悅，拜爲郎。後拜爲中郎將，建節使於西夷。相如口吃，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疾更甚。他做了官，未嘗肯參與公卿國家的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後拜爲孝文園令。卒後，天子求遺書，復留封禪書進之。相如雖爲漢代一大辭賦作家，然人格很卑下。卓文君爲他引誘私奔，一朝得志，便想娶妾作樂。他因子虛賦得武帝意，更爲上林賦。

知武帝好神仙，所以作大人賦；知武帝好虛榮，死後猶留封禪書以邀寵。他的作長門賦，相傳曾受陳皇后十萬錢的潤筆。所以他的才氣和藝術雖高明，只替君王做了一世的留聲機，沒有一些特創的成績。漢書藝文志有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今存的除前述外，尚有哀秦二世賦（見史記及漢書本傳）及美人賦（見古文苑）篇目可考的，有梨賦（文選注引）魚菹賦（北堂書鈔引）及梓桐山賦（見玉篇）。

【司馬相如東方朔同時之辭賦作品】據漢志所載：淮南王安（？—前一二二）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莊助（？—前一二二）賦三十五篇，朱買臣（？—前一一五）賦三篇，劉辟疆（前一六四—前八五）賦八篇，吾丘壽王（約前一五六—前一零）在（世）賦十五篇，枚舉（前一五三—？）賦一百二十篇，莊蔥奇（約前一五三—？）賦十一篇，司馬遷（前一四五—？）八篇。今僅存劉安屏風賦一篇（見藝文類聚）小山招隱士一篇（見楚辭）司馬遷悲士不遇賦一篇（見藝文類聚）

及漢志未著錄的中山靖王勝文木賦一篇。（見古文苑）**司**較后于他們的重要作家，則有王褒（？前六一）字子淵，蜀人。宣帝時，與張子僑並為待詔，常作歌頌。後擢諫議大夫。奉命往益州祭「金馬碧雞」之寶，病死道中。漢志著錄賦十六篇，今存聖主得賢臣頌（見漢書及文選）洞簫賦（見文選）各一篇，九懷九篇（見楚辭）凡十一篇。又有甘泉宮頌、碧雞頌（見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均殘闕。張子僑的字里無考，官至光祿大夫。漢志著錄賦三篇，今皆不存。漢志又有蕭望之（？—前四七）賦四篇，劉德（約前一六—一六）賦九篇，亦皆亡佚。

司馬相如題橋記【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司馬相如賦像司馬相如這樣豐富的生活，應該有些生命表現的作品罷？誰知他的賦意很少，表現個性，專喜歡堆砌詞藻，子虛賦幾乎是一部辭典，紀山水鳥獸等甚繁，夾雜着許多希奇古怪的字。班固、張衡、左思等受了他的影響不少。子虛賦是像這樣開端的。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

出畋。畋罷，子虛過誇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歷之地，饒樂若此者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此下便說震夢的富藏，以及楚王遊獵事。最後的結論是「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後來烏有先生責備他，說他不應專誇富麗，應該說點楚王的德政。當真說來，齊可以「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呢。子虛賦完後，緊接着便是上林賦，亡是公說子虛烏有都不對，他們都「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照此說來，亡是公應該不誇張了，誰知他也「未能免俗」，所以他說：「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乎巨麗也，獨

不聞天子之上林乎？於是亡是公又將上林誇了一頓，自然又是一部辭典。除去子虛，上林姊妹篇外，如大人賦，哀秦二世賦，喻巴蜀檄，難蜀父老都不見得好。最動人的要算是長門賦，次則美人賦。美人賦有人說是偽作。長門賦可惜又是替陳皇后作的。這篇寫陳皇后離宮自愁，極能設身處地，代人著想。起初講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差不多一一都足以引起她的幻想。後來思念到涕淚縱橫，「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茫茫（音侃，恐懼貌）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這是如何的淒清孤獨呵！1033

【司馬相如賦說】西京雜記載，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向司馬相如問作賦的方法，相如說：「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由此知道，司馬相如之賦的方法，是特別注重「賦心」的。固然，西京雜記不是正史，但司馬相如之提倡「賦心」並非不可能的。司

馬遷謂屈原「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已有一點略述重心的傾向。而且西漢是道家有相當勢力的時代，道家的文論本來有神秘的味。道所謂「賦心」更是極顯明的神秘主義的文論。我們相信司馬相如可以有「賦心」的提倡，還有一個證據，就是司馬相如以後的揚雄對賦有「神」的方法論。西京雜記說：「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其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如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讀者或許要說這是以西京雜記證西京雜記，根本不能成立吧。HB

【司馬相如與漢賦】⁷⁷司馬相如的思想極其複雜。一、爲儒家思想：自文翁入蜀，蜀地之士，彬彬有文。相如少時，又從胡安受經。二、縱橫家思想：他曾奉使西南夷，又作諭巴蜀與難蜀父老等文。三、道家及神仙家思想：他所作的大人賦頗近於莊子之道遙游。四、詞賦家思想：他受楚詞影響最深，頗得楚人之恢詭。在他的文學作品內，還找不出多大的儒家痕迹出

來。可見文學家之所以爲文學家的條件，並不簡單。他曾自己說過：「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論到作賦，後人盛稱馬揚司馬相如實爲賦之侶始者。什麼叫做賦呢？漢書藝文志把賦分作四類：一首卿賦，二陸賈賦，三屈原賦，四雜賦。惟陸賈賦已佚，不可考。荀子之賦，如瘦詞隱語，詩去猶如教人猜謎。屈原之賦，即楚詞。世人每以賦爲六義之一種，但漢人之賦，與六義之賦廣狹不同。後者與「比」「興」對待而言，前者可以包括六義在內。可見周之詩，楚之騷，漢之賦，就廣義說來，實在是一件東西，都可名之曰詩。兩部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文心雕龍詮賦篇說：「賦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詞。」可見詩一變至於騷，騷一變至於賦，這是毫無疑義的。作賦能手，在漢代必以司馬相如爲一人。與他同時的一般詞客，鄒陽是不善作賦的。莊忌的哀時命，出於楚辭，枚乘作的七發最工，但不長於作賦。東方朔也只模仿九章而已。獨相如與衆不同，請看揚雄批評他的話：「使孔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又

說：「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可謂極推尊之能事了。相如賦之最有名者，爲子虛、上林、大人、長門等篇。略舉兩篇的內容。子虛賦講的是楚使者子虛到齊國來，遇烏有先生子虛說齊國好，烏有先生又說楚國好。上林賦講的是亡是公誇天子上林之盛。賦之特點，約分四種：一、想像豐富，二、藻采夸飾，三、侈陳形勢，四、抑客伸主。由以上四端，就可以推到賦體之來源，想像與藻采兩樣，是從楚詞來的。侈陳形勢與抑客伸主，又是從縱橫家而來的。由楚詞與縱橫家言結婚所產生的兒子，就是賦。自相如輩開了作賦的風氣，影響於文壇甚大。以後作文的趨勢，略舉如下一、爲文識字——漢賦雖似堆垛，然而一篇要湊許多不同的字形和字義，也並不是件容易事。所以漢代賦家，多兼爲小學家。如相如作凡將篇，爲漢代最早的一部字學書。揚雄作訓纂篇，班固又續作十三章。此風至唐代韓愈尚能保存。他曾說：「爲文必須略識字。」自宋代歐陽修以下，作文便不大講求識字了。二、爲文造情——堂哉皇哉的一

大篇賦中所包含的內容，實在簡單得很。雖然經他們鋪張揚厲的敘述起來，也不過一個空架子。因為他們并不是先有情感才去寫文章，是立意寫文章而造作感情的。揚雄說過：「詞人之賦，麗以淫。」這却是漢賦的壞處。三、複筆——這層頗能影響及後來的文體。漢代單筆的大成推史記，複筆開山推辭賦。自從昭宣以後，複筆的文學，於是日多一日了。自武帝以後，歷昭帝、宣帝、元帝、成帝的賦家，均不能逃出司馬相如之外去。另外開一種新境界。但此時又有散文盛行於世，即章奏對策等類文體，是形式用的。是複筆，而內容則取決於經術。每篇之末，必引經語。此派最著名的，有匡衡、谷永、劉向等人，可說他們是以文人而兼爲儒生的。1021

【司馬相如駢文】周衰文盛，辭藻始尚鋪張，楚漢之際，戰攻未已，文藝中較，逮賈誼、枚乘出，西漢彬彬乎文雅矣。蜀郡司馬相如，集賈枚之大成，合戰國策、楚辭之奇變，故其所作辭賦，鋪采摛文，實開漢賦一代之制。游梁作子虛賦，侈陳形勢，旨本縱橫，纂組宮

商，侈麗濃郁，武帝讀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因狗監揚得意，知相如名，召問之，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故上林賦曰：「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瀟灑，出入涇渭，鄠鵠潦漓，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云云。又曰：「於是游戲懈怠，置酒乎頽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簾，建翠華之旗，樹靈囿之鼓。」其又則源於李斯諫逐客書矣。至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彥和所謂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虛，詭濫愈甚。其封禪文極雲亂波涌之觀，語有歸宿，雖蜀父老藻思絕特，尤爲擷香拾豔之淵藪。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序云：「斷以正誼，不由於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虛，頡滑而不可屈，開決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笏莫而神明爲之臺，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於宋玉。」吳江吳育論相如之駢體，有書之昭明，詩之諷諫，禮之博物，左之華腴，故其文典，其旨和，盛世之文也。其所以推崇之者，夫豈溢美哉。102

【司馬懿⁴⁷】仲達，漢至魏——一七九至二五一河內溫縣人。卒年七十三。猜忌多權變。曹操時為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明帝時，屢出師與蜀相諸葛亮相拒（二二八——二三四年）。故亮不能得志於中原。嘉平初（二四九年）殺曹爽，代為丞相，加九錫。尋卒。孫炎代魏，追尊為宣帝。懿著有文集十卷（唐書經籍志。隋書志作五卷）。

【司馬懿⁵⁶】揭墓。河南流行俗曲。萬興堂木刻本。

【司馬懿⁵⁷】探山。河南流行俗曲。萬興堂木刻本。

【司馬扎⁵】（唐詩彙作司馬禮）唐——八五三頃。人有詩名，與儲嗣宗友善。扎著有詩集一卷。（文獻通考）。

【司馬昱⁶⁰】道萬，晉——三二零至三七二河內溫縣人。司馬紹之弟。卒年五十三。（歷代帝王疑年錄作生於大興四年，卒於咸安二年，年五十二。此從歷代名人年譜并參晉書本紀）幼奇嶷，為元帝所愛。及清虛長，寡欲，尤善玄言。初封琅瑯王，後徙會稽王。永初元年（三四五年）進位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

事帝奕立，進位丞相。桓溫廢奕，迎昱為帝。溫威震內外，昱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在位二年，卒。諡簡文帝。昱著有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注作一卷。此從唐書志）。

【司馬曜⁶⁷⁰¹】昌明，晉——三六二至三九六河內溫縣人。司馬昱之第三子。卒年三十五。初封會稽王，繼立為太子。即位后，以謝安輔政。太元中，秦苻堅大舉入寇，曜詔謝玄、謝石等拒之，大破之於淝水。曜天姿英挺，威權已出，雅有人主量。惟溺於酒色，張貴人寵冠後宮，曜偶戲她道：「汝以年當廢。」是夕，曜醉，貴人使婢以被蒙曜面，室殺之。在位二十四年，諡孝武帝。曜著有文集二卷（隋書經籍志注）。

【司馬昭⁶⁷⁰⁶】子上，漢至魏——二一一至二六五河內溫縣人。司馬懿之次子。卒年五十五。兄師沒，嗣為大將軍，專國政，封晉王，賜天子禮樂。武帝建國，追尊為文帝。昭著有文集三卷。（唐書經籍志作一卷。此從隋書志）。

【司馬昭²】復奪受禪臺。一本。元李壽卿撰。雜劇。

【司馬昭復奪受禪臺】一本。元李進取撰雜劇。進取大名人，官醫大夫。太和正音譜曰：李進取之詞，如壯士舞劍。

【司馬鏗】唐——至零七六左右洛州溫人。武后臨朝，敕吏部糊名考選人判，以求才彥。鏗與劉憲、王適、梁載言相次判入第二等。卒於黃門侍郎。事繼母孝，秦祿不入私舍。

【司馬光】君實，宋——一零一九至一零八六陝州夏縣人。卒年六十八。揮塵錄作年六十六。此從宋史本傳及蘇軾撰行狀、神道碑。一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就能了其大旨。羣兒戲于庭，一兒忽墮甕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因得救。一零三八年中進士甲科。歷同知諫院。仁宗時，請定國嗣。英宗時，與議濮王典禮，均力持正論。神宗時，為御史中丞，因議王安石新法，不合，去。居洛十五年，絕口不論時事。哲宗初，起為門下侍郎，拜尚書左僕射，悉去新法之為民害者。在相位八月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因居涑水鄉，世稱涑水先生。光著有傳家集八十卷。他生平傑作，為資治

酌

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又列為目錄考異各三十卷，網羅宏富，體大思精，實匯編年體之大觀。又著有易說、書儀、類編、切韻指掌圖、通鑑釋例、稽古錄、家範、法言集注、潛虛、微言、涑水紀聞、續詩話等。

【司馬光文】司馬光嘗以不擅四六文謝知制誥，仁宗許其用古文體，王安石稱其文類西漢，良為定評。光大儒名臣，不以詞章為重，其文氣象雍容，亦足以自成一家人云。

【司馬光詩】光詩如：「午夜空齋四悄然，清寒透骨不成眠。秋風故揭疎簾起，正漏月華來枕前。」「靜夜——光有詩十四卷，然並不以此見長也。」

【司馬光詞】宋初名臣及著名學者，多喜作小詞。如宋祈、歐陽修等都是。司馬光也如此。如趙德麟侯鯖錄云：「司馬文正公年行甚高，然亦每有詭語。又有長短句云：『寶髻匆匆梳就，鉛華淡淡妝成。青烟紫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

初堂刊本。

【酌雅堂駢體文集】十卷。清武進徐壽基撰。有光緒十三年刊本，在志學齋叢書內。

17620
【嗣村集】一卷。清錢塘汪緒宜撰。有光緒十三年汪氏長沙刊本，在叢睦汪氏遺書內。

17627
【嗣東詩鈔】二卷。清新化歐陽輅撰。有光緒長沙王氏刊本。

【邵亨貞】復孺，元至明——三零九至一四零一。先世為洋安人，徙居華亭。卒年九十三。卜築溪上，自號貞谿。博通經史，工篆隸。洪武中，官松江府訓導。亨貞著有野處集四卷（四庫總目）蟻（或作蛾）術詩選八卷，蟻（或作蛾）術詞選四卷，文辭富贍，頗有可觀。

0022
【邵齊燾】荀慈，號叔山，清——一七一八至一七六九。江蘇常熟人。卒年五十二。幼異敏，讀書曉大義。一七四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居詞館十年，纂修書局者再。嘗獻東巡頌，時稱為班揚之亞。性夷曠，年未四十，即罷官歸。自顏其堂曰：「道山」。

祿隱。主講常州龍城書院，黃景仁、洪亮吉皆從受學。齊燾善為駢體文，意欲矯陳維崧、吳綺、章藻功三家之失，故所作以氣骨排果，色澤斑駁為宗。著有玉芝堂詩文集九卷（清史列傳）。

007
【邵雍】堯夫，宋——一零一一至一零七七。其先范陽人，後徙衡漳，又徙共城，最后居河南。卒年六十七。一疑年錄云：宋史作七十六。今據程顥撰墓誌按宋史亦作六十七，並不誤。讀書蘇門山百源上。李之才攝共城令，聞他好學，曾至其家，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妙悟神會，多為自得。富弼、司馬光、呂公著退居洛中，很敬重他，常相從遊，為買園宅。他自己耕種以供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嘉祐中（一零六零年左右）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薦他，授將作監主簿。又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後竟稱疾不起。卒後十餘年，賜諡康節。雍可說無書不讀，刻苦力學，雖寒暑不懈。著有擊壤集二十卷（文獻通考）又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等。

【邵雍詩】其作安樂窩詩云：「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臥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飛。」著有擊壤集。詩以平易爲主，然不脫理學臭味。致寫下很多無味的詩。例如：「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不知天意肯從否？」（生男吟）這自然不能說是詩了。在擊壤集裏面像安樂窩那樣的詩實在是很缺乏的。874

【邵雍詩論】道學家大率不甚爲詩，其能爲詩者惟有邵雍。邵氏所著有伊川擊壤集，其自序云：「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這正說明他作詩的態度。所以他論詩的標準也是如此。他繼續言之云：「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

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此教語中關說「詩」與「音」的區分，及「志」與「詩」或「情」與「音」的關係，都是值得注意的。由於他說明「志」與「時」的關係，故其論詩重在寫其自我，由其說明「情」與「物」的關係，故其論詩又重在寫其自得。他的論詩大旨不外於詩大序一篇所言，其論詩吟云：「何故謂之詩？詩者言其志，既用言成章，遂道心中事。」談詩吟云：「詩者人之志，非詩志莫傳。」詩畫吟云：「詩者人之志，言者心之聲，志因言以發，聲因律而成。」這與詩序所謂「志之所之」云云，沒有多大分別。但是他的重要，卻正在於此。他能夠根據詩序而加以組織的系統的說明，他能夠化朽腐爲神奇，把陳陳相因的老生常談，一變而爲他自己的詩論，爲他當時新起的道學家的詩論，這便是值得注意的了。他以爲

時 懷其時 志 發其志 言 言成章 詩

物 感其物 情 揚其聲 聲 聲成文 音

他分別兩項說明其關係，這已與詩大序所言不盡

相同了。因爲他分爲兩項說明，所以他提出了兩個重要的觀點：第一點，是說明了「志」與「時」的關係。「詩言志」這是一句老話，盡人知之，亦盡人能言之。但是所謂「志」是什麼？又人異其說，正同人異其志一樣。袁枚標榜性靈之說，亦以「詩言志」一語爲宗旨，可知言志之旨雖同，而內容意趣卻可隨各人解釋的觀點而不同。道學家之闡說「詩言志」一語，當然不會同於袁枚一流之詩人的見解。至其所由不同之故，則邵氏自序中說得很明晰。詩大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這即是「言志」一語之絕妙解釋，而亦是道學家與詩人所共守的信條。但是如何可使情動於中呢？他以爲其要有二，即是「身也。時也。謂身則一己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所以本於一身之休戚而爲言者，祇不過發抒個人的牢騷，或寫其浪漫愉快的生活，其情均未能盡軌于正。即有論到一時之否泰者，亦不過是一己愛憎之私而不足以爲天下是非

之公。所以他說「懷其時則謂之志」，重在時的方面，便可較鮮這些流弊了。所以他又說：「近世詩人窮感，則職於怨慙，榮達則專於淫佚，身之休戚發於喜怒，時之否泰出於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於情好也。」這纔可見出詩人和道學家之不同。僅以身的關係發其志，而爲言者，是發乎情而止乎情，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則情出於時而悉歸于正，此則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這纔是詩大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一語絕妙的注腳。絕妙的闡說。第二點是說明了「情」與「物」的關係。他再追究到何以一般詩人要溺於情好呢？情好不是應當捐棄或避之如蛇蝎呢？他則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爲喻，而以爲：「噫！情之溺人也甚於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稱善踏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踏水

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內而踏水，利而壞之，患立至於前，又何必分乎人馬水馬，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從之矣。心者，性之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他提出了「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的方法，則兩不相傷，情累都忘，更何溺於情好之足慮！這纔是道學家修養之極詣，而同時也是詩人所需的修養之極詣。尤其道學家的詩人所應持的態度。由第一點言，故其論詩重在寫其自我，由第二點言，故其論詩又重在寫其自得。其無苦吟一首中云：「行筆因調性，成詩爲寫心。詩揚心造化，筆發性園林。」（伊川擊壤集十）於抒寫自我中有自得之趣。其閑吟詩又云：「忽

邵

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伊川擊壤集四）於抒寫自得中也自有自我存在。故其作詩的態度是：「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得時。風露清時收翠潤，山川秀處摘新奇。揄揚物性多存體，拂掠人情薄用辭。遺味正宜涵泳處，堯夫非是愛吟詩。」（首尾吟）蓋詩人以詩累情，而他則以詩適情；道學家重道廢詩，而他則重道而不廢詩。以詩累情，所以只惟聲律詞藻之是求，而性靈興趣便索然了。重道廢詩，所以以詩爲閑言語，而道妙既無由闡寫，道體亦無從形容了，所以他說：「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於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

文——一——一二四三

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擊壤集自序〕因此，他的態度是「亦不多吟亦不少吟，亦不吟亦不必吟」（答傅欽之）的。其言默吟一首說得更為明白。他說：「當默用言言是垢，當言任默默為塵。當言當默都無任，塵垢何由得到身。」道學家不吟，其病在當言任默；詩人必吟，其病在當默用言。所以他是詩人中的道學家，道學家中的詩人。我嘗謂宋代的古文家，雖論文主道而未嘗不通於言志；宋代的道學家，雖論詩言志而未嘗不偏於載道。蘇軾是前一種最適當的例，而邵雍便是後一種最適當的例。邵氏首尾吟中又有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物時。天地精英都已得，鬼神情狀又能知。陶真意向辭中見，借論言從物外移。始信詩能通造化，堯夫非是愛吟詩。」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已着意時仍着意，未加辭處與加辭。物皆有理我何者，天且不言人代之。代了天工無限說，堯夫非是愛吟詩。」詩能通造化，

詩能代天工，這是向來詩人所不敢如此大言的。其詩酒吟云：「鬼神情狀將詩寫，造化功夫用酒傳。傳寫不干詩酒事，若無詩酒又難言。」¹¹⁶

〔邵詠〕子言清——一八一五頃廣東電白人。優貢生，官順德訓導。性孝友，與弟詩友愛甚篤。一八二一年舉「孝廉方正」，力辭不就。詠工於詩文，又長書畫篆刻，隨意為之，皆臻神妙。人得其片紙寸縑，珍如拱璧。所著有種芝山房詩文集、電白縣志、印譜、魚山年譜等（均清史列傳）。

〔邵詩〕子京清——約一七七六至一八二零間廣東電白人。邵詠之弟。卒年三十七。一八零一年拔貢生。少有夙慧，下筆數千言，工詩，善書畫。早卒。詩詩感慨激昂，才氣清傑，有遺稿二卷（清史列傳）。

〔邵詔〕唐——八六零頃韶州翁源人。少為縣廳吏。有客倉猝至，令怒其不措床迎，待逐去之。詔遂截髻，掛縣門上，發憤讀書。隱居離縣十餘里之某湖，環室皆水。平居如里中未冠兒，髻髻野服。送工於詩。累應舉，年三十，猶未得第。咸通七年（八六六年）至京師。

爲園子生時。溫庭筠爲主試，頗憫寒苦，乃榜謁詩三十首，廣爲舉揚，釋褐后赴官，不知所終。謁著有詩集一卷（唐才子傳）

【邵說】唐——七六零頃相州安陽人。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史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累遷長安令，祕書少監。德宗立，擢吏部侍郎。在職以才顯，說素與嚴郢友善，郢見逐，說諷朱泚訟其寃，爲草奏，貶歸州刺史。卒。說著有文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邵晉涵】與桐，一字二雲，清——一七四三至一七九六浙江餘姚人。卒年五十四。一七七一年進士。會開四庫館，詔徵入館纂修，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侍讀學士。晉涵清羸，善讀書，四部七錄靡不研究，尤長于史，著南都事略，未竟而卒。於經精三傳及爾雅，著爾雅正義二十卷，及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皇朝大臣事迹錄，方輿金石編目，翰軒日記，南江詩文稿等。（均清史列傳）

【邵廷采】¹²念魯，又字允斯，清——一六四八至一七

邵

一一浙江餘姚人。卒年六十四。康熙初，嘗從毛奇齡遊，幼讀劉宗周人譜，原膺王學。年二十，爲縣學生，恥爲應舉之文，從同縣黃宗義問乾鑿度算法，會稽董瑒受陣圖，保定王正中學西曆，兼通刺擊之法。施琅征臺灣，遇廷采於西湖，縱談沿海要害，琅奇之。既遊西北，走潼關，講學於黃岡之姚江書院。晚歲，思託著述以自見，嘗從宗義問逸事於明末遺老，作宋明遺民所知傳等凡數十篇，欲勒成一書，未成而卒。廷采著有思復堂集十卷，姚江書院志略四卷，東南紀事十二卷，西南紀事十二卷。（均清史列傳）

【邵瓚】¹³初名宏魁，字柯亭，清——一七二三頃大興人。一六九九年舉人。官新河縣教諭，遷昌邑縣知縣。瓚工詞，師朱彝尊，有情田詞三卷。

【邵臻】¹⁷（曲錄作邵宏治）文，明——一四七五頃宜興（曲品作常州）人。習於詩經，又專學杜詩。爲老生員（曲錄云官給事中，此從南詞敘錄）工於作曲，所作香囊記傳奇（曲錄）影響于后來劇壇甚大。

【邵子湘前後集】¹⁷⁴三十卷。清武進邵長蘅撰。有康

文————一二四五

熙原刊本。

【邵經邦】²¹仲德，明——至一五五八仁和人。一五二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進員外郎，改刑部。會日食，上疏論劾張孚敬、桂萼，謫戍鎮海衛。後卒於戍所。經邦詩文，以抒寫胸臆為的，有宏藝錄三十二卷。

【邵伯溫】²⁰子文，宋——一零五七至一一三四洛陽人。邵雍之子。卒年七十八。元祐中，一零九零年左初（一零九四年）章惇為相，惇曾師雍，欲引用伯溫，伯溫百計避免。徽宗即位，因日食求言，他上書言事，語極懇至。因此更為小人所忌，出監華州西嶽廟。後主管耀州三白渠公事，聞童貫為宣撫，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卒於利路轉運副使。伯溫所著書，有易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均宋史本傳）

【邵寶】³⁰國寶，號二泉，明——一四六零至一五二七無錫人。卒年六十八。登一四八四年進士。歷為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書院學舍，以處學者。宸濠向索詩

文，嚴拒之。正德中，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因忤劉瑾，勒致仕。瑾誅，陞戶部侍郎。拜南禮部尚書，懇辭不就。嘉靖初（一五二二年）起復前職，仍辭去。卒，諡文莊。學者稱二泉先生。寶為李東陽門人，故詩文皆宗法東陽。文典重和雅，詩清和澹泊，尤能抒寫性靈。著有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十八卷，別集九卷，又有左麟簡端錄、大儒奏議、慧山記、漕政舉要錄、學史等。

【邵遠平】³⁴初名吳遠，字戒三，一作字呂璜，號戒三，清——一六七六頃浙江仁和人。一六六四年進士。歷陞光祿寺少卿。江西巡撫佟國楨薦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侍讀。累擢詹事府少詹事，與修一統志。尋致仕歸，息影湖莊，杜門謝客，以琴史自娛，不問世務。聖祖南巡，御書「蓬觀」二字以賜，因自號蓬觀子。遠平詩酷摹唐音，頗見宏贍。嘗繕成高祖經邦所著宏簡錄一書。又著有史學辨誤、戒三文存、河工見聞錄及京邸粵行等集。（清史列傳）其京邸集多典禮紀頌之章，世競傳之。

文，嚴拒之。正德中，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因忤劉瑾，勒致仕。瑾誅，陞戶部侍郎。拜南禮部尚書，懇辭不就。嘉靖初（一五二二年）起復前職，仍辭去。卒，諡文莊。學者稱二泉先生。寶為李東陽門人，故詩文皆宗法東陽。文典重和雅，詩清和澹泊，尤能抒寫性靈。著有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十八卷，別集九卷，又有左麟簡端錄、大儒奏議、慧山記、漕政舉要錄、學史等。

【邵圭潔】伯如，一字茂齊，號北虞，明——一五四零頃常熟人。有文名，與瞿景淳、嚴訥等結社會文，時稱十傑，推圭潔為領袖。一五二五年舉人，選德清教諭。倭亂，邑令王鐵造廬問計，上築城四策，城賴以全。后卒于任。圭潔為詩妥適而乏警策，惟散文筆力頗縱宕。所著有北虞先生遺文八卷。

【邵博】⁴³公濟，宋——一二二頃洛陽人，邵伯溫之次子。著有聞見後錄三十卷。是書為續其父之聞見錄，故稱後錄。

【邵蘭】⁴⁴南蘋，清錢塘女子。有紉香室遺稿，見杭郡詩三輯。

【邵懿臣】⁴⁷（一作懿辰）位西，清——一八一零至一八六一浙江仁和人。卒年五十二。一八三一年舉人。考取內閣中書。考升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咸豐四年，坐濟甯防河無效，罷歸。家居養親，專治義理之學。文宗桐城。常與梅曾亮、朱琦遊處，尤與曾國藩為石交。十年，太平軍陷杭，懿臣奉母先逃，得無恙。母沒，既葬，軍復至，懿臣與巡撫王有齡固守城中，城陷，罵

賊死。懿臣性慤直，往往曲折人短，終以此取戾于世。所著書多散佚，有位西遺稿一卷、枕行錄一卷，及禮經通論等（清史列傳）。

【邵昂霄】⁷麗寰，一字子政，號畧甫，清——一七四五頃浙江餘姚人。一七三五年拔貢生。明年舉「博學鴻詞」科。昂霄深於歷算，人皆服其精巧。詩文身後散佚，僅有萬青樓詩文殘編一卷，又有萬青樓圖編十六卷（均清史列傳）。

【邵長蘅】⁷子湘，號青門山人，明至清——一六三七至一七零四江蘇武進人。卒年六十八。性穎悟，讀書數行俱下。十歲補諸生，因事除名。束髮能詩，弱冠以古文辭名。客遊京師，與施閏章、汪琬、陳維崧、朱彝尊等時相過，從于唱疊，唱旋入太學。再應順天鄉試，報罷歸，寄情山水，放遊浙西。蘇撫宋榮禮致幕中，長蘅工於詩文，為王士禛、汪琬所稱。所著以康熙十七年前為青門簾稿，文十卷；詩六卷；十八年至三十年為青門旅稿，文四卷；詩二卷；三十年以後為賸稿，文五卷；詩三卷。總題之為青門集（清史列傳）。

【⁸⁰邵無瑕】清富陽女子。有獨坐樓焚餘草，見杭都詩三輯。

【⁸⁸邵笠】澹菴，清泰州女子。有薛蘿軒集。

【¹⁷⁶³碾玉觀音】見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卷警世通言

卷七寶文堂目著錄。按通言題作崔待詔生死冤家。注云「宋人小說作碾玉觀音」寶文堂目作玉觀音。

【¹⁷⁶⁸歌詩】王灼說「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

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即詩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甚矣。」這就是說詩本身就應該是可歌唱的，我們不能分可歌的詩和不可歌的詩底兩類。所以他又說「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而聲律從之。」這在聲典上，明白白的載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所以，我們讀詩，不應當僅僅把牠看作是詩。

【⁰⁷歌謠】哈得遜說「客觀的詩」就是非私人的，

代表的，創造的詩 (The poetry of impersonal, of representation, or creation) 這類詩裏，詩人

是置身物外，只求合於外界的動作與感情，當他取

材描寫鋪陳的時候，最不顯露他的個性。這類詩主要的兩大組，便是敘述類 (Narrative) 與戲劇類 (Dramatic)；例如「民間歌謠」，「史詩」，「有音節的故事」(Metrical romance) 和「劇詩」。這四種裏的「有音節的故事」和「劇詩」在中國詩裏都可歸納於「民間歌謠」一項之下。至於「史詩」一類，據我幾年來的訪求與研究，可以斷定簡直沒有過；因為「史詩」的意義很不和我們中國自古以來所謂記述時事如杜甫一樣把身經天寶之亂寫在詩裏的，就算是史詩，必定要如蓋來 (C.M. Gayley) 在詩學原理導言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Poetry) 上所說「史詩是一種非熱情的背誦用高尚的韻文的敘述描寫出在絕對的定命論的控制之下的一種大事件或大活動的這種事件或活動裏所有的是英雄的人物與超自然的事實」(Adipassionate recital in dignified rhythmic narrative of a momentous theme or action fulfilled by heroic characters and super-

natural agencies under the control of a sovereign destiny.) 這樣拿杜甫的北征壯遊，述懷：來看，自然不能叫做「史詩」，就是孔雀東南飛，木蘭辭一類的詩也，只是「民間歌謠」裏的「有音節的故事」罷了。所以我以爲近人蘇曼殊在文學因緣序文上把這幾首詩當做中國的「史詩」看待，實在是錯誤。由此看來，中國的「客觀的詩」只有「民間歌謠」一種。歌謠的意義——中國古書裏對於「歌謠」這個名詞，有許多不同解釋。有的人以爲「謠」只是「徒歌」，而「歌」必定要「合樂」。今本說文沒有「謠」字，只有「謠」字，訓爲「徒歌」。戴侗的六書故引唐本說「謠，從也，謠，徒歌也」。桂馥的說文證就根據着補「謠」字於部末，並且根據玉篇廣韻和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引說文「謠，獨歌也」的話，以證實他這種說法。「歌」字在說文上「歌，詠也」。漢書藝文志說「詠，其聲，謂其歌」。詠言就是「永言」。「永言」就是「長言」。尚書舜典「歌，永言」。鄭注說「永，長也」。詩經關雎正義說「長言曰詠」。廣雅釋樂說「詠，歌

也」。王念孫的疏證說「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詠之言永也，所謂『歌永言』也」。『謠』字和「歌」字又常是相對的，如詩經魏風園有桃「我歌且謠」。毛傳說「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正義說「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說「歌者合於琴瑟也」。這兩個字互相對比着講，便各有各的意思，但在一般慣用上，「歌」字便是總名，如論語上的「子與人歌」，檀弓裏說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未必就都能合樂，所以「謠」字可以聯「歌」成一名詞，如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引嘉平「謠歌」。晉書五行志記載建興時代江南「謠歌」，便是最好的例，何況「謠」字又可借用「歌」字的名稱，如孟子述孔子問孺子「歌」。左傳昭十二年記載南蒯鄉人歌，史記灌夫傳載潁川兒歌，漢書董宜傳載京師歌，晉書山簡傳村裏陽童兒歌，祖逖傳載豫州者老歌，舊唐書薛仁貴傳載軍中歌，都是有充分確鑿的明證呢。所以這樣拿「徒歌」與「合樂」來分別「謠」與「歌」是毫無意味，且不能成立的，那麼，我

們且另找一種比較合理的說明，如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就以爲「放情曰歌，通乎俚俗曰謠」，這話當然是很好的了，但還嫌表示我們現在所謂「歌謠」的涵意，不能詳盡，又沒有法子在中國書裏找個比姜夔更好的說法，仍只得「借重外人」。現在我就引吉特生 (Kirkson) 替民間歌謠所下的定義於下：

「歌謠是一種詩歌，生於民間，所用以表現情緒或爲抒情的敘述者。他又大抵是傳說的，而且正如一切的傳說一樣，易於傳訛或改變。他的起源不能確實知道，關於他的時代，也只能略知一個大概。」又說：「有人很巧妙的說，謠是一個的機鋒，多人的智慧；對於歌謠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界說，便是由一人的力將一件史事，一件傳說，或一種感情放在可以感覺的形式裏，一表現出來。」這些東西本爲民衆普通所知道，或感到的，但少有人能夠將他造成定形。我們可以推想個人的這種著作或是粗糙，或是精鍊，但這關係很小，倘若這感情是大家所共感到的，因爲通用之後自能漸就精鍊，不然也總多

少磨去他的稜角（使他稍爲圓潤了。）（見英國歌謠論第一章）**■**歌謠的分類——在另一條裏我們就說過，從歷史上看來，詩是起源於民衆的歌謠，民衆的歌謠又是起源於原始社會的「即興歌」，即是子夏詩大序所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話了。我們在前一章也徵引得詳細了，所以現在都略去不談，現只來研究歌謠的分類。要是按照杜文瀾的古謠諺凡例，那麼歌謠的分類應該如左：（一）以「時」爲分類的標準，例如「堯時謠」、「周時謠」、「列子載堯時謠，國語載周宣王時謠」、「秦時謠」、「漢時謠」（述異記載秦始皇時謠和漢末的謠）（二）以「地」爲分類的標準，例如「長安謠」、「京師謠」、「王府中謠」（漢書石顯傳載長安謠，後漢書黃琬傳載京師謠，南史徐緄傳載湘東王府中謠）、「鄰郡謠」、「二郡謠」、「天下謠」（魏書李元伯傳趙郡鄰郡謠，後漢書黨錮傳序載汝南陽二郡謠，續漢書五行志載桓帝初天下童謠）（三）以「人」爲分類的標準，例如「軍中謠」、「詩軍謠」、「唐書竇建德傳載

軍中謠，明史猛如虎傳諸軍謠。「民謠」「百姓謠」(晉書五行志載民謠，南史蕭正德傳載百姓謠)。「童謠」「兒謠」「女謠」「小兒謠」「嬰兒謠」(左傳載童謠，史記晉世家載晉國兒謠，魏書高車國傳載北方女謠，舊唐書五行志載元和小兒謠，戰國策載齊嬰兒謠)。「他這種以「時代」「地方」「人的身分」爲分類的標準，是最沒有科學精神的，因爲這三件事都不是歌謠的必要的通有屬性，依我的意見，還是拿歌謠內容的差異做分類的標準，要好一點的如周作人先生的六分法，就是採用這種標準，不過在周先生所分第五類「儀式歌」一項裏，我卻要把他的意義引伸擴大成爲「靈感的歌謠」。現在分別說明舉例於下：(一)情歌，例如詩經裏的關雎，汝墳，草蟲，野有死麕，燕燕于飛，靜女有女同車，野有蔓草，蒹葭等；楚辭裏九歌的少司命，河伯等篇，相和曲裏的筓篲引，陌上桑等南北朝的子夜歌，上聲歌，前溪歌，懊惱歌，捉搦歌，地氈樂歌；等歌謠。(二)生活歌，包括各種職業勞動的歌謠，以及描寫社會家

庭生活的歌謠。詩經裏就如：周南兔置，邶風的擊鼓，等是「獵士」「戍卒」的歌謠。小雅大東，正月，魏風葛屨，伐檀；碩鼠，大雅，瞻卬等都是貧富階級生活的實錄；後世相和歌辭裏如上留田，孤兒行，東門行，隴西行，婦病行等都是各種社會家庭生活的歌謠。現在流行的童養媳及姑婦的歌謠，皆是此類。(三)滑稽歌，嘲弄諷刺及沒有意思的歌謠，都屬這類。例如左傳「鄭公子受命於楚伐宋，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後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以譏之。「睥其目，婦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華元使驂乘者答之。「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言何害也。)役人又歌「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又如東觀漢紀說「更始在長安所授官爵，皆牽小賈人，或膳夫庖人，長安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四)敘事歌，即「有音節的故事」例如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劉後村說「樂府中惟焦仲卿妻詩與木蘭詩作敘事體，有始有卒，

雖詞多俚質，然有古意。」謝无量說：「焦仲卿妻詩當作于漢建安時，共有千七百八十五字，爲古今最長之詩，木蘭詩殆出于齊梁之間，或以爲唐人作，非也。杜子美草堂一篇，後半全用木蘭詩章法。」除這兩詩而外，如周作人先生所說：「現在通行的似不多見，又有一種『即事』的民歌，敘述當代的事情，如北地通行『不判辯子没法混，判了辯子怕張順』便是。中國史書上所載有應驗的童謠，有一部分是這些歌謠，其大多數原是普通的兒歌，經古人附會作變惑的神示罷了。」在這裏，我又幾句話要說一說，就是中國所有談詩的人，往往喜歡把孔雀東南飛，木蘭詩拿去和希臘的伊里西（*Iliad*）奧德賽（*Odyssey*）一樣的當做「史詩」看待，這是大錯特錯的。「史詩」的定義，在前已經引過蓋來的話，可無需多說；現在就「史詩」和這種「有音節的故事」的區別來說一說。哈德遜說：「有音節的故事」和「史詩」的區別是從他們的來源，事物，和方法上的差異。這種「有音節的故事」在嚴密的定義上說來，是

表明用『小說的筆調』（*Romance language*）敘述一段故事，所取材的是武士的放蕩，騎士，戰鬥，冒險，邪術，戀愛這一類的故事。「阿爾丹說」這種「有音節的故事」和「史詩」的區別是較少注重在形式方面，題目也比較的不甚尊貴，其主旨也不很擴張廣大，並且事實上常常不像那種武士的冒險和戀愛渲染得像英雄的事蹟一樣。」司克特（*Scott*）在『*The Brial of Triemmain*』的導言上說：「依據作者的『有音節的故事』的觀念和『史詩』區別的地方，就在『有音節的故事』包含一設想的敘述，爲作者的愉快而構成，及併合其起始和收尾，一如他所判決爲最適當之處；這樣既不強求，也不拒絕那種超自然的機械的運用；這種是從『史詩』的專門的規則而得自由，並且所取的材料只是一些好的感覺，好的趣味，和好的習慣，應用於每一種詩裏而沒有例外。」從這三個人的話看來，就可以知道附會中國有「史詩」的不可靠了。（五）靈感歌，周作人先生原來的名稱是「儀式歌」，並且舉例說：「如結婚

的撒帳歌等，行禁厭時的祝語亦屬之。占候歌訣也應該附在這裏。諺語是理智的產物，本與主情的歌謠殊異，但因也用歌謠的形式，又與儀式占候歌有連帶的關係，所以附在末尾。古代的詩的哲學書都歸在詩裏，這正是相同的例了。但我是想把這一類的範圍引伸擴大，包括那些含有對「死」和「來世」以及「神」的觀念在內，所以我就把這個「儀式歌」的名稱來改爲「靈感歌」，這樣我覺得比較的要妥貼一點。「靈感歌」的例子，在中國就如楚辭九歌裏的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等都是戰國時代湘沅間民衆的靈感的歌謠，後世如樂府歌辭裏所選吳越間文學，如道若曲，聖郎曲，嬌女詩，白石郎曲，宿阿曲，青溪小姑曲，湖就姑曲，姑恩曲，采菱童曲，明下童曲，同生母，都是描寫神的生活，他們的神的理想和希臘拉丁很相類似，不過缺乏偉大的藝術和普通人的信仰。但是理想雖然幼稚，他的形式都是有幾分相同。例如：

道君 和齊阿斯(Zeus)神很相類似。
 聖郎 和阿保勒(Apollo)很相類似。
 嬌女 和音樂之神米昔司很相類似。
 白石郎 和海神(Poseidon)神(Apollo)很相類似。
 青溪小姑 和愛神阿弗祿代(Aphrodite)很相類似。

這種靈感類歌又可包括「劇詩」爲一類，因爲「劇詩」是以文字及動作表現情感的。「這樣的詩歌，在原始社會裏多半是用來祀神娛神的。我前引的楚辭九歌便是最好的例。謝无量先生說：「戲曲最初起源必是一種神祕化的東西。因爲他們祀神之時，都有巫祝，要舞蹈迎神，以歌節舞。隨時加些熱鬧事物，來助興趣，就成戲劇的雛形了。」(中略)即如招魂，大招，他敘述中夾雜許多奇怪形象，也是豫備歌唱的時候，演他各種姿勢，聳人觀聽。以後漸由神祕而進於人事。離騷是自述體，卜居漁父是對話體，恐怕都是南方劇曲的濫觴。」王逸的楚辭章句也說：

「楚國南郡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所以我們可以說楚辭的九歌便是中國的「劇詩」。還有詩經裏的「頌」似乎也是「劇詩」，因為阮元的《學經室集釋頌說》「頌」字即「容」字也。故說文「頌，貌也。」「容」養「兼」一聲之轉；今世俗傳之「樣」字，從「頌」容「兼」轉變而來；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又說「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也。風雅但弦歌笙簧，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爲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爲「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朱熹楚詞集注也說過：「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王國維先生所著宋元戲曲史推溯這種「劇詩」的來源更爲遼遠。現在節錄一段於下：「歌舞之興，其始於古之巫乎？巫之興也，蓋在上古之世。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中略）如此則

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中略）及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然則巫覡之興，在少皞之前。蓋此事與文化俱古矣。巫之事神，必用歌舞。說文解字（五）：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褒舞形，與工同意。」故商書言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漢書地理志言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治其鸞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鄭氏詩譜亦云：是古代之巫，實以歌舞爲職，以樂神人者也。「商人好鬼，故伊尹獨有巫風之戒，及周公制禮，禮秩百神，而定其祀典，官有常職，禮有常數，樂有常節，古之巫風稍殺，然其餘習猶有存者。方相氏之驅疫也，大蜡之索萬物也，皆是物也。故子貢觀於蜡而曰：『一國之人皆若狂。』孔子告以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後人以八蜡爲三代之戲禮（東坡志林）非過言也。」後世如宋元的雜劇，明清的傳奇，也都是「劇詩」。關漢卿，王實甫，白仁甫，馬致遠，高則

誠，湯臨川，洪昉思，孔云亭這些人都是戲劇詩人；他們的作品雖在名稱上叫「曲」，其實就是「詩」，並且在意境上，在字句上有許多地方，還能媲美詩聖詩賢而無愧。這些戲劇詩人也是置身物外，最不顯露他們的個性的，所以可歸列於客觀詩的類裏（六）兒歌，兒歌的性質，與普通的歌謠頗有不同，所以別立一類。也有本是大人之歌，而兒童學唱者，雖然依照通行的範圍，可以當作兒歌，但嚴格的說來，應歸入普通歌謠部門纔對。歐洲編兒歌集的人，普通分作母戲、母歌與兒戲、兒歌兩部，以母親或兒童自己主動為斷，其次序先兒、童本身，次及其關係者與熟習的事物，次及其他各事物。現在只就歌的性質上分作兩項：

(一) 事物歌
(二) 遊戲歌

事物歌包含一切抒情敘事的歌，謎語其實是一種吟物詩，所以也收在裏邊。唱歌而伴以動作者則為遊戲歌，實即敘事的扮演，可以說是原始的戲曲——

據現在民俗學的考據，這些遊戲的確起源於先民的儀式。遊戲的詩選定擔任苦役的人，常用一種沒有意思的歌詞，這便稱作抉擇歌，也屬遊戲歌項下；還有一種只用著歌唱，雖亦沒有意思，而各句尚相連貫者，那是趁韻的滑稽歌，當屬於第一項了。中國的兒歌，較古選錄成專書的，只有明代呂坤的演小兒語原書一冊，總稱小兒語。內計呂得勝（近溪漁隱）的小兒語一卷，女小兒語一卷，呂新吾（坤）的續小兒語三卷，演小兒語一卷。前面的五卷書，都是自作的格言，彷彿三字經的一部分，也有以諺語為本而改作的，雖然足為國語的資料，於我們卻沒有什麼用處。末一卷性質有點不同，據小引裏說，係採取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的童謠，加以修改，為訓蒙之用者。這樣把好好的歌謠改成箴言，很是可惜。但演小兒語一共四十六首，雖說經過改作，其中幾首據我們看來，似乎還是「小兒之舊語」，或者刪改的地方很少。今舉出數篇做個證例：

九

鸚哥樂，簷前掛，

爲甚過潼關，

終日不說話？

二五

討小狗，要好的。

我家狗大卻生癢，

不咬賊，只咬雞。

四一

老王賣瓜，臘臘巴巴。

不怕擔子重。

只要脊梁硬。

以上所分六類，把真實的民衆歌謠總算能包括得很完備了；但還有一種假的，摹擬的民衆歌謠，這種是出於後世詩人之手的，因此，歐美的詩學家都把他叫做「近代的歌謠」(Modern ballad)；其實這個名詞是很有語病的，因爲近代的民衆仍有各別的歌謠，這並不限於古代。所以我現在要另換一個名詞，叫這些出自詩人一手作成的歌謠爲摹擬的

歌謠。中國這種「摹擬的歌謠」大概發生的時間是很早的，古詩十九首就有不少的人摹擬，木蘭詩也犯著「文人動筆」的嫌疑。漢代武帝立樂府，搜集趙代秦楚之謳，在這些樂府裏，除了「郊祀」是出於文人之手和「房中」出於貴婦人之手而外，其餘都是採自民間，但這些民間的樂府，到了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一般人手裏，就都盡量的摹擬；這種結果在詩壇上的評價，無論是怎樣好，而民間的意味，顯然的，是被斷送了。其流弊，我們可以看吳兢的樂府古題要解所說：「樂府之興，肇於魏漢，歷代文士，篇詠實繁，或不規於本章，便斷題取義，贈夫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彼載誕，乃引『烏生八九子』，賦雉斑者，但美繡頸錦臆，歌天馬者，唯敘驕馳亂躡，類皆若茲，不可勝數。」又如明代朱承爵的存餘堂詩話所說：「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用其題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敘烈女事，至於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鄭樵所作樂略敘云：

『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樵謬矣。彼知饒歌二十二曲中有朱鷺曲，由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爲詩；作者必因紀祥瑞，始可用朱鷺之曲。相和歌三十曲內有東門行，乃士有貧行，不安其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同饋糜，不求富貴；作者必因士負節氣未伸者，始可代婦人語作東門行阻之餘不盡述，各以類推之可也。樂府解題一書述之甚詳。這樣看來，如李白摹擬古樂府將進酒，他自己莫名其妙，連我們也被他弄得莫名其妙了，這不是摹擬的歌謠的弊病嗎？**歌謠**在新文學上所佔的位置——周作人先生說得好：「民歌與新詩的關係，或者有人懷疑，其實是很自然的，因爲民歌的最強烈，最有價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摯與誠信，這是藝術品的共通的精神，於文藝趣味的養成極是有益的。」吉特生說：「民歌作者並不因職業上的理由而創作他唱歌因爲是不能不唱，而且有時候，他還不甚適於這個工作。但是他的作品，因爲直摯的做成的，所以有那一種感人的力，不但適合於同階級，並且能

感及較高化的社會。」這個力便是最足供新詩吸取的。意大利人威大列(Guido Vitale)在所編的北京歌謠[Peking Rhymes]序文上指點出讀者的三項益處，第三項是「在中國民衆歌謠中可_以尋到一點真的詩。」後邊又說「這些東西雖然都是不懂文言的不學的人所作，卻有一種詩的規律，與歐洲諸國類似，與意大利詩法幾乎完全相合。根於這些歌謠和人民的真的感情，新的一種國民的詩或者可以發生出來。」這一段話極有見解，而且還是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說的，又不可不說他是_有先見之明了。歌謠和新詩的關係，到此也可以透澈的明白了。

【歌謠書目舉要】中國近年來研究歌謠的組織，最早要算北大底歌謠研究會。初名爲歌謠徵集處，這時在民國七年。到了民國十一年，就正式成立研究會。至十二月該校二十五週年成立紀念日，發行歌謠週刊一種，這是中國第一期的歌謠刊物。繼續刊行二年，共出九十六期。關於討論的文章，共一二

百篇。民間的歌謠，共二三千首。在這時周作人先生又從日本歌謠集裏，選錄四十首日本俗歌到中國來。同時中國的新詩，在這個時期更漸漸地興起了。次於北京歌謠研究會的，則有廣州中山大學的民間文藝（民俗週刊），鍾敬文先生主編。廈門民俗學會（係中山大學民俗學分會）的歌謠專號，係謝雲聲先生主持。福州的民俗學會，主編魏應麒先生。附刊於福州民國日報副刊。廣東揭陽有民間文學會，附刊於揭陽潮梅新報，名爲民間週刊。浙江鄞縣也有民俗學會，刊行民俗旬刊（第二期爲歌謠專號），主編爲婁子匡先生。在杭州中國民俗學會則有鍾敬文先生等主編的民間月刊，浙江省立民衆教育實驗學校，則有民間文學專號等書。此外則有杭州民國日報裏的民間文學。專集方面則有鍾敬文的歌謠論集（北新），民間文藝叢話（中山大學）周作人的自己的國地（北新），劉經菴的歌謠與婦女（商務），胡懷琛的中國民歌研究（同上），董作賓的中國歌謠概論（中山大學）等。刊行各地的歌謠

在中山大學則有劉萬章的粵謳。靜聞的輦歌集。鍾敬文和劉乾初的狼獾歌謠。丘峻的情歌唱答。謝雲聲的閩歌甲集。顧頤剛的吳歌甲集。王翼之的吳歌乙集。劉萬章的廣州兒歌甲集。謝雲聲的臺灣情歌集。黃詔年的小孩子們的歌聲。婁子匡的紹興的歌謠。葉德均的淮安歌謠。白壽彝的開封歌謠集。在北新書局則有鍾敬文的容音情歌集。劉半農的國外民歌譯。陳穆如的嶺東情歌集。汪靜之的白雪遺音續選。洪爲法的蓮子集。署天的雅歌。此外如遠東則有鍾敬文的馬來情歌集。泰東則有伍受真的武進謠謔集。瞿篤仁的廣西民間文學。何中孚的民謠集。商務則有朱天民的各省童謠集。開明則有鍾敬文的蛋歌。曾仲鳴的法國的歌謠。鄭振鐸的白雪遺音選。新亞細亞月刊社則有劉家駒的西藏情歌。女子則有洪亮的浙江歌謠。王顯恩的妹相思。華通則有梅子的四川情歌。溫梓川和陳毓泰的南洋戀歌。志遠的掛枝兒。馬碧漪的粵謳。伍稼青的常州情歌選。太平洋則有北京俚曲。光華則有李白英的江南民

間情歌集，民間十種曲。顧子仁的民間音樂。李金髮的嶺東戀歌。兒童則有婁子匡的越歌百曲。葛承訓的兒童歌謠百首。中華則有吳啓瑞等歌謠八集。淮北讀書社發行的有淮北歌謠，現代有一句的農村情歌。開華則有陳增善和顧惠民的中國民歌二千首。最近則有江蘇民衆教育學院發行的江蘇歌謠集。北平則有立達書局發行的北平歌謠集。

【歌雪堂詩草初集】不分卷。清杭州魯旋撰。有藍格鈔本。

【歌法失傳而宋詞亡】在中國的和韻文學之中，除開古詩之流的「賦」一類的文學而外，它的生命都和音樂常有互相底關係的。詞之由誕生而發展，自然也是由於音樂的關係之推動。及其漸由衰替而淪亡，當然也是由於音樂之失傳了！嘗考宋樂之失傳，並非頓絕，乃是由於流入異國之所致。現今日本與朝鮮，保存宋代之樂，尤其不少。例如「尺八」（尺八是一種管樂，其形如簫，其長一尺八寸，故以爲名）的樂器，它在中國早已絕跡，而日本現在

還正演奏，即是其例。至如朝鮮，則自宋徽宗頒賜新樂始（高麗肅宗九年）其時所頒新樂，詞曲則有瑞鷓鴣水龍吟之類（星湖僊童類選）而樂器之外，並且及其所用之冠服等物（高麗史樂志）要爲十分完備的了。朴蘭溪一名瑛，著有蘭溪遺稿，世宗時，曾任藝文館大提學，嘗爲制樂曲者。嘗言「朝鮮之唐樂（朴氏嘗云：世人所稱之唐樂，蓋指由唐以來之樂——如宋樂是——而言，非必即指唐代也。）凡屬中國俗部之音者，共計百有餘篇。而朝鮮樂工所能解者，僅止三十餘聲耳。其間又有祇知彈法，而不知歌詞者；有譜法俱存，而不解急慢之節者；更有僅舉曲名，而不知歌詞者。總而言之，其可傳者，僅祇三十餘聲，乃至四十餘聲之彈法與歌詞之唱聲而已。」根據高麗樂史，則其所記由唐迄宋之詞曲，亦祇四十餘種之多，於此可見。讀者可參看小說月報二十二卷第九號日人內藤虎次郎所著之宋樂與朝鮮樂之關係一文。然此朝鮮能奏之四十餘調之詞曲，中國方面皆已不能搬演了。詞之歌

調既已失傳，而後人製調創名者，亦復不乏。如用修之落燈風，款殘紅，元美之小諾卑，怨朱絃，緯真之小慢聲，裂石青，江仲茅之美人歸，仲醇之闌干拍，以及支機集之琅天樂，天台宴等類，不識比之大聲諸集，輒叶律與否？（俞少卿）詞之淪亡，一原於此。1009

【歌者之詞】自晚唐至元初，詞在無形中分成三個階段：一，歌者之詞；二，詩人之詞；三，詞匠之詞。現述「歌者之詞」的歷史。所謂「歌者之詞」的意義，不是說歌者自作的詞，是說為歌者而作的詞，也可以說是能歌詠的詞。自晚唐起，迄於蘇東坡之前，作詞者雖為文人，然大都為應歌者的需要而作，所以不但一般人都能了解，而都能按之弦管。這是一「歌者之詞」的特色，也是「詞」的所以成功的一個原因。□花間集五百首，全是為倡家歌者所作的詞，而作者均為一代文人。溫飛卿為花間集之冠，而所作詞不載於他自己的集子中，於此可見在飛卿時，詞還不曾被認為詩歌之一體，而為大雅所藐視。詞的被人重視，乃是宋代的事。□溫飛卿好作詞的原因，是

為他生平好狹邪遊，而當時的青樓，正是「舞環歌曼」之地，歌詞的需要，比了肉的需要還要居先。他是文人，當然不甘居人後，他既沉醉於此中，不獻才華，也無以搏妓者之歡心。於是，他遂努力於詞的創作了。講到他所作的詞，還未能擺脫當時的詩體的氣息，所以造語奇麗，而缺乏濃摯的感情，嚴格的下起批評來，不能算做好詞。世人把他和蜀之韋莊，並稱「溫韋」。□昔人曾推李白為詞家之祖，因為當時有菩薩蠻、憶秦娥兩詞，相傳是他所作；他的清平調三首，又被編入詞譜中。前者因沒有佐證，為人宣告不成立；而後者本是詩中之七絕，認做詞調，也屬勉強。總之李白的詩，格調辭句，長短均特別自由，不可謂與詞絲毫沒有影響。但是他的詩人的榮名，已足永垂不朽，何必再硬加以「詞家之祖」的紙冠，才算尊崇他呢！□張志和的漁歌子，是作者偶一作的有名的好詞；他的時代，還在溫飛卿之前。飛卿之後，未嘗沒有詞家；不過專作詞像飛卿的人，却到了五代時才有。唐和五代的詞，大都是短詞，而沒有長調。

這種短詞，叫做「小令」。唐昭宗（李晔）和後唐莊宗（李存勗）都是五代詞家的先驅者。莊宗好畜優伶，精通音律，所作詞即供優伶歌唱。甚至他自身亦做伶人，後來作亂的首領就是從伶人出身的高從謙。他死后，他的伶人堆起一些樂器來，把他的尸首焚燒了。他真是以身殉藝者啊！蜀主王衍和後蜀主孟昶，自作之詞不多。然當時中原大亂，文士不渡江往依南唐，即西行歸蜀，所以當時西蜀文學，稱為極盛。大作家韋莊就是其中的一人。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昭宗乾甯元年中進士，中和癸卯，他在長安應舉，恰遇黃巢大亂。他的長一千六百六十六字的秦婦吟，就是寫當日的亂離情形，為中國古來第二長詩。不知何故，後來他極諱此詩，為己作，所以不載於他的詩集。浣花集中，後避亂至蜀，王建立國，以他為平章事。他的詞，以古樸淺淡見長，而善於抒情。他因離鄉久遠，故詞中又多思鄉之音。除韋莊外，蜀中詞家之著者，尚有牛嶠、毛文錫、牛希濟、薛昭蘊、顧夔、鹿虔扈、魏承班、尹鶚、毛熙震、李詢、歐陽炯、閻選等。

歌

他們的詞，都被選入花間集，都是為歌者而作的。唱的詞。留居在中原的詩人，善作「詞」者，有和凝。又有孫光憲，為荆南高從誨書記，詞亦有名。在南唐方面，除馮延巳外，尚有張泌，同為詞壇傑出之明星。我們也可在花間集中，找出他們的代表作。現在要說到一代大詞家南唐二主了。中主李璟，字伯玉，他的詞傳於今者僅三首，為一般文人所習誦。後主李煜，字重光，璟之子。他的天才，尤高於乃父。善屬文，工書畫，妙於音律。他的文集不傳於今，傳於今者僅詩詞五十餘首。南唐被宋滅后，煜被遷往宋都，終日以眼淚洗面。他是一個天才的文學家，不是一個機警的政治家。他不幸而生於帝王家，更不幸而為亡國之君！我們丟開了政治，只從文學上着想，那麼亡國后的痛苦，成就了他的哀，以思的作，完成了他善寫淒涼怨慕的文學的天才，和他沒有亡國以前所作艷詞，沒有什麼可以稱述的豔詞，劃成二個絕然不同的境界。也算他的不幸中的幸運。當敵兵已臨城下，他的宮中還是笙歌不絕，雖是癡得可笑，却

愈足陪襯他亡國後的悲痛啊！**馮延巳**，字正中，其先彭城人，唐末南渡，家於新安。南唐李氏建國，延巳與其弟延魯，都得信任，他做到宰相。時內外無事，常燕集朋僚，親舊製作新詞，付之歌者。他與中主曾有一段「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的有趣故事。他的詞，描寫細膩熨貼，讀之令入起一種極溫柔的覺感。陽春集便是他的詞的創作集。**宋初**的詞，還在花間集的權威時代，所以一切作品，大都仍爲短詞。短詞最適宜於抒寫片段的感興，並且在藝術上的功夫，要下得少些，不必詞家，只要稍能運用文字的，便能寫作，無論其佳否。以故短詞的創作，在宋初很流行。當時人上至帝王大臣，下至武夫釋道之流，多能通音律，製詞調。如寇準、韓琦、司馬光、范仲淹，他們並不是詞人，而拈筆隨手寫來，往往有很佳妙的短詞。而且當時公私席會的樂歌，是詞，優妓所學的歌，也是詞，詞成了通俗的詩歌，安得不取律絕的地位而代之？**老詞人**入此時代者，有歐陽炯諸人。但此時的重要詞人，在後數十年始有出現。晏殊父子，歐

陽修、張先、柳永四人。在宋詞人中地位，正和王、楊、盧、駱四傑在唐詩人中的地位一樣。他們上續花間和南唐一派的抒情詞，下開蘇東坡一派脫去聲律束縛的豪放詞；由製小令而漸創曼聲長調，由擺脫古典而引用俚語入詞。詞在此時，又得到一度的解放。**晏殊**，字同叔，臨川人。仁宗時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即宰相）。他的詞，受馮延巳的影響頗深，然其色彩及情調，卻不相同。他的詩接近「西崑」一派，以工巧濃麗爲主，他的詞當然也受到影響，然閑雅富麗之中，帶着一種悽婉的意味，風格自高。他好賓客，燕飲之時，必以歌樂相佐。又好賢，當時知名之士，如范仲淹、等皆出其門下。他有文集二百四十卷，而他得在文學史上占一席之地，卻靠着那些自由寫成的短詞——**珠玉詞**。**晏幾道**，字叔原，晏殊的第七子。官只至監潁昌許田鎮，有小山詞一卷。他的詞受乃父的影響確實不小，但因個性和地位的不同，頗多狂放不羈的表現。他是一個孤潔耿介之士，又是一個抱着赤子之心的真人；加上了他的藝術天才，便

成就了他的詞人的聲名。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詞集有六一居士詞三卷。他在當時是一位嚴正的古文家，所以後人不信他會作浮豔的小詞，因此有人把他許多極好的作品，混入花間集或陽春集中，或竟指爲偽作。要知道他的提倡古文，完全爲了自己社會上、學術上的地位計；熱烈的潛在的情緒，自然和常人一般不能不求發洩的。詞在當時還被嚴正的學者視作玩意兒，他就借來把自己的情愫盡量傾吐了。張先，字子野，吳興人（或作烏程人）官至都官郎中，故有「桃李嫁東風郎中」和「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的名稱。他享壽甚高，蘇東坡猶及見之。生時和柳永齊名，批評家以爲他的詞風格實比柳永爲高，惟缺乏表現的能力，所以只是第二流的作家。詞集有安陸詞一卷。柳永，字耆卿，樂安人。初名三變，或云後改名三變。他少年時好狹邪遊，教坊樂工都請他爲詞，故他的詞遍傳天下，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唱柳詞。應舉時，因他詞中有「忍把浮名

歌

換了淺斟低酌」一語，爲仁宗所奚落曰：此人好去花前月下淺斟低酌，何要浮名？後來他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以冀恩賞，爲仁宗所覺，以無行黜之。又後官至屯田員外郎時，應制作詞不愜上意，自后即不復擢用。他求名心切，而結果如斯，他不得不消極了，他只好真在花前月下，淺斟低唱了！從此便流連於歌舞場中，儘量發揮他的天才，以博名妓的青盼，以求社會上的普遍的欣賞。流浪者的死後，當然沒有親人來料理喪事的，幸有羣妓釀金爲之下葬，而且每遇清明時節，還載酒着飲於他的墓側。他雖潦倒一生，得素心人眷念不忘，也許在泉下要微笑自豪吧！他的詞以哀感惆悵著稱，而且好以俚語入詞。花間以下，詞人都作短詞，耆卿始善作曼詞。他是解脫花間的鎖鑰的第一人，而且開了此後脫離舊詞調羈軛的風氣。詞到他始有進步，詞到他始創作了許多偉大的淺顯的曼聲長調。他的流落不遇，未始非造物有意成全他的偉大！著有樂章集三卷，或作一卷，或作九卷。宋詞傳至現代者，他的詞

集最爲殘缺。他生前既不幸，文字又受摧殘於死后，運命的待他何其殘酷啊！¹⁰¹⁵

【歌風記】一本。明庚庾撰。傳奇。庚字生子，杭州人。【歌舞戲】說到中國的戲曲，大家都知道直到元代纔完全成立。但是從南北朝到唐已有一種歌舞戲了，不過流行得還不廣，齣數也不多。一齣是後來的名詞，當時沒有這個名詞。現在根據段安節的樂府雜錄，崔令欽的教坊記（這兩書的作者都是唐代人）及其他「筆記」等書，知道在唐代有五齣：「歌舞戲」有一齣，疑是「歌舞戲」。現在分別略述如下：（1）大面——教坊記云：「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爲假面，臨陳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又見樂府雜錄及舊唐書音樂志，皆作「代面」，故事大同小異。）（2）鉢頭——樂府雜錄云：「鉢頭，昔有人父爲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披髮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又見舊唐書音樂志，作「撥頭」，謂是西域湖人的故事。）（3）踏謠娘——教

坊記云：「北齊有人姓蘇，貽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隣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而作毆鬥之狀，以爲笑樂。」（又見舊唐書音樂志，「踏謠」作「踏搖」，謂其妻悲訴，每搖頓其身，故號「踏搖娘」。）（又見樂府雜錄作「蘇中郎」。）（4）參軍戲——樂府雜錄云：「開元中黃幡綽號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賊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白衣夾衫，命俳優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又見范攄雲溪友議及題隣因話錄。）（5）樊噲排君難戲——唐會要云：「光化中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反正，帝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按此戲當然是演樊噲和漢高帝的故事，就是後世戲劇中所謂鴻門宴了。他書又作樊噲排閹劇。（6）康老子——樂府雜錄云：「康老子，即長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

樂游處，一旦家產蕩盡。偶一老嫗持一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是冰蠶絲所織，若暑月陳於座，可致一室清涼。即酬千萬，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尋卒，後樂人嗟惜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按，這就是「康老子」一曲的本事。原文但云遂製此曲，然單是歌唱或兼表演，不得而知，故不能十分決定是歌舞戲。此外霓裳羽衣曲，柘枝詞雖然也是把歌舞併合在一起，然不表演故事，姑不列入「歌舞戲」的範圍以內。又有「搗彈家」教坊記大約說：「宮中女子習琵琶三絃，謂之搗彈家。」而敦煌石室中曾發現唐代七字爲句的通俗唱本，大約和後世「彈詞」相似。而董解元的西廂亦稱「搗彈詞」。併此三事合看起來，疑唐代亦有一種和「彈詞」及「灘簧」相似的文藝。1028

1771₀
【乙齋詩鈔】清道光間蕭燁撰。

003
【乙意蘭】清歷城女子，能詩文，工製像生花卉。遇袁玉堂潔，決意委身相從。後玉堂以事成邊，意蘭欲

乙 己

從行，其母尼之。意蘭製駢文陳情，乃策蹇就道，追玉堂至隴西及之，格於例，留寓關內三載，以待其歸。玉堂爲繪策蹇圖，一時名士題詠成快。1028

10
【乙丁薰】五卷。繆瑩孫撰。有家刊本。

17
【乙丑集】一卷。清大興朱筠撰。有民國十七年排印本，在殷禮在斯堂叢書內。

2
【乙種古文約選】不分卷。清和碩果親王撰。有同治八年四川總督署重刊本。

5
【乙未亭詩集】六卷。畏壘山人詩集四卷。清長洲徐昂發撰。有原刊本。

8
【乙笙詩稿】清光緒間唐福履撰。

17717
【乙亥存稿】一卷。清孫承澤撰。此編乃其文稿。

1
【己己己】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2
【己山先生文集】十卷。別集四卷。清金壇王步青撰。有乾隆敦復堂刊本。

3
【己寬堂集】四卷。明陳塗撰。所載篇什雖多，頗傷燕雜。

6
【己哇集】二十一卷。原詩四卷。清葉燮撰。自序論

文章利病，頗爲有見，然檢閱集中諸作，則頗不逮其所言。有二葉草堂刊本。

【己畦全集】三十六卷，殘餘一卷，午夢堂詩鈔四卷。清吳江葉燮撰。有康熙二葉草堂刊本。

17717
【已過殘春】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17806
【翼望山人文鈔】二卷。清仁和柴紹炳撰。有活字本。

7
【翼駒稗編】八卷。清北平湯用中撰。有道光巾箱本。通行本。

17806
【負卦】清長洲尤侗撰。有康熙刊本，在檀儿叢書內。

44
【負苞堂稿】九卷。明臧懋循撰。詩多綺羅脂粉語，未免近靡靡之響。

1760
【負米集】不分卷。清陳鶴樓撰。有鈔本。

1760
【柔橋文鈔】十六卷。清黃巖王茶撰。有國光書局

排印本。

1791
【飄零女】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18121
【瑜齋詩草】一卷。清郭趙璧撰。是集乃趙璧沒後

其子文煥所編。

2
【瑜伽皸口】北平流行俗曲（皸口）

18122
【珍席放談】二卷。宋高晦叟撰。是書所記北宋舊聞，上自太祖，下及哲宗，於朝廷典章制度沿革損益及士大夫言行可爲法鑒者，隨所見聞分條錄載。有函海本。

15
【珍珠旗】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2
【珍珠船】六卷。有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抄本。刊本未見。清徐震撰。首自序署「煙水散人」。卷演一

故事。

31
【珍珠汗衫】福建流行俗曲（評話調）集新堂鉛印本。

32
【珍珠衫】一本。清袁于令撰。傳奇。

【珍珠衫】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石印本。

【珍珠衫】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珍珠衫】四川流行俗曲。文集書林木刻本。

【珍珠衫記】見情史卷十六引，當即古今小說卷一之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珍珠大汗衫】⁴⁰河南流行俗曲（鼓兒詞）經元堂木刻本。

【珍珠塔】⁴⁴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珍珠塔】福建流行俗曲（戲考）集新堂鉛印本。

【珍珠塔】四川流行俗曲。新都龔記書莊木刻本。

【珍帚編詩集】不分卷。清番禺崔弼撰。有嘉慶刊本。

【珍珍塔】¹⁸廣東流行俗曲。伶倫師友會鉛印本。

【珍藝宦文鈔】⁴七卷。清莊述祖撰。有莊氏遺書本。

【玲瓏山館詩集】¹⁸¹³一卷。清莆田陳梓撰。有民國十二年涵江圖書館刊本。

二年涵江圖書館刊本。

【玲瓏塔】⁴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

【玲瓏塔繞口令】一名繞口令。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印本。

【玲瓏簾詞】⁸一卷。清錢塘吳焯撰。有雍正原刊本。

厲樊榭云。繡谷作詞，在中年以後，寓託既深，攬擷亦

富，紆徐幽遠，愴恍綿麗，使人有清真再生之想。其指

譜尋聲，兢兢於去上二字之分，尤不失付度。

【玫瑰文集】¹⁸¹⁴⁰三十二卷。詩集十卷。宋樓鑰撰。有攻媿集，此蓋選本。

【攻媿集】²一百一十二卷。宋樓鑰撰。原本為一百

二十卷，此本將其中青詞朱表之類，概為刪除，重編

為一百一十二卷。鑰學問賅博，文章淹雅，其題跋諸編

尤多資於考證。有聚珍板本，許洪生有宋刊本百廿卷，查氏亦有宋刊本，張金吾有舊抄本一百二十卷，閩翻聚珍本。

閩翻聚珍本。

【玫瑰花兒】¹⁸¹⁴⁰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玫瑰花兒頭上戴】¹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政府書答】¹⁸¹⁴⁰四卷。明高拱撰。皆錄其為首輔時與

各省文武大僚尺牘。

【致辭】¹⁸¹⁴⁰牠的起源，當自越臣祝其主，後世便取此

以為法，而創為一種「致辭」。大抵朝廷上過着有什

麼大慶賀，做臣子的各撰了一篇表文，寫在書牘上

面，奉送進去，而同時對於朝廷的宣揚，以及宮闈內

的贊頌，又不可缺少，因此便節錄「表」中的話，而各做一篇「辭」，說幾句歌功頌德的話，這就是「致辭」的大體情形了。我曾見宋文鑑中，他把這一類雜併在「表」類之內，便知道他是「表」的附屬品罷了。現在通行的「祝辭」，却即沿用牠的體制。

【致中堂禪集】不分卷。清高郵孫宗彝撰。

【致用書院文集】不分卷。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

光緒致用堂刊本。

【璇璣碎錦】二卷。清萬樹撰。是集皆迴文詩圖，組

織頗巧。有乾隆五年揚州江氏柏香堂校刊本。

【璇璣圖】晉女詩人蘇蕙。底迴文詩。詳見蘇蕙條。

【璇璣圖詩讀法】一卷。晉蘇蕙撰。其讀法則明康

萬民作。原圖凡八百餘言，縱橫往復，皆成章句。有謂

其字本織以五色，以列三五七言之異，後傳本概以

墨書，故迷其句讀。宋元間有僧起宗，以意推求，得三

四五六七言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分爲七圖。萬民

於第三圖內增立一圖，更得詩四千二百六首。合成

此編。有明弘治刊本。淡生堂目題織綿迴文詩譜二

卷，有刊本。

【矜秋閨詞】一卷。清任曾貽撰。儲長源云：淡存詞

刪削靡曼，獨抒性靈，於宋人不沾沾襲其面貌，而能

吸其神髓，一語之工，令人尋味無窮。余按淡存與位

存，遂儉，工力相等，矜秋一集，卓有聲譽，而律以沈着

兩字，尚未能到一覽便知清人之詞，然其用力亦勤

矣。宜興多彥，二史儲任，皆負清才，承紅友之律，而能

以妍麗語出之。至周介存，遂得獨闢奧窔，自抒偉論，

其餘陽湖，洵可揖讓壇坫，不得以附庸目之也。淡存

他作如臨江仙云：砧聲今夜月，燈影昔年情。高陽臺

云：何因得似紅襟燕，認朱樓飛入伊家。西子妝云：想

思一點落誰家，嘆匆匆欲留難住。皆佳！惟買陂塘云：

花開常怕春歸早，那更幾經烟雨。祝英臺云：眼看紅

紫飄殘，薔薇開也，尚留得春光幾許。則摹倣稼軒，太

覺形似矣！

【慈郭郎】一本大石調曲名。金無名氏撰。雜劇院

本。

【婺婦俠】福建流行俗曲（戲考）鉛印本。

1814. — 1918. 3. 1814. 室書生唯 改本。

【婺賢文軌】四卷，拾遺一卷。明成雄編。是編以金華文統去取未當，乃取其鄉先輩之文，薈而錄之。

【牧堂文集】二卷。清張烈撰。烈篤守朱子之說，故集中多講學之文。

【磁人詩】十卷。清楊方冕編。是集皆錄磁州之詩。

【改亭文集】十六卷。詩集六卷。清吳江計東撰。計東等重編。有讀書樂園刊本。

【改亭詩集】六卷。文集十六卷。清東計撰。東少負奇氣，中年出遊四方，遍覽山川之勝，故詩文甚富。

【改琦】伯蘊，號七癖，又號香伯，別號玉壺。外史清一，一七七四至一八二九，江蘇華亭人。卒年五十六。以畫著名，工人物佛像，世以新羅山人相比。琦詩不多作，獨善倚聲，有玉壺山房詞選二卷。

【改邪歸正】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改良十盃酒】上海流行俗曲。沈鶴記書局石印。

【改蟲齋詩略】九卷。清華亭高層雲撰。有原刊本。

【改吟齋詩】四卷。清吳江葉樹枚撰。有嘉慶刊本。

【改堂文鈔】二卷。清唐紹祖撰。其文蒼勁有師法。有乾隆刊本。

【耿文遠】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耿巖文選】清沈珩撰。其文平易近人，大抵規仿廬陵，而尚未能入室。

【耿定向】在倫，明一五七一頃麻城（一作黃安）人。卒年七十三。一五五六年進士。擢御史，出按甘肅，舉劾無所私。萬歷中累官戶部尚書。立朝有時望，告歸居天台山，講學以終。諡恭簡。定向學宗王守仁，著有天台文集二十卷，及碩輔寶鑑要覽等。

【耿津】（一作緯，亦作偉）洪源，唐一七七三頃河東人。大歷十才子之一。詩才俊爽，思想不羣。七六三年登進士第，與古之奇為莫逆交。初為大理司法，充括圖書使，來江淮，窮山水之勝。官終左拾遺。津著有詩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

【耿志煒】明夫，別號逸園，明一六二八頃武功人。一六一三年進士。官至提督四譯館少卿，致仕。志煒善詩，有逸園新詩一卷，詠懷詩一卷。

改 磁 改 耿

文 — — — 一 — — 一 二 六 九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1903B

文———一二七〇

黎照寰书

中國文學百科全書

2

中國文學百科全書

東方各書

341840